

叢書集成三編 第九八冊目錄

史地類



宋稗史

辛巳親征錄一卷（雜著述之一）前附：續刊周益國文忠公集敘畧、總目……宋 周必大撰……周益國 中研所 ○九八 ○〇一
 壬午龍飛錄一卷（雜著述之二）……宋 周必大撰……周益國 中研所 ○九八 ○一三

宋稗史——外患

避戎夜話二卷……宋 石茂良撰……說 庫 ○九八 ○二一
 南燼紀聞一卷……宋 黃冀之撰……筆記小說 ○九八 ○二七

遼金元紀事本末

遼史紀事本末四十卷……清 李有棠撰……九朝紀事 ○九八 ○四七
 金史紀事本末五十二卷……清 李有棠撰……九朝紀事 ○九八 一八三
 元史紀事本末廿七卷……明 陳邦瞻撰……九朝紀事 ○九八 三六九
 西夏紀事本末卅六卷、卷首（上、下）……清 張 鑑撰……九朝紀事 ○九八 四七三

明載紀

聖安本紀二卷……明 顧炎武撰……明季稗史 ○九八 六一五
 行在陽秋二卷……明季遺民 著……明季稗史 ○九八 六三七

明紀事本末

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自卷一至卅三）……清 谷應泰撰……九朝紀事 ○九八 六八七



辛巳親征錄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咸豐元年續刊

周益國文忠公集

雜著述

續刊周益國文忠公集叙畧

周益公全集凡二百卷身 遲歲校正一百八十二卷先為板行已叙其崖畧矣尙餘雜著述二十三卷書彙十五卷附錄五卷年來昕夕展讀竊嘆公之著作不獨鉅製鴻篇光耀千古即隨筆紀錄其於制度典章藝文名物亦莫不賅洽精詳書彙中籌及時政往往大力小心貫注於字裏行間並足以垂不朽續刊之役詎容緩耶爰勉策駑鈍仍據彭春農學士手校本合王霞九觀察所分鈔翰院本雜著述之十一種張古餘觀察本所有思陵錄玉堂雜記二老堂詩話暨書彙附錄悉心參訂概登棗梨公之集於是大備海內嗜古之士固樂睹其全而榮亦幸殷

周益國文忠公集 續刊叙畧

殷謀梓之夙願畢遂也彭學士原定雜著述與書彙凡例四條今補錄并恭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冠初刻卷端玉堂雜記二老堂詩話提要分列二種之首以昭

國朝右文之盛云

咸豐元年歲次辛亥仲夏月邑後學歐陽榮謹識

續刊彭學士原定凡例

一總目以雜著述統作二十三卷而各種分繫其下是雜著述者其總綱而各種書者其子目也乃集中仍以各種標作綱名各自為卷全不與前目相應而所謂二百卷者乃不可彙查今校以雜著述標名取足文集二百卷之數而其中之各自為卷者則子目也

一思陵錄二卷別本視知聖道齋所校例亂乖互之處不勝其多若逐一注出反加繁蕪茲擇其切要者注之餘從畧

一近體樂府一卷向止數頁知聖道齋本有另紙數幅載遺詩數十首注云照閣本補入又玉堂雜記後亦誤附詩一首次

周益國文忠公集 續刊彭定凡例

首又佚其半今俱附於近體樂府之後並為一卷云

一書彙十五卷即公子綸所稱未容盡刻者今知聖道齋本此十五卷多脫佚院本較詳以增入不知尙有缺遺否也

榮宗彭學士因知聖道齋本日另紙數幅載遺詩數十首附之近體樂府後今考另紙所遺遺詩均係楊誠齋先生詩故從刪已詳注雜著述之末仍全錄其原定凡例附識於此

續刊周益國文忠公集總目

雜著述二十三卷

卷一	辛巳親征錄	全集百六十三
卷二	壬午龍飛錄	全集百六十四
卷三	癸未歸廬陵日記	全集百六十五
卷四	閑居錄	全集百六十六
卷五	泛舟遊山錄	全集百六十七
卷六	泛舟遊山錄	全集百六十八
卷七	泛舟遊山錄	全集百六十九
卷八	庚寅奏事錄	全集百七十
卷九	壬辰南歸錄	全集百七十一
卷十	思陵錄	全集百七十二
卷十一	思陵錄	全集百七十三
卷十二	玉堂雜記	全集百七十四
卷十三	玉堂雜記	全集百七十五
卷十四	玉堂雜記	全集百七十六
卷十五	二老堂詩話	全集百七十七
卷十六	二老堂詩話	全集百七十八
卷十七	二老堂雜誌	全集百七十九
卷十八	二老堂雜誌	全集百八十

卷十九 二老堂雜誌 全集百八十一

卷二十 二老堂雜誌 全集百八十二

卷二十一 二老堂雜誌 全集百八十三

卷二十二 唐昌玉蕊辨證 全集百八十四

卷二十三 近體樂府 附遺詩 全集百八十五

書彙十五卷

卷一 書 全集百八十六

卷二 書 全集百八十七

卷三 書 全集百八十八

卷四 劄子 全集百八十九

周益國文忠公集

續刊總目

卷五 劄子 全集百九十

卷六 劄子 全集百九十一

卷七 劄子 全集百九十二

卷八 劄子 全集百九十三

卷九 劄子 全集百九十四

卷十 劄子 全集百九十五

卷十一 劄子 全集百九十六

卷十二 劄子 全集百九十七

卷十三 劄子 全集百九十八

卷十四 劄子 全集百九十九

卷十五 小簡 全集二百

附錄五卷

卷一

祭文

卷二

行狀

卷三

諡誥

卷四

神道碑

卷五

忠文耆德之碑

右先公丞相文集二百卷初與先友免解進士曾無疑

纂集校正篇帙既定又得免解進士許志伯 鄉貢進士彭

清卿 相與復校敬鈔木以傳惟日記自紹

興戊寅訖嘉泰甲子紀錄頗詳而書彙尤多皆未容盡刻實

藏惟謹當俟他日開禧丙寅仲秋子綸謹書

附 鈔集始末

總目終

雜著述卷第一

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一百六十三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親征錄 起辛巳十月庚子
止壬午六月丁丑

紹興三十一年歲在辛巳十月朔庚子陰手詔金虜叛盟將親征其文洪景廬所草前一月人已能誦之

癸卯雨除三招討使吳璘報九月十八日遣將彭清封金人大寨於寶鷄橋知均州武鉅奏招到北界杜海皆朝等二萬餘人老小數萬口獲首生擒二百餘人池州都統李顯忠奏與金人三戰於正陽西敗之此月三日也時虜騎已縛橋踰淮吳璘奏九月二十七日克秦州

周益國文忠公集

親征錄

戊午晴張真甫供職葉義問督視江淮荆襄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義問辟洪邁馮方同行時虜騎大入諸將多敗奔也

庚申陰晴相半聞王權與金人戰於和州境人情大洶

辛酉午後出北關送葉樞矜氣大言識者憂之行府犒軍金帛絡繹於道邵宏淵黃旂走報與金人戰於六合先是諸將每遇敵輒以提告都人望旗呼舞尙書省揭黃榜於通衢不移刻舉印徧都下驗其地則皆自北而南實未嘗有所獲也

壬戌聞虜陷眞州邵宏淵雖力戰於六合兵少不能禦故也

甲子陰聞虜陷揚州百官宅遷徙一空

十一月朔己巳霜晴人情稍舒劉錡報皂角林大捷先是錡提

軍駐淮東清河口與虜兵相持而完顏亮親率大軍別從淮西入寇李顯忠遇之即遁遂與王權戰於廬於和權退舍屢收亮自滁入眞邵宏淵又不能當亮兵將繞出錡後錡知不敵即捨清河歸維揚焚廬舍芻糧南歸虜遂兩道入矣亮至皂角林錡與戰敗之提書聞上大喜遣中使賜予甚厚

丙子聞此月五日李橫敗績於瓜州初劉錡提即卧病輿歸京口虜遂臨江葉義問督錡進戰錡不可亦以病實不能行義問乃命橫將兵過江方交鋒虜分兵爲左右翼潛出橫後夾攻我師橫大敗諸軍赴江死者甚衆凡犒軍金帛盡爲虜得橫亡失都統印匿草間獲免或云是日中軍將劉汜臨陳先遁故敗汜

周益國文忠公集

親征錄

錡之姪也

庚辰采石提書聞初虜兵雖勝視瓜州江濶難渡而采石淺狹且朝廷方以李顯忠代王權統金陵之師亮意其號令未定也以此月八日九日親執旗鼓督細軍臨江而聚所掠之舟密載甲士南渡會漁人諜知其期走白顯忠及虞允文亟命舟師逆之虜舟雜以木筏又其人不習水我以戰艦乘風衝擊賊兵皆溺死亦有數百人己登南岸者允文激勵士卒殊死鬪盡數殺之不然幾殆

辛巳聞采石北師稍稍引去

乙酉聞北師聚於淮東眞揚間

甲午武鉅報克鄧州外城王彥報師次長安外邑大抵諸軍時時以小捷聞而淮上益急

十二月己亥朔同舍皆至政府自午至酉方出堂先是邊報稍緩宰執皆早歸一遇警急往往晚出張真父戲云欲知敵情但視堂又軍興已來陰雨連綿天氣愁沮閒值晴霽必傳捷音同舍又戲云欲占吉凶請視日

庚子晴鎮江諸帥報完顏亮為其下所戕亮之將敗盟也得浙匠教之航海於是大興工役造巨舟於膠西刷河北丁壯雜以金人謂之大漢軍命蘇尚書者為之帥其謀謂我以大兵踰淮逼江中國必悉師來拒錢塘禁衛空虛則樓船可搗腹心腹心

周益國文忠公集 親征錄

三

震駭雖抽江上援兵亦已無及然後可以得志其部分計畫皆有成說乃命張忠彥堅壁鳳翔以敵吳璘又命劉蕡攻擾襄漢而亮自率精銳及簽軍號數十萬由淮東西兩道入既未能渡江則駐師維揚日望海道如約無何朝廷遣李寶或云劉率防海之舟先過山東將次膠西禱神祠遇順風又得謀者用其言衝虜舟舟既大而簽軍及女真不習戰權束手敗降寶縱火焚數十艘而歸亮聞大怒暴戾益甚殺戮無常人人惴恐葛王者知其可圖也遣親信結帳下兵殺亮會亮親兵別攻秦州左右無助乃以冬至夜作亂亮驚起為攢箭所殺食罷同舍相率慶

在假劉共甫時暫攝直

辛丑文德殿宣麻李寶自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提督海船拜靖海軍節度使充浙東西路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京東路招討使賞膠西之功也聖旨已降指揮巡幸視師可用十二月十日進發黃樞云今早得報十一月晦虜兵陷秦州剽劫老幼俘掠少壯極其慘酷即亮所遣親兵也或謂左右與葛王通謀故說亮遣之

壬寅金國大都督府牒國朝太宗皇帝創業開基有天下迄今四十餘年其間講信修睦兵革寢息百姓安業不意正隆失德師出無名使兩國生靈皆被塗炭今奉新天子命詔已從廢殞

周益國文忠公集 親征錄

四

大臣將帥方議班師赴國各宜戢兵以敦舊好須議移牒牒具如前牒宋國三省樞密院照驗大定元年十一月三十日

丁未王彥報收復華州

戊申大雨口時上披氈裘乘馬出北關門宰執建王以下皆紫衫從駕至稅亭御船進發留司百官班辭於東倉以泥塗免拜隨駕官宰執皆行後省金安節劉琪諫院梁仲敏宰屬徐度六部長貳凌景夏張運御史臺吳帝陳良祐卿監王普史浩郎官會汪余時言薛良朋馬騏姚寬一官率兼數職餘不書

己酉雨不止留守相公視事於都堂徙居於執政政府職事官皆上謁

庚戌午後雨稍止王彥收復陝州

甲寅聞車駕十四日次平江十五日歇泊今日進發

丙辰陰聞樞密行府限五日結局虜兵萬餘尙留和州李顯忠禦之

辛酉雨聞車駕二十日次鎮江未有進發之日初虜之殘兵屯和州鷄籠山李顯忠攻之不克亡失兩將虜兵緩轡徐歸顯忠躡其後而不敢逼久之方出境

丙寅聞赦新復州軍

紹興三十二年歲在壬午正月戊辰朔車駕在鎮江太史局奏未時太陽交蝕甚於申復於酉雨不止無所見守局如式

周益國文忠公集 觀征錄

五

庚午晴聞歲旦鎮江日蝕五分又聞德音赦淮南南京西殘破州軍

壬申陰陳宗卿置酒省中聞車駕此月三日發鎮江

丁丑吳玘等報十二月十二日收復汝州武鉅報十四日復嵩州

己卯武鉅報十二月九日義兵復西京又聞王師復壽春府其實入空城而已虜兵至則又棄之

丙戌聞有旨班進討之師糧運不繼且疫癘大作也

戊子聞有旨一月六日回蹕

癸巳聞北虜遣使告即位二十三日聖旨差洪邁張掄充接伴

使副適借佐朝議大夫試尙書禮部侍郎

二月癸卯駕離金陵

丙午發鎮江

丁未太尉劉錡薨

乙卯五更出餘杭門五里迎衛舟

丙辰丁巳戊午歇泊假

己未文武百僚詣後殿問聖體

乙丑幹辦諸軍審計司嚴致明云常歲除川陝外諸軍支春衣二十四萬餘疋今春止二十一萬餘疋蓋自去冬用師開落三萬而隱冒不與焉著作佐郎張震權倉部郎官云行在百司及

周益國文忠公集 觀征錄

六

丙人月支米十四萬餘石內外諸軍歲支米四百餘萬石

三月庚子聖旨扈從及隨逐一行官吏軍兵依紹興四年扈從至平江府例並特與轉一官資餘人犒設一次樞密行府官吏軍兵諸色人依此推賞

癸卯吳璘報逐金人至寶鷄盡得關險樞密院編修官鄭樵卒樵字愚仲興化軍人力學著書不爲文章不事科舉屢至闕下游諸公間二十八年講筵官王綸等薦對特補右迪功郎主管架閣御史葉義問論其過失改監南嶽廟給札歸抄所撰通志三十一年携其書來得樞密院編修官請修北虜正隆官制比附中國秩序因求入秘書省緝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

事至是欲進通志而病數日而卒年五十九樵好為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而寡要平生甘枯淡樂施予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

壬子北使高忠建張景山入見前此三節人乘馬入麗正門至是令就門外下馬喧爭甚久既而使者捧國書上殿知閣門事趙述以祖宗舊例跪受之使者守近例不與述老矣相持移時仆於地上目二相陳康伯進曰臣等位宰相不當受其書請用他日行禮人呼館伴責曰前日已議定用在京禮例今乃紊煩聖聽何也徐嘉懼不能對時北使方秉笏實書兩臂間嘉從旁擊以進國書畧曰十二月日大金皇帝致書於宋帝粵自皇統

周益國文忠公集 親征錄

七

以乘修好不絕不意正隆之末師出無名且有歸兩淮救舊好之語

癸丑蜀中報閏月二十五日姚仲吳挺敗虜師

乙卯洪邁借翰苑經筵同張掄充賀大金登寶位國信使副

丁巳北使解答書畧曰淮甸侵疆幸先期而克復祖宗故地方遣使以請求

戊午北使出門太常少卿王普帶御器械王謙送伴成閔自淮東來朝閔之畱荆襄也虜正窺采石瓜州朝廷屢以金字牌趣

閔解圍閔聲言擣陳蔡其實畏避既而馳百餘里士卒凍餒而死者十二三至有自經於樹者虜退方進攻宿亳亦復無功至

是歸闕懼人之議己凡郎官而上皆有苞苴冀以自解云

己未洪景廬出接伴雜錄云淮泗間彌望無寸木鵲巢平地又云道逢泰州民自虜中逃歸言初被驅迫至京畿百姓爭舍匿之調護甚至仍為治裝告以歸路有捨其馬使代步者惟過河則不可回

四月戊辰皇孫女永嘉郡主薨年十四初本瘡疹而醫者誤投藥有旨送棘寺

庚午釋眾醫朱耶奏請也

辛未上為永嘉郡主輟視朝聞泛使禮物例用金器二千兩銀器二萬合十具

腦子龍涎心字香 丁香各二合之類 匹物二千 各二百線羅縐線

周益國文忠公集 親征錄

八

不以為然會浙東提刑樊光遠畫七不可之說其議遂闕洪州言三月二十七日資正殿學士魏良臣卒良臣字道弼金陵人

登進士第調丹徒尉移遂昌令召為勅令所刪定官擢尙書郎

北虜遣二太子將兵薄淮韓世忠戰不利呂頤浩薦良臣往使時方與同舍郎觀潮得檄納笥中卒飲乃起人頗危其行良臣亦作遺令付其家脫不幸持以白父母行至楚州見世忠道使

指世忠下令斷浮橋命無得以一騎踰淮良臣馳扣虜營其副將聶耳字董有和意勅吏授館待使者無何世忠諜知虜已地

將聶耳字董有和意勅吏授館待使者無何世忠諜知虜已地

備輕兵渡水擊其後軍殺傷甚眾聶耳大怒謂良臣賣已摩眾
猝斬之良臣大呼曰某親老妻子幼弱誠知邊將不恤國計徒
倖一旦功何苦蹈萬死來見將軍哉聶耳稍悟命韜劍驅良臣
行數十里抵主帥帳前卒許和遣良臣歸報會頤浩罷相趙鼎
主戰良臣請祠去久之召拜左司員外郎進檢正擢吏部侍郎
元尤寇邊邀結好詔良臣與王公亮議之虜欲斥地盡江歲遣
匹兩皆五十萬良臣曰被命以淮為界非江也元尤陽諾而簽
書云使者許我江北矣良臣私發其封大驚明日攜入詰元尤
背約元尤辭窮為取璽紙易書和議自此始定俄坐臺劾與近
習暱出知廬州徙池州復敷文閣待制進直學士秦檜用事久

慶元文忠公集

親征錄

九

士大夫異已者死徙相望良臣遺檜書曰天有雷霆尙隨之以
雨露欲勝天乎願為子孫計毋貽後悔也檜死御批召陳誠之
及良臣等四人良臣先至遂拜參知政事紹興二十五年十二
月也良臣既驟當大任鏡意更庶事稍裁諸將回易之弊發三
省堂廚官賈瑜罪流之人頗良憐然學術空疎舉措多輕脫內
外喧訥不三月罷為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內侍鄧友義擢宮
千擬府縣良臣摘其盜伐禁地林木械送行在詔貸死決配人
頗服其果未幾提舉洞霄宮起知宣州徙潭州洪州所至治盜
甚刻洪州之政尤暴率卒年六十九
五月丁未梁仲敏蔡寺丞洗子平相訪蔡乃君謨曾孫陳亞賢

有慈哀無口便成衰之戲自是子孫立名多連口字惟子平從
水

壬子五更至漏舍平明入麗正門宰執親王使相待從臺諫兩
省官禮官並詣射殿立班辰時八刻皇帝自御幄出再拜升殿
奠醑顯仁皇后神御前沾灑久之在廷泣然神御出麗正門皇
帝奉辭宰執至禮官皆騎導赴景靈宮文武百官奉迎於宮門
騎導官步導赴後殿未時八刻再立班行奉安禮左僕射陳康
伯尤禮儀使是日天氣甚涼初出麗正門細仗布列鼓吹振作
眾馬驚跳戶部侍郎方跨鞍而墜腰臂皆損

慶元文忠公集

親征錄

十

癸丑歇泊假欽宗小祥前輔臣至權侍郎以上赴几筵殿行奠
酌禮以明日樞密院罷散天申節道場故前期入奠
甲寅有旨張浚專一措置兩淮事務兼節制淮東西建康鎮江
府池州軍馬

丙辰張子蓋李寶連報海州圍解虜兵敗走國信使副以十六
日到虹縣金國接伴使工部侍郎龐副使秘書少監口已先在
遣人致問云不須傳銜便請過界

丁巳天申節故事當拜表賀有旨免百官晨赴明慶寺望闕立
班再拜賜香口宜再拜訖又再拜首相以謝表授中使回奏頃
之再追班滿散祝聖壽道場臺史引予立香案側謂之監香
甲子未後御筆手詔朕以不德躬履艱難荷天地祖宗垂祐之

休獲安大位三十有六年憂勞萬幾宵旰靡懈屬時多故未能
雍容釋負退養壽康今邊鄙粗宜可遂如志而皇子瑋毓德允
成神帶有所托朕心庶幾焉可立為皇太子仍改名初用熈字或謂近惠昭宗名有旨
別擬定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其宮室官屬儀物制度等疾速討
論典故以聞詔自內出外廷不知也自去歲修秦檜舊府貫近
密語入云上欲行唐堯故事尋以邊事而止今春工役甚急外
議藉藉四月末新除侍御史呂廣問以陳康伯姻嫌改除禮侍
康伯因求去上始露倦勤之意云朕年老多病皇子將四十可
付社稷徑欲行內禪禮他日近臣奏云事當有漸無令四方或
致驚駭上曰朕未思此也故先下立儲之詔而意指已見或謂

周益國文忠公集 禮征錄

十一

此卽初製傳位詔云

六月戊辰殿院張真甫上殿擊朱揆仍納副本倬自拜相卽地
震且立朝專務迎合中外雜然譏訕臺諫欲論列而上眷至厚
非其有大惡勢不能去五月間倬聞內禪有定議語其子端厚
端厚遽令幹辦府以狀中太府寺云某本國學生去秋誤作白
身奏補承事郎乞批料錢歷為證會有密告臺諫者以為國學
生與白身初不繫入官利害益臆料將來覃恩國學職事及得
解人或可免省而倬在相位可主此議又懼人之知也故不於
吏禮部而言之太府但欲取官文書照使爾彈文專指此事并
面奏大臣懷姦覬幸非常不可恕上聞之變色

辛未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保明扈衛統制將佐使臣軍兵等四
萬三百五十二人四月六日奉旨諸班直等三百三十四人并
諸軍扈衛官兵二萬九千七百三十二人各特與轉一官資出
成暴露并扈衛官兵二萬九千七百三十二人各特與轉兩官
資今日報臺見之

癸酉侍從臺諫禮官就御史臺集議故宗室子倬并妻加封事
初朝士有以子倬恩數白宰相者宰相難之既而冒昧進呈上
遽曰他日誠難處置今了却甚善尋有旨皇太子所生父子倬
贈秀王追諡安倍中書舍人唐文若既書黃疑其未安急白宰
相別取旨改稱皇太子本生之親俄又收回制書而降旨云故

周益國文忠公集 禮征錄

三

宗室子倬并妻合行加封令禮部官侍從臺諫檢照典故討論
聞奏於是諸公做漢王之議請極其官爵使後無以加且服屬
雖絕當從權冠以皇兄二字庶免著姓惟徐敦立汪聖錫呂仁
甫堅欲稱宗室子與辨論久之乃肯書奏是日奉旨于倬贈太
師中書令追封秀王諡安倍元係左朝奉大夫充秘閣修撰妻加封秀王夫人
而制中加皇兄二字

甲戌皇太子賜字元永宰臣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賀立儲翰
林學士洪遵等十六人以皇太子正位東宮告廟禮畢同班上
殿稱賀實欲致戀軒之意上曰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賴卿等掩
覆眞父仲誠同對促罷朱揆上曰卽有處分卿等皆公論也

乙亥旬假宣麻朱倬罷右僕射時內禪日過宰執請止降告上不欲廢故事就假日殿院張眞甫之具藁也察官周元特未知一日云某昨夜夢朱相衰服還鄉且以棺自隨此何祥也眞甫驚異具言之解之者曰衰服者自身也端厚正以自身事故爲此舉其以棺自隨殆能終保觀文乎既造廷果除觀文殿學士提舉在外宮觀臺諫交章乞褫職皆不報昨日劉共父當直以嘗爲倬薦在假規免

丙子五更至待漏院平明正殿設仗上坐雨稍止禁衛閤門三衛文武百官以次起居宰執上殿奏事訖駕與班退頃之復進班序立殿門上閤門官南鄉宣詔曰皇太子可卽皇帝位朕稱

周益國文忠公集

親征錄

七

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云云百官拜舞訖入詣殿下立班皇太子卽位流涕久之側立拱手羣臣拜舞稱賀內侍固請坐御榻不許禮畢宰執奏事皇帝亦立聽班退雨復作太上皇帝自祥曦殿乘逍遙車幸德壽宮儀衛及從駕臣僚並如常制百官就幕次起居太上皇后相繼出陳德召司業云某在宗寺見玉牒載紹興初今上皇帝初入宮宰執贊太上聖德眞堯舜用心太上曰堯舜之事甚不難則脫屣之意益素定於當日矣

丁丑大雨駕詣德壽宮繼扇皆止宮門外百官班迎泥淖沒膝不能成列初定儀注皇帝幸百官謁太上既而詔百官免入俄

有旨從駕臣僚亦不入但就宮中行家人禮昨日上欲從太上過宮大臣議不同而止侍從官赴都堂議赦初定太學止免職事人文解御批在籍皆免非故事也

雜著述卷一終

周益國文忠公集

親征錄

十四



壬午龍飛錄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邑後學歐陽棻介卿重刊

龍飛錄

起紹興壬午六月戊寅
止隆興癸未四月壬戌

紹興三十二年歲在壬午六月丙寅朔

戊寅宣赦文德殿首尾詞翰林學士洪遵草其間有云凡今者
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蓋用御批語人傳誦之
聖旨朕欲日朝德壽太上謂恐廢萬幾勞煩羣下委禮官重定
其期禮官請用漢帝故事五日一朝

辛巳監察御史以上詣德壽宮起居輔臣畧至榻前太上幞頭
寬袖赭袍玉排方帶中官八人分立殿下惟施繖扇不鳴鞭

周益國文忠公集

龍飛錄

一

乙酉祠部員外郎劉藻卒藻字昭信福州人進士入官頗窮易
通禮學陳誠之在西府薦為學官改樞密院編修官除國子博
士兼建王府小學教授教授本專用館職王十朋既去朱倬以
命藻而降旨云教授闕差館職學官兼領俄擢祠曹郎而兼職
不改也東宮立宰執請遷王府官僚太上曰小學何勞之有止
遷史浩張闡時藻已被病未幾卒年六十四贈祕閣修撰三皇
子各賻銀絹百藻初被召尚在選調吏誤召嶺南人京官劉藻
久之始悟朝廷除廣州通判遣之至是藻卒而劉藻適自梅州
守乞致仕異哉

己丑太上以車駕五日一朝為煩詔用朔望初二二十二日詣

德壽宮

辛卯德壽宮月進錢十萬貫太上令止進四萬貫

甲午文德殿宣詔書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
太上皇后曰壽聖太上皇后先是禮官與執政已定此號然後
令有司集議二十二日侍從臺諫禮官會於都堂左相援筆書
云云或謂尊號始自開元至元豐罷之萬世不可易也汪聖錫
持此議尤力給舍臺諫多從其說故不簽議狀者大半而洪翰
林已草壽聖之議矣二十三日進呈奉旨恭依汪聖錫徐敦立
二侍郎及給舍臺諫各以狀申都省云尊號既非矣而光堯近
神堯壽聖乃英宗誕節且嘗名寺不可用也二十五日遂降旨

周益國文忠公集

龍飛錄

二

謂已奏知太上不容但已恐數字未善更令金安節張震等商
量疾速奏來上金彥亨在禁從簽書中官最長而真父臺諫之
長故也明日彥亨真父等請再集百官議二十七日聖旨不須
別議願與簽書前議者聽諸公知不可回皆與簽書

七月朔丙申先天節假連日蜚蝗自宜湖入臨安界綿亘數十
里所過赭其山而不甚害稼江浙間三十餘年前嘗有之

丁酉監察御史以上赴德壽宮起居既卷班輔臣升殿問聖躬
次從官次楊存中趙密田師中鄭藻等太上有所獎諭存中等
曲謝三四客云豹能殺虎鼠可害象事固不可忽也

戊戌糧料登極赦諸軍優賞共支銀三十八萬三千一百餘兩

殿前司捧日都虞候軍額等至諸軍長行一十九萬四千一百餘兩馬軍司龍衛都虞候軍額等至諸軍長行五萬四千三百餘兩諸軍司神衛都虞候軍額等至諸軍長行九萬九千七百餘兩諸百官司等處三衛差到軍兵自都虞候軍額等至長行三萬五千餘兩

己亥百官受誓戒於尙書省奉勅攝光祿丞以此月十四日皇帝親饗太廟也按國朝會要無卽位親饗故事太常官比附郊祀定此禮初請乘玉輅上不許稍令裁定

癸卯德壽聖旨前嘗止宰執等月內兩次到宮今聞尙與前說不異緣宮前無待漏處緩急陰雨使百官暴露殊不安懷可令

周益國文忠公集

龍飛錄

三

後只初二日率從官同一次來時宜麻張浚自特進大觀文除少傅江淮宣撫使進封魏國公昨日鎖院劉共父嘗且不召就式假中宣史宜翁初三省議除少保封次國制出乃少傅大國或云宜翁與謀陳揆不樂曰真內相也

戊申赴太廟致齋大雨終日夜暴風達旦軒簸可畏太史局奏地震

己酉五更皇帝親饗太廟初行禮大風既而雨作張魏公申請內一項除申朝廷用狀餘皆劄子或謂非見執政不當如此

癸丑聖旨罷御前激賞庫歸左帑謂之南庫從袁仲誠諫疏也自秦氏歛中外之財輸御前雖時有進納而三省密院移用爲

多有司莫得稽考上銳意除去士大夫以爲威舉又有三省密院激賞庫頃嘗裁定歲給十萬緡而已汪聖錫云呂元直爲相堂廚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檜之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餘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嘗謂雖欲伴食不可得矣丙辰臨安訪求岳飛墳在錢塘門外當時私號賈宜人墳今將以一品禮葬之

癸亥內侍李綽罷提舉軍器所初上以器械不犀利工部軍器監未嘗問故以付綽而不令隸部監臺諫謂建炎間太上嘗以此委中官未幾廢罷新政豈宜如此上頗然之有只爲題目不好之語既而綽張大其事日有啟請且辟置官屬上意於是向

周益國文忠公集

龍飛錄

四

綽論兵甫仲誠云祖宗朝中官嘗掌兵此亦何害二人論奏不已遂降御筆云覽卿所奏備見忠讜云云已令復隸部監然綽猶未罷也二人再論列而任信孺陳應求因內殿引對亦及之乃令綽自請罷提舉而改用統制官輔遠等

甲子洪景盧張才院本甫入門國書畧曰使介來庭緘題越式

固違羣議特往報書又曰宣靖既遷楚齊繼及叙海道定君臣

之事又曰海陵失德江介興師過乃止於一身盟固難於屢變亮既死追封岐國王後改諡海陵煬王又曰尺書侮慢既匪藩臣寸地侵陵又違

誓表又曰殊無致賀之詞繼有難從之請又有若使干戈不息賦歛繁興墜民塗炭咎將誰執之意而末句云尙敦舊好勿徇

羣言初景廬在境上與接件約用敵國禮接件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纔入燕京盡却回使景廬依近例易之景廬不可於是肩驛門絕供饋而館伴者云嘗從景廬父尙書公學陽吐情實言勿固執恐無好事須通一線路乃佳景廬等懼而易表章授之既入見使副例不跪至是皆跪虜主傳令云國書不如式不當受可付有司其詭詐虛喝類此

八月己巳成閔保秦瓜州及皂角林陣亡將校長行共三千一百一十三人其實皂角林所喪甚少而瓜州之敗恐不止此也戊寅宮門早二刻開行事官朝服入赴大慶殿各覘其職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發冊寶訖還內臣僚常服出和寧門導冊寶

周益國文忠公集

龍飛錄

五

詣德壽宮有頃駕來太上皇帝御殿皇帝入拜殿上奏冊寶訖行事官歸班百官拜舞稱賀太上皇帝太上皇后訖退昨晚詔迎天竺觀音祈晴今日雨意垂垂僅能成禮有旨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上尊號進銀五萬兩壽聖太上皇后三萬兩八月二十一日生辰進銀三萬兩先是有司引唐順宗故事雖在欽宗服制不妨上冊寶但欲設樂而不作禮部郎官劉儀鳳以唐實行易月之制與本朝不同著議甚典麗然卒從有司所請

丁亥除起居郎

已丑後殿侍立退詣文德殿拜表請以會慶名聖節殿門待班幕次臺諫皆設倚近臣則各以交床自隨徐敦立相戲云罰却

倚子矣

癸巳拜第二表請聖節名是月九日奉旨吳拱保奏今年二月五日西京差金人攻汝州追趕過河又二月二十四日直來城下掩擊敗走及發兵深入收復永崇軍弁永寧福昌長水等縣弁金人攻打蔡州遂發統制王宣等前去確山縣解圍等事保明實立功官兵二萬五千五百四十八人奇功一千四十八人各特轉兩官資第一等三千二百六十八人第二等八千九百八十七人第三等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七人各特轉一官資

九月朔甲午駕詣德壽宮上御內殿即講殿輔臣奏事畢自祥曦殿登蟄祥曦舊殿名今西常日但爲行廊凡駕出輔臣若無

周益國文忠公集

龍飛錄

六

奏事則徑於祥曦設御座鳴鞭山呼如儀左右史例隨應奉官兩拜起居次宰執從官親王使相等兩拜起居班退而董升左藏庫冊寶支賜銀八千兩絹九千疋

乙未早赴德壽宮起居退詣文德殿聽批答所請十月二十二日爲會慶節宜九教義云魏申謂漢宣帝光武唐肅宗皆亥生更檢光武紀中元二年注云是歲在丁巳則光武乃生於丙辰范曄論曰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

丁未勅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右正言袁孚知温州孚論德壽宮中官梁康民欲就官側開話事上批其章云覽卿所奏及德壽宮朕令詢問卽無此事朕心悚然今後論事毋或如此尋批出除孚吏部郎官大臣以爲不可孚請去故有是命尋又除

秘閣丁巳兼權中書舍人

十月辛巳聞吳璘捨德順歸秦州

癸未旬假宜麻張子蓋以海州解圍立功加檢校少保十餘年
來武臣節度使一轉帥拜與太尉臣僚論其太驟乞復檢校官
遂自子蓋始

十一月甲午早赴德壽宮起居韓知閤怨云紹興七八年間同
莫將使金國不許至其都止燕山以待久之報虜主來將等亦
不得見但呼至都堂其宰相等五人設榻坐堂上將等立白事
屢被詬辱幾不可堪既畱國書即徙將等於涿州驛中伺守頗
嚴遇太守來招議事將怨以下皆朝服步往未嘗給車馬也

恩園文忠公集

龍飛錄

七

乙未以內教權罷講筵是日當末講舊例臨安具酒饌比亦廢
此禮學士院設食三品而已時洪翰林兼侍讀

丙申鎮江張子蓋遣契丹歸正人蕭鷓巴來譯者謂契丹為金
人所敗此曹遁以來然未可信

戊戌講筵所例賜冬至節儀講讀官錢五十千酒六斗修注官
錢三十千酒四斗

己亥就都亭驛賜蕭鷓巴等四十五人御筵酒七盞初議遣從
官押宴予與給舍白宰執止之

庚子日南至稍晴早入麗正門赴文德殿拜表稱賀過祥曦殿
起居從駕詣德壽宮皇帝入大次百官班殿下皇帝步入小次

太上皇帝御殿應奉官禮官導皇帝自東階升北衙四拜訖西

向立百官拜舞如儀禮畢皇帝從太上皇帝還內班退歸幕次
未後從駕回是日太上宜蕭鷓巴等入官擊毬賜銀椀有差

戊申詔改來年正月一日為隆興元年會子宣日記有此號

壬子旬假雨中訪務觀務觀約韶美少稷至能共飯務觀云嘗
記先人說紅鞵飾帶始唐莊宗施之優人程俱致道云邇來龐

元英文昌雜錄云海鹽賈昌朝畫像猶是黑鞵金玉帶不知紅
鞵果起於何時

丙辰張震除中書舍人或謂廟堂有所疑故峻遷使去風憲上

論三省云震知無不言言皆當理遂諭當制舍人載之訓詞真
甫辭免云自太上中興殿中侍御史凡五十二人未有徑除三

字者

恩園文忠公集

八

十二月戊辰省劄坐同知樞密院事張壽所奏并降御札召侍

從兩省臺諫赴尚書省拜受訖就都堂給筆札令條具時弊仍
各論其官屬次第以聞眾議乞許三日內條對逐具奏聞

己巳景靈官行香御筆督條對史參乞少寬之務令詳盡上親
批數十語大畧謂近臣非若疎遠之士不知時務今宜之於口

書之於簡何擇焉若徇人情朕所不取史參又奏陛下固欲知
時弊非掩士大夫不備而窮其所短也并繳洪翰林以下所授

仁宗給札故事退而條具上乃從之

乙酉微雪越人以欲雪而日光穿漏爲雪眼

已丑百官赴太廟門外班迎安穆皇后神主退入幕次俟丁時
祔神主於別廟禮官初欲依薦享例用樂予奏云薦享爲祖宗
故不以欽宗餘服而廢樂雖別廟亦可用今安穆乃欽宗姪
婦不可用樂周元特亦論之詔可

庚寅秘書少監陳棠卒棠字德邵常州人年六十二近秘閣柱
裂有大聲人以爲長貳不祥之應

隆興元年歲在癸未正月癸巳晴虜人陷水洛城城在德順軍
秦州之間虜先以兵與吳挺相持於德順一旦焚寨引去挺不
疑其僞遁也不爲備虜自間道徑趨水洛斷我師歸路而城中

周益國文忠公集

龍飛錄

九

兵甚少故陷之

丙申盱眙報蒲察徒穆領兵據虹縣徙穆故泗守也自失其地
即寓宿州睥睨故疆而不可得既陷虹縣遂稱泗州居之

庚子宣麻史浩拜右僕射兼樞密使張浚拜樞密使都督江淮
軍馬昨日擬定魏公除目上以筆圈去樞密使三字止升都督

今早執政奏事聞之請如初議而制已付閣門遂用舊文首尾
詞告廷而令直學士院劉瑛歸改其詞行下是日鎖禮部貢院
勅差翰林承旨洪遵知舉兵部侍郎周葵中書舍人張震同知
以免解就試人衆增參詳官二人點檢官四人國子司業王十

朋爲別院考試官

戊午貢院言承指揮比前舉取過人數其添取一百人檢照前
舉凡三千五百四十四人終場取過二百五十四人今合取三
百五十四人而去年覃恩免解徐鼎劍州不曾申到數目外國
學一千三百四人建寧府一千八十九人洪州二百三十八人
宣州二百七人已上共二千八百三十八人內有八百六十五
人未來就試今乞於增添一百人額內指留三十人充未到合
取之數從之貢院言常舉共得錢一萬二千貫酒二百石今官
吏增多乞增錢六千貫酒一百八十石詔給半

二月甲子蜀中正月探報虜人據水洛城吳挺棄德順間道歸
丁卯徐稚山侍郎論秋菊落英事予謂有二說一則爲花落色

周益國文忠公集

龍飛錄

十

衰之落一則落訓初如所謂訪予落止者義見爾雅蓋取菊之
初英食之

戊寅吳拱正月二十八日軍前申狀云向起勝軍皆自德順拔
歸勝軍頗多亡失我師焚秦州退保皂郊

三月壬辰朔張魏公繳進北界副元帥紇石烈志宜回書來上
其式云志宜白宣撫執事書詞大畧謂向者新王初立即捨淮
南地先遣信使而宋國襲我歸師稍侵吾疆今得來書以天時
人事逆順爲言固爭言禮不議他事且陝西所失地近已克復
將士或執或死其數甚多此由宋國貪土地之故不順天意不
惜人命以致此也志宜材雖不武被命分闔師之進止得以事

之倘能先歸侵地以示誠款則復往之禮乃可徐議今則按兵不動以俟來音宜深思熟慮毋貽後悔初魏公以其拒我使者邀索舊禮嘗移書開諭之故復用此意來答

甲寅夜與共甫宿省中來日覆試權要親族過省者

乙卯兩作寒引試七人禮義積而民和親論初秦氏以子姪竊高科而諸將亦行賂效之槍死議者請按乾德威平故事凡兩省臺諫侍從以上詞之權要其有服親登第皆令覆試雖有旨依而未嘗舉行今歲趙密之子右承事郎廣過省衆疑其假手也欲驗之而廣果託疾不來

四月壬戌奉祠出都

周益國文忠公集

龍溪錄

十一



避戎夜話

靖康庚午仲冬。金人再犯京師。統制姚友仲。領右中三軍備禦。十一月三日。賊攻通津門甚急。友仲帶領軍將副部隊將子弟。用一千餘人。往通津門救護。軍兵下城接戰。殺傷甚眾。初七日。晚。殿師王宗楚帶領衛兵一千餘人。下城與賊接戰。高師旦死之。是夜友仲正策應南拐子城。賊交鋒正在北拐子城下。躬率將校。放弓弩。監督砲石。凡數陣。皆為砲箭所破。雖不少負。亦不大勝。賊勢稍退。初三至初八。凡六日。措置稍就緒。初九日早。宣化門告急。又帶一行人往宣化門守禦。南北拐子城皆捍禦水門者也。水門不可遽犯。故急攻二拐子城。矢石如雨。樓櫓皆毀壞。友仲於南拐子城上。別造兩圓門。去馬面三十步許。用磚砌城中。開下轅門。干戈板閣。如下城門法。四面皆置女牆。敵皆自轅門。萬一賊兵厚重。則入轅門。放下干戈板。又是拐子城也。磚城下濶五尺。高一丈二尺五寸。不日告成。通津門兩拐子城。正是受敵處。守禦有方。終不可破。皆友仲之力。凡守拐子法。務要令人少肅靜。可以應敵。人少可以迎眾。友仲首到南拐子城。便令畫拐子圖。西廊每門兩人守踏定板外。繪匙須

遊戎夜話

卷上

敵樓上。與虛欄凡三層止。是受敵處。每間不得過十五人。弓弩槍斧手。相間分作三番。晝夜輪轉。更其勞逸。使得休息。萬一賊人不測。侵犯自有備禦之法也。初九日。到宣化門。護龍河內賊橋也。疊過半矣。但未砲猶可捍禦。友仲遂遣神臂弓。強弩手。下臨。分布牀子弩。弩。置大小砲座。又於攻打處。絞縛致勝棚。一日而就。眾指為鬼工。凡十日。賊橋不能寸進。賊人疊橋之法。先用牌浮水面。次用一重柴。一重席。一重土。增渡如初。矢石火。皆不能入橋之外。正是賊寨。望之燈火如畫。五方百步。一望不斷。卒警之聲。聞於遠近。其攻城之具。又有火梯。雲梯。編橋。藉車。洞子。兵法。種種罕見。罕之類。火梯。雲梯。編橋。皆與城櫓齊高。亦有高於城者。皆可以燒樓。擡雲梯。編橋。可以倚城而上下。皆用車軸推行。此三物。惟撞竿可以禦之。撞竿。用大木。長可數丈者。又用橫木。數十條。中穿而下。留手把。可以致九頭。以鐵裹。或以大鐵錐。或安以托久。鈎頭可也。每一樓子上。常置撞竿三兩條。俟其火梯。雲梯。編橋。至城下。則徐應之。不必驚擾。既撞定梯橋。則眾手用鐵鈎。鈎定。進不得前。退不得後。則火自焚。橋亦壞。人亦墜矣。萬一撞竿不中。則用狼牙槍。手砲。架槍。手雲。亦不能上。惟要當發得人。通津門拐子城。每為賊人攻打。前後共燒火梯。雲梯。藉車。編橋。十數座。

此也。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其狀如合掌。上銳下闊。人往來其中。即次續之。有長數丈者。上用牛皮。皮生鐵。裹定。內用濕蘆。中用太屨。矢石火。皆不能入。治道則欲安砲。并推梯橋之類。攻城則欲取土。透城皆不足懼也。兵法之禦洞子。用鐵索。繫懸下而救之。其法以熟鐵。鑄徑長一尺二寸。四條縱橫。布如葵藜。形。鑄生鐵。灌其中央。重五十斤。上安其鼻。連鎖。擲下。敦訖。以鐵轆。絞之。若洞子上。有牛皮。并泥。敷著。即舉。連放。火。炬。油。燒。火。賊人。用洞子。穿地。直來。追於地道上。直下。穿井。以待之。積薪。草。安井中。如火薰之。或有。用火。砲。納於其中。則敵。自。焦。灼。又。用。游。火。用。鐵。筐。盛。火。如。脂。蠟。香。薰。懸。下。燒。薰。穴。中。攻。城。人。有。用。燕。尾。炬。縛。草。分。為。兩。歧。如。燕。尾。狀。以。油。蠟。灌。之。從。城。墜。下。騎。洞。子。燒。之。如此。皆。禦。洞。子。法。也。撞。竿。至。則。作。屋。桑。木。為。之。桶。索。相。連。撞。竿。須。連。以。鐵。串。竿。頭。於。兩。旁。令。壯。士。牽。之。鈎。竿。至。則。用。撈。棹。乘。其。鈎。亦。令。壯。士。牽。之。乘。勢。猛。放。則。竿。與。人。俱。倒。惟。砲。架。最。難。制。禦。金。人。砲。架。四。旁。並。用。滾。檣。小。椽。密。簇。定。又。用。生。皮。并。鐵。索。裹。定。鷄。鷄。須。火。不。能。入。其。砲。有。七。梢。五。梢。三。梢。兩。梢。獨。梢。旋。風。虎。等。砲。內。七。梢。可。以。致。遠。其。石。大。五。梢。等。亦。可。以。致。遠。其。上。或。放。雙。砲。友。仲。先。於。樓。子。上。受。敵。處。絞。縛。棚。上。羅。索。網。并。下。擺。檣。布。袋。濕。馬。糞。又。於。城。頭。馬。面。上。懸。穿。濕。檣。檣。木。花。

遊戎夜話

卷上

雜格。既難。慢。亦。可。以。遮。砲。也。城。下。地。廣。安。砲。多。城。上。地。狹。安。砲。少。最。為。受。敵。十九日。夜。賊。人。一。夜。安。砲。五。千。餘。座。城。上。雖。棚。人。皆。不。可。存。住。死。於。砲。者。日。不。下。二。三十人。友。仲。到。宣。化。門。上。日。恐。賊。人。者。有。破。議。幫。築。城。身。之。法。視。受。敵。樓。子。遠。近。築。面。闊。一。丈。二。尺。五。寸。下。脚。闊。二。丈。五。尺。高。五。丈。四。邊。皆。有。虛。棚。女。牆。復。於。旁。置。兩。小。門。如。城。門。法。萬。一。賊。兵。上。城。類。有。限。隔。可。以。迎。敵。不。幸。為。提。刑。秦。元。所。阻。秦。欲。幫。築。目。城。議。論。不。同。朝。廷。遲。延。不。斷。遲。十。日。後。雖。竟。從。友。仲。之。請。然。夜。息。畫。作。亦。如。平。時。功。終。不。成。惜。哉。十九日。夜。賊。安。砲。之。後。矢。石。不。可。及。二十一日。橋。成。先。有。黑。旗。子。三。人。先。登。岸。都。統。王。燧。姚。友。仲。揮。號。勇。使。臣。與。西。兵。數。十。人。下。戰。亦。殺。數。人。賊。這。橋。之。南。入。洞。子。中。俄。頃。卒。相。何。舉。至。黑。旗。子。復。如。前。登。岸。城。中。弓。弩。前。如。雨。賊。兵。各。不。顧。欲。交。鋒。西。城。下。寨。一。兵。約。六。七。百。人。望。風。遠。走。賊。亦。不。追。城。上。皆。厲。聲。呼。云。後。面。無。賊。然。勢。不。可。回。隔。岸。矢。石。如。雨。中。傷。者。數。百。人。自。填。於。陷。馬。坑。者。三十。餘。人。賊。兵。望。風。輕。矣。卒。相。親。見。之。而。不。咄。初。縛。虛。棚。時。友。仲。使。多。備。濕。麻。刀。舊。衲。袍。襖。蓋。防。賊。人。有。火。箭。火。砲。也。幸。而。金。人。不。善。制。此。二。物。二十三日。賊。橋。侵。廣。友。仲。遣。張。宗。顏。固。維。設。永。平。領。敢。死。兵。三。百。人。血。戰。於。城。下。用。純。斧。隊。斫。壞。洞。子。七。所。賊。眾。敗。走。乘。勢。遂。北。涉。

河至中流。水解陷死者數十人。反為賊兵掩擊。豈天殆我師也。二十四日早。賊推大梯四乘。來攻字號樓子三乘。皆為撞擊所壞。又再來撞。撞不着。火熾逼着樓子。沿燒字號及三樓子。賊皆登城。舞黑旗。鼓噪。然為樓上火。盛不可過。友仲仗劍擁班直守。禦官軍等。致火弓弩交發。又用鍊金汁。潑賊皆墜。殺傷甚衆。賊遂退。三樓子皆為火燼矣。是夜再安樓子三座。又為賊砲所碎。二十四日。雪大下。至晚深二尺餘。加之風聲號怒。二十三日。風雪愈甚。早間。大啟宣化門。出郭。京人馬與賊接戰。賊眾見所燒樓子未成。頗望。撞擊未備。賊遂登城。眾潰。城陷。初。京之出也。城中居民。踉蹌延頸。於宣化門者。數千人。立俟捷報。及京賊城門急閉。賊帥大怒。鳴鼓振旅。鐵衣滿野。多若蟻蟻。皆沿城而上。城遂陷。馬友仲二十五日晚。於南城為軍民所毆。打至死。肝腦塗地。委填溝壑。骨肉星散。不知所在。家資劫掠掃地。痛哉。夫不祐善人如此。友仲將種也。三世忠孝。聲滿於夷夏。自守禦以來。夙夜勤勞。食息不暇。在諸將中。尤無負於朝廷者也。今反被禍。若此。先是閏月一日。百姓毆殺未暨。統制辛康宗。辛公指揮城上兵軍。不見賊。不得。亂放箭砲。百姓疑其奸細。故殺之。朝廷縱而不問。故軍兵百姓。聚眾殺人。在一時指揮之間。殊不為怪。蓋京師承平之久。無知小民。游手浮浪最多。平

居除旅店外。多在大房浴室櫃房雜處。里巷強梁不在數也。乘此擾攘。聚眾作亂。其者。趕馬宰相。絲孽內侍。打殺統制。放火殺人。莫知其數。先是今年秋。友仲議欲於都城置訪巡十六員。新門四隅。舊城內四員。每員皆一正一副。每員統兵五百人。遇有警急。則一正將帶領二百五十人。救援二百五十人。在地分或有細民乘勢作過。當以軍法從事。仍都巡檢三員。二員在新門內。一員在舊門內。以總其事。惜乎朝廷不從其請也。友仲之議。意恐小人喜亂。故欲設此防民。而友仲親被其禍。豈盡於人而不盡於已耶。友仲之死。門生故吏。無一哭其屍者。茂良訴於王樓。始收拾遺骸。雲冤於朝廷焉。魂而有靈。亦少伸也。

避戎反話卷上終

靖康城陷。議和。上見二酋。作二降表。過北。皆孫觀受益之筆。其畧云。三里之城。遂失羅藩之守。十世之廟。幾為灰燼之餘。既千汗馬之勞。致緩香羊之請。恭維大金皇帝陛下云。又云。上皇負罪以播遷。微臣捐軀而聽命。又云。社稷不頑。宇宙再清。粘罕抹去大金二字。止欲稱皇帝。又指宇宙二字云。大金亦宇宙也。又易負罪二字為失德。朝廷不得已。皆從之。

初。金人至城下。姚友仲與諸將議計之。便幸其遠來。賊眾必疲。行列未成。若選五萬精兵。出四門。分為十頭。頂乘勢而擊。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眾必潰亂。有可破之理。過此則日復一日。賊勢愈盛。援兵不至。士氣阻喪。雖悔無及矣。是時唐恪止其事。專在和議而已。後攻城既急。友仲復與諸將議。急遣使講和。為便。累白何果。方料金人糧道不繼。不日就禽。堅不可和。唐恪且謬誤於前。何果而寡謀。誤國於後。獨姚友仲於閏月三日。往來東南兩壁。以策。交應三二十五日。城陷。晝夜勞苦。最為有功。首先被禍。獨甚於二相。天意不可得而知也。

金人今春既出。境朝廷措置多不急之務。如復春秋科太學生。免脫改舒王從祀之類。時為語曰。不管肅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嘉山。不管山東。却管陳東。不管東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界。却管秀才。解道路之言。切中時病如此。淵聖幸廣嘗不返。謝元及作憶王孫。其詞有云。依依官柳。歷官離。樓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

正月十五日。淵聖在廣營。是日陰雲四垂。家家愁苦。向之鰲山。教坊百戲。景龍燈火之樂。不可同乎想也。士大夫憂憤作歌。行者甚眾。獨胡處晦上元行。膾炙人口。今附於左。上元愁雲在九重。哀笳落日吹腥風。六龍駐蹕在草莽。孽胡歌舞蒲萄宮。抽似脫到到編戶。竭澤枯魚充寶賂。聖主憂民民更憂。驕子嫌天天下怒。向來艱難傳大賢。父老謔言似仁廟。元年二月城下盟。未親名臣繼嘉祐。哀痛今年慶再裝。冠劍夾道趨辭公。神龍金在九淵臥。安得屢困蛟蛇中。朝廷中興無柱石。簿物細故昭帝九。毛遂不得處囊中。道慚趙氏廝善卒。今日君王歸不得。傾城回首歌悲吟。會看山呼聲動地。萬家香霧燒天衣。胡兒胡兒莫耽樂。君不見。夕月常戲東北角。鴻臚主簿鄒肅作靖康行云。女真作意厭人肝。揮鞭直指來長安。南渡黃河如履地。

避戎反話卷下

東望太行不能山。帝城周圍八十里。二十萬兵氣烈。熾旌旗城上。亂雲煙。腰間寶劍。橫秋水。雪花一日。故濛濛。皂幟登城。吹朔風。我師舉頭。不敢視。脫衣放箭。一掃空。夜起火光。迷風。鉦鼓。碎轟地。欲裂。斯民。嗷嗷。將何之。相顧無言。惟泣血。僕射。何公。扣龍。圍閉。相臣。噬臍。奇兵。化作。乞和。使。遊。捐。一死。生。羣。黎。遊。該。似。露。胡。師。怒。九。鼎。如山。不復。顧。郊。南。期。說。上。皇。輿。載。破。黃。河。徑。歸。去。陸。下。仁。孝。有。虞。均。忍。令。胡。騎。縱。手。現。不。龜。太。始。自。鞭。馬。一。出。喚。回。社。稷。春。胡。人。慕。德。猶。貪。利。十。乘。載。金。未。滿。意。致。劍。那。為。六。宮。留。大。索。居。民。幾。卷。地。六。龍。再。為。蒼。生。出。自。磨。虎。牙。恬。不。恤。重。城。突。兀。萬。胡。如。查。隔。雲。與。今。十。日。南。城。赤。子。日。耕。闢。爭。拘。香。骨。自。頂。然。志。氣。如。雲。淡。如。雨。漫。漫。白。晝。無。青。天。大。王。避。狄。空。金。帛。坐。使。卜。年。踰。八。百。天。聽。端。坐。民。心。耳。蒼。蒼。誰。云。九。萬。隔。會。香。春。風。檢。額。黃。萬。民。語。呼。喜。欲。狂。天。宇。無。塵。暗。北。極。旋。頭。落。地。化。頑。石。後。亦。被。虜。至。三。月。二。十。四。日。放。回。

初京師被圍朝廷急於命將有郭京者乃殿前司龍衛營兵員耳京師呼為京師蓋傳能用六甲法可以生擒粘罕餘眾可以掃蕩無遺類其法軍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嘗自試於內廷其法不得而聞朝廷深信不疑授以成忠即錫以金纒動

遊戎夜話

卷下

數萬計使自募兵賜予資費。日數備至。人皆呼為郭尚書。蓋營塞堡。俗呼兵員之稱也。其所召人。皆市井游惰。色色有之。不問騎射善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足矣。有貴線劉六者。與姚宅比隣。僕熟識之。郭京一見。授以將命。他皆類此。賊兵攻圍甚急。郭京談笑自若。似有遁者。擇日出兵。可致太平。直殺至陰山而止。其所招軍兵。但欲斬首爾。不必戰也。前置天王旗。每壘分三面。以鎮四壁。按五方色。或畫天王。或畫北斗。不知何法也。又有劉無忌者。乃街市貨藥道人。常創立泥中。懸一服藥牌子。亦作統制內外許之。蓋取丘濬詩。郭京揚式。劉無忌。皆在東南。臥白雲之識也。又有僧傳臨山。請亦如京募兵。稱統制。常與京相追隨。二十五日早。宣化門大開。郭京出兵城中。居民踴躍。延頸於宣化門者數千人。立俟捷報。俄頃報云。郭京前軍已得大寨。立旗於賊營矣。又報云。前軍又奪賊馬千匹矣。姚友仲疑之。與石茂良登敵樓而望。正見賊兵整促人馬。忽有郭京下使臣來。傳令云。樓子上除守樓子使臣軍兵外。餘人並不得上樓子。蓋天甲法。能使人隱形。若樓上人多。恐賊兵窺望。言猶在耳。賊兵兩兩翼翼。鼓譟而進。衝斷前軍。一掃而空。若刈茅草。居後者。悉墜龍河釣橋。尸積不可。拽矣。城門急閉。賊帥大怒。鳴鼓振旗。饑衣滿野。多若螻蟻。皆沿城而上。止用一舊

雲梯可置五十人。初有十餘人登樓而上。班直槍手皆不向前用命。又值百姓般石城上。望風走下。其守禦之人。與百姓軍兵互相殺戮。無一用命向前者。其城遂陷。乃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午時也。余目擊其事。故志。

遊戎夜話

卷下

遊戎夜話卷下終



南
燼
紀
聞

宋黃冀之著



南燼紀聞

南燼紀聞提要

宋黃冀之撰凡一卷記徽欽帝北狩事與靖康蒙塵錄文多相同核之正史殊為失實中載繹利乘醉淫帝之孫女醜惡之聲不忍聽聞又與偽託辛棄疾所撰之南渡竊憤二錄無異夫二帝舉族北轅其受辱固不待言然金開國之初具有規模繹利亦何至面人之祖淫其女孫致帝后等不敢開目耶是必不得志於君父者撰此以洩忿耳

序

昔歐陽永叔紀石晉少帝之北轅也其事甚詳蓋原本於王國公之私史國公名淑字和甫本漢平陽人少隸戶曹為小吏涉獵經史天福中蘇遵吉為戶部時少帝居潛淑為侍衛識達吉後達吉緣他事怒白於少帝帝將殺之淑覺而北遁濟河入契丹合家被誅淑至契丹亦為諸司吏開運三年正月德光兵入京師驅迫少帝安置黃龍府淑時從行辨移檄因紀述其起居為書三卷名幽終錄蓋以少帝比周幽衛懿也後其書傳入中原永叔得之以修五代史云余亦有感而作書曰南燼紀聞者蓋二帝北徙實錄與石晉頗相類嗚呼淑恨家屬被誅而揚其辱非忠也非義也余敢尤而效之哉但願此書南播使宋之子孫目其事動其心非新嘗膽誓滅元魏雪冤滌恥耶清中原使吾父子復視漢官威儀不終淪於左社也時阜昌丁巳十一月初三日冀之黃氏序

欽宗靖康二年丁未即高宗建炎元年至辛亥又改元紹興

南燼紀聞

序

南疆紀聞



宋 黃其之撰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日立春節先是太史局造土牛陳於迎春殿至期太常寺備樂迎和鞭牛此常儀也是月初五夜守殿人聞殿中哭聲甚哀及擊撲聲移更乃止洎明視之勾芒神淚滴滿襟袖俱濕牛首墮地有刀斧痕吏白有司重加修禱以終其事識者知其不祥也

初九日遣報金人留兵河朔猶擇兩持似欲復犯京師太上皇遂出南薰門往南京十九日報金兵分布河上何瑄某師成棄城走金人遂渡河

二十九日師至年曉前駐札居民奔入京城老幼死者蹂躪於路復有強壯劫掠居民外城遺其屠戮者二千餘家

二月初二日金人圍京城攻諸門甚急十二日以轟昌為都守禦提舉司虜使入城請和以黃河為界

二十一日金人兵退封邱縣京師解嚴仍需索金銀羊酒為犒歲幣比契丹增一倍

朝議皆許之

和議紀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月初二日金兵北返懷州其相國粘罕有文字至軍前略曰南宋欲求和好許以歲幣割地之議未有定謀今大軍且至河北諸郡以俟其可否彼若不從則我已持其物而求其遠此計之上也於是金人雖伴言北渡其實河南北軍馬未嘗解也初九日金加粘罕征討大元帥使直行事且降書曰南伐之兵已踰河濟洛直抵汴邑湯武之威不復有過甘詞誘和以得其主比聞彼上皇南奔可候彼入京併兵攻陷侍虜以歸條頭以昂朝於宗廟我之願也昔我攻契丹重賞持貳以俟我勢今我得勢安可不順天命鐵滅而興萬世之業昔楚子小國尚能誅滅陳蔡令我師風行雷掃前破契丹如摧枯拉朽乘勢不取將貽後悔彼上皇之南行蓋欲料兵江淮以圖救援俟其回京併力困之此萬世一時也若欲議和以河為界實所未當天會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下元帥府施行十五日粘罕遣人入城上書請歲幣金增及車輅圖簿儀式又重移文河北諸郡日下罷兵交割二十二日金人收河南北岸軍馬北去五月少帝上書請上皇歸京八月粘罕大軍屯駐前廊遣使至京賀上皇還京實親伺也

九月十一日粘罕又遣使入京需索金增求和以饒我師朝廷大臣皆洩洩庸都又天奪其鑿上下苟安不復有虞遠矣也

十一月十七日河北報粘罕下令南侵已及河界十九日復圍京師

二十五日北京城陷北兵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諭兩宮幸虜營而議割地謀和事

十二月初五日遣兵搬運書籍及國子監三有六部司式官制天下戶口圖籍賦役及宗室玉牒

初九日又運車輅圖簿太常樂器及鐘鼓刻漏因是朝廷儀注法物取之無遺

十九日京師雪深數尺千米三千貴貧民凍餓死者盈路金人又縱兵剽掠富家有一首長常在天津橋上駐劄甲士百餘人不敢過富者剽脫而殺之婦女美麗者留之城中士民俱閉戶不敢出入時有柔福帝姬侍從三十餘人將欲入內者長叱令出帝姬曰我公主也天子為我兒安得出現將促左右急行首怒使人攔止之又令執出使徒行首笑曰美婦人也問汝有天子帝姬泣不敢對良久

曰今兩國已和汝安得如此無禮其人曰我兄為國大臣富貴無比汝能為若妻否此南朝富貴也終使之徒行復顧謂帝姬曰小臣有香燭一枚可代兄作定物遂於懷中出香囊以獻帝姬不肯受首執其手授之乃笑而退後皇族北去帝姬竟為番將兄所得蓋粘罕兄弟三人長即粘罕為元帥次輝利為北部大首長昔滅契丹擒天祥者即此人也次野利為大將圍京城先登陷陣領兵駐天津橋者是也

二十一日金使言北國主有令于京城中選十八歲以下女子千五百人充後宮於是二十四日府逐坊巷搜求驅迫出城父母號呼聲震天地其中往往被金兵淫污留匿既不見出城亦不歸家

靖康二年正月初一日金遣人入城朝賀君臣不成禮

初九日北主下令粘罕曰北國爾已破汴邑所獻物色不甚為急可速擇其姓立以為主以慰民望矧我素居北土南方非我所僑南宋二主可令求朝事貴速行

十一日粘罕遣人請車駕至軍中議事

十三日金人軍前降指揮稱北國有聖旨先請吳丹國海濱侯耶律延禧及西夏王李智元南宋皇帝等并大元帥粘罕同上大金皇帝德號乃令有司擇日行禮請帝

李智元南宋皇帝等并大元帥粘罕同上大金皇帝德號乃令有司擇日行禮請帝

于十五日到營署名進表

十四日再請車駕來日出幸軍前進表

十五日帝不肖也金人遣人入城將所上尊號表請帝署名內云輔天佐運應道法古聖德皇帝其後云臣姓南宋皇帝某上人觀之嗚咽泣下曰朕上失孝過貽憂上皇下失仁過禍及萬民今兩國和好苟屈已以全仁孝朕復何辱金使持筆敬請皇帝書名乃去

十七日金遣使入城稱北主有宣示南朝皇帝上使至瀾若圖見太上太上令左右接書書曰北國皇帝付兄南朝宋皇帝近者北邊不遠我無辜朕已殲滅以寧人氏以開皇國大有華夏比緣奸人童貫蔡京誣誤兩朝以致禍亂勞我師徒遠至汴邑今已順時平伐以還和好叔姪是結進幣是行兄可慮令係育太和以撫萬民以河為界萬載一決我無偽言兄其知之

天會十年 月 日其詞草草虛偽甘語不實文多不備觀其使入口傳北國主云皇帝起居南朝皇帝今已結為兄弟請勿一切生疑仍可罷兵今將到珠袍一領是北國皇帝朝服今獻上皇帝請收領良久又請帝進表太上曰今兩國通好但可稱

不可稱表使者起曰北國皇帝本意廢趙氏立別族如天皇故事我元帥請責人極其動聽其事且止陛下尚不順從其事不可已也此四大兵既至汴邑與去年不同幸陛下嚴察不可因小事而亂大計帝數息久之勉從其請

二十一金人遣人入城出榜市中曰元帥奉北國皇帝聖旨今者兵馬遠來款少款既既兩國通好得金一百二十萬兩銀二百五十萬兩於是金人拘執開封府尹何某分廂收括民戶金銀釵釵等是錄無遺如有藏匿者刑及全家動輒殺者十餘人

二十三金人遣人特北國書入城內云今兩國講和所有合行事件仰元帥府請南朝皇帝到軍前西面議可也中表前來

二十九日金人遣使請車駕出城并責到北國皇帝書曰今已破汴邑二帝不可復居帝位宜于宗族中別立賢君為宋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主封太上為天水郡王少主為天水郡公子東京外築宮居止文字到日仰元帥請宋國主到軍前公同商議中表使者又曰粘罕元帥數遣人請陛下出城讓事陛下不肯出今發到北國皇帝手札陛下之意如何少帝曰有公卿在遣家商議使者曰事急矣從則稱通則

稱陛下為臣下所謀以至於此尚復取決于臣下恐禍在不測况北朝皇帝寬慈正真不比南人反屢宜遠思之使者詞色俱厲不拜而出

二月初二日粘罕遣左軍統制即遊虜將鐵騎七百餘人至內門口稱有兩國利害願見南國主左右入見少帝登門即遊虜屬聲曰元帥遣我上聞國王前日曾遣人將到北國皇帝聖旨所議事理如何更無一言相報使我元帥無可奉知北國皇帝今特令我來問國王其事如何兩三日內禍出不測矣緣兩國講和在存不欲倉卒今先此上聞伏取指揮少帝曰已降指揮取今月十一日出城諸事候見元帥面議使者曰若十一日不出城元帥更不來求請商議也復白帝曰我眾人馬七百餘欲得少獲設每人要金一兩時左藏庫金帛盡已罄盡乃於宮中索得金環釵釵八百兩與之不謝而去

十一日車駕出城幸慶軍前百姓萬餘人振聲曰陛下不可出幸在汴流波阻拒帝亦泣下宋臣范瑄按劍怒曰皇帝本為兩國生靈講求和好今幸慶營且去暮回矣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俱起爭投瓦礫擊之瑄揮劍斷數人手車駕遂出城至慶軍前車止皇帝於小室元帥寢未興可俟于此容報移時有小黃頭奴至前曰元帥請國王時皇帝從行至階下元帥降階執帝手曰道國商長不知中國禮儀由折乃揖之升階命左右坐帝于室之西向移時不語左右皆執長刀大

刀侍皇帝者惟一闖人周可成而已粘罕左右持前日北國詔書別立賢君者示帝帝視之不復語粘罕使左右白帝曰元帥故問國王其事如何帝曰苟利生靈敢不從命以息兵革何事不可粘罕復命左右白帝曰既如此請國王歸幕次候北國皇帝聖旨乃使人攝帝仍還前小室中俄有人進飲食少帝不復舉筋移時帝左右曰可白元帥令我回去所議事既無餘事矣少刻左右白帝曰元帥方遣表請國王同發來日早行不晚帝然至日暮左右亦進樂帝飲嗟不能飲食時夜寒甚惟

幙風急坐不能穩倚坐覺立左右或相勸勉帝涕泣無語俄五更有人至帝前曰請去同發表其人引至帳下跪次外階上惟一牽設香燭粘罕以表示帝其詞曰臣姓南宋國趙某今奉北國皇帝聖旨令某同父退避大位別選宗中賢者立以為君敢不遵從公同元帥中贊前去其所居止及擇到賢族未敢專擅先此奉聞候允從日別奏其詳書復後如前請帝署名帝從之封鐵軍帳下馳一騎黃旗素馬前去北方命左右設居粘罕南面帝東面俄有一紫衣人自外至粘罕與帝並與紫衣人下

馬升階而西。各就坐。粘罕使人白帝曰。此北國皇后弟也。傳諭至此。催促陛下議事。帝唯唯。天寒。進酒。帝飲三盃。紫衣者曰。陛下宜止此。晚刻南奉北國皇帝商議。事共陛下。說乃相稱。令左右引回幕次。帝回顧粘罕與紫衣人尚同坐。帝至幕中。夫尚未明。少憩。風正寒。不成寐。左右有綠衣者語帝曰。臣河北人。本係陛下赤子。為金人所虜。使令監聽陛下。一入虎口。無由出矣。陛下若能屈節於紫衣人。庶幾少有更改。不然。無路歸國。語訖。四顧而去。良久。入來。手持羊肉一塊。進帝曰。陛下可少食。以禦寒。帝却之。因問綠衣者曰。汝何姓名。今為金國何宦。曰。臣姓趙。名保安。粘罕親吏。有妹二人。皆有姿色。為粘罕姬妾。故命臣為親從。以察陛下動靜。因問其人。早來紫衣者何名。答曰。姓野。名葛多。今為十七軍都統。位居粘罕上。要取選到入宮女子一千五百人。三兩日後。復北去也。少刻。天明。有褐衣番奴十餘人。列侍左右。言語不遜。俄報統軍來相見。帝迎之。即紫衣人。帝避之坐。語言不可辨。帝但卑禮求其周全。為意。少不。回。顏色。顧左右。指瓶中物。因以酒進。紫衣者舉大盃。連飲四五盃。帝亦舉一二盃。顧左右謂帝曰。兀移大都。左右解之曰。安心也。蓋番語兀移為大都。為心。遂傳而去。

南漢紀綱

五

十五日。帝在幕中。粘罕使守衛者傳語云。候北國皇帝回命到日可歸。十六日。粘罕使人召帝至帳下。外階東向坐。俄有吏持文書若案牘者。粘罕階下。乃奔。一紫衣人視之。乃宗正士侃也。粘罕謂士侃曰。今命汝入城。說與南朝宰相。於見今族屬中。擇一有名望賢俊者。同你及合朝大臣。保明密地申發。以準備北國皇帝聖旨。到別立君長。語畢。揮使退去。又擁一皂衣吏至階下。粘罕使人謂曰。汝于東京城內。擇一寬廣寺院。欲于其中。造二王宮。速速置辦。言訖。揮使退去。帝起白粘罕曰。取指揮一。一從命。容我入城。視太上安否。以蓋子頂實元帥賜也。粘罕首肯。命左右進酒食。帳下伶人作樂。唱言奉粘罕為太公伊尹。粘罕不喜曰。太公伊尹。古聖人也。我安可冀其萬一。視其人而語帝曰。這幾個大宋樂人。今日好公事。笑而止。曰。來日教陛下入城。安慰太上。五七日間。北國皇帝文字到。再來相請。不可推却。良久。遣左右送帝歸幕次。又有人傳元帥命曰。來日。一面回城。不須更來帳下也。十七日。五更。綠衣者來謂帝曰。元帥有命。陛下還宮。良久。復進飲食。天明。有數人引帝出幕。至軍門前。遙見禁衛列于外。接車駕回。二十一日。大雨。電城中。剽掠尤甚。難民流泣者。夜以繼日。金人縱火燒殿樓門。

二十三日。粘罕使人入城。白帝曰。前日所言。擇人擇地。作宮室二事。可速計處。一二日間。北國皇帝有文字。利便要用也。帝唯唯。一面議論。象皆以康王及南安寺為言。二十四日。金人催促二事。帝乃以康王。南安寺。為書。以復粘罕。二十六日。金人復命曰。來日。文字到。遣康王到軍前見元帥。二十七日。上詣彌芳園。見太上。相持涕泣。鄭太后同坐。少帝曰。臣不孝。不遵。致君父之憂。為姓之禍。殺身不足。以塞責。今北人見。日以擇賢為言。臣與陛下。吉凶共之。若以康王為主。不失祖宗社稷。幸之大也。時康王之母。草妃在側。言曰。兩宮。今許以康王。繼中。與可待。然外鎮。須假主。盟。陛下可馳書四方。召兵赴京。金人殺。恐不止。子擇賢。禍有不可勝言。二宮。必不肯。留京師。惟陛下。熟計之。二十八日。皇帝與太上。同曉膳。粘罕問太上起居。且曰。北朝皇帝。起居。南朝皇帝。安心無憂。三十日。粘罕使人入城。獻太上酒十瓶。稱言。皇帝所賜。三月初二日。遣人將一紙。詣太上。一詣少帝前。曰。今日。北朝皇帝。文字。至。所有施行事情。車駕到軍前。跪。指。揮。又遣人。請太上。少帝。並至軍前。議事。至晚。遣人不絕。又云。

南漢紀綱

六

太上未出。無妨。皇帝至軍前。初三日。車駕出。幸。廣。營。至帳下。粘罕坐而。言曰。今北朝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為主。遣人持。詔。書。示之。遣。遣。不可。辨。使人。擁。帝。降。自。北。道。入。小。室。門。至。一。室。籬。落。疎。執。守。以。兵。刃。自。辰。至。申。未。得。食。泣。而已。先是。帝。將。出。幸。也。書。白。卷。字。於。衣。領。付。宰相。何。桌。以。召。康。王。與。兵。以。圖。恢復。且。在。中。途。分。付。開。封。尹。曰。趙。氏。孟。子。檢。封。付。來。其。意。隱。指。延。壽。孟。太后。也。自。是。帝。在。室。中。至。日。暮。始。有。番。奴。持。食。一。拌。酒。一。瓶。置。帝。前。曰。食。之。帝。泣。曰。父母。不。復。顧。矣。番。奴。曰。無。憂。父母。且。晚。與。汝。相。見。也。至。夜。無。牀。席。可。寢。惟。木。椽。兩。條。而已。亦。無。燈。燭。之。類。窗外。時。聞。兵。甲。聲。天。氣。尚。冷。凜。寒。帝。遠。且。不。成。寐。天明。有人。呼。帝。出。曰。太上。至。矣。帝。視。之。見。數。人。戎。衣。引。太上。由。旁。門。小。道。而。去。帝。欲。前。問。左右。止之。帝。笑。不。自。勝。而。止。初四日。至。十五。日。十。餘。日。間。后。妃。皇。族。及。諸。王。公主。累。累。至。軍。前。過。日。夜。不。止。太上。與。帝。各。居。一。室。及。后。妃。諸。王。各。不。相。見。惟。鄭。太后。及。朱。后。相。從。其他。諸。王。公主。各。為。金。人。分。散。前。去。金。城。百姓。流。泣。七。日。不。止。其。叛。阻。二。帝。車。駕。不。使。出。城。者。俱。為。堯。環。所。殺。今。復。不。叙。諸。王。諸。妃。公主。所。歷。下。落。但。記。兩。宮。帝。后。行。進。兵。

十六日粘罕坐帳上使人挾二帝至階下傳北國皇帝命曰汝父子負祖宗下負民物恣為奢侈願爾是非信任奸佞以結怨鄰國天人俱棄不可復君宜擇異姓以代宋後令元帥府賈開封府吏以下保明冊立仍令趙桓父子前來燕京着元帥府差人發遣二帝聞言相對涕泣無語粘罕又問所擇康王今在何處帝曰不知粘罕曰急馳書開封府召康王少刻帝與太上共拘一小室侍衛數人皆醜惡番奴言語不辨竟日惟進一食至夜宿竹簾上時天氣風寒防衛人取茅草裹作榻火二帝亦與之同坐向火至天明是日粘罕命左右以青袍易二帝所服亦以尋常婦人服易二后之服過番奴飲食即呼二帝后共之其中黠狡者猶有德色意外甲兵甚眾十七日粘罕使騎吏持書示二帝曰元帥令遣汝北赴燕京南朝皇帝若擇異姓已召康王至軍前同往燕京又以保明文書示帝曰今已立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二帝惟泣下時耶太后初經喪亂心腹作痛不可忍卧于木榻幾欲絕後與之撫摩四人相對涕泣時更怒曰元帥命已下來日發行詐病欲何為少帝曰我母心腹痛甚君不見其面色安敢詐病我夫孝道使父母至此倘蒙見憐以五藥或湯湯見賜他日厚報更答曰此間有湯叱左右以湯湯一盃進后飲之痛稍定而泣曰妾之不孝大兵國破家亡雖生何益是夕宿野寺中

十八日早騎吏促行牽四馬與二帝后乘之北行二后不能騎吏扶而乘之耶太后病未愈伏鞍上行十餘里路旁有數父老見之泣下曰皇帝父子北去我等百姓何日見太平因奉上飯糗二孟帝后分食之粗糲不能下咽騎吏從行者五百餘人衣袍與二帝皆一色不知父老何由認識問之云我等久聞車駕將入燕京今見面色不同故知之少帝曰吾母有心腹病君有湯藥否對曰無止有妙藥遂煎而飲之騎吏怒其滯行催促甚急其掌行千手自言姓曲兩名骨祿都嘗以言戲太后復恣無禮遂次來后下吐間使骨祿都從後執其手曰能從我否來后泣下戰慄不能言隨亦病作難以乘輿骨祿都乃掖后同載馬上而行至晚約三十餘里宿處乃闕寂一窰寒月初上燕見麻麻骨祿都使人熱火烹食以暖二帝於他窰二后皆病不能食骨祿都乃自煎羊乳粥餉之曰汝二婦休煩燥我護你到燕京是夕耶太后稍愈來后驚悸不己心腹作痛骨祿都以手撫其胸視曰病已癒已又曰爾孫之爾孫之其無禮如此天明官于少帝曰為我語爾妻善事我保汝為相報也十九日至東明鎮骨祿都與帝后同早飯村落荒蕪兵變後百軍無人烟時二后疾

少愈而少帝泣下不止不能食骨祿都怒曰汝在汴京三千餘日皆流徙北去其中美觀女子盡為人取去何獨惜一未后不以結識吾當以作前運之託乎吾素非番人原是宋朝人亦以林奉元帥故得致身富貴原籍河州本姓王今幽西骨祿都係元帥所改汝父為官家時花石綱役虐使天下人苦不可言今至此天報耳尚何悲之有帝於是不復敢言惟吁嗟而已二十日至封邱早食山坡下馬嚼草人飲食總在一處時雨霽後泥滑難行二帝后皆在泥中踣伏連日風霜飢渴面色黧黑目睛昏暗傍有水潭太上誤墮其中衣服沾滿骨祿都極而出之馬驚跳躍又傷耶太后之足來后手紋太上衣去其水扶上馬以行是夕宿驛館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行抵黃河岸忽有一舟自北而來上立皂桁中有紫衣貴人謂骨祿都曰北國皇帝傳命着四月半至燕京今已三月盡宜速行骨祿都頻目來后且西之紫衣人知其情狀拔劍執而叱之曰汝本兒賊吾兄用汝至此安敢與婦人有私其行程遂殺之投屍于河顧問婦人何人少帝曰此我妻來氏骨祿都屢行侵暴哀苦無告將軍今殺之乃雪我冤紫衣人曰汝識我乎我乃元帥之弟鐸利也帝感而去后亦拜之暮抵河北岸垣邑縣之西安鎮駐宿是時鐸利所領兵千餘新舊兵共二千人劉憲及月上時鐸利所將有婦女四人遂置酒命二后同席共飲二后不肯就席鐸利曰汝病不能飲可待二孟飲汝二王乃進二后入室飲帝及太

二十四日入衛城同坐飲食鐸利已醉命來后勸酒散唱后辭以不能鐸利怒曰汝四人性命在吾掌中安敢如是不敬我執鞭欲擊后傍有某知縣勸止之鐸利又起曳后衣與並坐同飲后欲以刀隔之刀不及及為鐸利所擊及顧知縣復勸止之曰願將軍殺吾死無恨回身欲投庭前井中左右救之知縣曰將軍不可如此逼他北國皇帝妻他四人活的朝見公事不小罷酒各散去是日四人無晚食鐸利使人監視愈急執鐸利罵辱凌辱百端惟待來氏稍變正見鐸利之謀心不善也二十五日徐柱自信縣到徐村二百里並無人烟至是鐸利令騎卒先行將文字飛報先是真定留一半護衛是日申時遠北來軍馬五百餘人其首領見鐸利下馬作禮語言真誠止有一句可曉云已遣四太子下江南建康也二十七日至白水鎮來后又欲投河耶后掖止之鐸利怒曰可憐之與耶后連索繫

縛失行馬隊中望一僅極高有旗幟書周定二字良久寨門開有土兵五百餘前來
衛擊釋利揮兵合戰流矢中太上旁一番人之胸太上甚懼懼其兵乃河北鄉民聚
集強壯保羅閣里者自辰至申鄉民敗走駐軍大林中釋利呼擁護者指帝后而告
之曰這四人是你南朝皇帝如今放你回去告報諸卿村即日歸降遂令二帝二后
自言吾是南朝官家今往燕京朝大金皇帝去鄉民不覺淚下謂帝曰吾這一鄉周
定所聚二千餘人北連真定南接懷衛約有三十餘處日日引領南望要見大宋官
家同去破殺番人今官家被他擄去我等各處鄉兵不久自散也又聞康王在南做
官家不知如何釋利曰康王捉了後面就知鄉兵去是晚帝后皆野宿下無鋪墊
上無遮覆夜半微雨衣久垢膩又加沾濕穢惡不堪天午後雨大作泥行數里及一
寺駐軍于中方得少息而過身泥水莫可如何
二十八九兩日並在荒野中行不知里數諸番人在馬上食乾糧肉亦擄掠到食物
取火煨噉帝后亦得少分些少以療飢
三十日釋利解衣數件泥皆過身令未后洗后不能舉手即后共洗之帝及太上亦
于水邊自洗身上泥污衣服是日天氣晴和望中綠樹山青野水自澗流出清澈可
飲

南城紀聞

九

晚行百餘宿一古寺中
初二日軍馬在寺門外釋利立在門上遙見又一旗軍馬自南而來約有五百餘人
中間擁十餘人皆是皇族內有柔福公主等皆著青袍與帝后相見視慟哭左右促
行不及一語而過移時又一隊軍馬前來三百餘亦有皇族二十餘人在內行急如
前少頃復有百餘軍馬至寺前謂釋利曰此中有康王在內先去京也言訖馳去如
是雲集不絕凡過軍七八隊皆有被俘皇族在其中兩帝后悲泣無語至日中始
催行日晚候騎報云有鄉兵千餘在寺中屯駐釋利叱左右分兵一半前往抵敵又
遣一半擁衛前行至夜半回報云殺退鄉兵得糧食而返
初三日過一��旁有死尸堆積臭穢不可近狼方啣嚼尸肉見人驚駭鳥鵲嗷嗷方
廣百丈竟日行波野中天氣漸熱無水可飲帝湯甚終不可得消滴也自四月初三
日至五月半其間所歷皆曠野荒郊又且拘執更急雖使溺必持刀隨後且日憂飢
渴不復能記月日但云或日而已閱者約畧其次第可也

或日見一鄉村人家數千戶迎謂釋利曰北國皇帝喜我們投降封此地為歸順縣
王六郎為知縣做有一福衣人前拜釋利奉上酒食釋利受之其次軍伍各有所
二帝及后亦有飲食供極豐饌
或日至一縣不知名亦有官出迎如前備酒食見釋利單次見帝后曰小番要得肅
王士為妻妾見二后乃引一女子拜于前已矣朕與親帝后泣曰吾肅王小女珍珍
也呼太后為婆婆來后為媳婦前日被軍馬擄至此首領萬戶與知縣是第凡將
叔叔與他饒成親六日前日在此縣中諸王士共一十七人皆被番人分去為妻為
婢東西南北兵拜約知縣仍引去是夕宿一豪家其主侍釋利甚恭中夜置酒命妾
三四人勸酒于庭又令兵卒數輩縛帝后于庭下使酒亦不自由視勸酒婦人皆純
色良久酒罷釋利去宿別館聞諸妾相謂曰我與汝皆皇孫女當年伯做官家好
事都不知公公做官家時還快活今落他家做奴婢何日出頭互相流淚俄而被入
呼去
或日至一州忘其名城郭人烟頗繁庶釋利安宿驛館知州來見并各官皆番人市
肆中亦惟番人做買賣備有百王來至驛傍知是帝后被執往往有流淚者或低聲
曰東京官家張邦昌原是金國所立繞做不久仍是康王即位大金官家怒發已差
四太子領人馬去了二帝隔窗聞之始知康王確信前日所云在隊中者殺矣語也
或日到一縣極荒殘止有屋七八間城郭倒塌路旁一女約年二十許垂淚而言曰
吾乃南朝皇帝孫女因病大軍棄吾在此不能存活拜太后曰帶取奴去后不留
左右報釋利視之微笑曰一就去遂命左右扶上馬是夕宿于野寨釋利乘醉淫之
醜惡之聲不忍聽聞帝后等亦不敢聞且次日遇酒食必分及此女謂來后曰你不
如也
或日過一城不知是何州縣止有番兵二千餘並無居民其首領見釋利再拜以懷
中文字呈上釋利呼左右令易帝后衣服冠履衣皆如罪囚狀坐小室久又有一
人持文字示帝曰依武作表連燕京兩三日就到矣其文引孫皓劉禪及晉愍石少
故事尊稱金主為湯武唐太宗先滅契丹又滅南宋功德巍巍并請罪免死之意持
文字者呼左右取紙筆促帝速寫內云亡國俘趙某及婦妾鄭氏米氏謹稽首再拜
大金國輔天佐運應道法古至德皇帝陛下重念某承祖宗基業不能上順天命下
撫臣民聽使之語結怨外邦狗兇逆之求積孽華夷致上國與伐罪之師下弔民

南城紀聞

十

之令一家被擄百口分飛父子姑媳懸命凡上惟陛下德過堯舜威勝湯武既已滅國應立異姓天子微命尚祈赦原等語其文難以備錄未向恚懷鬱鬱未如前日之優湯武文高葛過此時之舉是日因為表僅行三十餘里深夜月明而止

或曰至一處皆新創造門首有牌曰復新列兵甲二千餘有人傳喚趙某父子二帝被執入門兩道夾栽榆柳中間有大廳堂上俱金紫胡服侍衛甚多引帝北面再拜稱名坐者傳語云着他二人見海濱侯車來日入城見郎王言畢引去復入一門見一胡服番人首無巾幘立庭砌傍若有所俟者左右指謂帝曰此契丹王耶律延禧也與汝罪狀相同在此公事未了言訖復引帝至一小室少刻延禧亦入小室方有中侍揖二帝曰吾契丹與大宋南北二百餘年未嘗絕和好一旦為奸臣所誤俱至此如之奈何又曰公父子明後日見北國皇帝便有赦罪之理吾在此三年尚未了絕帝曰何事未了延禧曰吾祖宗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雞卵上有百穴每遇月圓夜兩月照之一穴生一珠自然落下以絳囊盛之每月得珠百顆又有通木香一錠長尺許以沸湯沃之取其汁洗衣服或洒草木石屋宇花草之類香氣經年不散人有百病服之皆愈又焚之能降天神其香聞百里當時契丹為大金所滅二物不

知所在今大金皇帝拘執延禧連妻二物緣此三年未得釋放吾妻子族屬盡皆分散其他官員貴人奴婢美者入富貴家醜者入民庶家帝問此為何地曰平州去燕京尚七百里勉之良久引延禧出次立廡下有數甲士擁一番囚至是車咽面單于被俘到此其人大罵語言不可辨主者命以刀斷其右掌去斬之車咽面單于妻甚美將拜為夫請命主者怒亦命斬之并小兒三四人並用木棍打殺出亦引二帝出門見二后尚立墻下映日而哭同行至通衢叱令上馬鞭之疾馳復出一門向北而行路旁花木甚多有急走三十餘人往來不停曰即王君四太子下江尚蓋番人不知二帝為江南天子也時有一二南人為卒者相謂曰五月初一日康王在南

達即位了今日已是十日矣四太子去後不識如何餘語低不可辨少刻左右催行至晚約行五十里其時近暮帝后衣服垢穢生蟻頭髮結脂如囚徒行三日不見釋利亦不知其何在軍中左右時時說傳其言語亦不甚能辨行數日有人呼帝出謂四太子大軍至汝當見之路旁一寺四太子胡林坐臺上引帝后拜于臺下四太子曰汝父子無道致有今日若當時信吾家言普海上之盟共滅契丹分其土地何至今日奈汝不順天命反與契丹連和坐觀成敗彼勝則助彼破我我既勝矣猶不

從吾此汝之愚一也及吾兵既破汝國吾皇帝憫念生靈與汝講和以河為界汝又不服勞吾師徒遠征汝之愚二也汝祖宗墓業不能守成內則奢侈外則結怨一旦滅絕不死社稷汝之愚三也帝俯首流汗不能答乃呼左右取筆硯今少帝作書招劉光世韓世忠劉琦等復曰今日夏至節賜汝一盃酒指瓶令斟飲四人訖又曰汝等往朝皇帝無殺汝之理不失為侯王也遂上馬去但聞鑿鼓聲動地耳二后自出汴京以來雖乘馬足生靈不能行肌肉消瘦與二帝俱不類人形又時被監押者詬罵鞭撻欲死無死路又將四人衣袂互相結縛無分晝夜二后與番奴連袂合隊並坐同食又行五六日始達燕京蓋契丹之舊邦也城關壯麗頗類東京到後候金王登門左右執二帝后入門跪拜訖其門下左右兩傍列侍金紫衣或綠衣獨衣或傘或笠或騎或步約數百人皆呼萬歲良久傳語賜巾幘與二帝又有內侍二人自傍門出傳旨曰皇帝勞汝賜衣服沐浴浴來朝遂於袖中出赦書引二帝入都堂見宰相上坐問知為銀朱字畫相公也帝再拜字畫答拜內侍宣讀赦文俱不戴惟未句云赦趙某父子之罪免為庶人引帝望闕謝恩訖仍引出闕門四方館中宣勅曰來日引見趙某等四人常儀是日始知為五月二十一日也

五月二十三日早客省使引帝入朝帝巾幘青袍二后仍常服至殿下北面再拜全主傳旨初封帝為天水郡侯太上為天水郡公各於燕京賜宅居住帝后拜謝畢左右引一小室有榻衣褥人坐堂上曰此燕京元帥也帝亦再拜皂衣吏呈文書于元帥筆著其末命引去皂衣吏引帝出大內門徒行獲衛者二十餘人經十餘衛始至元帥府入門左轉廊下一小室呼帝后坐其中並無椅檯惟磚石二三塊而已時帝因終日僕僕驚惶不安飲食不進日惟飲水一二盃二后俱哭泣不已欲觸死者再左右力止之

二十三日至三十日並在小室中外戶鎖閉監視者十餘人每日惟粗飯四五而已相顧不能下咽帝后有冷疾臥地上連日呻吟監者猶時時詬責帝語之曰汝等可憐憫吾國破家亡之人取些少湯水來救吾妻左右怒喝曰吾國中榮御禮犯者通于殺人汝呼憫字已該死罪還要呼湯喚水再懇之不應而去

六月初一日早一人引帝后至元帥府庭下再拜左右呼喝如點名畫卯狀良久乃退時帝病劇不能行監者負之而去至庭中雙持后足無禮尤甚是日以後帝病益重已無生理

初二日朱后班年二十六歲帝大憊謂監者曰其妻已死合如何左右白于官良又有皂衣引白衣者數人扶后屍出外用泰薦捲之二人拽之而去帝哭悲而不

敢高聲悲監者訶也

初三日早有中使坐元帥府堂上引帝及太上太后至庭下傳宣曰天水郡公趙某父子可往安肅軍候指揮來日便行令元帥府發遣

初四日早府吏呼帝曰奉旨令汝往安肅軍居住今日便行少帝曰吾母病未愈暑候晚行何如更怒曰吾北朝不比南朝令在必行汝今日到此尚不遵法念叱罵不已帝默然不敢對即相率步行護衛者二十餘人自出元帥府徒行至晚始出燕京北門宿捕司房捕司如南朝尉司也鄭太后病不能行帝與太上互相扶掖或時肩負是夜並無飲食

初五日

初五日

初五日威著行少頃中氣驟逆若齋閉塞口目又之水泉其時監押二十餘人為首者名伊魯魯獨憐帝后因憐謂其黨曰今日大暑稍宜緩行恐有他疾此中無藥遇有泉水令左右供進因此鄭后之病遂中少愈自初五日至十一日所過村邑飲食俱賴伊魯魯勸勉供進或左右不許叱喝午間極熱時得稍就陰休息時少帝

二十九歲太上四十六歲並皆枯槁黑髮無復貴人形容此行若非伊魯魯衛護死無疑矣

十二日晚至安肅軍土城阜海入其門守衛者逐一搜檢甚至卸后胸臆臍腹亦所不免即他人出入皆然蓋出城者防洩內事八城者防洩外事也應街衢數處方至

一官廡入門帝后俱立庭下左右唱拜拜訖知軍別呼綠衣吏引帝三人出門入一小室令住其中送粟米漿水次伊魯魯從外來詣帝若相別安慰之意遂去自此帝

后同住是室前此自春及夏行泥水中裳服垢弊屢行衣領苦楚不可勝言獨有一河計替者釋利命之監守二帝至今不離左右時為帝洗濯但言語難辨十晚

一而己

十四日安肅軍同知使人呼帝至庭下傳北國皇帝聖旨天水郡公趙某父子並給賜夏衣一襲視之乃紗葛二端今常再拜謝其人持至室中已被監押者割取其

半復以舊葛生絹衣付帝曰有現成衣在此省汝裁製也自此後室中鎖閉惟粥粟飯漿水日三五而已餘別無所有

十七日夜半忽聞喊聲甚厲大火燭天合成大亂緣安肅軍同知有二一人是契丹人

一是全國人二人不和契丹同知欲殺全國同知二帝投西見結連易定一路謀而未發因酒醉鞭其叔故告全國同知遂統兵圍契丹同知殺傷殆盡至曉方定延燒屋宇百餘所殺傷七百餘人燒至二帝所居僅三大軒而止召遣焚死矣

十八日早同知坐庭上引二帝于庭下責之曰你敢與契丹同知通謀欲殺我同知與彼通情同知怒曰現有出首人在你不得胡說然好公事帝爭辨不已同知令左右以鞭擊帝面折齒血出令人仍拽入小室中以繩索帝泣不敢出聲是日飲食俱絕賴監者分與少許水飯三人均略之至夜凶殘愈急直至二十日後不少寬縱

二十三日同知坐堂上引帝至堂下再拜宣詔曰趙某父子朝延克死今居止安肅軍乃敢結連同知李奉國欲反叛姑免其罪更令往雲州居住聽候指揮仍仰安肅軍押送前去讀訖同知命吏引帝再拜謝恩帝哽咽不能言同知怒曰尚敢如此你前日要殺吾吾今日如何放得你命左右袒帝胸坐之于地以柳條視鞭五十餘下帝涕淚如雨痛絕久而方斃立命袒鎖就道至晚出門野宿亭中時當酷暑帝鞭傷處皆爛成瘡臥亭中地上痛楚號呼不能起坐夜深月上始得些少粗飯并水三人

初五日

初五日

初五日亦因暑熱困殆飢餓成疾監押人取青草及樹枝布于地令帝后卧其上云不為地濕所侵可免疾病也

二十四日至月終在途遭大風雨疾病連綿諸情狀不能備錄數日方達雲州拜同知于庭下命左右引帝于園土內外有兵護守三人衣帶盡皆搜去蓋防自縊也日

惟一食在其中一兩月時秋月方朔約畧中秋時候園土中事不復知故不備書也八月十七日有人言北國皇帝赦令汝再還燕京可出謝恩二帝拜謝訖隨有

綠衣人引帝出園土復入一室若前日因閉之所日間飯一木器漿一木瓶時天氣漸涼帝后日食冷水飯俱腹中作痛成疾自此後居是室將半月餘帝后受福已及

半年置之無可奈何不復愁苦但衣裳經夏糜爛不可禦寒監押中有慈良者或遣以故衣器得補綴蓋

十月或日將五更忽念鼓震天人聲鼎沸緣同知下將校有千戶三人作亂因同知

奪其妻遂兵殺同知一家六十餘口波及市中有百姓六七百家至日中方定其千戶

三人者皆下馬至帝居小室前携衣服數件自牖中授帝曰帝幸爾我三人合今歸西夏去汝國中康王做官家半年矣勉之將來必有歸去之期監者二十餘人我

已殺之我。不能久留。復贈帝乾糧數石。各上馬去。是晚城中。終夜自亂。隨別有千戶。執為亂者數人。斬于市。乃止。經三日。別軍始到城中。方定。先是監押中阿計替者。相從半年。全得其護視之力。或謂太王曰。阿計替被前日反者所殺。雖城中亂定。汝父子不復得此出。門奈何。言未已。阿計替自外至。且喜無事。帝問其不死之由。曰。我於死人堆中。潛伏。兩日。雨夜。由是得脫。此後阿計替。仍復監視二帝。外來者約千餘人。蓋同知官兵也。

或曰。阿計替引帝至庭中。有紫衣番人。上坐呼帝曰。識我否。帝曰。不識。曰。我蓋天大王也。乃曰。太子之伯父。良久。自屏後呼一婦人。出帝執視之。乃韋妃也。太王見之。低頭不敢仰視。有頃。呼左右。賜二帝及太后酒。曰。我看此夫人面上。蓋因韋妃為復留作妻室也。酒罷。謂監者曰。善獲之。仍引入前室。自後得稍寬拘執。飲食略備。一冬衣服。差可禦寒。

天會十一年正月初一日。全國例以是日。陳放禁囚。雖死罪亦得暫出。時阿計替引帝出外。縱步。但不許出門庭耳。帝觀者。聞有禍衣婢。口稱是韋夫人。遣來手持一盒。子且曰。夫人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且忍耐。遂密語曰。聞知九哥即位了。恐有歸路。

不晚也。其婢將盒中之物。置帝衣袂。奔而去。視其物。皆麪油煎大餅。阿計替乃伴言是何奴婢。將物送與他人。速藏之。乃引帝入室中。密問曰。道微聞婢云。九哥即位。是何人。帝曰。九哥乃康王。吾之親弟。韋夫人是康王生母。故相報也。阿計替復問十一官人。是誰。帝曰。吾父行十一。吾行第八也。遂將其物與阿計替。并新到監押者二十餘人。分食之。至晚不復出。

初三日。全國例以是日。為放偷日。一切什物。器皿珍寶。衣服被褥。婦人竊去。官法不禁。當家者。惟各自謹守。盜至則笑而遣之。他日。則不然。是日。有黃衣者數人。各持餘食七八器。將五器。饋監者曰。食之。將三器入室中。謂帝曰。食之。視其物。皆粥糜。以肉末合煎而成。帝與太王。食不盡者。亦與監者持去。帝問阿計替曰。此食何來。答曰。此地風俗。無他善事。惟設粥。以食禁囚者。與齋僧同。故今日有人。設此粥也。帝又問。是誰家。阿計替曰。此亦韋夫人家。自是帝后三人。因韋夫人。與蓋天大王。在彼陰受其福。

十四日夜。亦放燈。十五日。街市張燈。無音樂。但聞金鼓喧天。徹曉而已。胡婦胡女。攜手入酒肆中。遇雷。

意者。即詰合而歸。官長舅姑夫舅父母。皆不禁。與放偷事同。

二十一日。阿計替謂帝曰。今日二十九日。北國皇帝生日。作宴。此處同知大宴罷。即赴京去也。北朝法。先期十日。賜宴。宴罷。近即皆上燕京。上壽。是夜。將闌。阿計替引向日。送解。解至帝前。曰。夫人傳語十一哥云。兩三日間。要往燕京去也。去後。來與不來。尚未可定。且保重。將息。言未畢。即回顧而去。其他監視者。已覺爭問其實。阿計替此之曰。汝不聞同知指揮。來探之。使返。乃不復問。是夕。帝與太王。太后三人。聞韋夫人。將去。俱有慘色。

二十三日。聞韋夫人。同蓋天大王。領人馬前去。止留京千戶五人。同一王守曰。啜鷄。兀復人。從三十餘。手中皆持鐵棒。至帝前。曰。蓋天大王。并韋夫人。和你父子二人。然有公事。似你這般人。留之何用。若五七日間。得知蓋天大王。不再來。共你契勘。這場公事。呼監者二十餘人。戒之曰。防固不得少懈。自此復被拘執。如前。阿計替亦不敢勸解。

二十八日。阿計替曰。聞知二太子之下。西川。建康。為四太子。打破康王。南涉浙江。其勢恐不久。帝與太王。聞之。呼喚且曰。若九哥事無成。我父子。俱無望矣。俄有持酒肉。至者。曰。全國皇帝生日。賜酒肉。帝略嘗却之。

二月初一日。有探騎至府。報啜鷄兀領曰。蓋天大王。已差往關西。交點五路。則報別遣兀西。備途。來此。作同知也。

初二日。有皂隸持文書來。二帝前。曰。新同知。來要你文字。須便供寫。帝曰。如何寫。但催速寫。極口詬詈。又不言。所以帝不得已。乃書如今之案。數百。近封天水郡公。趙某男。某母某氏。年若干。歲。謹狀云云。番人乃持去。

初十日。新聞知到雲州。引二帝至庭下。所聞語言。皆不能辨。咄咄十餘句。果約是仍命引去之意。少刻。有褐衣者。同阿計替入。謂二帝曰。今日新到同知。名兀西。備途。係兀連右之兒。其父從四太子。征江南。被劉三相公捉去斬了。故今仇恨于你。要將你三人。凌辱。泄憤。至晚。移二帝入小室。單灑不可。居住。相謂曰。吾父子。死于此矣。阿計替曰。兀西。備途。是我往燕京。下文字。一二十日。方還。二官人。且耐煩。寧心。到燕京日。與官人。探問。兩朝的信。相報也。

三月初九日。有一褐衣番人。至因所。持文字。曰。皇帝聖旨。教你三人。往西江州。聽候。指揮。緣新同知。奏請也。二帝泣曰。又往何地。俄有人。引帝手。執縛。驅行。出雲州。二十。

里餘至晚方止宿自此以後日月不復記錄因阿計替不在帝左右也

或日所行地磚不平有一從行者俸山後人言語略可辨言于帝曰此處長城基址日行七十里有八九十里二帝及太后是皆難移寸步難移或從者負之而行時漸入沙漠之地風霜凄慘寒氣襲人無與深冬帝后衣袂單薄兼以饑餓勞苦時夜作復履卧古屋中七八日稍得痊愈蓋者不時催使帝后病骨支離又無適口飲食狀如鬼魅從者作木格覆以茅草鼻之而行瀕死復生又三四日忽逢北來騎兵三四十首領紫衣問詢對答皆不能記帝卧草與中微開目窺視紫衣人狀如漢兒忽駐軍下馬呼左右取水喚乾糧各于皮篋中取出乾羊肉數塊贈帝后賴此病體稍甦紫衣人謂帝曰我本漢臣昔為陛下廷安鈴轄周忠是也元符中中國與西夏交戰兵敗被虜由是父子俱降西夏亦曾作西夏部中首領宣和間西夏遣臣將兵助契丹與金國交戰又為金國所擄降之見為總管即王命臣至西國發兵往陝西路禦曲將軍今所領是也又言陛下無憂昔契丹大遼主與大金連戰日久而尚且不殺今見在昌合州收管陛下不曾與大金苦戰只是近日回太子在江南順失利金國中感傳劉錡劉光世韓世忠等皆名將不難中興臣本宋人不忍見陛下如此

故以少肉上獻言訖別去是夕宿樹林下月色微明聞番人吹笛笛聲嗚咽如泣蓋

義國兵後隊也帝與太上下后聞之曰與化成樂何如時太上占一詞曰王京曾

憶舊京華萬國帝皇和金殿瓊樓朝吟風管暮弄龍毼化成人去今蕭索春夢繞胡

沈向晚不堪回首坡頭吹徹梅花少帝唱其詞復和之曰宸傳百戰舊京華仁孝自

名家一旦奸邪天傾地折忍聽琵琶如今塞外多雜索迢遞繞胡沙萬里邦家伶仃

父子向曉霜花歌不成曲三人大哭而止

或日所行之處但見草莽蕭條悲風悲吼黃沙白霧日高尚如烟霧五七十里無人

跡偶見牧羊兒問知所由非正路兩傍原有城邑俱在東西不從此中行時方近

夏榆柳夾路澤中亦有萍草皆褐色而不青翠又如此行十餘日方見一小城云是

西州護衛者引帝入城其地無人烟本是昔日契丹道宗高麗王之所其中方

廣不甚大有屋數間廊廡皆傾倒亦若官長衙舍雜落疎廣香無人跡護衛者三

百餘人逐日砍伐林木蓋屋居住兩三日後發遣騎兵回歸止留守衛六七十人每

日惟二帝太后在中間一室不敢出入亦無處走動飲食日止一次皆粗惡不堪或

偶有此少年肉

或日二帝相謂曰吾父子在雲州深得阿計替維持保護做知南國消息今彼去已

三月不知運到雲州否言訖戶外一人前白帝曰阿計替乃是吾弟吾名查登當

時北國皇帝使吾兄弟監守你父子如今阿哥被雲州同知兀西喃達使往燕京

下文字不久亦須來此因阿哥能寫字虜主時時要寫文字報他故須仍來此地阿

哥去日曾囑付吾故吾保護你父子每不坊但安心

或日阿計替回前稱二帝曰官人安否云吾從雲州往上海二太子已得四州

千軍不勝辛苦于懷中取出一小紙令帝看視其上云今年南軍未定有苗劉二人

廢了官家立起太子改元明矣又云已得江南建康府車駕入海二太子已得四州

四太子已得兩浙越州帝視畢嗚咽曰如此則我國祚不復又云苗劉二人敢如此

吾兒子方四歲做得甚紀綱良久阿計替將文字仍納懷中自此阿計替兄弟二人

每每留心保護又時時供辦飲食自阿計替到後帝后愁苦稍釋

或日阿計替謂二帝曰今已七月五日後日乃七夕你官人在京時然快活二帝曰

到此地位復想無用呼喚不已言訖甲士多人喊聲大震曰在此二帝驚惶仆地曰

吾命盡于此矣阿計替速出問故首立者語其詳帝自宮中窺之手足俱戰栗少

刻阿計替持刀入帝室愈加驚懼以手掩目太上太后亦然阿計替乃大聲曰與你

三人無干乃于帝所居屋壁後執一小香奴付首立者殺之持其首而去過半日

後帝神氣始定尚不能言阿計替入曰先來警否帝問何事阿計替曰此月七日祭

神也我全國禮先于暗處處伏一人然後領為兵伴為捉獲斬首以祭為祀首為上

身次之以羊為下祀祀畢人羊俱入鍋中煮熟分啖之名曰布福帝曰若非汝唱言

不關我事我三人俱驚死矣太后自此得病七八日方甦

或日主首侍人頭去者手中刀六穿肉一當詣帝前曰布福肉喫之帝聞其氣臭惡

不可近欲不究阿計替在傍曰受之有福乃受之王者舞蹈而去

或日秋風大起冷氣襲人阿計替曰秋令至矣俄聞空中雁聲嗚嗚自此而南護衛

者數人在傍阿計替兄弟揮之使去壁間有弓一張阿計替曰官人能引矢乎對雁

以卜我番人事也乃手持弓謂帝曰我代官人卜可乎帝曰然乃執箭仰天祝曰臣

趙某不幸上辱祖宗下禍萬民若國祚復興當使箭中雁落記軍付阿計替射之一

箭前中雁兒轉而下帝指願拱手曰誠如天命死亦無憾阿計替亦大喜取草茅雜木

焚火破雁爨而分食之

或曰阿計替文入室密語二帝曰聞四太子與南朝爭戰蓋得江南之地已將至洞庭湖又云金國官家今日差人往北路檢兵馬向江南飛報也時天氣漸寒冷二帝及后夜寢皆屬爛垢時賴阿計替呼集胡婦洗濯

或曰大雪積至五六尺室中寒甚難起帝后皆頭膝相拄餐頓不能言阿計替持一披氈蓋三人首稍得溫暖帝先在雲州病後髮落不復生狀類僧尼與番奴刺頭者無異是時冷甚又乏糧絕食日復一雁于火上燒熟共食一連三日俱如此雪霽後尤極冷手足拳屈不可伸

或曰阿計替謂二帝曰今朝十月初一日也二帝曰初十日是我天軍節也可謂今日與向日不同二帝及后皆泣下阿計替問曰天軍節何節也太上曰生日也我生是日未死於何氏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自古帝王之身惟昏惑懷與石少及我父子耳或曰天氣晴明風和日暖阿計替曰今日幾日歡春使已先有些和氣持羊乳一盃飲帝后以代酒其乳腥穢異常將近口即生嘔噦恐拂其意勉強飲之

或曰雪霽天晴阿計替呼帝曰可出屋外來時三人皆以極寒冷對不能出阿計替曰春到矣空中雁聲自南而北千鳥成羣以去先是北方禦寒必于數月之前掘地

作坑以底阿計替于帝后室內作坑深五六尺帝后晝夜伏處其中其糞衝人亦如是是日始出坑不復入穴矣時金國天會十二年即南宋建炎三年也

或曰春深草長至二三寸刑棒布懸忽傳金國皇后上仙阿計替等六十餘人皆白布纏頭作孝郭太后曰我何日得死又傳金國皇后死後即主善怒不常時好殺戮臣下手持刀劍甚結左右官人忤意者即手刃之阿計替曰汝中國有肅王乎帝曰有入問肅王有女乎曰有曰近聞金國皇帝以前王女為嬪御專寵因此皇后妬怒自縊而死金主知其情乃手擊殺肅王女以後后仇郭太后曰肅王女玉箱也此女自小多奇性果死於兵刃之下嘗記肅王妃陳執中女也生玉箱之夜夢一青衣童子自天而下手持一銀絲籠內有五印二紐曰天賜你生后妃驚而寤自思曰我夫

玉也吾妃也豈有父母為同姓王妃而女復得為后妃乎越數歲玉箱藏於水傍得玉印一顆曰金妃之印常佩玩不釋手京城陷其女為完顏樹所得每醉後犯之必中胃昏絕不得進乃進於金主遂以為妃生一男後因后兄阻里字進夏國女間多以私意恣金主殺左右及李妃又因暑中嘗取雪服以進由此亦發疾本年六月此為地兩人爭寵玉箱又欲以陰計中金主以雪家國仇怨通問皇后死因待奉月也

天會十三年正月九日宮中張燈飲宴時金主無后止有趙妃專寵因疾殺其所生子一日深秋侍坐金主謂趙妃曰汝為南朝族屬豈得至此富貴候后服除立你為后一日因左右奏宋家趙某父子見在江西州近日四太子又為韓世忠所賊狼狽

逃回南朝兵勢漸廣大可將此三人移入北地金主曰可令北向五國城去時妃在側曰陛下以臣妾故優容其祖父亦妾之蒙恩也金主曰外事何得與妃曰父祖骨肉何得不念陛下亦有父兄否語甚激烈金主怒曰留汝在宮中外有祖父之仇

內有族祖之行一旦禍起悔將何及妃起曰汝本北方極小胡奴便凌上國南滅汗宋北滅契丹不行仁義專務殺伐今我祖父求此受苦你他日亦當如是遣人夷滅也金主大怒遂手刃之於闕下

或曰阿計替手持文字謂二帝曰我共官人不免又走五七百里路也帝問何事阿計替曰五國城離此七百餘里來日定須早行次早阿計替引二帝徒行及護衛六

七十八人出西江州乃縱火燒其屋宇而去約六七十里二帝太后皆不能行泣告阿計替曰何不告知金國皇帝就此地將吾等殺殺何故只管千里百里去也阿計替曰且耐辛苦前去莫思他事有我在你三人且勿憂自此又行五七日郭太后病甚不能動少帝負之而行是晚太后殂於樹林下時年四十七歲倉卒間於路傍用

佩刀掘一坑以身親土而埋之二帝皆慟哭護持中亦有不忍嗟嘆者亦有詬誓促行者又經三日始達五國城下至其處亦有類於西江州云此處乃契丹囚徒羌西部黑水吐蕃突厥酋長之處入其城有居民五七十家荒殘不成倫次入官府有大庭及廊廡皆倒塌護御者引二帝至庭下上坐一衣紫老叢人阿計替於懷中取出文書示之老叢唯唯使人引二帝入左廡小室又進一窄室推土壘可坐兩人而已四面有土牆當前有木柵護衛者緘封而去至日及得飯一盃分食之餐有隨行番人年四十餘歲大難食其首飲其血遠巡骨肉并製腹背開張手持刀不墜如生俄自地升天再升而和同行者駭愕不知何故

全國無幾。二帝謂神果有靈。吾國傳聞已滅。九哥被執。未知確否。乃默禱曰。若吾國中興。望神像起立。時帝意中原無復。中興之理。姑漫祝之。其像忽大搖。震起立。鼓理節。環繞殿。眾共驚駭。帝亦拱手敬嘆。父子稱異。太上復謂少帝曰。吾父子不知可有歸期。再卜之。少帝欲復舊。從人促行。不果。

或曰。至筠從州。善荒陞入城。亦有街衢屋宇。市井兒戲於庭上。身衣毛氈。手持弓矢。擊搏嬉笑。見帝及眾。人遂皆循柱升梁。倏忽不見。俄有一老番官。坐庭上。引見二帝。言語嗚咽。阿計替亦不能曉。二帝站立移時。居此凡七八日。大抵每日一殮。頤閉而已。天會十四年。即紹興元年辛亥。此一年中。惟金主生曰。得酒肉一次。七月七日祭神。得酒肉一次。阿計替與其弟香查里。爭番叔手殺之。至十月間。天寒仍掘地。窺又因疾。疫癘。獲術人強幸死亡。二帝亦久病垂危。

天會十五年。即南宋紹興二年壬子。此處元宵。亦作故燈。但燈火皆於甕籠中貯羊脂。以草為炷。燃之。有胡僧五七人。作佛事。皆云讚祝皇帝福祿。俱在中庭堂上。二帝被拘不得出。問阿計替。此地離燕京若干里。阿計替曰。三千八百里。此間西北去黃龍府二千一百里。五國城。即漢時李陵戰敗處。至日午時。老番以乳酪一甕。使人持

至陳中。遣二帝曰。今日元宵節。可喫些小乳乳。二帝強飲之。時雨雪三十餘日。屋舍崩。墻壁比裂。有鴨數十枚。發太上之臂。痛楚移日。少帝用土塊。俱擊殺之。

或曰。中庭列香案。庭上坐紫綵裙衣三番人。飲饌云。此日是金主生日。所賜酒食也。亦有分食二帝。二帝食之。嘔噦至盡。問阿計替。乃知是蜜漫羊腸。馬腸。為彼中賈人珠味。曰。同人無福享受。故致嘔噦耳。

或曰。太上皇因哭。鄭后一日生翳障失明。終日閉目坐室中。呻吟求死不得。年時五十一歲。語少帝曰。吾祖宗二百餘年基業。一旦覆於外國。腥膻禍起奸臣之手。有子二十七人。惟汝一人在此。此外骨肉流離分散。為奴為婢。不知下落。惟幸妃為蓋天大王所得。自雲州別後。不知近日何如。上皇時時涕淚。目病轉劇。月餘後。一已枯或曰。中庭設祭品。云祭天玉。蓋番中所重者。是夕列燈燭。至中夜乃罷。少帝於陳實中。默禱望神位。祝云。南則願中興。社稷北則願早還內地。如不能。惟願速死。是夕夢神自空中降於庭。謂帝曰。我乃北方神。天玉也。上帝有命。統攝陰兵。衛南北生靈。自此更十年。天下當太平。南北中興。與昔相仿。言訖升天。而為帝寤。語太上。太上曰。我

夢亦如是。但神自懷中探二玉羊。贈我而去。不知是何祥也。

或曰。有一中賈人坐堂上。與老番人相對。且命少帝至庭下。語帝曰。北國皇帝。欲立趙氏為皇后。云是利王之女。吳王孫女。不知宋朝宗派。實跡。遣我來問汝。速具圖籍。上聞。帝曰。我亦不知詳。宗族譜牒不存。難考也。昔日大金滅汴。時宗正府。嘗取去。今應尚存。何不檢閱。兼問皇后。便知宗支位下也。中賈人曰。臣亦陛下東京小內監。離京時。方十六歲。今二十六歲矣。原是報報。私自遣我來。的路達。蓋天大王。夫人。韋氏。呼臣問所往。臣答曰。往五國城。問皇后。宗議。韋夫人曰。為我起居。二帝太后。餘無所語。帝曰。鄭太后已亡矣。中賈人曰。今日十一月十一日。想已冊立皇后矣。嘗聞后云。在京師時。呼太上為伯翁。少帝為伯兄。今有二子。長曰。珠哥。少曰。青哥。早晚必為太子。言畢。上馬而去。

或曰。又有中使至庭中。與番人對坐。使人引帝至庭下。稱金國皇帝降指揮。許令朱鄭二后之喪。同葬於五國城。官給棺木。俄一人以擔荷二竹席。盡至。皆零落。骨殖復令人取二木函。飲之。仍許令天水郡公送埋城外。二帝皆送出城。奠於淺山之下。仍有旨。封二后為夫人。蓋推新皇后恩澤。特寬二帝囚禁。許令城中。自便往來。但不得出城。然二帝不時亦出城也。

或曰。靖和。至市里民家。語及南國事。民皆不能答。但供進飲食而已。二帝以五國城出燕京三千八百里。自燕京至京師。又三千九百里。凡七八千里。絕不聞中國音耗。其地亦時有客旅往來。見二帝衣服破碎。亦間有遺贈者。內有一老番。自稱宗師人。因兵火被擄。流落在此。及上皇語及昔年正月元歲。於端門下。賜酒。相持哭。泣移時。值主者老番人。經過馬上。見之。怒曰。不得放他。仍以鞭鞭上皇。肩背三五下。皮破血流。老人亦然。命左右引去。仍拘入室中。自此不得出矣。

或曰。阿計替曰。老番人今日死矣。可復出外。不訪。遂引二帝復縱步市井間。至晚於懷中。出片紙。上書紹興二字。示帝曰。且喜江南以淮河為界矣。帝問紹興二字。對曰。南朝年號。又曰。聞相殺尚未盡止。恐南朝不能復。河南北之地。帝曰。吾在此已死。在且。何暇念及此事。

或曰。五國城。新到同知。乃一少年胡人。同妻。妻教人生庭前。引二帝於庭下。語之。仍具酒肉。曰。此地去燕京遠。可以保護。你又呼其妻出拜曰。此汝家人也。婦人拜。二帝不復相識。但云。只記得。參差。是官家兒。弟不知是何王何名也。自此得少年胡人夫婦之力。稍寬拘禁。

或曰忽有中使至五國城宣金國皇帝勅旨。皇后趙氏已廢。凡親屬子女高將吏妻
者並賜死。其城主者妻趙氏。可日下賜死。立命少年胡人呼其妻出。其婦大哭。其夫
亦派下中使遣人押出殺之。置其首於庭。且戒少年曰。趙某父子。恐有後命。宜嚴防
擁言訖而去。二帝復拘於室。不知廢后之由。

或曰阿計替以傳聞。告二帝曰。官人知廢后之故乎。先是肅王女為金主妃。前年
已廢。被殺。汝有荆王女。亦與金主生子。幸為妃。今年立為后。因與金主爭。其語言不
遵。金主怒曰。休道我殺趙妃。今日須殺趙皇后。皇后泣而起。脫衣冠待罪之。聞又有
再拜。金主怒。廢殺之。緣此。凡在金國官吏家女子。盡賜死。故及前日少年胡人之婦
或曰。上皇因趙氏死。後拘囚益急。乃解衣絞索。掛梁上。欲自盡。少帝覺而救下。且泣
曰。豈可如此。實由不孝不德。致君父至此。監者知之。日以湯飲勸進。數日不能食。日
漸困。德少帝時。刺撫摩。勸慰室中。止可容一人。監者亦頻來勸勉。終不能食。病兩月
餘。日夕卧土室中。阿計替時以不雲木煎湯餽飲之。此間無藥。凡有疾者。煎此飲
即愈。其木狀如枯楊。莖於地中。掘取之。無茅葉。上皇飲之。稍安。又云。此木兼可占人

吉凶。初煎時。湯沸數十次。木上浮者。迷愈。沉下者。不疑。半浮半沉者。難愈。
或曰。天氣極寒。大雷雨雹。雹大者如雞卵。小者如彈丸。頃刻厚數寸。百鳥皆被打死。
是夕。阿計替得病。喉口昏憤。二帝憂之。亦以不雲木親自煎湯。見木浮於水面。旋
轉不止。帝手饋之。飲畢。汗出如雨。即日平安。

或曰。阿計替之婦產子。亦以是木煎湯飲之。飲亦平安。將所生子。用大索縛腰。掛梁
柱上。曰。去胎毒。少刻。先抱子飲羊乳。畢。乃飲母乳。經五七日。復以不雲木為末。作文
丸。狀如頂心。云去毒。並不爛。索也。

或曰。雪下。二帝伏處坑中。仍受寒疾。作心腹疼痛。不可忍。不飲食者數日。阿計替仍
用不雲木煎湯飲之。久漸痊可。

天會十六年。即紹興三年。癸丑。是歲。金主生日。不賜酒肉。傳聞金主有疾。又云。太子
繩果之子立矣。

或曰。阿計替謂二帝曰。今日寒食。節。北方例。祭先祖。燒紙錢。出道野外。水際。我為主
者。所戒。不敢放。你二人出外觀。是夜。城中大火。屋宇燒盡。死者六七千人。獲衛者
亦燒死。大半。阿計替在骨燒。髮俱焦。帝所居室。亦被燒燬。二帝見火勢。感大折

開窗戶得出。衣服皆焦。身體糜爛。急投池中。得免。二帝相謂曰。初見火起時。發願
在火中焚死。及火至室前。若有人扶掖。以出。投之池中者。是日。飲食俱無。後數日。方
定。主者一中年胡人。名瓜。政者亦被焚死。死者吳敏。不可逆。續有兵馬。云自西明州
來。知此處失火。特來撲救。乃採斫樹木。修葺屋宇。復置官廂。重設小室。以拘收二帝。
并搗糧食。至方始得食。阿計替被火燒損一臂。不能持物。少帝亦被焚燒二指。不能
屈伸。

或曰。大風。雷。不辨人物。天雨。揮。實。如。豈。大。者。滿。地。厚。數。寸。人。取。磨。而。食。之。大。火。之
後。賴。此。以。得。生。

或曰。云。是。十。月。朔。日。阿。計。替。曰。我。三。人。相。共。七。年。矣。何。時。入。燕。京。得。見。父。母。今。漸。天
寒。衣服。全。缺。又。經。大。火。之。後。如。之。奈。何。忽。聞。新。差。同。知。到。坐。於。庭。上。呼。阿。計。替。曰。金
國。皇。帝。教。你。監。守。趙。某。父。子。今。已。七。八。年。前。日。火。起。莫。是。有。人。生。事。如。此。然。好。公。事。
呼。左。右。鞭。胸。遂。將。阿。計。替。數。十。下。阿。計。替。喊。叫。不。已。乃。舍。之。自。後。阿。計。替。不。親。二
帝。對。之。常。有。怒。色。時。在。人。前。詬。責。二。帝。蓋。結。之。也。

或曰。同知命酒坐庭上。飲半。餘。有一奴自外。突入。斬同知之首。呼眾。人曰。我父名。遂
崇。邱。為。他。所。執。有。母。為。他。所。占。又。每。日。鞭。打。不。堪。其。辱。因。呼。其。母。出。復。持。刀。入。其。室。
殺。老。幼。二。十。餘。人。俄。有。甲。士。二。十。餘。自。外。來。執。奴。與。母。并。斬。之。而。去。其。中。一。人。云。我
等。因。趙。某。父。子。在。此。故。從。燕。京。數。千。里。淹。留。至。今。若。不。殺。他。後。必。有。害。我。等。亦。終。無
回。燕。京。之。日。不。如。乘。此。故。之。即。主。亦。不。罪。我。二。帝。在。室。中。聞。之。默。祝。曰。死。亦。無。恨。惟
速。為。幸。即。二。十。餘。人。正。欲。向。帝。室。中。一。人。止。之。曰。不。可。若。殺。之。我。等。不。得。歸。國。矣。
莫。若。分。十。餘。人。送。奴。首。至。西。明。州。則。可。以。歸。燕。京。也。眾。人。曰。善。於。是。數。人。乃。持。奴。首
并。同。知。首。即。往。西。明。去。次。日。有。番。奴。持。阿。計。替。衣。曰。昨。日。若。不。動。止。彼。二。人。皆。死。
矣。是。夕。阿。計。替。所。蓄。胡。婦。及。所。生。子。亦。俱。在。混。亂。中。為。人。所。殺。二。帝。緣。前。夕。驚。恐。神
情。頓。失。狀。類。瘋。癲。

或曰。秋。至。二。帝。與。阿。計。替。並。將。羊。毛。與。胡。婦。織。成。衣。以。禦。寒。二。帝。不。時。震。驚。失。措。或
高。聲。大。叫。人。來。害。吾。阿。計。替。時。以。不。雲。木。煎。湯。供。進。無。亦。不。親。來。視。帝。適。嫌。疑。也。是
歲。冬。亦。如。常。年。攝。地。震。以。居。或。日。止。一。食。或。三。日。兩。食。苦。楚。情。狀。不。忍。備。錄。也。

天會十七年。即紹興四年甲寅。或曰。金主生日。例得。些。少。酒。肉。不。數。日。有。番。人。數。輩
至。俱。身。穿。白。衣。曰。金。國。皇。帝。歸。天。矣。命。各。市。民。皆。以。白。布。纏。頭。亦。與。二。帝。白。布。二。段。

或曰。初。至。二。帝。與。阿。計。替。並。將。羊。毛。與。胡。婦。織。成。衣。以。禦。寒。二。帝。不。時。震。驚。失。措。或
高。聲。大。叫。人。來。害。吾。阿。計。替。時。以。不。雲。木。煎。湯。供。進。無。亦。不。親。來。視。帝。適。嫌。疑。也。是
歲。冬。亦。如。常。年。攝。地。震。以。居。或。日。止。一。食。或。三。日。兩。食。苦。楚。情。狀。不。忍。備。錄。也。

又聞二月十一日金主妻麗大太子之孫完顏重上金主曰至聖文武大德皇帝廟號太宗

或曰有人走報城下遠望見騎從擁一人來曰此完顏亮也良久入坐堂上使人引二帝詣責曰汝南國無道勞我師徒連年不怠快平盡江南州郡却來與你理會未晚令人仍引入室拘囚

或曰聞人云今日是十月初一日上皇泣謂少帝曰不見天寧節八載矣我不久要死不能復歸中原汝在壯年可勉強以祖宗之業父母之仇為念汝與九哥二人共之吉畢俱泣下不止竟夕不寐自此太上耳聾目瞶步履不前終日懼卧土墩上或曰甚矣先帝後雪積至數寸忽傳天使到五國城宣言曰北國皇帝已滅南宋立劉姓高皇帝南朝臣民俱被大軍趕逐入海阿計營曰南朝信滅矣二帝泣下移時相謂曰祖宗二百年統緒滅於吾父子為萬世遺恨之不若

天眷元年即紹興五年乙卯正月初間有百姓老幼數百人皆曰自燕京到此俱係有罪之人流徙到五國城來內中亦有善於經營者又傳言已獲康王囚在燕京板中吾等因議朝廷事非當誅幸遇皇子生得赦免死流徙至此亦有來二帝內室外

南地紀綱 二十五

貴且辭者所云如是二帝相謂曰前聞年號紹興字已不佳乃在口上果見滅亡二月或曰春雖漸深草木不甚繁茂有使者來呼二帝至庭下宣朝命曰新君即位二帝已滅南宋今百姓推戴劉豫為齊帝康王已捉在燕京趙某父子更移往西蜀從州即日發行次日出城時見百姓在關外野祭阿計營曰蜀從州此去又五百里路極險惡然有民居數千乃契丹之福州也緣金人破契丹日州人不肯歸順相持四年乃竭乃下故及此名是日約行六十里日既路已昏黑不辨東西有狐狸嗥叫

林鹿聞微風細雨不類人世隨行人皆怨著不已鬼魅縱橫終夕無寐天曉僅行有後驛費到乾糧眾人皆為水所傷口痛不能言路長久方勉二帝亦足痛難行且毒霧四塞不類常人往來路徑其中有人曾到過蜀從州者云此非正路又行三里奔入一大林穿小河涉水而過即得大路甚平曠地皆沙舉步如行泥淖中沙沒至

黑時同行者鞋履都失去帝足為瓦礫所傷血流指間為難難行憩息於石坡之上日已曠方早食行至晚止一二十里有隨行番奴心疾而死即被沙埋之如此數日

絕不見日色常若重霧籠罩有毒氣入口鼻中皆咳嗽出血或曰行路途見野雞二十餘飛鳴聲駭如有所事視之皆就地啄一死蛇已被啄碎

尚有存者猶長七八尺其首兩歧體青碧色而無鱗有項喉完蛇肉其鱗自相啄

或曰街衢間見數百番奴持兵刃擊大鼓牽二牛坐一男一女皆斷其首流血滿身云用此祭神眾人隨至宮庭下鳴金鼓舞刀劍器血羅列酋長拜跪言語不可辨少刻自牛背取其人下復碎其肉置坑中并殺一牛亦碎其肉並置坑中訖忽庭上梁

間發聲如雷見衣毛毳數小兒自梁循柱而下時弓矢飛笑鄰舞近視之皆三日持器自坑中取肉爭食頃刻盡其半食畢歌舞至二帝前拜伏於地眾人皆驚曰吾

祭神累世矣其威靈不可測今見二人乃拜伏不知何故二帝回身避之小兒乃起復升庭循柱入梁作聲始不見眾人分餘血肉咳之帝與阿計營問其詳眾曰此乃

蜀從州土神能為禍福每歲兩祭例因人牛喜則風雨應時怒則雷轟電擊殺人以石射人以箭貫人囓吸其血并嚼其肌今拜伏二人不知何也

或曰有人持食一器進曰此蜀從州所產禾稻也視之堅硬如麥嚼破之內有三仁

初食數日腹疼作瀉久而稍止然上皇食之手足軟弱不能行動土人云此極生於砂磧中苗若蘆葦高五七尺著中結穗一本可得二三谷外有異穀用木棒打開

取仁煮熟食之彼人呼為沒茄其地又有蒼鬱樹高三五丈葉如南方檉柳面紫葉背有四點黃色開碧花七八片結實如棗初生便可食其甘如蜜又有草狀如南方

藟彼人種之常生採以茹至夜無燭燈惟以州城北石坑中取水調之如油或乳沒

拓菟或用野草扎成火把以石坑水澆之點火明亮如燭冬月大雪瀟灑動經七八日不止人皆墮土穴中其他異事甚多不能悉記二帝在蜀從州八月太土病困

日甚六七日不言語並無藥物療治彼土病者但以茶醬木皮吹之便愈帝須以吹太上自此後問生瘡愈不能食漸大困或曰有樞密部大人至蜀從州市場其家有六七十人身穿此衣所易物皆不識其人飲羊血以為酒食生牛皮如嚼綿履居數日乃去土人亦自為異種云天眷三年即南宋紹興六年丙辰正月旦日其人亦相慶賀相見以手交換歌舞語笑為禮至元宵亦張燈皆石坑中所從沒菟藟也是日其地男女合婚各以高低色澤相尋者為配備男自負女而歸不煩父母媒妁引也

或曰早少帝自土坑出視太上則殘踏死矣號咷大哭阿計答曰可就此中掩
埋後具申文土人云此間無墓埋事凡死者必火燒其屍及半即棄之北石坑中
由是此水可以作燈也語未竟即有數人入室中以木棒共築太上而出少帝從之
北至石坑架屍於上用茶餅木焚之焦爛將半復以水滅之用大木貫其殘骨曳棄
坑中墜入坑底沈沒不見少帝止之不得乃跳號大慟亦欲跳入坑中眾人拉止之
曰昔年曾有活人躍入此水頓清不可作油爭共阻之少帝問土人今日是何日答
云天眷五年正月十八日也阿計答催迫回城自上皇死數月後或曰有文字至內
云移趙桓住源昌州帝聞之極慟阿計答曰且喜帝問其故曰此地至源昌州六百
里却是往南行去去燕京少近此乃北國皇帝知太上已死故移你入近地非惡意
也次日離筠從州望西南行是時隨行死亡者多僅存一十三人帝日夕跋涉太上
亡後舉目無親悲泣不止衣裳破敝乞丐不加幸所經之地平坦易行非昔之所由
之崎嶇險仄亦見野草間青白色成一朵者朝夕充飢皆隨帶乾糧
或日遇一河不甚廣闊從下流涉水而過從人及帝皆跣足行阿計答曰今近南稍
易行去燕京且是直路惟官人勉之帝曰千辛萬苦父母妻子俱死伶仃一身不死

三

何待倘北國皇帝恩造早賜葬我亦猶生年免得如此苦楚自東京至此地已間關
五六千里阿計答曰賴是小人隨行若他人則官人死久矣帝曰所最苦者上皇死
於非地體骨既被燒殘遺拋坑底人生未有之慘不幸於我得之阿計答曰莫思
也連路往來者皆是胡人塵
或曰登一小山坡南望塵埃蔽天帝曰我見此塵埃飛騰因先在雲州及五國
城經過兩三次驚惶也已而左右曰是昏獵驛是日天氣晴和將近四月間風清日
朗孤兒奔逸獨坡下大石死者三四頭從人爭取之敲火於石以野草草煨而食之又
行六七日名赤唱黎引至官廳立庭下視赤唱黎者衣紫袍年可三十餘左右侍御
二十餘人主者容色嬌好美如婦人謂帝曰汝是南朝少帝聞你父母俱亡北國皇
帝恩慈移你到此無須煩惱也命左右賜以五酒爵肉又命賞隨行人酒肉食訖亦
唱黎頓問帝曰汝年幾何頭髮已白帝曰某年三十六歲赤唱黎曰我北國當初只
是與契丹不足欲掃滅其國不敢入宋朝豈意汝國奸臣間諜兩國如此今北國主
是我孫兒我在北有兵數千鎮守此地恒安心無憂今左右引帝居一小室時時有
酒肉但飲食粗糲耳阿計答曰賴此地主者赤唱黎見官人數喜恐有別移徙近南

去若是源昌州便再住年餘也好

天眷四年即紹興七年丁巳十月初十日戌戌金主廢劉豫為大行皇帝傳送燕京因
於栢臺寺仍設劉瑋劉玘於相殿召天水郡侯於源昌州西南行二十日方抵鹿州
自鹿州由水路乘舟而南七八日抵壽州又行三日至易州所遇處皆荒榛曠野通
易州方輒平每州各有同知如府縣之狀有軍民市井至城郭中亦有遺帝衣服
飲食者所從行獲衛十三人首阿計答次莫搜麻次隨班起次舍篋子其餘人不能
詳紀自十一月二十九日離源昌州就道行五六十里宿野林中飲道傍水食則乾
糧是夕有月出於東方雖有微光不能遠照阿計答曰此月小盡二十九條晦日那
得有月光俄而月下又有一月始知非月是星二星相逐有紅光牽引長數十丈阿
計答曰此妖星也少頃火光燭天流於西北而滅有聲如雷此金主殺陳定二王之
應也
十二月朔行次遇雪平地數里有野鳥數百爭飛雪中皆如鴿狀其地有二凡林
在雪中羣鳥爭啄之狐肉既盡羣鳥悉化為獸走入雪中不復見其變未全者猶鼠
首鳥翼宛轉雪中從行一人曰此地有是物遇雪食死狐皆化鼠能穴地百丈

三

或曰野曠中見數狼於林下爭食一死狗怒天際落一大鷹虎首無牙長爪翅廣三
丈餘尾亦如虎兩足各拿一狼劈空而去目若兩燈炬從行中識者曰此名虎鷹不
止能捕狼牛馬獲皆能得擊而飛去也
或日行次帝足間出血不止疼痛難忍不能前行舍醫藥以刀割去帝足爛肉少許
曰若不去此必必潰隨此足益綠沙地中有毒虫故也
或日行次鹿水其水至深而碧色並無上下流源云自地中湧出亦有時而涸乃呼
舟而渡水中生紫色大如斗土人取食之亦有魚紫色二足如鳧鴨捕者以竿刺
得而生啗之岸邊生草如蒲黑色柔韌土人以之作布無異麻也
或日至壽州見同知自云本是大宋真定府人太觀時犯法逃入契丹契丹破獻財
於大金得官為壽州同知其副乃大金人見帝恩慈云自太觀至今將二十年已老
矣阿計答與之言語甚和愜願得供饋酒食是夕宿州官正廳中夜忽聞女子謳歌
之聲聽之乃東京人也所歌詞是柳耆卿小鎮西帝聞之謂阿計答曰正我事也禁
烟歸未得豈非先兆然此間乃有人會唱此詞雖腔調未純何由至此及曉同知出
阿計答詰其姓名曰姓斛律名旦并詢問夜間唱曲者答曰此金國所賜婢女聞是

東京百王宮和王之幼女今年十七歲甚婉麗昨夜唱畢亦謂我曰前面住宿官人好是吾家叔也吾語之便是你南朝官家此女聞言悲泣至今未止帝聞亦淚下左右促行遂去

或曰約離壽州百餘里遠聞望林中有烟起及聞鐘聲阿計替曰必佛寺也乃趨入門首二石金剛皆拱手而立入門有一胡僧出迎遂升堂視佛像皆鐵鑄無他供器但有石水盂石香爐而已僧問何人自何所來阿計替曰此乃南朝天子被執於此國今往燕京朝皇帝在此經過借寺歇足僧呼左右點茶一杯飲罷并過飲十三人時帝不飲茶者已十一年一洗覺四肢輕快如釋重負飲訖僧及左右收茶具趨堂後移時不出阿計替與帝亦趨堂後欲謝別惟寂然空室但於左偏小室中有石刻僧像并侍者審視之即通問設茶僧也眾共嗟異皆叩首揮淚而出仍真南歸有

或曰行至一村居民三百餘戶云係契丹天皇王之陵故民居稠密北望樹木繁鬱荒草蔓延有折墜燒燬廢房屋數間牛羊踐踏其中塚墓圯裂殘破帝視之因曰我祖宗陵廟俱在北方燕京離陽兩處未必如此較勝乃泣下曰吾父棄於水

香母埋於路傍吾妻掩以葦蓆人生至此物處不若我之此身不知何時死或曰行次見一土坑上有紫衣番人監督發掘云是契丹道宗之陵良久出其棺槨皆皆石製屍首亦腐爛止存骸骨紫衣者命取其中金玉刀劍寶物益奉金主命使發掘契丹諸陵取金玉也帝觀之泣然曰我之祖陵亦必如是大恸而行

或曰行次見途間一木高丈許葉葉相對而生花如蓋大黃色其實狀如木成色綠亦兩兩相對觸之似已成熟隨行人莫不列者取食之一噴齒落如屑舌黑如漆急吐之痛甚滿口成瘡經月不能飲食問傍近居民云名綠益能碎犀角象牙北方馬

或曰行至一聚落居民三五十家云是王昭君青塚有墓存焉碑碣斷缺不可識辨帝坐一樹下時時著書讀史隨行人俱困頓就陰歇息忽濃雲自東南大雨如注疾雷閃電帝與從人急趨民舍少刻一人震死於樹下正是帝前所坐處來書其背曰

或曰行遠一州郡問其名曰平州入其城甚雄壯居民繁庶市肆貿易加大都會阿

計替引帝入州治見同治記乃館於驛舍供具酒食是日乃七月七日城中婦女咸服遊街市官設酒食令百姓遊賞作樂酒肆飲宴亦有攜妓赴席者審視其如乃南朝人能吹橫笛亦有弓錢肉弓錢者時帝不得出驛舍阿計替與同行人在彼就飲前吹笛者為一老番婦驅至席前令吹詞子阿計替問你是何方人其女四顧曰我是南朝京師人我家非平常人乃是天子族女我亦嫁得欽德皇后族孫京師破被人掠賣到此吹笛乞食於酒肆間且泣且吹阿計替與之錢而去歸驛館送之於帝嗟嘆泣下

或曰至一處曰易州似平州而不及其盛其同知亦呼帝至庭下賜酒食止宿驛館其中有甲士三五十人中有貴在後作監軍城中所用錢半錫半鐵所食麥麵糶粟或日過一石寺見胡僧謂帝曰謹慎些禍在馬足之下帝亦不介意阿計替曰來日到燕京矣是夕宿京城外次日入燕京城路入見帝有嘆息者有淚下者

天會五年即宋紹興八年戊午或曰帝同契丹海濱侯耶律延禧共入一官府相謂曰趙公你從何處來帝曰自源昌州跨從州西五國城至此踰數千里父母俱亡妻又疫死苦楚備極海濱侯曰我與你相去不遠自海州州至此亦約五千餘

豐自向日在燕京相別今方再見殊堪幸甚萬死一生今日北國皇帝呼我二人到此未知何意坐久有內侍傳金主命曰耶律延禧趙趙並歸漢翼府此後兩人只拘囚於彼中未見金主早晚飲食不飽寢處亦有床榻

或曰延禧執帝手附耳密語帝拱手加額曰皇天皇帝復有人告帝與海濱侯同謀巨淵遂命二人分居帝出居安養寺僧空海濱侯不知所往帝幸每日與寺僧閑談道遠飲食亦寺僧供給

一日阿計替到寺見傍近無人密語帝曰聞南朝天子建都臨安劉豫乃金國所立今已殺之又近聞人言朝廷已與南朝和議矣故以黃河為界復還南朝三京及送官人歸國已差下伴送使人矣帝但拱手稱死罪無他語

或曰有中官到寺手持繡帶二段投帝曰皇帝賜汝帝拜授之又曰皇帝有旨戒寺僧勿令非常人與趙某言語自此半載三五月亦有文賜布帛之類天眷七年即南宋紹興十年庚申四月帝至燕京將二歲只在安養寺中拘禁容貌稍平復

夫人來此作妻。帝於中窺之。遂見韋夫人。同一番首偕行。車從中有人抱一小
孩。約三四歲。呼韋地阿母來。入禮拜佛像。周遊廟廡。久之方去。帝在寺中有年。見居
常節序。皆類東京。惟作佛事不同耳。其主僧云。陳留人。被刺於大觀間。後入契丹。契
丹破入京國路。適益天大王送入此寺。已五年矣。又云。常聞韋夫人說。亦詢問大
王動靜。帝曰。前日夫人到此寺。所將小子。是何人僧曰。夫人所生也。今五歲矣。
或曰。寺僧傳韋夫人語曰。今南北通好。以黃河為界。後送八哥。運江南矣。僧又云。前
日韋夫人聞知太上太后皇后。先後死亡。亦暗自垂淚。遺我金釵一隻。令作佛事。道
薦大王且安心。必有歸期。韋夫人已生二子。恐不得南歸矣。

天眷九年。即宋紹興十二年壬戌。六月初一日。寺僧入告帝曰。蓋天大王之韋夫人
已歸南國矣。以韋夫人乃康王親生母。四月間遣使來迎。今去已七日矣。帝曰。使
母子團圓。吾死亦無恨。我今在此。比筠州又是地獄天堂。自韋夫人南歸後。寺僧
希與帝語。而監視亦漸嚴謹矣。

天眷十年。宋紹興十三年癸亥。寺僧以他事。獲罪。皆賜死。毀其寺。移帶於燕京之北
賜宅以居。其實使人監守。固關。但有二胡婦。供飲食洗濯而已。

三十一

天眷十一年。宋紹興十四年甲子。帝復於所居宮隙中。見一貴人來。騎而來。有一
驕從。面甚熟識。但不憶為何人。自夜日日至門。久而與人稍熟矣。共朝言說。一日。驕
從者與監守人共語於門外。帝私於門內聽之。驕從者問此是何官。監守者曰。是
趙宋官家驕從。曰。父子乎。監守者曰。父死。惟一。驕從又問年若干。答曰。約四十餘
歲。驕從泣下不出聲。良久。貴人去。驕從亦去。帝於門內見其形。狀。猛。然。大。悟。曰。此。吾
子。也。當。初。出。京。不。相。隨。今。乃。流。落。為。賤。雖。然。亦。吾。之。幸。也。此。子。知。我。尚。存。但。恨
被。此。不。得。見。面。自。驕。從。者。絕。不。復。來。帝。屢。於。門。外。窺。城。終。不。復。至。帝。恨。恨。無。窮。焉。
天眷十二年。宋紹興十五年乙丑。七月。燕京大火。九日不滅。燒燬屋宇一空。死
者三千餘人。金主出京。避於寶實寺。去帝所居僅數百步。一日。帝立庭中。遙見金主
在閣上。眺望。帝急走入室。避之。俄有中使至。言皇帝賜茶葉等物。帝拜受。是夜。城中
火方熄。金主復入城。以失火及不救火罪。斬二百四十三人。
天眷十三年。宋紹興十六年丙寅。監守人作禍。殺之。金主命從帝於城中。東。獄。殿。觀
亦如安養寺。仍差人監守。不許出外。
天眷十四年。宋紹興十七年丁卯。金主滋虐不道。內。淫。其。女。外。及。命。婦。又。殺。害。諸。王。

有岐王亮。乃太祖內督打之孫。與金主為昆弟。其妻在燕京。素被金主召入內。由是
岐王與內外諸臣。密謀。有篡殺之意。

天眷十五年。宋紹興十八年戊辰。夏。金主又殺。王。等。十一人。及外族。女。夫。四。十。餘
人。政。事。悉。委。皇后之弟。順。國。將軍。劉。駕。成。及。內。侍。錢。鐵。立。將軍。王。正。當。等。

天眷十六年。宋紹興十九年己巳。九月。岐王與其黨。殺。其。主。完。顏。重。僭。號。於。燕。京。改
元。貞。元。元。年。是。歲。十。月。初。三。日。即。位。

貞元二年。宋紹興二十年庚午。完顏亮移帝於燕京。元帥府左廡中。拘禁如前。已
胡。要。殺。害。之。心。

貞元三年。宋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帝居左廡如前。

貞元四年。宋紹興二十二年壬申。完顏亮下令。修。治。甲。兵。有。南。侵。之。意。又。大。殺。其。宗
室。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皆。絕
又。大。殺。宋。遺。宗。室。之。其。國。內。者。於是。趙。氏。耶。律。氏。子。男。被。害。者。百。三。十。餘。人。亮。母。乃
契。丹。主。耶。律。延。禧。之。姑。為。完。顏。亮。之。妻。徒。單。氏。每。見。亮。好。戲。又。欲。僭。位。用。兵。有。南
侵。之。意。必。成。之。日。勿。事。兵。甲。汝。行。殺。戮。而。得。天。下。若。又。以。不。道。治。之。亦。將。有。似。你。之

三十二

臣。起。而。殺。汝。亮。大。怒。叱。其。母。曰。婦。人。何。得。干。預。政。事。令。左。右。搜。去。鴆。殺。之。亮。有。同。母
妹。二。人。元。旦。入。賀。亮。情。命。欲。淫。之。二。妹。走。訴。其。兄。平。王。孚。孚。怒。曰。此。子。不。道。如。此。何
以。若。臨。天。下。未。日。入。內。切。責。之。亮。伴。恭。敬。作。禮。曰。亮。不。道。之。事。非。兄。莫。能。直。之。拜。而
言。曰。敢。不。後。改。乃。呼。酒。共。飲。辭。甚。遜。讓。酒。醉。將。凡。手。刃。之。

貞元五年。宋紹興二十三年癸酉。亮遣使殺其故主完顏重之子。伏。仗。因。提。兵。至。石
樓。關。遣。郭。押。奴。架。而。殺。之。自。後。無。復。顧。忌。又。無。敢。諫。之。人。遂。一。意。訓。練。兵。甲。欲。謀。南
征。矣。

貞元六年。宋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因。謀。人。來。報。南。宋。秦。丞相。死。遂。遣。使。勞。午。謀。求。諸
貴。欲。借。以。啟。釁。與。師。也。亮。又。旦。夕。酣。飲。宣。淫。無。敢。妄。發。者。

貞元七年。宋紹興二十五年乙亥。是歲七月。金主改元。正。隆。

正隆二年。宋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帝居如前。

正隆三年。宋紹興二十七年丁丑。帝居如前。金人屢使。那。納。亦。敗。去。

正隆四年。宋紹興二十八年戊寅。金國大敗。夏兵。傳。其。將。李。守。澄。兵。至。靈。州。城。下。夏
主。惶。懼。歸。命。

正隆五年宋紹興二十九年己卯金主命帝出左廡院令人與之習擊鞠
正隆六年宋紹興三十年庚辰春金主亮開宴宴諸王及海濱伊耶律延禧天水郡
侯趙桓完顏重之子林酒酣前擊毬首射殺延禧次及桓與俱死於鞠場敵箭
馬足之下乘風野水中先是帝將到燕京時所遇石寺明僧之語至是方驗帝年六
十歲次日亮語左右曰吾即位以來取祖宗不能混一尤所忘者先兩降王今害已
斷夏人歸命江南一隅取之易如反掌是歲遂引兵南

阿計替本末

金阜昌七年阿計替手持所記上呈少帝鄭朱二后生死諸事實錄授予曰較之益
予與阿計替相識也阿計替嘗曰我本河北魏州民靖康中賊將攻城守臣王若思
授降我時為州介吏虜將鐵力滅城入城王若思與之相見拜跪坐廳上鐵力滅
視我笑曰此人貌類吾兄阿計替我必重之乃以卮酒賜我飲命我從行經月餘
至河北征戰我嘗隨之一日賊感詣幹離不營議事我奮服結束從行幹離不見我
曰阿計替何得尚在我但唯唯唯曰非真阿計替我偶相似耳實爾人也幹離不
亦喜我使人訓我以書語謂燥燥曰只呼他阿計替待我照管他一日幹離不飲次

阿計替本末

曰阿計替休去他帳中只在我帳中自此只在幹離不下手執刀劍弓矢侍左右幹
離不惜我謹慎每以密事告我靖康元年我已往幹離不帳下二年歲二月中隨幹
離不圍汴京之安上門幹離不部將錢斯可紅殺敗郭京刀砍郭京左臂落地可紅
離兵迫薄城下高舉早旗指揮人渡濠時安上門之西有別將廉斯亦者領一軍曰
赤伏軍連早旗於洞子上為城上人所得殺其人而手執早旗高聲呼曰殺了番人
也他處望見早旗登城不謂是宋人呼捷誤認是番人已登城遂爭相奔濠番人見
守城軍亂乘勢上城東京之陷笑談間事耳次日幹離不入城住瑞相寺命阿計
替領軍人打擄凡得財帛千計女子十四人內城尚閑而虜已登于城駐軍矣又明
日子城聞幹離不入子城住阿育王法堂粘罕日夕使人會計打擄取財金寶婦女
一日幹離不坐在法堂上有執女子三人至者曰與大王奉侍幹離不先曾在此郭
作辱者王故呼大王也阿計替在傍觀之三女皆絕色顏汗不能言問其實曰我荆
王女也長日檀檀次曰修修次曰縵縵今日胡人入荆王府取金寶將我父母都殺
殺止留我三人幹離不呼其子尚享電曰此三人與你為奴婢尚享電使人引三女
去是夕聞俱被淫辱一日又有人扶美女至幹離不曰若皇族女付與尚享電若百

姓女即付與左右親從者幹離不年已六十餘性猶諸蕃尚享電有弟陸駕說尚幼
每見女子必向幹離不求之幹離不未嘗肯語許又向尚享電求之尚享電亦不許
一日尚享電大醉使人殺之盡奪其諸女之美者自東京出奔投外氏粘罕之長
子去幹離不自此後乃不令人擄掠女子所服事左右兩人皆麗色亦逐之去後反
為他軍所獲尚享電遣下婦女猶有二十餘人幹離不悉分與左右親從阿計替亦
分得一媵究其本末云是京師珠子舖王員外女十九歲嫁與廣慶周家為媳城破
後全家離散一番人將我獻與元帥賜與尚享電尚享電飲酒斗餘喉肉五七十斷
醉後必御如既而為其弟所殺塵婦人皆害我我有一妹尤同在尚享電所以後被
陸駕說劫去其後三月間車駕出城幹離不謂阿計替曰我前日與元帥說了教你
隨南朝官家前去燕京朝皇帝次日幹離不將阿計替引見粘罕視粘罕之面赤色
如裏大耳蝦身目射赤光矚視有感謂阿計替曰你是鐵力滅之兄乎曰是今著
你押送趙氏父子并其二妻往燕京在路小心因遣人令趙千戶同去至中途遇騎
兵護衛二帝者遙運同行至燕京又移安靜軍雲州五國城西江州筠從州源昌州
等處往來六七千里又從少帝復自源昌州回燕京幾十年周旋每語予曰二帝后

阿計替本末

跟涉長途非我保護早已死亡又曰我本宋人感南朝累世恩德雖外示拘連實時
刻留心守衛戒約餘人今到冀州乃將向來所記事跡付予曰萬一此書達之江南
中原可復禮俗可降予不忍沒阿計替之苦心故直書其事於前又志其本末於後不
計文詞之工拙覽者自恕之倘有有心之士能傳至江南庶幾阿計替之忠肝義膽
不終埋沒也今兩朝以黃河為界有張氏者南歸予乃手錄其實跡以予之令帶之
南流其遺詔稿即焚之若欲知阿計替之真姓名則現任滑州宣德使朱德成是也

原註

此蘇州衛世職清河氏所載四十年前即聞其有是書曾轉托其親戚求借一觀新
而不與數年前其人已物故二子俱不能讀父之書成疾成部者與實於此書難
於零星抄本中幸而得存隨以善價買之即手錄是冊又自念我子孫亦清河氏二
子之流亞也詎可兀而救之哉但有好古之士願借觀者藥免煩費二編惟勿沉匿
遺失及污累損壞以辜我公諸同好之微志是囑 壬午七夕前三日端端老人誌
乾隆六年歲次辛酉桂月上浣安溪戴泳公純氏手抄

高爐紀聞終



遼史紀事本末

遼史紀事

本末

大錯題

遼史紀事

中華民國十一年
上海校經山房
成記書局發行

遼史紀事本末凡例

江 西 峽 江 訓 導 洋 鄉 李 有 棠 編 纂

一紀事本末一體肇自有宋袁氏機仲實為紀傳編年之亞嗣後沿作者多歷史俱備惟遼金尚覺闕如查遼史原太簡略良由俗少記載雖太宗會同初詔編始祖奇善汗事迹所載甚寡歷朝向置史官僅修日曆迨興宗時因耶律孟簡言命編赫嚕烏哲休格二傳進始置局編修時則耶律古裕耶律庶成蕭罕嘉努實任其事嘗上實錄二十卷道宗大安中復進七史臣帝實錄至天祚帝乾統三年詔耶律儼纂修諸帝實錄共七十卷始得勒為成書金代熙宗章宗兩次續修遼史逮黨懷英致仕陳大任續成之元宰相托克托等奉詔纂輯均本儼大任二書但記載簡略參之五代與宋金諸史及各傳記間多抵牾爰不揣譎陋謹編遼史紀事本末一書區別條流各從其類均以正史為主間與他史及各傳記事有異同詞有詳略兼做裴世期補注三國志胡身之注通鑑列小注雙行分載每條之下名曰攷異以便觀覽而資實證

一通鑑之例諸帝即位後皆書上間有書帝者又有甫即位而書其諡號者此沿舊史傳寫未及改正今紀遼各帝事惟太祖仍舊餘皆即位後書帝至崩則某宗某帝隨事書之以歸畫一將相以下皆書其官連事類記者或但書其名省文無義例也綱目於列朝臣工其間號官爵諡之具否用筆謹嚴茲於遼諸臣因事則書不具職義不主獲賤也

一通鑑彙正史之紀傳會而成書綱目則取法春秋其所謂綱者大節筆削紀傳之書法其目則傳志中語也通鑑因事著之而綱目並見然其編年之例甚嚴而攷異一書辨年月之攷辨尤為詳核綱目以書法為主於其事之不甚相達者多彙著之目中中間繫以先是至是初字尋字之類其又遠者則遞著其年月而統繫之一綱下故其書法嚴而年月稍寬矣今撰遼史紀事本末主於記事彙叙多倣綱目而年月之或舛附見之攷異中又通鑑之例也

一遼史本紀多據實錄列傳間採家傳所記攻取戰伐及聘問諸事或有近者差數十日遠者差至數月大抵皆以本國之月日為主奏報不時間由傳聞之誤至兵事勝敗彼此歧異今為參互攷訂亦附之攷異中以紀實也

一遼史於征戰諸事間稱大軍多由本國史臣之自尊其君或稱遼師遼兵遼軍者則係後世史臣追叙之詞然作本國之史紀本國之事尚稱為遼似乎未安今一槩改為國兵至大軍則惟中國得稱之遼本偏閭之國未便僭也又遼史於行軍概曰征討亦宜稍示區別茲於屬國部族書征書討與中國交綏曰侵曰攻曰擊至石晉則或稱伐蓋彼係遼國所立而復背盟構怨則咎由自取似不能一例論也

一契丹國志諸書。多本裨官野史。即如所紀承天后臨朝。隆運擅辟陽之寵。遼史不書。但於其寵眷非常。恩賜稠疊。則備載之。亦為尊者諱之意也。至齊天后善琵琶。元妃誣其與樂工通。高僧事略。乃信為實事。懿德后好音樂。為叛婢單登所告。實由伊遜姦謀。而王鼎焚椒錄。且載其懷古諸詩。此豈足備正史之採擇。今均於攷異中辨明之。

一劉宋稱臣。即為藩屬。其與周宋交綏。遼每出師。援應史紀戰事。語其寔。今撰紀事本末。蒐採群書。附見之攷異中。以昭詳核。

一北宋和戰。最為大局所關。遼史紀載。語歸簡易。其他或見之列傳中。今撰紀事本末。博采各書。攷證同異。即如楊太尉陳家谷。殉難大節。凜然而色。珍傳有口稱死罪之語。殊失之誣。其失援被陷。罪在王洗。而潘美不得辭。其咎。史未詳載。況重熙增幣。富鄭公力爭。獻納二字。史云。文書稱貢。究非紀實。至蕭禧爭河東地界。宋用王介甫言。失地七百里。史亦未書。今皆參攷互稽。附載之攷異中。以擴聞見。

一宋金圖燕信使往來。為謀甚久。史但於天祚帝保大四年。載歸地塞盟之語。至魏王之立。天祚紀謂為蕭幹。而紀北遼事。又以為和勃博。無怪續綱目於稱奚帝。分為二人。李處溫援立魏王。自為宰相。嗣懼禍通宋。天祚紀所書甚明。而於北遼紀。又謂宰相李純。潛納宋兵。彼此歧異。今撰紀事本末。於宋金之交。備載原委。請給之。即和勃博。謹遵通鑑輯覽。詳為辨證。若李處溫之與李純。是否一人。均附載攷異中。以昭徵信。

一遼國之郡邑。沿革山川。分隸以及關隘堡鎮之建置。地里志所未詳者。今皆博采諸史及方輿紀要諸書。逐一分注。以清眉目。而臣工之名。字里居。亦為參考詳載。而於一人數名。及數人同名者。縷晰條分。以資攷證。至通鑑綱目及各史傳所載遼國地名人名。音譯互歧。間有訛謬。惟

國朝重訂遼史。悉遵國語。解用三合音改正。而御批通鑑輯覽。亦命將滿洲蒙古文字。互為參攷。詳加譯改。最為明晰。今謹遵新譯。仍注舊花。某字於其下。以便省覽。

一史家之例。叙而不斷。惟直書其事。而得失勸懲寓焉。若必欲臧否而短長之。非史事也。史評自有專書。四庫書別為一類。班范論次。皆入贊中。通鑑諸論。繫之本事。下間採他人評論。參之虛實。知幾史通。謂史論之煩。始於司馬。後世作者。本無疑義。輒設論以裁之。豈知史書之大體。裁削之指歸。者哉。今撰紀事本末。詳為叙次。不參以歸簡潔。一史記漢書。皆有後序。自明其著書之義例。溫公通鑑無序。以宋神宗御製序為前也。其釋例。凡三十六事。見西漢書提要中。

錢大昕答馮集梧書。謂古來紀傳編年之書。祇有本人自序。未有他人代為之序者。蓋史以寓褒貶。其用意所在。惟著書人。可以自言之。雖各種紀事本末。俱載他人代作之序。究非古也。惟高士奇。有凡例四則。觀劉知幾謂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今撰紀事本末。不列序而立例。亦猶行古之道耳。

遼史紀事本末目錄

卷一

太祖肇興

卷二

埒克等之叛 察克事附

卷三

東丹建國

卷四

赫魯佐命 蕭達魯等附

卷五

韓延徽輔政 韓知古等附

卷六

西北部族屬國叛服

卷七

征撫高麗

卷八

舒嚕太后稱制

卷九

太宗嗣立

卷十

太宗克唐

卷十一

石晉背盟

卷十二

趙德鈞父子搆亂

卷十三

魯呼爭立 喜隱事附

卷十四

世宗之立

卷十五

蕭翰謀逆

卷十六

烏哲定變

卷十七

劉漢之臣

卷十八

穆宗之暴

卷十九

宋初和戰

卷二十

承天太后攝政

卷二十一

耶律隆運柄用

卷二十二

乙卯己酉...

遼史卷首

目錄

一

色珍戰績

卷二十三

休格將略

卷二十四

澶淵之盟

卷二十五

西夏封貢

卷二十六

齊天蕭后之誣法天后事附

卷二十七

渤海廷琳之叛高永昌附

卷二十八

重元父子之亂叛黨附 蕭阿拉等附

卷二十九

重熙增幣之議

卷三十

昭懷太子之誣

卷三十一

耶律伊遜之姦姦黨附

卷三十二

金人兵起

卷三十三

入作播遷

卷三十四

蕭奉先悞國塔刺台附

卷三十五

耶律伊都之叛

卷三十六

北遼魏王之變雅里附

卷三十七

李處温父子稔禍

卷三十八

奚酋僭號

卷三十九

張設歸宋

卷四十

西遼達實之立

太祖肇興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正月遼太祖自稱天皇帝太祖之先出自炎帝考異宇文周書稱遼為炎帝後而耶律世為森濟原
 國有葛烏菟者世雄朔陞號東胡漢時為冒頓汗所滅保鮮卑山稱鮮卑氏魏青龍中部長軻比能為幽州刺史王雄所害散
 徙潢水之南潢水在克什克騰界蒙古錫林河之西源也見祖禹方輿紀要及黃龍之北晉時普回子莫玘自陰山南徙始居
 遼西方輿紀要云古遼州縣置於遼東末錫林河之北九世為慕容晃所滅復竄松漠之間元魏時始號契丹有奇善汗
 原可汗者生都庵山其八子後分為八部營衛志云北魏時契丹原在松漠間後徙居潢水之南
 于又云今永州木葉山有始祖奇善汗廟在營衛志云北魏時契丹原在松漠間後徙居潢水之南
 伏佛郁作具伏郁匹黎爾吐六于作此六手世表錫萬丹作欣服萬丹佛頁作伏弗郁錫琳作日速又謂若奇善汗
 和拉汗贊云可知者自奇善汗始所載各異魏末美佛赫表作莫弗乾係一官世烏雲勿子畏高麗蟻侵逼帥眾萬餘口內
 太祖紀贊云可知者自奇善汗始所載各異魏末美佛赫表作莫弗乾係一官世烏雲勿子畏高麗蟻侵逼帥眾萬餘口內
 附居白狼水東考異隋書北齊時嘗犯塞軍敗復為突厥所逼附高麗隋開皇間欽塞內附部落漸眾依赫辰原臣水營衛志
 西正北而居地亘數百里分為十部十部史逸其名考異知經邦宏簡錄云與庫莫奚同類異種其居曰景羅箇沒里乃鮮卑
 二百里冠唐武德初其君達呼爾氏原女子大賀氏考異王爾東都事畧云契丹之先賀正也世表未載阻冷陁山福餘衛境漢水
 事指異龍以自固臣於突厥為俟斤其帥孫敖曹等嘗來朝貞觀中和卓文有作每和卓世表此處漢源統字下珠奇據原來歸置
 元州以珠奇為刺史酋長庫克原作薩哥考異北舉部內屬置松漠都督府拜都督封無極男賜姓李仍分為八部考異營衛
 宗以德濟部為峭落赤斤二部原作薩哥考異北舉部內屬置松漠都督府拜都督封無極男賜姓李仍分為八部考異營衛
 圖勒丹州富部為峭落赤斤二部原作薩哥考異北舉部內屬置松漠都督府拜都督封無極男賜姓李仍分為八部考異營衛
 札勒丹州富部為峭落赤斤二部原作薩哥考異北舉部內屬置松漠都督府拜都督封無極男賜姓李仍分為八部考異營衛
 志而歐陽修五代史云四部威利頗厚二納古濟河作納尾云始六內會別統此唐初八部並約地至約氏獨活則一營衛
 載爾至太伊斯活云三舍云四部威利頗厚二納古濟河作納尾云始六內會別統此唐初八部並約地至約氏獨活則一營衛
 總管阿寶達原作阿寶達極窟出沙磧道擒松漠都督鄂博盧唐部天不固強吳顯慶中以辱和卓為刺史庫克死與奚叛行軍
 刺史者考異庫克孫馬州刺史馮智直州刺史孫新唐書作孫殺趙文相以叛武后遣曹仁師等伐之屢
 敗唐兵嗣盡忠死萬榮復熾尋為張九節所殺達呼爾氏微別部長果珍尋滅弟失活歸唐拜都督封松漠郡

木葉山在焉其北樓志未載見此庭雜記均未載九月討黑車子室韋唐盧龍節度使即幽州節度使劉仁恭壽州樂

至武州後詳太祖謀知之伏勁兵桃山下遣室韋人摩哩原詐稱其酋長所遣約霸兵會平原既至四面伏發擒霸其眾

乘勝大討室韋明年秋七月唐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平黃巢亂封晉王使來乞盟冬十月會克用於雲州方輿紀要云唐為大

同府南六十里懷仁縣唐雲仁縣地遠置因名約為兄弟宴酣克用借兵以報劉仁恭木瓜澗之役許之遂進兵擊仁恭拔數

州徙其民而歸中進擊劉仁恭拔數州期共擊梁許之或勸克用於會拘之不允嗣阿保機知之乃背盟更附梁克用恨之紀

載各殊通鑑目録明年春二月復擊仁恭還擊山北奚破之汴州方輿紀要云古豫州境唐號汴州亦曰宋州武梁為西

係於梁開平元年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朱全忠名父誠生三子全忠居季今遣人浮海奉書幣來聘轉軸材太祖難之都沁曰梁

名求材實現吾輕重宜答曰材之所生必深山窮谷有神司十一月遣兵討奚雷諸部及東北女直之未附者悉破降之十二

月哈陶津汗殂遺命禪位於帝赫魯等勸進太祖三讓從之遂於明年春正月設壇即立改元恭所異史云遙輦次立為劉仁

眾得安巴堅代之然則立由公議非遺命又謂安巴堅既立值中國多故漢人歸者眾告以中國之主無代立者因立九年更

不求代諸部責之乃請自為一部帥種落居古漢城梁河上築城種田以計誘入部未言道命及誘殺之并為一部與唐書契丹

事通鑑輯覽云漢城在炭山東南梁河上魏魏滑蓋縣本漢縣故城在今熱河西南炭山在今宣化府獨石口外二月征黑

車子室韋降其八部夏四月唐朱全忠廢其主尋弒之而自立國號梁遣使來告異史云梁王即位四月條傳聞之誤濟陰

王梁蓋為哀帝後唐明宗追謚為昭宣光烈皇帝秋七月幽州通鑑輯覽云唐開元三年置幽州劉守光兄守奇率眾來降置之平盧城時守光囚其

父仁恭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喜攻大安山虜仁恭囚之別室弟守奇奔河東未言降契丹且作弟更異冬十月討黑車

子室韋破之是年尊母蕭氏為皇太后立皇后蕭氏北宰相蕭寔喇南宰相耶律烏魯斯六院額爾奇木巴古濟後率

羣臣上尊號曰天皇帝后曰地皇后夏五月遣皇弟薩喇喇皇族表赫魯子表無名撒刺者

二年春正月河東李克用卒子存勗嗣遣使弔慰克用長子即後夏五月遣皇弟薩喇喇皇族表赫魯子表無名撒刺者

綏蘭原作率懶太祖即位為特里家或音近致訛位討烏丸黑車子室韋冬十月建明王樓築長城於鎮東海口遣兵取托歡吐渾叛金壽著鑑目錄

減沙陀然後封冊紀未載共三年春二月梁遣郎公遠來聘考異通鑑梁開平元年五月契丹遣使來通好帝遣大府少卿高順報之二年五月契

而史未書但書郎公遠是梁之專使非報使也修史者求冊命帝復遣司農卿渾特賜以手詔是契丹聘梁二年連有兩使

使於解里貢細馬貂裘男口一名蘇女一名書契丹遣使者來二月五月兩書遣使於是年二月書契丹貢良馬五月之

后貢朝霞飾前國王欽德及大臣皆有貢獻紀載各殊二月滄州里漢晉為渤海郡地即橫海軍節度使劉守文為弟守

遼史卷一

光所攻乞兵討之命皇弟錫里原素於神冊三年為特里察或先錫里額爾奇木蕭達魯率師會守文於北淖口進至橫海軍近淀一鼓破之守光潰去因名北淖口為會盟口明年守光敗於蘆水及玉田乃乞兵契丹四年秋七月以後兄蕭達魯為北府宰相為左僕射兼主諸國禮儀紀未載冬十月遣鷹軍討黑車子室韋破之

五年春正月親征西部奚阻險叛服不常數招諭弗聽是役所向輒下遂分兵討東部奚亦平之於是盡有奚舊之地考異志云太祖滅奚置奚王府分六部曰約囉曰伯特曰拔拉曰瑪辰曰綽囉曰托輝遂流六部奚設官主之曰大王方輿紀要云輿志水出冷陁山南下流入於潢河志云東胡別種曰雷唐時居鮮卑故地保據於此一名白雷尋內附以為居延州

東際海南暨白檀方輿紀要云白檀廢縣在東平府東安縣平街境及西北口邊外由薊州東至樂亭縣南入海經刻石紀功復略地薊州為尚武軍見方輿紀要夏五月皇弟

六年春二月親征劉守光於幽州夏四月梁王友珪弒父自立初封鄂王全忠子攷秋七月親征珠巴克降之俘獲數萬

七年春正月太祖師次赤水城方輿紀要云在西甯鎮西南吐谷渾所築弟埒克等乞降遣使撫諭三月次蘆水弟埒克等犯

九年春正月烏爾古部叛討平之夏六月幽州軍校齊行本率其族及其部曲男女三千人叛晉來降詔授檢校左僕射賜

神冊元年春二月太祖在龍化州群臣上尊號曰大聖大明天皇帝后曰應天大明地皇后大赦改元神冊時梁末帝名友貞

百僚進秩有差立子貝原為皇太子夏四月幽州節度使盧國用叛晉來降授留後秋七月親征突厥托歡克項小蕃

沙陀東姓朱和氏其後北徙遂為後唐今巴里坤西北路炭山北有大隋即故地諸部悉平之俘其酋長及戶萬千六百

均封貞明二年也考異綱目係於年十二月想據遺告之辭薛史不載三月以赫魯為阿勒達爾

初王貞明二年也建元事至太宗方紀天顯之名疑當時未得其傳故也

均封貞明二年也建元事至太宗方紀天顯之名疑當時未得其傳故也

初王貞明二年也建元事至太宗方紀天顯之名疑當時未得其傳故也

均封貞明二年也建元事至太宗方紀天顯之名疑當時未得其傳故也

初王貞明二年也建元事至太宗方紀天顯之名疑當時未得其傳故也

均封貞明二年也建元事至太宗方紀天顯之名疑當時未得其傳故也

初王貞明二年也建元事至太宗方紀天顯之名疑當時未得其傳故也

均封貞明二年也建元事至太宗方紀天顯之名疑當時未得其傳故也

初王貞明二年也建元事至太宗方紀天顯之名疑當時未得其傳故也

均封貞明二年也建元事至太宗方紀天顯之名疑當時未得其傳故也

初王貞明二年也建元事至太宗方紀天顯之名疑當時未得其傳故也

均封貞明二年也建元事至太宗方紀天顯之名疑當時未得其傳故也

初王貞明二年也建元事至太宗方紀天顯之名疑當時未得其傳故也

均封貞明二年也建元事至太宗方紀天顯之名疑當時未得其傳故也

禮尸於市餘伏誅紀未書且文 六月遣鷹軍擊西南諸部以所獲賜貧民 十一月命皇次子耀庫濟原作為大元帥略地

二年春正月耀庫濟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温本傳字文美虛龍人任仁恭為周德威倫授平州刺史二年來降從征渤海為漢

張崇二月幸平州改為虛龍軍置節度使考異歐史云契丹以虛龍節度使居平州歲引契丹入寇殺掠吏民虛龍

用疑即國用也 三月次箭筈山考詳卷八討叛奚呼遜原作胡胡遜係一人獲之置奚托輝原作隋隋係一部聖宗也按文進字大

庫濟攻幽州迪里原作迭烈字裕勒沁 徇山西地所至城堡皆下太祖嘉其功賜省其厚耀庫濟軍幽州東與晉節度使符存

審改姓李字德詳 戰敗之擒其將裴信父子遂抵鎮州拔曲陽在定州西六十里 下北平 是年晉王存勗稱皇帝國號唐 五月

師還賞賚有差秋七月前北府宰相蕭阿古齊徇地燕趙王郁從攻下磁密務 冬十月唐兵滅梁攻異通鑑輯覽云契丹入

之後契丹主率兵直抵涿州時幽州安次路三河漁陽懷柔密 雲等縣皆陷十二月進攻嵐州此後侵晉無虛月紀均未載

三年春正月遣兵略地燕南夏六月詔曰上天降監惠及永民聖主明王萬載一遇朕既上承天命下統群生每有征行皆奉

天意是以憐謀在己取舍如神國令既行人情大附舛訛歸正遐邇無愆可謂大含溟海安納泰山矣自我國之經營為群方

之父母憲章斯在元嗣何憂升降有期去來在我良善聖會自有契於天人眾國群生豈可化其凡骨三月之後歲在丙戌時

值初秋必有歸處然未終兩事豈負親誠日月非遙戒嚴是速聞者驚懼莫識其意於是親征托歡黨項准布等部命太子監

國耀庫濟從行攷異耶律都沁傳時將伐渤海諫曰陛下先事渤海則西秋七月哈刺原刺等擊索歡納原素 山東部族破

之八月次古單于國登阿勒坦音德爾典壓得斯 山九月次古回鶻城勒石紀功遣騎攻準布南府宰相蘇都字伊房太祖弟 等

略地西南未幾獻俘丁巳鑿金河水取烏山石蟹致潢河木葉山以示山川朝海宗歡之意是月破呼穆蘇原母思 山諸蕃部

次伊德實原作業 山以赤牛白馬祭天地兵衛志云凡舉兵命臣僚以青牛白馬祭哈天 冬十月軍於巴爾斯原母思 山遣兵

踰流沙拔浮圖城盡取西鄙諸部十一月獲甘州回鶻都督必里克原母思 因遣使諭其主烏穆珠干原母思 軍抵巴克實

原作山攷異歐史云契丹患女真勃海在其後欲擊勃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問使者再至獨於明已配

國寶引高祖契丹遊至劉李河瓊先至南岸以長牙援出之獲免所載互異薛史云二年五月幽州與戰不勝契丹去晉高祖

遣兵擊遠東命充鉞及盧文進擄平營等州擾燕地師攻渤海無功還紀均未載

四年春二月耀庫濟略黨項未幾獻俘蕭阿古齊略燕趙還進牙旗兵仗三月太祖饗軍於水精山南攻小蕃下之皇后皇太

九月記事本末

遼史卷一

太祖即位之五年夏五月皇弟埒克原作刺葛字特爾格原作迭刺字伊德實原作寅底石字安圖原作安端謀反安圖妻訥默庫原作姑知之以告得實太祖不忍加誅乃與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為誓赦其罪出埒克為德埒克原作額爾奇木原作封訥默庫為晉國夫人

六年秋七月太祖親征珠巴克原作木降之命弟埒克分兵攻平州冬十月埒克克平州還復與安圖等反太祖還次北阿魯阿魯山間叛兵阻道引軍南趨十七樂翼日次七渡河諸弟各遣人謝罪仍許以自新致異耶律古傳嘗從太祖畧地山右會古與否曰無喜曰吾無患矣越召古議古陳殄滅之策後皆如言紀未載

七年春正月太祖軍次赤水城弟埒克等乞降遂乘赭白馬肅侍衛以受之埒克等引退數遣使撫諭之三月次蘆水弟特爾格圖為奚王與安圖擁千餘騎至給稱入覲太祖怒曰爾曹始謀逆亂朕特怒之使改過自新尚爾反覆將不利於朕遂拘之以所部分隸諸軍而埒克引其眾至伊蘇濟勒原作淀具天子旗鼓將自立宣簡太后陰遣人諭去會瑪古納古爾

乃陽言車駕且至取潰北走太祖以兵追之埒克遣伊德實徑趨行宮焚輜重廬帳縱兵大掠舒魯原作救之僅得天子旗鼓而已其黨珊蘇庫原作復劫西樓焚明王樓太祖至土河林馬休兵若不為意諸將請急追之太祖曰俟其遠遁人各懷土懷土既切其心必離引軍乘之破之必矣盡以所俘獲分賞將士夏四月北追埒克次穆魯

彌聞諸弟面木葉山射鬼箭厭禳乃執叛人嘉哩原作向彼亦以其法厭之至達掄原作淀選輕騎追及布札爾原作河盡獲其黨輜重牲口先遣兵伏其前路命北宰相達魯原作里古為先鋒進擊之埒克等眾潰至柴河伏發合擊大敗走之其黨庫克濟原作摩多原作皆面縛請罪師次昭圖原作大雨暴漲五月遣北宰相迪董原作特爾其字耳率驍騎先渡遂擒埒克等於榆河前北宰相蕭寶噲原作伊德實自到不殊致異五代史補編云洩里原作阿成埒克等至行在太祖還至大

嶺時軍久出輜重不相屬士卒者馬駒為食孳畜道斃者什七八物價十倍資械委棄狼籍數百里因更埒克名巴爾原作月次狼河獲逆党伊埒穆爾原作里彌里生種之銅河南軌下放所俘還多為裕庫埒原作里所掠遣兵馳擊奪還之庚子次阿敦

灤以養子納喇蘇原作附諸弟叛以鬼箭射殺之其餘党六千各以輕重論刑以額爾奇木納爾理原作里家誘諸弟為亂不忍顯儻命自投崖而死納爾理名布達原作肅祖曾孫太祖之叔父點而辨險佞者多附之其子達勒達原作里亦從死

命為裕悅乃自將代西南諸部與埒克作亂北走至榆河為追兵所獲與此合惟傳作繼死稍異秋八月幸龍眉宮轅逆黨二十九人以其妻女賜有功將校所掠珍寶悉還主亡其本物者命責償其家不能償者賜以其部曲伊實原作乙室府人達

耶律瑋都一作耶律等作亂遂弒之及太后因僭號為哲以兵圍行宮察克並弒皇后倉皇出陣敗績知事不齊與林牙耶律迪里謀出降穆宗因遣迪里一作迪里討之凡傳云原作敵獵字烏納原其力也後未顯用居常快卒以謀立隆穆宗用其計誘執殺之諸子皆伏誅攻異宏蕭錄云察亦名麻答性酷虐太祖見其目若風駭面有反相謂近侍曰朕若獨居勿令入門後作亂夜聞上國知汝傲恨然以國屬使在左右若長惡不悛自取亦族禍察克被殺忍行不義人孰肯從地日直官國爵按隆穆宗察克之救安圖通謀罪放歸田里其党皆誅死志異蕭塔刺嚙傳字陶晒六院部人執肯從地日直官國爵按隆穆宗察克之瑋都為皮室詳衆均與蕭翰謀逆釋不誅瑋格後請帝博欲因進酒弒帝覺之不果被囚一日召瑋格鎖項以博帝問汝實反耶瑋白臣有反心必生千頂疽死實之烏哲固爭命按問具服詔免死流於烏爾古部果以生千頂疽死瑋都復預察克之謀凌遲死異母弟二人科科里原作化希斯亦以謀反誅致異蕭翰傳察克亂作其党和蘭郭勒齊與善使人召之幹曰又耶律哈里傳察克之叛其母達魯與馬道人召哈里拒之亂平達魯以子故獲免哈里傳察克傳均未載方使傳魏璠善卜察克謀逆問之璠始卜謂曰大王之數得一日矣宜慎之及亂果敗察克傳均未載

東丹建國

太祖神冊元年春三月立子貝原作倍為皇太子貝一名突欲小字托雲致異通鑑輯覽云名托太子長子母曰舒嚕聰敏好學外寬內摯太祖嘗問祀神何先羣臣以佛對太子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宗宜先即立孔子廟詔太子春秋釋奠

四年冬十月命太子將先鋒進擊烏爾古部破之俘獲萬計自是舉部來附

五年秋九月命太子率兵畧地雲內

六年冬十二月太子率王郁畧地定州師還至順州幽州指揮使王千率眾來襲耶律圖魯卜原作哭射其馬躡擒之致異云六年命經畧燕地至定州太祖方與季存昂相拒雲碧店引兵馳赴擊走之方輿紀要云梁乾德初阿保機掠定州望都縣民因置望都縣即古海陽城在永平府南三十里又云梁末契丹以定州安喜縣俘戶置縣於連西城即漢令支故城曰安喜縣府治東所載較詳

天贊三年夏六月太祖征托歡原作譚項準布阻原作阻等部詔太子監國次子大元帥權庫濟原作從行

四年冬十二月太祖親征渤海皇后太子皆從

天顯元年春正月攻拔渤海扶餘城太祖欲括戶口太子諫曰今始得地而科民民必不堪若乘破竹勢徑造輝罕源泮城破之必矣從之是月丁丑克其城渤海大譴讓出降遂改渤海為東丹國輝罕為天福城冊太子為人皇王主之稱制行事建元

甘露仍賜天子旌旗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漢法歲貢布十五萬端馬千匹。太祖諭曰：此地瀕海，非可久居，留汝撫治，以見朕愛民之意。三月，幸天福城，駕將還，貝作歌以獻，陸辭。太祖曰：得汝治東土，吾復何憂？貝號泣而去。太祖尋班師，次扶餘城，遂崩。舒嘯后稱制，決軍國事。未幾，奉梓宮還，權庫濟討平諸州，奔赴行在。人皇王貝繼至。

二年，冬十二月，人皇王貝請立權庫濟為帝，后許之。先是，中子權厚濟一名德光，為后所鍾愛，自為大元帥，戰功屢著，威行萬里。至是，行至西樓，命與貝均乘馬立帳前，謂諸將曰：二子皆吾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諸將知后意，爭曰：願事元帥。后曰：眾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太宗時，貝亦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羣臣請於太后，而讓

位焉。致異契丹國志云：突厥德光諸部希其意，長今東丹王趙朝宜會后，欲以大元帥嗣位，迪里建言帝位不宜先，城長今東丹王趙朝宜立由是，許旨以黨附下獄，訊鞫加炮烙，不伏殺之籍，其家貝傳未載。四年，夏四月，人皇王貝來朝。秋八月，太宗幸人皇王第，冬十月，復幸其第。

五年，春二月，太宗與人皇王、朝太后、三月，人皇王獻白紵，宴其僚屬於便殿。夏四月，詔人皇王先赴祖陵，謁太祖廟。太宗與人皇王會，遣歸國。秋九月，遣錫里錦、雖布琳、蘇離撫慰之，詔置儀衛。冬十月，遣使賜之，昨尋遣人來獻玉笛。十一月，東丹國奏：人皇王浮海適唐時，太宗既立，見疑以東平為南京，徙貝居之，盡遷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貝既歸國，命王繼遠、撰建南京碑，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貝，貝因啟海上，使再至。貝謂左右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

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吾吳泰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攜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致異耶律伊濟傳：人皇王奔唐，伊濟鎮撫國人，一切如故，加守太博，遣中臺省左相當劾奏，左次相勸海蘇海而去。致異耶律伊濟傳：人皇王奔唐，伊濟鎮撫國人，一切如故，加守太博，遣中臺省左相當劾奏，左次相勸海蘇海而去。致異耶律伊濟傳：人皇王奔唐，伊濟鎮撫國人，一切如故，加守太博，遣中臺省左相當劾奏，左次相勸海蘇海而去。

六年，春三月，人皇王妃蕭氏率其國僚屬來見。七年，夏四月，唐遣使來聘，致人皇王貝書。八年，冬十一月，太皇太后崩，遣使告哀於唐。及人皇王貝書。九年，夏四月，唐李從珂以從珂為善子，初名阿三，後自焚死，稱廢帝。見歐史。薛史稱：木帝弒其主從厚，嗣源子初封宋王，後而自立。人皇王貝自唐上書請討之。

十一年，冬十一月，唐主從珂兵敗，遣人殺人皇王貝，遂自焚死。先是，貝越海，自登州，今升為府，奔唐。唐以天子儀衛迎貝，貝坐船殿，眾官陪列，上壽至，不見明宗。明宗妻以莊宗后夏氏，歐史云：明宗入洛，莊宗宮人數百，悉令歸，其骨肉惟夏氏封無。

所歸後以賜李贊華均不言其為莊宗后孫光憲北夢瑣言云莊宗嫡夫人韓淑妃伊德紀香末契丹入中原石氏乞降契丹
主大張宴席其國母后妃列坐同宴王端淑淑妃伊德紀居太原晉高祖反時為契丹所虜故紀未載
賜姓東丹名贊華復賜姓李改瑞州為懷化軍拜節度使兼瑞州等州軍於慎州兼領瑞州尋改昭化軍時州地早沒於契丹
蓋送領也觀察使時明宗長興元年也致契丹尋移鎮滑州遙領度州節度使貝雖在異國常思其親問安之使不絕
契丹國志云三年授義成節度使使朝士為僚屬輸之但懷海自奉不豫政事明宗嘉之宏簡韓云部曲五人皆賜姓名歐史
云賜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順義羅曰羅賓德易密曰易師仁蓋禮曰蓋來賓以為歸化歸德將軍即將又賜前所獲
服懷德造竭失說曰懷德有餘皆賜姓名所載較詳日當市書至萬卷藏於醫平閣絕頂之望海堂聖後世宗於此置州本
海顯德府地方輿紀要云山在廣甯西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焮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如射獵雪
五里巖洞泉壑種種奇勝號為北鎮
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致異詩史云長興二年二月李贊華獻契丹地圖歐史云笑故歸中國載書數千卷趙延壽每假其異
謂馬尚豐肥筆乏壯氣其確論歟陶穀清異錄然性殘酷嗜殺好飲人血婢妾微過常加剗夏氏懼求削髮為尼致異北夢
云東丹王買巧石數茶目為室青府所載較詳然性殘酷嗜殺好飲人血婢妾微過常加剗夏氏懼求削髮為尼致異北夢
殘求離婚歸河陽節度夏魯奇家今為尼也所載稍異至是從珂為敬塘所逼召貝欲與俱焚貝不從遣壯士李彥紳害之
時年三十八僧為收瘞之敬塘入洛喪服臨哭以王禮權厝後太宗改葬於醫巫閭山諡曰文武元皇王我異宏簡契丹國
者秦繼皇使李彥紳二人晉贈贊華燕王送喪歸其國後太宗破晉求得繼皇彥紳殺之以其家產賜其子元敬紳史云
命使憂沮涕泣妻張氏出全珠直數十萬使歸王左右果得歸升得厚賜奏進後世宗即位諡讓國皇帝廟號義
宗諡曰顯陵二后諡曰端順曰柔貞五子長世宗次隆科顯國字密遜原辛官武定軍節度使察克察源詐作亂手刃之改南京
留牙應歷中謀逆事覺按問不服穆宗曰朕為壽安王時卿數以此事說我今日豈有虛乎隆科不能對及餘黨盡服遂益於
汴州源州可西谷詔有司擇絕後之地以葬次舒桐原次隆先字團隱母大氏封平王留守東京薄賦省刑恤貧好薦士與耶
律實嚕室魯同討高麗有功師還卒葬道隱谷博學能詩有闡苑集行於世其子辰格陳樵坐事誅次道隱母高氏生於唐兵
亂僧匿養之還京封蜀王性沉靜有文武才留守南京號令嚴肅民獲安業改封荆王卒追封晉王

赫嚕佐命

太祖即位之元年春正月命赫嚕原作總軍國事赫嚕字現原作一字洪隱德呼原作部人祖實默克原作馬齒原作簡獻皇帝兄父
烏蘇原作思約尼原作筆時為本部額爾奇木原作赫嚕其長子也性質厚幼與太祖遊從父實嚕原作特奇之既長與太祖易
裘馬為好然赫嚕事之彌謹會實嚕為其子華格原作獨哥所弑太祖歸罪特依順為解自是赫嚕常佩刀侍從以備不虞無何其

父烏蘇病謂之曰安巴堅原作阿保機神畧天授汝率諸弟赤心事之及太祖視疾乃執其手曰爾命世奇才吾兒赫嚕者他日可委任吾已諭之矣太祖為塔瑪噶賽特原作徒馬參預部族事赫嚕招小黃室韋來附太祖知其賢軍國事非赫嚕議不行會

討裕爾庫原作越兀與烏爾古原作鳥古部赫嚕為前鋒戰有功太祖為德塔部額爾奇木將兵討奚部其酋珠爾原作畢險莫能下命赫嚕持一符往諭為所執因說之曰契丹與奚本一國漢人殺我祖奚首額爾奇木怨次骨日夜思報讎願力弱使我乞援傳

矢示信耳額爾奇木受命於天撫下以德故能有此眾今奚殺我違天背德不祥莫大焉且兵連禍結自此始豈爾國利乎珠爾悅乃降太祖為裕悅原作越秉國政欲命赫嚕代為額爾奇木辭從討黑車子室韋幽州劉仁恭遣其將趙霸來援赫嚕伏兵

桃山俟其半過與太祖合擊大破之室韋遂降太祖會克用於雲中赫嚕侍克用心壯之曰偉男子為誰太祖曰吾族赫嚕也

會約尼哈陶津汗原作德阻羣臣奉遺命請立太祖辭曰昔吾祖聶塔原作雅嘗以不當立而辭今若等復為是言何歟赫嚕進曰曩吾祖時遺命弗及符瑞未見特為國人所推戴耳今先君言猶在耳天人所與若合符契不可違也太祖曰遺命固然汝馬知天道赫嚕曰聞裕悅之生神光屬天異香盈幄夢受神誨龍錫金佩天道無私必應有德我國削弱齟齬於隣部日久

故生聖人興起之汗知天意故有是命且約尼九營棋布非無可立者臣民屬心裕悅天也天時人事幾不可失太祖猶未許是夜獨召赫嚕責之對曰在昔聶塔辭位而立蘇爾威原作阻為汗相傳十餘世紀綱墮壞委質他國若綴旒然興王之運實在今日太祖乃許之命赫嚕總軍國事焉始置行營腹心部選諸部豪健二千餘充以赫嚕及蕭達魯原作蕭總之時制度未講

用度未充扈從未備而諸弟塔克等往往觀非望故也

五年夏五月皇弟塔克等謀反命赫嚕總領軍事討平之拜德呼部額爾奇木時民更兵燹赫嚕撫輯有方畜牧益滋國益富

九年春正月烏爾古部叛赫嚕等討破之自是震懾不敢復叛

神冊元年春二月赫嚕等率百僚請上尊號三表乃允拜赫嚕為阿勒達爾原作阿魯裕悅時伐西南諸夷數為前鋒

二年春二月從侵幽州與唐節度使周德威戰汗州西敗之遂圍幽州太祖因暑班師留赫嚕與盧國用守之俄救兵至遂退

三年秋七月皇都工畢蓋羣臣以落成赫嚕邁疾卒年四十七既葬賜名其阡諱達原作答山曰裕悅峪詔立石紀功太祖流涕曰斯人若登三五載吾謀蔑不齊矣後太祖二十一功臣各有擬以赫嚕為心云清甯間命立祠上京子塔拉原作薩喇源原作俱不仕弟迪里原作觀原作字裕勒泥原在赫嚕卒為德呼部額爾奇木屢從征有功官終南京留守弟伊濟原作小字烏里原在

初為中臺省右次相以鎮撫有功加守太傅遷左相子和哩終東京留守

同時蕭達魯原字敵輩瀉欽皇后弟其母為德祖女弟達魯寬厚膂力絕人太祖潛藩日侍左右凡征討必與行陣既即

位與弟阿古齊原字阿耶律實嚙耶律赫嚙皆總宿衛達魯拜北府宰相世與其選及征奚與討劉守光達魯累地海濱

殺獲甚眾未幾塔克等作亂潰而北走率輕騎追之兼晝夜行至榆河敗其黨獲塔克以獻賞甚渥復討西南夷論功最神

册三年十二月卒達魯有膽畧臨陣親冒矢石所向必克在太祖功臣列喻以手云弟阿古齊字薩巴本驍勇善射臨敵敢

前每射甲楯輒洞貫太祖立總腹心部塔克叛瀉欽后軍黑山阻險自固太祖命阿古齊統兵往衛之逆黨不敢犯塔克北走

與達魯追擒於榆河從討西南夷有功又徇下山西諸郡縣敗周德威軍神册三年拜北府宰相世其職天贊初與王郁累地

燕趙破磁窑鎮太祖西征悉委以南面邊事攻勃海拔扶餘城敗老相兵三萬復與康默記討平叛黨會鴨渌府援兵七千至

勢甚張獨帥麾下擊敗之斬酋二千餘遂克輝發原回跋城以病卒功臣中喻為耳云子安團官右皮室詳衆詳衆耶律實納

軍威大振諸夷潰散實納齊奉詔撫輯之從討渤海破扶餘城與大元帥率眾夜圍輝發城大諲譔降依復叛命諸將分地攻

之詰旦感勵士卒鼓舞登陴敵震懼莫敢禦遂克之天顯中卒居佐命功臣之一姪隆科原姓顯德隆科字薩蘭原姓其母高

欽后姊從平塔克亂授右皮室詳衆典宿衛從侵燕趙與唐兵戰雲碧店被創卒佐命功臣其一也顯德字烏庫哩原姓天

顯初為左皮室詳衆典宿衛遷南院額爾奇木治有聲援石敬瑭降張敬達會同初為德呼部大王加採訪使卒官康默記

本名照少為荊州衙校太祖得之隸麾下一切蕃漢相涉事折衷悉合時諸部新附文法未備默記論決輕重不差毫釐人咸

謂不冤拜左尚書神册三年建皇都默記董役百日訖事五年為皇都伊勒希巴原姓從太祖師出居庸關將漢軍進逼長

蘆水寨俘馘甚眾及征渤海默記分兵薄東門先登克其城復與韓延徽下長嶺府軍還所下城邑復叛又與阿古齊討平之

太祖祖命營山陵畢卒為佐命功臣之一孫延壽官保大軍節度使高模翰原姓一名松渤海人有膂力善騎射好

殺兵太祖平渤海模翰避地高麗王妻以女因罪亡歸坐使酒殺人下獄太祖知其才賞之天顯十一年唐將張敬達等攻太

原石敬瑭告急命模翰等將兵赴援大破敬達軍太原圍解太宗賜以酒饌復戰又敗之敬達走保晋安寨尋為楊光遠殺之

以降諸州悉下太宗謂之曰朕自起兵百餘戰卿功第一雖古名將無以加乃授上將軍會同元年册禮成宴百官指模翰謂

曰此國之勇將朕統一天下斯人力也及晋背盟出師南侵模翰為統軍副使兼總左右威鷄子軍下關南城邑數十時楊軍

赴乾甯軍被圍。樸翰與趙延壽往援。俄有光自樸翰目中出。縈繞旗矛。敵欲如流星。久之。樸翰喜曰。此天贊之祥也。遂進兵。殺獲甚眾。以功加侍中。晉太傅。以麾下三百人。破晉杜重威軍十萬。殺其將梁漢璋。手詔褒美。比李陵。令守中渡寨。復敗晉兵。重威降。及入汴。加特進。封愬郡開國公。遷鎮中京。應歷。初。歷中臺省左相卒。

遼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韓延徽輔政

太祖神冊元年。春二月。太祖稱帝。以韓延徽守政事。令崇文館大學士。中外事悉令參決。延徽字藏明。幽州安次人。幼英敏。事劉仁恭為觀察度支使。後守光為帥。時與六鎮構怨。延徽力諫不聽。遣之來聘。不屈。太祖留之。使牧馬於野。舒嚕源後言於太祖。乃召與語。引為謀主。攻黨項。室韋諸部。其謀居多。因請樹城郭。分市里。以居漢人之降者。又為定匹偶。教墾藝。以生養之。由是逃亡者少。久之。思歸奔晉。已而與他將王緘不協。故異契丹國志及通鑑俱謂王緘與延徽不協及禍乃省。親幽州。匿故人王德明舍。德明問所適。曰。吾將復走。契丹德明不以為然。延徽曰。彼失我如失左右手。其見我必喜。既至。太祖問故對曰。忘親非孝。棄君非忠。臣雖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復來。太祖大喜。待之益厚。因賜名實喇。原作實喇。遼言復來也。嗣晉王使來。延徽寓書敕所以此去之意。且以老母為托。并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世兵不深入。延徽力也。

天贊四年。冬十二月。太祖征渤海。延徽從行。

天顯元年。春正月。渤海大諍讓乞降。復叛。韓延徽與諸將破其城。以功加左僕射。又與康默記攻長嶺府。拔之。師還。值太祖崩。哀動左右。太宗朝。封魯國公。從援石晉。得幽燕地。兼樞密使。同平章事。使晉還。改南京三司使。

世宗天祿三年。夏六月。河東使請行冊禮。帝召延徽定其制。延徽奏。一從太宗冊。晉帝禮從之。明年。春二月。建政事省。改延徽

南府宰相。設張理。具稱盡力。吏。穆宗應歷中。致仕。子德樞。鎮東平。詔許每歲東歸省。九年卒。贈尚書令。世為崇文令公。先是。延徽南奔。太祖夢白鶴自帳中出。北還。復夢入帳中。詰旦。謂侍臣曰。延徽來矣。已而果然。太祖初元。庶事草創。延徽為之。營都邑。

建宮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然。為佐命功臣之一。子德樞。由特進。太尉。授遼興節度使。威惠大行。入為南院宣徽使。同平章事。封趙國公。孫紹勳。仕至東京戶部使。會大延琳叛。被執不屈死。紹芳。重熙間。參知政事。兼侍中。以諫征元昊。出為廣德節度使。聞兵敗。嘔血卒。孫資讓。壽隆中。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鎮遼興。攷異宏簡錄資讓大安八年

同時有韓知古者。薊州玉田人也。善謀。有識量。幼為瀋欽后兄。欲穩所得。后來。嫁知古。從馬。久未得見。因其匡嗣。得親近太祖。

因問言之召見與語知其賢命參謀議神冊初遙授彰武節度使久之信任益篤總知漢兜司事兼主諸國禮儀時儀法疎闊
知古援據故典參酌國俗與漢儀雜就之使國人易知而行進左僕射與唐默記將漢軍征渤海有功遷中書令天顯中卒為
佐命功臣之一子匡嗣以善醫直長樂宮后視之猶子應歷十年為太祖廟詳察據景宗在藩邸與之善即位拜上京留守
封燕王改南京留守終西南招討使贈尚書令子德源官平章事節度使德讓即隆運德威剛介善馳射屢歷行陣任至開府
同平章事贈侍中子帕克戡賊詔終彰武節度使二孫色實據作官特哩家據作達嚕嚕官南府宰相封漢王德崇善
累官武定節度使子制心官南院大王封燕王贈政事令德凝仕至大同節度使子果桑郭三終天德節度使孫高嘉勢原高家
如終南院宣徽使果實原高十終遼興節度使致異宏簡解云務魯封階張礪磁州人仕唐為翰林學士從趙德鈞援張敬達
兵敗來降以翰林學士從德鈞為行營判官兵敗隨德鈞入契丹所載較詳王時太宗見其剛直有文彩授翰林學士臨事盡言
無所避益重之升承旨遷吏部尚書太宗崩殯在恒州蕭翰與滿達原答以兵圍其第數之汝何故言國人不可為節度使
人治之不可專用國人及左右近習尚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亦將失之不聽改右僕射兼同平章事致異歐史云德
及留我守汴汝獨以為不可又譖我與嘉哩解難好掠人財物子女今必殺汝趣令鎮之礪抗聲曰此國家大體安危所繫吾
實言之欲殺即殺何以鎮為滿達以礪大臣不可專殺救止之是夕礪患憤卒。

遼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西北部族屬國叛服

太祖即位之元年春正月黑車子室韋八部降冬十一月討黑車子室韋破之致異宋和曰室韋為契丹別種居東胡北邊蓋
七千里地分七部末白曰室韋別種為黑車子去漢界千餘里胡嶠原房記云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室
韋有三一室韋二黃頭室韋三獸室韋地多銅鐵金銀人工巧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九寒馬溺至地成水堆通盤輯覽云室
韋地在黑龍江西北所載較詳

二年夏五月命皇弟持里衣原作薩刺柝討烏九及黑車子室韋

三年冬十月遣虜軍討黑車子室韋破之西北烏梁海原表作溫娘改屬部族進牽車人

四年冬十月烏滿原馬山奚庫濟及札魯特原查超默特原德等部叛討平之

五年春正月太祖親征東西奚部平之於是盡有奚雲之地五部咸入版圖致異唐書烏龍奚內附以其地為饒樂府而以

秋七月突厥來貢冬十一月布古德原鼻骨德致異天祥紀原鼻古德百官志來貢

五年夏六月德呼原部畢沅續通鑑德呼德今段達魯特係一也來貢秋七月烏爾古來貢

七年冬十一月遣使存問呼哩原國丁未準布貢海東青鵞

八年春正月命皇弟魯呼原率兵伐黨項克之尋遣使來貢夏六月阿爾斯蘭原阿回鶻來貢

十年夏四月吐谷渾酋長率眾內附方輿紀要云在陝西塞外古折支地鮮卑種也慕容廆庶兄吐谷渾唐初李靖討之其酋伏允走死自是始衰龍朔三年為吐蕃滅此蓋其遺裔也

十一年秋七月伊奇哩原于來貢

十二年冬十一月鐵驪來貢

會同元年春二月室韋進白鹿秋八月烏孫鞬鞬等皆來貢

三年秋八月準布及呼里原國來貢九月邊將奏破吐谷渾擒其長珠巴克三部人來貢

四年春正月納喇原威原二部伊實原室丕勒原圖吉原三部均來上黨項俘獲夏六月阿勒達原阿來貢冬

十一月吐谷渾請降撫諭之

五年夏六月蘇色原蘇人來貢冬十一月詔徵諸道兵遣將軍默赫特原伐黨項

六年夏六月美超原特部進白鹿

七年夏六月神穆哩原約囉原諸國來貢

穆宗應歷二年冬十月回鶻及哈噶斯原古堅原昆原史原契原丹原附錄原轄原憂原在原媼原厥原緯原之原西原來貢

十四年秋九月黃室韋原叛冬十二月庫克原克原齊原通原繼原作原楚原因原質原奏原與原黃原室原韋原戰原敗原之原降原其原眾原賜原詔原撫原諭原烏原爾原古原叛原掠原民原財原

畜詳表原僧原隱原與原戰原敗原績原僧原隱原及原伊原室原僧原隱原作原藏原隱原伊原實原作原女原實原等原死原之原

十五年春正月以樞密使伊勒希原通原繼原作原楚原因原質原奏原與原黃原室原韋原戰原敗原之原降原其原眾原賜原詔原撫原諭原烏原爾原古原叛原掠原民原財原

烏爾古部烏爾古額爾奇木子博勒岱原通原繼原作原楚原因原質原奏原與原黃原室原韋原戰原敗原之原降原其原眾原賜原詔原撫原諭原烏原爾原古原叛原掠原民原財原

降而復叛原繫原於原正原月原三月大黃室韋酋長伊聶濟原宗原紀原云原原原作原寅原尼原吉原係原一原人原穆原叛原亡原入原德原呼原夏原四月小黃室韋原叛原掠原民原財原

繫於三月較本紀內先一月今從本紀伊勒希等擊之為所敗詔以托里原通原繼原作原楚原因原質原奏原與原黃原室原韋原戰原敗原之原降原其原眾原賜原詔原撫原諭原烏原爾原古原叛原掠原民原財原

續通鑑作尼古代為監軍率輕騎進討仍遣使持詔撫諭六月德昭來降及異畢沅續通鑑云主遣尋支理論室韋不從仍命雅

擊之戰不利復遣林牙蕭幹往討察實尋與烏爾古戰大敗之計烏庫部稍異秋七月烏爾古至河德澤尋掠上京北榆林谷居民遣額爾奇木華喇圖里伊勒希巴察實

以辱之伊勒希巴古雲原獻烏爾古之俘常思

景宗保甯三年春二月右伊勒希巴希達原祖孫也按隆運休格色珍托果薩哈勒傳之奚底均係一人獻德昭俘詔賜有功將

五年春正月特里哀休格原伐黨項破之獻其俘越王必舒原必顯字珍徽復獻黨項俘獲之數夏五月女直國侵邊

殺都監達里塔原伊喇原鄂囉羅原驅掠邊民牛馬六月女直宰相及額爾奇木來朝

八年秋八月女直國侵貴德州東境九月東京統軍使察喇原詳家古原奏女直襲歸州五寨地罪忌云歸州觀察太祖

九年春正月女直國遣使來貢尋來請宰相額爾奇木之職以次授之冬十月耶律沙以黨項降酋克州原摩約原來

見賜官遣還

乾亨二年春三月西南招討副使耶律旺祿原太尉華格原遣人獻黨項俘

聖宗統和元年春正月耶律蘇色原詳家古原獻準布俘黨項十五部侵邊韓德威擊破之蘇色遣使來奏

項捷夏五月遣耶律普勞甯原以達巴原德昭二部兵助討西突厥諸部致異方與紀要云本突厥西部分時部長阿

黨項諸部降者甚眾下詔褒美六月黨項酋長執額爾奇木子烏延等乞內附詔撫納之仍令韓德威擊其未服者尋遣使來

獻俘冬十月蘇色奏德昭部及叛蕃來降悉復故地及異耶律托色傳原詔諭大破之紀表未載

二年春二月宣徽使蕭布琳原奏討女直捷夏四月同平章事耶律布琳原等獻征女直捷授布琳政事令都監蕭勤德

神武衛大將軍并賜金器秋八月女直宰相哈里原等八族內附致異聖宗紀云八月東京留守耶律穆齊奉女直

二月蘇色等討準布殺其酋長達爾罕原

三年秋九月女直宰相哲伯呼攷異屬國表云原作木里補聖來朝冬十一月東征女直都統蕭達林原作以行軍所經地里物產來上

四年春正月甲戌林牙耶律穆爾古原作謀魯姑一作唐魯姑攷異百官志作唐魯古係彰德軍節度使蕭達林上東征俘獲

賜詔獎諭丙子樞密使色珍原作林牙勤德等上討女直生口十餘萬馬二十餘萬及諸物壬午色珍等克女直軍還遣近侍

尼勒堅原作泥詔旌其功仍執手撫諭賜酒果勞之色珍等族帥尋來朝行飲至之禮賞賚有差冬十月黨項準布遣使來貢

六年秋七月遣韓德威討河湟諸蕃違命者八月西北路管押詳袞舒格原作連獻哲琳原作珠呼助野俘東路林牙蕭勤

德及統軍實呀原作石老以擊敗女直兵獻俘女直宰相薩喇勒原作連來朝

七年春二月回鶻師子國方輿紀要云在天竺旁及阿思懶轄里國來貢是春于闐國兩次來貢方輿紀要云在京師西九千軌

西南界慈嶺與冬復遣張文寶進內丹書西羅門相連

八年夏四月女直國遣使來貢其宰相阿海尋來朝封順化王秋九月北女直國四部請內附

九年春正月女直國來貢二月進喚鹿人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是年十二月女直酋領野里堆上書於宋言契丹怒朝貢中國

出師其後遂歸於遼史未載

十二年秋八月詔皇太妃領西北路烏爾古兵撫定西邊以蕭達林原作提標以下全與前文之作聞監其軍事冬十二月

女直國以宋人由海道賂本國及說烏舍原作兀惹叛遣使來告

十三年秋七月烏舍原作烏昭度渤海雅爾不勒原作統等侵鐵驪遣奚王和碩魯原作和胡奴攷異畢沅續等討之冬

十月烏舍歸款攷異耶律幹拉傳字斯賓奚德呼部人是年秋為行軍兼監從和碩魯討烏舍烏哲圖數月至其城烏哲圖請

加平章事所載較詳畢沅續通鑑云是冬蕭桓德代富勒莫多部內附恒德還史未載

十四年春三月韓德威奏討黨項捷冬十月烏舍圖乞內附十二月蕭達林誘叛酋阿勒坦原作阿魯敦攷異畢等六十餘人

斬之封蘭陵郡王

十五年春正月河西黨項叛詔韓德威討破之癸未烏舍長武周來降三月皇太妃獻西邊捷攷異畢沅續通鑑云由是遼

虜事甚累疑後以罪夏五月德呼八部殺詳袞以叛蕭達林追擊敗之獲其部族之半是秋遣使奏討準布捷攷異畢沅續通

廢當時及其戰功耶律昭以事流西北部遠蕭達林下欲召用以疾辭上書言邊事從之卒能成

功自從諸蕃歲貢方物往來若一家因請建三城以絕邊患詔許之按遼蘭傳昭復自林牙表未載

九朝紀事本末

十一

十八年夏六月準布叛呼紐原展之弟特微布率眾來附呼紐無所歸遂降詔誅之

十九年春三月西南招討使秦靈項捷是秋復奏討吐谷渾捷八月達囉克原作達部來降

二十一年夏四月烏舍勃海鄂羅木原志云聖宗未故與里三部落為一乃與里之說另一部又謬伊呀圖里驚伊呀濟源詐越等五

部來貢六月準布德培哩原作威率諸部來降尋入朝

二十二年春三月罷諸蕃部賀千齡節及冬至重五進貢秋七月富珠哩原作蒲博和哩原作阿等部來貢九月女直國遣

使獻所獲烏哲圖妻子

二十三年夏四月靈項來侵六月達旦國九部來貢

二十四年夏六月沙州燉煌王曹壽遣使來進大食馬及美玉以對衣銀器等賜之州自後聖宗紀曹壽作曹順通鑑輯覽云

曹壽初殺其從父延律而代之通使契丹至真宗時死其子賢順遣使朝宋授歸義節度使所載甚詳方輿紀要云大食國

本波斯地東盡葱嶺西南際海地方萬餘里

二十五年秋九月西北招討使蕭托雲討準布破之

二十六年冬十二月蕭托雲奏討甘州回鶻降其王伊嚕勒原作伊嚕里故異托雲傳作伊蘭亦撫慰而還

二十八年夏五月蕭托雲伐甘州回鶻破肅州肅州今屬甘肅其民詔修托輝原作輝口故城在今肅州西北以實之

二十九年夏六月詔蕭托雲安撫西鄙置準布諸部節度使金知公主加平章事因公主殺入罷使相卒官詳察

開泰元年春正月哈斯罕原作哈大王呼勒希原作希來朝蕭托雲奏七部太師阿勒達原作阿因部民怨殺本部節度使巴

罕原作并屠其家以叛準布執阿勒達來獻而沿邊諸部皆叛及異托雲傳七月錫林太師阿勒達殺節度西奔鄂爾多城即

兵射命之明年華格來殺托雲誘諸部皆降單沉續通繼云時都監蕭孝穆進軍哈屯城準布結五羣牧使所載互異

都等謀中外相應孝穆悉誅之餘黨皆潰按孝穆傳札拉阿都作札拉圖孝穆以功遷九水諸部安撫使所載互異

二年春正月烏爾古德呼叛命右皮室詳家延壽討之是月達旦國兵圍鎮州方輿紀要云遠置一曰建安軍在臨潢西北

邊防城其相近者又有防維州軍堅守尋引去樞密使耶律華格原作化哥字宏隱以西北路夏平留兵戍鎮州赴行在尋復

奉命西討烏爾古德呼部悉復故疆秋七月西南招討使色珍奏靈項諸部叛者皆遁黃河北橫赧山其不叛者哈坦額勒

敏兩部因據其地今聞前後叛者多投西夏不納遣使就加撫諭不報帝怒欲伐之遂詔夏合擊仍命諸軍多市肥馬華格等

破準布酋長烏巴之眾烏巴尋入朝封為王故異華格傳時奉命經西境與邊將深入間蕃部逆命居伊濟水逐進兵敵

八年春正月黨項侵邊擊破之秋九月準布諸部長來降

興宗重熙六年秋八月北樞密院言伊呀濟族表作越棘其部

等五國酋帥以契丹一節度領之五國部一博和哩二富珠哩三鄂羅木四伊呀濟五伊呀濟冬十一月準布來貢明年

其酋長通特古斯原作也來朝厚加禮慰每入朝貢輒增其賜物遂成姑息諸夷論者議其過中表未載

九年冬十一月女直國侵邊發黃龍府路鐵驪軍拒之尋以所得女直戶置肅州北地志云肅州信陵軍隸

十年春二月詔博羅滿達勒原作滿部歸哈斯罕戶之沒入者使復業是冬以女直太師塔鴉克為哈斯罕部大王

十三年夏四月遣東京留守耶律浩善原作侯吧字托紐和黃龍府事耶律烏魯斯原作歐將兵攻博羅滿達勒部其界內海

蘭河戶尋來附詔撫之南院大王耶律果實原作高十奏黨項叛附西夏西南招討司奏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

五月羅漢努奏與黨項戰不利西南招討使蕭布達四捷軍詳表張佛努沒於陣尋贈布達平章事吳遣兵助叛黨屬國表未

十五年春二月博羅滿達勒海蘭河百八十戶來附秋七月女直部長札穆原作速母率眾來附加太師

十七年春二月振濟負穩原作瑞徹木衣原作德秋七月裕悅原作于瑪摩約原作梅手布格原作葛及伯哩原作婆八部原作

等內附八月遣殿前都點檢耶律義先等伐富珠哩原作于通原作里富努里原作里酉托多羅原作通陶原作得里原作及伯哩原作

十八年春正月耶律義先奏富珠哩之掠尋執其酋托多羅來獻手詔褒獎封武昌郡王宮使從征富珠哩托多羅因與義

先不協誣義先罪免官後為五國歸使幸論討之擒托多羅又擊滅部降其眾進

十九年夏四月博羅滿達勒部來貢

二十一年夏遣使詣五國及布古德部捕海東青鸞

道宗清寧八年夏五月武都溫原作吾特里家圖爾噶原作屯等乞歲貢馳馬許之

咸雍五年春正月準布塔里干叛詔晉王耶律仁先為西北招討使錫鷹紐印及劍諭以便宜從事仁先嚴斥振扼敵衝懷柔

服從庶事整飭進擊塔里干追殺八十餘里大軍繼至大敗之別部來救不敢戰而降未幾擒其酋長以獻北邊遂安冬十

一月五國博和哩部叛命右伊勒希巴蕭素竭字特默原作特免五部院人率兵討降之率其酋長來朝徙北院林牙改南院

副部署十二月五國酋長來降仍獻方物

六年春二月準布來朝貢方物夏四月西北招討司以所降酋長至行在冬十月復擒其酋長來獻

八年春二月以討北部功加詳察耶律超等並左監門衛將軍致異畢元續通鑑超作畢云命知北院大

九年秋七月八錫林石原德呼人殺其節度使以叛詔威烏爾古原部軍分兩道擊之時都監耶律都木達兵屯臚胸河

不戰德呼剽掠居民行軍都監蕭頁魯原院部人擊敗之盡獲其輜重又敗其酋長和卓兵斬數千級盡得所掠而還貢

魯值德呼準布相繼寇掠邊人疲弊援兵不時至而疆圍帖然皆其力擢東北路統軍都監

太康元年冬十月西北路叛命酋長希斯原塔丹原離塔原雙原古等來降致異耶律大慈努傳字糾堅王子班罷里古之後

十年春二月蒙古原遣使來聘三月遠蒙古遣使來聘夏四月女直國貢良馬及犬嗣後屢次來貢原中原西原北原諸部擾邊

太安二年夏六月準布酋長余古納及阿達原來朝詔燕國王延禧相結為友喇幹時為馬屋太保北都來侵擊破之遷統軍仍許便宜行事道宗紀及表均未載

五年夏五月以準布磨古斯為諸部長政務始息諸部漸至跋扈托下嘉含客尤甚邊防益廢至是復薦瑪古蘇卒啟邊患紀

八年冬十月準布磨古斯殺金吾特古斯原吐以叛時耶律和囉木薩噶原孟父房之後卒官兼侍知西北招討司事值邊

部額特格爾等來侵誘北準布酋豪磨古斯攻之俘獲甚眾以功加左僕射復討額特格爾原都原括原係原一原部原又原作原等原候擊磨古斯

北準布由是叛命坐削官遣奚六部圖哩原亦原作原秀原里原耶律果桑原郭原三原發原諸原部原兵原討原之進戰及骨月諸部復叛用兵無賞歲唯

九年春二月磨古斯來侵和囉木薩噶率兵追之還都監蕭章吉特原九原遇原賊原與戰不利二室韋伊喇原北原王原府原特原們原特原為

羣牧官分等軍多陷沒冬十月磨古斯僞降已而乘虛來襲耶律托卜嘉原不原也原死原之原托卜嘉為仁先子時代和囉木薩噶為

西北招討使磨古斯之為酋長托卜嘉所薦至是誘致之逆於鎮州西南沙蹟間不設備遂被害事聞贈侍中諡貞憫準布烏

古察原亦原作原烏古禮原叛原達原勒原達原博原索原摩原思原母原並原寇原倒原塌原嶺原命原行原軍原都原監原耶原律原辰原嘉原怒原奴原畢原沅原續原通原鑑原作原慎原家原努原字原編原辛

拉原之原裔原率原兵原往原援原統原軍原使原蕭原休原格原柁原詐原奏原討原準原布原等原部原捷原冬原十原一原月原特原默原等原奏原討原準原布原捷

十年春正月烏古察等來降達勒達博索摩二部來侵四捷軍都監特默死之二月西南招討司奏討博索摩捷巴雅爾布琳

九月明記事本末

遼史卷六

十三

特塔為禁軍都統尋奏討額特格爾捷

六年春正月額特格執磨古斯來獻詔磔於市本傳字伊實揚許國王伊德實六世孫以平寇功如守察哩破之秋七月額特格爾諸部寇西北路額特格擊敗之使來獻捷夏五月烏爾古部攻察

天祚帝乾統二年夏五月額特格復獻額特格爾等部捷特格爾率部來侵道拉逆擊奔數十里二年乘其無備以輕騎襲

之獲馬萬五千牛羊稱是紀未載六月準布入寇額特格等戰敗之

三年春正月女直曩蕭哈里原海作首來獻嗣後女直事均詳

天慶五年春二月饒州方輿紀要云在臨瀛西二百三十里唐貞觀中置松渤海古欲等反自稱大王以蕭色佛呼

等討之兵敗詔蕭托斯和蘇斡為都統往援復敗績夏六月招獲古欲等時古欲結構頭下城以叛有步騎三萬餘招之不

下托斯和帥兵往討擒其渠魁斬首數千級得所掠物悉還其主

六年秋七月烏爾古部叛遣耶律托卜嘉原不也招降之冬十一月東面行軍副統瑪格原馬哥及伊都原余攻哈斯罕敗績詔

削瑪格官

七年春正月孟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叛降女直

九年夏五月準布博斯齊原補等叛執招討使耶律幹里原幹里得及異畢不屈死之

保大二年夏四月沙漠以南部族皆降金帝遁額蘇倫原蘇倫秋七月烏爾古部節度使耶律唐古原唐古居四部族詳家之家

德呼部叛命皮室平之加太子太保九月都統瑪格討叛命德呼部克之是冬帝由薩里原攝闕出居四部族詳家之家

四年春正月帝北遁瑪克實原失來迎防衛盡禮至烏爾古德呼部封為神裕悅是歲帝出夾山趨山陰納圖魯原哭呂

不部人額爾克原額爾克之妻恩克原恩克以額爾克為本部節度使

五年春正月黨項小呼嚕原小呼嚕遣人請帝臨其地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徒步出走趨黨項徑以小呼嚕為西南招討使

二月帝至應州為金兵所獲

遼史紀事本末卷七

征無高麗

太祖即位之九年冬十月高麗遣使進寶劍高麗為古箕子始封地當唐季高氏政亂國危其臣王建以大族承其祚權知國

事據有三韓... 遼使來貢... 神冊三年... 天贊四年... 太宗天顯十二年... 會同二年... 聖宗統和元年... 三年秋七月... 十年冬十二月... 十一年春三月... 十二年春二月... 西夏李知... 十四年春三月... 外紀恐夏六月...

聖宗統和元年... 三年秋七月... 十年冬十二月... 十一年春三月... 十二年春二月... 西夏李知... 十四年春三月... 外紀恐夏六月...

聖宗統和元年... 三年秋七月... 十年冬十二月... 十一年春三月... 十二年春二月... 西夏李知... 十四年春三月... 外紀恐夏六月...

聖宗統和元年... 三年秋七月... 十年冬十二月... 十一年春三月... 十二年春二月... 西夏李知... 十四年春三月... 外紀恐夏六月...

聖宗統和元年... 三年秋七月... 十年冬十二月... 十一年春三月... 十二年春二月... 西夏李知... 十四年春三月... 外紀恐夏六月...

聖宗統和元年... 三年秋七月... 十年冬十二月... 十一年春三月... 十二年春二月... 西夏李知... 十四年春三月... 外紀恐夏六月...

聖宗統和元年... 三年秋七月... 十年冬十二月... 十一年春三月... 十二年春二月... 西夏李知... 十四年春三月... 外紀恐夏六月...

聖宗統和元年... 三年秋七月... 十年冬十二月... 十一年春三月... 十二年春二月... 西夏李知... 十四年春三月... 外紀恐夏六月...

聖宗統和元年... 三年秋七月... 十年冬十二月... 十一年春三月... 十二年春二月... 西夏李知... 十四年春三月... 外紀恐夏六月...

聖宗統和元年... 三年秋七月... 十年冬十二月... 十一年春三月... 十二年春二月... 西夏李知... 十四年春三月... 外紀恐夏六月...

聖宗統和元年... 三年秋七月... 十年冬十二月... 十一年春三月... 十二年春二月... 西夏李知... 十四年春三月... 外紀恐夏六月...

聖宗統和元年... 三年秋七月... 十年冬十二月... 十一年春三月... 十二年春二月... 西夏李知... 十四年春三月... 外紀恐夏六月...

馬都尉德德以兵討女直十二月祭日月為駙馬都尉蕭勤德新留公主表並無此名他駙馬都尉亦無名某德者以其時考之或即是恒德又統和十年恒德伐高麗本紀誤作恒德均係一人按恒德傳國舅少文房後巴雅爾之弟尚越國公王拜駙馬都尉遼南面林牙為東京留守冬十一月王治菟其姓誦遣王同穎來告十二月遣使往致祭詔其姓誦權知國事

十六年冬十一月遣使册誦為麗國王

二十年春二月高麗遣使來賀代宋捷秋七月夏遣使來獻本國地里圖故異畢沅續通鑑云明年高麗遣其戶部侍郎李巨來攻我求取無厭乞王帥屯境上為之牽制

優答據此則高麗復有通宋之事遼均未之知也

二十二年秋九月以南伐宋諭高麗

二十三年夏五月高麗遣使來賀與宋和

二十六年夏五月高麗進龍鬚草蓆及賀建中京成

二十七年冬十二月承天太后崩遣使告哀於高麗

二十八年春二月高麗遣魏守愚來祭尋遣使來會葬夏五月高麗西京留守康肇故異高麗史東國弒其主誦擅立誦元

兄詢故異宋史及文獻通考均作誦卒弟詢立學沉續通鑑云王治妃皇甫氏與外族金致均作康兆楊配遠地治菟誦誦

立詢忠順召康兆未至其父使趣行乃入廢王誦為讓國公尋弒之殺致秋八月聖宗欲發兵討高麗蕭迪里原作蕭烈字尼

楊迪里於黃州迎立詢是康肇之孫治皇甫妃且忠順召之也史均未載秋八月聖宗欲發兵討高麗蕭迪里原作蕭烈字尼

孫諫曰國家連年征討士卒抗敵况陛下在諒陰年穀不登瘡痍未復島夷小國勝之不武萬一失利恐貽後悔不如遣使

往問伏罪則已否則俟服除歲豐討之未晚不聽遂自將伐高麗詢上表乞罷師不許城於境上遵疑式於已遂舉兵奄全城

下焚湯宮室剽掠居民詢修居羅州以避之兵退乃遣使請和按聖宗伐冬十一月軍渡鴨綠江康兆拒戰敗之時石皮室

高麗實因康兆城逆至索還六城乃是後事長編摩合為一蓋傳聞之誤

詳叙原律律達魯原律達魯伊擊擒擊於桐州及副將李立故異達魯李立故異達魯李立故異達魯李立故異達魯

元蘊等軍望風潰會大軍至斬三萬餘級據此則擒擊非達魯一人之力而元蘊並未言被擒所戰等擊破三水營擒擊李

吳今從聖宗紀及高麗外紀鴻觀字巴爾諾延約尼森濟汗之後又方輿紀要銅州作銅州未知孰是追殺數十里獲所棄糧

餉鎧仗無算銅霍貴寧等州皆降王詢乞歸附羣臣請納之耶律揚珠字布爾積慶宮人官四番部詳表曰一戰而敗遽

求納款此詐其納之恐墮其奸計已而詢果遁清野無所獲險阻而曷攻之不下揚珠以計降之都統蕭巴雅爾原作追至

努克特原作奴北嶺遇敵率其從子惠力戰破之詢請朝許之禁軍士俘掠以馬保佑為開京留守旺巴原作王八故異畢沅

為副留守遣太子太師伊林原作伊將騎兵送赴京為守將卓思正所逐並殺使者韓吉遜原作韓吉遜原作韓吉遜原作韓

人政異畢沅續通鑑云先是詢遣中郎將智察文援西京而遠令盧頌劉經入西京諭降其守將已解附表蔡文至焚表殺頌

人政異畢沅續通鑑云先是詢遣中郎將智察文援西京而遠令盧頌劉經入西京諭降其守將已解附表蔡文至焚表殺頌

九朝新事本末

十一

直學士伊林進兵圍其城思正先遁遂駐蹕城西高麗禮部郎中渤海托實原作來降遣巴雅爾等攻開京遇高麗兵擊敗之
見本傳士伊林進兵圍其城思正先遁遂駐蹕城西高麗禮部郎中渤海托實原作來降遣巴雅爾等攻開京遇高麗兵擊敗之
博諾原作盜奴放異畢復破之於西嶺詢棄城遁去
云時智察文順等遁去通鑑輯覽云契丹遣康肇謀之王詢奔平安今朝鮮國平安道有平州所載較詳
及侍郎蔡忠順等遁去通鑑輯覽云契丹遣康肇謀之王詢奔平安今朝鮮國平安道有平州所載較詳
宮至清江還改契丹通鑑云七月契丹遣左司員外郎金延孫保秋李問候左司員外郎王佐選將作丞八月高麗史作十月
事李禮鈞右僕射王同穎如契丹請和十一月起居郎姜周載如契丹賀冬至與丹遣續通鑑將軍蕭疑如宋告觀征高麗作
均未載

二十九年春正月班師於二十八年後編所降諸城復判至貴德州南嶺谷
宗升為軍後更名今大雨連日馬駝皆疲甲仗多所遺棄天霽始渡鴨綠江詔罷諸軍以所獲頒賜臣工
據高麗外紀改正
乙亥契丹主愍東京城焚燒宮闈民居皆盡乙酉兵退此高麗人所自言雖條日小異而邊兵實以勝歸特歸途遇雨多所遺
棄耳今從

開泰元年夏四月高麗遣蔡忠順來乞和稱臣如舊詔王詢親朝秋八月王詢遣田拱之奉表稱病不能朝詔復取六州地
二年夏六月遣御史中丞耶律資忠門衛將軍耶律德用使高麗取六州舊地秋八月資忠使還冬十月張馬留獻女直人
知高麗事者帝召見與語復有東征意
初契丹以鴨綠江地與高麗界通龍龜郭等州凡六城至是復取之郭州今曰郭州府所載較詳

三年春二月復遣耶律資忠往高麗取地
守耶律托實者尚有東京留守善祥平章哈里哀云舊作團實又總東征兵等率兵討之造浮梁於鴨綠江城巨義定遠等州
改異方輿紀要云開泰三年契丹取保定二州仍置保州治里哀亦曰宣義軍即今安州也史未載單元續通鑑云是年十
二月王詢遣使告使尹証古及女真將軍二千餘人下凡七十八人以方物入貢於宋言契丹阻其道路久不得通請降尊號
正朔許之帝待証古甚厚通鑑輯覽云証古時官工部侍郎詔登
州置館於海次以待之按此時高麗乞和章事詳上京留守轉東京留守平即前諫發兵者續綱目云契丹遣迪里討高麗

四年夏四月遣使與女真通好
餘奴劫死者家作去年十月事高麗擊契丹大敗而還東京留守轉東京留守平即前諫發兵者續綱目云契丹遣迪里討高麗
不克圍與化鎮將軍高積餘趙七等擊命之又使龍州及通州紀載各異史未言兵敗
慎行又聖宗紀開泰七年十一月以劉晟為霸州節度使劉慎行為彰武為都統樞密使耶律世良副之殿前都點檢蕭烈
節度使按地理志與中府本霸州即彰武軍節度使劉慎行為彰武為都統樞密使耶律世良副之殿前都點檢蕭烈
效異高麗外紀作蕭實刺軍流為都監總兵伐高麗以晟先攜家至邊郡致緩師期追還之以世良猛烈進討
續通鑑作蕭庫理云舊作虛烈

效異高麗外紀作蕭實刺軍流為都監總兵伐高麗以晟先攜家至邊郡致緩師期追還之以世良猛烈進討
續通鑑作蕭庫理云舊作虛烈

通州高麗將鄭神勇引兵繞遼師陣後擊殺七百餘人神勇戰死進攻賓州不克而還高麗將高積餘追之敗死遼遂取定遠節度使后廢

五年春正月耶律世良與高麗戰於郭州西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盡獲其輜重師進次南海世良卒於軍

六年春二月詔詳察蕭厥烏克原注將本部兵東征高麗夏五月以樞密使蕭和卓原作合卓攻異畢沅續通鑑為都統漢人行宮都部署王繼忠副之殿前都點檢蕭屈烈為都監代世良往伐并賜劍符軍校尋攻高麗興化軍不克還師放異畢沅續通鑑云攻興化城

七年冬十月以東平郡王蕭巴雅爾原注聖宗紀云時官國舅平章事東國通鑑東為都統蕭屈烈副之東京留守耶律巴格

庫哩五院人為都監復伐高麗十二月與戰於茶陀二河之間改異畢沅續通鑑云時攻興化鎮高麗將姜隋贊姜民瞻先期設伏

右皮室二軍漂沒者甚眾詳察阿克達原注阿等皆死之改異畢沅續通鑑云時攻興化鎮高麗將姜隋贊姜民瞻先期設伏

二月師至茶陀二河之間耶律贊等追兵果達原注阿等皆死之改異畢沅續通鑑云時攻興化鎮高麗將姜隋贊姜民瞻先期設伏

自南來遊獵北指高麗乘勢攻之遼師大敗巴雅爾原注阿等皆死之改異畢沅續通鑑云時攻興化鎮高麗將姜隋贊姜民瞻先期設伏

字獨隱以右皮室詳察從伐高麗巴雅爾等失未歸原注阿等皆死之改異畢沅續通鑑云時攻興化鎮高麗將姜隋贊姜民瞻先期設伏

八年春三月詔數蕭巴雅爾罪釋之原注阿等皆死之改異畢沅續通鑑云時攻興化鎮高麗將姜隋贊姜民瞻先期設伏

轉為韓軍史巴格削使相降西北路都監原注阿等皆死之改異畢沅續通鑑云時攻興化鎮高麗將姜隋贊姜民瞻先期設伏

呂等率兵會討高麗冬十二月王詢遣使乞貢方物詔納之原注阿等皆死之改異畢沅續通鑑云時攻興化鎮高麗將姜隋贊姜民瞻先期設伏

九年夏五月耶律資忠還詢表請稱藩納貢歸所留王珠呼里原注阿等皆死之改異畢沅續通鑑云時攻興化鎮高麗將姜隋贊姜民瞻先期設伏

京副留守四年再使留弗遣著西亭集眷懷君親及還帝郊迎原注阿等皆死之改異畢沅續通鑑云時攻興化鎮高麗將姜隋贊姜民瞻先期設伏

出仲父房畢沅續通鑑云據聖宗紀只刺理與資忠分為二人按當時自資忠外不聞被留者資忠小字札刺是即只刺里使

高麗被留六年歸為林牙者是也詔遣使釋詢罪原注阿等皆死之改異畢沅續通鑑云時攻興化鎮高麗將姜隋贊姜民瞻先期設伏

史或書名或書字遂若兩人矣詔遣使釋詢罪原注阿等皆死之改異畢沅續通鑑云時攻興化鎮高麗將姜隋贊姜民瞻先期設伏

太平元年冬十一月高麗遣使來貢原注阿等皆死之改異畢沅續通鑑云時攻興化鎮高麗將姜隋贊姜民瞻先期設伏

二年冬十月高麗王詢薨其子欽遣使來報冊為國王自是朝貢不絕原注阿等皆死之改異畢沅續通鑑云時攻興化鎮高麗將姜隋贊姜民瞻先期設伏

興宗重熙十五年秋八月高麗王欽薨遣使來告原注阿等皆死之改異畢沅續通鑑云時攻興化鎮高麗將姜隋贊姜民瞻先期設伏

十九年夏六月高麗遣使來賀伐夏提原注阿等皆死之改異畢沅續通鑑云時攻興化鎮高麗將姜隋贊姜民瞻先期設伏

二十三年夏四月高麗王徽請官其子加檢校太尉原注阿等皆死之改異畢沅續通鑑云時攻興化鎮高麗將姜隋贊姜民瞻先期設伏

九朔記事本末

遼史卷七

十一

道宗咸雍七年冬十一月高麗遣使來貢放異畢沅續通鑑云是年五月高麗入貢於宋高麗為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四十三

謂可結以謀遣許之乃遣其侍郎金梯等入貢道宗登州自是朝貢相繼時熙寧四年通鑑輯覽云高麗使金梯等入貢事聞朝議

以王聞之通水燕談作金第此外尚有朴寅亮宋代天竹州人由登州入貢後請改由明州從之是為宋人謀遼之始

大康九年秋八月高麗王徽薨以其子勳權知國事冬十二月勳薨

大安元年冬十一月冊勳子連為高麗國王

十年夏六月高麗王運薨其子昱嗣遣使來告

壽隆元年冬十一月高麗王昱薨命其子顯權知國事昱於三年三月薨封顯為三韓國公致異畢沅續通鑑作顯云先是連欲

下莫非王土王臣天地之餘何必我疆我里又曰張汶陽之墓田撫按敬邑回長

沙之拙袖竹舞昌辰其參政朴寅亮之詞也主善之議通宗紀及外紀未載

天祚帝乾統五年冬十一月高麗王顯薨其子侯遣使來告致異方輿紀要云時契丹部酋六哥窺入高麗據江東城女貞阿

八年夏四月封侯為三韓國公贈顯為高麗國王致異東國通鑑云二月遣使崇祿卿張狹來命王洛起復清安節度使蕭良

天慶十年春二月遣使之兵於高麗金人責之兵不果來而遼亡矣

遼史紀事本末卷八

舒嚕太后稱制

太祖即位之元年春正月立皇后蕭氏奉臣上尊號曰地皇后后諱平小字月理朵致異通鑑輯亦曰舒嚕其先回鶻

人父曰巴噶穆爾原作婆姑梅里致異五代史補編任約尼為額珍尼郭齊喀原作阿娶伊勒都齊原作王女生后

於契丹右大部青牛姬有重誼曰青牛姬曾避路及迎后至遼土二河之間忽有女子乘青牛車倉卒不見史未載性簡重果

斷有雄略太祖行兵禦戎后嘗預謀太祖嘗渡磧擊董湏留后守其帳黃頭吳泊二室韋乘虛來襲后知勒兵以待奮擊大

破之名震諸夷母與姑拜之皆踞坐受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

二年春正月晉王季克用卒子存勗嗣欲結援以叔母事后幽州劉守光使韓延徽來不拜太祖怒留使牧馬后曰守節不屈

賢者也宜禮用之太祖召與語大悅卒引為謀主吳王季昇獻猛火油以水沃之愈熾太祖選三萬騎以攻幽州后曰豈有試

油而攻人國指帳前樹曰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耳吾以三千騎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

而歸我何必為此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士卒不解體乎收異宏齋錄載遼騎攻幽州但日豈有試擊而攻今國者并無試火油事

四年秋七月以後兄蕭達魯原作為北府宰相后族為相自此始

七年春三月皇弟塔克原作等反太祖以兵追之塔克遣其黨徑趨行宮焚廬帳后急遣舒古魯原作救之獲其所為天子

旗鼓而還

神冊二年春二月百僚上尊號曰應天大明地皇后立其長子貝原作為皇太子丹主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連

往則皆已物也不然為晉王所有矣后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無窮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于晉王用兵天下無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主不聽及敗勢却以歸后傳未載

天贊元年冬十一月太祖以後太子權庫濟原作為天下兵馬大元帥自是屢立戰功

四年春正月太祖以親征黨項捷報后及太子丁卯后遣康末怛問起居進御服酒膳夏四月后及太子迎謁太祖於札里河

冬十二月太祖親征渤海后及太子大元帥皆從行

天顯元年春正月太祖攻渤海平之改為東丹國以太子為人皇王置官屬守之秋七月師還次扶餘府太祖崩后稱制權決

軍國事即律部心傳后稱制感都心之誓曰鐵鎖朽當釋汝既而八月奉梓宮西還權庫濟討平諸州奔赴行在入皇王繼至

二年秋八月葬太祖於祖陵當葬時后欲身殉后官力諫因斷右腕納於柩改異宏簡錄云太祖崩后志召從行將帥等妻謂

日可往從先帝於地下左右有過者亦多殺於後中因事怒趙思溫使送木椁山不自行責之對曰觀莫如后因殺大將百餘人乃斷一晚納壙中而釋思溫不殺與史異按地理志云后於義節寺斷腕置太祖陵即寺建斷腕樓樹碑焉所載更詳冬十

一月太宗立尊后為應天皇太后三年改元秋八月太宗建太后誕聖碑於儀坤州地回目錄部落所居述律后生於此因建

為州治以其生日為水賓節

四年冬十月太宗以弟魯呼原作李胡帥師趣雲中討郡縣之未附者魯呼太后少子也

五年春正月皇弟魯呼拔襄州捷至因朝太后及魯呼師還冊為壽昌皇太子收異皇子表及魯呼傳均作皇太子較安

十一年冬十二月太宗以援晉大捷遣使馳報太后師還朝見進珍玩為壽

會同元年秋九月晉遣使來上皇太后尊號冬十一月太宗御開皇殿馮道章勳冊上尊號曰廣德至仁昭烈崇簡皇太后

五年夏六月太后不豫太宗馳入侍湯藥必親嘗仍告太祖廟幸菩薩堂飯僧五萬人至七月乃愈

六年冬十二月太宗如南京議伐晉命趙延壽等分道進諸軍繼之嗣是與晉構怨用兵不休二國俱困太后謂太宗曰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何故欲為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

及又曰漢兒何得一餉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其後香復來請和卑辭謝過太宗謂
使景延廣字航川桑維翰字國橋來議並割鎮定兩道則可和普人疑其語忿無和意乃止及太宗滅普歸崩於樂城
太宗滅普如故然後用一漢人為主太宗不可太后怒曰汝得中原不能自守後必有禍悔無及矣及喪歸太后不哭其尸曰待
我學人奮如故然後用一漢人為主太宗不可太后怒曰汝得中原不能自守後必有禍悔無及矣及喪歸太后不哭其尸曰待
起屋曰明殿置學士一掌書每國有大慶節諸將奉世宗即位於鎮陽太后屬意於少子魯呼聞之大怒遣兵迎擊大敗
學士以先君之命為書以賜國君曰克皇帝云云
太后親帥師遇於潢河之橫渡賴耶律烏哲屋質諫乃罷兵遷居於柞之沒打河改與歐史云蕭翰聞兀欲立追及之與述律
渡遂囚於後於樸馬山見胡僧臨虜記方輿紀要云樸馬山或云依皇太后出師坐是免官卒後傳在柞五應歷三年前附祖陵益
里與史異按耶律碩格傳世宗即位碩格奉太宗喪歸山或云依皇太后出師坐是免官卒後傳在柞五應歷三年前附祖陵益
貞烈後更淳欽母太祖即位始從唐制稱后本無姓氏以當慕漢高故舊史稱劉氏其後族乙室拔里亦作伊蘇巴里世為
事此蕭相國語解非太祖即位始從唐制稱后本無姓氏以當慕漢高故舊史稱劉氏其後族乙室拔里亦作伊蘇巴里世為
皆稱蕭蓋後人所造氏也蕭氏於遠最貴世與宰相選統一入汗賜外戚小漢姓名曰蕭翰故三姓皆為蕭姓
覽云契丹外戚其先曰二舒敏氏曰巴里曰伊蘇濟勒太宗入汗賜外戚小漢姓名曰蕭翰故三姓皆為蕭姓

太宗嗣立

太祖天贊元年冬十一月命皇次子輝庫濟原作在骨放異宋白曰本名耀渠芝為天下兵馬大元帥畧地剡北本諱德光字
德謹母舒嚕原作唐天復二年生時黑雲覆帳神光異常獵者獲白鹿白鷹人以為瑞室有聲如雷諸異時大光照及長
雄傑有大志貌嚴重而性寬仁軍國之事多所取決尤為舒嚕后所鍾愛至是始奉詔統軍得專征討焉有智勇服其諸部事

母述律甚謹后切愛之方輿紀要云德光生於龍化州東本東樓
地阿保機春月行帳多駐馬穆宗因建為降聖州統永安縣金廢

三年春正月大元帥兵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禪將張崇夏四月詔大元帥攻幽州軍城東晉節度使符存審出戰敗之擒其將

裴信父子數十人閏月抵鎮州拔曲陽下北平五月師還攻異綱目云唐莊宗同光元年閏四月契丹圍幽州存審傳時香與

救乃遣赴援卒擊契丹正天贊二年事未云存審兵敗從太河上欲發兵兵少欲勿救懼失之莊宗問諸將存審以為當

北平至易州易人來拒踰濠而陣李景章出降言城中人無志大元帥將收攻具圖魯卜諫曰我師遠來疲憊不可久留乃止軍

還太祖聞之賜奇優渥紀未載

三年夏六月太祖親征托歡原作澤黨項準布等部詔皇太子監國大元帥以兵從行遂破伊奇哩原作于諸部定河橋下

山西諸鎮取回鶻單于城踰流沙盡取西鄙各部東西萬里所向有功

四年春二月大元帥率兵略黨項款其俘改異圖魯卜傳時與大元帥為先鋒伐黨項有功太祖獨師水精冬十二月大元帥

征渤海圍扶餘府

天顯元年春正月大軍攻破扶餘城誅其守將大元帥兵進圍輝罕原作城大諍讓請降復叛圖魯卜先登攻克之改為東丹

國命皇太子為人皇王主之班師夏五月南海定理二府復叛大元帥討平之興殿聖班師已下州即往復叛從大元帥女

破之紀秋七月鐵州刺史衛鈞反大元帥兵攻之拔其城是月大軍次扶餘府太祖崩舒嚕后稱制大元帥討平諸州奔赴

行在人皇王繼至九月太祖梓宮至皇都權殯於西城西北冬十月盧龍軍節度使盧國用叛奔唐節度使盧國志云盧龍

唐遣人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而文進所部華人皆思歸乃帥其眾十萬歸唐綱目及通鑑同史作國用使盧文進守平州

月詔賜文進及將吏四百人鞍馬錢幣有差授文進太尉平章事滑州節度使歐史云晉天福二年正月文進時為安遠節度

使叛降於吳投宣祖十一月殺南院額爾奇木原作董耶律迪里原州節度使歐史云薛丹使美較瑪古等朝貢十一月摩

節度使死於金陵一作吳越二年秋八月治祖陵畢冬十一月人皇王率羣臣請於后曰大元帥勳望中外似屬寡人統后從之遂即位是為太宗語詳東丹

建國事中改異是年即唐明宗天成二年綱目於是秋書契丹與唐修好歐史亦於九月薛丹使美較瑪古等朝貢十一月摩

琳等來乞和十二月唐遣飛勝指揮使契丹王錦綺銀器等兼賜其母繡被瑤瑤史均未載

三年太宗不春三月唐義武節度使王都遣人以定州來歸唐帝出師討之使來乞援詔遣奚圖哩原作瓦里改異塔拉

改異薛突作塔納通鑑作托諾被神冊六年存易引往援之夏四月塔拉敗唐將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初為於定州唐兵大

進塔刺請益師校討王都事晏球力戰死紀未載辛丑命特里家原係契丹人都統察喇原係契丹人於定州唐兵大

刺赴之秋七月塔拉率兵復與唐將王晏球戰大敗死之納爾瑾察喇等數十人被執晏球克定州王都舉族自焚死改異歐

成三年正月契丹陷平州四月王都反五月充餞前刺等救定州為晏球敗於曲陽復遣甥赫助之敗於唐河赫助走幽

州以諸巴摩里貢獻帝遣指使奔亮等六百餘人救赫助等五月契丹書求樂器五月托諾領兵二千人救薛史云正月契丹使

曲陽六月德鈞奏殺契丹十餘人德鈞幽州獲馬六百匹七月契丹大破契丹會秋雨泥濘餘眾多為村民斃二千餘人斃契丹使

餘匹進至易州擒獲契丹十餘人德鈞幽州獲馬六百匹七月契丹大破契丹會秋雨泥濘餘眾多為村民斃二千餘人斃契丹使

先長晏球分符房卿高行周為左右書翰其本國張希崇以平州降明年二月契丹會秋雨泥濘餘眾多為村民斃二千餘人斃契丹使

名畫樂器皆四方之精妙者及敗歸庫婁擊一夕而盡五代史云契丹會秋雨泥濘餘眾多為村民斃二千餘人斃契丹使

州為晏球破後西關城為行府契丹陷新樂殺趙州刺史宋建豐且兩敗均在曲陽紀載各殊太宗以師出非時甚悔厚恤

戰沒將士之家史云契丹國志云八月契丹遣使宋獻史均未載冬十一月太宗自將侵唐聞唐使來聘問左右皆曰唐數遣使來實

畏威也未可輕舉觀釁而動可也次杏塢唐使至遂班師時人皇王在皇都詔遣耶律伊濟原作伊濟遷東丹民以實東平其民

或亡入新羅女直者倘困乏難遷許上國富民給贍而隸屬之升東平郡為南京以居人皇王改異皇于表是年第四弟雅爾

乙卯巳酉

遼史卷九

十一

經石香時始得還太祖官人蕭氏生子連年官特里蒙二子迎里布達皆知名絕未

四年秋九月如南京癸巳至自南京冬十月大閱六軍詔皇弟魯呼李胡師帥趣雲州討郡縣之未附者反異歐史云天成四

五年春正月魯呼拔寨州秋八月以聖皇帝皇后夏寢之所號日月宮因建日月碑丙午如九層台九月至自九層台

六年夏四月唐遣使來聘冬十一月唐復遣使來聘十二月以詔賜唐盧龍節度使趙德鈞

七年春正月唐遣使來聘癸卯遣使來聘三月唐遣使來聘三月唐遣使來聘三月唐遣使來聘三月唐遣使來聘

王書秋七月唐遣使遺紅牙筌癸巳使復至懼報定州之役也冬十月唐復遣使來聘

八年春正月命皇弟魯呼等率兵伐黨項克之未幾來貢二月克寶噶原作使唐還以附獻物分賜羣臣三月唐遣使請罷

九年春閏正月唐遣使告哀即日遣使弔祭二月葬宣簡太后於德陵夏四月唐潞王從珂弒其王從厚而自立

十年春正月彰德皇后崩葬奉陵二月宰相納爾禪謀南奔事覺執之境六月冠新州振武奏契丹二萬騎在黑榆林築

十一秋七月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西魏人山陰為其主所討遣使求援八月太宗自將援敬瑭九月大破唐兵於太原

遂圍晉安寨通鑑解晉在太原縣晉祠南冬十一月册敬瑭為大晉皇帝克晉安寨命德勳賓原將五千騎送敬瑭入洛十二月班師

國新進之主怒曰爾自請候為天子豈有斬乎敬瑭懼遣使定存孫廷允從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紀未載

帝應順元年正月契丹使部督沒辣干來四月廢帝莫立改元清泰九月契丹寇

十代春秋云四月契丹寇新州六月侵應州史均未載

冠應州庚辰柁討趙德鈞奏光遠速襲契丹至易州尹洙

冠應州庚辰柁討趙德鈞奏光遠速襲契丹至易州尹洙

冠應州庚辰柁討趙德鈞奏光遠速襲契丹至易州尹洙

冠應州庚辰柁討趙德鈞奏光遠速襲契丹至易州尹洙

冠應州庚辰柁討趙德鈞奏光遠速襲契丹至易州尹洙

冠應州庚辰柁討趙德鈞奏光遠速襲契丹至易州尹洙

冠應州庚辰柁討趙德鈞奏光遠速襲契丹至易州尹洙

冠應州庚辰柁討趙德鈞奏光遠速襲契丹至易州尹洙

冠應州庚辰柁討趙德鈞奏光遠速襲契丹至易州尹洙

冠應州庚辰柁討趙德鈞奏光遠速襲契丹至易州尹洙

冠應州庚辰柁討趙德鈞奏光遠速襲契丹至易州尹洙

冠應州庚辰柁討趙德鈞奏光遠速襲契丹至易州尹洙

冠應州庚辰柁討趙德鈞奏光遠速襲契丹至易州尹洙

十二年春正月太后遣侍衛賞噶趣行是夕率輕騎先進丁丑皇子舒噶原作律迎謁於灤河告功太祖行宮戊寅朝於太后壬寅詔諸部休養士卒

會同元年春二月獵松山幸遼河東丙午帝思人皇王遣特里蒙率宗室以下祭其行宮夏四月西南邊大詳蒙原作耶律

羅卜科原作盧不姑亦作魯不古按本傳作魯不古太祖從姪秦黨項捷六月詔建日月四時堂圖寫古帝王事於兩廡

冬十月帝御宣政殿普使劉昫涿州人等冊上尊號大赦改元會同改異歐史云契丹改天顯十一年為會同元年更號天顯

元契丹國號大遼蓋天顯十一年也今改元載在天顯十二年之次年改國號載在大同元年推而上之則會同元年乃晉改大遼

三年也與晉復趙趙登元暉以十六州地圖來獻武靈王應麟通鑑地州通釋云石晉所到地為幽燕瀋陽順平及新州

通鑑又異晉復趙趙登元暉以十六州地圖來獻武靈王應麟通鑑地州通釋云石晉所到地為幽燕瀋陽順平及新州

丹竊據自同光以來戎馬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險也久矣方與紀要云太行山亦曰西山建襄二十餘里從鎮定澤潞言則曰山

東西自燕雲諸州言則曰山前後實今古之大防自詔以皇都為上京府曰臨潢升幽州為南京南京為東京改新州為奉聖

州武州為歸化州以改異五代史補補云遼境包長城秋冬連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游獵俗重鷹獵則祭天胡嶠陷虜紀云自

歸化州行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頭城秋冬連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游獵俗重鷹獵則祭天胡嶠陷虜紀云自

乙亥至北轅南向勸哭而去方輿紀要云會同二年更額爾奇木嗣後號南北院大王以主簿為令為刺史刺史為節度使二部德里

室額爾奇木為王德呼部初分南北院置額爾奇木嗣後號南北院大王以主簿為令為刺史刺史為節度使二部德里

吉原作梯為司徒達爾罕刺于達為刺史瑪爾布都麻為縣令縣達爾罕為馬步置宣徽閣門控鶴客首等使御史大夫中

丞侍御判官文班牙署諸官院貫珠原作世馬羣約尼貫珠南北院國舅帳郎君官為敬史諸部宰相節度使帳為司空二室章

達林原作林為僕射鷹坊監冶等局官長為詳表

二年春三月封皇子舒噶為壽安王節穆雅斯哈為太平王原宗作番拉葛放異畢沅續通鑑作諸薩噶云舊作登徹葛太

已大賚百姓秋閏七月伊賈大王坐賦調不均撻而釋之並罷南北府民上供及宰相節度諸賦役非舊制者兵衛志云北

北府凡三十八部南府凡十六部守衛四邊府各設宰相統之五代史補編北南二府宰相掌軍國大政北府則宗姓世預其

選南府則外戚世居其職其北樞密院則掌兵及武選郡牧之政軍馬皆屬南樞密掌文銓部族丁賦之政人民皆屬所謂北

衛不理民南衛不主兵也至南北樞密院則掌兵及武選郡牧之政軍馬皆屬南樞密掌文銓部族丁賦之政人民皆屬所謂北

皆違宰相也若惕隱治宗姓林牙掌文告又貴近之職馬已丑以南王府二刺史貪黷杖之詔還群臣為民所愛者以代

三年春三月獵水門獲白鹿詔扈從擾民者從軍律夏四月至燕備法駕入自拱辰門御元和殿行入闕禮六月駕發南京癸

丑次奉聖州勞軍士秋七月癸酉朝於皇太后遂從視人皇王妃疾尋薨詔壽吏民為之服冬十一月詔有司教民播種紡績

除姊妹續之法

白云麻答本名鮮里太祖從子父嶺刺歸梁死於汴通鑑輯略作滿達勒又即五作謂烏契丹國志云名忠國族薛史作耶
 丹有急詔追道與李松等赴木葉山道後至不果俄李筠等縱火麻答被逐時以漢周隱報所感初契丹足方簡鎮定州永康立
 以耶麻答代守方簡雲州不受命進忠等遂去方簡為留後山回保定州歸漢後求仕漢周隱報所感初契丹足方簡鎮定州永康立
 歐史云麻答守方簡雲州不受命進忠等遂去方簡為留後山回保定州歸漢後求仕漢周隱報所感初契丹足方簡鎮定州永康立
 而連殺宰相此契丹所不為他日殺至等遂去方簡為留後山回保定州歸漢後求仕漢周隱報所感初契丹足方簡鎮定州永康立
 義成節度又王饒亦逐麻答者仕漢周隱報所感初契丹足方簡鎮定州永康立
 歷節鎮又王饒亦逐麻答者仕漢周隱報所感初契丹足方簡鎮定州永康立
 遼史紀事本末卷十

太宗克唐

太宗天顯九年夏四月唐潞王從珂弑其主從厚而自立。攻其歐史云清泰元年五月敬瑄復鎮太原來朝京師從珂反風翔
 官汝守榮等欲刺高祖親將陳暉扞之薛史晉紀云岐陽兵亂立潞王閔帝召帝入關敬託社稷出奔衛遇諸塗遂入衛
 州時閣帝左右欲害帝覺之因奮其從騎擊散走乃歸置公舍去漢高祖實錄云時偵知少帝伏甲欲害晉高祖帝密遣
 石敢袖鐵鎗立其後伏發死之帝解佩刀奮擊衆散走乃歸置公舍去漢高祖實錄云時偵知少帝伏甲欲害晉高祖帝密遣
 又潞字一足已入洛有鳳翔張濂傳太白山神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午中央戊己土解日王嘗有天下勿憂
 亦言責不可言後皆驗及鄂王被殺刺史宋令尋自經死沈括夢溪筆談云是年四月九日蓋鄂王其擬狀係馮道親筆未印
 人皇王貝倍原作自唐上書請討之秋八月太宗自將南侵九月次雲州丁巳拔河陰又十月略地靈邱十一月圍武州之陽城
 降之進拔翰爾爾原作只城括所俘丁壯籍於軍十二月駐蹕於百湖之西南明年師還石敬瑄通鑑百井楊檀破之於境上敬瑄
 歸河東二年契丹寇新州及振武應州所載較詳

十一年秋七月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瑄叛為其主所討。依異通鑑云潞王與敬瑄皆以勇力事明宗然素不相悅及即位敬瑄
 賂曹太后左右伺隙謀是春正月千秋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解歸晉陽帝醉曰可且留五萬匹緞與石敬瑄
 之益懼時契丹屢寇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瑄與趙德鈞日求兵運糧詔借河東人救粟鎮州輸緞五萬匹緞與石敬瑄
 五百乘運糧代州詔殺博希堯誅倡首者劉知遠斬李暉等三十六人帝聞益怒命李筠王勣先事與契丹和親薛史遇言而
 止尋託疾求移鎮鄆州恭等謂不可信文選勸許之趙瑩請赴鎮阻遂拒益等言不可司天監趙延義謂呈奏度直契丹
 言而定先是行兵變擁高祖呼萬歲斬三十餘人而止薛史云敬瑄請移鎮房嵩等言不可司天監趙延義謂呈奏度直契丹
 威自殺歐史云敬瑄叛高祖呼萬歲斬三十餘人而止薛史云敬瑄請移鎮房嵩等言不可司天監趙延義謂呈奏度直契丹
 於三月丙午彼此互異必有一誤今從史書敬瑄反遣趙瑩因西南節度使羅卜科求救帝曰李從珂弑君自立神人共
 怒宜行天討時趙德鈞亦遣使至河東復遣桑維翰來告急遂許興師。考異通鑑云維翰謀乞兵契丹知遠諫許割地恐異日

無親如契丹事薛史云帝遣指揮使何福來援於契丹以錫刀為信宏簡錄云德鈞命維翰來告急契丹知遠諫許割地恐異日
 光白其母曰各當夢石即召表而使者果至登非天耶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徐鉉錄云德鈞命維翰來告急契丹知遠諫許割地恐異日
 去後果然陶岳五代史補云高祖尚永甯公主宮中呼石即將起兵夜聞狼定入宮中帝命分頭逐捕謂之射殺或遇諸塗須

汝何從來曰看射狼未幾高祖八月遣蕭轄哩報河東師期考其史廢帝紀云八月使庚午自將援敬塘九月有飛鷲自陸
果來蓋射亦石也所載甚詳而死帝曰此從珂自滅之兆也丁酉入雁門戊戌次忻州百六十里己亥次太原遣使諭敬塘曰朕與師遠來當即與卿破
敵會唐將高行周繼子行珪之弟符彥卿以兵來拒遂勒兵陳於太原與戰倂卻唐安將張敬達考異五代會要作張敬德
敬達奉命討敬塘先鋒安審琦以部兵叛入并州其妻與二楊光遠初名檀賜今名又陳於西未成列以兵薄之而行周彥卿
于在京為末帝所誅但貸其老母而已後歷歸鎮至宋初卒楊光遠字德明沙陀人又陳於西未成列以兵薄之而行周彥卿
為伏兵所斷首尾不相救敬達光遠大敗棄仗如山斬首數萬級敬達走保晉安寨考異薛史云初援兵未至敬達引軍通城
城亦為水潦環晉陽北宮城上有祠曰毗沙門天王夜有一人長丈餘放火行城上牙城崇福坊泥神首上有煙生如曲突狀
日旁時有五雲氣如蓮花城有號令之聲聲不絕者三日皆知神助又城中井泉溢出不止契丹國志云主將五萬騎自揚
武谷而南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與唐兵合戰敬塘遣知遠助之唐兵大敗死者數萬通鑑云步兵死者近萬騎獨全
方輿紀要云楊武谷在崞縣西三十里時敬達陳於城西北山下戰於汾曲為契丹敗者數萬通鑑云步兵死者近萬騎獨全
額爾奇木原重達魯的魯與戰死之以其子圖勒璋原高晉嗣為額爾奇木仍以父字為名以旌其忠考異本傳達魯作達
錦後宮北是夕敬塘率官屬來見帝執手撫慰之考異通鑑云敬塘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遠與唐戰而大勝何也主曰始
院大王是夕敬塘率官屬來見帝執手撫慰之考異通鑑云敬塘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遠與唐戰而大勝何也主曰始
也敬塘嘆服紀未載祭卯團晉安南宰相呼喇台原謂唐必斷雁諸路伏兵險要不得進使人偵視無兵乃長驅深入我氣方
契丹置塞於晉安南又移帳於柳林游騎過石會關冬十月甲子封敬塘為晉王幸其府敬塘與妻李氏率其親屬捧觴上壽
既而入榆次縣界石會關在榆社縣西北所載載詳冬十月甲子封敬塘為晉王幸其府敬塘與妻李氏率其親屬捧觴上壽
考異歐史及通鑑均無先封晉王之事先是李繼勳母楊氏積贊百萬父嗣昭被圍交城軍用賴以不匱嗣復以略結莊宗劉
后免繼勳於死及契丹助晉責賂敬塘賈於繼忠時楊氏之積猶鉅萬得以取足高祖深德之及即位拜繼勳忠沂棣單三州刺
史楊氏積產嗣昭父子初晉晉安分遣精兵以絕援兵路而唐主遣趙延壽以兵二萬屯圍柏谷通鑑載覽云即拜繼勳忠沂棣單三州刺
三人皆賴之見歐史初晉晉安分遣精兵以絕援兵路而唐主遣趙延壽以兵二萬屯圍柏谷通鑑載覽云即拜繼勳忠沂棣單三州刺
廣諱改字子環相州臨津人避太宗以兵二萬屯遼州唐置今幽州趙德鈞以所部兵萬餘由上黨趨延壽軍合勢進擊至此知有
備皆逗留不進考異方輿紀要云時德鈞請由上門路西提土門關即并陘關在真定府獲鹿縣西十里為丹下九塞之一延
歸路欲許之敬塘懼遣維翰力爭且至暮涕泣跪請主指帳前石潭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即此石爛可改矣史未載其
不戰屢為延壽求鎮州帝不許乃致書契丹請立己為帝約為兄弟德鈞仍允石氏鎮河東主以晉安久不下恐諸鎮避其
自將輕騎三萬出次河橋考異綱目云唐主下詔親征至指帳前石潭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即此石爛可改矣史未載其
延皓劉延朗之遂如河陽先是帝謂文紀曰吾自鳳翔親征至指帳前石潭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即此石爛可改矣史未載其
至河陽勸帝扼橋自守不聽五代會要云帝北幸博州段顯奏河陽路當徵陵今車駕於內合親朝謁從此文紀從之
橋與親督諸軍然知其不救但曰酣飲悲歌而已考異通鑑云敬塘過徵陵今車駕於內合親朝謁從此文紀從之
吏部侍郎龍敏曰請立李贊華為虜主今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趨西樞朝廷露所言之遣使告厚唐五十里多設詳臣
銳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然之執政議不決敬復請遣騎自十月丁酉夜發星出晉安寨通聲聞亦不從詳臣
民十戶出兵一人器甲自備契丹國志云每七戶出征夫一人凡得馬二十餘匹夜發星出晉安寨通聲聞亦不從詳臣
至行在所賜坐從容語之曰吾三千里舉兵而來一戰遂勝殆天意也觀汝雄偉宏太宜受茲南土世為藩輔遂命有司設壇

九月記事本末

遼史卷十

拒之閏月甲子克晉安寨唐將張敬達死之敬達在圍八十餘日內外隔絕軍儲殆盡至濯馬糞木屑以飼馬馬飢至自相啖

其駿毛死則以充食光遠等勸敬達出降敬達曰吾有死而已爾欲降當斬吾首以降光遠與安審琦遂殺之以其首出降帝

嘉其忠命以禮收葬謂左右曰凡為人臣當如此也所降軍士及馬五千匹以賜晉帝改其史書光遠殺敬達注云敬達不

光遠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敵隨遂遇害時馬單都指揮康思立憤慨而死薛史云敬達性剛壯士尾而街

德光顧謂光遠曰汝輩大是惡漢兒不用益丙寅祀天地以告成功庚午僕射蕭庫克克齊古只奏趙德鈞等諸援兵將遁

詔夜發兵追擊德鈞等軍皆投戈棄甲自相蹂踐擠於山谷者不可勝紀仍命皇太子馳輕騎據險要追及步兵萬餘悉降之

辛未度圍柏谷德鈞父子率軍眾降次潞州方輿紀要云古赤狄潞子國亦為上黨郡北周號潞召諸將議皆請班師從之命

南宰相吉琳解領呼喇台等先還壬申特哩家幹林牙德勒賓來獻俘晉帝辭歸帝與飲酒酣執手約為父子以白貂裘一

廢馬二十戰馬千二百賜之德勒賓原作迪爾畢考異通鑑作太相溫錢竹汀作大相溫云即詳後通鑑輯覽云契丹將名也

大册總禮儀事將五千騎送入洛臨別謂之曰朕留此候亂足乃還耳辛巳晉帝至河陽唐主窮蹙召人皇王貝同死不從遣

人殺之秦繼是皇使李彥紳遂舉族自焚考異通鑑云唐主聞光遠降舉議幸魏州召李崧謀薛文通繼至主色變崧躍

刺之益醜因勸南道從之王孟氏稱尊吾安歸乎因恸哭而入洛中紀異錄云先足甲子至清泰三年丙申歲云數在五月樓前

臣故元宗德宗避寇幸蜀今孟氏稱尊吾安歸乎因恸哭而入洛中紀異錄云先足甲子至清泰三年丙申歲云數在五月樓前

但看八九月戎虜亂中原後於太原南五樓村大戰至九月契丹至太原敗城下即其應薛史云末帝時韋西李固構橋下戲

與蛇鬥及日之申蛇不勝而死後果滅於申又末帝舊廬在常山有古佛剎石像搖動不已人皆異之五代春秋云辛巳唐帝

崩於玄武樓五代會要云閏二月十九日遇難崩於後樓王應麟因學紀聞云天子詔收其士卒戰沒者瘞之汾水上以為京

觀十二月乙酉朔遣近侍塔魯存問晉帝致異通鑑云帝如河陽錢太祖溫及契丹兵歸國紀未載薛史云初唐帝在樓

閣遣使告近郡蕭斬其使尋率兵千人丙戌以晉安所獲分賜將校戊子遣使馳報皇太后及諸道師還庚寅發太原壬辰次

細河閣降將趙德鈞父子兵馬戊戌次雁門以沙太保所部兵分隸諸將庚戌幸雁州在大同府南癸丑唐大同彰德振武三

節度使迎見留之不遣致異地理志云與王寺有白衣觀音像軍運入幽州幸大悲閣指此像曰我十二年春正月次堆子口唐大同節度判官吳巖開城拒守命崔廷勳圍其城帝至城下親諭之乃降改其史吳巖傳字實

沙彥詢被契丹城推轂主川事國攻凡之月晉高祖義之致書契丹解兵去名崇為武寧節度副使後守貝州盧縣人時鄴度

上兩宮尊號 才女能備類於宮慶乎因辭坐侍任薛史亦謂權不敵臣事故辭非避事以違命也

道使英丹將至西樓主破郊迎其臣曰天子無迎幸相之禮乃止其名動殊俗如此又劉劉駒者為常侍章熱至太后冊禮使

容待大寒賜錦襪貂裘羊 苑云虜以道有重名命與其相列賜牙笏及臘月牛頭皆殊禮以詩謝云牛頭偏得賜象笏更

道劉駒等官有差 改異通鑑云是歲晉用楊光遠言罷桑維翰樞密使以劉處讓代明年處讓遣母喪遂廢樞密院以印付中

子延照在晉為祁州 書尋出離翰鎮相州代以馮道事無年細皆委之通鑑目錄時契丹趙思溫請以處龍內附帝不許時思溫

二年春正月晉遣使來貢珍幣命分賜群臣秋八月復遣使貢歲幣奏輸戌亥二歲金幣於燕京 改異通鑑云晉帝事契丹甚

道至太后太子王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貢諫使者 謹歲幣外賄遺珍玩相繼於

三年春正月晉以并鎮所代之吐谷渾來歸 改異通鑑云晉使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索并鎮所代山中吐渾驅出塞尋復

榮惠契丹之強謀攻虜戎使往來真定者皆潛害之密與吐渾相結至是納馬而致於朝載在天福五年十二月六年正月始

平之命漢高祖鎮太原晉加撫慰是年五月其酋 三月如南京晉遣使來觀秋七月以安重榮 州人 據鎮州叛晉詔嚴邊

備辛卯晉遣使請行南郊禮許之 朔州人 據鎮州叛晉詔嚴邊

四年春二月晉遣楊彥瑜 字成章 河東人 來貢且言安重榮跋扈狀遂留不遣安重榮執遣使者伊喇 考異宏簡錄作棧刺五代會

騎蒙幽州之南界高祖累詔開諭不從竟誅伊喇等馳檄天下薛史云高祖慮其丹怒重榮殺行人命邢州節度使楊彥瑜

滄州入蕃為戎王言非高祖意如人家恐子無如之何尋聞其犯關乃故遣使云彥瑜數往來虜帳德光亦愛其為人時重

榮請用吐渾攻契丹高祖意未決維翰上疏力言不可與契丹爭者上乃不用重榮言然重榮雖欲襲契丹反遣人陰與夏五

州節度使劉暉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期兩敵之因窺中國故不怒重榮也按隋涿州人時陷蕃為燕京留守見薛史夏五

月吐谷渾額爾奇木 原作夷 蘇等叛入晉遣德呼 原作 往諭晉及太原守臣冬十一月晉以討安重榮來告未幾平之 改異歐

遠杜重威攻城其將趙彥之出降重榮獨守牙城重威擒之斬其首以獻高祖御樓受俘五代會要云重 遠遣楊彥瑜歸并罷

成兵 假道於晉以通契丹不許 改異通鑑云高祖武安從進時亦據棗州叛夏六月晉主敬瑄殂子重貴立 改異通鑑云契丹

五年春正月晉函安重榮首來獻 改異通鑑云高祖武安從進時亦據棗州叛夏六月晉主敬瑄殂子重貴立 改異通鑑云契丹

遣使詰讓帝憂懼不知其計五月己亥始有疾命幼子重壽出拜馮道自撫立之及祖道與景延廣謀立長君奉重貴廷廣時

功始用事加平章總宿衛兵册府元龜云高祖初為金吾衛上將軍天福三年從幸大名旱遣祈雨白龍潭白龍見潭雨尺

餘人咸異之清異錄云出帝不善詩時為俳語詠天曰高平上監碧翁翁薛史云 遣使來告哀輟朝七日使人如晉弔祭 考異

人謂少帝曰馮道治平時宰相不可濟艱難如禪僧不可呼廢耳因出鎮同州 遣使來告哀輟朝七日使人如晉弔祭 考異

會要云五月契丹遣師平時宰相不可濟艱難如禪僧不可呼廢耳因出鎮同州 遣使來告哀輟朝七日使人如晉弔祭 考異

丹遣使致慰禮馬二十匹及雞絹其主母亦遣使來慰所載較詳秋七月晉遣金吾衛大將軍梁言及判四方館事朱崇節來

謝書稱孫不稱臣命客有使喬榮讓之景延廣答曰先帝則聖朝所立今主乃我國自冊為鄰稱孫則可奉表稱臣則不可榮

還其奏之帝始有南伐意 及異通鑑云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其丹為四國使往來販易置即大梁至是延廣說帝因
中國籍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持也日為孫殿母倫且命吏書其語授使也薛史作迴國使所載較詳丁未晉
之州李松乘維翰諫知遠不敢言馮道依違而已通鑑輯覽云回國使回國務之使也薛史作迴國使所載較詳丁未晉
遣使以祖母哀來告甲子晉復襄州戊辰詔河東節度使劉知遠送叛臣馬爾古指揮使由燕京赴關時奏往例每年元龜云知遠
常務物廢而不行必致成心以生怨癸酉遣天城軍節度使蕭拜姓原石作吊祭於晉十六人來聘以高祖山陵有日致於也
九月遣使賀晉帝嗣位冬十二月晉遣使來謝

六年春二月晉遣使進先帝遺物履遣使請居汴許之三月晉以至汴遣使來謝 攻吳王仁裕夜直開禁中蒲牢發聲索如
破製者旬餘同戰其解其年高祖遺汴石渠金馬 夏五月遣使如晉致生辰禮秋八月帝如奉聖州晉遣其子延明來朝冬十
一月上京留守耶律延輩得晉謀知有二心十二月如南京議侵晉命趙延壽趙延昭攻吳通鑑作安圖原作嘉哩原等由
滄恒易定分道而進大軍繼之 攻吳通鑑云時晉國境早蝗使者括民穀督責嚴急縣令多投劫去民路死者數十萬流亡無
畧中國晉城南樂及德清軍糧兵備之方與紀要云德清軍本頓邱縣地在大名府清豐縣西三十里
去滄州六十里其丹屯元城馮彥瑋去伏精騎於古頓邱城晉軍不出復圍頓邱即此處也史均未載
七年春正月甲戌趙延壽延昭率前鋒五萬騎次任邱 方十里有黃河州西去圍入雁門關即此處也史均未載

其軍校邵珂開南門納國兵太守吳學投井死 攻吳通鑑云德光頓國來寇分其眾為三西出雁門攻清州東泰為鉅
南河州通鑑云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軍糧為數年軍儲時即珂為節度王令溫所熱怨望以遣兵來會溫與延壽
為海澤其下必將有變貝州陷時唐景思官行軍司馬為己丑次元城投延壽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率所部屯南樂方與
延壽得署濠州刺史州防禦使意民少安終濠州刺史已丑次元城投延壽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率所部屯南樂方與
府吳南樂在大名府東南四十里五代會要云時以延壽門人高顯為節度副使統步吳及燕軍數萬營南康史未載
遣兵攻黎陽晉將張彥澤來拒 攻吳通鑑云黎陽縣在大名府西二里為袁曹相持處晉開運二年令彥澤屯黎
辛丑晉遣使來修好詔割河北諸州 通鑑輯覽云唐貞觀中分天下為十道河北道魏博等州及道秦維翰來議考異
云時延廣為節度使高行周為都部署以騎兵先發方畧既令出延廣乘勢氣建牙元氏令延廣自清州引兵守河
拒於黎陽渡使釋者致書修好遣主日已威之勢不可改也方與紀要云吳丹入寇建牙元氏令延廣自清州引兵守河
以備之在清縣東北薛史云吳丹退延廣斬裂柁舟人謂曰聖賢來護中有異人尋獲濟馬 二月甲辰攻博州刺史周儒以
城降晉平盧節度使楊光遠密遣國兵自馬家口濟河晉將景延廣命石斌守麻家口 東北白再榮守馬家口未幾周儒引
滿達原營於河東攻鄂州北津 方輿紀要云今東平州在兗州府以應光遠晉遣李守貞 河陽皇南遇常山梁漢璋應州薛
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 攻吳通鑑云時晉漢相距澶魏開判官黃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兵入沿河而下尋擊敵之始與

九月紀事本末

遼史卷十一

先遠... 屯河西... 暮復以勁騎突其中軍... 八年春正月庚子分兵攻邢洛磁三州... 張從恩人馬全節元城人安審琦兵悉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

林源出皇南遇與漢州在東昌府西刺史慕容超吐谷渾部人漢將千駭來覘國兵至都遇國兵數萬且戰且卻至榆林
 復與步超躍馬入陣取之而還方輿紀要云晉軍初陣於安陽水南既而東趨黎陽留步卒五百守安陽橋知相州符彥倫召
 入乘城為備至曙發丹數萬騎陣於安陽水北所載稍異通鑑云時臺主在邯鄲聞兵敗即北遁馬全歸請經靈州晉主乃
 日守不足乃橫挑強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史未言北通事
 促睛說威引單沿滹沱水接常山至真定東
 垣渡與威通謀造步卒時徐州下邳人攻異薛史云其丹自恒州西以羸兵驅牛羊過祁州城專名因破攻通鑑云延壽攻
 定府殺其刺史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攻異薛史云其丹自恒州西以羸兵驅牛羊過祁州城專名因破攻通鑑云延壽攻
 家死爾然不效公所為明唐成杜重威李守自攻秦州考其政史云馬全節克秦州城所藏各判通鑑輯覽云秦州遺置
 日城破試自殺所載較詳唐成杜重威李守自攻秦州考其政史云馬全節克秦州城所藏各判通鑑輯覽云秦州遺置
 理清苑縣本冀州清苑縣地與丹說秦州戊午趙延壽率前鋒薄秦城己未重威守貞引兵南遁追至陽城大敗之復以步卒
 為方陣來拒與戰二十餘合壬戌復搏戰十餘里癸亥圍晉兵於白團衛村在故陽城南二十里晉軍下鹿角為營是夕大風至曙命鐵
 鷄軍下馬拔其鹿角奮短兵入擊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晉軍大呼曰都招討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皆奮出戰張彥
 澤藥元福皇甫遇出兵大戰諸將繼至國兵卻數百步風益甚晝晦如夜符彥卿以萬騎橫擊國兵步卒並進國兵不利帝乘
 翼車退十餘里晉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乃歸晉兵退保定州攷異通鑑云逸主酒諸將追擊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
 還大梁史云陽城之戰彥澤功為最是月馬全節初破白團城虜七百八人及副重威為招討大虜其妻以獻故滿城獲首
 領點相公及兵二千歐史嘉哩作諸異月馬全節初破白團城虜七百八人及副重威為招討大虜其妻以獻故滿城獲首
 四月還次南京杖戰不力者各數百旗於中云徐夢李衛公所殺後果存活尚多陳州一婦人為賊帥號白項鴉見戎王拜
 懷化將軍使招輯山東前後殺夫六月趙延壽奏晉兵襲高陽縣名在安州南四十里成將擊走之秋七月晉遣孟守中奉表
 數十人後為所卿所殺史未載
 請和仍以軍事答之無虞驢傷益甚維翰諫不聽委政馮后兄玉拜趙瑩中書令李松樞密使罷維翰尹開封遂稱足疾辭位
 適杜威自恒州入朝維翰勸廢之弗許卒誤國
 九年夏五月晉易州在保定府西北百二成將孫方簡請內附莫州清苑人攷異歐史作方諫通鑑云天雄軍將劉延翰布馬
 侵宜為備通鑑輯覽云方簡時為定州指揮使中山志云中山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地連常山山谷深險方簡兄弟依阻其地
 託言孫姓尼深意族人以佛法誘民晉以為遊弄使因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見歐史綱目書六月契丹入晉定州五代會要
 云登州縣有銅佛像四秋七月詔徵諸道兵八月帝自將南侵九月閱諸道兵於滄陽西襄林淀張彥澤來侵趙延壽與戰
 磁佛像十有地湧出
 於定州敗之攷異通鑑云劉知遠既敗契丹於揚武谷斬首七千級歐史云辛丑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及契丹戰於新興敗之契
 口蓋利其孝奮財寶人皆克之攷異通鑑云劉知遠既敗契丹於揚武谷斬首七千級歐史云辛丑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及契丹戰於新興敗之契
 族白可久率本帳降契丹授官令潛誘承福叛事覺被誅稍異冬十一月戊子朔進圍鎮州丙申先鋒候騎報晉兵至遣精

乙卯巳酉

遼史卷十一

二百一

恤其家 政異歐史云德先遺書令維翰延廣先帝以維翰先曾練背盟不飲令其見德先使彦澤國之彦澤因利其背產見

命入為伶人 謂曰太尉既相怒何不相擊擊解來問自若唐末見開錄作滿周高祖事 甲戌彦澤遣晉帝及其母若妻於

開封府署 以控鶴指揮使李榮督兵衛之壬午次赤岡晉帝舉族出封邱門臺牽羊以待帝不忍臨視命改館封禪寺

云賜晉帝手詔且遣解里謂之曰孫勿憂必使汝有所飯之所帝心稍安薛史云孟承誦詭寵背恩少帝告彦澤捕殺之沒其

別有 不測故 不致奉進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云歐史別本李榮作李筠清異錄云少主志於富貴進姓名即問幾拜官賜

職出於談笑 幸臣私號為容易 即君陷蕃記五代通錄云戎王不與帝相見少帝寶錄云帝舉於待罪於野虜長而論之

封禪寺 歐史亦止所載 各別帝始為氏公主賂門者得與帝決歸第自盡史未載 晉百官 竊衣緇帽俯伏待罪 帝曰其主

負恩 其臣何罪 命領職如故 即授安叔千金 吾衛上將軍 叔子出班獨立 帝曰汝邢州之請 朕所不忘 乃加鎮國軍節度使

在邢嘗密請內附也 史東都事畧云初符彥卿大敗契丹於陽城車帳兵械悉為所獲至是主責之對曰臣事晉不敵愛死今

釋之 紀均未載 將軍康祥 執景延廣來獻 詔以牙籌數其罪 允入繫送都道自殺 往見封邱語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為十

宿陳橋 扼腕死 陳橋驛名今至八事乃伏地請死 遂鎖送歸國

大同元年 春正月 丁亥朔 備法駕入汴 御崇元殿 受百官賀 戊子 以樞密副使劉敏 權知開封府 殺秦繼夏 李彦紳

及鄭州 宋曰奉軍 領縣四 見方輿紀要 防禦使楊承勳 以其弟承信 為平盧節度使 襲父爵 以承勳 殺判官邱濤 及弟承祚

等 叔父歸晉 故也 改異薛史云晉以楊承祚為右驍騎將軍 承信為右羽林將軍 皆光遠子 未嘗被殺 所殺已丑 以張彥澤

擅徙晉帝 開封 殺維翰 縱兵大掠 不道 斬之於市 晉人鬻食之 立蓋 鎮彭義 慘殺 幕僚 張式 為李濤等所劫 與閭門使高數不

協乘 醉至 其門 害其 仲父 李弟 暴屍 門外 時獲 罪人 兄暨 三指 即斷 要領 又却 取延 照母 楚國 夫人 丁氏 東都 事畧 云李處 莊

時尚 幼 遇 房 澤 之 暴 射 獨 當 罪 門 殺 彥 澤 十 人 里 中 類 之 通 鑑 云 時 所 居 質 貨 山 積 廢 棧 題 赤 心 為 主 日 志 殺 戮 士 民 不 寒 而 慄

市命 動 監 刑 剖 心 以 祭 死 者 市 人 破 腦 取 髓 并 饋 食 之 辛卯 降 晉 帝 為 崇 祿 遠 避 太 宗 諱 改 祿 大夫 封 負 義 侯 癸 巳 以 張 礪 為

平章 事 晉 李 崧 為 樞 密 使 歐 史 云 時 延 壽 稱 崧 為 人 拜 太 子 太 師 主 曰 吾 破 馮 道 守 太 傅 歐 史 云 道 入 朝 德 光 責 之 不 能 對 曰

子 曰 無 才 無 德 癡 頑 老 子 當 問 曰 天 下 百 姓 如 何 救 得 平 章 判 三 司 契 丹 至 不 改 職 云 巖 好 史 云 巖 與 礪 同 為 宰 相 礪 毀 之

出 救 不 得 惟 皇 帝 救 得 謂 為 一 言 之 善 後 漢 以 劉 昫 以 平 章 判 三 司 契 丹 至 不 改 職 云 巖 好 史 云 巖 與 礪 同 為 宰 相 礪 毀 之

子 相 公 又 見 薛 名 錄 餘 拜 官 有 差 致 異 薛 史 云 劉 昫 以 平 章 判 三 司 契 丹 至 不 改 職 云 巖 好 史 云 巖 與 礪 同 為 宰 相 礪 毀 之

遣 趙 瑩 致 異 薛 史 云 周 廣 順 初 使 田 畧 如 契 丹 疑 李 穀 賦 於 漢 毅 詞 氣 不 屈 竟 釋 之 命 孔 知 瀟 署 滑 州 節 度 使 紀 均 未 載 登 卯

兵 先 入 其 家 一 夕 盡 見 房 澤 猶 請 持 晉 王 璽 殿 契 丹 李 彥 韜 將 三 百 騎 送 負 義 侯 及 其 母 李 氏 太 妃 安 氏 妻 馮 氏 弟 重 慶 子 延

乙卯巳酉

遼史卷十一

三

趙德鈞父子構亂

太宗天顯六年冬十二月帝遣人以詔賜唐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德相州人也初任幽州劉守文為軍校

是始復姓名德鈞宏簡錄云拜盧龍節度使封北平郡王鎮幽州十餘年有功勳所載較詳至劉祁令齊縣屬信都國今景州治廢師古曰齊讀曰條周亞夫封條侯即此守文命德鈞攻之納祁妻神氏并其子子之是曰延壽以美容貌好書史尚唐明宗女興平公主與石敬瑭為僚瑭附馬都尉明宗子秦王從榮恃權跋扈延壽求補外出為宣武軍節度使清泰初加封魯國公進樞密使鎮許州

七年秋七月趙德鈞使人來進時果改異歐史云距幽州北有榆關唐時於此置東西陝石紫蒙白狼等戍兵皆有田宅長築城置戍及破赫連等置三河縣由是出唐未廢散契丹因陷平營邊苦寇鈞自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長卿縣又於幽州東鎮河東以樂之按捺刺泊一作捺刺泊又作納刺泊在大同府北境史未載方輿紀要云唐長興中趙德鈞節度幽州以契丹數入寇乃城潞河而戍之民始得耕稼即今通州地三河縣在通州東七十里薛史云德鈞奏發河北數鎮丁夫開王馬口至滌口以通水運凡二百里在鎮甚有善政累官檢校太師兼中書令

十一年秋七月唐河東石敬瑭謀叛唐發兵討之敬瑭遣趙延壽來求救時趙德鈞亦遣使至九月帝自將救敬瑭次太原敗唐將張敬達等兵遂圍晉安寨唐主從珂懼遣趙德鈞率所部兵會其子延壽軍於團柏谷逗留不進先是遼師屢攻北邊禁軍多在坐并德鈞敬瑭早懷二志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德鈞又為子求領鎮州不許改異歐史云廣帝以德鈞為諸道行營都鎮州廣帝怒曰德鈞父子擁強兵求大鎮奇能破契丹而取太及晉安寨破楊光遠安審琦殺張敬達以降僕射蕭康克克齊原雖代子亦可為玩兒要君恐天兔俱斃耳因遣使趣進軍

百工圖籍歷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大常樂譜諸宮懸函簿法物及鏡仗悉送上京

正旦奏於庭而登歌發聲悲難煩慮如庭露虞墳之音舞不應節其年高祖崩開運中陶穀請所歸順凡七十六處得戶一百九萬百一十八

照戴上疏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今其時矣若我主通歸中原有主則不可圖不省嗣開契丹通歸詔曰乃春中原我之故地以年金全為北向行營與唐繼先世之好將冊命唐為中原主帝命辭不罷馬令南唐書云保大五年契丹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黜吾主欲即晉開運四年也龍象江南野史云時中原無主寇盜繼橫嗣主自嘆不能出師恢復土宇而勞師海隅為先代之罪人云

趙德鈞父子構亂

太宗天顯六年冬十二月帝遣人以詔賜唐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德相州人也初任幽州劉守文為軍校

是始復姓名德鈞宏簡錄云拜盧龍節度使封北平郡王鎮幽州十餘年有功勳所載較詳至劉祁令齊縣屬信都國今景州治廢師古曰齊讀曰條周亞夫封條侯即此守文命德鈞攻之納祁妻神氏并其子子之是曰延壽以美容貌好書史尚唐明宗女興平公主與石敬瑭為僚瑭附馬都尉明宗子秦王從榮恃權跋扈延壽求補外出為宣武軍節度使清泰初加封魯國公進樞密使鎮許州

七年秋七月趙德鈞使人來進時果改異歐史云距幽州北有榆關唐時於此置東西陝石紫蒙白狼等戍兵皆有田宅長築城置戍及破赫連等置三河縣由是出唐未廢散契丹因陷平營邊苦寇鈞自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長卿縣又於幽州東鎮河東以樂之按捺刺泊一作捺刺泊又作納刺泊在大同府北境史未載方輿紀要云唐長興中趙德鈞節度幽州以契丹數入寇乃城潞河而戍之民始得耕稼即今通州地三河縣在通州東七十里薛史云德鈞奏發河北數鎮丁夫開王馬口至滌口以通水運凡二百里在鎮甚有善政累官檢校太師兼中書令

十一年秋七月唐河東石敬瑭謀叛唐發兵討之敬瑭遣趙延壽來求救時趙德鈞亦遣使至九月帝自將救敬瑭次太原敗唐將張敬達等兵遂圍晉安寨唐主從珂懼遣趙德鈞率所部兵會其子延壽軍於團柏谷逗留不進先是遼師屢攻北邊禁軍多在坐并德鈞敬瑭早懷二志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德鈞又為子求領鎮州不許改異歐史云廣帝以德鈞為諸道行營都鎮州廣帝怒曰德鈞父子擁強兵求大鎮奇能破契丹而取太及晉安寨破楊光遠安審琦殺張敬達以降僕射蕭康克克齊原雖代子亦可為玩兒要君恐天兔俱斃耳因遣使趣進軍

原作酷秦趙德鈞等兵將遁詔夜發兵追擊之皆投戈棄甲自相蹂踐擠於山谷者不可勝紀仍命皇太子馳輕騎據險要追及步兵萬餘悉降之卒末兵度團柏谷以酒肴祀天地俄追及德鈞父子乃率眾降攻其通靈云德鈞陰善吳志微因亂取中後缺其部落遂將銀鞍英丹直三千騎由土門路西入過易州以劉在明軍自隨至鎮州合董溫琪力爭乃止晉安破延壽父子先通諸將繼之死者萬計契丹主北歸德鈞父子迎德鈞於高河拜晉帝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晉帝不顧亦不與言薛史董溫琪華溫琪在城關上勸其速迎車駕自圖安計遂降契丹方與紀要云冬十二月次細河閣降將趙德鈞父子兵馬攻吳與丹國志高河在屯留縣東南即絳河也吳兒谷在黎城縣東二十八里送其父于歸國見速律太后悉獻寶貨田宅太后曰汝近者汝在幽州所置銀鞍英丹直安在德鈞指示之殺氏三千送其父于歸國見速律太后悉獻寶貨田宅太后曰汝近者何為太原德鈞曰奉唐主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尚妻語耶又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吾兒將行時吾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榆關須引兵歸國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先擊退吾兒徐國未晚汝欲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不得志遂死史未載

十二年趙德鈞卒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及改幽州為南京遷留守總山南事以其妻唐國長公主在晉詔取之以歸自是益自激昂圖報

會同元年以趙延壽為樞密使兼政事令三年夏四月庚子帝至燕辛留守趙延壽別墅六年冬十二月帝如南京議侵晉命盧龍軍節度使趙延壽與趙延昭等由滄恒易定分道而進大軍繼之攻吳與丹國志云

乃集兵五萬使將之經畧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由是為盡力通盤云契丹主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為畫取中國之策所載校詳七年春正月甲戌朔趙延壽等率前鋒五萬騎次任邱己卯圍貝州其軍校邵珂開南門降太守吳儻投井死己丑投延壽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率所部屯南樂擊晉軍破之獲其將養項羽軍元城晉將李守貞高行周率兵來逆破之至頓邱會大霖雨帝欲班師延壽諫曰晉軍屯河濱不敢出戰若徑入濱州奪其橋梁敵不足平帝然之適晉軍先歸濱州高行周至析城延壽將輕兵逆戰帝親督騎士突其陣敵遂潰師還仍留徇貝冀深三州不利因延壽言命延壽等以數萬騎急擊高行周於

城東南二百八十里深州在真定府東二百五十里

八年春三月戊午趙延壽率前鋒薄秦城杜重威李守貞引軍南遁追至陽城大敗之已而圍晉兵於白團衛村國兵失利師還夏六月丁亥趙延壽奏晉兵襲高陽成將擊走之

九年秋八月帝自將南侵晉九月趙延壽與晉張彥澤戰於定州破之冬十一月戊子朔進圍鎮州時晉主遣延壽族人趙行

九月記事本末

遼史卷十二

二十六

實以書來招晉人久堅壁不出延壽因給曰我陷遠久竄忘父母之邦若以軍逼我即歸晉人以為然遣杜重威率兵迎之據中渡橋延壽至薄池河與高彥溫合步騎兵與晉軍力戰大擊破之死者數萬獲其將王清王清本傳兩軍相拒帝晉由他渡濟留延壽與耶律碩格原作原古據橋敵不能奪屢敗之重威等退保中渡橋遂進兵夾薄池而營延壽等分軍圍守之糧盡勢窮重威等乃率眾降詔分其軍之半隸延壽賜延壽龍鳳綉袍且曰漢兵皆爾所有宜親往撫慰延壽至營重威守貞皆迎謁馬首致異通鑑云初杜重威降其丹恐其為變欲擁晉軍納之河流或諫而止及使威統眾屯陳橋士卒凍餒城上人皆唾罵契丹主獨欲諒晉兵延壽固諫且言從其家屬於恒定雲朔間每歲分番戍南邊何憂其為變主悅由是晉兵得免分遣還營史載未

大同元年春正月帝入汴二月并鎮州為中京以趙延壽為留守丞相兼政事令樞密使考異宏簡錄云太宗給延壽樞密使事畧同時延壽因李穀求為皇太子帝曰吾於魏王雖割肌肉亦不惜但皇太子須天子之子得為魏王豈得為也蓋帝嘗許滅晉後以中原帝延壽以故推堅破敵常以身先至是使於遠意帝命遣其秩張礪擬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帝弗許延壽恨之謂人曰吾不復入龍沙矣尋世宗立隨歸國致異薛史云延壽在汴復與明宗小女為繼室先為延州節度使上英丹國志云延壽聞太宗崩即日引兵入恒州自稱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下教有告諸道世宗至用密計召入飲酒數行引入內邊鎖之去歐史云元徽延壽遣人獻之而籍其家實史未言延壽及被鎖籍家事今從本傳以相戴功授樞密使天祿二年卒致異太平廣記云延壽即我之曠時以為什為意甚有雅致常在廣庭賦詩南人聞者往往傳之綱尋因判官李恕諫復降漢薛史云巨贊仕契丹為河中節度使後越巨贊降於蜀巨贊延壽子也恐不為朝延所容故降蜀仕宋應隆延壽等四鎮馬通鑑輯覽云後避宋太祖諱改名贊鎮州武軍光胡服服延壽傳未載

遼史紀事本末卷十三

魯呼爭立善隱事附

太宗天顯四年冬十月命皇弟魯呼原作李胡帥師趣雲中討郡縣之未附者魯呼一名鴻觀原作洪古致異字奚隱太祖第三子母曰舒嚕律太后最所鍾愛少勇悍多力性殘酷小怒輒斲人面或投水火中太祖嘗奇之曰吾家鐵兒也嘗大寒太祖命三子採薪太宗不擇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乾者束而歸後至魯呼取少而棄多既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長巧而次成火不及矣以從征渤海有功封為自在太子至是遣徇地代北馬十一月太宗親饒於西郊以出師告天地及太祖行宮五年春正月魯呼奏拔蒙州提多所俘獲二月還自雲中朝於行在以先所俘渤海戶賜之三月魯呼請故宗室場里原作君以罪繫獄者詔從之乙亥冊為壽昌皇太子兼天下兵馬大元帥八年春正月命魯呼等伐董項帝親饒之二月魯呼討董項勝還宴勞之嗣後太宗出征魯呼嘗留守京師

大同元年春正月太宗入汴夏四月發汴州皇弟魯呼遣使問軍前事太宗優詔答之及崩於樂城世宗奉梓宮還鎮陽即位舒嚕太后聞之怒命魯呼率兵拒之至秦德泉為安圖原作瑠瑤格留哥等所敗太后與世宗隔潢河而陣各言舉兵意耶律烏哲原作屋質勸太后許之時魯呼在側作色曰我在烏雲安得之烏哲曰奈公酷暴夫人心何太后顧魯呼曰昔我與太祖愛汝異於諸子諺云偏憐之子不保業難得之婦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矣及會議世宗使解劍而言和約既定遂罷兵趨上京已而有告魯呼與太后謀廢立者遣之於祖州禁其出入穆宗時其子喜隱謀反辭連魯呼囚之死獄中年五十葬玉峰山西谷統和中追諡欽順放異契丹國志作恭順皇帝重熙末更諡章肅子宋王喜隱衛王完喜隱字完德雄偉善騎射封趙王應歷中謀反事覺以親釋之未幾復反下獄景宗即位聞有赦自去其械而朝上怒曰汝罪人何得擅離禁所詔誅守者復寘於獄及改元保寧始宥之妻以皇后之姊復封宋王輕剽無恒怙惡不悛屢謀亂敗而復召考異畢沅續通鑑云喜家自復封由是憤怒謀亂為閣門使酌古子海里所告喜家坐廢酌古嘗見上與劉繼元書辭意卑遜諫曰本朝於漢為祖書辭如此惡廚國體帝尋改之授西南招討使考異畢沅續通鑑云授北而招討使命往河東索吐蕃戶復謀叛帝命械其手足築圖土囚祖川會宋降卒欲劫立喜隱以城堅不得入立其子留禮壽為上京留守楚寶勒原作除室所擒留禮壽伏誅喜隱賜死考異宏簡錄李胡次子完應反事發完死景宗時完追封衛王卒魯呼傳未載

遼史紀事本末卷十四

世宗之立

太宗大同元年夏四月世宗即位於鎮陽世宗諱阮小字烏雲原作兀欲放異通鑑輯覽作鄂約薛史作烏裕人皇王讓國皇帝長子母曰柔貞皇后蕭氏生而儀觀豐偉內寬外嚴善騎射樂施與人望歸之人皇王歸唐被害太宗愛之如子考異政史云兀欲工畫能飲酒好禮士德光嘗賜以絹數千匹散之一日會同九年從伐晉求父遺骸葬之

大同元年春二月封永康王四月太宗崩於樂城戊寅奉梓宮次鎮陽時帝崩無遺詔軍中憂懼不知所為南院大王耶律吼詣北院大王耶律幹原作議曰天位不可一日曠若請於太后則必屬魯呼原作李胡彼暴戾殘忍詎能子民必欲厭人望則當立永康王幹然之及會議世宗以魯呼及壽宴在朝猶豫未決適安國原作安博直宿衛安國父迪里嘗以諫立太宗為太后所殺安圖自幼為世宗所憐恤安圖密自結納世宗因召問計對曰大王聽安寬恕人皇王之嫡長先帝雖有壽安天下屬意多在大王今若不斷後悔無及會有自京師來者安圖詐以魯呼死傳報軍中皆以為信於是安圖詣南北二大王計之北院大王幹

聞而遽起曰吾二人方議此事先帝常欲以永康王為儲貳今日之事有我輩在就敢不從但恐不白太后立之為國家啟釁

安圖對曰大王既知先帝欲以永康王為儲貳况王賢明人心樂附今天下甫定稍緩則大事去矣若白太后必立魯呼且魯

呼殘暴行路共知果嗣位如社稷何南院大王吼曰此言是也吾計決矣乃整軍召諸將定策立世宗且令之曰大行上賓神

器無主永康王人皇王之嫡長天人所屬當立有不從者以軍法從事諸將以太子崩時舒嚕述律太后嘗殺酋長及諸將數

十人至是皆懼死莫不欣然從命世宗遂即位於柩前致異契丹國志帝入懷州執趙延壽曰先帝在汗州與我算子一並許

刺之瑠格以身衛安圖射天德貫甲不及膚安圖得馬復戰以是獲勝瑠格與安圖朝於行在世宗遣郎君勤德等詣兩軍諭

解并使偉王將兵次石橋方輿紀要云在臨潢南來明橋入邊錄石橋太后所使降將李彥韜迎降秋閏七月次潢河太后整

軍拒於橫渡時魯呼蓋執世宗臣僚家屬謂守者曰我戰不克先殄此曹人皆洵洵相謂曰若果戰則是父子兄弟相夷矣相

持數日用烏哲屋質之謀各罷兵趨上京語詳烏哲事中已而聞魯呼與太后復有異謀遷於祖州謀司徒華沙及春博

里原作楚補里一作楚不魯八月尊母蕭氏為太后以崇德宮戶分賜南北院大王各五十

世宗立加探訪使字和勤博官北院大王幹傳字敏實嘗有惡識人以公補厥安圖楚補各百達魯

由特里家選北院大王世宗立拜裕悅宏簡錄孔為當時上賢之一與注均以善終

賜多矣許之是魯即後之受搭拉鐵刺子孫先以非罪籍沒者歸之祭本始置北院樞密使以安圖

漢諸臣於府署宣太宗遺制云云可於中京即皇帝位舉甲申次定州命天德字必微原必肩太碩格

哀成服既而易吉服受賀歌吹之聲不絕於內史均未載甲申次定州命天德字必微原必肩太碩格

宮先赴上京太后聞之怒命魯呼率兵拒之者皆留之而去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幹從行六月次南京五院額爾奇木

董安圖原作詳家瑠格瑠格等遣人馳報請為前鋒至泰德泉遇魯呼軍與戰敗之時安圖墜馬王子天德馳至欲以槍

刺之瑠格以身衛安圖射天德貫甲不及膚安圖得馬復戰以是獲勝瑠格與安圖朝於行在世宗遣郎君勤德等詣兩軍諭

解并使偉王將兵次石橋方輿紀要云在臨潢南來明橋入邊錄石橋太后所使降將李彥韜迎降秋閏七月次潢河太后整

軍拒於橫渡時魯呼蓋執世宗臣僚家屬謂守者曰我戰不克先殄此曹人皆洵洵相謂曰若果戰則是父子兄弟相夷矣相

持數日用烏哲屋質之謀各罷兵趨上京語詳烏哲事中已而聞魯呼與太后復有異謀遷於祖州謀司徒華沙及春博

里原作楚補里一作楚不魯八月尊母蕭氏為太后以崇德宮戶分賜南北院大王各五十

世宗立加探訪使字和勤博官北院大王幹傳字敏實嘗有惡識人以公補厥安圖楚補各百達魯

由特里家選北院大王世宗立拜裕悅宏簡錄孔為當時上賢之一與注均以善終

賜多矣許之是魯即後之受搭拉鐵刺子孫先以非罪籍沒者歸之祭本始置北院樞密使以安圖

皆取決於性大寬樂衛荷簡豪猶縱恣不能制察克兵犯御帳不能計中外短之穆宗立以立世宗故不復專用與魯呼王

死控獲結詳交九月群臣上尊號曰天授皇帝改元天祿以安圖主東丹國封明王察克原作為泰寧王瑠格為特里

王淑妃薛史云時漢高祖入汴以杜重威為宋州節度使開城拒命詔高行用率兵攻討重威遣子宏凝

天祿二年春正月天德蕭翰瑠格瑠格等謀反誅天德杖蕭翰遷瑠格於邊裔瑠格使哈嚕斯

子承祐立周王後植隱帝夏四月南唐遣李昉王祚來慰且賀並奉蠟丸書議攻漢冬十月南京留守趙延壽卒以中臺

省右相德呼代之封燕王即位遣使馳報仍命執節將珠來使誤入珠展覽珠展得認反誘執德呼美后等歸使守南

漢主知遠殂

國

漢主知遠殂

國

漢主知遠殂

國

漢主知遠殂

國

漢主知遠殂

國

十一月。駐蹕彰武南。攻異契丹國志云四月帝幸遼陽初遼律太后遼晉故帝於懷密州下黃龍府西北千五百里太后敗始其幼女以與后兄輝奴利因遼遼陽至見高御帳上謂依地請罪與飲奏樂伶人見故主皆泣下尋取其子帝歸去復還未幾野初甚政帝指陳前事乃大臣同謀皆應能野無從屈色耶律氏亦假以辭色綱目遼建州載在乾祐二年二月耶律休復徐休干野丹國志謂趙鼎作錦諸錫里云從建州時節度趙建暉畫德奉迎館於衙署割寨地五十餘頃分耕給食地離建州數十里其地離趙鼎州城也見地理志

三年春正月蕭翰及公主額伯哩。原不里阿謀反。翰伏誅。額伯哩瘦死獄中。秋九月召諸臣議南侵。冬十月遣諸將率兵攻下

貝州高老鎮。地鄴都南宮。在冀州西六十里。堂陽南二十里。殺深州刺史史萬山。俘獲甚眾。攻異歐史云乾祐元年兀欲率萬騎

為候其來也。馬不甚嘶鳴。而予斃夜有光。又月蝕人皆懼。人馬傷死大半。薛史乾祐二年十月契丹陷內邱。契丹入寇。常以馬嘶

契丹聞漢兵渡河引去。威至邢州。遷所載較詳。冬十月自將南侵。漢攻下安平。在晉州東九十里。內邱。在順德

十五年。春二月奉甯王察克來朝。留侍。是月。建政事省。秋九月。如山西。冬十月。自將南侵。漢攻下安平。在晉州東九十里。內邱。在順德

是歲晉故太后卒。改異契丹國志云時病無醫藥。執手罵重威守貞曰。車不置汝令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漢郭威。歐史邢

人又簡官。順州刺史為仁恭。殺威少孤。依潞州常氏。薛史帝無后。諸皇子皆無恙。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漢郭威。歐史邢

謂本常氏子。隨母適郭。冒其姓。為姨母韓氏所養。字文仲。因隱帝被弒。劉子陂兵敗。帝崩。十一月。威反。慕容彥超與戰於

之趙村。冊元龜云。威初在太原。與帝相戲。迎劉崇。知遠。母弟。子贊。尋廢為湘陰公。立贊。道。馮。道。往。徐州。迎。之。契。丹。入。寇。威

迎贊者。為樞密直學士。王度。秘書監。趙。上。文。漢劉崇自立於太原。帝如百泉湖。二月。周遣姚漢英。華。昭。允

五年春正月。漢郭威弒其主。贊。而自立。國號周。遣朱憲來告。於五年正月。當是來告之。遼史與紀。同。十一月。乃天祚四年。此書

上蓋者。精術數。自唐末。著謙云。石榴花。發。石榴。并。致。良。馬。漢劉崇自立於太原。帝如百泉湖。二月。周遣姚漢英。華。昭。允

來以書辭抗。禮。留不遣。改異五代會要云。周廣順元年正月。命左千牛衛將軍朱憲。請。陪。和。好。烏。雲。亦。遣。雅。古。吉。報。命。獻。良。馬

馬四十匹。太祖命左金吾將軍姚漢英。及華光。齋。往。使。薛。史。云。先。是。高。裕。遣。使。與。漢。書。至。境。上。會。京。師。亂。平。帝。回。至。澶。州。夏

遇番使。遂與入朝。至是。遣朱憲。伴。送。歸。蕃。致。書。叙。革命。之。由。并。遣。以。金。銀。酒。器。及。玉。帶。按。歐。史。雅。古。吉。報。命。獻。良。馬

六月。劉崇為周所攻。遣使稱。乞。援。且。求。封。冊。即。遣。燕。王。德。呼。樞。密。使。高。勳。往。冊。為。大。漢。神。武。皇。帝。南。唐。遣。將。洪。來。乞。舉。兵。應

援。是夏。帝。清。暑。百。泉。嶺。秋。九。月。自。將。南。侵。周。次。歸。化。州。尚。和。原。作。祥。古。考。異。山。祭。讓。國。皇。帝。於。行。宮。群。臣。皆。醉。蔡。克。原。作

攷異通鑑輯。反帝遇弒。年二十四。李兵殺之。於大神淀。按。囉。里。僧。通。鑑。入。寇。皆。不。欲。兀。欲。強。之。燕。王。述。軌。與。秦。寘。王。囉。里。僧。等

攷一作。蓋。察。克。字。烏。神。原。作。歐。半。也。大神。通。鑑。作。大神。淀。按。囉。里。僧。通。鑑。入。寇。皆。不。欲。兀。欲。強。之。燕。王。述。軌。與。秦。寘。王。囉。里。僧。等

武州。去。新。州。不。遠。遼。上。京。亦。有。大神。淀。與。此。非。一。也。見。錢。竹。汀。集。方。輿。紀。要。云。主。議。於。九。十。九。泉。不。合。行。至。大神。淀。被。弒。魏。王

乙卯己酉下元

遼史卷十四

三二

地志云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滄河之源在沮陽縣城八里遠志云在豐州境內大神說在保安州西所載較詳

明旦壽安王舉兵諸亂黨悉降立呼不降凌遲死妻子皆誅紀未載六院大王朗本傳字殿李父房阿古齊孫察克作亂助其勝者移宗立伏誅其家屬紀未載等皆誅之立穆宗初世宗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侮諸宰執而荒於酒色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與兵征討猶因北漢南唐乞兵應援與周構怨以及於禍先是右皮室詳察烏哲屢表言察克姦邪不納是年七月帝幸太液谷留飲三日察克謀亂不果上至高和山察克邀壽安王與語弗從遂與瑯都等謀卒遇害

遼史紀事本末卷十五

蕭翰謀逆

太祖天贊元年夏四月唐李存勗圍鎮州節度使張文禮遣使來告急詔將軍康末但率蕭翰等往擊敗之殺其將李嗣昭拔石城翰一名迪里原作字哈連原通鑑翰覽一作寒貞攷宰相達魯原作之子考異薛史云蕭翰父曰阿巴曹引舉寇平州劉仁所始被擒契丹贖歸尋以林為安巴舒嚕原作太后之從子太宗靖安后之兄也考異薛史云蕭翰父曰阿巴曹引舉寇平州劉仁稱蕭氏考異外戚傳太宗入汴賜后族小漢曰蕭性殘忍工騎射翰宏簡錄云李松為蕭翰製姓名史未載性殘忍工騎射

太宗天顯十一年秋九月帝自將伐唐以援河東與唐師戰於太原其將張敬達來拒翰率兵自東北衝唐兵為一大破之斬首數萬級

會同初領漢軍侍衛

八年春正月從伐晉敗晉將杜重威兵追至望都翰請舍騎而射帝止之軍士安進敵人持短兵猝至國兵失利帝深悔曰此吾用言之過以至於此

九年冬十一月杜重威等退保中渡寨帝命趙延壽等分兵圍之潛遣翰等斷晉糧道考異通鑑云翰與通事劉重遇將兵並

大同元年春正月太宗入汴三月班師以宣武軍節度使夏四月發自汴州留翰鎮撫之丁丑崩於繁城世宗奉梓宮

次鎮陽即位於極前翰聞之欲北歸會漢主知遠稱帝擁兵晉陽翰遂遣高模翰迎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考異翰傳從益作

為淑妃養子晉高祖封為郇國公奉唐祀出帝立遷洛陽德光入汴為趙延壽娶從益妹號永安公主淑妃主婚乃知南朝軍拜從益為彰信節度仍與洛陽洛陽翰欲北去使人召之召之不至母匿於微陵城中竟迫以東漢高祖遺郭從義殺之

國事尋備百官立為帝考異時眾議高故城守太妃不從割審交方為三司使謂宜聽太妃處分於是遣使迎漢祖以程元

翰者遇之盡為所獲進至樂城降之獲晉民皆駭其面曰奉敕不殺縱之南走所載較詳

西山出晉軍之後斷其糧道及歸路

從益為彰信節度仍與洛陽洛陽翰欲北去使人召之召之不至母匿於微陵城中竟迫以東漢高祖遺郭從義殺之

國事尋備百官立為帝考異時眾議高故城守太妃不從割審交方為三司使謂宜聽太妃處分於是遣使迎漢祖以程元

翰者遇之盡為所獲進至樂城降之獲晉民皆駭其面曰奉敕不殺縱之南走所載較詳

西山出晉軍之後斷其糧道及歸路

從益為彰信節度仍與洛陽洛陽翰欲北去使人召之召之不至母匿於微陵城中竟迫以東漢高祖遺郭從義殺之

光祿州 翰乃引兵徑赴行在。秋閏七月，世宗與舒嚕太后相拒於潢河橫渡。太后問翰曰：汝何怨而叛？翰對曰：臣母無罪，太后殺之，以此不能無憾。對曰：臣父無罪，太后殺之，以此不能無憾。初，耶律烏哲原注：屋質以附太后被囚，翰聞而快之，即囚

所謂曰：汝嘗言我輩不及今在控杆，何烏哲曰：第願公不至如此，翰默然。
世宗天祿二年，春正月，翰與天德瑠格原注：留哥瑠格反，誅天德翰以尚帝妹額伯里原注：阿，故杖而釋之。天德為太宗庶

子，宮人蕭氏所生也。猛悍趨捷，嘗從破石晉有功。先是翰謀亂，時耶律實刺原注：石刺告烏哲，遂入奏之。翰等不伏，帝不欲發其事，

烏哲固諍，以為不可，乃詔烏哲鞠案翰伏辜，帝竟釋之。
三年，春正月，翰復與公主額伯里原注：安圖反，烏哲得其書，以奏，乃誅之。額伯里瘦死獄中。原注：改異契丹國志云：翰

五十餘人，翰欲取之，宦者張環不與翰破鎖奪官人，被環燒燬灼之，死。按歐文云：初，同州節度使令胡燭為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燭無所依，居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述其所見，作降虜記，所云翰妻事不合。
遼史紀事本末卷十六

烏哲定變

太宗大同元年夏四月，太宗崩於樂城。世宗行次鎮陽，即位。舒嚕太后間之，遣皇子惠原注：惠以兵逆擊，敗於奉德泉。

世宗軍至潢河橫渡，隔岸相拒，以耶律烏哲原注：屋質之謀，各罷兵。趨上京，烏哲字敵筆，系出蓋父房，簡重有器識，重

然，諾遇事造次，處之從谷，人莫能測。博學知天文，會同間為特里家原注：楊隱時從太后，世宗以其善，欲行間，乃設事奉書太后。

太后以書示烏哲，對曰：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願竭死力。太后見疑，臣雖欲盡忠，得乎？為今計，莫若和解，事必成，否則宜速

戰，決勝負，倘人心一搖，國禍不淺。宜教察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書示汝？對曰：魯呼永康王，皆太祖子孫，神器非移他族，何

不可之有？太后當思長策，與永康和議。太后曰：誰可遣者？對曰：太后不疑臣，臣請往。萬一永康王見聽，廟社之福，太后乃使

授書於帝。帝遣耶律哈斯原注：海恩，致與本傳，隨國王實嚕底于官，宣慰使既和，復書辭多不遜。烏哲諫曰：書意若此，國家

之憂未艾也。能釋怨以安社稷，則臣謂莫若和好。帝曰：彼眾烏合，安能敵我？烏哲曰：即不敵，奈骨肉，何況未知孰勝？借曰：幸勝

諸臣之族，執於魯呼者，無噍類矣。以此計之，惟和為善。左右皆失色。帝良久，問曰：若何而和？對曰：與太后相見，各舒忿恚，和之

汝亦聞此言乎。汝實自為之乃許立帝。帝謂烏哲曰。汝與朕屬尤近。何反助太后對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輕付。故如是耳。帝嘉其忠。

世宗天祿二年春正月。耶律天德蕭翰謀反。下獄。特里哀瑤格原作及弟瑣都結天德等為亂。耶律實喇原作石柳潛告烏哲。烏哲遽引入見。白其事。瑤格等不服。事遂寢。未幾。瑤格邀駕觀樗蒲。奉觴上壽。袖刃而進。帝覺。命執之。親詰其事。瑤格自誓。帝復不問。烏哲奏曰。當使實喇與對狀。不可輒恕。帝曰。卿為朕鞠之。烏哲率劍士往訊之。天德等伏罪。誅罰有差。明年蕭翰復以謀反誅。

三年。烏哲表列奉寧王察克原作察刺陰謀事。帝不聽。尋拜為右皮室詳袞原作詳懇。五年秋九月。帝南伐。次歸化尚和原作尚和。山察克弑帝。烏哲聞變。輿遣人召諸王。及諭禁衛長皮室等。同力討賊。時善安王歸帳。烏哲遣弟冲迎之。王意尚猶豫。烏哲曰。大王嗣聖子。賊若得之。必不容許。臣將誰事。社稷將誰賴。悔莫及矣。王始悟。諸將聞。烏哲出相繼而至。連明整兵。出賊不意。圍之。遂誅察克。語詳察克事中。亂既平。穆宗即位。謂之曰。朕之性命。實出卿手。命知國事。以逆黨財產盡賜之。烏哲固辭。

穆宗應歷五年。以烏哲為北院大王。總山西事。景宗保寧元年冬十一月。以北院大王烏哲為裕悅原作于越。時宋師圍太原。命烏哲率兵往援。至白馬嶺。遣勁卒夜出間道。疾馳駐太原西。鳴鼓舉火。宋兵以為大軍至。懼而宵遁。四年。北漢子劉繼元遣使來貢。致幣於烏哲。烏哲以聞。帝命受之。五年夏五月。烏哲卒。年五十七。帝輟朝三日。後道宗詔上京。立祠祭享。樹碑以紀其功。攻與宏簡錄道宗時庚子唐古乞銘父寺并立祠。柱之唐古字。敵隱。廉謹。善屬文。統和中。述其父安民治盜之法。以進。補小將軍。歷蒙州刺史。唐古部詳穩。隄行黨項部節度使。改右夷高舉。均有台。續本傳。畧同。又嘗上疏言自建。哈也。城以來。西番數為邊患。若不復守。故疆省。罷。成。役。不。報。

同時至助字夢奇。南京人。會同中第進士。太宗入汴。受詔知制誥。總禮儀事。應歷中。累遷翰林學士。出入禁闈十餘年。保寧間。兼政事。舍人數延。問古今治亂得失。奏對稱旨。改南京副留守。決訟平允。人皆便之。累擢樞密使。兼北府宰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進尚書無逸篇。太后嘉獎。是時。與韓德讓耶律色珍原作鮮軫相友。善同心輔政。知無不言。法度修明。朝無異議。屢請致仕。令居南京。封鄭公。免拜。賜几杖。統和九年。遘疾。授中京留守。舟致竹汀謂中京大定府本莫王牙帳地統和二十五年始築城稱中京不應此時即有後編作九月年七十五贈尚書令。耶律賢適字阿克展。原作阿裕悅羅卜科。原作魯子留守當是南京之謄。

加尚父七月卒。年七十五。贈尚書令。耶律賢適字阿克展原作阿裕悅羅卜科。子

嗜學有大志為烏哲所重嘗謂人曰是人當國天下幸甚應歷中討烏爾古還擢右皮室詳察景宗立以功加檢校太保賜推
忠協力功臣加特進同平章事保寧二年秋拜北院樞密使兼侍中三年為西北路都部署忠介膚敏推誠待人雖燕息不忘
政務屢決滯獄百司罔敢懈大丞相高勳致異本傳字昂臣晉北平王信賴子任晉官閤門使隨杜重威來降授四方館使好
留守景宗立以定策功進王泰遷兩院樞密使以毒藥餽駙馬都推舉之天祿間為樞密使總漢軍事應歷初封趙王改南京
尉蕭卓琳事覺流銅州尋謀害蕭思溫詔獄誅之籍其家賜思溫都部署尼哩原作女里席籠放恣及帝姨母保母勢薰灼賢適患
之言於帝不報亨初疾篤得請封西平郡王卒年五十三子觀音大同軍節度使

フ
東
各
書
目
録
ス
ラ

三
一

三
一
八
十

二
二

四年夏四月。漢以皇子隆緒生。遣使來賀。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

五年春正月。漢遣使來賀。夏六月。漢遣人以宋事來告。冬十二月。漢將攻元。遣使稟命。宋會元年英武帝嗣位改元廣德。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

七年春二月。漢雁門節度使劉繼文來朝貢方物。帝賜契丹玉帶。是年契丹起兵攻宋。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

八年秋八月。漢以宋事來告。九月。漢為宋所侵。遣使求援。命南府宰相耶律沙。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

戊子。漢以宋師壓境。遣駙馬都尉盧俊來告。冬十月。漢以遼師退。宋軍來謝。十二月。漢以宋軍復至。掠其糧儲。來告且乞賜糧。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

九年春三月。詔以粟二十萬斛助漢。改異畢沉續通鑑云遼主使烏珍塔爾分治南北院善課農田年穀屢給故能經費有餘。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

乾亨元年。攻契丹。即宋太平興國四年。春正月。遣塔瑪。美云遼扈從官畢元。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

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好。故不然。則戰。二月。宋帝自將伐漢。旁獻封事。帝見其姓名。喜曰。澶州。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

馬嶺不利。迪里等死之。士卒死傷甚眾。遣南府宰相耶律沙。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

又獲夔州節度使馬延忠。節度使。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

其首級。下城。外。指。揮。郭。萬。超。妻。子。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

滿。食。十。刻。乃。遂。客。草。詔。賜。之。夜。漏。上。注。夾。城。中。繼。元。大。恐。自。督。五。日。略。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

州。十。軍。一。刻。乃。遂。客。草。詔。賜。之。夜。漏。上。注。夾。城。中。繼。元。大。恐。自。督。五。日。略。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

關。十。軍。一。刻。乃。遂。客。草。詔。賜。之。夜。漏。上。注。夾。城。中。繼。元。大。恐。自。督。五。日。略。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

以。六。歲。子。三。續。文。據。代。州。依。契。丹。之。援。以。拒。命。遣。郭。守。文。討。平。之。與。史。異。守。文。字。國。華。河。東。太。原。人。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

元。北。漢。主。弟。繼。文。據。代。州。依。契。丹。之。援。以。拒。命。遣。郭。守。文。討。平。之。與。史。異。守。文。字。國。華。河。東。太。原。人。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

元。北。漢。主。弟。繼。文。據。代。州。依。契。丹。之。援。以。拒。命。遣。郭。守。文。討。平。之。與。史。異。守。文。字。國。華。河。東。太。原。人。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

元。北。漢。主。弟。繼。文。據。代。州。依。契。丹。之。援。以。拒。命。遣。郭。守。文。討。平。之。與。史。異。守。文。字。國。華。河。東。太。原。人。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

元。北。漢。主。弟。繼。文。據。代。州。依。契。丹。之。援。以。拒。命。遣。郭。守。文。討。平。之。與。史。異。守。文。字。國。華。河。東。太。原。人。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却之始來賀。

遼史卷十八

穆宗之暴

世宗天祿五年秋九月泰甯王察克原等作亂世宗遇害逆黨尋伏誅壽安王即位是為穆宗改元應歷諱璟編作明當是

應歷二年春二月太尉和爾郭勒濟原等作亂世宗遇害逆黨尋伏誅壽安王即位是為穆宗改元應歷諱璟編作明當是

史通鑑及契丹國志均作蕭海真弟也宣政殿學士李濟謀南奔事覺詔暴其罪默赫特尋誅杖濟而釋之及異密

在契丹亦謂之輝得舍利永康王妻弟也附從之潛與密謀濟因致書言和戰利害不果從冊府元龜云海真弟

與濟相善言及政殿學士與海真弟也附從之潛與密謀濟因致書言和戰利害不果從冊府元龜云海真弟

通家問回書感謝又奏陰事其與濟書云今王歸國唯好擊斃濟因致書言和戰利害不果從冊府元龜云海真弟

所獲下獄歷來不為河東也凡六年初王歸國唯好擊斃濟因致書言和戰利害不果從冊府元龜云海真弟

郎君哈里海原謀亂就戮命乳媪兄赫魯魯世為阿克蘇原錫林石額爾奇木原林牙迪里敵烈侍中紳圖神都

三年冬十月魯呼原李胡子衛王完堯郎君札幹原幹迪里敵烈錫林石額爾奇木原林牙迪里敵烈侍中紳圖神都

懷異志至是見主耽酒嗜殺陰林牙華格原郎君錫倫原羅等皆執之華格札幹等未幾誅釋完及雅斯哈世宗時詔與晉王往復以昆

七年夏四月女巫錫庫通鑑作蕭泰有罪誅初錫庫上延年樂方當用男子膽和之不數年殺人甚多至是覺其妄射殺之

九年夏四月周師來侵取益津瓦橋淤口三關及瀛莫諸州改契丹國志云時主好獵荒政每夜酣飲連旦方寢日中而起

遼至主曰三關本漢地今以還漢何失之有其不恤國事如此幽州之睡王體氣卑弱見婦人委任關官瀛莫之益津關建為

亦謂之瓦子濟州益津關建為瀛州瓦橋淤口三關及瀛莫諸州改契丹國志云時主好獵荒政每夜酣飲連旦方寢日中而起

關置寨屬霸州程大演軍古淤口關瀛州高陽關分置重兵與真定相特角有拒馬河在歸義縣樂史太平寰宇記云西河

縣今霸州治唐為永清縣地又高陽關在縣東三又口社亦曰草橋關次瓦橋關云信安軍本古淤口關樂史太平寰宇記云西河

迪里敵烈前宣徽使哈斯海原等謀反囚之與莫王哈斯海原等謀反囚之與莫王哈斯海原等謀反囚之與莫王哈斯海原等謀反囚之

十年秋七月政事令耶律壽遠太保綽下鄂博原等謀反伏誅八月幸懷州以鎮酋石殺祝擊殺近侍古格原作冬十月

魯呼子喜隱謀反嘗改封至保甯中乃封宋王喜且云薛成通鑑趙王作宋王據遠史先封趙王慶曆中未薛連魯呼下獄死

釋喜隱

十一年春二月辛亥司徒烏呼濟原作烏里只致異畢子特爾格原作迭利哥致異畢誣告其父謀反復詐乘傳及殺行久以

其父請杖而釋之。改其罪元續通鑑云二月無辛亥蓋史夏五月乙亥司天王白李正等進歷。改異畢元續通鑑云先是晉天福
號調元歷及太宗入汴收百司伎術歷象遷於中宗遂始有應白等六月甲午赦以老人星見乞行赦宥許之草赦既成留數
所進蓋調元歷也白薊州人晉司天少監太宗入汴得之所載甚詳
今稽期弗發非也劉景日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
十二月春二月以御史大夫蕭和斯護思為北院樞密使賜對衣鞍馬。改異畢元續通鑑云時遼諸王多生事繫獄詔蕭護思
濫護斯居要地未嘗匡救議者少之所載較詳夏五月以早命左右以水相沃項之果雨
十三年春正月自丁巳晝夜酣飲者九日殺獸人哈里海原三月殺鹿人默勒濟里原弼梟其首以示掌鹿者夏五月近侍傷
獐射殺之殺獐人哈瑪爾。霞馬秋九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飲於野次終夕乃罷已而復然冬十二月殺彘人克酬原
十四年春二月支解鹿人摩多哈里海原等七人於野封土識其地夏五月射抵獐鹿於白鷹山至於浹旬。改異國語解云
於地以誘鹿射之畢流續通鑑云六月丙辰以掌鹿舒蘇。翔思代幹里為札薩克轄。原林里司官亦掌官衛之禁者
丙午朔獵于玉山竟月忘返史未載冬十月丙辰以掌鹿舒蘇。翔思代幹里為札薩克轄。原林里司官亦掌官衛之禁者
賜金帶金盞銀二百兩所隸死罪以下得單之十一月壬午日南至宴飲達旦自是晝寢夜飲殺近侍轄魯。小六於禁中
十五年春二月東幸以獲鴨除鷹坊刺面腰斬之刑三月近侍棟爾東兒進匕箸不時手刃刺之虞人色勒迪。刺原沙偵鵝失
期加炮烙鐵梳之刑而死冬十二月以近侍喜格。喜哥私歸殺其妻
十六年春正月殺近侍白海及家僕善福。福雅爾噶刺葛等秋七月諭有司凡行幸之所必高立標識令民勿犯違以死
論九月殺狼人紐幹哩。原冬十二月幸酒人伯勒格刺哥家復幸殿前都點檢耶律伊勒哈。原色本宮分人太師赫嚕子穆
宗與為布衣交與謀機密帝醉酒嗜殺屢諫不聽帝被絨時坐守衛不嚴誅又景宗紀之夷第宴飲連日賜予無度左右授官
職百官志之夷刺葛均係一人畢元續通鑑伊勒哈作刺哈云檢校太師哈嚕子也餘同
者甚眾是冬駐蹕黑山平淀
十七年夏四月殺鷹人達魯。敵魯及鹿人札格。原六月支解雉人壽格。原壽哥甯古。原古殺鹿人四十四人。改異畢元續通鑑
壽格之飲因怒濫刑醒亦海之論大臣切諫蕭思溫等畏懼鮮能匡救諫亦不聽已未支解鹿人冬十月殺酒人索紐十一月殺
近侍廷壽及家人阿不禮等殺鹿人唐古。唐果等十二月手殺鷹人哈里海原復箇之
十八年春正月觀燈於市以銀百兩市酒命羣臣亦市酒縱飲三日二月幸五坊使錫沙理。原作霞家宴飲達旦三月如潢河
獲駕鵝祭天地造大酒器刻為鹿文名曰鹿顯。取酒以祭天殺鵝人呼圖哩。原作胡近侍華格。原化葛及監囚哈里。原仍對哈
里之尸夏四人殺苑人察爾吉。原抄五月丁亥重五以被酒不受賀獲鵝於碩格。原古水野飲終夜丁酉與政事令蕭巴雅

乙卯己酉

遼史卷十八

四

章以唐降五月指揮榮

十八年冬十月宋師圍太原詔特烈為兵馬總管發諸道兵救之

景宗保甯二年春正月如潢河夏四月幸東京六月還上京

六年春三月宋遣使議和以涿州刺史耶律昌珠

七年契丹乾亨元年春正月宋遣使來賀夏四月遣耶律舒蘇

八年春正月宋遣使來聘秋七月復遣使來賀天清節

九年春二月宋遣使致其先帝遺物

使來告遣耶律旺祿

復遣使來聘

可奪厚禮

馬邑人仲甫

九明記事本末

遼史卷十九

五

出降益懼御蓋即君學古赴救穴地以進計安反側隨宜備禦不少懈聞援師至開門九月命燕王韓匡嗣為都統南府宰相
 列陣沙為監軍特里哀原休格南院大王色珍權漢王穆濟等分道南侵冬十月匡嗣與宋兵戰於滿城本後周永樂縣人
 改今為敗績辛未太保舒蘇原思作敗宋師於火山乙亥詔數匡嗣罪赦之宴賞休格及有功將校丹遺韓應祈通鑑云九月契
 丹定府軍於滿城西大陣官斬首萬餘人納之休哥諫不聽俄而劉廷謙陣於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等寇鎮州報圍
 丹軍大潰至遼城大敗之斬首萬餘人納之休哥諫不聽俄而劉廷謙陣於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等寇鎮州報圍
 亦從匡嗣侵宋敗績帝欲誅之以皇太后營救得免耶律穆濟傳匡嗣軍潰穆濟獨部伍不亂徐整旗鼓而歸宋史太宗紀十一
 破契丹斬首萬餘級均未載
 二年春正月以休格為北院大王攻其畢沅續通鑑云初北漢劉繼業素驍勇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帝令繼元招之乃釋
 人北漢世祖賜姓名而李燾曰據國史本傳云孤憂甚危業勸其主出降繼業望見旌旗即去主將多疑之潛州刺史楊重貴封契
 丹通鑑輯覽作韓里特事潘美事且繫之二月續通鑑吐李作卓冬十月將南侵祭旗鼓癸未次南京己亥圍瓦橋關十一月
 宋兵夜襲營蕭幹原度使與休格戰敗宋兵于高梁河任終政事令部及耶律赫德蕭幹傳作允古戰卻之壬寅休格敗宋兵於
 瓦橋關守將張師引兵出戰休格奮擊敗之斬師餘眾退入城戊申宋兵陳於水南休格涉水擊破之追至莫州殺傷甚眾已
 百宋兵復來擊之殆盡丙辰班師還至南京尋拜休格為裕悅使崔彥進契丹國志云十一月帝進攻關南宋河陽節度
 遂班師畢沅續通鑑云帝次長垣縣關南言大破遼師萬餘眾斬首三千級遼主引兵還宋史太宗親征契丹次大名遼師度
 之大戰于莫州敗績時各異齊以養外帝嘉納之所載各異齊
 贊曹州寬向人昉深州鏡陽人
 三年秋七月甲寅東幸駐蹕土河改其宋史太宗紀正月易州破契丹數千眾五月平塞軍與契丹戰敗之七月帝欲大舉伐
 國王建安本馬韓別種其王烏元明數若遼使如渤海令發兵以應竟無至者尋遣使至高麗亦然通鑑輯覽云時以詔賜定安
 令張特角之勢王大喜附女真進表優詔答之
 四年夏四月景宗自將南侵宋至滿城戰不利守太尉奚幹里原作瓦里改異畢中流矢死統軍使耶律善補改異畢沅續通
 字瑤昇孟父楚國王後安圖孫官都元帥宋為伏兵所圍樞密使色珍救免詔以失備杖之五月班師攻異畢沅續通
 將所敗畢沅續通鑑云三多行營南院大王與國七年高陽關破其壘三十六未幾唐府州因折御破之於新澤分道入宋為其邊
 於是連三道之師皆敗方與紀要云潘美大敗遼兵於雁門關破其壘三十六未幾唐府州因折御破之於新澤分道入宋為其邊
 東南二十里宋史唐與之秋九月辛雲州次焦山崩三月長編擊遼主之崩於歲末又與契丹於順安軍在今安州
 勝為崔彥進所載較詳
 即位尊母蕭氏為太后攝國政改元統和攻異王宗沐續通鑑云六月復擊遼主之崩於歲末又與契丹於順安軍在今安州
 書云昔我烈考皇帝與大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好如舍利塔銘云六月復擊遼主之崩於歲末又與契丹於順安軍在今安州
 國宜易以南北朝梁莊肅折之乃如故蓋道宗咸雍二年復稱大遼以前國書南北均稱大契丹也孫淵如因欲每非兄弟注於

聖宗與宗兩朝均書契丹余謂統前後而計之不
紀是年閏十二月豐州與契丹戰破之獲其天德節度使蕭太合二史觀之逮不書本國之敗績又續宋亦不書本國之敗績亦和又東
聖宗統和元年春正月以裕悅休格為南京留守總邊事宋築城河北詔休格以兵撓之并嚴邊備州奏其宋太宗紀三月豐載
未載亦

四年春三月宋遣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崔彥進大名米信字海進由雄州道田重進幽州飛狐二門方輿縣名隋置明改廣昌今屬

恒山一名大茂山宋將范密楊繼業出雲州曹彬米信出雄州道田重進幽州飛狐二門方輿縣名隋置明改廣昌今屬

有范密而無潘美而色珍傳又云楊繼業出雲州曹彬米信出雄州道田重進幽州飛狐二門方輿縣名隋置明改廣昌今屬

事請來雲取燕都信之於曹彬為幽州都督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為禮部侍郎三月彬取固安新城田重進為定州都督署

賀方輿米信至又敗之於新城東北按宋史賀方輿米信至又敗之於新城東北按宋史賀方輿米信至又敗之於新城東北按宋史

北通鑑輯覽云李至字言幾太原府人賀懷浦開封陳留人太祖孝惠皇后兄詔宣徽使布琳源領馳赴燕南與休格議軍

事徵各道兵赴援復遣東京留守耶律穆濟以諸軍繼進賜劍專殺丙子統軍使耶律頌德敗宋軍於固安甚眾加檢校太

師休格絕其餉道擒將吏獲車馬器械無算庚辰寰州刺史趙彥章攻其宋史太以城降宋破契丹兵於寰州史未載

宋兵入涿州義順軍節度副使趙希贊以朔州降宋時聖宗自將與太后駐兵馳羅口在涿州東北詔趣東征兵馬以為應援

癸未國兵與宋田重進戰於飛狐不利冀州防禦使大鵬翼改異通緝覽云重進命部將荆州刺史重進大軍至美列隊持白

所載較詳翼州刺史馬贊攻異文獻通考李壽長編均指揮使何萬通被獲人斬首數千級逐北四十里下飛狐靈邱等城

領輕騎涿州南斬首千餘級殺宰相馬斯美丹國志作馬碩均指揮使何萬通被獲人斬首數千級逐北四十里下飛狐靈邱等城

都統以副休格彰國節度使艾正等以應州附宋郢州防禦使呂行德等以飛狐附宋都指揮穆超以靈邱縣屬大府附

宋攻異畢沅通鑑云重進圍飛狐城降進圍靈邱城亦以城降所載較詳夏四月次南京北郊庚子特里衣瑤昇補傳字

瑤昇此蓋與其副張繼從劉知進擊城攻異畢沅通鑑云重進圍飛狐城降進圍靈邱城亦以城降所載較詳夏四月次南京北郊庚子特里衣瑤昇補傳字

梅其字耳等以捷報辛丑潘美克雲州城已西田重進通鑑云四月飛狐北殺其二將宋史未載癸卯休格復以捷報戊申布琳奏

宋軍引退而奚王壽甯即和碩羅等以兵追躡皆勝之癸丑籍艾正等家屬分賜將士宋曹彬米信北渡拒馬河攻異通鑑輯

河亦曰界河以宋遠于此分界也其上流為拒馬河出易州涿水縣至定興新城為白溝河其下流運雄縣為會同河入于瀋

方與紀要云上流即縣乾河源出山西馬邑縣西北洪濟山經大同府南山陰縣至順天府西南曰蘆溝河亦曰渾河分二派

與霸州界河一經固安縣西直沽入海與休格對壘挑戰時聖宗次涿州東五十里詔諸將嚴備水道毋令潛至涿州乙卯休格

與霸州界河一經固安縣西直沽入海與休格對壘挑戰時聖宗次涿州東五十里詔諸將嚴備水道毋令潛至涿州乙卯休格

與霸州界河一經固安縣西直沽入海與休格對壘挑戰時聖宗次涿州東五十里詔諸將嚴備水道毋令潛至涿州乙卯休格

等敗宋軍獻所獲蔚州都押衙李存璋等殺節度使蕭卓琳原里作執監軍銅州節度使耿紹忠類作吳太平治逆統以城降宋兩
 辰復涿州取吳陳徑通編云時方契丹主與太乙自攻涿州復之未幾是日胡氏曰關安復其城五月庚午國兵與曹彬米信戰
 於岐溝關州取馬河之北由關而西至易州六十里亦曰奇關又為和溝縣四十里大敗之追至拒馬河溺死者無算餘眾
 奔高陽又追擊之死者數萬棄戈甲如邱陵取幽州且應重通繼行不得將敵聞太宗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彬等以十萬眾聲言
 等乘勝而前屢告捷帝詩其進軍之速彬既次涿州休哥堅壁不戰分兵絕糧聞太宗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彬等以十萬眾聲言
 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退休哥因出兵追躡以至於大敗孔幽州亦行溺於拒馬河死之乃復趨涿州彬等以十萬眾聲言
 來薄會聖宗與太后引軍至彬信復休哥因出兵追躡以至於大敗孔幽州亦行溺於拒馬河死之乃復趨涿州彬等以十萬眾聲言
 畢沅續通鑑云保勳馬陷淖中其子利涉救之不能出遂躡以至於大敗孔幽州亦行溺於拒馬河死之乃復趨涿州彬等以十萬眾聲言
 色珍奏復蔚州斬首二萬餘級乘勝攻下靈邱飛狐丙戌御元和大殿宴將校爵賞有差軍敗眾擾獨李繼隆振旅而還命知
 都虞侯繼隆守霸圖處耘子上黨人六月度居庸關甲寅色珍奏復蔚州秋七月奏復朔州宋將楊繼業死之弁上所獲
 將校印綬告勅先是國兵至蔚州營於州左得謀報敵兵且至乃設伏以待敵至縱兵逆擊追奔逐北至飛狐口遂乘勝鼓行
 而西入寰州殺守城吏卒千餘人楊繼業素負驍勇號無敵北據雲朔數州至是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至狼牙村要云與紀
 州南通折代二州之道云業至谷口之北遷臺死焉惡其名不進左右固請乃行遇伏四起中流矢墜馬被擒瘡發不食三
 日死自是宋守雲應諸州者聞之皆棄城遁又敗於石碣谷村其鋒銳軍已先陷蔚州今圖與美復敗於飛狐楊業引兵趨雲
 應襄朔吏民內徙聞斜軫兵盛欲領兵出大敗於石碣谷村其鋒銳軍已先陷蔚州今圖與美復敗於飛狐楊業引兵趨雲
 兵強弩相及斜軫戰於斜軫山敗走其鋒銳軍已先陷蔚州今圖與美復敗於飛狐楊業引兵趨雲
 能制行二十里間葉節度使通賀懷三任除仇名通戰至退口見無牙村仇自率麾下不得報謂業勝之乃趨朔州約至陳離谷口張步
 關詔贈業太尉大節度使通賀懷三任除仇名通戰至退口見無牙村仇自率麾下不得報謂業勝之乃趨朔州約至陳離谷口張步
 石口在應州南石峒谷即石佛文裕代仇名通戰至退口見無牙村仇自率麾下不得報謂業勝之乃趨朔州約至陳離谷口張步
 貴助王侁者尚順州團練使劉文裕代仇名通戰至退口見無牙村仇自率麾下不得報謂業勝之乃趨朔州約至陳離谷口張步
 侵壬辰次唐興縣時宋軍屯涿洹河北選將亂射之進焚其橋獲其輜重保威是年從伐宋相載詳史王化府馬縣大石路即今大
 拜上京留守紀均未載卓特原特節度使盧補古都監耶律盼與宋帥戰於秦州不利十二月休格敗宋兵於望都小校
 克酬原主襲宋輜重弁焚其芻粟甲辰詔南院大王與休格合勢進攻自率兵與宋將劉廷讓李敬源戰於莫州漢方與紀均未載
 河間府北七十里宋敗之乙巳擒宋將賀令圖封楊重進人等改異薛應通繼云時廷讓源師數萬並海縣地要云
 為莫州今任邱縣重敗之乙巳擒宋將賀令圖封楊重進人等改異薛應通繼云時廷讓源師數萬並海縣地要云
 兵大至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隆為後援繼隆退保壽源合將趨燕休哥以兵脫走敬源與楊重子館會北與李
 載休哥詳降始賀云國信之廷讓敗休哥願為後援繼隆退保壽源合將趨燕休哥以兵脫走敬源與楊重子館會北與李
 館在河間府西北三十里國信之廷讓敗休哥願為後援繼隆退保壽源合將趨燕休哥以兵脫走敬源與楊重子館會北與李
 然却初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弁師至駭而卻走齊賢先伏步卒於土鑑岩掩擊至云奉詔還州齊賢曰敵知州應事折通皆敗且楊重子館會北與李

漢等族自振武入寇折御脚敗之於子河以勒浪等乘亂反擊殺其將突厥舍利等德威僅以身免四月攻雄州何承矩條子
力漢之捷諭州民契丹乃退東都事畧云承矩承州之捷獲契丹首所謂鐵林相公者虜始引去復從滄州舉元結通鑑云
繼動子御邊部喪氣不致深入通鑑輯覽勒浪作塔瑪部置官主之史未載穆宗遇害得嗣位國事皆后決之明
中從阮喬史均未載

承天后攝政

景宗保甯元年夏五月立妃蕭氏為皇后后諱綽小字燕燕改異通鑑輯覽改作葉北府宰相魏王思温女改異契丹國志云
蕭長編徐乾學後編從之畢沅續通早慧思温嘗觀諸女掃地惟后喜潔除喜曰此女必能成家至是由貴妃正位中宮景宗
無據史及東都事略略作思温女為是國世宗第二子母懷節蕭后察克原作察剎作亂世宗與后同被弑景宗甫四齡藏積薪中因此
諱賢字賢甯小字明辰志作明計世宗第二子母懷節蕭后察克原作察剎作亂世宗與后同被弑景宗甫四齡藏積薪中因此
嬰疾穆宗養之興慶宮戶口牛羊有差又以潛邸給使者為塔瑪部置官主之史未載穆宗遇害得嗣位國事皆后決之明
達治道聞善必從兼習知軍政能駕馭臣工故多得其死力

二年夏四月帝幸東京五月次盤道嶺盜殺后父北院樞密使蕭思温本傳思温以密威預政穆宗醜酒嗜殺無所忌輔士論
府初尚齊國公王屢破宋兵拜北院樞密使以右皮室詳察原詳察耶律賢適為北院樞密使秋九月得國舅蕭哈濟海只及哈哩海只殺
思温狀伏誅流其弟紳圖神觀於黃龍府改異畢沅續通鑑
三年冬十二月皇長子隆緒生即聖宗次子隆緒後亦被誅
四年夏四月追封后父蕭思温為楚國王

五年春三月追封后祖瑚穆里原作胡母里改異一作忽為韓王贈伯瑚嚕古魯古胡兼政事令甯古齊原作尼兼侍中
乾亨三年春三月皇子罕巴卒原作罕巴者惟景宗四子藥師早至遼
四年秋九月景宗崩改異李善長編繫於歲末又引契丹本道詔梁王嗣位軍國大事聽皇后命冬十月尊為皇太后攝國政
以南院大王巴古濟原傳謂在三月蓋傳聞之誤今從本紀遺詔梁王嗣位軍國大事聽皇后命冬十月尊為皇太后攝國政
裕悅原作于越耶律休格原傳謂在三月蓋傳聞之誤今從本紀遺詔梁王嗣位軍國大事聽皇后命冬十月尊為皇太后攝國政
京以韓德讓耶律色珍原傳謂在三月蓋傳聞之誤今從本紀遺詔梁王嗣位軍國大事聽皇后命冬十月尊為皇太后攝國政

聖宗統和元年春正月太后幸荆王道隱弟視疾以休格為南京留守總邊事二月葬景宗於乾陵以伶人塔嚕原作等為殉

太后與帝因為書附上大行太后詣陵置奠命繪近臣於御容殿賜山陵工人物有差夏五月國舅平章事蕭道肅以太后

慶壽請歸父母家行禮而齊國公主及命婦群臣各進物設宴賜國舅帳者年物有差乙亥詔近臣議太后上尊號冊禮樞密

使韓德度以後漢太后臨朝故事草定上之六月帝率羣臣上太后尊號曰承天皇太后詔有司給三品以上法服三品以下

用大射柳之服秋七月太后聽政八月帝西謁祖陵太后祭楚國王蕭思溫墓遂俱謁懷陵幸懷州九月以故裕悅屋只

哲也原有傳導功錄其子孫以其子巴延原為林牙冬十月命宣徽使布琳原自蒲領放異一作普領又作蒲爾亦作

穆爾爾原作阿沒里字布琳原傳未載聖宗紀載此二事一作蒲爾爾一作蒲爾爾近致疑即一人也穆爾爾等征高麗十一月太

后與帝祭乾陵詔諭三京官屬當執公方母得阿順朝使非理徵求州縣母得畏徇恒如采聽以為殿最民間孝義者旌其門

閏十二月幸顯州甲午東幸己亥太后觀漁於玉盆灣辛丑觀漁於清淵勅諸刑辟有寬者詣臺訴是夕燃萬魚燈於雙溪

聖宗時蕭太后所造楊買驢遠臣姓名司營築之事者亦未載也

二年春正月國舅帳節度使蕭達林來朝達林原作達林自統其功二年十一月東征女真都統和十二年始見之蕭

物產來上四年正月彰德節度使蕭覽上東征復又軍還覽近侍統其功二年十一月東征女真都統和十二年始見之蕭

奉詔督皇太妃軍事撫定西邊十四年十二月蕭覽誅叛首阿勒坦等封蕭覽其官階事蹟全不相符據於十二月南京

統軍使蕭覽宋軍於泰州二十一年蕭覽子排亞尚景忠於望都二十二年蕭覽子排亞尚景忠於望都二十二年蕭覽子排亞尚景忠於望都

的係二人更明矣陳浩連史考證今按蕭達林傳六年中流矢之太師應作蕭覽子排亞尚景忠於望都二十二年蕭覽子排亞尚景忠於望都

樂川夏四月太后臨決滯獄自是歲以為常秋七月太后行再生禮五初史補編均同耳則二月帝朝太后因從觀獵於饒

花圍相傳連蕭后捧花處今為戍守之所史未載

四年春正月樞密使色珍等討女直克之獻其俘賜詔獎諭三月休格奏宋遣曹彬等分三道來侵詔發諸道兵助休格禦

之太后與帝駐兵馳羅口夏四月次南京諸將各以捷報帝以酒脯祭天地率羣臣賀於太后次涿州東五十里丙戌復其

城庚申帝朝太后壬戌克固安五月國兵與宋曹彬等戰於岐溝關大敗之詳宋初和議事中壬辰以太后生辰縱還俘獲癸

酉班壬午還次南京將士論功行賞有差六月度居庸關戊午幸涼陘秋七月色珍奏復朔州擒宋將楊繼業不食二日

死函其首以獻傳示諸軍亦詳宋初和戰事中八月以北院大王普努甯為山後五州都管詔復山西今年租賦九月

月次黑河重九登高於高水南阜賜從臣命婦菊花酒丙申次儒州以將南侵詔繕甲兵冬十月出居庸關次南京十一月丙

於滹沱河北。漢志云滹沱河行經三百七十里過郡者六方與紀要云源出山西繁峙縣東北二十里之大戲山經忻代入何承矩築堤為塘水以限戎。詔休格以騎兵絕宋兵毋令入邢州甲辰親率兵會休格與宋將劉廷讓等戰於莫州敗之乙巳國

馬官引滹沱為塘水以限戎。詔休格以騎兵絕宋兵毋令入邢州甲辰親率兵會休格與宋將劉廷讓等戰於莫州敗之乙巳國

五年春正月破束城縣及文安戊寅還南京加上太后尊號。六年夏四月幸南京呼勒希原作胡橫突韓德讓墮馬太后怒殺之。秋九月太后幸韓德讓帳厚加賞賚命從臣分朋雙陸

以盡歡。癸卯南侵宋次涿州冬十月攻涿州克之戊午破沙堆驛癸未克長城。辛卯拔滿城戊戌下祁州及新樂尋破小

狼山砦丙辰敗於沙河。七年春正月班師甲辰克易州改異耶律穆爾古傳原作唐魯古七年伐宋為先鋒與耶律諾四月太后謁奇善汗廟

十二年秋八月詔皇太妃領兵撫定西邊以蕭達林原作蕭達林督其軍事。十三年秋九月奉安景宗及太后石像於廷芳淀。在龍門衛東北二百十里亦為契丹游獵之所其主賢嘗建酒肆於此號御

十五年秋八月帝獵於平地松林。於松山即此通鑑輯覽云平地松林亦曰千里松林遼臨潢府地在今克什克騰旗西南后誠曰前聖有言欲不可縱吾兒為天下主馳騁田獵萬一有銜檄之變適貽予憂其深戒之

十七年秋九月幸南京南侵宋冬十月攻遂城不克遣北府宰相蕭繼遠即繼先史有傳字揚隱思溫姪命為子尚齊國公主取狼山鎮石砦次瀛州擊敗宋兵擒其將康昭裔宋順進拔樂壽縣尋班師

二十一年夏四月耶律諾觀原作耶律諾觀獲宋將王繼忠於望都太后釋之用為戶部使方與紀要云宋咸平六年高陽關將王繼

之地通鑑輯覽云此炭山在今宣化府萬全縣西南即歸化州之陞頭非建城於滹沱河上之炭山也。二十二年秋閏九月太后與帝大舉南侵宋與戰於唐興大敗之嗣屢戰不利冬十一月次澶淵蕭達林原作蕭達林中伏誓死師

大挫衄會宋真宗自將來禦遂用王繼忠言與宋約和而退自是信使不絕太后有機智每侵宋親被甲督戰及通好亦出其謀惟性殘嗜殺耳十二月宋遣李繼昌結和以太后為叔母即使閤門使丁振報謝遂班師

九 月 紀 事 本 末

遼 史 卷 二 十

九

越為太宗第二子齊王地即太后姊也
秋九月幸南京上太后尊號
二十七年冬十二月太后崩於行宮
改葬乾陵遣人緇殺其妻云先是善民
里姑有私議其醜者輒殺之隆緒畏之
莫敢言契丹國志云隆運有薛陽之幸
畢沉靖
官板事法當死杖而釋之史均未載

耶律隆運柄用

景宗乾亨元年秋七月以權知南京留守韓德讓
禦宋有功賜詔褒獎德讓薊州玉田人後賜姓耶律名隆運為中書令知古
孫燕王匡嗣子厚重有智略明治體喜建功立事景宗嬰疾蕭后與決國政加東頭供奉官充樞密院通事轉上京皇城使
節度使自是日見進用代其父匡嗣為上京留守甚有聲譽復代父守南京時人榮之宋兵取河東侵燕五院亂詳哀詳
希連美底等敗歸宋人圍城人心洶懼德讓與耶律學古等日夜登城守禦甚力援軍至圍解及戰高梁河宋兵敗走德讓邀
擊又破之以功進遼興軍節度使詔褒獎之

三年冬十二月以韓德讓為南院樞密使
四年秋九月景宗崩於焦山德讓與耶律色珍原作等受顧命改異畢沉續通鑑云主讓於詳古山不豫德讓立梁王尊蕭后
為皇太后稱制德讓總宿衛事太后益寵任之時主少國危宗室擁重兵內外震恐德讓勸太后勅諸王歸第不得私相燕會
奪其兵權人心大定

聖宗統和元年加韓德讓開府儀同三司取異耶律和克傳原作虎古字海蘭六院額爾奇木迪里孫保官初使宋還言宋必
德讓所持戎杖擊其腦卒
德讓傳及聖宗紀均未載
三年冬十一月以韓德讓兼政事令

四年春三月宋將曹彬等分三道來侵韓德讓從太后出師敗之加守司空封楚國公師還與北府宰相室昉共執國政奏復
山西今年租賦改異宏簡錄云十一

六年夏四月太后親擊朔野勒希原作胡里室改異畢沉突韓德讓墮馬命立斬之秋九月太后幸韓德讓帳厚加賞養命
從臣分朋雙陸以盡歡尋從太后南侵宋冬十月圍沙堆驛乘夜來襲德讓嚴軍以待敗走之十一月從聖宗擊敗宋軍於

長城口

七年春正月師還二月封韓德讓為楚國王改異契丹國志隆運由遼州節度使改同知燕京留守遼平州節度使改樞密使

十二年秋七月以韓德讓代室昉為北府宰相仍領樞密使監修國史賜號興化功臣奏三京諸鞠獄官吏多因請托曲加寬貸或妄行榜掠乞為禁止詔從之又表請任賢去邪太后喜優加賞賚先是丁母憂詔起復之及服闋加守太保兼政事令

十七年秋七月魏王色珍卒命韓德讓兼知北院樞密事尋拜大丞相進王齊總二樞密府事以南京平州歲不登奏免百姓

十九年春三月賜韓德讓名德昌改異畢沅續通鑑云先是有圖魯下者從伐宋嘗以言觸德昌怒詰之詞無所撓笑釋之至

二十二年秋閏九月太后南侵宋韓德讓從及澶淵晉為鎮軍軍宋曰澶淵亦名澶淵郡深甯時改為開德府許宋成而還

王晉賜姓耶律出宮籍隸橫帳李父房位親王上蕭呼敦傳曾祖達魯明醫統和中德讓貴寵達魯希旨請賜

二十七年冬十二月太后幸南京耶律德昌從行太后崩於行宮

二十八年夏四月葬太后於乾陵改賜耶律德昌名隆運賜田宅及陪葬地

二十九年春三月聖宗伐高麗耶律隆運從軍遠得疾聖宗與后親視醫藥卒年七十一改異畢沅續通鑑云隆運卒以耶律

以下親為制服喪葬禮一依承天太后故事遼統和二十六年與史異史稱后殂隆運尋卒與太后同柩而葬按祥符二年乃

從史今隆運自為相結歡宋朝修睦無間中外帖服靡有邪謀故始終眷遇鮮與倫比改異契丹三國志云隆運兄弟九人皆封

官所載較詳隆運卒無子帝特以魏王特布原不子雅魯原作為之嗣裕子周王宗業為之子天祚立以皇子額魯溫

九年有進士魏環則是時既開貢院即有進士調雲中幕官故事重駕經行長吏當有所獻聖宗獵雲中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

事由此顧遇特異。踐履清華。號稱明幹。開泰中累遷同知樞密院事。太平五年。出為武定節度使。改大同六年。入為南院樞密使。進左丞相封韓王。吳叔達與儉不相能。主怒。出叔達為康州刺史。興宗立。受遺詔輔政。拜太師中書令。加尚父。進見不名。賜詩褒美。性儉。素食不重味。一敝袍三十年不易。月俸有餘。賜給親舊。在相位二十餘年。裨益為多。致政歸會。帝欲侵宋。幸其第問策。儉極陳利害。帝悅。乃止。重熙十二年卒。年九十一。功著兩朝。時稱賢相。

色珍戰績

景宗保甯八年。夏六月。以西南面招討使耶律色珍。原作斜軫。改異。聖宗紀開泰二為北院大王。色珍字韓隱。德時。原作部人。裕悅。原作越赫。魯魯。原作孫。性明敏。不事生產。保甯元年。樞密使蕭惠溫薦其有經國才。景宗曰。朕知之。第佚蕩。豈可羈屈對曰。外雖佚蕩。中未可量。乃召問。以時政占對。愷切。帝器重之。妻以皇后之姪。命節制西南面諸軍。仍援河東。擢南院大王。改北院。乾亨元年。春二月。漢以宋兵壓境。乞援。命色珍以所部從都統耶律沙赴之。時宋再攻河東。色珍從耶律沙。行至白馬嶺。遇敵沙等戰不利。色珍救之。令麾下萬矢齊發。敵氣禱而退。夏六月。宋師滅漢。乘勝來侵。北院大王希達。原作希達。莫底。統軍使蕭托果。原作托果。討等。逆戰敗績。自沙河退屯清河北。色珍取希達等青氍軍於得勝口。以誘敵。敵果爭赴。因繞出其後奮擊。敗之。秋七月。耶律沙等及宋兵戰於高粱河。少卻。色珍與休格。原作休哥。分左右翼橫擊。大敗宋軍。九月。色珍等奉詔率所部兵從燕王韓匡嗣南侵。宋匡嗣兵敗於滿城。

得免

聖宗統和元年。夏六月。命色珍守司徒。拜北院樞密使。時景宗崩。聖宗幼。蕭太后臨朝。益見委任。命帝與色珍於其前。易弓矢。鞍馬。約以為友。

三年。秋八月。命色珍為都統。與監軍駙馬都尉蕭德德。錄作勤德。同領兵討女直。

四年。春正月。色珍等上討女直。所獲生口十餘萬。馬二十餘萬。匹。遣近侍尼勒堅。原作泥。里吉。持詔旌其功。勞以酒果。二月。色珍等來朝。行飲至之禮。賞賚有差。三月。宋將曹彬等分三道來侵。帝奉太后帥師救燕。以色珍為山西兵馬都統。尋賜密旨。及彰

國節度使。雙寬。原作印。以趣征討。夏四月。詔將軍華格。原作兀哥。等。各率部兵赴蔚州。以助色珍。時楊繼業取山西諸郡。各以兵

守自屯代州色珍至定安擊敗賀令圖軍追至五臺斬首數萬級明日至蔚州敵不敢出書帛射城上諭以招慰意陰聞宋軍來救令都監耶律托色原傳子按本傳字勝隱北府宰相烏里遜從色珍敗賀令圖於定安克夜伏兵險阨俟敵至而發城守者見救至突出伏發擊其背內外二軍俱潰追至飛狐斬首一萬餘級遂復蔚州賀令圖潘美兵復至逆戰又敗之宋軍在渾源應州者皆棄城走捷聞賜博諾原傳字蒲奴酒及銀器六月復進寰州秋七月奏復朔州擒宋將楊繼業時色珍聞繼業出兵令蕭達林原傳字捷伏兵於路明日繼業兵至色珍擁眾為戰勢繼業麾幟而前色珍佯退伏兵發仍進攻繼業敗走至狼牙村心惡之欲避不可得眾軍遂皆潰繼業為流矢所中被擒珍敗之擒業於朔州耶律希達傳希達射繼業墮馬先是軍令須生擒業希達以故不能為功似射業者希達擒業者達蘭所載各異宋史云耶律希達見希達射繼業於山西紀未載色珍責之曰汝與我國角勝三十餘年今日何面目相見繼業但稱死罪而已初繼業在宋以驍勇聞人號楊無敵首建梗邊之策至是為所擒三日死活耶乃不食三日死士卒戰死無一還者契丹國志云云太后親為哀臨仍給葬具庶子格爾原傳官至小將軍不足信又業之死史作七月所載各異色珍以功加守太保魏王李壽長編契丹國志作八月所載各異

十七年秋九月帝南侵宋色珍等從行癸卯卒於軍改異宏簡錄作十九年九月太后親為哀臨仍給葬具庶子格爾原傳官至小將軍道宗太平八年冬十月色珍孫婦阿古原傳指斥乘輿其孫古雲骨欲為之隱事覺乃並坐之仍籍其家通繼所載各異本傳載未

遼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休格將畧

景宗保甯五年春正月持里哀原傳字勝隱耶律休格原傳字勝隱伐黨項破之以俘獲之數來上休格字遜甯祖實嚕原傳魯隋國王父烏蘇原傳南院額爾奇木原傳休格少有公輔器初從北府宰相蕭幹原傳討烏爾古原傳室韋二叛部應歷末為持里哀乾亨元年夏六月宋太宗來侵北院大王希達原傳等與戰於沙河失利進圍南京秋七月耶律沙等及宋兵戰於高梁河原傳改異王宗沐續原傳少邵會帝命休格將五院軍往救兵適至與耶律色珍原傳斜軻分左右翼橫擊大敗之追殺三十餘里斬首萬餘級休哥身被三創明日宋太宗退至涿州竊乘驢車遁休格以創不能騎輕車追至涿州不及而還所獲器甲糧饋無算九月命燕王韓匡嗣南府宰相耶律沙侵宋以報圍燕之役詔休格以所部兵從與宋師戰於滿城方陳宋人詐降匡嗣信之休

九明記事本末

遼史卷二十二

十一

格諫曰彼眾整而銳必不肯屈乃誘我耳宜嚴兵以待臣嗣不聽休格引兵馮高而視須臾南兵大至鼓譟疾馳臣嗣倉卒不知所為士卒棄旗鼓而遁遂敗績休格整兵進擊敵乃卻全軍而還詔總南面戍兵

二年春正月以休格為北院大王冬十月帝自將南侵宋圍瓦橋關宋兵求救守將張師突圍出帝親督戰休格斬師餘眾退走入城宋陳於水南將戰帝以休格馬介獨黃慮為敵所識命易以元甲白馬遂率精騎渡水擊敗之追至莫州殺傷甚眾生獲數將以獻帝悅賜御馬金孟勞之曰爾勇過於名若人人如卿何憂不克師還拜裕悅原作于越

四年冬十月以休格為南面行軍都統便宜從事時聖宗新立蕭太后稱制益委任之因均戍兵立更休法勸農桑修武備邊境大治

聖宗統和元年春正月以休格為南京留守賜總管印綬總邊事并賜湯藥榜諭燕民涿州刺史安吉奏宋築城河北詔休格撓之不果城秋八月詔休格提點元城九月奏秋霖害稼請權停關征以通山西糴易從之

四年春三月宋遣曹彬等分道來侵帝與太后率師往援命宣徽使布琳原作蕭領為征南都統以副休格夏四月帝次南京復遣穆濟原作穆穆爾古原作穆率偏師助休格曹彬米信出雄易取岐溝涿州克固安置時屯北南院奚部未至休格兵寡不敢力戰夜以精騎出兩軍間殺其單弱以脅餘眾畫則以精銳張其勢使彼勞於防禦以疲其力又設伏林莽絕其糧道彬等食盡退保白溝月餘復至亟引輕兵薄之伺彼餽食擊其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卻由是南兵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軍渴乏并澆淖而飲凡四日始達涿州改吳李長編云聞太后軍至彬等冒雨而遁太后益以銳卒追及之彼力窮環糧車自衛

休格圍之至夜彬信以數騎亡去餘眾悉潰追至易州東聞宋師尚有數萬瀕沙河而饜進擊之宋軍死者過半沙河為之不流改吳商格續綱目云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太后旋旆休格以宋屍為京觀請略地至河為界太后不許封宋國王

冬十一月太后南侵宋以休格為先鋒都統十二月擊敗宋軍於望都遣人獻俘時宋將劉廷讓以數萬騎並海而出約與李敬源合兵聲言取燕休格先以兵扼其要地會太后軍至接戰殺敬源廷讓走瀛州擒賀令圖楊重進等改吳續綱目重進與敬源皆戰死宋史同

詔休格以下入內殿賜酒勞之

六年春三月休格奏宋事宜帝親覽之夏四月帝次南京幸休格第秋七月賜休格巴雅爾原作排亞部諸軍戰馬八月休格與巴雅爾紐勒理原作里葛捉生將至易州遇宋兵殺其指揮使而還九月休格獻所獲宋謀者冬十月國兵進次長城口水

定州守將李興以兵來拒休格擊敗之十一月獻黃皮室詳衣原作詳徇地莫州所獲馬匹士卒命隸燕京又送降卒命給衣裘

及遼林辛專任南面事壬申次瀋淵... 走攻瀋州為李延渡敗死者三萬餘人... 守廣信軍圍守戰不能下遂去太平... 時遼師方圍守戰不能下遂去太平... 州遂抵瀋州所載各異準南平仲華... 置北平軍陽城在完縣東南五十里... 續網目云時中外震駭王欽若請李... 遇伏兵要害控弦暴至遠隔躬出督... 渡河駐蹕北城將士望御蓋踴躍呼... 都新井人薛應旂通鑑李繼隆作李... 萬至城下保吉守信子時為排陣使... 祀畧作韓都事持書報聘... 言留不遣繼忠具奏帝賜若詔遣... 辰朔日有食之既真宗懼其司天言... 往報戊子宋遣李繼昌來議以太后... 慶守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 示誓書以風土之宜云云某雖不才... 是信使往來不絕... 二十三年春二月復置榷場於振武... 城上懸板才數寸集矢二百餘其後... 陽濠得遺矢凡四十萬遠人攻城不... 尚會禮遇優祿原合任攻其必心... 遣太保和卓... 醇令勿佩刀至上問門即放然解之... 酉復遣張若谷等來賀正旦... 二十七年冬十二月太后蕭氏崩... 遼史卷二十四

乙卯記事本末

遼史卷二十四

十三

報李善長編云孫僅言國主氣滿而體肥盛瘦而剛果人多遣使告哀於宋宋尋遣使來會葬
歸之後宋博亦言廷臣因請加恩隆慶帝不許所載均與史異遣使告哀於宋宋尋遣使來會葬
官至都亭驛帝之祭儀東耶律信肅來告哀時正旦使耶律特魯古隨字均開封人所載較詳
二十八春二月遣左龍虎衛上將軍蕭和卓卓饋太后遺物於宋復遣使謝宋弔慰
萬石賑之先是宋東封契丹遣人於歲幣外別假錢帛用王旦言於歲額內各借三萬次年除之
名華入見宋史畢沅續通鑑云開泰元年十月宋以主客郎中王曾使遼賀生辰高繼勳副之按
遼宋二史均闕書惟長編及

太平二年春三月宋真宗崩子仁宗即位使薛貽廓來告遣都點檢耶律僧隱覽及異通鑑輯
僧改異薛應旂通鑑云主閭帝崩集蕃漢大臣舉哀置御靈資福道場
四年春正月宋遣張保孫繼葉孔道輔馬崇至來賀賀契丹國志云太平六年冬十二月宋龍圖待制孔道輔使契丹有
凍水紀開謂借塞內牧馬王欽若請與之尤為知海人叛契丹行剽兩界也
七年春正月宋遣張保孫繼葉孔道輔馬崇至來賀賀契丹國志云太平六年冬十二月宋龍圖待制孔道輔使契丹有
與北朝通好禮文相接今非優侮慢先聖北朝之過也何謝為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危謂曰方天寒飲此契丹比為黑水
和因無害自是中國使至不敢侮道輔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代孫也史未載又李勣長編云道輔還言於帝曰契丹比為黑水
勢甚威

十一年夏六月聖宗崩改異畢沅續通鑑云遼主末年得消渴疾語多忌諱凡死亡子興宗即位遣使告哀於宋
遣王隨曹儀致祭王禮趙州人臨許懷信梅詢宣城人張綸來慰兩宮范諷孫繼業賀即位孔道輔魏昭文賀皇太后冊禮專遣
御史中丞耶律耆等謝宋弔慰

遼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西夏封貢

聖宗統和四年春二月西夏李繼遷叛宋來降拜定難軍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西夏本魏拓跋氏後古赫連國地遠祖思
恭唐季賜姓曰李涉五代至宋世有其地至繼遷始大據夏銀有綏靜五州通鑑輯覽云夏州唐置銀州後周置故城在今綏
真前鎮綏州今綏德州唐乾元初置振武軍鎮麟勝二州地在葭州民俗勇悍習戰初臣宋有年賜姓趙因兄繼捧朝宋詔發
神木縣靜州五代時以唐靜邊廢城置武寧軍今綏德州在葭州民俗勇悍習戰初臣宋有年賜姓趙因兄繼捧朝宋詔發
親屬赴闕繼遷不樂內徙叛入地斤澤懷遠縣故夏州東北三百里是繼遷先已叛宋至是始來附耳續綱目云雍熙二年二月李繼遷
遁免獲其母妻而還乃宋太平興國七年即遼統和元年是繼遷先已叛宋至是始來附耳續綱目云雍熙二年二月李繼遷

遼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西夏封貢

聖宗統和四年春二月西夏李繼遷叛宋來降拜定難軍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西夏本魏拓跋氏後古赫連國地遠祖思
恭唐季賜姓曰李涉五代至宋世有其地至繼遷始大據夏銀有綏靜五州通鑑輯覽云夏州唐置銀州後周置故城在今綏
真前鎮綏州今綏德州唐乾元初置振武軍鎮麟勝二州地在葭州民俗勇悍習戰初臣宋有年賜姓趙因兄繼捧朝宋詔發
神木縣靜州五代時以唐靜邊廢城置武寧軍今綏德州在葭州民俗勇悍習戰初臣宋有年賜姓趙因兄繼捧朝宋詔發
親屬赴闕繼遷不樂內徙叛入地斤澤懷遠縣故夏州東北三百里是繼遷先已叛宋至是始來附耳續綱目云雍熙二年二月李繼遷
遁免獲其母妻而還乃宋太平興國七年即遼統和元年是繼遷先已叛宋至是始來附耳續綱目云雍熙二年二月李繼遷

遼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西夏封貢

聖宗統和四年春二月西夏李繼遷叛宋來降拜定難軍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西夏本魏拓跋氏後古赫連國地遠祖思
恭唐季賜姓曰李涉五代至宋世有其地至繼遷始大據夏銀有綏靜五州通鑑輯覽云夏州唐置銀州後周置故城在今綏
真前鎮綏州今綏德州唐乾元初置振武軍鎮麟勝二州地在葭州民俗勇悍習戰初臣宋有年賜姓趙因兄繼捧朝宋詔發
神木縣靜州五代時以唐靜邊廢城置武寧軍今綏德州在葭州民俗勇悍習戰初臣宋有年賜姓趙因兄繼捧朝宋詔發
親屬赴闕繼遷不樂內徙叛入地斤澤懷遠縣故夏州東北三百里是繼遷先已叛宋至是始來附耳續綱目云雍熙二年二月李繼遷
遁免獲其母妻而還乃宋太平興國七年即遼統和元年是繼遷先已叛宋至是始來附耳續綱目云雍熙二年二月李繼遷

遼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西夏封貢

聖宗統和四年春二月西夏李繼遷叛宋來降拜定難軍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西夏本魏拓跋氏後古赫連國地遠祖思
恭唐季賜姓曰李涉五代至宋世有其地至繼遷始大據夏銀有綏靜五州通鑑輯覽云夏州唐置銀州後周置故城在今綏
真前鎮綏州今綏德州唐乾元初置振武軍鎮麟勝二州地在葭州民俗勇悍習戰初臣宋有年賜姓趙因兄繼捧朝宋詔發
神木縣靜州五代時以唐靜邊廢城置武寧軍今綏德州在葭州民俗勇悍習戰初臣宋有年賜姓趙因兄繼捧朝宋詔發
親屬赴闕繼遷不樂內徙叛入地斤澤懷遠縣故夏州東北三百里是繼遷先已叛宋至是始來附耳續綱目云雍熙二年二月李繼遷
遁免獲其母妻而還乃宋太平興國七年即遼統和元年是繼遷先已叛宋至是始來附耳續綱目云雍熙二年二月李繼遷

遼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西夏封貢

聖宗統和四年春二月西夏李繼遷叛宋來降拜定難軍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西夏本魏拓跋氏後古赫連國地遠祖思
恭唐季賜姓曰李涉五代至宋世有其地至繼遷始大據夏銀有綏靜五州通鑑輯覽云夏州唐置銀州後周置故城在今綏
真前鎮綏州今綏德州唐乾元初置振武軍鎮麟勝二州地在葭州民俗勇悍習戰初臣宋有年賜姓趙因兄繼捧朝宋詔發
神木縣靜州五代時以唐靜邊廢城置武寧軍今綏德州在葭州民俗勇悍習戰初臣宋有年賜姓趙因兄繼捧朝宋詔發
親屬赴闕繼遷不樂內徙叛入地斤澤懷遠縣故夏州東北三百里是繼遷先已叛宋至是始來附耳續綱目云雍熙二年二月李繼遷
遁免獲其母妻而還乃宋太平興國七年即遼統和元年是繼遷先已叛宋至是始來附耳續綱目云雍熙二年二月李繼遷

遼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西夏封貢

聖宗統和四年春二月西夏李繼遷叛宋來降拜定難軍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西夏本魏拓跋氏後古赫連國地遠祖思
恭唐季賜姓曰李涉五代至宋世有其地至繼遷始大據夏銀有綏靜五州通鑑輯覽云夏州唐置銀州後周置故城在今綏
真前鎮綏州今綏德州唐乾元初置振武軍鎮麟勝二州地在葭州民俗勇悍習戰初臣宋有年賜姓趙因兄繼捧朝宋詔發
神木縣靜州五代時以唐靜邊廢城置武寧軍今綏德州在葭州民俗勇悍習戰初臣宋有年賜姓趙因兄繼捧朝宋詔發
親屬赴闕繼遷不樂內徙叛入地斤澤懷遠縣故夏州東北三百里是繼遷先已叛宋至是始來附耳續綱目云雍熙二年二月李繼遷
遁免獲其母妻而還乃宋太平興國七年即遼統和元年是繼遷先已叛宋至是始來附耳續綱目云雍熙二年二月李繼遷

遼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西夏封貢

誘殺曹光實據銀州田仁朗討之徵選副將王悅擊走之銀麟夏州蕃內附明年二月繼遷遂降契丹畢沅續通鑑云遂又以
為思恭弟討黃巢戰功通鑑轉覽云麟州治新秦縣故城在神木縣北思恭弟仁朗元城人王保德儀人周樞密朴子地斤
統和六年西
七年春三月以王子帳節度使耶律襄女為義成公主下嫁李繼遷夏州帝召見賜姓名趙保忠而遣之在宋端拱元年為遣
八年春正月夏遣使來謝三月遣使來貢秋九月遣使獻宋俘冬十月復以敗宋軍來告十二月克宋麟廊等州來告沅續通
皆然疑偽鄭州元魏置為洛文郡保外并無戰事攻之通鑑輒覽各書遣使封李繼遷為夏國王作雍熙三年事
九年春二月夏遣使來告宋捷夏四月遣李知白來謝拜封冊秋七月復銀綏二州遣使來告冬十月李繼遷上宋所授勅命
其兄繼捧來附授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西平王改異畢沅續通鑑云繼捧與丹事宋史及諸書俱不十二月李繼遷上宋所授勅命
韓德威持詔諭之寇夏州遣程守素是年七月趙保忠遣謝罪投銀州觀使賜姓名趙保忠而遣之在宋端拱元年為遣
通鑑云繼捧其弟繼冲亦賜名保富授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西平王改異畢沅續通鑑云繼捧與丹事宋史及諸書俱不十二月李繼遷上宋所授勅命
國使封其母岡氏西河郡太夫人
十年春二月韓德威以李繼遷托故不出至靈州俘掠以還尋遣使來訴詔撫慰之
十二年夏遣使來貢改異畢沅續通鑑云是年正月趙保忠為保吉靈州遣李繼隆等討之三月入夏州執趙保忠送京師保吉遁去詔
納王師繼隆擒送關下詔以光嗣為夏州通鑑云保忠為保吉靈州遣李繼隆等討之三月入夏州執趙保忠送京師保吉遁去詔
請罪十一月帝遣張崇貴往諭賜以器幣而秦翰傳云翰諷保忠郊迎王師因就擒又異蒙正字聖功河南人諡文穆史未書
敗事為宋

十三春三月夏遣使來貢尋敗宋師遣使來告度使不奉詔八月清遠軍擊走之薛衙張浦來貢六月以繼遷為鄜州節
宋敗也通鑑輯覽言清遠軍宋
置故城在甯夏府靈州東南
十四年春正月夏遣使來貢改異畢沅續通鑑云初白守榮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繼遷擊於蒲洛河盡奪之帝怒命李繼
之於烏池宋史太宗紀烏池等分五路進討直趨平夏保安軍等二繼遷卒全人畢城延州通鑑云繼遷見蒲洛河盡奪之帝怒命李繼
百餘日城中糧絕中使實神烏池等分五路進討直趨平夏保安軍等二繼遷卒全人畢城延州通鑑云繼遷見蒲洛河盡奪之帝怒命李繼
平府在甯夏鎮南九十里平夏城即懷德軍隄外安州軍隄南元志延州安州府保州通鑑云繼遷見蒲洛河盡奪之帝怒命李繼
海帶河在甯夏府靈州即北流入黃河也延
州即今延安府外紀未載繼遷母被擒事

十五年春三月夏以屢破宋兵來告封李繼遷為西平王夏六月遣使來謝封冊改異畢沅續通鑑云真宗立繼遷復請降詔以五
州與之賜姓名如故未言戰事惟事沅續通

乙卯巳酉
遼史卷二十五

揚瓊擊走之未言宋敗

十八年冬十一月授李繼達子德昭朔方軍節度使

十九年春三月夏遣李文貴攻夏國來貢夏六月秦下宋恒環慶等三州賜詔褒美

二十年夏六月夏遣劉仁昂來告下靈州

二十一年夏五月李繼達卒其子德昭遣使來告贈尚書令兼使丁振弔慰

二十二年春三月李德昭遣使上其父繼達遺留物秋七月封德昭為西平王冬十月遣使來謝封冊

二十三年春二月夏遣使告下宋青城

二十五年秋七月李德昭母卒遣使弔祭起復

二十八年秋九月冊李德昭為夏國王

太平元年冬十一月夏遣使來貢

十一年夏六月聖宗崩報哀於夏李德昭遣使來進聘幣是歲以興平公主下嫁德昭子元昊

子元昊性凶鷙猜忌通番漢文等兵襲夜隔可汗王破之奪甘州數謀德昭明無臣中國德昭明娶衛慕氏

多思元昊曰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復攻拔西涼府所載夏事數詳通鑑輯覽云元昊小字烏哩克蒼作覓瑤瑛

吳為謀主其徒遇乞先劍造蕃字累年方咸至是下令國中悉用蕃書

破其若細其部將都尾等

內附敗戎人於石門州

常之初為西涼府節中

之辭通鑑輯覽云豐州隋置故城在朝陽多斯右翼後旗巴勒吉作巴刺濟未幾為保吉黨密珠未必有此

部招諭兵敗被傷且死屬德昭必歸今朝及死德昭明納欵詔向敏中知延州受其降李加罪作如罪未必有此

集眾合擊保吉大敗中流蓋統和二十二年也續綱目作是年十二月各異且云保吉走之四月繼達寇洪德

遷之死在景德元年正月蓋統和二十二年也續綱目作是年十二月各異且云保吉走之四月繼達寇洪德

安樂州處之鳴沙故城在今靈州

轉運使陳繹果沒於賊三月遂陷靈州

夏府中衛縣濟字仲甫聞喜人

縣屬秦附河外若宗主李瓊等以城降西夏

西涼府今靈州

西涼府今靈州

秋七月夏表請侵宋不許冬十月夏侵黨項遣延昌宮使耶律高嘉勞

道會西南邊兵討元昊攻其蕭塔刺台傳時伐夏將偏師首入夏境多所俘掠

外紀均六月準布阻卜酋長烏巴八遣其子執元昊所遣來援使阿雅噶

合疑誤今從紀不遣延昌宮使耶律高嘉勞以將伐夏告宋夏尋遣使來朝

以事宜又不以實對答之壬申會軍於九十九泉方輿紀要云在豐州境內

元昊親率黨項三部來詔格詰而遣之羣臣請進討督數路兵掩襲殺數千

其地契丹馬無所食乃許和元昊因縱兵急擊營大敗之且將數騎得免

帝聞而釋之與宗紀未言唐太宗元昊遣使以所執王人來歸詔所留夏使

克自夏還詔索之三返以歸轉承與官使外紀未載

十七年春二月李元昊卒其子諒祚遣使來告三改其國號曰大夏

諒祚小字甯令格舊作甯令哥夏國語謂歡嘉為甯令兩岔河名也密藏氏

伊格氏見其美自娶之甯令格憤殺元昊不死其鼻而去為密藏氏之兄鄂

表非所以柔遠請因而撫之遣使封為夏國王時孫孫亦言喪失中國體遂命

特布原帖不副之攻異畢流通鑑云時師分三道惠等所將為河南道其北道

院大王耶律仁先為前鋒外紀未載八月渡河夏人遁乃還及造戰艦因成

進戰艦糧船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不設備忽報夏師至惠方詰妄言罪諒祚

之幾不免軍士殺傷其泉既失利有大木順流下輒鉤致之橋得不壞又耶律

全拜北院大 冬十月北道行軍都統耶律達嚕噶原作敵魯古改異準布軍至賀蘭山在甯夏鎮獲元昊妻及官屬藏

其眾三十詳衆原詳蕭慈實勞南起耶律幹里死之改異準布軍至賀蘭山功封漆水郡王蕭惠以子慈氏

仁阿古齊五世孫歷官開府太師兼侍中以來增幣議成擢北院相

十九年春正月遣使問罪於夏二月夏將旺布注音威赫威作伊特凌結靈作乙等來攻金肅城在廢勝州東北重熙十二年

面林牙耶律高嘉努原作高家奴改異準布等破之旺布被創遁殺威赫伊特凌結院部人時攝西南招討使夏攻金肅軍敗之

西南招討使蕭博諾原作蕭博諾北院大王伊遜原作伊遜林牙蕭薩滿原作蕭薩滿等帥師伐夏以行官都部署布古德原作布古德別監戰遣同知北

院樞密使蕭格按軍邊城以為聲援改異準布院樞密使蕭格按軍邊城以為聲援改異準布院樞密使蕭格按軍邊城以為聲援改異準布

降九月夏復侵邊遠嚕噶遣六院軍將哈里原作哈里擊敗之冬十月諒祚母遣使乞依舊稱藩十二月諒祚上表如母訓

二十年春二月遣前北院都監蕭約噶原作蕭約噶繼作友恬又通鑑輯覽作雅噶今從本紀使夏索黨項叛戶夏五月約噶使還進李

諒祚母表乞如黨項權進馬駝等物已遣使來求唐隆鎮并罷所建城邑詔答之六月以前所獲元昊妻及前後所俘夏人

置於蘇州地理志云本高麗南蘇州見

二十一年冬十月李諒祚遣使乞弛邊備詔諭之嗣後朝貢如例

二十二年春三月夏以賜詔許降遣使來謝秋九月遣使進降表詔林牙高嘉努等奉詔撫諭改異西夏傳作七月

二十三年秋七月夏遣使求婚冬十月遣使進誓表

二十四年是年八月後春二月夏遣使來賀改異準布秋八月興宗崩遣使告哀於夏疑誤今從本紀通鑑輯覽云興宗

宗性弛脫嘗因夜宴自入樂隊不從後有遺物必先賜近臣以絕其言本紀載夏遣使來賀即位九月遣使以先帝遺物賜

夏道宗清甯二年吃多己及密藏氏其母族鄂特彭乃族殺守貴保護諒祚以女妻馬時方九歲按嘉祐元年即清甯二年也

咸雍三年冬十一月夏遣使進回鶻僧金佛梵覽經十二月李諒祚卒改異通鑑輯覽云英宗治平三年四月夏寇環慶經畧

寇大順城使蕃官趙明等擊之敗潰退屯金湯故城在保安縣西北百里夏遣使通鑑云九月夏寇大順城帝問兩府策安

復綏州擒其將名山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自此始十月夏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命釋琦經陝西諤語敗官窟隨州十

通鑑輯覽作威明山任夏為監軍外紀未載宋史地理志云青

四年春三月李秉常遣使來告哀冬十月册秉常為夏國王

於遼事宋史神宗紀熙寧元年三月諒祚卒按諒祚實卒於去年十二月

五年秋七月夏遣使來謝封册尋乞賜印綬

起八月夏寇環慶鈴轄郭慶等戰死命韓絳宣撫陝西十一月夏寇

七年也通鑑輯覽開元聖德皇帝在慶陽府西北百五十里永樂城

封人億子諱字

大康二年春正月仁懿皇后崩遣使報哀於夏以太后遺物賜之尋遣使來弔祭

八年春二月夏以所獲宋將張天益致異道宗紀

正入宥州十一月劉昌祚大破夏軍於瑪伊克隘會遵裕固靈州

憲為經畧圖再舉五年命徐禧築城永樂夏攻陷禧等敗死二

爭之地一名威德軍蘭州金城郡隸甘肅通鑑輯覽云石堡城

六城按元豐五年六年即遼太康八年九年

紀未言夏主被幽事所載宋事亦不及此詳

大安二年冬十月李秉常卒子乾順知國事尋册為夏國王

月夏歸永樂俘以

八年夏六月夏為宋所侵遣使乞援

熙州鎮洮軍本武勝軍治狄道河州安鄉郡治富河府州治

府谷環州本通遠軍今環縣有永和等八人脫者五人糧草皆盡

壽隆二年冬十二月夏人獻宋俘

合峽隸緜德軍續綱目張諭作張興明年三月知渭州章崇以

原州北時出蘆川築二塔於石門峽口好水河之陰賜名平

四年冬十一月以夏屢乞援遣蕭樂師勞

振明年三月遼為夏請和許之半沅通鑑云伊勒希也阿理

五年春正月夏伐布木喇實

軍穆爾塔布西夏外紀未載其將為宋所獲事輯覽穆爾塔布

五年春正月夏伐布木喇實

於遼遼遼蕭德崇代夏乞緩師仍獻玉帶十二月夏遣令能威明結進誓表許通好歲賜如舊所載較詳通鑑輯覽令能作凌
表威明結作威明節云舊作寇名濟宋史哲宗紀四月遣郭知章報聘於遼七月王曉復邀川城九月青唐首脫樞以城降建
為鄆州後改樂州

天祚帝乾統二年夏六月夏為宋所攻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

三年夏六月夏遣使請尚公主冬十月復遣使求援厚遣兵復河湟夏益聞之而求援早

四年春二月夏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

五年春正月夏遣李造福等求援且乞伐宋遣高瑞禮志作異契丹國諷宋罷兵三月以族女南仙為成安公主下嫁李乾順五

月宋遣曾孝廣王戢報聘六月夏遣使來謝冬十二月夏復乞援宋遣林洙來議與夏約和夏興續綱目云徽宗崇寧四年三

夏之據臨宗若冠順甯為劉延慶破攻澧州北蕃市城辛叔獻擊卻之又地理志云都州舊唐城改為西甯人求還侵地及還兵

州又曰西平北至宣威城五十里通鑑輯覽希羅斯作希羅索劉延慶保安州舊唐城改為西甯人求還侵地及還兵

六年春正月遣知北院樞密使事蕭塔喇台沉縉通鑑作德勒魯知南院樞密使事牛溫舒使宋勸歸所侵夏地方大燕優人

為道士裝索土泥樂爐優曰土少不能和溫舒遽起以手藉土懷之宋帝問其故對曰臣奉天子威命來和若不從則當卷土

收去宋人大驚遂許夏和還加溫舒中書令本傳范陽人剛正尚節冬十月宋與夏通好遣劉正符攻異宋史

目云政和五年正月童貫遣劉法敗夏兵於古庫勒十月夏寇涇原靖夏城宣和元年三月劉法敗於統安城為夏仁多寨

慶九年也尋復與宋和按通鑑輯覽古庫勒十月夏寇涇原靖夏城宣和元年三月劉法敗於統安城為夏仁多寨

童貫大破夏兵平其三城是時遼在米脂若旁蕭關屬懷德軍去葫蘆河十五里靖夏城屬渭州舉元續通鑑云宣和元年四月

保大二年夏六月李乾順聞天祚播遷率兵來援為金人所敗

三年夏五月李乾順請天祚臨其國六月遣使冊乾順為夏國皇帝而遼亡矣

遼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齊天蕭后之誣法天后事附

聖宗統和十九年夏五月冊蕭氏為齊天皇后后為承天太后弟烏延原作之女小字菩薩格原作善美而才嘗以草廷為殿

式密付有司令造清風天祥八方三殿既成益龍異所乘車置龍首鵝尾飾以黃金又造九龍轎諸子車以白金為浮圖各有

巧思夏秋從行山谷間花木如繡車服相錯望若神仙生皇子二皆不育至是冊為后改異宏簡錄云后母公主粘米泰后年

遼史卷二十五

法天太后蕭氏小字訥木錦舒嚕原律太后弟阿古齊原只阿五世孫度蕭猥思女隆運場有容色聖宗愛幸特甚事承天尤謹與東幼都事畧所黜面狠視其母嘗夢金柱擎天諸子不能上后至與僕從皆升異之久之入宮嘗拂承天太后稱得金
雞吞之膚色光澤勝常太后驚異曰是必有奇子已而生與宗為齊天后所養如己出后以與宗事齊天后謹不悅聖宗崩今
馮嘉努等誣奏齊天后與蕭楚布等謀亂徙上京害之自為太后稱制改元景福以生日為應聖節重熙元年尊為法天應運
仁德章聖皇太后臣專用兄弟分監南北著漢事至家奴校團鍊觀察節度使四十餘人幽人無賴者往往願為蕭氏奴契丹
國志云后三兄弟皆封王尚主納兄考穆女為與宗后弟高九女為皇弟妃殘忍陰毒先朝法度變更治盡妙泰國夫人早寡
見長沙王謝家奴姜姿容殺其妃而妻之妹晉國夫人喜戶部使耿元吉貌美亦殺其妻之刑政弛素臨朝凡四年國中
輒覽作宮致異史本紀云皇太后還政於上躬陵宋史略守慶同東都事畧云宗真嘗以酒一器賜琵琶樂宮蕭氏怒乃加朴
輒克至慶州守隆結家殺都喜孫劉三等謀廢后分兵捕諸舅或死或徙餘黨並誅其不便軍民三十餘事立改之所載各異
八年秋七月與宗親馭奉迎日相見均與史契丹國志云帝聽講報恩感悟迎歸母于如初然相去尊號十數里陰為之
備宏簡錄云七年春遣使問安迎居太安宮八年迎至顯州共謁園陵十一月加尊號十數里陰為之
與后傳不合按趙安仁傳云幼被俘為黃門令法天后使向齊天后動靜無不知者尋懼禍南奔齊天后欲誅之法天見后營
得免後復與帝謀廢法天后充內侍都提侍養益孝謹后終不憚嘗召僧論佛法帝崩無戚容泣如禮乃曰汝年尚幼何悲痛乃
爾其狼戾如此時猶干預政事郡王特布衣家奴濟理節誣告其主怨望非實當反坐欽哀言而免節度
使蕭白掠詳表迪魯女強為妻亦因欽哀言僅杖而奪其官與宗末年刑政廢弛由后使然史均未載

遼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道宗清甯元年尊為太皇太后三年崩諡曰欽哀

渤海延林之叛

聖宗太平九年秋八月東京錫里原作軍詳表詳原大延琳囚留守駙馬都尉蕭孝先及南陽公主殺戶部使韓紹勳係延副
使王嘉都指揮蕭佛德原作顯德攻異道宗紀清甯遂偕位號其國為興遼改元天慶天興八月作九月其初東遼之地自
神冊時來附未有權醜鹽麪之法關市之征亦甚寬弛馮延休改異畢沅續通韓紹勳相繼以燕地平山之法繩之民不堪命
燕又游饑戶部副使王嘉復獻計造船使其誦海道者漕粟以振燕民水路艱險多至覆沒違者榜掠民怨思亂故延琳乘之
以起首殺紹勳嘉以快人心延琳先事與副留守王道平謀道平棄家走至行在告變改異方輿紀要云時聖宗暇於黑嶺延
契丹墳墓皆在山之東南麓又有勃突山在慶州西北二百里遼五代祖勃突生此因名聖宗即徵諸道兵以討之時國舅詳

裴蕭必塔原作匹敵攻異畢沅續通鑑作蕭實迪索本傳字蘇隱一名昌裔恒德子尚泰晉王先引兵據其要害絕其西渡之

計渤海太保夏行美時成保州延琳密馳書使圖統帥耶律博諾原博諾四世孫官東宗統軍使以功拜特里哀後為子鐵驪所殺

行美陰洩其書博諾遂殺渤海兵八百人而斷其東路送博諾又殺賊黨百人延琳氣阻又博諾謂博諾人說與俱叛行美

使圖博延琳乃分兵西取潘州不克而還南北女直均叛附之高麗亦稽首期國并求後又云鑑云延琳遣太府丞高保均告

也史及諸道兵至延琳懼嬰城拒守冬十月命南京留守燕王蕭孝穆後通鑑解覽云小字和多郭沁云舊作胡獨蓋本傳

珠拉討平津布亂拜北府宰相平章事知樞密院事為都統國舅詳家蕭必塔副之率諸軍進討十一月以潘州節度副使張

傑為節度使賞其守城之功攻異畢沅續通鑑云延琳攻潘州傑聲言欲降琳信之其防城進士張人紀趙陸等二十二人入

朝攻異防城舊作皇城與下入朝攻既知其詐攻之守禦已備不克而還史未載

十年春三月國舅詳家蕭必塔至自遼東都統蕭孝穆討延琳進攻其城時蕭博諾攻異畢沅續通鑑作普努云舊作蕭奴本

功加侍中終奚六部大王將右翼軍遇賊戰蒲水中軍少卻會左翼軍夾攻之攻異蕭孝穆傳云蕭孝穆副署蕭必塔都監蕭博諾

不合先據高麗女直要衝使不得求援賊遂潰追敗之於手山北延琳過巴拉傳原作拔刺字布琳迪里弟時則必塔監蕭博諾

力戰破之紀未載崇地理志云手山即駐蹕山唐延琳走入城博諾不介馬而馳追殺餘賊延琳深溝自衛孝穆圍之築重城

起樓櫓使內外不能通城中撤屋以爨攻異畢沅續通鑑云揚德意招降七百餘戶史未載駙馬延寯與其妹穴地道去惟公主

吹巴勒原作八在後為守陴者覺而止攻異畢沅續通鑑云揚德意招降七百餘戶史未載駙馬延寯與其妹穴地道去惟公主

載秋八月東京賊將楊詳世密送款夜開南門納王師擒延琳渤海平冬十二月孝穆凱還拜東京留守封東平王攻異畢沅續通鑑云揚德意招降七百餘戶史未載駙馬延寯與其妹穴地道去惟公主

東遼王畢沅續通鑑云東京殘破之後考穆撫御流民為政寬簡民安之本傳與宗立徙王秦進王吳拜北院樞密使卒官贈

大丞相晉國王益貞與人交始終如一所薦皆忠直時稱為國寶臣弟孝先官北院樞密使封楚王好惡自恣權傾人主法

密使封豐國公坐子時都克與重元謀叛伏誅蕭必塔封蘭陵郡王奚王博諾加侍中夏行美為惠順軍節度使攻異畢沅續通鑑云揚德意招降七百餘戶史未載駙馬延寯與其妹穴地道去惟公主

高永昌之事討富珠獲其首托多羅以歸致任卒宏簡錄云以詔渤海舊族有勳勞材力者叙用餘分居來隲遷閩等州越數十年而有

天祚帝天慶六年春正月東京軍亂殺留守蕭保先尸部使大公鼎大定府人仕聞變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兵討

捕亂黨撫定其民東京故渤海地保先係奉先之弟嚴酷寡恩渤海苦之故有是變其裨將渤海高永昌僭號稱隆基元年攻

契丹國志云高永昌率山嶺十餘人入府署殺蕭保先時大公鼎等捕亂黨越三日登首山門說諭使歸不從尋出陣於通衢

大公鼎擊之不克奪門出奔永昌遂稱大渤海帝改元應順據遼東五十餘州畢沅續通鑑云國號大元遼遣蕭伊蘇高興順

招之不從。閏月。遣蕭罕嘉努原作韓張琳潘州討之。貴德州守將耶律伊都原作余觀以廣州渤海叛。附永昌國兵擊敗之。夏四月。蕭罕嘉努與高永昌戰。大敗。人異契丹國志云五月張琳遣兵擊罕嘉努。罕嘉努敗歸。方議再舉。忽女真開母軍至。迎戰。大敗。金所敗方與紀要云太子河在遼陽通遼。東北五里。潘州今奉天府。是五月金兵克東。高永昌東。京州縣族人赫伯原字等十三人皆降金。遵金太祖曰。力取遼國。可東。京。邊。地。汝。撤。據。八。口。入。遼。陽。旬。日。至。八。千。人。尋。求。援。於。金。且。乞。并。力。取。遼。女。直。皆。降。於。金。續。綱。目。云。金。以。幹。曾。為。南。路。都。統。賞。其。戰。功。也。所。載。詳。按。契。丹。國。志。云。永。昌。敗。遁。入。海。女。真。遣。元。室。詢。諸。是。永。昌。并。非。托。卜。嘉。所。獻。又。異。方。輿。紀。要。云。長。松。地。名。在。遼。陽。東。八。百。里。自。稱。雲。隊。按。契。丹。國。志。云。永。昌。敗。遁。入。海。女。真。遣。元。室。詢。諸。遼。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重元父子之亂

聖宗太平三年冬十二月封皇子重元為秦國王。重元及契丹國小字博齊希原作字吉只聖宗次子法天后所生。材勇絕人。眉目秀朗。寡言笑。人望而畏之。至是封秦國王。

興宗重熙三年。法太后密謀立重元。重元以所謀白帝。帝重之。尋立為皇太弟。

重熙六年夏五月。出飛龍鹿馬賜重元。秋七月。重元生子。帝賜以詩。及寶玩器物。曲赦死罪以下。

七年春三月。帝幸重元帳。冬十二月。以重元判南院樞密使事。府事其處戎職未嘗離輦下先是契丹人犯法例須漢人禁勘

受枉者多因奏五京各置契丹警巡使詔從之

十一年冬十二月封重元子尼嚕古。原作涅魯古。攷異契丹國志作洪孝。平沅。續通鑑。小字伊囉。幹又作邪魯。縮為安定郡王。

十三年秋九月。命重元及韓國王蕭惠將先鋒兵討西夏元昊。尋伏罪。班師。語詳西夏封貢事中。

十七年冬十一月。賜重元金券。進封尼嚕古為楚王。時帝與重元宴。許以千秋萬歲後傳位。重元甚喜。驕縱不法。又因雙陸賭居民城邑。帝屢不競。前後已償數城。一日復博。伶人羅衣。輕指其局曰。雙陸休癡。和你都輸去也。帝悟不復戲。攷異宏簡錄云十八年賜

券重元金券皆書

二十四年春三月。重生子。曲赦行在。及長春鎮北徒以下罪。

道宗清甯元年秋八月。以重元為皇太叔。免漢拜不名。使安撫南京軍民。冬十二月。尼嚕古徙王。吳尋復王楚。

二年冬十一月。以重元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四頂帽。二色袍。尊寵所未有。

三年春三月以尼嚕古為武定軍節度使

四年閏十二月復賜重元金券會皇太子濬生重元妻入賀以盪治自矜懿德皇后素端重見之弗善戒曰為貴家婦何必如此

七年夏六月以尼嚕古知南院樞密使事

八年春三月楚王蕭裕致仕進封鄭國王

九年秋七月帝如太子山

殺逆至是獵灤水帝知其謀用耶律良計遣人急召尼嚕古知事泄遂與其黨陳國王辰祿同知北院樞密使事蕭呼都

克伊遜孝穆姪王特布

將戰躍馬突出為侍衛詳家

亂力戰斬尼嚕古首以獻論功封漢王

曰尼嚕古使我至此遂自殺

起帳前雨赤如血識者知為敗亡之兆初重元變作帝欲幸北南院仁先曰陛下若舍扈從而行賊必躡其後且南北大王

未可知仁先子托卜嘉曰聖意豈可違乎仁先怒擊其首帝悟悉以討賊委之乃環車為營折行馬作兵仗率三十餘騎陣抵

拒外及戰賊眾多降尼嚕古中矢死重元被傷退仁先以五院部節度使蕭塔喇所居近亟召之分遣人集諸軍黎明重元率

奚人二千犯帷宮塔喇兵適至乃背營而陣乘便奮擊賊奔潰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走死帝執仁先手曰平賊皆卿功也拜北

院樞密使封宋王加尚父并書灤河戰圖以旌其功

遷乙辛作為南院樞密使蕭寧嘉勞

翰之曰汝曹去順效逆朕取族滅何若

為福均投仗首降後從王吳終西

帳為漢人行宮都部署

一屋之良歷官南院樞密事

百餘騎備南府宰相楊績勤王比至賊已平主嘉之賜以逆產蕭馬貞作樂音奴字布奈圖魯卜之後景行漢人籍與中縣續

其餘宿衛有功將士陞賞有差

其後景行漢人籍與中縣續

其後景行漢人籍與中縣續

其後景行漢人籍與中縣續

其後景行漢人籍與中縣續

其後景行漢人籍與中縣續

取宋舊割關南十縣地故也庚寅宋使張洎等來賀永壽節及來歲正旦丁酉議侵宋詔諭諸道

十一年春正月遣南院宣徽使蕭特默原作特末本傳字和甯官北院宣徽使宋還加翰林學士劉六符本傳河間人祖景

陽及瓦橋以南十縣地且問與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時宋仁宗慶曆二年也興宗欲一天下謀取三

關集群臣議攻異薛應旂通鑑云契丹王漸長國內無事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兩國強弱聖慮所悉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

陛下親率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興師曲在我况勝敗未可逆料願陛下熟察卒

從惠議攻異畢沅續通鑑云遼興宗紀上與南北樞密吳國王蕭孝穆趙國王蕭固甯一作蕭甯謀取關南地據本傳則孝穆

又云孝穆以言不用從南院其弟孝忠代及孝忠疾仍作趙非也遣使索十城會諸軍於燕惠與太弟帥師壓宋境

地俟得增歲幣則減賦賦可夏六月宋遣富弼張茂實致異畢沅續通鑑州進士梁濟世嘗主文書得罪歸宋言於朝

主所說者不若遣使求地而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勤用兵者皆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兩國

通人謂若不遣使求地而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勤用兵者皆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兩國

求地豈北朝之利承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勤用兵者皆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兩國

同職引一命受口傳之於政府行次樂壽殿視不符馳還都仍易書行九月遣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起疑傳史作仁

宴羣臣於昭慶殿蕭惠以首事功進封韓王初仁先與六符使宋議書貢宋難之仁先曰曩者石晉報德本朝割地以獻周人

攘而取之是非利害灼然可見六符曰本朝兵強將勇海內共知人人願從事於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執多况

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禦之顧小節志大患悔將何及宋乃從之俱屬乃命仁先等與弼偕來弼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

敵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言竟以納字與之乃遣梁道持善及宋幣至命六符為三司使以受之六符與參知政事杜防

有隙防以六符嘗受宋賂白其事待以誠遠南府宰相宗時拜右丞相卒贈中書令諡元肅出為長富節度使俄召為三

司使卒官。子孫顯貴為節度觀察使六十餘人宏簡錄亦同史政事令

十三年夏六月以將伐夏遣使告宋秋七月宋遣余靖字安道致贖禮冬十一月以雲州為西京通鑑輯覽云是年冬契丹建

境內上京曰臨潢府東京曰遼陽府中京曰大定府南京曰祈津府凡五京五府六州軍城一百五十六縣二府十

有五京共有兵六十萬至西至金山暨流沙北至臚胸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詳見地理志又兵衛志云凡二府十

四萬二千八百人十二月蕭呼都克胡原自夏來歸攻異畢沅續通鑑云時遼都監耶律哈哩濟苔以俘石重貴事遼王闡之

責其失兩國和好之辭二百免其官紀本傳作哈哩吉一設宴優人嘲蕭惠河西之敗哈哩濟苔以俘石重貴事遼王闡之

作合里只字特門六院巴古濟後後起官北院大王兼侍中卒

十四年春三月宋以伐夏師還遣使來賀北界邊築寨於銀坊城侵漢界十里其以誓約諭使人令毀夏國羊馬尋詔送件劉汝

車作九龍車史未載

十八年春正月遣蕭惟信以伐夏告宋夏六月宋遣錢逸致贖禮政異畢沅續通鑑作錢明逸云遼史避諱

十九年夏六月宋遣使來賀伐夏捷政異宋史仁宗紀皇祐二年三月契丹告

二十年夏六月以伐夏所獲物遣使遺宋去國號宋史仁宗紀皇祐二年三月契丹告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詔大臣曰朕與宋主約為兄弟歡好歲久欲見其繪像可諭來使政異畢沅續通鑑云時遼賀正使請觀

歌詠祖功宗德使者能留與吾祭則可觀帝從之使者乃止史未載

二十三年秋九月蕭德英港請帝畫像又乞進本國契丹告夏國平遣三司使王拱辰報使紀未載畢沅續通鑑云是月遼使

一視以為未真也復遣使求之按耶律襄履傳云使宋國契丹告夏國平遣三司使王拱辰報使紀未載畢沅續通鑑云是月遼使

遣使以其畫像獻宋宋求易仁宗御容以代相見為兄弟之

情所紀各異史均未載於是年宋史繫之明年四月又異

二十四年八月元清宗即春正月宋使來賀并饋馴象二月召宋使釣魚賦詩秋八月己丑興宗崩政異契丹國志繫於二十三

聖孝皇帝四十三李壽長編作四十一又紀稱諡神癸巳遣使報哀於宋九月遣韓運以先帝遺物饋宋且告即位冬十一月

道宗清甯四年春正月遣使以太后喪告哀於宋政異此右廟於三年冬十

仁宗遣張昇送之具儀仗迎謁驚為聖人自許為一都虞侯而告續綱目云遼初求御容遣張昇報之復遣其臣蕭德來致胡

像報乃命胡宿奉御容往宋史仁宗紀嘉祐二年三月契丹遣耶律宗質報使九月復遣蕭德來致胡

宿報乃命胡宿奉御容往宋史仁宗紀嘉祐二年三月契丹遣耶律宗質報使九月復遣蕭德來致胡

像報乃命胡宿奉御容往宋史仁宗紀嘉祐二年三月契丹遣耶律宗質報使九月復遣蕭德來致胡

乙卯己酉

遼史卷二十九

三十一

道宗清甯九年封皇長子濬為梁王。是年五月丙午小字伊囉幹原作耶宣懿皇后蕭氏生幼即好學能文道宗嘗曰此子聰慧殆天授歟至是六歲封梁王明年從道宗獵天連發三中道宗顧左右曰朕祖宗以來騎射絕人威震天下是兒雖幼不墜其風後遇千鹿射獲其九道宗喜為設宴

咸雍元年春正月冊梁王為皇太子內外官賜級有差五年冬十二月皇太子行再生禮減諸路徒以下罪一等

太康元年春三月命太子寫佛書夏四月皇孫延禧生六月詔太子總領國政兼知北南樞密院事為太子選僚屬以客省使

耶律寅吉蒙直好義命為輔導伊遜謀殺太子慈宣吉出為羣牧林牙又云伊遜請賜牧地寅吉諫而止為伊遜忌除冬十二月宣懿蕭后被誣賜死殺伶官趙惟一高長命並籍其家后為欽哀皇后弟樞密使惠之女太子母也姿容冠絕工詩攻異畢

虎謂左右曰力能伏虎不跪皇太后詩矣後作君臣同志幸夷同風詩亦屬和後本傳未載一善談論自製歌詞尤善琵琶有專房寵之不得后素慕唐徐賢妃之為人上疏力諫主雖嘉納心頗厭遠自後稀得進見及后傳均未載好音樂伶官趙惟一得侍左右至是宮婢單登教坊朱頂鶴誣后與惟一私樞密使耶律伊遜原作乙辛以聞詔與張孝傑劾狀附會成獄攻異畢

時北院樞密副使蕭惟信聞之馳語伊遜考深曰皇后賢能端重豈有儲族誅惟一賜后自盡歸其屍於家攻異畢君不可作家仇婢一語動搖之不聽按單登係重元妻也史未載兩郭字阿斯里斯舊作阿斯隣謀害伊遜事覺下獄攻異畢其與蕭和充等謀詔獄無狀出鎮順義軍卒追王晉宋梁三國紀未載副點檢蕭錫沙原作十三攻異畢通鑑解覽作嘗謂

伊遜曰臣民心屬太子公非閱閣一日若立吾輩措身何地乃與同知樞密院事蕭特爾特原作得謀構陷焉

二年夏六月出北院樞密使伊遜為中京留守攻異蕭蕭壽傳冬十月召伊遜還復為北院樞密使十一月流林牙蕭巖壽於威原原作部本傳伊實部人性剛直尚氣為北面林牙密奏上京遜出之及復召流巖壽威原路復誣其與謀廢立殺之年四十九贈

身事直始歸里卒贈彰義節度使孩里傳字叶紐回鶻人官平章事會伊遜出守入賀及議復召陳其不可弗聽出為廣利節度使哲太子被廢當連坐詔勿問自言壽數卒官使相命書其言於牘後皆驗畢沅續通鑑作二十首事直歸里孟簡傳德字復易裕悅

三年夏五月伊遜奏右護衛太保察喇原作查拉畢沅續通鑑作札刺通鑑等告北院樞密副使蕭蘇色原作蘇八人謀立太子案治無狀出蘇色等三人補外餘杖徒邊六月伊遜令牌印耶律蕭額圖原作額穎通鑑等語蘇色等謀籍其姓名以告即令伊遜與耶律仲禧蕭額里原作舍耶律孝傑楊遵最太子益誠范陽通鑑作穎都溫誣首嘗預蘇色

美辛儀外和內校與宗重熙中為文班吏學太保印陪從入宮仁懿皇后見其詳雅如系官令補筆硯吏與宗亦愛之遷護衛
太保道宗即位以先朝任使賜漢人戶四十同知點檢司事帝召決疑獄擢北院同知歷樞密副使至是用為南院樞密使
七年春三月以伊遜知北院樞密使事封趙王

九年秋七月以討平重元功加伊遜太子太傅進王魏賜匡時翊聖竭忠平亂功臣

咸雍五年加伊遜守太師詔四方有軍旅許以便宜從事由是勢震中外門下饋賂不絕凡阿順者蒙薦擢忠直者被竄逐異
考云洪基幸其臣耶律英弼累封魏王北人諺云英弼即伊遜之說

太康元年夏六月皇太子始總朝政法度修明伊遜不得逞謀以事誣皇后冬十一月后被誣賜死太子有憂色伊遜懼欲並
害之乘間入奏曰帝與后如天地並不可曠因盛稱其黨駙馬都尉蕭錫默原作蕭錫林效異通之妹美而賢帝信之冊為后改

錫默原作蕭錫林效異通之妹美而賢帝信之冊為后改
錫默原作蕭錫林效異通之妹美而賢帝信之冊為后改

錫默原作蕭錫林效異通之妹美而賢帝信之冊為后改
錫默原作蕭錫林效異通之妹美而賢帝信之冊為后改

錫默原作蕭錫林效異通之妹美而賢帝信之冊為后改
錫默原作蕭錫林效異通之妹美而賢帝信之冊為后改

錫默原作蕭錫林效異通之妹美而賢帝信之冊為后改
錫默原作蕭錫林效異通之妹美而賢帝信之冊為后改

錫默原作蕭錫林效異通之妹美而賢帝信之冊為后改
錫默原作蕭錫林效異通之妹美而賢帝信之冊為后改

錫默原作蕭錫林效異通之妹美而賢帝信之冊為后改
錫默原作蕭錫林效異通之妹美而賢帝信之冊為后改

錫默原作蕭錫林效異通之妹美而賢帝信之冊為后改
錫默原作蕭錫林效異通之妹美而賢帝信之冊為后改

錫默原作蕭錫林效異通之妹美而賢帝信之冊為后改
錫默原作蕭錫林效異通之妹美而賢帝信之冊為后改

遜議事不合銜之復以衣服替疑乘輿被誅語人曰前事皆伊告我恐事彰殺我以滅口耳蕭達囉克原作達約尼兆古汗原作潮官分人性喜險太子廢徙上京伊遜使與薩巴原作撒往害之同留守蕭塔坦原作塔夜引力士至囚室詐云有詔召太子出殺之函其首以歸給云疾覺復恐事白出入常帶佩刀急即自殺官國舅詳家乾統間大索黨人以賄免疾死耶律托卜嘉原作塔仲父房之後蕭頴圖譴告太子托卜嘉亦以預謀實其事授延慶宮副使乾統間大索黨人亦以賂免後官德時原作不也敵烈部節度使以疾死

遼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金人起兵 天祚帝乾統二年冬十月國舅蕭哈重原作海里叛劫乾州武庫兵甲命林牙赫嘉努原作赫往捕亡入女直阿克展原作阿典放異通部明年春正月女直亟其首來獻女直原作女真與宗諱改號金改異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云本

其先出棘鞬氏號勿吉古肅慎氏地也元魏時勿吉有七部至唐初祇存黑水棘鞬粟末棘鞬北朝稱和奇隋唐稱默爾赫至五代始稱女真其先新羅人

粟末棘鞬始附高麗姓大氏嗣保東牟山後為渤海稱王黑水棘鞬亦附高麗嘗拒唐太宗於安市開元中入朝置黑水府拜五代會要云在京東北六十里開元十年二月安其後服屬渤海朝貢遂絕迨太祖天顯元年平渤海

都督賜姓名李獻誠五代會要云在京東北六十里開元十年二月安其後服屬渤海朝貢遂絕迨太祖天顯元年平渤海

海而黑水棘鞬來附其地有混同江即黑龍江在江南者入遼籍號熟女真在河北者不入遼籍號生女直本高麗朱蒙之遺

世居阿芝川源河後名會寧府生熟女真外尚有東海女真黃頭女真二部所居地亦屬河水均奉朝貢如例其始祖名函

火熟女真亦名今蘇款通鑑輯覽云來源河即拉林水金史地理志在上言會寧府今蘇古塔地

普居完顏部傳至烏古廝鑑輯覽云來源河即拉林水金史地理志在上言會寧府今蘇古塔地

遼遼將致討烏古廝鑑輯覽云來源河即拉林水金史地理志在上言會寧府今蘇古塔地

遼遼將致討烏古廝鑑輯覽云來源河即拉林水金史地理志在上言會寧府今蘇古塔地

遼遼將致討烏古廝鑑輯覽云來源河即拉林水金史地理志在上言會寧府今蘇古塔地

遼遼將致討烏古廝鑑輯覽云來源河即拉林水金史地理志在上言會寧府今蘇古塔地

遼遼將致討烏古廝鑑輯覽云來源河即拉林水金史地理志在上言會寧府今蘇古塔地

遼遼將致討烏古廝鑑輯覽云來源河即拉林水金史地理志在上言會寧府今蘇古塔地

遼遼將致討烏古廝鑑輯覽云來源河即拉林水金史地理志在上言會寧府今蘇古塔地

遼遼將致討烏古廝鑑輯覽云來源河即拉林水金史地理志在上言會寧府今蘇古塔地

遼遼將致討烏古廝鑑輯覽云來源河即拉林水金史地理志在上言會寧府今蘇古塔地

遼遼將致討烏古廝鑑輯覽云來源河即拉林水金史地理志在上言會寧府今蘇古塔地

遼遼將致討烏古廝鑑輯覽云來源河即拉林水金史地理志在上言會寧府今蘇古塔地

遼遼將致討烏古廝鑑輯覽云來源河即拉林水金史地理志在上言會寧府今蘇古塔地

乙卯巳事本末

遼史卷三十二

二二

天慶二年春二月帝如春州鑑輯覽云來源河即拉林水金史地理志在上言會寧府今蘇古塔地

太平四年改鴨子河為混同江塔魯河為長春河蓋二河均在長春州近地

幸混同江在今吉林烏刺城東南發源長白山北

釣魚生女直部長來朝故事界外生女直部長在

梁丹國志大金國志均繫於天慶八年惟續綱目通鑑輯覽與金史同時宋政和五年也並云改名曼色尚白以烏奇邁為安
班貝勒哈舍音為古倫貝勒宋史云以吳乞買為諸班勃極烈散欒也為國論勃極烈北盟會編又作諸版字極烈官也
源按名稱互異皆官之最貴者所謂國相也本源史云國語又國語以金為愛新所居在愛新水之上水源自於此因謂之金
源按名稱互異皆官之最貴者所謂國相也本源史云國語又國語以金為愛新所居在愛新水之上水源自於此因謂之金
一塞刺係復書若歸叛人阿蘇遷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謀之耶律幹里朵與金兵戰於達里庫原作達魯古改異金史作達魯古
績敗之逐北至阿魯岡步卒盡管并精兵盡失之金史同所載較詳通鑑輯覽阿魯岡步卒盡管并精兵盡失之金史同所載較詳
覽通鑑輯覽等六人齋書書斤其主名冀以速降夏六月章嘉努等遠阿固達復書亦斤名諭降蕭色塔原作每刺一作辭刺
使金以不屈見留秋七月都統幹里朵與金兵戰於白馬樂敗績坐免官命蕭奉先率諸將分道伐金九月金陷黃龍府
馬雲時全兵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船白
六年夏五月金兵取瀋州遂克東京橋高永高東京族赫白等降金

七年春正月金兵攻春州國兵不戰自潰蓋古皮室四族及渤海人皆降金金復下泰州亦曰德昌軍本契丹二十部族
放牧之地因里族家犯龍化冬十二月都元帥秦普國王瀉金軍戰於疾黎山敗績金遂拔顯州通鑑輯覽云顯州在遼東
近州郡改異通鑑輯覽云金馬務古攻顯州遼東軍帥郭燕師乘夜進襲敗走遂與王戰敗績追至額勒金坡逐拔顯州其
國每先在大國封冊從之宋沐續通鑑云是役金取顯州郭燕師乘夜進襲敗走遂與王戰敗績追至額勒金坡逐拔顯州其
城皆在今廣寧縣境復州故城在今錦州府義州惠州故城在今喀刺沁右翼方輿紀要云惠州亦曰惠和軍唐歸美州地
初得漢民於荒廢山下禁城居之曰惠州

八年春正月遣耶律努克原作奴哥奴異通等使金議和二月努克等還復書言能以兄事歲貴方物歸上京三路州縣以親
王公主為質還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反書詔表牒則可如約三月努克復往夏五月努克還以書來臨此月見報

戊戌復往要以酌中之議金使胡圖克理原作胡突家改異通與努克持書報如前約六月努克質宋夏高麗書詔表牒至金
金遣胡圖克理來祇能以兄事冊用漢儀即如約秋八月努克托迪原作突迭如金議冊禮冬十月持金書來十二月議定冊禮

是歲保安節度使張崇寧昌節度使劉宏云作劉完及通祺雙遼四州宗更今名統縣四州本渤海家州地太祖於此建檀
州後更名金史作棋雙州保安軍本渤海民戶與蕭博和理原作實等十五人皆相繼降金

九年春正月金遣烏林達原作烏林答改異通贊謀持書來迎冊二月使蕭實納將原冊等冊金主為東懷國皇帝不受仍遣
烏林達贊謀來責冊不如式云朕對天地之詞休荷祖宗之不棄九州四海屬在統臨一日萬幾敢忘重任齊衣為事綱服

遼史卷三十二 二五

三年夏閏四月李洪以左道惑眾作亂伏誅

四年秋七月詔發渾河北通鑑輯覽云在今奉天府承德府南源出遼外下流至海城縣入遼即小遼水也諸軍防女直女直遂集諸部兵攻軍江州事聞時帝在慶

州射獵略不介意遣海州通鑑輯覽云今奉天府海州縣是刺史高仙壽統渤海軍應援蕭托卜嘉原不也與戰於軍江東敗績改異通

古達繼之使遠遼遼人遂引兵還所載戰獲阿冬十月命都統蕭嗣先往討女直女直來襲軍潰崔公義邢穎等死之其兄奉

先奏赦潰軍不誅士益無為蔡州防禦使改異單元續通鑑云叔與女嘉陵衛州於昨城寂不以控災為事集家網魚取官錢

無可取證冬十月命添設河防軍禁推排物力

二十七年春正月因尚書省言河慶安流請加鄭州河陰縣聖后廟褒贈詔加號曰聖濟聖后廟曰靈德善利之廟二月用

御史臺言命南京沿河四府十六州長貳官皆提舉河防事四十四縣令佐皆管勾河防事或能捍禦及致疏虞隨時聞奏以

議賞罰每歲命工部官一員沿河檢視初衛州為河水所壞乃命增築蘇門遷其州治至明年水息居民仍還皆不樂遷遣大

理少卿康元弼刑部侍郎即見本傳按視請修治舊城便從之

二十九年夏五月河溢於曹州小隄之北以奏報稽遲詔切責之

章宗明昌四年冬十一月尚書省奏河平軍州節度使王汝嘉等言大河南岸舊有分流河口如可疏導足泄其勢及長隄

以北亦有可歸納排滯之處其濟北埽以北宜創起月堤請遣本監官從汝嘉等同往相視庶免異議如大河南北必不能開

挑歸納其月堤宜依所料興修帝從之十二月命都水監官提控修築黃河堤五年春正月尚書省奏都水監丞田櫟等

言前代每遇古莫能當也不如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乙巳章努反奔上京謀立魏

國王滔遣蕭諦里說王王不從斬其首以獻已而章努率兵掠慶曉懷祖等州為文告太祖廟移檄州縣眾全數萬犯行宮順

國女直阿古齋原作阿鵬產改異通擊敗之章努詐為使者欲奔金為邏者所獲縛送行在伏誅冬十一月遣騎馬都尉蕭

特默原作特末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駝門通鑑輯覽云作圖門十二月耶律章嘉努原作張叛帝親戰於科卜多原作護步答

呼在混同江西軍沉通鑑作呼卜圖岡敗績通鑑輯覽云十一月命蕭特末等率兵至駝門十二月戰於護步答

月在混同江西軍沉通鑑作呼卜圖岡敗績通鑑輯覽云十一月命蕭特末等率兵至駝門十二月戰於護步答

遇戰大濟帝一日夜走五百里親退一夕軍中曳戟有光馬皆嘶鳴成羣不祥宰相張琳謂為唐莊宗滅梁之兆帝已未錦州

刺史耶律珠展原作夜走五百里親退一夕軍中曳戟有光馬皆嘶鳴成羣不祥宰相張琳謂為唐莊宗滅梁之兆帝已未錦州

遇及社稷危亡之本遂殺之據此則應章努非應章嘉努稍異是歲阿固達稱帝國號金

士無敵志遇敵輒潰郡縣所失日多

五年秋八月以蕭奉先為御營統率諸軍分道而進誓滅金尋以耶律章努原作章努之亂章努之亂止不行章努之亂奉先和官分人是年從弟親征

六年春正月東京軍亂殺其留守蕭保先保先亦奉先之弟為政嚴酷渤海苦之故有是變神將高永昌因據城僭號尋為金

保大元年春正月蕭奉先使人誣告耶律伊都伊都結驍馬蕭昱等謀立其甥晉王昱等坐誅初帝有四子趙王萬四又有燕王塔

人望內外歸心元妃兄奉先恐其甥晉王不得立潛圖之文妃姊妹三長適耶律達哈拉原作達次文妃次適伊都一日其姊

若妹均會軍前奉先使人誣謝馬昱及伊都等謀立晉王伊都降金元妃伏誅晉王不與謀免據此則實有謀立之事

伊都在軍間之即率眾叛入金遣知奚王府事蕭錫默原作北府宰相蕭德恭大常衣耶律誦里姑歸州觀察使蕭和尚努四

守餘為諸衛上將軍

二年春正月帝出居庸關至鴛鴦澤聞伊都引金兵至蕭奉先曰伊都乃王子班之由裔此來欲立甥晉王耳誅晉王可不戰而

不流涕由是益解體伊都引金兵逼行宮三月帝入夾山始悟奉先之不忠當金兵之未至也奉先逢迎主意言金雖能攻我

從我行恐軍心憤怒禍必及我奉先父子慟哭而去行未數里左右縛之送金軍金斬其長子昂以其次子昱及奉先械送金

主道遇國兵奪以歸並賜死改異契丹國志云奉先柄國垂二十年以至於亡及當是時與奉先同用事者曰蕭塔喇台

成政異續綱目作得勒公通鑑輯覽

遼史卷三十四

遼史卷三十四

遼史卷三十四

遼史卷三十四

遼史卷三十四

遼史卷三十四

遼史卷三十四

遼史卷三十四

遼史卷三十四

遼史卷三十四

乾統四年秋七月以西招討使蕭塔喇台知北院樞密使事塔喇台晉王孝先孫使相薩木原作子奉先之叔也字九林舊短

而僂外謹內保初治伊遜原作辛黨與多所縱捨至是由招討使改知北樞密

六年春正月遣蕭塔喇台等使宋諷歸所侵夏地

天慶三年加蕭塔喇台守司徒封關陵郡王女直初起兵廷臣請乘其未備舉兵往討塔喇台獨阻之以致敗歟尋出為西南

招討使改異耶律唐古傳時塔喇台以都統率兵與金人戰敗績唐古請

八年夏四月召蕭塔喇台復為北院樞密使時再入密院寵任益篤值諸路大亂飛章告急者絡繹而至不即上聞有功不錄

將校怨怒軍無鬪志

保大二年春正月金兵至嶺東會耶律薩巴謀立晉王事覺帝召蕭塔喇台與議不為申理王死人心益離金兵踰嶺帝西遁

其姪元妃責之曰爾任國政致君如此何以生為塔喇台不能答明日帝怒並其子茂隆原作茂逐之尋為耶律高善怒原作山執

送金師得脫歸復為耶律糾堅原作九斤所得送之燕王適王偕號託以不事僭竊不食數日死子茂隆為金兵所殺

遼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耶律伊都之叛

天祚天慶九年春二月帝至鴛鴦濼賊張薩巴原作八誘中軍射糧軍僭號南面軍率耶律伊都原作伊討擒之伊都一名伊都古

原作余都改異通鑑輯覽作伊都原作伊國族之近者也慷慨尚氣義歷官副都統其妻為帝文妃之妹文妃生晉王最賢國人皆屬

望時蕭奉先之妹為帝元妃生秦王奉先恐其不得立亦忌伊都將潛圖之

保大元年春正月蕭奉先使人誣告耶律伊都給駙馬蕭昱及耶律伊都達哈拉原作達謀立晉王尊帝為太上皇時達哈拉

之妻會伊都之妻於軍中奉先聞之因使誣告殺昱及達哈拉與其妻文妃賜死伊都在軍中改異契丹國志云時怨軍隊長

下賴都統余親援兵至始懼尋懼不能自明被誅即引兵千餘並骨肉軍帳叛歸金會大霖雨道途阻滯帝遣知奚王府事蕭

錫默原作蕭追捕甚急及諸閭山縣通鑑輯覽云遠置屬與中府故城在今土木特右翼諸將議曰蕭奉先特寵視吾輩後如也伊都乃宗室雄才常不

肯為奉先下若擒之則吾輩他日皆然不如縱之還給云追襲不及奉先反勸加爵賞以給眾心帝從之改異宏簡錄云余時

屢請自劾遣金吾衛大將軍為東路都統軍澤與金銀亦哥希尹遇即遁被議會龍化州人張應古降金俞賄復取之尋又臨

金遺余賄書勸降遂密送款於咸州路都統以所部降費書入謝金主撫慰賜坐班同宰相令以舊官領所部自是益知遺之

勸降事今從天祚紀

之東未陣而潰是夕有赤氣若火光軍中以為凶兆皆無門志王與麾下五百騎退保長
 沈務于其女真八新州節度王從輔出降女真將闕母又古冀州地處析為燕分野在析木之津置新州府
 保大二年春三月秦晉國王自立於南京以幽州十六州獻太皇太后以燕分野在析木之津置新州府
 天祚皇帝改元建福降封天祚帝為湘陰王改其北盟會館載詔曰朕道幼保躬長歸不歸之風皇天無私自與
 之權當慮國之為難庶期復辟之有待近得羣臣之奏擬陳前王之非所為復欲為之無可奈何朕不忍從
 日詔大勢已去是謂絕四海之望安得有一人之稱宜削微名用昭否德方朕心之遷愛當不忍從之為公正復見請
 專位號之事用降新封嗚呼進退惟公廢與有義士小子欲名用昭否德方朕心之遷愛當不忍從之為公正復見請
 夾山數日命令不通即與弟處能子乘外假淵原軍內結都統蕭翰原謀立王遂率諸大臣即律達實原作左企弓虞仲
 文曹勇義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軍及父老數萬人詣王府處溫邀張琳白其事琳不可處溫等請王受禮王方出頭即以精
 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王辭不獲已而從之以處溫守太尉琳守太師十日一朝平章軍國大事不復與政改異宏簡錄琳
 已高令子弟上降表於金詔無云以琳田宅財物左企弓守司徒曹勇義知樞密院事虞仲又參知政事提舉翰林醫官李
 聚等十餘人並賜進士及第授官有差以蕭翰為北樞密使諸部將萬餘戶選一人為軍調之役軍散處各處及嶺外南北大王
 氏其苦之附馬都尉蕭且知樞密院事改淵軍為長勝軍肆赦改異軍統通監時慮兵少翰建議籍東西奚及嶺外南北大王
 乃其夫首於市然後大赦北盟會館載詔曰烈祖造創之功好復導引天祐為失德之事其妻出出入禁中並為國害
 律長蛇之毒食敗來問鼎直欲爭衡敵聖尚遠王師自潰兵非不銳事失和以是是朝生茲冠仇漸為蔓草之難除其
 新歸三邊蕩穢百姓震懼不相保謂將嗜成云六合為家不可一日無王共戴躬質用越在草莽地隅不果相向餘莫知
 長天下之亂易若復我之功苟其宗社不存亦曰神靈所望勢不可一日無王共戴躬質用越在草莽地隅不果相向餘莫知
 疾苦與事使官靡所不知亦曾默慮自今以後革弊為先所期四海用非以萬乘為樂哉引靈武故事議立王不封其妻
 營平及上京遼西六路是為北道從官屬勸進乃許之以和勒博知北樞密院事林牙達實等引靈武故事議立王不封其妻
 蕭氏為德妃普賢女也夏六月王寢疾聞帝傳檄致討與處溫等議不合遣使報宋免歲幣結好宋人發兵問罪擊敗之
 契丹國志云四月燕王遣蕭撻拔也王居元充告謝使詣宋不納宋遣童貫等勸兵巡邊貫使張瑄趙忠貴書諭燕王使舉國
 內附王新其二使五月又遣馬曷持徽宗手詔諭王納土王雖不從心亦懷懼憐應祈通監云是月貫遣神師道總東路兵出
 白溝蕭翰與大石擊之大敗又辛興宗總西路兵亦敗于范村退保淮州詔班師國志又云凡駐白溝十二年信誓當還退六月出
 未言兵敗事白盟會館錄時真定安撫使趙通疏乞相若契丹不報北征紀貫謂彼行父京作詩有百年信誓當還退六月出
 師合好休文過所載較詳尋遣使奉表於金乞為附庸事未決已而薨年六十偽諡曰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燕西香山永安
 陵遺命選立天祚帝子秦王定為帝蕭德妃為皇太后稱制改元德興放進士李球等百八人時宋兵來攻戰敗之由是人心
 大悅兵勢日振宰相李純政異天祚紀通宋者李處溫等潛納宋兵民為內應抱關者被殺其眾翼日攻內東衛兵力戰宋軍

李處溫父子稔禍

天祚帝保大二年春正月帝幸雲中詔留宰相李處溫等與秦晉國王守燕處溫析津人祖仲禧值嘉臣伊遜原作
 附會其獄得官南樞密使伯父儼字若思登咸雍進士第太康初為將作少監擢參知政事道宗晚年倦勤各令擲散官之儼
 得勝米遷知樞密院封越國公其妻邢氏有美色嘗出入禁中儼教之曰慎勿失上意由是權寵益固道宗大漸儼與阿蘇
 阿同受顧命尋封漆水郡王嘗修皇朝實錄七十卷雅與北樞密使蕭奉先有舊執政十餘年善逢迎取媚天祚帝又寵任之
 卒贈尚父諡忠懿溫不從勝子處真太常少卿處兼同知中京留守處能少府少監而宏簡錄處兼作處廉儼同按史列傳只
 有牛溫舒並無牛溫舒並奉先薦其侄處溫為相處溫因奉先有援已力傾心阿附以固權位而貪污尤甚所接引皆小人三月帝入夾山
 數日命令不通處溫與族弟處能而改異天祚紀云與弟處能據儼傳則係從父弟子處外假淵原作軍聲援結都統蕭幹原
 異通鑑輯覽謂與和勒謀立魏王召蕃漢官屬議詣王府勸進王出爽即取褚袍衣之遂稱天錫皇帝以處溫守太尉處能直
 樞密院爽為少府少監左企弓以下授官有差夏六月王寢疾聞帝傳檄雲內朔武應蔚諸州合諸蕃精兵五萬騎約以八
 月入燕并遣使問勞索衣表名菓王其驚命南北面大臣議而處溫與蕭幹等有迎秦拒相之說從其議者東立惟都部署耶
 律寘西立且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相父子也拒則皆拒自古安有迎子而拒其
 父者處溫等欲殺之王歎曰忠臣也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耳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王薨遺命立秦王定為帝德妃為太
 后稱制先是王自知不忠密授處溫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病亟蕭幹等矯詔召南面宰執入議獨處溫稱疾不
 至陰聚勇士為備王薨蕭幹擁兵立蕭后改異契丹國志云蕭后元弟坐章努誅天祚因后於上京女真召處溫至時方多難
 未欲即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能懼禍及落髮為僧改異契丹國志云蕭后元弟坐章努誅天祚因后於上京女真召處溫至時方多難
 處溫來后以時方多難不欲誅大臣毀元帥時有武清人傳導說隨郭藥師入燕被擒具言處溫嘗遺易州富民趙履仁書達
 宣劉未信處能為僧事史又無道道乞後時有武清人傳導說隨郭藥師入燕被擒具言處溫嘗遺易州富民趙履仁書達
 宋帥重賞欲挾蕭后納土歸宋后執處溫詰之對曰臣父子於宣宗有定策功宜世蒙宥豈可使因說獲罪后曰向使魏王如
 周則終享親賢之名於後世誤王者皆汝父子何功之有於金欲為內應按本傳未言通金事而北遼紀又以潛納宋兵作穿
 相李純紀載各悉數其罪數十賜死於金欲為內應按本傳未言通金事而北遼紀又以潛納宋兵作穿
 畧今從本傳稱是皆為相數月所取也於金欲為內應按本傳未言通金事而北遼紀又以潛納宋兵作穿
 處溫喜謂買口某與處溫嘗結莫逆交同約南奔于北極廟拈香為盟欲共圖錄其孫一人北盟會編云馬擴歸良嗣聞首台為
 令募勝者投書得馬春吉等令結義士開門迎降處溫因令子爽答以帝書所載較詳

九月記事本末

遼史卷三十八

三二二

為平路州以代張毅攻異金史宋史毅作覺實子莊毅平州義豐人初為遼興軍節度副使民推毅領州事毅知國必亡練丁蓄馬籍丁壯為備至是錫陵阿至拒弗納命次赫阿里為之劉至張寬為留守乃去平州歸鄉里是立愛已官平州不得云毅拒而不納也史恐誤金帥尼雅滿原平州人入燕首聞平州事於康公弼曰毅狂妄真謀雖有鄉兵何能為示以不疑圖之未晚金人乃召錫陵阿赴軍前加毅臨海軍節度使仍知平州尋又欲遣兵取平州擒毅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請往覘之毅曰遼之八路七路已降獨平州未解甲者防蕭幹原平州人厚賂公弼而還事遂寢金復攻平州為南京加毅平章事兼留守攻異續綱目云平州軍亂節度使蕭

四年夏五月金歸燕京及劉景六州於宋之大家及左企弓康公弼曹勇義虞仲文皆東遷燕民流離不勝其苦入平州言於留守毅曰宰相左企弓不謀守燕使吾民流亡失所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必能使我等復歸鄉土惟公是望毅遂召翰林學士李石與議合乃遣張謙率五百餘騎召宰相左企弓字君材曹勇義廣寧人樞密使虞仲文字實天字實人參知政事康公弼宛平人至灤河西岸使秘校往數十罪曰天祚播遷夾山不即奉迎一也勸王嚮號二也抵許君父降封湘陰三也天祚知閣王有慶來議事而殺之四也檄至有迎秦拒相之說五也不議守燕而遽降六也不顧大義臣事於金七也根括燕財取悅於金八也使燕人遷徙失業九也教金人發兵先下平州十也爾有十罪所不容誅左企弓等無以對皆縊殺之攻異金史列傳惟左企弓

被殺餘均令終與仍稱保大三年晝天祚象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職六月榜諭燕人復業恒產為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史異今從天祚紀翰林學士李石更名弼安借故三司使高臺攻異畢沅續通鑑云原名履往燕山說宋帥臣王安中曰平州帶甲百萬毅有文武材可用為屏翰不然將為肘腋患安中深然之令安弼嘗詣宋詔安中與詹度厚加安撫攻異續綱目云帝初令詹度

請降王勸勸帝納之趙良嗣諫不聽坐削五階北盟會編云張寬欲通韓慶民結四軍窺燕繼宗密諭詹度而度促其內附毅張敦固來朝土又安弼作汝弼史慮亡遣錄時學士趙敏修遣相李嚴子處能自海島赴關出入王勸蔡攸弟勸諷毅宋史毅歸宋載在宣和五年即保大三年也天祚紀繫於四年恐誤見單兀續通鑑宏簡錄云免常賦三年復建平州為秦海軍拜毅為節度使令宣撫司出銀絹數萬犒賞并加安弼堂為徽猷閣待制外尚有衛補趙仁序時金將棟摩原作闕母攸異通屯來州聞之即率兵先入營州毅以精兵萬騎擊敗之尋謀殺毅出迎宋使舉兵來襲毅不得歸奔燕金人克三州始來索毅王安中取貌類者斬之使持去金祭其偽以兵來取安中乃殺毅函其首送金攻異續綱目云毅奔燕張敦固等出降金遣還諭城

乙卯已酉
遼史卷三十九
二二二

宋所賜詔曰其弟懷御筆將奔燕山以其母為金人所得復往投之而毀及妻已為金裁並得殺弟所懷御筆金人大怒旋舉兵攻燕山兵所載較詳

西遼達實之立

天祚帝保大二年春三月耶律達實原作大石攷異契丹國志作大賢通與宰相張琳李處溫等立秦晉國王為帝達實字重德太祖八代孫也通遼漢文字善騎射登天慶八年進士第擢翰林應奉陞承旨國俗以翰林為林牙故稱達實林牙歷泰祥二州刺史遼興軍節度使至是因金兵日逼天祚播遷與諸大臣謀立王為帝以守燕王薨尊其妻蕭德妃為太后稱制決事及金兵至后歸天祚被誅而責達實曰我在汝何敢立王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拒敵棄國遠遁即立十王何害帝無以答賜酒食赦其罪

三年夏四月金兵至居庸關達實被擒秋九月達實歸自金攷異契丹國志云大賢降女真與粘罕為雙陸戲爭道粘罕欲殺

四年秋七月帝欲出兵復燕雲達實諫不聽遂殺蕭伊實原作乙蘇攷異通鑑輯覽作伊實等自立為王攷異西遼紀云達實預

五年春二月達實整旅而西先以書諭回鶻王必里克伯勒格單攷異通鑑輯覽作伊實等自立為王攷異西遼紀云達實預

即遣使至甘州招爾祖烏穆珠原作烏爾祖即表謝是與爾國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將西至大食假道爾國其勿致疑王得書

即迎至邠宴餞加禮由是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馬駝牛羊財物不可勝計至塔什干原作尋思干攷異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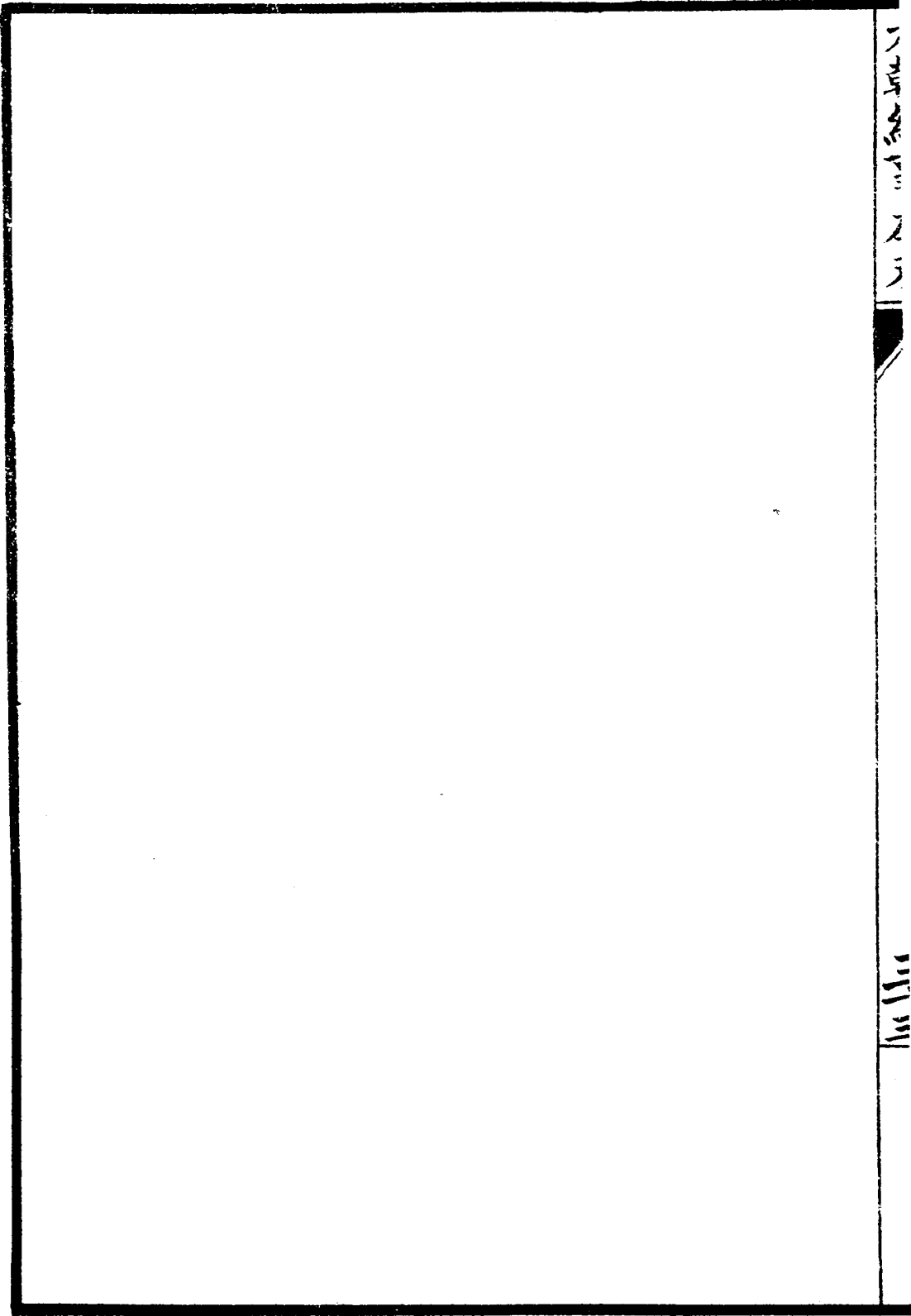
萬呼統喇繳原作忽兒珊攷異畢元續通鑑作呼拉沙來拒戰率師分三道迎擊遣六院司大王蕭額里塔攷異通鑑輯覽作塔什罕

山等攻其右樞密副使蕭扎倫布原作刺阿不攷異畢招討使耶律穆蘇原作穆蘇攷異通鑑輯覽作穆蘇

望駐兵凡九十日回國王來降貢方物西奇爾瑪勒原作起兒漫攷異通鑑輯覽作克塔木單攷異通鑑輯覽作奇爾

甲辰歲二月五日也號格爾干原作葛爾罕攷異畢元續通鑑作噶爾汗曰天祐皇帝改元延慶追諡祖父為嗣元皇帝祖母為宣義皇后冊其妃

蕭氏為昭德皇后以蕭額哩塔為都元帥餘將士祖父封爵有差建都城於呼遜鄂爾多原作虎思翰爾朵異錢竹汀云
西去即甲辰歲其明年二月甲午整旅而西兵行萬里駐軍塔什干凡九十日又西至延慶十一年改元康國是年三月命都
奇爾愛雅而後受冊即位其所居月日久矣不得非甲辰二月恐亦非乙巳二月也
元帥蕭額哩塔前知密院蕭扎倫布與都部署即律燕山都監即律特爾格原作律特爾格率七萬騎東征行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
勒兵而還以康國十年殂在位二十年廟號德宗遺命昭德蕭后稱制名塔布希延原作達號感天皇后改元咸清攝政七
年子伊里原作伊里改元紹興籍民十八歲以上得八萬四千五百戶在位十三年殂廟號仁宗子幼遺命其妹博
克碩覽原作克碩覽改元崇福號承天太后後與駙馬蕭圖魯原作果魯弟巴噶齊蘇爾原作蘇爾博
異博果魯原作果魯通繼出駙馬為東平王殺之駙馬父額哩塔以兵圍其宮并射殺之在位十四年仁宗次子珠勒呼原作珠勒呼
覽博卓立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晏駕乃雲王庫楚勒原作庫楚勒元史即延汗子元太祖本紀三年戊辰征庫楚類汗庫契丹
勒古呼之被擒在癸酉年去歲辰僅六年既云庫楚類據其位所稱契丹又是何國元聖武親征錄云庫楚類汗庫契丹
與丹王菊爾汗豈襲衣冠而據位為菊爾汗而非庫楚類耶道山文集云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為西遼為尤與契丹
出獵伏兵擒之而據其位尊珠勒呼為太上皇朝問起居以待終焉遼絕前後凡九十年號為西遼改元太祖紀太祖
格自立為遼王改元統十年十一月來朝以其子賈沙入侍通鑑覽云留格為金北邊十戶全疑遼遺民有他志留格
自安適至龍安聚眾十萬稱王大敗金將和碩兵盡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後降蒙古為元帥居廣寧據此則遼後復有稱王
之事





金史紀事本末

金史紀事

本末

大錯題

中華民國十年
上海校經山房
成記書局印

序

南宋趙節齋謂讀通鑑如登高山泛巨海未易窺其津
涯得卒未闕之刻根幹枝葉繩之相生不待反復他卷
而已瞭然在目此言誠善喻也自袁氏叔為斯體踵為之
者代召其人惟所纂不一書所述不一事要皆元之存之有
尾完其遂為讀史者必不可少之書乾隆中

欽定四庫提要於史部立紀事本末一門凡以類排比者
悉彙於此惜世人彙為一編以便觀覽吳縣朱君懋之好
刊古籍今年表取提要所錄紀事本末六種援錢氏刻
守山閣叢書例益以後出未入
著錄之西夏紀事本末一種合而刻之顏日記事本

宋七種惟為水社氏所著江南大營紀事亦未以世間宏
指不與焉書成索之於余之披閱一過其書編輯之法棄
取不苟信乎且功史學可決言五百年中必不泯滅因不
揣而為之序至其刻年之善辭格之審備於凡例不更及

光緒十四年歲在戊子三月既望仁和葉廷幹

金史紀事本末凡例

江 西 峽 江 訓 導 鄉 李 萍 有 崇 編 纂

一金史敘事詳核。用筆謹嚴。說者謂本劉昫歸潛志。元好問壬辰雜編。以成書。故稱良史。然累朝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本紀實據以撰述。太宗天會六年。命完顏昂等掌國史。始綜始祖以下。十帝為三卷。皇統八年。昂等又進太祖實錄二十卷。大定中。修睿宗實錄。惟衛紹王被弒。記注無存。元初。王鶚修金史。采當時詔令及楊雲翼等日歷以補之。亦稱確數。至正四年。丞相阿魯圖等始勒為成書。凡一百三十五卷。於舊史多所增訂。祇南渡後事跡多據元劉二書。非全恃為稿本也。惟卷帙浩繁。參之遼宋元三史及各傳記。紀載多歧。爰不揣譎陋。謹編金史紀事本末一書。縷晰條分。俱本正史。其或事有同異。詞有詳略。兼徵裴世期補注二國志。胡身之注通鑑例小注。雙行分載。每條之下。名曰異攷。以便流覽。而資參證。

一太祖自珠赫店之捷。即於次年建號稱帝。紀元收國。凡二年。又改元天輔。遼史於天慶五年。未載其事。至七年。乃載太祖用楊朴策。即位改元。則收國二年。俱付闕如。金史於太祖建國兩次改元。紀載甚明。且謂為烏奇邁等所請。并無楊朴定策之事。至遼史所載楊朴。勸太祖議和求封。金史亦未之載。列傳且無楊朴其人。今撰金史紀事本末。參攷二史。附見之攷異中。以免疎漏。

一遼天祚帝幸混同江。遇頭魚宴。太祖不肯起舞。欲殺之。嗣因事送咸州。詳袞司問狀。及下詔親征。太祖慟哭。欲自殺。以激眾。怒遼復遣使冊為東懷國皇帝。遼史所載甚明。金史未載。他如宗弼順昌之敗。世宗從軍亦曾大挫。而本紀未敘。李世輔劫執薩里罕。而本傳不詳。高汝礪黨附高琪。傳無貶辭。今撰紀事本末。博采羣書。附載之攷異中。以昭核實。

一張邦昌劉豫均受金國冊封。其與南宋交涉諸事。皆宜詳載。攷邦昌本傳。未敘僭位稱號事。但云至汴。勸進。及以隱事被誅。至豫徙都汴京。會兵侵宋。及一切苛暴諸政。概未詳書。他若虛中藥師。諸人皆以降附立傳。而吳曦叛蜀。冊封為王。雖為時未久。亦宜備載。今撰紀事本末。蒐採傳記。於攷異中。綴敘源流。以昭炯鑒。

一金史所紀戰事。繁簡最為得法。然敗衄之師。多為國諱。如天眷三年。金再用兵。取江南。宗弼趨汴。薩里罕趨陝。踰月。遂奏平定。然是時。劉錡大捷於順昌。岳飛連捷於郾城。朱仙鎮。及復蔡州。穎昌。淮甯等處。韓世宗三捷於淮陽。洳口。潭城。張俊再捷於永城。亳州。王德亦捷於宿州。而陝西則吳玠捷於扶風。石壁砦。王彥捷於青溪。嶺田晟捷於涇州。金史一概未載。至皇統元年。金紀書四月。宗弼請侵宋。九月。議和罷兵。然攷宋史所載。邵隆敗金人於洪門。復商南。王德敗之於含山。克其城。及昭

九月紀事本末

金史卷首 凡例

關關師古等敗之於巢縣。崔梟敗之於舒城。楊沂中劉錡大破之於柘皋。及店步。史皆未書。且宋史均係二三月事。史稱四月始出師。亦不合。至興定以後。淮陝用兵。金宋本紀互有詳略。今撰紀事本末。參訂互稽。於攷異中皆補載之。以成信史。

一 金宋交綏。國史各侈功績。多係鋪張。如大定間宿州之役。宋史李顯忠傳則云大破李撒兵。嗣因邵宏淵不協。始退軍。未嘗言敗也。而赫舍哩志實傳乃言屢敗其兵。彼此互異。觀赫舍哩約赫德等傳敘南侵淮泗。功無一敗。而宋史趙方扈再興孟宗政趙葵等傳記其擊破金兵。均獲大勝。紀載各歧。然及馮璧傳謂約赫德所至。宋人皆堅壁不戰。絕無所資。故無功而歸。胡失門傳所言亦合。至武仙傳謂宋孟珙襲仙於順陽。為仙所敗。而宋史孟珙傳乃言仙屯順陽。珙軍扼之。退走。馬蹬兵敗。潛遁。全不相符。今撰紀事本末。綜覽史傳。互證參觀。附見之攷異中。以備稽核。

一世宗為一代令主。取正盈朝。要以宰輔為最盛。按宋史紀事本末。於真魏諸賢用罷勒為一編。敘次最為詳整。今倣其例。將一朝賢輔之謀猷爵里。用舍存沒。錯綜貫串。會萃成文。以資取法。

一金史有疎漏處。如衛紹王紀。大安二年九月。京師戒嚴。蓋因蒙古兵逼。然上文未載蒙古起兵之事。直至大安三年四月始書。元太祖東征。今參攷元史附載源流。使知緣起。至宣宗即位。乃圖克坦猛勸胡沙胡迎立。而紹宣二紀均不載。韓常為宗弼愛將。無役不從。戰功最著。後并繪像衍慶宮。而竟無專傳。烏陵思謀為宗翰宗弼謀主。即烏凌噶色埒美也。亦未立傳。北遼魏王之立。改元建福。蕭氏稱制。建號德興。而金史但稱自立於燕。建元德興。合二人為一事。遼史載左企弓四人。降金被殺。而金史企弓傳云為張覺所殺。他三人傳皆令終。且卒皆遼官。尤覺無據。今均於攷異中彙辨之。

一金國之郡縣。分合山川。隸屬及關津堡寨之建置。與諸史有不相符者。今皆據國史地理志為主。而參之。各史傳記。及方輿紀要通鑑輯覽等書。分注詳晰。以歸畫一。

一金史臣工名姓。與宋史多不相符。如富幹叛黨。瓜里扎巴降宋。李世輔用其謀。攻取靈璧。而宋史顯忠傳則謂初約蕭琦。琦背約。擊敗之。取靈璧。惟張子蓋傳有招降蕭鷓巴事。官忠州團練使。或係扎巴。金志亦作蕭鷓巴。及耶律迺里。而顯忠傳又無鷓巴其人。虹縣叛將為都統奚托卜嘉。而宋史孝宗紀則謂蒲察徒穆大周仁。後蕭琦亦降。於顯忠時。金師為布薩忠義方駐汴。而統兵乃志甯。宋史謂宿州帥為字撒。或因布薩舊作僕散。以此致訛。世忠傳元术扼於黃天蕩。撻辣在維州。遣字葦太。一來援。宗弼傳則謂為移喇古。他若世宗傳之聶兒。字葦牙。今字葦訛里也。岳飛傳之托跋邪烏粘罕。索字葦劉合字葦龍。虎大王。夏金吾。吳玠傳之沒立烏魯折合。吳璘傳之鷓眼。即君胡蓋。習不祝完顏恣列。王德傳之萬戶盧字。秦檜傳之

葦龍。虎大王。夏金吾。吳玠傳之沒立烏魯折合。吳璘傳之鷓眼。即君胡蓋。習不祝完顏恣列。王德傳之萬戶盧字。秦檜傳之

室熬。魏勝傳之蒙恬鎮國五斤太師。楊再興傳之萬戶撒八字堇畢。再遇傳之完顏蒲辣都。趙方傳之駙馬阿海樞密完顏小驢監軍合答。孟珙傳之溫端兀陵達。致之金史并無其人。大都以訛傳訛不必相合。今編紀事本末於名氏之互歧者詳為攷核用昭異同伏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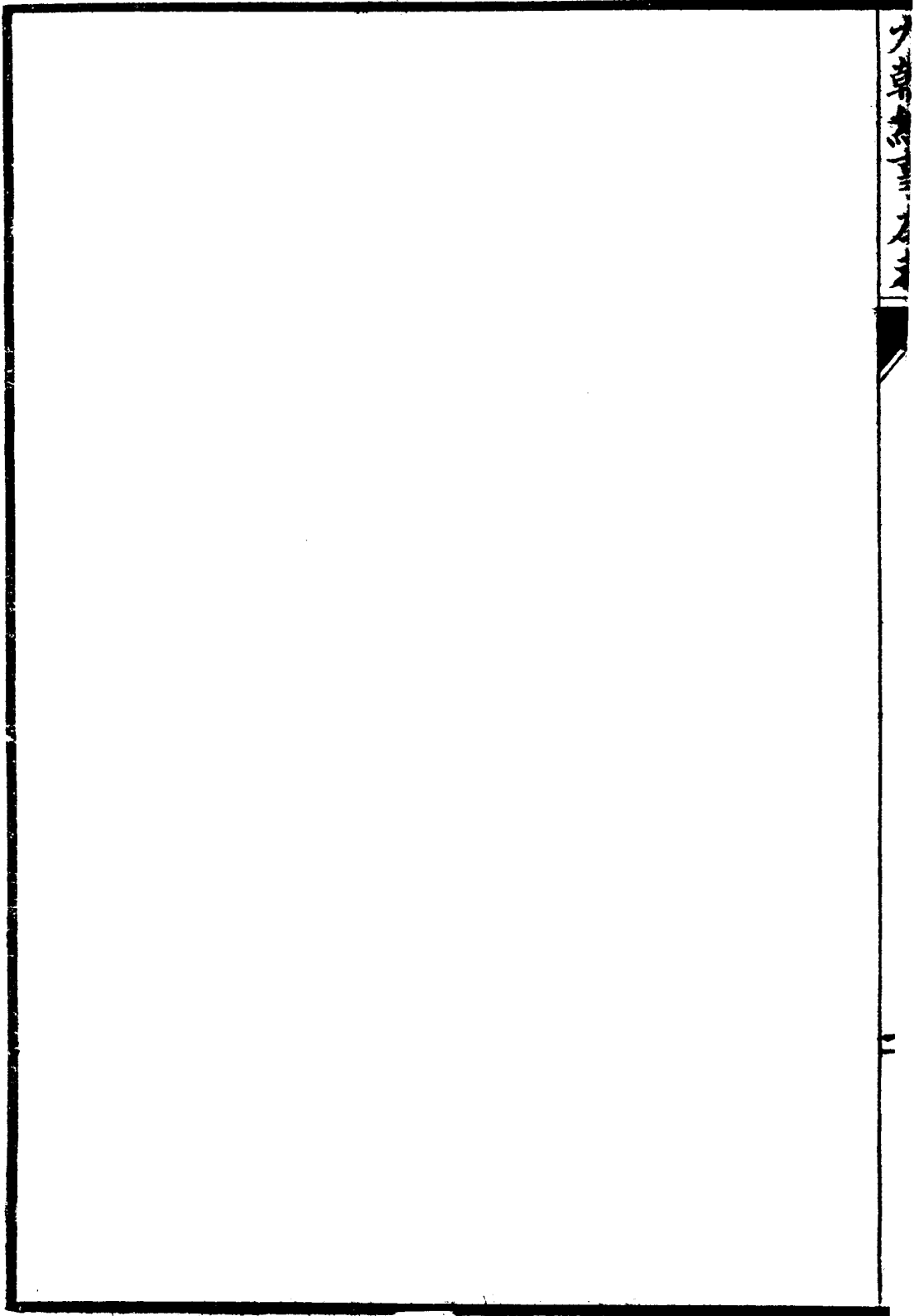
國朝重訂金史悉遵國語解用三合音改正而

御批通鑑輯覽亦將蒙古源流諸書互相考證多加譯改今謹遵新譯仍注舊作某字於其下以便省覽

一。金史忠義列傳於中外殉節諸臣詳加採摭著其事實洵足以表彰毅烈今撰紀事本末因篇幅所限不得不刪繁就簡謹遵通鑑輯覽所編勝朝殉難諸臣例將官爵姓名大書特書而附載事迹始末於其下庶文省事增足備考獻徵文之助非創例也其他義例有與遼史紀事本末同者不復贅

金史紀事本末凡例終

金史卷首 凡例



Handwritten text or markings along the right edge of the frame, possibly including a date or page number.

11

金史紀事本末目錄

卷一

帝基肇造

卷二

太祖建國

卷三

克遼諸路

卷四

燕京棄取

張覺 郭藥師附

卷五

太宗滅遼

遼主被俘後事 伊都附

卷六

太宗克汴

卷七

宋帝北遷

和議附

卷八

張邦昌之僭

卷九

攻取中原

卷十

南侵江浙

卷十一

規取隴蜀

卷十二

劉豫之立

卷十三

征撫西夏

卷十四

高麗賓服

卷十五

宗翰軍謀

希尹事附

卷十六

宗望戰事

宗輔事附

卷十七

舍音宗幹輔政

韓企先事附

卷十八

熙宗刑政得失

卷十九

達蘭構亂

卷二十

宗弼兵略

卷二十一

田穀之獄

九明記事本末

金史卷首目錄

卷二十二

東德唐古辯謀逆烏達等附

卷二十三

海陵淫暴

卷二十四

太宗子孫之戮蕭玉事附

卷二十五

蕭裕亂政

卷二十六

契丹諸部之叛薩巴 蕭幹罕 德壽

卷二十七

海陵南侵

卷二十八

李通姦佞張仲珂 梁琬附

卷二十九

完顏元宜之變

卷三十

世宗致治

卷三十一

大定初宋人和戰

卷三十二

世宗朝宰輔

卷三十三

河決之患

卷三十四

章宗嗣統

卷三十五

李妃干政胥持國事附

卷三十六

鎬王鄭王之殺

卷三十七

布薩揆侵宋更盟

卷三十八

衛王遇害

卷三十九

元人克燕

卷四十

宣宗南遷

卷四十一

中原淪陷

卷四十二

羣盜叛服

卷四十三

封建九公

卷四十四

與宋構怨

卷四十五

高琪用事 高汝礪附

卷四十六

哀宗守汴

卷四十七

宋元克蔡

卷四十八

博索悞國 承立附

卷四十九

崔立之變

卷五十

官努之叛

卷五十一

南渡忠諫諸臣

卷五十二

末造殉節諸臣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卷五十 卷五十一 卷五十二

九朝紙事本末

卷之十一

二

成襄皇帝是時尚未有文字無官府正壽脩極莫得而考焉見北史齊書度其言則不知紀年以草一青為一歲則曰吾勃蘇拉殺夫謂妻為薩那罕妻謂夫為愛恨也史未載子景祖嗣諱烏古魯西歲生自始祖至此六代景祖始復屬諸部自白山負赫取悔原作統門作扎蘭托卜古倫時遠遣林牙赫魯魯原作魯將兵來索逃戶景祖已其深入也以計止之已而五國佛宵魯作蒲魯之屬及五國之長皆聽命節度為大師金人稱都太師者自此始因置官屬紀綱漸立隣國以鐵來售厚價購之乃脩弓矢器械兵勢稍振郭敏源謂富察源察等部來附遠道宗咸雍八年五國移延源作源部蘇頁魯作蘇頁乃勅叛遠景祖率眾擊敗之卒年五十四葬定陵皇統五年增諡英烈惠桓皇帝第二子和哩布嗣為世祖母唐古唐古原音氏諡昭肅皇后遠興宗重熙八年己卯歲生至是始襲節度使

大安七年和諾克原作和諾克桓樹薩克達為亂會諸軍來攻世祖率兵大擊破之各率其屬來降既而博都哩原作不各舊部咸來附時沃埒原作沃埒部博謀結烏春烏木罕原作烏木罕國語解云即武噶舉兵復擊擒之未幾拉必原作拉必瑪察原作瑪察原產侵掠牧馬烏陵阿原作烏陵阿攻破烏春等於實都原作實都烏木罕棄城遁進克其城由是變弱為強基業始大初建官屬統諸部官之長者稱貝勒原作為

八年夏五月世祖卒年五十四立十九年葬於陵皇統五年增諡神武聖肅皇帝原娶納喇氏以明年卒放異宏簡錄作拳機次即阿古達薛應祈通鑑云長吳刺來次阿骨打又吳乞買次韓帶次撒地阿骨打能之遠卒所載詳次弟肅宗嗣諱頗拉淑關母次查刺次烏特効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來赤善若辨集遠地阿骨打能之遠卒所載詳次弟肅宗嗣諱頗拉淑原轉覽作蒲拉舒景祖第四子遠重熙十一年壬午歲生初為國相盡心匡輔備知遼國政事人情凡有遠事一切委之世祖時叔父伯赫有異志誘諸部為亂從征有功襲位後瑪察尚據哲克依原作直水未服率兵討誅之獻馘於遠明年復遣兵伐尼瑪哈原作尼瑪哈國語解作尼古古與諸部皆平之

完景祖第五子遠重熙二十一年癸巳歲生肅宗時擒瑪察命為詳察原作詳察至是襲節度使及吳原作吳字額魯溫原作吳宏簡祖者穆宗諱英格英近楊格近則南北音訛凡黃言松漢紀開張棟金誌等書皆無足取薛應旂通鑑云宋徽宗建人稱揚到太師中靖國元年冬十月頗刺東死阿骨打嗣按是年乾統元年也中無穆宗康宗嗣立之事與世紀異今從世紀以和兄弟

攻異通鑑輯覽作和子薩哈原作做改異通為國相。史本傳世祖長兄和卓子從穆宗討阿蘇先克通恩城及以都統討塔厚多智龍馴服諸部卒追封燕國王
 厚多智龍馴服諸部卒追封燕國王
 配饗太祖廟廷諡忠毅子宗翰宗憲

壽隆二年錫譽原作水赫舍哩石烈部阿蘇原作阿蘇穆都哩原作毛阻兵為難穆宗自將伐阿蘇薩哈以偏師攻通恩城
 拔之阿蘇初聞來伐往訴於遼遼留和卓守阿蘇城穆宗乃還原作毛阻兵為難穆宗自將伐阿蘇薩哈以偏師攻通恩城

雁路執遠使者遼詔穆宗討之攻克其城出遼使歸之未幾烏庫哩語原作烏庫哩語原作烏阿蘇部原作阿蘇阿勒班原作阿及舒增阻五國
 庫哩語原作烏庫哩語原作烏阿蘇部原作阿蘇阿勒班原作阿及舒增阻五國

六年和卓尚守阿蘇城穆都哩來降阿蘇在遼使來罷兵穆宗以計阻之遼使走歸遂克其城
 天祚帝乾統二年久十月蕭哈里源野叛遼亡入阿克占原作阿克部遣其族人額特埒原作額刺通鑑輯覽作烏達刺達來結

和穆宗執之送於遼募兵得甲千餘女直甲兵之數始見於此前此蓋未嘗滿干也次混同水會遼兵數千攻哈里弗克穆宗
 請遼退師命太祖策馬突戰流矢中哈里首墮馬擒殺之獻俘於遼自此知遼兵易與也遂朝遼主於漁所授以使相賜予加

三年冬十月穆宗卒年五十一葬獻陵皇統五年增諡章順孝平皇帝妻烏古論氏諡貞惠皇后及異遠史天祚紀穆宗之卒
 元事乃穆宗卒後畢沅續通鑑云十一紀英格卒未歲卒為乾統三年寔宋崇寧二年也而李燾續通鑑長編謂卒于建中靖國

五年康宗襲節度使高麗使來議事使者至高麗拒不納諱高麗事中及異遠史天祚紀穆宗之卒
 王曰女真居黑水部者部族日強兵益精悍其王乃通使女命威泰等伐蘇伯水齋沃赫原作沃赫原作沃克原作沃之進拔歡塔原作沃乃止立

十一年卒年五十三葬高麗皇統五年增諡獻敏恭簡皇帝妻唐括氏諡敬僖皇后及異遠史天祚紀穆宗之卒
 名蘇赫五代祖貝勒舒魯高祖太師名呼蘭曾祖名哈里曾祖名叔祖名富勒敏曾祖名揚揚原作沃赫原作沃克原作沃之進拔歡塔原作沃乃止立

懋昭大國志云七世祖名舒魯高祖太師名呼蘭曾祖名哈里曾祖名叔祖名富勒敏曾祖名揚揚原作沃赫原作沃克原作沃之進拔歡塔原作沃乃止立
 改神龍記云始祖名世祖名舒魯高祖太師名呼蘭曾祖名哈里曾祖名叔祖名富勒敏曾祖名揚揚原作沃赫原作沃克原作沃之進拔歡塔原作沃乃止立

五祖迴然起羣拜甯江軍節度使魯說生五子長幼達乃太祖紀各異聊備錄之以資攷證
 劉太祖迴然起羣拜甯江軍節度使魯說生五子長幼達乃太祖紀各異聊備錄之以資攷證

金史紀事本末卷二
 金史紀事本末卷二

九月記事本末
 金史卷一

太祖建國

遼天祚帝夫慶三年冬女真國康宗卒弟阿固達錄作阿骨打攻其國直行程錄云古史願亡遼襲位為達貝勒是為太祖後
 改名曼世祖第二子也母曰翼簡皇后納喇氏遼道宗時東方屢出五色雲氣大若困倉之狀司天孔致和竊謂人曰其下當
 生異人建非常事以咸雍四年戊申七月一日太祖生幼即舉止端重為希野獸盡蟬及生有光照其室部族咸異之既長骨
 垂過膝身長八尺狀貌雄偉沈毅寡言笑而有志本紀未載世祖尤愛之甫成童善射所至踰三百二十步時莫能及年二十三從世祖攻烏木罕謀罕
 城壯士托雲大原馳刺幾中舅氏和爾和臘胡作活救之得免世祖寢疾甚太祖適自遼歸乃執其手謂穆宗曰烏雅舒柔善惟
 此子足了契丹事穆宗亦推重之嘗從征瑪察原原擒殺之獻馘於遼遼拜為詳察詳察原作久之以偏師伐尼瑪哈原伯
 赫布爾噶等克之虜其妻子初温都部人巴圖原殺唐古部巴噶原攻塔塔城城中人以城降遣普嘉努原伯
 及於額斯渾原阿山殺之尋從都統薩哈原攻塔塔城城中人以城降遣普嘉努原伯
 兵於石筆輝烏渾部叛討平之卒官司空封王配享太祖廟廷招卓多原作降之釋不誅未幾蕭哈里原海原作叛遼太祖親擊
 殺之獻於遼康宗七年歲饑民轉為盜罕都欲悉殺之太祖曰以財殺人不可財者人所致也遂減盜賊徵償法為徵三倍民
 間多逋負康宗患之太祖請三年勿徵聞者感泣自是遠近歸心馬是歲康宗即世乃襲位逐狼屢財不能中阿古達中之且
 日告僚佐皆曰吉兒不能得而弟
 得之兆也未幾卒阿古達代
 四年夏六月太祖至江西遼使致襲節度之命率其部內附共七十餘戶本紀未載初康宗卒太祖嗣位遼使阿保息
 通鑑輯覽作愛錫拉布畢沅續通鑑作來讓曰何以不告喪太祖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為罪乎他日阿息保徑騎至康宗殯
 所欲取賄馬太祖怒將殺之宗權原本名摩羅歡攻異宋史作謀良虎國語解云謀良虎無賴之名即穆喇枯通鑑輯覽作穆哩
 逐北至賈魯伯奇又追殺遼主於呼威敏諫而止長次異史天祥阿固達解帝二年春帝幸混同江釣魚宴酒酣帝臨城乘勝
 巴岡進平西京贈太師封楚王蓋威敏諫而止長次異史天祥阿固達解帝二年春帝幸混同江釣魚宴酒酣帝臨城乘勝
 打不入朝進平西京贈太師封楚王蓋威敏諫而止長次異史天祥阿固達解帝二年春帝幸混同江釣魚宴酒酣帝臨城乘勝
 謀之不許因以王行縱石勒張守珪救祿山比之終不聽史均未載既而遼命久不至遼王淫酗好獵荒政四方奏事多不
 省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於海上道出境內使者貪縱部人厭苦之政異薛應旂通鑑云女真歲以宋河北轉運使爪白者尤異
 指賭錢三百萬大寒北珠奉女真發甲馬數百至五國邊取嗜利往爭戰而東貢於遼通鑑云女真歲以宋河北轉運使爪白者尤異
 則球藏其隙唯海東青能輸天驚則於其陳得有珠及關遠使每至其國必欲殺之從克中京敗英錫於蘇阿蘇為言稍拒其
 輪中下戶之室女後唯擇美婦人則其陳得有珠及關遠使每至其國必欲殺之從克中京敗英錫於蘇阿蘇為言稍拒其
 使者至是復道宗室實古納原鑿輯覽習古過致異通
 尼楚赫原城凡九陷陳大敗之從克中京敗英錫於蘇阿蘇為言稍拒其

以兵絕其後平見獲從宗翰侵宋國太原集敗宋兵克汴陽鐵索往索還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始謀伐之乃備衝要建城堡
券拜中書令封蜀王 武襄配享太祖廟廷于古雲上京留守 設險自守又何問哉復遣阿息保來詰太祖曰我小
 修戎器遼人聞之使節度使尼格涅哥來問狀曰汝等有異志乎太祖曰設險自守又何問哉復遣阿息保來詰太祖曰我小
 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以阿蘇與我請事朝貢苟不獲已豈能束手受制
 阿息保歸遼始遣統軍蕭托卜嘉不野 捷調諸軍於甯江州通鑑輯覽云亦曰混同軍故城 太祖聞之謂諸將佐曰遼人知我
 將舉兵集軍備我必先發制之無為人制眾曰善乃入告宣靖皇后拉敦 妻富察氏通鑑云係頗以伐遼事并禱皇天后土 號
 令諸部使博勒和原作婆盧火 攷異國語解云婆盧即佛哩本傳安帝五代孫以伐遼功為泰州都統從取燕京蕭太后命與
 剛等徵諸路兵并撫諭各路係遼籍女直執遼障鷹官秋九月進軍甯江州次象晦城會諸路軍於拉林水 來流宋史得二
 千五百人傳捷誓眾進次唐古特旺結帶甲唐括 之地有光如烈火起人足及戈矛之上共以為兵祥抵遼界與戰大破之親
 射殺其將耶律色實鑾作謝十攷異通 遼軍大奔相蹂踐死者十七八國相薩哈在別路聞之使其子宗翰原作粘罕國語解
 遼史作尼雅滿宋史作粘罕鑾作謝十攷異通 遼軍大奔相蹂踐死者十七八國相薩哈在別路聞之使其子宗翰原作粘罕國語解
 沒喝通鑑作尼雅滿宋史作粘罕 鑾作謝十攷異通 遼軍大奔相蹂踐死者十七八國相薩哈在別路聞之使其子宗翰原作粘罕國語解
 約什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鐵驪部來送款次拉林城以俘獲賜將士召渤海梁福額特攷異宏簡錄 使召諭其鄉人曰女直
 渤海本同一家我與師伐罪不濫及無辜也使完顏羅索原室招撫 係遼籍女直師還命諸路以三百戶為穆昆原作十穆昆為
 明安原作猛安攷異國語解云猛安即密噶謀克即墨克松漢紀閩云猛安夷言曰盲安謀克即毛可北盟會編云其職有武
 猛安原作猛安攷異國語解云猛安即密噶謀克即墨克松漢紀閩云猛安夷言曰盲安謀克即毛可北盟會編云其職有武
 稱猛安則下今德之凡步騎之仗稜報皆自備馬部長曰字輩行兵則哈 原等撫定成默 原謀水女直拜格原古首長和索
 哩原作胡 以城降冬十一月奚鐵驪王和勒博原作回 以所部降是月烏奇邁原作吳 薩哈希小蘇原作習 率官屬諸將勸
 進願以新歲元日恭上尊號不許阿里罕原作阿 普嘉怒亦翰等進曰今大功已建若不稱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曰吾將思之
 太祖收國元年春正月壬申朔韋臣上尊號是日即皇帝位帝曰遼以鏘鐵為號取其堅然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
 完顏部色尚白於是國號大金攷異金誌云太祖以國產大金及有金水源故稱大金北建元收國時遼天慶五年也攷異遼
 稱帝載在天慶七年大金國志載在八年契丹國志同惟續綱目通鑑輯覽與金史同蓋載在政和五年也畢沅續通鑑云時
 鐵州楊朴說阿固達稱帝北盟會編載朴勸稱尊號之言甚詳大金國志云朴本渤海大族少第進士官校書即降女真頗用
 其事拜知樞密院內相國和制度皆出三月獵於象晦城夏五月避者於近郊拜天射柳自是每歲三日以為常秋七月以弟
 烏奇邁為安班貝勒國相薩哈為古倫貝勒希卜蘇為愛滿阿買貝勒弟舍音原作為古倫貝勒 攷異宋史云以吳乞買為諸
 勃極烈北盟會編又作諸版字極烈糾官也稱中國官總管有五戶字極烈推而上之以至萬戶字極烈皆自稱極烈也為國
 諸班作阿木坵古倫作固倫業國語解云都勃極烈總治官名猶漢云家事諸版即阿巴官之尊且貴者國論即國尊禮優

乙卯己酉

金史卷二

三

廷子薩巴分呼魯古鳥春之兵以討之光緒大夫五年春正月幹魯敗錫勒哈達於哈達拉山誅首惡四人餘悉撫定夏五月遼都統耶律伊都詣咸州路降閏月古倫烏

赫哩貝勒薩哈卒六月詔安班貝勒烏奇邁貳國政以溫貝勒舍音為烏赫哩貝勒普嘉努為溫貝勒宗翰為伊拉齊貝勒改吳宏簡錄云針也為忽魯勃極烈為統領官景為吳勃極烈為吳勃極烈疑誤冬十月以景為諸軍都統以吳宗翰宗幹宗翰宗幹原幹本

六年春三月遼秦晉國王稱帝於燕燕等州獲阿蘇而遠六月帝自將伐遼命烏奇邁監國幹魯索敗夏人於野谷野谷

民尚多逃匿山林即欲加兵深所不忍今其逃散人民罪無輕重咸與矜免率眾歸附授以世官或奴婢先其主降並釋為民

其布告之使諭朕意十二月帝親撫定南京南京地遠志云南京下幽州地遠建黃龍府叛宗輔討平之年春遼皇帝寨日會

七年春正月遼奚王和勒博和勒博偕稱帝尋被執格討之為郭樂師所敗一軍離心其黨阿古齊錫伊實巴沁等殺之本傳

安班貝勒曰前後起遺尸民去鄉未久豈無懷土之心可令所在有司深加存恤毋輒有騷動衣食不足者官振貸之癸巳詔

曰頃因兵事未息諸路關津絕其往來自今顯咸東京等路往來聽從其便其間被擄及鬻身者並許自贖為良乙巳詔都統

取決樞密院五月己巳次拉林落黎溲奚路都統達蘭達蘭攻蘇庫蘇庫卓琳卓琳托紐托紐所部十三巖皆平之奚人以

次附屬置明安穆昆領之又遣奚馬和尙攻薩必薩必下品達嚕焉并五院司諸部執其節度伊里伊里雅里雅里奔西北部稱帝紀未載

六月丙辰帝不豫將還上京遼史地理志云本漢遼東西安平地遼建命宗翰為都統溫貝勒昱德特貝勒幹魯駐兵雲中以備邊已酉次諤都原作山命驛召安班貝勒武奇邁八月乙未次渾河烏奇邁上謁戊申帝崩於布圖原作溧西行宮原年要錄云五月乙丑太祖卒於白水溧大金國志云金主自入燕所攜中原士大夫家姝姬麗色光美媚秀凡二三千人北歸年五歌宴樂惟知聲色之娛至此形神已病未幾遂殂按宋史繫之五月遼史又繫之保大四年八月均與史異今從本紀年五十六九月梓宮至上京葬於宮城西南之甯神殿天會三年追諡武元皇帝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尋改葬和陵復改葬大房山號睿陵建泰不旬日病殂以白礬大鹽酸歸阿觸胡御寨葬馬後遷於墳山號泰陵本紀未載

克遼諸路

遼天祚帝天慶四年秋九月太祖起兵伐遼軍次寥晦城博勒和原作徵兵後期杖之復遣督軍諸路兵皆會於拉林原作水致遼之罪申告天地曰世事遼國恪修職貢定烏春烏木罕原作之亂破蕭哈里原作之眾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蘇原作屢請不遣今將問罪於遼天地其鑒佑之遂命諸部傳檄而誓曰汝等同心盡力有功者奴婢部曲為良庶人官之有官者敘進輕重職功苟違誓言身死梃下家屬無赦進抵遼界先使宗幹原作督士卒夷既渡遇渤海軍攻我左翼七穆昆原作謀克眾少卻敵兵直犯中軍舍音原作出戰齊達原作先驅太祖命宗幹止之遂俱還敵人從之耶律色寶原作謝十墜馬遼人前救帝射救者斃并射色寶中之色寶死宗幹陷遼軍帝救之免曹戰來從之勇氣百倍敵大奔相蹂踐死者十七八國相薩哈原作撤改在別路以戰勝告之并所獲色寶馬賜馬進攻軍州城遼兵自東門出邀擊盡殪之原作不介意遼天祚紀云時帝在廣州海軍應援蕭托卜嘉遇女直軍於十月朔克甯江州城師還謁宣靖皇后以所獲頒宗室以色爾蒙原作實里館賞產給將十一月遼都統蕭嘉哩原作史作亂里攻異副都統托卜嘉原作不野將步騎十萬會於鴨子河北帝自將擊之既夜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及河遼兵方壞陵原作轉覽作凌道遣壯士擊走之大軍繼進遂登岸俄與敵遇於珠赫店原作後以王述肇興於此建為肇州武興遼史蕭托卜嘉和塔云天祚開甯江陷召羣臣議北斯和請大發諸道通鑑輯覽灤殺獲首虜及車馬甲兵珍玩不可勝計兵以威壓之北樞密蕭塔喇曰如此徒示弱但發滑水以此兵足矣乃作灤敵先為都統托卜嘉副之兵敗出河店崖公義等死之免者十七人蕭奉先奏救濟軍嗣先但免官一徧賜官屬將士月蕭敵里復敗於沃校灤太祖紀兩敗均作蕭嘉哩未書嗣石茂良避戎夜亡遼錄蕭奉先奏救濟軍嗣先但免官一徧賜官屬將士燕禧彌日遼人嘗言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石茂良避戎夜亡遼錄蕭奉先奏救濟軍嗣先但免官一徧賜官屬將士四人為副五人為徵頭死從不生還遼幹魯敗遼兵斬其節度托卜嘉布呼原作僕等攻賓州原作海城統和中置棘黃龍府破者並新勝者實謂之同命隊詳北盟會編

之烏舍楚古爾蘇原九惹來降遠將實古爾攻其宏簡錄戰於賓州布呼璋楚攻其宏簡錄敗之烏達布原補芬徹原補古爾蘇原補...

乙卯年

金史卷三

五

四年春三月遼實訥塔以國書來夏四月帝自將伐遼以遼史實訥塔宋使趙良嗣等從行如金金阿骨打已出師趨上京良嗣未言會清牛山今從紀五月至上京先持詔諭官民降帝親臨城督戰克其外城留守托卜嘉以城降趙良嗣等奉賜為壽皆稱萬歲是日赦上京官民招諭遼副統伊都余親進次沃赫原沃里河宗幹勸班師從之命分兵攻慶州遼史云

號廣甯軍伊都龔棟摩原力戰有功又西京先登克多昂摩本傳世祖第九子大祖異母弟初從幹魯平東京及克上京遼史云即黑河州伊都龔棟摩原力戰有功又西京先登克多昂摩本傳世祖第九子大祖異母弟初從幹魯平東京及克上京遼史云

特官參政為世宗重配享廟廷於遼河入海行十二百五十里自廣甯至遼陽為津要云完顏布達背塔烏塔等擊卻之特庫作虎戰死

五年夏四月宗翰請伐遼詔諸路預戒軍事五月遼都統耶律伊都等詣咸州降命與其將吏來見冬十一月遣烏赫哩貝勒果舊作斜也等將兵伐遼詔曰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今欲中外一統故行討伐爾其慎重兵事擇用善謀賞罰必行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毋淹師期事有從權毋須申稟

六年春正月都統果克高恩亦開泰中伐高麗以俘戶置高州治三韓恩州回紇二城遂取中京遼史地理志云本遼西統大定府統下澤州遼置漢右北平郡都遼海戶置統德軍均在遼東遼史地理志云本遼西統大定府統下澤州遼置漢右北平郡都遼海戶置統德軍均在遼東遼史地理志云本遼西

州十縣九統下澤州遼置漢右北平郡都遼海戶置統德軍均在遼東遼史地理志云本遼西統大定府統下澤州遼置漢右北平郡都遼海戶置統德軍均在遼東遼史地理志云本遼西

珍寶盡被金所二月宗翰等敗遼奚王錫默霞未於北安州甯朔軍故城在今熱河喀喇河亦曰遼奚部西節度使額哩塔刺以本部降都統果遣使來奏捷并獻所獲寶貨詔獎諭之三月都統果出青嶺在開平廢衛西南宗翰出瓢嶺在通遼北遼遼主於鴛鴦濼在今赤城縣西北宣鎮志遼主奔西京宗翰復追至白水濼在開平廢衛西南宗翰出瓢嶺在通遼北遼遼主於鴛鴦濼在今赤城縣西北宣鎮志遼主奔西京宗翰復追至白水濼在開平廢衛西南宗翰出瓢嶺在通遼北

原在沙漠北有泥濘六十里惟契乙亥西京復叛夏四月復取西京遼史地理志云本遼西統大定府統下澤州遼置漢右北平郡都遼海戶置統德軍均在遼東遼史地理志云本遼西

山能遠他國不能至金人每以為恨契乙亥西京復叛夏四月復取西京遼史地理志云本遼西統大定府統下澤州遼置漢右北平郡都遼海戶置統德軍均在遼東遼史地理志云本遼西

勒豆舊作蒲嘉奴至雲中招世鎮北方唐李承勳入遼子孫繼為天德節度使至昌金州刺史西至夏其招討使耶律佛德

金忠官常侍會坦至雲中招世鎮北方唐李承勳入遼子孫繼為天德節度使至昌金州刺史西至夏其招討使耶律佛德

佛項降金肅屬西勝州府東北西平二郡漢軍四千餘人叛去耶律坦等襲取之棟摩羅索招降天德雲內甯邊東勝等州

唐中受降城今廢屬西勝州府東北西平二郡漢軍四千餘人叛去耶律坦等襲取之棟摩羅索招降天德雲內甯邊東勝等州

鎮西軍即唐隆鎮東勝州府東北西平二郡漢軍四千餘人叛去耶律坦等襲取之棟摩羅索招降天德雲內甯邊東勝等州

燕京都統果遣宗望入奏請帝臨軍許之六月發上京秋八月次鴛鴦濼都統果率官屬來見遂追及遼主於大魚濼

興和城西即魚兒濼今

顯宗望與遼軍戰於石鞏鐸納圖方輿紀要云在大同西北邊外敗之遼主遁帝次居延北中京將完

顏璋楚敗契丹奚漢六萬於高州貝勒瑪奇死之達勒穆爾原得部降昱宗望遠主於誇勒哲圖原馬不及大金

國志云八月金主追襲天祚於國崖擒其都統蕭規天祚脫身走及夏均引兵九月次草深棟摩招撫沿海郡縣節度使耶律

慎思領諸部入內地歸化州奉聖州降方輿紀要云武州唐置遼改為奉聖州今宣化府是冬十月次奉聖州蔚州在大同降以

其降臣程昭彥田慶皆為刺史徐興為團練使尋叛復降十一月詔諭燕京官民使降十二月次居庸關平州西北二十四里昌

南口北口相距四十里兩山夾峙入燕京遼臣左企弓等奉表降詔釋之改異蔡偉北征紀實云時何骨打與數臣共張之

皆燕人及良嗣輩教之爾唯蕭妃與官屬數人遁去後歸見天祚殺廢為庶

七年春二月命薩巴原招諭興中府城亦曰彰武軍降之遼來州節度使田顯涇州刺史杜師回遷州刺史高永福改異趙

留輜重青塚有遺地地理志云豐州以兵萬人往應州治地理志云即彰國軍遣卓哩布達宗望羅索尼楚赫等追襲之宗望追及

遼主決戰大敗之獲其子趙王實納塔目云係遼主長子及傳國璽正月則此所獲者非傳國璽辨見華沅續通鑑時林牙達

實原大石壁龍門東二十五里都統幹魯聞之遣卓哩羅索馬和尚等率兵討之生獲達實悉降其眾代孫通遠史文善騎八

第進士為翰林應奉世承旨歷節度使天祚入夾山建實與諸大臣謀立魏王卒立其妻蕭德妃金孫通遠史文善騎八

天祚謀與復謀不聽乃殺蕭伊實等自立為王率所部西去傳九十年國爭道是為西遼五年要錄達實即達錫云遼亡錫以

子通妻放殺深入商安立梁王為帝而相之按遼史立梁王者迺里非達錫也所載各異耶律糾堅九斤聚眾與中府討擒之

糾堅自殺五月次拉林梁幹魯等以趙王實納塔林牙達實駙馬儒努乳奴等來獻弁上所獲國璽宗望以所獲秦王許王女

額負等來見改異遼史天祚紀云四月金兵圍輜重於青家硬寨太保蕭特默格竊梁王雅里進秦王許王諸妃公主從臣皆

執天祚偽降從西祖所紀六月太祖次鴛鴦澤不豫命宗翰等駐兵雲中以備邊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

燕雲棄取 張覺郭藥師附

太祖天輔元年冬十二月宋使登州古年子國唐號登州明防禦使馬政考異宏簡錄作馬宏宋史載在重和元年三月為金

真著書武舉有口辨令隨父使女以國書來畧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竊聞征遼屢破勅敬若克遼日五代時隔入契丹漢地

願界下邑州人官中書侍郎罷歸子韓死無嗣後以京黨貶官北盟會編云政和初宋遣鄭元中重賞使連費捐燕人馬福

金破遼得據平州則關內之地著漢雜處故幹萬不自平州入攻此當時不明地理之故也所載較詳北盟會編正月良月自
 金運得金國書畧曰遼辱華函繼形溫問因遠城于小稱威特賦于隆儀載備計議之辭未志聽從之諭致煩馳報莫不計音
 云云以其詞 二月宋復使趙良嗣考異畢沅續通鑑長編外尚來請加歲幣以代燕稅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權
 場交易并計議西京等事奈那尼楚赫道拉作傳本則耶律松度刻如宋戊申詔平州官與宋使同分割所與燕京六州之
 地考異北盟會編載金國書畧云使趙良嗣與宋使同分割所與燕京六州之地考異北盟會編載金國書畧云使趙良嗣與宋使同分割所與燕京六州之
 欲并得之復遠已良嗣還金國約與宋使同分割所與燕京六州之地考異北盟會編載金國書畧云使趙良嗣與宋使同分割所與燕京六州之
 背初約要未及議畫疆諸事金國遣使趙良嗣與宋使同分割所與燕京六州之地考異北盟會編載金國書畧云使趙良嗣與宋使同分割所與燕京六州之
 一六州地庚子命賈等往所得大空城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為副班師歸國計寸金寸土取於民而東回往白
 京六州地庚子命賈等往所得大空城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為副班師歸國計寸金寸土取於民而東回往白
 學士黎平更錄作禮順景四州益添易德宋人自取平燕錄云亦同續綱目李長編之說不足信畢沅續通鑑云金主初
 泊大金國志云金許還西京宏願錄云金叛盟良嗣生靈州以御史胡彥言詔廣西運副李昇之妻其首妻子從萬安軍所載較詳
 約并未許還西京宏願錄云金叛盟良嗣生靈州以御史胡彥言詔廣西運副李昇之妻其首妻子從萬安軍所載較詳
 詔改平州為南京以張覺考異遼史作張毅平州義豐人賈子莊為留守覺在遠地進士官遼與節度使是來降權留
 守考異宋史紀事李未云遼主走西平州軍亂殺節度使蕭德瑋里推穀頌州事練兵為備金使二月宋使盧益趙良嗣馬宏
 以國書來夏四月復書于宋考異北盟會編載金國書畧云推穀頌州事練兵為備金使二月宋使盧益趙良嗣馬宏
 那大示誠信如變渝在彼一推誓約不與所與燕京六州之地考異北盟會編載金國書畧云推穀頌州事練兵為備金使二月宋使盧益趙良嗣馬宏
 燕高防微杜漸意也及精遠良嗣唯務欲速至燕山至關下限以七日凡金使四五往返皆然每至修陳尚方錦繡以誇富盛
 金人益生心要索 癸巳命實古納太祖作習古通亦作宴古通嘗與尼楚赫言遼可取取博勒和監護長勝軍及燕京豪族工匠
 不已所載較詳 癸巳命實古納太祖作習古通亦作宴古通嘗與尼楚赫言遼可取取博勒和監護長勝軍及燕京豪族工匠
 由松亭關從之內地五月左企為盧西仲等至遼河西岸令趙祕殺十罪監殺之計誅臨燕錄云報遼遼據南京叛入于宋宋人納之考異宋
 名李石議連張謙詔企等至遼河西岸令趙祕殺十罪監殺之計誅臨燕錄云報遼遼據南京叛入于宋宋人納之考異宋
 宰相四人宋史亦謂殺企等四人而史本傳止企引一人被殺餘皆令終今從覺傳據南京叛入于宋宋人納之考異宋
 本末云云致遣李石改名安福趨至燕京納款補授帝計之良嗣諫不聽北盟會編云覺欲通韓慶民結四軍窺燕徽宗令唐
 度密加招諭遂遠張約張敦固來納土又安福作汝弒亡遼錄云時學士趙敏備李慶龍自海島赴關出入王蕭恭依第勸納
 為遼之保大三年也遼史繫李保大四年疑有誤今從史時覺兵五萬屯潤州欲脅遼來潤涇四州南路軍帥棟摩原作自錦
 州遼史地理志云本漢遼東無二往討之敗之于營州遼史地理志云本柳城欲乘勝攻南京以暑雨不可進退屯于海墻無何
 再擊之于樓峯口敗之考異阿里傳是役也阿里蘇都呼拉布三明安之力復與戰于免耳山方輿紀要云在永平府撫寧
 源嶺上廣平棟摩敗績覺報捷于宋宋建平州為泰甯軍拜覺節度使張敦固等皆加徽猷閣待制尚有衛蕭穆仁張鈞不
 容數萬人棟摩敗績覺報捷于宋宋建平州為泰甯軍拜覺節度使張敦固等皆加徽猷閣待制尚有衛蕭穆仁張鈞不
 平章事以銀絹數萬犒軍覺復整軍來高雅富璋理給諸將曰敵軍少急擊可破也若入城不可復制遂合戰破之十一
 月太宗命宗望問棟摩罪并代領其軍伐廣寧附郭邑下瀕海諸郡縣會覺聞宋犒賞將至出迎宗望引兵襲之戰于南京城

東大敗之覺奔燕宋帥王安中... 其首來獻至是降將卒皆解體... 安中與燕師再三執奏乃極殺之... 燕甲仗庫既死降將及常勝軍皆泣下... 也城中人教其父及二子以獻戮之軍中... 使者以叛是月詔諭南京劉武朔二州入于宋... 州本漢馬邑地城順義軍

太宗天會二年春正月命貽宋書... 其速與之既而以宗翰言罷之... 胃為廣陵尹永福為奉先節度使... 舉元續通鑑云是歲七月金攻州... 連備買不能用地歸為月金文州... 三年秋八月詔有司揀選善射勇健之士... 及宋郭樂師張企徽劉舜仁戰于白河... 平政異宋史紀事本末云樂師初與... 都事畧云常勝軍在黃計口給錢... 下因弊北征紀實云魏起兇大錢... 徽先降樂師亦降敗聞擊小寇不... 第京師喜飲酒尚醞純品曰小槽... 契丹舊將官居樂師上令反為... 係藥師守燕山時所藥許探隔... 軀可捐難知上帝之式臨散敢... 師為燕京留帝給金牌賜姓完顏... 人之情中其背蔡故也及命諸將... 統被眾所殺考異大金國志云... 義八千人皆盡後約師與家屬同... 收銀三十萬兩知州趙將之不能...

南京路都統宗望請勿割山西... 南京將劉公賁王永福棄家踰城... 其速與之既而以宗翰言罷之... 胃為廣陵尹永福為奉先節度使... 舉元續通鑑云是歲七月金攻州... 連備買不能用地歸為月金文州... 三年秋八月詔有司揀選善射勇健之士... 及宋郭樂師張企徽劉舜仁戰于白河... 平政異宋史紀事本末云樂師初與... 都事畧云常勝軍在黃計口給錢... 下因弊北征紀實云魏起兇大錢... 徽先降樂師亦降敗聞擊小寇不... 第京師喜飲酒尚醞純品曰小槽... 契丹舊將官居樂師上令反為... 係藥師守燕山時所藥許探隔... 軀可捐難知上帝之式臨散敢... 師為燕京留帝給金牌賜姓完顏... 人之情中其背蔡故也及命諸將... 統被眾所殺考異大金國志云... 義八千人皆盡後約師與家屬同... 收銀三十萬兩知州趙將之不能...

南京路都統宗望請勿割山西... 南京將劉公賁王永福棄家踰城... 其速與之既而以宗翰言罷之... 胃為廣陵尹永福為奉先節度使... 舉元續通鑑云是歲七月金攻州... 連備買不能用地歸為月金文州... 三年秋八月詔有司揀選善射勇健之士... 及宋郭樂師張企徽劉舜仁戰于白河... 平政異宋史紀事本末云樂師初與... 都事畧云常勝軍在黃計口給錢... 下因弊北征紀實云魏起兇大錢... 徽先降樂師亦降敗聞擊小寇不... 第京師喜飲酒尚醞純品曰小槽... 契丹舊將官居樂師上令反為... 係藥師守燕山時所藥許探隔... 軀可捐難知上帝之式臨散敢... 師為燕京留帝給金牌賜姓完顏... 人之情中其背蔡故也及命諸將... 統被眾所殺考異大金國志云... 義八千人皆盡後約師與家屬同... 收銀三十萬兩知州趙將之不能...

金史紀事本末卷五

太宗滅遼 遼主被俘後事附 伊都附

太祖天輔七年秋九月太宗即皇帝位改元天會本名烏奇邁原作吳乙買亦作吳乞馬考異鍾世祖第四子太祖同母弟遼太康元年乙卯歲生初為穆宗養子收國元年七月為安班貝勒太祖征伐常居守天輔五年命貳國政至是乃即位

冬十月詔以空名宣頭百道給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宗翰命以便宜從事十一月羅索原作羅索破朔州西山擒其帥趙公直貝勒魯魯別及博爾蘇原作博爾蘇破走伊實布達原作伊實布達室白谷于歸化己已徙遼潤來陞四州之民于瀋州遼史地理

二年春二月宗翰之濟師詔選精兵五千給之詔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閏三月為庫哩原作烏達魯特原作迪兩部來

降舍音斜野襲約尼原作約尼走之并破美七巖而撫其民秋七月烏瑋原作烏瑋部及諸營叛以齋原作齋貝勒昱等討

平之八月六部都統達離原作達離擊走札古雅殺其隊將兒爾雙原作兒爾雙等又破降駱駝山金源縣名屬興中諸軍冬十月約尼

札古雅率眾來降興中府降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幹魯奏遣詳察原作詳察托卜嘉來降言耶律達實自稱為王置官屬有戰馬萬

匹遼主從者不過四十戶步騎萬餘欲趨天德駐伊都谷原作伊都谷詔曰追襲遼主必酌事宜具討達實則侯報下十一月棟摩

原母下宜州本遼西餘縣拔叔牙今廣濟衛西北六十里有據安殺節度韓慶民即于慶民遼史宜有專博竟畧之而載入金

東勝寧邊雲內等州南下武州為金兵敗于昂河下天祥再謀出兵復燕京下漁陽崩取天德

三年春二月羅索獲遼主于伊都谷賜以鈇券次絕遼史天祥紀云是年正月天祥過沙漠金兵忽至使步走得脫至天德

至應州新城東為羅索獲契丹國志云天祥起遼陽嶺和雲中乃奔山金司與小胡書歸宋與貝未次妻宿馳至跪于

前曰奴婢不佞乃以甲冑犯天威因奉鵬進將以選時從解解才餘有精金騎佛長丈六他實稱是皆委之適直大雪有

跡遂為金兵所及披珠展即蕭仲恭後官宰相見本傳亡遼錄云天祥兵敗于遼遼水運奔山金司小胡書密報粘罕遣騎

建入雲中茅齋自叙云天祥欲趨武州南投宋朝隨行僧勸其經歸天祥真從之凡室遣人護送歸國松漠紀聞云天祥走

各異畢流通繼云黑龍江有紹索碑具言擒天祥事是擒天祥者為紹索非粘罕也至被擒年月宋史繫之宣和七年正月

和六年秋惟元符詔書載在保大年秋乃宣夏四月詔以遼主赴京師五月蕭巴錦斤獲遼王寶來獻秋八月幹魯以遼

主至京師甲辰告于太廟丙午入見降封海濱縣王冬十一月以降封遼主詔天下致異亡遼遺錄云天祥降書未曰念

為舍人王雲作或云字文虛中識者嘆息賀雲云秀水閑云初疑宋臣四十餘級有首領劉忠廉等二十三名劉慶等四名

奪獲根柢無異耶律氏滅亡見北盟會編又畢沈通鑑云金初疑宋臣四十餘級有首領劉忠廉等二十三名劉慶等四名

天祥遣使來索賈使諸將出境搜之會金人自得天祥事乃息太宗未就

金史卷五

四年春二月海濱王家奴誣其主欲去詔誅其首餘並釋之

熙宗皇統元年春二月加封海濱王延禧為預王其異德史天祚紀云王後以成終年五十四立二十四年皇統五年葬于廣均末載窮憤錄謂海濱正隆六年大閱

兵馬以前射延禧買心而死不足信

四年冬十月遣使祭遼主陵

海陵正隆六年秋七月殺亡遼耶律氏宋趙氏子男凡百三十餘人

世宗大定十七年春二月詔遼王等子孫被言者各葬于廣陵河南舊學專詔其親屬未入本堂亦者遷柩之遼末有耶律

伊都原作余觀考異松漠紀聞作輯覽云在今奉天府承德縣南源出者宗室子仕遼至金吾衛上將軍東路都統太祖天輔元年與耶律瑪格原作馬哥軍于渾河

復取之太祖已取臨潢府舊名西樓即遼北尼楚赫原作銀希伊原作拒之不敢戰而遁二年龍化州人張應古劉仲良來降伊都

之獲甲馬五百匹完顏特庫特庫虎死馬五年伊都因遼主游畋荒政倚任樞密德呼台原得及其摩格委以軍事長子普王

賢不得立為儲副欲與伊都共圖大計弟果同而天祚初伊都與普王伊都實有謀立事與此遂率部族送款于咸州并求援援召入

見賜坐班同宰相命以舊官領所部使其家屬于內地自伊都來降益知遼虛實用為鄉導久之耶律瑪展原作麻吉告其謀殺都

統景言于帝召問之杖其黨道拉七十餘釋不問太宗天會三年大舉南侵宋伊都為元帥右都監擊敗宋師于汾河要云汾

水出太原府靜樂縣管岑山行經北擒其將郝仲達張闕索統制馬忠殺萬餘人宗翰復南下伊都留西京考異續綱目云

哈以伊都遠之宋族必知其巢穴以善漢及女真軍萬人付之使攻遼軍于河朔端成臨行實其妻子十年謀反為耶律帶

格所告亡去其黨燕京統軍蕭高六伏誅蔚州節度使蕭特默作特默葛自殺邊部考異續綱目云伊都及其諸子函首

來虜中途獲其叛書即回燕誅統軍余綱父子入夏不納投契丹諸路大亂月餘方止即族亡入夏國及沙漠無數由

悉不免大金國志云燕京統軍蕭高六伏誅蔚州節度使蕭特默作特默葛自殺邊部考異續綱目云伊都及其諸子函首

此一亂幾成灰燼兀室既殺余綱并殺其子入夏不納投契丹諸路大亂月餘方止即族亡入夏國及沙漠無數由

帥府獄尋免以藥師家高蓋奪之留守手慶能預送謀族誅金主以格罕不能撫馭各決柳條有

差繫年要錄處能于宣和未歸宋拜延慶殿學士賜姓名趙敏修至人交燕取以去史均亦載

金史紀事本末卷六

太宗克汴

太宗天會三年即宋徽宗宣和七年也夏六月遣李用和等充告慶使以獲遼主告宋

九月云詔宇文虛中高世則館之其實

改異畢沅續通鑑用和作孝和且係於

九月宗翰克太原執略使張孝純攻異通鑑輯覽云時孝純力竭城陷諸執既又釋而用之副總管王稟原中太宗御
 死中興遺史云稟負御容鍾城投殺死於金水死轉道韓揆通判方筮等三十人皆被害張頌李宗顏提舉單孝忠訪十
 九韓揆作總三十一人作三十六人時死於金水死轉道韓揆通判方筮等三十人皆被害張頌李宗顏提舉單孝忠訪十
 通判張叔達王逸判官呼沙呼沙原人時死於金水死轉道韓揆通判方筮等三十人皆被害張頌李宗顏提舉單孝忠訪十
 王逸判官呼沙呼沙原人時死於金水死轉道韓揆通判方筮等三十人皆被害張頌李宗顏提舉單孝忠訪十
 史恐傳聞之於井陘取天威軍屬西理志云克真定殺其守李選樓諸軍軍望宗望破宋神宗神宗神宗神宗神宗
 誤今姑從之於井陘取天威軍屬西理志云克真定殺其守李選樓諸軍軍望宗望破宋神宗神宗神宗神宗神宗
 先鋒劉德之於井陘取天威軍屬西理志云克真定殺其守李選樓諸軍軍望宗望破宋神宗神宗神宗神宗神宗
 戰力竭守孫氏山亭中繼死戰十月李選樓諸軍軍望宗望破宋神宗神宗神宗神宗神宗神宗
 一門死者八人監史亦死宋事史克真定殺其守李選樓諸軍軍望宗望破宋神宗神宗神宗神宗神宗神宗
 得免宋史謂為違故將小糊所中從河朔十一月宗翰自太原趨汴下威勝軍破天井關方與金州屬平定軍
 德府改北盟會稽仁統制軍至城下通判李選樓諸軍軍望宗望破宋神宗神宗神宗神宗神宗神宗
 龍太守李綱傳通判徐昌言亦走紀均未載史通鑑云宋達劉琬平陽回牛嶺兵清金遂破平陽屬平定軍
 州清鄭州府城西北四百里皆降進克澤州時羅索至澤州托克索烏魯以五百騎為前驅往招河陽屬平定軍
 黃河津宋兵萬餘背水陣進擊破之皆格於水遂降河陽攻異大金國志云粘罕軍至河陽宋宣撫使張瑄走西道亦與兵
 不若加以虛聲遂擊鼓進宋師潰散所殺擊許高許元各軍皆望風潰金兵悉渡河上金人曰南兵亦與兵
 燕陽通大河分兵五萬守潼關旋以僧趙西兵後范效虛未嘗知兵至千錢蓋兵出商賈走避宗望破宋神宗神宗神宗神宗
 河陽通大河分兵五萬守潼關旋以僧趙西兵後范效虛未嘗知兵至千錢蓋兵出商賈走避宗望破宋神宗神宗神宗神宗
 華陽通大河分兵五萬守潼關旋以僧趙西兵後范效虛未嘗知兵至千錢蓋兵出商賈走避宗望破宋神宗神宗神宗神宗
 府陽通大河分兵五萬守潼關旋以僧趙西兵後范效虛未嘗知兵至千錢蓋兵出商賈走避宗望破宋神宗神宗神宗神宗
 大國志趙士人作張中行中隊守臣安國捍禦不遺餘力城破而釋其餘安國贈延康殿學士華沉續通鑑云王美投張
 潛作丁潛五封府屬百士張中行中隊守臣安國捍禦不遺餘力城破而釋其餘安國贈延康殿學士華沉續通鑑云王美投張
 軍三萬於祀縣封府屬百士張中行中隊守臣安國捍禦不遺餘力城破而釋其餘安國贈延康殿學士華沉續通鑑云王美投張
 萬擒其將石琪庚辰諸軍渡河臨河宋開地志云本東路降甯陵縣名今屬德府復破二萬兵於睢陽取亳州今屬鳳
 汴乃由恩州王榆渡趨大名由李固濟南據汴東都事府宋都統二縣德清軍在清風縣開德府今開州府屬鳳
 遇害王因取王榆渡趨大名由李固濟南據汴東都事府宋都統二縣德清軍在清風縣開德府今開州府屬鳳
 河北上金主徽號十八字以止師表文徐汪藻草定載丁特起泣血錄博士華初平諱不聽初使南仲解以子廷禧代行所載
 詳閱月宋出兵拒戰宗望等擊敗之時宋人夜出兵焚攻具持嘉輝以二穆昆兵擊走之所當無不捷當是時阿里與察遜雅
 薩亦合兵禦之宋軍大潰太尉何臬以軍數萬出酸棗門王伯龍又以本部遮擊多所斬獲癸巳宗翰至汴斃異通鑑輯覽云

以馬識遠而倫弁哲不違復以周望充通問使趙哲為副八月等至雲中見希尹以二帝表及國書獻留彌月會張漢渡河
道羊縣人弁字少章娶源人建炎通問錄云雲字彥濟臨江軍人李綱所薦繫年要錄云時司馬應誠劉正彥皆擢用宋史倫字正
結行述謂令商人陳之鑄圖山叢談云吐皇命人市苗香得黃紙包乃中興赦書也趙子碩燕雲錄謂二太子得之呈道若洪
忠密告所載各異

六年秋七月宋帝遣使奉表請和攻異畢沅續通鑑云五月倫弁等渡河至雲中見宗翰計事留不遣薛應旂通鑑云二月以
詔進兵以宋二帝赴上京八月降宋上皇為昏德公帝為重昏侯冬十月徙昏德公重昏侯於韓州舊治柳河縣遠韓州東

平軍攻異北盟會編云三月連天眷于通泰州去燕山五百里給地十五頃項宋史紀事本末云八月金徙二帝于韓州令
下之日盡其城命晉康郡王孝篤等九百餘人全往給田十五頃種詩自給惟秦檜不與依榷懶以居厚待之續綱目云十
竟年於金軍沅續通鑑云時為討者郭元邁亦留不遣庚辰宗翰宗輔會於濮州名今屬秦州秦檜以書招誘契丹漢人獲
其書入奏乃下詔伐之按交聘表無王師正名宋史

七年夏五月巴爾斯等襲宋帝於揚州今隸江冬十月宗弼原作兀朮渡江南侵十二月宋帝入於海攻異畢沅續通鑑云正
楊可輔自河東還行在唯虛中獨留二月金兵至揚州帝奔鎮江遣閣門祇候劉俊民使金軍入對請張邦昌一子弟同行庶
可藉口用汪黃議詔尊禮邦昌取其二子劉仲五月復起朝散即洪皓為徽欽閣待制假禮部尚書充通問使劉錡與
邦榮及兄靖安陽吳若忠錄用中興遺史劉俊民作劉仲五月復起朝散即洪皓為徽欽閣待制假禮部尚書充通問使劉錡與
副之薛應旂通鑑云帝遣趙鼎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著臣皓至雲中迫之仕劉錡待制假禮部尚書充通問使劉錡與
恨力不能離逆亮宋汝為往書云守則無人奔則無地冀閣下之見哀而已按皓以七年五月使金八年見尼瑪哈于雲中具
載北盟會編時亮宋汝為往書云守則無人奔則無地冀閣下之見哀而已按皓以七年五月使金八年見尼瑪哈于雲中具
交聘表未載

八年夏六月詔以昏德公六女為宗婦秋七月丁卯徙昏德公重昏侯於呼爾哈路地理志云國初置萬戶後改節度在上京
年要錄同今從史畢沅續通鑑云從於五國城以將立劉豫故統軍錫庫令滅隨行宗室官吏三十里改異宋史丁卯作乙卯繫
結遣人以執梨栗麵飯二帝始知帝即位宗室內侍黎安國數百人皆留通鑑云時擬南侵以秦檜隨行為參謀官隨軍轉
運使抵岸約稍行在范宗尹李同妻王氏與兒孫及親信高益恭等至連水軍為丁橫水寨所執幾被殺因秀才王
安道救免檣遂赴行之際有社稷之言以忠信篤敬而行鑿狗之邪以靖共正直而為神明之聽四年去國萬里還朝乃升常伯
賜詔畧曰當于戈之際有社稷之言以忠信篤敬而行鑿狗之邪以靖共正直而為神明之聽四年去國萬里還朝乃升常伯
張炳煇為王煥子秀水閣居楚州檣為王氏婿仲山有別業在濟南金取于婿其行林泉野記云檣為上皇作書遺
尼瑪哈賜錢萬貫檣為王煥子秀水閣居楚州檣為王氏婿仲山有別業在濟南金取于婿其行林泉野記云檣為上皇作書遺
楚州守楊揆欲斬檣客管當可勸送赴行在洪皓行述時有室燃知檣狀皓歸對檣言託寄聲檣色變要錄空燃作錫納所載

九年夏六月賜昏德公重昏侯時服各兩襲冬十一月遷趙氏疏屬於上京畢沅續通鑑云連
十一年秋八月趙樞誣告其父昏德公謀反樞及其婿劉文彥伏誅對質會蔡隆力辨其誣乃止王若冲北府行錄文彥作彥

乙卯已事本末

金史卷七

十一

趙南走被殺... 三年夏五月詔都元帥宗弼... 宋史錡字信叔... 開封府南... 皇統元年春二月改封趙信為天水郡... 行三十二百四十里至清河... 武恭俊字伯英... 兵宗弼以便宜畫淮為界... 北西蜀福建廣東西路... 云金初沿宋舊制每路有軍... 之職罪為副復遣魏良臣... 史曹勛為副復遣魏良臣... 二年春二月宋使曹勛來許... 畫疆以淮水中流為界... 國早降誓詔府使... 邑齊至願身列于藩... 刑氏天水郡王並妻鄭氏... 宗賢秘書監劉陶又異... 表未列史臣名紀亦未... 云宋故書畧曰上嘗... 上表謝歸三喪及母... 使邢考揚為副表失... 還乃得發後歸泣訴... 四年春正月以宋使王倫... 是年未書地震其失... 紹興正論時力排和議者張浚趙鼎胡寅連南張戒常同呂本中張致遠魏因倫而致開李彌遜晏敦復王庶毛叔度

皇統元年春二月改封趙信為天水郡... 行三十二百四十里至清河... 武恭俊字伯英... 兵宗弼以便宜畫淮為界... 北西蜀福建廣東西路... 云金初沿宋舊制每路有軍... 之職罪為副復遣魏良臣... 史曹勛為副復遣魏良臣... 二年春二月宋使曹勛來許... 畫疆以淮水中流為界... 國早降誓詔府使... 邑齊至願身列于藩... 刑氏天水郡王並妻鄭氏... 宗賢秘書監劉陶又異... 表未列史臣名紀亦未... 云宋故書畧曰上嘗... 上表謝歸三喪及母... 使邢考揚為副表失... 還乃得發後歸泣訴... 四年春正月以宋使王倫... 是年未書地震其失... 紹興正論時力排和議者張浚趙鼎胡寅連南張戒常同呂本中張致遠魏因倫而致開李彌遜晏敦復王庶毛叔度

金史卷七

於蒲城又破之於同州取丹州方與紀要云渭水出臨洮府渭源縣西南山谷山宋史地理志云下邳蒲城均縣名屬華州丹州
 戰於八公原死之九月說里朵葉破信王孫軍路攻五馬山初事本末八月金國真州將官李政死之再紀承興軍師範與
 乘虛襲破之歸萬侯不終事沉通鑑云初引兵攻清平與宗輔戰城南統制沈師中鞏仲達及其子忠皆死行在
 亂州待罪罷職史未及宗輔敗兵事至冬十月芬徽羅索敗宋兵於臨真庚辰宗翰宗輔會於濮州城守城中鎔鐵揮
 楊州待罪罷職史未及宗輔敗兵事至冬十月芬徽羅索敗宋兵於臨真庚辰宗翰宗輔會於濮州城守城中鎔鐵揮
 索克延安府庶與曲端不和併兵攻鄆州延安府號武軍本延州縣七改異續綱目云通判魏彥明死之時羅索謀知王
 赴襄樂庶引兵救延安聞既陷彥明在襄乙未取濮州時莫州安撫使王伯龍破李固寨眾十餘萬於濮州濮州城中鎔鐵揮
 樂勞軍端謀殺之不果所載較詳襄乙未取濮州時莫州安撫使王伯龍破李固寨眾十餘萬於濮州濮州城中鎔鐵揮
 軍中攻之不能克伯龍被重甲首冠大金挺槍先登殺守陴者諸軍相繼而上遂克之攻異續綱目云初金圍濮州知州楊粹
 僅以身免未幾城陷死之北盟會編云金執粹歸大辟屠掠盧舍俱盡大金德軍降羅索再攻晉軍軍宋將徐徽言固守
 國志作姚端無釋中名宋史粹為唐鑑云時金使折可求招降徽言引射之可求走避徽言亦死城中之子史未書徽言固守
 不能克州西安人攻異薛德通通鑑云時金使折可求招降徽言引射之可求走避徽言亦死城中之子史未書徽言固守
 破殺事十二月宗弼取開德府通鑑云時金使折可求招降徽言引射之可求走避徽言亦死城中之子史未書徽言固守
 無王棟名大夫宋史忠義傳下耶宗輔克大名府呼沙呼敗宋兵於鞏州通鑑云九月薛廣敗於相州死之岳飛與金戰於
 黑龍潭高慶皆言而止金續綱目云十月楊進復叛寇汝洛名提戰死鞏州通鑑云九月薛廣敗於相州死之岳飛與金戰於
 為賊楊進復叛寇汝洛名提戰死鞏州通鑑云九月薛廣敗於相州死之岳飛與金戰於
 井通德州都監趙叔醇死之東平守臣權邦彥下海南守將趙德厚南宋書叔醇作叔敬宋史及宏簡錄作叔敬宋史及宏簡錄
 自泗入淮以阻金兵方與紀要云昨城縣名今屬衛輝府龍潭又云是冬杜克黃河
 七年春二月宋麟府安撫使折可求以麟府豐三州為靖康軍治府云麟州新秦郡亦曰建寧軍縣一府州降羅索色哩呼沙呼
 破晉軍徐徽言拒戰率眾潰圍出擒之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降將折可求諭之指可求大罵出不遜語遂殺之統
 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被害攻異史書折可求以是月降而薛應旂通鑑云麟州觀察使諶忠壯夏四月芬徽羅索取鄆坊二州
 宋史地理志云麟州為係大軍治去冬事稍異畢沉通鑑云麟州觀察使諶忠壯夏四月芬徽羅索取鄆坊二州
 劉宏道入據之都統郭興成命向大猷復復麟州畢沉通鑑云麟州觀察使諶忠壯夏四月芬徽羅索取鄆坊二州
 青州知州劉宏道入據之都統郭興成命向大猷復復麟州畢沉通鑑云麟州觀察使諶忠壯夏四月芬徽羅索取鄆坊二州
 錄云洪道尋拔青州執大猷張成以萊州降金命吳球守之知萊陽縣解致明通鑑各異五月宗弼敗兵宋於睢
 陽降其城是月曹州降時持嘉暉從克泗州屯汶陽破賊眾於梁山樂獲舟十餘移軍攻濟州降之暉約東軍士秋毫無犯自
 是曹軍等州皆望風下方與紀要云曹州屬兗州府縣二泗州屬鳳陽府縣二汶陽今汶上縣屬東平州梁山縣在東平州西
 單與仁廣濟以水阻而存民兵古大野澤澤州今濟南府單州今為縣屬兗州府汶陽今汶上縣屬東平州梁山縣在東平州西
 宋史地理志云汶水阻而存民兵古大野澤澤州今濟南府單州今為縣屬兗州府汶陽今汶上縣屬東平州梁山縣在東平州西
 眾不可弗聽命程昌寓郭仲荀相繼代亦名存而巳薛應旂曰大荒原相食巨盜王宮儀舉載乾履以充糧食日取所非盡破之
 以大眾被殺畢沉通鑑云唐佐被執金因而用之六月金破礪州將官蘇珪降州迎下武功九月沂州守臣以城降南宋書

云唐佐後與李巨謀叛豫虛實以聞事洩冬十月京兆府鞏州降復辟五月張浚論淮南為薛慶所執後被殺尋得之六月

八年夏四月羅索敗宋兵於醴化醴州降遂克邠州宋史地理志云醴化縣名屬邠州醴州本京兆府奉天縣舊乾州領縣

南侵江浙

太宗天會七年即宋建炎三年也夏五月巴爾斯等襲宋帝於揚州攻異宋史紀事本末云正月金粘罕州知州王復死

金史卷九

呼拉布盧補擊走之先是宗弼渡淮阿里先具舟於江上聞王善兵扼其前使烏蘇額琳穆本傳原州刺史論使子襲
 之於和州北李成兵七萬據烏江方輿紀要云烏江廣縣額琳又敗之宗弼乃得濟守臣陳邦光以江寧城降本未異史事
 為軍守臣李知幾道下真州及東海州潘振死之十里平州王璣道渡江入建康守臣陳邦光以江寧城降本未異史事
 不底死之帝問策於呂頤浩因勸航海遂如明死之十里平州王璣道渡江入建康守臣陳邦光以江寧城降本未異史事
 室趙不表迎拜喜曰符北如是吾無慮矣進三秋北盟會字云直州人封奉國公謙忠臣陳邦光以江寧城降本未異史事
 渡江如履平地拜應節制置王手獻金帛臨江軍李積中洪州王仲山至吉州金追急兵未濟宗望於此戰死
 者紀未書通鑑輯覽云高宗紀吳王手獻金帛臨江軍李積中洪州王仲山至吉州金追急兵未濟宗望於此戰死
 惟忠守禦乃稍安宗高宗紀吳王手獻金帛臨江軍李積中洪州王仲山至吉州金追急兵未濟宗望於此戰死
 金華沈續通鑑云至慶陵太守楊淵之戰死城陷又贈直秘閣趙州李積中洪州王仲山至吉州金追急兵未濟宗望於此戰死
 今西兵事十二月宗弼取湖州克杭州阿里富璋原人作論忠襄潭州通判自仁遇害趙州王仲山至吉州金追急兵未濟宗望於此戰死
 侵大定開除東追宋帝於明州越州降大吳敗宋周望軍於秀州又敗宋兵於杭州東北阿里富璋原人作論忠襄潭州通判自仁遇害趙州王仲山至吉州金追急兵未濟宗望於此戰死
 京留守李官娥江敗宋兵於高橋宋帝入於海湖州古吳興郡今為府縣六杭州即臨安府縣九明州今寧波府縣五越州今紹興府縣八
 波無守臣張烈被殺兀流遂獨關見無成者巴哩巴中與小紀及中興道史均作烏球安撫李邦彥以常州復追至四高橋在
 人死之華沈續通鑑云至慶陵太守楊淵之戰死城陷又贈直秘閣趙州李積中洪州王仲山至吉州金追急兵未濟宗望於此戰死
 紀又作唐寶時温州通判曾志不屈并其家殺之志乃筆之孫南宋書云帝在四明御史林之平蓋烏球留杭州未嘗過全也
 海舟二十以田經船作舟射中二人志張寶等張公佑繫之優遇辛永宗等亂人敏又時州軍運趙德舟船通至張公裕又進
 應祥通鑑云是年賊方叛射中二人志張寶等張公佑繫之優遇辛永宗等亂人敏又時州軍運趙德舟船通至張公裕又進
 曾孫世將兄贈徽猷閣直學士諡忠愍時鄭疑之亦以兵死帝登舟幸海日歷
 八年春正月宗弼使當堪濟師遂與阿里富璋克明州執其守臣趙伯諤進至昌國縣宋帝走温州方輿紀要云昌國縣西
 南八十里温州由海道追三百餘里弗及遂窺明州城引軍還再犯俊引兵至明州高宗紀云正月金犯明州張俊及劉洪道擊却之
 舟提領海州張公裕以大船擊退之通鑑輯覽云三年十二月阿里富璋引兵至明州高宗紀云正月金犯明州張俊及劉洪道擊却之
 復戰大破之四年正月復來攻張俊劉洪道擊退之通鑑輯覽云三年十二月阿里富璋引兵至明州高宗紀云正月金犯明州張俊及劉洪道擊却之
 蓋明州原作斜下太平順昌及濠州宋史地理志云濠州南平海州中興縣二縣是月宋副元帥杜充叛宋以其眾降阿
 色哩真原作斜下太平順昌及濠州宋史地理志云濠州南平海州中興縣二縣是月宋副元帥杜充叛宋以其眾降阿
 降在三年十一月即張邦昌故事遂書云建康下充陰即濠州南平海州中興縣二縣是月宋副元帥杜充叛宋以其眾降阿
 州宗弼遣人說充許如張邦昌故事遂書云建康下充陰即濠州南平海州中興縣二縣是月宋副元帥杜充叛宋以其眾降阿
 二月宗弼還自杭州取秀州宋史地理志云秀州南平海州中興縣二縣是月宋副元帥杜充叛宋以其眾降阿
 宋孟后於江南古雲原楚林子官平章事上京留守前赴潭州郡號武安軍縣十長沙士壁死之所載較詳吳山塔將巴爾斯追

習不祝豐年要錄罕占作罕此時西和州巡檢元成戰死大金國志云宣統二年春宋遣莫將周非克到地使割唐鄆及商秦
 州和高方山二涼西以散州為界宋存上京豐陽天水三邑及龍西前紀餘地初宋即陸任商州始於十年按州榛招離
 六年二月復割金州十月後為元秋九月南侵宋命圖克坦喀齊原作使軍合喜為西蜀道都統制張中彥副之中彥
 廢帝海陵正隆六年十月後為元秋九月南侵宋命圖克坦喀齊原作使軍合喜為西蜀道都統制張中彥副之中彥
 統中軍孟州防使王德元章副之將五萬眾據秦鳳以圖志云云秦州為天水郡宣統二年春宋遣莫將周非克到地使割唐鄆及商秦
 德順州克之方與紀要云大散關在鳳州西一百二十里至秦州為天水郡宣統二年春宋遣莫將周非克到地使割唐鄆及商秦
 即起將至散關攻黃牛堡守將李彥通急遣中將黃中興率兵二千五百人至秦州秦州守將王德元章副之將五萬眾據秦鳳以圖志云云
 吾仲道有宋史中子時亨鎮州樂平人錫取秦州將王德元章副之將五萬眾據秦鳳以圖志云云
 柳仲道有宋史中子時亨鎮州樂平人錫取秦州將王德元章副之將五萬眾據秦鳳以圖志云云
 軍路防禦使折可直降同知使事李素立死之通鑑云十一月任天錫復鎮州秦州守將王德元章副之將五萬眾據秦鳳以圖志云云
 樂川縣又敗金兵復長水縣王彥復福昌縣閻玘復滎陽縣吳錫復水洛城及治平寨史均未載
 世宗大定二年春二月鄭州防御使富察世傑本傳原名阿薩爾遼陽人從海陵南侵取陝州時宋兵屯石壕鎮屬陝州
 世傑擊敗之復敗宋援兵三千宋兵二千自潼關來射卻之復敗之於土壕山生擒其將又破之於斗門城及土壕遂圍之親
 幸漢卒二百穴地以入城遂拔再破宋兵三萬復虢州屬永興軍路縣四敗異軍史高宗紀要二月金犯虢州遣將楊從儀
 人於虢州東姚仲道復原州姚仲道將復鎮州或軍為從儀等拔大散關均未言破虢州事今從史
 齊略敗宋兵於德順州時宋吳璘侵古鎮分據散關和尚原兵十餘萬略齊略諸濟師詔益河南兵萬人遣丹州刺史持嘉焉
 蘇均克以兵二千守德順璘以二十萬人圍之會統軍都監蘇穆迪里破宋兵於河州溫特稜攻破河州屠其城與史異
 過德順之益兵以救之喀齊略遂遣節度為雅高均赫將兵二萬與宋里合璘將大軍戰日暮乃解璘聞講和率兵遁圍城
 凡四十餘日是役也押軍明安高勒哈之功居多授節制軍馬大破敵於瓦亭擒其將即律糾堅等百三十七人金悉兵趨德
 順親往督師先擊於險且治夾河戰地按行諸節制軍馬大破敵於瓦亭擒其將即律糾堅等百三十七人金悉兵趨德
 地一當百至虢州姚仲道復原州姚仲道將復鎮州或軍為從儀等拔大散關均未言破虢州事今從史
 軍九十二即金州路得商統華州凡四郡獨北以重兵扼鳳翔故散關之兵未得進宋史熙寧會談九斤永興作永安
 五月押軍萬戶費摩阿拉滿授明安伊喇薩爾拉刺河里敗宋兵於華州時宋人驅率商州名屬西號及華山十里即西嶽
 也南山在西安府南五里五萬攻華阿拉欲堅壁守之薩爾拉曰宋兵雖多半是居民不習戰不如擊之阿拉遂以騎兵千敗

八年春正月。宋安丙遣兵襲龍鎮。龍鎮巴噶罕等擊走之。斬其將。統領宋獻龍。龍曾蘇師。詔以陝西關隘。遂之。薛應

金史紀事本末卷十二

劉豫之立

太宗天會六年冬十二月。宋知濟南府劉豫。以城叛來降。豫字彥游。阜城人。漢書地理志。阜城屬渤海郡。宋史為永靜軍。隸河
至。今人宋宣和末。仕為河北西路提刑。徙浙西。抵儀真。縣名。屬揚州府。志。妻程氏。繼父。夏。康王。至揚州。樞密。張。起。問。樂。壽。人。薦。知
濟南府。政。異。揚。充。弼。為。豫。豫。丁。父。憂。以。建。炎。二。年。起。復。除。中。奉。大。夫。知。濟。南。府。李。心。傳。謂。豫。以。宣。和。是。時。山。東。盜。賊。滿。野。
豫。欲。得。江。南。一。郡。宰。相。不。與。忿。怒。而。去。放。異。大。金。國。志。云。豫。世。業。登。元。符。中。進。士。第。歷。州。縣。除。復。也。和。是。時。山。東。盜。賊。滿。野。
守。濟。南。未。行。因。懇。薦。以。豫。代。到。即。嚴。刑。決。約。衣。言。者。試。之。上。疏。辨。不。問。累。章。言。禮。制。許。出。為。兩。浙。察。訪。遂。家。真。州。高。宗。命。張。悅
浙。右。廉。訪。之。事。議。者。謂。其。怨。望。之。迹。已。見。南。宋。書。云。豫。子。容。隱。居。不。問。累。章。言。禮。制。許。出。為。兩。浙。察。訪。遂。家。真。州。高。宗。命。張。悅
紹。興。代。紹。興。留。守。壽。春。為。乃。命。豫。往。所。達。蘭。州。豫。將。關。勝。屢。出。城。拒。戰。豫。殺。之。而。降。豫。張。東。往。援。尋。解。去。捕。獲。遣。人
載。各。異。紹。興。留。守。壽。春。為。乃。命。豫。往。所。達。蘭。州。豫。將。關。勝。屢。出。城。拒。戰。豫。殺。之。而。降。豫。張。東。往。援。尋。解。去。捕。獲。遣。人
哈。以。利。卒。東。出。通。敵。未。載。殺。關。勝。事。中。興。道。史。云。時。李。成。侵。濟。南。豫。求。援。於。滄。州。劉。時。宋。建。炎。二。年。十。二。月。也。遂。為。京。東。淮。南
錫。會。金。兵。先。至。豫。謂。滄。州。兵。開。門。納。之。乃。金。人。也。遂。降。恐。係。傳。聞。之。誤。今。從。本。傳。時。宋。建。炎。二。年。十。二。月。也。遂。為。京。東。淮。南
安。撫。使。知。東。平。府。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節。制。河。外。諸。軍。其。子。麟。知。濟。南。府。達。蘭。屯。兵。衝。要。以。鎮。撫。之。故。事。詩。序。陳。毅。劉。齊。王
未。貴。時。一。日。願。見。白。龍。見。富。翁。家。大。鏡。中。但。無。鱗。與。角。耳。後。乃。麟。亦。見。以。女。妻。之。及。生。二。子。以。麟。角。名。之。故。事。詩。序。陳。毅。劉。齊。王
喬。思。然。元。裕。之。詩。河。邊。報。懸。尚。能。飛。無。鱗。與。角。耳。後。乃。麟。亦。見。以。女。妻。之。及。生。二。子。以。麟。角。名。之。故。事。詩。序。陳。毅。劉。齊。王
偽。傳。宋。厚。俸。說。悟。反。悟。殺。之。尚。能。飛。無。鱗。與。角。耳。後。乃。麟。亦。見。以。女。妻。之。及。生。二。子。以。麟。角。名。之。故。事。詩。序。陳。毅。劉。齊。王
八年秋九月戊申。立劉豫為大齊皇帝。世修子禮。張。淮。節。要。作。九。月。九。日。豫。傳。作。五。月。擊。年。要。錄。作。七。月。時。冊。使。為。西。京
禮。部。侍。郎。南。陽。縣。開。國。侯。韓。昉。史。無。慶。喬。名。附。載。之。以。備。參。攷。又。載。冊。文。畧。曰。咨。爾。劉。豫。素。懷。濟。世。之。材。夙。膺。直。言。之。譽。日。里
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乎。平。願。從。周。託。當。職。之。慶。慶。之。際。民。間。豫。至。殺。間。擊。即。來。王。舊。然。獨。斷。願。宜。即。始。歸。直。言。之。譽。日。里
業。之。元。云。建。都。大。名。府。號。北。京。金。人。開。門。拒。豫。擊。而。降。之。遂。即。任。史。未。載。初。康。既。殺。張。邦。昌。自。歸。德。赴。揚。州。詔。發。兵。南。侵。諭
云。昉。筆。也。建。都。大。名。府。號。北。京。金。人。開。門。拒。豫。擊。而。降。之。遂。即。任。史。未。載。初。康。既。殺。張。邦。昌。自。歸。德。赴。揚。州。詔。發。兵。南。侵。諭
曰。侯。宋。平。當。援。兵。藩。輔。如。邦。昌。故。事。及。宋。帝。航。海。宗。弼。北。還。議。所。立。敵。議。折。可。求。及。豫。皆。可。立。豫。乞。達。蘭。為。求。封。遂。僭。位。放。異
國。志。云。濟。南。有。魚。得。鱗。者。豫。妄。謂。神。物。之。應。遂。祀。之。北。京。豫。順。門。下。生。木。五。德。同。登。謂。受。命。之。符。乃。使。子。麟。齎。重。寶。賂。粘。罕。左
也。大。抵。慶。壽。欲。歸。功。粘。罕。恐。其。力。能。問。軍。中。所。欲。立。進。士。張。決。願。立。豫。議。遂。決。或。謂。本。報。巨。張。剛。中。獻。策。於。慶。壽。告。粘。罕。非
恩。府。門。生。之。稱。宋。史。謂。豫。持。重。寶。賂。粘。罕。力。能。問。軍。中。所。欲。立。進。士。張。決。願。立。豫。議。遂。決。或。謂。本。報。巨。張。剛。中。獻。策。於。慶。壽。告。粘。罕。非
家。世。門。生。之。稱。宋。史。謂。豫。持。重。寶。賂。粘。罕。力。能。問。軍。中。所。欲。立。進。士。張。決。願。立。豫。議。遂。決。或。謂。本。報。巨。張。剛。中。獻。策。於。慶。壽。告。粘。罕。非
報。難。受。冊。儀。尚。循。端。而。放。豫。位。若。負。刺。之。不。違。雖。非。慶。壽。之。明。揚。幸。無。湯。武。之。慙。德。云。云。傳。未。載。還。居。東。平。曰。東
京。汴。州。曰。汴。京。降。宋。南。京。為。歸。德。府。張。孝。純。等。為。宰相。弟。益。為。北。京。留守。子。麟。為。尚。書。左。丞。相。諸。路。兵。馬。大。總。管。宋。待。以。敵。國

參政左丞開府封梁國公卒放異南來書云崇禎間有望氣者言阜城有天子氣甚明詔斬支龍以世之居一年猶云氣故在
臣名分論祝爾獻國馬賦狀多指斥許清巨景靈宮孟邦輝發永安陵葬大吠亮蓋無
責馬北盟會編謂誘徐豫所賦狀元密簡錄作羅許又云孟邦輝發掘兩京塚墓本傳均未載
 金史紀事本末卷十三

征撫西夏

太祖天輔六年夏六月大破遼兵遣主走陰山夏將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次天德境野合幹魯一作維索原
放異薛應通鑑作宣水燕雲奉使錄云夏人來援為暴追至野谷相水暴至漂沒者不可勝計
張所不言戰且繫之八月宜水在榆林府東北邊外
 與夏議和并諭遣主至彼可令執送夏本元魏後魏居松州在大唐因以舊姓為托跋氏拓跋氏初黨項八部有托跋
部自黨項入居銀夏州西北二百里古朔方奉為上郡地
唐末托跋思恭以破黃巢功賜姓李氏兄弟相
繼為節度使居夏州在河南繼遷再立國元吳始大乃北渡河城麟州即懷遠鎮而都之其地初有夏綬銀省靈鹽等州後遂
取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鄯州涼州張掖即名即甘州酒泉即名即肅州燉煌縣名即瓜州地今屬沙州俱見方輿紀勝南界橫
山東距西河土宜三種善水草宜畜牧強使散騎尉元吳稱帝遣以公主下嫁世修朝貢事具遺史至是救遼兵敗始議
和即漢軍四千餘人叛去坦等襲取之棟羅羅招降天德雲內與遼東等州西夏傳未載
太宗天會二年春正月夏國奉表稱藩宗翰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伊蘇伊喇即原州即刺西夏傳未載
即部圖魯原作澤西之地賜之二月夏主乾順遣巴哩公亮等來上誓表閏月使王阿哈揚天往賜誓詔十月夏遣使謝誓
詔并論所侵地初宋與夏俱受山西地宋侵取之詔曰省表俱悉已命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府從宜定奪
 四年冬十月夏遣使來賀天清節放異通鑑輟覽云先是尼馬哈道薩滿使夏許割天德雲內金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館
八館之地因攻鎮威城宋兵馬監甲朱昭殺其妻于河東之勢是年四月夏將由陰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館
出繼遷至天德通遠軍人悉奪其地夏請和全執其子續通遠城九月夏取西州本史均未載
天德以東後置相計司漸成井邑而豐州亦就天德軍營民歸屬西京路遠在一隅緩急不可及劉以與夏後破宋都獲二
帝乃畫陝西界自麟府路洛陽漢東距黃河西岸西歷暖泉堡屬德軍在米脂縣即延路米脂谷在德軍北八十里至累
勝塞遠慶路威延塞過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峇古爾關屬德軍在米脂縣即延路米脂谷在德軍北八十里至累
後屬涇原路自此直距黃河依現今流行分照河路畫而邊以限分域復分陝西北鄙以易天德雲內以河為界及羅素定
陝西博勒和盧大率兵先取威成城地本昇平塔在德軍西百三十里軍至威成東與敵遇擊走之生致二人問之乃知為夏李德取威成

也乃漢人而與通問。過軍威戎。西分徽。軍威戎東而使之議事於羅索報曰。元帥府約東。若兵近夏境。則與夏犄角。無相侵犯。過答曰。夏國既以天德雲內歸大國。許我陝西北鄙之地。是以至此。分徽等遂旋師。卒不與北鄙地。國志云。時

惟金肅清二軍在大河。西不能取之。史未言絕好。事。好。十三年。夏宗。夏。冬十二月。始定夏使朝賀。賜宴。朝辭儀。故異畢。元。續。通。鑑。云。時。夏。國。有。芝。生。於。後。堂。乾。順。天。眷。二。年。冬。十。月。夏。遣。使。來。告。系。樞。偕。世。輔。率。兵。攻。延。安。時。金。已。逐。河。南。地。有。狀。煥。者。與。有。舊。許。世。輔。遂。執。樞。等。歸。宋。西。夏。傳。載。未。

三年夏五月。冊李仁孝為夏國王。初夏主乾順。以二年卒。子仁孝立。至是遣使冊命。加開府上柱國。皇統元年春正月。夏國請置權場許之。初王阿哈等。以太宗誓詔。賜夏國欲以契丹舊儀見不肯曰。契丹與夏甥舅也。故國王坐受。今君臣也。當如儀。爭數日不決。至是始起立受。馬宋慕洺。故異畢。元。續。通。鑑。云。以。環。州。降。及。割。河。南。陝。西。地。與。宋。洺。夏。以。為。價。格。嶺。作。首。領。及。薩。里。子。原。作。撒。再。定。陝。西。消。思。之。夏。人。覺。遂。族。洺。以。表。間。詔。首。之。尸。不。止。地。裂。泉。湧。出。黑。沙。歲。大。飢。乃。立。井。里。以。分。贈。之。西。夏。傳。未。載。

六年春正月。以邊地賜夏國。故異畢。元。續。通。鑑。云。是。歲。再。六年。春。正。月。以。邊。地。賜。夏。國。孔。子。為。文。宣。帝。西。夏。傳。未。載。九年冬十二月。為天德元年。夏賀正。使至中道。道遠。遣使以即位。報諭至境上。夏人問曰。聖德皇帝。何為見廢不肯納。乃使有司以廢立。故移文報之。

海陵天德二年秋七月。夏使御史中丞察喇公濟等來賀。如舊儀。正隆四年春三月。遣兵部尚書蕭恭。經畫夏國邊界。六年。十月。世宗。即。位。九。月。南。侵。宋。人。入。秦。隴。夏。攻。取。盩。厔。通。峽。九。羊。會。川。等。城。寨。宋。史。地。理。志。云。盩。厔。通。峽。九。羊。三。宋。亦。侵。入。夏。境。

世宗大定二年夏四月。夏遣使賀即位。及進方物。賀萬春節。秋八月。夏遣使賀尊號。是時夏人復以城寨來歸。且乞兵復寇。侵地。詔書。夏。契。九。年。西。番。番。家。族。首。領。札。實。結。往。首。其。母。於。莊。浪。族。夏。人。襲。之。力。戰。潰。圍。出。尋。死。其。母。為。夏。人。所。虜。遣。大。理。卿。李。昌。圖。等。往。按。且。止。勿。築。祈。安。城。使。還。詔。以。其。姪。趙。師。古。為。喬。嘉。等。四。族。都。鈐。轄。加。宣。武。將。軍。先。是。大。定。四。年。臨。洮。尹。伊。喇。成。招。降。札。實。結。乃。

乙卯己酉... 金史卷十三 115

率木波隆普麗巴巴哩四族來附進馬百匹詔厚加賞賜成遷南京留守召拜樞副封任國公至是為夏人所敗

十年夏閏五月夏國任得敬敬異宋史孝宗紀作敬得畢沅續通曾其主李仁孝使上表請中分其國詔不許并卻其貢物

初仁孝嗣位其臣屢作亂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

至是乃分南北路及靈州羅彭驪嶺地與得敬自為國且上表求封不許賜詔畧曰我國家既定中原懷柔諸土始得畫疆

於乃父繼而賜命於爾躬恩厚一方垂三紀今茲請命事願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問所有貢物已經發回得

敬密通宋求助宋以蠟書畧之畢沅續通云時任得敬遣間使至四川為夏人得求封又不見許仁孝乃謀誅之秋八月

晦仁孝誅任得敬及其黨與上表謝并以宋人蠟書謝詔慰之未幾罷保安畢沅續通云時任得敬遣間使至四川并殺德權場罷之止存東勝還州而已

十七年冬十月夏國進本國所造百頭帳詔卻之與西夏傳仁孝再表上乃許二十一年春正月夏國請復殺德軍權場仍許就館市易

章宗明昌二年夏廂官吳明契等龍殺邊將阿嗜代詔索之不已夏人乃殺明契等

四年仁孝卒子純祐立尋遣祭酒劉幾冊為夏國主

承安二年詔復置蘭州保安權場

秦和六年春三月仁孝弟仁及子安全廢純佑自立再閱月卒於廢所秋七月安全使純佑母羅氏上表言廢立事乃封安全

為夏國王

衛紹王大安三年安全卒族子遵項立遵項先以狀元及第充大都督府主立安全卒前一月是時金兵敗績於會河堡夏

人乘之侵掠邊境而通使如故國平涼又戰於平原夏軍至解去投河平軍節度使先是華州李公直謀勤王五萬方

附公直事下華州即學徽死士論議華州反道都相人第進士為翰林應奉劉和歸潛志云燕人徽客曰人誰無死有臣子之

當為事至於今忍親之痛願王侯將相有種子富貴功名當

自致耳或謂其有異志收捕死獄中王紀西夏傳未載王戰事徽慶元年春三月冊李遵項為夏國王夏人攻葭州府縣三冬十二月夏遣使謝封冊

至興元年夏六月夏人犯保安軍殺刺史犯慶陽府殺同知府事及異忠義傳是年瓜爾佳守中為通達軍節度夏人數萬人宣宗貞佑元年冬十一月夏人攻會州知統圖克坦酬爾原作徒擊走之十二月陷涇州

二年秋夏人攻慶原延安積石州詔有司移文責問先是夏人喬成濟國書略言邊事侵掠乞禁戰至是始答之冬十一月蘭州譯人程察遠改異宣宗紀作程察遠以州叛邊將敗其兵三千攸異通鑑綱目云八月夏與宋書議夾攻今以抵復故傳未

三年春正月夏兵攻武延川在平涼府隆德縣西北七十里進寇環州及積石州都統姜伯通敗之又入安鄉關至河州界三十五里舊名城橋關都統曹吉

破西關堡夏人復攻第五將營萬戶楊再興擊走之冬十月夏攻保安及延安都統完顏景嘉勞原作國破之既深入臨洮總

管圖們呼圖克門原作異通陀滿胡土不能禦完顏和索哩原作胡來援大敗於清源堡屬熙州城陷和索哩被執十一月夏兵

敗於克戎寨和隸延州改隸延州伊喇托卜家破之於熟羊寨和隸秦州進圍臨洮總管圖們呼圖克門破之攸異宣宗紀云夏犯

四年夏四月夏巴鄂原作特務總管汪三郎率眾來降謀言宋夏相結詔嚴邊備攸異宣宗紀云夏將圖破之西夏傳未載

城州屬河界河起桁橋右都監完顏薩布原作斬賊其成閏六月度陽總管慶善勞等伐夏完顏與勒敗夏兵於阿密灣秋

八月左監軍烏庫哩慶善敗夏兵於寇安堡攸異宣宗紀作安薩布擊走夏兵於結即嘴山攸異宣宗紀山作復破之於車兒

堡冬十二月詔三道伐夏興定元年春正月夏兵三萬自歸州還慶善勞邀擊敗之夏人福山以俘尸來降除同知澤州夏五月夏兵入大北空都統赫

舍哩珠赫原作統石掩擊敗之石都監完顏閣山敗夏兵於黃鶴空夏圍羊狼寨都統黨世昌等擊走之秋八月李公直敗夏

兵三千九月都統羅世暉卻夏兵於克戎寨二年夏五月夏人入葭州慶善勞敗之於馬吉夏攸異宣宗紀作承立按慶善勞舊作慶山奴字獻秋七月犯龔谷瓜爾佳瑞

趙防敗之迨至順孤堡地理志云龔谷來舊寨質未幾復來侵瑞大破之三年夏四月夏人犯通泰寨屬葭州境在黃提控納哈塔遇珠擊之自葭州西五里去刺史赫舍哩王嘉勞戰及華州元

帥完顏哈達原作合達敗夏兵三千於隆州遂攻其城陷西北隅會暑乃還冬十二月詔移文責問夏國攸異通鑑綱目云是年

四年春二月夏犯鎮戎州名屬鳳翔國兵敗績夏四月夏兵犯邊烏庫哩世顯以偏師敗之都統王定復破其眾於新泉城元

帥慶善勞攻宥州圍神堆府敗其援兵斬首二千餘攸異宣宗紀云夏兵犯邊元帥秋八月復陷會州烏庫哩世顯叛降夏復

乙卯記事本末

全史卷十三

二五

犯龍谷瓜爾佳瑞連戰破之乃引去詔有司移文與夏議和事不克就夏人三萬圍定西

擊走之九月夏圍綏平寨寨安定堡未幾陷西甯州再攻定西烏庫哩長壽擊走之乃襲鞏州

五年春二月夏遣節度使瓜爾佳海壽破夏兵於搜菟堡三月復取來羌城

元光元年春正月夏陷大通城

冬十月夏攻神林堡尋入質孤堡唐古昉敗之二年秋七月夏人犯積石州

止隴安軍節度使阿林不治軍事夏人乘之掠民五千餘口

哀宗正大元年冬十月夏國遣使來修好先是自天會議和八十餘年

難十年不解兩國俱壞至是遵項為蒙古所侵奔西涼傳位於其子德旺

圖之由降執之以歸夏亡時正大四年即宋理宗寶慶三年也立國凡十五合二百一年

全史紀事本末卷十四

高麗賓服

太祖收國元年秋九月帝克黃龍府命瓜爾佳薩哈攻保州

是命薩哈取之高麗國王王楷其地鴨綠江

百五里以南東南皆至於海自遠時歲時遣使修貢事

東岸山在瀋陽中街漸強大號渤海姓大氏至唐末為遼滅

金伐遼遼海來歸益其遺裔也黑水靺鞨居古肅慎地有長白

山金國所由起。雖舊屬高麗。久不相通。及金滅遼。高麗以事遠舊禮稱臣。於金初。高麗有醫者。居女直之完顏部。穆宗時。感屬有疾醫之。愈使桑阿剌送歸高麗。醫者歸。語人曰。女直居黑水部者。部族日強。兵益精。悍年穀屢稔。王聞之。乃通使女直。既和。索哩來歸。遂率伊勒呼嶺東諸部。皆內附。厥後。海蘭甸諸部。盡欲納款。高麗使人邀止之。會穆宗卒。康宗嗣。道碩頌歡率兵趨和尼活。泚水詢地。海蘭甸收叛亡七城。高麗使來請議事。使者往拒。不納。五水之民。附高麗。執團練使十四人。二年。高麗再來伐。碩頌歡再敗之。高麗復請和。前所執團練使皆遣還。碩頌歡立幕府於三漚水。撫定邊民。康宗以為能。四年。高麗使黑歡方石來賀。襲佐遣博羅。原魯報之。高麗約。還諸亡在彼者。乃使阿古阿。阿聯。雙寬往受之。高麗背約。殺二使。築九城於海蘭甸。以兵數萬來攻。烏色。原作幹。幹。木。傳。世。祖。子。單。還。卒。後。建。封。翁。國。王。敗之。翰魯。亦築九城。與高麗九城相對。高麗復來攻。烏色復破之。進圍其城。高麗約。還逃。九城之軍復所侵。故地遂與之。及異額圖。理。傳。時。從。烏。色。為。前。鋒。高。麗。兵。屯。海。島。乘。取。而。八。城。皆。下。功。最。阿。里。傳。歡。塔。攻。高。麗。九。城。過。敵。於。穆。爾。茂。水。力。戰。于。阿。里。地。刻。其。將。敵。遂。潰。散。塔。於。碩。頌。歡。合。兵。於。阿。里。大。破。之。高。麗。太祖即位。使薩哈攻保州。久不下。請濟師。屢破敵。多所俘獲。詔獎之。冬十一月。係遼籍女直瑪穆丹。原作。丹。等。十五。人。皆。降。攻。開。州。軍。高。麗。為。廣。州。在。咸。興。府。西。北。取之。盡降保州諸部。女直詔以薩哈為保州路都統。時太祖已破定遼。主軍薩哈破和卓順化二城。復請濟師攻保州。使幹魯以甲士千人往。二年。春正月。高麗遣使來賀。捷且求保州。詔許。取之。仍命薩哈等謹守邊戍。及進攻保州。遼守將遁去。而高麗兵已在城中。其王使富尼瑪。再請保州。詔諭當別議。天補元年。春正月。開州叛。亦爾佳薩哈等討平之。秋八月。高麗復遣使來請保州。二年。冬十二月。詔諭高麗國王曰。朕始與師伐遼。已嘗布告。賴皇天助順。屢敗敵兵。北至上京。南至於海。其間京府州縣。部族人民。悉皆撫定。今遣員勒卓巴克。致。異。太。祖。紀。作。珠。報。諭。仍。賜。馬。一。匹。至。可。領。也。三年。冬十一月。海蘭甸長城高麗增築三尺。邊吏發兵止之。弗從。報曰。修補舊城。貝勒呼嚕古。原作。胡。錫。馨。報。辭。以。聞。詔。曰。無。得。侵。軼。生。事。但。慎。固。營。壘。廣。布。耳。目。已。四年。咸州路都統司。以兵分屯於保州。博羅威。原。作。畢。二城。請益兵。詔曰。汝等分列屯戍。以固封守。甚善。高麗累世事遠。或有交通。可常遣人偵伺。使錫馨以獲遼國州郡。諭高麗其國方誅亂者。使謂錫馨曰。此興先父國王之書。錫馨就館。凡誅戮官僚七十餘人。即以舊禮接見。而以表來賀。并貢方物。

太宗天會元年以遼主亡入夏國報之高麗舍音奉使高麗至境上接待之禮不遜隨等不敢往太宗曰高麗世臣於遼當以事遠之禮事我而我國有新喪遼主未獲勿遽強之命隨等還

二年夏六月海南路軍帥完顏呼魯古呼魯古等言往者歲捕海狗海東青鴉鵲於高麗之境近以二舟往彼乃以戰艦十四要而擊之盡殺二舟之人奪其兵仗帝曰以小故起戰爭甚非所宜今後非奉命毋輒往秋七月和碩台原作鶻言高麗納吾叛亡增其邊備必有異圖詔曰納我叛亡而弗歸其曲在彼凡有過問毋違常式或來侵畧整爾行列與之從事敢先犯者雖捷必罰冬十月命南路軍帥棟摩原作以甲士千人益哈斯罕路地理志云初置節度使治賓州本高麗益葛年貝勒完顏

愛寶拉戍海島以備高麗四年夏六月高麗王楷奉表稱藩優詔答之秋七月遣高伯淑等宣諭高麗改異高麗傳副使係烏至忠諭凡遣使往來當盡發還仍教伯淑日若一一聽從即賜以保州地伯淑至王楷附表謝一依事遣舊制畢沅續通鑑云金遣知至在彼者須盡數詣韓防使高麗責善表高麗謂要盟長亂聖人所弗於防以古者巡守朝覲之事折之乃如約太宗紀未載冬十一月以高

隨充高麗生日使五年秋八月遣耶律居謹等充宣慶使以宋捷諭高麗冬十月天清節高麗遣使來賀自是信使不絕

八年春正月高麗遣使來賀是歲楷上表乞免索保州亡入邊戶既而勅復表請之太宗從之封域始定十年春正月高麗遣使來賀改異畢沅續通鑑云是年四月高麗王楷遣崔惟清沈起入貢於宋獻金銀參帛

十三年熙宗重即位不改元春正月遣使告哀於高麗且報即位冬十二月始定使臣朝賀賜宴朝辭儀皇統二年冬十二月高麗遣使謝封冊是年加楷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六年夏六月高麗王楷卒六月遣使弔祭高麗并起復嗣王明年遣使來謝故異畢沅續通鑑云九月高麗請入貢宋不許海陵天德元年冬十二月高麗賀正旦使中道遣還明年以廢立事諭之始遣使來賀即位

世宗大定元年冬十一月命完顏烏魯原出為詔諭高麗使五年春正月世宗因正旦使朝辭諭之曰邊境小小不虞爾主使然耶疆吏為之耶若果疆吏為之爾主亦當懲戎之也是時

鴨綠江堡戍頗被侵越焚毀故及之初高麗使者別有私進禮物以為常是歲萬春節帝以使者私進不應典禮詔罷之

八年春二月以大理卿宗安等為高麗封冊使

乃天會七年也據此則高麗有通宋之事金蓋未之知耳

國志云連兵盛眾謀降粘罕不可奪鐵
 越而前諸將隨之連兵大賦所載較詳
 天輔五年夏四月宗翰奏曰違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師大業既定而根本弗除後必為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天時人事不可失也太祖然之命諸路戒備軍事五月射柳宴羣臣太祖謂議西征宗翰計多合當治兵以俟師期親酌酒飲之解御衣衣之諸臣言時方暑月乃止拜為伊拉齊貝勒政異宏簡錄作移齊勃極烈冬十一月太祖用宗翰策進取中京以果音原都統內外諸軍宗翰等副之伊都音原為嚮導

六年春正月克中京宗翰率偏師趨北安州與羅索原等合兵大敗奚王薩滿政異太祖紀作錫默云原作曷里北安遂降乃遣布尹往夏達地獲遼獲衛錫里政異太祖紀作實訥迺遼主獵於鴛鴦濼殺其子晉王眾離心兵弱不可用宗翰使努延溫敦政異太祖紀作諾延溫都伊喇哈政異太祖紀作泥烈迺知遼主獵於鴛鴦濼殺其子晉王眾離心兵弱不可用宗翰使努即決策進兵使伊喇保往報果曰初受命雖未令使取山西亦許便宜從事今恐失機會已進兵當會於何地宗翰勸果如其策意乃決約會於奚王窟三月果出青嶺宗翰出軟嶺期於羊城濼方輿紀要云在東北境會軍宗翰率精兵六十襲遼主於五院司遼主遁去使布尹等追之西京既降復叛耿守忠以兵五千來救至城東四十里富察烏里固納先擊之斬首千餘宗翰等繼至守忠敗走其眾殲焉宗翰弟扎巴台沒於降政異太祖紀作札保天眷中賜特進西京州縣悉降冬十二月宗翰已撫定西路部族諺帝於行在所遂從取燕京賜金器

七年太宗九月即位夏四月帝不豫將歸京師以宗翰為都統齊貝勒原作普德特貝勒原作副之駐軍雲中以滿邊冬十月太宗以空名宣頭百道賜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宗翰詔曰今寄爾以方面如當選授其以便宜從事

太宗天會二年春正月宋人來請割諸城宗翰報以武朔二州復請曰宋人不歸我叛亡阻絕燕山往來道路後必敗盟請勿割山西郡縣帝曰是還先帝之命也且速與之未幾復諫乃罷二月宗翰請濟師詔有司選精兵五千給之夏四月以宗翰經襄西夏及破遼功賜以良馬二

三年冬十月詔諸將侵宋先是幹魯奏宋不遣歲幣戶口事且將渝盟帝命宗翰取諸路戶籍按籍索之而棟摩原再奏宋人敗盟有狀宗翰宗望原均請伐之於是安班貝勒果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為左副元帥自太原路南侵發自河陰降朔州克伐州政異大金國志云粘罕自雲中遣女真萬戶溫敦印君等東侵居庸關以應燕山之師又慮居庸難取分兵由紫而東而西亦為粘罕圍太原府敗宋河東陝西軍四萬於汾河之北殺萬餘人政異太祖紀作即律伊都事

同時有希尹者本名古新原作各神攻異一作兀室一罕都之子也攻異宏簡錄罕都作徽都封代國公諡忠敏自太祖舉兵常在行陣征伐比有功神志云為武元謀主粘罕為腹心深密多智時黃而夜有光顧視如虎希尹傳未載製女直字命頑行之其後熙宗亦製字謂之小字因目希尹所製為大字從伐遼取中京時遼達魯和尙伊勒希六和尙雅里斯葉中京走希尹與實古納原作史羅索伊都襲之降其旁近人民奚人羅和落虎來降使招其父西節度使額哩埒里刺說以本部降宗翰駐軍北安使經略近地獲遼護衛費納埒知遼主鴛鴦漢從宗翰進兵與都統景會於羊城漢襲遼主追及於白水濼獲其內庫寶物進至攻異太祖部不及而還攻異大金國志云兀室乘宋代稅錢一百萬緡又遣妻室追遼主獲之其後余及侵宋為元帥右監軍師還賜鐵券復從宗翰追宋帝於揚州尋入朝請立熙宗為儲嗣及即位拜左丞相封陳王與宗幹共謀宗磐宗隲三年詔賜死師臣密奏姦狀已萌心在無君言宣不道逮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於聽聞遂致章欺并殺右丞蕭慶及希尹子巴達原答滿庭源作皇統三年以死非其罪贈儀同邢國公以禮改葬後追封豫王嗣降金源即王定間諡貞惠攻異熊克小把答烏克紳之黨皆為烏珠所誅繫年要錄云希尹蕭慶皆宗維心腹宗磐素出其下及得權遂構成希於其甲第飲酒酬曲其首曰爾輩豈容我齒哉女之軍馬能幾何天下之兵皆我兵也凡木往祁州聚官錢送兀室聞之遂因后密奏帝曰朕欲誅老賊乃矣是夜執之賜死同男孫守道世宗朝官左丞相守貞任至平章政事蕭國公諡肅守能歷西北招討使坐賊杖除名

宗望戰事宗輔事附

太祖天輔五年冬十一月詔伐遼以烏赫哩自勒泉原名普及宗翰原名普宗望等副之宗望本名幹喇布原補幹又作幹里雅布原作幹里雅布太祖次子也攻異大金國志作宗傑武元弟每從太祖征伐常在左右至是始命將兵喜武佛道號為菩薩太子本傳未載六年春三月都統景等追遼主於鴛鴦濼遂奔西京時宗翰在北安州獲遼護衛費納埒傳其宗翰知遼主在鴛鴦濼請景會兵襲之景出青嶺遣兵三百餘掠降人宗贊宗望曰若能生致此輩可審得遼主所在虛實獨與馬和尙逐越盧寧古野里斯等留一騎趣後軍即馳擊敗之生擒五人因番遣主未去遂進兵追至五院司及白水濼不及遼主走陰山耶律曷特自立於燕京山西新附州郡人心未固景使宗望請太祖臨軍宗望至京師百官入賀太祖曰宗望與十餘騎徑涉兵寇數千里可嘉

郡王。大定三年改封宋主。諡桓肅。武藝年金國志云諡忠子齊胤。滯無材能。累官特進安武軍。

武定軍。地理志云為德興府節度使。大名尹。封荆王。坐賊奪爵。大定中以反誅。京歷北京留守。封壽王。謀反。免死。安置樓煩。卒。

同時有宗輔。作說里果續綱目作郭滿多擊元第。第五子。宋史者。太祖子也。后妃傳母為布薩。

太宗。天會五年八月。代宗望為右副元帥。十二月。侵宋。自清滄。清州宋乾寧即後建為軍縣三倉州渡河。洵地淄青。遣將敗宋

兵於淄州。趙州降。敗敵兵。遂取滑州。下汝州。六年正月。克青州。使棟摩取濰州。十月。與宗翰會於濮。侵宋。克大名府。地理志云為

里。噶拉爾。敗馬。橫於北京。清平以攻河南。粘罕既破。

八年七月。命專征。陝西以援羅索。九月。敗宋張浚軍於富平。下涇州。敗劉維輔軍。熙州降。十年。進在副元帥。十三年。五月卒。

大。金國志云十二年。秋九月。劉豫來乞援。命高里。噶拉爾。將兵往冬。劉麟等兵敗。高里。噶拉爾。等。

廟號睿宗。許王宏簡錄云卒年四十。追封路王。諡襄穆。贈太師。陪葬肩陵。改葬大房山。號景陵。皇妣富蔡氏。為欽慈皇后。李氏。

為貞懿皇后。

金史紀事本末卷十七

舍音宗幹輔政韓企先事附

太祖收國元年。秋七月。以舍音。原作斜也。攷異繫為古倫貝勒。攷異宏簡錄世祖第五子。太祖母弟也。太祖伐遼。次寥晦城。抵

遼界。敵兵犯中軍。舍音出戰。遣宗幹止之。乃還。冬十二月。從太祖追及遼主於呼岱巴。原步答困大敗之。是戰舍音援矛殺

數十人。功稱最。

天輔元年。春正月。古倫溫貝勒。舍音。以兵一萬攻秦州。下金山縣。攷異地理志云秦州為昌德軍隸上京。孟古。原女。固。脾。室。四部。

及渤海人。皆來降。遂克秦州。城中積粟。轉致烏哩雅。原林野振先降諸部。因徙之內地。

五年夏五月。古倫烏赫哩貝勒。攷異宏簡錄薩哈。原林野卒。六月。以舍音代之。冬十一月。大舉伐遼。以果為內外諸軍都統。

擇用善謀。賞罰必行。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毋淹師期。事有從權。無煩奏。又詔曰。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儀

仗圖書文籍。並許津發赴關。攷異宏簡錄云果率兵取中京。謀知遠人欲焚廟。樵居民進去。奚王霞未及欲窺我

六年春正月。癸酉。都統果。克高恩。回紇三城。乙亥。取中京。獲軍資。性畜。備計。遂下澤州。分兵屯守。要害。遣完顏平都游兵出中

十三年。熙宗即位。元春三月。以宗幹為太傅領三省事。

熙宗天眷二年。秋七月。以宗幹為太師。追封梁宋國王。入朝不拜。策杖上殿。以足疾設坐。奏事。監脩國史。及異宏簡錄云是年詔以廢齊舊地與宋宗幹力爭不能得至是始與宗弼議合復取之見畢沅續通鑑本

皇統元年。賜宗幹蠶與上殿制詔不名。帝幸燕京。宗幹從會有疾。帝親臨問。自燕京遠至野狐嶺。宗幹疾亟不行。復親視。語及軍國事。帝悲泣不已。明日仍與后同往。后親與宗幹饋食。至暮乃還。并赦罪囚。為禳解。居數日卒。帝哭之慟。輟朝七日。親臨祭葬。海陵。墓立。追尊明肅皇帝。廟號德宗。世宗即位。追削之。改封皇伯。太師遼王。諡忠烈。配享太祖廟。廷子充本名實圖。美官。右丞相。封代王。其子塔納。官節度使。阿里布。官大將軍。皆為海陵殺。亮。即海陵。本名。梧桐。歷太尉。樞密使。封王。其子阿哈。官節度使。襄本名永慶。追封衛王。贈司徒。其子和。尚封應國公。坐事誅。袁本名富勒。堅。官西京留守。封王。坐。與穆隆。阿等交通。誅。

同時漢人稱賢相者。惟韓企先。企先。燕京人。九世祖知古。仕遼為中書令。徙居柳城。營州屬世貴顯。乾統間第進士。都統果定中京。擢樞密副都承旨。遷轉運使。宗翰經略山西。表為西京留守。天會六年。劉彥宗卒。官中京留守。太祖定燕京。彥宗隨左企先。降官平章。知密院。卒。封充國公。諡英敏。以企先同平章事。知樞密院。七年。遷尚書左僕射。兼侍中。封楚國公。先是。太祖平燕京。始用漢官。宰相賞左企先等。置中書樞密於廣甯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號。太宗立。仍舊及誅張敦固。移置中書樞密於平州。尋移燕京。凡漢地。選授調發租稅。皆承制行之。故自時立愛。本傳。涿州人。仕遼至御史中丞。漢軍都統。太祖克燕山。先加時中書令。於官劉彥宗及企先官為宰相。其職大抵如此。合音宗幹當國。勸太宗改舊制。立尚書省。以下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為尚書左丞相。召入見。太宗驚異曰。朕曷嘗嘗夢此人。今果見之。於是方議禮制度。損益舊章。企先博通經史。因革咸取折衷。文藝傳韓助。字公美。燕京人。天慶二年。中進士。第一。天會四年。使高麗。還。擢禮部尚書。其為相。為官。擇人。專以獎勵後進。為己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省。多君子。密謀顯諫。必資於正。宗翰宗幹雅敬重之。世稱賢相焉。皇統元年。封漢王。六年卒。年六十五。配享太宗廟。廷。圖像。衍慶宮。諡簡懿。世宗。亟稱之。謂前後漢人。宰相無能及者。次子鐸。仕。至順天軍。節度使。

金史紀事本末卷十八

熙宗刑政得失

太宗天會十三年。春正月。太宗崩。年六十一。諡曰文烈皇帝。葬和陵。致異神麓記云。太疾。患風疾。半身不遂。約一年。至是年元月。崩。四年冬。烏奇。道以病死。時諸軍在江上。未歸。不敢發喪。至次年。軍回。乃告。各路。趨子。張。燕。雲。錄。云。金。買。庫。積。財。熙宗。宣。即。惟。行。兵。用。之。國。主。私。用。過。度。諡。版。告。粘。請。罪。之。扶。下。尉。杖。二十。羣。臣。謝。罪。繼。時。遇。蓋。其。說。說。不。足。信。紀。均。未。載。

太宗天會十三年。春正月。太宗崩。年六十一。諡曰文烈皇帝。葬和陵。

太宗天會十三年。春正月。太宗崩。年六十一。諡曰文烈皇帝。葬和陵。

太宗天會十三年。春正月。太宗崩。年六十一。諡曰文烈皇帝。葬和陵。

太宗天會十三年。春正月。太宗崩。年六十一。諡曰文烈皇帝。葬和陵。

位本名哈喇神鹿記作喇太祖孫豐王宗浚果元其妻為庫堪所收庫堪乃宗幹小名蓋視曹如己子因勸立子母富察氏

先是安班貝勒杲卒太宗意未決會宗翰原平宗輔原平宗輔原平宗輔入朝與宗幹固請立為儲嗣至是襲位不改元三月以都元帥

宗翰為太保領三省事夏五月左副元帥宗輔卒秋九月尊太祖后赫舍哩原作統氏為太皇太后唐古氏曰聖穆皇后

冬十月以尚書令宋國王宗磐原作滿為太師希尹原作希尹為尚書左丞相高慶裔為左丞蕭慶裔為右丞十二月以京師鹿圍

賜貧民政異大金國志云是冬宗盤攻骨子敗之由是失歸附心諸部解體志又

熙宗天會十四年春三月以宗保宗翰太師宗磐太傅宗幹並領三省事秋八月追尊九代祖以下曰皇帝皇后政異大金

十五年夏六月尚書左丞高慶裔轉運使劉思有罪伏誅政異大金國志云是春左丞慶裔以賦下大理寺乃枯罕腹心

七月晉國王宗翰卒丙戌封皇叔宗雋原作宗等為王丁亥汰兵與濫爵冬十月以達蘭原作達蘭為左副元帥宗弼原

為右副元帥十二月廢齊國置行臺尚書省於汴命韓昉耶律紹文等編修國史以勗為尚書左丞平同章事政異為

天眷元年春正月頒女直小字如約羅春水詔罷拉林政異宏瀟水混同江護遷地與民耕收三月以禁范障地分給百

姓夏四月立妃費摩原作氏為皇后政異松漢氏五月詔以經義嗣賦兩科取士秋八月頒行官制政異金國

上京府曰會館舊上京為北京政異續綱目云會館即海古勒地金舊土也安春水源於此故名金源至是升為上京會館府

詳改燕京樞密院為行臺尚書省以奕為平章政事冬十月以李德固參知政事封太宗子呼拉布原作等十三人為王始

禁親王以下佩刀入官定封國制以東京留守宗彥為尚書左丞相封陳王政異大金國志云是歲府州守折可求為徽高唱

二年春正月以宗彥為太保領三省事進封克國王希尹復為尚書左相丞三月命百官詳定議制夏四月百官朝參初用

朝服六月烏舍原作鑄作和什云原作謝什謀反伏誅秋七月宗盤宗雋謀反伏誅以誅宗磐等詔天下政異宗磐傳本名富

九月月記事本末 金史卷十八 三三二

三十一

問為烏精理貝勒宗立蓋加優禮宗翰設日更跋魯宗幹爭論上前持刀向之既而達蘭宗為入朝陰相黨與遂謀作

亂宗翰希尹發其事下詔誅之宗翰本名額爾魯圖周行管轄之誅漢致燕王子之祥惟無故古心任信胥人煽為姦黨坐虞

峰宗英滕王宗偉等用朝臣伏誅之表其族詔畧曰周行管轄之誅漢致燕王子之祥惟無故古心任信胥人煽為姦黨坐虞

問鼎行將弄兵云宗翰林學士韓仲筆也繁年要以宗弼為都元帥越國王達蘭為行臺左丞相咸州詳察詳原沂王童坐與

錄謂為知制誥劉昉所草吳失作仲和什紀未載以宗弼為都元帥越國王達蘭為行臺左丞相咸州詳察詳原沂王童坐與

宗盤謀反誅以宗翰為太師宋國王八月達蘭與翼王呼蘭原作及呼勒布圖高胡土達蘭子幹泰額特布原作幹帶謀反

并誅九月降封太宗諸子致異續綱目云是冬金呼沙呼攻蒙古糧盡而退蒙古追襲之大敗其家於海嶺蒙古與元之蒙

古為二國相去千里究之今蒙古諸境延袤萬里或稱胡骨蒙骨首蒙九蒙骨流矢披於文德昭謂金初代之蒙古與元之蒙

繼覽趙翼陵餘考引孟供蒙古諸境延袤萬里或稱胡骨蒙骨首蒙九蒙骨流矢披於文德昭謂金初代之蒙古與元之蒙

青至遼東為稱王師破蘇州遠土大擾中原之被掠者多起兵應之史均未載

三年春正月以宗弼領行臺尚書省事夏四月温都思慮廉問諸路倉廉升點有差帝如燕京五月詔太師府復取河南

陝西地宗弼自黎陽趨汴薩里罕原作撒出河中趨陝六月河南陝西平遣使奏捷秋九月殺左丞相希尹右丞相蕭慶及

希尹自把達原塔滿遠原帶冬十一月以孔子裔孫瑞襲封衍聖公十二月以阿里布為左副元帥薩里罕為右副元帥

之及置屯田軍中原自燕京至淮龍之北皆有之熙宗紀未載屯田事

皇統元年講和錄蕭毅所恃高麗日歷年改皇統乃紹興行錄則改元在紹興十一年較妥將熊指誤春二月詔致

仕官至三品者給半俸親祭孔子廟北向再拜破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夏四月以韓昉參知政事宗弼請侵宋

許之五月太師宗幹卒以宗弼為尚書左丞相領行臺如故秋九月詔賜鯨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絹二疋絮三斤宗弼復

宋尋及宋平畫淮為界

二年春正月帝獵於拉林河夏五月癸巳朔不視朝帝自去年荒於酒與近臣飲或繼以夜宰相入諫輒飲以酒曰知卿等意

今既飲矣明日當戒因復飲尋宴群臣於五雲樓皆盡醉而罷致異畢沉續通鑑云時金使求白面糊猴及鸚鵡孔雀獅子貓

裝被集繡婦數千后日繡衣一襲直數百緡其風如此豈能久耶紀未載

三年春正月以皇太子濟安喪不御正殿致異畢沉續通鑑云濟安初病時主與后幸佛寺三月以昂為平章政事宗憲為尚

書左丞夏五月甲申初立太廟社稷致異畢沉續通鑑云時金遣洪皓張詠朱弁三人還中興奉使凡三十

四年春正月詔以去年宋帝賜始祖以下宗室秋八月殺其子魏王道濟九月帝如東京敗於沙河方輿紀要云在復州

藏城山合麻河射虎獲之冬十一月立借貸饑民酬賞格以河朔諸郡地震復百姓一年死者官為斂葬陝西等處饑民典

由西而注於海

月殺翰林學士張鈞時以天變肆赦鈞草認蕭建請其語涉誹謗故及於禍

傳本妻人有寵與熙宗復事悼后累官參政鈞草認建請其語涉誹謗故及於禍

目云主既殺鈞問誰使之宗賢以亮封之遂出亮過中武庫署令聊律巴克沁

和車大定中歷南京到留守為黨謀之秋八月幸臣議從遼陽渤海之名於燕南從之

帝怒杖議者平章秉德殺郎中薩哈原合壽星境得不從秉德奪復為尚書左丞相

三省事冬十月殺北京留守王元及第安武節度使札拉原作左衛將軍塔斯

蘭源作達林一作達查致異續綱目云亮忌胙王常勝及鄧王子阿林會河南

十一月殺皇后費摩氏名胙王妃薩滿及異畢沅通鑑通鑑作薩摩年錄作

庫哩原論烏氏及瓜爾佳瓜勒佳云原作夾合氏張氏十二月帝還宮殺晏費摩氏於金殿

昏王貞元三年改葬大房山廖香甸諸王同北城大定間追尊孝成皇帝廟號熙宗

定二十八年改葬思陵制曰朕惟熙宗以武元嫡孫受文烈顧命即位十五年

結仰惟熙宗位號宜正稽合禮文升祠太室葬非其所卜地消日奉遷梓宮備禮

金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達蘭構亂

大祖天輔六年春三月宗翰原作追遠主於鴛鴦濼遼都統瑪格原作奔道蘭

樞密使德勤益致異太祖紀作德略及其子摩格原作納延那野以還達蘭

元從帝為人驍勇無賴少時秋八月太祖自將襲遼於主大魚濼留輜重於草濼

不能安撫其眾以達蘭為奚六路軍帥鎮之實古納原博納和靈火獲送常勝軍

大祖戒之曰若遇險阨則分兵任二人迺合於達蘭熱山武元愛其勇爽本傳未載

七年太宗九月即位夏五月奚六路軍帥達蘭討噶柵原蘇庫庫原蘇庫庫原蘇庫庫

皆平之降詔諭其後撫定奚部表請設官鎮守命依東京渤海例置千戶穆昆

副所託良用嘉歎贊之 所載互異今從達蘭傳

太宗天會二年秋八月達蘭擊走遼外厥約尼遼外厥約尼一作約尼古雅一作古雅部族於建州方輿紀要云在大甯衛東西四百搗其隊將
克爾史原傳昌博斯呼殺之先是合音一作合音襲走約尼二部獲其妻孥李亨宮家之族至是達蘭復擊破之進降金源縣
屬大定府唐及約尼二部再破與中兵降建州官屬札古雅兵敗亦降與中建州悉平詔增給銀牌達蘭舉肅公勳為鎮中尹
餘皆以契丹漢人攝治帝皆從之

三年冬十月詔大舉侵宋以達蘭為六部路都統與宗望原傳幹自南京入燕山

四年春二月宗望與宋盟師還達蘭仍歸中京秋八月宗翰宗望再侵宋重趨汴達蘭阿里庫破宋兵二萬於杞覆其三營

獲都總管胡直孺及其二字與都統制師元及其三將遂克抵州降甯陵破睢陽下亳州宋兵來復睢陽擊走之擒其將石

瑱

五年夏四月諸軍凱還擢達蘭為元帥左監軍五月達蘭徇地山東取密州克鉅鹿德府下祁州永甯軍降地理志云宋以

初號甯遠軍更今名效異大金國志云是年七月達蘭親圍中山

六年春三月達蘭下恩州夏六月遣兵分下磁州信德府時劉豫以濟南府降詔以豫為安撫使治東平達蘭以左監軍鎮撫

之大事得專決焉文翼大金國志云六年冬達蘭會高里溫之眾敗馬擴於北京

八年秋九月詔立劉豫為齊帝初宋人既誅張邦昌帝命復求如邦昌者立之或舉折可求達蘭力舉劉豫立之改異大金

未許因慶高力勸乃從之國志云達蘭自八年攻淮南人馬城擊復為張敵萬所敗其婿不刺被擒氣沮喪且傳南軍

湖為所敗士卒溺死甚眾乃收餘眾二千還楚州張滙節要萬不利作戶不計此盟會編云達蘭於秦州縮頭

熙宗天會十五年位仍用天會未改元冬十月以達蘭為左副元帥封魯國王十一月降劉豫為蜀王豫既立數年無尺寸功

迨乞師侵宋達蘭復率兵往援豫兵屢敗始命達蘭與宗弼原傳赴汴執而廢之

天眷元年秋八月詔以陝西河南地與宋先是達蘭與宗弼俱在河南宋使王倫求陝西河南地於達蘭及達蘭朝京師倡議

以廢齊地與宋帝命群臣議會東京留守宗雋原傳來朝與達蘭合力時宰相宗磐原傳主其議位在宗幹上宗幹宗憲

本傳本名阿蘭亦作故位宗翰第仕至右丞爭之不能得達蘭弟最原名亦以為不可弗聽竟執議以地與宋及異大金國志

相封鉅鹿郡王熙宗因是議稱其議處深遠

以新河為界粘罕用事不得行只取青州粘罕死議取山東未果宗磐因歸之於宋達蘭傳未載久之宗磐跋扈尤甚宗雋

亦為丞相達蘭持兵柄均附之謀反有狀宗磐宗雋皆伏誅詔以達蘭屬尊有大功釋不問出為行臺尚書左丞相詔慰遣之

錄云或曰北通至汴京七日不食元時宋且有能生擒烏珠者除節自率眾取亳州及順昌府致異續綱目云府時劉琦為守順昌
 度使賜銀帛五萬匹兩田千頃第一區下激文營其龍沙窩擊敗之葛王烏祿龍大王兵薄城擊郟之滿河上毒類破其城
 計部將許清議合治守其六日相繼出戰擊野門敵軍所敗是為強十萬眾來鋒明且戰鎬為五浮城擊郟之滿河上毒類破其城
 三水即病浮圖及鐵騎下侯敵自長道自擊均被殺平日所傳未載郭高八水眾鋒明且戰鎬為五浮城擊郟之滿河上毒類破其城
 魏金人震怒報皆欲悉從而北望空如北城疑規未必宣此語今不取揚州破賊錄云太尉王德敷奉命入為兵糧退始計使守鄂是
 曰奏以金軍先發老出河矣其証如杜德華號王夜又司高汝等州相次皆下時暑宗弼還軍於汴岳飛等軍皆退去河
 云謀以金軍先發老出河矣其証如杜德華號王夜又司高汝等州相次皆下時暑宗弼還軍於汴岳飛等軍皆退去河
 南平以通鑑輯覽云五月岳飛長區以圖中原李贊王皇破敵於西京飛自克蔡州張憲改韓常於穎昌復淮甯府安軍烏
 珠運鄭州張彥韓清復西五月岳飛長區以圖中原李贊王皇破敵於西京飛自克蔡州張憲改韓常於穎昌復淮甯府安軍烏
 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檜主和議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自鄆城還新復府州悉倚初鳥珠欲飛汗去書生叩
 馬曰古未有獲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飛且不免死於此語追先合禍久乃張彥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欲飛汗去書生叩
 北盟會編云飛傳令回軍軍士應時在相公置處亂與王蘭戰而死於此語追先合禍久乃張彥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欲飛汗去書生叩
 後相州人少韓魏王莊客如何憲日在相公置處亂與王蘭戰而死於此語追先合禍久乃張彥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欲飛汗去書生叩
 舉其冤編管飛州飛世忠生廢母姚氏年二十九妻其首雲與憲皆葉市岳侯傳云字鵬
 年要錄又和汝州飛世忠生廢母姚氏年二十九妻其首雲與憲皆葉市岳侯傳云字鵬
 為飛善子憲愛將也檜飛世忠生廢母姚氏年二十九妻其首雲與憲皆葉市岳侯傳云字鵬
 等皆得生還馬衣布劉允升公飛克下棘寺死大金國志云洪皓燬書奏金所畏惟飛至呼以父誥將聞其死酌酒相應六月
 宗弼遣使奏捷帝遣使勞問宗弼以下將士尋攻嵐石保德皆克之德復宿州揚沂中兵潰走還泗宿王勝復海州張召諸將
 皆還鎮繁年要錄時解元敗金人於沂州潭城縣世忠復敗之於加鎮劉贊等破之於千林湖陵阿里布傳宗弼復河南阿里
 布先濟河無定諸郡再為歸德尹宋岳飛等來取河南地按陳許穎三州旁郡響應何里布擊敗阿里布傳宗弼復河南阿里
 淮南岳飛進兵江州無世忠率眾渡江之文史遺浙中
 而稱世忠疑是傳聞之誤按紹興十一年徐皇統元年
 皇統元年夏四月宗弼請侵宋從之秋七月以宗弼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臺如故遂率師渡淮宋乞罷兵以便
 宜畫淮為界致異薛應旂通鑑云兀術謀再舉問諸將還遂引兵臨壽春渡淮克廬州取商州命諸將赴援屢敗金兵揚沂中
 兩隅王德慶劉錡大破兀術於柘皋時兀術大敗又追破之於利川騎將死於石梁河而淖沂中引兵會兀術騎兵十萬分
 州鈴轄邵青死之張宏戰沒於沂陽征蒙記云時兀術大敗又追破之於利川騎將死於石梁河而淖沂中引兵會兀術騎兵十萬分
 世不傳之策迫病篤猶慮南軍雖銳有心爭戰將來不能制禦可輔天宗邸王安
 生汴京併力破敵云云續綱目和議成十一月事地不能制禦可輔天宗邸王安
 三年春二月宗弼入朝詔監修國史賜以人口牛馬各千駝百羊萬仍每歲宋幣內給銀絹二千兩凡初和議成拜大傅賜金
 券至是表乞致仕優詔不許

七年秋九月以宗弼為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領行臺如故

八年秋八月宗弼進太祖室錄帝焚香立受之冬十月越國王宗弼卒大定中諡忠烈致異繫年要錄云及於皇統五年配享

太宗廟廷子亨本名伯特字原封內王海陵以為右衛將軍海陵忌太宗諸子因謂大廟賜良亨亨衛左右亨姓直材勇絕人

辭曰亨弱不可用遂忌之出為真定尹歷留守家奴梁遵誣告亨與衛士符公弼謀反案驗無狀遵坐誅益為所忌改廣甯尹

使李老僧圖之家奴魯爾錦原惟因與亨侍妾私通告且謀逆榜掠不伏老僧至囚所使人蹴其陰間殺之比死不勝楚痛聲

達於外嗣并殺其妃團克坦氏次妃大氏子音德原等三人大定初追復亨官爵封韓王併妻子改葬之致異大金山志云

元蘇維女貞字仲遠官爵遠大將軍沁南軍節度使元木為元帥時凡軍國大事皆委之又韓常燕山人字元吉官萬戶都統

元木南使常為先鋒累有功在大將軍每役必從後知穎昌府張濬節要云思謀小名撒盧母從粘罕為都提點用為腹心粘

罕元嘆曰可借官人備歷艱阻以取天下今為數小子所壞我未知死所矣後事元木妻曹氏仍彬之裔也征蒙記云元木死

後天德三年誅韓常周榮等四十餘員內有親力戰功者繫年要錄云烏陵恩謀即烏陵噴色均美韓常慶和子史均未立傳

金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田毅之獄

熙宗皇統元年秋七月以宗弼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臺如故

六年春二月尚書右丞相韓企先卒

七年夏六月殺橫海軍節度使田毅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刑具贖及王植高鳳廷王傲趙益興龔夷慶等先是韓企先為

相拔擢一時賢能皆置機要田毅與孟浩皆在尚書省毅為吏部侍郎浩為左司員外郎既典選善銓置人物分別賢否所引

用皆君子而蔡松年許霖曹望之皆小人求與毅相結毅薄其為人拒之松年蔡靖子靖失守燕山敗宋國毅譏斥松年松年

初事宗弼於行臺省以微巧得幸宗弼當國引為刑部員外郎望之為尚書省都事霖為省令史皆怨毅等時毀短之於宗弼

凡與毅善者皆指以為朋黨韓企先病甚宗弼候之時設在企先所聞其至知其惡已避之宗弼曰丞相年老且疾病誰可繼

丞相乎企先舉毅而宗弼先入松年等諧謂之曰此輩可殺毅聞流汗浹背企先卒毅出為橫海軍節度使選人龔夷慶簡除名

值赦赴吏部銓得與單恩更以夷慶白毅毅乃倒用月日署之許霖在省典曹恩行臺省工部員外郎張子周素與毅有怨因

事在京師知之嗾許霖發其事詆以專擅朝政詔獄鞠之擬毅與奚毅刑具贖王植高鳳廷王傲趙益興龔夷慶等分別流

王敬趙益興死其妻子及所往來孟浩等三十四人皆徙海上仍不以赦原天下寬之致異歸潛志云毅等好分別流品

之會企先卒毅等失勢三人趣遼王宗弼起黨事奏關熙宗曰黨人何為曰黨人相結欲反耳熙宗曰若爾當盡誅之松年用

金史卷二十一

田毅之獄

三十一

是遷左司員外郎海陵立累遷戶部尚書海陵遷中都徙樞密務以實之復鈔引法皆用松年謀及議南侵命為正旦使使宋嗣進右丞相封衛國公正隆四年死諡文簡望之官德人擢行臺吏部員外郎歷戶部尚書書林以諂事海陵仕至左宣徽使世宗立黜之放歸里田亦異歸潛志云松年在相位其後晨赴朝上馬見殺召辨左右但聞松年云某當使行望之在吏部廢事當代人所言當不妄初世宗在當由時知穀黨事皆松年等構成而當人遇天德赦令還鄉里多物故惟孟浩與穀兄穀王補馮故附錄之以昭炯鑒

進尚書右丞兼太子少傅罷為真定尹卒官性篤實遇事輒言無所隱世宗嘉其忠每稱之穀自大理寺丞累官同知中京留守終於利涉軍節度使補官工部員外郎貶為兵部主事中安知火山軍事方輿紀要云宋置火山軍全因之尋升為大章宗即位詔尚書省曰故吏部侍郎田穀等皆中正之士小人以朋黨陷之由是得罪世宗用孟浩為右丞當時在者俱已用之亡者未加追復其議以聞時顧命大臣張汝霖其父浩素與松年友善力阻之而止汝霖沒章宗復詔曰蓋自田穀黨事之後有官者以為戒惟務苟且習以成風先帝知其無罪錄用生存之人有擢至宰執者其次有為節度防禦刺史者其死者猶未追復子孫尚在編戶朕甚憫焉宜並加恩卹以勵風俗據田穀一起人除已叙用外但未經任用身死並與復舊官爵其子孫坐此事削除官職者亦與追復應合追復爵位其子孫不及陰叙者亦皆量與恩例改異劉仲洙傳穀等黨事廢錮者三十餘家仲洙知其寃上書力辨帝從之迺復穀官爵而黨其逆解紀未載仲洙字師魯宛平人第進士性剛直果於從政尤長於治民為一時能吏歷官定海軍節度使見本傳

金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東德唐古辯謀逆烏達等附

熙宗皇統七年冬十一月兵部尚書東德進三角羊擢為參知政事東德本名伊遜原作乙辛致異宗翰原作子也初為西南招討使改汴京留守丁母憂起復至是由兵部尚書拜參政

八年夏四月遣東德與烏達阿富勒呼等廉察官吏使還拜平章政事

九年十二月海陵立秋八月廷議徙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東德及左司郎中薩哈原作合主其事侍從高壽星等當遷於后后怒曰帝怒議者杖東德殺薩哈九月以東德為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時熙宗在位久悼后干政而繼嗣未立帝無聊不平屢殺宗室垂辱大臣東德懷忿乃與唐古辯烏達等謀廢立烏達告海陵海陵因與東德謀弑帝遂於是年十二月九日與唐古辯烏達呼圖額塔楚克大興國李老僧海陵妹夫塔斯弑帝於寢殿致異大金國志云燕京留守王亮時在外

諸王驍馬曰有一人可使乃與國奴也此人好犀帶並歧王照夜白馬惠之必從與國奴大喜結門者乞伏致里等令開門
諸王入主熟腹以日無道君匹夫耳可速斬之言說劍落良久死駙馬以金裏其屍神麓記云唐古十率平章亮參政蕭王仲
武太常烏達宿直將軍薛向厥局使高景山及與國奴同謀護衛忽笑以槍刺殺之擊年要錄云時有護衛將軍圖索德
克初不與薛亮等入霄儀殿門會警起求刃刀不獲圖索克以槍刺會於殿壁爭前所殺之所載姓名互異今從史
意未有所屬呼圖奉海陵坐因羅拜呼萬歲殺曹國王宗敏本名阿里布太祖子本定間追復官爵故左丞相宗賢一名色里
與海陵同相未嘗假借為所忌被殺見本傳海陵立以東德為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帥封蕭王楚國王賜鐵券賞資
有加

海陵天德二年春正月出東德領行臺尚書省事因烏達請之也時東德方在告限十日發行會海陵欲除太宗諸子并除東
德以東德首謀廢立及弒熙宗不即勸進銜之烏達因言東德與宗本謀反有狀曰昨會宗本家海州刺史子忠錄作烏爾衣
言其貌類趙太祖東德笑受其言且謂歷數有歸其妻嘗指斥主上語皆不順遣使就行臺殺之東德以口語致怨既死并殺
其弟圖哩原作嘉哩及宗翰子孫死者二十餘人宗翰之後遂絕世宗立追復東德官爵贈儀同詔以明安穆昆還薩哈
撒改曾孫佛門原作遺里遺使改家產給近親奉祀同時與東德首謀廢立者曰唐古原作唐古
熙宗皇統八年夏六月以都點檢唐古原作唐古為尚書左丞唐古原作唐古本名翁鄂羅原作幹骨刺致異辭尚熙宗女代國公主為駙馬
都尉至是由參政拜左丞秋七月以左丞唐古原作唐古奉職不謹杖之九月唐古原作唐古罷

九年春二月復以唐古原作唐古為尚書左丞冬十二月唐古原作唐古與東德等弒熙宗初東德等謀廢立而烏達以語海陵海陵謂辯
曰若行大事誰可立者辯曰無乃胙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子阿林原作阿林致異錢竹汀云鄧王之父宗傑景宣同海陵曰阿林屬
疎安得立辯曰公豈有意耶海陵曰若不得已舍我其誰遂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塔斯疑之告悼后后照語宗熙宗怒責之逆
謀益甚十二月九日海陵東德等會辦家至夜辯等以刀藏衣下隨入宮門者以辯駙馬不疑皆納之遂弒熙宗立海陵辯為
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封王賜錢絹及鐵券進左丞相辯為海陵謀逆海陵深忌其伎忍嘗與觀太祖畫像謂其眼相似彼此
均色動尋用蕭裕計坐與宗本謀反誅父重國官東平尹奪職復起防禦使大定間以政績聞終橫海軍節度使

同黨烏達原作阿子帶阿里布原作阿子也熙宗時官大理卿當東德等謀廢立烏達知之告海陵遂與俱弒熙宗海陵立為平章政
事封許國王烏達妻唐古氏原作唐古洋仗嘗與海陵通又私其家奴閻乞兒東德面斥之遂誣奏東德欲立葛王海陵出東德殺之以
乘德世襲明安穆昆并家產授烏達進司空左丞相兼侍中尋以事出為節度使使其妻唐古氏殺之而納為貴妃子烏達布
魯補終同知大興尹原作大興縣名大興國原作大興縣名本宋內侍為金所虜事熙宗為寢殿實達爾原作小底權近侍局直長最見親信未

金史卷三十二
大興國原作大興縣名本宋內侍為金所虜事熙宗為寢殿實達爾原作小底權近侍局直長最見親信未

嘗去左右海陵生日。熙宗使興國賜珍玩。悼后亦以物附賜事。聞杖興國一百。海陵因使李老僧說興國舉大事。欣然許之。乃約期起事。興國取符鑰開門。橋詔召海陵等入。熙宗嘗置佩刀御榻上。興國先取投榻下。亂作。熙宗索佩刀不得。遂被弑。海陵即位。以為廣寧尹。賜與其堂。尋改崇義軍。州地縣二。即度使賜名邦基。大定間詔礮於思陵之側。圖克坦額特楚克原作徒單會寘人。從懿州父巴噶原作阿。阿里出虎。遂與布薩呼圖直禁中。約期入宮。至寢殿。額特楚克先進。呼圖繼之。熙宗仆。海陵復刃之。血濺其面及衣。海陵立以女妻其子。遂與布薩呼圖。累官太原尹。封王。其子珠赫爾尚禁國公主。和尼原作合。父巴噶後。歷官工部尚書。濟南尹卒。布薩呼圖原作合。圖因奉海陵坐。眾前稱萬歲。并使殺曹國王宗敏。累官右丞相。太尉。樞密使。封王。後使討契丹。薩巴不克。族滅之。刑傳思恭臨不能言。但舉首。圖克坦貞本名塔斯。原作特。遷樞密副使。擢御史大夫。左監軍。從侵宋。大定間。改太原尹。後伏誅。及其妻與二子。慎思實祿。原作。母章宗立。尊為皇太后。追贈貞等有差。李老僧原作羅。老僧結興國逆謀。成海陵立。遷同知廣陵尹。使察韓王亨罪。意遲回。熟為易州刺史。後賜名惟忠。原作。知大定初。坐與兵部尚書克實反。謀誅。又有高懷貞者。由令史累遷禮部侍郎。海陵以近屬。為宰相。專威福。極遂成弑逆之計。皆懷貞輩。小人慙愚導之。大定二年。放歸田里。後起為定國軍。地理志云。即同州。節度使。縣九。後改安國軍。

海陵淫暴

熙宗皇統九年。十二月海陵篡立。改為天德元年。冬十二月。平章政事亮弒其君。宣而自立。亮字元功。本諱都古。魯訥。原作迪。古乃。及異大金。遼王宗幹。原作。次子也。原長子錄。以宗幹為宗。且錄宗幹次子稱元子。亦錄今從史。母人氏。天輔六年。壬寅歲。生。天眷三年。以奉國上將軍。赴宗弼軍前。使拜行軍萬戶。擢中京留守。為人慙急多疑。宗弼請其任。數。原作。事語在蕭裕亂政事中。皇統七年五月。召判太宗正事。退平章政事。擢權知堂。引蕭裕為兵部侍郎。尋由平章權石丞相兼

都元帥。先是因召對熙宗。語及太祖創業艱難。亮嗚咽流涕。信為心嗣。使大興國賜亮生日。悼后亦附賜。熙宗怒奪還。由此不自安。加太保領三省事。復坐張鈞事出領行臺。過中京。與蕭裕定約。至良鄉。順天府。召還為平章政事。用是益危迫。會右丞相秉德。左丞唐古辯。因被杖謀廢立。烏達語亮。亮因與相結。并使李老僧約寢殿。實達爾。小底。大興國護衛十人。長圖克坦額埒楚克。原作徒單。布薩呼圖。原作僕。散忽土。等舉大事。熙宗被弒。呼圖得言奉亮坐。皆拜稱萬歲。遂殺左丞相宗賢。曹國王宗敏。乃即位。以秉德為左丞相。唐古辯為右丞相。烏達為平章政事。餘爵賞有差。召秉德等六人。誓太祖廟。賜鐵券。及錢絹牲畜。追諡皇考。為睿明皇帝。廟號德宗。致異繫年要錄云。興國努傳旨。欲取侍衛弓刀。揮出殿門。詐召大臣。沂丑宗賢入宮。為正旦使。副則太常少卿張杞。和州團練使趙述。而質生辰使則司農卿湯聘舉。吉州刺史石靖也。同時遣還。表未具書。且見錢竹汀集。致異畢沅續通鑑云。宗幹初納宗雄妻。與海陵不相能。及海陵天德二年春正月。尊嫡母圖克坦氏。母大氏。皆為皇太后。篡位因於府署。并其子及宗雄。孫七人。殺而焚之。棄其首於濼水。以蕭裕為秘書監。出秉德領行臺。尚書省事。二月。以唐古辯為左丞相。烏達為右丞相。三月。以弟完為司徒。兼都元帥。夏四月。殺太傅領三省事宗本。本名阿魯。曾致異。薛應旂通鑑作阿魯。左丞相唐古辯。判太宗正事。宗美。原作呼爾察。致異。薛應旂通鑑作胡里甲。遣使殺領行臺事秉德。東京留守宗懿。致異。續綱目作阿林。北京留守下。本。克實。致異。續綱目作呼爾察。通鑑作胡里甲。遺使殺領行臺事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以尚書省譯史蕭玉為禮部尚書。蕭裕進尚書。左丞烏達加司空。左丞相溫都思忠。本名伊里布。都作諾延。云原作搆。溫敦而百官志稱。益與溫敦作二姓。乃熙宗海陵二紀。又稱溫都。未知孰是。按國語解云。溫敦即武溫。圖又是時。烏林答贊。諱為行臺參政。惡思忠貪黷。贊護妻秉德乳母也。思忠因構贊。殺之。贊諱見思忠傳。紀未載。為平章政事。劉古為右丞相。布薩呼圖為殿前都點檢。秋七月。烏達免。以思忠為左丞相。蕭裕為平章政事。九月。立惠妃圖克坦氏為后。致異。后妃傳。海陵善飾。許妾勝。初不過三數人。及即位。選欲無厭。後宮諸妃。十二位。餘難舉。數后由岐國妃。正位中。獄遣驛使殺之。諡曰幽。擊年要錄云。張浩害。冬十月。殺太皇太后蕭氏。祖。及其子任王威赫。遣使殺左副元帥薩里罕。太子元英。及后圖克坦氏。殺之。皆傳聞之誤。十二月。罷行臺尚書省。改都元帥府為樞密院。以都元帥完為樞密使。太尉領三省事。如故。右副元帥大臬為右丞相。左監軍昂。為樞密副使。致異。后妃傳。是年。使禮部侍郎蕭拱取耶律氏女。密呼於汴。以非處女出之。三年春三月。詔廣燕京建宮室。致異。大金國志云。時召丞相梁漢臣及兵部侍郎。即承紀。未載。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備傳黃金。間以五緡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所費數十萬。但海陵紀為右丞相者。無梁漢臣名。張浩時為尚書右丞。亦非左丞相。為異畢沅續通鑑。謂張浩者。為蔡松年。又異。

九朝紀事本末

金史卷二十三

月詔遷都燕京致異繫年要錄載詔因緣撫南服創置行臺時則邊防未定德令未具本非承計只是從權既而人物道路

朝廷又以京師專在一個兩方疆廣於萬里而待報乃欲速而愈遲今既庶政惟和四方無侮用並尚書之要者會歸權政於

疾苦何由期月而周知供饋因於轉輸使命疲於驛頓未可時巡于四表莫如經營于兩都曰眷惟全燕實為要會將因宮廟

而創官府之署廣阡陌以展西南之域勿憚暫時之艱以就中久之制所貴兩京一體五月宰臣請益嬪御廣嗣續命圖克坦

保宗社於萬年四海一家安黎元於九府咨詢中外體予至懷且繫之載未與史異

貞詔宰臣前所錄黨人諸婦女中多朕中表親欲納之宮中蕭裕諫不從遂納宗本子蘇爾圖原作莎宗固致異繫綱子呼喇

勅原作胡里刺致異和碩打續細目作和失台東德弟嘉哩裏宮中后妃傳嘉哩裏高氏封修里咳宗固致異繫綱子呼喇

馮續細目作蘇喇勒和碩打續細目作和失台東德弟嘉哩裏宮中儀後以家事訴遣出之六月殺太府監完顏富魯原作

四年夏六月權超特楚底部明安納延伏誅命烏達裏唐古定格原作定哥及異殺其夫而納之秋九月次中京殺太府

少監劉景冬十月殺太祖長公主烏魯杖罷其夫平章圖克坦恭恭兄定格初尚烏魯定格死恭強納焉而不相能又與侍

婢呼達原作不協呼達得幸於后遂譖殺之而并罷恭封呼達為國夫人十一月買珠於烏達士德呼喇原作烏部及扶餘

致異畢沈續通鑑作路禁私相貿易仍調兩路民採珠地理志云扶餘路初置萬戶海陵改置節度烏爾古德呼喇十二月

斬妄人敵仙於中京布致異續綱目云是冬亮召其濟南尹烏祿妻烏凌阿氏至良翰得聞自殺願旌通鑑作烏

貞元元年春三月幸燕京初備法駕命選良家子百三十人充後宮以遷都詔中外改元致異張棟全誌云大赦境內然亮詔

分寶惟輿地之中參稽師言肇建都邑迺嚴宗廟之奉迺相宜室之宜遂正畿封以作民極云云紀未載以燕京為中都汴京為南京中京為北京以圖克坦恭為太保領三省

事蕭裕為右丞相張浩本傳本姓高東明王後渤海人第進士歷禮部尚書田穀黨事起台省一空命行六部張通古為平章

政事夏五月殺弟西京留守博洽洽原係及完顏穆刺幹盧瓦穆隆阿有舊以玉帶遺之謂為尉遲敬德且召日間休咎

家如哈里上變卷冬十月獵夏鄉封料石岡神為靈應王以嘗禱此祠得吉下也十二月賜貴妃唐古定格家奴孫梅進

士及第定格尋坐與舊奴閻乞兒姦賜死致異后妃傳定格妹實格為秘書監文妻海陵私之而納之宮中召文至便乞兒及

北邱尼三人皆伏誅封侍婢貴格辛國夫人封所納皇叔曹國王宗敏妃阿蘭原作阿懶為昭妃閏月殺護衛特點格原作特

二年春正月帝有疾不視朝右丞相蕭裕與前直定尹蕭肅嘉努等謀反伏誅二月以張浩為右丞相蕭玉為平章政事

夏五月太原尹圖克坦額呼楚克伏誅秋九月常武殿擊鞠令百姓縱觀致異宏簡錄云是月次順州還宮時以額次需

冬十月殺廣寧王韓王亨宗弼子也十一月命諸從姊妹皆分屬諸妃出入禁中與為淫亂臥內徧設地衣裸逐為戲致異后

齊縣主寶庫宗望女靜樂縣主布拉及錫納宗弼女實古爾宗貴女皆從姊妹混同耶若蘇時和卓及其妹伊都宗本女為再

從姊妹重節宗磐女孫及母大氏表凡張定安妻孫喇古麗妃妹富魯和卓皆有夫惟寶庫妻夫海陵無所忌耻使高實去訥

格附古等傳達言語皆與之私惟錫納及前呼和卓最寵特勢皆決其夫凡宮人有夫者盡遣往上海常令教坊番直禁中每幸婦人必使奏樂攝其幃帳或使人說淫穢語於其前幸宮女不得遂便元妃以手左右之妃嬪列坐率意淫亂或令改其姓名狀以為笑樂 十二月以溫都思忠為太師領三省事如故

三年春正月以大吳為太傅領三省事二月以昂為太尉樞密使張浩為左丞相布薩思恭為右丞相三月杖張浩及平章張暉致異罪流竄通鑑云時磁州僧法身欲去浩暉欲留之責之曰聞卿夏四月丁丑朔昏霧四塞日無光凡十有七日五月南京大火六月命布薩思恭如上京奉遷太祖梓宮至大房山山陵方輿紀要云山在房山縣西十五里亮以靈全初無陵寢但築於護國林至是始改上遷於良鄉縣西之大洪山佛寺及迎皇太后圖克坦氏秋九月帝迎梓宮及太后於沙流河命持杖二束蹠太后前請答之太后撫慰而罷十月太后至中都十一月山陵禮成致異罪流竄通鑑云十二月太后領三省事大托卜嘉卒先世仕遼唐晉國王謚保忠紀未載

正隆元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自九月廢朝常數月不出有急奏召左右司郎中於卧內庚戌始視朝夏五月修容安氏閔女御為妖所憑無諫宮中命殺之致異后妃傳凡坐中有嬪御海陵擲一物於地使近侍環視他視者殺男子於妃嬪位舉首萬男女誤相觸先吉者賞三品官後言者死齊言者皆釋之女使關拉有孕海陵是月頒行正隆官制六月天水郡公趙桓夢致異竊憤錄云主大開講武殿令天水侯領一隊乘贏馬圍院合為騎兵踐踏死且作六年事嚴冬十月杖右丞相蕭玉左丞蔡松年右丞耶律安禮溫國公諱本傳本名納罕恩極副左丞御史中丞馬諷與郭陰人等

二年春二月詔削降封爵命公私文書但有王爵字者立限毀抹雖墳墓碑誌並發而毀之冬十月命會靈府毀舊宮殿諸太族第宅及儲慶寺仍夷其址而耕種之

三年春正月子舒蘇鄂博原作初死殺太醫副使謝友正及其乳母等己卯杖右諫議大夫楊伯雄本傳字希雲真定藁城人忠實敢言仕至禮部尚書秋八月以李通為參知政事冬十一月詔左丞相張浩奏政敵嗣暉營建南京宮室致異繫年要錄繫於元年及四年是歲封子廣陽為

勝王尋卒致異繫年要錄云九月改光州為壽州光化軍為地化軍光山縣為期思縣四年春二月修中都城造戰船於通州諭宰臣以南侵事調諸路明安穆昆軍皆籍之冬十一月殺太醫使祁宰以其上疏諫侵宋故也致異繫年要錄云是年命罷諸路榷場祇留四留野州一處

五年春二月河東陝西地震鎮戎德順軍大風壞廬舍人多壓死遣引進使高植刑部郎中海古勒原作海狗分道監視所獲盜賊並凌遲處死或鋸灼去皮截手足仍戒屯戍千戶穆可等後有獲者並處死總管府官亦決罰三月東海縣屬海民張旺

乙卯己酉 金史卷二十三 1117

徐元等及遣都水監徐文等率舟師九百浮海討之以試水師未幾平夏四月昭妃富察阿里庫原作阿有罪賜死昭妃為

駙馬都尉穆旦延女初嫁宗體原作蕭子阿古岱被誅再嫁宗室囊嘉特亦死海陵初欲娶之其父不從及即位三日即納之

因嗜酒寵衰其女重節亦與海陵寵昭妃怒批重節頰滋不悅嗣因榜殺厨婢二娘命縊殺之冬十二月禁中都諸路軍民

網捕禽獸及畜養鷓隼者禁朝官飲酒犯者死三國使人燕飲者罪

六年春正月判太宗正圖克坦貞等飲酒杖之殺富察阿古岱原作阿女徹辰徹辰慶宜公主出幼鞠宮中海陵欲納之太

后不可嗣諷其夫阿里布出之而納於宮中至是以徹辰與完顏守誠有姦并殺之富察伊徹而納之伊徹亮姊之女也二

月杖衛王襄之妃及左宣徽使許霖癸亥發中都三月改河南北邙山在洛陽為太平山將至獲嘉縣名屬衛輝府有男子上書言

事斬之所言莫得聞自中都至河南所之麥皆空復禁屠屠從擾累莫有從者夏四月發河南府契丹本布原不伏道左陳破

海賊功為李惟忠所抑立命斬之弟死妻烏雅原烏雅氏有罪賜死因與奴姦也其弟指揮實納原亦泥亦罪誅五月契丹諸

部及遣右將軍蕭圖喇原蕭圖喇等討之尋命樞密使布薩思恭等繼往壬戌次南京是夜大風壞承天門鴉尾備法駕入於南

京秋七月命殺亡遼耶律氏宋趙氏子男凡百三十餘人八月單州杜奎據城叛遣都點檢耶律湛等討之癸丑以圖

克坦太后諫南侵弑之於靈德宮命焚之棄骨水中并殺侍婢十餘人太后為帝嫡母宗幹正室賢而無子逮下有思帝母大

氏事之謹熙宗被弑太后心非之不曾賀陰銜之及即位嫌隙愈深大氏崩自上京迎至中都諫阻侵宋益不悅迨遷汴太后

使侍婢高福娘問起居帝私之使伺察動靜其夫特默格教之增飾其言嗣布薩思恭討契丹入見太后語久之福娘以告使

點檢大懷忠效異大金國志等往弑之至則命太后跪受詔尚衣局使華特默擊之仆而復起護衛高福等縊殺之效異北盟

在汴母病往視問所苦答曰遠征江南是吾病也亮大怒曰非朕母也乃梁宋國王之小妻耳遂賜白練死擊之會編云亮

年要錄亦作亮生母命護國將軍近嘉彥忠弑之時圖克坦后及太子光瑛復諫亮亦欲誅之遊三日而後去封福娘郎圖夫

人夫為刺史均伏誅殺右將軍蕭圖喇護衛郭勤博族樞密使布薩思恭北京留守蕭曠西京留守蕭惟忠杖尚書令張浩左

丞相蕭玉九月殺前壽州刺史摩囉原作毛大名府賊王九據城叛眾至數萬所至盜賊蠶起官軍莫敢近有言者輒

罪之庚寅大舉侵宋發南京留皇后及太子光英居守借民稅五年民益怨憤紀未載冬十月世宗即位於遼陽改元大

定左司郎中鄂博庫原作否補可效異等入白乃拊髀嘆曰我本欲滅宋後改元大定豈非天命乎乃出素所書取一戎衣大

定事示羣臣效異大金國志張浩等皆殺之效異大金國志死於瓜洲波龜山先一夕有大星墜地聲如雷且稱其知書自薦飾府庫資財無所受吟味

所弑年四十冠絕當時并未言及諸淫孽事皆誠謙博海被殺世宗立大定開禁近能暴海陵惡者輒得美仕故當日

史官修實錄多所附會史稱海陵之事君子不無憾焉夫正隆暴惡其大者斯亦都督府以其樞置南京班荆館後葬於大足矣中書之醜史不絕書誠如益謙所言則史亦可為救富貴之道乎嘻其甚矣

山鹿門谷諸王兆域中大定二年降為海陵郡王諡曰煬二十年降為庶人改葬山陵西南四十里

金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太宗子孫之戮蕭玉事附

廢帝海陵庶人天德元年冬十二月以太保宗本為太傅領三省事宗本原名阿魯太宗子熙宗天眷三年封原王初宗幹謀誅宗磐原作蕭故海陵心忌太宗諸子熙宗時私議宗本等勢強主上不宜優寵太甚及篡立猜忌益深遂與秘書監蕭裕謀殺太宗諸子誣以東德出領行台與宗本別因會飲約內外相應使尚書省令史蕭玉首告又宗本言長子錫里庫原作蕭當大貴因不令見主上又東德言若太傅得大位此心安唐古辯謂宗本言內侍張彥善相太傅有天子分宗本答云有兄東京留守在宗美原作呼爾察及異擊言太傅是太宗主家子合為北京留守下一作呼與宗本言事不可遞宗本與王言大計祇於圍場內決并賜袍馬為表識物遂以告蕭裕裕以聞蕭玉出入宗本家親信如家人海陵恐宗本東德等宗室懿親誅之無名使玉上變可示信於是使人召宗本等擊鞠海陵先登樓命左衛將軍圖克坦塔斯效異宏簡錄近侍局副使耶律必埒哩效異宏簡錄作闕實達爾密伺宗本宗美至即殺之宗美時判太宗正事臨死神色不變宗本已死蕭裕使人召蕭玉以車載至裕弟蕭祚家時玉被酒方醒驚恐號跳裕附耳告以故且言告款已具因引見海陵言宗本反狀如裕所告因遣使殺東京留守宗懿一作阿林北京留守下及遷益都縣名屬青州府尹畢王宗哲本名平陽尹稟亦作呼爾哈左宣徽使京本作和色哩效異宏家屬分置別所既而使人要於路并其子男無少長皆殺之而中京留守宗雅喜事佛世稱善大王召至闕亦殺之太宗子孫死者七十餘人效異神麓記云殺太宗子游王阿魯中京留守胡里不阿里留守判宗胡里加太宗後絕遂以宗本等罪詔天下

宗固本名呼嚕原作胡魯天會十五年為燕京留守封幽王熙宗既誅宗磐使宗固子京往燕京慰諭既而翼王呼蘭原作呼蘭復從達蘭原作達蘭謀反因降封太宗諸子且下詔曰幽王宗固等或謂當絕屬籍朕所不忍但不得稱皇叔其母妻封號從而降者審依舊典皇統二年使判太宗正事三年為太保右丞相兼中書令是歲卒子京坐宗本誅宗雅本名呼拉布封代王宗偉本名阿魯布封虞王宗英本名呼拉布封滕王宗懿封薛王呼蘭封翼王宗美封豐王實圖美封鄆王哈必蘇原作蘇封霍王沃里封蔡王宗哲封畢王皆天眷中受封宗順本名阿天會二年卒後封徐王惟翼王坐達蘭誅餘均與宗本同時被害大定二年

追封宗固魯王宗雅曹王宗順隋王宗懿鄭王宗美衛王宗哲韓王宗本潞王寶圖美幽王哈必蘇瀋玉沃里鄂玉呼爾哈和色哩克實并贈金吾衛上將軍惟宗磐阿里布呼沙呼呼蘭四人不復加封

蕭玉奚人既從蕭裕誣宗本罪海陵喜甚自尚書省令史為禮部尚書賜予其厚數月為參知政事丁母憂起復授明安子尚公主賜第一區分宗本家資賜之俄代張浩為尚書右丞歷平章政事右丞相封陳國公因訊閭拱事不合決杖正隆三年進

司徒判太宗正事五年以司徒兼御史大夫海陵至南京權左丞相改吳國公尋議伐宋事玉曰天以長江限南北舟楫非我所長符堅百萬伐晉不能一騎渡故知其不可海陵叱使出怒其以符堅為比因杖張浩再杖玉及發南京留玉與張浩同治省事世宗立降奉國上將軍放歸田里奪所賜家產久之起為孟州防禦使轉定海節度使太原尹坐事免尋死子德用世宗解不任

金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蕭裕亂政

熙宗皇統七年冬十月一以同判太宗正亮為尚書左丞亮引蕭裕為兵部侍郎裕本美人名揚珠原作初以明安居中京海陵為留守與相結每論天下事裕揣海陵有覬覦心密謂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舉大事願竭力以從海陵逆謀裕實啟之至是除裕兵部侍郎出同知南京留守事改北京海陵領行臺過北京謂裕曰我欲就河南兵建立位號先定兩河舉兵而北君結諸明安以應我定約而去中道召還遂篡立以為秘書監

海陵天德二年夏四月殺太傅宗本本名阿魯等以蕭裕為尚書左丞初海陵心忌太宗諸子欲除之與裕密謀裕傾險巧詐因構致其罪宗本等已死裕乃求宗本門客蕭玉告以反狀已具令上變天下寃之語詳宗本事中因拜裕左丞加儀同授明安賜子甚厚秋七月進拜平章政事監修國史舊制首相監修今以授裕異數也

貞祐元年春三月遷都燕京以蕭裕為右丞相兼中書令裕在相位任職用事頗專恣威福在已勢傾朝廷海陵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與高樂師善嘗告以海陵密謀樂師奏之且謂裕有怨望心海陵戒諭不罪之或又謂裕擅權者海陵以為忌裕者眾不之信因出其弟左副點檢祚為益都尹妹夫左衛將軍耶律必埒哩原作關為甯昌節度使史地理志云軍名即懿以

絕眾疑裕未悉其意轉謂海陵疑已海陵弟亮共在相位以裕多自用頗防閑之裕又謂海陵使充備之也而海陵猜忌嗜殺裕恐及禍遂與前真定尹蕭鼎嘉努原作馮前御史中丞蕭珠展原作博州同知約索原作裕女夫和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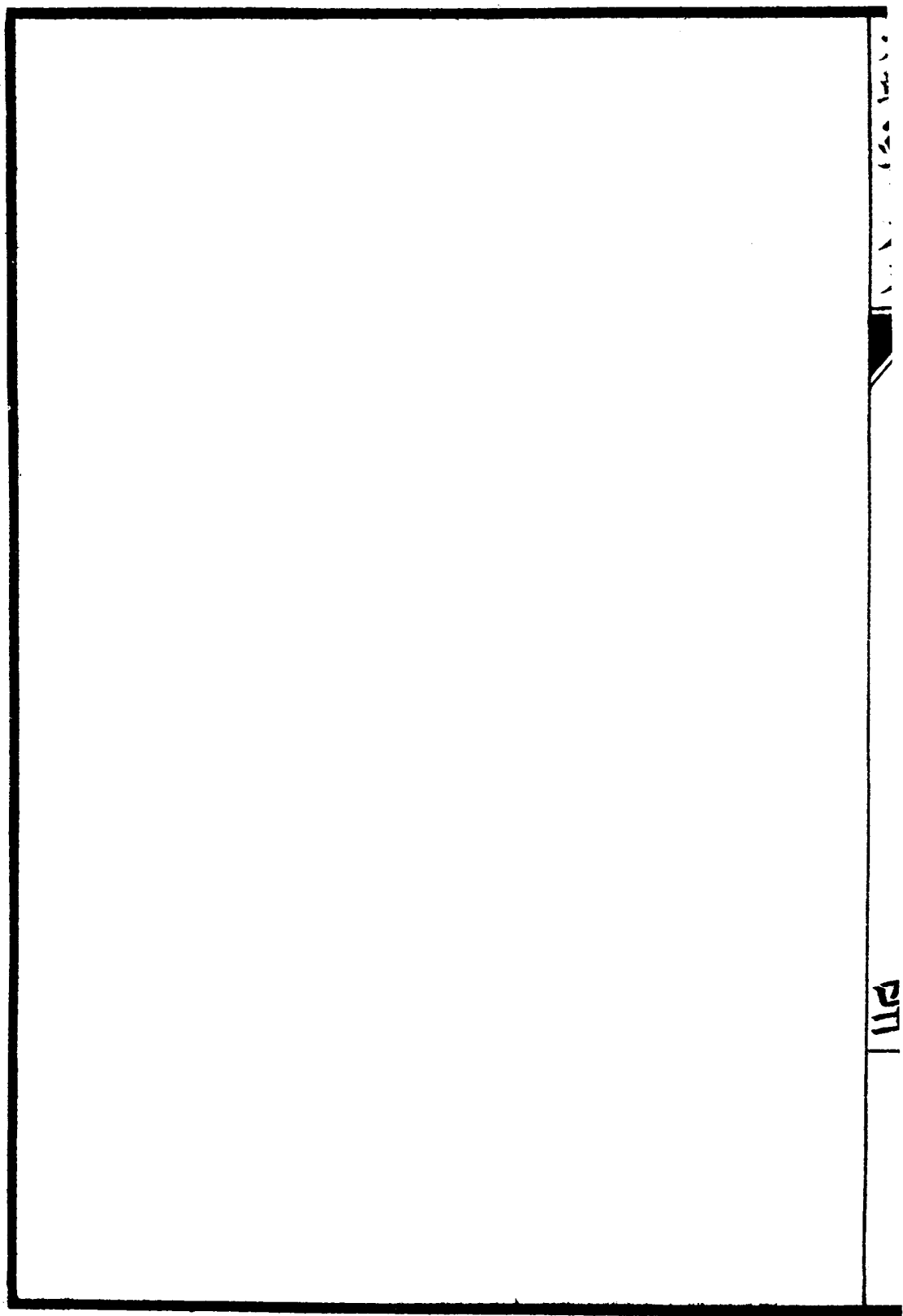
博源作曷。謀立亡遼。豫王延禧孫。并使親信蕭托諾原作托諾往結西北。招討使蕭懷忠一作海呼攷異繫。懷忠依違未決。謂托諾曰。此大事。汝歸遣一重人來。裕乃使珠展往。懷忠問與謀者復有。人珠展曰。五院節度使耶律朗而懷忠嘗與朗有隙。而珠展嘗上達達蘭變事。懷忠疑其反覆。因執之。并收明繫。繫上變時約素。亦賜布達原作白答書。令相助布達奏之。海陵命斬於市。會懷忠上變事。入奏得免。海陵引見裕。問謀反。故裕以前事所疑。對且曰。陛下與唐古辯及臣約同生死。辯以強忍果敢致死。地臣恐不得死。故謀反耳。太宗子孫無罪皆死。臣死亦晚矣。海陵尚欲曲貸之。裕曰。臣子既犯如此罪。何面目見天下人。願絞死以戒不忠者。海陵遂以刀刺左臂。取血塗裕面。謂曰。汝死當知朕無疑汝心。因哭送出門殺之。并誅約素及豐嘉努。豐嘉努妻豫王女也。與子毅皆與反謀。并殺之。遣護衛巴噶原作廉葛往西北。招討司誅朗及珠展。而托諾和勒博皆亡。捕得托諾棄市。和勒博自縊死。巴噶殺珠展等。并殺無罪四人。杖五十。以裕等罪詔天下。遷懷忠樞密副使。以布達為牌印。高樂師嘗奏裕怨望。進階顯武將軍。懷忠尋出為西京留守。正隆末。坐討契丹事。被殺。夷其族。

九朝紀事本末

金史卷二十五

四二

金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終



117

江 西 峽 江 訓 導 萍 鄉 李 有 棠 編 纂

契丹諸部之叛

海陵正隆六年十月世宗即位夏五月契丹諸部反遣右將軍蕭圖喇原作剋剋等往討尋命樞密使布薩思恭原作思恭西京留守蕭懷忠助之初西北契丹部有薩巴原作八者為招討司譯史正隆五年海陵徵諸道兵南侵使牌印蘇赫一作素赫洋格盡起西北路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接近隣國世為警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老弱必盡係累矣願使者入朝言之蘇赫畏罪不敢言洋格慮後有事憂死蘇赫復與牌印耶律諾爾原作娜令史穆達里哈原作哈督起西北路兵於是薩巴與博多布原作字及部眾殺招討使完顏烏色原作沃及蘇赫執耶律諾爾穆達里哈取招討司貶甲三千遂反議立豫王延禧子孫推都監老和尚原作及招討使山後四羣牧山前諸羣牧皆應之時烏哲羣牧使溫特赫布敦原作溫聞亂作陰為備賊不得發乃給諸奴借與兵仗明日賊至無以禦遂被執不屈鬻殺之子孫皆與害伊囉幹羣牧使鶴壽耶王昂子本名烏達布原作不吾不應老和尚招與二字皆被殺及諸羣牧使副圖克坦色哩原作持嘉和碩台原作和色哩原作顏珠勒呼原作希卜蘇原作詳宸原作瓜爾佳邁珠原作完顏蘇瑪喀原作高彭祖等皆殉難五院司部人老和尚納延亦殺節度使珠嘉烏哲以應之千戶實格等與前招討使完顏滿不殺招討使烏凌阿富勒呼以所部趨西北路為節度使阿爾薩哩原作阿所遠擊實格與數騎遁去合於薩巴咸平府地理志云初為咸平路升為咸平府穆昆瓜里原作與所部自山後逃歸咸平少尹完顏頤哩頁欲收捕瓜里家屬瓜里遂招誘富家奴隸數日得二千人攻陷韓州及柳河縣地理志云喜麻地原作連趙咸平頤哩頁迎擊兵敗賊遂據咸平於是繕完器甲出財募兵勢甚張明安納喇綽奇原作聚兵扼夜河賊不得東兵賊攻其志義傳瓜里兵四萬大至綽奇拒戰賊兵十倍遂瓜里遂犯濟州為將軍富珠哩富卦原作等擊敗之於信州地理志云信州在信安縣瓜里收餘眾趨東京原作平遠軍本部置信州與戰賊兵攻信州下巨木壓之毀城州東大敗之走東京原作平遠軍本部置信州與戰賊兵攻信州下巨木壓之候見薩穆蘇野傳言留守以十萬兵至矣即引還亦與薩巴合至是乃遣思恭等討之秋八月族樞密使布薩思恭等先是蕭圖喇往討薩巴相持數日連戰皆無功糧餉不繼圖喇退軍臨瀋而薩巴度大軍必繼至謀歸達實原作乃率眾沿龍駒河方紀要云在長泰西出及思恭等至與圖喇合兵追至河上不及而還思恭與懷忠坐返留皆族誅圖喇亦誅死北京留守蕭圖

不能制其下殺降人而取其婦女亦坐諫詔以白彥敬海陵紀作彥為北面兵馬都統原唐結索姑的薩巴等原作石烈薩巴既西行而眾不欲往偽署六部節度使伊喇

幹罕原律氏故亦稱伊實非后族也本紀誤通鑑作伊幹為都監原律氏故亦稱伊實非后族也本紀誤通鑑作伊幹權眾東遷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冬十月世宗即位於東京改元大定以完顏古雲為左副元帥駐歸化遣伊喇

巴原作札招契丹諸部為亂者札巴等見幹罕以上意諭之既約降復謂札巴曰若降汝能保我輩無事乎札巴見幹罕勢富

強度其有反說之曰汝等兵勢強盛若果有大志吾不復還賊將綽哈原亦阻之遂不降札巴留賊中其副博哈瑪哈

乃使左都監烏哲庫原札忽右都監寶圖原上德廣甯尹布薩歡塔原作僕討之副統志甯原在北京聞世宗即位以兵來歸

潢比至賊解圍去攻秦州烏哲庫追及於幹里原將戰明安呼魯蘇以所部應賊大軍遂敗烏哲庫副統等討

城明安烏克遜阿里布力戰斬賊其眾賊退城賴以完

世宗大定二年春正月遣右副元帥完顏默音率師討蕭幹罕二月詔應賊諸人於賊中自拔來歸者更不問其有官職及

率眾歸附者仍與官賞才能者錄用奴婢官籍監人皆與赦免如能捕殺幹罕者加特進授真定總管遣平章政事伊喇元宜

往秦州規措邊書侍郎溫都珠德勒等與幹罕戰敗於勝州夏四月完顏默音等大敗幹罕於長濼復破之於霧霖河先是

瓜里將犯韓州聞元帥兵至不戰遁去將轉趨懿宜州默音屯懿州慶雲縣及屯川州武平縣方與紀要云霧霖河在臨潢西

地理志云慶雲縣屬威平府武平縣屬平州今屬大定府幹罕遂自秦州往攻濟州欲遷糧運默音與右監軍完顏福壽左都監烏哲庫合兵萬二千總管

圖克坦克寬與布薩歡塔完顏負原唐古烏延為左翼節度使志甯寶圖美與完顏果濟尼瑪哈楚呼原為右翼至

珠格崖委轉重齋數日糧輟騎襲之降人吉勒札說默音攻賊巢穴取輜重乃乘夜亟發幹罕知之還救過於長濼伏兵四起

賊不能支時左翼萬戶裏罕軍自賊後擊其一偏賊逆卻與諸將整陣力戰忽反風揚砂賊陣亂官軍馳擊大破之幹罕率眾

西走追及之於霧霖河賊已濟毀其津口令於下流束柳填港過追數里得平地方食賊奄至志甯軍急整陣賊自南岡馳下

事帝始驚懼張棟正勝事述云修撰蔡桂作詩書屏上曰萬里車書一混同江南豈有別疆提兵百萬西湖劍立馬吳山第一
 插也亮贈其相溫敦詩曰一醉吳山頂上峯見王之望詞通大鑑使初此何仙臨安柳耆卿作望江潮詞贈之極言景物繁華其詞流
 詞也亮贈其相溫敦詩曰一醉吳山頂上峯見王之望詞通大鑑使初此何仙臨安柳耆卿作望江潮詞贈之極言景物繁華其詞流
 吉州團練使蘇華時亮喜麟大桂海虞衛志載金酒三樽銀魚各一盤皆金寶器遣左副點檢大懷忠為宋弟榮使表副使為
 大興少尹諾延溫都諫未載年太醫使祁寧諫侵宋殺之輔政大李以醫術補官入朝運中奉大夫欲自劾宣本傳字彥
 要錄作流諫南師出言甚激不加戮于起籍其家天下哀之世宗時贈資政大夫給事中章宗錄用其子諡忠毅自劾宣本傳字彥
 視即上疏諫南師出言甚激不加戮于起籍其家天下哀之世宗時贈資政大夫給事中章宗錄用其子諡忠毅自劾宣本傳字彥
 况今各安土宇師敗無名不加戮于起籍其家天下哀之世宗時贈資政大夫給事中章宗錄用其子諡忠毅自劾宣本傳字彥
 奏曰民為邦本固邦地則使以于起籍其家天下哀之世宗時贈資政大夫給事中章宗錄用其子諡忠毅自劾宣本傳字彥
 土修正隆二年八月無用值秋秋則使以于起籍其家天下哀之世宗時贈資政大夫給事中章宗錄用其子諡忠毅自劾宣本傳字彥
 怒族林副使所載各異姑附錄之十路忽軍南修宮民苦轉輸不察詞疏為其繁重民宅宗錄用其子諡忠毅自劾宣本傳字彥
 五年春正月宋使賀正旦正使為起居舍人楊邦乙未宋使賀生辰正使為太府卿李潤副二月宋遣參知政事賀允中獻母
 后遣留物保信節度使夏四月宋使葉義問來謝吊祭副使為和州防禦使劉允升交聘表未載以宿州屬鳳陽府防禦
 使耶律翼使宋失體杖二百除名

秋七月遣使簽諸路漢軍攻異正隆事述時使者為尚書染球蕭德溫及侍郎高懷正等十五人場冬十月遣使督捕盜賊籍
 諸路水手得三萬人命致異簡錄云是月遣虞允文軍三匹馬簽軍兩量鞋郎主向南去越老送燈臺言必叛盟宜為備不聽
 名見言北事甚悉今于致異簡錄云是月遣虞允文軍三匹馬簽軍兩量鞋郎主向南去越老送燈臺言必叛盟宜為備不聽
 蕭榮論德張忠輔賀使益都尹京等三十一人押諸路軍器於軍行要會處安置使軍至分給餘則聚而焚之是月戊申夜白
 蕭榮論德張忠輔賀使益都尹京等三十一人押諸路軍器於軍行要會處安置使軍至分給餘則聚而焚之是月戊申夜白
 歲巨天大金國志云是年焚王德澤王以
 南夜為憂用梁漢臣諳殺之紀均未載

六年春正月宋使賀正旦正使為起居舍人虞允文知閩門事已丑宋使賀生辰正使為檢詳文字徐度詔自中都至
 河南府所過州縣調從獵騎士二千二月以季通為右丞徵諸道水手運戰船發交中府二月次河南府伯通謂金必敗盟請早
 備之以利州西路都統吳拱知襄陽府部兵二千夏四月詔有司移問宋人蔡頌壽諸軍對境創置堡戍者命簽書樞院
 拱之子地康伯字長卿弋陽人封魯國公諡文正夏四月詔有司移問宋人蔡頌壽諸軍對境創置堡戍者命簽書樞院
 事高景山為員本使左司員外郎致異年要錄王全副之臨行謂全曰汝見宋王即面數其罪當命大臣某某來此朕將
 親詰問之致異年要錄王全副之臨行謂全曰汝見宋王即面數其罪當命大臣某某來此朕將
 兵端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宋如言詞斥宋帝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令已死矣宋帝遽起發

哀而罷及異敗盟記云全謂天水郡公以風疾故并奏事訖駕與幸 庚戌發河南府次溫湯遣使徵諸道兵通鑑輯覽云朱

舉兵內侍張去為陳退避軍馬幸無違起發哀之事史蓋伯曰全敵政盟天人共憤聖意堅決有進無退則士氣自壯臣等

刑州人封魏國公諡正獻六月至南京錄作七月事 宋遣使來賀遷都擊年要錄正使為樞密承旨徐嘉祐副使知開門事張倫使韓汝

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毋庸來賀宋使乃還是使命遂絕入錄云汝嘉祐時為翰林侍講學士自

欲舉兵諫議大夫韓汝嘉自時始歸諫寢 秋七月大括天下羸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等而上之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

兵講和亮曰汝為宋遊說耶賜死紀未載 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往來絡繹不絕死者狼籍於道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有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

州縣羸馬所至當給芻粟無可給有司以為請海陵曰此方百姓儲蓄尚多今未稼滿野羸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

傷乎及徵發諸道工匠至京疫死無數天下始發然矣盜賊蠢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所至開劫府庫令人擄取太府監

高彥福大理正耶律道翰林待制大穎出使還朝皆言盜賊事怒杖之由是人莫敢言世宗紀穎後 八月自將三十二總管

兵侵宋進自壽春以樞密使昂伯赫孫卒官都元帥漢國公為左領軍大都督左丞李通副之右丞赫舍哩良弼為右領軍大

都督太宗正為雅富呼暉烏延蕭盧渾 圖克坦貞及永年為左右監軍許霖富察鄂倫為左右都監皆從錄保衛為浙東

道水軍都統制完顏正嘉鄭家副之 浮海趨臨安劉萼為漢南道都統制布薩烏哲原作烏者 副之進自蔡州圖克坦喀齊喀原合

為西蜀道都統制張中彥鄭家副之 取大散關時昂以舊將總師從人望通實專其事各諸將授方畧命后與太子居守張浩等留

治省事改異金分置諸將本紀作九月李通傳作八月今從通傳場王江上錄作五年五月兵分八路起汴京完顏

喜遷鶯詞曰旌麾初舉正賦驛力健印如風斗宿獨在功起復斷海州機謀垂金幣器人無事云均未應反九月發南京嬪妃皆從

長江齊駭六師飛渡此去無自墜金印如風斗宿獨在功起復斷海州機謀垂金幣器人無事云均未應反九月發南京嬪妃皆從

問江石想雲霓先侯元黃路帝史是月宿獨在功起復斷海州機謀垂金幣器人無事云均未應反九月發南京嬪妃皆從

上復和策王繼先請新王兵路帝史是月宿獨在功起復斷海州機謀垂金幣器人無事云均未應反九月發南京嬪妃皆從

是月高平王友直起兵復大名府北盟會編云是月夏俊克四州張起通化軍家史均未應反九月發南京嬪妃皆從

乙巳陰晦失路是夜三更始至蒙城屬 遂渡淮將至廬州獲白鹿通鑑異筆沈續以為武王白魚之兆 攻宋史均未應反九月發南京嬪妃皆從

海州魏勝乞援於李寶合擊於新橋州名 遂渡淮將至廬州獲白鹿通鑑異筆沈續以為武王白魚之兆 攻宋史均未應反九月發南京嬪妃皆從

入廬州帝欲航海陳康伯力於新橋州名 遂渡淮將至廬州獲白鹿通鑑異筆沈續以為武王白魚之兆 攻宋史均未應反九月發南京嬪妃皆從

道史孔福敗金人於金水性 遂渡淮將至廬州獲白鹿通鑑異筆沈續以為武王白魚之兆 攻宋史均未應反九月發南京嬪妃皆從

宋史與金戰於金水性 遂渡淮將至廬州獲白鹿通鑑異筆沈續以為武王白魚之兆 攻宋史均未應反九月發南京嬪妃皆從

軍西二樓圖克坦貞敗宋王權於盱眙州名 遂渡淮將至廬州獲白鹿通鑑異筆沈續以為武王白魚之兆 攻宋史均未應反九月發南京嬪妃皆從

安豐光州萬戶蕭琦以十萬騎取揚州破揚州宏簡錄云全時追王權至葑子橋統制姚興戰死吳拱復唐州至和州王
 權軍退屯南岸又敗追殺至江上斬首數千級紀斬阿林名宋史高宗紀病劇詔遷鎮江蓋失兩淮地劉入揚州復與權軍八萬戰
 權軍以兵來襲射卻之翌日雨宋人焚積聚宵遁詰旦追之宋兵逆戰明安韓堂軍卻遂失利阿薩爾富容世傑即力戰卻之
 州金兵死之義問走建康北盟會編云景山及宋兵戰於慶陽世宗定四年冬都統高景山取商州折東道蘇保衡與宋人戰於
 據此則景山未破殺也諸書所載各異景山均為宋兵戰於慶陽世宗定四年冬都統高景山取商州折東道蘇保衡與宋人戰於
 海道敗績副統正嘉死之鄭家奴等五人擄為海軍道所擊赴水死及全人戰于定山敗之大金國志云李寶之戰統軍蘇保衡
 未發旋開兵敗自經死之鄭家奴等五人擄為海軍道所擊赴水死及全人戰于定山敗之大金國志云李寶之戰統軍蘇保衡
 開等皆未死亦未獲曹洋等擊破之金兵被焚及海軍道所擊赴水死及全人戰于定山敗之大金國志云李寶之戰統軍蘇保衡
 亦見本傳今從之又鄭王昂傳陳家島作松林島時築臺於江上海陵披金甲登臺殺黑馬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江中召都督
 昂及富璋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富璋璋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海陵怒曰爾昔從梁王追宋帝入
 海島豈皆大舟即明日汝與昂先濟昂懼欲亡去至暮乃使人謂曰前言一時之怒耳不須先渡江也明日遣總管阿林阿薩
 爾率舟師先濟宿直將軍溫教拉國子司業馬欽武庫直長寶實皆從戰置黃旗於兩岸紅旗立則進黃旗仆則退既渡江
 兩舟先逼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者良久矢盡遂為所獲亡一明安軍士百餘人退還和州及吳宋史紀事本末云
 先濟者與黃金一兩會義問命允文在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至采石權去顯忠未來敗兵星散允文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
 允文無時後背曰汝胆畧闊四方立陣後則兒女爾後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軍以海賊船衝敵舟皆沉敵半死半戰日暮
 未退會有清卒自光州來允文援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至始過命勁弩追射大敗之敵歸者亮皆殺之宏簡錄時俊外
 尚有張振王琪戴皋等十萬人亮行狀尚有張振王琪戴皋等十萬人亮行狀尚有張振王琪戴皋等十萬人亮行狀尚有張振王琪戴皋等
 者數十里不敵信員與宗亮色動又云金以十餘艘至其害者為沈文貴時亮自揚州口出舟當室民免山觀
 誇謂皆疾功之言不足信員與宗亮色動又云金以十餘艘至其害者為沈文貴時亮自揚州口出舟當室民免山觀
 人女真三百餘王明清輝座第三錄云時諸將已破敵允文偶至采石遂全泰捷愛春知感新功多賞薄和斃死時聞世宗即
 任東京謀北歸且分兵渡江李通不可遂趨揚州過為江縣觀項羽祠嘆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誠可惜也亮與西楚霸王祠
 下濟江不吉命其願儀大蛇見諫梁其抵揚州使耶律摩多原作沒答致異通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
 間如數十大呼天驚亟引去紀未載使射之南岸招諭宋人王權亦縱所獲金兵齎書數其罪命焚之謂瓜洲所鎮
 督府文字皆焚之乃出內箭繫帛書其上使射之南岸招諭宋人王權亦縱所獲金兵齎書數其罪命焚之謂瓜洲所鎮
 江軍校尉張千擊舟持書至軍前將士皆變色製年要錄載亮書云朕提兵南渡汝望風即去已見汝具嚴天威今至不
 南兵亦不多顧志言作豈不知若渡江望風一戰使汝臣等舉軍來降重賞厚祿在所不吝倘執迷不返朕令瓜洲所鎮
 典憲允將乃李世輔汝豈不知若渡江望風一戰使汝臣等舉軍來降重賞厚祿在所不吝倘執迷不返朕令瓜洲所鎮
 事覺殺之下令軍中卒亡者殺其富璋璋效異宋史作蒲里行通富璋璋亡者殺其穆昆穆昆亡者殺其明安明安亡者殺其

總管士益危懼并令軍士運鴉船於瓜洲渡期明日渡江散後者死宋史紀事本末云允文知亮敗必復來分遣海
敗之焚其舟三百亮軍趨揚州至瓜洲瓜洲山寺允文與揚州中命戰士流別使威新扼楊林河江明日敵一至夾擊大
南軍有備不可輕枝之揚州東二十五里北盟會編云楊林之戰敵應亮倒者萬數其每百五十餘人未嘗一兵
從之未浙西都統制完顏兀朮軍反遂遇試并收其妃嬪及李通等皆殺之宋史紀事本末云亮敗後
亮死之日天重陰時有胡試者先語其過曰昨夕四鼓濃雲塞空欲雪而東北將自斃至是果然蓋金主時元宜遣使議和
葉義問上書云以太乙局考之全於冬至必有蕭牆之變大金國志云時紫葦軍克宋州乃退北盟會編云湖在祥也先是有客詣
以舟渡之役史俊投金高宗社稷李騰復通化軍社陰復鄧州沙世堅入秦州復鄧州王選復陳州武鉅會編云湖在祥也先是有客詣
及淮西諸郡高宗社稷李騰復通化軍社陰復鄧州沙世堅入秦州復鄧州王選復陳州武鉅會編云湖在祥也先是有客詣
高宗社稷李騰復通化軍社陰復鄧州沙世堅入秦州復鄧州王選復陳州武鉅會編云湖在祥也先是有客詣
王任自壽春來歸史多未載

金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李通姦佞 張仲珂 梁琬附

海陵正隆三年秋七月以戶部尚書李通為參知政事通以便辟側媚得幸於海陵累官右司郎中還吏部尚書請謁賂輻
輳其門海陵嘗戒諭之尚書許霖為之先容右司郎中王蔚任其事至是拜參政海陵恃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
嘗曰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為正統通揣知其意遂與張仲珂馬欽官者梁琬近習羣小輩感談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
意而先道之海陵信其言以通為謀主遂議與兵南侵欽官宋史紀事本末云初金主御武德殿召李通及胡屬蕭康語之曰
通與翟永固敬嗣輝韓汝嘉入見蕭康殿問曰朕欲遷都於汴遂使宋統一海內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對
亮大悅惟永固力言不可汝嘉是之亮怒尋赦之汝嘉卒以勸廢兵被殺永固字孟堅長鄉人官左丞見本傳紀未載
四年春二月海陵諭宰相曰宋雖臣服有誓約而無誠實比聞沿邊買馬及招納叛亡不可不備遣使籍諸軍并括民馬造戰
船於通州造軍器於燕京本傳未載

六年春正月命參政李通諭宋史徐度等曰朕昔從梁王嘗居南京樂其風土帝王巡狩自古有之淮右多隙地欲校獵其間
從兵不踰萬人汝等歸告汝王命有司宣諭朕意使淮南之民無懷疑懼二月以李通為尚書右丞詔曰卿典領繕完器械
今已畢功朕嘉卿忠謹故有是命俟江南事畢別當旌賞秋九月自將三十二總管兵侵宋以太保昂原名為左領軍大
都督李通副之宋史紀事本末云李通為大都督昂係舊將使帥諸軍從人望寬使通專其事海陵恐糧道不繼命諸軍
渡江無以僮僕從行聞者皆怨嗟將至廬州見白鹿馳射不中既而後軍獲之以進大喜賜以金帛謂通曰昔武王伐紂白魚
躍入舟中今朕獲此亦吉兆也時梁山濼水涸先造戰船不得進乃命通更造之督責苛急將士七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

民居以為材木者死人膏為油用之攻異密簡錄云殫民力如馬牛費財用如先是諸軍發南京將士亡歸者相屬於道哈斯

罕明安福壽東京穆昆金任等始受甲於大名即舉部亡歸從者萬餘皆言於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攻異宋史

兵敗郎中鄂博庫補原可等入白遂召諸將謀北歸且分兵渡江議定通復入奏曰陛下親師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眾散於

前敵乘於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令其渡江斂舟焚之絕

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深然之明日遂趨揚州會師於瓜洲渡期以明日濟江尋為元顏元宜等所截都

督府以南伐之計皆通贊成之右監軍圖克坦永年乃其姻戚刑部尚書郭安國象所共惡皆殺之補關馬欽按欽至大定中

尚存非死於揚州也今不取大定二年削通官爵人心始快

同黨張仲珂幼名努爾原作牛兒市井無賴說傳奇小說雜以俳優恢諧語為業海陵引之左右以資戲笑海陵封岐國王以為書

表及篡立為秘書郎海陵嘗對仲珂與妃嬪聚飲仲珂但稱死罪不敢仰視又嘗令仲珂裸形以觀之侍臣往往令僕僮雜圖

克坦貞亦不免此完顏布琳原作普連大興少尹李高皆以贓敗海陵置之要近伶人千慶兒官五品大氏家奴王之彰為秘書郎

之彰墨珠偏僻海陵親視之不以為戮唐古辯家奴和尚烏達家奴葛溫葛魯皆置宿衛有僥倖至一品者左右或無官職人

或以名呼之即授以顯階嘗置黃金相稱問喜之者令自取之其濫賜如此宋余唐弼賀登極且遷海陵以玉帶附賜宋帝仲

珂曰此希世之寶可惜輕賜海陵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由是知有南侵意蓋務遠迎俄遣秘書丞轉少

監海陵嘗召仲珂與右補闕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直長實實原作習失原舉入便殿侍坐海陵與仲珂論漢書曰漢之封疆

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珂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玉南有宋東有高麗西有夏若能一之乃為

大耳海陵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珂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為無罪海陵喜曰向者梁琬嘗言宋有劉

貴妃者資質豔美蜀之花藥吳之西施所不及也今一舉而得之俗所謂因行掉手也江南聞我舉兵必德窺耳欽與信對曰

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欽又曰臣在宋時嘗奉軍征蠻所以知也海陵謂實實曰汝敢戰乎對曰受恩日久死亦

何避既而曰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望勞矣四年三月仲珂

死冬至前一日海陵夢仲珂求酒既覺嘆良久遺奠其墓馬欽幼名韓哥嘗仕宋攻異擊年要錄云為海陵南侵遂召用

自貴德縣屬貴德州令為補闕遷國子司業大定二年以巧佞除名攻異擊年要錄云欽係誤同時宦者梁琬本大吳家奴攻異

宋史作梁漢臣場上江上錄云漢臣本宋內侍隨元妃入宮以關寧事海陵性便辟善迎合特見寵信舊制宦者惟掌掖廷事每思報仇擊年要錄云係師成養子流傳未真隨元妃入宮以關寧事海陵性便辟善迎合特見寵信舊制宦者惟掌掖廷事天德三年始以王光道為內藏庫使衛愈厚安仁皆以宦官領內藏以唐莊宗委張承業為上宦者始預政事而琬委任尤甚累官近侍局使及營建南京宮室數命琬往視工役或言其未善雖已成即盡撤去丞相張浩亦曲意事之與之均禮

錄云梁漢臣勸修兩京以為正使孔彥舟為副仍差都統阿史多木律統騎軍二十萬駐守城外以防夫匠逃走彥舟後破

精備二也精食不三也創置巨船訓練水軍支備海道

四也招募義士使為先鋒五也主皆從文琬傳均未載

庫云原師古兒貽衾得之新潔者俟得即用之議者言琬與宋通謀勸侵宋以疲敵國中海陵抵和州聞琬與宋人交通

有狀謂之曰聞汝交通宋國傳泄軍情汝本奴隸朕拔擢至此乃敢爾耶若至江詢得實跡殺汝亦未晚也又謂校書郎田與信曰汝面目亦可疑必與琬同謀皆命執之及被弑與信皆為亂兵所殺

西岸梁大使奏曰本國大捷請陛下登舟早建原將從之為亦益明滅諫阻虎大怒曰汝本宋舊臣朕高爵厚祿思逾朝士不知紀極而敢反朕遂命斬於江岸員與宗記采石始末十一月全主殺梁大使一百又稱象殺金主並殺梁大使注名球通鑑類覽云時內侍被殺者尚有慶善薛應旂通鑑作大慶山

金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九

完顏元宜之變

海陵天德二年冬十二月以完顏元宜為兵部尚書元宜本名阿里原作一名伊德納亦作伊特年本姓耶律氏父慎思天輔七年完望追遼主至天德慎思來降且告夏人以兵迎遼王將渡河去完望移書夏人諭以福禍夏人乃止賜慎思姓完顏氏官至儀同三司元宜便騎射善擊毬皇統元年充護衛累遷額勒木魯拔使入為武庫署令轉付寶郎至是海陵篡立擢兵部尚書復姓耶律氏

正隆六年秋九月南侵宋以元宜為神武軍都總管先是元宜由尚書出為節度使歷順義鎮州昭義和古二軍再入為兵部尚書勸農使從軍以本官領都總管詔以大名路騎兵萬餘益之前鋒渡淮拔昭關方輿紀要云在和州含山縣北十里宋兵萬餘於柘皋力戰卻之至和州宋兵十萬來拒元宜麾軍力戰抵暮而罷宋人乘夜襲營元宜擊走之黎明追及宋兵斬首數萬以功遷銀青光祿大夫海陵增置浙西路都統制使元宜領之督諸軍渡江佩金牌賜衣一襲是時世宗已即位於遼陽軍中多懷去就海陵軍令慘急亟欲濟江思歸決計於元宜明安唐古烏負野通鑑作唐括烏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如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曰待王祥至謀之王祥者元宜子為駝騎副都指揮使在別軍

元宜使人密告既至遂約詰衛軍番即行軍元宜先結其謀自命爾輩皆去馬明日渡江元宜懼乃以舉事告皆許諾冬十月乙未黎明元宜王祥與武勝軍都總管圖克坦守素明安唐古烏真穆昆鄂勒博羅素妻薛温都長壽等率眾犯御營海陵間亂疑宋兵奄至攬衣據起箭入帳中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大慶善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海陵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仲地延安少尹納哈塔鄂勒博羅原納合幹魯補通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繼殺之攻異黎年要錄云亮妹夫唐古安禮將蓋無所擇按亮妹夫為唐古辨早為亮所誅比疑謀刺布金國志云諸將謀舉事總管萬載曰兵亮聞新王立使以本部歸故諸軍軍衛之甚嚴說遠任泰州去者過半戚勝統軍兩律勤農兵多逃懼誅與子宿直將軍母里謀亦欲試之宋和則生矣時軍被劫場王江上綽雲泰州作泰州者過半戚勝統軍兩律勤農兵多逃懼誅與子宿直將軍母里謀亦欲試之宋和則生矣時忠引軍北進擊年要錄作耶律阿剌與巴樂家母里謀是夜樂家奴光盜即主出帳諸人萬箭齊施射於其腹已亦巴作札巴樂家奴作藥家奴萬載作萬載與巴樂家母里謀是夜樂家奴光盜即主出帳諸人萬箭齊施射於其腹已亦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大磐衣巾裏其戶焚之遂收李通郭安國圖克坦承年梁玩大慶善皆殺之其死續綱目云收皆殺之昆公志敗盟記云殺五人及太傅一人左右數十人元宜行左領軍副大都督事使使殺太子光英志作英英名神麓記尚有王光道馬致又梁玩作梁玩各異今從元宜傳諸鎮江軍議和遂北歸大金國志時移牒畧云正隆失德無名於南京諸軍北遷與師兩綱目云元宜退軍三十里遺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遂北歸大金國志時移牒畧云正隆失德無名出無名使兩國生霧枉被塗炭奉新天子明詔已行廢置大臣將帥方議班師赴闕各宜戢兵以敦舊好須至牒者右領軍都監開國公布微等元宜傳未載

世宗大定二年春元宜人見拜御史大夫詔以高楨勉之未幾進平章政事封冀國公賜玉帶甲第一區復國姓往泰州規措契丹事元宜使忠勇校尉李榮招幹罕被害詔追贈榮官四階未幾契丹平元宜遂朝奏請蓋諸羣牧鎧甲從之請蓋臨潢戍軍士馬詔給馬六百匹久之罷為東京留守乞還所賜甲第許之賜以襲衣吐鶴麻馬海東青鸞尋致仕卒遣使致祭贈甚厚子薩尼雅布官符寶祇候世宗令還本姓大定十一月尚書省奏擬納哈塔鄂勒博羅除授帝曰昔廢海陵此人首入弑之人臣之罪莫大於是豈可復加官賞其世襲穆昆姑聽仍舊十八年濟魯海源作札上言凡為人臣能得失禦侮者宜錄用之今弑海陵者以為有功賞以官爵非所以勸事君也宜削奪以為人臣之戒臣在當時亦與其黨如正名定罪請自臣始帝曰濟魯海源請其罪以勸事君此亦人之所難使充趙王府祇候即若

金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世宗致治

世宗大定元年冬十月帝即位於東京諱雅本名烏祿世宗通鑑輯覽作烏魯大金國志云名優張棟正太祖孫幽王宗輔原隆事述云名良字彥舉小字忽辣馬一作呼刺美

監聖子也母貞懿皇后李氏放異大金國天輔七年於卯歲生於上京體貌奇偉美鬚鬢長過腹胸間有七子如北斗形放異
體志云生雲中夜有光明性仁孝沈靜明達善騎射推第一放異大金國志云嘗侍熙宗見極格重因請赦之皇統間封葛王
為兵部尚書貞元三年改東京留守徙王趙正隆例降曹國六年居母憂值契丹反起東京留守瓜里來犯擊卻之海降使
副留守高存福伺起居將與推官李彥隆託為擊毬謀不利別遣摩離歡原作謀圖准北諸王會故吏魯爾錦通鑑輯覽作坤
綱自南來具言其事李石因勸早圖之遂召官屬會議於座上執存福及彥隆放異宏即錄云石與推官李彥隆通鑑輯覽作坤
壽高宗建康萬家勞完顏歡音等各率兵來附共殺存福等遂即位放異神麓文列道命神曆器十有五年內撫前君乃太
遠至雖晚年刑戮過甚而不及民亮伍四宰相不思盡忠以救再三俯循羣情勉登大寶臨御之始如履春冰宜推諱肯之
內數以布維翰之令云十一月阿蘇阿瑯璋本名呼密魯原作胡麻殺中都留守薩勒札爾原作莎使厚嘉勞原作後等來賀以如
中都期詔群臣諭中都轉運使左淵曰凡宮殿張設毋得增置無役一夫以擾百姓但謹圍禁嚴出入而已放異豐年要錄云
故詔無定州縣及中都權留守拒不納恭立之大十二月幸中都詔軍士扈從者復三年同知河間尹高昌福上書陳便宜
賢之再三詔內外職官言事放異庚午帝謂宰相曰准賢退不肖宰臣職也有才能高於己者或懼其分權不
二年春正月辰辰朔日食帝徹樂減膳不視朝庚午帝謂宰相曰准賢退不肖宰臣職也有才能高於己者或懼其分權不
首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無以此為心都統色克原作斜哥副統布呼原作輝生擅易置中都官吏除名敕御史臺檢察六部
文移稽而不行行而失當者皆舉劾之如大房山獻享山陵禮畢欲獵因左丞相晏本傳名鄂倫一作幹論景祖孫阿里罕
加太尉等諫遠宮因曰朕嘗慕古帝王虛心納諫卿等有言即言毋緘默自便兵部尚書克實原作松謀反伏誅時中
留守璋與克實謀結將軍耶倫延安尹李惟忠副統布呼等因希謁山陵作亂會於克實家說萬戶高松不允與克詔高
實執耶倫等上變克實誅拜璋彰化節度使布呼等州防禦使松崇義節度使璋後使有功德左都監終兆尹詔高
思廉等振賜山東百姓粟帛無妻者具姓名以聞壬辰帝謂宰相曰朕即位未半年可行事甚多近日全無敷奏朕深居危
重賴卿等贊襄各思所長以聞朕豈有倦又曰卿等當參民間利害及時事可否以時敷奏不可自便優游命河北山東陝
西等路征南拔軍並放還家咸平濟州人二萬屯京師二月詔前戶部尚書梁球等安撫山東百姓招諭盜賊或避賊及徭役
他從者並令歸業諸罪並與原免閏月帝謂宰相曰比聞外議言奏事其難朕於可行者未嘗不從自今敷奏勿有所隱朕
固樂聞之又曰臣民上書者多敕尚書省詳閱而不即具奏天下將謂朕徒受其言而不行也其亟條具以聞三月免南京正
隆丁夫貧稅錢以廉平戒諭官吏詔河南陝西山東良民被誣為賊者釐正之夏四月詔減御膳及宮中食物之半立楚

七月己酉
金史卷三十

王允迪為皇太子。放異宏簡錄云本諱胡士凡賜名允迪卒諡秋七月。率賓軍士珠勒呼等。誣允顯默音子色克密書具父

謀反。帝覽書辨其誣。詔告者。八月。帝謂宰相曰。唐虞之聖。猶務兼賢。乃能成治。正隆專任獨見。故取敗亡。朕早夜孜孜。冀聞

讓論。卿等宜體朕意。詔百官。官吏凡上書言事。或為有司所抑。許進表以聞。朕將親覽。以觀人材優劣。謂御史臺曰。卿等所劾

惟諸局行移稽緩及緩於赴局者。此細事也。自三公以下。百僚善惡。邪正當審察之。否則治罪。命左諫議大夫石琚等廉察

河北。東路能諸關征稅。冬十月。帝職官為三等黜陟之。

三年。春二月。遣使廉問山西路。招諭陝西。詔澤州飢民。移於山西。贍濟仍於道路。計日給食。三月。遣官往捕中都。以南八路蝗

道侍郎魏子平。本傳字仲均。宏州人。官戶部尚書。等分詣諸路勸農。及廉問官吏。詔免去年諸路租稅。夏四月。詔史祀贖罪。雖會赦不赦。振

山西路貧民。給六十日糧。六月。觀稼於近郊。詔正隆未濟州逃軍為中都兵。邀殺者。官為收葬。復詔中都平州及飢荒

地。并經契丹標掠有質。賣妻子者。官為收贖。尋令流民未復業者。增陷招誘。秋七月。詔曰。祖宗時有勞効。未曾遷賞者。尚書

省酌量升除。諭求仕官。輒入權要門。追一官仍降。除以請求有所饋獻及受之者。具狀奏裁。詔罷契丹明安穆昆戶分隸女

直。九月。詔劉仲海等。廉問車駕所經州縣。罷貢金線緞疋。

四年。春正月。罷諸路元日及萬春節貢獻。故異大金國志云正月詔遣總計錄使二月。免安州。地理志云宋為順安軍治高今

年賦役。免北京。今年課甲。以粟償醵。復免北京稅課。絕疋一年。夏五月。早勅有司。審寬獄禁。宮中音樂。放毬場。役夫。禱

雨於北郊。未幾雨。秋八月。出內庫物。贖北京諸路官鬻為奴者。壬辰。帝謂宰臣曰。卿每奏官當事。凡治國安民及朝廷不

便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宰相之任。誰不能之。又曰。形勢之家。親識訴訟。請屬達官。吏屈法徇情。宜一切禁止。定歲大有

年。斷死罪十有七人。故異忠義傳時徐州江志。叛曹桂子。斬在賊中。

五年。春正月。命有司。早蠲水溢之處。免租賦。故異大金國志云。賜高年孝弟力田。二月。罷納粟補官令。冬十一月。帝謂宰臣

曰。朕在位日淺。未能編識。臣下賢否。全賴卿等。盡公舉薦。今六品以下。殊之人。林何以副朕求賢之意。

六年。春正月。勅宮中張設。毋以塗金為飾。夏四月。詔月朔。禁屠。詔每月朔望。及上七日。無奏刑名。五月。詔雲中大同縣。二縣

西京大及警巡院。給復一年。諭將幸銀山。諸處從軍士。賜錢五萬貫。有損田稼者。並償之。冬十月。詔免雄莫等州今年租。分屬

同府。及警巡院。給復一年。諭將幸銀山。諸處從軍士。賜錢五萬貫。有損田稼者。並償之。冬十月。詔免雄莫等州今年租。分屬

七年。夏五月。大興府獄空。詔賜錢三百貫。以宴勞之。六月。命地衣用龍文者。罷之。秋七月。禁服用金線。其織賣者。罷之。九月。詔

王天祺察訪所經過州縣官冬十月詔所幸郡邑曾宴寢室字勿避勅有司於東宮涼樓前增建殿位孟浩諫而止令吏部察
縣令賢否黜陟之 是歲斷死囚二十人帝謂宰臣曰海陵不辨人才優劣惟徇己欲多所升擢朕以為戒祇用賢才自今鷹
坊各局分不得授以臨民職任

八年春正月帝謂宰臣曰朕治天下方與卿等共之事有不可各當面陳慎勿阿順取容偷安自便又曰朕思得賢士寤寐不
忘今自朝臣出外即令體訪廉能及草萊可助治者以聞又曰卿等舉用人材凡已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賢何
必計親陳也又曰海陵修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書多不實司訪求得實錄之孟浩曰良史直筆君舉必書古帝王不自觀
史意正在此謂侍臣曰唐虞未有華飾漢文務為純儉朕興修宮室均損宮人歲費充之今亦不得營建矣如宴飲惟太子生
日及歲元近亦止上元中秋未嘗至醉至佛法尤不信梁武為同泰寺奴遼道崇以民戶賜寺觀加三公官其惑甚矣俞敬嗣

暉曰凡為人臣上欲要君之恩下欲干民之譽必虧忠節卿宜戒之謂李石曰臺憲固在分別邪正然內外百司豈謂無人惟
見卿等勿非不爾舉善惡宜刺舉善惡分別以聞 秋九月令自今差役凡稱御前者皆須寫奏仍附冊冬十月詔戒諭官吏貪
墨令圖畫功臣於太祖廟太祖廟在大金國志云七月以水滸遣使

九年春正月詔諸州和糴無得抑配百姓二月詔妄言邊關兵馬者徒二年中都等路水免稅曹軍二州水尤甚復一年放異
國志云二月命侍御完顏季思往遼東一帶三月大名路艱食遣使減糶矣已遣使諸路勸農夏六月久旱命宮中毋用扇
詢訪官吏治狀按舉黜陟問民疾苦紀未載

未幾雨秋七月罷東北路採珠冬十月詔宗廟之祭以鹿代牛著為令十二月詔賑濟等路飢是歲帝謂宰臣曰亡遠日
屠食羊三百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食常念民飢猶在已也彼身為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朕與大臣議論非正不言卿等
不以正對非臣道也謂宰臣曰諸臣初仕競求聲譽爵位既顯即徇默苟容為自安計朕甚不取其言諭之

十年春正月命宮中元宵毋得張燈放異大金國志云是月詔以去年臨洮府路二月節度使圖克坦子溫副使老君努以
贓罪誅 冬十月獵於霸州宋史地理志霸州本幽州大飢命所存恤紀未載二月節度使圖克坦子溫副使老君努以

治民之官其令教以詩書謂宗叙本傳本名德壽棟曰卿昨為河南統軍時言黃河堤埽利害甚合朕意朕每念百姓差調官
吏務為奸弊不早計料臨期星火至斂所費倍徙為害非細卿當早舉擇利行之謂石琚曰女直人經居達要不知閭閻疾苦
汝等自承薄至是民間何事不知凡有利害當悉敷陳謂宰臣曰朕論事有未究利害者宜悉心論列毋為面從退有後言

十一年春正月詔贖官年七十以上致仕者給半俸命振南京屯田明安被水災者詔免其以下生日受饋獻者罷官夏六月詔罷廣州沙苑歲貢羊諭自今勞民之重具以聞秋八月詔朝臣直言國家利便治體遺闕毋隱如舉劾職官勤惰令宰臣舉五品以下官冬十月帝謂宰臣曰朕已行之事卿等務為承順不復奏自今朕旨雖出而有未便者即奏改之汝尚書省亦當各受直言勿拒謂太子曰吾兒為儲貳朕當措天下無復有經營之事但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如德海瀆王以國人愛其子嫵而殺之此何理也昔唐太宗屬高麗伐高麗此等事朕不道汝又謂爾於李勣無恩今出之爾後以為僕射必致死力君人者馬用偽為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十二年春正月詔有司凡陳言文字皆國家利害自今言有可行封送秘書監當行者錄副付所司諭諸王長史曰朕選汝等勸導諸王為善否當力諫不從則具某日行某事以聞阿諛者罪以水旱免中都等路去年租稅尚書省奏廉察到清強官令速議并除詔自今官長不法其僚佐不糾正及不舉發者皆坐之戶部尚書高德基奏支朝官俸錢四十萬貫杖八十詔尚書省贓污官已被廉問者即罷之夏五月命振山東東路民飢禁百官及承應人不得服純黃油衣禁屠促踐民田令詢問亡失民間物償其直詔給西北路人戶牛冬十一月詔宗室中有不任職者授以散官量與廩祿丙子曹國公主家奴犯事宛平人劉彥弼杖之以主折辱令深責之臺下不言者奪俸一月十二月禁宗室錄官以宴飲廢公務令金銀坑冶聽民間採無得收稅汝翼大異國志云是年兩河大飢死亡枕藉令所在開倉賑恤黃真澤路等州盜起令僕射忠義等討之屠及無辜而強社逃竟不能制紀未載

十三年春正月詔免南客東俊者誤犯邊界罪令有司嚴禁州縣坊里為民害者詔東宮官屬有行檢不修及不稱職者具以名聞三月詹事劉仲誨請增東宮牧人及張設不許夏四月特授涪州脚廉平孝子劉政太子掌飲丞五月禁女真人母得譯為漢姓國語解所載完顏曰王女奚烈曰即之類皆大定明昌間所譯也見錢竹汀集帝御宴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願謂太子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至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自今當體朕意

十四年春二月詔免去年被水旱百姓租稅詔禁民戶毋故會飲夏四月禁民間妄建佛寺冬十月詔圖畫功臣二十人於行慶宮聖武殿左右廡帝謂大臣曰海陵崇尚吏事至執止以崇牘為功卿等當思經濟之術不可粗於故常也謂太子諸王曰行莫大於孝弟孝弟自家天祐汝等各思自盡勿因妻妾離間以至相違諭尚食局使曰大官之食皆民脂膏日者口味太多徒為糜費自今只進可口者數品而已

十五年春正月敘異史原文註云此下關世宗當極感之世半年餘豈無一事可紀今自本紀外既閏九月謂良弼曰今在官者須職任稱愜所望始加勉否則因循豈為忠臣之道又曰美德等在武靈時皆有能名然不務遠圖止以苛刻為事卒資直取死得為能乎

十六年春正月帝謂親王宰執曰經籍之興垂教後世今學者誦之而不能女直舊風取為純直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

感尊耆老酬賓信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當學舊風不可忘也詔免去年被水旱各路租稅夏四月詔京府設學養士制面賞舟車不得用馬諭西邊所在和糴為緩急備詔海陵時臣下被戮者官為收葬又十一月以鈕祜祿罕努前使西邊被害錄用其子十二月詔諸流移人老病者官與養濟

十七年春二月詔海陵時大臣無辜被戮家屬籍沒者並釋為良遣宋被雪子孫各尋舊壑三月免河北十路去年被旱蝗

租稅振東京博索哈斯罕三路飢故異大金國志云四月王與太子諸王東苑賞牡丹晉王允猷賦詩和者十五人時兀木子志報復朕骨不受調復夏亦禁邊不知三邊有疾使詩人去當得秋八月帝謂宰執曰今在官者同僚所見事雖合理亦以否主默然知內侍者事余萬福朕出是文或如水炭矣秋八月帝謂宰執曰今在官者同僚所見事雖合理亦以為非意謂從之則恐政非已出朕甚惡之又曰今在位不聞廣賢何也昔扶仁傑起自下僚力扶唐祚轉危為安延數百年之久仁傑雖賢非妻師德何以自薦子又曰朕年已老宜及康強時其政令之未完法令之未一者皆修舉之政不為急謂臺臣曰臺臣久察吏治能否務去其擾民且冀其得賢也今所至輒受訟讎聽其妄告使為政者如何則可

十八年春正月免中都等路前年被災租稅三月帝謂宰執曰朕令親最親民邇多犯法殊不聞有能者石琚對曰良卿令

焦旭慶都令李伯達皆能吏命權用之冬十一月尚書省奏撥額爾克阿所為刺史帝曰卿守條千里休戚安可不擇人而私

其親耶不許故異大金國志云正月學士張群吳與權等請修明軍政為自立計從之九月夏將滿

十九年春二月免去年被水旱民田租稅尋振西南路飢三月帝謂宰執曰好臣欲有規求往往私其黨與託以他事陽不與而陰為之力朕觀古之姦邪當建除之際惟勸擇立昏懦冀他日可弄權為功利也又曰朕觀前賢將諫與父母妻子訣示以必死同列目覩其死不顧身又為之諫此盡忠於國者人所難能也又曰人多奉釋老意欲徵福朕初頗惑之旋悟其非且

上天立君使之治民若蠶絲忽欲以倖倖難矣果能愛養下民天必祐之故異大金國志云正月晉王允猷為盜所殺太子

為一天下主不聽至是殺允猷事覺奔和龍至會同調兵主遣明威將軍劉宇允合所使也考酒好獵胆勇能用兵海勸南成混

允濟事四朝年益最高至宣宗朝尚存初無立為太子謀叛見殺之事此不足信見錢竹汀集

九朝紀事本末

金史卷三十

二十年春三月克中都等路去年租稅尋罷西北路進馬馳鷹鷂等夏四月帝謂宰臣曰國人多謂朕食用太儉朕年高不欲屠宰物命責為天子克自節約亦不惡也服御或舊常使奔澤破始更易帳幕但令足用何用華飾又謂曰山後地皆親王公主親家所占轉租於民由卿等之不察當盡心勤事毋令朕煩勞也又曰朕觀通鑑編次歷代廢興其有變戒用心如此古之良史也攷異大金國志云是年亡遼道隆帝使耶律幹平叛兵十萬自遼東結北地諸部為援王遣巨徽使統石烈徽合董為元帥將兵八千擊擒之封金源郡王檢幹平叛亂後正隆末年事志紀海陵未載幹平之叛而載於是歲

二十一年春正月次永清縣屬順天府賜孝子錢五百貫三月間劄州平糶民乏食發粟貸之閏月帝謂宰臣曰古人君多用讒諂蒙蔽為害漢明帝尚為此輩所惑朕於近習讒言未嘗入耳至宰輔亦不偏用一人私議也

二十二年春三月詔今歲行幸山後所須並不得取之民間雖人夫亦官給值違者杖八十秋七月宰臣奏事因帝違豫請退帝曰豈以微爽於和而傳臨朝之大政耶使終其奏

二十三年春二月御史臺近所劾州縣官罪止錄其惡而不舉善詔并察以聞三月詔戒諭中外百官秋八月以女真字孝經千部分賜護衛親軍九月命頒行所譯五經及新唐書帝曰燕人自古忠貞者鮮其俗詭隨有自來矣雖屢經遷變而未嘗殘破者此也南人勁挺敢言直諫者多前有一人見被後復繼之甚可尚也又曰昨久苦暑朕通宵不寐因念小民比屋卑隘何以安處又曰女真進士可依漢進士補官令史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習為會墨至為官習性難改政道廢興實由於此

二十四年春三月如上京命太子允恭守國趙王永中輔之帝謂宰執曰卿輩皆故老宜悉心輔導顧六部官曰朕聞省卻文字多以小疵駁之致累歲不能結朕甚惡之自今宜戒夏五月至上京戊戌宴於皇武殿謂宰執曰朕思故鄉積有年矣今既至此可同歡飲宗戚皆雲醉起舞竟日乃罷六月幸按春水臨漪亭閱馬於綠野浚令免上京今年市稅

二十五年春正月宴如嬪親王公主從官宗室男婦與坐者千七百餘人賞賚有差未幾復宴宗室宗婦於皇武殿賜官階銀絹有差宗室婦女及群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帝自歌本曲道王業之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咽不能成聲於是諸夫人皆歌本曲如私家之會既醉帝復續調至一鼓乃罷詔曲赦會籍府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已卯發上京宗戚奏辭帝曰朕久思故鄉甚欲留一二歲京師天下根本不能久於此也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奢縱以致貧乏朕其憐之務當儉約毋忘祖先艱難因泣數行下眾皆感愴而退六月太子允恭卒遣使致祭秋九月次

遼水見百二十歲老人能道太祖開創事嘉嘆賜食及帛之西還營真言孝太子於熙春園故異畢元續通鑑云太子常侍宴

典食懼太子曰如蛛吐絲乘空適墮此中耳豈汝罪哉在東宮十五年恩德沃人者深軍民巷哭

二十六年春三月詔尚書省曰卿等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安能用人古有布衣入相者聞宋亦多用流寓之人皆不拘貴近也以本朝境土之大豈無其人朕難徧知卿又不舉自古豈有終身為相者外官三品以上必有可用之人但無由得進耳又曰皇孫原王府官屬當選純謹秉性忠直者充勿用有權術之人令免諸路被水旱稅四十九萬餘石詔凡陳言文字請登聞檢院送學士院聞奏勿經省廷冬十月定職官犯贓同僚相糾察法申午詔增河防軍數令諸軍以時訓練十二月因黃久約言罷遞送荔枝

二十七年春二月帝謂宰臣曰朕於言事狂妄者未嘗罪之卿等不盡言何也今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朕見緘默之人不欲

觀之矣又曰朕觀唐史惟魏徵善諫所言皆國家大事其得諫臣之體近時臺諫止摘細微未嘗及國家大利害豈知而不言歟毋乃亦不知也命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並帶管內河防事免中都河北等路被河決水災軍民租稅詔河水泛溢農夫被災者免差稅一年衛懷孟鄭四州塞河勞役並免今年差稅命罪人在禁有疾聽親屬入覲詔能海關路所進海葱及太

府監日進時果故異通鑑輯覽云是冬禁女真人學南人不飾紀未書

二十八年春三月宴於神龍殿諸王公主以次上壽帝歡甚以本國音自度曲益言臨御久春秋高思國家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以戒皇太孫當修身養德善於持守及命左丞相克寧盡忠輔導之意夏四月命建女直大學制諸教授必以宿德

高才者充冬十一月詔南京大名府等處避水逃移不能復業者官與津濟錢仍量畝給以耕牛十二月帝不豫詔皇太孫攝政明年正月崩於福安殿壽六十七葬顯陵史稱自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

斷死罪歲或十七人號稱小堯舜然求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於口而群臣不能將順其美以抵大順惜哉

全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大定初宋人和戰

世宗大定元年即宋紹興三十一年也冬十二月以元帥左監軍高惠德等為報諭宋國使故異宋史紀事本末云十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時張俊被召過池左副元帥完顏古雲規措南邊及陝西等路事賜與金殿兵猶二萬屯和州後往擒顯忠軍即建康先牒通判劉子昂備行臨幸帝從之

二年春正月命河北山東陝西等路征南軍並放還家放異續綱目云正月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遣辛棄疾入朝京尋
 尚有賈瑞云是月金攻壽春府宋忠義將劉泰戰死金人引去二月貴州刺史舒穆魯珠德勤木剌石宋史高宗紀棄疾外
 南河鄭州防禦使富察世傑取陝州甲子詔都元帥瑣都魯開府山東經畧邊事史異宋史紀事本末云是月帝還臨安
 陝州防禦使至蜀與吳玠經畧中原王宣敗金人於汝州再戰敗遂及靖敗之於確山吳玠復永安軍王剛破之於海州杜彥和
 及城陷家屬遇害與規密贈官世宗登城以木炭死三月左都監圖克坦喀齊敗宋師於德順州放異宋史紀事本末云
 十餘萬復攻海州與規密贈官世宗登城以木炭死三月左都監圖克坦喀齊敗宋師於德順州放異宋史紀事本末云
 摩阿拉海等敗宋兵於華州放異宋史紀事本末云三月左都監圖克坦喀齊敗宋師於德順州放異宋史紀事本末云
 止乃六月宋遣使來賀即位放異宋史紀事本末云三月左都監圖克坦喀齊敗宋師於德順州放異宋史紀事本末云
 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不從則戰庶中國之威可振遂遣使往通泰接伴禮儀十四事鐵忠建貴稱臣并新復州
 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遂行至燕門見書不如此式合改陪臣二字必用舊儀接伴禮儀十四事鐵忠建貴稱臣并新復州
 留使張浩不可力道遠所載載計惟作二月秋七月宋高宗傳位孝宗嗣立放異宋史紀事本末云六月水滸通通復州
 出使宋史又繫於四月稱異角向大醉原嘉人史浩議欲城米石瓜州及不可見有隙凡所規畫堅阻之固欲作五月時張浚
 海道棹山通鑑諸將出是月追復岳飛官以禮改義官其孫六人繫年要錄云先是金遣忠義志監經畧四川為南師所敗
 南復光州命且云於義等方討韓軍無暇以禮致宋至冬方奉九月以完顏思敬為右副元帥經略南邊河倫統軍使宗尹
 至孫官平復汝州時宋陷汝州宗尹遣富珠哩原會字定方本名阿哈將兵四千往取之汝州東南北三面皆山林險阻不可
 章代國公復汝州時宋陷汝州宗尹遣富珠哩原會字定方本名阿哈將兵四千往取之汝州東南北三面皆山林險阻不可
 以騎軍戰宋兵時由鴉路出沒定方至襄城汝州名屬隴州知聲言諸軍至俄定方趨鴉路宋人果棄城遁追至布裕又擊敗之遂
 復其城冬十一月以布薩原惟忠義為右丞相將兵侵宋赫舍哩原作統志實為左副元帥副之放異宋史紀事本末云
 不稱臣詔忠義總成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志高擊兵淮陽將行諭曰宋志實為左副元帥副之放異宋史紀事本末云
 若歸侵疆負禮如故則罷兵忠義至汴簡開士卒分屯要害所載較詳
 三年春正月遣客省使烏居仁實勢河南軍士二月詔撫諭陝西夏四月取商鞅環州宋所侵一十六州皆復放異宋史紀事
 以書來求海州唐鄆商州地及徽幣先是金兵十萬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張浚請也時浚以備之至是以書來求海州唐鄆商州地
 乞罷王十朋劾其懷姙誤國八罪出知紹興府十朋字龜齡諸清人諫忠文南來書環州之破守臣強實及弟震死之世宗紀
 均未五月宋人攻破靈壁州紅縣屬鳳至五以忠義兼都元帥遠軍河南統軍使莫托下嘉一作捷不也放異宋史紀事
 入於宋宋人攻破宿州時宋將黃觀擊蔡州楊思據穎昌志符使完顏王祥復取蔡州黃觀擊遁去完顏襄拔潁州獲楊思
 移牒宋密院張浚依皇統舊式浚復書至麾下議之宋李世輔用降將八里札巴丹餘當督驍將也正月自海道奔宋謀攻

得報書歸復持康

五年春正月宋通問使魏杞等以國書來書不稱大稱姪宋帝稱名再拜奏書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改異大金國志

好齊盟出於初議中因曲議或為才指之言致此數年未講衣裳之會茲於嘉報不替舊歡即衛社之大忠謹時金國已

張恭愈以國書稱大金皇帝去大字不可且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月有敵橫北朝道元年三月魏杞還自金時金體已

用兵能保必勝乎全君臣環聽拱誠卒正敵國禮而遠帝制藉其厚史人月有敵橫北朝道元年三月魏杞還自金時金體已

副都點檢完顏仲等為宋報問使楊伯通至是始謂仲作中制慰籍其厚史人月有敵橫北朝道元年三月魏杞還自金時金體已

平章政事遠軍秋八月前宿州防禦使烏凌阿薩喇使宋皇太后書以與宋李世輔交通伏誅冬十一月以右副都

點檢烏庫哩尼瑪哈原作為古論粘沒喝為賀宋正旦使格畢沉通鑑云六年八月宋詔將諸軍與金戰功顯著十三處立定

之戰因破偽齊不與其列岳飛即城之戰亦未載固多不審矣

十年春正月宋遣使來賀宋史紀事本末云就道六年閏五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為祈請使來陵寢地及更定受書儀蓋

使取書進思退又循檜效事使也秦檜思媚金凡使至捧書升殿北榻前范成大為祈請使來陵寢地及更定受書儀蓋

約在成界山河而如舊館音至指擊者以為言接附請之允恭受日既盟出於好之二事相和書臣方和

不納旬餘乃入事當審處拜可字休成於行進附請之允恭受日既盟出於好之二事相和書臣方和

議之明年三月遂以金賀生辰別函請陵寢及受能措吳一那後官參政又高麗書之禮出於好之二事相和書臣方和

宋史載在三月會要載金人宣葬於陵寢詳不具書又續通鑑云時雄遠謂金主為庸人中原日望王師帝甚悅聖政革載在歲末

全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世宗朝宰輔

世宗大定元年冬十一月以戶部尚書李石為參知政事石字子堅遼陽人貞懿皇后弟先世仕遼為宰相父綽爾齊桂州觀

察使高永昌據東京叛攻之不克死石敦厚寡言器識過人天會中官景州刺史海陵遷燕京入見指之曰此非葛王之舅乎

葛王謂世宗也尋除興中少尹託疾歸海陵使高存福圖世宗石知之勸其先發從之至是以定策功拜參政納其女後宮生

鄭王永蹈衛王永濟是為元妃

二年春正月以濟南尹布薩忠義為尚書右丞忠義本名烏哲原作上京博勒和盧古拔河人宣獻后姪元妃兄也先代

自國初世襲穆昆父博羅官博索路統軍使致仕忠義魁偉長鬚喜談兵有大略幼從宗輔里溫定陝西行間射中宋

大將宋兵潰遂知名從宗弼原作再取河南為明安攻冀州先登攻大名府力戰破其軍十餘萬渡淮克壽慶等州宗弼稱為
將帥器皇統四年除博州防禦使學女直字古算法閱月盡通之職業修理郡中稱治一夕陰晦囚徒謀反獄將校皆惶駭失
措忠義令守吏搥鼓鳴角囚徒驚為天曉不敢出咸自就桎梏海陵南侵為漢南路副統克通化軍至是由濟南尹入朝拜
右丞夏五月進忠義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經略契丹先是幹罕原作完顏默音討破之乃擁眾貪圖掠不進擊而縱其子
色克暴橫軍中士卒解體久無功忠義請討賊自効因召默音還勒色克歸本貫以忠義代加封榮國公未幾契丹平語詳
契丹諸部叛亂事申師還拜右丞相冬十一月詔忠義帥師侵宋以左副元帥赫舍哩原作志甯副之志甯本名薩哈連
原作合鞏上京和坦原作胡人自五代祖太尉罕齊原作以來世姻王室父薩巴官開遠節度使去甯沈毅有遠略聚宗弼女宗
弼最愛之皇統間為護衛海陵時累擢樞副開封尹契丹薩巴原作反布薩思恭原作等征討無功誅命志甯與白彥敬討之
至北京聞世宗有異志陰結會甯尹完顏富色哩原作等將攻之會世宗立遣使來招志甯殺使者九人詔默音討之眾不肯
戰乃降尋命為右監軍從忠義討平契丹至是還自軍拜左副元帥經略南邊是歲六月以南京留守赫舍哩良弼為尚書
右丞右副元帥良弼本名羅索原作冀室輝發回怕川人父太宇世襲佛甯原作從宣甯天會中選女直字學生良弼童年在選中
希伊原作室稱為國令器由令史擢右司郎中參政椿年薦歷參政改吳良弼傳謂由大理丞為右司員外郎所載互異轉左丞海
陵侵宋諫不聽為右領軍大都督世宗立改留守至是召為右丞
三年夏四月以參政李石為御史大夫封趙國公五月忠義朝京師命兼都元帥還軍時志甯與宋兵戰大捷復宿州忠義
以書責宋宋遣洪遵等來議前後貽書凡七宋託故未從乃移軍壓淮境遣志甯率偏師渡淮取廬和等州宋人懼而世宗亦
思與天下休息詔忠義度宜以行語詳宋人和戰事中乙卯詔參知政事完顏守道按問大興府捕蝗官守道本名實訥埒
原作泥烈習以祖希尹功擢應奉翰林文字世宗立遷左諫議大夫進參政時契丹餘黨未附者眾北京秦州臨潢民不安詔守道
往招撫呼敦紐赫等內附民以甯息冬十一月進良弼左丞以吏部尚書石琚為參知政事琚字子美定州人沈厚好學父
臯補郡吏從棟摩原作克青州諫止虜掠隨守定州故焚叛民籍全活者眾琚博通經史工詞章天眷二年中進士第一起家
歷吏部侍郎世宗舊聞其名及即位擢左諫議大夫詳定制度拜參政
四年夏五月己酉命參政石琚等於北郊望祭禱雨壬子雨壬戌左丞良弼至自征南元帥府秋七月以良弼為平章政
事八月以參政守道為尚書左丞嘗從獵近郊有虎傷獵犬帝欲親射之守道叩馬極諫而止以大興尹唐古安禮為參

知政事安禮本名烏楞古原作韓字子敬好學知為政大體累官臨海節度使大定初遷益都尹臨海軍名本錦州縣三隸北

五年春正月宋和議成夏四月右丞相忠義遂自軍五月左副元帥志甯以召入見丁巳進忠義左丞相加志甯平章政事遂

軍諭曰卿壯年能立功如此朕甚嘉之南服尚須一往規畫

六年春正月左丞相忠義卒紀異世宗帝親臨哭奠贈加等命參政安禮護喪事諡武莊忠義動由禮法謙以接下善御將

士能得其死力及入輔知無不言自漢唐以來外家未有兼任將相功名始終如忠義者圖像行慶宮配享世宗廟廷子授

二月志甯還京師拜樞密使紀異世宗冬十一月參政石琚以母憂罷十二月進良弼右丞相監修國史封宗國公

七年春正月起復石琚為參知政事尋進右丞天長親災詔有司營繕闕民居以廣大之曹錢三十萬貫蔚川采地曹役數百

千人琚奏之帝曰自今凡稱御前者當稟奏對曰聖訓及此百姓之福也時議禁網捕狐兔等野物累計其獲或至徒罪琚奏

曰捕禽獸而罪至徒恐非陛下意請杖而釋之帝曰然夏四月加御史大夫李石司徒時安化州名即密節度使圖克坦子

溫平章喀爾喀姪也賊濫不法石劾之方石奏事宰相下殿立俟良久既退或問石奏何久石正色曰正為天下姦汚未盡誅

耳聞者悚然秋九月參政安禮罷冬十一月太子生日宴東宮志甯奉觴上壽帝悅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

相樂皆此人力也使取御前玉大杓酌酒帝手飲之即以玉杓及黃金五百兩賜之以女下嫁志甯子諸神努皇女以婦禮謁

見舅姑坐受歡飲而罷

八年帝因常德暉言謂宰相曰朕思庶職多不得人中夜而寤或達旦不能寐卿等注意選擇朕亦密加體察良弼對曰女直

契丹人須是會習漢人文字然後可方今多為黨與或稱譽於此或見毀於彼所以難也帝曰朕所以密令體察也又曰明安

穆昆牛頭稅粟本以備凶年凡水旱乏糧處就振給之

九年冬十二月拜良弼左丞相良弼為相既久練達朝政帝所詢訪盡誠開奏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議論多稱帝意參政宗叙

請置沿邊邊餉良弼曰敵國果來伐此豈可禦哉帝曰卿言是也詔以志甯為右丞相十一月左丞相守道擢平章政事右

丞石琚為左丞帝曰古有居下位能負國為民直言無忌者何以無之琚對曰是豈無之但未得上達耳帝曰宜盡心承擇之

十二月以東京留守圖克坦喀齊哈原作徒為平章政事喀齊哈上京連蘇海水人魁偉膂力過人皇統間由穆昆歷隴州防

禦使屢敗宋兵遷平涼尹擢左都監正隆末為西蜀道都統世宗立降詔撫諭表陳侵宋方略許便宜從事屢破宋吳玠軍語

詳規取隴蜀事。中陝西平。詔書褒美入為樞副。改留守擢平章封定國公。

十年春正月以司徒李石為太尉尚書令封平原郡王進廣平。夏閏五月夏國王李仁孝請分國之半以封其臣任得敬帝問宰相李石等請許之帝曰此非仁孝本心不可從良弼議與上意合既而夏誅得敬上表謝秋九月良弼丁憂起復如故

十一年夏六月平章喀齊喀卒贈有加遷其孫薩哈武功將軍配享世宗廟廷。冬十月左丞相良弼進睿宗實錄時高麗

國王親讓國於其弟皓帝疑之問良弼對以非親本心其後趙位寵求以四十州來附其表果言王皓弒其兄親如良弼策語詳高麗事中。良弼傳時每曰暮日色昏赤帝問何故對曰且而色赤應在東高麗當之暮而色赤應在西夏。是歲志當代宗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已而夏與高麗相繼變作其言皆驗世宗紀未載。

叙北征既還遣使迎勞賜弓矢玉吐龍封廣平郡王進金源以宗弼所服玉帶賜之。十二年夏四月右丞相志當卒帝親臨其喪贈其厚諡武定。圖像行慶宮帝嘗曰志當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梁

王未有如此人者也。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十三年冬十月以前南京留守唐古安禮為尚書右丞先是安禮為參政以事忤帝意出為橫海節度使數年不復召石瑒對

便殿從容造曰安禮忠直久在外官帝然之遂自南京召為右丞。十四年春二月以太尉李石為太保致仕尋卒諡襄簡配享世宗廟廷。世宗時尚書令凡四人張浩以舊官守道以功圖克坦

克甯以顧命石以定策他無及者于獻可第進士。應戶部侍郎山東提刑使。冬十二月進平章守道右丞相以樞密國克坦

克甯為平章政事。克甯本名錫聲原作錫聲軍本東萊郡號定海人父和珍原作官汾陽軍名今汾州宋為西節度使克甯資

質渾厚。寡言笑。善騎射。有勇略。因母舅希伊薦熙宗。時由符寶祇候歷忠順軍名今蔚州後改一名節度使。其妻為宗幹女嘉

祥縣主海陵誅其同母兄富勒堅源甲作降克甯知滕陽軍。麟三。大定初以都統從默音征契丹用其議召默音還以忠義代

討平之。擢太原尹。復從侵宋取楚州及淮陰縣和議成改大名尹。至是由樞副拜平章封密國公。是歲宋使張子顏等請更

受書儀。珺與安禮勸許之。良弼持不可。守道等議合事遂寢。由是終不復改。良弼請詔朝官六品以上外官五品以上各舉所

知從之。帝問宰相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飢。今一二歲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良弼對曰。古者地廣人稀

崇高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飢饉之患也。今地狹民眾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眾。故一遇凶歲而民已

病矣。帝深然之。命有司懲戒荒縱不務生業者。十六年春二月平章克甯罷為東京留守以其女嫁為瀋王永成妃得罪克甯不悅求致仕故也。

十七年冬十一月以克甯為平章政事進右丞安禮為左丞左丞石琚擢平章政事封莘國公

十八年春正月修起居注伊喇傑言每屏人議事雖史官亦不與聞無由紀錄帝問平章琚左丞安禮對曰古者史官天子言

動必書使人君知畏也帝然之朝奏屏人議事記注官不避自此始夏六月左丞相良弼卒諡誠敏良弼性聰敏忠正善斷

法出人意表雖起寒素致位宰相朝夕惕惕盡心於國謀慮深遠薦舉人材常若不及居位凡二十年成太平之功稱賢相焉

圖像衍慶宮改諡武定配享世宗廟廷秋八月進守道為左丞相以石琚為右丞相九月以左丞安禮為平章政事參政伊

喇道為右丞道本名趙三其先伊實部人徙咸平寬厚有大志以篤孝著名由令史歷戶部郎中海陵謂其骨相異常必登公

輔從侵宋為長史世宗立擢翰林直學士歷右丞十九年秋八月右丞相琚致仕世宗屢稱其知人曰琚為相舉能其官嘗內燕琚在坐諸王竊語世宗曰使我父子家人輩得

安然無事而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乃歷舉數十事曉之皆俯伏請罪大定間將立元妃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

矣帝悟而止二十二年卒諡文憲圖像衍慶宮配享世宗廟廷二十年春二月以克甯為右丞相徙封譚國公克甯為相持正守大體不屑屑於簿書期會帝屢稱之冬十一月右丞道罷

為南京留守尋入拜平章政事二十一年春三月以左丞相守道為太尉尚書令進克甯左丞相安禮右丞相封為國公進封申秋七月以克甯為樞密使

守道復為左丞相二十二年右丞相安禮卒世宗稱其忠直且練習政事無出其右者配享世宗廟廷二十三年秋七月平章伊喇道罷咸平尹封莘國公明年卒圖像藏祕省子光祖官左宣徽使

二十六年夏四月左丞相守道致仕自秉政以來効竭忠勤明昌四年卒諡簡靖子珪襲穆昆璋第進士五月以克甯為太

尉左丞相命輔導原王屢請立為皇太孫因侍宴稱為忠實明達漢之周勃帝嘗問史事奏曰臣聞古者人君不觀史願陛下

勿觀帝曰朕豈欲觀史比深知史事不詳故問之耳初蘆溝河決久不能塞加封安平侯久之水復故道帝喜獲感應克甯奏

曰神之所佑者正也人事乖則弗享矣報應之來皆由事帝曰卿言是也時頗信神仙浮圖事故克甯及之二十八年冬十一月辛太尉克甯第十二月帝不豫命克甯兼尚書令封延安郡王與宰執宿內殿章宗立徙封東平拜太

傅加太師追封溈王明昌二年卒諡忠烈圖像衍慶宮配享章宗廟廷

河決之患

世宗大定八年夏六月河決李固渡。方輿紀要云大名府魏縣東南有李固渡處也黃河當克宋之初兩河悉昇劉豫豫亡河遂盡入國境數十年或決或塞邊徙無定因設官置屬以主其事沿河上下凡二十五埽六在河南十九在河北埽設散巡河官一員而置都巡河官六員後又特設崇樞上下埽都巡河官兼石橋使凡巡河官皆從都水監廉舉總統埽兵萬二千人至是河決李固渡水潰曹州城分流於單州之地

九年春正月遣都水監梁肅本傳字孟容奉聖州人官參政諡正憲往視決河河南統軍使宗室宗叙言大河所以決溢者以河道積淤不能受水故也今曹單雖被其害而所壞農田無幾今欲河復故道不惟大費工役亦卒難成功縱能塞之他日霖潦又將潰決則山東河患又非曹單比也且沿河數州縣興大役人心搖動宋人乘間搆為邊患肅亦言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若塞新河則二水合流如遇漲溢南決則害南京北決則山東河北均被其害不如李固南築隄以防決溢為便帝從之三月拜宗叙為參知政事諭曰卿昨言黃河埽埽利害甚合朕意

十一年河決王村方輿紀要云即今濮州治又州東北有石村南京孟衛州界多被其害

十二年春正月尚書省奏言水東南行其勢甚大可自河陰縣名屬鄭州廣武山山在蘇東里見方輿紀要循河而東至原武陽武一縣俱屬開封府

東明縣名屬開封府等縣孟衛等州增築堤岸詔遣太府少監張九思及赫舍哩小字阿薩監護工作

十三年春三月尚書省請修孟津滎澤州名屬鄭州崇福埽堤以備水患帝乃命雄武以下八埽並以類從事

十七年秋七月大雨河決白溝冬十二月尚書省奏請脩隄埽日役夫萬一千五百以六十日畢工詔以工部郎中張大節及高蘇董其役

十九年秋九月因南京有司言增京埽巡河官一員

二十年冬十二月河決衛州及延津縣名屬開封府京東埽瀾漫至歸德府遂失故道勢甚南行乃自衛州埽下接歸德府南北兩岸

增築隄防以捍湍怒並設歸德巡河官一員

二十一年冬十月以河移故道命築隄以備

二十六年秋八月河決衛州堤壞其城帝命戶部侍郎王叔都水少監王汝嘉馳傳措畫備禦既而河勢泛溢及大名遣戶部

尚書劉璋本傳字德玉成平巡視以寂不職門志十一月都統蕭敵里等敗於沃稜濼原作沃稜濼云在遠黃龍府東北要官以西北招

討使耶律幹里朵為行軍都副點檢蕭伊寶原作蕭伊寶錫字圖敏國舅少父房之俊同知南院樞密使事耶律章努原作章努卓異通

字特們本傳字塔瑪雅舊副之敗與契丹蕭松茂原作蕭松茂錫字圖敏國舅少父房之俊同知南院樞密使事耶律章努原作章努卓異通

幹里朵誤聽漢軍已過即棄營遁明晨漢兵尚餘三萬取推武朝彥為原作武朝彥古努革谷路張維協副之獨深流河路深入交鋒稍却

五年春正月帝下詔親征遣僧嘉努原作僧嘉努如金議和都統幹里朵戰敗於達里庫原作達里庫二月饒州渤海古欲原作古欲沉

艦等反自稱大王以蕭色佛呼原作蕭色佛呼謝討之大敗命南面副都統蕭托斯原作蕭托斯為都統副之夏五月托斯和與古欲戰

敗績六月招古欲等獲之及其主托斯和傳事又云字伊寶揚圖魯卜部人正直為阿蘇所忌沮不用後召知南樞密卒原作南樞密卒秋七

月幹里朵與金戰敗於白濼免官命蕭奉先為御營都統耶律章努為副與諸將分道進帝親征尼雅滿等以書來欲求戰上大

怒下詔有女直作過大軍剪除之語原作有女直作過大軍剪除之語五部北出駱駝口別以兵三萬出甯江州駱駝山口在今札賚特西北北邊紀事云長春

州亦曰長春路呼都克原金主務面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益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主上親征奈何非人人死戰隄南決

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河水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乃瀋水故道可容二三分而已今河水趨

北蓄長隄而流者十餘處而隄外率多積水恐難依元料增修長隄與創築月隄也可於北岸牆村決河入梁山濼故道依舊

作南北兩清河分流然北清河舊隄歲久不完當立年限增築大隄而梁山故道多有屯田軍戶亦宜遷徙今擬先於南岸王

村宜村兩處決隄導水使長隄可以固護姑宜仍舊如不能疏導即依上開決分為四道俟見水勢隨宜料理宰相以標議所

關利害非細請遣官覆視詔以知大名府事內族裔戶部郎中李敬義充行戶工部事命參政胥持國都提控又奏差德州防

禦使李獻可及焦旭本傳字明銳柏鄉人時稱於山東當水所經州縣築護城隄及北清河兩岸舊隄役夫修築嗣後集自官

詳議咸以為黃河水勢變易無定非人力可以指使況梁山濼淤填已高而北清河狹不能容兼所經州縣田廬不一使大河

北入清河山東必被其害應毋庸議事遂寢秋八月河決陽武故隄灌封邱關名屬而東詔命同知都轉運使高旭及鈕枯

祿奕小字輝嘉勞同往規措王汝嘉等杖七十罷職復命參政馬琪往仍許便宜從事本傳琪字伯玉寶城人官參政通鑑

諸州縣原中至壽張至梁山濼分為二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海從此南北分流不能復塞致北清河即今大清

河大變矣議者謂金湖高首鑿利河之南而分之二派入南北清河自宋熙寧十年始尋經塞治至是復行其道而河清

復塞也時胥持國與馬琪奏言已至光祿村周視隄口隄岸隘濇至十餘里外方能取土而隄面窄狹僅可數步人力不能

施雖成易毀而中道淤澱地有高流不得泄且水退新灘亦難開墾其孟華等四婦與孟陽隄道沿汴河東岸但可施功者即悉力修護則京城不至為害琪又言都水監員數冗事廢請罷各樣設勾當官二員其都散巡河官入縣令廉舉人內選注從之未幾琪還奏言孟陽河隄及汴隄已修築水不能犯汴城至今河勢趨北來歲春首擬於中道疏決以解南北兩岸之危遂命翰林待制鄂屯忠孝太府少監温防充行戶工部事修治河防尋命御史臺官體究河防利害

六年春三月以河防工畢參政胥持國等進官有差

宣宗貞祐三年夏四月單州刺史延札天澤言守禦之道當決大河使北流德博觀博州即東昌府觀州即景州縣六滄之地今其故隄猶在工役不勞水就下必無漂沒之患而難者若不以犯滄鹽場損國利為說則以浸沒河北良田為解然河徙之後淤為沃壤正宜耕墾夜倍於常利孰大焉否則河南一路兵食不足而河北山東之地皆瓦解矣命議之

四年春三月延州刺史温薩克蘇原作温言近世河離故道自衛東南而流由徐邳徐州屬縣四今升為府入海以此河南之地為殃竊見新鄉縣縣屬西河水可決使東北其南有舊隄水不能導行五十餘里與清河合則由濬州大名觀州清州柳口入海此河之故道也皆有舊隄補其缺罅足矣如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半退足為禦備之計進可壯恢復之基

五年夏四月勅樞密院沿河要害之地可壘石岸仍置撒星椿陷馬塹以備敵

金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章宗嗣統

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春正月帝崩皇太孫即位諱璟小字瑪達格原作麻達葛致異通鑑輯覽作馬達干生於此山即以名之顯宗嫡子也母孝懿皇后圖克坦氏及異大金國志作趙以大定八年七月丙戌生初封金源郡王進封原王二十六年五月拜右丞相十一月立為皇太孫及異歸潛志云時侍制趙可當筆云念天下大器可不正其本歟而世宗不豫遂攝政至是即位詔今歲租稅悉免之進宿道賜繒絮獨人絹一疋米二石二月命學士院進呈漢唐便民事及當今急務勅開登聞鼓院以達冤枉官籍監戶及奴婢悉放為良增定百定俸令有司稽攷典故許引用宋事是月宋孝宗內禪子光宗即位夏五月勅收錄功臣子孫量材任使六月修起居注完顏烏哲等上書諫獄納其言拾遺馬升上儉德歲初置提刑司分按九路兼勸農採訪屯田鎮防諸軍皆屬秋七月減民地稅十之一河東南北路十之二下田十之三初設經童科九月罷告捕亂言人賞制強族大姓

不得與官吏交往冬十一月詔五品以上官各舉所知否則坐以蔽賢罪並到任即舉自代詔各路飢饉先賑後奏

章宗明昌元年春正月以完顏守貞為參知政事政事施行果何如對曰樞機周密品式詳備主立銳意於治問漢宣綽核名實之道

平府四年各拜平章事三月初設應制及宏詞科命修曲阜孔子廟為參政謂有建購也秋八月詔設常平倉

罷諸府鎮流泉務選才幹官為刺史戊戌帝謂宰臣曰何以使民棄末而務本以廣儲蓄尚書鄧儼曰今風俗侈靡宜定制

度辨上下使服用居室各有差等用度有節蓄積自廣矣是年以伊喇履為尚書右丞本傳字履道遼東丹王七世孫第進

獻以圖克坦猛為參知政事尋進右丞平之基宜稽古崇德母因物以為好惡喜怒忽小善不恤人言昔唐陸贄嘗陳下榻太

之樂九上其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為臣者敢不慎其三右丞相襄罷論功第一名安原州防禦使從宋擒楊思和太

是罷放異大金國志云是年夏國入寇冀州又侵石州紀未載至

二年春正月始許宮中稱聖主二月禁民庶不得服純黃銀褐色諭有司自今女直字直譯為漢字國史院專寫契丹字者罷

之夏六月禁稱本朝人及本朝言語為番違者杖冬十一月禁伶人不得以歷代帝王為戲及稱萬歲太后尊號曰壽福集百

官大列妓樂三月拜經童為相經童者僧童也封監女為貴妃內庭事惟其言是聽外事惟乞兒李點檢主之由是朝綱不正軍民胥怨西夏臨鄆坊州攻保安軍紀未載

三年春三月令檢勘前後所申孝義之人如有可用者具以聞夏四月旱命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汰冗官決滯獄五月出

宮女百八十三人秋八月集百官問朝政得失及民間利害令各書以對冬十月命訪求博物多知之士登極尊禮大臣講論

四年春正月命自今察舉官吏以德化為先賤河北諸路被水災者諭點檢司行宮外地及圍獵之處悉與民耕雖禁地聽民

持農器出入三月制定民習角觝槍棒罪夏五月諭諸路令月具雨澤田禾分數以聞秋八月釋奠孔子廟北面再拜冬十

二月冊長白山神為開天宏聖帝是歲大有年邢洺深冀河北十六穆昆之地野蠶成繭

五年春正月詔行區田法相其地宜務從民便令購求崇文總目內所闕書籍夏四月詔篋積床榻毋飾

金玉秋九月勅尚書省集百官議備邊事命諸路並北準布以六年夏會兵臨潢冬十二月平章完顏守貞罷政事施行果何如對曰樞機周密品式詳備主立銳意於治問漢宣綽核名實之道

貞剛正明亮通習典故凡論對必傳經義時全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多因舊制主欲更定為一代法皆守貞哉政事施行果何如對曰樞機周密品式詳備主立銳意於治問漢宣綽核名實之道

治號稱清明好接引善類列朝位為奪持國所忌故罷績綱目守貞之罷載在六年冬畢沅續通鑑云守貞既罷相出守持國

事思解職下詔切責其不為官紀未載

六年春正月罷陝西括地時北邊警慶州被圍急招討副使裕爾伯特原作瑤擊卻之夏五月遣左丞相瓜爾佳清臣本傳本

有功累官左丞相封密國公 行省事於臨潢府 臨潢力戰被射死 贈龍虎上將軍 護衛博克托等皆戰沒紀未載 尋遣使
來獻捷清臣領軍出征令伊喇敏為都統完顏安國副之分領前隊自選精兵為後隊進至哈里河前隊於栲栳濼攻營十四
下之回迎大軍屬部色徹掩其所獲羊馬資械歸清臣遣人責其賂罰北準布由此叛去大肆侵掠事聞降授橫海節度使是
役也清臣首其事致北鄙不甯者數歲天下尤之安國傳時為先鋒都統屬部叛安命尚書左丞瓜爾佳衡本傳本名阿里
第進士恩翰林應奉文字擢左丞改直京將兵赴撫州四治柔遠隸西京路詔右丞相襄領行省事敗敵於望雲遂率駙馬
都尉布薩揆等進軍大鹽濼京路臨潢府分兵攻取諸營時襄招降呼必紇原作胡遣完顏充進次烏魯斯魯速幹城尋命
夫軍出東道自出西道東軍至龍駒河被圍襄馳救合擊大破之敵奔幹勒嘉原作幹河遣完顏安國追躡之眾散走凍死者
十八九降其部長遂勅勛九峰石壁安國傳襄總師進安國兩路都統大捷於多里札統所部萬人疾驅薄敵破降之進樞副
信武將軍子世勳後登進士第紀均未載

承安元年春正月大鹽濼群牧使伊喇觀等為光嘉喇部兵所敗死之二月右丞相襄左丞衡至自軍中尋復命還軍
秋七月命有司收瘞西北路陣亡骸骨九月襄赴闕進拜左丞相封常山郡王冬十月準部復叛命襄行省事於北京會群
牧契丹圖下蘇原作德壽等據信州反遣將討平之攻異裕爾伯特時領步騎萬次斃州賊數萬逆戰勢甚伯特擊却之
本戶三紇從宗浩為都統戰伊瑪河及骨堡子西殺獲甚眾均載泰和元年又異
管鳥古論道速滿察守純分道進討擒德壽等送京師大金國志載在泰和元年又異

二年春三月召左丞相襄還命參政齋行省事於北京未幾北都復叛齋戰失律杖除名復命襄為左副元帥蒞師尋拜樞密
使兼平章政事時襄遣宗浩出軍泰州左丞衡出軍西北路以邀準布自率兵出臨潢頃之色徹部族詣撫州降襄乃進屯默
音埒里額穆爾蘇改異宏簡錄作活等山以逼之無何泰州軍與敵接戰宗浩督其後殺獲過半諸部相率納款自是北陲遂
定攻異親征記云時襄率兵滿掃者北走帝聞之遂起兵難河迎討與敵於納刺虎夫圖之野獲大珠金銀綉車各一遂授
帝為親征記云時襄率兵滿掃者北走帝聞之遂起兵難河迎討與敵於納刺虎夫圖之野獲大珠金銀綉車各一遂授
軍兵敗天翼戰死時用事除拜生殺皆出其口張克己等秋八月以左宣徽使為尚書右丞字不異錢竹汀遺其弟源監
御史孔廟石刻承安四年三月奉定軍節度使兼代州刺史未幾秋八月以左宣徽使為尚書右丞字不異錢竹汀遺其弟源監
與章宗紀三年十二月右丞音罷年相合然則書即書之諱說文書用也從高從自請若庸石刻作書隸體小變耳通鑑輯
室也又備致內有音字余額切音州解作莫知香云

三年冬十月定官民存留見錢之法設回易務更立行用鈔法十一月以邊事定大赦賜丞相襄以下將士金幣有差史稱
之等清臣首議出師遠以貪小利敗襄雖賢竭力而後勝其任然而兵
連禍結以終金世迹襄之築濼動以自固其猶元魏北齊之長城歟

九月記事本末 金史卷三十四 十一

全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李妃干政 晉持國事附

章宗明昌五年春正月昭容李氏進位淑妃李氏名師兒其家有罪沒入宮籍監父相母王盼兒皆微賤大定末以監戶女子入宮是時宮教張建教宮中師兒并諸宮女皆從學故事宮教以青紗隔障蔽內外不得見面有不識字及問義皆自障內映紗指字請問宮教自障外口說教之諸女子中惟師兒易為領解建不知其誰但識其聲音清亮章宗嘗問建宮教中女子誰可教者建對曰就中聲音清亮者最可教章宗以建言求得之宦者梁道舉師兒才美勸章宗納之章宗好文辭妃性慧黠能作字知文義尤善伺候顏色迎合旨意遂大愛幸明昌四年封為昭容至是進淑妃盛時不減楊貴妃家然止於奢縱不能盡其政宮民也畢沅續通鑑云元妃嘗遣人以皂帶易內藏紅帶左藏庫副使高竑拒不肯元妃奏之帝喜轉竑為少府少監紀及妃傳均未載

承安四年冬十二月進封淑妃李氏為元妃先是追贈妃父相上柱國隴西郡公祖父曾祖父皆追贈兄喜兒富為盜與弟特爾格及異歸潛皆擢顯近爾格歷近侍局使少府監見妃傳勢傾朝廷風采動四方射利競進之徒爭趨走其門南京李炳中山李著與通語系超取顯官結為親獨李懷川晏辭不肯本傳未載晏事晉持國附依以取宰相怙財固位上下紛然知其奸蠹不敢擊之雖擊之莫能去也

在位久無沉酒胃色之事高祖戚戚名也喜兒以聞主稱阿責之然不能去及圖克坦修入相主問誰對曰李仁惠弟仁惠喜兒賜傳時帝問端修言小人為誰師中曰應謂李喜兒華與端修傳異中州集云德州教授田庭芳上書近臣富察氏上京和碩臣不載庭芳名或謂書為文進冊為后中宮虛位久意屬李氏故事皆圖克坦唐古富察納喇布舍哩烏凌阿烏庫哩諸部長主贈太尉越國公后初為夫人進冊為后中宮虛位久意屬李氏故事皆圖克坦唐古富察納喇布舍哩烏凌阿烏庫哩諸部長地風儀粹穆如讀書為文進冊為后中宮虛位久意屬李氏故事皆圖克坦唐古富察納喇布舍哩烏凌阿烏庫哩諸部長

家聖后尚主而李氏微甚又大臣臺諫持不可致異張萬公傳時御史密端修論淑妃帝怒杖之七十御史大夫張璋侍御史路乃進位元妃而勢位重赫與皇后侔矣故異大金國志云宸妃者華原郡君曾孫女因內侍江淵江批答詔旨淵時獻寶玩與相結改姓鄭時愛王叛亂妃勸孟勸酒歌解愁曲主益悅起芳華閱為長夜欲奏報不時聞及會甯失平察昭皆不知因謝世雲等言始教完顏世嫡曰太宗討趙氏携三千口來今日亂國家皆是其女孽此天也與妃傳異紀亦未載

泰和二年秋八月皇子德里立為太子初欽懷后及妃姬嘗有子或二三歲或數月即夭洪靖諸姬生榮王洪照夫人林氏生荆王洪禪皆承安五年帝以繼嗣未立禱祀太廟山陵太府少監張汝猷奏乞親行祀事後遣近臣詣諸岳觀祈禱命完顏匡往所載載詳承安五年帝以繼嗣未立禱祀太廟山陵太府少監張汝猷奏乞親行祀事後遣近臣詣諸岳觀祈禱命完顏匡往

亳州禱太清宮至是元妃生德里宴五品以上於神龍殿六品以下宴於東廡詔平章圖克坦益報謝太廟右丞匡報謝山陵既彌月詔賜名封葛王冬十二月以皇子生滿三月勅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設醮元真觀祈禱丁丑御慶和殿浴皇子詔百

九朝紀事本末

全史卷三十五

十一

官用元曰禮儀進酒稱賀五品以上進禮物生凡二歲而薨八年承御賈氏及范氏皆有娠未及乳月章宗已得嗽疾頗困時
衛王永濟來朝章宗於諸父中最愛之欲使嗣立語在衛王事中衛王朝辭章宗力疾與擊毬謂曰叔父不欲作主人遠欲去
耶元妃在旁謂帝曰此非輕言者十一月乙卯章宗大漸衛王未登元妃與黃門李新喜議立衛王使內侍潘守恒召之守恒
曰此大事當與大臣議遂使召平章匡匡顯宗侍讀最為舊臣有征伐功至則與定策立衛王丙辰章宗崩遺詔曰朕之內人
見有娠者兩位如其中有男當立為儲貳如皆是男擇可立者立之

衛紹王大安元年春二月詔曰章宗皇帝以重器畀躬躬遺旨謂掖廷內人有娠者兩位如得男則立為儲貳申諭多方皎如
天日朕雖涼菲實受付託思克副於遺意每曲為之盡心擇靜舍以避居俾懿親而守視欽懷后母鄭國公主及乳母蕭國夫
人晝夜不離昨聞有爽於安養已用軫憂而弗甯爰命大臣專為調護今者平章布薩端左丞孫即康_{字安伯}奏言承御賈氏
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則已出三月來事未可度知范氏產期合在正月而太醫副使儀師顏言自年前十一月診得范氏胎氣
有損調治迄今脉息雖和胎形已失及范氏自願於神御前削髮為尼重念先皇帝重屬大事豈期聞此深用怛然今范氏既
已有損而賈氏猶或可冀苦於先帝願降靈禧賜保全早生聖嗣尚恐眾庶未究端由要不匿於播敷使咸明於吾志夏

四月詔曰近者有訴元妃李氏潛計負恩自泰和七年正月章宗暫嘗違豫李氏與新喜竊議為儲嗣未立欲令宮人詐作有
孕計取他兒偽充皇嗣遂於年前閏月十日因賈承御病嘔吐腹中若有積塊謀令賈氏詐稱有身俟將臨月於李家取兒以
入月日不偶則規為別取以為皇不嗣值帝崩謀及行當先帝彌留之際命平章匡都提點中外事務明有勅旨我有兩宮人
有孕更令平章召左右丞閻斯語李氏并新喜乃敢不依勅旨欲喚喜兒特爾格事既不克竊呼提點近侍局為庫哩慶壽與
計因品藻諸王議復不定知近侍局副使圖克坦札克濟繼_{原作繼}遣人召平章已到宣華門外始發勅同平章入內一遵遺
旨以定大事方先帝疾危數召李氏不到素衣亦不即來猶與其母私議先皇平昔或有幸御李氏嫉妬令女平李定如作紙
木人簪符符以事廢廢致絕聖嗣所為不軌莫可殫陳事既發露遣大臣按問具伏使宰臣往審亦如之有司議法當極刑以
為久侍先帝欲免其死王公百僚執奏堅確今賜李氏自盡王盼兒李新喜各正典刑喜兒特爾格如律追除復條監籍安置

遠地諸連坐並依律行承御賈氏亦賜自盡或謂完顏匡欲專定策功構致如此_{故異通鑑輯覽云平章布薩端承主意奏賈}
王諡忠正自後不復稱元妃但呼曰李師兒云

宣宗貞祐元年秋閏九月詔降故衛王為東海郡侯詔曰大安之初頒諭天下謂李氏令賈承御虛稱有身各正罪法朕惟章

守聖德聰明豈容有此欺給近因集議武衛軍副使兼提點近侍局完顏達霍王傅大政德皆言有冤此時達職在近侍政德護賈氏所以知之朕親臨問左證其事曖昧據當時被罪貶責者可俱令放免還家由是李氏家族皆得還

同時胥持國字秉鈞代州繁峙人經重出身調博野縣定府丞授太子司倉轉掌飲令太子識之擢祇應司令章宗立除宮籍副監賜廬錢五十萬宅一區俄改同簽宣徽院事工部侍郎兼領宮監籍閱三月遷高書使宋明昌四年拜參政賜孫用康榜

下進士及第會河決陽武持國請督役遂行尚書省事明年進右丞為人柔佞有智術初李妃起微賤得幸於帝持國久在太子宮知帝好色陰以秘術干之多賂妃左右用事人妃亦自嫌門第薄欲籍外廷為重乃數譽持國能由是大為帝所信任與

如表裏竟攝朝政誅鄭王鎬王黜完顏守貞等事皆起於李妃持國士之好利躁進者皆趨走其門下四方為之語曰經董作相監女為妃惡其鄙賤也外官為庭筠所薦入翰林知趙惶迫曰朝論如此即收庭筠等下吏各貶官杖七十時語有不攀綱樞只攀人之句所載互異承安三年臺臣劾奏右

司諫張復亨右拾遺張嘉貞同知節度使事趙樞張光凝戶部主事高元甫刑部員外郎張巖豐省令史傅汝梅張翰裴元郭郭皆趨走其門人謂為胥門十哲郭皆趨走其門人謂為胥門十哲均為御史臺官復亨嘉貞尤卑佞苟進不稱諫職俱宜黜罷於是持國以通奉大夫致仕

嘉貞等皆補外久之起知大名府事未行改樞密副使嘉貞等皆補外久之起知大名府事未行改樞密副使月起官參知政事九佐樞密襄治軍北京一日帝召修撰路鐸問以他事語及董師中張萬公優劣鐸曰師中附持國進持國姦邪小人不宜典軍馬不惟不允人望亦不能服軍心若回日再相必亂

天下鐸傳字宣叔伯達子明昌初為右拾遺諫幸景明宮上書請復用守貞乃入拜平章初忠愈獄起事涉鎬王疏奏寬解上死剛正有直臣風伯帝領之尋死於軍中諡曰通敏子鼎通敏子鼎持國素行不謹如貨酒樂平樓好利可知主曰此非好利如馬琪鬻利也紀未載

金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六 鎬王鄭王之殺

章宗明昌元年夏閏五月進封趙王永中為漢王賜修公廡錢三百萬時加其子實古納章宗明昌元年夏閏五月進封趙王永中為漢王賜修公廡錢三百萬時加其子實古納源作石銀青榮祿大夫阿里罕源作石銀青榮祿大夫阿里罕

合奉國上將軍初世宗明德皇后祖諡有昭德字乃改明德太生顯宗趙王蘇尼合奉國上將軍初世宗明德皇后祖諡有昭德字乃改明德太生顯宗趙王蘇尼原筆越王薩叨勒原筆越王薩叨勒源作二王皆早卒元妃張氏生永中及越王永功元妃李氏生鄭王永蹈衛王永濟潞王永德梁昭儀生豫王永成石抹才人生夔王永升永中本名薩

喇勒喇勒原作實又名萬僧大定元年封許王改封趙累官樞密使判大宗正事十九年改葬明德皇后於坤厚陵永中母元妃張

九月記事本末 金史卷三十五

氏陪葬十一月庚申自營宮發引永中以元妃柩先發使執黃織者前導俄頃皇后柩出顯宗徒跣少府監張謹言故異宏

中都召永中赴行在加開府儀同三司致異宏簡錄云明年復為樞密使賜諸子名石古至是章宗立起復判西京留守進封

二年春正月孝懿皇后崩吳王永成隋王永升奔喪後期皆罰俸一月杖其長史五十永中適有寒疾不能至帝怒頗意諸王

有輕慢心遣使責永中曰已近公除亦不須來二月永中始入臨行燒飯禮及朝辭與諸王并賜遺留物而嫌忌自此始四月

進封并王三年以永中判平陽府事進封鎬王初置王傅府尉官名曰官屬實檢制之也府尉希望風旨過為苛細永中自以世宗長子

且老矣動有掣制情思鬱鬱乃表乞閑居詔不許四年冬十二月鄭王永臨以謀逆誅增置諸王司馬一員檢察禁防河東提刑判官伯勒赫原作把里海故異畢私謁永中杖

解其職前近侍局副使費摩克爾原作費摩克爾受永中屬為實古納求除官坐免五年冬十月故尚書右丞張汝弼妻高托噶原作高托噶以謀逆伏誅汝弼者元微子永中母舅其妻高托噶屢以邪言怵永中自

大定間畫永中母張妃像奉之甚謹挾左道為永中求福希冀非望至是坐詎祝誅事連汝弼以死後事覺不追削官爵帝疑

事在永中未有以發也六年夏五月判平陽府事鎬王永中以罪賜死并及二子詔中外時鎬王傅尉奏其第四子阿里罕因防禁嚴密語涉不遜詔

同發大睦親府事詔永中傳作臺云郭本字也原本御史中丞孫即康鞠問并得第二子實圖美原作神所撰詞曲語不道家

奴德格首永中嘗與侍妾瑞雪且云是獄天下究之瑞雲言我得天下子為大王以爾為如遣官覆按狀同命禮部尚書張瞻兵

部侍郎烏庫哩慶壽覆之帝謂鎬王祇以言語得罪與永臨異參政馬琪以為人臣無將左丞相清臣謂素有妄想之心詔集

百官議均請如律惟官籍監丞盧利用乞貸其死決帝怒罷如濟南府事永中傳未載詔不許永中遂死二子皆棄市用國公

禮收葬官給葬具妻子威州治井陘屬河北西路安置六月右諫議大夫賈守謙右拾遺布薩額爾克原作可坐奏對不實罷

其官中丞孫即康右補闕蒙古呼喇右拾遺田仲禮各罰金二十斤外歸潛志云賈守謙路解上疏欲寬解上意滋不悅皆斥

鑄王獄士論直之後官左丞卒官所載較詳

泰和七年春二月詔復永中王爵諡曰厲改葬實古納於威州

宣宗貞祐二年徙永中妻子於鄭州安置

三年太康縣屬關人劉全嘗為盜入衛真屬界詭稱愛王指實古納也全欲為亂因假託以惑眾誘王氏女為妻且言其子方聚兵河北東平李甯居嵩山縣北十里為中嶽有妖術全邑人時溫稱甯可論大事乃使范元書偽號召之甯至推為國師議僭立事覺全甯皆伏誅

與定二年譙縣屬孫學究私造妖言云愛王終當奮發今匿跡民間自號劉二衛真百姓王深等皆信以為然有劉二者出而當之遣歐榮輩結黨市兵仗署旗謀僭立事覺誅死者五十二人緣坐者六十餘人

時夢一人乘馬持刀自南來云宋紹興主遣至及長以蒙人屨入寇使鎮北邊為大通節度使及鄭王死遂於明昌五年正月據五國城叛命東安王瑜武定王瑤討之至桑乾為骨字與所敗尋復發軍二十萬往蘇實如兵敗自殺愛王懼道何大雅赴至親化為仇怨誘引外敵傾危本家計王之亦復何忍往事已矣今宜改圖錢竹汀云愛王父稱兵事不載於史且志稱甚急不言首難之人從者多契丹之舊部史雖諱其事然實推之必有愛王倡亂北邊久之病死故內地人亦屢假其名也

永中子孫禁錮自明昌至正大未凡四十年天興初詔弛禁未幾南京亦不守云永中死前二年有鄭王永韜之事

鄭王永韜本名尼楚赫初名實古爾原作石大定十一年封滕王進封徐二十五年加開府遷大興尹章宗立判彰德輝名脚

五節度使進封衛王明昌二年徙封鄭王三年改判定武軍縣七初崔溫郭諫馬太初與永韜家奴畢慶壽私說識記災祥

郭諫頗善相慶壽以告永韜乃召郭諫相已及妻子諫曰大王相貌非常王妃及二子皆大貴又曰大王元妃長子不與諸王

比也又召崔溫馬太初論識記天象溫曰丑年有兵災屬鬼命者來年春當收兵得位諫曰昨見赤氣犯紫微白虹貫月皆主

丑後寅前兵戈僭亂事致異宏簡錄以此數永韜深信之乃陰結內侍鄭兩兒伺帝起居以崔溫為謀主郭諫馬太初往來游

說河南統軍使布薩揆尚永韜妹澤國公主永韜謀取河南軍以為助與妹澤國公主長樂謀使駙馬都尉富拉搭原惟薩

書於揆且請婚揆拒不許結婚使者遂不敢言不執事永韜家奴董壽諫不聽以語同輩如遷嘉努上變時永韜在京師召平

章完顏守貞參政胥持國尚書楊伯通知大興府事尼瑪哈鑑鞠問連引甚眾久不能決帝怒責守貞等右丞相清臣勸速結

以安人心遂賜永韜及妃下玉二子安春愛新原作按公主長樂自盡以永韜家產分賜諸王澤國公主財物分賜諸公主富

拉搭崔溫郭諫馬太初等皆伏誅致異大金國志云永韜為世宗第六子母楊氏世寬厚有局量時主酣飲荒政諸云東欲行

兄蔡說王允之會唐廷輝春英與張衛通衛為適所逐春英以謀告衛遂請大興告變分兵捕下獄鄭王及唐廷輝同母妹

新與公主榮安公主並伏賜死餘黨表三族詔曰天下一家詎可窺於神器公族二宥卒莫違於常刑非忘本根骨肉之情蓋

九明記事本末

金史卷三十六

一一一

為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夫睦親乃於間歲之中連致逆謀之起思以義掩布薩捺坐除名董壽免死隸監籍遷嘉勞賞
 至於重典之亟行天高輿卑殆非此心之得已與言及此悅嘆美窮所載互異張婉好昏醉臥未與江淵以水沃泰和七年
 錢二千貫遷五官自是諸王禁防益密矣致異大金國志云事發時主與鄭宸如張婉好昏醉臥未與江淵以水沃泰和七年
 詔復王封改葬諡曰刺以衛王永濟子阿禪為永韜後奉其祀 永中同母弟越王永功本傳初封謀王後進越王而衛王紀
 元年冬進封越王為謀章宗時歷西京留守判平陽府事宣宗即位從遷沐興定五年卒諡忠簡子璘本名福孫琳本名粘沒
 王與宗室表及傳至異章宗時歷西京留守判平陽府事宣宗即位從遷沐興定五年卒諡忠簡子璘本名福孫琳本名粘沒
 島璘本名壽孫璘累官開府封密國公致異宏簡錄云字仲實一字子翰資與文士趙東文楊雲翼等交南遷時盡載法書名
 畫以從所著有如菴小叢第五子守禧字慶之風神秀徹特所鍾愛平日所蓄書畫盡以付之及沐城降年未三十病卒 永
 蹈同母弟潞王永德章宗時歷勸農使宣宗興定五年判大睦親府事卒子鄂倫 異母弟豫王永成本名哈雅原作章宗時
 歷官判咸平太原平陽諸府事泰和四年卒諡忠獻慶王永升本名錫卜察原作科章宗時歷宣武節度使宣宗貞祐元年卒
 金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

布薩捺侵宋更盟

章宗泰和五年即宋甯宗開禧元年也春三月唐州得宋謀者言韓侂胄屯兵鄂岳將謀北侵致異薛應旂通鑑云嘉泰三年
 邊東疆增戍襄陽權場邊疆之開自此始都友龍使金閭全為難輕所因鐵鏈連年金自明昌末北師上哈達錦泰之書北伐
 議遂起通鑑綱目云三月七月造戰艦增襄陽騎軍置激滿水軍四年正月鐵鏈連年金自明昌末北師上哈達錦泰之書北伐
 強擄邊境光嘉喇尤桀驁屢脅諸部入寇卓布亦叛師老財匱議者謂金勢已弱勸侂胄立不世勳以自固者乃聚財募軍出
 封格庫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安豐守臣厲仲方言准北流民咸願歸附浙東安撫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亂願
 屬元老備兵節制節制友龍附和其說用舊之意蓋銳矣所載舊作阻擊即準布夏四月命樞密院移文宋人依誓約撤新兵毋
 作合底忻桑節制節制友龍附和其說用舊之意蓋銳矣所載舊作阻擊即準布夏四月命樞密院移文宋人依誓約撤新兵毋
 令入境五月以平章政事布薩捺為河南宣撫使籍諸道兵備宋人入連水致異大金國志云宋鎮江都統戚拱結弓
 界奪民馬焚平民鎮掠民財奪鄧州白亭巡檢家資持其印去章宗紀未六月復連水縣召諸大臣問備宋之策皆以設備養
 載按鄧州之事宋史及通鑑均不載惟見完顏匡傳又宋史李成作季全六月復連水縣召諸大臣問備宋之策皆以設備養
 惡為言帝以南北和好四十餘載民不知兵不忍先發與宋史同然金主憚於用兵見本紀及完顏匡傳此宋人託為兵端曲
 在全取秋八月詔罷宣撫使時河南帥臣所遣謀多受宋賂皆言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建亦畏警不敢去備且兵皆白
 丁饑疫死者十二三由是中外信之宣撫司以宋三省樞密院及盱眙軍謀來上又以皆雋點邊臣為辭固請罷司從之致異
 臣參時趙之傑承暉孟德等皆謂宋不敢盟獨匡曰波置忠義保復軍取先世開闢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九月以統軍使
 赫舍哩石烈子仁為賀宋生日使 戊戌宋兵三百攻比陽寺莊副巡檢阿里哈肆嘉勞原作阿里死之十一月宋人入內鄉原
 甲辰宋人焚黃澗據巡檢高灝冬十月宋人襲比陽唐州軍事判官索多原作死之十一月宋人入內鄉原攻洛南原

之固縣商州司獄壽祖追至丹河擊敗之。以太常卿趙之傑為賀宋正旦使。者犯金主父嫌名以執之。傑入見危言故使贊
 帝還內著作即朱質乞斬金使不報。史未載是冬以邱富為江淮宣撫。
 使辭不拜。手書諫北伐。既而金使不報。史未載是冬以邱富為江淮宣撫。
 六年春正月。宋使陳克俊。及異韓應。通等朝辭。諭曰。大定初。世宗皇帝。許宋世為姪國。朕遵守遺法。和好至今。豈意爾國屢
 有盜賊。犯我邊境。故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已熟。邊臣抽去戍卒。朕不介意。小嫌遂罷。宣撫比來。屢臣屢以兩國
 盟為言。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忍姪宋皇帝。或未詳知。若依前不。朕雖兼愛生靈。事難終已。卿等歸國。當具言之。
 還以告陳。自強自強。戒。三月。宋人攻靈壁。南京按察使走免。夏四月。宋人圍壽春。防禦使賢聖。努赴援。擊却之。統軍使赫舍哩
 子仁。遣嚴整等。覘敵還言。皇甫斌。聚兵規取唐鄧。以降人。田元張貞。張勝。為鄉導。乃請以南京副留守赫舍哩。毅及副統軍圖
 克坦。原作。鐸分統諸軍。而自以兵駐汴。防守從之。守為完顏童。童報始知。紀未載。丙寅。詔平章布薩。揆領行省於汴。便宜從
 事。以赫舍哩。執中為都統。完顏薩喇。為副統。盡徵諸道兵。復以完顏充。為陝西五路都統。語詳規。取隴蜀事中。丁丑。宋人入
 新息。縣名。屬內鄉。及泗州虹縣。穎上。縣名。屬穎州。致異。宋史。富宗。紀云。時鎮江都統。陳孝慶。復四州。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
 德。泗州。有。二城。乃。偽。為。攻。西。城。狀。進。東。城。先。登。克。之。殺。金。兵。數。百。西。城。亦。降。所。載。各。異。五。月。宋。李。爽。圍。壽。州。田。俊。邁。入。斬。縣。屬
 州。秦。說。攻。蔡。州。防。禦。使。完。顏。佛。珠。原。作。賊。之。州。軍。大。潰。除。名。袁。州。安。置。尋。從。封。州。史。未。載。大。節。入。金。城。海。口。殺。長。山。尉。執。二。巡
 檢。以。去。丙。戌。以。出。師。告。於。天。地。太。廟。戊。子。命。平。章。揆。兼。左。副。元。帥。以。完。顏。匡。為。右。副。元。帥。陝。西。都。統。充。為。右。監。軍。烏。庫。哩。毅
 為。左。都。監。及。異。續。綱。目。云。從。曹。間。捷。乃。降。詔。伐。金。繼。遣。復。慢。詞。之。見。加。含。垢。納。污。在。人。情。而。已。極。營。罪。致。討。屬。敵。運。之。將。候。兵
 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就。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癸。巳。宋。田。俊。邁。率。步。騎。二。萬。攻。宿。州。安。國。軍。名。節。度。副
 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璧。詞。也。壁。字。季。章。眉。州。丹。棱。人。壽。子。癸。巳。宋。田。俊。邁。率。步。騎。二。萬。攻。宿。州。安。國。軍。名。節。度。副
 使。納。喇。邦。烈。與。同。知。防。禦。使。穆。延。薩。克。達。迭。擊。敗。之。邦。烈。中。流。矢。宋。郭。倬。李。汝。翼。以。眾。五。萬。繼。至。遂。圍。宿。州。會。霖。雨。邦。烈。遣。騎
 潛。出。敵。後。擊。敗。之。薩。克。達。率。騎。蹂。之。殺。傷。數。千。人。敵。復。聞。援。軍。至。將。遂。夜。遁。黎。明。踵。擊。大。破。之。追。至。蘄。執。田。俊。邁。及。異。宋。史。富
 宗。紀。云。郭。倬。事。甲。辰。宋。皇。甫。斌。攻。唐。州。刺。史。烏。克。邁。鄂。屯。拒。之。行。省。遣。泌。陽。州。唐。副。巡。檢。納
 統。郭。倬。等。攻。宿。州。賊。還。至。蘄。金。人。追。而。圍。之。倬。事。甲。辰。宋。皇。甫。斌。攻。唐。州。刺。史。烏。克。邁。鄂。屯。拒。之。行。省。遣。泌。陽。州。唐。副。巡。檢。納
 哈。塔。軍。勝。來。援。遂。敗。之。至。城。固。賊。兵。大。亂。李。汝。翼。攻。宿。州。賊。績。史。未。載。六。月。辛。亥。朔。宋。李。爽。圍。壽。州。刺。史。圖。克。坦。義。拒。守。踰
 月。不。能。下。河。南。統。軍。判。官。奇。珠。原。作。生。及。邁。格。買。魯。等。來。援。合。擊。敗。之。同。知。軍。州。事。布。塔。庫。原。作。滿。中。流。矢。死。部。曲。魏。全。被。執。亦
 不。屈。死。及。異。大。金。國。志。云。時。李。爽。復。壽。州。賊。績。田。林。庚。申。右。翼。都。統。完。顏。薩。布。原。作。不。敗。宋。曹。統。制。兵。於。漆。水。方。輿。紀。要。云。在
 宿。縣。境。一。名。倉。水。東。北。流。至。縣。界。與。洧。水。合。洧。水。源。出。登。封。縣。陽。城。山。及。異。通。鑑。輯。覽。云。從。曹。統。制。兵。於。漆。水。方。輿。紀。要。云。在
 室。為。兩。淮。宣。撫。使。密。至。鎮。部。署。諸。將。分。守。要。害。王。大。節。李。爽。皇。甫。斌。李。汝。翼。等。皆。生。斬。賊。郭。倬。於。鎮。江。蘇。帥。旦。以。罪。竄。韶。州。

詔彰德宋韓侂胄相琦墳母得損壞仍禁樵採有宋宗族所居各具以聞長官常加提控 秋七月癸未宋商榮復攻東海

縣令完顏綱森一作僧擊敗之還中伏矢死甲午宋統制戚春以舟師攻邳州刺史完顏從正敗之春赴水死斬其副夏統制

九月命尚書左丞布薩端行省於汴 冬十月一作八月宋平章揆分九道侵宋以行省兵三萬出穎壽統軍使子仁兵三萬出

渴口副元帥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左監軍執中兵二萬出清口右監軍充兵一萬出陳倉右都監富察貞兵一萬出成紀安

撫使綱兵一萬出臨潭都總管舒穆魯仲溫兵五千出鹽川防禦使完顏瑋兵五千出宋州一名嶺兵五千出來遠方輿紀要

城在懷遠縣東北十五里今說為蕪城清口在淮安府城西今為清江浦陳倉山在寶雞縣東南四十里云成紀十一里壬午

匡遣烏庫哩廉壽攻下襄陽完顏江山克先化軍烏克遜尼敦孫乃屯攻神馬坡完顏諸達攻隨州慶壽扼赤岸斷襄漢路

宋將雷太尉迨遂取之匡進圍德安別以兵徇下安陸應城雲夢孝感漢川荆山等縣遂攻襄陽破其外城芬微并克宜城

地理志云襄陽縣屬隨州光化軍治乾德後改為縣隨州為漢東郡崇信軍縣三德安府名本安州安遠軍安陸應城雲夢

州志云襄陽縣屬隨州光化軍治乾德後改為縣隨州為漢東郡崇信軍縣三德安府名本安州安遠軍安陸應城雲夢

州志云襄陽縣屬隨州光化軍治乾德後改為縣隨州為漢東郡崇信軍縣三德安府名本安州安遠軍安陸應城雲夢

州志云襄陽縣屬隨州光化軍治乾德後改為縣隨州為漢東郡崇信軍縣三德安府名本安州安遠軍安陸應城雲夢

開鑿自我金若問首謀以何詞對仇胃... 節制江北諸州從之信焉... 網目備要作明年疑誤己未完顏匡克荆門軍... 史旼西南招討使兼塞九百里... 宋屢捷卒益武備子安貞尚那國長公主次子甯壽為奉御... 王立專定策功勳李妃每尚書子仁為右副元帥... 今封申王... 按交聘孟本名老建議築濠整命督役宗立改督師侵宋與宋議和卒諡通敏... 冬十一月丙子宋遣左司郎中王柎以書講和稱伯增犒軍錢誅蘇師旦函首以獻... 幣可也... 辦不少屈及還仇胃問五事五不敵言固問則曰欲得太子若不望生還耶答曰吾將命出國門已置生外矣... 壬辰宋參政錢象祖以誅韓侂胄移書行省詔檄宋以侂胄首贖淮南地... 八年春二月宋錢象祖復遣王柎來請川陝關隘夏四月宋獻韓侂胄等首於元帥府五月御應天門備黃麾之仗親王文武... 合班起居平南撫軍上將軍赫舍哩貞以宋賊臣首獻并奉露布以聞懸其首畫像於市罷兵改元帥府為樞密院... 軍錢三百萬緡并函師旦首獻金主命索仇胃首柎還呂百官議吏部尚書韓琦... 之兩准仍論諸路遂以二首送金以易准陝侵地四朝聞見錄云章良能謂孫函之首不足惜王介爭之俛思議與章同宋史... 作樓論謂首不足惜而俛思謂有傷國體或傳聞之異今仍從宋史又聞見錄云六月金遣使來歸大散關不載論字大防... 人六月命副都點檢完顏侂為宋諭成使禮部侍郎喬宇副之... 賀明年正月旦問章宗之喪改充弔祭使遣宇文紹彭賀即位金遣... 裴滿正來告哀蒲察知剛致遺留物又遣使告即位交聘表失書... 金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衛王遇害

章宗泰和八年冬十一月衛王即位諱承濟初作允濟避... 好華飾大定十一年封薛王改封滕章宗立進封瀋王承安二年改封衛王歷判府軍初章宗誅鄭王錡王久頗悔之復爵賜... 諡且以衛王子阿禪據陳為鄭王後改衛王武定節度使八年冬入朝時章宗已感嗽疾衛王辭行而章宗意留之先是置王... 傳府尉官檢制宗室王雖鄭王母弟柔弱解智能為帝所愛既無繼嗣欲立王故留之... 不止衛王及大漸元妃李氏與黃門李新喜召平章完顏匡定策奉王即位... 也今從史

金史卷三十七

三十一

復在司北邊被兵貧民所

衛紹王大安元年春正月飛星如火起天市垣有尾跡若赤龍二月太白晝見經天立元妃圖克坦氏為后封皇子六人為

平陽地震有聲如雷自西北來詔免租稅撫卹有差是冬詔戒屬風俗及異大金國志云是歲論民納粟補官自四月至六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日中有流星出大如盆其色碧向西行漸如車輪尾長數丈沒於蜀中至地復起光散如火二月客星入

紫微垣光散為赤龍地大震有聲如雷夏四月北方有黑氣如大道東西亘天徐邳州河清五百餘里五月詔儒臣編續資治

通鑑六月大旱下詔罪己賑貧民關會春八月立子胙王從恪為皇太子自出逾旬乃減關南石竿下石等事

三年春正月癸亥入氏中二月癸亥犯房宿有大風從北來發屋折木通元門關東華門重關皆折閏月癸亥犯鍵閉星三月

乃滅癸亥犯畢豐陣十一月殺河南陳言人郝贊天地秘書監郡文虎乞州縣立力田科紀均未載

崇慶元年春三月大旱夏五月詔賣空名勅牒河東陝西大饑斗米錢數千流莩滿野秋七月有風自東來吹帛一段高

數十丈飛動如龍形墜於拱宸門冬十月曲赦西京遼東北京十一月賑河東南路南京路陝西東路山東西路衛州旱災

至甯元年春正月賑河南陝西饑二月詔撫諭遼東三月太陰太白與日並見相去尺餘夏五月改元詔諭咸平路契丹

部人嘯聚者起呼沙呼原呼沙呼矯詔誅反者執福海殺之奪其兵士辰自通元門入殺知大興府圖克坦南平及其子刑部侍郎

北辛卯呼沙呼矯詔誅反者執福海殺之奪其兵士辰自通元門入殺知大興府圖克坦南平及其子刑部侍郎

廣陽門西用事勢傾中外遣所親以進取華華拒之承暉傳南平父子大為忿怒因以誅南平為名季華

率眾拒戰死之五原人自戰自至手殺數十人身中數十矢而死所載詳錄都統實古納原作石古乃福海男符寶珊延

呼沙呼叩東華門遣人呼守直親軍百戶棟爾原作五戶富察魯爾錦原作浦察六斤及異續綱目不應許以世襲三品官

職亦不應殺大國志云時主遣皇子將王持認門下蒙能都點檢圖克坦威赫一作名錫河都而呼沙呼

城紀未載護衛色塔原和爾呼沙呼將實地奇爾禮外尚將軍泰山所載互異塔一名錫河都而呼沙呼

代以其黨自稱監國元帥云主復用呼沙呼兵徒單猛諫不聽又青其好獨遂與其黨完顏醜如鳥古論奪利等作亂分華

為三叩東華門呼曰... 入宮居大興府召管... 尚宮左夫人鄭氏... 主上將且不保... 詔百官議太子少傅... 張行簡請用漢昌邑王... 古納順州... 宣宗貞祐二年夏五月... 三年黜衛王母光獻李后... 四年詔追復衛王諡曰紹開... 興定五年詔修衛王事迹... 哀宗天興元年詔釋衛王子孫... 赫舍哩石烈呼沙呼... 左丞相襄北征辭下有司... 師帥之體不稱京尹任... 宋兵克淮陰進圍楚州... 擢左監軍兵罷改招討使... 西京留守衛王大安三年... 命行樞院與元兵遇於定安北... 先遣師逐濟行次

為三叩東華門呼曰... 入宮居大興府召管... 尚宮左夫人鄭氏... 主上將且不保... 詔百官議太子少傅... 張行簡請用漢昌邑王... 古納順州... 宣宗貞祐二年夏五月... 三年黜衛王母光獻李后... 四年詔追復衛王諡曰紹開... 興定五年詔修衛王事迹... 哀宗天興元年詔釋衛王子孫... 赫舍哩石烈呼沙呼... 左丞相襄北征辭下有司... 師帥之體不稱京尹任... 宋兵克淮陰進圍楚州... 擢左監軍兵罷改招討使... 西京留守衛王大安三年... 命行樞院與元兵遇於定安北... 先遣師逐濟行次

七月己酉... 金史卷三十八

樹州檀取官庫銀幣養官民馬殺冰水令至中都皆釋不問遷右副元帥權左丞崇慶元年放歸田里明年復召至中都議軍
 事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書諫丞相圖克坦猛亦謂不可用參政梁瑄跪奏其恣惡乃止及異蘇呼傳彈奏者尚有烏庫哩德
官御史言其臣執中事士論壯之後官平陽轉運使李通字平甫樂然善結近侍交口稱譽復使將兵遂作亂弒衛王九月迎
人權第為御史亦言執中不法事後官東平治中執中傳均未載然善結近侍交口稱譽復使將兵遂作亂弒衛王九月迎
 立宣宗拜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弟特默為都點檢子準除濮王傅兵部侍郎以烏庫哩第賜之儀鸞局給供張雲王
 氏賜紫給銀鐸車侍朝賜坐亦不辭提點近侍局慶善努副使惟弼奉御惟康請除之宣宗不許及右監軍珠格原作高琪屢
 戰不勝呼沙呼戒之曰今日出兵果無功當以軍法從事及出戰復敗高琪懼遂率所部軍圍其第呼沙呼聞變變弓注矢
 外射不勝登後垣欲走衣柱墮而傷股軍士就斬之故異薛應楨通鑑云蒙古兵至懷來金高琪拒之賊績糧尸四十餘里進
高琪以亂軍出拒不至欲斬之主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曰勝則贖罪否則斬及敗還殺高琪執其首詣關待罪
胡沙虎所載較詳又歸潛志云果勒齊入其第露刀前執中方濯足太駭走入臥內軍士追殺之又異高琪執其首詣關待罪
 赦之拜左副元帥逆之人殺之拜高乞樞密使其黨呼紮軍反市人爭殺之紮軍死者甚眾撫諭乃安詔暴其罪惡削官爵弟
 特默等補外官而慶善努等皆還賞貞祐二年德州防禦使酬努亦伏誅
 金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元人克燕

衛紹王大安二年秋九月遣使撫慰宣德行省軍士丙午京師戒嚴上日出巡撫百官請視朝不允辛亥宣德行省罷詔撫諭
 中都西京清滄被兵民戶是歲大饑禁百姓不得傳說邊事致異元史太祖紀云諱特穆津姓卻特氏蒙古人部十世祖勃端
為雅爾入化為金色神人趨臥榻遂有娠生勃端察爾罕卒子巴魯哩台哈必魯納赤子瑪哈速該并嗣妻摩納倫生七子而
光自天而征塔塔兩部皆死惟季子納沁存撫立其長孫海都為君部族漸眾傳至伊魯克赤子瑪哈速該并嗣妻摩納倫生七子而
皇帝初征塔塔兩部皆死惟季子納沁存撫立其長孫海都為君部族漸眾傳至伊魯克赤子瑪哈速該并嗣妻摩納倫生七子而
與札木哈等部來侵破走之諸部多降會金師滅塔塔兩部後生子以名之手握疑血如赤石烈祖發帝幼部眾多歸奉赤烏尋
即成吉思時金泰和六年丙寅乃宋開禧二年也平泰曼以博囉西察克魯魯復破泰曼部博囉河和倫札色山及杭愛山奈
命哲伯襲殺其眾遂畧地而東初衛王奉命往靜州受貢奇帝狀歸因金籠而還親布於河欲復仇五年春金築烏斯皇帝
拜受問為誰曰衛王遣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之為亂軍所通鑑印不果按蒙古源流元太祖請兵欲復仇五年春金築烏斯皇帝
有與金絕兩朝綱目備要通考則以益謗山為年號尤非也薛杭通鑑印不果按蒙古源流元太祖請兵欲復仇五年春金築烏斯皇帝
蘭果火云帝母月倫帝於里溫盤陀山又奈曼作乃蠻杭通鑑印不果按蒙古源流元太祖請兵欲復仇五年春金築烏斯皇帝
阿倫果幹作阿倫幹帝於里溫盤陀山又奈曼作乃蠻杭通鑑印不果按蒙古源流元太祖請兵欲復仇五年春金築烏斯皇帝
真次字合繼赤字字端元史所謂元祖五年即大安二年也
 三年春三月詔括民間馬令職官出馬有差夏四月元兵來征遣西北招討使鈕祜祿哈達原作粘乞和平章通吉遺嘉努

原作獨吉千家 參政和碩使以參政亦名胡沙又作呼圖室宗子初復宋屯成紀大賊宋兵克成州遣統軍行省事西京留守
如一名思忠 赫舍哩呼沙呼行樞密院備邊七月命史伯政後之及烏月營備綱目云初金納哈野取北鄙奔告金主曰近見蒙古部
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盾不休行營令男子乘車借馬力非圖我而何主怒囚之至是始釋之而遣使屏口國兵又敗通鑑精
云七月元軍自和龍越山後與國兵戰於及河而敗命執中往助復敗於大勝向奔還主怒罷之進逼屏口國兵又敗通鑑精
覽賈住作塔秋八月詔獎諭行省官慰撫軍士遷嘉勞和碩自撫州方輿紀要云宣府三百餘里退軍駐宣平明屬全衛西府在
即大河南大名路軍逃歸詔招撫之九月遷嘉勞和碩敗績於會河堡方輿紀要云在明萬全衛西為時因烏沙堡和城西之
役不為備失利遷嘉勞解職以和碩主兵事元兵至野狐嶺在萬全衛北三十里今宣化府境和碩南遁追擊至會河堡兵大潰脫身走入宣
德詔除名居庸關失守禁男子不得輒出中都城門前軍至中都戒嚴遣參政梁瑄鎮撫之師戰於宣平之會河川八月帝及金
拔德興府守將遁去哲伯遜入關中都兩朝綱目備要宋史文均作崇慶元年八月居庸關師戰於宣平之會河川八月帝及金
烏月營破白登城攻西京凡七日胡沙虎等過連至翠屏山遂取西京及居庸州方輿紀要云烏月營在烏沙堡西高琪屯通化
在大同府東百十里西京即大同府翠屏山在萬全衛北三里時元兵入居庸州方輿紀要云烏月營在烏沙堡西高琪屯通化
鬼河欲度高梁橋為金將胡沙虎所敗鬼河即高梁河在順天府城西所載各異冬十月遣秦州刺史珠格原作高琪屯通化
門外上巡撫諸軍十一月以上京留守圖克坦猛為右丞相猛初聞警中都遣同知烏克遜鄂屯原作烏古將兵二萬入衛雲
請徙桓昌撫西昌州即寶昌縣在興和縣北見上信梁瑄議責之曰是自感境土也及元兵定三州始悔
之至是猛復請置行省於東京備不虞上不悅曰無故遣大臣動搖人心未幾東京不守上乃大悔將伯攻東不拔用部
將索濟倫布哈計襲破之本傳以呼沙呼為右副元帥權右丞時方棄西京走還仍遣將兵因又請兵二萬屯宣德詔與三千
作今年事元史本紀作明年事在延慶備城東南時欲遷嘉勞勞坐覆軍除名和碩責授咸平路總管致異本傳王薄其罪除名
人屯媯川移屯南口蒙古舊敗之即居庸南口也遷嘉勞勞坐覆軍除名和碩責授咸平路總管致異本傳王薄其罪除名
紀未載命萬戶奎騰原屯古北口十二月發陝西軍赴中都命太保張行簡左丞相布薩端宿禁中議軍事端尋罷致異本傳
紀云十月襲金羣牧監頭屯而還耶律阿哈降入見帝於行在所皇子卓赤察罕台諤格德依分詢雲內東勝武瀾等州下
之是冬駐蹕於金之北境劉伯林瓜爾佳常格等來降薛應旂通鑑卓赤察罕台諤格德依分詢雲內東勝武瀾等州下
宗也續綱目窩台作烏格台通鑑完顏末赤卓齊大金國志云十二月元軍薄都城完顏天驥遣將軍死傷甚眾引退三
人戰死律明守內章拒守天驥欲劫寨完顏末赤卓齊大金國志云十二月元軍薄都城完顏天驥遣將軍死傷甚眾引退三
果攻轉急律明拒劫之義以野狐嶺之敗為獨吉毛吃合及烏林答而完顏斤斤復敗於吾山縣所載均與金元史異
崇慶志作重慶元年春正月呼沙呼請屯軍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大兵來必不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關建
春萬甯宮且不保朝廷惡其言下有司按問數其罪罷之兵三十萬來援帝與戰於破昌撫等州金將赫舍哩呼沙呼
沅德通繫之去年十二月薛應旂通鑑完顏末赤卓齊大金國志云九月金命完顏克斤安顏萬奴等率兵四萬擊胡沙呼
兵敗引還乃止通鑑完顏末赤卓齊大金國志云九月金命完顏克斤安顏萬奴等率兵四萬擊胡沙呼
攻克德興府盡拔境內諸城堡西去金復取之親征記又作去年事續綱目施雷作圖墨赤駒作奇大金國志云正月統軍

九月已事天下

金史卷三十九

三十一

完顏及等赴援至易州遣使膝骨國俾襲其後元軍覺不得志亦請和退取與中路歸貴與穆恩順追其後軍至臨洮別將攻興化和建并永霸皆陷赤地千里尋遣使請昏及割地許以熙宗女廢國公主嫁之歲幣三十萬遣王良往至陰山見國相不允良復夏五月發陝西軍三萬赴中都并括其馬以南京留守布薩端為河南陝西安撫使提控軍馬云秋元史太祖紀未載

取都監郭通襄來援帝遣兵誘至密谷口逆擊之盡殲復攻西京帝中流矢遂撤圍九月察罕克泰聖州大金國志云九月元軍增隨機塔魯元軍死者退張慶之請遷都元軍城忽不知所往越半月始自古杜越龍漢去史未載

至甯元年九月後為宣夏五月復起呼沙呼為副元帥領武衛軍三千屯通元門外攻興元史太祖紀云七月克宣德府遂之次懷來及金帥完顏綱高琪戰敗之至古北口金兵居屬與克特卜齊守之遂趨涿鹿呼沙呼出古北口與可特薄刺軍合按察等處古北口在易州西八十里呼沙呼與克特卜齊戰而敗生點之兩朝武別帝出紫荆關破金師出古北口與可特薄刺軍合按察等處古北口在易州西八十里呼沙呼與克特卜齊戰而敗生點之兩朝武別帝出紫荆關破金師

通然呼沙呼未嘗守亦因高琪之敗而誤也史均呼沙呼廢衛王而赦之時左丞完顏綱以兵十萬行省事於縉山誘其子奉御和尚使作書召其父入網遂以軍來并其子皆殺之本傳一名元張務字正甫子名安和謂四之憫忠寺明軍還綱復官弟鼎參政政異大受北賂故入關執中懼誅遂作亂與史異

左副元帥元兵遂下涿州十一月將乞和於元詔百官議於尚書省元兵徇觀州刺史高守約死之又徇河間府滄州故異元紀云秋分兵三道命皇子卓沁察罕台諸格德依為右軍備大行而南取保遂安肅安定邢洛磁相衛輝懷孟掠澤潞史太祖還帝與皇子類放分石炭折代武等州而還皇弟哈札爾及旺沁諾延卓齊特博恰為左軍連海而東取薊州平康遼西諸郡而呼哩屬密州史天德蒲博特來降授萬戶帝逾景獻深和蓋黃思惟開滑濟真定清南濱棗益都濰州平康遼西諸郡而南應旂通鑑云時留性台伯台屯燕城北餘分三道破元屯十餘帥數千里殺獲盡子清女壯相贈太師諡忠武進封鎮陽王均見南永清人官都元帥為武仙殺為尚書兼直子叔天祥官都元帥弟天澤字潤甫官左丞相贈太師諡忠武進封鎮陽王均見本傳

宣宗貞祐二年春正月元兵徇彰德府知府事洪果玖珠原作黃死之編載在九月復徇益都府下懷州沁南軍節度使宋辰死之朱辰載在五月二月元使伊埒齊扎巴來三月遣平章承暉如元乞和甲申伊埒齊扎巴復來詔百官議以衛紹王公主歸於元京師戒嚴元兵下嵐州鎮西節度使烏庫哩仲溫死之及異元史類編亦載在五月大金國志云是春元約宋夾册云來請兵宋守夏四月元兵還詔以和議成赦國內主曰兩河太相繼為我駐蹕中都北郊諸將請乘勝破賊不從遣使諭臣不敢受史未載夏四月元兵還詔以和議成赦國內主曰兩河太相繼為我駐蹕中都北郊諸將請乘勝破賊不從遣使諭臣不敢受史未載夏四月元兵還詔以和議成赦國內主曰兩河太相繼為我駐蹕中都北郊諸將請乘勝破賊不從遣使諭臣不敢受史未載

與送十萬而去召雄歸至野麻地而將軍尋運糧云時李雄聚眾數萬於居庸關欲擊之福慶傳主命不許既出關驅中原少壯能易米三升死者無數綱目謂元所虜男女數十萬皆殺之史均未載夏五月車駕登中都加都元帥平章承暉福慶才數易米三升死者無數綱目謂元所虜男女數十萬皆殺之史均未載夏五月車駕登中都加都元帥平章承暉福慶

金紫光祿大夫封定國公左丞兼左副元帥穆延元史作穆雅盡忠加崇進封中國公留守中都順昌為大金國志云主以完

進豐王泰和中賜名從嘉徙封邢改封昇所至著祥異致異大金國志云幼美風姿嗜學善設論工詩奇偉寬容隆準而龍顏
知所在紀均未載至是衛王恭迎於彰德府遂即位改是年為貞祐元年既在大金國志云時其子諱哲馬 諭尚書省事即
 規畫悉依世宗所行之詔履臣直言無隱諫議張行信言宗節儉廣聽納明賞罰三事尋請立守忠為皇太子從之致異史
為元地生貞祐元年立為后其名既不可考又云自王氏姊妹入宮而後寵復專為尼然本紀二年立都察院為冬十月詔應
后時守忠尚在生何故遽廢其母且太子卒立太孫太孫卒乃立王氏子守禮是未嘗移寵於王氏也恐誤載
 遷加官賞諸色人與本朝一體設京城鎮撫彈壓官置招賢所放宮女百三十人十二月以高琪為平章政事

宣宗貞祐二年春二月京師大括粟三月京師戒嚴夏四月命布薩安貞等為諸路宣撫使安集遺黎時河東北山東諸郡多
 失守殘毀惟真定清沃大名東平徐邳海數城僅存而已左丞相圖克坦猛卒尚書秦辛南京從之詔國內太學生趙昉等
 上章極論利害皆慰諭之詣原廟奉辭以南京留守布薩端嘗請臨幸及行先詔諭之時端判南京與統軍使長壽按察使王
 質三奏請南遷參政耿端義力主之意乃決百官士庶皆力言不可趙昉等四百人力爭皆不聽車駕遂發中都致異大金國
余從義奏乞遷都張慶之屬希古費數萬大鼎議與合慶王琮嗣安王仲霍王從彝相丙戌次定興禁虐從蹂踐民田并救計
端承旨完顏宗魯等諫不聽以希古提舉行官事烏陵用章總宿衛所載姓名互異
 直酬之六月次彰德府曲救其境內次宜封黃龍見西北秋七月至南京立元妃温都氏為皇后皇太子至自中都明年卒諡

莊襄致異大金國志云十月幸中山府詔太原出兵戌飛冬十月陝西軍士戰死者命給糧贖其家十二月須勸農詔是
歲以布薩端為左丞相高汝礪參知政事致異大金國志云希古遣太傅魏國公用章太保衛國公余崇義太保鄭國公張
與更新而休化又曰朕屬茲艱難多憑忠義遠茲三十年之間科舉一遺於
再訓胡為四百州之廣任使屢病於無人已教彼司精於選士紀均未載
 三年春二月劾奏急事不拘假日三月詔河北州縣令文武五品以上辟舉不准以它事差占仍勒終仕詔各路訓練義兵鄰
 境有警責其採獲降人自拔歸國者遷職沿河州縣官罷軟不勝職者汰去之今百官各陳防邊利害封章以聞宰臣於宮中
 置局命方正官數員採取施行秋七月有星如太白色青白有尾出紫微垣北極傍入貫索中八月詔諸職官有才可大
 用者尚書省具以聞命近臣舉良御史許古上恢復中都策冬十月召行聖公孔元措為太常博士以山東多寇故也

四年春正月皇太孫卒諡冲懷立遠王守禮為皇太子改名守緒詔控制樞密院事二月詔凡死節臣籍數立廟致祭命參
 政李華修太廟禮部尚書張行信修社稷并定太廟祠享親祀儀未幾禮成夏六月歲星畫見於奎百有一日乃伏以早命
 審決京師冤獄冬十月詔京師具防城器械多擊坎穿築垣墻於隙地十一月河東行省胥鼎入衛拜左丞
 興定元年春正月議減庶官冗員二月尚書省請罷諸州府學生廩給不許三月遣官分道捕蝗仍禁苛暴擾民夏四月以

宋徽宗不至遣將經畧南邊 五月民苑汝濟上書陳利害帝示宰臣曰卑賤小人猶能如此盡言有可采者即行之 右丞

富察伊塔圖原作移棄官擅赴京師降知河陽府事山東帥府蒙古綱擅械轉運李秉鈞反響綱應論贖詔兩釋之 六月置

南京流泉務設提舉倉場使副詔捕治遼東受偽署官家屬得按察使高禮妻子皆戮之 冬十月以霖雨詔寬農民輸稅之

限十一月命蠲百官通賦及免徵軍須錢十一月免逃戶復業者差賦 是歲右都監承裔襲破果爾原作餘族諸番帳奏捷

河西嘉納克原作楚納等族千餘戶來歸及異薛應旂通鑑云十月

二年春二月免中京嵩汝等州通租定奴婢抹主法夏四月曲赦遼東等路 防州宣撫副使赫舍哩阿敦原作為左監軍格

綱額原作哥誣其叛殺之阿敦議卹格綱額釋不問阿里巴斯自潼關之賊逃匿遣子請罪赦之諭以自効遣重臣番理京師

冤獄五月增隨朝官及諸承應人俸秋七月大旱遣官禱雨於東郊命楊雲翼等分道理冤獄尋大雨 九月諭太子軍務當

亟行者先行後聞 冬十一月大赦御門召致政舊臣賜食訪時政得失致異歸潛志云宣宗喜刑法政尚威嚴故在位多苛

使特立號半截劍馮內翰壁號馬劉子雷希顏為御史至蔡州杖殺蔡豪五百人號雷半千完

三年春正月稅民種地畝議行均輸救和市邊城軍需無至配民免單丁民戶月輸軍需錢令軍中誅賞四品以下聽決 夏

四月築京師裏城命侯摯董役高琪總之遣近侍四人巡視 癸未陝西黑風晝起有聲如雷地大震 六月曲赦河東南北

路秋七月曲赦陝西山東西路八月緩在京差徭 冬十月以慶雲見詔國內 癸未裏城畢工賜資宰臣有差違碑會朝門

以紀其功是役帝慮擾民募人能致璧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仍升一等平陽判官完顏阿拉及霍定和發宋為京校居得二

百萬有奇准格遷賞 十一月右丞相高琪以罪下獄尋伏誅

四年春正月壬子晝晦有項大雷雷雨以風 夏四月擊鞠臨武殿諭工部暑月停工役六月旱敕有司閱獄雜犯死罪以下

悉除之秋七月遣參政李復亨等分道勸農

五年春正月拓南京諸河通戶舊耕官田給軍戶 太白晝見於牛二百三十有二日伏 二月禁京城兵器以旱災詔中外

省試經義進士考官額外多放喬松等十餘人帝以久旱特允之 夏六月駙馬都尉布薩安貞坐謀反并其三子皆伏誅本

本名阿塔高那國長公主屢平屢盜侵宋歸省臣因其不殺宋宗室其謀叛又畏讒賄 冬十月太醫侯濟治皇孫疾誤致

死不忍殺杖除名 十一月蠲徐邳宿泗及歸德毫壽頓等州逋租 十二月同知節度事郭澍以徵糧失期誣殺平民坐誅

元光元年春正月遣官墾種京東西南三路水田夏四月置大司農以下官更定辟舉縣令法歸潛志云與定初朝議縣令置

親民立保舉法一時能吏如王

乙巳年

金史卷四十

三十一

達以徵兵失應坐誅呼拔汝州李鄴抵汴京而還按色爾濟鄂特薩木哈巴圖爾奉師由西夏越潼關據金西安節度使呢瑪哈當勒

急召花帽軍於山東至杏花營擊敗元兵乃由陝州渡河而去金乞和元主欲許之謂薩木哈巴圖爾曰營中鹿鹿吾已取之六

兵深入重地邊城西郊獲金去帝號議速復薛應拆通靈鐵格巴圖爾等三哥拔都薩木哈巴圖爾等皆命殺之亦因京師之新也若

守特角選勇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十一月胥鼎入衛拜左丞以王質及完顏僧嘉努代鎮河東云馬處元兵扼

河復解乃遣兵拒戰大敗之復潼關宣宗紀作華州元帥復潼關元兵至沔池沔池當沔池宋史地理志云馬處元兵扼

副元帥阿里巴所原不軍潰而逃失其所佩虎符統軍赫舍哩素赫原作以發兵後期坐誅十二月元兵攻平陽徇大名府

進自代州神仙橫城及平定承天鎮諸隘攻太原府宣撫使烏庫哩禮聞道告急詔發潞州諸道兵援之

與定元年春正月元兵攻觀州二月徇忻代三月以李華權參政行省事於河東南路乙未先徵山東兵接應經略使苗道

潤共復中都而石海據真定叛處為所梗乃集鈕祜祿貞郭文振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軍為犄角之勢圖之元兵攻新城及

霸州攻異大金國志云時益州苗武清州郭仲元霸州統軍曰文哥取兵合八十萬元惠之言於金遣夾谷監軍討之文哥

吉入首凡去汗元亦召回賜死軍遂潰之北軍歸轉攻回龍奪其鐵珠堅城而都之遣兵掠西河等路金遣侍郎烏古孫李

三萬里紀未載夏四月命完顏萬行帥府事督苗道潤進復中都先是招撫使伊喇特爾格言其有異志故命重臣鎮之以

阿里巴斯行省事於博索路富察烏錦行省事於上京五月元兵下沔池縣軍官任福死之六月修潼關以暑樂勞夫匠

設潼關使副及三門津提舉官攻異元史太祖紀云夏蓋和和尙據武平史天祥討平之遂擒金將秋七月永錫坐行

軍失律當斬復實其死九月以必喇阿魯行省事於益都元兵攻陽州及汾西縣陽州陽州屬平攻沁州進薄太原城攻交水清源

二縣名均屬太原府命立沿河水牆鹿角冬十月元兵徇中府及新樂縣下磁州取鄆平長山二縣名均屬濟南府及淄州十一月元兵取濱

棣博三州地理志云濱州治渤海縣四棣州來下沂州復攻太原府十二月元兵攻潞州都統馬甫死之克益都府復攻沂州

官民棄城遁下密州即度死元顏寫死之進富察烏錦右副元帥行省事於遼東攻異元史類編云八月以木華黎為太師封

趙臨也續綱目作穆呼哩云命承制行省事於燕京南攻遼東下益州將屠城因州人趙瑄泣請得免并定臨淄登萊等州

二年春二月御史以元兵退請汰各路行省冗官不許二月以侯擊行省河北兼安撫使夏四月以爪爾佳必喇原作行省遣

東侯擊遣將復密州及高密縣五月元兵徇錦州元帥劉仲亨死之攻異大金國志云是月蚩尤六月樞院言元集兵應

州飛狐將分道南下觀其意不在河北而在陝西河東各路義士宜於農隙校閱東平單州衛要豫徙其農民糧畜置可守之

九月已事本末

金史卷四十一

二十六

城修近城水浩潼合遠連商繞宜今兩帥府按視扼塞又言賈瑤刺殺苗道潤乞正其罪詔勿問以其軍隸涿州刺史李奇

原傳方輿紀要云張牙捷即張牙口在定州元帥柔德剛易州定興人卒贈太師加封汝南王諡忠武子十一宏範最顯見元

西本傳六十里三關外搆至此與內搆合為一史未載命參政巴古拉與平章齊鼎協力防秋八月詔河東行省完顏賽赴援

山東元穆呼哩原傳本華里攻異績等帥步騎數萬自太和嶺徇河東取代州隰州九月元兵下太原府左監軍烏庫哩德

升死之遂徇汾州節度使烏雅恩徹亨原傳元顯說出虎攻異通死之下孝義縣滿城張柔擊敗之史未載詔置秦關等處

九守御史命完顏芬徹等分戍諸阨冬十月元兵徇絳潞遂攻平陽提控郭用死之城破行省知府事李革故與元史類及

蘇爾坦死之權平定州刺史范鐸以棄城誅元兵攻澤州十一月元兵收潞州右監軍納哈塔富拉塔原傳納哈塔富拉塔即德

裕及王良臣死之十二月命完顏伯嘉權參政左監軍控制河東南北路

三年夏四月以賈嘉略為左都監駐鞏州賈嘉略原傳石蓋為右都監駐平涼原傳石蓋五月張柔率兵南下克

深刺心祭道潤敗武仙軍於滿城追擊之布陳數十里下完州和陽曲陽皆降攻中山大破武仙將滿城兵復敗劉成軍由是

出劉馬關敗葛鐵槍兵似以真定降劉馬關即古臨上關今保定府唐縣北方輿記云葛鐵槍與張柔戰於新樂兵敗元史

張柔傳新樂之戰柔中流矢板之復戰斬數千級擒張柔令劉成尋為燕帥每赤台所語出上室及死得免紀均未載列馬

秋八月元兵下武州判官郭秀死之下合河縣屬縣令喬天翼等死之九月元兵徇東勝州節度使伯特馬格原傳伯特馬格

命行省督馬領兵赴河中故與元史太祖紀云是秋穆呼哩克奇十二月元兵徇彰德府下晉安府即絳州縣工部尚書鈕

枯祿貞死之

四年春正月元兵下好義堡霍州刺史伊喇阿哩哈等死之夏四月元遣趙瑞攻下孟州提控魯德王安復大名府以巴古拉

為左副元帥承立為右監軍行省京兆五月元兵徇隰州地理志云即宋大山軍下究州節度使完顏威赫原傳威赫可死之六月元

遣楊在下大名攻開州東明長垣二縣大名屬開州治河曲下究州節度使完顏威赫原傳威赫可死之六月元

主為河南王勿復遠也紀未載元史又異八月恒山公武仙降元故與續綱目云時穆呼哩用史天倪言下者則割付我令汝

原傳載在十七年乃元光元年也又異八月恒山公武仙降元故與續綱目云時穆呼哩用史天倪言下者則割付我令汝

塔忽等來冬十月復遣蒙古達呼額哩塔等來十一月穆呼哩以兵圍東平故與元史太師紀云肅然紀未載九月元使達呼

邢州節度武貴降進攻東平不克留嚴實守之撤圍趨洺州分兵徇河北諸郡既為都元帥紀云肅然紀未載九月元使達呼

三府六州戶三十萬降拜為行省實將李信乘實出斬其家屬來降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烟時金兵二十萬屯黃陵岡遣將

所載較詳元史本傳實字武叔泰安長清人卒封魯國公諡武惠

五年春正月元兵攻天井關夏五月東平內徙命蒙古綱行省邳州王庭玉行帥府於黃陵岡攬逐復絕行省呼爾噶監軍

王庭玉不能守李象總鄂州為蘇嚕呼圖擊斬首七千級嚴實入城呼哩命中之以實撫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
移治曹州德王庭玉破之珪被殺所載較詳又元史本紀及穆呼哩傳均以嚴實入東平為四月事畢元續通鑑呼哩嚕作蒙
古細元史太祖紀金東平行省為孟古原作古又云四月金道烏克遜冬十月元兵攻德州命許州帥赫舍哩鶴壽屯瀋
仲端乞和稱帝為兄不允六月宋石塔降授濟克單三州總管史均木載冬十月元兵攻德州命許州帥赫舍哩鶴壽屯瀋

資祿皆死之攻異續綱目云是冬穆呼哩命石塔降授濟克單三州總管史均木載冬十月元兵攻德州命許州帥赫舍哩鶴壽屯瀋
攻廷安瑪爾布始贊馬而拜金帥王公呼哩命石塔降授濟克單三州總管史均木載冬十月元兵攻德州命許州帥赫舍哩鶴壽屯瀋
自往攻鄆州等州史未載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四元史本紀及穆呼哩傳均以嚴實入東平為四月事畢元續通鑑呼哩嚕作蒙

元光元年夏四月元兵攻陵川縣屬澤州攻異元史本紀及穆呼哩傳均以嚴實入東平為四月事畢元續通鑑呼哩嚕作蒙
華先降崖已從之皆死紀未載秋七月元將阿勒楚爾察原作按屯兵晉安冀州境上黨公完顏開復澤州攻異薛應旂通鑑
胡天作降元續綱目云穆呼哩請和見帝於回鶻國議未允歸紀未載八月河東公伊喇重嘉努原作蒙家奴高陽公張甫復河

間府冬十月復曹州十一月元兵徇同州節度使李復亨及副使額爾克和薛應旂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四元史本紀及穆呼哩傳均以嚴實入東平為四月事畢元續通鑑呼哩嚕作蒙
攻鳳翔府攻異薛應旂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四元史本紀及穆呼哩傳均以嚴實入東平為四月事畢元續通鑑呼哩嚕作蒙
將官屬乃趨長安遣兀胡乃太不花屯守使安赤將兵斷潼關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四元史本紀及穆呼哩傳均以嚴實入東平為四月事畢元續通鑑呼哩嚕作蒙

二年春正月元兵下河中府攻異侯小叔傳作元光十二年二月昭河中府來附以石天應守之與穆呼哩傳合見單元續通
鑑石都監侯小叔攻異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四元史本紀及穆呼哩傳均以嚴實入東平為四月事畢元續通鑑呼哩嚕作蒙
築計及絳州破遂馳奏河中不可守棄之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不二月鳳翔圍解實嘉嚕嚕等性賞

有差三月命完顏伯嘉行省河中呼哩死於解州夏四月復霍州汾西縣五月復河中府及霍州洪洞縣攻異布薩安貞傳
定山東布薩端履陝西齊馬控制河東侯擊經營趙魏其指注有可觀者故田琢梅青完顏訶保東平必喇增城隍守上黨
皆備用有功焉高琪忘功汝礪固任西啟夏擊南挑宋兵宣宗謀謀是用未幾潼關破完顏訶保東平必喇增城隍守上黨

以祈死於然田琢益州而青齊製綱去東平而完魯威安貞死而南代無功自時服後無足言者矣又歸潛志云金朝兵制
最弊每下令命軍州縣動員初發任子為監官軍屢赴應臺省始免之元光未備潼關黃河發軍自見居官者外無文武
小大職事官皆檢之至許州前待御史劉元規年六十選為千戶余先子以前監察御
史亦為千戶餘不勝計物議譁然後亦罷之惟余以終場舉人獲免立法之弊一至於此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二
群盜叛服

衛紹王大安三年秋九月元兵薄中都中都戒嚴攻異續綱目云初益都楊安國以無賴以黨韓德為業人呼揚鞅兒因自名
得千人以唐古哈達為都統安兒副之成邊至鷄鳴山亡歸泰和中金南後起為群盜嗣降金按防禦使元兵至招鐵瓦敢戰軍
黨攻擊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薛應旂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四元史本紀及穆呼哩傳均以嚴實入東平為四月事畢元續通鑑呼哩嚕作蒙

金史卷四十一

崇慶元年夏五月河東陝西大饑斗米錢數千流幸滿野命南京留守布薩端提控軍馬以安撫之致異薛應祥通鑑云是歲奉安劉二祖兵起寇掠淄

至寧元年九月後為宣春二月知大名府事烏庫哩誼謀不軌伏誅致異通鑑輯覽云二月故邊人耶律瑄格官千戶自北邊率兵往討大敗遂自立為遼王改元統盡有遼東州郡都咸平後降元為金山殺稱王改元天德其後通古哈沙相繼叛均瑄

隆州為利涉軍陞為隆安府致異續綱目云十二月金州李全兵起全北海農家子銳頭蠱目權謙善下人弓馬過捷仲兄福聚舉數十抄掠山東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四子洋子潭等附之又張

宣宗貞祐二年夏五月遷都南京能運鐵槍人號李鐵槍時賦饑饉首羣盜寇掠州郡皆衣紅襖以相識呼為紅襖賊全與

三年春二月巡檢梁佐李耀珠原作以誅兇賊張暉劉永昌等進官賜姓完顏丁未山東宣撫使布薩安貞原作阿哈

益都城東安兒奔萊州徐汝賢以城降至登州刺史耿格納偽鄒都統付以州印安兒遂僭號改元天順陷甯海州名治

州其黨郭方二據密州李全掠臨朐縣名屬青州安貞以瑄格及額琳分左右大敗賊眾於昌邑縣名屬平度州東及辛河殺獲無算遂復

萊州斬汝賢安兒脫身走耿格史澄立降襲殺郭方二復密州安兒後與及政乘舟入海欲走岵嶠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墜水

死耿格伏誅妻子皆遠徙致異安貞傳作貞祐二年七月破安兒十二月誅耿格宣宗紀作二年十二月誅耿格三年二月破

因與私以為夫續綱目黃稠作洪果通鑑輯覽作洪郭宣宗紀均未載三月安貞遣赫舍哩約赫德原作牙吾答改異國語

兵會瓜爾佳錫爾格改異薛應祥通鑑及默埒敗賊劉二祖於宿州大沫壩擒斬之及其黨崔天祐李思溫餘眾保大小峻角

子山前後殲賊萬計致異續綱目云劉二祖死餘黨推崔儀為帥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萊湖葛平楊德廣王顯忠附馬時青

贈防州防禦使完顏巴錦官都統楊珪伏誅先是京兆治中李友直私逃華州結同知馮朝等團集州民號忠義扈駕都統府

作亂殺巴錦以書約珪珪諱之嗣請自効誘友直等誅之安撫使以狀聞故有是命夏四月宣撫副使完顏弼奏招大沫壩

渠賊孫邦佐張汝楫以五品職下詔渝洗其罪汝楫復謀叛誘邦佐邦佐斬使馳報弼弼殺汝楫及其黨萬餘以邦佐為德州

防禦使加節度仍官其子弼封密國公雅歌投盡紅襖賊掠武城縣名屬兗州府宣撫副使廷札原作天澤擊走之斬數百級

擊招邢州賊程邦傑冬十月遼東宣撫司報破瑠格原作瑠哥之捷遼東賊布希萬奴僭號改元天泰致異薛應祥通鑑云金宣

撫副使廷札

宣撫副使廷札

擊走之斬數百級

命侯

擊招邢州賊程邦傑

冬十月遼東宣撫司報破瑠格之捷遼東賊布希萬奴僭號改元天泰

天玉國號大真元史東平王於太宗五年癸巳與皇子貴由攻完顏萬奴於遼東平
之萬奴為全內族自乙亥聚眾據遼東夏至是凡十九年而滅所載族姓互異
李甯謀反伏誅不進額森殺之弟致憤殺長史據錦州稱漢王改元與隆恩平濠瑞利義懿廣甯等州下之為蒙古布哈等所十二月太康縣人劉全時溫東平府民
取州郡皆復元史太祖紀云改元與龍潛號漢皇帝繫於四月又
十一月瑯琊來朝以其子寶沙入侍寶沙原作斜關宣宗紀未載

四年春正月紅襖賊犯太安德博等州帥府兵敗之三月經略副使張文破趙福復恩州夏四月秦州官軍破妖賊趙用劉高
二等紅襖賊渠郝定僭號署官陷滕充單諸州萊蕪新秦二縣均屬秦安州等十餘縣布薩安自遣兵討之連戰皆捷殺九萬人降
者三萬郝定僅以身免未幾為侯擊所擒送汴伏誅時自安兒二祖敗後河北殘破千戈相尋所在圍結寇掠官軍雖討之不
能除也大抵皆羣小全國用安時青之徒焉叛僭號大金國志云有八者名儀據山東六月遼西偽瀛王張致遣完顏內赫
南張烏遜原作奉表降詔授致北京路行帥府事內赫同知兵馬總管府張烏遜同知廣寧府致與續綱目云是冬移呼哩遣

古布哈屯永德縣致以兵擾瀾石布哈扼其歸路且馳報呼哩引兵抵神水與致遇布哈亦至前後夾擊大敗之進圍錦
州月餘其將高蓋等致出降殺之元史太祖紀作春月事云致陷興中府移呼哩討平之所載互異地理志承德縣屬興中府
屬錦州

興定元年春三月威州刺史武仙討真定叛賊石海斬之及其黨一百人降葛仲趙林張之等軍盡獲海僭擬之物夏四月
孟州即河陽萬戶宋子玉率兵叛斬關而出經略使蘇爾坦等追敗之至輝州境今為輝縣屬其黨邢福殺子玉以降餘黨家屬悉
放歸農花帽軍作亂於滕州詔山東行省討之南陽五朵山盜千餘剽掠至方城節度副使伊喇洋格討敗之幾殲其眾平定

州賊閻顯殺其賊渠閻德用以降濟南奉安滕兗等州賊並起侯擊遣完顏震討平之降壯士二萬老弱五萬致與續綱目云
徐州斬霍儀前後噓賊千餘招降偽元帥石珪夏全餘眾皆潰宣宗紀未載五月蘭州千戶李平等苦提控富察雅爾堅原作貪暴殺之構其人以為其黨張泰
所獲六月由道潤表降人李琛復叛琛亦告道潤異謀詔山東行省察之本傳道潤初為河川義軍隊長從遷汴屢戰有功

州通吉齊勤與琛攻滿城完州道潤拒戰殺其兄榮及弟明等互相計奏詔和解之會道潤與伊喇特爾格秋九月隕
合撫定河北令諸道共相應後與賈全賈稱互相攻擊瑪詐約和刺殺之高汝礪傳賈全作賈全所載較詳
州萬戶馬寬逐其刺史李策據城判州吏擒斬之夷其族八月陝西行省奏未波賊犯泚州敗績遁去九月遼東行省完
顏阿里巴斯為叛人伯特呼圖原作伯特呼圖所殺權左都監納塔裕等討誅之贈阿里巴斯平章萬國公冬十一月詔徙賊魚張

二等親屬於歸德睢陳鈞許間致與續綱目云七月季全因定遠民季先率眾五千歸宋與高忠
二年春二月許州長社縣何冕等謀反伏誅夏四月紅襖賊犯徐邳行樞院兵大敗之東平行省敗黑旗賊拔膠西縣屬密
渠賊季全來援併破之河北行省破紅襖賊進至密州降偽將校數十士卒七百悉令復業五月招撫副使洪果阿嚕岱原

九朔紀事本末

金史卷四十二

二六

黃州阿襲破李全於莒州萊州民曲貴殺經略使內族專務原作自稱元帥構宋人據城叛提控王庭玉等誅西貴及其黨白
珍呂忠等蓋平之六月石州賊馮天羽據臨泉縣叛州刺史赫舍哩公順討之天羽等迎降殺之餘眾走保積翠山王九思
等攻之殺賊二十人遣馬季直持詔招諭其黨安國用降遷防禦使分其軍於絳霍間按續綱目云七月石州人圍紅襖賊
犯沂州官軍敗之追至百里港提控赫舍哩信沒於陣命議郎秋八月提控赫舍哩緝哈原漢討賊張聚大敗其眾復濱棣二州
姦人李宜伏誅致異田琢傳聚殺防使錫黑據棣州并取濱州琢遣韓哈討破之復二州紀未書田琢所遣九月李全破密州執招討副使洪果阿魯魯及瓜爾佳肆嘉
努進破壽光縣州府冬十月李全破鄒平縣及臨朐縣轉運副使程戩及提控王汝霖等通宋人為變侯摯遣兵討誅之及其
竇崔榮韓松威誼皆伏辜致異侯摯傳李全據安邱提控王政屯昌樂二縣名均屬青州府侯王庭玉兵同進討太府少監伯特玩擅率
政兵攻全致敗提控王顯死之十二月紅襖賊攻彭城徐州屬之胡村寨徐州兵敗之二年夏六月李全寇日照縣名屬博
興縣名屬青州府赫舍哩萬努敗之寇即墨完顏僧壽又敗之復萊州秋七月中山治中王善殺知府事李伸等以叛冬十一月
徐州總領納哈塔格原作納哈塔格大破紅襖賊於狄山奉安軍副使張天翼為賊張林所執以歸宋繫之楚州逃歸授睢州刺史
改異通鑑綱覽云初元克蓋都不守張林復立府治中山東諸郡皆附林改歸宋會李全克齊州進薄青
州城下挺身說林結為兄弟遂奉李全登萊十二郡歸宋拜京東安撫全進襲泗州不克而還所載較詳
四年春三月林州元帥惟良擒叛人單仲李俊誅之降其黨盧廣紅襖賊于忙兒襲據海州經略使完顏長爾原作擊敗之
復其城夏四月節度使梁茂破紅襖賊於襄強縣名屬冀州經略使段僧順擊叛賊數全於唐縣唐縣屬保
兒破紅襖賊於聊城縣名屬東昌府五月紅襖賊犯樂陵縣名屬武定州鹽山縣名屬滄州橫海節度使王福連擊敗之張聚來寇又敗之秋七月
宋人及紅襖賊犯河朔諸郡皆降獨滄州經略使王福固守會益都賊張林來攻福乃叛降林致異錢竹汀云時有兩張林此
與定三年運轉運使田琢而據其地史所稱蓋都張林也是年八月全犯東平府監總領嚴福等討紅襖賊於彰德生擒偽安
撫王庚玉敗之擒其偽安撫節度張林此則益都張林也總領嚴福等討紅襖賊於彰德生擒偽安
撫王九八月嚴實成江王贊據濟南山東招撫高居實遣使招嚴實於青崖壩獲其款以聞清今學家望青崖壩依張林會
宋遣趙拱招諭因歸宋實涉以聞復遣拱往遂與李全及林國東平蒙古綱固守全等次汝水而營詰且與王庭秋九月滕
王遇會郭博台兵大至編旗女將持槍突圍全幾不免精銳喪失殆盡實復降元薛慶旂通盤郭博台作解不答秋九月滕
州提控夏義勇討紅襖賊敗之冬十月紅襖賊復入泗州掠人畜而去授時青滕陽公本處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致異薛
鎮石州青初與叔父全俱為紅襖賊安兒死青降金為冀州萬戶後附李全歸宋據龜山至是金
結石州丹吾塔招之降之邳州未詳復歸宋攻泗州板西城郭爾多大敗之李全遁所載較詳
五年秋七月義陽軍叛據碭山縣屬徐州夜襲永城縣名屬亳州為副總領高琬所敗命蒙古綱討之八月懷帥府選擊紅襖賊於
伏恩村敗之九月遣親軍討河南群盜冬十一月蒲城縣屬華州民李文秀等謀反伏誅閏十二月提控珠嘉權珠破沈邱

賊於陳瓦孔瑀等招降秦和縣屬州賊三千人斬其首級餘並釋之紅襖賊夜入蒙城縣屬州今失符印軍民死者甚衆賊大

掠而去詔發兵捕京東盜陳亮等州鹿邑城父二縣均屬亳州諸縣盜竄起命樞府遣官討之捕盜軍所過殘民遣御史按視軍所

獲牛有司以官錢收贖詔定招捕土寇官賞格改吳宏簡錄云正月時青破泗州昌武即度畢賞倫破執不屈四之鎮江麻土

張林復自宋降元為山東路都元帥李福自陝西逃歸宋元史作張琳授滄景瀆隸等州元帥

元光元年春正月元帥惟弼破紅襖賊於張寨店二月恒州軍變萬戶呼延極等千餘人焚掠城中而去夏六月紅襖賊掠

柳子鎮驅掠人畜提控張瑀追擊奪還偽監軍王二據黎陽縣屬州提控王泉討之復其城秋七月王庭玉破紅襖賊

於曹州賊復襲徐州之十八里砦及古城桃源縣名屬淮安府官軍破之久十月河中萬戶孫仲威執安撫阿布哈呼喇勅據城叛

陝西行省平之

二年秋八月邳州經略使納哈塔祿格原作陸格等率都統金山顏俊入省署殺行省右副元帥蒙古綱本名呼爾根亦作呼

叛遣官招諭祿格拒命約赫德率兵圍之焚其樓櫓斬首百餘宋鈐轄高顯統制侯進正將陳榮等誅祿格降眾尚拒守方督

兵進攻宋總領劉斌黃溫等縛顏俊賊誼奇格及梟金山巴達首來獻徐福亦納款撫慰其眾改吳薛應旂通鑑云綱取下嚴

李全全遣王喜兒以兵援接而已繼之李二措納善兒而四之全欲攻孫兵敗趨青州史未載九月約赫德報桃源淮陽捷并以納哈塔祿格等來歸札雅呼嚕原作札等叛邳州南城

約赫德誅祿格馬首以獻冬十月滕州人時明謀反誅邳州紅襖賊三千來降命使撫諭遣還河朔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三

封建九公

宣宗興定四年春二月封經略使王福等九人為郡公皆兼宣撫使便宜行事改吳薛應旂通鑑作四月事初貞祐四年右司諫珠嘉濤

原作木乞封建河朔詔尚書省議事寢不行興定三年太原不守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集百議翰林承旨圖克坦錫等十有六

人謂制兵有三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從唯有守耳河北州郡既殘破不可一舉守宜取願徙者也河南

陝西石則許推其長保聚險阻刑部侍郎鄂忠哈斯罕原作奧屯三人曰宜令諸郡選才幹眾所推服能糾眾遷徙者願之河

南或晉安河中及諸險隘量給之食授田耕墾置橋治官撫循之壯者教之戰陣勅晉安河中守臣徽石嵐汾霍之兵以謀恢復

莫大之便兵部尚書烏陵阿原作烏與二十一人曰河朔諸州親民掌兵之職擇士人嘗居官有材略者授之志則走險暇

總領五岳山一帶行元帥府仙詐以書約取裕州仙至與元兵夾擊敗仙於柳河仙逃走聖果寨敗異宏簡錄云仙敗資沈邱
天祥令總領楊全斌俱降宋時哀宗走歸德使修撰魏瑄源人自祐二年進士瑄間道召仙不赴瑄責之與被殺尋以軍乏食從
鄧州總帥伊喇瑗本名鼎赫一作畏其逼以女妻之乃還順陽瑗舉城降宋疽瘡皆死仙為宋將孟珙所襲
敗瑛兵生擒其統制數十獲馬千餘瑛計追擊瑛之降其眾七萬山在內鄉縣西南百六十里史未載仙懼復來徙浙川
州西南百之石穴迨哀宗走蔡州遣近侍烏頁元顏青其難終不應書盧芝侍郎石玠謀歸蔡州仙追不及遂殺玠
二十里河中人進士為汝州防禦行侍郎芝字廷瑞河東人任子補俄至黑谷泊進退失據蔡州破糧盡軍散從十八人北行渡
官以西安節度行尚書仙追不及走至南陽為土賊殺見宏簡錄
河為澤州戍兵所殺政異歸潛志云李汾字長源太原人仙辟掌書記國亡汾勸仙歸宋尋為仙麾下官王福本河北義軍
積戰功為同知橫海節度事復瀋棣二州拜滄州經略使連知東平府權右都監以聚編棣州防禦進瀋棣州刺史尋與聚有
積聚以棣附益都張林福致自為經略封滄海公紅襖賊屢來犯擊却之益山副使張文與戰大勝擒其二統制斬首二千級
使上言乞遷重臣為使朝廷因而授之封滄海公紅襖賊屢來犯擊却之益山副使張文與戰大勝擒其二統制斬首二千級
武定州尋引宋人入河北福嬰城固守益都張林棣州張聚日來攻掠勢危福將南奔眾止之遂降於張林伊喇重嘉
積戰功賜姓完顏歷河間路招撫使權右都監封河間公與定末所部州縣皆不守移屯信安與張甫合兵復取河間府及安
蠡獻三州尋改為信安為鎮安府與甫協力保守鎮安遂全政異宏簡錄云時遣將孫汝楫楊壽泉德李斌分保外垣遂張
甫初附元嗣為涿州刺史李奇嚕原作所招遂與張進來降授中都路經略使與永定節度使賈全不協屢相攻擊會全殺甫
參議官邢璋甫力攻之全敗自縊死及奇嚕降元遂代為中都東路經略使權右都監封高陽公政異宏簡錄云奇嚕將若奴
假千里馬以獻俚若奴乘間推殺閣下幾斃高及伊喇重嘉不能守河間甫居之信安卒全其城賜姓完顏進亦權左監軍
羅虎復乘千里馬以歸追者莫及所載載詳及伊喇重嘉不能守河間甫居之信安卒全其城賜姓完顏進亦權左監軍
賜國姓靖安民德興府永興縣人初充義軍隸南道潤歷安武節度使知德興府中都西路招撫使道潤死與李奇嚕分領
其眾權左都監行帥府事安民上書言經略使劉鐸嫉道潤功反間賈瑤李琛殺道潤鐸亦討安民擅殺杜貴事召鐸還封
安民易水公安民出兵至葵山復取擔車寨方輿紀要云在保安州西南元兵乘虛襲之提控馬豹以其妻子老弱降安民及經歷相端還
救遂與書贈金紫光祿大夫郭文振字拯之太原人由進士歷遼州刺史深得眾心權中都副留守兼左都監行帥府事與
張開合兵復取太原封晉陽公尋以轄境遼瀾請命遼州刺史瓜爾佳蒲徹原作古里分治嵐管以西諸州制可上書乞遣前
平章魯鼎行省河北諸公府帥府并聽節制以圖恢復不報詔文振應援史詠復河東未幾遼州不守從其軍於孟州復徙衛
州然亦不能軍寄寓而已胡天作字景山管州地理志云本宋人初以鄉兵守本州為刺史改同知平陽府復平陽充招撫

乙卯己酉

金史卷四十三

三十一

使權左都監封平陽公守凡四年。屢有功錄其子定格為奉職。未幾青龍營危急。詔遣瓜爾佳實倫會郭文振張開兵救之。次彈平寨知府事。珠格和索哩原作木虎忽失來等降元以兵臨城索其妻子。天作被執。而元史稱呼哩傳繫於七月。嗣少官。召撫讓孟其子定格聞之。自經死。贈信武將軍。天作後謀脫走為元殺。官宗以史詠權平陽公府事。徙軍河中。當平陽初破。詠父作母蕭氏。妻棟氏。皆殉難。張開景州人。初團結鄉兵為固守計。歷青州防禦副使。同知觀州事。復河間府。及滄獻二州。十三縣。復青州。加經略使。賜國姓。俄潼關不守。召入衛。累官洛州安撫使。林州元帥府。權左都監。與郭文振共復太原。封上黨公。復取高平縣。屬澤州及澤州。大戰靈關。縣名在今潞安府東二十五里有功正大間洛州失守。開居南京。部曲離散。天與初起。復與劉益為西面元帥。領兵攻衛州。敗於白公廟。時哀宗走歸德。開與劉益謀收潰兵從衛。不果。遂與承裔西走。皆為民家所殺。燕甯初為吉州提控守天勝寨。與益都田琢東平蒙古綱相依為輔車之勢。山東倚三人為重。甯擊敗紅襖賊。五公喜。兵復沂州。招撫胡七胡八引為腹心。累官山東安撫副使。封東宮公。與蒙古綱王庭玉保全東平。加金紫光祿大夫。還軍天勝寨。死。詔贈祖父母。父母官族屬五十餘人。皆廩給之。自益都張林遂田琢繼而甯死。蒙古綱勢孤。徙邳州。而山東不復能守矣。史傳贊云苗道潤死時無北境矣。大凡九公封建宜宗實錄所載如此。他書載潘海公振進河間公伊刺重格一作移判中哥易水公張進晉陽公郭棟此必正大間繼封如史錄繼胡天作者然不可攷矣

宋人構怨

宣宗貞祐三年。宋甯宗嘉定八年也冬十一月。詔以王世安為安撫使。樞密院進世安取盱眙泗州。泗州名屬之策命與泗州帥府所遣人同往討。度其事南侵之。自此始。明年以世安為江東轉運副使。朝辭先言十失。後奏五事。宗社之取不可忘。比臨之。年即貞祐二年。安之謀不可恃。導之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忍。反復切至。按宋史五月作七月。畢沅續通鑑云。宋歲幣蓋因德秀之言而議罷。至喬行簡言之。始改計耳。故今歲十二月及明年正月十一月尚遣使也。至馮璧傳云。貞祐四年宋拒使者于淮上。遣兵南伐。而宣宗紀及交聘表四年皆書宋遣使來賀。并無拒使之事。係誤。德秀字景元。滿城人。官參政。諡文忠。

興定元年。春正月。宋遣使來賀。朝辭。帝謂宰臣曰。聞息州。本新息縣。并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為亂耳。宋人何故攻我。高琪請伐之。以廣疆土。帝曰。朕意不然。但能守祖宗所傳足矣。安事外討。宋使徐陳伯。夏四月。以宋歲幣不至。命烏庫哩慶壽完顏薩布。原作不等。經略南邊。薩布尋奏。敗宋兵於信陽。州名屬府。斬首八千。生擒統制周光。及隴山。在信陽等處。前後六戰。俘誠其眾。復遣兵渡淮。略中渡店板光山羅山定城等縣。破光州兩邑。斬首萬餘。宋史地理志云。光山定城均屬光州。羅山屬信州。治見方輿紀要。致與薛應旂通鑑云。西月金人渡淮。犯光州。中渡。鎮板橋。官盛允升。慶壽分兵。犯樊城。國東。陽光。化。軍別遣光顏阿輔。入大散關。攻西和。階。成州。宋謀趙方。李珪。董居誼。禦之。阿隣。即郭阿林。以功賜國姓。見通鑑輯覽。宋史古字。考直。

師山人贈大 五月宋人攻穎州焚掠而去遂取連水縣樞院兵敗宋人於泥河灣及樊城

宗政午發現首遲明即至金人駭通未幾京湖將王宰劉世興復敗金兵于光山隨州宋史富宗紀云五月金犯襄陽

聯屬精更化一惠恩民犬羊跨我中原天厭不矣孤克失其政火人競逐之豈不知機會可乘仇取未復念甫申于信誓更

重起于兵端若能立非常之勳則亦有不次之賞遂擬論中原官民南來書作蠶食快其所求請其將復所載稍異

秋七月宋人圍泗州及靈璧縣破東海縣復合土寇攻海州經累使擊敗之八月敗宋兵於石湫南及連水縣中土橋宋兵攻

確山縣敗之經略使阿布哈答色爾原作阿不敗宋兵於海州境從控李元亦屢敗宋兵多所俘獲九月蔡州帥府誘宋人侵

息州邀擊之虜其將沈俊冬十月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高汝礪言和議先發於我恐自示弱非使帝命古

草通和牒宰臣以其言有折衷意無足取議遂寢十一月詔唐鄆蔡州諸帥府舉兵侵宋十二月提控韓璧敗宋人於贛倉

權右都監高閻山敗宋兵於吳寨谷改知平涼府單州經累使郭仲敗宋人於龜山北在盱眙縣東及盱眙右監軍知鳳翔府為

南渡名將及其薛應岳通盤云時完顏玠犯四川道地堡破天水軍守臣黃炎孫適攻白環堡破之進逼黃牛堡統制劉雄棄大散關遁史均未載

二年春正月宋攻淮北唐州帥府敗之獲統領李確鎬陳皋以歸宋兵萬餘攻泗州赫石哩約赫德原作牙赴援至臨淮殺宋

卒三百進破宋兵八千於城下圍盱眙敗宋援兵斬首千餘滿死無算俘獲千計又破宋師於蓮塘約赫德無功而還行省奏

其故違節制詔壓佩金符與之紀及約赫德傳均未載又宋史富宗紀近侍局副使額爾克原可奏南師之捷元帥薩布敗宋人於

鐵山及上舍店唐縣名屬南陽府改具通鑑輯覽云嘉定十一年正月李全歸宋拜京東總管初楚州應統遣安遠民季先

並克莒密青州時忠義軍給糧餉東海馬良高林二月宋人攻青口樞院兵敗之額爾克敗宋人於防山赫舍哩和勒端原

宋德珍等皆來歸附全聞之亦來降史均未載

秦兗州信陽棧海州經略敗宋兵於朐山隸名屬隴布政使陽敗宋兵二萬薄城壕及殺溺死者三千遂圍之宋騎兵千步卒

萬來援復大敗之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來戰金人奔潰細未書大金國志云二月金焚大

陽軍游騎至漢上均州守郭阿林敗宋兵於早郊堡南三十里擒其將吳筠及將校二百散關去汴州都統王大中馬顯死

應謀之棄城走史亦未載

師死者五萬人進焚汝池堡復破之於襄家莊六谷中及寒山嶺龍門關大石渡稍子嶺俘獲甚眾已而兵敗死之事聞贈西

京留守改異薛應祈通鑑云三月利州統制王逸帥兵十萬復大散關及早郊堡斬金統軍完顏斌進攻秦州至赤谷口汴州

各異宋史富宗紀云時鎮江忠義軍人遂大潰宋史地理志云利州為益州郡富武軍縣四汴州屬政都縣二所戰勝敗

義統制彭惟誠等敗于泗州壽州樞院敗宋人高柳橋水砦夷其砦而還額爾克遣兵板宋寨寨盤嶺三月額爾克敗宋人

於光化軍表言國兵自桐柏唐州入宋境所向克捷統沈輝遣兵助之金人不勝糧舟為其所焚史未載夏四月單州行省

元明記事本末

金史卷四十四

承審敗宋人於阜郊堡陝西行省兵破宋雞公山取和州成州至河池縣黑谷關守者皆遁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

不可勝計攻吳薛蕙通鑑云四月金攻卑郊趙和州劉昌和城通守臣楊克家及成州守羅仲甲皆守備皆棄城

宋講和以布薩原散安貞為左副元帥行省帥事侵宋安貞率兵至安豐縣名屬壽春府宋兵七千拒戰完顏呼喇勒擊敗之追至肥

水方與起要云出廬州府西北四十里死者二千餘至大江而還是歲完顏寔擊敗宋兵於胸山斬高太尉彭元帥於陣餘

眾潰去逾月復至擊却之安撫使知歸德府

三年春正月呂子羽至淮不納而還下詔南侵攻吳續綱目作去冬事且云主命安貞輔太子南段是年正月金寇西和成風

走城陷沔州都統張成使石宜邀擊于大安軍大破之職其精兵三千獲巴圖魯安金人遁陷洋州守臣蔡晉卿戰不克金焚

其城去董居餘自利州還遂置永州以屬子述代復寇西和州守將趙彥納設伏獲其眾乃還宣宗紀取武林作二月事取興

元洋州作三月事餘均未載宋史地理志大安軍本三泉縣二月約赫德敗宋人於滁州斬首千餘攻宋光山縣俘其統制

蔡從定等光州以兵來援復敗之板小江寨殺其統制王大達斬三萬俘萬餘復取武林關雲走夷其城復攻武林關破之史

未載鳳州事宋史地理志行省安貞入宋境破梁縣屬屬等軍擒統制李申之元帥薩布左都監約赫德奏白石關平山若之

捷吳其薛應折通鑑云二月完顏訛可復大舉圍襄陽趙方命計國尼再興兵三萬分二道攻唐鄧搆其虛子訛監軍蔡為殿

侍獲無算追至鄧州而還金自是不復窺襄漢遺民歸三月薩布敗宋人於七口倉右都監完顏哈達歸潛志作合打破宋兵

於海林關擒統制張時提控鄂屯沃哩布原不敗宋師於上津縣屬商軍還至濠州宋人來拒約赫德擊走之哈達敗宋

人於馬嶺堡安貞破宋兵於石垵山及塗山哈達攻板城麻城縣州府獲其令張個幹辦官郭守禮薩布奪宋小口倉獲糧九千

石兵仗三十餘萬又敗其兵於老口鎮及石鵲崖是月行省安貞入朝以南侵師還罷南邊州郡籍民為兵者皆鼎等遣賞

有差攻吳續綱目云金寇淮西圍安豐及濠州光州李廷命將救之不達遂犯和州全椒來安天長六合游騎至采石揚林渡

約赫德阿哈達戰於化湖敗殺其將數人乃解數州圍去夏四月鳳翔帥府兵敗宋人於黃牛堡秋九月唐州從宜瓜爾佳

天威敗宋人於桐柏清其保甲燬其城塞空其資糧而已宋史三道作二道兩朝綱目備要與輶覽同紀未載

四年春正月宋步騎十萬餘圍鄱州聞援軍至夜襲營去招撫副使珠格伊呀圖原作宋虎追及之奪其俘還時地再與詳國

等攻唐鄧不克還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大金國秋七月宋人與紅襖賊犯河朔諸郡皆降經略王福以滄州附張林綱目云

志詳國作詳國金攻樊城為趙方所拒史均未載

六月賈汝用李全誘誘殺忠義軍副統李先其部將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迎石珪奉為帥詔授為統轄九月宋人屯阜邱僭提控完顏伊都原作益都擊敗之宋人出秦州會夏人來侵國軍州安丙命諸將分道會攻城不克遂趨秦州夏亦遣師所費較詳

五年春正月宋人襲泗州西城提控王祿死之西城二月金來救青敗乃還詔諸道兵集蔡州侵宋命內族惟彬行院事於中京天塔哈達行帥府於蔡息納哈塔降行院事於宿州富珠哩達哈原作字末完顏額琳行帥府於唐鄧女貞以兵出

息州破宋人於淨居山寺拔黃土關二月約赫德攻泗州西城大敗宋兵時青葉城指揮射中其目遂拔東南奔追擊之宋兵大潰遂復西城進逼濠州至渦口多糧引還三月約赫德破圍山賈家諸寨復逼濠州西掠定遠而歸宋人圍唐鄧額琳力戰卻之夏四月安貞破宋黃蘄等州前後殺掠不可勝計俾宋宗室男女七十餘口獻於京師安貞每獲宋壯士釋不殺無慮數

萬因用其策輒有功致異續綱目云金寇新州知州李誠之百計守禦城陷及妻子官屬皆死之金兵厄再與激擊於天長敗攻唐州金圍黃州久詔馮樹授黃蘄不進城陷守臣何大節沈江死唐州李誠五月宋人據楚邱官軍街之秋八月宋人掠沈邱殺縣令九月約赫德大敗宋人於圍山遷寶有差歸德軍沈邱縣名屬順昌府

元光元年春二月宋以重兵攻平輿獲信國兵力戰却之遣額爾克行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侵宋時全行院事以副之三月宋人掠確山縣之劉村宋史地理志云平輿縣信確山均縣名屬蔡州夏四月行樞院報淮南之捷五月額爾克時全軍大敗額爾克鎬官兩階時

全伏誅致異薛應旂通鑑云時引可等由壽州渡淮敗宋軍于高唐市攻固始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械燬之時全姪青受宋詔淮水暴漲乃為橋渡軍兵襲之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眾皆覆沒秋九月宋人掠遠平之石岩店復侵南陽唐州提控

瓜爾佳玖珠敗之宋史地理志云遠平縣屬蔡州南陽縣屬唐州瓜爾佳玖珠敗之秋九月宋人掠遠平之石岩店復侵南陽唐州提控之捷時宋人潛渡淮至聊林盡伐堤柳塞汴水斷糧道約赫德遣兵千人破之獲其舟及渡者七百汴流復通

二年春三月宋人襲汝陽縣石屬夏六月京東總帥報淮南之捷秋九月宋人入壽州鈕祐祿博諾原作乃力戰却之提控珠嘉綽和原作才甲破宋兵宋人攻河南紅襖賊寇壽穎約赫德率兵渡淮東破兩寨焚其村墟數十通宋兵陣淮南岸擊

敗之尋有兵自東南來追復大破之復敗宋兵於胡陂提控珠裕綽爾原作充遇害冬十月唐鄧帥報淮南之捷史時金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五
高琪用事 高汝礪附
九朝紀事本末
金史卷四十四
三三三

四年冬十月元兵取潼關次高汝間令史高疑乞命高琪為帥並圖進禦不報御史臺言兵踰潼關深入重地請選勇將各付精兵且戰且守詔付尚書省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寢高琪止欲以重兵屯駐南京以自固州縣殘破不復恤帝感之許行言聽終以自斃致異歸潛志云性廉月俸計家所費外悉納之官惟校十二月高琪加崇進右丞相請修南京裏城帝曰民力已困此役一興病源甚矣城雖完固朕亦何能獨安此乎

興定元年春正月宋賀正旦使朝辭帝曰聞息州邊漏宋人此乃彼界饑民流灌為亂宋人何敢犯我高琪請伐之以廣疆土不許冬十月右司諫許古請與宋議和命草牒示宰臣高琪曰辭有哀祈之意自不微弱不足取遂罷集賢院諸議官呂鑑請往南邊馳書招諭逃亡高琪曰鑑狂妄無稽但其風岸可尚宜付陝西行省備任使制可十二月陝西行省督具諫使宋高琪曰諸軍已進無復可議遂寢鼎復言錢穀之欠非九重所能兼但當總大綱責成功高琪曰陛下法上天行健之義憂勤庶務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階也鼎言非是當是時南北用兵帝深以為憂右司諫呂造乞詔內外百官上封事直言無諱或召見親訪以盡下情帝嘉納詔百官議河北陝西備禦之策高琪心忌之一無所用高琪督修裏城帝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如何高琪曰終當告成但其壞未及浚耳帝曰無壞可乎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帝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及工畢受金鼎之賜致異歸潛志云高琪建議南京城分八十里及大難守內築子城周四十里石碼有詩云瑞雲靈氣鎮城東他日還應與北同歲高琪自為相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高汝礪相唱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已者用否則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材力與已頡頏者對上揚稱其才使幹當於河北陰置死地致異歸潛志云高琪為古劉元規等相繼彈劾生罷因大忌進士專用胥吏由是吏權大威吏員自罷樞密元帥後常欲得兵權遂力勸南侵置河北不復措意凡精兵皆置河南苟且歲月不肯出一卒應方面急

三年冬十一月高琪以罪下獄十二月高琪伏誅初英王子純欲發其罪懼其黨與盛未果會高琪使奴薩布原作殺其妻歸罪於薩布送開封府殺之以滅口開封府不敢違事覺帝以問其姦惡因此事誅之致異歸潛志云高琪生殺妻為家人訟案下獄以大不敬論死先是高琪忌士大夫輒以軍儲如筆杖越東文攝南京轉運亦坐誤擢錫杖四十超大憤及誅尚書省都認適當筆首曰君臣分嚴無將之罪莫大夫婦義重不睦之刑安逃曾是一身兼此二惡人謂趙仇雪矣本傳未載事布薩納木舍布原作不詳散曾以英王謀告高琪論死餘各仗七十勒停先是帝將南遷欲置亂軍於平州高琪難之及遷汴戒博多厚撫此軍博多輒殺數人以至於敗帝嘗曰壞天下者高琪博多也終身以為限云致異博多原作家多本傳姓穆延被廢使及執中走還為留守進都元帥平章與承暉守燕京城破承暉計仍為平章與高琪許與弟烏理雅語及中都事烏登告其謀謀下獄誅并殺其弟所載較詳

同時高汝礪字巖夫。應州金城人。大定中第進士。授有能聲明。昌初授石州刺史。歷諫議。請羣臣奏事。諫官得預聞。乞舉行推排法。命戶部尚書賈執剛與汝礪先推排。在都物力。泰和間。累推中都路。都轉運使。進戶部尚書。時鈔法滯。因隨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致異歸潛志云。金錢幣止用銅錢。正隆後始鑄新錢。餘皆宋舊錢。高巖夫為三司副使。倡行鈔法。初甚貴。更坐化官。知其非屢為更造。一起一衰。宣宗南遷。拜參政。貞祐三年五月。朝議括官田及牧馬地。以贍河北軍戶之徙河南者。遠於國。亡錢不復出矣。所載較詳。汝礪總其事。尋因群臣言不便。事遂寢。四年正月。由右丞進左丞。時高琪欲歲闋民田徵租。汝礪力阻而止。南侵民困。言者請議和。汝礪言其非計。不許。同提舉權貨司王三錫。建議推油高琪勸帝從之。以汝礪言。乃罷未幾。拜平章。進右丞相。監修國史。封壽國公。加榮祿大夫。謂其官未至一品。特升兩階。辰宗立。諫官言汝礪欺君固位。天下所共嫉。宜黜之。以厲百官。不允。又有投匿名書云。高某不退。當殺之。因請老不許。正大元年卒。性慎密。廉潔。結人主知然。規守格法。循默避事。故為相十餘年。未蒙謫阿。貪德不去。士論譏之。

哀宗守汴

宣宗元光二年。冬十二月。皇太子守緒即位。初諱守禮。又諱甯嘉祿。原作甯。宣宗第三子。母明惠王后。賜姓溫都氏。永安二年八月生。宣宗立。封遂王。貞祐四年。立為太子。考異大在國志云。性寬和。慈仁。嗜書博學。于戈至是。宣宗不豫。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年老侍側。帝知其可託。曰。速召太子。夜事言絕。而萌是夜。皇后及龐貴妃問安。寢閣龐氏陰投機。慧常以其子守純年長不得立。心鞅鞅。夫人恐其為變。給之曰。帝更方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太子。始啓戶。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守純已先至。命獲衛監守。乃即位。辰宗止大元年。春正月。權史部侍郎富察和卓改恒州刺史。伏未幾。左司員外郎尼瑪哈華山。改同知慎州事。逐二姦臣。士夫相賀。戊午。帝始視朝。大風颺。端門瓦有男子服麻衣。望承天門。且笑且哭。詰之。則曰。吾笑。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重仗而遣之。南陽民布陳謀反。伏誅。三月。以完顏哈達。原作達。合達。原為參政行省。京兆兼統河東兩路。夏五月。詔登聞檢鼓院。聽冤者陳訴。立妃圖克坦氏為皇后。致異元史太祖紀。彭義斌侵河北史。天倪敗之於恩州。秋九月。伊喇布哈。原作移刺滿。阿致與通復澤潞。繼鞫覽作伊刺豐可拉。高琪定職官犯罪的決百餘條。因左丞張行省言。改依舊例。

二年春正月。起復晉鼎。為平章。行省衛州。夏五月。蘇椿自大名來奔。詔置之許州。致異薛應旂通鑑云。六月。大名府蘇椿等舉城來歸。詔悉備官。即以其州授之。據此則精。

復遣使來聘御
六年春二月以丞相薩布原作行省關中召平章哈達還朝伊喇布哈率忠孝軍總領陳和尚改異通鑑輯覽作碑華善駐邠
州秋八月布哈再復澤潞冬十月元兵駐慶陽界詔陝西行省遣使乞緩師十二月命副樞布哈總帥約赫德簽樞額爾克
合兵救慶陽

七年春正月副樞布哈等解慶陽之圍以額爾克屯邠州布哈等還京兆以約赫德為左副元帥值元使翁鄂羅北還約赫德
出語不遜激怒元主即自將侵陝西詔毀軍教陵海朝使屢破宋兵威震淮西喜用鼓推擊人號盧鼓推可止兒啼如呼麻胡
云子阿里哈秋八月元兵圍武仙於舊衛州冬十月命平章哈達簽樞布哈解其圍軍還帝登承天門犒勞並賜世襲明安行
省關鄉陝州屬以備潼關特授之七月帝南伐按天成等堡遂渡河攻鳳翔十一月攻潼關藍關不克十二月按天勝審及韓
城蒲城史未載

八年春正月元兵圍鳳翔遣判官白華等諭關鄉行省進兵哈達布哈以未見機會不行尋復遣諭亦不行元兵哈達傳正月
殘盧氏朱陽散漫數百里潼關總帥哈塔道珠拒之乞救於二帥遣陳和尚往後北兵退追至倒回夏四月元兵克鳳翔兩
谷而還盧氏未陽二縣名屬鞏州蘇布特原作逆不台蒙古烏梁海人守封河南王議忠定紀未載
行省棄京兆遷居民於河南留慶善守之出師漢中達唐節使蘇巴爾罕如宋假道且請五月李全妻楊妙真構浮梁楚
軍續綱目云全降大李昌國於圖墨出寶雞以侵漢中達唐節使蘇巴爾罕如宋假道且請
會兵至汴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圖墨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在矣
州欲復宋仇遣哈達布哈屯桃源界激河口以防侵軼時兩行省約宋師為夾攻計謀知楚州大軍已還河朔哈達遂取淮陰

詔改歸州以行省烏庫哩雅爾噶守之郭恩為右都監明日宋將燒浮梁泗州總領實格叛歸楊妙真防禦使圖克坦達喇死
之總帥邁珠亦以盱眙降宋安用從全妻楊氏走山東降元以安用為都元帥行省山東秋九月元兵駐河中府慶善棄
京兆東還召合達布哈赴汴議救河中懼不行還陝州出師至冷水谷而歸元兵攻河中乃遣元帥王敢率兵萬人救之元兵
西軍由汴州取大安軍路渡嘉陵江趨散關客地至西水驛破城寨百四十東軍趨隴州名屬利州西水驛屬州
事較詳冬十一月元兵至饒風關豐合連傳作饒峯一作饒由金州而東省院議以逸待勞未可與戰帝曰南渡二十年所
在之民破田產鬻妻子竭肝腦以養軍今兵至不能逆戰止以自護京城雖存何以為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孰矣存與充

有天命惟不吾負民可也乃詔諸軍屯襄鄆十二月河中府賜發樞草火額爾克原作訛可改異通死之板子額爾克原可
提敗率三千走關鄉詔赦將佐以下額爾克杖死總帥同赴召陸兩語其畏避杖殺之兩訛可皆內族一得賊好以卓火燒之

一當誤呼宮中牙牌為板子故因以別之歸潛志云南渡後近侍權重宣宗倚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採訪民間疏行路
御史或得一二事奏之因以責臺官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重將帥每差一奉御監聽應變多所牽制遺散輒先奔故師
不敗以迄於亡之哈達布哈率諸軍入鄧州揚沃行陳和尚武仙兵皆會出屯順陽元兵渡漢江漢江出岷縣合沔水攻異元史
作次年正月渡漢江蓋而北諸將請乘其半渡擊之布哈不從及兵畢渡戰於禹山之前在鄧州浙州縣東南三十里外
正月蓋據報聞之曰今從史年以大捷聞諸相置酒省中左承李蹊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無河元兵分趨汴京京師
戒嚴是夜二鼓哈達布哈引兵還鄧州元兵隔其後盡獲其輜重皆散還解里不數日游騎突至多被俘獲
天興元年開興四年又改為天興正月春正月壬午朔日有兩珥癸未置高書省樞密院於宮中以備召問時元兵道唐州元
帥完顏兩羅索原室與戰襄城之汝墳敗績走還汴遣完顏奔伊蘇等部民丁萬人決河水衛京城起前元帥瓜爾佳實倫行
帥府事哈達布哈引軍自鄧州趨汴京以點檢瓜爾佳薩哈斡為總帥將兵三萬巡河渡權近侍局使圖克坦長樂監其軍
起近京諸邑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丙戌元兵定河中由河清縣東白坡鎮名在河渡河丁亥薩哈長樂引兵至封邱呼
麟州開而還左司郎中錫默愛實原室請斬之以肅軍政不從改異薛應通通鑑云撒合單運元兵奄至麻都尉烏陵阿呼
圖一軍自潼關入援至偃師遁走登封二縣名均火室山塔相去十七里總名嵩山壬辰衛州節度使完顏薩尼雅布原室
棄城走汴甲午修京城樓櫓及守御備元兵薄鄭州與白坡兵合屯軍元帥馬伯堅以城降攻異元史作馬伯奇防禦使烏凌
阿羅珠死之乙未元游騎至汴城守異續綱目云時元王駐鄭州遣蘇布特攻汴金法計丁酉兩行省軍及元兵戰於鈞州之
三峯山敗績云時金師三十五萬來拒忽中夜大雪戰弓矢凍不能施我師一鼓殲之史未載哈達陳和尚楊沃行走鈞
州城破皆死之副樞布哈就執尋亦死武仙走密縣自是軍不復振降元建名瞻字景山由推官權右監軍討平州亂城破
良將封茂國公兵敗為元殺元將嘗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殺我何有外尚有不降何待布哈本契丹人兵
亦死攻異薛應通通鑑云合達匿窟室中發而殺之陳和尚自諸軍前不屈死我殺黃河為我殺我何有外尚有不降何待布哈本契丹人兵
金國志云移刺浩之兵敗出降恐誤元史郭德海傳哈達布哈走匿浮圖上德海命異
入睢州謀走歸德至陽驛店與敵徐帥完顏烏里原室力戰死慶善勢被擒使招京城不從睢州刺史張文壽棄城從慶善勢
皆死遂下睢州義勝軍校侯進社正張興率所部北降潼關守將李平以關降元許州軍變殺元帥瓜爾佳實倫故異歸潛
倫鈕祜祿全周蘇椿以城降元實倫傳陸安人剛悍自用歷節度行帥事以罪免起為昌武節度代全周至二月甲寅元兵
徇臨渙縣金州令張若愚死之戊午次盧氏關陝行省總帥兩軍及秦監帥府軍棄潼關而東與之遇值大雪未戰而潰行省
圖克坦烏登原室總帥哈塔和碩原室作納哈合圖張異續綱目敗死完顏重喜降斬於馬前都尉鄭儁殺都尉苗英亦降經

乙卯己酉元史

金史卷四十六

三十一

歷商衡死之致異續綱目云時重喜為秦監總帥擁重兵盡撤諸關備從統入陝軍糧數十萬斛船二百餘艘皆順東流下開

時在陝招納敵軍至悉棄之復盡起陝州民運至寶坻石倉登會游騎至殺掠無算至鐵嶺降元被殺為登被擒亦死國克坦伯嘉

與紀雲女曹寶命其子嘉錫守其城在陝州東南三十里鐵嶺在盧氏縣北四十里所載詳乙丑元兵攻歸德通鑑云時元

不降通鑑魏作什嘉錫守其城在陝州東南三十里鐵嶺在盧氏縣北四十里所載詳乙丑元兵攻歸德通鑑云時元

拜姓言起用之拜姓即博索歸志云二括京師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師三月元兵克中京留守薩哈連合擊投水死

月陳州陷元帥粘割如中死之紀均未載三月及援汴眾強伸為簽事未身搏戰號懸子軍用銅鞭發箭又甲午命平章博

薛應旂通鑑云時粘合輩既死守貞代守及援汴眾強伸為簽事未身搏戰號懸子軍用銅鞭發箭又甲午命平章博

索宿上清宮樞副客齊魯宿大佛寺以備緩急左右救向徽與未蓋合喜用事姦佞無遠害之帝信任不去識者知

其謀國矣元遣使自鄭州來諭降出國書索學士趙東文行聖公孔元楷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布哈妻子繡女子工匠屬

人又數十人庚子封荆王守純子額爾克原可作曹王命左丞李璉送元營為質後與其子全俱還翰林學士張本史未載

密國公璣以曹王幼請代不許遣諫議大夫費摩阿古岱原作裴滿阿虎帶太府監國世榮為講和使後史待即劉仲周權參政楊

慥分軍防守四城元兵攻城帝出撫慰軍士千戶劉壽語不遜釋勿問親傳戰傷者藥出內府金帛器皿賞戰士夏四月癸丑

元帥劉益叱其子戰死丁巳遣戶部侍郎楊仁奉金帛請和負允以珍異往謝故吳薛應旂通鑑云元速不臺攻城日散以議

雖至有誤觸御衣者進不受曰軍中暴露安用此為曹王行元兵併力進攻不戰而退六七騎出城門至舟橋都人過

擊以火炮相傳周世宗梁歸德用虎牢土壘密如鐵受砲唯四而已所載較詳癸亥明惠后陵被發失柩所在尋獲而葬之甲

子御端門肆赦元及異歸德志云四年八月始輟攻下詔改元衆謂攻三日不解城將隳見北兵焚砲車詔官民能復州

郡者賞出金帛犒軍減御膳罷允負放官女王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為制旨汴京解嚴步軍始出封邱門采新蔬以尚書省

兼樞密院事國制樞院雖王兵而節制在尚書省兵興以來茲制漸改凡軍事省官不得預院官獨任專見往往敗事言者多謂

將相權不當分至是始併之己巳建威都尉元顏鄂倫原作元論同元使摩多原作摩多入城見於隆德殿夏五月辛巳遷民告出城者以萬數

薩布博索不聽乙酉以南陽王子思烈行省都州召援兵詔博索致仕放京城四面軍李辛不奉詔戊子裕州將質德希原作

率兩軍二千入援放遷民出京辛卯大寒如冬城中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萬餘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尋復修

汴城塞四門以便守禦以疫後圍戶僧道醫師驚惶者擅厚利命倍征以助用楊春入據亳州判官劉均死之六月豐紳原

樹據徐州圖克坦伊都原作益都走宿州推張興行省事國安用入徐州殺張興推豐紳主州事總領王祥為國安用殺紀未載宿

州將高拉格原作李宣殺節度使赫舍哩阿古父子奉伊都為帥不從走穀孰歸德府屬遇元兵死之秋七月甲申飛虎軍士

申福蔡元擅殺元使唐慶等三十餘人於館詔賞其罪和義遂絕無禮語不遜飛虎軍數輩憤夜持兵入館殺慶等館伴與來

校出虎及畫二人 乙未 宿州師重嘉勞 原作重 稱國安用降 遣因世五等 封為克王行省事 賜姓完顏 改名用安 原云安用

亦得徐州金宿州劉安國邳州杜政皆以城降 遂與王德全切殺元將張進及海州邱田福等數百 丙午 參政思烈 原云安用

人與揚州真絕因重僧勞降金楊妙真屠其家 與走青州後復與劉安國王德全有隙 所載較詳 丙午 參政思烈 原云安用

山公武仙華昌呼沙呼 原書魏瑞請召仲德係行文今不取 率兵自汝州入援 以樞密使喀齊喀將兵萬五千 應之 八月 已酉

朔 進屯中牟城 封府 思烈遇元兵於京水 在滎陽縣境 源出嵩 遂潰走 御寨 時思烈不用武仙策 謂仙本無入援意 左右員外

郎王屋諫 幾被殺 兵果敗 湮沒於陣 渾字仲澤 太原人 博學工詞賦 武仙退保留山 左監軍任守貞死之 喀齊喀奔還 免為數

人籍 其家賜軍士 續綱目云 被廢居汴 降監軍長樂官 戊午 括民間粟 尋罷 復以進獻取之 及賣官 并許買進士第 戊

辰 起侯擊為平章行省事 率兵至封邱 遂潰還 九月 辛丑 夜大雷 工部尚書富鼎遜 原作蒲震死 閏月 辛酉 再括京城粟

以御史大夫哈昭 點檢圖克坦伯嘉主之 總領完顏玖珠 以粟有蓬稗 杖殺孝婦於省門 乃逆 原云 續綱目云 哈昭 復用建議 再

寡婦聞者 盡棄其餘 於冀 淵中所括 不能三萬 斛 滿城 蕭然 歸潛志云 其事為裴滿阿虎 帶環營 左丞掌財 賊南京 被圍 坐糧

餉 不給 免以待 師 魯代 未言 其括 粟事 又云 十月 下 合括 糧自 親王 宰相 下 皆留 三月 糧 入 官 監 者 死 雖 皇 后

尤暴 杖殺 無辜 數人 所載 各異 冬 十一月 壬子 京城人 相食 詔曹門宋門 放士民 出就食 時左侍郎中錫默 受責 以言事 忤 近

侍送有司 尋釋之 致異 薛通 鑑云 主作 粥食 餓者 受實 嗟曰 與其食之 何如 勿奪 為奉 御把 如 告 送 有 司 賴 近 侍 李 大 節

中京留守 不知 所 通 鑑 壬戌 交王用安 率兵至徐州 元帥王德全 不納 會劉安國 與重僧勞 入援 至臨 渙 用安 劫殺之 攻

徐州 不下 退保 漣水 制使 因世英 還至 宿州 西 遇元兵 死之 安用 傳 滿州 人名 權 爾 一 作 咬 任 本 紅 襖 賊 黨 歸 元 為 元 帥 歸 金

徐州 投水 死 怨家 田福 一 軍 齋 食 其 肉 立 盡 世 英 贈 汝 州 丙寅 河 解 元 帥 趙 偉 據 陝 州 叛 殺 行 省 阿 布 哈 努 色 爾 原 作 何 不

防 禦 使 宋 史 理 宗 紀 贈 安 用 順 昌 節 度 子 國 興 授 承 節 郎 丙寅 河 解 元 帥 趙 偉 據 陝 州 叛 殺 行 省 阿 布 哈 努 色 爾 原 作 何 不

等 二十 一 人 誣 以 反 狀 聞 帝 知 其 冤 不 能 直 授 偉 右 監 軍 行 帥 事 尋 歸 元 時 偉 忠 金 鷄 堡 因 撞 虜 恨 左 右 司 員 外 郎 李 獻 能 斬

之 遂 作 亂 殺 行 省 而 獻 能 被 害 尤 酷 錄 事 張 叔 赴 水 死 十二月 甲申 詔 議 親 出 遂 除 拜 扈 從 及 留 守 官 庚 子 發 南 京

宋元克祭 哀宗 天興 元年 冬 十二 月 帝 以 事 勢 危 急 遣 近 侍 即 白 問 計 對 以 紀 季 以 鄰 入 齊 之 義 請 車 駕 出 就 外 兵 留 荆 王 監 國 於 是

親 巡 計 決 遂 拜 右 司 郎 中 致 異 薛 通 鑑 云 主 召 群 臣 議 或 言 歸 德 四 面 皆 水 可 自 保 或 言 沿 西 山 入 鄆 或 言 速 不 臺 在

圖 避 民 德 家 業 未 必 穀 然 從 行 可 取 陳 蔡 路 往 鄆 趙 布 白 帥 議 哈 詔 議 親 出 再 議 於 大 慶 殿 帝 欲 以 官 勢 圖 辦 高 顯 劉 孟 孟 既

歸 潛 志 為 元 帥 不 果 是 日 右 丞 相 薩 布 魯 不 兼 左 副 元 帥 平 音 博 索 原 作 兼 右 副 元 帥 及 參 政 恩 楚 原 作 執 出 政 異 左 丞 李 謙

九朝紀事本末

金史卷四十六

三十一

左監軍圖克坦伯嘉原作嘉等。致異歸潛志尚有近侍局副使率軍扈從命參政完顏納新原作奴申致異通鑑輯覽作等留守

汴京丁亥御端門發府庫及兩府器血宮人衣服賜軍士致異詳應許通鑑云民間俱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復得幾許日金

主使養不宣言日前日巡守之議為遂發南京與太后皇后諸妃別大勤行次公王苑太后持米肉徧犒軍士辛丑詔諭成兵

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將士毋以不預進發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灑泣是日鞏昌元帥呼沙呼

原作忽至自金昌為帝言京西三百里間無井甕不可往東行之議遂決授右丞承安卯次黃城丞相薩布子安春有罪伏誅甲

辰決黃陵岡在儀封縣東北五十里樓山乙巳諸將請幸河朔從之致異通鑑輯覽云十一月元再遣王懺來議夾攻史嵩之

初甚堅道以取禍不可不鑿帝命許之遂遣鄒伸之往許俟成功以南河地來歸紀未載

二年春正月丙午朔帝濟河北風大作後軍不克濟丁未元兵追擊於南岸元帥完顏珠爾原作賀德希報喜死之帝於北岸

為之震懼為珠爾等設祭贈官錄用其子孫建威都尉元顏額塔春降斬其二弟以徇議取衛州今府元帥官怒將忠孝軍十

人東面元帥高顯果殺都尉鈕祜祿權珠領軍萬人為前鋒至蒲城在汾西縣西南二里致異博索傳時前鋒軍尚有范承進

節制紀唐成次漚麻岡命博索引兵攻衛州不克間元兵至遂退師戰於白公廟在衛州敗績棄軍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

開亦道皆為民家所殺全降元王戊午帝進次蒲城復還魏樓村遂走歸德辛酉司農卿富察世達元帥完顏呼圖出歸德西

門奉迎乃駐蹕焉遣奉御珠嘉塔克實布后第圖克坦肆喜往汴京迎兩宮致異宏簡錄云帝遣后弟四喜與內臣馬福惠近

妃裴滿氏令人張秀等十餘人及宮中寶物以出至陳留見城外火起仍還宮四喜與妻完顏氏及塔失不壬戌博索伏誅

咬往得歸帝怒殺之紀謂實布以父耀珠四喜以其妻出帝怒斬二人歸潛志云四喜獨攜其族去所載各異

薩布致任命右丞呼沙呼行省徐州遣富察世達等如陳蔡取糧以元帥李奇王壁護之戊辰崔立叛據汴京降元二月魚

山名屬張張獻殺元帥完顏呼圖行省呼沙呼往計會從宜嚴祿誅獻乃還三月蔡帥烏庫哩錫以糧四百餘斛至歸德表

請臨幸遣學士烏庫哩布希以幸蔡之意諭州人戊辰官努叛夏四月徐州行省呼沙呼誅王德全并其子黨與皆伏誅鄧

州節度使伊喇瑗以其城叛與白華均亡入宋致異薛應旂通鑑云金武仙及武天錫移刺瑗謀迎金王入蜀犯先化孟琪擊

州人由進士官翰林樞密院判軍言軍事見信用六月官努伏誅帝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遂決計遣蔡詔蔡急陳

頴各以兵來進壬午中京城陷留守烏陵阿呼圖奔蔡總帥強伸死之戊子召徐州行省呼沙呼還以穆延烏登原作鎮

-2 125 35 854" data-label="Text">

行省事郭恩為總帥副之辛卯帝發歸德留元帥王壁守禦壬辰次亳州癸巳命節度使王進王賓徵民丁運鐵甲糧糧鎮

從者一二百馬五千匹留一日進次是南避雨雙溝寺高芥滿目主嘆曰生靈盡矣亦為之一慟紀未載 己亥入蔡州召徐州行省穆延烏登還起右丞相薩布代之攷異續綱
以右丞相呼沙呼總領首紀未載秋七月癸卯朔曲赦蔡州管內罪犯弛門禁通眾貨蔡人便之攷異大金國志制曰大
人亦勞苦受敵而巡之議惟今蔡部實古豫州干戈以來市井如故介孤墻而坑敵出眾力之輸勤及聞聖幸乙巳以烏庫哩
之初愈謹奉迎之禮呼呼奉當而眾散解亮邑之連時遣其邦尚或國家之助咨爾有眾體予至懷紀未載
錫為御史大夫兼總帥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取給於錫錫不能盡滿其欲日夕交譖甚以尚食調供為言帝怒稍疏憂鬱
常稱疾在告本傳本名鳴老原作梅按蔡城破被執以張天綱為中丞權參政烏古哩布希權右都監羅素發樞元事及異本
至自汴奉安乾元寺前御史大夫富察世等元帥博斯呼至自汴以世達為吏部侍郎權行六部尚書八月癸酉朔以秦州
元帥鈕祜祿烏展原係行省陝西諭取宋興元以安衆心經德州帥汪世顯城之力收擊昌破之劫殺烏展送款於元哀宗紀
未元王檄使宋還宋遣軍護行帝聞之懼元帥楚珩復立壽州於蒙城還賞有差乙酉元召宋師攻唐州右監軍烏庫哩和歡
黑漢戰死主帥富察某為部曲所食城破宋求食人者盡戮之餘無所犯駐兵息州南詔權參政穆延烏登發樞羅素行省院
於息州以兵襲宋人於中渡店斬護甚眾攷異詳應旂通鑑云時息州刺史烏古倫忽魯之益兵詔烏登等往諭之曰北兵
代之續綱目云烏登後聞國亡發喪謚王曰昭宗舉九月癸卯朔假內族阿古岱續綱目作阿固岱同發大睦親府使宋借糧
城兩道元道及於羅山自萬戶下七百人皆被殺九月癸卯朔假內族阿古岱續綱目作阿固岱同發大睦親府使宋借糧
諭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生事均切責之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帛為贖
朕若受財是貸之也付之金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悉即賞遣今乘我疲敵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唐州彼為謀
亦淺矣元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我我亡必及於宋春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連和為我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曉之至宋
宋不許戊申魯山元帥元志入援升為總帥庚戌以重九拜天於節度使廳諭群臣曰國家自開創涵養汝等百有餘年或
以先世立功或以勞効起家披堅執銳積有年矣今當厄運與朕同患可謂忠矣比聞北兵將至王汝等立功報國之秋縱死
王事不失為忠孝鬼往者常慮不為朝廷知今日臨敵朕親見矣汝等勉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將士
踴躍請戰許之是日分軍防守四面及子城以總帥羅素守東面承麟副之參政錫守南面元志副之點檢烏陵阿呼圍守西
面元帥蔡巴爾原作巴爾副之副點檢王善爾原作王善爾守北面元帥赫合哩伯壽副之元帥府鈕祜祿溫綽守東南左都監瓜爾佳當
格原作格副之右衛將軍色塔默守子城都尉王愛實副之辛亥元兵築高壘圍蔡城括命城中粟禁公私釀酒攷異續綱目云
城東兩為金敗因分築長圍困之元史注塔魯爾原作塔察冬十月癸未徐州守臣郭恩殺官吏以叛行省薩布死之戊
兒一名布展居官山博囉罕從孫官行省都元帥紀未載

九朔記事本末

金史卷四十七

三十一

子徵請道兵丙申副都點檢溫都察院原作溫戰沒十一月宋遣其將江海孟英帥兵萬人及糧三十萬石助元攻蔡

本紀作十月庚子璞王襄陽人宗政十二月甲戌盡藉民丁防守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大石帝親出撫軍十五元

兵決練江宋兵決柴潭入汝水方與紀要云練江在城西十里出確山縣之樂山柴潭在城南三里汝水出汝州魯山縣西南

出明且洪殊死戰奪柴潭樓之蔡時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樓伏巨弩相傳有龍不敵近洪請破之扶柔

決而注之泗可立待遂鑿堤潭果決入汝水元亦決練江所載較詳元史太宗紀十二月敗武仙於息州金人以海沂萊惟等

降史已卯元兵破城外宿州副總帥高拉格原作戰死其苦洪遺道目云時止之城破進逼土門金驅老稚散為油號人油餉不繼

其將燒兩軍寨及跪具元兵覺伏弩射已丑元兵墮西城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呼沙呼命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東葉沃油

帝謂侍臣曰我為金業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恨矣祖宗傳在百年至我而絕與自古荒極暴亂之君

等為亡國獨此為介介爾又曰古無不亡之國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繫或為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此卿等

觀之朕志決矣都尉王愛實戰沒總帥王銳殺元帥瓜爾佳當格叛降元庚寅以御用器皿賞戰士甲午帝微服夜出東城謀

遁及柵不果戰而還乙未殺馬二百匹犒將士自後歸國名曰忠孝豈可殺我衆感其言殺白都尉紀未載

三年春正月甲辰以近侍分守四城戊申夜帝集百官傳位於內族承麟祖時官東向元帥承麟固讓詔曰朕肌體把重不便

鞍馬馳突卿平日趨捷萬一得脫國祚不絕此朕志也己酉承麟即位禮畢亟出捍敵而南面已立宋旗幟矣我頃四面夾攻

呼聲震天地南向守者棄門遁敵兵入城中軍巷戰不克帝自縊於幽蘭軒權點檢色塔默矯制召承御實嘉氏近侍局大使

焦春和內臣宋珪及侍從官巴良弼勒根文卿曉以大義皆從死致異大金國志色塔默未帝退保子城間帝崩入哭謚曰哀

宗昭異紀傳皆稱哀宗獨百官食貨二志稱義宗大金國志同而息州行省議哭奠未畢城潰諸禁近舉大焚之奉御經實

條收其骨瘞之汝水上元將布展曰此奇男子許之乃收餘燼裹以方大熾兵入經實留不去欲俟火滅收其骨雖一斬不恨

與塔齊爾分末帝為亂兵所害金亡再血十餘里又云太宗以甲午歲叛違義宗以甲午歲亡國是有天焉豈人力哉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八

博索誤國 哀宗正大五年秋八月以參知政事博索為尚書右丞博索內族世祖裔原徽改異姓一名承裔末帝承麟兄也幼為

奉御貞祐間累官至臨洮府兼兵馬都總管興定元年為左都監行帥府子鳳翔是年詔陝西行省侵宋博索出鞏州鹽井鞏

昌府澤縣城宋擊敗宋兵于卓郊堡及天水軍一年四月拔西和州及成州三年取興元洋州擢權參政行省平涼四年夏兵

及金虎符。羣臣議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破竹之勢成矣。溫騰察遜曰。太后中宮。皆在南。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為。若往歸德。更五六月不能還京。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為便。博索曰。聖體不便。鞍馬且不可令。元兵知帝所在。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俟諸軍到。可一鼓而下。因經畧河朔。耳空河南之軍。帝然之時。帝已遣官督將三百騎。探滙麻岡。未還。帝將御船賜博索。劍得便宜從事。決東平之策。官督還奏。衛州有糧可取。帝召問博索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為。臣謂東平之策。便。帝主官督議。及異薛應旂通繼云時主。

二年春正月。帝在黃陵岡。歸德守臣。以糧糗三百餘船來餉。遂就其舟。以渡南岸。未濟者萬人。元將和爾古納。原作回。率四千騎來追。賀德希。原作賀。揮一黃旗。督戰。身中多箭。軍殊死鬥。得平十餘人。元兵稍退。帝送酒百壺勞之。須臾北風大作。舟皆吹著南岸。元兵復擊之。溺死者近千人。元帥珠爾。原作珠。都尉赫舍哩額琳等皆死之。遂命博索攻衛州。帝駐兵河上。留親衛軍三千護從。命總帥伯嘉。總諸軍。聽博索節制。發自蒲城。帝時已遣薩布將軍馬北向矣。博索以三千騎追及。謂薩布曰。有旨令我將馬軍。薩布謂帝曰。北行議已決。不可中變。帝曰。丞相當與平章和同完顏呼沙呼。原作胡。扣馬諫曰。存亡在此一舉。衛州決不可攻。帝麾之曰。冬攻不知博索。遂攻衛州。兵至城下。御旗黃繖招之。不下。夜北騎三千奄至。官督哈薩哈。原作和。烏達布地。原作元。按春併力拒戰。北兵却六十里。然自蒲城遷延八日。始至衛。碎無攻具。縛鎗為雲梯。州人守益固。攻三日不克。會聞元兵濟。自張家渡至衛西南。遂班師。元兵踵至。戰于白公廟。敗績。博索等棄軍遁。車駕遂次蒲城。東二十里。劉益等為民害。博索密奏。益軍叛。去點檢穆延烏登。原作林。總領溫騰察遜。請帝登舟。帝曰。正當決戰。何遽退乎。俄而博索倉皇至曰。今軍已潰。元兵近在隄外。請幸歸德。帝遂登舟。侍衛皆不知。巡警如故。時夜已四更矣。遂狼狽入歸德。及異續綱目云。時元將為史天澤與人翼日始知。博索收潰兵。大橋得二萬餘人。懼不敢入。帝聞。遣近侍伊喇。原作古。赫舍哩阿里哈。以舟往迎。既至。不聽入。見其子下獄。諸軍出怨言。乃暴其罪。籍家產。賜軍士。囚七日。餓死其子。呼圖哩。原作忽。土。亦死獄中。發其弟承麟子果。原作子。徐州安置。初瀕河居民。聞軍北渡。潛伏洞穴。及見官帑軍號。令明肅。秋毫無犯。老婦幼女。不復畏避。俄博索輩縱軍四出。剽掠俘虜。所過邸墟。都尉高祿。諫苗用秀等。仍掠人食之。而博索誅斬在口。官吏殘虐。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民始思叛。博索自不知書。狡黠有餘。簿書政事。聞之。即解。善談議。多知接人。則胸胸然好貨殖。能裨闔中人。主心浸淫。取將相起第。汴西城規。做禁掖婢。妾百數。皆衣金縷。奴隸月廩。與列將等。猶以為未足也。帝嘗遣中使責之曰。卿及汲于此。將無北歸意耶。然終不悛。以及于禍。

從弟承立一名慶善努原作慶山努字獻甫倬儀觀性恒怯無能宣宗立擢西京副留守兼提點近侍局呼沙呼專權亂政嘗言于宣宗後伏誅承愈見寵幸近侍局始用事至三年元兵圍中都遣募兵往援俄為右都監行帥府事四年遷慶陽都總管與定間屢擊破夏兵以功進左都監兼節度使行帥事于鄜州正大四年李全據楚州授承立元帥屯盱眙兵敗死者萬餘委棄資仗甚眾時軍無見糧轉輸不繼民疲奔命愁嘆盈路樞密判官白華上章乞斬之以謝天下不報降定國節度使又以受賄奪一官八年正月鳳翔破行省徙京兆民于河南令承立以行省守之祇病卒八百瘦馬二百屢請還每奏以一帖附其兄博索乞為地不許尋棄軍還使代圖克坦烏登行省徐州天興元年入援總領侯進等叛降元承立退保歸德次楊驛店遇薩納台原作契軍遂潰徐州帥鄂倫原作高里見哀宗紀云戰死承立被擒至真定見史天澤戒其以生靈為念大帥特默貸誘使招京城不從卒被害鄂倫為丞相薩布煙元光間以例諸帥為總領鄂倫以丞相故獨不能防近族而用疏屬故博索承立鄂倫輩皆心腹倚之

崔立之變

哀宗天興元年冬十二月帝親出師以崔立為西面元帥與參政兼樞密完顏納新原作奴申通鑑輯覽作納蘇肯本傳守正以勞拜參政歸潛志樞密權參政薩尼雅布原作智捏阿不改異歸潛志作智戶部尚書完顏珠赫原作珠赫東元帥博斯呼把撒南面元帥珠喜耀珠定布父亦名耀珠另一人北面元帥富珠哩魯買奴等留守汴京立將陵人少貧無行嘗為寺僧負鈸鼓乘兵亂從上黨公張開為都統提控積階遙領太原知府正大初求入仕為選曹所駁每以不至三品為限圍城中授安平都尉至是擢為西面元帥

二年春正月帝進次蒲城還駐魏樓村李辛自汴京出奔伏誅攷異歸潛志云上疑東面帥李新政慮先羅為兵部侍郎即令及溘水中斬之及崔立亂作各帥無一人與抗人謂新若遣使往汴京奉迎兩宮戊辰立與其黨韓鐸藥安國等舉兵作亂在決與立抗衡新死故立得志所載較詳惟辛作新異

殺參政納新樞密薩尼雅布立性淫狡常思亂以快其欲藥安國者管州人年二十餘有勇力嘗為嵐州招撫使以罪繫開封獄既出貧無以為食立潛結納之安國健啖日飽之以魚遂與之謀先以家置西城上事不勝則挈以逃日與都尉楊善入省中候動靜布置已定召善以早食殺之遂率甲士二百撞省門而入二相聞變趨出立拔劍曰京城危困一公欲如何處之二相曰事當好議之立不顧度其黨張信之富珠哩昌格出省二相遂被害馳往東華門道遇點檢溫都阿里見其表甲殺之即

乙卯巳酉

全史卷四十八

二二

門自古道有門下人為主帥功德而可取信于後世者于變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歸潛志云碑序為元裕之
其竟能之刻方畢北兵入傳未載時陳州都尉李順兒行省鈕祜祿納新及招撫使劉天起送欵于崔立張俊民李琦奔汴京王
壁還歸德順兒蓋其志少孫鎮撫陳州防禦使粘萬奴申帳下振武都尉奴申完聚陳州流亡數十萬口指為東南生路如
故尋為浦容合道等所誅并其靈輿城奔蔡三月壬辰立以梁王荆王及宗室男女至青城皆及于難在大梁城南五里乃
亦于此下寨而後妃內族復詣此地多慘死亦可怪也甲午兩宮北遷立妻王氏備仗衛送兩宮至開陽門是日宮車三十七
兩太后先中宮次之妃嬪又次之宗族男女凡五百餘口次取三教醫流工匠繡女皆從行王氏皇后從格梁
王守純諸妃嬪宗室五百餘人行聖公孔元措名儒梁涉及醫流三教工匠繡女赴青城布特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
于和林道觀楚萬狀尤甚于鐵欵之時元措從至宣德州居夏四月元兵入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
破阿院殿佛殿中常念佛經觀行于佛前自縊而死則屠之汴京既陷蘇布特遣使言于其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
出立歸太慟而已傷諸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諫曰將士暴虐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得保全遂李琦者山西人為都尉在
為定制元史楚材傳字晉叔遼東丹王托雲八世孫年五十五贈太師追封廣陵王益文正李琦者山西人為都尉在
陳州與鈕祜祿納新同行省事陳州變入京附崔立塔折希顏娶瓜爾佳元妻年二十餘有姿色後有言其美于立者欲強
之差琦出京琦以妻自隨如是再三立遂欲殺琦琦又數為折希顏辱乃謀殺立而李伯淵者寶坻人為千戶美姿容
深沈有謀每憤立不道欲仗義殺之李齊諾作李賊奴者燕人以都尉為東面元帥立視若部曲積不能平均與琦合三年
六月傳近境有宋軍伯淵等陽與立謀備禦翌日晚燒外封邱門以警動立是夜立寐不安一夕自卧起比明伯淵等約立視
火從苑秀折希顏數騎往諭京城男子皆詣太廟街點集既還行及梳行街伯淵于馬上抱立持匕首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
元帥洪果薩哈殺苑秀折希顏伯淵繫之屍馬尾號于眾曰立殺害劫奪悉浮暴虐大逆不道古今所無當殺之不眾齊聲應
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或剖其心生噉之以三尸挂闕前槐樹上樹忽拔人謂樹有靈懼為所污遂籍
其家以其妻王花兒賜丞相鎮海帳下士劉祁曰余自南渡後為宰執者無恢復之謀臨事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為
養相度每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危輒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
故所用必擇懷熟無鋒銳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長吁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矣因循苟且
竟至亡國又多取渾厚少文者置之台鼎當宗嘗責丞相布薩齊勤近來朝廷紀綱安在齊勤不能對退謂郎官曰上問紀綱
安在爾等自來何嘗使紀綱見我故正人君子多不能用雖用亦未久而即退也祁字京叔潭源州名屬應奉翰林文賞

乙卯年... 金史卷四十九

歸潛心與元裕之。名好問太原人德明子從陝州郡晉卿學淹貫經傳為其山琴臺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為近代無 雜編二書。多言金末喪亂事。猶有足徵者。

全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官努之叛

哀宗天興元年冬十二月帝欲以富察官努原作蒲察官奴改異高顯劉益為元帥不果。效異續綱目云主欲以官奴為馬軍 參政恩楚曰汝輩把鈔不知高下國家大事可易承耶官努少嘗為北兵所虜往來河朔後以姦事繫燕城獄劫走夏津殺回 官努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所載較詳官努少嘗為北兵所虜往來河朔後以姦事繫燕城獄劫走夏津殺回 統使者得鞍馬資貨自拔歸朝以特恩收充忠孝軍萬戶月給甚優日與羣不逞博為有司所劾事聞以其新自河朔來未知 法禁詔勿問從伊喇布哈攻平陽論功最遠本軍提控佩金符三峯之敗走襄陽說宋制使以取鄧州自劾制使信之至于同 燕飲已而知汴城圍解復謀北歸遣伊喇留格入鄧說鄧帥聶赫稱欲劫南軍為北歸計聶赫欲就此擒之官努知事泄即馳 還見制使請兵掠鄧邊獲牛羊數百宋人不疑因掩宋軍得馬三百至鄧州城下移書聶赫自辨留馬于鄧而去乃縛忠孝軍 提控姬旺詐為唐州太守械送北行隨營帳取供給因得入汴有言其出入南北軍行數千里而不慎其智畧可取宰相悅使 權都尉尋提軍數百馳入北軍獵騎中生挾一回統還巡黃陵八谷等處劫獲甚眾轉正都尉及至黃陵將獲鎮州大將中外 皆以為可用至是欲拜為元帥不果未幾真授元帥戊戌官努阿里哈謀立荆王未發朝廷知之置不問庚子帝發南京 甲辰次黃陵岡時平章博索原作白撒率諸將戰官努之功居多及渡河惟官努一軍號令明肅秋毫無犯 二年春正月辛酉帝至歸德官努再請率軍北渡不許知府事兼總師寔嘉鈕勒璉原作石蓋女魯散本名寔祿亦作十六本 府昌武節度使屢言邊事詔嘉納尋以行樞院守歸德與經以軍眾食寡懼不能給請令河北潰軍至者就糧徐宿陳三州親 歷莫禹錫屢抗元兵得不救後為官努所害命官努傳命官努以反卒哈統諸軍行道中許語阿哈請各給以券軍稍定俄求得許語者 衛亦遣出城就食帝不得已從之斬四人諸軍洶洶二月庚子夜劫府民武郡當察權珠等九家軍散數日官努變遂作 謀乃諭官努曰鈕勒璉盡散衛兵卿當小心是時唯官努忠孝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留府中用本山西人權果殺都 尉奎歸德始擢元帥嘗召之謀事不及官努官努始有圖用之意特默然效異續綱目駐歸德官努私與國用安謀邀帝幸海 州及近侍局直長珠勒根烏合原作兀意使用安回附奏謂海州可就山東豪傑圖恢復且已具舟楫可通遼東帝不從又嘗請北 渡為鈕勒璉阻自是有異志矣且一軍倚外兵肆為剽掠官努不之禁因是在承季踐左右司郎中張天綱近侍局副使李大 節俱官努有反狀帝竊憂之使總領赫舍哩阿里哈內族錫魯原作錫魯諷陰伺其動靜反泄其謀于官努三月戊辰帝慮官努

與馬用互相圖為亂。遣宰執置酒和解之用。撤備俄官努。乘隙率其眾攻用。用軍敗走。被殺官努亂殺軍民。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叔朝官皆聚于都水庫和納宅。以兵監之。驅參政鈕勒輝。至其家悉出所有金銀。然後殺之。時代為總帥者哈薩喇烏達。木速嘉亦被害。乃遣都尉馬寔。被甲持刃直長把納新。原作把納新。亦作把納紳。帝前。帝初撫劍見寔。至擲劍于地。曰：為我語元帥。我左右祗有此人。且留待我寔。不敢迫。遂巡退。凡殺朝官李璉而下。三百餘人。軍民死者三千人。郎中完顏呼喇勒都事翼烏錫赴水死。官努傳。錫字京用。龍山人。由進士。恩州郡有能。守是日薄暮。官努提兵入見。帝言鈕勒輝反已殺之。詔授樞副兼參政。暴鈕勒輝之惡。先是官努母為北兵獲。帝與官努謀。遣阿里哈詣元特默魯營議和。因歸其母。定和計。密結來使。知其大將至家寺。遂書所營之策。夏五月五日。官努率忠孝軍。自南門登舟。帝御北門繫舟。待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軍小卻。官努持火鎗分軍腹背攻之。北軍大潰。溺死二千五百餘人。盡焚其柵。遂直拜參政。兼左副元帥。元兵退。官努入亳州。留錫馨總其軍。初官努以帝居照碧堂。蔡諸臣無一人敢奏對者。日悲泣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用人。故為此奴所囚耳。于是內侍漏令宋齊諾。致異。緒綱目作宋珪。與奉御烏克遜。鈕祜祿溫綽。原作汝奚烈。完出。密謀誅之。或言官奴密令烏舍計。構用安魯帝傳位恢復山東事不成。則獻帝于宋。以贖罪。官努時在亳州。再召乃還。帝諭以辛蔡事。官努憤憤而出。至于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帝決意欲誅之。六月己卯。帝命內侍宋齊諾處置。令費摩綽哈。官宰相議事。溫綽伏照碧堂門間。官努入見。帝呼參政官努即應。溫綽從後刺其肋。帝亦拔劍斫之。官努中槍。投城下走。奇塔特愛寔追殺之。授李泰和虎符。使撫定忠孝軍。遂殺白進。阿里哈。詔點檢珠勒根。阿寔。原作阿勒。即亳州。斬錫馨及忠孝軍首領數人。烏舍使用安木。遠伺于中路。數其罪殺之。致異。大金國志云。是年正月。官奴為參政。統石烈小鍾兒為總管。二人擅用符璽。妄行殺戮。屢睚陽之團。官屬苦飢。窮閭蔡州城。池堅固。兵眾糧廣。咸勸帝南幸。會總帥烏庫哩鎬。運糧至歸德。且請幸蔡州。帝意益決。惟官努嘗過蔡。知其不足恃。力爭之。不聽。及官努以作亂誅。遣烏庫富察如蔡。還。如官努言時。已在道。無如何。迨被兵始悔。不用官努計。招月給。其母妻種俾無失所。

南渡忠諫諸臣

宣宗貞祐二年。夏四月。上以元允和議。救國內欲幸南京。左丞相廣平郡王圖克坦原作。諡曰。鑿略。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策之次也。不

從是日卒遂詔幸南京後卒如其言原出上京路人北京副留守烏尼音性穎悟該習經史樞密使完顏思敬請立女直進士科原出上京路人北京副留守烏尼音授兩官選國子助教為赫舍哩良弼所禮敬用完顏守道薦翰林待制右司員外郎章宗更擢平章樞密使帥府其受節制屢破宋兵衛紹王以改上京留守中政事封濟國公當李妃擅政上疏皆切時弊出為陝西宣撫使帥府並受節制屢破宋兵衛紹王之改上京留守中都戒嚴遣兵入衛徵拜右丞相原出上京路人北京副留守烏尼音蓋言自用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並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勇健可內徙益兵勢人善貨財不至亡失平章伊喇原出上京路人北京副留守烏尼音大安時大臣中有應州其人者此稱伊喇或係記載之訛參政梁瑄曰如此是處境土也衛紹王以責錡錡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悞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衛紹王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其後昌桓撫三州失守乃大悔俄東京復陷蓋自訟曰我見丞相貶我衛王被殺錡勸呼沙呼逆立宣宗呼沙呼既殺南平欲執其弟銘復止之使其奉迎當是時轉危為安惟錡是賴錡明敏方正學問博洽一時名士皆出其門多至卿相原出上京路人北京副留守烏尼音權參知政事完顏伯嘉字輔之北京路人明昌二年進士歷監察御史劾奏平章布薩搆或曰與宰相有隙奈何伯嘉曰職分如此累擢左監軍河東北路宣撫使與副使沃塔哈達互訐改知歸德與定初入為吏部尚書改中丞時右副元帥富察阿里巴斯原出上京路人北京副留守烏尼音原作阿里不孫改其宣宗紀及楊雲翼傳均作阿里不孫今改正備禦關陝兵逃疏乞尸諸市以戒不忠乃除名宣宗慶旱疏奏高琪汝礪不職所致宜依漢制策免深怨之宰相請修山寨以避兵諫曰建議者謂據險可安君父獨不見陳後主之入井乎假令入山寨可以得生能復為國乎由是怒愈甚以權參政出行自帥府于河中因爭棄河東大忤宰執召還為中丞充河南宣慰副使坐事免起為翰林學士伯嘉強正不與時低昂汝礪方希寵固位論事輒與之忤由是毀之者眾尋坐言事過切降知歸德嗣以權參政行省河中謀復河東構疾卒尚書左丞張行信原出上京路人北京副留守烏尼音字信甫莒州日照人登進士第累官銅山令明昌初擢御史歷轉運按察使宗慶二年為左諫議大夫時呼沙呼罷職希復用行信疏劾之再上不報及呼沙呼弒逆人甚危之行信坦然不顧也宣宗請立太子奏罷會諸將帥原出上京路人北京副留守烏尼音護糧通州遇敵輒潰下之獄中都受兵方議和握兵者不敢戰恐壞和局行信上言和戰二事不相干自崇慶來皆以和誤頃北使既來然猶破東京累河東今我使方行輒按兵不執于和議卒無益且及此時擇猛將銳兵往來拒戰使少沮則和事易成帝心知其善不能用尋遣參政鄂忠孝括官民糧慘刻失人心奏免之興定元年拜參政時高琪專權奪辱朝士行信屢引舊制力詆其非會宋兵侵境朝議遣使詳問高琪以為失體行信獨引故事折之因汝礪言事終寢監察御史及職官坐罪多被的決奏改之尋坐族弟行貞受賊偽命事出為涇州觀

察使。攻其歸潛志云為內侍所誣。舉沈續通鑑云數與果勒。歷靜難節度使致仕。哀宗立起左丞。言事稍遜。聲望頗減。後歸隱。卒于嵩山崇福宮。兩登相位。殆若無官。然遇事輒發。無所畏避。天下目為正人。初至汴。父暉以御史大夫致仕。猶康健。見行簡。為承旨。行信為禮部尚書。諸子姓多中第。居官當世。未之有也。父兄世為禮官。世習禮學。諸禮制皆有記錄。金代儒臣。推張氏父子行簡。行信。又前後同領國史云。平章政事。魯鼎。字和之。右丞持國。子登進士第。歷官大理丞。章宗時。擢工部侍郎。至齊初。中都受兵。由兵部尚書拜參政。貞祐元年。出為秦定節度使。改知大興府。進右丞。及南渡。留為汾州觀察使。改知平陽府。權宣撫使。三年。四月。建言利害十三事。若積軍儲。備黃河。選官獄獄。簡將練卒。鈔法版籍。帝頗採用。以備禦。功拜本路宣撫使。四年。正月。元兵圍平陽。急攻者十日。虜屢擊却之。進樞副權左丞。行省于平陽。未幾。元兵已逼闕。將薄京城。鼎率兵入援。並遣將並力禦之。已而北兵果由三門集。京北渡而去。至平陽。鼎遣兵擊却之。乃還。興定元年。正月。帝命鼎選兵。付圖呼圖克。們統之西伐。夏。馳奏罷之。進拜平章。封莘國公。三月。詔舉兵。侵宋。鼎乃分兵。由秦鞏鳳翔進。疏陳六不可弗聽。致吳歸潛志云。胡廷兵過後。民食不給。後近致。動軍馬。比舊。十之一。器械亦多損。散。今歲。邊境無兵。或自息。養。如。聞。王。師。南。征。必。將。乘。勝。而。進。今。北人誘脅。足為後憂。此皆社稷大計。不特疆場利害。詔行。尚書省。議。時。諸。軍。由。秦。鞏。鳳。翔。三。路。進。兵。二年。上疏。勸。勿。親。細。務。帝不悅。高琪謂其言非。乃喜。屢乞致仕。許之。哀宗立。起用平章。進封英國公。行省衛州。未幾。卒。鼎通達吏事。有度量。為政鎮靜。所至無賢不自。皆得其懽心。南渡後。書生鎮方面者。惟鼎一人。平章政事。侯拳。初名師尹。字草卿。東阿人。由進士。歷長武。武。作長城令。戶部主事。官示南渡。東。擢。勸。農。副。使。行。六。部。侍。郎。進。太。常。卿。行。尚。書。六。部。事。上。章。言。九。事。帝。畧。施。行。焉。俄。以。參。政。行省事。于河北。拜右丞。屢陳。通。官。皆。見。聽。納。時。紅。襖。賊。渠。郝。定。署。官。僭。號。勢。甚。張。詔。拳。行。省。事。東。平。討。捕。亂。黨。紅。襖。賊。數。萬。入。臨。沂。賈。賈。境。官。軍。敗。之。拳。僞。宣。徽。使。李。壽。甫。訊。問。賊。首。郝。定。破。邱。州。綱。子。圍。得。船。數。百。三。年。以。農。城。畢。工。遷。官。四。年。致。仕。尋。起。輒。建。結。元。宋。跨。河。為。亂。拳。乃。遣。完。顏。震。等。討。平。之。克。密。州。李。全。遁。其。黨。于。忙。兒。等。降。三。年。以。農。城。畢。工。遷。官。四。年。致。仕。尋。起。為大司農。進平章。封肅國公。行省事。至。封。邱。軍。慶。全。師。還。復。致。仕。准。之。變。為。元。兵。所。殺。擊。為。人。威。嚴。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敢。言。善。薦。士。如。張。文。舉。雷。淵。麻。九。疇。皆。所。拔。用。南。渡。軍。中。名。望。最。重。致。吳。歸。潛。志。云。居。相。位。憤。無。所。施。請。守。名。諡。出。行。者。老。謙。飲。南。京。降。以。前。宰。執。為。北。兵。所。殺。又。云。以。治。殺。使。臣。唐。慶。事。見。殺。平。章。政。事。巴。古。拉。胡。魯。宣。宗。南。遷。由。左。諫。議。大。夫。擢。御。前。經。應。官。歷。涇。州。觀。察。使。興。定。元。年。授。陝。西。統。軍。使。入。為。中。丞。上。言。進。士。取。人。之。濫。非。求。賢。之。道。拜。參。政。同。管。鼎。防。秋。三。年。平。涼。等。處。地。震。上。言。乞。赦。畏。天。戒。四。年。四。月。行。省。帥。事。于。京。兆。疏。陳。養。兵。恤。穀。論。甚。善。五。年。十。月。西。北。兵。攻。延。安。遣。哈。達。邁。珠。等。擊。却。之。改。知。河。中。府。入。為。大。司。農。拜。參。政。進。右。丞。哀。宗。立。拜。平。章。卒。贈。右。丞。相。東。平。郡。王。為。人。忠。實。愛。國。奉。公。及。卒。天。下。惜。之。尚。書。右。丞。師。安。石。字。子。安。

九月已酉

金史卷五十一

四

清州人。姓尹。字爾。本登詞賦進士。補令史。承暉殉難中。都。以遺表託安石。間道走汴。以聞。宣宗以為樞密院經歷官。志云。趙文時為樞密院經歷官。承暉殉難中。都。以遺表託安石。間道走汴。以聞。宣宗以為樞密院經歷官。

取賢相。朕為昏主。止矣。如此數百言。安石驟蒙任用。遂遭摧折。疽發體而卒。或云。既居位。人望。上甚悼惜之。東

京副留守陳規。字止叔。絳州稷山人。登詞賦進士。為監察御史。貞祐三年。上章劾侯擊不報。擊怒。使馮祥進由刀筆。劾罷之。屢陳利害。多見聽納。四年七月。條陳八事。宣宗十事。稍異。一。責大臣。以身任安危。二。任臺諫。以廣耳目。三。崇節儉。以答天意。四。選守令。以結民心。五。博謀羣臣。以定大計。六。重官賞。以勸有功。七。選將帥。以明軍法。八。練士卒。以振軍威。書奏。帝不悅。宰臣怒。其紛更出。為徐州經歷官。正大元年。入為右司諫。上章言事。與楊雲翼。諫修復河中府。又與臺諫奏五事。宣宗召為右司諫。詔。年十一月。改充。補。二年正月。與臺諫奏五事。稍異。四年十月。與石拾遺李太節奏。劾薩哈連出為留守。朝論快之。初。宣宗嘗召文。編署令王壽孫。作大紅半身繡衣。戒勿令陳規知。蓋規言事不假。僧朝望甚重。凡宮中舉事。帝必曰。恐陳規有言。挺然為一時直臣。後為中京副留守。卒。士論惜之。規博學能文。詩亦有律度。剛毅質。寔有古人風。潭源劉從。見其所奏八事。嘆曰。宰相材也。南渡後。諫官稱許。古陳規。而規不以許直名。尤見重云。子良臣。中。集。子。良。臣。今。在。燕。中。左司諫許古。道真。汾陽節度使安仁子。明昌五年。詞賦進士。承安中。進士。任左拾遺。拜御史。宣宗遷汴。委任高琪。無恢復。謀古上章。請慎選將相。起用舊。招懷河北。諸路宿重兵京師。勿事搜括。明救臣僚。直言不諱。詔付尚書省。夏。施行馬。轉右司諫。兼侍御史。上書劾高琪。上知其忠。常庇。其。之。凡。有。奏。下。尚。書。省。輒。去。其。姓。名。然。時。元。兵。越。潼。關。而。東。集。百。官。議。古。請。選。募。銳。卒。併。力。擊。之。且。開。其。歸。路。我。眾。從。而。襲。之。其。破。必。矣。高。琪。格。其。議。不。行。置。於。賢。所。命。古。領。其。事。與。定。元。年。廷。議。南。侵。古。上。疏。力。爭。帝。命。古。專。議。和。謀。又。成。宰。相。以。為。有。長。所。意。遂。不。用。屢。坐。事。解。職。長。宗。立。為。補。關。遷。左。司。諫。論。事。稍。不。及。前。尋。致。仕。宣。宗。遷。汴。古。致。仕。居。伊。陽。亭。正。大。七。年。卒。年。七。十。四。御。史。臺。令。史。劉。炳。葛。城。中。人。貞。祐。三。年。進。士。第。即。日。上。書。條。陳。宜。十。事。一。任。諸。王。以。鎮。撫。社。稷。二。結。人。心。以。固。本。三。廣。收。人。材。以。備。國。用。四。選。守。令。以。安。百。姓。五。褒。忠。義。以。勵。臣。節。六。務。農。力。加。以。廣。蓄。積。七。崇。節。儉。以。省。財。用。八。去。冗。食。以。助。軍。費。九。修。軍。政。以。習。守。戰。十。修。城。池。以。備。守。禦。宣。宗。雖。異。其。言。而。不。能。用。但。補。御。史。臺。令。史。而已。禮。部。尚。書。楊。雲。翼。字。之。美。其。先。贊。皇。人。從。樂。平。登。明。昌。五。年。進。士。第。一。詞。賦。亦。中。乙。科。宣。宗。遷。汴。古。致。仕。居。伊。陽。亭。正。大。七。年。卒。年。七。十。四。薦。其。才。且。知。術。數。兼。提。點。司。天。臺。進。禮。部。郎。中。宣。宗。貞。祐。三。年。擢。禮。部。侍郎。四年。潼。關。失。守。朝。議。遣。宣。宗。祭。阿。里。巴。斯。為。副。元。帥。

以禦之。雲翼言其人言浮于寔。必誤大事。不聽。後果敗。興定元年六月。遷侍講學士。兼修國史。知集賢院事。詔稱其遇事敢言。議論忠謹。時議權油高琪力主之。雲翼與趙秉文時哉等數人。獨以為不可。遂寢。高琪後以事譴之不恤也。二年。遷禮部尚書。改吏部。擢御史中丞。文。中丞。將大拜。以風疾止。再為學士。升士論惜之。鞠承之。獄劾其擁兵不進。免官。哀宗命攝太常卿。拜翰林學士。後為部尚書。兼侍讀。設益政院。雲翼為首。每召見。賜坐。而不名。當患風痺。及稍愈。上親問愈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正。上矍然。知其為醫諫也。五年。卒。年五十九。諡文獻。天性雅重。待寬而自律甚嚴。與人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國家之事。知無不言。而于南伐。諫之尤力。及時倡議南侵。雲翼疏諫不報。嗣全軍盡覆于淮。上宣宗曰。當使我何面目見雲翼耶。中州集。子恕字。翰林學士。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滄陽人。登進士第。應邯鄲令。明昌六年。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請罷。各持。召用宗室守貞下獄。免。後起。同知。奇。嵐州。累擢翰林修撰。轉直學士。貞祐初。建言時事可行者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朝廷暴施行之。明年。乞付殘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意。詔稱宿儒當在左右。不許。四年。拜侍講學士。進禮部尚書。同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坐知貢舉得罪。致仕。五年。復起。禮部尚書。及宗立。改翰林學士。兼益政院。說書官。正大元年。正月。汴京戒嚴。命秉文為放文。辭情哀痛。及兵退。大臣欲稱賀。秉文言而止。三月。詔開興政元。詔閣卷傳誦。滄陽人拜詔畢。舉城痛哭。其感人如此。是年。五月。卒。年七十四。封天水郡侯。嘗借雲翼作龜鏡萬年錄。又共集君臣政要。以進。為人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產序。未嘗以大名自居。任五朝官。六卿自奉。如寒士。與雲翼代掌文柄。時號楊趙。夏人時。問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狀。庭筠字子端。河東人。博學。尤工文。且善字畫。名重于時。效吳元好問。中州集。作。熊岳人。與文藝傳不合。

宋造殉節諸臣

宣宗貞祐三年。夏五月。庚申。中都破。右丞相兼都元帥。定國公完顏承暉死之。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好學。淹貫經史。夙於人務。昆由符寶。祇候。歷巡警使。會宗立。遷近侍局使。擢東京提刑副使。蒙摺屏息。轉北京留守。入為刑部尚書。屢忤權倖。改知大名。興中府。衛王即位。授御史大夫。參政。進左丞。行省宣德。承裕兵敗。會河堡。坐除名。貞祐初。拜右丞。妻于留滄州。城破。死。執中。諡。進平章。都元帥。中都破。圍。出議和。及南遷。授右丞相。留守中都。以左丞。移延壽。心久在軍旅。悉以兵事付之。已乃總持大綱。太子去。右副元帥。齊勤以軍叛。降元。升盡忠平章。兼左副元帥。中都危急。遣人以卷寫奏乞援。高琪忌其成功。諸將願望。及霸州兵敗。勢。承暉約盡忠同死。未允。斬其心腹寔庫。原作。師姓。起辭家廟。召趙思文會飲。謂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報國家作遺表。

付令史師安石皆論國家大計及高琪姦狀為書以從子永懷為後神色泰然謂安石曰承暉于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為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嘆曰凌爾謬悞得非神志亂耶遂仰藥死瘞庭中是日盡忠南奔中都陷事聞贈太尉尚書令廣平郡王諡忠肅嘗置司馬光蘇軾畫像于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平章守貞素敬之與為忘年交同時任天寵字清叔定陶人由進士歷戶部尚書中都不守走南京中道遇兵死之諡純肅知大興府高霖亦及于難

此外殉節者在宣宗朝則左監軍北京留守烏克遜溫屯

原作烏古孫九屯上京路人率觀州刺史高守約一作高子約

破死之贈義節度使孫志敬泰安州刺史哈薩喇安禮

原作和禮安禮字子敬大名路人不進士元將勳降不聽城

參政定海節度使王維翰字與妻姚氏均不屈死贈中奉大夫

贈武節度使武安府節度使武安府節度使武安府節度使

烏庫哩仲溫城破死之贈益州刺史烏庫哩榮祖

原作烏庫哩榮祖字武州刺史完顏珠

東明令王毅贈臨元節度使宋辰

化節度使伊喇古尼原安節度使

禮部侍郎郎權左

監完顏密本名思原所殺翰林侍讀學士勸農使王晦

原作王晦字子明同知順州溫特赫雅齊堪

皆原守原州刺史齊禮部侍郎郎權左

不願死嘉議大夫張奇贈宣武將軍北京副留守珠嘉佛新

原作法心同知度判官富察濟巴

左監軍行帥府事烏庫哩德升

左監軍行帥府事完顏蘇爾坦

東勝節度使伯特烏格

伯特烏格原作伯德

使孔祖不左都監行帥府事赫舍哩鶴壽

原作赫舍哩鶴壽字河州刺史伊喇阿里哈

九朝新事才考

四



元史紀事本末

元史紀事

本末

大錯題

乙月巳言

中華民國十一年
上海校經山房
成記書局發行

元史紀事本末目錄

第一卷

江南羣盜之平

第二卷

北邊諸王之亂乃顏 海都

第三卷

高麗之臣

第四卷

日本用兵

第五卷

占城安南用兵

第六卷

西南夷用兵緬 八百媳婦

第七卷

阿合馬桑盧之亂

第八卷

科舉學校之制

第九卷

郊議

第十卷

廟祀之制

第十一卷

律令之定

第十二卷

運漕河渠 海運

第十三卷

治河窮河源附

第十四卷

官制之定

第十五卷

尚書省之復

第十六卷

諸儒出處學問之聚

第十七卷

郭守敬授時歷

第十八卷

佛教之崇

第十九卷

武仁授受之際

第二十卷

鐵木迭兒之姦

第二十一卷

晉邸之立

第二十二卷

三帝之立 明宗 順帝

第二十三卷

脱脱之貶 哈麻附

第二十四卷

小明王之立

第二十五卷

察罕帖木兒克復之功

第二十六卷

東南喪亂

第二十七卷

諸帥之爭 李羅 擴廓 李思齊 張良弼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一

高安 陳邦 瞻德 遠編 輯
明大倉張溥天如論正

江南羣盜之平

陳桂龍兵起完者都高興擊走之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漳州民陳桂龍兵起福建都元帥完者都等擊走之桂龍及其兒子陳弔眼有眾數萬屯高安岩據之朝廷命完者都及副帥高興討之時建甯賊黃華勢尤猖獗完者都先引兵壓其境華驚懼乞降完者都奏以華為副元帥凡軍行悉以咨之桂龍等乘高為險人莫敢進與命人挾東新進至半山棄新走如是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焚新焚山斬首二萬級桂龍遁走入奮洞

高興等擊斬陳弔眼桂龍等來降

十九年夏四月陳桂龍降初桂龍既遁陳弔眼猶擁眾連五十餘岩未下高興等擊斬之桂龍等連率其黨來降詔流桂龍於遼地 十二月獲福州叛賊林天成戮於市

林桂方等擁眾被擒合刺帶等招降尤宗祖等

二十年三月廣州新會林桂方趙良鈐等擁眾萬餘號羅平國稱延康年號擒之 九月象山縣海賊尤宗祖等聚眾剽掠海上合刺帶等招降之凡九千五百九十二人海道以甯 冬十月建甯路總管黃華復反聚眾十萬號頭陀軍稱宋祥興年號破崇安浦城諸縣復改建甯詔史弼等引兵急擊之華賊走自焚餘黨悉潰

黃華復反詔史弼等擊走之命撒里蠻討黃大成等

二十一年二月漳州盜起邕州賓州梧州韶州衡州民黃大成等相延為亂命湖南宣慰使撒里蠻將兵討之 詔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於內地時荆湖閩廣之間兵興無甯歲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之宿衛士阿魯渾薩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宗室反不聞郡縣言而信一人浮言捕擊之恐人人自危帝悟召使者還故有是詔 十一月江西行省叅知政事月的迷失擒海盜首黎德及招降餘黨百三十三人即其地誅黎德弟黎浩及偽招討吳興等極送京師

欲捕宋宗室阿魯渾薩里止之月的迷失擒黎德等

二十二年二月廣東宣慰使月的迷失討潮惠二州盜郭達貴等四十五寨降民萬餘戶軍三千六百一十人請將所獲達貴等入覲面陳事宜詔許之秋七月至京師言山寨降者百五十餘所帝問戰而後降耶招之即降耶對曰其首拒敵者臣已磔之矣是皆招降者也因言前大兵後未嘗撫治其民州縣官復無至者故盜賊各據土地互相攻殺人民漸耗今宜擇良吏往治從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西川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廣王以誑民謀作亂伏誅 八月婺州永康縣民陳巽四等謀反伏誅 十一

月的迷失
討降郭達
貴等
趙和尚作
亂伏誅
陳興四等
謀反伏誅
桑哥等謀
貴州縣立
限招捕盜
賊
董賢舉等
相繼起兵
鍾明亮降
明亮復反
不憐吉帶
討葉萬五
陳機察等
江西行樞
密院討平
華大老等
明亮降管
如德留之
遂復叛
胡登等伏
誅
不憐吉帶
諸習水戰
朱三十五
等作亂

月詔議弭盜桑哥王速帖木兒言江南歸附十年盜賊迄今未清宜降旨立限招捕而以安集貴州縣之吏其不能者黜之葉李言臣在漳州十年詳知其事大抵官軍嗜利與賊通者尤難弭息宜令各處鎮守軍官例以三年轉徙庶革斯弊帝皆從之詔江西行省平章忽都鐵木兒督捕廣東等處盜賊

二十五年夏四月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鎮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各擁眾萬餘相繼起兵皆稱大老明亮勢尤猖獗詔遣江西行省丞相忙兀帶行樞密院副使月的迷失發四省兵討之明亮屢降復叛既而福建按察使王憚上疏言福建郡縣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徽要區由平宋以來官吏殘虐故愚民往往嘯聚朝廷遣兵討之復致蹂踐甚非一視同仁之意况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黃華之變十去四五明亮之勢又烈於華其可以尋常草竊視之乎宜選精兵明號令以計取之不

然禍未已也御史大夫月魯亦言江南盜起凡四百餘處宜選將討之帝曰月的迷失屢以捷聞忙兀帶已往卿毋以為慮二十六年夏四月禁江南民挾弓矢犯者籍以為兵五月明亮率眾萬八千五百七十三人來降六月月的迷失請以降賊明亮為循州知州宋士賢為梅州判官邱應祥等十八人為縣尹巡尉帝不允令明亮應祥並赴都冬十月月的迷失以邱應祥董賢舉歸於京師丙戌明亮復反以眾萬人寇梅州江羅等以八千人寇漳州又詔雄諸賊二十餘處皆舉兵應之聲勢張甚詔月的迷失復與福建江西省合兵討之且諭首月的迷失鍾明亮既降朕令汝遣赴闕而汝玩常不發致有是變自今降賊其即遣之是月婺州賊葉萬五以眾萬人寇武義縣殺千戶一人江淮省平章不憐吉帶將兵討之十一月漳州賊陳機察等八千人寇龍巖執千戶張武義與楓林賊合福建行省兵大破之陳機察邱大老張順等以其黨降行省請斬之以警眾事下樞密院議范文虎曰賊固當斬然既降乃殺之何以示信宜並遣赴闕從之

二十七年春正月江西賊華大老黃大老等掠樂昌諸縣行樞密院討平之三月建昌賊邱元等稱大老集眾千餘人掠南豐諸郡太平縣賊葉大五集眾百餘人寇甯國皆擒斬之五月月的迷失與江西行省總管如德合兵討明亮降詔縛至闕下如德留明亮等不遣明亮復帥眾寇贛州六月徽州績溪賊胡發饒必成杭州賊唐珍建平賊王靜照蕪湖賊徐汝安孫惟俊等皆伏誅十一月江淮行省平章不憐吉帶言福建盜賊已平惟浙東一遺地極邊惡賊所巢穴初伯顏等於各路置軍鎮戍蓋觀地之輕重而為多寡後為忙古解更易其法今宜復還三萬戶分戍之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人民繁會宜置萬戶府七杭州行省諸司府庫所在宜置萬戶府四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宜增置戰艦分兵閱習水戰之法從之是月興化路仙遊賊朱三十五寇青山處州青田賊劉甲乙等集眾萬餘人寇温州平陽

是月興化路仙遊賊朱三十五寇青山處州青田賊劉甲乙等集眾萬餘人寇温州平陽

裴居安請
遣官問月
的迷失

董士選討
平劉六十
不伐其功

乃顏反阿
沙不花請
說英納牙
諸王之謀

二十八年秋七月遣散總兵討平江南盜賊

二十九年春正月詔江南避亂者令復業 九月治書侍御史裴居安言月的迷失遇盜起不即加兵盜去乃延誅平民詔台

院遣官雜問之

三十年二月江南行院月的迷失言江南豪右多庇匿盜賊宜誅為首者餘徒內縣從之

成宗元貞二年冬十月贛州民劉六十聚眾至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多觀望不進賊勢益盛江南行省左丞董士選請自往進至興國距其營百里命將校分兵守地悉置激亂之人於法復誅奸民之為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自効不數日六十就擒餘黨悉散事平士選遣使奏聞但請黜賊吏數人而已畧不及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張溥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天下始一統其年漳州陳桂龍即兵起與建甯黃華勢合繼以廣州之林桂方象山之尤宗

祖循州之鍾明亮廣東之黃聖許等狐鳴稀突連歲弄兵終世祖之身未獲殄滅史皆目為盜賊抑以大宋觀之亦有殷

多士之倫也成王周公患四方之遠鑿三監之叛新洛邑以居殷民誥辭不一而足曰商王士貴之也曰毋我怨安之也

王莽篡漢而州郡兵起金虜虐宋而山東兵起作史者當是時不惟不賤盜而反幸有盜惡亂賊而外蠻夷天下之心

也趙宋以仁傳家亡於鞬鞞忠臣義士入海圖存餘枿不植而閭閻強暴奮臂一呼眾輒數萬假令崖山之師不潰太妃

帝昂尚存資其蜂聚號令義兵閩廣雲從淮浙梓應文天祥張世傑等為之謀主力抗大羊縱未能如少康光武克復舊

物其為蜀漢鼎立江左偏安尚有餘也獨恨幼君赴海天命先絕桂龍等擾擾新朝眾皆烏集吊忠魂於孤舟哭壽囚於

燕市風塵六合莫識所依稱號僭國旋起旋撲竟不得與隗囂方望之徒齊驅姓字良可哀也群盜分嘯害及趙宗阿

魯渾薩里片言解紛善安反側月的迷失按兵養寇延誅平民雖屢立戰功義無取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

北邊諸王之亂 乃顏 海都 篤哇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夏四月諸王乃顏反乃顏烈祖第五子別里古台之曾孫也速不花之孫廣甯王兀都之次子也始乃顏遣使徵東道兵帝諭諸王闊里帖木兒毋輒發或告乃顏反帝遣伯顏往覘之伯顏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乃顏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至是乃顏反時西北諸王多欲從之帝以為憂宿衛使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為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牙

九朝紀事本末

乃解

帝從葉李
計詔李庭
等將漢軍
戰敗金家
奴塔不歹
遂執乃顏

塔出射殺
帖古歹追
北有功帝
賜以明珠
虎符

海都欲叛
帝使鐵連
往諭并約
拔都蒙哥
鐵木王備
之

曰大王聞乃顏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謀乃解帝遂議親討之五月遣也先傳旨諭北京等處宣慰司凡隸乃顏所部者禁其往來毋得乘馬持弓矢時將校多乃顏部人或其親暱立馬相向語輒釋仗不戰帝患之浙西道儒學提舉葉李密啟曰兵貴奇不貴衆臨敵當以計取彼既親暱誰肯盡力徒費陛下糧餉四方轉輸之勞臣請令漢軍列前少戰而聯大軍斷其後以示死鬪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眾路之無不勝矣帝然之乃詔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六月帝至撒兒都魯之地乃顏黨金家奴塔不歹擁眾號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鐵哥曰彼眾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床鐵哥進酒塔不歹按兵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千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陳砲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不歹兵雖多然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玉昔帖木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追執之秋七月乃顏黨諸王失都兒犯咸平遼東宣慰使塔出遣使馳驛以聞帝命領兵一萬與皇子愛牙赤同力備禦之時女直水達官民皆與乃顏連結塔出棄妻子與麾下十二騎直抵建州距遼平千五百里與乃顏黨大撒拔都兒等合戰兩中流矢繼知其黨帖哥抄兒赤等欲襲皇子乃以千餘人扈從渡遼水身與乃顏兵接戰轉鬪而前射其酋帖古歹中其口鏃出於項墮馬死遂軍懿州懿州老幼千餘人焚香羅拜道旁泣曰非宣慰公吾屬無遺種矣塔出曰今日之事上賴皇帝洪福下賴將士之力吾何功焉又追乃顏餘黨北至金山戰捷帝嘉其功賜明珠虎符充蒙古兵萬戶

二十五年春正月諸王海都犯邊海都者太宗之孫合失大王之子也世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至元初即有叛意廷議欲伐之帝曰朕以宗室之情惟當懷之以德其譯謹密足任大事者往使也左右以平陽馬步改達魯花赤鐵連對遂召見鐵連應對稱旨帝嘉其辨慧曰此事非連不可然必先詣拔都蒙哥鐵木王所相與計事而後行使二人副之鐵連既奉命欲直造海都境視其虛實然後議於諸王副者持不可鐵連曰親承密旨違則當誅二人懼而從之既至海都日召宗親宴飲將伺其隙謀害之鐵連厲聲斥之曰且食毋令語言脫口相據為罪海都愕然曰直哉酒半鐵連求衣為歡海都嘉其雄辯將解與之其妃止之以皮服三襲付之因語其屬曰為使者當如是矣厚贈以行乃至拔都蒙哥鐵木王所具告之故王曰祖宗有訓叛者人得誅之如通好不從舉師以行天罰我即外應勦絕何有鐵連還悉以事聞因言曰海都兵繁而銳不宜速戰來則堅壁待之去則勿追自守既固即無虞矣帝深然之勅所受海都皮服全飾以金凡朝會宜服以表示焉是歲詔封皇子那木

海都寇邊 拔都也孫 死之 詔鐵木耳 擊敗火 魯大孫等 帝自將討 海都 關里鐵木 兒大破哈 丹 明里鐵木 兒叛伯顏 遣忻都招 降之 以玉昔帖 木兒輔鐵 木兒行邊 召伯顏還 海都寇邊 去

罕為北平王率諸王兵鎮守而以安童行省院事既而海都叛帝大閱兵將討之先命戶部尚書昔班使海都謂令罷兵置驛來朝昔班至海都傳旨海都聽命既退兵置驛而丞相安童軍先已克火和木王部曲盡獲其輜重海都懼將逃謂昔班曰我不難殺汝念我父嘗受書於汝歸以安童之事聞非我罪也昔班以聞帝曰汝言是也尋命為中書右丞議政事妻以宗王女不魯真公主明年復使諭海都且曰苟不從我罷諸王蕃衛兵手海都辭以畏死不敢至是復寇邊拔都也孫脫迎擊死之夏四月詔皇孫鐵木兒行邊乃顏餘黨火魯大孫及哈丹等尚攻掠邊郡未下詔皇孫鐵木兒北撫諸軍進討之都指揮土土哈擊敗火魯大孫札兀魯及還至哈刺温山夜渡貴烈河復擊敗哈丹軍盡得邊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二十六年二月哈丹兵寇胡魯口開元路治中兀顏牙兀格戰連破之六月庚申諸王乃蠻帶敗哈丹兵於托吾兒河辛巳海都犯邊土土哈從皇孫晉王征之抵杭海嶺敵先據險諸軍失利惟土土哈以其軍直前鏖戰翼晉王而出追騎大至乃還精銳設伏以待之寇不敢逼海都兵至和林宣慰使怯伯同知乃滿帶副使八黑鐵兒皆反應之劉哈喇八都魯乘間逃歸秋七月帝自將討海都至北邊召見土土哈慰諭之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和河水以記功今日之事何愧古人卿其勉之

二十七年二月哈丹寇遼東海陽五月寇開元平章政事關里鐵木兒帥師戰於瓦法大破之

二十九年冬十月諸王明里鐵木兒附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至阿撒忽禿領已為明里鐵木兒所據矢下如雨伯顏先登陷陣諸軍望風爭奮大破之明里鐵木兒挺身走命速哥梯迷禿兒等追之伯顏軍還夜至必失禿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伯顏輕騎追至別竭兒會速哥梯迷禿兒等亦至乃夾擊之斬首二千餘級軍中獲謀者忻都欲殺之伯顏不許厚賜之遣齋書諭明里鐵木兒以禍福明里鐵木兒得書感泣率其眾來降

三十年三月括諸路馬時以海都入寇詔群臣議所以為備從樞密李庭言復括天下馬凡得十一萬匹六月詔皇孫鐵木兒撫軍北邊召伯顏還以玉昔帖木兒代之時有謠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獲者詔授皇孫鐵木耳以皇太子寶撫其軍以太傅玉昔帖木兒輔行召伯顏居大同以俟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伯顏使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剪此寇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為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太傅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之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軍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中授以印而行

九明紀事本末

元史卷二

三

潤里吉思
力戰被執
不屈死

命海山代
潤瀾出鎮
漠北

海山大捷
海都獲死

月赤察兒
議軍為哇
之降諸王

叛者皆歸
平察八兒
諸部

賜察八兒
幣帛

成宗大德七年冬十月，欽察都指揮使林兀兒攻破八隣之地，還擊海都軍，敗走之。八隣之地，時為海都所據。林兀兒帥師於金山進攻之，其將帖良台阻谷魯忽河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林兀兒馳師奮擊，大破之，盡得其人馬廬帳。遂次阿魯河，與海都接將李伯遇、林兀兒、龐軍渡河，威之。李伯遇走，僅以身免。十二月，駙馬潤吉里思以遇寇敗沒，是歲秋，諸王將帥共議備邊事，咸曰：敵往歲不冬出，且可休兵於境。潤吉里思特嚴兵待之。冬，敵果大至，潤吉里思三戰三克，乘勝逐北，馬蹟為敵所執，誘使降，不屈。又欲妻以女，潤吉里思毅然曰：我天子婿也，非天子命而可再娶乎？竟不屈死焉。

三年十二月，命兒子海山鎮漠北。海山帝兄蒼喇麻八刺之長子，帝以甯遠王潤瀾出總兵北邊，急於備禦，命海山即軍中代之。

四年八月，海山與海都軍戰於潤別列之地，敗之。
五年九月，海都與篤哇諸部大舉入寇海山躬督，收兀兒等五軍合擊，大破之。阿失射篤哇中膝，號遁去。海都不得志，引還旋亦死。

七年秋七月，篤哇遣使降，篤哇既敗，聚其屬及海都之子，謀遣使請命。使至，月赤察兒會諸王將帥議曰：篤哇乞降，事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恐失事機。乃使馬兀合刺往報之。既還，始以聞。帝嘉之，詔慎飭軍士安置驛傳，以俟。自是諸王叛者，相率來歸。

武宗至大元年十二月，月赤察兒進攻察八兒諸部，平之。月赤察兒言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悛過之心，倘諸部合謀，必為國患。請撫安篤哇之子，欵徹及處諸部來歸者於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已據其腹心矣。帝稱善，趣軍進攻之。察八兒等果欲奔欵徹，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

三年三月，賜諸王察八兒幣帛。初，世祖以海都叛，詔積其分地五戶，然為幣帛，俟其來降，賜之。至是其子察八兒來歸，尚書省臣請以賜之。帝曰：世祖謀慮深遠，若是待諸王朝會，班賞既畢，卿等備述其故，然後與之，使彼知愧。

張溥曰：蒙古定宗貴由之殂也，死後稱制君位，久虛。兀良合台等推憲宗蒙哥即位，失烈門與諸王心不能平。憲宗遂肆殺戮，宗族解體，合州之變，阿蓋答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郝經勸世祖忽必烈直趨燕京，大位始定。既而少帝抗命，稱帝和林，六盤諸部莫不響應。廣布憲制，平闊龍，世祖親戰漠北，大眾方解，諸王來歸，國歷三傳，內難輒作，母后銜冤，同氣流血，齊魯梁繹，代有其人，胡人好殺，固無親也。至元年間，世祖封其子那木罕為北平王，帥兵鎮守，安童行省院事，防海都也。

久之昔里吉劫之以叛伯顏平之天下既一可以安枕至元二十四年復有乃顏之亂西北棘矣甘麻刺出鎮而叛黨尚逞鐵木耳撫軍而大同不甯蓋海都以太宗長孫世居北方定宗必來日爭干戈成宗即尊牀兀兒等奮勇鬪爭七年篤哇乃降骨肉附順正不易也阿藍答兒渾都海之舉兵也廉希憲便宜虎符立時殄滅乃顏之擁眾也阿沙不花請離其黨渠魁即縛神機獨運惟在任人海都寇邊伯顏力禦戰守持久將奏成功飛謬忽入軍中易將巨寇坐逃更煩天討元老願飲班朮之水而廟堂不察樂羊之誘臨事一失鬼方幾震折衝樽俎聽言尤慎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高麗之臣

高麗王職
叛服不常

世祖遣高麗世子供
歸國為王
更名植

高麗林衍
作亂世祖
議討之送
植就國旋
植亦死

世祖至元十七年始置驛站於高麗初太祖十一年契丹人六哥領眾九萬餘竄入高麗拔江東城據之太祖遣哈只吉剌刺等領兵往其國助攻滅六哥諭令歲輸貢賦高麗尋進方物謝十六年諭以伐女直事始奉表陳賀屢遣使至其國會使者為盜所殺遂絕太宗三年命撤禮塔帥兵攻之國人洪福源迎降撤禮塔使福源抵王京招其主王職職遣其弟佺請和許之置京府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之遂班師四年職盡殺朝廷所置官以叛復遣撤禮塔以兵往至王京南攻其處仁城中流矢卒軍還職亦上表謝罪自後叛服不常憲宗八年凡四命將征之拔其城十有四憲宗末職遣其世子供入朝至帝中統元年職卒命供歸國封為高麗國王以兵衛送之仍赦其境內二年供更名植遣世子懋奉表以聞五年植自入朝至元三年帝欲通好日本諭高麗與日本隣國宜為鄉導五年植遣其弟湑入朝帝以植欺罔湑至面數其事切責之特遣使詔諭植責令供軍實造戰艦助攻宋及日本植復遣其臣來朝六年植上表奏請權臣金俊等復遣世子懋入朝懋至奏本國臣下擅廢植立其弟安慶公湑事詔遣幹朵思不花李諤等至其國詰問之尋詔授懋特進上柱國率兵三千赴國難帝以植湑廢置出其臣林衍所為詔植湑衍等同詣闕面陳情實先遣兵壓境不至即以時進討未幾高麗統領崔坦等以林衍作亂挈西京五十餘城入附詔樞密院議征高麗事初馬亨以為高麗者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雖來朝其心難測莫若嚴兵假遂以取日本為名乘勢可襲其國定為郡縣馬希驥亦言今高麗乃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併而為一大抵藩鎮分則易諸侯強盛則難臣驗彼州城軍民多寡離而為二分治其國使權倖執等自相維持則徐議良圖亦易為區處議皆未決會使者至其國植受詔復位旋親朝京師七年以高麗西京內屬改東甯府書慈悲嶺為界忙哥都為安撫使佩虎符率兵戍其西境仍詔諭高麗僚屬軍民以討林衍之故時植復入朝朝廷遣軍送植就國勅將帥嚴戒兵士勿令有所侵犯會林衍死衍黨復立承

元史紀事本末

元史卷三

9

植卒世子
世襲爵
征東元帥
府請屯田
以備高麗

高麗王曆
請戍金州

以高麗世
子諱為王
既而復廢
復立征東
行省既而
復罷

化侯為王竄入珍島大軍進至王京西關城遣人收繫術妻子植入居舊京是年復詔植送使者通好日本八年諸將大破珍
島賊平之十年植屢言國小地狹比歲荒歉其生券軍乞駐東京詔令營北京界仍勅東京路運米二萬石賑之十一年植平
世子懼襲爵改名瞻尚皇女都忽魯揭里迷失十四年征東元帥府上言高麗侍中金方慶陰養死士匿鎧杖器械造戰艦積
糧餉謀作亂捕方慶等按驗得實已流諸海島然高麗新附民心未安可發征日本還卒二千七百人置長吏屯忠清金羅諸
處鎮撫其民且令士卒備牛畜耒耜為屯田計從之

十九年瞻上言日本寇其邊海郡邑燒居室掠子女而去請發閣里帖木兒麾下蒙古軍五百人戍金州從之
二十年立征東行中書省以高麗國王瞻與阿塔海共事

二十八年高麗飢詔給米一十萬斛賑之
成宗大德元年封高麗國王瞻為逸壽王瞻前以世子諱為高麗王從所請也

二年中書省臣奏諫有罪當廢復以其父瞻為王

三年耶遣使入貢丞相等言耶在國僭擬不法諫年少安殺無辜乞降詔戒飭從之會哈散使高麗還言耶不能服其眾朝廷
宜遣官共理之遂復立征東行省命淵里吉思為高麗行省平章事

五年復罷行省官是年耶卒子諱復立諱死子濤嗣濤死弟高嗣
張溥曰王建以高麗大族承高氏之敝權知國事後唐長興三年遣使朝貢明宗封為國王二傳及宋恭順不怠端拱之

世契丹寇擾走使乞師朝廷弗問後遂受制於遼唐其封册遼亡責使接踵至宋金主滅遼入汴高麗王楷復臣事之元
興又與金絕傳世十數臣屬無恒迹疑反覆然東夷馴柔異於三方之外畏聞好服見強大而屈亦國勢然也元太祖時

契丹人六哥等竄入高麗攻據江東大師往征助其討滅使臣約結請輸貢賦既而盜殺著古斂等七歲絕使太宗遣撤
里塔征之洪福源迎降遂招其主王瞰設官監治明年復叛詔數五罪責其質子定憲之際命將凡四瞰遣世子俱入朝

世祖中統元年瞰卒命俱歸國為王高麗安矣至元年間令王瞻及阿塔海擊日本則非柔遠息兵之道也王俱久質蒙
古新君即位羈旅獲還懷異人之感無燕丹之怨廢立再甯大國施厚子瞻繼緒望恩猶昔強以伐鄰豈所樂乎即獻計

者曰今之高麗本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並而為一嚴兵假道名取日本乘勢襲之離為二國夷為郡縣中國之利也
抑念父子素順藩屏效職微滿高元彼不教為何必謀出下陽狡臣松岳哉林衍廢俱趙壁出問吳祈構瞻王約往徵或

死或流。不假兵刃傳聞之變。可以情恕而家人之隙無貴用威也。漢置外國都護而西域驚。元設征東行省而高麗懼。善撫四夷者亦在靜之而已矣。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四

日本用兵

帝屢遣黑的等使日本皆不報

石忻都洪茶邱等征日本不克而還

日本始遣彌四郎入朝

世祖至元十七年五月召范文虎議征日本。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之東。先是至元元年。以高麗人趙葵等言日本國可通擇可使者。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宏副之。持國書使日本。書曰。大蒙古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上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高麗君臣感戴。來朝歡若父子。計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東藩也。日本密通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黑的等道由高麗。高麗國王植。以帝命遣其臣宋君裴金贊等。導詔使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六月。帝謂王植以辭為解。令去使徒還。復遣黑的等至高麗。諭植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為期。植以為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九月。遣其臣潘阜等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九月。命黑的宏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而歸。六年六月。命高麗送還執者。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十二月。又命秘書監趙良弼往。良弼將行。乞定與其國王相見之儀。廷議與其國上下之分未定。無禮數可言。帝從之。七年十二月。詔諭高麗國王植。送弼期必達。八年六月。日本通事曹介升等。上言高麗迂路導引國使。外有捷徑。倘得便風。半日可達。若使臣去則不敢同往。若大軍進征。則願為鄉導。帝曰。如此則當思之。九月。高麗王植遣其通事徐稱。導良弼至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者入朝。帝宴勞遣之。九年二月。良弼遣書狀官張鐸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彌四郎等。至其太宰府西守護所。守者云。曩為高麗所給。屢言上國來伐。宣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然王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奉使回報。良弼乃遣鐸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國王使之云。守護所者詐也。詔問姚樞許衡等。皆曰。誠如聖算。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月。高麗王植復以書諭日本。令必通好。大朝竟不報。十年六月。良弼復往使。至太宰府而還。十一年三月。命經畧使忻都洪茶邱等。以千料舟楫。都魯輕疾舟。汲水三舟。各三百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虜掠四境而還。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往使。復致書亦不報。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

九朝紀事本末

元史卷四

五

名范文虎
議征日本

十七年二月，日本殺國信使杜世宗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邱請自率師往征日本，廷議姑少緩之。至是月，帝召范文武議征日本，方畧詔括前願從軍者，及張世傑、潘軍往征日本。九月，發兵十萬，命范文虎將之，賜右丞洪茶邱所將征日本新附軍鈔及甲。十二月，高麗國王賙率兵萬人，戰船九百艘，征日本，詔給洪茶邱等戰具，高麗鎧甲戰襖，諭諸將兵道高麗毋擾其民。

范文虎等
喪師還

十八年春正月，召日本行省左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等，赴闕授方畧。二月，諸將陛辭，帝敕曰：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為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若盡殺其人，徒得地何用？更有一事，慮卿等不和耳。假若彼國使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六月，阿剌罕卒，詔以阿塔海代之。八月，范文虎、阿塔海喪師，遁還。上言：初至日本，欲攻大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戰餘軍還合浦，散道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閩，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范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于山下，眾議推張百戶者為主帥，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為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閩輩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青、吳萬五者亦逃還，是役也，十萬之眾，得還者三人而已。十一月，勅高麗國全州等處置鎮邊萬戶府，以按制日本。高麗國王請完海濱城防，日本不允。十二月，罷日本行中書省。

命阿塔海
等伐日本
崔鳳謙不

二十年春正月，發五衛軍二萬人征日本，詔糴糧於察罕腦兒，以給軍匠。三月，命阿塔海為日本行省丞相，與徹里帖木兒、劉二拔都兒、大募兵造舟，伐日本。中丞崔鳳謙書江南相繼盜起，皆緣募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應辦軍需，以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及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所欲，伺民之氣，稍蘇我之力，粗備二三年後，東征未晚，不從。

王積翁使
日本舟人
謀殺之
大發兵征
日本

二十一年春正月，遣王積翁齎詔使日本，取道慶元航海，帝以其俗尚佛，命普陀僧如智同往，舟人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二十二年十一月，勅漕江淮米百萬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仍令東京及高麗各貯米十萬石，備征日本。期諸軍於明年三月，以次而發，會於合浦，是月復赦囚徒，黥其面，及招宋時販私鹽軍習海道為水工者，以征日本。二十三年春正月，詔罷征日本，以方議伐安南故也。先是立征東行省，勅各處造海船，集漕船，募水手，貯糧餉，有司征歛大為姦利，吏部尚書劉宣上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役不息，安危所係，近用唆都議伐占城，海牙言征交趾，三數年間，吏民大擾。

從劉宣言
罷征日本

也速答兒
乞征日本
成宗不聽

盜賊蝟興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入無功反殪大將况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比萬一不利援兵安能飛渡耶帝納其言遂下詔罷征日本

成宗大德元年江浙行省也速答兒乞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

三年遣僧甯一山加妙慈宏濟大師附商舶往使日本日本竟不至

八年夏四月置千戶所戍定海以防歲至倭船

十年夏四月倭商有慶等抵慶元貿易以金鎧甲為獻命江浙行省備之

張溥曰倭自後漢始通中國南宋昇明間國王武上表言在昔祖爾躬親甲冑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眾夷六十六國陵平海北九十五國辭頗誇耀然朝廷不愆由來久矣隋煬之世夷書不恭置而弗責貞觀受朝遣使往諭義存矜遠及宋雍熙國僧裔然浮海貢獻太宗賜紫衣厚存撫詢彼土風主唯一姓臣皆世官嘆為古道六十四世以下未聞以兵見也元世祖混一志侈降書招徠其國不應窮兵東伐喪沒五龍落日波濤信風山岳其天險耶隋混南北開皇殷盛煬帝三駕遠左旌旗萬里莫洗滌水之辱元奮沙漠滅金滅夏破西域以奄有中華臣妾萬邦地極四表而東海島夷遂抗顏行淪師十萬非高麗日本反威重於九州大國也天道惡盈國君戒戰楊廣忽必烈處勢之極忘兵之凶知勝而不知敗能進而不能退志窮怨滿鬼神來矚號夷夏而取侮一隅威行天壤而毒生蓬蒿堯成躋堙蓋謂此耳然楊廣不悟平壤再覺雁門東都縱淫頭頭不保元世祖出師屢北惕於劉宣之言即下詔罷征國以永甯治亂翻覆惟辨君心不遠之復烏容忽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占城安南用兵

世祖至九十九年六月詔發軍討占城初朝廷以占城既附遣唆都就其國立省撫治之王子補的負固弗率凡使臣經其國者皆被執帝怒決意進討發淮浙福建湖廣軍五千海船百艘戰船二千五百命唆都將之以行

二十年春正月唆都攻占城破之入其國王子遁入山谷中後遣其臣寶脫禿花陽求歸順以款師復潛殺所執使臣皇甫傑等一百餘人唆都等久之方覺其詐乃遣兵攻之轉戰至木城下阻隘不敢前進賊兵旁截歸路軍殊死戰得出唆都等遂謀引還

占城王子
補的負固
帝命唆都
伐之
唆都被占
我轉戰至
木城下不
克引還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元史卷五

六

命脫歡等
征占城進
圖安南

脫歡軍等
走陳日炬
其弟益稷
來降遂謀
引兵還日
炬遣兵追
襲李恆峻
都戰死

脫歡等轉
安南十七
戰皆捷日
炬走於海
日炬集兵
還脫歡歸
路與楫等
皆死
日炬死子
日博襲位
不忽末道
張立道復

九章列傳

二十一年二月命阿塔海發兵萬五千人船二百艘征占城船才足命江西省益之 秋七月詔鎮南王脫歡征占城與左丞李恆往會峻都兵俱進復以安南通謀占城令軍行假道於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十二月脫歡軍次安南安南王陳日炬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遣兵分道拒守境上

二十二年五月脫歡軍擊陳日炬敗走之遂入其城而還日炬遣兵來追峻都李恆戰死初脫歡屢移書日炬欲假道竟不納益修兵船為迎敵計脫歡乘間縛楫為橋渡富良江北與日炬大戰破之日炬遁走不知所之其弟益稷率其屬來降脫歡聚諸將議交人拒敵官軍雖數敗散然增兵轉屬官軍疾疫死傷亦眾占城竟不可達乃謀引兵還交人追襲之李恆中毒矢至思明卒峻都軍與脫歡相去二百餘里脫歡軍還峻都猶未知之亟趨其營交人邀於乾滿江力戰而死 秋七月樞密院言鎮南王所統征交趾兵久戰力疲請發蒙古軍千人漢軍新附四千人取鎮南王節制以征安南復以唐兀帶為荆湖行省左丞唐兀帶請放征安南軍還家休息詔從鎮南王處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詔以陳益稷自拔來歸封為安南國王仍命鎮南王脫歡左丞相阿里海涯平定其國以兵納益稷時湖南宣慰司上言連歲征日本及用兵占城百姓罷弊轉輸賦役煩重貧民鬻子應役舉動之間利害非一且安南已嘗遣使納表稱藩若從其請以聽民力計之上也無已則宜寬百姓之賦積糧餉繕甲兵俟來歲天時稍利然後大舉未晚會吏部尚書劉宣亦言之帝是其請命還軍居益稷於鄂州

二十四年春正月復詔脫歡督右丞程鵬飛參知政事樊楫等進擊安南鵬飛與楫等分兵三道水陸並進凡十七戰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日炬棄城走於海

二十五年二月脫歡復遣兵追陳日炬於海不知所之右丞相阿八赤曰賊棄巢穴遠遁意待吾敵而乘之將士皆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賊弗就擒饋餉且盡吾不能持久矣時日炬復遣使請降以疑師諸將信其說久之不降擁眾聚海口阿八赤率眾攻之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壘復叛所得險阨皆失守遂謀引還日炬復集散兵三十萬守禦東關逼脫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險竊發毒矢將士裹瘡以戰樊楫阿八赤皆死前軍昔都免奮勇乘之交人小却脫歡由間道趨還日炬尋遣使入朝貢金人以贖己罪帝以脫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不許入覲

二十八年冬十月遣禮部尚書張立道使安南徵其王入朝初脫歡等既還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之會日炬死子日博襲位不忽末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寔不震懼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遂以立道嘗使安南有功

其入朝

復使往徵其王入朝

亦星連失
等征安南
無功各破
杖沒質

二十九年九月復遣吏部尚書梁曾編修陳孚使安南徵其王入朝時以張立道既還日燿不至故特詔往徵之
三十年八月安南遣使入貢詔安置於江陵復議舉兵發之初梁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日燿欲迎詔自旁門入曾遺書責
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且諷之入朝日燿不從遣其臣陶子奇情曾來貢曾進所與日燿辯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廷臣以日
燿終不入朝遂拘陶子奇於江陵命劉國傑與諸王亦里吉解等整兵聚糧復議伐之十二月平章政事亦里吉失史弼高
興等以征安南無功而還各杖而恥之仍沒其家資三之一

鐵木耳即
位詔罷安
兩兵

三十一年五月罷安南兵釋其使歸國時帝崩皇孫鐵木耳即位故有是詔

張溥曰世祖之伐安南為占城也占城在中國之西南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真臘國北至羅州素不通朝貢周顯德中
王釋利遣使貢方物宋建隆初上表貢獻宣和時封國王累朝羈縻郊恩降制乾道以來貢阻國亂悉置不問元世祖并
天下遣唆都就其國立省撫治王子補的貧固不率遂命將往討以窮僻荒忽之國聲教迥隔王言不通即勤師旅懷遠
字小義豈其然又遷怒安南忽張九伐贖尤甚矣占城之去安南也水行二日陸行十五日道固非遠絕也然輔車唇齒
為日已久開關延敵寤無懼心怒其不許移師遽加安南雖小其能堪乎鎮南王脫歡進兵安南王陳日烜旅拒雖勁騎
電驅攻城破邑而中道迴戈觸藩莫決天兵挫衄在彼穴中唆都李恆同時戰死乾滿之敗恥同平壤皆大國所自取也
脫歡再出日烜屢走邀歸擊情元師復北彼蓋避其朝銳藏其暮氣藏身大海之間伏毒當關之險戎車赫臨未嘗一勝
日烜可謂善用兵矣日燿襲位元使徵朝張立道約以肆赦令修歲貢而已言驟行欲邀先入懼不敢前復安置使臣更
議專伐王靈數頓帝怒不懲終至元之世抱大業之慚佳兵自焚傷於薑尾更足惜爾成宗罷征安南秦職其後日煖來
朝武宗日煖來貢奉定世順毋動嗟彼交人安於守文之中庸而獨不畏開基之神武飛龍尚威固有時而屈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五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西南夷用兵編 八百媳婦 金齒

世祖至元十九年二月議征緬國先是至元八年大理善闡等路宣慰司遣乞解脫因使緬國招其王內附緬使价博詣京師
帝復遣使招諭之十四年雲南省臣言緬王無降心去使不返勢須用兵帝未許已而雲南都元師納速刺丁率兵入緬界稍

納速刺丁
請帝伐緬

元史卷六

稍招降其眾以天熱還師至是上言緬國形勝盡在臣目中可擊帝悅遂以大卜為右丞也速斤為參政令諸王相答吾兒督諸軍復往擊之

二十年十一月相答吾兒等分道攻緬拔江頭城令都元帥袁世安戍之復遣使詔諭緬王不應議以建都太公城乃其巢穴遂水陸進兵攻拔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建都王烏蒙金齒西南夷十二部俱降初諸國為緬所制欲降不果至是因緬城既拔遂皆來降夏四月忽都鐵木兒征緬之師為賊衝潰詔發思播田揚二軍家助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緬始平乃定歲貢方物
二十九年八月遣汪兀魯迷失以軍征八百媳婦國
成宗元貞二年十二月立徹里軍民總管府雲南行省臣言大徹里地與八百媳婦大牙相錯今大徹里胡念已降小徹里復占扼地利多相殺掠胡念遣其弟胡倫乞別置一司擇通習蠻夷情狀者為之帥招其來附以為進討之地從之

大德四年五月征緬初緬人僧哥倫作亂緬王執其兄阿散哥也尋釋之阿散哥也乃率其黨因王於家牢因執之王次于奔懇京師詔遣薛超兀兒等率行省兵二十人討之十二月遣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將兵擊八百媳婦完澤因劉深之言勸帝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陛下嗣大歷服未有成功以彰海內西南夷有八百媳婦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刺哈孫曰山嶠小夷遠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必遠塵兵力不聽竟發兵二萬命深及哈刺帶等將之以往御史中丞董士選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言而真百萬於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唐差出

五年夏四月調雲南軍征八百媳婦五月雲南土官胡隆濟叛時劉深等取道順元遠冒煙瘴未戰士卒死者已七八驅民轉餉谿谷之間一夫負粟八斗率數人佐之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騷然而深復令雲南調兵供餽及宵求水西土官之妻蛇節金三千兩馬三千匹隆濟因給其眾曰官軍徵發爾等將悉翦髮鯨面為兵身死行陣妻子為虜眾怒其言遂叛六月宋隆濟率苗獠紫江諸蠻四千人攻楊黃寨殺掠甚眾隆濟進攻貴州知州張懷德力戰賊死遂圍劉深於窮谷

中梁王濶濶兵救之賊眾稍却八月遣薛超兀兒等兵伐金齒諸蠻時征緬師還為金齒所遮士多戰死金齒地連八百媳婦諸蠻相效不輸稅賦賊殺官吏故皆征之九月誅高慶察罕不花免薛超兀兒為庶人初薛超兀兒等兵攻阿散哥也不克引還言賊降在朝夕慶等受其賂首唱為還計是以無功詔遣官鞠之得薛超兀兒以下將校受賂狀詔誅慶及察罕不花薛

劉深賈求蛇節金馬宋隆濟遂叛薛超兀兒等伐金齒諸蠻

緬始平乃定歲貢方物

成宗元貞二年十二月立徹里軍民總管府雲南行省臣言大徹里地與八百媳婦大牙相錯今大徹里胡念已降小徹里復占扼地利多相殺掠胡念遣其弟胡倫乞別置一司擇通習蠻夷情狀者為之帥招其來附以為進討之地從之

大德四年五月征緬初緬人僧哥倫作亂緬王執其兄阿散哥也尋釋之阿散哥也乃率其黨因王於家牢因執之王次于奔懇京師詔遣薛超兀兒等率行省兵二十人討之十二月遣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將兵擊八百媳婦完澤因劉深之言勸帝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陛下嗣大歷服未有成功以彰海內西南夷有八百媳婦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刺哈孫曰山嶠小夷遠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必遠塵兵力不聽竟發兵二萬命深及哈刺帶等將之以往御史中丞董士選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言而真百萬於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唐差出

五年夏四月調雲南軍征八百媳婦五月雲南土官胡隆濟叛時劉深等取道順元遠冒煙瘴未戰士卒死者已七八驅民轉餉谿谷之間一夫負粟八斗率數人佐之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騷然而深復令雲南調兵供餽及宵求水西土官之妻蛇節金三千兩馬三千匹隆濟因給其眾曰官軍徵發爾等將悉翦髮鯨面為兵身死行陣妻子為虜眾怒其言遂叛六月宋隆濟率苗獠紫江諸蠻四千人攻楊黃寨殺掠甚眾隆濟進攻貴州知州張懷德力戰賊死遂圍劉深於窮谷

中梁王濶濶兵救之賊眾稍却八月遣薛超兀兒等兵伐金齒諸蠻時征緬師還為金齒所遮士多戰死金齒地連八百媳婦諸蠻相效不輸稅賦賊殺官吏故皆征之九月誅高慶察罕不花免薛超兀兒為庶人初薛超兀兒等兵攻阿散哥也不克引還言賊降在朝夕慶等受其賂首唱為還計是以無功詔遣官鞠之得薛超兀兒以下將校受賂狀詔誅慶及察罕不花薛

劉深賈求蛇節金馬宋隆濟遂叛薛超兀兒等伐金齒諸蠻

遣劉國傑
等討隆濟
蛇節

陳天祥請
緩征諸夷

也速解兒
等次第平
諸蠻

哈刺哈孫
勳帝誅劉
深

國傑平隆
濟蛟節
算只兒威
招諭諸蠻
得賂而還

超兀兒等遇赦削奪官爵為庶人。十一月遣劉國傑率師討宋隆濟及蛟節時劉深兵敗帝始悔不用哈刺哈孫及董士選之言乃遣劉國傑楊寨因不花等率四川雲南湖廣兵分道進討諸蠻別勅梁王提兵應之軍中機務一聽國傑處分。六年春正月宋隆濟屢攻貴州不解劉深等糧盡道梗不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眾邀之輜重委棄士卒殺傷殆盡南臺御史陳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為利不取不足以為害而劉深欺上用下遠動大眾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不能制亂反為亂眾所制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拔都總督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眾至二十餘萬况當農時驅此愁苦之人往回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比聞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澗洞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眾無施或諸蠻遠阻險隘以老我師進不能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乃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日之勝負也為今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國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苟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算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之眾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隙可乘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可成若復舍恩任威深蹈覆轍恐他日患有甚於今日者也不報。二月罷劉深等官時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諸蠻因蛟節之亂皆以供輸煩勞為辭乘隙起兵攻掠州縣焚燒堡砦也速解兒等將兵會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順元蠻不及來會也速解兒等率師分道分道並進次第平之。

七年三月以征八百媳婦喪師誅劉深管哈刺帶鄭祐罷雲南征緬分省時有司會赦議釋劉深罪哈刺哈孫曰微名首讐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之。夏四月劉國傑敗宋隆濟蛟節於墨特川平之初國傑師出播州境與賊遇戰失利乃令軍士人持一盾而釘其上俟陳合即棄盾佯走賊果逐之馬過盾皆仆國傑鼓噪趨之賊大敗既而餘寇復合要戰國傑不應數日命楊寨因不花分兵先進大軍繼之賊兵潰乘勝逐北千里殺獲無算遂破之於墨特川蛟節降誅之隆濟遁去尋為兄子宋阿重執之來獻伏誅餘黨相繼平。

成宗至大二年十一月八百媳婦及大小徹里諸蠻作亂詔遣雲南右丞算只兒威往招諭之比至為賊所賂復肆攻掠遂以敗還。

張溥曰世祖之擊緬成宗之擊八百媳婦皆兵之得已者也擊緬而及金齒諸蠻擊八百媳婦而及宋隆濟等憤兵不戢禍日蔓矣緬固西南夷地接大理成都而遙至元八年遣乞解脫因等持詔往諭尋覺不已一統而後大師盛出攻江頭拔太公金齒夷十二部相率來降彙戈勿用成宗大德初阿散哥也率黨弑君王子奔訴遣薛超兀兒等往討名雖問罪而勢隔山嶠金齒遮路移師進征無功輒還即誅戮將帥申傲國法不足以威外方遠人也八百大向世傳其首有妻八百各領一寨荒徼小夷事絕聞見世祖招琉球擊瓜哇六師雲翔無遠不屆獨救彼弗問亦謂僻國萬里王享無與未可與日本安南等同責順逆也劉深鼓說嗣君好大調發驛騷雲南震動蠻酋宋隆濟等給眾結叛中國喪劍再易大帥僅殄叛黨遂望八百竟不能達武功頓矣或謂伐緬之役薛超兀兒始事高慶察罕不花受賂八百之禍劉深為之成宗奮怒刑殺無貸師行罰必與漢武帝之誅王恢首鼠周世宗之斬何徽樊愛能同稱威武然敗績而行刑孰若臨事而慎動也世祖通緬實係金齒頭目阿必為引導其後阿郭阿木數與緬難大德間復連諸蠻賊官吏小國反覆兵竊自啟隆濟蛇節首官蠻婦迫於徵求敢抗顏行猶之南詔閣羅鳳苦鮮于仲通張虔陀而陷雲南瀘南之敗咎不在夷矣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六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七

阿合馬桑盧之姦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平章政事阿合馬奏理算江淮錢穀誣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左丞崔斌殺之阿合馬回紇人以言利有寵於帝中統三年始立左右部分統庶務以阿合馬領其事仍兼諸路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合馬欲每事得專奏聞不關白中書時張文謙居政府力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則天子親蒞之乎乃止明年阿合馬以河南鈞徐等州俱有鐵冶請與鼓鑄之利乃括民三千興煇之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五百斤至元元年又以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無問諸色兵民均出其賦帝以阿合馬為有能因罷左右部歸中書起拜阿合馬平章事六年新立憲臺阿合馬慮其發已姦因言於帝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之事何由辦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廉希憲曰立臺察內則糾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者如阿合馬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可集邪阿合馬語塞乃止時帝急為富國計見阿合馬行事時有成績又屢與史天澤爭辨天澤常詘帝由是益奇其才專委任之所言無不從阿合馬益橫初制銓選吏部定擬資品呈尚書省尚書咨

阿合馬以言利有寵起拜平章事
阿合馬欲罷御史臺提刑司廉希憲爭之乃止

阿合馬恨
崔瑛直言
誣殺之并
及阿里伯
等

王著燒太
子合殺阿
合馬

帝詢李羅
得阿合馬
罪惡乃詔
殺屍并及
其子

中書然後聞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童以為言帝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惟重刑及邊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並付阿合馬帝從之阿合馬復請重定條畫下諸路括戶口增太原課鹽以千錠為常額十五年復奏立江西推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課提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崔斌上言江南官冗杭州地大民衆阿合馬溺於私愛以任其不肖子抹速忽且阿合馬先自陳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為手章而子若姪或為參政或為尚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帝是斌言命黜之然終不以為阿合馬罪既而准西宣慰使昂吉入朝亦以官冗為言於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推茶營田司歸本道宣慰司罷漕運司歸行省至是崔斌連為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馬憤其害己乃奏理算江淮行省錢穀誣崔斌與阿里伯等盜官糧四十萬及擅易命官八百餘員命都事劉正等往按獄索具復遣參政張澍等雜治之竟致斌等於死斌有文學達政術副阿里海牙取荆湖廣海崖建大功多所全活太子聞殺斌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不及天下冤之

十九年三月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合馬於闕下著因人心憤怒阿合馬密鑄大銅鎚與妖人高和尚謀擊殺之時皇太子從帝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省中疑之時高竊張九思宿衛宮中詰之倉皇共對遂執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命俾樞密副史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鴈門果何為易附耳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既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為偽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建德門夜二鼓至東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郝禎至殺之囚右丞相張惠於是觸九思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留守博敦持挺擊立馬者墜地眾奔潰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腦兒聞之即遣和禮霍孫等歸討為亂者獲高和尚於高梁河與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復以張易從者為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王惲曰著激於義捐一身為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自縛詣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死而不悔者也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以義與之可乎四月詔戮阿合馬屍遂窮治其黨阿合馬既死帝猶不深知其姦及詢樞密副使李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塚剖其棺戮屍於通元門外縱犬食之四民聚觀稱快籍其家得積藏二人皮問之其妻云奪

元史卷七

元史卷七

九

呪詛時置神坐於上又以帛二幅畫甲騎圍守帷殿兵皆張絃挺刃內向狀涉不軌遂并誅其子忽辛等四人尋令中書悉罷黜其黨與凡汰其官省部者七百四十人罷其濫設官府二百餘所又以郝楨耿仁尤甚命剖棺戮其屍下耿仁於獄誅之初阿合馬欲誣殺秦長卿劉仲澤亦麻都丁三人兵部尚書張雄飛力持不可阿合馬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奉政雄飛曰殺人以求美官不能為也阿合馬怒出為澧州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恐其子忽辛為江淮右丞不為所容改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合馬死召拜參知政事忽辛被逮勅廷臣雜問忽辛歷指宰執曰汝嘗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

二十一年十一月以安童為右丞相盧世榮為右丞史樞為左丞撒的迷失廉希恕並參知政事初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為江西權茶運使以罪廢阿合馬死朝臣諱言利無以副上意者總制院使秦哥薦世榮才能富國召問稱旨令與中書廷辯所欲行右丞相和禮霍孫等皆以議不合罷去故安童復為右丞相而以世榮為右丞史樞等皆世榮所薦也世榮既入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之曰此錢取於右丞家耶取之民耶取於右丞家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當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崔或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或吏欲置之法尋罷之鈔法者中統二年王文統請造中統元寶交鈔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并聽收受名交鈔法

二十二年二月立規措所初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餘萬以臣經畫之不取於民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榮乃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括銅鑄錢并製綾券與鈔參行泉杭二州宜立市舶轉運司給民錢令商販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路雖設常平倉名存寔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鬻之以其息儲粟平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權酷法仍禁民私酷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餽糧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諸路買幣帛易羊馬選蒙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酪酥之用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所官司吏以善賈為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為阿合馬所用今悉以為汚濫出之臣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眾三月立真定等路宣慰司兼都轉運司領課程事盧世榮請於真定濟南太原甘肅

為浙西宣慰使

世榮誣殺周戴

罷權酷虐世榮服誅

帝怒內禪之言太子真金憂死

帝從桑哥刺帶阿必失合

安童諫用桑哥不聽行至元鈔

桑哥誣郭祐楊居寬妻市又捕殺吳德

江西江淮湖廣等處立宣慰司兼都轉運司以治課程仍嚴立條例禁諸司不得沮撓檢察以宣德王好禮并為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言彼自陳能歲辦鈔七十餘萬錠是以用之四月監察御史陳天祥劾中書右丞盧世榮罪惡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眇視丞相左司郎中周戴因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沮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朝廷震懼無敢言者至是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為江西權茶轉運使屢犯贓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恃尤甚雖居丞相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攷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為動為民撻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自除本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令世榮天祥皆赴上都於是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兒等以世榮所招罪狀上奏世榮對於帝前一欵服詔安童與諸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之當更者更之其所用人實無罪者朕自裁法九月罷權酷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則以官鈔五萬錠立權酷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之聽民自造十一月盧世榮伏誅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取盈乎桑哥素主世榮聞太子言默然不敢救至是世榮竟以誅死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有上書請內禪者臺臣匿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塔即古阿殺等請收百司吏案鉤致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甚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為此舉實搖動人心耳太子聞之竟以憂懼殂二十三年秋七月免左丞相寶吉刺帶平章政事阿必失合官從總制院使桑哥之言也桑哥為人狡黠豪橫好言財利帝深喜之盧世榮誅遂有大任之意當令具省臣姓名以進帝曰安童郭祐楊居寬并仍前職寶吉刺帶等其別議仍選可代者以聞遂罷之自是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桑哥咸與聞焉

二十四年閏二月復置尚書省以桑哥鐵木兒并為平章政事阿魯渾薩里為右丞葉季為左丞馬紹參知政事時麥朮督丁言自制國用使司改尚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為宜詔從之安童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桑哥別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三月行至元鈔桑哥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十一月以桑哥為尚書右丞相阿魯渾薩里平章政事葉季為右丞馬紹為左丞初桑哥奉詔檢數中書省虧欠鈔六千餘錠參知政事楊居寬微自辨以為實掌銓選錢糧非所專桑哥怒令左右掌其類遂與郭祐皆引服事間帝令丞相安童共議之曰此曹狡猾無令他日得以脅問誣服為詞由是祐居寬皆坐棄市籍其家人

九朝記事本末

元史卷七

十一

葉季子孫
哥宜相

季哥請以
浙都等十
二人理算
六省錢穀

程鉅夫直
言桑哥不
殺之帝不
許

趙孟頫奏
行獨除

咸寬之時有江甯縣達魯花赤吳德者憤言尚書今日鈞致中書不遺餘力他日復為中書鈞致爾獨不死耶或以告桑哥乃捕德殺之未幾帝問翰林諸臣言以丞相領尚書省事漢唐有此制否咸曰有之而在丞葉季子遠言前省臣所不能者桑哥舉能行之宜以為丞相遂授桑哥尚書右丞相進李石丞

二十五年冬十月遣使鈞致諸路錢穀初桑哥摘委六部鈞致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為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算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桑哥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於平章要東木他省欺盜者必多請以參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皆從之十一月立桑哥德政碑時天下騷然而江淮尤甚譏佞之徒方且諷請立石為桑哥頌德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告桑哥使之喜也碑成樹之省前題曰王公輔政之碑時董文用為御史中丞獨不附桑哥使人諷文用頌己功德不答又自謂文用曰百官皆具食

丞相府矣亦不答會朔方兵興而征求愈急文用曰民急矣外難未除而內傷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郡國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樂急法暴斂至此御史臺所以救時政之不及丞相當有以助之不當抑之也桑哥愈恨之日撫臺事譖於帝言文用驕傲沮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之有二十六年十二月紹興路總管府判官白絮矩言宋宗室居江南非便宜悉遷京師桑哥以聞擢絮矩為尚書省舍人遣詣江南發兼併戶借宋宗室至京師既而江淮行省言江南之民方

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今此舉必致人心搖動宜且止從之時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程鉅夫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也昔漢文帝以法獄及錢穀問丞相周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宰相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姦用事立尚書鈞致錢穀以剝割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穢選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有以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為便桑哥大怒羈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凡六奏帝不許

二十七年八月朔日食地震武平尤甚九月武平地復地震地陷黑沙水湧出壞官署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壓溺死傷者數十萬人帝深憂之時駐蹕龍虎臺遣阿魯渾里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桑哥但泛引經傳五行災異之言莫敢指切時政時桑哥遣忻都王巨濟等理算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十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於是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阿魯渾里入奏於帝謂頊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

行獨除

帝論葉李
賢于劉夢
炎

孟頫說徽
里力言春
哥罪惡不
忽木証之
帝遂免春
哥等官籍
其家

罷微里司

不忽木庸
完澤為右
丞相

春木督丁
崔或請殿
春哥當
下春哥款
珠要末木

桑哥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儻以失陷錢穀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為丞相深慮耶桑哥悟遂赦天下民賴稍蘇

二十八年春正月桑哥及阿魯澤薩里等以罪免先是帝嘗以葉李留夢炎優劣問趙孟頫孟頫對曰夢炎臣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阿附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孟頫退謂奉御撒里曰上論賈似道誤國責夢炎不言桑哥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為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日之命為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時帝敗鄯北微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詆毀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辦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為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孽蔽聖聰荼亂朝政有言者即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朝夕非亟誅之恐為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眾遂詔臺省相與辨駁之桑哥詞屈帝曰桑哥為惡始終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唯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久任者免桑哥等官命微里帥衛士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魯澤薩里以連坐亦籍其資二月罷微里司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鉤致猶未盡罷既而御史言鉤致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旨通負錢穀丈牘聚置一室非上命而竊視者罪之初桑哥欲殺楊居寬詔祐刑部尚書不忽木爭之不得桑哥深忌之謂其妻曰他日籍我者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免至是帝欲用為相謂之曰朕過聽桑哥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學從政欲備今日之用不忽木曰朝廷勳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眾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事完澤可嚮者籍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惟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為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乃拜完澤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三月仆桑哥輔政碑初帝命翰林學士閻復撰史復至是已改廉訪使亦坐免夏四月中書省臣奏木督丁崔或言桑哥當國四年中外百官鮮不以賄得者而兄弟故舊親族皆授要官美地惟以欺蔽九重廢削百姓為事宜令兩省嚴加攷覈凡入其黨者并除名為民從之湖廣平章政事要末木者桑哥妻黨也尤為不法逮至京師籍其家資黃金至四千兩遂詔下桑哥獄復係要末木還湖廣誅之初要末木因人言湖廣初附時郡縣長吏及吏胥富人比屋餽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中止即下令責

召還周祚
孫哥伏誅

詔麥永督
丁等釐正
運法

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民以拷掠餓死者載道。所獲不貨。要東木悉掩有之。使至永州。判官烏古孫澤。婉曲以利害曉之。卒無所擾。既見鉤致日急。天下騷動。嘆曰。民不堪命矣。即日上計。行省要東木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辯慢我。亟拘繫之。欲置於死。至是因孫哥敗始得釋。秋七月。揚州路學正李塗。上言。李本一鯨。徒方受上知。即以舉孫哥為第一事。致以非罪。誅貶大臣。遣使四出。鉤致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荐至。人皆知孫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妄舉孫哥之罪。宜斬葉李。以謝天下。召塗詣京師。置對。塗至而李卒。降。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給還行臺御史周祚妻子。祚嘗劾孫哥。流祚於懸。孫妻子家貧入官。至是還之。是月。孫哥伏誅。

二十九年三月。誅孫哥黨納速刺丁等。初。孫哥既敗。納速刺丁。滅里忻都。王巨濟等。俱逮下獄。至是御史臺言其黨比孫哥。恣為不法。理算江南錢穀。極其酷虐。民嫁妻賣女。殃及親隣。維揚錢塘。受禍最慘。無辜死者五百餘人。天下之人。莫不思食其肉。今三人既已伏辜。乞誅之以謝天下。帝以忻都長於理財。欲釋之。不忽木力爭不可。日中凡七奏。卒併誅之。時麥永督丁請復立尚書省。專領右三部。不忽木曰。阿合馬。孫哥相繼誤國。身誅家滅。前鑒未遠。奈何又欲效之乎。事遂寢。五月。中書省臣言。妄人馮子振。嘗為詩譽孫哥。及孫哥敗。即告詞臣。撰碑引諭。失當。國史院編修陳孚。發其姦狀。帝曰。詞臣何罪。必以譽孫哥為罪。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嘗譽之矣。是月。詔以郭祐。楊居寬。死非其罪。給還其家資。

成宗元順元年五月。省臣言。阿合馬。孫哥。怙勢賣官。不別賢否。選法大壞。乃詔麥永督丁。與何榮祖等。釐定之。張溥曰。世祖至元十七年。混一天下。十九年。而戮阿合馬屍。二十二年。而誅盧世榮。二十八年。而誅孫哥。三凶速殄。中外鼓舞。朝廷神武。赫焉可觀。然其始用。莫非以利動也。阿合馬。種族回紇。中統三年。即專理財賦。寵倖登相。拮据作奸。流毒海內。王著痛發義憤。殺之闕下。帝尚不悟其惡。字羅言之。始詔剖棺。以創業之君。經營表裏。有賊在側。久而不察。彼日而微。何汝汝也。盧世榮。罪廢之餘。浣濯再用。孫哥為瞻巴弟子。黠橫擅權。後雖駢首市曹。季肉鷹獮。願上下重困。則已亟矣。自古英君。多好言利。漢武帝之桑宏羊。唐德宗之裴延齡。同類並譏。然四討匈奴。府庫耗敝。連兵藩鎮。園用日竭。不得已而立均輸之官。密度支之令。猶有辭焉。胡元幅員。遠過前代。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軍。四安撫司。十五縣。一千一百二十七。漢唐極盛之際。皆不能及。寬徭薄賦。富強有餘。即日本安南占城。緬國。累歲用師。中國之民。固無罪也。今日算錢穀。明日括戶口。立規措所。而賈人皆官。置徵里司。而鉤致徧出。鈔法數變。中書拱手。為阿合馬。則殺阿里伯。燕帖木兒。崔斌。為盧世榮。則殺周。為孫哥。則殺郭祐。楊居寬。簡。嚴。繁。苦。不。

顧。淫。刑。世。祖。於。利。直。性。好。之。非。以。國。勢。為。緩。急。也。葉。李。在。宋。朝。上。書。攻。賈。似。道。頗。疏。剛。直。繼。背。而。仕。元。即。首。舉。桑。哥。毒。國。害。民。於。法。當。斬。李。汝。訟。言。帝。不。加。罪。反。召。佐。完。澤。佞。人。逸。誅。天。道。鬱。塞。然。原。帝。初。心。豈。特。愛。李。即。三。奸。未。嘗。不。庇。也。阿。合。馬。威。福。自。恣。太。子。畏。不。敢。發。王。著。便。宜。行。戮。罪。狀。始。白。若。使。必。告。帝。而。後。動。鮮。不。為。秦。長。卿。續。矣。且。進。世。榮。者。阿。合。馬。也。阿。合。馬。死。而。復。任。世。榮。薦。世。榮。者。桑。哥。也。世。榮。死。而。復。任。桑。哥。一。姦。死。一。姦。入。凡。至。元。一。統。之。年。皆。小。人。聚。斂。之。日。古。來。人。君。好。利。未。有。過。於。元。世。祖。者。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七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八

科舉學校之制

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詔議立科舉法不果行元自太宗下中原用耶律楚材議命朝臣歷諸路考試以論及經義詞賦分為三科作三日程專治一科能兼者聽得東平楊英等若干人皆一時名士而廷議或以為非便事復中止至元初丞相史天澤學士王鶚屢請帝以科舉取士詔令中書議定程式又請依前代立國學選蒙古人諸職官子孫百人教習俟其藝成然後試用皆未及施行至是丞相和禮霍孫與留夢炎等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為學矣帝可其奏繼而許衡亦議學校科舉之法罷詩賦重經學定為新制會和禮霍孫罷事遂止

耶律有尚
請立國子
監
設江南各
路儒學提
舉司
立小學並
立書院

二十四年閏二月初置國子監以耶律有尚為祭酒初太宗設總教國子之官至元初以許衡為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纔十餘人衡既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寓居民舍國子司業耶律有尚屢以為言始立國子監設監官增廣弟子員遂以有尚為祭酒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事未幾復從桑哥等言鈞攷江南學田所入羨餘貯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

二十六年秋八月始置回國子學

二十七年春正月勅從臣子弟入國子學立興文署掌經籍版及江南學田錢穀
二十八年春正月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家出錢粟贖學者並立為書院凡師儒之命於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禮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

召吳澄為國子監丞

李孟等請進用儒者

中書省臣請專立德行習經科以取士

詔定科舉之制

教諭路州縣及書院置之

成宗元貞元年三月增置蒙古學正以肅政廉訪司領之

二人省立法考試中程者用之所貢不公罪其舉者

大德八年增置蒙古國子生二百員選宿衛大臣子弟充之

武宗至大元年召吳澄為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為祭酒學者興起久之漸失其舊澄至諸生以次授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誨之

四年夏四月教國子監師儒之職有才德者不拘品級選用初帝命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國學人材所自出卿宜數課諸生勉其德業又嘗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為式至是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書大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

仁宗皇慶元年二月以吳澄為司業澄用宋程顥奏疏學校胡瑗六學教法朱熹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為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蔽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德以性為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為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以疾不起

二年冬十月中書省臣言科舉事世祖朝屢嘗命下成宗武宗尋亦有旨今不以聞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己治人之道詞賦乃揣摩繪句之學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詞賦故士習浮華今臣等所擬將律賦省題詩小賦皆不用專立德行習經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十一月下詔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材之地議料舉為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朕以眇躬獲承丕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則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與其賢者能者充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科場每三歲一次開試舉人從本貫

司於諸色戶內推舉年及二十五以上鄉黨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義經明行修之士以次敦遣其或徇私濫舉併應舉而不舉者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體察究治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

虞集請重
選學官

齊履謙議
立升齊積
分法

微里帖木
兒伯願議
罷科舉法
許有壬等
之不得

註其義理精明，文詞典雅者為中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已上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第二場古賦詒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詒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矜浮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漢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賜進士及第，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三甲皆正八品。兩榜并同。時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說者謂治平可以立致，集賢修撰虞集獨謂當治其源，因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耳。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為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才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方正而不為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為奇論者，眾所敬服，而非鄉原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不知根柢者矣。

延祐元年十二月，復以齊履謙為國子司業，初履謙吳澄俱在國學，既罷去，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謙為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齊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齊，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為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二年三月，廷試進士，賜護都魯兒張起巖等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賜進士恩榮宴於翰林院，又賜會試下第舉人七十以上，從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教授，餘並授山長學正。

泰定帝泰定二年閏正月，詔以近歲公卿大夫子弟與凡氏之子入學者眾，其學官及生員五十餘人，已給廩膳者二十七人，外助教一人生員二十四人，廩膳並令給之。學之建置在於國都，凡百司庶府所設譯吏皆從本學取以充之。

順帝元統二年三月，詔科舉取士，國子學積分學校官，選有德行學問之人以充之。至元元年十一月，詔罷科舉，初微里帖木兒為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心不能平，及復入中書省，首議罷科舉。

齊與齊教
雲南立學

及論學校莊田租可給宿衛士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又欲損大廟四祭為一於是御史呂思誠等列其罪狀不報而思誠出為廣西僉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實參政許有壬爭之丞相伯顏怒曰汝風臺臣言徹里帖木兒耶有壬曰太師權微里帖木兒在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畏有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耶伯顏意稍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缺伯顏曰舉子多以賦取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賦無算豈盡出於舉子伯顏曰舉子中可任用者惟參政耳有壬曰若張伯誠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如歐陽玄之文章亦豈易及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有壬曰為士者初不事衣食伯顏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亦且七十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於選法果相妨乎否也伯顏不聽翌日宣詔特令有壬為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溥化請有壬曰參政可謂折橋過橋者矣有壬以為大恥移疾不出

六年十二月詔復行科舉時科舉既輟翰林學士承旨嶮嶮從容言曰古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納其言復詔行之國子監積分生員三年一次依科舉例入會試中者取一十八名初世祖下雲南以賽典赤為行省平章政事時雲南俗無禮儀男女往往自相配合親死則火之不為喪祭子弟莫知讀書者賽典赤始教民跪拜之節婚姻行嫁死者為之棺槨奠祭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置學田其後賽典赤子忽辛相繼為行省右丞復請下雲南諸路遍立孔子廟選經學之士為之教官而文風始興元世學校之盛遠被遐荒亦自昔所未有云

史臣曰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輒用耶律楚材言以科舉選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鶚獻計許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間始斟酌舊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為本試藝以經術為先士褒然居首應上所求者皆彬彬輩出矣然當時仕進有多歧銜無定制其出身於學校者有國子監學有蒙古字學回回國學有醫學有陰陽學其策名於薦舉者有遺逸有茂異有求言有進書有童子其出於宿衛勳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於宣徽中政之屬者重為內官又廕敎有循常之格而起擢有選用之科由直省侍儀等入官者亦名清望以倉庫賦稅任事者例視冗職捕盜者以功敎入票者以資進至於工匠皆入班資而輿隸亦躋流品諸王公主寵以投下俾之保任遠夷外徵授之長官俾之世襲凡若此類殆所謂吏道雜而多端與矧夫儒有歲貢之名吏有補任之法曰掾吏令史曰書寫銓寫曰書吏典史所設之名未易枚舉曰省臺部院曰路府州縣所入之途難以指計雖名卿大夫亦往往由是躋要階受顯爵而刀筆下吏遂至竊權勢舞文法矣故其銓選之備考核之精曰隨朝外任曰省選部選曰文官武官曰考數曰資格一毫不可越而或援例或借資或優陞或回降其縱情破律以公

濟私非至明者不能察焉。是皆文繁吏弊之所致也。

張溥曰。元世祖至正二十二年。從程文海請。詔訪江南人才。趙孟頫。李趙孟頫。張伯瀉等。咸見擢用。求才殷矣。乃科舉一法。數議不決。迄仁宗皇慶二年。始詔行之。國曆三主。取士無制。未識四十餘年間。天下俊人。釋褐登朝。何途之從也。順帝即位。徹里帖木兒議罷科舉。伯顏主之。呂思誠力爭。出補廣西。許有壬懼禍。不辭班首。久而巖巖進言。始詔復行。則科舉之廢。又六年矣。太祖初得中原。耶律楚材獻議。用儒。世祖將定天下。許衡立法。取士。二祖草創。經營甚詳。而一統以後。制反疏濶者何也。蒙古用人。以國族勳舊貴遊子弟為先。而法不專於科目也。前代之官人。選士合而為一。元之官人。選士分而為二。合而為一者。以士為官。而學校尊分而為二者。官不必士。而徵幸出怯薛。以下吏道多端。工匠輿隸。崇班高品。即曰好儒。名焉而已。有元數主。文治寥寥。延祐行科舉。賜進士。至順表先賢。廣從祀。號為知禮。然仁宗初立。釋奠孔子。遣宦者李邦賓行事。大風變起。文宗襲位于上都。即以西僧輩真喚刺思為帝師。大臣郊迎。俯伏進觴。名為尚儒。而先辱元聖。二帝之彬彬。亦葉公之好龍耳。況成武而降哉。江南學田。試官供帳。所關國費。亦復幾何。明詔屢蠲。而大臣懷忌。知其所見者淺。而夷道尚存也。或謂國子之官。師儒重職。元世領之者。如許衡。李孟。齊履謙輩。代稱得人。山谷興學。草野傳書。洛閩遺風。于此為盛。然學者不必用。用者不必學。學校科舉。猶然兩途耳。若李斯焚詩書。韓侂胄禁道學。則株儒推結。又羣起而笑之矣。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九

郊議

成宗大德六年三月。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于南郊。遣左丞相哈剌孫行事。先是國俗。代有拜天之禮。衣冠器用。皆從其初。憲宗二年秋。始以袞冕拜天於日月山。其冬。又用孔氏子孫元措議。合祭昊天。后土。始大合樂。作牌位。以太祖睿宗配。世祖中統二年夏。親征北方。躬祀天子舊檀州之西北。灑馬。灌以為禮。皇族外不得與。盡如國俗。至元十二年冬。以受尊號。遣使豫告天下。太常檢討唐宋金舊儀。於國陽麗正門東南七里築臺。設昊天上帝。皇地祇位。二行一獻禮。自後國有大典禮。皆即南郊。告謝焉。十三年夏。以下江南。遣使告天地。中書下太常議定儀物。以聞。制曰。其以國禮行事。三十一年帝即位。夏。始為壇于都城南七里。遣司徒兀都帶率百官為大行皇帝。請諡南郊。為告天。請諡之始。至是年三月。乃合祭昊天。皇地祇。五方帝于南郊。遣左丞相哈剌孫攝事。為天地之始。

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于南郊遣哈剌孫攝事

乙卯巳酉

元史卷九

卜四

議郊祀禮
當取規唐

制

省郊祀配

尚書省臣

等請以太

祖配南郊

世祖配北

郊

李之紹等

議北郊從

祀朝日夕

月禮

買閣等議

南郊十三

事又續議

四事

九年二月復定郊祀禮丞相哈刺孫等言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親祀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今宗廟社稷歲時攝官行
事祭天國之大事也陛下雖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遣官攝祭歲用冬至有司豫備儀物至期以闈制下翰林集賢太常禮
官皆會中書集議議曰周禮冬至圜丘惟祀昊天上帝至西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迄無定
論時既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足法也今當循唐虞三代之典惟祀昊天上帝其方丘祭地之禮續議以闈又按周禮壇
壝三成近代增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今且去其一成以合陽奇之數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壇設丙巳之地以
就陽位又古者器用陶匏席用莞秸以祀天唐宋而後禮樂玉帛日益繁縟宋金多循唐禮今欲修嚴非倉卒所能備舉宜取
唐制損益而行之既而太常復議尊祖配天之儀省臣曰自古漢人有天下率尊祖以配天今宗廟已有時享郊祭止天為宜
中丞何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是歲郊祀配位遂省

武宗至大二年冬十月復議郊祀禮尚書省臣及太常禮官言郊祀者國之大禮今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嘗
行今年冬至南郊請以太祖聖武皇帝配享明年夏至北郊以世祖皇帝配帝皆是之

三年春正月議北郊從事朝日夕月禮博士李之紹將汝礪議曰按方丘之禮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以夏至其丘在國之北
禮神之玉以黃琮牲用黃犢幣用黃繒配以后稷其方壇之制漢去都城四里為壇四陸唐去宮城北十四里為方壇北角三

成宋至徽宗始定為再成歷代制雖不同然無出於三成之式今擬取坤數用六之議去都城北六里於壬地選善地於中為
方壇三成四陸外為三壝乃依古制於外壝之外治四面稍低下以應澤中之制宮室墻垣器皿色並用黃其神州地祇以下

從祀自漢以來歷代制度不一至唐始因隋制以嶽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各從其方從祀今蓋參酌舉行九月太
常禮院復下博士檢討儀物是年十一月有事于南郊以太祖配五帝日月星辰從祀

仁宗延祐元年夏四月太常寺復請立北郊帝不從北郊之議遂輟

英宗至治二年九月詔議南郊祀事書平章買閣御史中丞曹立禮部尚書張楚學士蔡文淵袁稱鄧文原太常禮儀院使
王緯田天澤博士劉致等會都堂議一曰年分按前代多三年一祀天子即位已及三年常有旨欽依二曰神位周禮大宗伯

以禮祀祀昊天上帝冬至圜丘所祀天皇帝也又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帝也在北極謂之北辰又云北
辰天皇權寶魄也又名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今按晉書天文志中宮鈞陳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

權魄寶周禮所祀天神正言昊天上帝鄭氏以星經推之乃謂即天皇帝然漢魏以來名號亦復不一漢初曰上帝曰太一

曰皇天上帝。魏曰皇皇帝天。梁曰皇天大帝。惟西晉曰昊天上帝。與周禮合。唐宋以來壇上既設昊天上帝第一等。復有天皇大帝。其五大帝與太一天一等。皆不經見本朝。大德元年。中書圖議止依周禮祀昊天上帝。至大三年。圖議五帝從享。依前代通祭。三曰配位。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此郊之所以有配也。漢唐以下。莫不皆然。至大三年冬十月三日奉旨。十一月冬至。合祭南郊。太祖皇帝配。圖議取旨。四曰告配。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註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也。告用牛。一宋會要於致齋。二日宿廟告配。凡遣官犧尊豆籩行一獻禮。至大三年十一月冬至日。以質明行事。初獻攝太尉。同太常禮儀院官詣太廟。奏告圖議取旨。五曰大裘冕。周禮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鄭司農云。黑羊裘。服以祀天。尚質也。弁師掌王之冕。注冕服有六。而言五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陸佃曰禮不盛服不充。蓋服大裘以象襲之也。謂冬祀服大裘。被之以衮。開元及開寶通禮。駕出宮服衮冕。至大次資明。改服大裘冕而出。次宋會要紹興十三年。車駕自廟赴青城。服通天冠。絳紗袍。祀日服大裘。衮冕。圖議用衮冕取旨。六曰匏爵。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注謂陶瓦器。匏用酌獻酒。開元禮開寶禮皆有匏爵。大德九年。正配位用匏爵。有玷。圖議正位用匏。配位飲福用玉爵。取旨。七曰戒誓。唐通典引禮經祭前期十日。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總戒羣官。唐前祀七日。宋會要十日。纂要太尉南向。司徒亞終獻。一品二品。從祀北向。行事官以次北向。禮直官以誓文授之。太尉讀令天子親行大禮。止令禮直扁管勾讀誓文。圖議令管勾代太尉讀誓。刑部尚書蒞之。八曰散齋致齋。禮經前期十日。唐宋金皆七日。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國朝親祀太廟。七日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於大明殿。圖議依前七日。九曰藉神席。郊特牲曰莞簞之安。而蒲越藁鞣之尚。按蒲越藁鞣藉神席也。漢舊儀高帝配天。紺席。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成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以為天地尚質。宜皆勿修。詔從焉。唐麟德二年。詔曰自處以厚。奉天以薄。改用裊褥。上帝以蒼。其餘各視其方色。宋以褥加席上。禮官以為非禮。元豐元年。奉旨不設國朝大德九年。正位藁鞣。配位蒲越。冒以青繒。至大三年。加青綾褥。青錦方圖。議合依至大三年於席上設褥。各依方位。十曰特牲。郊特牲曰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又曰天地之牛角繭栗。秦用騶駒。漢文帝五帝共一牲。武帝三年一祀。用大牢。光武采元始故事。天地共犢。隋上帝配帝用犢。二唐開元用牛。宋正位用蒼犢。一配位大牢。一本朝大德九年。蒼犢二羊。豕各九。至大三年。馬純色。肥膷一牲。正副一鹿。一十八野猪。一十八羊。一十八圓。議依舊儀。神位配位用犢。外用馬。其餘並依舊日。已行典禮。十一曰香。鼎大祭有三始。烟為歆神始。宗廟則燭蕭。禩所謂臭陽達於墻屋者也。後世焚香。蓋本乎此。而非禮經之正。至大三年。用陶

瓦香鼎五十神座香鼎香盒案各一圓議依舊儀十二曰割牲周禮司士凡祭祀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又諸子大祭祀正六牲之體禮運云腥其俎熟其穀體其犬豕牛羊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為七體也熟其穀謂體解而爛之為二十一體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為眾俎也七體謂脊兩肩兩拍兩髀二十一體謂肩膊膈膺脰正脊脰脊橫脊正脊短脅代脅并腸三胃三拒肺一祭肺三也宋元豐三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祭祀用牲有豚解有體解豚解則為七以薦腥體解則為二十一以薦熟蓋犬豕牛羊分別骨肉貴賤其解之為體則均也皇朝馬牛羊豕豕鹿並依至大三年割牲用國禮圓議依舊儀十三曰大次小次周禮掌次王旅上帝張旆按唐通典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宋會要前祀三日儀鸞司帥其屬設大次于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小次于午階之東西向曲禮曰踐阼臨祭正義曰阼主階也天子祭祀履主階行事故云踐阼宋元豐詳定禮文所言周禮宗廟無設小次之文古者人君臨位於阼階蓋阼階者東階也惟人主得位主階行事今國朝太廟儀注大次小次皆在西蓋國家尚右以西為尊也圓議依祀廟儀注續具末議一曰禮神玉周禮大宗伯以禮祀祀昊天上帝注禮之言烟也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正義曰或有玉帛或不用玉帛皆不定之辭也崔氏云天子自奉玉帛牲體於柴上引詩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蓋卒者終也謂禮神既終當藏之也正經即無燔玉明證漢武帝祠太乙胙餘皆燔之無玉晉燔牲幣無玉唐宋乃有之顯慶中許敬宗等修舊禮乃云郊天之有四圭猶宗廟之有圭瓊也並事畢收藏不在燔列宋政和禮制局言古祭祀無不用玉周官典瑞掌玉器之藏蓋事已則藏焉有事則出而復用未嘗有燔瘞之文今從大祀禮神之玉時出而用無得燔瘞從之蓋燔者取其煙氣之臭聞玉既無煙又且無氣祭之日但當奠於神座既卒事則收藏之二曰飲福特牲饋會禮曰尸九飯親啜主人少牢饋會禮尸十一飯親啜主人啜長也大也行禮至此神明已饗盛禮俱成故膺受長大之福於祭之末也自漢以來人君一獻纔畢而受啜唐開元禮太尉未升堂而皇帝飲福宋元豐三年改從亞終獻既行禮皇帝飲福受胙國朝至治元年親祀廟儀注亦用一獻畢飲福三曰升煙煙之言煙也升煙所以報陽也祀天之有禮柴猶祭地之瘞血宗廟之祿粢歷代以來或先燔而後祭或先祭而後燔皆為未允祭之日樂三變而燔牲首牲首亦陽也祭終以爵酒饌物及牲體燎於壇天子望燎柴用栢四曰儀注禮經出於秦火之後殘闕脫漏所存無幾至漢諸儒各執所見後人所宗惟鄭康成王子雍而二家自相矛盾唐開元禮杜佑通典五禮畧完至宋開寶禮并會要與郊廟奉祠禮文中間講明始備全國大率依唐宋制度聖朝四海一家禮樂之興政在今日况天子親行大禮所用儀注必合講求大德九年中華集議合行禮儀依唐制至治元年已有祀廟儀注宜取大德九年至大三年并

今次新儀與唐制參酌增損修之侍儀司編排鹵簿太史院具報星位分獻官員數及行禮并諸執事官合依至大三年儀制
亞終獻官取旨是歲太皇太后崩有旨冬至南郊祀事可權止
文宗至順元年冬十月辛酉帝始服大裘袞冕親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以太祖配蓋世祖自混一六合至是凡七世南郊親祀
之禮始克舉行焉

張溥曰遠祭木葉山以祀天地神位東向中立君樹前植羣樹懸牲告辨班位奠祝致嘏飲福微與禮合金因其俗始有
拜天之禮太宗吳乞買僭號乃告祀天地設位而祭天德以後始有南北郊之制大定明昌其禮寔備及元一統質文舉
矣然世祖躬祀天於舊檀州之西北灑馬瀆獻脯饌尚從國俗再傳而下親祀者鮮英宗有志未遂久而後成逮至大間
大臣更議立北郊亡何中輟遂廢不講郊社國之大事其疏若此又何言中祀以降哉或曰郊天配祖周禮詳之秦人忘
之襄公作西時祀白帝其子孫遂并祀青黃赤而黑帝獨缺西漢重郊祀而不能復三代之制祀雍五祀及甘泉太乙汾
陰之屬皆出方士浙福之說非古人之報本反始也高惠不親祀文帝壹再行武宣以求仙成帝以祈嗣親郊雖多而高
祖失配哀平之間怵于禍福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為罷復卒無定制以漢帝之好文諸臣之達禮累朝稽古嚴祀尚乖
元起沙漠何足責也然漢承秦敝古文蕩然以文帝賈生宣室問對但言鬼神未遑典祀諸儒折衷畫一為難元承宋後南
北二郊分祭合祭論者詳矣新王受命禮可立行而遲久靡定君子深惡其志之不在天地也漢武之世嘗三歲一親郊
程頤猶謂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主不可一歲不祭天深譏其非禮元則南郊之祭丞相大夫三獻行事天下之主
不主天下之祭祀而屬之其臣天其肯久享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

廟祀之制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甲午始遷太祖以下神主于太廟國俗祖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瀆以蒙古巫祝致辭帝即位之元
年設神主於中書省用登歌樂遣必閣赤致祭焉必閣赤譯言典書記者二年從中書省奉遷神主於聖安寺之瑞像殿四年
詔建太廟于燕京至元元年冬奉安神主于太廟初定太廟七室之制皇祖皇祖妣第一室皇考皇妣第三室皇伯考伯妣第
二室皇伯考伯妣第四室皇伯考伯妣第五室皇兄皇弟第六室皇兄皇弟第七室凡室以西為上以次而東二年冬享於太
廟尊皇祖為太祖三年秋始作八室神主設祫室丞相安童伯顏言祖宗世數尊諡廟號配享功臣增祀四世各廟神主七祀

定太廟八
室之制

乙卯己卯本末

元史卷十

十六

始遷太祖
以下神主
于太廟

段那海等
請廟分七
室

附明孝太
子于廟

武宗即位
追尊諸帝

英宗入仁
宗室教殿
流涕遂行
四五親享
之禮

神位法服器等事皆宜以時定乃命平章政事趙壁等集議製謚及廟號定為八室列祖神元皇帝皇曾祖妣宣懿皇后第一室太祖聖武皇帝皇祖妣光獻皇后第二室太宗英文皇帝皇伯妣昭慈皇后第三室皇伯木赤皇帝皇伯妣別土出迷夫第四室皇伯考察合帶皇伯妣也迷倫第五室皇考睿宗景襄皇帝皇妣莊聖皇后第六室定宗簡平皇帝皇妣淑皇后第七室憲宗桓宗皇帝皇節皇后第八室是年奉安神主于祔室歲用冬祀如初禮四年初定一歲十二月薦新時物六年冬時享畢復命國師僧薦佛事於太廟七晝夜始造木質金表牌位十有六設大榻金椅奉安神主前為太廟薦佛事之始十三年改作金主太祖主題曰成吉思皇帝睿宗題曰太上皇也可那顏皇后皆題名諱十四年秋詔建太廟於大都博士言古者廟制率都宮別殿西漢亦各立廟中都中以興崇儉故七室同堂後世遂不能革非禮遂以古今廟制畫圖貼說以聞至是始告遷於太廟俱命承旨和禮霍孫太常卿太出禿忽思等以祔室內東主八位併日月山板位聖安寺木主俱遷奉太祖廟宗二室金主於新廟奉安遂大享焉撤舊廟毀之

十八年春博士李時衍等言歷代廟制俱各不同欲尊祖宗當從都宮別殿之制欲崇儉約當從同堂異室之制尚書段那海及太常禮官奏曰始議七廟除正殿寢殿正門東西門已建外東西六廟不須更造餘依太常寺新圖建之遂為七廟後寢廟分七室

二十一年三月太廟正殿成奉安神主

三十年冬十月附明孝太子于廟先是皇太子真金卒太常博士議曰前代太子薨梁武帝諡曰昭明齊武帝諡長懋曰文惠唐憲宗諡曰惠昭金世宗諡允恭曰宣孝又建別廟以奉神主準中祀從之遂諡曰明孝太子作主用金至是祔於太廟後追尊帝號廟號裕宗

成宗大德元年制享太廟增用馬

十一年武宗即位追尊皇考為皇帝廟號順宗太祖室居中睿宗西第一室世祖西第二室裕宗西第三室順宗東第一室成宗東第二室

武宗至大二年正月以受尊號恭謝太廟為親祀之始十二月親享太廟奉玉冊玉寶加上太祖聖武皇帝尊諡曰法天啟運光獻皇后曰翼聖睿宗景襄皇帝曰仁聖莊聖皇后曰顯懿其舊制金表神主以橫貼兩旁自是主皆範金作之如金表之製

定寢殿諸室之制

議定太廟夾室

盜竊仁宗及后金主太常禮官議罪劉致謙更太廟昭穆室次

英宗至治元年正月始以四五月時享親祀太廟先是延祐七年冬十月帝命太常禮官與中書翰林集賢等議親祀禮制曰此追遠報本之道也無以朕勞而有所損焉其一遵典禮十一月帝躬射太廟備法駕服衮冕以行禮至仁宗室輒歎歎流涕左右莫不感動至是遂行四孟親享之禮謂羣臣曰朕續承祖宗丕緒夙夜祇懼無以報稱歲惟四祀使人代之不能致如在之誠實所未安自今以始歲必親祀以終朕身 五月中書省臣禮官上言前代廟式多寡不同晉則兄弟同為一室正室增為十四間東西各一間唐九廟後增為十一室宋增室至十八東西夾室各一間以藏祧主今太廟雖分八室然兄弟為世止六世而已世祖所建前廟後寢往歲寢殿災請以今殿為寢作前殿十五間中三間通為一室以奉太祖神主餘以次為室庶幾情文得宜從之

三年六月議定太廟夾室時以太廟夾室未有定制詔臺院禮官定議博士議曰按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注夾室前堂周禮曰西夾南向注曰西廂夾室此東西夾室之正文也賈公彥曰室有東西廂曰廟其夾皆在序是則夾者猶今耳房之類也然其制度則未之聞東晉太廟正室一十六間東西儲各一間共十有八所謂儲者非夾室歟唐貞觀故事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南北三間又宋哲宗亦嘗於東夾室奉安後雖增建一室其夾室仍舊是唐宋夾室與諸室制度無大異也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今廟制皆不合古權宜一時宜取今廟一十五間南北六間東西二間準唐南北三間之制墨至棟為三間壁以紅泥以準東西序南向為門如今室戶之制虛前以準廂所謂夾室前堂也雖未盡合於古於今事為宜從之

奉定帝奉定元年正月奉安仁宗及慈聖皇后神主先是盜入太廟盜仁宗及后金主命重作至是奉安太常禮官以失守議罪有差 四月更定太廟室次初博士劉致謙建議周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昭處於東穆處於西所以別父子親疎之序而使不亂也國朝取唐宋之制定為九世遂以舊廟八室而為六世昭穆不分父子並坐不合禮經新廟之制一十五間東西二間為夾室太祖室既居中則唐宋之制不可依惟當以昭穆列之父為昭子為穆則睿宗當居太祖之東為昭之第一世世祖居西為穆之第一世裕宗居東為昭之第二世兄弟共為一世則成宗順宗顯宗三室皆當居西為穆之第二世武宗仁宗二室皆當居東為昭之第三世昭之后居左穆之后居右西以左為上東以右為上也如此則昭穆分明秩然有序不違禮經可為萬世法若以累朝定制依室次於新廟遷安則顯宗躋順宗之上順宗躋成宗之上以禮言之春秋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公上史稱逆祀及定公正其序書曰從祀先公然僖公猶是有位之君尚不可居故君之上况未嘗正位者乎國家雖曰以右為尊然古人所尚或左或右初無定制古人右社稷而左宗廟國家宗廟亦居東方豈有建宗廟之

遼魯曾議
真哥皇后
當配享武
宗

劉國言順
宗
李當拜堂

方位既依禮經而宗廟之昭穆反不應禮經乎至是中書省臣以致議上言太廟太祖皇帝居中南向睿宗世祖裕宗以次祔西室順宗成宗武宗以次祔東室今議者言國家建太廟遵古制古尚左今尊者居右為少屈非所以示後世太祖居中南向睿宗宜祔左一室世祖祔右一室裕宗祔睿宗室之左顯宗順宗成宗兄弟也以次祔世祖室之右武宗仁宗亦兄弟也以次祔裕宗室之左英宗祔成宗室之右臣等以其議近是謹繪室次為圖以獻惟陛下裁擇從之

文宗天曆元年詔毀顯宗室

順帝元統二年十月始以真哥皇后配饗武宗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伯顏以問太常博士遼魯曾曰先朝既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為立主今所當立者明宗母邪文宗母邪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為正是為臣而廢先君之后為子而追封先父之妻於禮不可昔燕王慕容垂即位追廢其母后而立其生母為后以配享先王為萬世笑豈宜復蹈其失乎集賢學士陳穎素疾魯曾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之母為后是亦二后也魯曾為不可魯曾曰堯之母為帝嘗庶妃堯立為帝未聞冊以為后而配饗皇上為大元天子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眾服其議伯顏亦是之遂以真哥皇后配武宗

後至元六年詔毀文宗室

至正三年冬十月親祀太廟帝行禮至寤宗室問曰朕寤宗兄理當拜否太常博士劉國對曰寤宗雖弟其為帝時陛下為臣春秋時魯僖公閔公兄也閔公先為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乃下拜

按元世宗廟之事本末因革大槩如此凡大祭祀尤貴馬潼將有事敕太僕司桐馬官奉尚飲者革囊盛送馬其馬牲既與三牲同登于俎而割奠之饌復與邊豆俱設將奠牲盥盥則蒙古太祝詣第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年月日數牲齋品物致其祝語以次詣列室亦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餘撤於南樞星門外名曰拋撒茶飯蓋以國禮行事尤其所重云

張溥曰作史者曰元之五禮惟祭祀稍近古而郊廟親享文嘗不備郊祀之禮至大德九年乃定親享太廟則自至大二年始改號幾十年而典祀方舉則其荒於禮也久矣間考一統以來世祖一書幸大聖壽萬安寺成宗一書太后幸五臺山一書建天壽萬安寺英宗一書作壽安山寺佛像泰定帝一書賜大天源延聖寺田一書建龍翔集慶寺於建康順帝一書賜大承天護聖寺田非禮之祠疊書史冊彼固以為土木禱祀僧徒衣食致嚴已極即古封泰山禪梁父七十二家莫與齒也大報惟天一本惟親且從畧焉弗躬弗親謂可無罪於其禮也夷而泰泰而叛矣春秋定公九年書從祀先公

盜竊寶玉大弓魯無人之辭也。元至治三年盜竊仁宗及后神主。泰定三年盜竊武宗神主。至正五年盜竊太廟神主。神之重。重於國之鎮寶。三見竊焉。無人甚矣。桓公十四年書御廩災。成公三年書新宮災。三日哭。不恭之所致也。元之大德六年太廟寢殿災。至治三年奉元行宮正殿災。不敬而災。天變亟矣。禮文庶有天下者。始得立廟。漢宣帝繼昭帝而度悼二園不列昭穆以其非繼體也。文公二年大祀於太廟躋僖公謂之逆祀。元之顯順二君不當稱宗。睿裕二宗不當立廟。武宗繼體而追王順宗。泰定入立而惟尊顯廟則違支子之禮。成宗君也。順宗臣也。以次升祔而反躋其上。則蹈逆祀之譏。厚私親而干大分。如此而祭。不如其無祭也。真哥皇后。武宗正配。以無子之故。屈于妾母。元統初遼魯曾上議。始獲配享。與唐之懿安皇后配享憲宗同稱。得禮斯蓋夷而中國者矣。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何榮祖上
至元新格
王暉上政
事書

命何榮祖
更定律令
鄭介夫請
定律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夏五月頒行至元新格。元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金用律。頗傷嚴刻。右丞何榮祖家世業吏。習於律令。乃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緝為一書。名曰至元新格。上之。帝命刻板頒行。使百司遵守。既而王暉上政事書。首言議憲章以一政體。曰法者輔治之具。一日闕則不可。君操於上。永作成憲。吏承於下。遵為定式。民曉其法。易避而難犯。若周之三典。漢之九章是也。今國家有天下六十餘年。小大之法。尚無定議。內而憲臺天子之執法。外而廉司州郡之法吏。是皆司理之官。而無所守之法。猶有醫而無藥也。至平刑議。斷旋施為理。未免有酌量准擬之差。彼此輕重之異。臣愚謂宜將累朝聖訓。與中統迄今條格。通行議擬。參而用之。與百姓更始。如是則法無二門。輕重適當。吏安所守。民知所避。而天下治矣。帝曰善。成宗大德三年春二月。命何榮祖更定律令。榮祖上書言。臣所定者三十餘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但取宜于今者。召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而榮祖卒。既而鄭介夫上言。律者。至公大定之制也。臯陶作士。明于五刑。穆王訓書。法屬三千。綱舉目張。井然不紊。故百官奉法。各知所守。而不敢踰。百姓視法。各知所避。而不敢犯。自三代而下。國家立政。必以刑書為先。歷觀古今。未有無法而能一朝居者也。今天下所奉以行者。有例可援。無法可守。官吏因得以並緣為欺。如甲乙互訟。甲有力則援此之例。乙有力則援彼之例。甲乙之力俱到。則無所可否。遷調歲月。名曰撒放。使天下黔首。蚩蚩然狼顧鹿駭。無所持循。始之所犯。不知終之所斷。是陷之以刑也。欲其無犯得乎。內而省部外而郡守。抄寫格例。至數十冊。遇事而難決。則檢尋舊例。或中無所載。則旋行議擬。是百官莫知所守也。民間自以耳目所得之勅旨條令。雜採類編。刊行成帙。曰斷例。

元史紀事本末

元史卷十一

條章曰仕民要覽各家收置一本以為準繩試閱二十年間之例校之三十年前半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間之例校之二十年
前又半不可用矣是百姓莫知所避也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者號令不常有同兒戲或一年二年前後不同
或輪音初降隨即減沒遂致民間有一繁二慢三休之語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不聞如是而立國者京都為四方取則之地
法且不行况四方之外乎如往年禁酒而私釀者比屋有之酒益薄價益高而民益困又如禁牛而私宰者愈多輦殺之下十
家而八又如奸盜殺人必不可救而每歲放禿魯麻以此人心輕於犯法又如婚姻聘財明有官庶高下折鈔之例而今之嫁
女者重要錢財品官富人或索七十錠市庶之家不下二三十錠更要裹頭面羊酒等物與估賣軀口無異又如買賣田宅
舊有先親後隣之例而今民業多歸勢要雖親與隣不得占執告到官府無力與辨業在家終為所有推此數端天下禁可
知矣今有司每視刑名為重而婚田錢債畧不省察殊不知百姓負冤上無所訴是開官吏受賂之路也審囚法獄官每臨郡
邑惟具成案行故事出斷一二便為盡職不知大辟之下刑名公事甚不少也路縣官吏未飽其欲每聞上司官至則將囚徒
保候審錄既畢仍復收禁此皆無法之弊也又兼衙門紛雜事不歸一十羊九牧莫之適從普天率土皆為王民豈可家自為
政人自為國今正宮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隸金玉府校尉自歸拱衛司軍人自屬樞密院諸王位下自有宗正府內史府
僧則宣政院道則道教所又有宣徽院徽政院都護府白雲宗所管戶計諸司頭目布滿天下各自管領不相統攝凡有公訟
並須約會或事涉三四衙門動是半年虛調文移不得一會或指日對問則各司所管互相隱庇至一年二年事無杜絕遂至
於強凌弱眾暴寡貴抑賤無法之弊莫此為甚昔先帝時常命修律未及成書近議大德律所任非人訛舛尤多今宜于臺閣
省部內選擇通經術明治體練達時宜者酌以古今之律文參以先帝建元以來制敕命令採以南北風土之宜修為一代令
典使有司有所遵守生民知所畏避國有常科吏無敢侮永為定制子孫萬世之利也諸色衙門投下頭目除管領錢糧造作
外無問大小詞訟俱涉約會者並令有司歸問庶使政歸一體獄無久淹可謂成物之簡能太平之要道矣

仁宗皇慶元年三月詔以格例條畫有關於風紀者類集成書名曰風憲紀綱

仁宗詔集
風憲紀綱

英宗至治二年十二月御史李端言世祖以來所定制度宜著為令使吏不得為奸治獄者有所遵守從之
三年二月命完顏納丹曹伯啟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為條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其書之大
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例凡詔制為條九十有四條格為條一千一百五十有二斷例為條七百十有七其五刑
之目凡七十至五十七謂之管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其徒法年數杖數相附麗為加減監徒盜賊既決而又錄之

命完顏納丹
曹伯啟等
纂集大元
通制

曹伯啟言
駭林徒役
法當改

流則南人遷于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湖廣之鄉死刑則有新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遲處死之法焉伯啟又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歸杖徒役于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于一人也法當改丞相雖是之卒不果行

張洵曰元循金律胡法參夷世祖混一編繁苛畫新法五等定罪囚多老死後惟秦王伯顏出天下大辟始一加刑七八十年中老稚嬉戲不覩斬戮庶幾近仁乃當時議律者總總有憂如何崇祖鄭介夫等獻新格陳謙言敬明乃罰至于再三虞夏無刑而周誥詳刑深慮南北異規出入多制也繼體守文風愆不戒西僧天啟好究遁逃網漏吞舟禁巢四起元之不振蓋由法玩乎然秦人尚法三族之辟興自文公商鞅論囚渭水盡赤始皇酷烈專任刑罰胡亥更律令有罪相坐戮蒙殺等子市死諸皇子十公主于社刑者半道殊死積市逾年覆滅天之殿胡必甚于秦而元反子孫十傳優游後亡意者秦以暴元以寬也宋藝祖哀矜折獄三宗務崇仁厚羣臣犯法大者下御史臺小者下開封府大理寺未嘗特置獄即元惡未嘗有凌遲刑閭閻樂生獄多不冤然熙寧中祖無擇下秀州獄苗振下越獄蘇軾下御史獄臺臣承王安石意詔獄亟用制劫推勘二院並與李逢之獄冤播天下紹聖間章惇蔡京等用事置元祐訴理局置同文館獄皇城司獄窮治深刻黨禍大作高宗南渡賊槍妒岳飛功構大獄死之又構趙汾與張浚胡寅李光等五十人謀逆欲種誅獄成病不能署而寢以宋朝寬大列宗仁恕而權奸假借禍同羅織刑之能死人也人主緩之大臣急之鉅鍊周內害且數世况尚嚴酷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二

運漕河渠

世祖至元十七年二月浚通州運河

十九年十二月始海運初朝廷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由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為富家傭殺人亡命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為防海義民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等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瑄等造平底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沿山求澳風信失時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各置分司以督綱運

世祖命
瑄張瑄
清等造
平底船
底船行
海運

元史紀事本末

元史卷十二

十九

立行東府
司事奉海
運
從韓仲輝
等言開會
運河

今清運專
督處運

二十年復海運。是年用王積翁議。令阿八赤等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潮以行。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忙兀解言海運之舟悉至。于是罷新河。復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為中萬戶。張瑄為千戶。忙兀解為萬戶。府達魯花赤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平濶兩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州河運糧。蓋猶未專於海道也。
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為四府。是歲遂罷東平河運糧。
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令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領接海運。
二十六年。開會通河。從壽張縣尹韓仲輝等言。開河以通運道。起項城縣安山渠。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閘三十有一。以時蓄洩。河成。渠官張禮孫等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聞。詔賜名會通河。

邱濬曰。臣按會通河之名。始見於此。然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十萬石。非若海運之多也。是故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今濟寧任城。臨洪武三年。晚諭往來船隻。不許擠塞。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
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我太宗皇帝肇造北京。永樂初。糧由運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發山西河南二處丁夫。由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遞運之難。請開會通舊河。朝廷命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十餘萬。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自汴城北金龍口開黃河故道。分水下達魚臺縣場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書請從會通河。通運。十三年。始罷海運。而專事河運矣。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浚淮安莊橋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鋪。築牽路。樹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百年於茲矣。臣惟運東南。粟以實京師。在漢唐宋皆然。然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勢。中間雖或稍假人力。然非若會通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創為之。非有所因也。元人為之。而未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至于今。國朝益修理而擴大之。前元所運。歲僅數十萬。而今日極盛之數。則踰四百萬。蓋十倍之矣。昔宋人論汴水。以為大禹疏鑿。隋煬開濬。終為宋人之用。以為上天之意。嗚乎。夏至隋。隋至宋。中經朝代。非一謂天意。顯在宋。臣不敢知。若夫元之為此河。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蓋天假元人之力。以為今日輪輓。用其意。豈不彰彰然明矣哉。
二十七年五月。省監馬之貞。言霖雨崩岸。河道淤淺。宜加修濬。奏撥放罷輸運站戶三千。專供其役。仍俾採伐木石等。以充用。歲委都水監一官巡視。且督工易牘。以石而視所緩急。為先後從之。

郭守敬請開通惠河

二十八年併海運四府為都漕運府一從朱清張瑄之請也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為各翼以督歲運二十九年開通惠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初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童山泉過雙塔逾河引一故玉泉諸水入城滙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十里置一牐以時蓄洩帝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輓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艦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憲

邱濬曰臣按通州陸輓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開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牐壩凡二十處所費蓋亦不貲况今廢墜已久慶豐以東諸牐雖存然河流淤淺通運頗難且積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中禁城之北漕舟既集無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內然後南出其啟閉蓄洩非外人所得專者言者往往建議欲復元人舊規然亦未覩其果便利也

增海運糧

成宗大德五年以畿內歲饑增明年海運為百二十萬石八年增海運米為百四十五萬石

運官至江浙議海運

十年中書省奏常歲海漕糧百四十五萬石今江浙歲餘不能如數請仍舊例湖廣江西輸五十萬石並由海道達京師從之武宗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石走沙漲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真州搬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水所宜於是嘉興松江秋糧併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悉充運海漕之利益至是溥矣先是江浙省臣言曩者朱清張瑄海漕米歲四五十萬至百十萬時船多糧少願直均平比歲賦斂橫出漕戶困乏逃亡者有之今歲運三百萬漕舟不足遣人於浙東福建等處和雇百姓騷動本者左丞沙不丁言其弟合八失及馬合謀但的救浦楊家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乞以為運糧海道都漕萬戶府官各以己力輸運官糧萬戶千戶並如軍官例承襲寬恤漕戶增給雇直庶有成效尚書省以聞請以馬合謀但的為遠授右丞海外諸番宣慰使都元帥領海道運糧都漕運萬戶府事設千戶十每所設遠魯花赤千戶等官俱從之

仁宗延祐二年二月有臣言江南行省起運諸物由會通河以達於都多踰期不至詰其故皆言始開河時止許行百五十料船近來權勢之人并富商大賈貪嗜貨利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于此河行駕以致阻滯往來舟楫今宜于沽頭臨清二處各置小石牐一禁約二百料以上之船不許入河違者罪之

順帝至正二年春正月開京師金口河時中書參議李羅帖木兒都水傅佐建言起自通州南高麗莊一百十餘里創開新河

元史卷十二

元史卷十二

二十一

李應帖木
允傳佐議
開金口河
許有壬極
言其害脫
脫不從後
竟無功帖
木免傳佐
俱伏謀

違伯顏帖
木免徵海
運于江浙
張士誠方
國珍拒命

殷明畧開
海運新道

一道深五丈廣十五丈放西山金口水東流合御河接引海運至大都城內輸納是時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奏行之廷臣多言其不可脫脫排羣議務在必行左丞許有壬因條陳其利害言成宗大德二年渾河水發為民害大都路都水監將金口下閉閘板五年間渾河水勢浩大郭太史恐衝沒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將金口以上河身用砂石雜土盡行堵閉文宗至順初因都水監郭道壽言金口引水通京城至通州其利無窮令工部官併河道提舉司及耆老相視皆言水由二城中多窒礙又盧溝河自橋至合流處從來未曾有漁舟上下此即不可行船之明驗也且通州去京城四十里盧溝止二十里若可行船當時何不于盧溝立馬頭百事近便却於四十里外通州為之又西山水勢高峻亡金時在都城之北流入曠野縱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與昔不同此水性本湍急若加以夏秋霖潦漲溢則不敢必其無虞宗廟社稷之所在豈容僥倖于萬一乎又地形高下懸絕若不作閘必致走水淺溢若作閘以節之則沙泥渾濁必致淤塞每年每月專人淘洗是終無窮盡之時也且郭太史作通惠河時何不用此水而遠取白浮之水引入都城以供開壩之用蓋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渾濁不可用也此議方興傳聞于外萬口一辭以為不可若謂為成大功者不謀于衆人言不足聽則是商鞅王安石之法當今不宜有此議上脫脫終不納興工四閱月而畢起閘放金口水流勢湍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而開挑之際毀民廬舍壅墜夫丁死傷甚眾又費用不貲卒以無功既而御史糾劾建言者字羅帖木免傳佐俱伏誅是年合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及汝穎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貢賦不供海運之舟不至京師

至正十九年遣伯顏帖木免徵海運於江浙詔張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二賊互相猜疑伯顏帖木免與行省丞相多方開諭之始從命得粟十有一萬石後三年復遣官往徵拒命不與

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隩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甯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後朱清瑄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擇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過成山過劉島至之采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為徑直最後殷明畧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最為便云然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然視漕河之費則其所得蓋多矣歲運

之數 至元二十年四萬六千五百石至者四萬二千一百一十二石 二十一年二十九萬五百石至者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石 二十二年一十萬石至者九萬七百七十一石 二十三年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萬三千九百五十石 二十四年三十萬石至者二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六石 二十五年四十萬石至者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五石 二十六年九十三萬五千石至者九十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三石 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六石 二十八年二百五十三萬七千二百五十石至者二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一十五石 二十九年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一十三石 三十年九十萬八千石至者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石 三十一年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萬三千五百三十四石 元貞元年三十四萬五百石 二年三十四萬五百石至者三十三萬六千二十六石 大德元年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石 二年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萬五千九百五十四石 三年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 四年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萬八千九百一十八石 五年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六萬九千六百五十石 六年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三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八石 七年一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八石 八年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萬三千三百一十三石 九年一百八十四萬三千三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七石 十年一百八十八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七千七十八石 十一年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 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萬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萬二千五百三石 二年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四石至者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三百石 三年二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十三石 四年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六石 皇慶元年二百八萬三千五百五石至者二百六萬七千六百七十二石 二年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 延祐元年二百四十萬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五萬六千六百六石 二年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四十二萬二千五百五石 三年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萬七千七百四十一石 四年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九石 五年二百五十五萬二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一石 六年三百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八萬六千一十七石 七年三百二十六萬四千六百石至者三百

二十四萬七千九百二十八石 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至者三百二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
二年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 三年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
至者二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三石 泰定元年二百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八石
二年二百六十七萬一千一百八十四石至者二百六十三萬七千五百一十一石 三年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
者三百三十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 四年三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二石
天歷元年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四石 二年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
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萬三百六石

史臣曰。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伯顏獻海運之策。而江南之粟。分為
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輸輓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良法與。

邱濬曰。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馬史
稱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
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
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輸輓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為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
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為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河漕視陸運
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
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今于國家無事之秋。尋元
人海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道運。使人悉知海道
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

張溥曰。天下有三大利。曰西北水田。曰導河入衛。曰海運。西北水田者。何。京師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菑葦
之場。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宜用浙江之法。築隄捍水為田。聽富民願耕者。合眾授地。定畔為限。設萬夫千夫百夫之賞。三
年後征。五年命以官。十年許世襲。近可得民兵。遠可紓饋運。而江海遊食輕剽者。亦率有歸。此元奉定中虞集之議也。導
河入衛者。何。古黃河自孟津。三懷慶。入于海。今衛河自衛輝。及至臨清。天津入于海。則猶古黃河道也。三代前黃河東北

入海。宇內全氣隨而鍾于雍冀齊魯之郊。漢時河決頓邱。遂漸南徙。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至宋與甯而河遂南。宇內全氣遂因遷轉。唐無幽燕。六朝南宋偏安江左。而胡元遂統天下。至昭代定鼎燕京。宇內全氣又自南而北。今若于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勢。導河使入衛。以達于臨清天津。不惟徐沛之患可息。而京師形勝益壯。其便者一。元漕舟涉江入淮。至于封邱陸運至淇門。入于衛。達于京師。今導河注衛。冬春水平。漕由江入淮。沂流至于河陰。順流達衛。夏秋水迅。仍由徐沛以達臨清。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其便者二。又河西沃壤。人力可盡。臨清以北。至京師。修其溝洫。既備旱潦。兼得戎馬。而河南北直轉。贏瘠為富強。陝西沿邊。修秦漢故蹟。築為邊牆。偃為陂澮。外捍衛而內灌溉。殺徐沛上流之勢。功及全陝。其利者三。此乃國朝江良材之議也。海運者何。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陸有河。有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海運則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畜之富。此元朱清張瑄之議也。導河之役。重大難言。而水由海運。便利易舉。虞集初上議時。當國者疑受田以賄成。而中格。及至正之季。海運不至。國用匱。詔朝廷始思集言。有海口萬戶之設。歲亦得數十萬石。惜行之已晚。無救土崩耳。海運始于秦攻匈奴。飛芻輓粟。起于黃睡瑯邪負海之郡。轉運北河。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元運仰給江南。發浙西凌黃河。頓中漕。開膠萊。憂勞費甚。伯顏平宋。命朱清張瑄等載宋國籍。自崇明由海道入燕。都後雖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萬三千三百里。旬日輒達。視河漕費省無算。國歲資之終。元不廢。議者慮料角不可越。暴風不可測。一舟之失。米不過千百石。而從溺者率不下數百人。人命尤可念也。則斷難之。然都燕全勢。北有居庸醫巫閭以為城。南通大海以為池。非若唐人都秦。有險無水。宋人都梁。有水無險也。主于河而協以海。固可並行不悖乎。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三

始河窮河源附

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十月。河決開封祥符陳留杞太康通許鄆陵扶溝洧川尉氏陽武延津中牟原武睦州十五處。調民夫二十餘萬分築隄防。

二十五年五月。河決汴梁太康通許杞三縣。陳穎二州皆被其害。

成宗元貞元年七月。河決杞縣蒲口。先是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為久利之策。文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為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

尚文奏蒲口不塞使成宗不從後果如其言

當則用力少而遲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
 自泗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岫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概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則堤
 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退疾東行得河舊潰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
 功不可成按今之計河西郡縣宜順水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濫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量於河南退灘地內
 給付頃畝以為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時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
 北桑田盡化魚鼈之區塞之便帝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二年七月汴梁等州大雨河決漂歸德數縣田廬未稼詔免田租一年遣尚書那懷御史劉履等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築七十
 六所

大德十年正月發河南民十萬築河防

武宗至天二年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

仁宗皇慶二年六月河決陳毫睢三州開封陳留等縣沒民田廬

泰定帝泰定二年二月以河水屢決立行都水監於汴梁倣古法備捍仍命瀕河州縣正官皆兼知河防事 五月河溢汴決

七月河決陽武漂民居萬二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樂利隄發丁夫六萬四千八人築之

三年四月修夏津陽武河堤二十三所役丁夫七千五百人

順帝至元元年十二月河決封

至正四年正月河決曹州發丁夫萬五千八百修築之是月河又決汴梁 五月大霖雨黃河溢平地水二丈決白茅堤金堤

曹濮濟兗皆被災 十月議修黃河淮河堤堰

五年七月河決濟陰

八年二月立行都水監于鄆城以賈魯為太監魯循河道察地形備得要害為圖上二策其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則用工

省其二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魯遷中書右司郎中不果行

九年正月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專治河患 五月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

十一年四月開黃河故道初黃河決丞相脫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賈魯復申前議以為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

賈魯上修河
 脫從賈魯言開黃

歐陽玄制
河平碑又
作至正河
防記

大興害不能已于。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
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為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眾于此地
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賈魯之言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
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脫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為河間鹽運使詔開黃
河故道命賈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于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楊清
村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自其興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金帶銀幣詔賜脫脫世襲蒼刺
罕之號以淮安路為其食邑立命河平碑其諸都水監有司官皆以功遷賞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
天下反及魯治河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穎之兵起時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制河平碑既成玄又自以為司馬
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正任事者無所考信乃從魯訪問方畧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
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釀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
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
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卑者就則高不壅卑不濬慮夫壅生潰瀦生澶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
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為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
有勦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
為埽臺及推卷牽制繩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
豁口者舊常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深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功
之次第而就述於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
至南白茅闢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已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
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壑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百
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固壑生地八里面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固
至哈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壑六十步深五尺乃治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減水河口生
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

六里壑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壑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壑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壑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尺四尺其塞專固缺口修隄三重并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初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椿樁實以土牛草葦雜稍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稍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嚙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隄并補兩端舊堤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椿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稍土相兼修築底廣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高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接修舊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去置椿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其修大隄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五十步內初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頗廣四步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百二十步趾廣三十步頗殺其六之一接修入水西岸埽隄並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綯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銜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蒙大絆長三百尺者為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橐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嚙於眾眾聲力舉用大小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五為接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以立踏或掛之臺中鐵貓大概之上以漸繩之下水埽後掘地為渠隘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覆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壘為埽臺務使牽制上下鎮密堅壯互為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壓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壘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以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於椿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為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即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俟歸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雜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貓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掛於隄大椿分折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願至縣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

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
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埽稍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修養及下竹絡安大椿繫龍
尾埽如前兩隄法惟修疊埽臺增用白蘭小石并埽上及前游修埽隄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欄頭三埽並行埽大隄廣
與刺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管結成一大隄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
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並和築縷水橫隄一
東起北截河大隄西底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三步亦顛廣四步趾二之高
丈有二尺修廣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和岸上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
乃入水作石船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
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一岸北行河流湍激難以下
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於故河前功遂廢魯乃情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
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索竹絙絞縛綴為方每又用大麻索竹絙用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錘于上流
之水中又以竹絙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槓上每槓或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畧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
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于桅頭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
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椿柱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為號鼓
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并沉還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即重更水簾令後復布小歸土牛白蘭長稍雜以草土以物隨
宜填埽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趾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畧定尋用前法沉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以次分
番其勞無少間斷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埽置椿繫纜四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流水深
數丈用物之多施工之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纔三四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叵測于是先卷下大埽約高二
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工尤艱薄龍口喧應猛疾勢撼埽基陷裂敬傾俄遠故所觀者股栗眾驚騰
沸以為難合然勢不容已魯神色不動機解捷出進官吏徒十萬餘人日加獎諭辭旨懇至眾皆感激赴功十一月十一日
丁巳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于隄前通卷欄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後欄頭埽
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埽前欄頭埽之前後先羈縻以錮其勢又于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土石白蘭土牛草土

相半厚薄多寡相執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用農家場圃之具曰輓軸者穴石立木如比柳壅前埽之旁每步置一輓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一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潦水冬春凌薄不得肆力于岨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四丈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岡至錫山縣增倍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二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刺店縷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稍六十六萬六千帶稍連根株者三千八百葉枯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一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席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繩索大小不等五萬七千所沈大船百有二十鐵籠三十有二鐵猫三百三十有四竹篾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礮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鬻椽木麥楷扶椿鐵義鐵吊枝麻搭火鉤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沈船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費兼以和買民地為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併力重如破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玄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為民辟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為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

史臣曰議者往往畏天下之亂皆由魯魯治河之役勞民動眾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使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二十六年二月黃河北徙先是河決小流口達于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甯民皆被害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慈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于闐磨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

命都實往
求河源
潘昂實撰
河源志

黃河北徙

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真意者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至三十七年命都實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來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之東六十里有甯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宮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閘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閩闕出得其說撰為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畧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于下接河源在土蕃桑甘思西部有泉百餘泓如散渾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

思本曰河源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二千五百餘里帝思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涌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曰火敦腦兒

羣流奔轆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亦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

思本曰忽蘭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里出也里出河也里出河源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始與黃河合

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度通廣五七里可度焉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巨測桑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

思本曰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懷里火禿河合懷里火禿河源自南山水正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即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刺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加閩即闕提地

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閩即又闕提二地相屬又一處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

思本曰河過闕提與亦西八思今河合亦西八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

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鬣牛野馬狼狽羴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跳
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也

思本曰哈刺河自白狗嶺之北水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

思本曰自哈刺河與黃河合正共流二百餘里過河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
出河源自威成之西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即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尉司治河州
又四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

思本曰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鵬穆河合鵬穆河源自鵬穆山之西北水正西流七百餘里過札塞塔夫地
與黃河合折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甯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邈水源自清唐宿軍谷正東

流五百餘里過三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羌成廓州溝米站界羌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龐
河合野龐河源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湟水浩疊河合

湟水源自祈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注浩疊河浩疊河源自刪丹州之南山山下水東南流一百餘里注湟水然後與黃
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源自羊撒嶺北東北流過臨洮府凡八百餘里與黃河合

又一日至蘭州過北下渡至鳴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甯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回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
流旁貴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

思本曰自洮水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達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
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漢陽嶺之南水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

黃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州葭州及興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古宥州東南流過陝西省綏
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陝西葭州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而

正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汾河源自河東朔州之南亂山中西南流過管州冀甯路汾州霍州
晉甯路絳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南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過潼關與太華大山綿亘水勢不可

復南乃折而東流大梁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蕃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張溥曰秦亡于漁陽之戍唐亡于桂林之卒元亡于開河之夫論者懲紅巾而惡賈魯謂其動眾生亂罪與趙高虞世基等然元至正胡運盡矣十世百年綱論法數天祿將終順帝優柔多慾上下無章雖享位之久幾同宋理而亡形之促直猶二世即使河役不興于喪亂固無補也河源之訪始自漢張騫使西域以為二水發蔥嶺趨于闐漚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則云得之悶磨黎山而元世祖命都實者往求又云得于吐蕃朵甘思之西鄙其地在中国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里雲南麗江之西北千五百里實中國山脊所自起而張騫所訪乃在其西萬餘里外彼其時為吐蕃所遮道不得至故蔽而求之遠也河源既出星宿崑崙黃河九度人人爭言要而論之天下山川之大者存乎南北兩界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與地絡相會並行而西至太行之曲分而西流與涇渭濟相表裏為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淮漢相表裏為南河於中國導地脉一也獨江在中國右為陰水泉出多洄渚善容雖險不敗河在中國左陽而性勁北地泉火水落伏漕時河身偏東淺者可涉秋水時至百川灌輸則西北浸潦盡奔入河無江永漢廣之蓄有懷山襄陵之患此古來導水者所以不言治江而言治河也河自宋熙寧中決澶淵曹村北流斷而南徙東滙于梁山灤灤為二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為濟水故道入于海蓋河與淮合始此然勢分而不專金之亡也河始決開封城北衛州入渦河以合淮元之亡也決河南決汴陳許決杞而用賈魯議塞北河疏南河與大役而河益南夫汴東而上河單入海南為並河州郡患况河淮合一清口又合心泗沂而歸淮哉謀國者欲因水自然通河于衛而朝議急漕務儲使南漕雖獲安河勢愈激則猶賈魯之見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四

官制之定

世祖中統元年四月初定官制初太祖鐵木真起自朔土統有其眾部落野處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為至重之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闡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以西域漸定始置達魯花赤于各城監治之達魯花赤華言掌印官也及取中原太宗窩闊台始立十路宣課司選儒臣用之金人來歸者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帥則以行省元帥授之世祖即

太祖設官甚簡

乙卯巳

元史卷十四

二十六

世祖命劉東忠許衡定內外官制

高鳴論建三省不如一省

詔定武官承襲之制

崔或董文用議御史臺有選其屬

崔或請增給官吏俸

安童言近臣援引非類

一
二
三

位始大新制作乃命劉東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兼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體統既立其次在內者則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則有行省有行臺有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其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于是一代之制始備五月立十路宣撫司置宣撫使并副使

至元七年春正月立尚書省初議二省並建侍御史高鳴上言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于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曰有壅況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未免失政也但使賢俊萃于一臺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而後無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不得官不如一省使帝深然之

九年春正月罷尚書省

十五年秋七月詔定武官承襲之制凡有功陞秩者原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姪復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者降一等把總百戶老死者不襲著為令

十九年十二月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初御史唯用漢人至是崔或請參取蒙古人用之又言臺察之選止申中書甯無偏黨之弊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既而江淮省臣有欲專恣而忌臺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稜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嗜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紀綱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復可望此不可行也從之

二十年六月增給官吏俸初詔定官吏職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名不敘百貫以上者死崔或請今百官月俸不能副瞻養之資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所增俸鈔唯賦之于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為差增給五分

二十三年秋七月詔中書省銓定省院臺部官屬自中書令左右丞相而下各有定員仍諭安童曰中書省朕當親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增減安童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為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自付中書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嘗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帝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勿行之

趙天麟上
彙汰冗官
帝嘉納之

三十年春正月汰冗官先是趙天麟上策曰臣聞設計張綱莫如清簡建官置吏切戒繁多夫爵者官之尊也階者官之次也品者官之序也職者官之掌也位者官之居也祿者官之給也吏者官之佐也雖則事非位立而不辦亦有事因位多而益生此聖王所以貴寡不貴眾欲靜不欲躁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周卿分職各率其屬厥後職員愈多而治愈不及古矣是以漢光廢四百縣而下民業定隋文廢五百部而天下政行皆以官不用多而在乎得賢政不在煩而貴乎省事也今國家下制自王及國王郡王國公以下為爵自特進崇進至將軍大夫校尉郎為階自正一至從九為品掌典當行為職各職所居為位各位養廉之資為祿各司贊佐行文之吏為吏其制亦已詳矣然而文武二等分部中外本欲圖富而似乎難富也臣伏見京師不急之司院無用之署局及隨朝臺省院部以下諸有司官吏可兼不兼可併不併亦已有之矣畿外行省隨省諸有司宣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倉庫局監等諸衙門及各衙門內官吏亦有冗者矣武臣萬戶所管不滿萬人千戶所管不滿千人之類亦已有之矣臣竊以冗官之大弊有三一曰選法之弊二曰政事之弊三曰軍民之弊夫文武官吏員數既多當考滿之時近春秋之選資格之簿樓攘紛紜保薦之文交錯旁午有司行文猶且未暇莫暇顧孰果有才孰果有德而考校之也哉既不遑考校則取準于籍文薦書之所陳布者矣于是雜流之人進貨賄之實開遂致員多缺少無如之何經營者早得遷除養高者坐淹歲月此選法之弊也夫文武官吏員數既多有當決之而不決有當行之事而不行問其職則曰我此職也問其施為則曰僚屬非一豈我之所能獨主混齊于而難辦受王命而自安及乎朝廷聞之遂立稽違期限之罰不亦甚乎此政事之弊也夫國家用人路廣浮濫得升使之臨蒞在下必不能數宣政化如是則刻剝之苦役使之煩為害良多此軍民之弊也三弊不絕而徒立法以防之不知法立而懼法之人姦欺之計亦益生矣伏望陛下察此三弊凡京師不急之司院無用之局署及天下諸衙門可罷者悉罷之凡行省隨省諸有司宣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等一切諸衙門及萬戶千戶所管不及數之類可併者悉併之凡省台院部以下有諸司之官吏及天下諸衙門之官吏可減者悉減之然後以慎名器之法擇人而用之又以考幽明之法順理而考之則典選者易見其人易程其效而選法清矣臨政者事有所歸職所有主而政績成矣在下者省于煩役免于苛刻而民業定矣民者天下之本民業定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有也上嘉納之于是省內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官六百六十九員

張溥曰論職官者曰官名不正莫甚于元中書政本既有中書令復立左右丞相既立左右丞為正宰相復立平章政事何多名也降而未流丞相且遙授矣即欲治得乎至元至大間羣小用而尚書省建名為理財權反出中書上亦錄官名

元史卷十四

元史卷十四

二十一

不一人得而竊也。宋之蔡確欲專政，忌王珪為首相，則建請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事。確遂攘中書，而珪不得預。元之阿合馬、桑哥、脫虎脫等，欲專政，忌安童等在中書，則請別立尚書一省，而勳舊大臣不敢問朝廷之設。官務得人，也。小人之欲官務自利也，得人之謀，疏嘗不如自利之謀。密人主不察而輕信之，張官置吏，徒為小人役耳。元代官制，左右萬戶與斷事官之立，自太祖始。十路宣課司之立，自太宗始。立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與寺監衛府，以治內。立行省行臺宣慰廉訪與路府州縣，以治外。自世祖始創業之初，令約事簡。二三親貴出戰入守，即助為理。久而土地漸大，軍民日衆，改王改步，振張制作，官冗吏繁，所必然也。然周人備官，未患文勝。秦人變之，專設爵級以勸武力。既併天下，罷侯置守，列國之盛，僅裁為三十六郡，設太尉主五兵，立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相，天地四時之官，蕩不復用。蓋至簡也。而佳兵尚刑急，程吏事，趙高進而二世速亡。元制法金而晚參，以宋復尊蒙古而輕漢人，南人儼然以秦自命，又無法焉。其命官固不足道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五

尚書省之復

脫虎脫等欲復置尚書省御史重言不可不從

武宗至大二年八月，復置尚書省。以乞台普濟為右丞相，脫虎脫為左丞相，三寶奴樂實為平章政事，保八為右丞，忙哥鐵木兒為左丞，王熊參知政事。初，帝從脫虎脫教化，法忽魯丁言欲復置尚書省，分理財用。御史臺臣言：「至元中，阿合馬、桑哥相繼立尚書省，綜理財用，事敗併入中書。今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置有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為之。若止命中書未見不可，帝曰：「卿言良是。此二人者，願任其事，姑聽其行焉。」至是，樂實又與保八言其事。帝命與塔思不花集議，保八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省臣所為。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其尚書省官請以乞台普濟、脫虎脫等為之。帝並從其議。塔思不花言：「此大事，遠爾更張，乞與諸老臣更議之。」帝不從。三寶奴言：尚書省既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仕者有之。此皆素習于事，既已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敕，仍改各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以尚書條畫頒示天下，敢有阻撓者罪之。九月，帝從樂實言，鈔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鈔，凡十三等，每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一錢，隨路立平準用行庫，買賣金銀，倒換緡鈔，或民間絲綿布帛，赴庫回易，依驗時估價，隨處路府州縣設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收糴粟麥，穀值青黃不接之時，比附時估減價出糶，以過流湧。金銀私相買賣，及海船興販金銀銅錢絲綿布帛下海者，並禁之。尚書省言古者設官分

從樂實言改造至大銀鈔

元資國院
王天都
文官
致銅錢
行不便

尚書省
中書之
務

三寶奴
總百司
庶務

青頭太子
罷尚書
廢虎脫等
伏誅

楊承只
言法不當
視人為廢
置

職各有攸司。方今地大民衆，事益繁冗。若使省臣總繫綱領，庶官各盡厥職，其事豈有不洽。頃歲省費，雖塞朝久，惟署押文案，事皆廢弛。天災民困，職此之由。自今以始，省部一切，今皆從宜處置。大事或須上請，得旨即行。用成至治，上順天道，下安民心。又言國家地廣民衆，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自太祖以來所行政令，九千餘條，刪除繁冗，使歸于一編，為定制並從之。時又立資國院于大都，山東、河南、遼陽、江淮、湖廣、四川、文泉、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通寶者，准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既而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語。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尚書省上言三宮內降之旨，囊中書奏請勿行。臣當謂宜仍舊行之。僕于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歸臣等。至元二十四年，凡宣敕亦以尚書省掌之。今臣議乞從尚書省任人，而以宣敕省官委中書從之。

三年六月，詔尚書省右丞相脫虎脫左丞相三寶奴盡總百司庶務。三寶奴言省部官不肯恪勤，署事。敕自今農集暮退，苟或怠弛，不必以聞。便宜罪之。其到任者，或一再月辭以病者，杖罷不敘。

四年正月，帝崩。皇太子罷尚書省脫虎脫三寶奴樂寶保八王羅等皆伏誅。初，皇太子以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誤國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朵兒只諫曰：「為政而首尚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言脫虎脫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列司。若李羅忙哥鐵木兒闊里吉思烏馬兒等，奸貪害政。今中書方欲用為各省平章參政等官，宜加能黜。遂流忙哥等于海南，尋復以行中書省為行中書省，有司百務復歸中書。四月，罷行至大銀鈔銅錢資國院及各處泉貨監提舉司俱罷。應尚書省已發各處至大鈔本及至大銅鈔，截日封貯民間。行使者赴行用庫倒換楊朵兒只曰：「法有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為廢置。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廢耶？」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陳邦瞻曰：元史尚書省之設，凡三。阿合馬桑哥脫虎脫三人相終始。初皆以言利當人主意。尚書省蓋專為理財用設也。中書何不可理財，而必別設一省與之並哉？由元世任用勳舊，諸人皆新進，若與之同官，勢必出其下，不可得志。惟別立尚書省，而中書之權遂奪。權奪而諸勳舊束手，權虛位矣。此阿合馬諸人之謀也。

張溥曰：宋熙寧初議行新法，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以陳升之王安石領之，呂惠卿檢詳文字，章惇屬官三司曾布檢正中書五房，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朝廷奏請不便，羣奸即上疏條析，莫敢難也。後復併歸中書，安石與韓絳共領。久之，復置三司會計司。大抵以宰相之重，究財利之權，諛成者進，立異者黜。及惠卿安石交

怨相傾官仍不廢而海內敝耗矣元世祖至正八年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政事時宋度宗之咸淳六年天下尚未一也國君好利授政僉人逾年即罷併入中書或者有悔心焉二十四年聽參朮魯丁言而復立專任桑哥行至元鈔設徵理司鈞考嚴酷郭佑楊居寬棄市劉宣自殺二十八年桑哥要東木等誅置省始罷論者謂朝廷誅殺民生毒痛未有酷于此四載者也武宗即位大臣方議汰冗官節財用而脫虎脫等巧言受聽羣請復置帝崩乃罷雖諸奸左右任事日浸然鑄錢而立資國院編軍而賞富氏子二載歛怨殺身有餘矣蒙古卓創算賦無準耶律楚材相太祖建立十路課稅括中原民戶國用充富征討成功四傳而後培兌者起轅商君烹宏羊害尚不救咎言利之始楚材獨無罪乎抑十一而取當日之民不病厲也太祖輕用其民而大業成世祖重用其民而世祚促民不患上用之而患上竭之為人君者亦何利于竭民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六

諸儒出處學問之槩

世祖至元十八年三月許衡卒衡自辭國子祭酒歸懷孟至是病革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敢不躬祀扶而起奠獻如儀既徹家人餞怡怡如也己而卒年七十二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于其門四方學士大夫聞訃皆為位而哭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後贈司徒封魏國公諡文正虞集曰南北未一許衡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廢衡實啟之衡學問始末與姚樞實錄趙復等出處俱附見宋編十九年十二月徵處士劉因因字夢吉容城人天資絕人日記數千言過目成誦初為經學究訓詁注釋之說嘆曰聖人精意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即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至是以不忽木薦詔徵之權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後復以集賢學士徵因上宰相書力辭帝聞之曰古者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强三十年卒于家

許衡臨卒以不能辭官為恨

劉因論周邵程朱諸學所長

履祥著述 鑒前編論 孟考證

蕭軒書酒
指獻東宮

瑛子律歷
有獨得

吳澄以斯
文自任

澄尤得于
邵堯夫陸
子靜之學

聖人不足以傳信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探舊史諸子表年繫事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為一書名曰通鑑前編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主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主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謙嘗序其論孟考證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于朱子顧其立言詞約義廣讀者咸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賢亂務為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證之所由作也始余三四請自以為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已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己意合者亦大異于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當時以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剛明高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于己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為仁山先生

十二年十二月徵處士蕭軒為太子諭德軒字惟斗陝西奉元人初出為府史與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二十年不求進取博極群書及門受業者甚眾鄉人有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辟為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俱不赴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更向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直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固辭而歸卒諡貞敏同時有韓擇字從善侯均字伯仁同恕字寬甫恕弟子第五居仁字奉安皆奉元人以學行名振關中學者宗之

又宗天曆二年春正月贈維山處士杜瑛為翰林院學士諡文獻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亡金時避地河南緱山中搜訪諸書盡讀之世祖中統初詔徵為懷孟提舉學校官不赴杜門著書優游道藝以終其身所著書曰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律歷禮樂雜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其于律則究其始研其義長短清濁周徑積實各以類分取經史之說以質之而折衷其是非其于歷則謂造歷者皆從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獨邵子以為天開于子取日甲子星甲辰子為元會運世之數無朔虛無閏餘率以三百六十為歲而天地之盈虛百物之消長不能出乎其中矣論閉物開物則曰開于巳閉于戌五天之中也六地之中也戊巳月之中星也又分卦配之紀年金之大定庚寅交小過之初六國朝之甲寅三月二十有二日寅時交小過之九四其說多先儒所未發云

至順三年六月吳澄卒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自幼用力聖賢之學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原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義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未之

元史卷十六

元史卷十六

二十七

陳櫟學宗
朱熹
櫟卒指斯
傳志其蓋
與吳澄並
稱

胡炳文深
于朱熹四
書辨明餘
于饒魯之
學

許龍妻陶
氏授子謙
以孝經論
語

金履祥告
謙以理一
分殊之學

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宋末舉進士不第隱居布水谷讀書著述遂不復出至元中召至京師欲
官之以母老辭歸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錄所著書置子國子監除江西儒學副提舉以疾去尋為翰林學士泰定間謝病歸士
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履負笈來學山中者嘗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于易書
詩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為
學之致尤有得于邵堯夫陸子靜之學校定皇極經四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大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
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為草廬先生卒年八十五有大星墜其舍東北贈臨川郡公諡文正

順帝元統二年夏四月休甯處士陳櫟卒櫟字壽翁少有異質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于聖賢之學以朱熹氏為宗延
祐初詔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中選遂不赴禮部教授于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所居堂曰定宇學者稱之為定宇
先生至是卒年八十三揭傒斯志其墓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
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本石居而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集是謂豪傑
之士矣世以為知言櫟同郡胡一桂胡炳文一桂字庭方婺源人初德興沈貴實受易于董夢程夢程受朱熹之易于黃幹一
桂父方平及從貴實夢程學當著易學啟蒙通釋一桂之學出于方平得朱熹氏源委之正所著書有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
義啟蒙翼傳朱子詩傳附錄纂疏並行于世學者稱雙湖先生 炳文字仲虎亦以易名家作易本義通釋而于朱熹所著四
書用力尤深餘于饒魯之學本出于朱熹而其為說多與熹抵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詞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
而指異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東南學者因其所自號稱雲峯先生

至正二年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謙字益之父猷宋淳佑七年進士謙少孤甫能言母陶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既長
遭國亡而家亦破自力于學借書于人以四部分讀之所涉尚博而有疑無所從質聞鄉先生金履祥深明道學之要遂委已
而學焉履祥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
殊而要其歸于理之一每事每物求夫中者而用之蓋自其貧金氏之門即以聖賢之學為己任師弟子間口授指畫盡得其
相傳之奧履祥沒謙益加充闡自得者為多于書無所不觀窮探聖微有不可通即不敢強于儒先之說所未安者亦不敢苟
同也謙學于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五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為博聞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而異
端之說必洞究其蘊奧其教學者以立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己為立心之要以分別義利為處事之

制至誠詩切內外殫盡為學者師四十年部使者數列其行義于朝郡舉茂才又舉遺逸以應詔皆園辭江洲御閣嘗請持文
衡亦辭不就所著述甚眾尤深于易嘗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注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學者
稱為白雲先生後謚文懿

王禕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孔子乃集其大成宋周程氏著作復續斯道之統而道南之學由楊時氏一再傳
為羅從彥氏李侗氏至朱熹氏又集其大成者也然孔門群弟子惟曾氏之傳得其宗曾氏以其所傳傳之子思子思以傳
之孟子一出于正焉朱氏之徒亦眾矣得其宗者惟黃榦氏餘傳何基氏基傳王柏氏柏之傳為履祥為謙其授受之淵源
如御一車以行大達如執一輪以節眾音推原統緒必以四氏為朱學之正適亦何其一出于正粹然如此也程氏之學至
朱氏而始明朱氏之道至金氏許氏而益著使百年以來學者有所宗鄉不為異說所遷而道術必出于一可謂有功于斯
道者矣大抵儒者之功莫大于為經經者斯道之所載焉者也有功于經即其所以有功于道也金氏許氏之為經其為力
至矣其于斯道謂之有功非耶

五年十二月資州處士黃澤卒澤字楚望生有異質自少以明經學道為志好為苦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大
德中江西行省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既久又為山長于洪州東湖書院受學者益眾秩滿即歸閉門授徒不復言仕
嘗以為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傳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
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既乃盡悟經傳之旨自言每于幽閒寂寞顛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
貫通于是六經傳注之失未決之疑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作十翼舉要三傳義例翼經罪言吳澄嘗觀其書
以為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李
洞使過九江請北面為弟子授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之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于艱
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洞歎息而去或問澤自閩如此富無不傳之懼澤曰吾道與廢上關
天運豈區區人力所致門人惟新安趙汝為高弟得其春秋之學為多

張溥曰北方之學起自趙復許衡尊而明之者姚樞賈默也儒者世繼傳人不絕世祖時有容城劉因成宗時有蘭谿金
履祥奉元蕭綱維山杜瑛文宗時有崇仁吳澄順帝時有休甯陳櫟婺源胡一桂金華許謙資州黃澤之倫咸明道學修
經傳濂洛關閩家諷戶習著述之盛冠于儒林入裸國而皆章甫莫能議也衡與澄並官國子祭酒教授諸生四方誦法

雖難進易退。萬乘賓禮而朱絨降志。易簪懷慚。履祥等獨布衣終身。沒稱處士。尤白茅無咎。浩然天地者哉。隋文帝仁壽中。王通西遊長安。秦太平十二策。既知覺生。蕭牆即歸不起。大就六經。晉桓温伐秦入關。王猛被褐上謁。署為軍謀祭酒。猛欲與俱還。其師止之。後乃事符堅。丈夫蘊義博聞。雲蒸豹變。所自有也。六合橫流。託身靡所。非攘袂奮決。即退而著書。然為通者。其常為猛者。其變也。許衡生宋元之際。擇主未審。學本太原。而迹隣北海。低頭就之。得無有所未足乎。然世祖開府。延訪四出。巨儒碩士。弓旌賁野。苟不與文謝同游。地下儒冠。委蛇或所不免。久而黍離之悲。漸微下車之求。不至巖阿。肥遁守貞。自如論隱。于至元難論。隱于大德。易夫亦各有時也。衡斥佛老。懷孟化之。有僧德公者。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徒為不孝子。若輩還家可也。英宗粉黃金為泥。書佛經。薦福命澄作序。澄以為福田利益。彼教不言。况儒臣乎。持不進。二賢明道。得君言宜信用。而西城帝師。橫行天下。膜拜成風。淫污蔽路。謂元尚儒。徒虛語耳。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七

郭守敬授時歷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一月甲子。行授時歷。先是至元初。劉東忠言大明歷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宜在所立。故未及用。其議而東忠沒。至十三年。江南略平。天下混一。上思其言。遂議改修新歷。立局以庀事。詔郭守敬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而張文謙張易領其事。前中書左丞許衡亦參預焉。守敬乃言。歷之本在于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于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與此處天度不符。比量南北二極。差約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敬側。宜盡攷其失。更置之。及擇高塹之所。造木為重棚。創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得。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如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改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合而作證。理儀表。高景虛。其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闕幾。歷法之驗。在于交會。作日食。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答。定時儀。其器凡十有三。又作正方。按九表。懸正儀。凡四等。為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攷。十六年。改局為太史院。以恂為太史令。守敬同知太史院事。乃進所造儀表式于榻前。指陳理致。一周。悉自朝及夕。上不為倦。因奏。唐開元間。僧一行。令南宮說測景天下。其可考者。今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廣。必多方測驗。而後日月交會。分數時刻之不同。晝夜長短之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之不同。可得周之上。可其奏。乃置監候官十四人。分道而出。先從南北取直。立表以測景。南海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景在

郭守敬造
儀表式上
進請道監
候官測景
天下

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畫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衡嶽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影畫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
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畫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畫
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畫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
長六尺七寸八分畫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
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
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四度
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成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
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三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瑯州北極出地十九
度太十七年新歷成守敬與諸太史同上奏曰帝王之事莫重于歷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虞舜在璇璣
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歷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至漢造三統歷百三十年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歷七十餘年而
儀式方備又百三十一年錫洪造乾象歷始悟月行有遲疾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歷始悟以月食衝檢月宿度所在
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歷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
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錫焯造皇極歷始悟日行有盈縮
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歷願採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歷以古歷章節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
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二年僧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歷始
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歷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歷經七十改其創
法者十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唯我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政治新歷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測到實數所
攷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影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為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
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二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
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凡減大明歷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劉宋大
明歷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攷定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
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為今歷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

丁丑四月丁丑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算宿十度黃道算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乙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四十三事皆躔于算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至今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不的者外有十三事得明大曆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于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策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曆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蓋自漢太初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曆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間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晝夜刻大明曆日出晝夜刻皆據汴京為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法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為定式所創法者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為密二曰月分遲疾古歷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凡折為三百三十六限依堦疊格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率與天道實為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為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推變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于理為盡是歲有詔頒行新曆賜名授時于是歷雖已頌而推步之式立成之數猶未有成書會太史卒守敬乃比次篇類整齊分秋裁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歷議擬稿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歷注式十二卷二十二年陞太史令遂奏上其書又為時候箋註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行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攷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八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攷一卷並藏之官古歷天周與歲周小餘同于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而破分之論起守敬乃用百年為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乃積年日法演積分換之說皆所不用其所為歷測驗既精設法且詳今且九十年無分毫差者舊儀悉多蔽礙且距齒有度刻而無細分以官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守敬所為儀但用天宮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于赤道之上而附直距于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環距端測日月星則以

兩線相望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秒至為切密八尺之表夏至景長尺有五寸千里為差一寸其說見于周宮周牌唐一行雖當疑之而未之有改守敬乃為表比古制加五倍上施橫梁每日中以符窠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視舊法但取表端之景者加審矣

張溥曰西漢之三統東漢之四分劉洪之乾象楊偉之景初姜岌之三統甲子何承天之元嘉祖冲之之大明張胃玄之大業劉焯之七曜傅仁均之戊寅李淳風之麟德一行之大衍徐昂之宣明邊岡之崇玄王朴之欽天周琮之明天姚舜輔之紀元皆歷家傑然者也而漢太初以鐘律唐太衍以著策尤稱絕倫至郭守敬授時歷出則更度越矣守敬生有異操大父縈通五經精于算數水利使之從劉秉忠學巧思天縱史所紀水利六事歷書考正七事創法五事固絕學也顧其歷莫長于魯景堯布歷象舜在璣衡周公度日景置五表以潁川陽城一表為中漢人造歷必先定東西立晷儀唐昭太史測天下之晷凡十三處宋測景于浚儀之岳臺元人測景之所二十有七則東至高句驪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矣渾天六合三辰四游儀表之最密者也獨守敬表式五倍于舊簡仰諸儀世共神之究其要莫先于考測考測者何類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而知其變以今歷與古歷比而疏密見也歷家之傳學悟各出或悟之于月行或悟之于日食或悟之于交或悟之于食衝或悟之于朔望及弦或悟之于極星或悟之于日月交道或悟之于五星或悟之于黃道或悟之于進朔或悟之于朔大小或悟之于日食氣刻時或悟之于五星遲疾或悟之于日法積年或悟之于食餘前法屢改則後悟日新總其大端無過唐之置閏漢之歲差耳天運可驗以日月交食為著交食不爽以朔望有定為準定朔立則交會之時日不紊交會准則天運之先後具見杜預曰治歷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蔡邕曰善算為本天文為驗守敬蓋得其說而致精者也經曰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授時歷法以元之至元辛巳為歷元年遠數盈天度漸差起而修之算多差少後必有賢于守敬者惟得大儒在位如能明歷理之楊雄善立歲差之邵雍為之折衷則其學顯矣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八

佛教之崇

世祖至元十九年帝師亦憐真死答兒麻八剌乞列嗣初土番人八思巴者相傳自其祖朵栗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域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年十五謁帝于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幸中統元年帝即位

八思巴製蒙古新字

八思巴死
詔以帝師
其弟亦濟
真嗣

帝命大臣
郊迎真吃
刺思惟字
木魯神不
為禮

世祖設帝
師以禮西
城

奉定間帝
師凡瑣南
藏十尚公
王封白蘭
王

世祖用楊
連有師為
江南釋教
總統特授
故宋隆基
開元寺僧
擅毀李慶

專為國師授玉印命製蒙古新字

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闡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諸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為宗至元六年詔頒行天下凡寶書頒降並用蒙古新字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十一年請告西還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死詔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山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亦憐真嗣凡六歲至是死復以答兒麻八刺乞列嗣位自是每帝師一人死必自西域取一人為嗣終元世無改焉

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眾為之栗然

按元自太祖起朔方時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且險遠俗獷好關思有以柔服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盡領之于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為之帥臣以下亦僧俗並用軍民盡屬統理于是帝師之命與詔敕並行西土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為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于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詔褒護必勅章佩監絡珠為字以賜蓋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所過供億送迎比至京師則勅大府假法駕半仗以為前導詔省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並服銀鼠用每歲二月八日迎佛威儀往迎且命禮部尚書郎中專督迎接及其卒而歸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餞大德九年專遣平章政事鐵木兒乘傳護送購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匹鈔三千錠皇慶二年加至購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絲共一萬七千匹雖其昆弟子姪之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弟公哥亦思監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瑣南藏十遂尚公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徒司空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為其徒者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傲黃灼延于四方為害不可勝言有楊連真伽者世祖用為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塘紹興者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十所戕殺平民四人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且據奪盜取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雜寶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又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強市民薪民訴諸留守李璧璧方詢問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壁髮梓諸地捶扑交下拽之以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遇赦以免二年復有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王合兜八刺妃忽禿赤的斤爭道擬妃墮車毆之且有犯上等語事聞詔釋不問而

僧龔河等
殿王托詔
不問
仁宗為太
子時奏
殿置西僧
截手斷舌
之合李昌
請更正僧
人給譯法
不報

阿里別沙
兒等假功
德司以道
謀

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足詈之者斷其古時仁宗居東宮聞之亟奏寢其令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
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路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汚女
婦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者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
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圖符本為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更乞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書得以糾察不報必
蘭納識里之誅也有司籍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銀貨負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直鉅萬萬云若歲時祝
釐禱祠之常號稱好事者其目尤不一有曰鎮雷阿蘭納四華言慶讚也有曰亦思滿藍華言藥師壇也有曰搠思串十華
言護城也有曰朵兒禪華言大施食也有曰朵兒只列朵四華言美妙金剛迴遮施食也有曰察兒哥朵四華言迴遮也有
曰籠兒兜華言風輪也有曰咭朵四華言作施食也有曰出朵兒華言出水濟六道也有曰兜刺朵四華言迴遮施食也有
曰典朵兒華言常川施食也有曰坐靜有曰魯朝華言獅子吼道場也有曰黑牙蠻哥華言黑獄帝主也有曰搠思江朵
兜麻華言護江神施食也有曰赤思古林搠華言目受主戒也有曰鎮雷坐靜有曰吃刺察坐靜華言秘密坐靜也有曰斟
惹華言文殊菩薩也有曰古林朵四華言至尊太黑神迴遮施食也有曰歇白咱刺華言大喜樂也有曰必思禪華言無量
壽也有曰觀思哥兜華言白金蓋兒也有曰收札沙刺華言五護陀羅尼經也有曰阿昔答撒答昔里華言八十頌般若經
也有曰撒納屯華言天理天神咒也有曰潤兜魯弗卜屯華言大輪金剛咒也有曰八迷屯華言無量壽經也有曰亦思羅八
華言最勝王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護神咒也有曰南占屯華言懷相金剛也有曰卜魯八華言咒法也又有作擦擦者
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答兜剛者其作答兜剛者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又嘗造
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實以七寶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鎮海災延祐四年宣徽使會每歲內庭佛事所供費其以斤數
者用麩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九百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日僅百
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餘僧徒貪利無已交結近侍欺昧奏請布施齋齋所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
德不知幾倍又每歲必因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為福利雖大臣如阿里闡帥如別沙兒等莫不假是以道其誅宣政院參
議李良弼受賕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作奸之徒實緣幸免者多至或取空名宣勅以為布施而任其人
可謂濫矣凡此皆有關於一代之治體者故今備著焉若天下寺院之領于內外宣政院曰禪曰教曰律則固各守其業
惟所謂白雲宗白蓮宗者亦或頗通奸利云

張溥曰漢武帝北伐胡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祠甘泉成帝命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佛書中國經像所由來也明帝聘求西域木叉戒行石虎符姚之世異僧踵集經綸彌廣遠梁武滅齊受戒捨身同泰武后誅鋤唐室造寺施經身行裁逆而口談清靜內懷誅屠而外託慈憐借五宗之教文天下之惡惑且悖未有大焉宋代崇儒佛老顏謙王安石著字說而禍熙甯祁恕楊畏明禪舉而攻元祐浮屠亂真君子所惡也元起朔方崇尚繙釋世祖平西域混六合錫八思巴以殊號寵楊連真伽為總統勝國故宮毀成梵刹山林珠玉發露無遺賊猶溫韜尊逾孔子開基爽德後嗣何觀白雲宗立而民田半空功德司立而大辟盡遺圓符馳路美女充堂桂留守毆王妃代歷六君莫敢問也順帝在位日久哈麻禿魯帖木兒等薦僧結媚西天演撰西番秘密二法並進遂男女同宮君臣同譴迄至正而國亡佛之流失何至是極哉秦二世之立也曰人生世間猶譬六驥過決際悉耳目窮心志惟恐其不及也而趙高得售其奸伽璘真等之說人主也曰人生幾何當受秘密大喜樂禪定而順帝遂忘有天下小人惑君必導以多欲株林夏南詩戒之矣無如一入其中即沒而不出也孔子作春秋中國而夷則退之夷而中國則進之元之奉佛蓋夷俗也混一既成則當進而中國矣帝師佛子何紛紛為秦不變刑元不變佛彼皆守夷狄之教以御中國之人是以不能久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九

武仁授受之際

武宗大德三年十二月命懷甯王海山出鎮漢北海山帝兄答剌麻八剌之長子母曰宏吉刺氏同母弟曰愛育黎拔力八達九年六月立子德壽為皇太子 十月帝不豫皇后東政詔出愛育黎拔力八達與其母宏吉刺氏出居懷州 十二月太子德壽卒

皇后出愛育黎拔力八達母子居懷州太子德壽卒帝崩后與阿忽台等謀立安西王拒海山哈刺哈孫

十年十二月愛育黎拔力八達至懷州所過郡縣供帳華侈悉令撤去嚴飭扈從毋擾於民民皆感悅十一年正月丙辰朔帝大漸免朝賀癸酉崩于玉德殿皇后卜魯罕以已嘗謀出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母居懷州至是恐其兄海山立必報前怨乃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左丞相阿忽台平章賽典赤馬辛伯顏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陰左右之謀斷海山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于是阿忽台以附廟及攝位事集廷臣議太常卿田忠良博士張昇曰制附廟必書嗣皇帝名今將何書御史中丞何璋亦執不可阿忽台變色曰制自天降耶公等不畏死敢沮大事璋曰死畏不義耳苟死于義何畏議遂寢時右相丞哈刺哈孫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內吉日數至皆不聽眾欲害之未敢發懷甯王

不從遣使
迎愛育黎
拔力八達

愛育黎拔
力八達至
大都哈刺
哈孫請誅
阿忽台等
藍國以待
海山

寔言東紀
欲海山讓
位海山使
康里脫脫
致言乃止

通遣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刺孫令亟還報復遣使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于懷州使至愛育黎拔力八達疑未行其傅李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宴駕大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庭以安人心愛育黎拔力八達乃奉其母即先遣孟趨哈刺孫覘之適后使問疾哈刺孫所孟入長揖引其手診之眾謂孟醫也竟不疑既而知安西之變有日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早圖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曰當以卜決之孟召卜者謂曰大事待爾而決第云其吉及入筮果吉孟曰筮不違人是謂大同愛育黎拔力八達喜振袖而起眾翼之登騎諸臣皆步從至漳河值大風雲田叟有以孟粥進者近侍却不受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漢光武嘗為寇兵所迫食豆粥大丈夫不備嘗艱難罔知稼穡以致驕惰命取食之賜叟綾一匹慰遣之

二月辛亥愛育黎拔力八達至大都與母宏吉刺氏入內哭盡哀復出舊邸安西之黨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至遂謀以三月三日偽賀其生辰因以舉事哈刺孫夜遣人啟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懷富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愛育黎拔力八達復遣都萬戶囊加歹詣諸王禿刺定計囊加歹力贊之乃先二月三日丙寅率衛士入內稱懷富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即並諸王明里帖木兒執之鞠問詞服械送上都收阿忽台八都馬辛賽典赤伯顏等誅之諸王潤濶出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愛育黎拔力八達曰王何為出此言也彼奸人潛結宮闈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觀望神器耶懷富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刺孫日夜居禁中以備變俾李孟參知政事孟損益庶務裁抑僥倖群小多不樂既而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

五月乙丑懷富王海山至大都初海山聞帝崩自按台山至和林諸王勳戚合詞勸進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俟宗厥畢會議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平內難其母宏吉刺氏于日者言欲海山讓位于愛育黎拔力八達海山聞之語康里脫脫曰我擇邊陲十年又膺次居長王命之言茫然難信設我即位後所為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家言而乖祖宗之託哉此殆用事之臣擅權專殺恐他日或治其罪故為是奸謀耳汝為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乃親帥大軍由西道諸王按灰由中道狀兀兒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從而徘徊不進脫脫馳至大都入道海山言妃愕然曰修短之說雖出術家為太子周思遠慮乃我深愛今貪慈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為汝所致言殆有讒間汝歸為我彌縫之而趣其來先是妃以海山不至復遣阿沙不花迎之備道安西謀變始末及大弟監國與諸王群臣推戴之意至是脫脫繼往行至中道海山與中望見之趣使同載脫脫具述妃言懷富王大感悟至是上都即以阿沙不花為平章政事遣還報兩宮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侍其母來會于上都廢皇后伯岳吾氏居東安殺之誅安西王阿難答及

元史卷十九

元史卷十九

三十一

親成宗后及妻西王等

海山即位立愛育黎拔力八達為太子

封禿剌為越王哈剌哈孫事之被贈左邊

帝以太子言徵李孟為執政

武宗崩太子即位

諸王明里帖木兒 甲申懷甯王即位詔曰昔我太祖皇帝以武功定天下世祖皇帝以文德洽海內列聖相承不衍無疆之祚朕自先朝肅將天威撫軍朔方殆將十年親御甲冑力戰却敵者屢矣方諸蕃內附邊事以寧遠聞宮車宜駕適有宗室諸王貴戚元勳相與定策于和林咸以朕為世祖曾孫之嫡裕宗正派之傳以功以賢宜膺大寶朕謙讓未遑至于再三還至上京宗親大臣復請于朕間者奸臣乘隙謀為不軌賴祖宗之靈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稟命太后恭行天罰內難既平神器不可久虛宗祧不可乏嗣合詞勸進誠意益堅朕勉徇輿情于五月二十八日即皇帝位任太子重若涉淵冰屬嗣服之云初其與民更始可大赦天下追尊考曰順宗皇帝尊母宏刺吉氏為皇太后加哈剌哈孫朵兒朵海並太傅阿沙不花太尉以塔刺海為丞相狀兀兒乞台普濟明里不花並平章事 六月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受金寶 七月封禿剌為越王左遷右丞相哈剌哈孫為和林左丞相初皇太子入定內難阿魯台有勇力人莫能近禿剌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剌哈孫力爭以為舊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禿剌疏屬豈可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帝不聽禿剌因譖于帝曰安西謀于大統時丞相亦嘗署其牘由是罷為和林行省左丞相

武宗至大二年八月置太子右衛率府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詹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支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愧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為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諭群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者勿啟一日約方啟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

三年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為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初孟既逃去有譖于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宴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懽者李道復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于色也帝即命搜訪之得于許昌陘山召見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為朕賓師者宜速任之至是乃授中書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四年正月癸酉朔帝不豫免朝賀庚辰帝崩于玉德殿 三月庚寅皇太子即位詔曰惟昔先帝事皇太后撫朕眇躬孝友天至由朕得託順考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有削平內難之功于其踐祚曾未踰月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院百揆機務聽所總裁于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勳戚元老咸謂大寶之承既有成命非與前聖賡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宜立者比當稽

李邦實謀
建太子武
宗不悅

尚書省奏
鐵木迭兒
離職之罪
皇太后赦
之
以病免
阿散舉鐵
木迭兒為
右相

周漢晉唐故事正位宸極朕以國恤方新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命下徇諸王勸戴之勤三月十八日
子大都大明殿即皇帝位可大赦天下初帝在東宮宦者李邦實乘間言于武宗曰陛下富于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
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實慙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歷數
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實開府儀同三司

張溥曰成宗鐵木耳故太子裕宗真金第三子也武宗海山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成宗凡順宗答剌麻八刺子也真金
仁孝恭儉中外繫心南臺御史欲請內禪世祖震怒真金寢卒長子甘麻刺與成宗同母嫡孫當立顧以至元三十年世
祖詔授成宗皇太子寶璽軍北邊明年官車晏駕拱手遜弟退就藩列四閱月而成宗即位定善讓之風庶幾吳泰伯漢東
海矣成宗大德三年命武宗鎮漠北九年夏六月立子德壽為太子秋七月命仁宗居懷州冬十二月太子卒成宗之遠
兄子欲安己子也其子既薨有天下者非兄子而誰帝不早建而大行忽崩二心之臣始得而間之矣安西王阿難答本
忙哥刺子世祖庶孫也屬遠親殺次不當立阿忽台等與成后伯岳吾氏交比召至京師謀令攝政將欲使位禪非次政
由女主順宗二子茂如無有也哈刺哈孫忠愛社稷謹守宮掖漠北懷州二使並發李孟贊決仁宗道近先至遂鎮上都
執奸黨大臣定終侯之謀潘傳魯宋昌之斷清宮掃禁甯患無朱虛東牟哉順宗后宏吉刺氏誕育武仁情無二視敵于
陰陽云重光有災稱家長久欲使兄讓弟阿沙不花康里脫脫彌縫其間后意乃決于是武宗正位三宮協和立四年崩
而後致位于仁宗弟監國以待兄兄舍子而與弟授受之順古未有也史言至大之朝執政不少馬謀沙角觝也沙的等
伶官也而並授平章教瓦班斃也而翰林學士李邦實聞也而司徒兼相脫虎脫等與利封公鄭阿兒思蘭無罪棄市葉
呼鷹之臺求沉檀之木西僧犯法虎符致珍顛傷威治獨友于性成不私天下較之曹不蕭繹開覺唐棟其亦夷狄之有
不如諸夏之無者哉甘麻刺仁厚自守卒于晉邸長子泰定帝即位追尊祔享廟號顯宗意者讓國之報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

鐵木迭兒之奸

武宗至大三年雲南行省左丞相鐵木迭兒擅離職赴關尚書省奏奉旨詰問尋以皇太后旨赦之

仁宗皇慶元年三月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以病免先是武宗崩帝在東宮以丞相三寶奴等變亂舊章誅之用完澤及李孟
為中書平章政事銳欲更張政事而皇太后在興成宮已有旨召鐵木迭兒為中書右丞相踰月帝即位因遂相之及幸上都

元史紀事本末

元史卷二十

三十五

張珪劾鐵木迭兒太
木迭兒太
后杖之
楊朵兒只
與蕭拜住
賀勝奉鐵
木迭兒罪
惡帝但罷
其相位

鐵木迭兒
復起趙世
延極論不
聽
仁宗崩鐵
木迭兒復
相遂殺蕭
拜住楊朵
兒只

命鐵木迭兒居守大都至是以病去職

延祐元年九月復以鐵木迭兒為中書右丞相時右丞相阿散自言非世勳族姓不可獨當國因舉鐵木迭兒自代遂拜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居數月復進右丞相以阿散為左丞相鐵木迭兒奏言往時富民往諸蕃商販率推厚利蕃貨日重請遣官置綱以征其貨私往者沒官又請預買山東河南運使來歲鹽引及各冶鐵貨以足用又江西田糧雖嘗經理多禾核實可始自江浙以及江東西宜先是嚴限格令田主自實仍禁勢豪毋得阻撓帝皆從之尋遣使者分行各省括田增稅苛急煩擾江右為甚明年贛民蔡五九作亂南方騷動詔罷其事五九尋伏誅

三年三月平章政事張珪罷時帝如上都皇太后以張珪嘗劾鐵木迭兒不可使為太師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輿歸時珪于景元宿衛左右以父病篤辭歸帝驚問故殊不懌遣使賜珪酒進拜大司徒遂謝病歸

四年六月鐵木迭兒罷以阿散為右丞相鐵木迭兒之再入相恃勢貪虐兇穢濟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為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牽制之中丞楊朵兒只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己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勝使出之勝不可朵兒只廉得鐵木迭兒受賄賂鉅萬萬乃與拜住及勝奏之而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罪惡貪欺上聞下占據晉王田及衛兵牧地竊食郊廟祭祀馬受諸王人等珍玉之賄動以萬計誤國之罪又在阿合馬毒哥上四方憤嫉咸願車裂斬首以快人心奏上帝震怒鐵木迭兒懼逃匿太后宮朵兒只持之益急太后召朵兒只責之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遷朵兒只為集賢學士

六年四月鐵木迭兒復起為太子太師中丞趙世延論其不法數十事併內外臺劾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帝以太后故皆不聽

七年正月帝崩太后以鐵木迭兒為中書右丞相二月殺平章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鐵木迭兒既相以二人嘗攻其奸惡必欲報之遂以太后旨召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烈門御史大夫禿禿哈雜問之罪以違太后旨朵兒只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爾豈有今日耶鐵木迭兒又引同時御史二人證其罪朵兒只唾之曰汝等備員風憲為是狗彘事耶坐者皆慙俯首鐵木迭兒即起入奏未幾傳旨執二人載諸國門外殺之並籍其家是日風霾晦暝都人洶洶道路相視以目後欲奪朵兒只妻劉氏與劉劉髮毀容自誓乃免時鐵木迭兒日思報復怨誅戮不已左丞張思明謂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奈何不可不熟慮也眾皆危之鐵木迭

張思明規
鐵木送免
報復

鐵木送免
殺質伯顏

下趙世延

獄

英宗住拜

住鐵木送

免快然而

死

蓋繼元宗

翼請治

鐵木送免

罪

免稍悟曰非左公言幾誤吾事三月太子即位鐵木送免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左遷前中書平章李孟為集賢

侍講學士鐵木送免以孟初不附己欲因其不就陰中之孟拜命欣然帝謂鐵木送免子八爾吉思曰爾輩謂孟不肯為是官

今如何由是無敢言五月殺上都留守質伯顏鐵木送免怨伯顏嘗發張弼之獄乃奏其使服迎詔為不敬殺之籍其家

八月下四川平章政事趙世延獄初世延既解中參出為四川平章鐵木送免猶以世延劾其姦誣怨之不巳厲其黨誘世延

從弟胥益免哈呼誣告之逮世延置對既遇赦猶鍛鍊成獄請置極典並究省臺諸臣帝不允謂近侍曰頃鐵木送免必欲置

趙世延于死地朕素聞其忠良故每奏不納左右咸稱萬歲

英宗至治二年八月鐵木送免死鐵木送免自復相以來恃其權寵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有不報帝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

舊人滋不悅其所為乃任左丞相拜住委以心腹由是鐵木送免漸見疏外因稱疾不出及聞拜住奉旨往立其祖安童碑于

范陽將復泣省事入朝至內帝聞其來遣人止之遂快然而死

三年五月監察御史蓋繼元宗翼言鐵木送免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折毀所立碑並追奪官爵籍沒其家

張溥曰阿合馬盧世榮秦哥至元之蠹也鐵木送免皇慶延祐之蠹也燕帖木兒總政專國淫樂至死雖蓋棺罪顯

來之蠹也群臺害政或竄或誅考終者少獨鐵木送免太師再相權寵終身燕帖木兒總政專國淫樂至死雖蓋棺罪顯

不免刑章而放恣一生竟逃國法公憤所結不能不與李林甫秦檜二賊同恨也燕帖木兒者固欽察氏武宗鎮朔方以

宿衛得幸乘泰定之崩擁立文宗倒刺沙梁王王禪等舉兵相向敗績被誅謀先定策身兼血戰絳侯博陸謂莫子勞泰

定之后取為夫人文宗之子養于私家男則帝兒女則帝后重赫既極身死難作唐其勢謀叛家族破滅延及惠后名惡

不可居勢重不可反一傳而敗得禍猶晚鐵木送免則辟陽賤臣功無尺寸太皇太后崩始議追奪緩誅益甚矣北魏宣

武寵胡充華立其子胡而不忍殺也後為太后稱制嬰鄭儼徐紇殺元又宣淫蠹政帝崩不堪詔爾朱榮至京師謀洩遇

鴆榮遂稱兵洛陽大亂魏分為二順后不制幾同胡靈鐵木送免之奸亦類儼紇天下幸無惠者主權尚握元凶早逝爾

然燕帖木兒心乎文宗欲立燕帖古思順帝乃明宗之子非所樂奉也燕帖木兒死然後正位雖納其女竊心銜之伯顏

等因勢搆郝新戮立盡英宗素不悅鐵木送免其黨鐵失弒之泰定以晉邸鎮北邊為諸王所立感買奴之言始行議殺

于鐵木送免固無怨也痛發于傷心者禍害必深義激于好名者報復嘗淺賊臣當此亦幸不幸存其間乎

元始紀事本末卷之二十終

九朝紀事本末

元史卷二十一

三十一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晉邸之立

英宗明斷
鐵失與也
先鐵木兒
等賊之并
殺拜住

按梯不花
等迎晉王
也錄鐵木
兒于北邊

英宗至治三年八月御史大夫鐵失弒帝于南坡及右丞相拜住初鐵木迭兒既奪爵籍產鐵失等以奸黨不自安帝在上都夜寐不甯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群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大赦無以禳之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而罪耶好黨聞之益懼乃生異謀至是帝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為外應鐵失先與前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直犯禁幄手弒帝于卧所時年二十一帝性剛明嘗以地震避殿徹樂減膳近臣有稱觴賀者叱曰朕方修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詔耶拜住進曰咎在臣等宜求賢自代帝曰無多遜朕之過也嘗謂宰執曰中書選人署事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儒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耶其明斷多類此然以果子刑戮奸黨與誅遂構大變云 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璽綬迎晉王也孫鐵木兒於北邊也孫鐵木兒者裕宗之孫晉王甘麻刺長子也襲封晉王仍鎮北邊初王府內史倒刺沙得幸于王嘗偵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散事丞相拜住得入宿衛久之哈散知鐵失欲傾害拜住遂脫歸是年三月宣徽使探忒來王邸為倒刺沙言主上將不利于晉王由此二人深相要結八月二日鐵失密遣幹羅思來告曰我與哈散也先鐵木兒失充兒謀已定事成推立王為皇帝又以告倒刺沙曰爾與馬速忽知之勿令旭邁傑得聞也于是王命因幹羅思別遣列迷失赴上京以密謀告變未至帝遇弒于是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皇帝璽綬來迎 九月晉王即皇帝位于龍居河大赦天下以也先鐵木兒為右丞相倒刺沙為中書平章政事鐵失知樞密院事時諸王買奴言于帝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由而知陛下心帝深然之十月遣使至大都以即位告天地宗廟社稷誅逆賊也先鐵木兒完者禿滿等于行在所以旭邁傑為中書右丞相紐澤為御史大夫遣入京師收鐵失及其黨赤斤鐵木兒等悉誅之戮其子孫籍沒家產惟鐵木迭兒子鎖南議遠流張珪曰鎖南從逆賊親承相拜住臂乃欲活之耶 十一月帝至大都 十二月御史臺經歷孫兒只班御史撒兒塔罕兀都蠻郭野先忽都並坐黨鐵失免官于是監察御史趙成慶等言鐵木迭兒在先朝包藏禍心離間親藩誅戮大臣使先帝孤立卒罹大禍其子鎖南親與逆謀久逃天憲乞正其罪以快元元之心月魯禿哈散敦皆鐵失之黨不宜寬宥遂並伏誅 流諸王月魯鐵木兒于雲南按梯不花于海南曲呂不花于奴兒于字羅兀魯思不花于海島並坐與鐵失逆謀 時旭邁傑等言南坡之變諸王買奴逃匿潛邸願劾

香王即位
買奴密請
誅元凶

趙成慶等
請誅鎖南
等
派月書等
趙通傑等
請封買奴
為泰富王
倒刺沙等
以封逆道
官

三寶奴勸
立和世球
康里脫脫
爭之
鐵木迭克
請立皇子

死力且請誅戮元凶。上契宸衷。宣家獎諭。今臣等議宗戚之中。能自拔逆黨。盡忠朝廷者。惟有買奴。請加封賞。以示激勸。遂以泰富縣二千戶封買奴為泰富王。議討逆功。以倒刺沙為左丞相。紐澤鎖克並加光祿大夫。賜旭邁傑等各有差。詔改明年元為泰定。

張溥曰。英宗在位三年。剛明圍治。惟觀音保等之死。一事失德。其他書史冊者。若免民租。罷金銀冶。減海運糧。行助役法。卹孔氏子孫。詔上書言事者得專達。皆善政也。南坡駐蹕。鐵失行逆。年僅二十一而遇劫。天下哀之。然推尋禍本。不能不咎太皇太后也。太后順宗正妃。體誕二聖。成宗之世。出居懷州。武宗即位。始上尊號。建興聖宮。更歷仁英。冊寶益隆。二子一孫。皆為天子。而太后優游三朝。御殿受賀。太陰沙麓。異世協慶。豈非后妃之極遇哉。及東朝既正。淫恣無忌。內則黑驢母亦烈失八用事。外則幸臣失以門紐隣。及時宰鐵木迭兒相率為奸。三主膏陽。而母后不制。敝筭在梁言之醜矣。鐵木迭兒于武宗之世。擅離雲南。竟赴京師。尚書省奉行詰問。太后庇之。遽令還職。仁宗御極。與完澤李孟更張庶務。罷送兒勿用。未幾旋進右相。張珪直言。太后杖責。逐出國門。延祐四年。蕭拜住楊朵兒只糾正其罪。送兒懼匿后宮。帝重遣太后意。僅罷相位。逾二年。復拜太子太師。明年帝崩。再正相位。首殺蕭楊。英宗稟王母之命。心雖弗善。不敢不任也。後漸疏遠。快然而死。太后亦崩。始削奪官爵。窮竟黨與。鐵失等為彼心腹。內不自安。遂手弑帝。雖置賊肘腋。驅除不早。帝計誠失。願群奸無上。內外盤固。由來者漸。不可謂非太后釀成也。仁宗崩時。太后屬意明宗。群臣不聽。擁立英宗。太后來賀。帝色不悅。即退悔曰。吾不擬養此兒。飲恨成疾。彼之忌帝。奸黨必與聞之矣。唐武后死。而三思尚存。則其黨弑中宗。宏吉刺太后與送木迭兒死。而鐵失尚存。則其黨弑英宗。除惡不盡。害同養虎。自古而然。但中宗庸奴自斃。英宗強陽致疾。賢不肯相。去則遠耳。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三帝之立
文宗順帝

仁宗延祐二年十二月。立武宗子和世球為周王。出鎮雲南。初武宗既立。帝為太子。後丞相三寶奴復勸立和世球。召康里脫脫言之。脫脫曰。大弟定宗。社居東宮。已久。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乎。三寶奴曰。今日兄以授弟。異日能保其叔。授手。脫脫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至是議立太子。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請立皇子碩德八剌。又與太后幸臣失烈門。諧和世球于兩宮。遂封周王。遣出鎮雲南。

元史卷之二十一

頭德八刺
又諧和世
珠出鎮雲

教化與阿
思罕懷憤

發兵塔察
免脫散襲
殺之和世
球遂北行

環圖帖睦
爾于瓊州

奏帝帝崩
燕帖木兒
謀立武宗

二子囚烏
伯都剌等
迎圖帖睦
爾于江陵

三年三月置周王嘗侍府官屬以充忽魯幹耳朵尚家奴李羅教化等為之十一月周王和世球次延安其臣充忽魯幹家奴及武宗舊臣釐目沙不丁哈八兒充等皆來會教化謀曰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也王之出鎮本非上意由左右護攝致然請以其故白行省俾聞之朝廷庶可杜塞離間不然事變巨測遂與教騎馳去先是阿思罕為太師鐵木迭兒奪其位出之為陝西行省丞相及教化等至即與平章政事塔察兒行臺御史大夫脫里伯中丞脫歡悉發關中兵分道自河中府入已而塔察兒脫歡襲殺阿思罕教北于河中和世球遂西行至北邊金山西北諸王察阿台等聞和世球至咸率眾來附和世球至其部與定約束每歲冬居札顏夏居幹羅幹察山春則命從者耕于野泥十餘年間邊境富謐

英宗至治元年五月遷武宗第二子圖帖睦爾于瓊州時右丞相鐵木迭兒懷私固寵擄奪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危中政使咬住告脫歡察兒等交通親王于是徙圖帖睦爾居海高因禁曰毋交通諸王駙馬掌陰陽五科者毋泄占侯

泰定帝泰定元年正月召圖帖睦爾于瓊州十月封圖帖睦爾為懷王居建康

致和九年九月文宗天曆元年三月徙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七月帝崩于上都年三十六葬起鰲谷稱為泰定帝王禕曰武宗以兄弟相及約繼世子孫送居大位而仁宗惑于儉言不守宿諾傳位英宗仍使武宗二子明宗文宗出居于外及英宗遇弒而英宗在北文宗在南晉邸乘間入繼大統或謂晉邸非所宜立雖然晉王于世祖孫也于次為長雖字藩服嘗有盟書今而國統之弗繼則求所當立者舍晉王之系將誰屬耶然則謂晉邸非所宜立者亦過也舊傳英宗之弒晉邸與聞乎故其歿不舉請諡升祔之典明其為賊也然考之實錄皆不得其實傳聞之謬烏可信哉

初帝由晉邸立而和世球兄弟以武宗子播越南北人心念之舍樞密院事燕帖木兒自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謀欲立其二子乘帝有疾與諸王滿剌等陰圖其事至是帝崩皇后皇太子遣使詣大都命平章政事烏伯都剌收掌百司印章及諭安百姓

姓八月甲午百官集興聖宮燕帖木兒率阿刺鐵木兒李倫赤等十七人兵皆露刃號于殿曰武宗皇帝有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死遂手縛平章烏伯都剌伯顏察兒分命勇士執中書左丞朵朶參政王士熙參議脫脫吳秉道侍御史鐵木哥邱世傑太子詹事丞王恒等皆下獄燕帖木兒與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共守內庭推前湖廣行省左丞相別不花為中書左丞相詹事塔失海牙為中書平章速速為左丞相不憐吉台為樞密副使與中書右丞趙世延等分典庶務調兵守御關隘徵諸禦兵屯京師下郡縣造兵器出府庫犒軍士燕帖木兒直宿禁中達旦不寐一夕再使人莫知其處是時周王和世球遠在沙漠粹未能慮生他變乃遣前河南參政明里董阿迎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密以意諭河南行省平章伯顏令

圖帖木爾
發江陵

倒刺沙殺
滿亮

圖帖睦爾
入京師

倒刺沙立
泰定帝子
于上都
燕帖木兒
敗上都兵

燕帖木兒
請圖帖睦
爾即位

殺烏伯都
刺等
以帖木爾
即位于大
都

簡兵以備扈從且令塔失帖木兒矯為南使言懷王已次近郊使民無驚疑 己亥明里董阿至汴梁與伯顏合謀執行省臣
皆下之獄 癸卯伯顏殺平章曲烈及右丞別鐵木兒是日明里董阿等上江陵甲辰懷王發江陵遣使召鎮南威順高昌諸
王來會執湖廣行省左丞馬合謀送京師以別薛代之河南行省出府庫金銀鈔錠分給官吏將士又命有司造乘輿供帳儀
仗等物平章伯顏勒兵以俟參政脫字臺獨曰今蒙古軍與宿衛之士俱在上都而令探馬赤軍守諸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
也是夜脫字臺將手刃殺伯顏伯顏覺遂拔劍殺脫字臺而奪其所部軍器馬匹 丁未燕帖木兒遣其弟撒敦守居庸關唐
其勢屯古北口戊申燕帖木兒又令乃馬台矯為使者北來言周王亦整兵南行聞者皆悅懷王命伯顏為河南行省左丞相
遣李羅等將兵守潼關 己酉丞相倒刺沙殺諸王滿亮于上都滿亮時與阿馬刺台宗正札魯忽赤潤潤出平章買閭集賢
學士兀魯思不花大嘗禮儀院使哈海赤等十八人同附燕帖木兒事覺被殺 庚戌懷王至汴梁伯顏等扈從北行以前翰
林學士阿不海牙為河南行省平章事辛亥以燕帖木兒知樞密院事 壬子脫脫木兒帥其軍自上都來歸即命守古北口
癸丑上都諸王以兵分道攻大都 乙卯脫脫木兒及上都諸王失刺平章乃馬台詹事欽察戰于宜興斬欽察于陣禽乃
馬台送京師戮之失刺敗走 丁巳懷王入京師居大內 以明里董阿閣台速速並為平章政事曹立為右丞伯顏為御
史大夫趙世延為御史中丞高昌王鐵木兒補化知樞密院事 己未上都梁王王禪右丞相塔失鐵木兒太尉不花平章政
事實閭御史大夫紐澤等兵次榆林鎮衛指揮黑漢謀附上都坐棄市 是月倒刺沙立泰定帝子阿速吉八為帝于上都
年九歲改元天順 九月庚申朔燕帖木兒督師居庸關遣撒都兵襲上都兵于榆林擊敗之追至懷來而還隆鎮衛指揮
幹都蠻以兵襲上都諸王滅里帖木兒脫木赤于院羅臺執之歸于京師 壬戌懷王遣使祭五嶽四瀆命速速宣諭中外曰
昔在世祖及以列聖臨御咸命中書省綱維百司總裁庶政凡錢穀銓選刑罰興造罔不司之自今除樞密院御史臺其餘諸
司及左右近侍敢有隔越中書奏語者以違制論監察御史其糾言之 賜上都將士來歸者鈔各有差 召燕帖木兒赴闕
上都諸王也先帖木兒等自遼東以兵入遷民鎮 丁卯燕帖木兒率諸王大臣請懷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王以兄周王
和世球在漠北以虛位俟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王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天下
己巳上都諸王忽刺台等引兵入崞州 遣撒敦拒遼東兵于薊州東流沙河阿兀刺守居庸關 以也速台兒知行樞密
院事將兵行視大行諸闕西擊河中潼關軍 辛未殺烏伯都刺流朵朶王士熙伯顏察兒脫歡等于遠州並籍其家 壬申
懷王即皇帝位于大都詔曰洪惟我太祖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統緒宗親各受分地勿敢妄生覬覦此不易之成規萬世

元史卷二十一

元史卷二十一

二十一

燕帖木兒
大敗上都
軍王禪等
逆

燕帖木兒
敗遼東軍

所共守者也。世祖之後，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以公天下之心，以次相傳。宗王貴戚咸遵祖訓，至于晉邸，具有盟書，願守藩服，而與賊臣鐵失也先鐵木兒等潛通陰謀，冒干帝位，使英宗不幸罹于大故。朕兄弟播越南北，備歷艱險，臨御之事，豈獲與聞。朕以叔父之故，順承惟謹。于今六年，災異迭見，權臣倒刺沙烏伯都刺等專權自用，疏遠勳舊，廢棄忠良，變亂祖宗法度，空府庫以私其黨，類大行上賓，利于立幼，顯標國柄，用成其姦。宗王大臣以宗社之重，統緒之正，協謀推戴，屬于眇躬。朕以非德宜侯，大兄固讓再三，同僚耆老以為神器不可以久虛天下，不可以無主。周王遼隔朔漠，民庶遑遑，已及三月，誠懇迫切，朕姑從其請，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已于致和元年九月十三日，即皇帝位于大明殿。其以致和元年為天曆元年。可大赦天下。於戲！朕豈有意于天下哉！重念祖宗開創之艱，恐累大業，是以勉徇輿情，尚賴爾中外文武臣僚協心相與，輯甯億兆，以成治功。咨爾多方，體予至意。癸酉，封燕帖木兒為太平王。乙亥，上都王禪兵襲破居庸關，將士皆潰。燕帖木兒軍次三河。丙子，王禪游兵至大口，燕帖木兒還軍次榆河，帝出齊化門視師。丁丑，燕帖木兒來見，曰：「乘輿一出，民心必驚，軍旅之事，臣請以身任之。」帝即日還宮。戊寅，燕帖木兒與王禪前軍戰于榆河，敗之，追奔紅橋北。其樞密副使阿剌帖木指揮使忽都帖木兒復以兵會王禪來戰，又敗之。辛巳，燕帖木兒與上都軍大戰于白浮之野，敗之。明日，大霧，王禪等遁崑山，收集散亡。復來戰，燕帖木兒列陣，白浮西敵不敢犯。至夜，撒敦脫木兒前後夾攻，敗走之。追及于昌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帝遣使諭燕帖木兒曰：「丞相每臨陣躬冒矢石，朕有不虞，奈何！自今第以大將旗鼓督戰可也。」燕帖木兒對曰：「凡戰臣必以身先之。敢後者論以軍法。」若委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乙酉，上都兵入古北口，將士皆潰。其知樞密院竹温台以兵掠石槽，燕帖木兒先遣撒敦倍道趣石槽，掩其不備，擊之。自將大軍繼其後，轉戰四十餘里，至牛頭山，擒駙馬索羅帖木兒，政事蒙古塔失帖木兒等殺之。飛校降者萬人。餘軍奔寬夜，遣撒敦出古北口，逐之。脫木兒與遼東兵戰薊州南，殺獲無算。丁亥，遼東軍抵京城。燕帖木兒引兵拒之。今京城召募壯丁，乘城拒守。戊子，上都諸王忽刺台等兵入紫荆關，將士皆潰。陝西行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兵從大慶關渡河，擒河中府官殺之。萬戶徹里帖木兒軍潰而遁。河東官吏皆棄城走。十月己丑，燕帖木兒引兵至通州，擊遼東軍，敗之。遣脫木兒將兵四千西援紫荆關。癸巳，上都諸王忽刺台游兵進逼南城。燕帖木兒及湯翟王太平國王孛羅台等戰于檀子山之叢林，殺太平死者蔽野。餘皆宵遁。乙未，燕帖木兒等帥軍循北山而西，趣良鄉。時諸將與忽刺台阿剌帖木兒等戰于盧溝橋，聲言燕帖木兒大軍至，敵兵皆遁。丙申，中書省臣言上都諸王大臣不思祖宗成憲，惑于倒刺沙之言，輒以兵犯京畿，賴陛下神武，王禪遂致潰亡，生擒諸王孛羅帖木兒及諸用事大臣蒙古塔失等，既已

月帖木兒等圍上都刺沙等出降阿刺吉八不知所終

連奉定后于安東州遣使迎和世珠于漢北

殺倒刺沙和世珠即帝位于和寯之北

圍帖睦爾遣燕帖木兒奉書于和世珠

明正典刑宜傳首四方以示眾從之 戊戌諸將追阿刺帖木兒等至緊州關獲之送京師皆棄市 己亥禿滿迭兒軍復入

古北口燕帖木兒引兵禦之大戰檀州南敗之禿滿迭兒走還遼東 辛丑齊王月魯帖木兒蒙古元帥不花等以兵圍上都

倒刺沙等奉皇帝璽出降梁王王禪遁遼王脫脫為齊王月魯帖木兒所殺遂收上都諸王符印阿刺吉八不知所終

印濟曰泰定帝乃裕宗之嫡孫甘麻刺之長子子屬為宗子非不當立也英宗為鐵失所弑諸王迎立之初不與其謀武宗

二子次雖當立然既為英宗所據則非其有矣泰定初立之年即立阿刺吉八為太子至是五年名分已定圖帖木兒遣兵

攻之以致于死地史不明言其所以致死之由然所以致之死地者圖帖睦爾也律以春秋趙盾之法非弑而何

丁未陝西兵至鞏昌縣黑石渡遂據虎牢復入武關庚戌帝御興聖殿諸王大臣奉上皇帝寶分遣使者檄行省內郡罷兵

甲寅元帥也速塔兒執湘甯王八刺失里送京師初八刺失里及趙王馬札罕諸王忽刺台承上都之命各起所部兵南侵冀

甯還次馬邑至是被執 十一月辛酉也先控兵至武安也先鐵木兒以軍降 甲子陝西兵進逼汴梁聞朝廷傳檄罷兵乃

解去 甲戌連奉定后雍吉刺氏于安東州 庚辰遣使奉迎周王和世珠于漠北 癸未倒刺沙王禪馬某沙紐澤撒的迷

失也先鐵木兒等俱棄市 十二月甲寅復遣治書侍御史撒迪等迎周王時諸王皆勸周王南遷京師周王遂發北邊諸王

察阿台元帥朵列捏等咸率師扈行舊臣李羅尚家奴哈八兒禿皆從至金山嶺北命李羅如京師

二年正月庚申遣前翰林學士承旨不答失里北還周王行在所仍命太府太監沙班刺奉金帛以往 乙丑復遣中書左丞

躍里帖木兒迎周王 壬午周王遣李羅至京師 乙酉撒迪等見周王于行帳勸進 丙戌周王即皇帝位于和寯之北遣

撒迪還京師命之曰朕弟向嘗觀書史邇者得無廢乎聽政之暇宜觀賢士大夫講論史籍以知古今治亂得失卿等至京師

嘗以朕意諭之舊臣及兩宮之人聞北使至皆歡呼曰吾天子真自北來矣爭先迎謁所至成聚 二月辛卯立妃宏吉刺氏

為皇后 辛卯遣尊周王母亦乞烈氏母唐兀氏並為皇后 辛亥帝勅群臣曰撒迪還吉大兄已即皇帝位凡二月二十一

日以前除官者速與劾劾後凡銓選其詣大兄行在以聞 三月辛酉帝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于行在所 四月癸巳燕帖

木兒見于行在所行在嘉其功拜為太師復諭之曰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舊其諭以朕意燕帖木兒因奏陛下君臨

萬方國家大事所繫者中書省臣樞密院御史臺而已宜擇人居之遂以武宗舊人哈八兒禿為中書平章政事伯帖木兒知

樞密院事李羅為御史大夫 甲午立行樞密院命昭武王知院事火沙賽帖木兒買奴同知院事是日宴諸王大臣于行殿

因諭臺臣曰太祖有訓美色名馬人皆悅之然方寸一有係累即能壞名敗德卿等居風紀之司亦當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

和世球立
國帖睦爾
為太子

行在次子
王忽察都
太子入見
帝暴崩廟
號明宗

太子復即
位于上都
皇后殺明
宗后
廢明宗子
安惟帖睦
爾立燕王
為太子旋
卒

文宗崩廟
宗號瑛質
班立旋亮
燕帖木兒
請立燕帖
古思后不

史書皆命塔察兒奔帖傑兒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則右手也樞密則左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切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其勢然也朕有闕失卿等亦宜以聞朕不爾責 癸卯行在遣使立帝為皇太子 己未皇太子遣翰林學士承旨阿璘帖木兒親于行在 乙亥行在勅大都省臣鑄皇太子寶時求故太子寶不知所存乃命更鑄之 丁丑皇太子發京師北迎行在 六月丁亥行在次坤都也不速遣近侍別不花至京師 庚戌皇太子次于上都之六十店 辛亥行在次哈兒哈納禿詔諭中書省臣凡國家錢穀銓選諸大政事先啟皇太子然後以聞 八月乙酉行在次于王忽察都丙戌皇太子入見是日行在宴皇太子及諸王大臣于行殿 庚寅帝暴崩于行在皇太子入臨哭盡哀燕帖木兒以行在皇后之命奉皇帝寶授于皇太子

胡粹中曰聞之故老言燕帖木兒奉上璽綬明宗從官有不為之禮者燕帖木兒且怒且懼既而帝暴崩燕帖木兒聞哭聲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史乃言皇太子入哭盡哀燕帖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授于太子其說不合豈當時忌諱有不敢明言者歟

癸巳皇太子至上都已亥皇太子復即位于上都大赦天下以伯顏為左丞相欽察台阿兒思蘭海牙趙世延並為平章政事朵兒為右丞阿榮趙世安並參知政事塔失鐵木兒知樞密院鐵木兒補化鐵木兒脫並御史大夫 九月丁巳帝還大都 十月丙申上太行皇帝尊諡廟號明宗

至順元年三月封皇子阿刺忒納答刺為燕王 四月皇后宏吉刺氏殺明宗皇后八不沙 五月廢明宗子受惟帖睦爾時帝將立其子阿刺忒納答刺為皇太子乃以受惟帖睦爾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阿璘帖木兒奎文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于晚卜赤顏又召虞集使書詔播告中外 十二月立燕王阿刺忒納答刺為皇太子

二年正月皇太子阿刺忒納答刺卒 八月詔太子古剌答納出居燕帖木兒家 十一月詔養燕帖木兒之子塔刺海為子 三年八月帝崩于上都廟號文宗 十月庚子廊王懿璘質班即皇帝位王明宗第二子也帝始崩時燕帖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廊王時年甫七歲百司庶務咸啟皇后取進止 十一月戊寅尊皇后為皇太后 壬辰廊王璽廟號宣宗 皇太后遣右丞闍里吉思迎安惟帖睦爾于靜江初安惟帖睦爾既廢徙高麗使居大青島後又徙靜江至是廊王璽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太后曰吾子尚幼安惟帖木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于理當立乃遣闍里吉思

從迎立安
惟帖睦爾

燕帖木兒
取奉定后

為夫人後
以淫死

安惟帖木
爾即帝位

于上都立
伯牙吾氏

為后

馮祖常諷
唐其勢謀

亂伯顏殺
之併弑皇

后

往迎之

四年六月順帝元統元年 三月燕帖木兒死燕帖木兒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奉定后為夫人前後尚

宗室女四十人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宅男女列坐見生隔一婦甚麗意欲與俱歸顧左

右曰此為誰對曰太師家人也自後荒淫日甚體羸弱血而死 六月己巳安惟帖睦爾即皇帝位于上都初帝自廣西迎至

百官具函簿迎于良鄉燕帖木兒既見並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帝畏之一無所答燕帖木兒疑其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

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遲延者數月至是燕帖木兒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與燕

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 八月立燕帖木兒女伯牙吾氏為皇后 九月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帝之將立也召諸

老臣赴上都議集亦預焉中丞馬祖常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矣蓋以文帝嘗命集書詔言帝非明宗子故祖嘗以此諷集使

去集乃謝病歸集既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不問

後至元元年六月左丞相唐其勢伏誅遂殺皇后伯牙吾氏唐其勢燕帖木兒子也時右丞相伯顏獨秉政唐其勢忿曰天下

本我家天下伯顏何人而位吾上遂與其叔父句容郡王答隣答里潛蓄異心謀立諸王晃火帖木兒帝數召答隣答里不至

鄭王撒撒禿發其謀唐其勢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伯顏及完者帖木兒等掩捕獲之併殺其弟答剌海時答剌海走匿皇

后座下后蔽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使人併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乃遷后出宮

伯顏殺之于開平民舍晃火帖木兒亦自殺 詔曰曩者文宗皇帝以燕帖木兒富有勞伐父子兄弟顯列朝廷而輒造事變

出朕遠方文宗尋悟其妄有旨傳次于朕燕帖木兒貪利幼弱復立朕弟懿隣質班不幸崩殂今丞相伯顏追奉遺詔迎朕于

南既至大都燕帖木兒猶懷兩端遷延數月天殞厥功伯顏等同辭翊戴乃正宸極後撤敦答里唐其勢等相襲用事交通索

王晃火帖木兒圖危社稷阿察赤亦嘗與謀賴伯顏等以次掩捕明正其罪元凶構難貽我太后震驚朕用兢惕永為皇太

后後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為心親擊大寶俾予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近古罕有雖嘗奉上尊號揆之朕心猶為未

盡已命大臣特議加禮伯顏為武宗捍禦北邊翊戴文宗茲又克清大慈明勅國憲爰賜答剌罕之號至于子孫世世永賴可

大赦天下 八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六年六月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宏吉刺氏于東安州安置放燕吉古思于高麗詔曰昔武帝升遐太后感于愴慙俾皇

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遠居沙漠親王大臣同心翊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

元史卷二十二

元史卷二十二

日十一

歷文宗廟
主遠大皇
太后于東
安州故燕
帖古思子
高麗

在燕請迎
歸太后母
子不報與
遇害

所在假讓位之名以竇重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為皇太子文宗當躬遜之際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乃攜邪言嫁媼于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內懷愧慙則殺也牙里以杜口上天不佑遂降殞罰叔孀不答失里怙其勢熾不立明考之家嗣而立幼稚之弟懿璘質班奪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常撤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答失里削去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也里牙已死其以明里董阿等明正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皇獲不軌之愆已撤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也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方在幼惟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明皇上賓皇弟尚在襁褓未有知識義當矜憫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以盡骨肉之義不報未幾太后殂于東安州燕帖古思遇害于中道

張溥曰秦定帝即位之元年即立子阿速吉八為皇太子四年帝崩于上都太子繼立正也燕帖木兒懷武宗舊恩妄生異謀迎立其二子文宗圖帖木兒自江陵先發竟入京師治兵相攻忠義屠戮遂龍尊位陷上都太子不知所終乃走使漠北奉迎勸進明宗和世世球至和甯之北竟即帝位立文宗為太子次旺察忽都文宗入見明宗暴崩明帝始願豈不謂吾弟孝友先驅奉奠猶之懷甯入而仁宗避無庸南向讓三北向讓再竟不知其愚而蹈死也然為文宗者則甚矣國有君而逐之兄既立而弑之亂賊之事一已不堪其可再乎燕帖木兒外託哈刺李孟之名而內行送兒鐵失之詐始讐秦定而迎二王又助文宗以戕明宗弑立大故反覆亦甚直卓操耳何平勃為至聖元年春立明宗子懿璘質班為太子冬立燕阿剌忒納荅刺為太子二年春正月太子即薨詔皇子出居燕帖木兒家道人寄養漢后貽譏胡人不學甯知殷鑒及帝不豫后立廓王廓王虛壽又立安惟帖睦爾揆以常情明宗帝兄其子猶帝子也文宗既弑明宗其子即帝也殺其父立其讐文后獨不為身計乎或者庚寅之變倉卒事秘后實不聞帝與國人亦交隱焉久而莫問也燕帖木兒不悅順帝遷延數月身死而後帝得即位內外保護莫非太后之力至元六年驟行遷殺遂至上廢廟主下戮皇弟反噬不仁喋血門內太后當此亦將悔不從燕太師廢立已子乎然積憾不貲則皆仁宗為備也仁宗受命武宗約萬歲之後傳位其子忽納鐵木迭兒等邪說立明宗為周王出鎮雲南致逃漢北易世無幾大難數作英宗弑而秦定乘虛秦定崩而明文宗立文宗崩而順帝報復自至治之末迄至元之初震器天極骨肉誅表禍無虛載天人並怨孰非延祐一君所貽哉且武仁授受天顯無間後人莫能繼述武宗殺成后文后即效之而殺明后仁宗背武宗文宗即效之而弑明宗凡

九朝新事本末

四年五月脫脫罷以阿魯圖為中書右丞相脫脫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召用之封脫脫為鄭王

七年六月詔免太師馬札兒台官安置于西甯時阿魯圖罷列兒怯不花為右丞相以宿憾譖馬札兒台故有是詔脫脫力請與父俱行時相欲傾之因有告變者復移于西域撒思之地御史大夫亦憐真班曰脫脫父子無大過奈何迫之于險遂召還甘肅馬札兒台尋卒

九年七月復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初馬札兒台卒左丞相太平請令脫脫歸葬左右以為難太平為之固請脫脫得還及拜太傅脫脫不知太平之有德于己也因汝中讒間成隙欲中傷之是時中書參政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太平所拔用者悉誣以罪黜去太平既罷又誣劾之脫脫母聞之謂脫脫兄弟曰太平好人何害于汝而欲去之汝兄弟若違吾言非吾子也遂止太平故吏田復勸之自裁太平曰我無罪當聽于天若自殺則誠有歎矣遂還奉元杜門不出

十二年八月脫脫自請出師伐徐州賊李二詔許之兵部尚書密通麻和護等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庶政之根本不可一日離乞留脫脫以弼亮天工庶內外有兼治之宜不報遂詔脫脫以答刺罕太傅右丞相分省于外總制諸路軍馬凡爵賞誅殺悉聽便宜行事脫脫尋破賊于徐州即軍中加拜太師趣還朝先是脫脫弟也先帖木兒出師討劉福通駐沙河軍夜潰西臺御史范文劉希僧等劾其喪師辱國脫脫庇之詔不問中臺御史周伯琦附脫脫劾文等越分干譽乃左遷西臺御史大夫朵兒直班為湖廣平章而盡出文等由是人不敢言事汝中相復言于脫脫曰不殺朵兒直班丞相終不安乃命給軍餉總兵者希指教侵奪之不為動脫脫復遣助教完者至軍中諷便害之完者至謂人曰平章國家者動舊德吾苟害之人將不食吾餘矣朵兒直班竟卒于黃州

十三年正月以哈麻為中書平章政事先是脫脫西行也別兒怯不花為相以宿怨每欲中傷之賴哈麻在上前營護得免別兒怯不花又與太平韓嘉納禿滿迭兒等十人結為兄弟及脫脫復相誦太平陝西出別兒怯不花般陽禿滿迭兒四川右丞誣以罪追至途殺之而深德哈麻復召用至是拜平章

十四年九月脫脫總制諸軍出討高郵賊張士誠尋破賊于高郵城外十二月詔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以太不花等代總其軍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汝中相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平章以下見其議事最異同哈麻以有德于脫脫不為之下汝中相因譖之脫脫改為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至是噉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為己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材鄙器玷汚清臺紀綱之政不修貪淫之心益著章三上詔以脫

脫脫復相聽汝中相之欲害太平其每力止之脫脫破李二于徐州

汝中相等歡脫脫殺朵兒直班

脫脫荐用哈麻

汝中相搆哈麻脫脫有隙哈麻遂噉袁賽因不花等劾削脫脫

汝中相搆哈麻脫脫有隙哈麻遂噉袁賽因不花等劾削脫脫

汝中相搆哈麻脫脫有隙哈麻遂噉袁賽因不花等劾削脫脫

汝中相搆哈麻脫脫有隙哈麻遂噉袁賽因不花等劾削脫脫

汝中相搆哈麻脫脫有隙哈麻遂噉袁賽因不花等劾削脫脫

汝中相搆哈麻脫脫有隙哈麻遂噉袁賽因不花等劾削脫脫

汝中相搆哈麻脫脫有隙哈麻遂噉袁賽因不花等劾削脫脫

汝中相搆哈麻脫脫有隙哈麻遂噉袁賽因不花等劾削脫脫

汝中相搆哈麻脫脫有隙哈麻遂噉袁賽因不花等劾削脫脫

汝中相搆哈麻脫脫有隙哈麻遂噉袁賽因不花等劾削脫脫

汝中相搆哈麻脫脫有隙哈麻遂噉袁賽因不花等劾削脫脫

竇脫脫于雲南
哈麻矯詔殺脫脫

太平釋嘉納幹勒海壽以劫哈麻被誅

哈麻進西天僧禿魯帖木兒進西番僧皆以房術媚帝

脫老師費財已逾三月坐視寇盜恬不為意削去官爵准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南夏以奉不花月開察兒雲雪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遜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當受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受詔即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率所部以聽月濶察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當死丞相前遂拔劍自刎而死

十五年三月竇脫脫于雲南初安置脫脫于淮安既又移置亦集乃路至是臺臣尤論其譎輕故再徙雲南之鎮西其弟也先帖木兒徙四川碉門長子哈刺章肅州次子三寶奴蘭州仍籍其家產十二月哈麻矯詔殺脫脫于雲南脫脫既死雲南行次大理騰衝知府高憲欲以女事之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異詞拒絕憲銜之至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麻又矯詔遣使賜之鴆遂卒年四十二

史臣曰脫脫事君始終不失臣節惟惑于群小急復私怨君子病焉

哈麻者康里人與其弟雪雪早備宿衛帝深寵着之而哈麻有口才尤為帝所嬖幸累遷官殿中侍御史帝每即內殿與哈麻以雙陸為戲一日哈麻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即喚茶于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被愛幸無與為比太平為左丞相深惡之與御史大夫韓嘉納謀出哈麻諷監察御史幹勒海壽列其惡劾奏之其小罪則受宣讓王等駝馬諸物其大者則設帳御帳後無君臣禮又特以提調德甯寺為名出入脫忽思皇后宮闈無犯分之罪尤大徽甯寺者主脫忽思皇后錢糧而脫忽思皇后帝庶母也章再上帝僅奪哈麻雪雪官爵居之草地而太平等三人俱罷頃之復以脫忽思皇后言奪海壽官禁錮之謫太平居陝西加韓嘉納罪杖流奴兒干以死哈麻復用初哈麻嘗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為之號演撲兒法演撲兒華言大喜樂也哈麻之妹婿集賢學士禿魯帖木兒故有寵于帝與老的沙八郎答刺馬吉的波迪哇兒禡等俱號倚納禿魯帖木兒性狡帝愛之亦進西番僧伽璘真于帝伽璘真善秘密法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眾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其法亦名雙修法曰演撲曰秘密皆房中術也帝乃詔以西天僧為司徒西番僧為太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或三人或四人奉之謂之供養于是帝日從事于其法廣取婦女惟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為十六天魔舞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官宮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與又為龍舟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游戲八郎者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皆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出室曰皆即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著聞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皇太子年日長尤深疾禿魯帖木兒等所為然欲

順帝君臣
宜淨

哈麻欲除
禿魯帖木
兒語泄被
聞喇思監
等勅其兄
弟杖死

去之未能也。哈麻既誅，脫脫遂拜中書左丞相。雪雪亦由知樞密院拜御史大夫。由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二人矣。哈麻既相，自以前所進番僧為恥，告其父禿魯曰：我兄弟位居宰相，宜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專媚上，以淫蕩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我將除之。且上日趨昏暗，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恐皇太子為帝，則已必誅，即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蕩，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為老耶？帝即與禿魯帖木兒謀去哈麻。雪雪計已定，禿魯帖木兒走匿尼寺中。明日帝遣使傳旨，哈麻雪雪毋入朝。御史大夫搠思監因奏劾其罪，帝猶不忍。右丞相定住等論奏不已，始詔哈麻惠州安置，雪雪肇州安置，臨行俱杖死，並籍其家。

張溥曰：唐其勢用而伯顏殺之，伯顏用而脫脫逐之，脫脫用而哈麻殺之，哈麻用而禿魯帖木兒殺之，禍福出反勢。若循環而天下獨冤脫脫者何也？燕帖木兒輔佐文宗，篡國弑兄，自娶帝后，亂賊橫行，淫死牖下，子唐其勢襲封，謀不軌。伯顏捕誅之，當矣。順后何罪而並弑之？漢上官桀、安謀反，霍光盡誅其宗族，昭后獨不生廢，曾操殺伏完，並及獻后。史書曰：弑元順后，伯牙吾氏雖燕帖木兒女，兄弟謀逆，未嘗與聞。昭臺雲林宜慈自處，竟狀諸民舍，罪與弑君等耳。脫脫本馬札兒台子，為伯顏所養，宿衛禁近，政令修明，憂伯父放縱，禍將赤族，謀于父師黜竄南恩，以子逐父，似非人情。然大義滅親，君子所予。本諸春秋，季友鴆牙蓋先之矣。哈麻雪雪緣孔母恩澤，邀帝愛幸，西僧一進，荒淫日恣，孔甯儀行父之徒也。內忌脫脫，譖貶雲南，復矯詔鴆死大臣，既隕冠亂，益張亡國之罪，斬戮無辭。禿魯帖木兒同以房術結歡，後漸擢貳，發其異志，兄弟杖死，以小人誅小人，以親戚圖親戚，舉世共快。所恨者禿魯獨存耳。唐其勢于順帝元統元年封太平王，逾年而即誅。伯顏于至元元年弑后，六年而道死，亂臣執柄，命必不長。脫脫旋罷旋起，任用稍久，出入將相，中外稱賢。功著東南，身殲大理，諸葛武穆感慨同歸。然汝中柏纒夫之尤傾信不疑，始憾太平而私讐，致譏晚隙，哈麻而家門及禍比之匪人，傷何甚也。唐李德裕相武宗，制三鎮史稱其文章嚴厲，政事蕭曹乃痛言朋黨而德怨未忘，遂至力戰，雖刀淪身漳海，惜脫脫善讀史而未之知鑑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四

小明王之立

順帝至正十一年五月，潁州妖人劉福通、蕭縣李二兵起，先是四方群盜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有韓山童者，樂城人，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謫徙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

也先帖木兒等討擒

郭子興孫

德產等舉

也先帖木

兒軍潰遠

蠻子代之

脫脫大破

芝蔴李等

被召還朝

福通立籍

林兒為帝

答失八都

魯大破福

通

福通等兵

之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風文都王顯忠韓咬兒復鼓妖言言宋山童實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福通等乃刑白馬黑牛誓告天地遂同起兵以紅巾為號縣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福免逃之武安惟福通黨盛不可制朝廷乃命同知樞密院禿赤以兵擊之福通既破潁州遂據宋皋攻羅山上蔡真陽確山諸縣尋犯武陽葉縣陷汝甯府及光息二州眾至十萬李二號芝蔴李亦以燒香聚眾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九月劉福通兵勢日甚右丞相脫脫乃奏以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及衛王寬徹哥總帥諸衛軍十餘萬討之復上蔡擒其黨韓咬兒誅之

十二年二月定遠郭子興見汝穎兵起列郡騷動遂與其黨孫德產等舉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徹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州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指稱為盜以徵賞由是人皆洶洶不安詎言日甚三月也先帖木兒軍潰于沙河時也先帖木兒駐軍沙河軍中夜驚盡棄軍械北奔汴梁收散卒退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知兵遣平章蠻子代之九月右丞相脫脫自出軍至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奮擊破之芝蔴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遁濠州追擒其將數十人遂屠其城尋召脫脫還朝

十五年二月劉福通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為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道感文郁為丞相劉福通羅文素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拆太清宮材建宮闕福通疾導道專權命甲士搃殺之遂自為丞相十一月答失八都魯進擊劉福通戰于長葛大敗將士皆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刺不花引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復駐汴梁十二月答失八都魯大破劉福通于太康遂圍亳州小明王遁安豐

十七年二月劉福通遣其党毛貴陷膠州倪文俊陷陝州李武崔德等破商州攻武關直趨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怒俄為察罕帖木兒所敗乃退六月劉福通攻汴梁其兵分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良翼沙劉二趙普冀白不信大力教李喜妻趙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十二月太尉答失八都魯卒于軍時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答失八都魯引兵擊之詔遣知樞密院事達理麻失理來援分兵于雷澤濮州以禦福通達理麻失理戰沒諸軍大潰答失八都魯退駐石村朝廷疑其玩寇失機使者趣戰相踵敵規知之詐為答失八都魯通好書使者果得之以進答失八都魯聞之憂憤死

十八年五月劉福通攻汴梁守將竹貞出走福通入據其城乃自安豐迎其主韓林兒居之以為都秋七月懷慶路守將周全叛附于劉福通時察海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盩子城周全來戰伯帖木兒為其所殺遂盡驅懷慶民入汴梁福通遣全收洛陽守將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謝退兵福通殺之

元史卷二十四

元史卷二十四

四十三

十九年八月察罕帖木兒克汗梁劉福通復以其主韓林兒走據安豐
二十三年二月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劉福通據其城

二十六年十二月小明王韓林兒卒

張溥曰漢之後非漢而稱漢以殘晉者曰劉淵唐之後非唐而稱唐以滅梁者曰李存勗宋之後非宋而稱宋以亂元者曰韓林兒淵本匈奴左賢王豹子初為侍子在洛王渾李喜等皆折節稱道之乘普八王之爭歸集五部即漢王位陞河東平陽蒲坂為首亂存勗年十一即從克用破王行瑜後承三矢之命竟服真定并山東取漁陽蕪魏博策馬渡河而梁寇殄滅此皆英略天授壯氣遂屬或為真主或為大盜俱非偶然林兒則韓山童子也山童詭託彌勤妄號宋喬刑白馬告天地縣官捕治立時就擒小寇無能直燕雀耳林兒通逃之餘母子窮窘劉福通等強擁為帝戰敗輒走遂死於陽楚懷王孫心牧羊民間項梁立之尊稱義帝項籍殺之江中劉玄更擊逃匿王匡等推為天子建元更始敗于赤眉謝祿殺之兩人家族帝王群雄推附器小任重亡不旋踵林兒父子樂城草竊假名漢國以盆子之懦燕王邵之詐奔北殺身官其速也然紅巾賊起潁川最勁當其兵分為三也劉福通取河南毛貴取山東閻先生破遼陽焚上都中原以北幾三分有二風馳電激豈徒籍宋虛聲哉天厭胡運石人生謠韓劉揭竿勢猶陳涉勝國空名河淮響震不必其人龍種也迨真人既出因其年號資其土疆大舉北伐傳檄遂定詩曰伯也執爨為王前驅其小民龍鳳之謂乎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

察罕帖木兒克復之功

順帝至正十二年十二月以察罕帖木兒為汝甯府達魯花赤先是汝潁盜起江淮諸郡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潁州沈邱人察罕帖木兒奮起義兵沈邱子弟願從者數百人與羅山李思齊同設奇謀襲破羅山事聞朝廷授察罕帖木兒汝甯府達魯花赤思齊知府事于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邱數與賊戰輒克捷
十五年汝潁賊勢滋盛由汴以南臨鄆許葛洛等州察罕帖木兒引其兵轉戰而北遂營虎牢以遏鋒賊乃北渡孟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帖木兒進戰大敗之餘黨柵河州殲之無遺類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除中書刑部侍郎苗軍以榮陽叛察罕帖木兒夜襲之虜其眾營中事而淮右賊眾三十萬掠汴以西來構中牟營察罕帖木兒結陣待之以死生利害諭士卒士卒費勇決死戰無不一當百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鼓譟從中起奮擊賊中堅賊勢披靡不能支棄旗鼓遁走追殺十餘

察罕帖木兒起義兵與李思齊襲破羅山

察罕帖木兒走河北

里斬首無算軍聲大振

十六年汝穎賊李武崔德等陷陝州遂斷般函勢欲趨秦晉知樞密院事谷失八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帖木兒及李思齊往攻之察罕帖木兒即鼓行而西夜拔般陵立柵交口陝城堅賊轉南山粟給食固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帖木兒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烟狀以疑而夜提兵拔靈寶城賊始覺不敢動渡河掠安邑察罕帖木兒追襲以鐵騎追之賊回扼下陽赴水死者甚眾賊勢窮遁去以功加河北行樞密院事

王思誠求
援于察罕
帖木兒關
中遂定

十七年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倪文俊陷陝州李武等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時行臺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皆懼計無所出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賊素畏之宜遣使來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其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朝夕將失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帖木兒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為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得獨安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赴援遇賊轉戰殺掠無算賊遂潰聞朝廷以察罕帖木兒為陝西行省左丞未幾賊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帖木兒即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謀者誘賊圍鳳翔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赴之分軍張左右翼掩擊城中軍亦開門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亂自相踐蹂斬首數萬級餘黨皆遁關中遂定

察罕帖木
兒定河南

十八年賊毛貴等陷山東遂分道犯京畿朝廷徵諸道兵入衛詔察罕帖木兒以兵屯涿水察罕帖木兒即留兵戍清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赴召時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雁門上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南還察罕帖木兒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自勒重兵屯間喜絳陽賊果出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遂分兵屯澤州塞蓋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塞并徑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數血戰擊却之河東悉定進陝西行臺右丞兼行臺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樞密院事于是朝廷乃詔察罕帖木兒守禦關陝晉冀鎮撫漢沔荆襄便宜行事察罕帖木兒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為己責是年劉福通陷汴梁造宮闕易正朔號召群盜自巴蜀荆襄江淮齊魯遼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結察罕帖木兒乃北塞太行南守鞏洛自將中軍軍沔池將謀取汴會賊將周全以賊軍攻洛陽察罕帖木兒乃奇兵出宜陽破之進陝西行臺平章政事仍兼同知樞密院事

十九年察罕帖木兒以大軍次虎牢先發游騎南道出汴梁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梁水陸並下畧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谷過虎牢普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

元史卷二十五

元史卷二十五

壘賊屢出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譟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之佯走薄城西因縱鐵騎突擊悉擒其衆賊由是不敢復出自五月至八月謀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閉忠孝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諸將奮勇登城斬關入遂拔之劉福通挾其偽主從數百騎出東門遁去捷聞進河南平章政事兼樞密陝西行臺御史中丞詔告天下先是中原亂江海南漕不復通京師屢告饑至是河南既定檄書達江浙海漕乃復至

二十一年察罕帖木兒克山東先是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閩陝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船繕甲兵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謀知山東群盜自相攻殺而濟富田豐亦降于賊六月察罕帖木兒乃與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兵出并徑潦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洛汴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單懷鼓行而東復冠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其子擴廓帖木兒及諸將以精卒五萬橋東平與東平賊遇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其城下察罕帖木兒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克東平濟甯時大軍猶未渡群賊皆聚于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拒戰察罕帖木兒分遣奇兵取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邱中循濱海郡邑乃自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于分齊大敗之進逼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降南道諸將亦報捷再敗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皆聞風送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如故察罕帖木兒遂進兵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復掘重堦築長圍逼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輯流亡郡縣戶口再歸職方號令煥然二十一年察罕帖木兒為田豐所殺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豐之降也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豐既謀變乃請察罕帖木兒行觀營壘眾以為不可往察罕帖木兒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輕騎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為王士誠所刺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未至而已及于難詔贈潁川王贈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為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擴廓帖木兒既襲父職身率將士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堅乃遣壯士穴地道道以入十一月遂拔其城執賊首陳孫頭等二百餘人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皆就誅復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

察罕帖木兒入田豐營為王士誠所殺擴廓帖木兒復仇取二賊之心以祭父

張溥曰元順帝即位之四年廣東朱光卿河南棒湖四川韓法師等兵起其後漳州李志甫袁州周子旺湖廣蔣丙汀州羅天麟等與燕南山東羣盜所在縱橫至遼陽之吾者野人雲南夷之死可伐靖州獨之吳天保紛籍告亂集慶花山賊僅三十六人破官軍萬數凡彼盜名字掠城邑者蓋無歲不動也温台汝頤大盜浸昌天下騷動大將數沒李黼死于徐壽輝秦不華死于方國珍星吉死于趙普勝李齊死于張士誠褚不華身經百戰盡命淮安余闕每戰必勝喪元安慶毛貴破濟南路而董博霄破刺陳友諒寇信州而伯顏不花的斤戰死此數臣者或孤城窮守烈比睢陽或義士從游客同東海母教子忠臣心貫日多賢殄瘁國何可長然水德閏位大運告終尤莫甚于脫脫之敗察罕之死也脫脫有道大臣東南之亂躬冒矢石破李二敗士誠賊勢大蹙功在旦暮哈麻修怨嗾袁賽因劾之削官安置龔伯達勸其一意進討勿開詔書脫脫不可束身歸命亂遂不救察罕志在當世奮義鄉邑一戰而破羅山二戰而定河北三戰而復陝州四戰而復汴梁五戰而平山東出奇制勝大師必克田豐詐降行營難於神龍困頓禍生不戒天真不欲祐元乎何奪之暴也李牧死而趙亡其死以讒費禕死而蜀敗其死以疏脫脫之罹譖人其李牧子察罕之中賊傷其費禕乎大功垂成而臨敵易命錫命方隆而刺客間作國家急難當患無人有人矣當患不得其用既用矣當患不得其死班彪論王命有旨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六

東南喪亂

順帝至正八年十一月台州黃巖民方國珍兵起初國珍與蔡亂頭等相讐殺遂入海為亂劫掠漕運詔江浙參政朵兒只班討捕之追至福州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我兵自相驚潰朵兒只班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廷從之授國珍兄弟以官將治朵兒只班之罪樞密參議歸賜曰將之失利其罪固當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宜募海濱之民習水利者擒之今國珍遣人請降決不當從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真降也必討之以令四方時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國珍兄弟不肯赴勢益猖獗

一年六月方國珍兄弟入海燒掠沿海州郡朝廷遣江浙行省左丞李羅帖木兒往擊之兵至大閩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李羅帖木兒被執反為國珍飾詞上聞朝廷復遣達識帖木爾等至黃巖招國珍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紹興總管秦不花欲命壯士襲殺之達識帖木爾曰我受詔招降公等欲擅命耶乃止仍檄秦不花

方國珍起兵執朵兒只班迫土降狀歸賜請討之不

九朝新事本末

四十五

兵變中立
于大木死

壽輝臨城

且驢俞述

祖死之

李麟大敗

賊兵無援

城陷遂戰

死

李寬李東

昭死義

泰不花與

國珍戰于

港江死之

善博雷復

杭州人平

徽州

至海濱散其徒眾授國珍兄弟官有差 十月蘇州人徐壽輝等兵起攻陷蕪水縣及黃州路壽輝自稱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為太師攻陷饒州執魏中立陷信州執于大本二人不屈並死之

十二年正月徐壽輝兵陷漢陽遂陷武昌行省丞相威順王寬徹普化等棄城走壽輝兵復陷安陸府知府且驢戰不勝死之攻沔陽推官俞述祖戰敗被執不屈壽輝怒支解之 二月徐壽輝兵攻九江右丞李羅帖木兒方駐兵于江間風宵遁總管李麟撥鄉落聚木石于險處遏其歸路黃梅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麟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麟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椎于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十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木椿不得動麟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時東際淮甸西自荆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麟守孤城中外援絕而賊勢益熾進兵薄城分省平章禿堅不花自北門出走麟引兵登陣賊已焚西門張督射之轉攻東門麟急往救城已破賊兵入矣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無殺百姓賊刺之墮馬與兄冕子秉昭俱死州人聞之哭聲震城具棺葬之時冕居穎亦死于賊事聞贈麟隴西公諡文忠

三月台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花與友國珍戰于澄江死之時朝廷方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劫其童入海泰不花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拘留不遣而令其黨陳仲達往來議降泰不花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澄江觸沙不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泰不花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奪擊之賊羣至欲抱持入其船泰不花噴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事聞追贈魏國公諡忠介 七月徐壽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饒諸州遂犯昱嶺闕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參政樊執敬遽上馬率眾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斫賊中鎗而死時董博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博霄曰賊見杭州子女王帛必縱欲不暇為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使賊乘銳出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教化猶豫未決諸將亦難其行博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既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援劍廟諸將曰相君在此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亦次第平博霄亦受代去徽饒賊復自昱嶺闕寇於潛行省乃假博霄為參政復提兵討之博霄為日引兵扼新溪迫殺至於潛復其縣又復昱嶺闕賊兵復大至陷千秋關博霄按軍不動伏兵城下授以火礮約曰見旗動即發已而視賊稍懈進兵擊之伏兵見旗動盡發遂奪千秋關賊復攻獨松百尺幽嶺三關博霄先以兵守要路分三道會兵擣賊巢乘勝復安吉尋克廣德賊復犯徽州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博霄伏兵擊之已而妖霧開伏兵皆起賊大潰斬首數萬級徽州復平 九月以余闕為淮西宣慰副使守安

余關不用
苗軍

星吉擒周
王復池州
無獲賊死

張士誠士
德士信起
兵李齊死
之

以方國珍
兄弟為各
路治中不
受

上願帖木
兒等討敗
壽輝

劉濬萬賊
死子健復
仇擒王喜

連鐵帖睦
爾為士誠

所敗
報恩奴為
倪文俊所

慶時寇兵日盛闕抵官十日而賊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諸將議屯四載守策環境築堡選精甲外捍而耕稼于中後陰增障
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升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
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窺中國詔阿思蘭引還苗軍有暴于境者即收戮之凜凜莫敢犯時群盜環布四外
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 十二月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擊趙普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星吉初為南臺御
史大夫執政忌之出為湖廣平章至是移江西星吉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驥等據池陽
太原諸郡號百萬星吉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驥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
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星吉自據鄱陽口綴江西要衝
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乘賊大艦來攻編葦葦塞上下流火之星吉率兵力戰眾死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
聞其名不忍害昇至密室乃蘇羅拜餽食星吉叱之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星吉河西人棚思吉之子
十三年五月泰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及其弟士德士信起兵臨泰州淮南行省遣知府李齊招降被留久之賊酋自相戕始
縱齊來歸士誠尋殺參政趙連臨興化縣行省以左丞魯哲篤鎮高郵出齊守鹽社湖會教賊呼謀入城省憲官皆遁齊還城
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而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給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至往則
下齊于獄齊雖辭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拽倒椎碎其膝而剮之時
論大科三魁若李黼秦不花及齊皆不負科名云 十月以方國珍兄弟為各路治中不受先是遣江浙左丞帖里木兒南
臺侍御史左峇納失里復招諭國珍既而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隙徒遂以國珍為徽州路治中
國章廣德路治中國英信州路治中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等率兵討
之 十二月江浙行省卜願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等合軍討徐壽輝於蕪水壽輝敗走獲其官屬四百人初徐壽輝將王
善既陷羅源遂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泉壯士與其子健數與力戰濬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以
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瘞父屍健歸請帥府兵以復讎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半夜發火大譟
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殺其父者并擒善獻於帥府事聞贈濬行省檢校授健古田令
十四年六月張士誠寇揚州達識帖睦爾兵敗諸軍皆潰士誠尋陷盱眙及泗州
十五年春正月徐壽輝遣其將倪文俊復破馮陽威順王寬徹善化令其子報恩奴等回元帥阿思藍水陸並進討之至漢川

元史卷二十六

丁一

殺兒只班
戰死

士誠據平
江路殺馬
兒孫孫

士誠破杭
州左各納
失里戰死

達識帖睦
爾為楊完
者所制

楊完者為
子死義

士誠請封
爵達識帖
睦爾授以

大尉

陳友諒殺

文飯併其

軍

友諒破安

慶余關韓

建全家死

水淺文俊用火箴燒船兵遂敗報恩奴被殺 三月徐壽輝兵破襄陽 五月倪文俊自沔陽復破中興路元帥朵兒只班戰死

十六年正月倪文俊建都於漢陽迎徐壽輝據之未幾復陷常德澧州諸路 二月張士誠陷平江路據之改為隆平府連陷

湖州松江常州諸路初或傳士誠有降意朝廷遣烏馬兒孫孫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迫使降搆詬斥不絕及士誠從平

江搆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者謀遣人約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事泄被害 三月方國珍復降命為海道漕運萬戶其兄國

璋為衢州路總管 七月張士誠遣兵破杭州江浙丞相達識帖睦爾適平章左答納失里戰死先是達識帖睦爾兵屢敗議

者以為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士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兵破杭州達識帖睦爾兵入富陽

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兵復其城達識帖睦爾乃還然苗軍素無紀律肆為抄掠所過蕩然無遺

達識帖睦爾方倚完者為重莫敢禁遏完者益恣凡事皆決於完者達識帖睦爾僅署成案而已 是年淮安城陷廉訪使椿

不華死之椿不華居餘魚間守淮安者五年大小數百戰糧盡食草木螺蛤魚蛙鳥燕及靴皮鞍轡軍廂弓之筋俱盡撤屋為

薪人皆露處城陷不華猶據西關力關中傷見執為賊所鬻子伴哥亦死

十七年八月張士誠侵嘉興楊完者敗之士誠乃以書約降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爾以其反覆不可信不許完者固勸乃承

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參政至平江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不許又請為三公完者亦力為之請達識帖睦爾幸其降

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於是朝廷以招安士誠為達識帖睦爾之功加大

尉 九月徐壽輝將陳友諒殺倪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

十八年正月陳友諒破安慶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先是闕固守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

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搗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賊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

闕揀死士奮擊敗之敵兵志甚乃併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池州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

州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

起闕知不可為乃引刀自剄墮清池塘中死妻將氏及妾耶卜耶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童亦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

建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斌金承宗經歷段桂芬都事帖木補花千戶盧

廷玉葛延齡邱登許元炎秦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充倫牙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事聞贈闕平

火你赤燒
功而城陷

伯顏不花
的斤獲信
州而戰死

鮮于氏教
子死忠

友諒從壽
釋都江州

友諒試毒
釋

士誠殺楊
完者自稱
吳王達誠
帖睦爾欲
藥死

章政事。追封幽國公。諡忠宣。四月，陳友諒破龍興時，火你赤以左丞守洪都。舊帥道童任其將，章伯顏善化，顏不花得城，頗

有功。火你赤疾而撓之，城陷。火你赤出走，道童奔撫州。謀舉兵為道者所殺。友諒盡臨江西諸路。

十九年六月，陳友諒遣其黨王奉國寇信州。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破走其兵。時鎮南王子大聖奴屯兵城中，開門出迎。伯

顏不花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又來攻，遂分兵為三，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復大破之。友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

益急。又遣使來說降。伯顏不花的斤曰：汝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

衰。城中食草苗茶紙，括靴底，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伯顏不花屢出兵破賊，奉國遂穴地道，晝夜攻之不息。踰旬，城遂陷。伯顏

不花的斤與大聖奴及部將海魯丁、蔡誠、蔣廣皆戰死。初，伯顏不花的斤之赴援也，入白其母鮮於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

曰：爾為忠臣，吾亦何憾。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閩，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臺，而提兵向信。鮮於氏太常與簿極之女

十二月，陳友諒從其主徐壽輝都江州。自稱漢王。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至是，壽輝

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曲，惟存壽輝，以江州為都。居之，遂自稱

漢王。立王府，置官屬，索權盡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

二十年三月，陳友諒殺其主徐壽輝。先是，友諒率舟師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太平既陷，急謀僭稱，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詣壽

輝前，白令壯士持鐵搗自後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為

太師。張必光為丞相。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至，略無儀節。

二十三年九月，張士誠自稱吳王。士誠雖降，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又素忌楊完者欲圖之，而達識帖睦爾亦厭完者

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圍之。完者及其弟伯顏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城。朝廷因其弟士信為江浙行省平章事

方面大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爾徒擁虛名而已。至是，士誠乃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朝廷未許。士誠遂自立為吳王。即

平江宮室，官屬達識帖睦爾後飲藥死。是年，陳友諒之眾明兵戰敗，中流矢死。國亡。士誠

二十七年始滅方國珍，亦降於明。

張溥曰：秦滅六國，傳二世，而陳勝吳廣起兵於蕪湖，起兵於沛，項梁起兵於吳，不一而足。項籍破秦軍，沛公入關中，子

嬰出降，而秦亡。元滅金，宋傳至正，而方國珍起兵於台州，劉福通起兵於潁川，徐壽輝起兵於羅田，郭子興起兵於定遠。

張士誠起兵於泰州，十餘年之間，而明兵北定中原，順帝出走，而元亡。二代之興，皆自西北，其亡也，禍則發於東南。東南

為國咽喉豈不諒哉說者謂元末作亂三十七人謂廣江楚淮之南北浙之東西稱號幾徧類卑卑不足道且最大僧國有五韓林兒不能自立徐壽輝為下所制陳友諒篡位稱尊張士誠作臣作叛明王珍出兵據蜀主亡建國保境後亡差近守正要之皆非命世之才也然友諒以沔陽漁人子不樂縣吏從徐壽輝倪文俊用兵尋為元帥及文俊專恣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即乘雲裝殺之遂併其軍破安慶而殺余闕攻信州而殺伯顏不花的斤戰勝出奇楊完真敵亦一時草竊之才也士誠白駒場民初據高郵即殺李齊後入平江破杭州戰勝出奇楊完者至偽降要爵旋背之而稱吳王反覆跋扈實僅狗偷哉迺至王師一臨勅敵瓦解友諒殺君之賊走死不暇士誠墨守之寇反接入軍漢吳尅而大業定廢興之際其誰為之或曰友諒盜賊也果好殺起事既暴弱亦速士誠好施能寬其民屠城坑眾瞰肉膾肝不為也人樂盡力可以緩死同盜彼善報施亦然豈盡無天乎然十七橫行始於至正之十三年劉福通徐壽輝固亡胡之首功也福殺於呂珍壽輝殺於友諒徒黨相攻元人所快然福通死而宋將猶橫壽輝死而漢夏益強盜賊日久則豪傑漸生後起之雄必掠於始事死者不足賀而生者深可吊也福通之起猶陳涉壽輝之殺猶義帝友諒之剽猶項拜士誠之守猶田橫其他則武臣韓廣者亦又何足當赤帝子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七

諸帥之爭 李齊 張亮 張瑄

順帝至正十九年三月詔李羅帖木兒移鎮大同字羅帖木兒者答失入都魯之子也從父討劉福通等屢立功父沒命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代總其眾擊福通於衛輝走之遂屯真定復自武安由彭城邀截沙劉等敗之引兵攻拔曹州至是朝廷命李羅帖木兒移鎮大同以為京師捍蔽復置大都督兵農分十道專督屯田以字羅帖木兒領之

二十年八月詔字羅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壯察罕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南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字羅帖木兒兵駐大同欲併據晉冀遂相讎隙故有是詔 九月字羅帖木兒復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三日退屯交城察罕帖木兒發兵拒之朝廷遣使諭令講和未幾復命以晉冀釋字羅帖木兒察罕帖木兒不從遣部將瑄住等來爭交戰於東勝州等處朝廷為再遣使諭解二人始各還鎮

二十一年冬十月字羅帖木兒復進屯真定時察罕帖木兒被害于擴廓帖木兒代其任字羅帖木兒結張良弼欲復圖晉冀引兵侵擴廓帖木兒分地遂據真定路

字羅帖木兒 功移鎮大同

字羅自率
兵向關太
子復走

字羅幽皇

后奇氏

也速討字

羅斬其將

姚伯顏

和尚徐士

本結伯達

兒等殺字

羅

太子欲奔

太原自立

擴廓等不

從

老的沙克

擊伏誅

封擴廓為

河南王代

天子親征

張良弼脫

列伯推李

思齊為盟

主同拒擴

取印章偽為后書召太子復逼后出而幽之遣禿堅帖木兒率眾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兵也速次良

四十八

鄉不進謀之於眾皆以字羅悖逆中外同憤遂勒兵歸永平遣人西連擴廓東連遼陽諸王共討字羅軍聲大振字羅患之遣
驍將姚伯顏不花出拒至通州河溢營虹橋以待也速出其不意襲破之擒斬姚伯顏字羅大怒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
時后亦數納美女於字羅至百日始還宮 秋七月字羅帖木兒伏誅字羅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伯顏鬱鬱不樂
乃日與老的沙等飲宴荒淫無度又酗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數言於帝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
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兒等陰圖刺殺之至是禿堅帖木兒遣使上告征上都之捷字羅入奏行至延春閣下伯達兒自眾中奮
出斫之中其腦死老的沙趨出擁字羅家屬北遁詔盡殺其部黨禿堅帖木兒引輕兵走入兒思之地朝廷遣使函字羅首往
冀寧召太子還京師 九月擴廓帖木兒扈從太子至京師詔以擴廓為中書左丞相知樞密院事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
肅宗故事自立擴廓帖木兒與字蘭奚等不從及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令擴廓帖木兒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之位
擴廓帖木兒知其意比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眾由是皇太子心銜之 十月樞密副使觀音奴獲老的沙誅之禿堅帖木
兒亦被誅 閏月封擴廓帖木兒為河南王還視師是時中原無事而江淮川蜀皆已陷沒皇太子屢請躬出督師征討帝
難之乃詔封擴廓河南王代之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道并進南一應軍馬便宜行事擴廓帖木兒於是分省自隨官屬
之盛等於朝廷

二十六年二月擴廓帖木兒移軍懷慶未幾又移彰德調度各處軍馬
二十七年李思齊張良弼脫列伯自會於含元殿推李思齊為盟主同拒擴廓帖木兒初李思齊與察罕帖木兒同起義師齒
位相等及是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思齊心不能平而張良弼首拒命孔興脫列伯等亦皆以功自恃各請別為一軍不相
屬擴廓帖木兒乃遣關保虎林赤以兵西攻良弼於鹿臺而思齊遂與良弼合兵連不得解擴廓帖木兒始受命南征反居
彰德惟思用兵陝西由是朝廷始疑其有異志 秋七月詔皇太子總制天下軍馬詔畧曰曩者障塞決河本以拯民昏執豈
期妖盜橫造詔言黃鼓愚頑塗炭郡邑殆遍海內茲逾一紀故察罕帖木兒仗義興師敵愾汎掃汴洛克平清濟其子擴
廓帖木兒克繼先志用成駿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計安宗社屢請出師朕以國本至重遂授擴廓帖木兒總戎重寄俾代
其行李思齊張良弼等各懷異見搆兵不已以致盜賊愈熾深違朕憂詢諸眾謀咸謂皇太子宜遵舊典總帥天下兵馬其擴
廓帖木兒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與侯伯顏達世道取川蜀少保禿魯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共取襄樊

據原狀殺使皇制天下軍馬

詔罷擴廓

其罪狀太子率兵討之

擴廓擒高祖係帝而復其位後念甘肅

詔書到日悉宜洗心滌慮共濟時艱朝廷屢促擴廓帖木兒出師江淮擴廓僅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狃高等往山東而有張良弼構兵不已詔下和解之擴廓殺使臣跋扈之迹漸張朝廷疑之故有是詔 冬十月詔罷擴廓帖木兒兵柄初詔書雖下皇太子亦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帖木兒終悍拒不肯受於是狃高關保等皆叛擴廓帖木兒關保自察罕帖木兒起兵以來即為將勇冠諸軍功最高而狃高善論兵尤為察罕帖木兒所信任及是兩人見擴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故皆叛之列其罪狀聞於朝舉兵共攻之而皇太子用沙藍答兒帖木兒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等計立撫軍院總制天下軍馬專備擴廓帖木兒以狃高等能倡大義賜號忠義功臣落擴廓帖木兒太傅中書左丞相依前河南王以汝州為食邑與弟脫因帖木兒同居河南府從行官屬悉令還朝諸軍在帳前者白鎖住虎林赤領之在河南者李克彝領之在山東者也速領之在山西者沙藍答兒領之在河北者狃高領之擴廓帖木兒既聞詔即退軍還澤州詔又命克彝與李忠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率兵東向以正天討明年朝廷命左丞孫景逸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為之守擴廓帖木兒即遣兵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皇太子乃命魏賽因不花及關保皆以兵與思齊張良弼諸軍夾攻澤州又下詔削奪擴廓帖木兒爵邑令諸軍共誅之擴廓帖木兒乃退守平陽而關保遠據澤潞二州以與狃高合時李忠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與擴廓帖木兒相持既久會當明兵時已及河南思齊等乃遣使詣擴廓帖木兒告以出師非本心遂解兵大掠西歸獨狃高復攻平陽當是時擴廓帖木兒氣稍沮而關保猶高勢甚振數請戰擴廓帖木兒不應或師出即復退一日謀知狃高分兵掠祁縣即夜出師薄其營擊之大敗其眾狃高關保皆就擒朝廷聞之遂罷撫軍院而帖木兒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等以誤國皆受誅既而擴廓帖木兒上疏自陳其情朝廷復下詔釋其前非當是時聞明兵已定山東及河洛中原俱不守帝乃下詔復命擴廓帖木兒仍前河南王中書左丞相以兵南下也速兵趨山東克魯出潼關李忠齊出七盤金商圍復汴洛未幾也速兵潰思齊兵亦未嘗出擴廓帖木兒又自平陽退守太原不敢復南向事已不可為矣已而明兵日迫克京城帝北奔國遂以亡及其後明兵至太原擴廓帖木兒即棄城遁領其餘軍西奔於甘肅後不知所終

張溥曰擴廓帖木兒李察罕子李羅帖木兒谷失八都魯子也谷失甫出勦舊謀略善戰討賊荆襄恢復故壤進擊偽宋數奏捷功謀善間行一夕慶元察罕起義沈邱制平羣盜中原底定增邑封王忽白氣主家身夜賊營二臣皆忠貞智勇勦慈王聖大志木酬其義善繼字羅揚旌破賊擴廓街復仇為臣為子義皆無愧方謂同心斷金夾輔再造天子開景風之賞九泉雪戴天之辱即有小忿捐焉可也奈何李羅尾大欲據晉冀察罕調兵拒戰怨隙遂深擴廓既代父將字羅

復來爭地。陝西一戰。連師不解。重以朴不花脫歡用事。老的沙禿堅出逃。太子內懷積忿。下詔專征。李羅遂舉兵犯關。因后劫若逆。不可制。後幸伏誅。京國稍安。而擴廓復橫。元亡出奔。原太子之心。初討李羅。惡其納逆。非為擴廓也。原李羅之心。初拒朝命。專攻擴廓。非憾太子也。兵一發。而不收。勢日激。而愈重。擴廓無仇。而太子有仇。擴廓無禍。而太子有禍。其故何哉。主兵之名在太子也。主兵之名在擴廓。則字羅之戰。止兩下相攻。而朝廷猶可以解。主兵之名在太子。則字羅之戰。直以下犯上。而人主竟與為敵。太子方問禿堅老的沙。而字羅已殺搠思堅。朴不花奇后被幽。諸君出走。大逆無將。罪必不宥。和尚定謀。兇人就戮。擴廓之怨雖除。而國家之傷已甚矣。字羅既誅。擴廓益專。李思齊等忌其位任太高。而不平。則有渡河之爭。太子望其助已。內禪而不應。則有奪軍之命。始助擴廓。以討字羅者。太子也。終驅擴廓為字羅者。亦太子也。燕京失守。逆臣亦遁。至正促祚。內叛居多。豈必盡由外旅哉。字羅察罕初爭石嶺。詔遣也先不花脫脫木兒奴等解之。受命不進。張禎劾其懷安。釀仇不報。既而擴廓輔太子討字羅。傳旨訪禎時事。禎答書勉以廉闇之美。擴廓深然之。而竟不能改。上下分崩。水火擊射。左鬪者進。解紛者退。惟有戴胄及溺而已。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七終



西夏紀事本末

西夏紀事

卒末

壬寅小春

鶴峰題



上海經山房

中華民國十年

上海經山房

成記書局印

西夏紀事本末三十六卷烏程張春治先生之所纂也昔洪亮吉有西夏國志世罕傳本今先生是書亦闕而不
章其何以元盛業昭來許蒙得見遺文滋惜愛焉歲在旃蒙作噩乃屬副氏俾有傳本容有謗於予曰西夏一隅僻
陋在戎無與興廢治亂之故縣歷五代逮宋遼金數服數叛不衷一於撰述之旨又何取焉嗟乎是說也是丹非素
洞表遺裏所謂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夫唐李不綱移於蕃鎮臨張魯爛所在而有大有兼數圻連列郡小亦一成
一旅為國蠹賊楚子觀兵因而問鼎晉侯勤王終以請隧其甚者夜郎自大帝號竊媿趙佗越長張黃屋以居尊劉
湖晉俾下青衣而肆虐西夏自珍逆巢用光王室李從曠之守岐隴疆土本寬高尤韜之鎮鄜延甲兵亦盛而奉正
朔斤偽命終唐之世未嘗卷甲西來稱戈東向其當紀者一也十國鼎峙非中夏有瓜剖豆分政元者七永叔列之
世家任臣編之別史雖閩之殘賊南漢之荒淫亦幾幾塵彼竹素垢我歲筆而一體之長一通使之介有舉必書無
微不信求之柱下載同闕文之史采之輜次刪異逸詩之篇西夏擁地方二萬里祿祿垂四百祀比之知祥在蜀而
得國自正具美在越而傳世彌遠而紀載闕如來者何微其當紀者二也平夏戕天西極河出蒲類山鎮蔥嶺
方夏之盛奄有二十二州興靈二渠寶沃饒之神皋伊涼一曲亦形勝之天府自淪荒朝遡若異域凡三受降城五
都護府望孤離矩步循錯其建置之沿革開拓之廣隘中土人士罕能識之譬之休文之志州郡北治皆僑道元
之注水經南流或素今疆戎索於瓜州宏漢京於天水氏落羌落別其部居之殊河南河西稽其幅帽之大上以正
樂史太平之記下以補王存元豐之志其當紀者三也李唐既喪趙宋甫興頃印百年之間四維不張三綱敗戢制
度榛禮莽樂灰燼故一行之傳六臣之書一則繫名節於一髮一則藉廉恥為芻狗馮道舊德敘言張其長樂陶穀
名士禪詔出於宿城雖習尚之媿薄亦學校之墮弛西夏介在西陲儒術是尚帝我孔子為世權輿養賢務孝漢武
博士之員陳經立紀文翁石室之教且法文物於西京潤辭命於東里鼓吹厲世得六義風刺之遺擬算稽疑行五
卜貞悔之或禮失而求諸野西夏有焉其當紀者四也元昊結髮用兵凡二十年無能折其強者雖以韓范之壯猶
狄种之武略亦未拔其一舍收其一乘至是厥後兵制益詳兩鈔在外合一人為雜役六班在內分三番為宿衛撥
喜立於左廂撞令居於前幕篝火測候決兵交之善敗擊強審聲議敵至之疏密故耶律彥舉完願電發皆與連橫
莫為控制若其有學且以乘之彼王都之貪上谷結構契丹李賓之怯朔方依憑靈項以斯方之曾不足喻其當紀
者五也凡此五者尚南董之別子班范之支流復何疑於客所云云乎先生是書網羅舊聞會粹羣說端委詳明同
袁機仲之作義例精密過章茂深之編文質一貫不踰於空疏褒貶得中不鄰於僭妄此則知機通識末由吹索毛

癡李緒軼才不倚據利病者矣幕士蔣君孱守寫本合肥譚尹力任校讎於是舊學之敬書乙庫之濠簡足以舉輝
藝林厠聲筆削僕肄業及之撮其大凡綴諸末簡以釋客難並旡後賢有司掌錄願增五代篆誤之餘並世編摩竊
比三史拾遺之末云爾
賜進士及第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 南書房翰林安徽督學使者嘉定徐郁叙

方

904

西夏紀事本末目錄

卷首上

年表

卷首下

西夏堡寨附圖

歷代疆理節略 職方表

卷一

得姓始末

卷二

夏臺復入

卷三

統萬墮城

卷四

烏白失期

卷五

靈州失陷

卷六

六谷織渠

卷七

西平就撫

卷八

青堂構怨

卷九

華州二憾

卷十

元昊僭逆

卷十一

三州之衄

卷十二

龍圖招諭

卷十三

好水之敗

卷十四

渭川之變

卷十五

二廂被間

卷十六

曩霄受款

卷十七

寧令弒逆

卷十八

南壁備軍

卷十九

蕭惠再敗

卷二十

諒祚淫狡

卷二十一

大順受創

卷二十二

梁氏擅政

卷二十三

綏城易砦

卷二十四

五道西征

卷二十五

永樂失事

卷二十六

四砦之還

卷二十七

平夏初城

卷二十八

契丹婚媾

卷二十九

遼人救援

西夏紀事本末目錄

卷三十

二蔡構釁

卷三十一

橫山進築

卷三十二

武朔來歸

卷三十三

世輔南還

卷三十四

得敬亂邦

卷三十五

安全廢立

卷三十六

夾攻覆亡

西夏紀事年表

烏程張鑑春治編輯

紀年 宋

庚申 太祖建隆元年

辛酉

壬戌

改元乾德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改

改元開寶

西夏

九月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卒十二月以子克儉嗣

遼金元

遼穆宗應曆十年

華亭閔萃祥頤上點勅

遼景宗保寧元年

九朝紀事本末

西夏卷首上

一

成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改元雍熙 改元端拱 改元清化 改元至道

五月定難節度李克儼卒子繼筠嗣
七月定難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

遼改元乾亨

六月夏州李繼捧入朝獻銀夏受宥四
州其弟繼遷叛走入地斤澤西夏之
禍始

遼聖宗統和元年復稱契丹

李繼遷龍據銀州○王侁擊走李繼遷
銀夏靈州著內附

契丹以女歸李繼遷

命李繼捧鎮夏州賜姓名趙保忠

契丹封李繼遷為夏王

李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
趙保吉○保吉叛降契丹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真宗咸平元年

改元景德

改元大中祥符

改元天禧

五月趙保吉死子德明嗣此從遼更較宋光緒元年

趙德明歸款以為定難節度使

契丹開泰

七月己酉

西頁卷首上

二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改元乾興
仁宗天聖元年

改元明道

改元景祐

夏趙德明辛子子元昊嗣稱顯道元年

夏景宗元昊開運元年改廣運元年史宋
夏國傳亦元昊反寇環慶○元昊
作廣明亦進毒弑母衛慕氏夏改大慶
或在此年

夏改元大慶
夏改天授禮法
延祚或在此年

契丹改元太平

契丹興宗景福元年六月
改元重熙

戊寅

改元寶元○范雍為鄜延環慶安撫使

趙元昊稱帝於夏州改元天授禮法延

詐更名曩霄

己卯

夏人寇保安軍狄青擊敗之

元昊遣使告宋即位宋削元昊賜姓官

庚辰

改元康定○張范雍知安州○命韓琦

元昊寇延州劉平石元孫戰沒○元昊

安撫陝西琦薦范仲淹知永興軍以

吳陷塞門諸砦○元昊寇三州韓琦

范仲淹兼知延州鄜州將种世衡城

使任福攻其白豹城克之

青澗

辛巳

改元慶曆○彰韓琦知秦州○范仲淹

元昊寇渭州任福與戰于好水川敗死

坐與元昊通書貶知耀州分秦鳳涇

原環慶鄜延為四路以韓琦王沿范

仲淹龐籍兼經略安撫使

契丹遣使求關南地

壬午

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

元昊上書請和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改元皇祐

元昊被弒子諒祚嗣

夏毅宗諒祚延嗣甯國元年

夏改元天祐垂聖○夏復臣於契丹

庚寅

辛卯

西夏卷首上

三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改元至和

改元嘉祐

英宗治平元年

神宗熙寧元年

夏改元福聖承道

夏改元禪都

諒祚上宋書自言慕中國衣冠

夏改元拱化

夏改拱化或在此年

夏人寇慶州又寇大順城

諒祚卒于東常立

夏惠宗秉常乾道元年

夏改元天賜禮盛國慶

夏改天賜禮盛國慶或在此年

契丹道宗清寧元年八月改

契丹改元咸雍
契丹復國號為遼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改元元豐

哲宗元祐元年

夏改元大安

夏改大安或在此年

從給事中徐禧議城永樂夏人入寇士卒役夫死者二十餘萬人

夏秉常大舉入寇

夏改元天安禮定○秉常卒于乾順嗣

春夏人來歸永樂之俘詔以米脂良廬浮圖安種四皆昇之
夏改元天祐民安

遼改元大康

遼改元大安

西夏表首上

甲戌	改元紹聖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改元元符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改元崇甯				改元大觀 宦者童貫復洮州加司空		改元政和		以童貫為陝西經略使								
				夏改元永安		夏改元貞		復寇涇原宋師取銀州		乾順納款于宋		夏人圍丁星原		夏改元雍甯 <small>永甯</small>								
		遼改元壽昌		遼天祚帝乾統元年 <small>二月</small>				遼改元天慶		金太祖收國元年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徽宗崩於金

夏改元大德

乾順卒子仁孝嗣
夏仁宗仁孝大慶元年

夏改元人慶
夏改人慶或在此年

夏改元天盛

夏改天盛或在此年

金熙宗天會十三年 正月立不改元

金改元天眷

金改元皇統

金及蒙古和

金海陵王天德元年 十二月改

金遷都于燕改元貞元

五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欽宗崩於金

六月禪位于太子春
孝宗隆興元年

改元乾道

改元淳熙

金改元正隆

金世宗大定元年十月
改

夏改乾祐或在此年

夏改元乾祐

夏改乾祐或在此年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高宗崩

二月禪位於太子惇
光宗紹熙元年

六月孝宗崩 光宗疾太子擴即位
甯宗慶元元年

夏仁孝卒子純祐嗣
夏桓宗純祐天慶元年
夏改天慶
或在此年

金改元承安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光宗崩
改元嘉泰

改元開禧

改元嘉定

西夏卷首上

金改元泰和

正月夏襄宗安全廢統祐自立應天元蒙古太祖元年

年
夏改應天或在此年

金衛紹王大安元年

蒙古入靈州夏主李安全降

夏改元皇建

金使人求和於蒙古不許

夏改皇建或在此年又改光定亦或在此年

金改元崇慶

夏安全卒族子遵頊嗣夏改光定或在此年

金改元至甯○宣宗貞祐元年改八月

夏神宗遵頊光定元

蒙古入金燕京

夏人請會師伐金不報

夏人取金臨洮

蒙古圍興州夏主遵頊出奔

金求和於宋不納

夏人請會師伐金許之孟宗政敗金於棗陽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理宗寶慶元年

夏改乾定及在此年

夏主遵頊傳位於其子獻宗德旺乾定元年

夏改乾定或在此年

蒙古伐夏取甘肅西涼靈州鹽州

夏德旺以憂卒弟子昫嗣

夏改寶慶或在此年

夏主昫寶慶元年 蒙古太祖滅夏 是歲六月夏亡自元昊至是一百九十五年

金改元元光

金哀宗正大元年

西夏邊寨見范文正公集并地圖二

蓮花堡在鎮戎軍西南與德勝堡相連又定川峒諸葛亮城皆在鎮戎界嘗有番賊至此公遣張建侯往救應

長武寨在涇州西賊寇邊公與都監張肇部領軍馬離汾州取長武路往涇州東應後又聞賊分軍回奔保安軍上面公又差

巡檢宋良蕃部巡檢趙明部領着漢軍馬往長武把隘

萬安鎮去保安軍八十里初延州有一將軍馬在保安軍駐劄費用糧草供應不辦公乞將保安軍所駐軍馬抽退於萬安鎮

就食糧草欲將萬安鎮一將軍馬抽退延州亦只八十里

馬鋪寨通近後橋白豹寨每有賊馬出來公修此峒時兵馬不多只是據河西山坡特重下峒不與追逐其峒城十日內泥築

并泥飾了當

木波寨在環州正當賊夾大川路惟賴諸寨蕃部熟戶同共防托公恐熟戶心未可倚仗遂保舉种世衡知環州以牢籠蕃部

定邊若在環州公嘗令劉貽孫至此相度葫蘆泉一帶立寨接連鎮戎軍去處

明珠滅賊二族在環州之西鎮戎之東二族之北有葫蘆泉公併兵於其地修起城峒招撫二族

華池鳳川平戎三寨皆在慶州東平戎去延州德靜峒七十里華池去德靜一百一十里鳳川去德靜一百二十里公指揮慶

州并諸寨並擁任入中白米卻告示客族並令於東路延州接界平戎鎮添價入中白米

慶州路有美泥虐泥大拔城等處小峒公只差兵士百十人防托如賊馬大段入寇便令歸側近大城寨內一處防守所責不

致枉陷軍民人心稍安

薄家莊在崑崙軍火山軍之間公以火山軍城中無水兼地窄狹難守奏乞於中路薄家莊擇地共修城峒

東關城在崑崙軍水峒外公以崑崙城小將東關城築作大城檢計到土工五十二萬七千九百四十五工

神堂堡銀城寨在麟州南五十里公令經略司相度興修令人戶耕種住坐續修神樹寨并堡子府州於鞋斜谷端正平等要

害處置大寨兩坐又置堡子三坐

筆築城在秦州田况嘗請修築公乞依田况所奏早賜指揮

佛空平明珠等族所居公嘗令將偕燒蕩其地族帳

金明城在延州公奏議近重修金明城且托得北面又東北廢卻承平南安長甯白草等寨後東西四百里更無藩籬可以禦

九朝紀事本末

西夏卷首下

一

寇候金明城了，方修寬州以禦東北

鳳川寨在慶州東城被山坡直下臨注，或有西賊圍閉，矢石入城，禦捍不下。公牒李不諒、宋良同往鳳川相度，得本寨東烽火臺，山上四面牢固，及山脚下有好水泉，可以置砦。令弓箭手、兵士等，寅夜興工，山上只築女牆，四面削崖，近下低處築城，圍入水泉，續又牒本州通判范祥相度，令新修砦城，分擊街巷，修蓋軍營倉房，草堤廨署，及城上皆安置敵樓。

唐龍鎮與契丹對岸，在府州之北，豐州之東，其南山軍對岸，公奏乞招誘唐龍口七族入口。

故寬州在延州東北三程，公言昨廢御承平寨門等砦，惟此一處最為控扼，着賊牒監修官相度，一併下手修築，後又奏乞以

寬州城為清澗城。

鄜城縣在鄜州南，至同州河中府各四程，北至鄜州兩程，至延州五程，公乞朝廷建鄜城縣為軍，以康定為名，管鄜城縣，并於

同州割一縣為之，屬建倉教營房，所有同華河府苗稅，於此送納，後公又令知鄜州李丕諒相度，丕諒差劉襲禮將帶匠人

往鄜城，修展城牆高一丈，底濶四尺五寸，面收一尺五寸，蓋馬棚瓦舍三百人，繫得馬二百匹，安下得兵士四百五十人，兼

修靈園二十八箇，計度到二萬九千九百五十五工。

延州城在寬州東南四十里，公嘗請於朝，乞以延川縣為延州城，云彼中人煙不少，更有井泉，勝於寬州城。

肅遠馬鎮定遠永和安塞等砦，在環州界初諸寨城牆低下，壕塹淺狹，公牒環州那廂兵軍士及和顧人夫修築。

細腰城公令將偕等所築，公又勘會本城至環州定邊砦三十七里，西至鎮戎軍乾興寨八十里，南至原州柳原鎮七十里，量

其地界遠近，所修城寨地土併側，近着部元屬環州，兼本是環慶路管書修築，兼細腰城東北板井川是西賊來路，在細腰

城定邊寨之間，係屬環州地，分緩急，若有奔衝，即須定邊砦與細腰城互相救援，就環州節制甚順，奏乞朝廷撥屬環州。

萬安寨在延州西北往安保安軍路中，路舊無城，此公差周美郭慶揚麟部領延州、膚施兩縣人戶，并廂軍修築，計度到六萬一

千六百五十七工，兼修築敵樓戰柵。

豐林縣地在延州東二十五里，就崖為城，青化鎮在延州東六十里，公差陳永圖部領臨真豐林兩縣人戶，修築，計二萬六千

五百五十二工。

甘泉縣城在延州南八十里，公差任世京部坊州丹州人夫修築，計六萬五千三百四十五工。

承平砦在延州東北二百里，在青澗城西八十里，把截得承平川大路，寨北大里河約六十里，自來蕃族在大里河北居住，公

嘗請復修此砦，以遏蕃賊，不使過河。云初修之時，則部署司那兵馬大為之備，畢功之後，只銷得二十八駐劄。

南安寨在延州東北二百七十里，在青澗城正北七十里，北至綏州四十里，去無定河二十里。公嘗欲修之，以其去水泉稍遠。

朱吉神世衡欲於青澗城北四十里商館鋪南安寨中路，創修一山寨。

栲栳砦在延州北十里，嘗為賊所破。公相度舊砦南五里地名龍平口，興置一寨，把截安遠塞龍口川賊馬來路。

胡家川寨在延州，初胡繼諤乞修鷄子城。公差殿直楊麟興、工麟州申稱計七萬四千工，恐難了當。公遂差推官何涉與胡繼

諤相度於胡家川莊北面，書按山上修築作一砦，計三萬三千餘工。下面川口是德靖砦保安軍來路，地勢亦是要害。只差本族熟戶人工官給口食，并差廂軍三百人往彼助工。

三關城在延州，公牒招討那撥諸州差到兵士五千人興修。

善運鋪在延州，康定三年四月，公差使臣趕殺西賊，抵此奪得人馬駱駝牛驢。

牢山驛新店驛在麟州，至延州一百六十里。閒嘗因朝臣上言滅廢，公嘗與明鑄至此，軍馬疲乏，無支請草料去處。公言鄜延路最是屯兵之處，日有軍馬，及使命過往，遂牒延州修補二驛，每有過往，使命軍馬或遇晴明，直到中路甘泉縣，支給一

日口糧等物，若遇雨雪及山河水漲，即於新店牢山止宿。

葫蘆泉在環州定邊砦，與鎮戎軍乾興寨相望八十里之間，為義渠朝那二郡之阻。其南有明珠滅臧之族，公嘗言能進兵據

葫蘆泉為城壘，北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宜無異志。後竟與此地築城，招服明珠滅臧二族。

永洛城在朝那之西，秦庭之東。公嘗奏言策應軍馬由儀渭二州，十程始到，如能進修永洛城，斷西賊入秦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諸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者也。

本草綱目卷之五

一一

		<p>乾州<small>宋</small> 武功 永壽</p>	<p>涇陽 盤屋 富平 醴陵 渭南 三原</p>	
<p>陝西河西道 鳳翔府</p>	<p>宋秦鳳路</p>	<p>隴州</p>	<p>麟遊</p>	<p>鳳翔所 鎮光所</p>
<p>陝西關西道 平涼府</p>	<p>宋涇原</p>	<p>固原州<small>宋</small> 涇州<small>宋</small> 靈臺 靜甯州<small>宋</small> 莊浪 隆德<small>宋</small></p>	<p>平涼 鎮原<small>宋</small></p>	
<p>陝西河西道 慶陽府</p>	<p>宋慶陽</p>	<p>甯州<small>宋</small></p>	<p>環縣<small>宋</small></p>	<p>環縣所 甯州所</p>
<p>陝西關西道 延安府</p>	<p>宋彰武</p>	<p>鄜州 維川</p>	<p>膚施 安塞</p>	<p>延安 榆林<small>宋</small></p>

		<p>中_部州_宋治坊 宜君 綏德州_宋 米脂_宋城 葭州_宋 吳堡 神木_宋 府谷_宋 慶_宋</p>	<p>甘泉 安定 宜川 延川 延長 保安_宋 清澗_宋城</p>	<p>寨門所 安定 保安 綏德 鏢峯所</p>
<p>陝西河西道 甯夏衛</p>	<p>秦漢朔方晉夏赫連 勃勃都此魏唐夏州 宋興州又靈州李德 明置興義府改中興</p>			<p>甯夏中屯_宋州_地 靈州所_{李氏} 興武所 章州所 平虜所</p>
<p>陝西隴右道 鞏昌府</p>	<p>宋鞏州</p>	<p>秦州 清水 秦安_宋 徽州_宋 池_宋 縣_宋</p>	<p>隴西 安定_宋 西_宋 城 伏羌 甯遠</p>	
<p>陝西隴右道 臨洮府</p>	<p>宋熙河</p>	<p>蘭州 金縣_宋 谷_宋 寨_宋</p>		

禹貢雍州之域漢月支國地武帝時置泉武威張掖北涼沮渠蒙遜都此張掖即甘州前涼張茂都肅州即燉煌地宋甘州李元昊改鎮夷郡後置宣德府

山西冀甯道

太原府

宋河東又太原

忻州 定襄 代州 五臺 繁峙 崞縣 岢嵐州 嵐縣 興縣 保德州

陽曲 太原 榆次 大谷 祁縣 清源 徐溝 交城 文水 壽陽 孟縣 靜樂 河曲

甘州 肅州 永昌 涼州 鎮番 莊浪 西甯 鎮夷 古浪所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一

烏程 張鑑 春治 甫著
吳縣 朱榮 槐廬 校定

得姓始末

西夏本魏拓跋氏之後其地則赫連國也當唐僖宗時遠祖拓跋思恭為夏州偏將以中和元年與太原節度使鄭從謹討黃巢有功受賜姓曰李又與河東節度使王重榮義武軍節度使王處存鄜延節度使李孝章為朔方軍節度使分京城四面都統拜夏州節度使世有銀夏綏靜五州之地思恭卒以其弟思諫為節度使自唐末天下大亂興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同華諸州之兵四面並起而交爭獨靈夏未嘗為唐患亦無大功故其世次功過不顯梁開平三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為留後尋起復正授旄鉞拜節度使明年其將高宗益作亂殺彝昌時有李仁福者為蕃部指揮使軍中乃迎仁福立之不知於思諫為親疏也四年七月劉知俊攻偏夏州誘沙陁振武大帥周德威涇原帥李繼鸞合步騎五萬大舉欲俯拾夏臺仁福兵力俱乏以急來告會供奉官張漢政國禮使杜廷隱率州民防卒與仁福部分固守晝夜戮力踰月及鄜延援至九月夏州圍解仁福奉梁正朔拜節度使中書令封朔方王冊府元龜一百九十六卷末帝乾化三年三月仁福遣押衙賈師溫奏事稱疾甚以次子彝超權知軍州事乞降正命乃遣供奉官翟延州留後官告賜彝超促令赴任仍以其叔思瑤為夏州行軍司馬兄彝殷為節度副使彝超為延州留後五月丁丑供奉官崔處訥自夏州回彝超附表奏奉詔除留後已授恩命統三軍百姓擁隔未遂赴任伏乞更容臣周歲帝遣閤門使蘇繼顏詔促彝超赴延而以安從進為夏州節度使命師進攻夏州州城即赫連勃勃故城父老傳勃勃蒸土築之王師數道攻擊為地道至其城基如鐵石攻鑿不能入彝超兄弟登城謂從進曰孤弱小鎮不勞王師攻取虛煩國家餉運得之不武為僕聞天乞容改圖而又黨項部族萬餘騎薄我糧運而野無芻牧闕輔之人運斗粟東轆共計數千窮民泣血無所控訴復為蕃部殺掠明宗聞其若此乃命班師十月己巳進馬五十匹清泰二年彝超卒弟彝興立彝興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重賂朝廷知其事亦以恩澤羈縻之周太祖時為中書令封西平王冊府元龜一百廿九卷太祖顯德元年正月以定難軍節度使使西平王世宗加太保恭帝加太傅顯德二年以折德辰為永安軍節度使永安故府州也彝興既與折德辰同為節度使以土攘相接惡其與己並為藩鎮乃扼塞道路阻給使臣帝因宰臣如何宰臣以夏州地處邊徼朝廷向來常與復鄜州甚為編小近建節旄得之何利失之無害且

宜撫諭彝興帝曰德辰之數年竭盡心力集捍劉崇如何一旦棄之度外且夏州雖產羊馬傳易資貨悉在中原僕與阻絕何能為者乃命使齎詔書責其悖慢諭以安危彝興果俯伏聽命宋太祖建隆元年遼之應麻十年也加彝興大尉春三月初北漢劉承鈞誘代北諸部侵掠河西詔諸鎮會兵以禦之是月定難軍節度使李彝興言遣都將李彝玉進援麟州承鈞引眾去彝興即彝殷避宣祖諱改為興

鑑案冊府元龜三百八十九長興四年隰州刺史劉燧疑言於帝曰臣聞李仁福有二子彝超乃次子也長子彝殷為夏州留後彝超徵詔赴關則諸蕃歸心矣据此則又當以彝超繼彝殷未知孰是

二年夏四月以彰武節度使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

三年夏四月定難節度使李彝興遣使貢馬三百匹帝命王工治帶召其使問彝興腹圍幾何使對彝興腰腹頗大如合抱之木帝曰汝帥真福人即遣使齎帶賜之彝興感服

乾德元年夏四月甲辰夏州李彝興遣使來貢

五年秋九月庚子定難節度使西平王李彝興卒追封夏王以其子行軍司馬克敵權知州事冬十二月戊辰以權知夏州

克敵為定難節度使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夏五月壬寅定難軍節度使李克敵卒贈侍中以其子繼筠襲位帝征太原繼筠遣將渡河掠寇境以張軍勢

四年春三月己巳夏州李繼筠乞帥所部助討北漢秋七月戊子定難軍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繼捧初為牙內指揮至

是嗣繼筠為留後

七年夏五月己酉夏州留後李繼捧來朝獻其所領銀夏綏宥之地凡州四縣八六月乙亥繼捧弟繼遷叛走地斤澤初夏州自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國前月繼捧率其族入朝帝甚嘉之賜齋甚厚繼捧自陳其國諸父兄弟多相讎怨乞納其境中夏綏銀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為遣使如夏州護繼捧總麻以上諸親赴闕以曹光實為四州都巡檢使時繼捧入朝其族弟繼遷留銀州年十七勇悍有智謀開寶七年曾授定難軍管內都知蕃落使不樂內徙聞使至乃詐言乳母死出葬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蕃族地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出其祖彝興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稍稍歸附詔書招諭繼遷不出冬十一月己酉以李繼捧為彰武節度使帝嘗問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鷲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閏

十二月辛亥詔赦銀夏等州常赦所不原者

八年冬十二月壬午朔詔綏銀夏等州官吏招誘沒界外民歸業仍給復三年靈州來貢馬牛各二距之

雍熙元年春三月丁巳帝謂宰相曰夏州蕃部強悍難制者皆委身歸順凡得種族五萬餘帳朕亦慮轉餉勞擾止令齋茶於

蕃部中貿易以給軍食未嘗發民輸送也壬申帝幸含芳苑宴射時劉繼元李繼捧皆侍坐秋九月知夏州尹憲與汝河團

練使曹光實選精騎夜襲繼遷於地斤澤大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繼冲遁免獲其母妻及牛羊萬計而

還於是賜李繼捧國姓趙改名保忠授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以討繼遷管夏銀宥綏靜五州保忠至鎮數日上言繼遷悔

過歸款帝以為銀州刺史西南巡檢使其實繼遷本無降心復誘戎人為寇

淳化二年秋七月李繼遷聞翟守素將兵來討恐懼奉表歸順丙午授繼遷銀州觀察使賜以國姓名曰保吉趙保忠又薦其

親弟繼冲帝亦賜姓改名保寧授綏州團練使封其母罔氏西河郡太夫人

冊府元龜十六後唐明帝大成四年二月丁亥夏州行營都監安重益率師赴西軍時夏州李仁福身亡其子彝起擅稱

留後詔邠州樂彥稠總兵赴夏州至此因降勅書曉諭夏綏銀宥等州將吏百姓曰近據西北蕃鎮聞奏定難軍節度使李

仁福堯變朕以仁福自分成閫遣鎮塞垣威惠俱行忠孝兼著當本朝播越之後及先皇興創之初或大剿凶徒或遙遵聖

主夙夜每勤於規救始終罔怠於傾輸爰今眇躬益全大節協和羣虜惠養蒸民致朕端拱無為修文偃武賴彼統臨有術

遠肅通安委仗方深凋殞何早忽窺所奏深愴予懷不朽之功既存於社稷有餘之慶宜及於子孫但以彼蕃地處窮邊每

資經略厥子年纔弱冠未歷艱難或虧駕御之方定啟姦邪之便此令嗣襲貴示優恩必若踐彼危機不如置之安地其李

彝起已除延州節度觀察留後前延州節度使安從進卻除夏州節度留後各降宣命指揮使勒赴任但夏銀綏宥等州最

居邊遠久屬亂離多染夷狄之風少識朝廷之命既作當於移易宜普示於渥恩應夏銀綏宥等州管內罪無輕重當赦所

不原者並公私債負殘欠稅物一切並放棄自刺史以下指揮使押衙以下皆勒仍舊勾當及與各轉官資宜令安從進到

日倍加安撫連具名銜分析聞奏朕自總萬機難引一德內安華夏外撫夷狄先必懷之以恩後必示之以信且如李從曠

之守岐隴疆土極寬高允韜之鎮鄜延甲兵亦眾咸能誠時知變舉族來朝從曠則見領大梁允韜則尋除鉅鹿次其昆弟

並建節度下至將僚悉分符竹又若王都之貪上谷李賓之吝朔方或則結構契丹偷延旦夕或則依憑党項竊據山河罔

棄除移唯謀依拒比及朝廷差命良將徵發銳師謀悉萬全戰皆百勝纔興討伐已見覆亡數萬騎之契丹隻輪莫返幾千

族之党項一鼓俄平尋拔孤城盡誅虜黨無遠近悉見悉聞何必廣引古今方明利害只陳近事聊論將來彼或要覆族之殃則王都李賓足為鑒戒彼或要全身之福則允韜從職可作規繩朕設兩途爾宜自擇無貽後悔有玷前修今以天命初行人情未定或慮將校之內親要之間幸彼幼冲恣其榮惑遂成騷動致累人靈今特差邠州節度使樂彥稠部領馬步兵士五萬人騎送安從進赴任兼以別降宣命嚴切指揮安從進等委其訓戒師徒參詳事理從命者秋毫勿犯違命者全族必誅先令後行有犯無赦更慮孤恩之輩樂禍之徒居安則廣造異端貴令擾亂臨難則卻謀相害自要功勳宜令李彝超體認朕懷宣諭彼眾無聽邪說有落姦機宣布丁寧咸令知悉

周太祖廣順三年五月夏州李彝殷府州折德辰上言河東界偽麟州刺史楊仲訓以蕃部攻圍繼來求便乞歸明賜勅書曰麟州刺史楊仲訓及軍州將吏職員等拒夏州節度使李彝殷奏得汝等狀稱劉崇拒命聖朝堅其逆壘今被部族侵迫乞垂救解兼已稱大朝正朔並聞逆命邊鄙無歸值妖孽之脅從致朝貢之阻絕今則蕃部兵民助我討違汝等哀告蕃鄰欲謀歸向備覩變通之意特用宏納之仁宜示撫安用獎忠順已指揮州府及諸蕃部不令進攻汝等便宜明宣朝旨告諭軍民應是通河東令道路口崖晝時遣人守禦不得通人來往

後唐長興四年八月夏州自署李彝殷為綏州刺史乞正授從之十月壬戌制權知夏州事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李彝超可依前起復檢校司空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等州押蕃落等使彝超仁福之次子仁福卒三軍立為帥矯仁福奏乞降真命帝聞之以彝超為延州留後以延州安從進為夏州留後朝廷慮不從命詔邠州藥彥稠等送從進赴鎮仍降詔諭之彝超奉詔三軍擁隔未放離任從進出軍攻之至師加討無功彝超遣使求雪因以授之

又九百四李彝興為夏州節度使天福末秦衛內指揮拓跋崇斌等五人作亂當時收擒處斬訖相次綏州刺史李彝敏擅將兵士直抵城門尋差人掩殺彝敏知事不濟與弟五人將家南走詔李彝敏潛結兇黨顯恣逆謀骨月之間尚與屠害炤臨之內難以含容送夏州處斬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一終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

夏臺復入

雍熙元年趙繼捧之言繼遷悔過也其實繼遷無降心復誘戎人為寇

二年春二月乙未夏州李繼遷誘殺汝州團練使曹光實遂襲銀州據之繼遷自地斤澤敗轉徙無常漸以強大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多歸之於是率眾攻麟州使人給曹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窮願講甥舅之禮期日會於葭蘆川納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伏止領數十人近城迎光實光實從百騎赴之繼遷前導北行至葭蘆川忽舉手揮鞭伏兵盡起光實被害光實有子曰克明尚幼晚兵法善騎射光實沒秘不發喪使人傳光實命回兵銀州乃與其僕潛入虜中獲光實尸還葬京師繼遷既殺光實遂襲據銀州三月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繼遷夏五月副將王侁擊繼遷走之初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些些將折遇也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田仁朗行次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若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強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閒暇縱酒擣蒲侁等因媒孽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特貸死竄商州是月侁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峒其代州刺史折羅遇麟州諸蕃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侁遂與所部兵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及遇也遁去時詔鄆守文與侁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州尹憲擊鹽城諸蕃焚千餘帳由是銀夏麟三州蕃一百二十五族悉內附戶萬六千餘

四年春三月安守忠及李繼遷戰於王亭敗績夏五月李繼遷數寇邊或疑繼捧洩中朝事於繼遷乃出繼捧為崇信軍節度使徙其弟克憲為道州防禦使遣克文歸博州

端拱元年春二月以李繼捧為感德軍節度使夏五月初廷數以勅書招諭李繼遷繼遷終不肯降益侵盜邊境趙普建議欲復委繼捧以夏臺故地令圖之繼捧時任感德節度使即召赴闕壬申授定難節度使所管五州錢帛芻粟田園並賜之壬午保忠辭之鎮錫賚甚厚命右衛第二軍都虞侯王杲送之且謂之曰若繼遷歸款當授以官也及杲還保忠以土物為贖杲拒而不納冬十二月辛未以夏州蕃落使李繼遷為銀州刺史克洛苑使

二年秋九月靜難節度使趙保忠加同平章事

淳化元年夏四月夏州敗李繼遷尋又敗之於安慶澤於王庭鎮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丙午詔曰王者推赤心以待天鑒丹書而念舊疆場之事雖守在于四夷勳烈之家固賞延於十世銀夏等州蕃落使李繼遷馳聲沙漠

慶旌旂項者因獻提封偶懷疑懼流寓邊塞綿歷歲時式微之詠既深在宥之恩宜及賜之國姓俾預于宗盟授以康車用綏于夷落爾其體匿暇之旨堅效順之誠使兄弟以如初保公侯之必復欽若明命勉思令圖可特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銀州管内觀察使封天水郡侯食邑一千五百戶賜姓趙名保吉仍放朝謝許使之官先是保忠與繼遷戰於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保忠因奏繼遷誘番戎入寇乞濟師禦之乃遣翟守素帥師七夏州以助之至是聞守素至繼遷恐懼歸款奉表謝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為管内蕃落使行軍司馬保忠又薦其親弟繼冲帝亦賜姓改名保寧授綏州團練使保忠遣使來獻鶻號海東青太宗詔曰朕久罷畋游盡放鷹犬卿地控邊塞時出捕獵今還以賜卿可領之也此條見王明清揮麈九月癸卯王顯從知延州時夏臺蓋部寇擾顯上疏曰間歲以來戎事未息李繼遷負恩於靈夏王小波前錄作三年疑誤千紀於巴印河石坤維並興師旅而繼遷翻然向化遣子入覲願修職貢陛下曲加容納許其內附示以德信伸以恩錫所以綏懷之者至矣然而狼子野心未可深信所宜謹屯戍固城壘積芻糧然後遴選才勇付以邊任縱有緩急則備禦有素彼又奚能為患哉然繼遷至是漸大自此傳十二世幾三百載據夏銀綏宥靜五州緣邊七鎮其東西二十五驛南北十餘驛冬十月趙保忠降於契丹契丹封為西平王後姓名曰李繼捧

統萬墮城

淳化四年冬閏十月初太宗欲城古原州而陝西轉運副使鄭仁寶議禁烏白池青鹽用困趙保吉因請築清遠清遠在早海中不毛之土素無井泉陝右之民甚苦其役保吉於是率邊人四十二族寇掠環州邊將多為所敗五年春正月趙保吉從綏州民於平夏部將左都押衙高文岷等因眾不樂反攻敗之以綏州內屬乃命文岷知州事保吉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癸酉命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為河西兵馬都部署尚食使尹繼倫為都監及內押班秦翰為監軍以討保吉先是翰嘗使繼遷還言繼遷未賓之狀且曰臣一內臣不足惜願再往手刺之雖死不恨也太宗嘉其忠故以命之左正言王禹偁上言繼遷曾破左右暗箭射之面上創痕尚存此不煩大兵但如梁太祖捉劉知俊故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繼遷身首不梟即擒又曰此賊通連北敵擊東南而備西北正在此時吏部尚書宋琪言臣頃任延州節度判官經陟五年西戎事頗熟聞知昔李仁福既死彝興擅立詔邠州藥彥稠總兵五萬送延州安從進與彝興超換鎮彝興據其州不奉詔時頓兵城下議者欲攻取軍儲不繼遽命班師而振旅時不能整失戈甲棄之遂為戎人之利臣聞党項號為小蕃本非劬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終

敵若其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蕩除。深入則餽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邃。莫若沿邊州鎮，分屯重兵，候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豫於麟府延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熟戶，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戶，居深山僻遠者謂之生戶。我師入夏州之境，宜先招到接界熟戶，使為鄉導，其強壯有為者，令去官軍三五十里，踏白先行，而步卒多持弓弩槍鋸隨之，以三二千人登山偵邏，俟見坦途，寧靜可傳號，勾馬遵路而行，我皆嚴備，保無虞也。奏入，帝密寫其奏，令李繼隆王繼恩擇利而行。

五年三月，繼隆率兵馳至克胡渡河，入延福縣，自鐵筋驛夜入綏州，謀其所向。繼隆欲徑襲夏州，或以為夏州賊帥所在，我兵少，恐不能支，不若先襲石堡，以觀賊勢。繼隆以為不然，曰：我兵既少，若徑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眾寡。若先據石堡，眾寡已露，豈復能進？乃引兵馳入撫寧縣，繼隆猶未知。乙亥，李繼隆入夏州，趙保忠聞繼隆將至，先挈其母妻子女及卒吏，壁於野外，乃上言與保吉解仇，怨貢馬五十匹，乞罷兵。帝覽奏，怒立遣中使督繼隆先移軍討之。及師壓境，保吉反圖保忠，夜襲保忠營，欲併其眾。保忠方寢，聞難，佳單騎被髮騎駿馬走，還城僅以身免。城中資財器用，保吉復悉奪之。初，保忠遣其指揮趙光嗣入貢，光嗣頗輸誠款，詔補供奉官，再遣禮賓副使保忠動靜。光嗣必以聞，及保忠陰結保吉，光嗣潛知之，因出家財，散士卒，誓以效順。至是，保忠還，光嗣執之，幽於別室。王師之次延州者，秦翰慮保忠遁逸，即乘驛先往，矯詔安撫，以緩其陰謀。及王師至，翰又諷保忠以地主之禮，當出別室郊迎。丁丑，開門納我師，翰與保忠因並驅而出，遂執保忠。繼隆入夏州，檻車送保忠闕下，收獲牛羊鎧甲數十萬。保吉引眾遁去，先是裨將侯延廣等議誅保忠，及出兵追保吉，繼隆曰：保忠几上肉耳，當請於天子。今保吉遠竄千里，窮磧難於轉餉，宜養威重，未易輕舉也。撫寧舊治，無定河川中，數為虜所危，繼隆乃遷縣於滴水崖，在舊縣之北十餘里，皆石崖峭拔，十餘丈，下臨無水，所謂囉瓦城是也。夏四月，甲申，帝聞趙保忠成擒，詔以趙光嗣為夏州團練使，高文峿為綏州團練使，削保吉所賜姓名，復為李繼遷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姦雄因以竊據，欲隳其城，遷民於銀綏間，因問宰相夏州建置之始。呂蒙正對曰：昔赫連勃勃僭稱大夏，築城號曰統萬，頗與關石為患。若遂廢毀之，萬世之利也。已酉，詔隳夏州故城，遷其民於綏銀等處，分給官地。長吏倍加安撫，李繼隆聞朝議，欲墮夏州，遣其弟洛苑使繼和與監軍秦翰等入奏，以為朔方古鎮，賊所窺覷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賊，並請於銀夏兩州南界山中，增置堡戍，以扼其衝，且為內屬蕃部之蔽，而斷賊糧運，皆不報。王師之討繼遷也，府州觀察使折御卿以所部兵來助，趙保忠既擒，御卿又言銀夏等州蕃漢戶八千帳族悉歸附，錄其牛羊萬計。五月，戊午，授御卿永安節度使，賞其功也。丙寅，河西行營送保忠至闕下，白衫紗帽，待罪崇政殿，帝詰

責數四保忠但頓首稱死罪詔釋之賜冠帶器幣命遷第聽命仍勞賜其母丁卯以保忠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封有罪侯

景德元年夏六月趙保忠卒保忠狀貌雄毅居環列奉朝請常快快不自得至是卒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三終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四

烏白失期

澹化五年秋七月乙亥李繼遷遣牙校以良馬來獻且謝過猶稱所賜姓名初轉運使鄭仁寶議禁鹽池因繼遷關隴民至無
 鹽以食太宗知之悉除其禁至是以金帛誘繼遷首長蒐囉菟悉使圖繼遷而許以刺史蒐囉菟悉以告繼遷繼遷上表請
 罪太宗雖怒答詔因稱之八月又遣其弟延信奉表待罪且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帝喜召見延信面加慰撫錫賚甚厚
 命錢若水草詔賜之有云不斬繼遷開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帝以為當冬十一月復命保吉為銀州觀察
 使庚戌詔曰省所進馬索馳共百一十三頭匹待罪朕握圖御宇恭己臨民務推含垢之仁式示戢兵之武向者以卿遠輸誠
 款願革前非朕道在納汙情深赦過特授察廉之任厚加賜撫之恩寵以嘉名賜之國姓朕之於汝無所負焉豈意卿未及踰
 年已忘大德脅從蕃部擅舉甲兵攻逼城池皮劉民庶背恩肆惡一至於斯料卿所為良切興歎所以旋徵師旅俾命討平既
 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寧保全於歲月暫假息於朝晡近者累上表書頗引愆犯且言違背事出保忠今備貢輸乞加渥
 澤朕以好生為德以禁暴為心卿倘能誓改過尤永堅忠節朝廷爵賞亦何吝焉朕不食言卿宜自省今遣內侍押班張崇實
 賜卿器幣茶藥衣物等體朕意焉蓋王禹偁筆也繼遷以王禹偁草已詔送馬五十匹為潤筆禹偁以狀不如式卻之
 至道元年春三月李繼遷遣銀州五部押衙張浦來貢己已帝令衛士數百輩射於崇政殿庭召浦觀之先是李延信遣帝賜
 紀遷動弓三皆力一石六斗繼遷意欲示威示戎裔非有人能挽也至是士皆拓兩石弓引滿平射有餘力浦大駭帝笑問浦曰
 羌人敢敵否對曰蕃部弓弱矢短見此長鉅人則已遁矣况敢敵乎乃以浦為鄭州團練使留京師帝因謂浦曰戎無可戀繼
 遷何不束身自歸永保全富貴繼遷固上表乞禁邊盜掠從之夏四月壬寅答趙吉保詔曰先救邊郡各謹封疆無敢相侵
 內屬戎人所盜羊馬錢物今並已還卿戎惟貪狼尚怒其罪自令敢犯卿者誅之也六月丙戌遣閻門使馮訥持詔以繼遷為
 鄭州節度使將移鎮繼遷不奉詔丁亥以張浦為鄭州刺史充本國團練使秋九月庚午趙保吉寇清遠軍張延敗之詔奪
 所賜名冬十一月永安節度使折御卿病遽諜知之韓德威復為李繼遷所誘遂率眾入邊以報子河漢之使御卿與疾而

行德威聞其至，頓兵不敢進，會疾甚，其母親召御，御歸就醫藥，御曰：「世受國恩，強寇未滅，御卿之罪也。」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於軍中。乃其分耳。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翼日卒，帝聞悼痛久之。

二年夏四月，甲戌，遣李繼隆等分道討繼遷。初，洛苑使白守榮自環慶護軍四十萬赴靈州，繼遷伏兵邀擊于浦洛河，守榮眾潰，僅以身免。運餉蓋為繼遷所奪，帝怒命李繼隆為環慶十州都督部署，將兵討之。五月，繼遷率萬餘眾寇靈州，陝西民運芻糧詣靈度沙磧為虜所抄掠，及飢渴死者不可勝計。圍城歲餘，地震二百餘日，城中糧糗皆絕，中使竇神寶潛遣人市糴河外，宵運以入，間出兵擊賊，城卒不破。時命輔臣陳靈州事宜，詔曰：「靈州孤絕，救援不及，賊繼遷猖獗，未就誅夷，宜令廷臣各述所見利害。」時上初有意棄靈州也。會曹瑛自河西還，言繼遷眾萬餘，方圍靈武，城中苦急，使為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帝乃悔之。呂端因請發兵，由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解矣。帝即部分諸將，復命繼隆出環州，容州觀察使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錦州刺史張守恩出麟州，五道進討，抵烏白池，皆授以方畧。既而直趨平夏，保安軍獲李繼遷母，上喜，召寇準與之謀。宰相不與也。準出，呂端問準曰：「陛下戒君勿言於端，準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國家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以繼遷母告端，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以戒凶逆。」端曰：「陛下以為如何？」準曰：「陛下以為如何？」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君稍緩其事，端將覆奏之。端即入奏，具道準言。且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而沛公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今殺之，而明日繼遷可擒乎？若不然，徒結怨仇，而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如何？」端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令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係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帝撫髯稱善，曰：「微卿言，誤我事。」即用端策。是時司天中官正韓顯符言：「變惑在輿鬼，秦雍之分。」國家當有兵在西北。冬，官正趙昭益言：「犯輿鬼中積尸，秦分野有兵，人民災害之象。」秋八月，李繼隆討繼遷，率諸將分道並進，期抵烏白池。繼隆忽中變，欲直抵繼遷巢穴，不及援靈州，遣其弟繼和馳奏以環道紆欲自清岡峽直入。上怒曰：「汝兄如此，敗吾事矣。」因手書切責繼隆，命引進使瀛州周瑩詣軍前督之。比瑩至，繼隆已與丁罕慶州路兵先發行，數十日不見虜，乃引還。九月乙卯，夏州延州行營兩路合勢破賊於烏白池，斬首五十級，生擒二千餘人。賊首李繼遷遁去，蓋繼隆丁罕既不與賊遇，張守恩亦見虜不擊，獨廷召與超至烏白池與賊遇，大小數十戰，雖頻克捷，繼遷遁走，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禽賊焉。時賊銳甚，趨持重不進。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部萬人戰鐵門關，斬首十三級，俘掠畜產以萬計。轉戰三日，敵遂却。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絕要害，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虜見其師整，不敢前。德用貌魁偉而黑人，號黑王，相西人免。」

帝即呼黑大王以懼之先是上閱兵崇政殿以方略授諸將令多設強弩及遇賊布陣萬弩齊發賊皆走其運糧靈州亦令丁夫悉持弓矢為方陣而行寇至則陳列待之故每戰皆捷時方命戶部使張鑑調陝西糧餉遣使持節督之鑑上疏極言餼糧乏絕力用殫窮

三年春二月李繼隆遣將擊李繼遷敗之繼遷遁去冬十月李繼遷寇靈州合河都部署楊瓊擊走之十二月甲辰李繼遷請降先是上以靈州事宜訪李至至上疏言靈州自鄭文寶為國生事絕青鹽使不入漢界禁粒食使不及羗羗致彼有詞而我無謂關輔生靈困轉輸之役歸然空壁老我師徒張頤待餉者不下五千送糧四十萬而止獲六萬彼之戶口四千有餘今則不盈數百矣彼之租課四十五萬二千有餘今則無牙餘矣守安可復得耶此之失策雖悔何及至是繼遷遣使修貢求備邊任真宗雖察其變詐方在諒闇姑務寧靜因從其請加定難軍節度復賜姓名封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蓋用王禹偁策也時命翰林學士宋湜草保吉制湜知上意必欲歸其事於太宗因進詞曰天無私覆作善者降之百祥國有彝倫仗順者享其高位銀州內管觀察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天水郡開國侯趙保吉天資正氣世襲雄名孝以承家寬能御眾先帝早深注意方議推恩值軒鼎之俄成築韓壇而未暇遽眇躬之續位俄封疏以貢珍彰厥遠圖冠于當代宜伸懋賞式勸忠勲可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使押蕃落等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仍賜功臣上甚悅遣內侍右班都知張崇質齎詔賜之又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保吉甲寅張浦遣還真宗咸平元年春二月田錫上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為保吉乃時事舛誤之大者三月辛巳以趙保吉歸順遣使諭陝西縱綏銀流民還鄉家給米一石夏四月壬寅趙保吉遣弟繼瑗入謝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五

靈州失陷

真宗咸平四年秋八月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抄劫益甚乃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畧使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與楊億議棄靈州輔臣多不可初何亮通判永興軍詔與轉運使陳緯往靈州經度屯田及還上安邊策曰臣竊謂今議邊事者不出三途請棄靈武一也輕議興師二也姑息而羈縻之三也而臣以為輕棄靈州則戎狄之患有未可量者三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一旦給之則戎狄之地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故西域戎狄剖分為二如捨靈武則西域戎狄合而為一二患也莫之北土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之後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戎既剖分

為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秦渭儀涇之西北諸戎是也如捨靈武則合而為一夏賊樂結服從諸戎俾不得貸馬於邊郡則未知中國戰馬從何而來三患也輕議興師則有不利者四深入窮追夏賊度不能抵必奔遁絕漠王師食盡不能久留而退西賊復擾者一也寇至而不戰則邊郡被其害戰則緣邊之兵不足以當其眾者二也清遠西北曰旱海蓋靈武要害之路而白馬二將奔敗之地如王師薄伐無功而還則夏賊必據要害以扼河西糧道者三也河西路阻必將大興征討以通糧道疲民重困盜賊必多者四也若姑息而羈縻之則有不可者二戎狄豺狼貪婪無厭必將服從諸戎然後為中國大患者一也自白馬二將奔敗之後夏賊得志擇靈武山川之險而分據之意在吞噬譬如伏虎見便則動者二也在臣愚慮不出二策自清遠至靈武有薄樂耀德為河西之糧道而悉有古城之蹟存焉請築此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賊若悉眾來討中吾上策也何者夏賊所以未滅者誠以深入窮追則奔遁絕漠師退則復來擾邊使其敢來與王師拒戰則其殄滅也久矣彼若知動無所利恭而聽命則中吾下策者也今雖存靈武使阻隔旱海居絕塞之外不築此二城為之唇齒與舍靈武無異今特城此二城則賊不敢動矣議者將曰國家贍靈武猶曰困匱而更供給二城其費不更大乎臣以為不然靈武至清遠不滿三百里而穀價殊絕者以度旱海無舍宿之地有戎寇之憂故也如建此二城則軍民之趨靈武也有舍宿之地少戎寇之憂輸糴日益穀實無賤乎以滅殺之價供二城之費又何疑焉外此則復有一說烏白鹽池夏賊所泊諸戎視之猶司命也如夏賊來寇則令延慶之師入其境先據烏白之池而號令諸戎曰有得夏賊首者分封其地而以烏白與之則諸戎願禽之者眾矣帝不能決九月庚寅李繼遷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於繼遷都部署楊瓊擁兵不救城遂陷繼遷勢益張復攻定州懷遠又掠輜重至唐龍鎮都部署曹瑛以蕃兵邀擊敗之楊瓊罪當死上赦之流瓊崖州冬十二月時靈州孤危丁卯詔議棄守之宜李沆與楊億奏曰若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密遣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初上之即位二年棄鎮戎軍李繼和固請復城之即以繼和知軍事及右僕射張齊賢經畧陝西詢繼和邊事繼和上言鎮戎為涇原儀渭北面捍蔽又為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今置此城以扼賊要路臣慮議者以調發芻糧擾民為言且此軍所費止出四州地里匪遙輸送甚易又守邊之臣內憂家屬之窘匱外憂姦邪之憎毀欲其奮不顧身今出維行不可得也若防守得宜賊必不敢過此又極言靈州不可棄朝廷禁青鹽甚為允愜斯誠固圍之良策也至是乃以王超為西面行營使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以鄭仁寶為隨軍轉運使繼遷攻圍麟州仁寶乘傳晨夜赴之遂解麟州之圍閏月寬緣坐法靈州言河外寨主李瓊等以城降賊其親屬當緣坐帝聞而釋之閏月丙戌詔築綏州城戊寅李繼遷蕃族訛遇等歸順

五年春正月壬戌環慶部署張凝襲焚諸蕃族帳二百斬首五千級降千人二月己丑以王漢忠為邠寧環慶路都部署李允正為鈐轄三月丁酉繼遷大集蕃部攻陷靈州先是靈州知州內客省使順州團練使裴濟謀集八鎮與屯田之利氏甚賴之至是被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之保吉以州為西平府居焉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王超等遂奏班師己酉以王超為永興軍駐泊都部署石普副之徙康濟英為慶州駐泊鈐轄與西南沿邊迭為應援秦翰為環慶涇原兩路鈐轄與王漢忠李允正同其事備繼遷之侵軼也夏六月癸酉李繼遷復以二萬騎進圍麟州詔發并代石隰州兵援之己酉詔益兵八千分屯環慶涇原繼遷率眾二萬攻麟州四面負版薄城者五日知州閣門祇候衛居實屢出奇兵突戰及暮勇士縋城潛往擊之賊皆披靡自相蹂躪殺傷萬餘人丁丑繼遷拔寨遁去壬辰帝聞麟州之捷以衛居實為府備庫使通判以下並進秩冬十月辛巳涇原部署繫內屬蕃族數叛者九十一人請誅之詔釋其罪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六

六谷殲渠

咸平四年夏四月回鶻來貢願助討李繼遷秋九月授潘羅支今改巴官西涼六谷首長也仍命出兵以助討繼遷五年

春三月繼遷陷靈州

六年春二月六谷首長潘羅支蕃官來貢庚辰以六谷首長潘羅支為朔方節度使時知鎮戎軍李繼和言潘羅支願戮力討李繼遷請授以刺史張齊賢請封為六谷王兼招討使因言蕃部中族威兵眾可以牽制繼遷者唯西涼而已帝以問宰相皆曰潘羅支已為首帥授刺史太輕未領節鎮加王非順招討使號不可假外夷乃授朔方節度使靈州西面都巡檢使並以旁泥埋為鄯州防禦使俾犄角攻討潘羅支表言感朝廷恩信憤保吉倔強已集騎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帝曰繼遷每來寇邊軍出則遁使六谷部族近寨捍禦與官軍合亦國家之利也詔許之三月辛卯綏州東山蕃部軍使拽白等內屬夏四月趙保吉寇洪德若蕃將慶香擊走之因以慶香等領刺史五月李繼遷攻西蕃於時繼遷虐用其眾下多怨冬十二月甲子繼遷陷西河取西涼府守臣丁惟清死之於是都首領潘羅支偽降繼遷繼遷受之不疑潘羅支遠集六谷蕃部及者龍今作族合擊之乘其將歸要而擊之繼遷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靈州丁巳卒於靈州境上之三十九井子德明年二十三矣遣使告哀於契丹契丹贈繼遷尚書令遣西上閣門使丁振平慰尋封德明為西平王環慶邊城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初太宗之時曹瑋知鎮戎軍嘗出戰小捷戎人引去瑋伺戎人兵已去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其

下憂之言於瑋曰牛羊無用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應戎人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虜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使人諭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慙士馬少選決勝良久又使人諭之曰可相持否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其軍遂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戎人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後來幾行百里矣若來銳便戰猶有勝負速行之人若小慙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至是瑋上言繼遷擅河南要害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瑋曰德明野心今不急折其翼而長養之其亂必矣既而河西延家妙娥等數大族來歸順瑋即將騎士薄天都山援徙內屬諸小種皆望風納質德明由此遂弱一日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

景德元年春二月丁巳環慶鄜延部署始知李繼遷死相繼以聞且言其子德明尚幼輔臣等請降詔招諭德明及其部下能相率歸順者厚加爵賞鄜延鈴轄張崇貴先遣德明書得其報稱未葬難發表章乞就使其奏崇貴以聞帝乃賜德明詔曰近據西路緣邊諸州秦汝父族下蕃部繼續來投其言汝父於靈州界云亡相次鄜延鈴轄張崇貴奏稱得汝回書云葬事未畢難發表章乞就便申奏事汝父生於邊陲素有勇敢朝廷賜以土地授之節旄其於心誠亦本忠順適後始因間謀自起憂疑事一境之干戈隔二紀之聲教朕為人父母富有震區思息戰以安民俟輸誠而改節終期彼志遐副朕心今覽奏陳遠云喪逝况早聯宗屬曾列侯藩自違予聞能不傷歎念汝守茲空塞方在髫齡屬此艱難諒增哀慕又緣信人未至所以慰問難行勉自扶持式終禮制餘事已令張崇貴與汝期約商議想宜知悉夏四月張崇貴屢請遣大臣至邊議趙德明事五月甲申朔以知永興軍府向敏中為鄜延路緣邊安撫使崇貴築臺於保安北十里許召戎人所親信者與定盟約經置大小皆出崇貴敏中實總其議焉六月己卯賜潘羅支詔曰渭川引送卿凡邦通支并教練使楊超到京覽卿等蕃書奏狀言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與李繼遷鬪敵大段殺下蕃賊却去牌印官誥衣服器械等再乞頒賜并望差築城人給番錫令使臣到彼其隔過遠賊處人却投來者並乞押來其進奉馬價乞支絹等事並已依奏別降宣命指揮卿忠順朝廷保庇部族誓殺兇狂之黨益堅臣子之心遠率種人同拒賊黨戰鬪斯久殺獲頗多每念爾誠不忘朕意此外卿所奏欲取七月回鶻并六谷蕃部宜往賀蘭山掩殺賊衆乞大兵來靈州會合管殺遠賊者朝廷近知繼遷已死未經殯葬所以未欲討除今卿等既領司徒遠平讎敵免為後患甚是良圖所乞會兵即緣地理稍遠月日未定今朝議候卿等才集諸族人馬起離西京即差心腹人

走馬齋文字報涇原鎮戎軍部署司已令至時不候朝旨率兵前進直至鹹泊蕭關天都山已來牽制賊徒伏截道路賊斲定須兩面救應如此邀擊必可功成彼中諸事更切審詳佇靜邊陲永保富貴 秋七月李繼遷既死故黨遂般囑及日通吉羅丹二族七歸者龍族欲陰圖潘羅支以復讐會其黨攻者龍潘羅支率百餘騎赴援將議合擊潘羅支遂為二族殺於帳下六谷諸豪共立潘羅支之弟厮鐸督為首領朝廷聞之授厮鐸督朔方節度使 冬十月丁酉追封潘羅支為武威郡王癸卯與其弟厮鐸督詔曰唯爾之兄素傾誠保遠茲祖謝彌用盡傷唯爾棣萼聯華全行稟氣長撫西夏為吾信臣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七終

西平就撫

咸平之末環慶邊城以德明年幼屢請致討帝欲以恩信結德明不報 景德元年春二月李德明降吏部尚書張齊賢上疏言臣在先朝常憂靈夏終為繼遷吞併言事者以臣所慮為太過累舉既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戀父母舊地別無他心先帝與銀州廉察庶滿其意其後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洎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旌節自比奸威愈滋逆志尤暴斷靈州糧路復擾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終為吞啗當靈州清遠軍垂欲陷沒臣方受經畧之命臣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強大蕃族方與為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上策也遂請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效其時近臣所見與臣不同多為沮擾及繼遷為潘羅支所殺臣慮繼遷之子德明乘以大駕東行之際去攻六谷向使潘羅支尚在則德明未足為虞今潘羅支已亡厮鐸督非其敵望與大臣經制其事乃命向敏中及張崇貴總其議焉 冬十二月邠州部署言李繼遷子德明孔目官何憲來歸詔令乘傳赴闕

二年夏六月辛卯以趙德明歸款諭河西諸蕃各守疆界 秋九月丁未以向敏中為鄜延路都部署先是德明以父有遺命遣使乞歸順且託言其父繼遷兵敗被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必歸朝廷曰一表不聽則再表雖累百表不得請不可止也詔以敏中為緣邊安撫使受其降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邊藩以安至是以德明誓約未定從敏中為鄜州署兼知延州委以經畧癸丑德明遣其都知兵馬使白文書來貢 三年夏五月甲辰趙德明遣其兵馬使賀守文來貢先是向敏中及崇貴與德明議立誓約又未決德明雖數遣使修貢然於七事訖莫承順累表但云乞先賜恩命徐議之時已有詔許德明毋納靈州既又賜敏中等詔諭德明止遣子弟入宿衛及毋

得攻劫西路進奉蕃部。縱有爭競，並取朝廷和斷。定約悉除之。然亦不聽回圖往來。及放行青鹽之禁。乙巳。敏中等言。二事苟不如約。恐乖前議。請皆與之。帝以德明變詐難信。儻務姑息。必貽後患。復賜敏中等詔。令熟計復奏。涇原儀渭都鈐轄秦翰。知鎮戎軍曹瑋等。各請出兵討賊。帝以德明累遣使修貢。慮失誠信。不許。德明初請命於朝。瑋言。繼遷擅河西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即禽滅。後更強盛。難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以西河為郡縣。時不可失。朝廷方欲以恩制德明。寢其書不報。秋九月丁卯。廊延鈐轄張崇貴入奏。趙德明歸款。遣牙校劉仁勳來進誓表。且言所乞回圖。及放青鹽之禁。雖宣命未許。然誓立功效。冀為異日賞獎也。帝嘉獎。賜詔曰。卿門承勳緒。世享國封。虜拜章函來修貢。願為屏翰。以紹祖先。朕乃春至誠。用頒溫詔。令陳信誓。洞見傾輸。嘉獎之懷。寤興良積。敏中因請以德明表誓。藏之盟府。冬十月庚午。遣使授趙德明檢校太師兼侍中。充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給俸如內地。制曰。利用建侯。外監方國。撫寧陬落。臨長士民。在名器以斯崇。匪勳賢而弗授。故定難軍節度使趙保吉男德明。襲其令緒。蔚有長才。舉宗聯命。氏之策奕世。荷殿邦之寄。務尊王室。動守朝經。羣職獻琛。拜章請吏。春言恭順。宜及哀崇。是用建上將之旌。錫真王之印。綬繒乃舊服。鎮於夏臺。於戲。信誓之言。與丹青而炳煥。寵榮之固。同帶礪以絲長。期宣翼戴之勤。協贊混同之化。永作蕃輔。不具美歟。可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綬省靜等州管内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上柱國。封西平王。食邑六千戶。食實封二千戶。賜推忠保順亮節。珣戴功臣。仍依內地節度使例給俸。又錄德明誓表。令渭川遣人齎至西涼府。曉諭諸蕃。轉告甘沙首領。因索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仍不遣。惟獻駝馬謝恩而已。丁丑。以張崇貴為趙德明旌節官告使。太常博士趙相副之。賜德明襲衣金帶。金鞍勒馬。銀萬兩。絹萬匹。錢二萬貫。茶二萬斤。德明因城懷遠鎮為興州。以居。後升興慶府。又改中興府。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壬申。邊臣言。趙德明遊留回鶻貢物。又令張浦率騎數千。侵擾回鶻。今歲夏州饑饉。此衰敗之勢也。帝曰。朕知其旱歉。已令權場勿禁西蕃市粒食者。蓋撫御夷狄當務含容。不然。須至殺伐。害及生靈矣。

二年冬十二月。趙德明帥所部。侵回鶻。長星晝見。德明懼而還。

三年冬十二月。西夏管内饑。德明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盟。妄有陳乞。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其遣眾來取。德明得詔甚慚。望闕再拜。曰。朝廷有人。遂止。此事入元年。

七年春二月庚申。夏州趙德明遣使詣行闕。朝貢。辛酉。帝至自亳州。冬十一月乙未。廊延路鈐轄張繼能言。趙德明進奉人

扶帶私物規免市征望行條約帝曰戎人遠來獲利無幾第如舊制可也

九年夏五月邠甯環慶部署王守斌言夏州蕃騎千五百來寇慶州內屬蕃部擊走之冬十月答西平王趙德明詔曰卿世濟勳庸任隆屏翰竭忠而奉上正師律以守方克樹風聲幸甯邊候其於春倚固異羣倫今者特貢丹誠罄陳奏凱詳彼縷述深照傾輸且國家奄宅中區統臨四海矧惟覆育豈限通遐顧茲西北之陲素為襟帶之地曷嘗不致之賞勸亦以懷柔至於將帥之臣但伸禦備之戒唯關防是守唯盟款是遵靡容侵漁庶安境土所有文字來往辭說異同部族貪殘展轉仇報擄過生口彼此交還其如不見端倪互相誣執或因緣攘竊增飾邀求朝廷固不細知邊壘亦為常事兼詳表奏備述具由觀卿明誠頗究積弊若今檢校俱慮滋章朕虔奉穹昊永宗清淨推恩示信六合同風春惟恭順之心益固初修之節嘉歎之意注想彌增已令邠延涇原環慶麟府等路部署鈐轄司今後約束蕃部不得輒相劫奪擅興甲兵凡於交爭須盡公理具有廣占阡陌隱庇逃亡晝時勘窮押送所管卿本道亦仰嚴勒部下不得更有藏匿各遵紀律共守封疆言念忠勤不忘鑿味是歲夏州甘州來貢

乾興元年春正月仁宗即位趙德明進尚書令加恩制曰門下朕仰奉詒謀嗣臨寶位負荷之重方若涉於大川爵賞之行宜普均於百辟其有寵聯宗籍位冠侯藩早隆誓獄之勲適重守方之寄屬茲纂紹特示褒優告於離麗之庭錫以絲綸之命推忠宣德崇仁保順純誠亮節守正珣戴功臣定難軍節度夏銀綬省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太傅中書令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西平王食邑一萬六千戶食實封五千戶趙德明山河稟粹象緯儲精識洞兵戎學該義府忠純之性本自於天資奇正之機蓋由乎神授而自膺壇受誠賜履無綬委其外禦之權寵以真王之爵整軍講事彌暢於善經述職修方聿昭於亮節屏於西夏克壯英猷屬予踐阼之初疇乃殿邦之績爰推茂渥式獎殊庸霽泥紉之徽章冠天臺之崇秩仍增多邑復進重封併示寵榮斯為異數於戲享嘉之運方在於統同隆顯之恩允昭於春法往服休命保茲永圖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師守太傅尚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綬省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西平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功臣散官勳如故

仁宗天聖三年夏六月癸酉環原州屬羌叛寇邊都監趙士隆等死之德明承繼遷土宇志在自守然其下部族亦時寇抄邊境及公移究詰則陽言不知朝廷惟務含貸以存大體其疏令誦署宮室旌旗一擬王者每朝廷使至則撤宮殿題腰置於無下使輜始出餞館已更藉袍鳴鞭鞠鼓吹導還宮殊無畏避秋七月庚子益包備內屬諸部諭德明詔曰敕德明近據環慶

等路部署鈐轄司等奏報沿邊熟戶、虜相驚擾、結集部族圍繞堡寨、已降宣命添差軍馬、往彼撫道、去訖事、仰世濟勤勤任隆、屏翰、素傾輸於誠節、用保入於疆陲、昨以守邊之臣、失於撫御、致內屬之諸部、為驚擾、以交征朝廷、姑務威懷、特加招輯、想卿在遠、或未周知、惟卿護塞有方、愛民在念、遠聆朝旨、諒體予衷、春曠所深、不忘鑒察

四年春、郊祀畢、賜西平王趙德明恩制曰、國家卜天正之辰、修陽位之祀、九州獻力、率昭來助之儀、上帝降臨、式廣遂行之慶、春惟邦屏、恪稟朝奠、爰稽述職之勤、是與疇庸之命、推忠宣德、崇仁保順、純誠亮節、協恭守正、翊戴功臣、定難軍節度夏銀綬、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守太傅、尚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

刺史、上柱國、西平王、食邑一萬八千戶、食實封五千八百戶、趙德明、肅恭秉節、信順存誠、善濟美於世勳、能納忠於王室、總彼千乘、訓其四封、講軍志於中權、邊隅載謐、奉土毛於內府、時事允修、藹威惠以兼資、煥文章而彌尊、甫成鉅典、宜沛洪恩、增并賦之田、叶於書社、錫雲臺之號、以示旌功、諒此榮褒、實彰寵數、於戲、歸祭膳、以先同姓、受福攸均、載刑馬而誓元、侯承蒙惟永、克念守方之畧、茂遵謹度之經、欽對嘉休、慎固西夏、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師、守太傅、尚書令、中書令、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

事、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綬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西平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賜推忠宣德、崇仁保順、純誠亮節、協恭守正、佐運翊戴功臣、散官勳如故、三月己亥、鄜延蕃部首領曹守貴等內附、八年冬十二月辛丑、西平王趙德明交趾王李德政並加賜功臣、丁未、定難軍節度使西平王趙德明遣使來獻馬七十匹、乞賜佛經一藏、從之

明道元年冬十一月壬辰、延州言夏王趙德明卒、詔輟視朝三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命度支員外郎朱昌符為祭奠使、賻絹甚厚、帝與皇太后為德明成服、苑中百官奉慰、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八

青堂構怨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七終

祥符八年秋九月吐蕃唃廝囉請伐夏州、不許、初唐時西北蕃在者、有回鶻吐蕃、而吐蕃又分為唃廝囉、今作嘉斯費其初為青堂先實吐蕃之別族也、唐末蕃將尚恐熱作亂、率眾歸中國、境內離散、國初有胡僧立尊者、乘亂挾其主錢道之子、即唃廝囉東、據宗歌川城、唃廝囉人號瑕薩錢道者、胡言贊普也、唃廝囉華言佛也、囉華言男也、自稱佛男、猶中國之稱天子也、立尊姓李氏、始為宗哥僧、唃廝囉之立、立尊與魏川首領建城為論逋、論逋者國相也、有漢隴西南安金城三郡之地、東西二千餘里、宗哥

魏川即所謂三河間也。始甚強盛，立遵貪而喜殺國人，不附。會率馬銜山等羌兵至伏羌寨，與涇原鈐轄曹瑋戰於三都谷而敗。復襲西涼府，亦敗。眾益怨之，勢遂衰弱。皆遣使自蘭州入鎮戎軍，以修朝貢。唃廝囉遂與立遵不協。徙居魏川，而立遵自居宗哥城。康表請贊普之號，朝議以贊普戎王者，立遵居唃廝囉下，不宜妄授。止命為保順軍節度使。唃廝囉與西夏接壤，每以兵抗趙德明。希朝廷錫予，至是唃廝囉始立文法，聚眾數十萬，表請伐夏，以自效。帝以戎人多詐，或生他變，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瑋知秦州以備之。

天禧五年秋九月，吐蕃唃廝囉來降。

景祐二年，趙元昊將叛，慮回鶻吐蕃之制其後也。冬十二月，遣蘇奴兒將兵二萬五千，擊唃廝囉，敗死殆盡。蘇奴兒被執，元昊乃自率眾攻貓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殺戮。又攻青堂宗，歌帶星嶺諸城，遂取瓜沙肅三州。唃廝囉部將安子囉以兵十萬截歸路，元昊晝夜與戰，經二百餘日，子囉敗。然部兵溺宗歌河及飢死過半，元昊又嘗侵唃廝囉，奔兵臨河湟，唃廝囉知眾寡不敵，壁鄯州，不出。元昊乃渡河，插幟識其淺，唃廝囉亦陰開元昊，頗得其虛實。元昊已渡河，潛使人移植深處，及大戰，元昊潰歸，士卒視幟而渡，溺死者十八九。擄敵甚眾，唃廝囉因來獻捷。朝廷議欲加節制，韓億謂：「虜皆藩臣，今不能諭令解仇，乃因捷加賞，非所以綏御四夷也。」議遂寢。乃詔加保順軍留後。

三年十二月，改廣運三年為大慶元年，再舉兵攻回紇瓜沙肅三州。盡有河南故地，將謀入寇，恐唃廝囉擬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南侵，至馬街山，築城瓦川，會留兵鎮守，絕吐蕃與中國相通之路。

四年，元昊叛，猶遣使入朝，議者欲誅其使。參知政事程琳曰：「古者交兵使在其間，不可。後使益驕，議者又以為言。」琳曰：「始不誅，以罪有在也。今既驕，誅之宜矣。」又何患耶？議者又欲重賄唃廝囉使討元昊，因以其地與之。琳曰：「使唃氏有其地，是去一元昊，得一元昊也。曷若用間，使二羌不相合，豈不為中國之利乎？」

寶元元年冬十二月乙酉，詔三司歲給唃廝囉養綏絹千匹，茶千斤，散茶千五百斤，廊延路都鈐轄司言：「元昊反，加吐蕃唃廝囉保順節度使，魏川大首領自西涼為李繼遷所陷，潘羅支舊部往往歸唃廝囉，回紇降者復數萬，唃廝囉居青堂鄯州，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之，以貿易，由是富強。朝廷欲使背擊元昊，以披其勢，因授節鉞，仍兼魏川大首領，尋加河西節度使，唃廝囉的盡力無負，終不能立大功。」二年春三月丙寅，先是遣左侍禁魯經持諭唃廝囉使擊元昊，以披其勢，賜帛二萬匹，唃廝囉奉詔出兵四萬五千，向西涼西

涼有備，知不可攻，捕殺遊邏數十人，亟還，聲言圖再舉，然卒不能也。先是元昊恐唃廝囉擬其後，舉兵攻破蘭州，諸羌南侵，至於馬銜山，築馬川，會斷蘭州舊路，留兵鎮守，自此唃廝囉不能入貢，而回鶻亦退保西州。元昊遂叛命，久為邊害。朝廷患之，議者以為唃廝囉尚在河湟間，又與元昊世仇，倘遣使通諭，朝廷之意，使西戎有後顧之憂，則邊備解矣。上然之。至是遣屯田員外郎劉渙，奉使自古渭川，循末邦山至河州國門寺，絕河踰廓州，抵青堂城，始與唃廝囉遇。渙為述朝廷之意，因以邈川都統爵命授，俾犄角以攻元昊。唃廝囉謝恩大喜，請舉兵助中國討賊。自此元昊始病於牽制，而唃廝囉復與中國通矣。冬，閏十二月，廊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上言：元昊恣行殺害，眾叛親離，復與唃廝囉相持已久，結隙方深。此天亡時也。其實唃廝囉與元昊連年交兵，大勢已劔，南徙，歷精城，文法凌弱矣。

康定元年春正月，庚寅，詔唃廝囉速領軍馬，乘元昊空國入寇，徑往拔其根本，成功當授銀夏節制，仍密以起兵日報沿邊經畧使安撫司出師為援，別賜對衣金帶，絹二萬匹。唃廝囉雖被詔，卒不能行。四月，以邈川首領唃廝囉子董氈為會州刺史，董氈方九歲，其父為之請，隨母喬氏居歷精城。所部可六七萬人，號令嚴明，人憚服之。秋八月，癸卯，遣屯田員外郎劉渙使邈川，諭唃廝囉出兵助討西賊。唃廝囉名酋豪大噶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有功也。

慶曆元年春正月己未，加唃廝囉河西節度使。夏五月，時瞻氈居龜谷，無所屬，趙珣與書招之，遺以絳錦，瞻氈聽命。初，瞻氈磨氈角背叛，其父自立磨氈角，素依首領郅城俞龍為謀主。俞龍復納女子元昊，甯令偽號梁王者，由是唃廝囉常憂禍發肘腋，意益衰怯。其後瞻氈角磨氈復取邈州城，收磨氈角妻子，質於結囉城。四年，磨氈角入貢。

嘉祐七年秋八月，邈川首領唃廝囉既老，國事皆委其子董氈。知秦州張方平嘗誘董氈入貢，許奏為防禦使。董氈入貢，而議不行，先是遠以女妻董氈，與之共圖夏國。夏王諒祚與戰，屢為所敗。及是，諒祚舉兵擊董氈，屯於古渭川，其熟戶酋長皆懼，亟請方平求救。方平懼，飾樓櫓為守城之備，盡籍諸縣馬悉發下番兵，關西震聳數日。方平復奏諒祚已引兵西去，擊董氈矣。諒祚尋復為董氈所敗，築堡於古渭川之地而還。

英宗治平元年，唃廝囉之部分，至是木征河乞內附。

二年冬十一月，唃廝囉死，以其子董氈為保順節度使。木征者，瞻氈子也。木征猶華言龍首也，以其唃廝囉嫡孫昆弟行最長，故謂之龍頭。羌人語倒謂之頭龍。瞻氈死，青堂首領瞻樂雞羅及胡僧鹿遵共立之，移居滔山。董氈之甥瞻征伏羌蕃部李鈇

星之子也與木征不協其舅李篤氈挾賄征居結河賄征數與篤氈及沈千族首領常戶丹波合兵攻木征木征去居安鄉城有巴欺温者喃氏族子先居結羅城其後稍強篤氈河南之城遂三分巴欺温木征居洮河間賄征居結河篤氈獨有河北之地

熙甯五年秋王子醇引兵婚出路骨山拔香子城平河洲又出馬蘭州擒木征母弟結吳化破洮州木征之弟已氈角降盡得河南熙河洮岷疊宕六州之地自臨江寨至安鄉城東南一千餘里降蕃戶三十餘帳

六年燕達為秦鳳路副總管河州景思立陷於踏白城達討山後諸羌斬首四千級還至訶喀城賄木征降置熙河路元豐五年春二月進封常樂郡公董氈為武威郡王以會兵討夏故也時夏人欲與氈通好許割賂斫龍以西地云如歸我即官爵一隨所欲董氈拒絕之整兵甲以俟入討且遣使來告帝召見其使令歸語董氈盡心守國帝知邈川事力不足與夏人抗但欲解散其謀使不與結和而已夏五月庚寅以青堂大首領俞龍珂為西頭供奉官初命王韶王洮河安撫事時議取河湟自古渭岩接青堂武勝軍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並令王韶主之韶至秦會諸將以蕃部俞龍珂在青堂最大渭原羌與夏人皆欲羈縻之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家隨韶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龍珂既歸朝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包帝如其意賜姓包名順因有是命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九

華州二憾

景祐元年秋七月元昊既僭偽號初華州有二生曰張曰吳其始名不可得而知或曰張許州人也客於長葛間以俠自任縣河有蛟長數丈每飲水轉橋下則人為之斷行一日蛟方枕石而飲張自橋上負大石中蛟蛟轉而死血流數里與關中姚嗣中皆負氣個儻有縱橫才相為友善張累舉進士不第吳亦久困場屋無以自伸且張嘗為縣官所答乃與吳薄遊塞上規覽山川風俗慨然有志於經畧恥于自售故意詩酒出語驚人一日張與客飲驛中一客邂逅至主者延之張初不識也客顧張曰彼何人斯張厲聲曰皮裏骨頭肉人斯應聲以鐵鞭擊之死主人塗千金之約久之乃蘇將謁大帥恥自屈不肯往乃鵲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挾之於通衢三人從後哭之欲以鼓動諸帥諸帥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間張吳徑走西夏常時張每夜游山林則吹鐵笛而行聲聞數里群盜皆避其將之西夏也瀕行過項羽廟乃竭囊沽酒對羽極飲酌酒泥像又歌秦皇草昧劉項起吞并之詞悲歌累日大慟而遁時帥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嗣宗為幕府張吳既至夏聞元昊有意窺中國念不

出奇無以動其聽乃相與更其名即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昊來此飲酒邏者見之知其非國人也蹟其所懇執之元昊責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亦更名曩霄且用中國賜姓也元昊即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夏人以為謀主凡立國規模入寇方略多二人導之以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為疲敝韓琦嘗駐兵延安夜有人携匕首到卧内遂塞帷琦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琦復枕曰汝携我首去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取帶而去明日不復治其事俄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或曰初不治此事為得體卒受其帶隨奸人計中琦歎非所及延安刺客蓋張元昊所遣也元嘗以詩干琦琦不納遂投西夏迨王師失律於好水川元題詩於界上寺云夏竦何曾聳韓琦本是奇滿川龍虎鬚猶自說兵機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張元從大駕至此其不遜如此二人之初入西夏也事聞詔徙其族於房州譏察出入飢寒且死知州陳希亮上言曰張吳事虛寔不可知誠有之二人終不顧家徒堅其為賊耳此又皆其疏屬無罪詔釋之既而復賜其家錢米以反間之改隋州以羈縻之二人乃遣使謀者矯中國詔釋之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是邊帥始待士矣元嘗有詩詠雪曰七星一作五丁仗劍攬天池一作雲霓倒捲一作取銀河落地機一作下戰敗一作玉龍一作萬斷一作鱗殘一作風卷一作滿天飛白鷹一作有心待擲月中兔一作更向白雲頭上飛一作鸚鵡母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其怪謔皆類是同時姚吳亦有詩嗣宗嘗題崆峒山寺壁山在兩界間詩曰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史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述懷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又曰踏破賀蘭石掃除一作西海塵布衣能效死一作此可惜作窮鱗韓琦聞之大驚顧謂僚屬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張元矣薦試大理評事蓋自景祐以後羌人叛詔遺士獻方略皆得官或有無名氏題闕西驛舍曰孤星熒熒照寒野漢馬蕭蕭五陵下廟堂不用用奇謀天子徒勞聘賢者萬里危機入燕薊八方殺氣衝靈夏逢時還是不逢時已矣吾生真苟且此殆亦張吳之流歟既而一庸生張某亦堂堂人媚髯黑面頂青巾衣緇表持一詩代刺搥袖以謁杜衍有長安有客面如鐵為報君王早築台之句衍亦異之奏補乾祐一尉而胸中無一物未幾以賊去任

嘉祐三年春三月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始以貢士殿黜落積忿降元昊大為中國之患自是殿試士遂免黜落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十

元昊僭逆

西平王趙德明凡娶三姓衛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說藏屈懷氏生成鬼元昊小名鬼理羌語謂惜為鬼富貴為理性凶

驚猜忍然多大略善繪事能創制物始圓面高準長五尺餘曉浮屠學通番漢文字案上置法律書嘗携野戰歌太一金鑑訣既長忽引兵襲夜洛隔其可汗自焚乃得其妻擊以歸遂奪甘州自是益善戰時天聖六年也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於本國則稱帝祥符中已嘗追尊其父繼遷為太祖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光孝皇帝廟號武宗既以元昊襲破回鶻遂立為皇太子太子數諫德明無臣中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終無益徒自疲耳吾族三十年不被皮毛而衣錦綺之衣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為德明又嘗以馬博易於中國怒其入息微欲殺之時元昊方十餘歲諫曰以馬資鄰國已失計矣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乎曹瑋在定武聞其言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異日德明死此子為邊患必矣後直王驥知河南府瑋以為言至是果驗元昊既陷甘州復舉兵攻拔西涼府

天聖七年劉平授忻州團練使屢上封事言趙元昊連姻耶律必為邊患授郊甯環慶副總管遣中人就賜黃金一器明道元年冬十一月德明薨延州以聞詔輟朝三日命度支員外郎朱昌符為祭奠使賻絹甚厚帝與皇太后為德明成服苑中百官奉慰癸巳以元昊為檢校太師兼侍中定難軍節度使西平王命司封員外郎楊吉為旌節官告使制曰昨土受民維王所以褒有功建國承家非賢不能保厥世乃眷西陲之守方疇外禦之勞式涓剛辰庸告列位故定難軍節度夏銀綬有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太傅尚書令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夏王食邑二萬一千戶食寔封七千戶趙德明男元昊器懷英達義節堅明孝恭盡於事親恩信長於御衆惟乃先正奉於本朝嘉捍難於邊衡賜同姓於宗籍象賢繼世爾宜宜之於戲書盟府之勳既載山河之誓瞻元侯之略豈無弓矢之傳尚體顧懷勿忘欽率可特授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持節都督夏國諸軍事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綬有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上柱國西平王食邑六千戶食寔封一千戶仍賜推忠保順亮節翊戴功臣使者至其國中元昊遷延逼立屢促之然後至前受詔及拜起顧其左右曰先王大錯有國如此而乃臣屬於人設席自尊大吉命徙坐即賓位不為屈既而饗吉於廳事其東屋後若有千百人鍛聲吉陰知其必叛還朝秘不敢言元昊既襲即陰為叛計時改元明道而元昊避父名輒稱顯道於國中始明號令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傲中國置文武班立番漢學自中書令至宰相樞密使以下皆命番漢人為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首豪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西夏舊俗凡出兵先卜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髀骨卜師謂之厥此切視其兆謂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為神明近脊處為坐位坐位者王位

也近傍處為客位蓋西戎之俗所居正寢常留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勝負二擗竹擗竹於地以求數若操著然三呪羊先呪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則自擗其首其夜牽羊焚香禱之又焚穀火於野次晨屠羊視其五臟羊腸胃通則吉羊心有血則敗謂之生致焦四矢擊弦聽其聲如勝負及敵至之期病者不用醫藥各巫者送鬼西夏語以巫為廝也或遷他室謂之閃病喜報仇有喪則不伐人負甲葉於背識之仇解用雞猪犬血和酒貯於觴中飲之乃誓曰若復報仇穀麥不收男女禿癩六畜死蛇入帳有力小不能服仇者集壯婦享以牛羊酒食趨仇家縱火焚其廬舍俗曰敵女兵不祥輒避去訴於官官擇舌便氣直之人為和斷官聽其屈直殺人者納命價錢百二十千

景祐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府州夏六月乙丑府州言元昊自正月後數入寇詔并州都署司嚴兵備之秋七月先是慶州亦速若蕃部巡檢寇通領兵入夏州攻元昊後橋新修諸堡破之是月元昊率萬餘眾寇慶州稱復仇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柔遠塞監押盧訓以騎七百戰於龍馬嶺敗績環慶路都監齊宗矩走馬承受趙德宣甯州都監王文援之次節義峰通事番官言番部多伏兵不可過濠宗矩不聽伏兵發宗矩被執久之以宗矩還八月庚申徙知定州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劉平為環慶路副都部署平嘗言臣在陝西見元昊車服僣竊勢且叛矣宜嚴備之及是帝戒之曰知卿有將略故委以邊宗卿其勉之加賜錢百萬冬十月元昊自襲位為反計多招納亡命峻誅殺以兵法勒諸羌始衣白窄衫氈冠冠紅裡頂後垂紅結綬自號鬼名吾祖初制禿髮令元昊先自禿髮乃令國人皆禿髮三日不從令許眾殺之其冠用金縷帖間起雲銀紙帖緋衣金塗銀帶佩蹀躞解錐短刀弓衣穿鞞耳重環紫旋襖六襲出入乘馬張青蓋以二旗前引從者百餘騎民庶衣青綠民年十五為丁有二丁者取一為正軍負擔雜使一人為抄四人為兩抄餘人得射它丁皆習戰鬪正軍馬馳各一每各自置一帳團練使上帳弓矢各一馬五百疋橐駝一旗鼓五槍劍棍棍袋雨氈渾脫鐵鑼箭牌鐵箭各一刺史以下人各一駝箭三百毛幕一餘兵三人共一幕有砲手二百人號發喜勇健者號撞令郎齋糧不過一旬晝則舉烟揚塵夜則篝火為候若獲人馬射之號曰殺鬼招魂或射草縛人出軍用單日避晦日多立虛寨設伏兵衣重甲乘善馬以鐵騎為前鋒用鈎索鉸聯雖死馬上不落落地本產刀古製為大環以纏龍為之而其首類鳥解者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種世衡築青澗城掘地得之以問劉原甫云興州又出良弓每張值數百千邊人嘗買以獻童貫土產大麥華豆青稞床子古子蔓鹹地蓬寔菘麥苗小蕪黃席雞草子地黃葉登廂草沙葱野韭拒反條白蒿鹹地松寔又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製弓極佳尤且健勁其近弛黑者謂之後懸近稍近犯俱黑而弓面黃者謂之玉腰夏人嘗雜犀角以市焉人莫有知是歲春始寔

西邊殺掠居人下詔約束之元昊居國中僭益甚私改元曰開運既逾月人或告以石晉敗亡年號也乃更廣運即以是年改廣運元年母衛養氏之族人山喜者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進毒醜其母殺之沉山喜之族於河遣使來告哀詔起復以閭門祇候王用中為致祭使兵部員外郎郭勸為弔賻煮起復官告使元昊賂遺勸等百萬勸悉拒不受屯田員外郎張充者李弟也豪邁有奇節嘗通判鎮戎軍元聞德明死後元昊喜誅殺其勢必難制亟宜防之論西北攻守之計章數十上十二月癸酉趙元昊獻馬五十匹求佛經一藏賜之

三年元昊自制蕃書命野利仁榮演譯之成十二卷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又若符篆譯孝經爾雅四子雜字為蕃語先是其徒有過乞者造創蕃書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廣運三年為大慶元年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紀事悉用蕃書胡禮再舉兵攻回紇瓜沙蘭三州盡有河南故地

四年元昊既悉有夏銀綬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定威懷龍皆即舊堡鎮改號為州改甘州路為鎮夷郡又立宣化府改靈州為翔慶軍又于山丹州置甘肅軍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地方萬里有兵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得中國無藝者使耕于河是歲始大補偽官以鬼名守全張陟楊廓徐致宗張文顯輩主謀議鍾鼎成典文書成通克成賞都輩主兵馬野利仁榮主蕃學設十六司以總庶務又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眾自河北至卧囉娘山萬人以備遼人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落天都宜精山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五萬人靈州五萬人興州興慶府七萬人為鎮守總五十餘萬而苦戰倚山說山說者橫山羌夏兵柔脆不及也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月給米二石鐵騎三千分十隊皆選部下驍勇用以自衛隊各有長一殊勒二浪遞移三細賞者埋四五里奴五雜熟屈則鳴六隈才浪羅七細母屈勿八李訛移岩名九細母鬼名十沒羅埋布每出入前後環擁設備甚嚴發兵則以銀牌為面受約束其左右廂諸酋亦各選精騎為生剛捉生有野利剛浪凌過乞三將尤號為謀勇麟州府在黃河西古雲中之地乃蕃漢雜居黃茆土山高下相屬極目四顧無十步平坦解舍廟宇覆之以瓦民居用土止若柵焉架險就中重復不定上引瓦為溝雖大封亦不浸潤其梁柱椽題頗甚華麗城邑之外穹廬窟室而已人性頑悍不循禮法公事惟吏稍誠古就除茲而下莫吾知也俗輕生重死任性忘義凡商女稍長靡由媒妁暗有期會家不之問情之至者必相挈奔逸于山岩掩映之處並首而卧紳帶置頭各悉力擊之倏忽雙斃一族方率親屬尋焉見不哭謂男女之樂何足悲悼用綵繪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氈推牛設祭乃以其草密加纏束然後置峻嶺架木為高丈呼為女柵遷尸于上云而飛升天也

二族於其下擊鼓飲酒盡日而散

寶元元年春正月癸卯元昊請遣人供佛五臺山乞令使臣引護并給館券從之元昊嘗欲規河東道故也秋九月己酉鄜延路鈐轄司言元昊從父山遇遣人來約降詔勿受初元昊自五臺還惡會諸豪刺臂血和酒置罽毼中共飲之約先攻鄜延自靖德塞門若赤城路山道並入酋豪有諫者輒殺之山遇數止元昊不聽山遇畏誅遂挈妻子來降時已被詔知延州郭勸與鈐轄河陽李渭遣山遇還山遇不可即命監押韓周執山遇等械錮送元昊示朝廷不疑之意元昊集騎射而殺之並戮其族無遺類由是西人怨懼向化之心絕矣時元昊自稱高珠舊作元卒已數年矣既殺山遇遂謀僭號冬十月甲戌元昊用其黨楊守素之謀築壇受冊僭號大夏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改大慶三年為天授禮法延祚元年追謚其祖繼遷曰神武皇帝廟號太祖父德明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點兵蓮子山遣使奉表以僭號來告納旌節敕告十二月鄜延路鈐轄司言元昊反詔陝西沿邊舊與元昊界互市處皆禁絕之丁丑詔有能捕元昊所遣刺探事者賞錢十萬

二年春正月元昊遣使稱偽官抵延州郭勸李渭留其使具奏曰元昊雖僭中國名號然閱其表函尚稱臣可漸以禮屈願與大臣熟議詔許使者赴京師其表曰臣祖宗本自帝胄後魏赫連之舊國拓拔之遺業也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三十年邊情善守五千里職貢常輸臣偶以端間輒生狂斐制小邦文字改大宋衣冠革樂之五音為一音裁禮之元拜為三拜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韃靼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地建為萬乘之邦君於是再讓靡違羣集又迫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建元天授歷運在茲軍民同請伏望皇帝陛下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歡好魚雁往來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长永鎮邊方之患至誠懇懇仰俟帝俞謹遣使奉表以聞申寅元昊使者將歸不肯受詔及賜物樞密院議數日不決王德用陳執中欲執之盛度張觀不可卒遣之但卻其獻物韓周復送至境上既而邊界傳元昊露布有朕欲親臨渭水直據長安之語蓋張元所作也夏六月削趙元昊官爵除去屬籍壬午詔曰昔苗民弗懷首惟虞窳郭支自立終伏漢誅蓋犯順者無赦于國章除殘者固限于荒服炳馬通誼疇或敢踰趙元昊戎漢餘妖邊關小種性含虺毒志負狼貪昏頑表于稚年傲悖成于壯齒襄者德明即世西夏控宸朝廷錄守方之忠憫稱慈之禮拔于童孺付以節旄名襲真玉寵視同姓金絮有秩絡繹以固其躬關市弗議貨遷以通其貨假我明命取重諸

美固當竭犬馬之勤效涓埃之報克守先業以稱大恩而背惠反常毀忠蔑信僭舉國號扇惑蕃渠跳梁井蛙之涯旅拒秋螳之鞭公遣軍校冒服使車列牘自陳欺天罔畏既張逆節合舉明刑朕深憐舊勳特加涵覆橫過羣議密賜手書會其方命之愆開以自新之路護送來介俾還穹居庶遷善而革音終恃遠而迷復至敢驅率配隸攘切塞氏騰告文符訛誑區落而朝臣列奏邊吏抗詞願舉偏師往平狡穴趣梟稱亂之首以正不廷之辜朕載念一夫肆狂餘眾何罪况元昊脅從濟欲濫殺逞威名首外奔諸帳懷貳苟及鉞並進則玉石奚分且俾列於購科止用取其魁惡元昊在身官當並宜削奪仍令宗正寺除去屬籍惟彼諸部素奉本朝迨此姦凶遂其註誤倘能結黨歸義執賊建功必當昭洗前污申明厚賞國有信誓炳如丹青應賞募科格並委中書門下詳為條件以時布告庶體朕懷因絕互市揭勝於邊募能生擒元昊及斬首來獻者即以爲定難節度使元昊界蕃漢職員能率族歸順者等第推恩時呂許公夷簡在大名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詰誓則有之矣非所以御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言矣元昊爲患既劇朝廷降詔購募賊中僞署名職至卑如理移香者許輸歸款朝廷重其封祿至以郡王待之亦終不至賊黨益固矣秋九月鄆州通判富弼上疏曰聞去年十二月元昊反眾皆謂之忽然臣則知其有素昔元昊嘗勸德明勿事中國德明以力未盛不用其謀豈有身自繼立而不行其說耶一也自與通好略無猜情門市不閉商販如織山川之險夷國用之虛實莫不周知又比來放出宮女任其所如元昊重幣納之左右朝廷之事宮禁之私皆所窺測二也西鄙地多帶山馬能走險瀚海彌遠水泉不生玉菽欲征軍次不給窮討則遁匿退保則襲追元昊恃此艱險得以猖狂三也朝廷累次使元昊多不致恭雖相見之初暫御臣下之服而退出之後便具帝者之儀四也頃年靈州屯戍軍校鄭美奔戎德明用之持兵朝廷終失靈武元昊早蓄蓄險務收家僮故不第舉子數人自投於彼元昊或授以將帥或任以公卿倚爲謀主五也元昊投契丹爲親緩則指爲聲勢急則假其師徒至有犄角爲奇首尾相應彼若多作牽制我則困於分張六也元昊所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聞元昊遣使多擇勇悍難制強辯自高者謂必不敢加誅此必元昊腹心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少折其謀冬閏十二月元昊又遣賀永年齎使書納旌節及所授勅告並所得勅勝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十終

三州之衄

寶元元年冬十二月己卯以奉甯節度使知永興軍夏竦爲涇原秦鳳安撫使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范雍兼鄜延環慶安撫

使經略夏州時元昊反書聞朝廷即議出兵羣臣爭言小醜可即誅滅吳育獨言不然

二年春三月丙午元昊為書及錦袍銀帶投鄜延境上以遺金明季士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副都部署夏隨獨曰此行聞耳士彬與羌世仇若有私約通贈豈使眾知耶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數日果擊賊取首級羊馬自致丙寅知永興軍夏竦諫西鄙事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遁逃窮蹙而累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燧嚴卒乘來即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綬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耳况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帥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縵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天下久不見兵革一日遽議深討臣未知其全計也願陛下令諸將虜即入寇毋得與戰彼既絕中原賜與又喪緣邊和布可坐待其斃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籬三詔諭廝囉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若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士人為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贖邊計十損並邊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採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討皆以疎為怯秋七月戊午夏竦移知涇州與范雍各加兼經略使馬步軍都督總管并詔雍所至察訪邊民利害及體量官吏能否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陝西冬十一月夏人寇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青初以善騎射為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敵臨陣被髮帶銅面具敵人望之如神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鄜延鈴轄盧守勳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川命圖形以進上觀其儀表曰朕聞張也於是有敵萬人之稱既而黨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秋青為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嚴陣而陽卻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繼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卻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秋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為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前後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湯城略宥州屠峽咩歲毛奴尚羅等族燔積聚數萬收族帳二千二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長安堡砦賊又以三萬騎圍承平砦鄜延副部署祥符許懷德時在城中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賊賊乃解去黨項有明珠族首領

悍最為邊患。神世衛為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謀者陽賣之，入明珠袋。後乃釋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一日先首負鼓而出，遂為世衛所擒。

康定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延州。初，夏人自承平退，聲言將攻延州。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皆疏，土兵寡弱，又無宿將，知延州范雍聞元昊且至，懼甚，請濟師未報。而元昊詐遣其牙校賀真來言，願改過歸命。雍信之，遽聞於朝，厚禮真而遣之。遂不設備。元昊乃盛兵攻保安軍，自土門路入，聲言取金明寨。都監李士彬嚴兵待之，夜分不至。士彬解甲而寢，翼日，癸酉，掩至。士彬父子俱被擒。士彬世守金明，有兵近十萬，控扼中路，眾號鐵壁相公。元昊叛，遣使誘士彬，士彬殺之。元昊乃使其民詐降士彬，士彬自范雍請徙置南方，雍曰：「討而禽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帛，使隸士彬降者日至，分隸諸寨甚眾。元昊使其將每與士彬遇，不戰而走。曰：「吾士卒聞鐵壁相公膽墜於地，士彬益驕，又以嚴酷御下，多怨憤者。」元昊陰以金幣誘其所部渠帥，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也。及賊騎大入，諸降者為內應。士彬時在黃堆寨，聞賊至，索馬左右以弱馬進，遂控以詣元昊。與其子懷寶俱陷。沒雍初聞賊大懼，令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賊得入。懷寶諫曰：「今當眾兵禦寇，分則勢弱，不能支也。」士彬不從。懷寶力戰死。或曰：元昊得士彬，割其耳而不殺。後十年乃卒。時乘勝抵延州城下，雍先以檄召廊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於慶州，使至保安，與廊延副都部署石元孫合軍趨土門。及是，雍復召平，元孫還軍救延州，平得雍初檄，即率騎士三千發慶州，行四日至保安，與元孫合軍趨土門。而雍後檄尋到，平元孫遂引還。乙亥，復至保安，素輒賊謂其下曰：「義士赴人之急，蹈湯火，猶平地况國事乎？」因遣騎先發，步兵繼進。晝夜倍道兼行，丁丑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令騎兵先趨延州爭門，平去延州方三十里，令軍士晚餐畢，列隊而行。至地名大柳樹，去延州二十里，忽有來使，俗謂急脚子者，宣狀且云：「范太尉傳語，已在東門奉候。」然暮夜入門，恐透漏姦細，請寫放人馬，庶辨真偽。二將唯諾，遂下。據胡牀，躬撥隊伍，每一隊行及五里以來，又放一隊將及一更以後，約放及五十隊矣。二將忽顧問急脚子已失所在，二將大驚，遽起偵視，即云：「延州城上並無燈火，而前隊不知所之矣。」二將知有變，遂整陣而前。至五龍川，去延州總五里，人心稍安，忽四山鼓角鳴，埃煙陡合，蕃兵牆進，蓋西賊前一日偷竄入金明寨，故東北路斷，而賊兵壓境，以致二將於覆中。延州俱不知也。時廊延都監黃德和將二千餘屯保安北，碎金谷巡檢万俟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為援。平亦使人趨其行，詰旦戊寅，德和政遵所將兵亦至。五將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平令諸軍齊進，至三川口，時平地雪深數寸，平與賊皆為偃月陣相向，有頃，賊兵涉水為橫陣，遵退之。官軍爭奮，殺賊騎五百人。賊復蔽盾為陣，官軍復擊卻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又八九百人。平左耳右脛皆中流矢，日暮，戰士上首級及所獲馬論功，平

曰戰方急且自記之悉當賞汝語未已賊復以輕兵薄戰官兵卻引二十餘步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保南山眾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其轡并之曰當勒兵還并力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策馬遁與宜孫皆赴甘泉平遣軍校林劍遮留得千餘人力戰拒賊賊還水東平率餘眾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距賊一里所賊夜使人至柵問主將所在平戒軍士勿應夜四鼓賊還柵大呼曰獎許殘卒不降何待平使人應之曰狗賊汝不降我何降也明日救兵大至汝眾庸足破乎己卯黎明賊復招降不從賊首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官軍平與元孫巡陣東偏賊衝陣分為二遂與元孫被執初郭遵言未知寇淺深而果以行進必敗請止保安先偵後進平不聽踐雪行數十里寇偽為雍使趨平戰故敗賊圍延州凡七日及失二將城中憂沮不知所為有老軍校出自言曰虜人不善攻卒不能拔萬萬無虞范雍嘉其言壯人心亦為小安會是夕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蓋延州故豐林縣城赫連勃勃所築人謂之赫連城緊密如石劇之皆火出故易守而難攻也當因急時雍召通判計用章問策用章曰用章屢獻修城壘備器械之言矣而公不用今惟有一死以報國耳然城中老幼無辜皆公陷之至此若令同為血肉是公上負天子下負百姓雍怒拂衣而起至晚又召用章問計用章曰惟有死爾尚何言會其夜雪大作賊遂退雍扶用章陷百姓之言而誣以罪用章遂竄雷州至范仲淹經略延州知用章以忠獲罪奏雪於朝初元昊既陷金明寨遂攻安遠寨門永平等寨永平等寨主監押初欲飲兵匿深山避敵指揮使史吉帥所部數百遮城門立於馬前曰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何異日為有司所劾吉為指揮不免於斬願先斬吉於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從行也寨主監押漸懼而返敵至圍城吉率眾拒守卒完城三月間延州之役郭遵以西路都巡檢使屬劉平麾下既與賊遇馳馬入陣殺傷數十人賊出驍將楊言當遵揮鐵杵破其腦兩軍皆大呼復持鐵鎗挺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潰去賊戰益急遵奮擊期必死軍稍卻即覆馬以殿又持大稍橫突之敵知不可敵使人持券索立高處迎遵馬鞭為遵所斷因縱使深入擗兵注射之中馬踉仆地被殺於是特贈遵果州團練使事聞詔殿中侍御文彥博即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仍梟首延安城下范雍貶知安州贈平元孫官黃德和之誣訪聞金明敗卒二人自賊中逃還云平等皆為賊縛去平在道不食數罵賊云狗賊我頸長三尺餘何不速殺我元昊既破金明若議修復其城帥臣擁兵不即進轉運使明鑄止領百餘騎親督將士一月而成四月戊申延州金明縣都監張異慶州東路都巡檢使方侯政延州都監孟方廓延路指揮使高守忠張延以戰歿並贈官五月乙卯贈金明都監李士彬暨子懷寶官秋七月廓延鈐轄張亢上言昨劉平救延州前鋒軍馬陷賊寨者四指揮平竟不知又趙瑜領軍馬間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達等趨塞門至高頭平報賊張青蓋駐山東振慶兵掩襲乃其子瑜也已降廓延

副都部署趙振為白州團練使知絳州元昊自正月攻圍塞門寨振代范雍守延州有兵七千八百餘人寨中兵方
 千人屢告急五月初振始遣百餘赴之寨遂陷龐籍勅之故坐敗辛亥詔范仲淹葛懷敏領兵驅逐塞門等砦蕃騎出境仍募
 以前弓箭手給地居之時邊威益削夏竦守涇原乃拜章求罷兵才其略曰朝那平地枝葉密邇回中川閣賊徑交通以四萬
 甲兵備六十城寨排列險隘則用軍忌分聚散要衝又固圍斯闕以寡制敵未知永圖又曰資性憂畏歷官艱難傷弓之禽聞
 虛弦而破膽逸網之獸胃垂蔓以殞心由是數為言事改換其語以為詭封章傳播漏泄近機為怯懦特甚江蘇興雅志康定
 中侍禁李貴為西
 邊寨主妻為吳賊虜去家中一白犬願馴擾祝之曰我聞犬之白者乃前世為人也爾能送我歸乎犬俯仰如聽命即裹糧隨
 之有警則引伏草間渴即濡身而返凡六七日出賊境其夫無恙朝廷封崇信縣君括異志又曰慶歷中渭州巡檢張殿直事
 畢同回家後夫妻朝暮所食必分三是時關輔震恐同州觀察知秦州曹瑄請自關以西籍民為義軍遂簡鄉兵弓手數萬人
 器一以飼犬俱見陳耀文天中記
 改陝西經略安撫使西賊大將剛良兵馬最為強勁在夏州東彌陀居止又次東七十里有鐵冶務是即賊界出鐵製造兵器
 之處去河東麟府界黃河西約七八十里朝議出麟府并石隴州兵馬與隴州兵馬延州兵馬會合掩襲以分賊勢十一月張
 繼勳破賊於歸孃谷

慶歷二年春蕃部巡檢趙勾明招到賊界署團練使訖乞并手下蕃官共二十三戶皆賞賜冠帶補官
 三年春三月邊吏言劉平降元昊尚存朝廷議收其家上以中丞賈昌朝言事未可知平族獲免
 五年夏五月夏人歸石元孫朝議請治其辱國之罪以為當賜死時賈昌朝在相位獨曰自古將帥被執歸不死元孫乃編管全州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十二

龍圖招諭

康定元年春二月丁亥帝懲山川之敗以夏守贇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為都鈐轄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
 范仲淹知永興軍時賊尚圍塞門安遠寨延州諸將畏避莫敢出掠三月詔近臣陳陝西攻守策陳執中言元昊竊發西陲以
 游兵困斃卒以甘言悅守臣一旦連犯亭鄯延安樂不保自金明破而並邊籬落大壞塞門至金明二百里今宜別修三城城
 屯千人寇大至則入保小至則出關又以二千人屬盧關巡檢以為三寨之援上嘉納之吳育因錄真宗朝通西域諸蕃并元
 昊父祖本末上之戊寅王醜罷初天聖中驍使河北過真定時曹瑋為總管驍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諫曰
 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常使人以馬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其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
 鄰國易不急之物已為非策又從而殺之失眾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它日必為邊患至是果驗以夏竦

為陝西經略安撫使，范仲淹為陝西都轉運使，召夏守贊、王守忠俱還。夏五月甲子，元昊陷塞門寨，執寨主內殿承制高廷德監押，左侍禁王繼元、蔡沂等死之。乙亥，元昊陷安遠寨。六月，增募河陝京東西鄉弓手強壯。秋七月，己卯，除范仲淹龍圖直學士，與韓琦並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八月，仲淹以延州諸砦多失守，請自行詔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賊眾而出戰，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為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日夜訓練，量賊眾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既而諸路皆取法焉，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云，仲淹請建鄜城為軍，詔以為康定軍，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鄣，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藩漢之民歸業，丙寅，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丁卯，涇原路都監劉繼宗、李緯、王秉等分兵出戰，皆失利。涇州駐泊都監開封王珪將三千騎來援，自瓦亭寨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奮擊，賊披靡，殺賊將二人，獲首級甚多。賊遂留軍縱掠，比三日，官軍戰沒者五千餘人。都監周美請于仲淹曰：「賊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救也。今不亟修，將遂失之。」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眾數萬，薄金明砦于延安城北三十里，美領眾二千方戰，會暮，援兵不至，乃從軍山北，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為救至，即引去。時諸將多不利，美十餘戰，平族帳二百，焚虜寨二十，復故城堡甚眾。元昊又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壬申，韓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福密出城，密部分諸將使王懷政攻白豹城，西斷神樹觀來路，范全攻其東，斷金湯之路，談嘉震攻其北，斷葉市之路，王慶石全攻其南，武英入城門，闢敵福以大將駐于城外，策應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獲一酋，擊季家妹在慶州，官員充奴婢使押送慶州，配士人為妻。時塞門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非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橫互，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畝，定價百錢，工乃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甘且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水大足，吾無困渴之患矣。」自茲西陲堡障，悉無泉者，悉如世衡募工致力，無不濟者。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為內殿承制，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甯富，教民習射以銀為的，中者與之，或爭獵，役亦使之射，中者優免，有過失者亦使之射，中則釋之。其餘僧道婦女無不射也，其以銀為的者，其銀輕重如故，而的漸厚，且小則射益工，由是人人能射。冬十一月，仲淹以葛懷敏出師，出歸孃谷，與夏人戰，敗之。甲午，賜涇原駐泊都監王珪名馬二匹，黃金三十兩，裏創絹百匹，復下詔募其

功以厲諸將勒金字處置牌賜之使得專殺 丙申以環慶部署兼知慶州任福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賞白豹城之功也
尋命兼鄜延路副都部署贈延州塞門寨主高德權兵馬監押王繼元官兼錄其子故延州西路同巡檢張圭三子亦皆授
官乙亥贈鎮戎軍西路都巡檢使楊保吉為深州防禦使十二月乙巳詔涇原鄜延路討元昊命以正月上旬出兵自元昊寇
鎮戎官軍不利有詔切責夏竦故有是命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起兵塞外雨雪大寒萬一有失噬臍何及且元昊謂國家太
平忘戰邊城無備是以倣傲今邊備漸飭至則輒擊若用臣策歲月無效徐圖舉兵先取綏宥據其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之
計則橫山人戶必掣旗來歸拓疆禦寇莫此之利上亦用其議于是仲淹固守鄜延丁未詔開封府京東西河東路括驢五萬
以備西討館閣校勘歐陽修上書曰自元昊叛逆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
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也上便宜三事一通漕運二盡地利三權商賈慶歷元年春正月元昊使人于
涇原乞和又遣塞門寨主高德還延州今見知州范仲淹約和仲淹既見延德察元昊未肯順事且無表章不敢聞於朝廷
乃自為書諭以逆順遣監押韓周同延德還抵元昊其書曰正月日具位仲淹謹修誠意奉書于夏國大王曩者景德初兩河
休兵中外上言以靈夏數州本為內地請移河朔之兵合關中之力以圖收復我真宗皇帝文德柔遠而先大王情向朝廷心
如金石言西鄙者一切不行待先大王以骨肉之親命為同姓全付夏士旌旗車服貴極王公是我真宗皇帝有天地之造于
爾也自此朝貢之臣不絕于道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養生送世令終天年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忠順之功
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帝震悼果日嗟吁遣使厚帛聘之禮聽大王嗣守其國爵命隆重一如先大王大王以青春龍爵還先
君之華遂僭位號遣人歸納旌節中外驚憤請收行人戮于都市皇帝念先帝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功不忍一朝驟絕含容不
殺省初念終天子何負大王哉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德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
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為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
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眾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
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此故自謂可行其契丹自石晉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土之恩如諸蕃中有叛
朝廷者大王當為霸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迥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
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
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

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
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艱中外欣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
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毒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武表正
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為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
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必有
難聞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向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無一城一
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開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
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眾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被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
變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士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
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踰五路入界者
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
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於懷雖
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眾且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于大王耳漢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于天子
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為妖為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
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多大王如能以愛
民為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眾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
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為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逮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
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慘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缺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為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
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
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
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
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驘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

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惟大王擇焉。不宣。仲淹再拜。二月，韓琦命環慶副總管任福進討，敗於好水川。奉聞，帝震悼。夏四月，降范仲淹為戶部員外郎，知耀州。始韓周等把仲淹書入西界送者，禮意殊善。行既兩日，聞山外諸將敗亡，周等抵夏州，留四十餘日。元昊俾其親信野利旺榮為書，報仲淹別遷，使與周俱還。且言不敢以聞高珠。即兀書詞益慢。仲淹對使者焚其書，而潛錄副本以聞。書凡二十六紙，其不可以聞者二十紙。仲淹悉焚之餘，又略加刪改。書既達，大臣皆謂仲淹不當輒與元昊通書，又不當輒焚其報。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十三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十二終

好水之敗

慶曆元年，春正月，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帝取攻策，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不如俟春深且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若以牽制元昊從之。既而元昊遣塞門寨主高延德還延州，令見知州范仲淹，約和。仲淹不聞知朝廷，乃自為書遺元昊諭禍福。於是韓琦聞之，謂人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是知我欲大舉，而為款兵之計，不然，懈我邊防。又將入寇，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時走馬承受崔宣亦以賊請和事奏止。謂輔臣曰：賊多詭計，欲懈我師爾。乃詔逐路益嚴備之。二月，韓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眾寇渭州，偪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將作監丞耿傳參行營軍事。涇原都監孫懌為先鋒，鈐轄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初，夏竦令尹洙趨延州，與范仲淹議出兵，而仲淹固執前奏。洙又上言：兩路協力，尚恐未能勝虜，而仲淹卻以牽制為名，止委涇原之師，以當寇。正墮賊計，詔以竦奏示仲淹。龐籍亦言：臣度朝議以屯兵已久，上費國力，欲決于攻取，或且汰去冗兵，只留精銳，在邊則數少而費寬，然後乘釁大舉，庶有萬全之策。先是韓琦與判官尹洙詣關獻入攻元昊之計，欲自鄜延涇原出師。夏竦作大帥，意不甚主。呂夷簡居上弼天下之務，一斷于己。杜衍方副位，樞地深以入攻為非。呂因謂人曰：自劉平敗覆以來，言羌事者，人人震怯。今韓尹健果如此，豈可沮之也？韓尹既遂請，即馳驛而西。自畿甸近郡，配市驢乘軍，需入關道路，曉夜不絕。州縣不勝其擾。仲淹雖與琦同副帥，任己專守延安，不預此議。及師舉，有期，仲淹固執不可。洙徑趨延安，見仲淹圖為協力。仲淹終不從。琦已駐鎮戎軍，召環慶副總管任福計事，即并諸路將佐，聚兵數萬，為出討之計。會元昊聞兵折，蓋會併兵來寇，欲逆折官軍之鋒。琦謂諸將曰：今勇將銳師，悉萃於此，而賊輒來犯其勝，必矣。福將行，琦授方略令併

兵合勢自懷遠城趨得勝若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若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搭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同巡檢內侍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人羸形誘之時委老弱棄馬羊囊駝牛畜令官軍將獲之眾益喜貪功不可遏琦在壁中左右爭請行亦有不白而去者追奔逐北惟恐後時秦惲引騎趨之福亦分兵自將踵後謀傳敵兵少福等因易之薄暮與惲合軍屯好水川宋觀武英為一軍屯籠絡川隔山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不使夏人匹騎逸去不知其已陷於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若不多故福等輕之明日癸巳福與惲至龍軍城北方遇賊大軍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以抗官軍諸將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惲於道旁得數銀泥合封囊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決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惲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眾傳山欲據勝地忽夏入陣中樹絕老旗惲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壑相覆履惲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鬪槍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五百陣于觀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總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時涇原部署王仲實亦以兵來援與觀俱還民垣距福敗處方里許然不相聞也始珪以二千騎為先鋒自瓦亭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奮擊多獲首級乘間叩鎮戎軍請益兵不許止絕糧與之士卒既飽珪語之曰兵法以寡擊眾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可得志也乃馳入賊一將以鎗直其胸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脛又一將復以鎗進珪挾其鎗運鞭擊死之虜驚遂引去因改涇原都監至是從福入好水川連鬪三日諸將俱沒乃東向再拜曰非臣負國力不能也獨有死爾乃復進戰擊殺數百人鐵鞭至撓曲手掌破裂猶奮日若電馬三中箭三易馬最後得其下馬左右馳擊又殺數十人飛矢中其目遂死英知必敗勸傳避去傳不答指顧自若及賊騎大至英又勸傳且嘆曰君丈夫無軍責奈何與英俱死也觀亦戒傳少避鋒而傳愈前不顧身被數槍乃殞前一夕傳在觀營夜作書遺福以其日小勝前與賊大軍遇深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名以致福軍中傳死後或言福之敗由傳督戰太急韓琦得其書上之事始白傳尹洙友也力薦于琦使預謀議洙乃因眾所歸咎作憫忠辨証二篇以排之是時關右大震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致甚敗琦還至半途陣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

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既而哀慟聲震天地琦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奏聞上震悼皆贈恤有差琦上章自劾乃奪琦一官使權徙知秦州戊戌夏人再寇劉璠堡未退尹洙遣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往援未至賊引去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十四

渭川之變

慶曆元年韓范既各以事去夏四月甲申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曹瑋副之時夏竦判永興軍執中知軍事議多異同故分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衣違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兵變竦又嘗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爵為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賣箔陝西荻箔甚高倚之食肆門外併為食訖故遺去之至晚食肆竊喜以為有所獲也徐展之乃元昊購竦之榜懸箔之端有云得夏竦頭者與錢兩貫比竦聞之急令藏拏而已宣播遠近矣竦大漸沮其見輕侮如此初劉石之敗曹瑋請籍民為義軍以張兵勢於是料簡鄉弓手數萬人賊寇山外還天都卻儀秦屬戶琮發騎士設伏以待之賊遂引去琮欲誘吐蕃特角圖賊得西州舊賈使諭意而沙州鎮國王子遣使奉書願率首領為朝廷擊賊帝善琮策故使副執中五月戊午以右班殿直趙珣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都監珣初隨其父振在西邊訪得五路徽外山川邑居道里利害作聚米圖經五卷韓琦言于帝詔取其書并趙珣至上五陣圖兵事十餘篇帝給步騎使案陣既成臨觀之于是陳執中薦珣為沿邊巡檢使呂夷簡宋庠共奏用兵以來策士無如珣者即擢任之珣自以年少新進未有功辭都監受兵萬人賜御鎧復自擇偏裨參居涇原兼治籠竿城麻氈党留百餘帳處近塞為暴珣自府引兵三萬自靜邊歷探吳抵木甯龍賊俘獲數千計靜邊將劉滄後為賊所掩珣登阪望見縱騎數百復又拔滄之眾以出士皆歎服六月壬辰詔陝西諸路總管司嚴邊備毋輒入賊界賊至則禦之秋七月丙辰月掩心後星戊午月掩南斗元昊寇麟府二州折繼聞敗之八月戊寅詔鄜延部署許懷德等以兵萬人援麟府麟州言元昊破甯遠塔若主侍禁王世亶兵馬監押殿直王顯死之焚倉庫樓櫓皆盡復率兵攻府州州城險且堅東南谷有水門崖壁峭絕下臨大河賊緣崖腹微徑魚貫而前城上矢石亂下賊死傷殆盡轉攻城北士卒復力戰傷者千餘人賊乃引退縱兵四掠又復圍豐州麟府二州皆在河外因山為城最為險固而麟扼西夏之衝但城中無井唯有一沙泉在城外其地善崩俗謂之抽沙每欲包展入壁而土陷不可城初河東轉運使文洎以麟州餉道回遠軍食不足欲按唐張說出兵故通河關未及就而卒及洎子老博為河東轉運副使遂通道銀

道銀城而州有積粟可守。然其無水如故也。至是有戎人謂元昊曰：麟州無井，若圍之半月，即兵民渴死矣。元昊即以兵圍之。數日不解，城中素乏水，圍既久，士卒渴之，城中大窘。有軍士獻策於知州苗繼宣曰：彼圍不解，必以無水窮我。今願取溝泥使人乘高以泥草積，飾牌使賊見之，亦伐謀之一端也。州將從之。元昊仰視曰：謀謂我無庸，戰不三日，漢人當渴死。今乃有泥以護草積，是給我也。斬之。城下解圍而去。乙未元昊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知州王餘慶權兵馬監押孫吉指使侯秀死之。九月，庚戌以張元為并代鈐轄管勾麟州軍馬公事。時元昊已破豐州，引兵屯琉璃堡，縱騎抄麟州。二州閉壁不出，民乏水飲，黃金一兩，易水一杯。元單騎扣府州城門，闢不啓。元曰：我新軍馬也，出所投，敕示城上，既入，即開門。縱民采薪芻汲澗谷，然賊騎猶時出抄掠。漢田元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為築東勝堡，下城旁有蔬畦為築金城堡。州北沙坑有水泉，為築安定堡。置兵守之。募人獲於外，腰鑰與持兵衛送者，均其得時。禁兵敗北，無鬪志。乃募役兵夜潛隘道，邀擊賊遊騎。比明或持首級來獻，元犒勞之，衣以錦袍，禁兵始誓。奮曰：我願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士窟。多幸利皆願一戰。元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使謀伏賊寨旁草中，見老羌方炙羊，辭占吉凶。驚曰：明日當有急兵，且趨避之。皆笑曰：漢兒方藏頭鄰間，何敢至此。元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賊棄堡遁去。乃築宣威寨于步乾溝，捍寇路。然賊自是攻城寇，括不已。時將校張岳等戰比有功。振一軍卒皆不至。顯官以鄜延都監王信為本路鈐轄，兼兩路都巡檢使。信初為鄜延都監，始至之，賊眾號數萬，傳城軍吏氣憤，不知所為。信領勁兵二千，夜出南城門與賊戰，不利，失其前鋒。因按軍不動，遲明潛上東山，整軍乘勢而下，擊走之。追襲大獲，而還。葛懷敏敗，信又出兵拒賊，得斬甚眾。先是屯田員外郎河內張旨通判府州，州俯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州將曰：吾州據險，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罅，守以強不州無井，賊斷河飲路。旨夜開門擊賊，少卻，以官軍壁兩旁，使民出汲，復以渠泥覆草積，督居民乘城力戰，賊死傷者眾，遂解去。壬申，遷旨都官員外郎。鄜州都監王凱數破賊有功，賊圍麟州，乘城拒關，晝夜三十一日始解去。累遷麟州路沿邊都巡檢使，與同巡檢府谷張岳護糧道于青眉，浪賊大至，與岳相失，乃分兵出其後夾擊之，復與岳合，斬首六十五級。又入兔毛川，遇賊眾三萬，凱以兵六千，陷圍，流矢中面，圍不解，至暮賊潰，又斬首百八十六級。自蹂踐死者以數千。遷南作坊副使。時元昊遣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楊偕請棄河外，保合河津，帝不許。會管勾麟州軍馬事張元擊賊琉璃堡破之，又戰於柏子砦及兔毛川，皆勝。奏請并代副署王元鈐轄康德與榻懷志等官，先是賊圍府州，德與等棄兵不出，但移文轉運副使彥博，藉民輦運至境，以俟德與，終不敢出。及豐州陷，才出屯州城外數里，三日而還。居民望見以為寇復至，皆棄其所，入保城郭。彥博以其事聞，故責及之。然止坐不出戰，其它則朝廷不悉聞也。冬

十月命知并州楊偕速復甯遠塞遂築甯甯等五堡十餘柵以援麟州河外始固甲午夏疎陳執中罷分秦鳳涇原環慶廊延為四路以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各兼經略安撫招討使詔分領之自元昊反延州陷金明承平塞門安遠枋棧寨破五龍川城皆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餘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嚴無敢亡去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其土平沃川尾曰橋子谷為敵出入隘道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于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募民耕植得粟以濟軍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取虜所據地築清水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嚮導後雖首露猶懷去就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聞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南通鳳州華州池北接白豹金湯種落疆悍而善耕且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一日擁兵出諸將隨之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吉其地處所往至于版築之用大小畢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成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詔賜名曰大順城環州屬羌明珠滅賊二族兵各萬餘人皆附賊仲淹又請復細腰城葫蘆泉諸砦招致二族以抗賊又復近羌千三百餘帳葛懷敏之敗定川也關中民竄匿山谷乃率部下兵赴援而募兵關中心始安仁宗聞定川之敗頗以西方為憂謂近臣曰若得仲淹出援涇原可無慮矣及聞其出師甚喜仲淹在邊以長子純佑為監簿純佑自幼警悟明敏過人時年方冠與諸將卒錯處鈞深摘隱得其材否仲淹所料事純佑必先知之人或言純佑善能出神凡虜情機事皆預遙知蓋出神之虜廷得之仲淹敏制勝料敵如神者純佑之力也自後出神為人所驚故神觀不足未幾而亡年亦甚少

二年春三月仲淹巡邊知環州屬羌多密與元昊相通以神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詔從其請有牛奴說者素係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言奴說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羌可失期耶遂緣險冒雪而往既至奴說尚卧大驚起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曰今而後惟公所使皆感激心服又有元二族受賊偽職世衡遣人招之不至命蕃官慕恩出兵討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戊子降詔獎諭知延州龐籍等以興修橋子谷寨成也夏五月癸卯朔徙張亢為高陽關鈐轄初麟州猶未通饋路閉隔救亢自護南郊賞物送麟州賊既不得抄隨以兵數萬趨柏子寨邀我歸路亢所將才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關則生不然為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萬餘級奪

馬千餘匹乃修建寨賊數出爭遂戰于兔毛川元自以大陣抗賊而使驍將張巴以短兵強弩數千伏山後元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疲奕不能戰賊曰東軍素易之而尤翼卒勇悍陰易其旗以誤賊賊果趨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發伏賊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勝中候建甯鎮川五保麟川路始通朝廷慮遠渝盟徙元高陽是月范仲淹城白豹金湯秋閏九月辛未朔先是元昊聲言入寇攻鎮戎軍王沿命副總管高懷敏督諸營兵禦之已卯至瓦亭寨遣本寨都監許思純環慶都監劉質以蕃兵五千餘人為左翼天聖寨主張貴為殿後戊子進屯五谷口知鎮戎軍曹英涇原路都監趙珣西路都巡檢李良臣孟淵皆自山外來會沿邊都巡檢使向進劉湛為先鋒趙瑜總奇兵為援及大軍次安邊寨給芻秣未絕懷敏即離軍夜至開遠堡北一里而舍庚寅領大軍自鎮戎軍西南又先引從騎百餘以前走馬承受趙政以為距賊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晚趨養馬城曹英及涇原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都監李岳西路都巡檢使趙璘等分兵屯鎮戎城西六里夜則入城自守凡三日至是亦趨養馬城見懷敏聞元昊徙軍新濠外乃議質明掩襲趙珣謂懷敏曰賊遠來利速戰宜依馬欄城布柵扼賊歸路固守鎮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可必勝不然必為賊曹所屠懷敏不聽命諸將分四路趨定川劉湛向進出西水口趙珣出連夜徑曹英李知和出劉璘懷敏出定西堡既而知和與英督軍夜發辛卯劉湛向進行次趙福新堡遇賊戰不勝保向家峽而趙珣曹英李知和出劉璘懷敏出定西堡既而知和與英督軍夜發辛卯劉湛向進行次趙福新堡遇會李知和麾下蕃落將報賊五千人列定川寨北頃之王文李知和定川寨主郭綸又報已拔山踰壕懷敏命趙珣與其子宗晟先行日幾午懷敏入保定川寨賊毀板橋斷其歸路別為二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絕定川水泉上流劉質率蕃兵闕於河西不勝眾潰懷敏為中軍屯寨門東偏曹英等陣東北隅賊四面俱至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曹英會黑風自東北起部伍相失陣遂擾士卒攀城堞爭入英面被流矢仆壕中懷敏所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為眾所擁蹂躪幾死與至甯城久之乃蘇懷敏選士據門橋揮刀手以拒入門者趙珣等擁刀斧手前鬪及以騎軍四合禦賊賊眾稍卻然大軍無鬪志趙珣累馳入勸懷敏選軍中是夕賊大聚圍城四隅臨西北呼曰爾得非部署廳上點陣圖者耶爾固能軍乃入我圍中今將何往夜四鼓懷敏召諸將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陣走鎮戎軍趙珣請自籠卒城往彼無險且出賊不意眾不從及旦懷敏求馬東南馳二里許至長城壕路已斷賊周圍之懷敏及諸將曹英等十六人皆遇害軍士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悉陷于賊懷敏子晟與郭京等還保定川時韓質等領軍數千保蓮花堡劉湛等領軍一千保向家峽皆不赴援于是賊長驅直抵渭川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居民而去邠涇以東皆固壘自守時天陰晦者十日人情慘沮范仲淹自將慶州兵來援知涇州滕宗

諒大設牛酒犒迎于是士卒感發邊民稍安自劉平敗于延州任福敗于鎮戎懷敏敗于渭川敗聲益振然所以復守集者蓋鄜延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二萬七千有以率制之故也事聞時呂夷簡復居相位語人曰一戰不及一戰可駭也冬十月贈涇原路副都署葛懷敏官謚忠隱涇原鈐轄曹英以下十六人亦並贈官有差十一月壬申黑氣貫北斗辛巳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置司涇州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川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誰誠撫接感恩感不能輒犯邊境邊境人為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胆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胆是冬元昊求納款請歲入烏白池青白鹽十萬石售于縣官不許先是种世衡不利於定州以仲淹為領兵援初關右人心搖動及見仲淹耀兵號令整飭人心遂安相賀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為長城吾屬何憂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十四終

二廂被聞

慶應元年夏六月詔西邊嚴備初陝西經畧判官田况上兵策十四事有曰賊將野利剛浪凌遇乞之徒分廂主兵皆近漢界出入從者不過一二人若能陰募死士陷胃碎首去賊之手足但朝廷不惜美官重賂則功豈難圖

三年春正月种世衡已自青澗知環州乃設間始元昊分山界戰士為二廂命兩將統之野利統明堂左廂遇乞統天都右廂二將能用兵山界人戶善戰元昊倚為腹心中間劉平石元孫任福為懷敏之敗皆二將之策也方种世衡在青澗時即謀有以去之有悟空寺僧光信者有澗人本姓王落魄耽酒越勇善射習知虜中山川邊人謂之王和尚多往來蕃部中世衡察其堅樸誘令冠帶因出師以賊級予之白於帥府使為嚮道授三班借職充經畧司指使且力為辦其家事凡屋室騎從衣食之具悉出世衡光信感恩既深一日世衡忽怒謂光信曰我待汝如此而陰與賊連何相負也棧下械條極楚極其苦楚凡一月瀆于死者數矣光信終不伏曰光信丈夫也公聽奸人言欲見殺則死矣終不以不義目誣殺然不顧雖不勝其苦卒無一詞怨望世衡可知任事居半年召光信謂之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甚于此者汝能為卒不言否光信泣對曰蒙將軍恩教致身營顯常誓以死報而未知其所况敢辭極楚乎世衡乃草遺野利書書詞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以

數句隱詞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於尺素且膏以蠟臨發復召飲之酒而謂曰塞外苦寒吾為若納一襖可衣之以行
回日當復以歸我因置書于襖間密縫之告光信非瀆死不得洩如洩之當以負恩不能成吾事為言并以畫龜一幅粟一部
為信俾遺野利光信受教始及出界即為邏兵所得送野利處致世衡命出囊題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奇神將軍今何
兒女子見識度光信別有書光信佯目左右既而答以無有野利不敢匿乃與光信自所治以歸元昊元昊鎖光信因于地牢數日
元昊召野利與光信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光詣一官寺曰樞密院曰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馬召光信廷
結世衡書問所在光信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如執縛至于極楚極苦光信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寺廳事廣極皆垂
斑竹箔綠衣小豎立其左右光信意以為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又以前問責之曰若不速言死矣光信對如前遂縛
光信拷掠千餘至脇以兵刃光信終言無它乃命曳出謀之光信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光信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洩今
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猶中急使人追問之光信具以對乃褫其襖取書以進書入移刻始命光信就館
優待以禮元昊于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使于世衡世衡知元昊所遣未即見命屬官曰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
其在興州左右者言之則詳在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適擒生虜數人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元昊使世衡意決乃
見之使者傳野利語世衡謾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曰為吾語若主速決毋遲留也使者歸元昊大怒自此
奪野利之兵既又殺之世衡知謀已行因并欲問遇乞遇乞者又嘗為元昊謀主守天都山號天都大王與元昊乳母曰姥有
隙會歲除日天都引兵巡邊涉漢境數宿曰姥乘間乃諧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嘗得蕃酋之子蘇乞囊厚遇之間元昊嘗
賜遇乞寶刀而吃囊之父得幸于天都世衡因使吃囊歸天都利刀許之以緣邊職任錦袍真金帶吃囊得刀以還世衡乃倡
言天都已為白姥諧死設祭境上為祭文叙歲除日相見之歡多述天都與野利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其文書之于版雜
紙幣中入夜乃火燒紙錢川中盡明虜見火光引騎近邊窺視伺有虜至急焚之版字不可遽滅乃詳委察具而銀器凡十餘
兩悉棄之虜人爭取器皿得元昊所賜刀及香爐中見祭文已燼尚存數十字元昊得之又識其所賜刀遂賜天都死天都有
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貳至不能軍元昊既失二將久之始悟為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鑑按此事長編載世衡長子
為龍籍所掩龐因為辯析今不取但以沈氏筆談為正光信後歸盡得虜中事以報朝廷錄其勞補右侍禁歸姓為王松後官至諸司使世衡又嘗以非
罪怒一蕃落將杖其背條屬為之請莫能得其人杖已急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洞得其機事以歸眾
乃知世衡用其為間也羌酋有蘇乞囊慕恩者部落最強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蘇乞囊飲出侍姬以佐之既而世衡起入內潛

於隙中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邪即以遣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及卒羌酋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圖其像而祀之上嘗降詔曰邊臣如此朕復何憂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十六

曩霄受款

慶歷元年元昊雖數勝然死亡瘡痍者亦殆半人困于點集則力不給國中為十不如之謠以怨之又誅殺不常肘腋數反終不能大斥境土而中國兵益練君名將稍出頗究知敵中情狀元昊始欲臣矣冬十月壬寅張方平疏今賊中尺布可直錢數百以此揣賊情安得不困十一月右正言吳育言元昊名為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窮漠之外服叛不常且已僭輿服誘示酋豪勢必不能自前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撫而收之十二月密詔知延州龐籍招納元昊元昊苟稱臣雖仍其僭號亦無害若改稱單于可汗則固大善籍以為元昊驟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益偃蹇特西鄙用兵日久帝心亦厭之

二年秋閏九月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黃鼠食稼且天大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剛浪凌遇乞兄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倘陰圖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野利剛浪凌遇乞者三人皆元昊悅有材謀剛浪凌即旺榮也親信用事時邊臣多欲以謀間之會剛浪凌令浪埋營乞媚娘等三人按東都事畧作旺榮與弟旺令列名為書詣知青澗城神世衡請降欲議罷兵以款我師世衡知其詐不若因以為間使恬空寺僧王光信至野利處語在二廂受間紀事元昊于是頗疑其臣之貳已乃遣其教練都使李文貴以剛浪凌旨至青澗報世衡且言不遵所遺書意豈欲通和乎用兵以來資用困人情實便于和世衡以告龐籍籍疑其詐留文貴青澗城數月賊果大入敗懷敏于定州于是籍至青澗召文貴至謂之曰汝之先王即今王之初皆不失臣節汝曹忽無故妄加之名使彼之民肝腦塗地皆汝羣下之故也我國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衄未至大損汝一敗則社稷可憂矣汝歸語汝王若能悔過稱臣朝廷所以待汝王者禮數必優于前文貴頓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願也籍乃厚贖使還報時元昊國中疲困欲納款而恥先言及文貴還具述籍意乃出王光信禮之甚厚使與文貴復持旺榮等書來抵籍議和籍嫌其言不遜未敢復書請于朝時朝廷厭兵且議招懷使籍以書許其和而稱旺榮為太尉籍復請曰太尉天子三公使旺榮稱之則元昊不可得臣矣今其書自謂軍令或謀軍令皆庸中官稱于義無嫌詔從籍言既而旺榮等又以書來欲仍其僭號而稱臣納款籍曰此非邊臣所敢知也時方議修淳原城寨籍恐元昊敗其功效與往復計議不絕

其請既而元昊仍使李文貴至延州議和然猶強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上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可從服乃報之此非遣臣所議宜遣人自請設籍復許之

三年春正月辛卯建清州籠竿城為德順軍用王堯臣議也初元昊反以堯臣為陝西體量安撫使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到某路宜急為備至于諸將可用者二十餘人皆為名臣矣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偽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勛來納款先罷籍因李文貴還答旺榮書約以元昊自奉表削僭號始敢聞于朝廷于是文貴與從勛持元昊書至保安軍其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元卒曩嘗上書父大宋皇帝元卒譯言即吾祖也但稱其新所改名曩嘗而不稱臣從勛又致遼使人諭令早議通和之意又言本國自有國號無奉表體式其稱元卒蓋如單于可汗之類若南朝使人至本國坐轎宰相上元卒見使人時離雲牀間聖躬萬福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勛田請詣關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乃具以聞且言元昊詞稍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願聽從勛詣關更遣使者往其國申諭之彼必稱臣凡求馮之物當力加裁損時元昊與遼有釁故請款塞而當時議邊事者虛揣虬度迄不得其要領二月庚戌右正言梁適使延州與籍議所以招懷元昊之禮于是許賀從勛赴關乙卯范仲淹韓琦言元昊如大言過望為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禮厚從元卒之稱亦有不可防者三夏四月癸卯朝廷以元昊名分未正使簽書保安軍判官事邵良佐假著作郎與從勛至夏川更議之先是良佐與賀從勛詣關館于都亭西驛承受使臣取元昊書至中書樞密院諭從勛以所齎來文字名體未正名上一字文犯聖祖諱不敢進卻令齎回其稱男情意雖見恭順雖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自今上表只稱舊名朝廷當行封冊為夏國主賜詔不名許自置官屬其宴使人坐於殿之上或遣使往彼亦如接見契丹使人禮如欲差人于界上承領所賜亦聽之置權場于保安軍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生日與十月一日賜賚之許進奉乾元節及賀正其沿邊興復寨柵並如舊仍命良佐與從勛等往議之其大臣或謂良佐曰今茲用兵如富者與貧者賭博貧者只宜常勝使富者勝貧者必匱其不遜如此元昊又語眾曰我求罷兵而南朝不許用此以歸怨激眾秋七月乙酉元昊復遣如定律捨等與邵良佐俱來所要請凡十一事其欲稱男而不為臣猶執前議也歐陽修言聞朝廷欲以殿中丞任顥館伴元昊所遣來人間即良佐昨來自彼僅免屈辱而還今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館待送置驛中不須急問至于監視饋餉傳道語言一了事班行足矣不從諫官蔡襄言元昊始以元卒之號為請邵良佐還欲更號吾祖足見其戒悖慢之意縱使元昊稱臣而上書自稱曰吾祖朝廷賜之書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會鹽鈔判官任顥為館伴一切折

九朝紀事本末

西夏卷十六

三五

以大義使者屈詞八月元昊使解羣臣班紫宸殿門以大理寺丞張子夷為秘書丞與右侍禁王正倫使夏州冬元昊復遣其臣孫延壽等繼來議和及歲幣時元昊已稱臣而猶欲自貢買及以書幣通中國增歲賜至三十萬詔惟許置權場于保安軍及高平皆博易用牛羊馬駝氈褐禁青鹽生屬之部更不得侵犯增歲賜絹銀茶綠共二十五萬五千如欲于界上承所賜亦聽其議乃願所陳者朝廷因元昊請和遂召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命知永興軍鄭戡代之時元昊猶倚契丹邀索亡虜戡至巡邊至鎮戎軍趨蓮花堡天寒與將佐置酒高會元昊方擁兵近塞會暮塵起有報賊騎至戡曰此必諸將按邊回爾非賊騎也已而果然元昊謂其下曰我已遣人使稱臣朝廷何為復用此公護諸將邪及疆事少寧即還知永興而晏殊等獻兵將一切從之琦力陳不便帝嘉納之

四年夏五月丙戌元昊始稱臣自號夏國主復遣其臣尹與則楊守素來議事且上誓表言兩國不通和好已歷七年邊陲屢經久敵今立誓之後其前掠奪過將校及蕃漢人戶各更不取索自今緣邊蕃漢人逃背過境不得遞相襲逐酬賽並逐時送還宥州保安軍無或隱避臣近者以本國城寨進納朝廷其係拷掠鍊刀南安承平四處地分及他處邊境見今蕃漢人戶住坐之處並乞以蕃漢為界仍于本界修築城堡各從其便朝廷每年所賜絹一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三萬斤進奉乾元節回賜銀一萬兩絹一萬匹茶五十斤進奉賀正回賜銀五千兩絹五千匹茶五十斤每年賜中冬時服銀五千兩絹五千匹並賜臣生日禮物銀器二千兩細文著一千匹伏乞無致改更臣更不以他事輒干朝廷只今本國獨進誓文不合亦乞領賜誓詔蓋欲世世遵守以為好倘君親之義不存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受誅其誓表伏請藏於盟府先是韓琦范仲淹並對上四策曰元昊定川之戰作偽詔誘邊人欲定關中蓋漢多叛人陷于窮漢必以符秦元魏事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可如其意乃知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為賊謀也其三曰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且而罕戰惟橫山一帶人馬精勁悅習戰鬥與漢界相附每入寇必為前鋒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為三軍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振於橫山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去右臂此攻策之得也至是諫官余靖亦言景德中契丹舉國深入先帝與之對壘河上止以三十萬通和今元昊解仇與物送至二十六萬且元昊書其名雖順其詞甚悖自言通和之事非其本心今與物雖多豈敢撤備又契丹聞元昊得物之數甯不生心凡元昊所求不宜盡許惟審計之不從是月卿延經畧司言西賊寇青澗城宣武副都頭劉岳等與之戰敗之九月元昊復遣楊守素來議事冬十月庚寅賜西夏詔曰勅省所進誓表事具悉朕臨制四海廓地萬里西夏之土世以為朕今乃納忠悔咎表於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永無渝變申忱覆懇朕甚嘉

之俯閱來誓，一皆如約。所宜明諭國人，藏書祖廟。自今以往，永保安和。十二月乙未，遣祠部員外郎張子奭等冊元昊為夏國王，更名曩霄。其詞曰：維慶曆四年，歲次甲申十二月戊子朔二十四日辛亥，皇帝若曰：於戲！昔夏后薄四海，建方伯，化克久安。漢氏載甲，今昨萬國，德以長林，何則？外為余屏，既有以效其績，內信厥賞，亦所以異其寵。今茲錫命，是馬稽古，咨爾曩霄，沈毅而敏，靖恭以柔，撫及有眾，保于石壤，惟爾考一其心力，服勤王事，寵以書社，光啟乃邦。我國家歲時賚賜，使介存恤，者在盟府。號為懿勳，泊爾承嗣，率乃舊服，向以稱謂，非正疆候，有言鄙民，未孚師兵，久戍而能，追念前青，自歸本朝，騰章稟請，遣使選道，忠悃內奮，誓言外昭，要質天地，慕情日月，朕惟春秋功除之法，易象復順之常，嘉其自新，待以殊禮，況繼世維烈，委質有初，推顯舊勞，開迪大順，是用錫以典冊，副之印綬。今遣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延州都監張士元充副使，持節冊命為大夏國王，永為宋藩輔。夫濟美真如孝，奉上莫如忠，保人禁暴，克綏爾功，朕固不忘，底定於西陲也。往欽哉！其光膺寵命，可不慎歟！仍賜御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簡，賜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勅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買賣，宴坐，采殿，朝廷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權場於保安軍，及高平，若第，不通青鹽子，奭既行，尋有詔，即所在止之，候契丹使至，別議。十二月，余靖使遼，還知契丹已與夏和，乃遣子奭，遂事，命國子博士高良夫等，會夏人畫疆界，然朝使往，止留館，有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五年春正月，壬辰，夏國主曩霄初遣使來賀正，且自是歲，以為常。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夏國雖復稱臣，其令邊臣益練，毋得輒弛邊備。三月，樞密副使龐籍言曩霄已受封冊，望早令延州保安軍立定封界。夏四月，夏國主曩霄初遣使來賀乾元節，自是歲以為常。閏五月丙午，夏國主遣使謝冊命。秋八月，癸酉，詔夏國比進誓表，惟延州保安軍別定封界，自餘皆如舊境。其令陝西河東嚴戒邊吏，務守疆土，無得輒有生事。卿延經畧司言夏國未肯明立封界，詔保安軍移文宥州，令遵守誓約，指擇

冬十月辛未，始班歷于夏國。

六年春正月己丑，賜夏國主詔曰：向膺典冊，昭啟國封，方踰歲月之周，自固丹青之信，忽披奏牘，且覽繪圖，具詳忠順之誠，務為悠久之計，爰因敷請，亦盡輸陳，去久嘗有邊屬，左蕃部先沒在西界，不因招誘而歸，骨肉住坐，本不係逃背之人，兼誓詔所不載，適因來奏，更設誓條，已勅邊臣，自今如有逃過漢界，雖係舊邊，亦不為容納，其緣邊封境，只以誓詔所載為定，其堅求好以副朕懷。夏四月甲戌，賜詔曰：自膺典冊，已歷歲年，敦守信盟，確然不易，朕於君臣之義，尤篤，初終昨詔，自今更有人民逃過漢界，雖係舊屬，戶蕃部亦不容納，即當部送本處，今所請欲以此一事，附入前後誓詔，用以秘藏，以彰悠遠，朕嘉從國主

之意兼所益事條已頒下邊將遵守彼所睹聞更在嚴飭疆吏勿縱侵犯安民保福以永無窮 秋九月甲午賜詔曰嚮受冊封備觀誠節心既傾於忠順誼益保於悠久比閱奏函尙陳疆事斯則前皆之制已有定規然其間或有事理更須通曉今差尙書刑部員外郎張子奭於保安軍計會差來人將邊界事節面更商議 冬十月丁未朔詔比遣張子奭往延州與夏國議疆事且豐州地當全屬漢界或所議未協聽以橫陽河外向所侵耕四十里為禁地若猶固執即以橫陽河為界初夏國既獻臥貴龐移已布等九寨又納豐州故地欲以沒甯浪等處為界下河東經略鄭戡言沒甯浪等處並在豐州南深入府州之腹若如其議則麟府二州勢難以守直官以橫陽河為界帝乃以戡所上地圖付子奭往議之十一月己卯遣著作佐郎楚建中往延州同議夏國封界事以張子奭道病故也即以建中管勾廊延經畧司機宜時元昊納款建中數白主帥請備之乃命建中兼安定黑水等八堡以按東路之衝元昊犯邊以廊延有備不敢入建中事見合璧事類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十六終

甯令弒逆

慶曆八年春正月辛未夏國主囊霄與囊霄凡五娶一曰遠興平公主遠太平十一年興宗即位以興平公主下嫁李元昊以元昊為附馬都尉蓋遠真宗之姊也元昊待之甚薄因病被脫元昊亦不視之真宗雖忿恨然亦無如之何重熙七年四月己遠以興平公主之薨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特詔問夏國王李元昊公主生與元昊不睦沒詰其故亦但慰問而已二曰宣穆惠文皇后沒藏氏生諒祚三曰憲成皇后野力氏四曰妃沒嚙氏五曰索氏或曰囊霄凡七娶而後房所愛者不與馬一曰米母氏舅女也生一子以貌類它人殺之二曰索氏三曰都羅氏早死四曰咩迷氏生子阿理謀弒囊霄為卧香乞所沈于河並殺咩迷氏五曰野利氏遇乞從女也頗長有智謀囊霄畏之戴金起雲冠令它人不得冠生三子曰甯明喜方術從道士學辟穀氣忤而知次甯令喜甯令者華言大王也國語謂歡喜為甯令乃亦兩公河名也母野利氏從元昊出獵至此而生因以名焉囊霄以貌類已特愛之以為太子次薛埋早死後復納沒移皆山女營天都山以居之野利之族宣言曰吾女嫁二十年止故居而得沒移女乃為修內囊霄怒會有告過乞兄弟謀以甯令哥娶婦之夕作亂者囊霄遂族遇乞剛浪滾城通等三家既而野利氏訴我兄弟無罪見殺囊霄悔恨下令訪遺口得遇乞妻闌于三香家後與之私通野利氏覺之乃出之為尼號密藏大師六曰耶律氏七曰沒藏氏為沒藏訛呢之妹初欲為甯令哥妻囊霄見其美自娶之號為新皇后元昊愛之後乃生諒祚者也甯令哥之母野利氏既怒囊霄之移愛於沒藏而甯令哥亦憤怒諒祚之母之兄沒藏訛呢者亦野虜因勸甯令哥以弒

逆之謀會野利氏欲除沒藏授戈於甯令哥使圖之甯令哥開入襄霄之室遂與襄霄遇遂刺之不殊刺其鼻而去匿大佐沒藏訛說家為訛說仆而梟之明日襄霄因鼻創死年四十六襄霄既死國人諡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墓曰泰陵二十五日賜夏國主贈詔曰詔夏國主喪葬之儀孝子之大節贈賜之禮國家之至恩眷惟忠順之邦宜厚哀榮之恤緬惟荼毒深用惻傷俾遣使車勉膺慰錫今差文思使張惟忠充弔慰使兼賜安葬故母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沒藏氏者既娠而襄霄死乃為尼寓於興州之戒壇院襄霄遺言豈從弟委格甯令其大首諾伊尙都等與沒藏訛說議所立沒藏大族也訛說為之長眾欲如遺言之委格甯令沒藏訛說獨弗許曰委格甯令非子且無功安得有國諾伊尙都曰國今無主然則何所立不然爾欲之乎爾能保有夏土則亦眾所願也訛說曰予何敢哉夏自祖考以來父死子繼國人乃服今沒藏尼娠先王之遺腹幸而生子則可以嗣先王矣誰敢不服眾曰然遂立沒藏尼為太后襄霄死三月而生男是為諒祚以毛惟昌高懷正之妻更乳之而政在沒藏氏惟昌懷正皆中國人本過乞帳下故親待之已而懷正資銀夏人惟昌竊衣囊實所與盤龍服皆為訛說所族一月夏遣使楊守素來告其主襄霄之喪時京西轉運使任顯適奏計京師乃仍命顯為館伴顯問守素襄霄所以死守素不能對記還不敢肆命開封府判官曹頴叔為祭奠使六宅使鄧報信為弔慰使賜絹布羊米麵酒如例夏亦遣使告於遼遼遣使慰奠夏四月己巳冊諒祚為夏國主以祠部員外郎任顯等為冊禮使諒祚生三月諸將未和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毋族專國以節鉞啖其三大將使各有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辛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冊夏人方圍慶陽琳復止詔使于廊曰敵人貪此可紓慶陽之難乃具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果喜即日迎冊使而慶陽之圍亦解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十八

南壁偵軍
慶歷二年春二月知保州王果言遼人潛與元昊相結謀興師請豫備因詔北邊戒嚴三月己巳遼遣南院宣徽使蕭持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來求關南之地且問興師伐夏之故其書畧曰李元昊於北朝為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曷不以一介為報倘思久好共遣疑懷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見歸敵國亦共康黎元之意也夏六月富弼使遼遼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弼曰塞雁門者備元昊也
三年春正月辛未遼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敵烈樞密院都承旨王惟吉諭夏國與宋和並遣使來言元昊欲歸款癸巳元昊

上書請和。夏四月庚子，夏遣使進馬駝於遼。秋七月庚寅，元昊遣使上表于遼，請出師南伐遼主，不從。時元昊遣呂你如定至宋講和，已有成說矣。遼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禮部郎中吳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為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歡，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門，即聽內附。若猶堅拒，當為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也。於是詔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易有議。冬十月壬子，遼以夏人侵，黨項遣延昌宮使高家奴讓之。元昊辭不報，自稱西朝，謂契丹為北邊。又言請戡所管部落，所以不失兩朝歡好。遼主既以強盛夸於中國，深恥之。

四年夏四月甲寅，遼南院大王耶律高十奏，党項等部及夾山部落，呆兒族八百戶，叛附夏國。丙辰，西南招討都監羅漢奴詳穩，韓魯母等奏，山西郡族，節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乞南北府兵援送，實威塞州戶，詔富者遣行，餘留屯。天德軍，遼復命耶律侯晒巡西邊沿河要地，多建城堡，以鎮之。五月壬戌朔，遼羅漢奴奏，所發部兵與党項戰不利，招討使蕭普達四捷，軍詳穩張佛奴歿于陣。李元昊來援，叛黨戍長，遼詔徵諸道兵會西南邊，以討元昊。丙戌，元昊始來稱臣，自號夏國王。復遣尹與則楊守素來議事。先至延州道，元昊語曰：朝廷果欲議和，但當下輸本國何煩，遠求契丹。六月，元昊遣使宥色，改乞援於阻卜，阻卜酋長為八達，其子執宥色，改以聞於遼。且乞以兵助戰，許之。甲午，遼主駐永安山，以將伐元昊。秋七月癸未，遣使耶律元衛來告宋曰：請為中國討賊，慎無與和也。時朝廷欲加元昊封冊，而遼使適至，帝疑遼與元昊同謀，以見欺，欲調發為備。

召羣臣議之。富弼言：契丹實有怨于元昊，且保無他也。余靖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戊戌，以右正言余靖如遼，為回謝使，致禮且觀其誠否。其復書畧曰：若以元昊於北朝失事大之體，則自宜問罪，或謂元昊於本朝稽效順之故，則何煩出師。矧延州昨奏元昊已遣楊守素將誓文入界，倘不依初約，則猶可沮還。如盡遵承，則亦難卻也。因留夏國封冊不發。是月夏遣使朝于遼。八月乙未，遼以夏使對不以情，羈之。丁巳，夏復遣使如遼，詢以事宜，又不以實對。翌之九月壬申，遼主乃舉眾西伐，自雲州西約五百里，夾山之側，會大軍于九九泉。以皇太弟重元北院樞密使韓國王蕭惠將先鋒，東京留守趙王蕭孝友率兵相從。國內騷動，糧餽相繼。先是契丹預時芻蕘，以備冬。元昊密令人焚之，殆盡。兵多餓死。冬十月，遼與宗親將騎兵十萬出金

肅城，遣第重元將騎兵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騎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又以蕭朮哲將衛兵耶律義先為十二行，亂都監盧寅祭天地，丙申，獲党項偵人射鬼箭，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以古迭為先鋒，夏人伏兵掩之。古迭力戰，麾下士多沒。乃單騎突出，遇夏主李元昊，來圍勢益急。古迭馳射，應弦輒仆。躍馬直擊中堅。

夏兵不能當，賈乃還營。送里不得，亦將偏師首入敵境，多所得。元昊見契丹兵盛，丁酉，上表謝罪，退師十里。己亥，元昊遣使如遼，欲收叛黨以獻。從之。辛亥，元昊遣使且進方物，遼主詔北院樞密副使蕭革送之。壬子，軍于河曲。革言：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以待罪，遼命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元昊伏罪，時兩孰各據山巖，兵相待，囊霄親奉危酒為壽，大合樂，仍折箭為誓。遼主亦賜元昊酒，許其自新。遣之。遼主欲還蕭惠，曰：元昊忘奕世恩，萌姦計，車駕親臨，不盡歸所掠，天誘其衷，使彼來迎，天與不圖，後悔何及。且大軍既集，宜加討伐，不可許和。先是，元昊與遼兵戰，屢勝，而契丹至者日益眾。元昊望之大駭，曰：何如此之眾也。乃使人行成，退數十里，以避之。契丹不許，引兵壓西師而陣。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藉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還，延以老之度，其馬飢，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詰旦，癸丑，遼督數路兵掩襲，夏人列拒馬於河西，蔽盾以立。惠擊敗之。元昊走，惠麾先鋒及右翼邀之。夏人千餘潰圍出，遼師逆擊，大風忽起，飛沙眯目，軍人乘之，蹂踐而死。者不可勝計。元昊乘勝攻南壁，遼師大敗。遼主從數騎走，幾不得免。元昊命勿追。初，元昊獲遼人輒剽其鼻，有奔北者，惟恐追及。遼主之免也，伶官羅口口止之，曰：且觀鼻在否。遼主怒，以毳索係帳後，將殺之。既而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若執駙馬蕭胡覲以去。丁巳，元昊遣使以先被執者來歸。遼亦遣所留夏使還之。遼主懼為宋所知，乃出榜幽州，稱元昊歸款以自夸。大其畧曰：元昊曩自先朝求為鉅援，據一方之裂壤，迨三世以襲封。又曰：鴉音易變，大態多端，忘年養之深恩，恃狂悖之允性，擅誘邊俗，巧謀歛罪，既貫盈理，當難赦。是用躬驅銳旅，往覆危巢，方通賊庭，乞修覲禮。云云。然燕人皆知其妄，我之謀者又見其與尸重傷者，自西相繼而至。其敗益明。十一月辛酉，遼主第將校功罪，欲誅蕭孝友，以太后救免。是役也，耶律宜新一軍獨全甲子班師。十二月，遼遣同知點檢司事耶律襄履奉詔索駙馬都尉蕭胡覲于夏。三返，戊申，蕭胡覲自夏歸于遼。

五年春正月，丙子，遼遣使來告討夏。乞款于遼。遼主以其前後反覆，命遣右夷离回時夏人畢蕭滴列往覘誠否。滴列因為夏主陳述禍福，聽命乃還。甲申，夏遣使進鶻於遼。夏六月庚辰，夏遣使貢於遼。冬十月乙卯，遼遣使來致元龍車及所獲夏國羊馬。

本草綱目

卷一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十九

烏程 張鑑 春 治 編 輯
華亭 閔萃 祥 頤 生 校

蕭惠再啟

慶曆八年遼重熙十七年也春正月夏國王李元昊薨其子諒祚使告辰于遼遼即遣水興宮使耶律曷里右護衛太保耶律興老將作少監王全慰奠二月丙午夏諒祚遣使上其父元昊遺物于遼丁卯鐵不得國使遼乞以本部軍助遼攻夏不許冬十一月乙未朔遼遣使括馬以將伐夏故也遼主將城西邊命東路統軍使鐸軫相地鐸軫因成樓船百三十艘上置兵下立馬規制堅壯遼主嘉之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遼將伐夏戊戌遼留夏國賀正使不遣已亥遣使以伐夏來告夏六月壬戌朔遼以韓國王蕭惠為河南道行軍都統趙王蕭孝友漢王貼不副之時遼軍分三道惠等所將為南道其北道則行軍都統耶律和克敵魯古將之中道則遼主自將尚未發也已巳以遼師伐夏遣錢明逸致禮且報聘也辛巳夏使貢于遼遼留之不遣秋七月戊戌遼主親帥師伐夏以太弟重元北院大王耶律仁先為前鋒蕭送里得奏軍器械之事務在窺將夏人豈為難制但嚴設斥堠不用掩襲計何慮不勝遼主曰卿其速行無後軍期既而送里得失利八月辛酉遼師渡河不見敵而還時耶律鐸軫方奉詔由別道會于河濱敵兵阻河而陣遼主御戰艦絕河擊敵退因以大捷聞遼主遂親賜鐸軫卮酒問其所欲鐸軫曰臣幸被聖恩得效鴛力乃死不能報國又將何求遼主益喜手書鐸軫衣裾曰勤國忠君舉世無雙九月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戰艦種船餘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還鎧甲載于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咸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馬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數日軍未立營候者報夏師至惠方詰妄言諒祚從陰而下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惠幾不免軍士死傷尤眾冬十月遼北道行軍招討使都統敵魯古率阻卜諸軍攻夏涼州至賀蘭山獲夏國主嫡母及其官僚家屬以歸夏以三千人扼險力戰破之烏古敵烈部都詳穩蕭慈氏奴南剋耶律幹里死焉慈氏奴蕭惠子也師還信先興宗等皆被責獨以惠子慈氏奴中流失于陣詔失其罪贈慈氏奴平章事是歲夏改元延嗣嗣國二年春正月庚子論伐夏諸將士功罪封耶律敵魯古為漆水郡王其所屬將校阻卜等部長各進爵有差辛丑遼遣使問罪于夏二月丁亥夏將汪普報貨乙靈統等來攻金肅城南面林牙耶律高家奴及攝西面招討使耶律僕里林牙耶律撻不也

與同知金肅軍事耶律獨攔等破之斬首萬餘級注普叔創造去殺根貨乙靈紀三月戊戌遼殿前都點檢蕭迭里得率輕兵督戰與夏人戰于河南三角川敗之斬候者八人擒觀察使以功命知漢人行宮都部署事庚子遼遣殿前副點檢耶律益等來告伐夏國還癸卯命西南面招討使蕭溥奴北面大王宜新林牙蕭撒抹散帥師伐夏以行宮都部署別古得監戰軍邊城以為聲援夏五月癸巳遼蕭溥奴等入夏境不與敵遇縱軍倖掠而還蕭奪刺至蕭惠敗績之地獲偵候者知人烟聚落多國人陷沒而不能還者盡俘以歸丁酉夏注普降於遼秋九月壬寅夏侵遼邊界漆水郡王敵魯古遣六院軍將海里擊敗之夏人數不得志於遼始議通使冬十月辛未夏國主諒祚母沒藏氏遣使乞依舊稱藩遼因其使還詔別遣信臣至當徐圖之十二月壬子夏國諒祚遣使上表于遼言遵母訓乞依舊臣屬夏改元天祐垂聖

三年春二月甲申遼遣前北院都監蕭友括等使夏國索項党叛戶夏五月癸丑蕭友括等使夏還夏國主諒祚之母上表乞如亮項權進馬駝牛羊等物己巳夏遣使如遼求唐隆鎮及乞罷所建城邑遼主以詔答之丙戌遼以所獲夏國王李元昊妻及前後所俘夏人安置蘇州以伐夏所獲物遣使來遺

四年冬十月丁亥夏國主諒祚遣使如遼乞弛邊備遼即遣蕭友括奉詔諭之五年春三月癸亥夏諒祚以還賜詔許降遣使謝秋九月夏及遼平壬辰夏主遣使進降表于遼甲午遼遣南面林牙高家奴等奉詔諭之是歲夏改元福聖承道

至和元年春正月戊子夏遣使貢方物于遼夏五月己巳夏乞進馬駝于遼遼主命歲貢之壬辰夏遣使貢于遼秋七月己巳夏諒祚遣使如遼求昏冬十月夏遣使貢于遼

二年春二月甲寅夏遣使如遼賀加尊號秋八月己丑遼興宗殂遣使報哀于夏九月壬午遼遣使賜夏國先帝遺物嘉祐三年夏五月癸酉夏遣使如遼會葬欽哀太皇太后八年春正月辛未遼禁民鬻銅于夏

英宗治平二年夏五月辛巳夏遣使貢于遼三年春正月癸卯始改國號曰大遼四年冬十一月壬辰夏國遣使進回鶻僧金佛覺經于遼十二月夏國主諒祚殂年二十一國人諡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彝安陵子秉常即位時年七歲梁太后攝政

神宗熙甯元年春三月夏遣使告哀于遼遼亦遣人弔祭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十

諒祚淫狡

元昊既薨慶曆八年夏四月己巳冊夏國主諒祚文帝若曰於戲昔周建侯以賢而王業昌漢襲土以嫡而民風順稽古申命蓋天下之成憲也咨爾諒祚生而沈正幼且淳懿維撫有眾保于西疆惟爾能壹乃心祇率王命載於甲令顯有休庸惟爾考易節效順光膺寵祿稟齡不永俎謝以聞亟閱遺章俾爾嗣服矧惟濟美而昨國委贄而勤王啓迪至懷克篤前烈今遣高書戶部員外郎任頤充冊禮使供備庫副使宋守約充副使持節冊命爾為夏國主永為宋藩輔夫非忠無以事于上非孝無以繼其先欽哉祇承禮命可不慎歟是時諒祚生三月矣諸將未和日與遼構釁

皇祐元年春正月夏國主進奉賀正馬馳賜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奉賀正馬馳共一百頭匹事具悉履端紀歲萬邦咸稟於王正效貢以時奕世克修於藩職載閱充庭之實深惟守土之勤遣體傾輸不忘數獎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北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嘉祐元年冬十二月戊申朔甲子夏國主諒祚遣使來告其母沒藏氏之喪初有李守貴者嘗與遇乞掌出納寶保細乞多已者嘗侍曩嘗及沒藏氏于佛舍故出入無所聞沒藏氏既通於李守貴又通于寶保細乞多已守貴憤怒殺寶保細乞多已及沒藏氏諒祚母族訛訛乃族殺守貴獨保養諒祚以其女妻焉時諒祚生九歲矣乙丑輟朝以諒祚母喪故也二十五日賜夏國主詔曰詔夏國主喪葬之儀孝子之大節贈賻之禮國家之至恩眷惟忠順之邦宜厚哀榮之卹緬知荼毒深用惻傷俾遣使車勉膺慰錫今差文思院使張惟志充弔慰使兼賜安葬故母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北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此歐陽詞也

二年夏四月夏人寇邊管勾麟府軍馬郭恩死之初屈野河西地夏人數侵耕知麟州武戡已築一堡于白草平為候望會經略使龐籍檄并州通判司馬光行邊與戡議更增二堡籍遂檄麟州如其議於是恩及走馬承受黃道元等以巡邊為名往按視遂為所襲恩眾大潰散走還恩道元及府州都監劉夔皆被執軍士死者三百餘人亡失器甲萬七千有餘恩不降見害事聞贈觀察使六月戊午夏國主諒祚遣人來謝弔祭秋七月壬辰麟州武戡除名編管坐與夏人戰斷道隴而棄軍先入城也冬十二月賜夏國主詔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奉賀正馬馳共一百頭匹事具悉履端紀歲萬邦咸稟於王正效貢以時奕世克

西夏紀事本末

西夏卷二十

二

修于藩職載閱充庭之實深惟守土之勤遐體傾輸不忘歎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是歲夏改元禪都

三年賜夏國主贖大藏經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奏伏為新建精藍載請贖大藏經帙籤牌等其常例馬七十匹充印造工直俟來年冬賀嘉祐四年正旦使副附進至時乞給賜藏經事具悉封奏奉來秘文為請惟覺雄之演說推善利於無窮嘉乃純誠果於篤信所宜開允當體眷懷所載請贖大藏經并經帙籤牌等已令印造候嘉祐七年正旦進奉人到關至特給付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四年十二月賜夏國主進奉賀正旦馬馳詔有曰王正首歲皇恩頌春春惟繼世之忠克効守藩之職勤修時貢來旅明庭言念傾輸良深歎獎

六年冬十一月諒祚益長而驕心忌說吃專且通說吃之子妻梁氏說吃患之梁氏密告說吃將叛又有漫呼者其官高於說吃然勢力反出其下於是亦惡說吃諒祚乃與漫呼等舉兵誅說吃滅其族並殺其妻沒藏氏而以梁氏忠于已因以為妻諒祚性狂悅無常好為亂時過酋豪大家輒私其婦女酋豪多怨納叛人景詢親而用之以為樞密使弃蕃禮用漢制至景諒祚言本國竊慕漢衣冠今國人皆不用蕃禮明年欲以漢儀迎待朝廷使人許之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奏昨因宥州申覆稱迎接朝廷使命館宇愜陋軒楹沾危僮不種修誠為慢易于是鳩集材用革故鼎新來年七月生日用蕃禮館接使命十月中冬用漢儀迎接事具悉使傳之馳為規固久候亭之陋能飭而新既肩世服之忠又樂邦儀之慕忽披來贖具體乃誠如用漢儀只依昨來張宗義所行儀式次第餘並依舊詔

七年春正月夏國主遣賀正旦使大首領祖儒寇名聿正副首領樞銘靳允中來進馬馳賜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奉賀正旦馬馳共一百頭匹事具悉春元應律王朝班常載惟藩守之虔爰任風宜之貢有堅勤節良厚懷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幅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祖儒樞銘者乃西夏之官稱大者姓寇名聿正其所貿易約八萬貫安息香至金精石之類以估價賤卻將迴其餘碾玳瑁甘草之類雖賤亦售盡置羅帛之舊慣例太高皆由所管內臣並行人擡壓價例虧損遠人其人至賀聖節即不帶安息香之類來只及六萬貫夏四月己丑夏國王諒祚上表求太宗御製詩草錄書石本欲建書閣寶藏之且進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本朝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還其馬諒祚恣為不道淫佚遊敗無時少息復侵犯鄰國哨所雖有少子童甑最號桀黠病其侵已乃與契丹結姻既而復與契丹絕諒祚知其隕擊兵擊

之戰於青唐敗還 諒祚求尚主詔答以昔嘗賜姓不許又乞買物件凡說苑蘇漢印中押件夏人云賣銀五千兩買樂人贖賜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奏買幙頭帽子并紅鞞腰帶及紅鞞靴等物件乞從今後凡有買賣特降指揮無令艱阻以聞事具悉善慕前修遂守西土通奏函於信介易服用于上都體乃馳誠勤於嚮化特從開允用洽睦私已令管勾都亭西驛所依例收買應付諒祚得詔乃出狂言欲與中國相敵及要懸戶六月廊延經畧司言得宥州牒夏國改西市監軍司為保秦軍威州監軍司為靜塞軍綏州監軍司為祥祐軍左相監軍司為神勇軍且言諒祚舉措近歲多不循舊規恐更懈擬朝廷名號漸不可長乞擇一才臣下詔詰問以杜姦萌從之於是遣伊備庫副使張宗道賜生辰禮宗道初入境迎者至欲先宗道行馬及就坐又欲居東宗道固爭之迎者曰主人居左禮之常也天使何疑焉宗道曰宗道與夏主比肩以事天子夏主若自來當為賓主爾陪臣也安得為主人當循故事宗道居上位爭久不決迎者曰君其幾首乃敢如此宗道大笑曰宗道有一首耳來日已別家人今欲取宗道首則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夏國必不敢耳迎者曰譯者失詞某自謂無兩首耳宗道曰譯者失詞何不斬譯者乃先宗道迎者曰二國之歡有如魚水宗道曰然天朝水也夏國魚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夏國主乞贖大藏經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奏請贖佛經大藏籤牌經帖等欲乞特降睿旨印造靈文以俟至時幸垂給賜所有舊例紙墨工直馬七十匹續具進止以聞事具悉大雄流教善利無方信士篤緣羣迷釋趣喜觀心於法境願釋理於秘文載省控陳所宜開允其請贖經文已指揮印經院印造候嘉祐十一年正月且進奉人到關給付

八年春正月癸丑詔夏國主諒祚所遣進奉人石方稱宣徽南院使非陪臣官號自今宜遵用誓詔曰詔夏國主維乃祖考克有西土世為漢藩輔今爾弗蹈于前烈迺竊署重爵以使奉幣於朝方邊吏拒還仍復稽留境上不及廷見之期洎朕親覽貢函而憐我王命實如所聞朕疑風俗荒遠未達朝辰之儀雖然奪信慢常誼不可長其務思先世之約以保綏于斯民毋忍是圖以奸我有邦之罰今後所差使人即不得僭擬故茲示諭想宜知悉三月帝崩夏四月遣使告哀于夏國丙戌以國子監所印九經及正義孟子醫書賜夏國從所乞也又乞工匠賜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奏蓋以藩方素稀工巧變革衣冠之度全由製造之功欲就考工聊情庠匠以聞事具悉謹固世封述修邦首率我朝廷之化時乃祖父之規遽閱米章蓋無前比宜敦爾守難循所陳自西平王以來無此陳請且宜循守舊規秋七月丙辰夏主遣使來祭帛其使者固求入對弗許諒祚所上表輒改姓李賜詔詰之詔夏國主上夏降禍萬國雖辰馳遣使人肅申慰禮情雖深於永慕事或異于舊聞維乃祖之稱藩有先朝之賜姓撫綏隆于君義親愛篤于人倫自再納于誓言亦且循於軌式忽形需奏糜園宗盟言念舉錯之違得非左右之感宜

存遠慮用迪前猷今得所上表章宜卻如舊司馬光言聞夏國所遣使人前日不肯門見固求入對朝廷不許勒歸館舍臣謂
 何惜紫庭數步之地使之瞻仰清光 是歲夏改元拱化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大順受創

嘉祐八年春三月英宗即位夏國賀登極進奉人吳宗等至順天門欲魚佩及以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殿置一
 夕絕供饋宗出不遜語宜折之如故事良久乃聽人及賜食殿門訢于押伴張觀詔令赴延州與宜辨宜者延州所遣也程戡
 授詔通判詰之宗曰引伴謂當一百萬兵遂入賀蘭穴此何等語也通判曰聞使人目國主為少帝故引伴有此對是失在使
 人不在引伴宗沮服

治平元年以內侍省押班王昭明為環慶鈴轄帶御器械李若愚為涇原路鈴轄令體測蕃情治其訟小事與帥議其大事
 則以聞各許歲一乘駟奏事前世以官人預邊事而將帥不盡其用及有是命人不以為便也諫官御史傅堯俞趙瞻言不便
 後卒罷之 秋九月庚午賜諭夏國主精擇使人不令妄舉詔曰朕嗣守丕國自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協萬邦思與藩屏之臣
 永遵帶礪之約矧勤王而述職固奕世以推誠而近年來將命之使不體朝廷之意因循規矩之常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既官
 司之有守致事體之難從且下修奉上之儀本期效順而若有錫臣之寵所以隆恩宜宜一介于是開輒以多端而生事在國
 家之撫御固廓爾以無疑想忠孝之傾輸亦豈欲其如此故特申于旨諭諒深認於眷懷今後所遣使人更宜精擇不令妄舉
 以紊彝章所有押賜押伴引使臣等亦已嚴行戒飭苟有違越必真典刑載惟信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皆可守言貴弗違
 毋開開隙之萌庶敦悠久之好是秋夏數出兵寇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寨弓箭手殺掠人畜以萬計司馬光言伏見去歲先
 帝登遐諒祚遣使者來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語輕肆傲其使者侮其國王臨辭自訢于朝朝廷不以為意今
 諒祚招引亡命點集兵馬窺伺邊境攻圍堡寨驅脇熟戶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齎詔
 撫諭無乃非文王懷德畏力之意乎

二年春正月始朝廷遣王無忌齎詔責諒祚諒祚遠延弗受詔而因其賀王使荔茂先附表自言起兵之由歸罪於 吏詞多
 非實丁卯復以詔戒侵擾曰朕紹承丕命撫育多方念遐邇之所懷唯恩信之是篤迺顧涇秦之道適當蕃塞之文謹封守
 以有常列部加而相望安其生聚積其歲年不圖非意之閉忽此無名之舉侵掠堡障蕩焚糧資始成生事之端殊失奉藩之

體此安風於詔命復尚滯於使人洎觀秦陳尤異聞聽况先朝之厚德從乃父之再盟仰冀日民之臨其圖山河之界今輒渝
舊約規肆末圖苟非所以致福有邦保名厥後僕未思于遠畧終昌釋於疑懷交兵殘民朕豈樂此其涇原秦鳳路一帶熟戶
夜弓箭手地分宜遵誓詔自今不可更行侵擾所掠過生口並領發遣各還住坐其孽畜亦各令歸戶下處二邊之俗得遂
耕耘之安而累世之忠更同金石之久永毗王室不亦美歟諒祚終弗聽 冬十月二日賜詔曰詔夏國王據環慶路經略司
奏取開無名舉兵近迫大順國家威武以安中夏推恩信以待四夷宜欲與眾興勞為邊生事乃眷西陲之守嗣推累世之
忠故與歲時曾無賜與之缺每戒將吏務謹封隅之常所宜恪奉朝彝紹遵先訓爰自近歲頗乖素誠或侵蹂元禁之土田或
焚蕩近邊之族帳開雖形於旨諭久莫悉其事端載循撫御之方終示含容之體今復大驅兵奄至塞垣拒敵官軍賽酬蕃戶
覽守臣之上奏至終食之與嗟豈邪謀之所惑而輟舉弗思將大義之不存而肆惡未已質諸天地既隳乃父之盟殘爾人民
殊非有邦之福朕惟自昔罰罪必先陳文告之詞若將因心猶足凜誓言之事儻終不便安免用愆今特遣齋詔往彼取問到
日可具理聞奏十一月甲辰諒祚使人來賀正旦丁未使人來賀壽聖節司馬光言近來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內蓄
姦謀陰以官爵金帛誘中國不逞之人及熟戶蕃部其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兵殺掠弓箭手有住在沿邊者諒祚皆迫逐使
入內地

三年夏四月夏人寇邊環慶經畧使蔡挺擊走之 秋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諒祚舉兵寇大順城入寇柔遠寨燒屈乞等三
村柵段木嶺初環慶經畧使蔡挺知諒祚將入寇即遣諸將分屯要害以大順城堅雖被攻不可破不益兵柔遠城惡命
副使總管張玉將重兵守之救近邊熟戶入保清野戒諸寨無得逆戰諒祚將步騎數萬攻大順三日熟戶蕃官趙明與官
兵合擊之諒祚哀銀甲氈帽以督戰挺先遣強弩八列於濠外注天下射重甲洞貫諒祚中流矢遁去復徙寇柔遠挺又使副
總管張玉募膽勇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挺按視馬鍊平左通廊延石固華池地形便可城即遣將護築城成分屬羌三千
守之賜名為原堡遣中使慰勞諒祚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且出擾詞須已得歲賜復攻圍大順城廊延經畧安
撫使陸詵止其歲賜銀幣曰朝廷積習姑息故慮敢狂悖不稍加折罰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謀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
盤桓寨下取糧四反卒不敢入寇又歲餘貧願得賜物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矣 冬十月癸未遣西京左藏
庫副使何次公齋詔賜夏國主問所以入寇之故仍止歲賜銀帛陸詵言不若且賜時服不從先使諒祚入寇韓琦議傳其歲
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重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

會陸說策與琦合而諒祚歸款十一月次公還以諒祚表進帝已卧疾琦扣御榻曰諒祚服否帝力疾顧琦曰一如卿料也諒祚所上表雖云受賜累朝敢渝先誓然尚多游詞歸罪于其邊吏乃復誠約夏國詔曰國家遠撫方域並推恩信不專用武蓋務息民夏國世服忠勞為國藩衛故于歲時賜與恩禮甚備期于遵守誓約傳之永久不謂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疆陲驚擾人民誘脅熟戶蕩覆族帳亡失生業被邊數路累無甯歲朝廷姑務含恕不欲遽然生事止令所在移文理辯而夏國終不承稟考復多聚人馬直叩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張其兵勢以抗官軍不順之狀人神共憤朕獨排羣議特降詔書直究歸由先行詰問今覽封奏所稱受賜累朝敢渝先誓祈蚺民氓之思欲見和平之理推心及此良可數嘉詳觀叙陳尚達誠懇至如屯聚兵馬即托言是邊上守領攻圍城寨又指說作小可邊事誓詔所載豈容如此况夏國兵甲何可都無統制緣邊首領必然不可擅興若向去更有侵犯又復假此為詞則使朝廷何以信憑盟好必難保守故復諭旨所宜審圖慎欲善繼前勳不渝先志則當專遣使人別貢誓表且言今後嚴誠邊上酋首各守封疆不得聚集人馬侵犯邊上其鄰延環慶涇原秦鳳等路沿邊一帶久係漢界熟戶並順漢西蕃不得更行劫擄及逼脅歸投所有漢界不逞叛亡之人亦不得更有招納有渝此約是為絕好餘則遵依誓詔如此方明效順以釋眾疑朝廷恩禮賜與一切如舊况緣邊熟戶等朝廷素有約束若不來侵犯必不先起事端疆場之問共期康靖

四年春正月丁巳帝崩使鎮戎軍駐泊都監高遵裕告長于夏抵宥州下官夏人遣王盩受命至則吉服廷立遵裕切責之遂易服聽遺命既而具食士官語及大順城事盩曰剽掠輩耳遵裕曰扶傷而道者非若主邪夏人怒曰王人蔑視下國傲邑雖小控弦數十萬亦能躬執耒耜與君周旋遵裕瞋目叱之時諒祚覘于屏間搖手使止上聞而嘉之閏三月甲申夏主諒祚遣使獻方物謝罪請戒飭酋長守封疆如去冬所賜詔旨因復以詔答之曰朕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疆陲驚擾人民誘脅熟戶去秋乃復直叩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違奏屢聞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在含恕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決眾多之論達此露章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竊朕慕極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徇乃誠既自省于前辜復願堅于永好苟奏封所叙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仍賜緡五百匹銀五百兩夏六月陝西轉運使薛向言知青澗城神誘招西人朱令陵最為橫山得刀酋長已給田十頃宅一區乞除一班使奪示諸羌誘降橫山之眾詔增給田五頃秋七月夏國遣使奉慰及進助山陵因諭夏國主令遵守藩儀詔曰詔夏國主朝廷戢兵所以息民施德所以懷遠顧西夏之封守奉朝之詔書不意近歲以來繼有無名之舉邊隅多擾生聚靡甯乃

至去秋忽迫大順雖云報仇于熟戶實亦拒戰于官軍皆謂已萌之情可見不順之跡先皇帝終務全于國體具往詰其事端
消朕慕承之初尤思撫御之略載覽來章之述有嘉大義之存矧舊載于宗盟復躬承於忠訓宜念祖先之服益遵藩漢之儀
使永無兵革之虞眾遂耕耘之樂自享多福以傳無窮八月戊午復夏人和市又諭夏國主令發熟戶仍不得侵踐漢地詔曰
詔夏國王朕脩文德所以懷遠人之安哉威武所以廣諸夏之福豈欲為邊生患與眾興勞今據逐路經略司奏自嘉祐七年
春至今秋以來夏國人騎或帶略近邊熟戶或侵踐當界民疇或假以金錢構亡命之卒或誘以官爵致無賴之夫為日滋深
其害未已朕新膺大統奄宅中區既思輯藩臣之和又將杜邊事之漸按西平之舊則參慶曆之再盟未肩祖父之忠願忽朝
廷之制緬懷喬土久缺化風豈委任之失人致講陳之非計夫享盛福者莫如躬德義蹈後艱者靡不由僭狂勉循至言庶保
先約其前後招節過熟戶並須盡底發遣過界仍令後不得信縱人騎侵踐漢地致射傷人命及潛購下第舉人逃背軍卒等
所言逐次邊奏因依已具別錄 冬十月癸酉知青澗城種諤襲擒夏監軍寇名山遂復綏州初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寇名山
欲以橫山之眾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眾諫議大夫司馬光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眾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
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眾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于諒祚又將失信于名山矣若餘眾尚多
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神宗不聽至是遣將種諤發兵迎之寇名
山者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曰夷山請降于種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路以金盃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遣銀夏監軍
牙吏史屈子託言寇名山來報內附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奏言諒祚累年用兵人心離貳嘗欲發橫山族帳盡過興州族
帳皆懷土重遷其首領盡收河南之地取諒祚以降帝信之陸說言以眾來降情偽未可知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說召諤
問狀且與轉運薛向議撫納乃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說言必可成帝意說不協力從之秦鳳諤不待
命募可使者通蠟書于名山與屈子定計領所部期日會于州諤起所部蕃漢兵會于懷遠塔移折繼世赴銀夏應接長驅入
綏州夜度大理水駐師離思曲園其帳殿明屈子及諸酋長賜名山開門迎納名山驚援槍欲鬪夷山呼曰兄已約降何為如
是文喜因出所受金盃示之名山投槍大哭遂舉眾從諤而南名山賜名趙懷順得酋領三百戶萬五千勝兵萬人將城其地
說以無詔出師召諤還將勿謂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命至諤重還文懷柔虜眾四萬人分集城下諤出兵擊走之適
折繼世亦領兵來會遂築綏州城西方用兵自此始十一月種諤既受寇名山降夏主諒祚乃詐為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殺
之邊釁復起朝廷以諤生事欲棄綏諤諤陝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鼎言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

族來歸當何以處誘無名與舉死有餘責若將改而還之彼能聽順而亡絕約之心乎不若諭諒祚以廣眾餓等投死中國邊
 臣雖擅納實無所利特以質往年景詢輩爾可遣詢等來與降羌交歸各遵紀律而疆場安矣如其撤匿則我留橫山之民未
 為失也又移書執政請存綏州以張兵勢先規度大理河川建堡若畫稼稽之地三十里以處降羌若棄綏不守則無以安新
 附之眾援種世衡招着兵破賊屯青湖城故事朝廷從之乃改命韓琦判永興軍經略陝西卒存綏州賊誘四官安買隨州十
 二月初諒祚凶忍好為亂舉兵犯慶州大順城乘駱馬張黃屋自出督戰塼者管勾東路都巡檢司軍馬林廣以曠弩射之中
 乃解圍中創甚馳入一佛祠有牧牛兒不得出懼伏佛座下見其脫鞵血流于踝使人裹創昇載而去至其國殂年二十一國
 人謚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葬安陵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

梁氏擅政

慶曆八年春正月夏國主曩霄既殂三月而沒藏太后生諒祚諒訥之相諒祚也其先中國人為諒訥子婦諒祚既
 長私焉日視事於國夜則從諸其初妻諒訥之女沒藏氏與諒訥昏甚謀伏甲梁氏之宮須其入以殺之梁氏知焉私以告
 諒祚諒祚乃使召訥訥執于內室沒藏強宗也子弟族人在外者八十餘人悉誅之夷其族以梁氏忠於己因以為妻又命其
 弟乞埋為家相許其世襲

治平四年冬諒祚殂子秉常立尚幼而梁氏為太后自主國事梁乞埋死其子移通繼之謂之沒甯令沒甯令者華言天大王
 也秉常之世執國政者有寇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于軍事以不附諸梁遷下治而死其時存者三人移通以世襲居長契
 次日都羅馬尾又次日關萌訛略知書私侍梁氏移通萌訛皆以昵倖進唯馬尾但有戰功然皆庸人秉常荒廢梁氏自主兵
 不以屬其子

熙甯三年秋九月夏賊寇荔原堡李信戰不利關訛堡之築梁氏引兵犯慶州大順城慶帥遣北路巡檢林廣拒守深入牽制
 賊勢遂破十二盤多娘大原詐娘四寨先是虜圍白豹城不解廣使城兵皆以弱弩為射之虜度其勢之所及稍稍近城乃使
 強弓勁弩發射虜多死遂相擁而潰深入遇賊數千戰敗之因追擊至金湯城又大破走之因毀其城壘引兵歸夜過洛河有
 賊來襲廣揚聲令軍還強弩數百列岸側甯卷甲疾行賊聞之不敢渡時賊圍羅元城甚急賊得吾禁卒語之曰汝語城中張
 大吾軍使速降當與汝爵祿卒敬諾之致卒危梯上下瞰城中卒輒大呼曰西賊人少糧盡朝夕去矣城中堅守之賊怒驅之

十月夏人寇環慶

四年秋九月夏國主請綏州

五年春賜夏國主乞贖大藏經詔曰詔夏國主省表乞收贖釋典一大藏并發帙複帕前後新舊翻譯經文惟觀宸慈特降旨命今有司點勘無至脫漏卷目所有印造裝成紙墨工直並依例進馬七十匹聊充資費早賜近年宣給事具悉維是佛乘者為衆數載覽需章之奏懇求具譯之編已降允俞特行賜予眷言信嚮良用數嘉所請贖經文已指揮印經所應有經本並如法印造給賜令保安軍移牒宥州差人於界首交割至可領也所有馬七十匹更不用進來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遺書指不多及是歲以秉常七歲即位計之才十有二齡耳

元豐四年夏六月夏人幽其主秉常初秉常既不得志常慕中國有李清者本秦人亡虜中秉常昵之用以為將軍清因說秉常以河南歸朝廷梁氏知之屢勸秉常不行漢禮秉常不從清又為秉常誘漢倡婦樂人梁氏遂置酒執李清誅之奪秉常政而幽之國人乖亂元豐中梁氏嘗遣將引兵卒至保安軍順寧寨圍之數重時寨兵至少人心兇懼有倡婦李氏得梁氏陰事甚詳乃披衣登陴抗聲罵之盡發其私虜人皆掩耳併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醜虜人度李終不得恐且得罪遂託以他事中夜引其軍去

八年冬十月戊辰夏國主秉常遣使于遼報其母梁氏哀丁亥以夏國主母喪遣使弔祭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終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

綏城易砦

治平四年冬十一月夏主諒祚詐為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殺之邊釁復起十二月己巳夏人求以亡命景詢易名山郭達曰詢庸人也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蕃酋無復向化矣是月郭達誦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謀告將斬之于境以謝罪達曰是且梟死囚以給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遂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敵情得乃錮而獻之判永興軍兼陝西經畧安撫使韓琦至永興初薛向郭達等議欲存綏州詔琦度其可否琦奏賊今已誘殺楊定等綏州不可棄也及諒祚病死其子秉常方幼琦因奏當此變故非棄綏之時

神宗熙甯元年春三月庚辰夏主諒祚殂子秉常立遣其臣薛宗道等來告宸帝遣韓頴詰問宗道以殺傷楊定及擄掠熟戶不遣使賀即位降詔不承等事宗道言李崇貴等見已禁錮候朝旨即拘送及陳夏主秉常母子悔過之意帝命頴諭旨恐國

乙卯己酉

西夏卷三十二

十一

主幼小未能載服沿邊蕃部他日或再來侵犯度彼親任事止三五人欲自朝廷除官仍于歲賜內割五萬充俸及候李崇貴等至方可行冊慰之禮令鎮錄本付宗道仍以詔書賜崇貴曰惟爾先父保有西陲忽覽訃書良深軫念眷言荼毒情何可任勉勵孝忠用副存撫逮諸親信之列亦同慰諭之懷餘令薛宗道等宣諭及崇貴等至言楊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初定歸時上其劍鑑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定軍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為定賣已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責崇貴等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秋七月乙亥名秦州新築大甘谷口峒曰甘谷堡初秦州生戶為諒祚劫而西徙有空地百里名篳篥知州馬仲甫請城而耕之即大甘谷口峒也至是特賜名冬十月遣遣使冊李秉常為夏國王十一月秉常遣使羅重進來言主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反教夏國之臣叛其君朝廷乃罷分賜首豪之議止令歸塞門安遠二寨還賜以綏州重進凡三往返議之始奉表聽從十二月庚戌乃遣劉航賜秉常詔曰朕肇膺皇恩奄宅萬邦凡撫遠人必推大信乃顧西陲之守實殫累世之忠爰自近來願隨故矩以至聞令首領誘害邊臣寔違憲度之常自絕貢輸之路方行詰問忽報凶哀而能懲事以謝愆愆而請命念方罹於荼毒當曲示於慰存乃復羈送罪首載馳使介願堅誠節規欲日新今已奉表及奏已稟從聖旨歸綏塞門安遠二寨仍乞別進誓文永遵臣禮詳覽來請朕意嘉之夏國既再修職貢所宜謹守信誓無或擾犯邊圉重取悔尤至於順漢西蕃亦毋得輒有侵掠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冊并以綏州給還所有歲賜自封冊後並依舊例朝廷必當戒飭邊吏約束屬戶各守疆場不得交侵則阜安邊俗式臻富庶之期紹續世封克保寵榮之福時夏人屢欲款塞每處聲搖邊詔問方畧知延州趙高審計形勢為破賊之策以獻遣裨將曲珍呂真以兵千人分巡東西路賊方以四萬眾自間道欲取綏州道遇曲珍皇駭亟戰呂真繼至賊眾散走賊自失綏州意未能已高揣知其情奏言賊使請和必欲畫綏州界願聽本路經畧司分畫歲賜則俟通和之日復焉辛酉以王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丈事韶遂行邊西蕃俞龍珂帥其眾內附初韶為建昌軍司理詣關上平戎三策以為西夏可取欲平西夏當復河湟今古渭之西與河蘭鄯皆漢隴西等郡吐蕃峭斯囉一族國其間宜併有之以絕夏人右臂帝異其言王安石以為奇謀故韶有是擢夏遣使貢于遼是歲夏改元乾道

二年春正月夏國主乞早頒封冊詔曰詔夏國主比輸忠款願襲世榮已飭攸司武備封冊屬使人之勤請欲誓詔之早頒庶被邊民聞我朝命得遂耕耘之便更無兵革之虞所宜允從當體睦遇今差某官先齋誓詔往彼至可領也夏人寇秦州陷劉溝堡殺守將范愈死傷者不可勝計戊子賜夏國主誓詔曰詔夏國主省所進誓表臣聞固基業者必防於悔各質神祇者宜

務於要盟考覈章章討論典故河帶山礪始漢室以流芳王敦珠槃本周朝之契既使君臣之契邦國之歡蔚為長久之規
茂者古今之式矧茂恩於累世受賜於有年當竭情誠仰期宸聽竊以上聯世緒累受列封本宜存信以推忠豈謂輕盟而易
動蓋此酋戎之畫助成守土之非然而始有釁端已歸傾逝昨者期在通歡之美曾伸滙款之誠爰降綈函克垂俞旨敢陳懇
悃上達至聰儻給還於一城即納歸於二岩惟賴至仁撫育鉅德保安冀原舊誓之文用復交歡之永伏遇堯雲廣陰軒鑑分
輝幸寬既往之辜深察自新之懇將使慶流後裔澤被溥天洎垂賜予之常恪謹傾輸之節臣敢不昭徵部族嚴戒酋渠用絕
驚懸俾無侵軼非不知畏天而事大勉堅備國之猷肯盟者不祥寅懼奉君之體若乃言亡其實祈眾神而共誅信不克周冀
百殃而咸萃自敦盟約愈謹守於藩條深愧愆尤乞頒迴於誓詔且悉朕紹承天命盡四海而撫懷之况爾世守西土為國藩
輔者乎今復懲既往之非篤自新之志質於天地要之鬼神載有誓文納忠王室朕方推大信以示萬邦俯同茲言永無有易
其進納塞門安遠二寨已指揮延州候交割訖卻給還綏州各依舊界仍自行封冊以後歲賜皆如舊例其餘約束事節一依
慶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詔施行朕已戒勅邊吏各守封疆所宜顯諭國人藏書祖廟永保休福詔諸子孫指詞已孚故不
多及誓詔付夏國主三月將行冊禮復先以詔曰詔夏國王茲聞函封重申誓約本誠心之自篤為封守之遠圖朕已飭使人
將馳冊禮既為綏於世土宜先諭之邊氓庶遂耕耜之私永無兵革之患緬惟忠順當體眷勤冊曰維熙甯二年歲次己酉三
月戊辰朔十四日辛巳皇帝若曰於戲昔堯台萬邦而民風和周建列土而王業懋若古申命蓋國家之成法也咨爾秉常迪
性純一飭躬靖虔生稟山川之靈舊傳弓鉞之賜撫有西夏尊于本朝知事君必盡其節知守國當保其眾乃內發誠素外孚
誓言質之天地而不欺要之日月而不昧朕用稽酌故典表顯徽實錫爾以茅土之封不為不寵加爾以車服之數不為不榮
涓辰既良備物既渥誕舉丕冊以華一方今遣朝奉郎守尚書司封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劉航文思副使銀青光祿
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上騎都尉彭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劉志持節冊命爾為夏國主為宋藩輔夫履謙順者
靡不膺長福懷驕肆者靡不蹈後虞率身和民時乃之績往欽哉祇予一人之彝訓可不慎歟 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戊
辰夏遣使詣謝封冊八月夏國請從舊番儀詔許之詔曰爾世居西垂屏衛中夏既服朝廷之新命宜從蕃國之舊儀以紹
祖風且堅臣節宜依來請用遂乃誠蓋夏國自諒祚請去番禮從漢儀之後常服中國衣冠至是始復其初 冬十月城綏州
先是秉常既寇秦州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二岩以乞綏州上使韓頌與夏人議亦許之矣廊延宣撫郭達上言曰此正商
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岩不可與綏朝議以為然然時已有詔使達焚棄綏州達曰一州既失二岩不可得中國為夏人

所賣安用守城為藏其詔不出上言綏州具存且自勿違詔之罪詔哀遂改詔詔已降夏人猶不歸二若夏主遣其臣岡訥
來言欲先得綏達命機宜文字趙高如夏人所納二若其定地界岡訥對曰朝廷本欲得二若地界非所約高曰然則塞門
安遠二牆壘耳安用之二若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為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岡訥語塞高以夏人渝盟
請城綏州不以易二若時陳升之韓琦亦不欲廢事遂格秉常上誓表更賜詔曰詔夏國主所奏差鬼名挨移等赴塞門地分
與趙秘丞商量分劃塞門安遠交領綏州雖差人去與趙秘丞一兩次相見終不與定奪了當兼宥州續得保安軍牒開坐中
書樞密院同奉聖旨安遠塞門蕃族住坐久已著業應雖起移任令蕃族依舊住坐所有綏州更不給還及云豈將邊圍之未
圖有抗大廷之誠命願詳悉於云為免稽留於事理等事具悉朕嗣膺丕曆勤撫庶邦凡德澤之所加固遐邇之無間矧惟西
夏屏于一方比載覽于誓文尋俯同於誠請速接還於舊境忽構述於異端因念二寨之民豈無故俗之戀使各安其生聚且
曲示於仁恩蓋徇彼情匪樂生事重振來奏尚有所陳宜自斥於未圖庶共恢於遠畧向都囉重遣守備劉普表備詳恭順既降
誓詔遂令延州交割塞門安遠訖卻還綏州並須合依舊界及得延州奏夏國遣來人只要交割寨基比移牒宥州指說舊日
界至回牒卻稱趙高妄有指執顯是不依誓詔交割舊界朝廷務博大體將示含容其二寨已令延州更不交割綏州固無給
還之理自守所宜遵循誓詔永保寧靜今任事首領輒起事端遂城綏州改名綏德城延地皆荒瘠占田者不出租賦而以為
藩蔽實元用兵後涸耗殆盡其曠土為諸酋所有高因召問曰往時汝族戶若干今皆安在對曰大兵之後死亡流散其存止
此高曰其地存乎酋無以對曰吾資汝歸聽汝自募丁家使占田充兵若何吾所得者人爾田則吾不問也諸酋皆感服歸募
壯夫悉補亡籍又檢括境內公私閒田得七千五百餘頃募騎兵萬七千高以異時蕃兵提空簿漫不可攷因涅其手屬歲饑
高令蕃兵願刺手者貸常平穀一斛于是人人願刺因訓練以時精銳過于正兵戊戌以監門衛將軍龜名山為供備庫使仍
賜名趙懷順己未夏遣使來謝册封 閏十一月戊申夏遣使詣遠之賜印綬
三年秋七月夏人寇邊先是虜遣兵二萬侵綏德城入堡判延州郭達曰彼氣力方銳不可與戰又不可止俟其去而平之
虜既成堡各留戍三百人遂遣將攻其二大堡一日克之餘堡遁去時虜人又築堡于慶州荔源堡北曰關訥眾號十萬其堡
在境外二十里及聞延州堡敗亦止不築蕃部巡檢李宗諒地近虜堡害其田作乃率眾千餘人與虜戰于關訥知慶州李復
圭合藩漢兵三千遣裨將李信劉雨神詠郭貴等助之信等訴眾寡不敵按兵不出復圭威以節制親畫陣圖方略授之兵進
宗諒戰不利還趨堡信閉門不納宗諒還戰而沒復圭責信觀望信等引兵三千往十二盤擊虜虜曰我與宗諒有仇不與宋

兵戰也信曰宗諒我熟戶射之虜曰汝真欲戰耶乃縱西翼圍之且令曰殺兵不殺將遂大敗復圭懼欲自解乃執信等而取其圖略命州官李昭用劾以故違節制詠煨死獄中斬信甫配流郭貴朝廷因命復圭酬寃復圭遣將復出兵邛州破金湯白芍萌口和口等寨夜入欄浪市掠老幼數百人又使李克襲金湯而夏人已去惟殺其老幼一二百人以功告捷而邊釁大起矣八月己卯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柔遠砦荔源堡懷安鎮東谷西谷二砦葉落鎮兵多者號三十萬少者號二十萬屯榆林距慶州四十里游騎至城下陝西大震時大順清野賊無所掠又毒水上流飲者多死凡九日乃退鈴轄郭慶都監高敏魏慶宗秦勃等死之韓絳請行邊王安石亦請乃以絳為陝西宣撫使自受命至陝辭三日而行贈金繒及織文袍纓至邊悉與將吏治兵廊延使神諤出青澗城絳欲自高奴通道河東詔兼河東宣撫使就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十月辛酉詔延州毋納夏使夏又大舉入寇環慶堡障被圍姚兇駐荔源堡引兵出據險要及張疑兵諸山上使賊不得散掠境內閉出奇兵擊之賊稍却明日益兵來攻甚急兇乘高而射凡三百餘發皆應弦而斃指裂血流而射不已更遣子雄率精騎兵出自執旗從城上麾之賊不敢當即引而西攻大順城兇復往援城亦獲全兇字武之為巡檢以功多遷左藏軍副使十一月甲辰夏人寇大順詔知延州郭遵出師援之遠謀知秉常幼留宥州即遣燕達悉破近邊諸寨聲言擣虛攻宥州凡九戰其酋皆遁又遣田守度出德靖寨伺其歸邀擊之夏人聞遠將襲宥州亟奔還守度破之於金湯十二月庚午夏人寇鎮戎軍三川若巡檢趙普伏兵邀擊敗之夏改元天賜禮盛國慶

四年春正月己丑絳使偏將神諤襲夏人敗之絳素不習兵事聞幕府于延安措置乖方選番兵為七軍復以神諤為廊延鈴轄知青澗城信任之命諸將皆受其節制番兵皆怨望絳與諤謀出兵取橫山安撫使郭遠曰諤狂生耳朝廷徒以神氏家世用之必誤大事絳奏遠沮軍事遠還之既諤帥師襲敗夏人於囉兀絳因命諤以眾二萬築囉兀城及雪中築撫甯堡自高奴通河東塞調發倉卒關陝駭然呂公弼上言諤既城囉兀又增堡障今大兵殺獲已多虜方懷忿日夜聚兵必為邊患願罷城築專為持重計絳又命順德軍判官游師雄同提舉常平劉維往廊延與主帥措議戰守之策初瑄欲自延州入安定黑水堡過綏平塞地逼賊境師雄疑其有伏請由他道已而諤者至言夏人嘗伏精兵數千於黑水傍伺其過掩之將詰以機事瑄驚曰向非公墮于敵矣不聽已而絳言諤入夏之功破賊馬戶川斬首千級乞加旌賞從之三月丁亥夏人陷撫甯諸城初神諤進築永樂川賞捕嶺二砦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甯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葺蘆州四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絳得空名告身宣勅及錦袍銀帶撫納降附至邊盡召番官番部厚犒之軍士怨望又奪騎兵馬曰此輩不能戰

以與蕃部有抱馬首號泣者終又嘗遣權管勾機宜文字游師雄按視囉兀城撫甯和市師雄言囉兀無井泉撫甯在平川皆不可守已而夏人來攻順甯岩遂圖撫甯折繼昌高永能擁兵駐細浮圖去撫甯咫尺囉兀兵勢尚完諤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憚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囉兀亦不守將士沒者千餘人初上遣戶部副使張景憲等按視景憲受命即奏曰二城不可守臣固不待知而後知行未半道撫甯已陷至鄜延條奏所見百姓憔悴師旅咨嗟及言入鄜延界詢囉兀利害無一人言使者之速毀廢會慶州軍判詔棄囉兀城治諤罪諤稱得旨於高遵裕遵裕降為乾州兵馬監押而青諤授汝州團練使澶州安置鞏絳坐興師敗衄罷知鄧州王文諒者夏國用事臣沒藏訛訖家奴得罪因自歸王安石薦其才加閣門祇候鞏絳先遣文諒出界凡官軍斬級多奪與蕃軍至掘家戮屍為功劾甯廣銳都虞侯吳達嘗與文諒爭功文諒怨之誣以夜至野營會與戰關呼遠不至及扇搖軍士宜撫司送遠慶州獄四十日終至慶州將斬遠部卒喧呼乃復送獄數日賊攻囉兀甚急絳命慶州出兵牽制廣銳兩指揮謀擁遠為亂雨作不授甲乃止遂焚北門大噪縱略斬關而出林廣說以順逆多投降者時遠已擁眾出餘黨猶在城下廣諭降之者曰亂首去矣爾曹出非同惡若聽我不惟得活且有功因收集得百餘人至營激厲約束之授以兵器今攻城下兵擒戮皆盡慶州遂安涇原路總管張玉卿延劉永年並令再任玉與一子官樞密使文彥博曰兩人同是用而推恩不同上曰玉累有戰功永年但久熟卿延未有代之者若一槩推恩無以激勸秋九月庚子夏主秉常遣使入貢表乞綏州城願依舊約詔答曰昨覽邊臣所奏以夏國去秋自絕朝廷深入環慶路殺掠熟戶侵逼城寨須舉兵入討朕為人父母亟令班師無得窮武今國主遣使歸款欲繼舊好休兵息民甚善綏州前已降詔更不令夏國交割塞門安遠二寨綏州更不給還今復何議止令鄜延路經略司定立綏德城界其餘及諸路並依見今漢蕃住坐耕牧界至立封墩掘塹內外各認地分推牧耕種責彼此更無侵軼俟定界畢別進誓表回頒誓詔恩賜如舊因並賜陝西河東經略使司詔曰勅夏國再差寇名懷寨等進誓表謝恩朝廷已降詔並依慶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詔施行又賜鄜延等路經略使不得生事詔曰勅夏國再差都羅重進等齎到誓表及進納安遠塞門二寨詞理恭順朝廷已降誓詔並依慶曆年誓詔施行十二月戊午歸夏厚

五年秋又詔陝西毋侵掠夏境時夏人已進誓表故有是命詔曰詔夏國主省所上表臣依准制命將綏德城下界至打量二十里明立封墩交付了當記者臣幼明世緒遵奉皇猷宿兵累年空阻瞻雲之望通盟此日遐陳獻土之歡上奉高明更無渝變虔遵聖訓分定式疆踐土約詞昭著光朝之誓推忠納款堅持歸信之誠戴圖方岳之勤度達乾坤之施具悉世膺爵寵為

我翰藩來陳封章率服詔令載惟忠順良所冀嘉祥兵息民子育萬國終始惟一時乃朕心爾不有渝朕無邊舉已戒邊吏各守封疆所宜顯諭國人永遵先誓其餘約束事節一依慶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詔施行自今以後恩賜歲禮並如舊例故詔示想宜知悉復賜立夏國主冊文曰維某年月日皇帝若曰古先哲王奄有區夏遠賢維世以立諸侯外則撫鎮吟封內則屏毗中國肆朕慕服適追令獻數者育國誕頌顯冊咨爾某性資沈勇世載忠良夙懷來極之誠深明事大之節底綏種落式遏寇虞奉承前修嗣守舊約是用策勳而越賞備物以嚴師績茂旌旌首茅分土消辰令吉長于西陲今差某官持節冊命爾為夏國主於戲世為宋藩惟忠實可以保位疆以戎索非信順無以又民允懷于茲罔墮厥緒欽哉迺予一人之休命可不慎歟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四

五道西征

神宗熙寧五年春二月丙寅以知鄭州呂公弼為宣徽南院使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蔡挺為樞密副使因險築熙寧砦謀告夏人數萬集胡廬河挺出奇兵迎擊之遂潰遣四將分路追討破其七族夏人復犯諸砦環慶兵不能禦挺遣張玉以萬人往解其圍慶州軍變關中大擾挺討平之帝曰慶卒為亂亦宜相檢也時以燕達權發遣環慶路駐泊總管慶州之役達有戰功故自銜轄躡遷總管然自首淺故令檢發遣自燕達始也

六年春二月辛卯夏人寇秦州都巡檢使劉維吉敗之

七年夏四月乙亥王韶破四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

八年是歲夏改元大安

元豐元年秋八月壬子王珪知帝欲伐夏故奏乞用集賢殿修撰俞允為邊師

二年秋七月乙酉夏兵犯綏德城平等四將高永能等擊敗之八月丙申朔夏人寇綏德城都監率浦敗之

三年秋七月庚寅熙河路經略司言西界首領禹臧結通黨蕃部巴端等以驛書來告夏國集兵將築撥通宗城于河州界

黃河之南洮河之西帝曰若如所報乃屬河州之境豈可聽其修築深慮經略司不詳上件所指地分都為無備隨遣約關次第可速下本司多備兵馬禁止之

四年夏六月壬午詔陝西路緣邊諸路累報夏國大集兵至須臾為之備以東上閣門使文州刺史符諤為御延路經略安撫

副使應本司事與經略安撫使沈括從長處置先是誘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乘常為子往持其臂而乘爾帝壯之乃決意西
 征命誘副括本路及麟府事悉聽節制 秋七月命李憲等分道伐夏國初環慶經略使俞允知上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
 言謀報云夏國母及梁相公者勸秉常不行漢禮秉常不從因囚之且秉常事大有何可罪乃被幽囚此正與師問罪之時今
 若一舉而復漢唐兩河之地其費不過五年歲賜秉常之數乃除元環慶帥至環慶議取靈武書奏而充暴卒乃以高遵裕代
 之因命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李憲出熙河神諤出鄜延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八月辛酉夏人寇臨州堡詔吐蕃
 首領董氈集兵會伐董氈集六部族兵十二萬分三路與大兵會壬戌神諤遣諸將出界過賊破之斬首千級丁丑熙河經略
 李憲總西秦七軍及董氈兵三萬建大將旗鼓節制諸軍敗夏人於西市新城獲酋首三人首領二十餘人庚辰又襲破于女
 遮谷斬獲甚眾遂復古蘭州城奏至上甚喜唯神諤雖軍次綏德城遣將出師沿綽過賊境上朝遂以諤先期輕出命遣師延
 安政命諤知麟府事並聽王中正節制憲以蘭州古金城地是為河湟要害請城之仍建為帥府九月乙酉董氈遣使來首
 言已遣首領將兵三萬會擊夏國戊子蘭州新順首領巴合請等三族率所部兵攻夏人撤通宗城敗之丙申熙河路都大經
 制司言蘭州古城東西約六百餘步南北約三百餘步大兵自西市新城約百五十餘里將至金城有大寨五六重僅通人馬
 自夏敗衄之後所至部族皆降附今招納已多若不棄滅無以固陜之心見築蘭州城及通過堡已遣前車副將苗履中軍
 副將王文郁都大管勾修築前軍將李浩專提舉固根本其李浩以須佐事之人亦即軍前權遣委為當神諤乞討置濟渡橋
 概令轉運司發步乘運入西界詔凡出兵深入其濟渡過素凍脫皆須自備木闌千里運木隨軍令諤及河賊界崖並可毀或斬
 林木相兼帝之坐制兵開利害細微皆得其要丙午詔諭夏國勅勝曰睦茲西夏保舊封爰自近世以來尤謹奉藩之職忽
 竊臣之擅命致弱主之被囚迨移問其端愧輒自贖於信約暴驅兵眾直犯塞防在神理之莫容固人情之共憤方切拯民之
 念宜興問罪之師已遣將臣諸道並進其先在夏國主左右并龜名諸部同心之人並許軍前拔身自歸及其餘首領能相率
 效順共誅國讎隨功大小爵祿賞賜各倍常科許依舊土地在坐子孫世世常享安榮其或違拒天兵九族並誅無赦蓋天道
 助順必致萬靈之歸王師有征更無千里之敵咨爾士庶久罹困殘共肩向化之心咸適更生之路敢藉朕命後悔何追是日
 王中正發麟州禱祭祝詞曰臣中正代皇帝親征兵六萬人民夫亦六萬餘人行數里至白草平即奏已入夏界留屯九日不
 進遣士卒往來就芻糧于麟州高遵裕發慶州蕃漢疾騎凡八萬七千人民夫九萬五千人神諤以鄜延兵五萬四千畿內七
 將兵三萬九千分為七軍方陣而進自綏德城塞丁未攻圍米脂寨庚戌夏兵救米脂營鄜延經略副使神諤率眾擊破之

諤因乞不受王中正節制上以其未脂之功大喜遣使撫諭曰昨以卿急相滅賊恐或兵進為一方憂欲俾王中正節制進止今乃能功先諸路朕甚嘉之自今可不受中正節制辛亥諤又敗夏人于無定川斬首八千級冬十月丁巳米脂峯降初圍米脂城虜以眾十萬來援前鋒將高永能謂從弟永亨曰虜眾暴至易吾軍吾營當大川石山左水宜令前設嚴陣待其至選精騎張石翼擊之可破也永亨從之詰朝霧四塞虜果大至與前軍戰良久奇兵翼進虜潰自相蹈襲於無定河水為不流大軍乘之自寅至辰斬首數千級獲馬三千橐駝牛羊以萬計器甲不可勝數城猶不下永能密遣謀理都統說其東壁守將諭以禍福翼日來降永能請厚賞之衣以歸示諸下導以鼓吹城中乃攜其偽鈐轄令介遇說出降種諤下令入城敢殺人及盜者斬收城中老小萬四百二十一口給以衣巾仍命說遇等各統所部以禦敵庚申熙河兵至女遮谷夏人遇戰敗之癸亥種諤至石州賊棄積年文案簿書枷械舉眾遁走移軍據之乙丑涇原兵至磨磨隘遇夏兵與戰敗之先是詔涇原兵聽高遵裕節制仍令環慶與涇原合兵擇使路進討夏人之謀者以為環慶阻衡山必從涇原取胡盧河大川出塞故悉河南之力以支涇原既而環慶兵不至劉昌祚與姚麟率本路蕃漢兵五萬獨出離夏界堪哥平十五里遇夏人三萬餘眾扼磨磨隘口不得進諸將欲舍而東出鞏州與環慶合昌祚曰遇賊不擊枉道自全是謂無次且為客利速戰古今所聞公等去此自度能免乎麟曰賊眾我寡將迎擊之且以臨大軍之聲必濟即馳騎中軍告急憲進兵麟使人聲言姚公已破賊乃謀分軍度胡盧河奪隘牌手當前神臂弓次之弩又次之選鋒馬在後諭眾以立功者三倍熙河之賞眾歡甚響震山谷昌祚既挾兩牌先登弓擊繼前麟鼓而出與夏統軍母弟梁大王戰自午至申夏人小卻軍奮至夏人遂大敗追奔二十里斬獲大首領十五級小首領二百十九級擒首領統軍姪吃多埋等二十二人斬二十四百六十級獲偽銅印一自是大軍通行無所礙戊辰知夏州索九思遁去種諤入夏州已巳種諤入銀州庚午環慶行營經略高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十出慶州與夏人戰敗之復通遠軍種諤遣曲珍率兵通黑水安定堡路遇夏人與戰破之是日內侍王中正率涇原兵至夏州時夏州已降種諤諤尋引去中正軍於城中居民數十家先是朝旨禁入賊境抄掠夏人亦棄城邑皆走河北士卒無所得皆憤悒思戰謂中正曰卿延軍先行獲功甚多我軍出界近二旬所獲才三十餘級何以復命且食盡矣因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又恥無功乃請襲宥州聊以藉口中正從之癸酉王中正至宥州城中居民五百餘家遂屠之斬首百餘級降者十數人獲馬牛百六十羊千九百軍於城東二日殺所得馬牛羊以充食高遵裕至鞏州監軍司令將士勿毀官寺民居以示招遠乙亥李憲敗夏人屈吳山丙子鄜延路鈐轄曲珍破夏人于蒲桃山高遵裕次早海先是李憲請以驢代夫運糧驢塞路饋不繼師病

之已卯神謬言效順人已刺歸漢二字恐諸路在臣後者一例殺戮乞賜約束詔神謬所過招納效順人令王中正知行營總
 過指揮諸將更加存撫辛巳涇原節制王中正入宥州涇原兵既破磨臍臨行次賞移口有二道一北出黨嶺一西北出鳴
 沙川鳴沙少紆諸將欲從黨嶺劉昌祚曰離漢時運司備糧一月今已十八日未到靈州倘有不繼勢將若何吾聞鳴沙有
 積粟夏人謂之御倉可取而食之靈州雖久不足憂也既至得窖藏米百萬為留信宿重載而趨靈州壬午師次城下有番獻
 乘馬馳突昌祚曰孰能為我取此賊乎時郭成為選鋒即躍馬斬其首以還先是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受高遵裕節制令兩路
 合軍伐夏至是環慶軍未至城門未闔先鋒奪門幾入高遵裕疾其功遣李臨安鼎齋割子止之且曰已使王永昌入城招安
 可勿殺昌祚按甲不敢進少間門闔城守斬首級四百五十得戰馬牛羊千餘昌祚曰城不足下獨嫌于環慶爾朝廷在遠必
 謂兩道相爭乃止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高遵裕遂以環慶兵趨靈州是日次南州平標距城三十里遇夏人遵裕出精兵
 接戰斬首千餘級轉運副李察判官范純粹夜以手書間道促涇原兵來援劉昌祚即委姚麟留屯自將選鋒數千人赴之未
 至而賊已退先是昌祚言軍事不稱旨帝賜遵裕手札曰昌祚所言迂濶必若不堪其任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輕昌祚既
 而昌祚先至靈州城下或傳昌祚已克靈州遵裕未至靈州百里聞之亟具表稱臣遣昌祚進攻靈州城尋知所傳皆虛乃
 斬諜者以徇于是昌祚詣遵裕遵裕訝其來晚坐帳外移時不見既見問靈州何如昌祚曰曠昔即欲取之以募府在後故止
 城不足拔也前日磨臍之戰餘眾皆保東關鎮東關在城東三十里旁直興州渡口平時自是要害今復保聚若乘此急擊之
 外援既殲孤城當自下遵裕怒未解且方欲攻城謂昌祚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平壘黎明入之矣因檄昌祚以涇原兵付姚麟
 麟不敢當遵裕亦已甲申詔降五路對境圖付王中正神謬據所分地招討俟略定河南如可乘勢渡河方得前進蕩覆賊巢緣
 環慶涇原行營已至靈州界其郤延河東兵馬路尚遠不須必赴會合但能平靜所分一道將來謙賞不在克定興靈之下乃
 令趙高應付糧草初王中正正在河東奴視轉運司官莊公岳等白中正軍出境應備幾日糧中正以為郤延受我節制前與郤
 延軍遇彼糧皆我有也乃書片紙云可備半月糧公岳等恐中道之絕陰更備八日糧及神謬既得詔不受中正節制郤延糧
 不可復得人馬漸乏中正不習軍事自入夏境望空而行無嚮導斥堠性畏怯所至逗留恐夏人知其營柵之處每夜二更輒
 令軍中滅火後軍飯尚未熟士卒食之多病又禁軍中驢鳴及食盡士卒憤怒流言當先殺王昭宣及莊公岳趙成二漕乃清
 歸初神謬被詔當以兵會靈州而謬在道不進既發夏州即饋餉之絕謬駐兵麻家寨士卒饑困皆無人色謬欲歸罪漕臣李
 稷稷以民苦捐運多散走不能禁使士卒斬其足筋宛轉山谷間數日乃死者數千人丁亥諸軍合攻靈州神謬敗夏人于黑

水斬首一千七百級。戊子，高遵裕始自以環慶兵攻靈州城。時軍中皆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采木為之，皆細小，不可用。又欲以軍法斬劉昌祚，眾共救解之。昌祚憂恙成疾，涇原兵皆憤怒，轉達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不協，恐生它變。力勸遵裕諸昌祚，營間疾以和解之。」又使呼城上人曰：「汝何不速降？其人曰：『我未嘗叛，亦未嘗戰，何謂降也？』西人亦聞從城上呼官軍曰：『漢人兀撻否？』或仰而答曰：『兀撻城上皆大笑。蓋西人謂慙為兀撻也。』已丑，李憲敗夏人于羅通川。種諤降橫河平人戶，因留千人守米脂。自帥大眾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城，斬獲甚眾。辛丑，師還。涇原總兵侍禁曹福、彭孫護餽，餽至鳴沙川，與夏人三戰，敗績。初，夏人聞宋大舉，母梁太后問策于在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不須拒之，但清塹堅壁，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饋運，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癸卯，種諤至夏州，索家平進次白它，兵眾三萬人，以無食而潰。左班殿直劉歸仁率眾南奔，相繼乏食，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潰而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有州行至崇王井，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慶全四起居人駭散，或請閉六戍拒之，或議以河東十二將之師討除。沈括以為不然，括出按軍，劉歸仁至，括問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無以對，乃斬以徇。丙午，高遵裕以師還。夏人來追，遂潰。是役也，遵裕至圍城，凡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拔絕餉道，士卒多凍溺而死。餘軍才萬三千而已。夏人躡之，復敗。昌祚亦還。初，詔李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營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唃廝囉丁敗之。次于胡盧河，屯沒烟會，帝始意謂夏重不恭，命進軍靈武。期於一舉成捷，嘗下詔曰：「如有敢議班師者，以軍法從事。」至於師老，儲乏主帥，方議班師，無敢言者。有內臣樂士宣方為小行人之職，獨毅然白於帥府，請自邊乘七畫文達奏至於京師。帝欣然從之。憲遂班師，時五路兵皆至靈州城下，獨憲不至。五路之出也，姚麟與劉昌祚皆為涇原行營總管。高遵裕節制而以兵會於靈武，賊十萬餘，扼我師，麟引兵以出，大破之。遂以師抵靈武，為諸道先。遵裕數日至方議攻城，麟先登矢石下，如雨，氣益振。城且拔，會班師，麟復以涇原兵為後軍，賊追躡，慷慨激厲，士眾爭出，死力全師而還。是役也，涇原軍人為前出，為殿戰，嘗為最。而麟實將之。後昌祚言靈武不克，實受制非戰之罪。朝廷問麟，麟是非麟曰：「首至靈武，昌祚之功，城不能取，皆臣之罪。人以此多之。」麟字君瑞，王韶取熙河，知麟材可用，為熙河管界巡檢。至是以功遷內殿承制。辛亥，置延州塞門浮屠二塞。十二月，壬午，置延州義舍。

乙卯己酉 西夏卷二十四

十一

五年春正月，庚子，討敗師罪。辛丑，高遵裕授鄜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種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昌祚初為通事，舍人夏人以百餘騎寇劉藩堡，昌祚出援，夏人伏萬騎，塞山外，偽遁。昌祚卒過之，戰不解。夏人銳甚，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發，殪之。

賊遁去自西事以來以寡禦眾未有如昌祚者至憲二以開蘭會功贖後期之罪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不待報命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為詞釋弗誅

漁隱叢話東坡云張守民苦更邠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回中作詩二絕一云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一云青銅峽裏羣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莫上望鄉臺為轉運判官李察聞奏得罪貶彬州監稅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

永樂失事

元豐五年春正月李憲既釋弗誅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為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知蘭州李浩副之三月壬寅鄜延路副總管曲珍敗夏人於金湯時夏人欲襲取新壘大治攻械知慶州趙高具上撓賊計虜寇蘭州高遣曲珍將兵直抵鹽章俘賊千驅擊畜五千虜酋拔厥鬼名宿兵於賀蘭時出盜邊高遣將李昭甫蕃官歸仁各領兵三千左右分擊取端彥兵四千趨賀蘭原成端彥曰賀蘭險要過嶺則砂磧也使賊入平夏無由破之選三蕃官各與輕兵五百使間道出賊砦後邊歸路與賊戰賀羅平賊果趨平夏千兵伏發賊駭潰斬賊千生擒鬼名斬首領六百牛羊老幼三萬餘夏四月知延州沈括奏遣曲珍將兵經德城應援討葭蘆寨左右見聚羌落從之時李憲乞再舉伐夏丁丑始議五路舉兵五月神諤西討銀夏宥三州而不能守知延州沈括請城烏延古城以包橫山下瞰平夏使敵不得絕沙漠甲辰遣給事中徐禧及內侍押班李舜舉往鄜延議之六月辛亥朔環慶經略司遣將與夏人戰破之斬其統軍二人戊寅曲珍等敗夏人于明堂川初神諤以行軍紆道降又州刺史自以西討無功謀據橫山其志未已遣子朴上其策會朝廷命徐禧李舜舉至鄜延議邊事諤入對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城壘皆空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強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與靈可以直覆巢穴及禧至延州奏乞趣諤還諤在道禧已與沈括定議先城永樂堞乃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竊惟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實為後偉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砦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強塞乃在腹心已與沈括議築砦堡各六自永樂堞至長城嶺置六砦自晉岡川至布娘堡置六堡諤言若城永樂則夏人必力爭不可帝從禧議詔禧護諸將往城永樂括移府

並塞總兵為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饋餉。秋八月，禧度諤不可屈，奏留諤守延州，而自率諸將發延州，蕃漢人萬役夫荷糧者倍之，往築甲戌城。永樂版築方興，羌數十騎濟無定河，覘使曲珍將追殺之。禧不許。九月，甲申，永樂城成，即永樂山川築新城，共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川。若徐禧等還，未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李稷董金銀鈔帛充物，其中欲夸示禧，以為城甫就而中已實。永樂接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禧等去九日，夏人即以千騎來攻。曲珍使報禧，禧不之信。北邊人來告者十數，禧遂與李稷、李彞舉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時夏人三十萬已屯澄原。禧曰：彼若大來，是吾立功名取富貴之秋也。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無水泉，恐不可守。禧以為沮眾，抵送延州獄。丙戌，禧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號三十萬，禧登城西望，不見其際。大將高永能曰：敵性如獸，不意而輒加答叱，則氣折不能害人。若遲疑不斷，縱其陸梁，將無所不至。今先至者皆精兵，急與戰，破之，則駭散。後雖有重兵，亦不敢進。此常勢也。塵埃漲天，必數十萬之眾，使渠集則眾寡不支。大事去矣。禧岸然將其鬚，謂永能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永能退拊膺謂人曰：吾不知死所矣。禧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至者益眾。丁亥，夏人漸逼，永能請及其未陣擊之，又不聽。乃以萬人陣城下，坐譙門，執黃旗令眾曰：視吾旗進止，賊分兵進攻。城下曲珍陣於水際，軍不利。將士皆有懼色。遂白禧曰：今眾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將，奈何遇賊不戰先自退耶？乃以七萬人陣於城下。俄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鷄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軍繼之時，鄭延達鋒軍最為驍銳，皆一當百。先接戰，敗奔入城。跡後陣夏人乘之，師大潰。將校冠偉李師古、高世才、夏儼、程博古及使臣十餘輩，士卒八百餘人，盡沒。曲珍與殘兵入城，崖峻徑窄，騎緣崖而上，喪馬八千。匹夏人遂圍城。初，沈括奏夏人逼永樂，見官兵整乃還。帝曰：括料敵疏矣。彼來未出戰，豈肯遽退耶？必有大兵在後已。而果然。乙未，詔李憲、張世矩將兵救永樂。又令沈括遣人與夏約，退軍當還永樂地。夏人圍永樂地厚數里，游騎掠米脂，且據其水。若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至絞馬，冀汁飲之。夏人蟻附登城，尚扶創格鬪。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為夏人所隔，不得前。種諤、禧不遣救，曲珍度不可支，請禧乘兵氣未竭，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據要地，奈何棄之？且為將而奔眾，心搖矣。珍曰：非敢自愛，但救使謀臣自沒於此，懼辱國耳。高永能亦勸李稷盡捐金帛，募死士力戰。以出皆不聽。地中無水，惟禧斲樹有水。兩壺一日，忽有子城下，呼曰：漢人何不降？聞無水已三日矣。禧以壺水揚於外，以示人曰：無水此何物也？虜笑曰：止於此矣。夏人呼珍來講和，呂整、景思義相繼而行。夏人疑思義囚之。戊戌夜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孫昌倫勸永能從間道出，永能歎曰：吾結髮從事西戎，戰未嘗挫。今年已七十，受國大恩，恨無以報。此我死所也。願

易一卒敵衣戰而死徐禧李舜舉李稷皆莫知所為城既陷舜舉以敗紙半幅筆摘略數十字以燭蠟固之付有司以上實遺奏也云臣舜舉死無所恨但願陛下勿輕此賊李稷將死亦書紙後云臣稷千苦萬屈上得之不勝悲涕者累日是時敵人雖入月城而未偏左右以馬御舜舉舜舉以鞭揮擊不肯上馬少頃僮躡人猶見之李稷上馬將出門失轡或云面上中箭在巖城內夜黑沸濤中面上中箭恐非敵人也獨徐禧不知所歸或還人見之夏國者惟曲珍王湛李浦呂整裸跪走免善部指揮馬貴獨持刀殺數十人而死夏人耀兵于米脂城下乃還舜舉資性安重與人言未嘗及宮省事冬十月戊申朔沈括種諤奏永樂城陷蕃漢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餘人皆沒帝涕泣悲憤劉昌祚言永樂之敗一日失馬七千匹不知平時費幾何而致是窟不惜哉或言緣是役而死者亦十餘萬人云城下沙爐中大小團茶可拾也乃是將以買人頭者乙丑詔贈永樂死事臣徐禧李舜舉李稷高永能高品張禹勤官種舜舉並謚忠愍永能子世亮錄為忠州刺史

六年春二月丁未夏人數十萬眾奄至圍蘭州已據兩關李浩閉城拒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眾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眾心然後可守此張遵所以破合肥也乃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眾驚潰爭渡河溺死者甚眾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權知州事是月帝賜李憲詔曰西賊首領最為兇黠者惟仁多陵丁而自來多於本國西南邊出入料彼方蕃部必能有識其狀貌者宜多方選委將佐廣募蕃兵有識之人令密結敢死儔類遇事謀生擒殺之不然斬首前來當以團練蕃部鈐轄及皇城使蕃將官酬之丙辰敗李憲為經畧安撫都總管以王文郁為西上閣門使代李浩知蘭州三月辛卯夏人寇蘭州副總管李浩以衛城有功復隴西團練使丙申河東將薛義敗夏人于葭蘆西嶺巴亥河東將高永翼敗夏人於真卿流部夏四月甲子李浩敗夏人于巴義谷五月夏人寇蘭州圍九日甲午大戰侍禁韋定死之尋又入寇麟州虜將郭忠紹敗之又寇麟州神堂砦知州訾虎躬督兵出戰敗之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捍逐恐天利損威以張虜勢復賜李憲詔曰近麟州鄜延環慶涇原路探事人言西賊已點集河南河北諸監軍司人馬或稱十分中五或稱九分並要于十二月十五日朔蘆河取濟雖作過路分未知其的然聚兵去處必是委實不可不廣為校備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六

四岩之選

元豐六年夏閏六月乙亥朔夏主秉常遣使來貢永樂之役夏人亦以困敵於兵令西南都統昂皇鬼名濟移書示涇原劉昌

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入寇屢敗國利益蹙乃遣護國使乞通好書上表曰臣自歷世以來言奉朝廷無所虧怠至於近歲尤其歡和不意倏人誣開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若因茲構怨歲致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遣使恩禮加隆頃以權強敢行廢辱達於手聽良用震驚嘗令邊州就任移開匿而不報繼犯疆陲王師徂往蓋討有罪義存拯患非獲已焉今有遣使造廷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朕心釋然深所嘉納已戒邊吏無輒出兵爾其遵守先盟永勵臣節永綏寵祿庸副眷懷帝令錄本付李憲茂黃復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其新復城若徵巡母出二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惟乞還侵疆不許 冬十月癸酉朔夏國主秉常遣使上表請復修職貢乞還舊疆帝賜秉常詔曰惟爾祖考介居邊陲蒙恩朝廷享有爵土附備厚厯年滋多詐者王師出征義存拯患謂宜委戈而聽命敵愾以奏功豈慮靡思弗喻朕志殺害吏士捍拒甲兵問罪正名方圖再舉迨使辭之效順聞國政之復常旋納怨誠許修貢職遽披來奏論請故疆朕懷番服不恭刺地示過資於故實匪朕所私爾其審思厥終務體至意所言地界已令廓延路移牒宥州施行其歲賜俟地界日依舊 七年春正月癸丑夏人寇蘭州甲寅賜李憲詔曰西賊雖已蕩敗散去然究商人多陵下強強任氣深慮恥於傷殘不快所欲忿不思難出我不意其人如犬彘乘隙忽有奔衝不可不念宜多方廣布斥埃督責守將無怠防虞仍頒弓箭火礮之類百萬有餘以備禦賊初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翔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經略安撫使劉昌祚以郵延自義合至德靖若綿亘七百里堡砦五十餘疏密不齊烽燧不相應昌祚立為定武凡耕墾訓練戰守屯戍度強弱分地望圖山川形勢上之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督眾急攻矢如雨雷雲梯草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城外得賊尸五萬昌祚乃遣姚兪趨宥州王慙趨納乞會拒之又寇塞門安遠若復遣未城拒之 夏四月癸巳夏人寇延州安塞堡將官呂真敗之復詔李憲曰蘭州大衆傷敗之餘士氣摧喪在理可知兼洮西人多陵下殘忍虐用其人今既不能如欲上則必得罪於國中下煩遲其躁心六月丙子夏人寇德順軍巡檢王友死之 秋九月乙丑夏人圍定西城燒燬合族帳照河將秦貴敗之 冬十月夏人寇照河乙未夏人寇靜邊若原輪轄彭孫敗之十一月朔丁酉寇清邊若隊將白玉李貴死之甲辰夏國主秉常遣使來貢 八年春三月帝崩 夏四月庚辰知太原府呂惠卿遣步騎二萬襲夏人於聚星泊斬首六百級 冬十月甲子夏國遣使進助山陵馬匹丁亥以夏國主母喪遣使弔祭十二月夏人以其母道留物馬白駝來獻

哲宗元祐元年春二月庚午禁邊民與夏人為市庚辰夏國遣使來貢夏五月庚申夏國遣使來賀即位六月夏主遣使來求蘭州米脂等五砦初神宗於熙河路增置蘭州鄜延路增置鞏門安疆米脂浮屠葭蘆五寨上即位夏國遣使來賀登極還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奪守之議未決知陳州韓維言先帝以夏國主秉常受朝廷爵命而國母檀行囚廢故與兵問罪今國母死秉常復位所請恭順有藩臣禮宜復還其故地以成先帝聖恩因陳兵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棄者有五使人至見於廷和殿輒妄奏曰神宗自知錯上起立怒久之內侍張茂則曰與押伴理會移時方退於是孫德甫議奪蘭州秋七月乙丑夏國主秉常殂是年改元天安禮定國人諡曰康靖皇帝廟號惠宗其子乾順即位庚午夏國遣使來賀坤成節冬十月壬辰夏人來告哀初秉常遣訛囉率求蘭州米脂等五砦神宗不許及帝即位秉常復遣使來請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文彦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併棄熙河安撫邢恕固爭之光乃召禮部員外郎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按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達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稍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止姚麟奏書以為夏人逐其君王師是征今秉常不廢即為順命可因以息兵矣獨蘭會不可與願召諸將帥酌邊備示進討之形以絕其望朝廷是其議兵出殺胡平而夏兵厭境麟屯兵瓦亭賊逼靜邊麟將兵以待賊至遂擊之賊遁去會秉常卒遣使來告哀詔除元係中國及西番舊地外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所陷人民當盡以給還遣程行張琳往弔祭行奏以為蘭奔則熙危熙危則關中慮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滋悔將無及矣議遂止又詔諸路探報自秉常身死梁氏族人侵擾國事遂致諸部酋豪往往不服變亂交攻日相屠害若有投來西人仰相度可否收留仍更切厚與賞物募人遠探目今邊情向去利害縷細詳究措置聞奏庚子詔曰故夏國主嗣子乾順惟爾先人世脩職貢計首忽至愍悼良深想與諸臣同增悲慕惟忠可以保國惟孝可以得民各祇乃心以服王命十二月十六日太皇太后弔慰詔曰詔夏國主嗣子乾順念爾守邦統緒在疚日月逾邁相葬有時緬懷孝愛之深想極號攀之戚往助襄事式昭異恩今差供備庫使張琳充弔慰使兼賜安葬故夏國主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太皇太后祭奠詔曰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惟我列聖眷爾有邦非徒極其寵榮亦與同其憂患念爾哀疚惻然願懷臨遣行人往諭至意且致奠贈之禮以為存沒之光今差朝奉大夫尚書金部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穆行充祭奠使兼賜故夏國主贈奠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二十四日乾順進奏賀正且馬馳至使回賜詔曰詔故夏國主

嗣子乾順省所差人進奉賀正馬馳共一百頭匹事具悉。遂奉王正來歸時事。惟此充庭之實。率皆任土之宜。乃春忠勤良深。嘉歎。今回卿銀絹茶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又太皇太后詔曰。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省所差人進奉賀正馬馳共一百頭匹事具悉。遂職春朝。歸誠宰旅。修此效牽之禮。致其乘服之良。再聞來書。式嘉忠節。今回賜卿銀絹茶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銀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汝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乾順復進謝恩馬馳。回詔曰。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省所上表。進謝恩御馬一十匹。長進馬二百匹。馳一百頭。事具悉。臨弔之重。以寵世臣。恩報之深。復馳來介。載闕充庭之實。備形述職之心。乃春忠勤不忘。嘉歎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太皇太后詔曰。同遣行人。往購襄事。繼陳方物。來奉謝儀。惟忠可以附民。惟禮可以定國。勉敘誠節。以副春懷。時梁乞埋數擾邊。延安帥趙高知賊將入寇。檄西路將劉安李儀曰。賊即犯塞。門汝徑以輕兵擄其腹心。已而果然。安等獲洪州俘斬其眾。夏人入貢。既而以重兵壓境。諸將亟請益戍兵為備。高徐諭之曰。第謹斥埃整戈。甲無為寇。先戎兵不可益也。因遣人詰虜。虜遂潰去。乞埋終不悛。高使間以善意問乞埋。何苦與漢為仇。必欲寇第。數來恐汝所得不能償。所亡洪州是也。能改之。吾善過汝遺之戰袍錦線。自是乞埋不復窺塞。因復縱開國中。遂疑而殺之。二年春正月。夏國以其故主秉常留遺物。遣使來進。乙丑。遣劉奉世崔象先齎冊。封乾順為夏國主。如明道二年。元昊除節度使。西平王例。冊曰。皇帝若曰。於戲。堯建萬邦。黎民時雍。周立五等。重譯來賀。此帝王之所同。而國家之成法也。咨爾乾順。惟我列聖。眷乃西陲。錫壤建邦。衛於王室。保姓受氏。同於宗盟。爵命褒嘉。恩體甚渥。今爾承其胄緒。紹茲蕃屏。而能事上。欽肅飭躬。精虔申遣。使人來陳。方物道於朕聽。深惟汝嘉。是用稽酌典故。表顯寵名。錫爾以節土之封。加爾以服乘之數。美頒丕冊。以鎮一方。今遣朝奉大夫起居郎直集賢院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劉奉世。崇儀副使上騎都尉安喜縣開國男會色。三百戶崔象先。持節冊命爾為夏國王。永為宋藩。輔天篤於好德。乃克顯先忠於戴君。永膺福祉。往祇明命。無忝予一人之猷。訓夏人復以地界為詞。三月。夏國遣使來謝封冊。宥州送到。隘蕃人三百十八口。因分畫西夏地界。詔鄜延經略司候到日。蔭廬米脂淳屠安疆四寨。並特行給賜。其餘不條。可還城寨地土。各委官畫定界至。關立濠堦。夏五月。癸丑。夏人及西蕃酋鬼章圍南川。皆遠城洮州。遣游師雄行邊。秋七月。夏人寇鎮戎。軍諸堡。劉昌祚等禦之。而退。八月。癸巳。詔夏國政亂主幼。失藩臣禮。宜強臣梁乙通等擅權立命。其君民非有罪也。與師討伐。有所未忍。諸路帥臣宜嚴兵自備。如能洗心效順。與之自新。辛丑。涇原路言夏人寇三川。諸營官軍敗之。九月。己未。夏人寇鎮戎。軍尋遁去。時西邊稍甯。而近塞時苦寇掠。是歲夏改元天儀。治平時。

梁乙通用事久得前後所積歲賜金帛輒語人曰：寇名家人營事有此功否？我之所以連年點兵者，欲使宋朝懼我而為國人求罷兵耳。

三年春三月乙亥，夏人寇德靜砦，將官張誠等敗之。夏六月辛丑，夏人寇塞門砦，朱贊那魯等死之。

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夏人通好，詔邊將毋生事。二月乙卯，夏國主遣使來謝封冊。夏六月，夏遣使來責，戊申，賜夏國詔曰：省所奏事，且悉所有蘭州塞門兩處地土，前詔批述已明，毋復更有論請。其永樂陷沒人口，緣自牒報後來，經隔歲久，慮其間實有死亡，或後來卻有續到人數，今已降指揮下，鄜延路經略司候將來送還到日，若與元報人數不同，亦令據今對計口支與實絹，仍將該處米脂浮圖安疆四寨約一日給賜，所有應合立界至去處，並依已降朝旨，及自來體例計會。鄜延路經略司關牒逐路帥臣各委官隨宜相度，認定守把，不得更相侵越。丁巳，又賜詔曰：省所奏昨差人赴延州計會，將永樂等人口及所還四處城寨，交換塞門蘭州兩處地土，實在朝廷酌中裁決，事具案。爾嗣守世封，虔修貢職，頃屬罷兵之後，繼陳復地之言，累降詔音，備諭朕志，豈謂歷時之久，尚稽聞命之行，忽覽奏封，深亮誠款，願改圖之議，猶有披陳然事大之恭，實聽裁決，再惟忠順，殊用歎嘉。雖易地之求，當一遵於前詔而酌中之請，宜別示於優恩，除漢蕃地土指諭已明，難復換易外，所有歲賜，據前降詔命，合候地界了日依舊。今推特恩，已勅有司，更不候地界了當，便仰檢會，依例施行。爾其體朝廷恩信之隆，謹封疆慎守之戒，永思安靖，用保悠長。初朝議以米脂等四寨與夏人，權涇原經略劉昌祚以為不可，不報。既而夏國省州牒已刷到，陷沒人口，尋有旨給四寨仍約，以委官畫地界至。是夏國遣使入貢，樞密院擬答曰：蘭州塞門兩處地前已明言，毋復更請。將來送永樂人口，慮歲久死亡，與元報人數不同，亦計口支給償絹，仍將四寨給賜。詔鄜延趙高主分畫之議，熙河帥范育請先畫疆界，後歸四寨，高不以為然。

五年春二月己亥，夏人來歸永樂所掠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等處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仍約以委官定疆界。夏六月，夏人寇質姑勝如二堡。秋七月乙酉，夏人來言畫疆界者，不以綏州例詔曰：爾速領蠻鐵格循世守，伴來稱幣，廷闕奏書，永言疆場之安，未即溝封之畫，兩界經直，聲忠順而可嘉。千里蕪荒，憑誠忱而有請，力祈務許，蚤遂底甯，惟析壤之求，初無故事。今安邊之議，亦既累年，願省恭勤，特行開納。然緣德城本無存留草地，詔自今既欲於漢界留出草地，即於蕃界亦當依數對留，應見今合立界至處，並須明立封堦，內外漢蕃各對留草地十里，不令耕種，仍各於草地以裏，自擇安便處，修建堡鋪，如熟地內不可修建，即於草地內修立，各不得逼近界堦。其餘疆畫未盡事，已令押伴官委曲開諭，進奉使副訖及

已詔廊延路經界司夏國如欲議事許差人赴延州計議春方陸悅義之心既輸悃悞而朝廷綏遠之意已示優容宜深體於恩懷亟保和於封略

六年夏四月辛丑夏人寇熙河蘭岷廊延等路時知熙州范育言朝廷昨詔本路與夏國分畫自定西以北二十里與秦州隴諾堡界一抔取直及質孤勝如堡外亦打量二十里本路再陳汝遮形勢及一抔取直等處各乞隨本路利害分畫亦蒙許令與夏國商量然夏國自去年舉兵攻質孤勝如二堡及指隴諾取直等事以為翻異又云南朝實有就和之意請勿再說及隴諾堡上取直及二堡之事其言詞簡慢不遜況無質孤勝如則金城必危無定西以北之地則定西必危金城危則熙州有奔衝之虞定西危則通遠有扼亢之患二州危則賊可據臂於中河岷馬得而守也臣望朝廷無以今日之不用兵為可安而深為異日虞奏至執政會議蘇轍曰頃與夏人商量地界欲用屢歷舊例以漢蕃見今住坐處富中為界此理最為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先易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寨依絳州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為堡鋪十里為草地非所賜城寨蓋指延州寨門義合石門吳堡蘭州諸城寨及通遠軍定西城要約約定朝廷又要於兩寨界首相望侵係蕃地一抔取直夏人詭勉見從要約未定朝廷又要蕃界草地更留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見許凡此所謂後難也今者又欲於定西城與秦州隴諾堡一抔取直所得蕃地凡百數十里此不直致寇之大者也秋八月癸未詔廊延路都監李儀等以違旨夜出兵入界與夏人戰死不贈官餘官降等乙卯夏人寇懷遠若閏月夏人寇麟州及神木等寨眾十五萬諸將不敢與戰善澤居民為所殺掠焚蕩廬舍驅擄畜產甚眾九月丁亥夏人寇府州壬辰詔州民為寇所掠廬舍焚蕩者給錢帛踐稼者振之失牛者官貸市之丁酉詔歲出內庫縑錢五十萬備邊費冬十二月夏人犯邊知太原府范純仁自劾禦敵失策詔貶一官徙知河南府是歲夏改元天祐民安

七年春二月丁卯詔陝西河東邊要進築守禦城砦夏五月築李諾平城賜名定遠城初熙河分界議久不決遣陝西轉運使穆行往視請介兩壘之間城諾平以按要害至此始成秋八月己未詔西邊諸將嚴備毋輕出兵九月己酉永興軍蘭州鎮戎地震冬十月庚戌朔環州地震丁卯夏人寇環州

八年夏四月丁未朔夏人來謝罪請以蘭州易塞門安遠二砦以違順不常卻其請庚申詔曰省所上表遣使詣關悔過上章及獻納蘭州一境地土絳州至合儀寨亦取直畫定卻有塞門乞還賜夏國等事且悉朕統御萬邦敦示大信眷爾嗣蕃之始亟馳請命之誠爰給土疆復頒歲幣豈謂受賜而忘規與犯順之邦中外交章神民其憤朕以爾在位未久勢匪自由姑聽伐

罪之大兵聊用禦邊之中策仍策疆吏許爾自新今則遣使來庭託詞悔過何乃謝草之初達遽形畫境之煩言況西藩故疆中國舊地已載前詔不徐可還其分界雖曾商量在用兵亦合隔絕然則塞門之請殊非所宜定西以東已有前諭除河東鄜延路新邊界至許從前約令逐路經略司依前亦已令蘭岷經略司依先降朝旨委官候夏國差到官詳先降指揮同共商量分畫緣夏國自元祐通貢受賜後來累次犯邊仍候諸路地界了日可依前別進誓表然後常貢歲賜並依舊例六月夏人自得四岩累遣使以地界為言詔二府議

紹聖元年春正月丙申夏國遣使來貢二月夏國進馬助大皇太后山陵復遣使再議易地詔不允

二年秋八月詔熙河蘭岷鄜延河東路地界令諸路沿邊當職官司更不商量分畫只以巡綽卓望處把守牒報夏國先是元祐初諫議大夫孫覺議棄蘭州其後司馬光謂此數岩者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墾地非險要不可以守禦欲因繼統悉皆毀撤歸其侵地劃擊謂供給戍守窮竭財力其最大者莫如蘭州不若捐一空城與之至於鄜延河東等路近置堡砦深詔大臣早有定計趙鼎欲留塞門安遠二砦其餘或存或廢乞密降畫一付臣遵守呂陶謂實於邊防無分毫之益范純粹謂收復故砦廢州略無所制乞令以虜陷官吏丁夫悉歸朝廷而所剩之地並從給賜純仁之論亦然蘇轍謂增置州砦坐困中國願決計棄之五存謂夏國疆地終久難守王若望謂自有葭蘆界西砦守之無所得棄之不足惜文彥博謂邊臣欺罔為國生事第恐不能持久卻須自棄不若推恩賜予至是章惇為相以為十年之間合容備至而夏人犯邊如故遂罷熙河等路分畫地界迭章惇曾布方謀用兵故先勸上罷分畫開邊自此始

平夏初城

元豐五年春二月進封常樂郡公董氈為武威郡王以會兵討夏故也時夏人欲與董氈通好許割路斫龍以西地云如歸我印官爵一隨所欲董氈拒絕之整甲兵以俟入討且遣使來告帝召見其使令歸語董氈盡心守國帝知邈川事力固不足以拒夏人但欲解散其謀使不與結和而已

六年是歲賜李憲詔曰昔六谷首領潘羅支麻鐸魯翰忠朝廷協力擊賊後終成奇功殺李繼遷於三十九井當時朝廷報賞甚厚今董氈阿里骨既効誠如此宜更激勉使深入賊土求如上功阿里骨有董氈養子也

七年冬十月夏人寇涇原夏監軍人多麥丁用事常率兵出入蘭州安塞之役皆其主謀神宗尋人生致之不得時引兵十萬

入涇原，蕃漢民死者甚眾。涇原經管使李德裕遣姚麟彭孫引兵趨靜邊砦，扼其歸路。人多零丁，戰死，獲其器甲以獻。按：唐書德裕傳，德裕以人多

元祐二年夏五月，阿里骨及夏人意邊都監吳猛死之。癸丑，夏人圍南川砦。秋八月，庚子，授西蕃首領心牟欽訛銀州團練使，溫溪心瓜州團練使，以不從結駝入寇故也。丁未，岷州將種誼復洮州。西蕃大酉領鬼章董訛別將也，每點有謀，所部兵甚銳。神宗時數為邊患，至是知夏人之怨失蘭州也。與夏人解仇為援，築洮州居之，遂合縱寇邊。時夏人聚兵於天都山，而鬼章亦駐兵常家山，前鋒已屯通遠境上。軍器監游師雄將先發以制之，告於熙帥劉舜卿。舜卿曰：彼眾我寡，奈何？師雄曰：在謀不在眾，關智不關力。此機一失，後將噬臍，不濟焉。願為首戮。三夕而後從之。總管姚兪種誼請分兵兩路，急裝輕濟，並洮水而進。兪部洮西領武勝正兵，合河州熟戶，破六通宗城，斬首一千五百級，攻講宋城，遣人走間道，焚黃河飛橋，青唐十萬之眾不得渡。誼部洮東以岷州蕃將包順為前鋒，由哥龍谷會通遠蕃兵，宵濟邦金川，黎明至洮州城下，版築未收，一鼓而破。遂擒鬼章，責宜結，并獲首領五人，檻送京師，斬馘數千。牛羊器械芻糧以萬計，餘眾奔潰，溺死者數千。洮水為之不流。於是秦捷曰：臣聞憐天威震皇武，所以討不庭也。今西夏授策而不謝，輒陰援吐蕃，鬼章結覺構，欲為邊患。臣與主帥合謀，將義兵行伐，賴陛下聖神臨城，克敵斬獲，以萬計，生擒元惡，係送北闕，下願戮尸臺街，蠻夷聞以示萬里。書奏百寮，班賀安燕，曰：乾順幼登，非乘帝近親，獨梁乙通利於持權，與梁氏立之，其族黨酋渠善用兵者，如鬼名阿吳輩，皆秉常族，實多反側。願望不若，有以離間之，彼阿吳等既不自安，一旦得領重兵，未必不回戈而復仇。梁氏此一奇也。其後夏人自相攜貳，使來修貢，悉如燕策。種誼之知廓州也，夏人將犯延安，帥趙禹以誼統制諸將，賊聞誼至，皆潰。廓延人謂得誼勝，發兵二十萬為熙河蘭岷路鈐轄知蘭州。蘭州與通遠皆絕塞，中間堡鄣不相接，實孤麻子川田美宜稼，皆棄不耕。誼請城納迷堡，李諾大柳平結珠龍扼其要害，募民耕植，以省饋運。於是城李諾平，凡二十四日而成，賜名定遠。

三年秋七月辛亥，賜阿里骨詔曰：惟爾祖先世篤忠孝，本與夏賊日尋干戈，亦惟我朝廷爵秩之隆，用能保爾子孫黎民之眾。肆朕命爾嗣長乃師，而自承襲以來，禮節外擅，爾弗能禁，恐其所為遂據洮城，以犯王尊。陰運夏賊，約日盜邊，朕恐屬羌之無辜，出偏師而問罪。元惡俘獲，餘黨散亡，山後底平，河南綏服。朕惟率首憂而捍疆場，乃爾世功，叛君父而從仇讐，尊其本意，庶能改過，未忍加兵。果因物以貢誠，願洗心而效順，爾既知悔，朕復何求。

七年冬十月丁卯，夏人寇環州及永和諸砦。凡七日始解去。初知慶州章彥數遣輕兵出討，屢有功，斬獲部族不敢言居，彥策

乙卯己酉
西夏卷二十七
二

其必報乃取點羌以厚利答而遣之若得罪而逸者因使事虐刺其舉兵所向即馳歸以告果知羌情欲寇環州葉乃選精兵萬餘統以二驍將使營遠塞而授之策曰賊進一舍我退一舍彼必謂我怯為自衛計不備吾邊塞乃銜枚由間道繞出其後或乘障堡或伏山谷間伺以擊其歸又以境外皆沙磧近城百里有牛園所積水足以飲人馬乃夜遣軍毒藥廣圍環州數日無所獲而歸所遺驍將折可適屯師洪德城伺夏師退藏其母梁氏旗幟城中鼓譟而出馳突躡輜廩大敗而去斬首千餘級獲牛馬囊駝銀仗以萬計過牛園飲其水且盡人馬被毒而奔迸踐踐墜壑谷而死重傷而歸者不可勝計梁氏幾不得脫盡棄其供帳襜褕之物而逃前此邊上功狀多虛或以易為難或奪甲與乙廣張俘級習以為常業獨盡實第勞無少欺微倖者不悅頗有謗之者蓋不恤也

紹聖三年春二月丁亥夏人寇義合砦三月癸巳夏人圍塞門砦秋八月辛酉夏人寇德靖甯順二砦九月折可適與夏人戰於雞鞞嶺敗之冬十月壬戌夏人寇廊延陷金明砦戊辰詔被邊諸路相度城砦要害增嚴守備甲申以知大名府呂惠卿知延安府夏人自得四砦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至是又將大舉入寇廊延經畧使呂惠卿謀知之乃制策應十一軍悉屯於城裏與外軍相近部分既定夏主李乾順奉其母梁氏率眾五十萬大入廊延渡河至烏延口分為三路西自順甯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砦中自塞門龍安砦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是月自長城晝夜疾馳至青龍平距府城五里盡圍諸寨而以輕兵與諸將戰賊亦為十一寨其二在金明北其九在金明南列營環城乾順母子親督桴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龍安邊將悉兵掩擊不退初賊欲以重兵圍延州而後南掠廊州及至延州見有備欲攻則城不可近欲掠則野無所有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有腹背受敵之患留二日即拔寨北去攻陷金明砦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十萬束皆盡惠卿遣將追之賊以精騎殿而不奔第四將張輿及李淮戰死諸將不敢擊先是七月間阿里骨以夏人師期來告賜詔曰阿里骨累據熙河路經畧安撫司等奏及近淮進奉湯失納余龍到關累以夏人情狀傳報朝廷事具悉卿嗣有封域世為藩垣而能屢覘敵情密陳邊計細維誠篤深眷余懷至是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眾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去既去留一書實漢人頸上曰貸汝命為吾投經畧使處其言曰夏國昨與朝廷疆場小有不同方行理究不意朝廷改悔卻與坐團鋪處立界本國以恭順之故亦詎勉聽從遂於境內立數堡以護耕而廊延出兵悉行平蕩又數數入界殺掠國人共憤欲取延州終以恭順止取金明一砦以示兵鋒亦不失臣子之節也延帥呂惠卿上樞密元而不聞十一月乙亥夏獻金明之俘於邊

四年春正月甲午涇原路鈐轄王文振敗夏人於沒煙峽二月丙寅夏人寇綏德城三月壬戌夏人犯麟州神堂堡出兵討之
淮蔡胡山岩庚午夏人大至葭蘆城下知右州張構等擊走之辛巳西上閣門使折克行破夏人於長波川斬首二千餘獲
牛馬倍之初克行居行間無所知名賊寇慶州神諾拒之令河東出師為援克行請行為先鋒戰葭蘆川以功遂知府州西夏
久窺河外克行每出必勝賊畏之夏四月庚子知保安軍李沂伐夏國破洪州環慶鈐轄張存入鹽州俘獲甚眾及還夏人
追襲之復多失亡甲辰知渭州章秉城平夏寨以夏人猖獗上言城崩蘆河川據形勝以備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
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若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於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夏人聞
之帥眾來襲遂迎擊敗之二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蓋平砦寨檄知鎮戎軍口口口固守鎮戎時四路之兵無慮三十
萬聽命於寨以總管王文振為統制以折可適為前軍而副之前軍遇敵求援可適請文振益兵發熙河卒二千人失道盡赴
坑谷死文振懼歸罪可適劾其擅興違制奪十三官而罷案請留之乃以可適權第十三將而趙隆為第九將與夏人戰隆功
為多其涇原路第一將則劉仲武子文也夏人欲犯天聖若主帥檄仲武會兵約過某日賊不來則分屯去仲武得賊的期乞
緩分屯主帥止留一將及仲武軍賊果至仲武力戰禦之賊乃遁去遂遣仲武熙河路兵馬都監時李顯忠亦為鄜延路兵馬
都監兼充第六正將西戎入寇顯忠屢擊之自是無敢犯塞者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於要害以進拓
境土凡五十餘所六月丁酉環慶路安撫若成甲辰熙河進築青石峽成詔賜人役及防拓軍兵緡錢有差尋賜名西平秋
八月己酉彗星見西方鄜延經畧使呂惠卿復有州惠卿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聽惠卿期約遂遣將官王慙
攻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威光二城加惠卿銀青光祿大夫時章惇肆開邊隙故諸道興役進築屢被譴賞
元符二年春二月戊辰知蘭州王舜臣討夏人於塞外築興平城三月丙辰米脂砦成丙子築熙河通會關夏五月呂惠卿
帥師使劉安苗履破夏人於大沙堆六月夏遣使求援于遼丙戌遣官分詣鄜延涇原河東熙河按驗所築城砦冬十月夏
人寇平夏渭州之西地數百里而平夏處其中初涇原經畧官案謂諸將曰新邊控扼誰可付者皆曰非郭成不可遂辟成為
第十一將以成平夏西賊自失地之後朝夕憤恚至是以兵號三十萬犯塞國主與其母自將攻平夏城自己卯至壬辰晝夜
疾攻成等城守益堅寇乃造高車以臨城載數百人填壕而進俄有大風震折寇一夕遁去戎母慚憤勞面而還章案追擊獲
其勇將鬼名阿里西壽監軍妹勒都道斬獲甚眾夏人震駭阿里西壽妹勒都道二人者乃西羌之將皆勇悍善戰屢為邊患
朝廷密詔圖之案知其虛可襲會二酋以放牧為名窺伺境上十二月遣折可適郭成等間以輕騎二千衝枚捷走出葭光六

道分進寇不及知夜入其室執之盡得其家屬俘馘三千餘人獲牛羊不啻十萬種羌震懾計其地即天都山也可適因請以秋葦川為岩南牟為州詔名岩曰臨羌州曰西安而以可適知州事曾布白上此非常之功可賀上曰可賀否布曰鬼章亦賀及告陵廟此功不在鬼章下倬等皆曰此奇功也捷至帝御紫宸殿受百官賀案在巡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德又違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國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戢矣因召知府州折克行問策克行條具所見遂以師出界分遣諸將約束為深入窮討之狀賊疑不敢動遂城葭蘆時河東進築八岩通道廊延帥秦希甫至議築先後克行請以兩路兵同時深入先築遠者出賊不意帥用其策卒城之蓋章博與案同宗言多見采由是創州一城若九屢敗夏人進築西安城於天都山建西安州而諸路亦多建城若以偏夏至是有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矣十一月辛酉夏復遣使求援於遼

二年春二月甲申夏人以國母喪遣使來告哀且謝罪詔卻其使因進查察等官秩鬼名阿里等至闕下並貸其命秋九月

庚子朔夏國遣使來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八

契丹婚媾

雍熙三年初西夏臣宋有年賜姓曰趙春二月癸卯繼遣叛宋始來降遼遼授以定難軍節度使銀夏綏宥等觀察處置使特

進檢校太師都督夏州諸軍事弟繼冲為副使遂復姓李是為遼聖宗統和四年也冬十月遣使貢於遼十二月李繼遷率

五百騎款遼境言願婚大國永作藩輔

端拱元年春三月癸未繼遷遣使貢於遼

二年春正月壬辰李繼遷與兄繼捧商怨乞與遼通好遼主知其非誠不許壬辰繼遷貢於遼戊戌遼以王子帳節度使耶律

翼之女封義成公主下嫁繼遷賜馬三千匹

淳化元年春正月繼遷遣使如遼謝三月丁丑繼遷遣使貢於遼秋九月壬辰繼遷遣使如遼獻宋俘冬十月丙午繼遷

以大敗宋軍如遼告十二月癸卯繼遷下宋麟廓等州使告於遼十二月庚戌遼遣使封繼遷為夏國王

二年春二月丙午夏國遣使告伐宋之捷於遼夏四月乙亥夏國王李繼遷遣使如遼謝封册秋七月繼遷以復宋銀

綬二州告於遼冬十月壬申夏國王李繼遷遣使上宋所授救命於遼丁丑繼遷之兄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自宋附遼授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西平王仍賜推忠效順啟聖定難功臣十二月遣始聞夏國王繼遷潛附於宋初夏州李繼遷叛宋請附於遼遣招討使韓德威請納之既得繼遷諸夷皆從未幾以山西城邑多陷奪兵柄李繼遷受宋賂潛懷二心至是遣命德威持詔率兵往諭之

三年春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韓德威奏繼遷託以西征不出德威至靈州俘掠而還庚寅夏國以韓德威俘掠遣使告於遼遣賜詔安慰冬十月壬申夏國遣使貢於遼

五年遣以夏人梗邊皇太妃受命蕭桂靈為古及永興宮分兵討之至道元年春三月癸丑夏國遣使貢於遼秋八月丙子夏國遣使如遼進馬冬十二月辛巳夏國以敗宋師遣使告於遼初宋永安節度使折御卿病遼謀知之韓德威復為繼遷所誘遂率眾入邊以報子河漢之役御卿輿疾而出德威聞之遂

頗兵不敢進二年春正月丙寅夏國遣使貢於遼三年春二月丙午夏國遣使貢於遼三月己巳夏國破宋兵遣使告於遼己卯遣封夏國王李繼遷為西平王夏六月壬子夏國遣使如遼謝封冊冬十二月夏國遣使貢於遼

真宗咸平元年春二月庚子夏國遣使貢於遼三年冬十一月甲戌朔遣授西平王李繼遷子德明為朔方節度使四年春三月乙亥夏遣李才貴貢於遼夏六月戊午夏國奏下宋恆環慶等三州於遼遣賜詔褒之五年春正月甲寅夏國遣使貢馬駝於遼夏六月夏遣劉仁勳告遼下宋靈州

六年夏五月丁巳西平王李繼遷薨其子德明遣使告於遼先期於行宮左右下御帳設使客幕次於東南至日北面臣僚各常服其餘臣僚并朝服入朝使者至幕次有司以嗣子表狀先呈樞密院准備奏呈先引北面臣僚并矮敦已上近御帳相對立其餘臣僚依班位序立引告終人使右入至丹墀面殿立引右上立揖少前拜跪奉詔宣問若嗣子已立恭身受聖旨奉詔復位嗣子未立不宣問引右下丹墀面北鞠躬通班畢引面殿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出班面謝天顏復位再拜出班

謝遠接復位再拜贊祇候退就幕次再入依前北面鞠躬通辭再拜叙懸闕再拜贊好去禮畢六月己卯贈繼遷尚書令遣西上關門使丁振弔慰秋九月己亥夏國李德明遣使如遼謝弔贈

景德元年春三月乙未李德明遣使如遼上繼遣遺物 秋七月甲申遣遣使封夏國李德明為西平王 冬十月己酉德明遣使如遼謝封册

二年春二月丁巳夏國遣使告遼下宋青城

三年遼以耶律唐古為西南面巡檢歷豪州刺史禁姦民營馬於夏界

四年秋七月壬申西平王李德明母薨遣遣使祭甲戌遣使起復

大中祥符二年夏四月遼於中京大定府設來賓館以待夏使凡西夏國進奉使至遼朝見儀臣僚常朝畢引使者左入至丹墀面殿立引使者上露臺立揖少前拜跪附奏起居訖俛興復位閣使宣問某安否鞠躬聽旨跪奏某安俛伏興退復位引左

下至丹墀面殿立禮物右入左出畢閣使鞠躬通某國進奉使姓名候見凡一十七拜贊祇候平立有私獻過畢揖使者鞠躬贊進奉收訖贊祇候引左上殿就位立臣僚使者齊聲唱酒三行引使左下至丹墀謝宴五拜畢贊有勅宴五拜祇候引右出

禮畢於外賜宴客省伴宴仍賜衣物西夏朝辭儀常朝畢引使者左入通某國某使祇候辭再拜不出班起居再拜出班總關致詞復再拜賜衣物謝恩如常儀若賜宴五拜畢贊好去引右出 冬十二月辛卯遼皇太后崩於行宮壬辰遣使報哀於夏

三年秋九月乙酉遼使册西平王李德明為夏國王

五年夏四月壬寅夏國遣使進良馬於遼 冬十一月己亥遼賜夏國使東頭供奉官曹文斌呂文寶曹珪祐守崇武元正等

將有差

六年秋七月乙未遼西南招討使政事令糾珍奏完項前後叛者多投西夏西夏不納上怒欲伐之遂詔李德明令完項叛我

欲西伐爾當東擊毋失犄角之勢八月壬戌遼遣引進使李延宏賜夏國王李德明及義成公主車馬

天禧二年夏六月戊午吐蕃王并里尊奉凡朝貢乞假道夏國從之

五年冬十一月癸未夏遣使貢於遼

乾興元年秋九月壬寅遣遣使後官張克恭充夏國王李德明生日使

天聖四年冬十月庚辰遼遣使問夏國五月與宋交兵之故

六年夏六月遼以吳克荷充夏國王生辰使

九年夏六月己卯遼聖宗崩興宗即位甲申遣使告哀於夏 秋九月庚申夏國使遣奉慰 冬十月丁酉夏國遣使購於遼

十二月是歲遣以興平公主下嫁夏國王子元昊以元昊為夏國公駙馬都尉

明道元年冬十一月丙戌夏國遣使賀遼應聖節辛卯夏國王李德明薨冊其子夏國公元昊為夏國王

二年春正月乙酉夏遣使貢於遼冬十二月己酉遼禁夏國使沿路私市金鐵

寶元元年春三月辛亥夏遣使貢於遼夏四月己巳遼以興平公主薨遣使於夏問故

康定元年秋七月乙丑宋遣郭禎以伐夏報遼

慶曆元年春正月庚戌遼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使宋問興師伐夏二月知保州王果言遼人潛與元昊相結冬十二月壬子遼禁吐渾克項驚馬於夏國詔沿邊築寨以防之

三年春正月辛未遼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敵烈樞密院都承旨王惟吉諭夏國與宋和二月己酉夏國使遼賀加上尊號甲寅耶律敵烈等使夏國還奏元昊罷兵遼即遣使報宋夏四月庚子夏遣使進馬駝於遼秋七月庚寅夏遣使上表於遼請伐宋不從冬十月壬子夏人侵克項遼遣延昌宮使高家奴讓之自是遼夏連兵數載

至和元年春正月戊子夏遣使貢方物於遼夏五月己巳夏乞進馬駝於遼遼主命歲貢之壬辰夏遣使貢於遼秋七月己巳夏遣使求昏於遼冬十月夏進誓表於遼

二年遼興宗崩遣使報哀於夏道宗即位二月甲寅夏遣使如遼賀加尊號秋九月遼以先帝遺物賜夏

三年夏四月夏遣使如遼會葬

八年春正月遼禁民鬻銅於夏

英宗治平二年夏五月夏遣使貢於遼

四年冬十一月夏遣使進回鶻僧金佛梵覺經於遼十二月夏國王諒祚薨

神宗熙寧元年春二月壬子諒祚子秉常遣使報哀於遼三月丙子遼遣使吊祭乙未秉常上遼以其父遺物冬十月戊申遼冊秉常為夏國王十二月辛亥夏遣使貢於遼

二年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戊辰夏國遣使如遼謝封冊冬十一月戊申夏遣使如遼乞賜印綬

六年冬十一月壬辰夏遣使貢於遼

九年春三月辛酉遼太后殂癸亥遣使報哀於夏戊寅遼以太后遺物遣使遺夏夏六月夏遣使如遼吊祭

元豐二年冬十月戊戌遣命貢於遼

五年夏六月夏遣使貢於遼

八年春二月己巳夏國權宋將張天一遣使獻俘於遼 夏六月丙辰夏遣使貢於遼

八年冬十月戊辰夏國王秉常遣使於遼報其母梁氏哀

哲宗元祐元年冬十月丁亥遣以夏國王李秉常薨遣使詔其子乾順知國事乙亥夏國王乾順遣使上其父遺物於遼

三年秋七月丙辰遣使冊乾順為夏國王

四年夏六月夏遣使如遼謝封冊

紹聖二年冬十一月甲辰夏國進貝多母佛經於遼

元符二年春正月己酉遣詔夏國王李乾順伐拔思等部 冬十一月乙酉夏國以宋罷兵遣使謝遼

三年冬十一月戊子夏國王乾順遣使於遼請尚公主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遣道宗姐天祚即位改元乾統二月乙未遣使告哀於夏 夏四月丙申夏遣使如遼慰奠冬十一月丁酉夏遣使如遼賀

崇寧元年夏丙午李乾順復遣使於遼請尚公主壬子李乾順為宋所攻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於遼

二年夏六月辛酉乾順復遣使於遼請尚公主 冬十月庚申夏遣使求援於遼

三年夏六月甲寅夏復遣李造福田若水如遼求援

四年春正月乙亥夏復遣李造福等至遼求援且乙亥宋丁酉遣樞密直學士高瑞禮等執宋罷伐夏兵三月壬申遼以族女南

仙封成安公主下嫁夏國王李乾順 夏六月甲戌夏遣使如遼謝且貢方物 冬十二月己巳夏復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

於遼癸酉宋遣林洙如遼議與夏約和

五年夏六月辛巳夏遣李造福等如遼謝 冬十一月宋與夏通好

大觀二年夏六月壬寅夏李乾順以成安公主生子使告於遼

三年春三月戊午夏以宋不歸侵地復遣使告遼

四年夏六月癸未夏遣李造福等貢於遼

政和元年夏六月戊戌夏成安公主朝於遼

三年夏六月丙辰夏國貢於遼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九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八終

遼人救援

元祐元年冬十月丁亥遼遣使詔夏國王秉常子乾順知國事時遼道宗大安二年也

三年秋七月丙辰遼遣使冊李乾順為夏國王

四年夏六月甲寅夏遣使如遼謝封冊

七年夏六月乙丑夏國以朝廷屢次征伐遣使乞援於遼

紹聖三年冬十二月乙亥夏遣使獻全明之俘於遼

元符元年夏六月夏遣使求援於遼冬十一月辛酉復遣使求援於遼時以寇名阿里及妹勒都逋見獲於章寨故也

二年春二月甲申夏人以國母喪遣使來告哀且謝罪卻其使戊子廊延鈴轄劉安敗夏人於神堆夏人告敗於遼以求援三月丙辰遼人為夏故來請緩師遼主遣命書樞密院事蕭德崇等見上遂言北朝皇帝敢告

南朝皇帝西夏事早休得即其好上令答之曰西人累年犯順理應討伐何故遣使德崇等唯唯而退其國書曰粵惟夏臺

實乃藩輔累承高主迭受封王近歲以來連表馳奏稱南兵之大舉入西界以深圖懇求救援之師用濟攻伐之難理當依允

事貴解和蓋遼之於宋情重祖孫夏之於遼義隆甥舅必欲兩全於保合豈知一失於緩存而況於彼屢歷元豐中曾有披聞

皆為止退嘗謂輒違先旨仍事遠征儻故議以無從慮造端之有自因詔遣郭知章報聘葉環慶定邊城夏四月辛卯遼汎

使蕭德崇回復書曰載書藏府固和好於萬年使師馳駑達誠心於二國既永均於休戚宜共嫉夫凶姦惟西夏之小邦乃本

朝之藩鎮曲加封殖俾獲安全雖於北嘗豫婚姻之親而在南今居臣子之分涵容浸久變詐多端爰自累歲以來無復事上

之禮賜以金繒而不已加之封爵而愈驕殺掠吏民圍犯城邑推原罪惡在所討除聊飭邊防精修武事築據要害扼控奔衝

輒於去歲之冬復驅竭國之眾來攻近塞凡涉兩旬自取死傷數以萬計糧盡力屈眾潰宵歸更為詭誕之詞往求拯救之力

校稱之甚于此可知采聽之間固應洞曉必謂深加沮卻乃增勸為勸和示以華縶將之聘幣禮雖形於厚意事實異於前聞

緬料雅懷誠非得已願於信誓殊不相聞惟昔與宗致書仁相論協力萬平之意深同休外禦之情至欲全除使無唯類謂有

稽於一舉誠無益於兩朝祖宗詒謀斯為善美子孫繼志其可弭忘今者詳味緝詞有所未諭軌違先旨諒不在茲如永念乎前徽宜益敦於大信相期固守傳不無窮矧彼夏人自知困感哀祈請命屢叩邊關已戒封疆之臣審觀情偽之狀儻或徒為空語陰蓄姦謀暫示未伏之形終懷窺伺之志則決須討伐難議於容若出自至誠深悔前罪所言可信聽命無違即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載惟聽達必亮惻怛方屬清和冀加葆蓄遣使人諮謝以次又回劄子曰夏國自李繼遷之後建國賜姓莫非恩出當朝所有疆土並是當朝郡縣之地昨自元豐以來累次舉兵犯塞中間亦曾赦其罪戾加以封冊許令朝貢兼歲賜金帛又遣官與之分畫疆界而狡詐反覆前來於陝西河東作過不一無非母子同行舉國聚兵攻圍州軍城寨去又於涇原路攻打城寨近二十日攻城之人被殺傷者不啻萬數勢窮力屈方肯遁歸比之日前愈過不為不重以此逐路邊臣各須出兵討逐捍禦及於扼控賊馬來路修築城寨禦其奔衝夏人自知罪惡深重乃更構造詭詞飾非文過干告北朝求為救助緣南北兩朝百年和好情義至厚有同一家夏國犯順罪惡如此在北朝所當共怒兼詳屢歷四年興宗皇帝致書仁宗皇帝云蓋爾元昊早負貴朝豈遣林牙齋詔問罪尚不悛心近誘過邊民二三百戶今議定秋末親領師徒直臨賊境又云恐因北軍深入卻附貴朝或再乞稱臣或依常作貢緬維英晤勿賜允從又慶歷五年書云元昊縱其凶竄擾我親鄰屬友愛之攸深在蕩平之亦可又云藩服亂常式宜修之不謹親鄰協力務平安以斯宜又皇祐元年再報西征云元昊伺窺邊事特議討除再幸邊方欲殲元惡而夏國馳告元昊云亡嗣童未識於存狡佐猶懷於背誕載念非緣逃戶可致親征熟料凶頑終合平蕩苟有稽於一舉誠無益於兩朝至皇祐二年報西征回則云爰自首秋親臨寇境先驅戰艦直濟洪河尋構浮梁洎成戍壘六軍蓄銳十里鼓行又云專提騎旅徑趨良巢郡牧貨財戈甲印綬廬帳倉廩駝橐之餘焚燒殆盡毒尋挫隤類無遺非苟竄殘全除必去又云兼於恃險之津已得行軍之路時加攻擾日熾困危雖悔可追不亡何待載想同休之契願協外禦之情深惟北朝興宗皇帝惇篤勸和情義兼致方夏人有罪則欲協力討除及西征勝捷則馳書相慶慮彼國稱臣修貢則欲當朝勿賜允從今來兩朝歡好歲久契義日深在於相與之心宜有加於前日今乃以夏人窮蹙之故詭詞干告既移丈計會又遣使勸和恐與昔日興宗皇帝書義稍異況所築城寨並無與北朝邊界相近之處即非有違兩朝信誓必料北朝臣寮未曾檢會往日書詞及所立誓約子細聞達善具進呈奉旨據夏人累年於當朝犯邊作過理合討除況今來旨是驅逐備禦於兩朝信誓及久來和好殊不相干兼夏人近以事力困窮見累次叫關諭命且云國母喪亡存臣授首欲遣使告哀謝罪緣夏國久失臣節未當間納今以北朝遣使勸和之故見令邊臣與之商量及據夏人前來曾一面請款一面犯邊慮彼當計窮力

屈之時暫為恭順以緩我邊備候邊臣審察見得情偽若依前狡詐內蓄姦謀俟後少蘇復來作過則理須扞禦及行討伐若果是出於至誠服罪聽命亦當相度應接許以自新初德崇堅乞國書內增退休休兵馬還復土疆等語往復議論卒不從德崇留京師凡三十七日乃歸丁酉築威羌城戊戌築鄜延河東路暖泉烏龍峇章惇乞退遂徑出居僧舍其家已先出帝乃令約攔行李勿受惇乞解機務章奏夏五月以進築畢功赦陝西河東先是夏人三遣使至鄜延而謀言梁氏之死乃北遣遣人醜殺之使乾順自理國事呂惠卿以謂若誠有之則北朝欲西人之歸已可知我若應答太迂所求難與則是怒彼以堅之北歸而畫河為界必無聽從之理乃上疏曰兩敵之所以在河外者以有河南為之限所以有河南者以有橫山為之阻今若畫河為界則皆失之彼豈不思一葦可渡而據山之險他路臣不能知如本路所築九寨與暖泉金湯二寨幸皆就緒東西殆千里而新築之外更拓二三十里以為堡鋪則形勢愈腴占據殆盡乾順因其母死歸咎姦臣殺之以謝罪而請入貢則我雖未能一舉而覆巢穴然自有國以來用兵西方未有如今日之盛也是春夏人又四遣使來其詞滋恭朝廷亦得其近土首領道其密謀以為急則納土北歸遂命呂惠卿說諭漸示接納之意庚戌築鄜延金湯城癸亥建西安州及天都等砦六月庚辰賜蘭會州新砦名會州城甲午賜環慶路之字平關戊戌築定邊白豹城詔工秋九月庚子朔夏人來謝罪樞密院言西人近寇涇原狼狽遁歸計窮請命理難便收假令異日許和亦當畫河為界既而遣使三至乃詔呂惠卿諭以謝表止是虛文若將首謀二人先執以獻方可受表冬十二月庚子夏人屢敗遣其臣令能寇名濟等來謝罪且進誓表畧曰伏念臣國起禍之基由祖母之世蓋大臣等僭竊之事故中朝興平伐之師今母氏殂殞姦臣誅竄故得因馳哀使附上謝章願追列祖之前猷特賜曲全之大德仍通常貢禮紹先盟丁未詔曰勅夏國主乾順省所上表且悉爾國亂常歷年於此迨爾母氏復聽姦謀屢興甲兵擾我疆場天討有罰義何可容今凶黨殲除爾既親事而能抗章引慝冀得自新朕嘉爾改圖姑從矜貸已指揮諸路經畧司令各據巡綽所至處明立界至并約東城寨兵將官如西人不來侵犯即不得出兵過界爾亦當嚴戒緣邊首領毋得侵犯邊境候施行訖遣使進納誓表當議許令收接至是來上誓表有飭疆吏而永絕爭端誠國人而常遵聖化若違茲約則咎凶再降儻背此盟則基緒非延等語壬寅答詔曰爾以凶黨造謀數于邊吏而能悔過請命祈紹先盟爾之種人亦吾赤子措之安靖乃副朕心嘉爾自新俯從歷志爾無爽約朕不食言所宜顯諭國人永遵信誓除疆界并依已降詔旨以諸路人馬巡綽所至已立界埃之處為界兼遼川青唐已條納土歸順各有久來界至今來並依漢界及本處部族有逃叛入夏國者即係漢人並其餘應約束事件一依慶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詔施行自今後恩禮歲賜并如舊例自是西邇之民少安是歲

夏改元永安

三年夏帝崩徽宗登極賜夏國主銀絹詔曰詔夏國主朕欽承駿命嗣守丕基春西土之世臣實本朝之蕃衍宜推慶賜昭示寵恩今差左藏庫副使李昭琪賜登極銀絹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冬十月賜夏國主歷曰詔曰詔夏國主朕始承天命恭授人時眷顧西陲世稟正朔乃前嗣歲誕布新書俾我遠民咸歸一統尚遵時令益懋政經今賜元符四年歷日一卷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冬十二月又賜進登位上物回詔曰西夏國主省表具所賀登位并差人進奉御馬一匹長進馬二百匹駝一百頭事具悉朕丕承七聖先宅萬邦春西土之世臣效本朝之貢職黃朱布乘陪隸在廷備見悃誠彌嘉恭恪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三十

二 蔡構擊

元符三年春三月王瞻留鄯州縱所部剽掠羌眾搆貳森摩結等諸侯帳謀反瞻擊之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詔棄鄯州初王瞻諷諸羌酋籍勝兵者皆涅其臂無應者錢羅結請歸師本部為倡瞻聽之去遂嘯聚數千人圍邈州夏眾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率所部來援圍始解

徽宗崇寧元年夏改元貞觀

二年夏五月王厚與童貫及諸及議曰南宗寨在州之北距夏國卓羅右廂監庫司百里而近夏人交構諸羌易生邊患今若城之可以控制夏人

三年春三月壬寅童貫王厚帥大軍發熙州遣知通遠軍潘逢權領湟州知會州姚師閔權領蘭州控禦夏國邊面夏四月庚午王厚過湟州並夏國東南境上擢兵巡邊秋九月初蔡京使王厚招夏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無附者音數上不聽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詣保忠還為夏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千騎出沒聲言假兵於邊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今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異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而去既而又遣渭川蕃落兵士程勝持檄抵鎮戎軍城下自稱詰斥蔡京蔡下

主權故京下必欲舉兵討之實因此機也於是羌酋溪賧羅撒居臨哥城誘夏國入寇合兵逼宣威城下塞知鄯州隴右都護高永平用知河州劉仲武為統制發五萬人禦之出西甯城未三十里而賊至仲武欲持重固墨永年易賊迎戰遂大敗永年帳下親兵皆所招納善部熟戶也遠執永年以叛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我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以食馬已而溪賧羅撒眾復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勅御史侯蒙往秦川逮治仲武亦引咎自劾長流嶺表命未下會復與夏人戰傷足帝閔于免赴貶所

四年春閏二月夏屢遣使請昏於遠至是遠封族女為成安公主嫁夏國王李乾順遠夏以鐵錢為兵器若雜以錫鉛則脆而不可用詔從之三月夏遂乘勝犯熙河城中羸卒僅四千城主楊維忠以便宜發常平錢募敢死士虜有善礮者所擊樓櫓摧折維忠以一矢殪之賊大駭乃開門出敢死士接戰時韓世忠在行間夏以重兵次蒿平嶺世忠出間道部敢死士死關一騎士銳甚問知為駙馬兀朮世忠手斬之而還樞密院言鄜延路經畧司奏已收復銀州乞賜名詔依舊先是陶節夫議出師城銀州官屬皆不願至有引永樂事以爭者又曰夏人東出不過至麟府此去不逾旬奈何節夫曰我計之熟矣夏人必西趨涇原諸君不我從當以二子與士卒同死生遂遂耿彥端為都統制而節夫二子隨行疾驅至銀州夏眾來拒者猶萬人我師既陣一擊而敗遂城之五日而畢夏人果趨涇原樓蕭關築事洎聞城銀州亟引兵來爭城成已幾月矣事聞節夫彥端各遣一官是月夏人攻塞門砦夏四月辛未遠遣其僉書樞密院蕭良來為汎使言朝廷出兵侵夏國今茲大遠以帝妹嫁夏國主請還所侵夏地又遣樞密直學士高瑞禮來聘并為夏人請罷兵也蔡京謂虜書悖慢答書甚峻上令易之曰表狀當示包容今西邊方用兵不宜開北隙遣翰林學士林摠報之戊寅夏寇臨宗若己丑夏人寇順宥砦鄜延路第二副將劉延慶擊破之生擒實屈并熙河招到偽王子益麻黨征復攻湟州北蕃市城知州辛叔獻等擊卻之冬十一月林摠使遠因蔡京密諭見遠主跪上國書仰首曰夏人數寇邊朝廷興師問罪以北朝屢遣講和之使故務含容今踰年不進誓表不遣使賀天寶節又築虎徑嶺馬練川兩堡侵寇不已北朝若不窮詰恐非所以踐歡和之意也

五年春正月辛丑遠又遣知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知南院樞密使牛溫舒來諷歸所侵夏地三月乙卯許夏人平廢銀州為銀川城羅五路經制司徒陶節夫知洪州秋七月夏人納款李乾順奉表謝罪詞極恭順答詔畧曰除先朝所畫之疆損崇實新取之地時知樞密院張康國奏詔內難為帶北朝遣使和解之語上曰北朝於夏國以此為恩若不言及疑中國不信乃詔夏國其城堡誓表至則賜之夏又言故事地界先定載於誓言所以守之也未肯進誓表八月以與夏通好遣禮部侍郎劉

正夫如遣報聘

大觀二年夏五月以復洮州功賜蔡京玉帶六月甲午以平夏城為懷德軍 冬十二月夏人入貢秦州觀察使知府州折克行沈勇有力在邊三十三年戰功最多夏人畏其威名號折家父

四年春正月丁卯夏人入貢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

橫山進築

政和元年秋九月童貫既得志於夏遂并輕遼

三年夏六月丙辰夏國貢於遼

政和四年冬十二月以童貫為陝西經畧使初環慶諸將李遇昌及其父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訛嚙以書遺其國統軍梁

哆唆曰我居漢二十七年每見糧草轉輸例給空券方春未秋初士有飢色若逕搗定遠唾手可取既得定遠則旁十餘城不

攻而下矣我儲穀累歲掘地藏之六兵之來斗糧無齋可至而飽也哆唆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兵盡發

殺哆唆圍定遠失所藏越七日訛嚙遂以其部萬餘歸夏夏主築臧底河城故詔童貫為經畧以討之

五年春正月童貫遣熙河經畧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畧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為兩

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戰於右廂軍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餘級兵馬鈐轄趙隆以奇兵擣之虜大

潰二月庚午以童貫領六路邊事時永興脚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畧安撫司以貫統領之於是西兵之柄皆屬於貫

三月夏人寇邊 秋九月王厚與劉仲武合涇原廊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鳳等三將全軍萬

人皆沒厚懼重賂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深入過定邊軍築城佛谷口名洪夏軍知西安州神師道率眾往平之師初臨城

渴甚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得水滿谷夏人以為神時姚平仲年十八從從父在軍斬獲甚眾賊不能支軍

中號之為小太尉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冬十月戊午夏人入貢是歲夏改元雍寧

六年春正月童貫使劉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城中力守援不至乃降法受而屠之又使知渭州神師道

節制諸道兵往城席葦平方危工而賊坐至据孤蘆河堅壁老我師師道障河澗若將決戰者使人揚言曰援兵至矣賊方疑

顧而揚可世潛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衷擊之賊大潰斬首五千級獲橐駝牛馬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詔師道率

陝西河東七路之師征賊底河城期以旬必克既薄城下虜守備甚飭官軍稍怠小校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尸於軍門令諸將曰今日城不下當視此眾股栗既而登城賊潰去師道世衡之孫也冬十一月夏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雲夏先使數萬騎繞城踐之塵起漲天乃潛穿壕為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屠之而去

七年春都統制神師道與殿前劉延慶步軍劉仲武出蕭關夏人棄永和割踏兩城而逃師及鳴沙無所見而還以師道為保靜軍節度使秋七月壬辰熙河環慶涇原地震旬日不止壞城廡廬舍居民壓死者甚眾夏人圍丁皇原築平陽轄令古仁多泉及靖夏制戎伏羌等城

重和元年春二月夏人寇邊將官張迪死之

宣和元年春三月童貫出師收割牛城至蕭關古骨龍峇斥池置烽燧扼據要害謂可制賊死命逼使熙可經畧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貫強遣之曰君在京師時親受命於上前自言必成功今乃以難告何也法不得已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密哥率步騎為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軍朱定國力戰自朝至暮兵飢渴死者甚眾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米峴守兵追之法墜崖折足乃斬首而去是役也喪師十萬貫隱其敗而以捷聞使百官入賀議者切齒而莫敢言受賞者數百人關右為之擾然密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今日為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城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夏所殺至是城又將陷時陝西轉運使劉鞫攝帥事出奇兵敗之圍乃解密哥曰勿破此留作南朝病塊遂自引去時諸路所築城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為之蕭條矣夏人來言國王願納款謝罪人疑其詐鞫謂兵興累年中國尚不能支况小邦乎此實情也何疑哉即受其使因密疏以聞朝廷許其自新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庚寅童貫以神師道劉仲武劉延慶將鄜延環慶兵入西界至蕭關大破夏人取永和若割踏峇鳴平其三城又破於震威軍辛丑進輔臣官一等五月丙辰敗夏人於靈武六月己亥夏人遣使納款詔童貫六路罷兵初夏人恃橫山諸族強勁善戰故用以抗中國慶曆間姚嗣宗首發收橫山之議范仲淹用之既而元昊納款元豐間神諤亦以為言故興靈州之師及王師失利之後李憲始獻進築之議神宗厭兵不克行童貫本出憲之門欲成憲志政和以來合諸路兵出塞進築遂得橫山地夏人失所恃乃因遼人納款請和且以誓表進許之前所未有也秋七月甲寅以童貫為太傅夏人之納款也童貫因關石既困實諷之使來及夏遣使來賀天甯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實不能屈但屢

迫館伴強之使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去延安帥賈琬得而表上之貫始大沮尋加太傅封涇國公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終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二

武朔來歸

宣和二年遼天慶十年金天輔四年也是歲夏改元元德

四年夏六月夏王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將幹魯曩宿敗之於宣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夏人漂沒者不可勝計是月遼

主耶律渴殂遼人立其妻蕭氏為太后 秋七月辛未夏國遣使如遼問遼主起居八月金阿骨打追襲天祚於國崖擒其都

統蕭規天祚脫身去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阿骨打遣偏師七千擊破之

五年夏五月夏王李乾順遣使請遼王臨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等切諫不聽遂渡河次於金肅軍北遣使冊乾順

為夏國皇帝人情惶懼不知所為特烈陰謂耶律元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為計奈社稷何乃共劫

遼主第二子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日遂立為帝改元神厯金遣使如夏時幹魯不趨天德聞夏迎護遼主遼主已渡河乃遣

書於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

六年春正月甲戌夏遣把里公亮奉誓表請以事遼之禮稱藩於金且受割賜之地黏沒喝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已南乙室

和刺部吐祿濼西之地與之自是兩國信使不絕三月辛未夏國主李乾順進誓表於金閏月戊寅朔金賜夏國誓詔辛巳命

置驛上京春泰之間 秋七月遼主延禧復渡河居於突呂不部八月乙卯諱積龍復以童貫知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

使初金人以拓拔故地雲中二千里遺夏止以武朔二州來歸至是夏人舉兵侵武朔二州地界宣撫使諱積遣李嗣本禦之

兵數交夏人未退聽又金人以朝廷納張毅不給糧遂攻蔚州殺守臣陳詡陷飛狐靈邱兩縣遂應州守臣蘇京等絕山後交

割意朝廷罪積措置乖方詔致仕以貫代之貫約遼主延禧來降自往迎之

七年春正月癸酉朔夏遣使如金賀乙未夏遣使如金奠幣及賀即位 冬十月壬子夏遣使如金賀天清節己酉金以宗翰

經畧西夏

欽宗靖康元年春金遣使宗翰如夏許割天德雲內金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館之地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 夏四月

戊戌夏人因金兵克朔州亦應粘罕之約遂由金肅河清軍渡河乘虛盡取天德雲內河東八館之地因攻震威城攝知城事

兵馬監押府召朱昭募驍銳兵卒千餘人夜縱兵分數隊身先士卒驅散直簿其營鼓譟乘之夏酋悟兒齊介胃持干盾邀昭曰大金約我夾攻自河以北大金得之自河以西我國得之京師太原且暮且下麟府諸壘悉以歸我公何恃而不降答曰新君即位聖政日新汝輩未知耶乃登極詔書示之衆皆貽譎城上鼓譟賊軍驚亂震威距府州三百里最為孤遠諸城既先下賊然獨不得昭遂約金人併力來攻降將有與昭故人者語之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昭曰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汝既背義偷生不異犬彘尚敢以言誘我乎今日我惟有死耳因大罵矢石亂下賊衆散走然賊晝夜攻城不止後二日有有攻推處昭智思出入禦之皆得法衆莫不憚懼已而下城坐於廳事召諸軍議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為賊汚汝等幸先殺我家出城血戰勝則逆遷西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吾境內大丈夫平生事畢矣因盡殺其家人納之井中部將賈宗將母過前昭呼曰媼我鄉人也吾不欲手刃請自入井媼從之而軍士有家屬在城中亦皆自殺之昭因謂其衆曰今我與汝輩俱無累矣倘我先死汝有得脫者願馳至府谷言我今日事會部落子有陰與賊通者告之曰朱昭與其衆各殺其妻子將出戰人雖少皆死士也賊大恐以利啗守陣者果得登城昭知之勒軍士於通衢接戰至暮連日戶填街不能行遂於城所推處躍馬出馬蹶墮城濠中賊兵四集雷諫曰得朱將軍矣賊始欲生致昭昭瞑目仗劍無一人敢向者既知不可得矢爭發昭罵賊而死年四十六昭字彥昭在震威能與士卒同甘苦以是士心感奮凡圍百日而城陷既而粘罕遣將希尹以數萬騎陽為出獵奄至天德遂夏人復奪夏國所割天德雲內河東八館之地於是絕好惟金肅河清二軍在大河西不能取之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秋九月夏人陷西安州冬十月甲辰朔夏遣使如金謝誓詔戊午夏遣使如金賀天清節十一月丙寅夏人陷懷德軍初經畧使席貢按南宋書牒知懷德軍劉銓銓奉檄即日就道夏人素聞銓名乃屯兵懸巨十里而圍之銓晝夜修戰守之備賊百計攻城銓悉以術破之後矢盡糧絕銓度力不支乃同通判杜翊世聚焚府庫環牙兵為三匝出戰譙門中官軍殲焉翊世同妻張氏義不受辱遂火其室舉家死於烈焰中翊世自縊死銓欲自裁已為敵所執夏太子遣人置之別室將官之銓罵曰我寧死願肯降賊耶我尚不死決不負汝遂遇害契丹故將小鞠鞬者自其國滅奔於西戎至是招集叛亡雜胡羌數十萬攻麟府諸城至建寧募兵纔數百知寨楊震其子居中執中死之長子沂中從征河朔獨免

高宗建炎元年秋金粘罕自草地歸至雲中遣楊天吉約夏國同取陝西將以所得地賜夏國夏人從之粘罕已嘗俞盟於夏國而夏人又從之者蓋夏人非不知和好不可恃其時金勢方盛脅而從之亦欲因而擄掠耳冬十月辛未夏遣使如金賀天清節自是年至天會十二年凡八年無不同是歲夏改元正德

乙卯巳卯

西夏卷三十一

二二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三

世輔南還

高宗建炎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夏遣使如金賀天清節庚子以主客員外郎謝亮為陝西撫諭使持詔書賜西夏主乾順從事即何洋為太學博士偕行洛索既得長安遂鼓行而西隴右大震夏人謀知關陝無備遂以宥州監軍司檄至延安府自言大金以鄜延割隸本國須當理索若敢違據當發兵誅討鄜延經畧使王庶口占檄詞報曰咨爾貪利之臣何地後有豈意夏國躬蹈覆轍比聞金人欲自涇原徑擣興靈方切為之寒心不圖尚欲乘人之急募府雖士卒單寡然類皆節制之師左支右梧尚堪一戰果能辦此何用多言徑檄興中府夏人遂不敢復言時韓世忠以御營左軍統制升定國軍承宣使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將軍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其將擲首陣外諸軍乘之賊大敗會王庶亦遣謀間其用事臣李遵夏人竟不出夏六月以王庶權陝西置制使會主客員外郎陝西撫諭使謝亮西入關庶移書言夏國為患至小而緩金人為患至大而迫閣下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亦可徐圖恢復夏人秋稼未登飢餓疲困何暇興兵庶可保其無他亮不聽遂自環慶入西夏夏國主乾順已稱制倨見之亮留夏國幾匝月乃與約和罷兵更為鈞敵禮乾順許之亮歸夏人隨之以兵掩取定遠軍明年亮乃還行在秋七月金人聞宗澤卒決計用兵河北諸將欲罷陝西兵併力南伐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為隣事重體大兵不可罷左副元帥宗瀚曰初與夏人約夾攻宋而夏人弗應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陝西而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將乘間竊發以牽制我師非計也宜先事陝西畧定五路既勘西夏然後取宋議久不決奏請於金主金主曰康王當窮其所往乎宋當立藩撫如張邦昌者至陝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也乙巳命洛索平陝西

紹興元年春三月金兀朮陷鞏州積石西寧州自是涇原熙河二路皆為金有夏四月金聞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遣使索之夏國報以境土不相接亦不知大石所往秋八月壬辰詔夏國歷日自今更不頒賜

二年秋八月乙巳德安圍解李橫自夏來圍德安金族誅契丹統軍諸將河東八館五百戶山金司兀寶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諸契丹相溫酋首率眾議起亡入夏國兀寶至雲中余覲微覺父子以游臘為名遁入夏國夏人問以兵幾何云親兵二百遂不納投饒靴

四年冬十月庚午朔宋趙哲將募有以環慶附於西夏十二月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夏國主數通書有不忘本朝之意粘罕既取邊將謀夏國夏陰為備久矣忽求費於夏言欲馬萬匹夏人從其請先以所練精兵每一馬以一人御之給言於金人曰

萬馬雖有然本國之人牽籠今以五千人押送請遣人交之粘罕遣人往取皆善騎射者其實欲以窺之也至境未及交馬夏人羣起金國之兵悉斃夏人復持馬歸國粘罕氣沮自是不敢西向發矢矣

五年春正月己巳金主殂熙宗即位癸酉金遣使告哀於夏及報即位 冬十二月癸亥金始定齊高麗西夏朝賀賜宴朝辭之儀是歲夏國改元大德

六年春正月己巳朔夏遣使如金賀元旦自是無歲不然乙酉西夏遣使賀金主萬壽節自是至天德元年凡十四年無不同八年冬十月廊延故將李世輔以二十六人奔夏世輔者經德青澗人唐至五代世為蘇尾九都巡檢其父同州觀察使永奇及其家二百口悉為金人所屠初世輔為廊延路兵馬都監兼充第六正將西戎入寇屢擊敗之自是無敢犯塞

九年春三月夏人乘折可求之喪陷府州 夏六月初夏國王所遣廊延歧雍經畧安撫使李世輔欲從乾順借兵伐延安以復仇世輔鄉里鄰於夏境夏人服其家世久矣及至夏人其喜遣翰林學士楊某郊勞禮意良厚楊推誠世輔亦無隱自是無

彼我之問楊暇日語及金人自得志中原恃其強盛每見侵陵亦有併吞之意知君雄傑故深相結納將倚為用適有間自延

安來報自世輔之西金人即飭兵分捕世輔家屬二百口無長幼悉斬之會大雪世輔中夜自挈酒壺過楊楊延之外內相與

籌酌世輔因泣數行下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葛喝取陝西五路歸於夏世輔亦得

報不共戴天之仇楊惻然翌日為世輔請於夏主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有騎射數萬恃勇

桀驁要索無厭擾邊十餘年矣憂國患之願國中無能制之者以是令世輔圖之世輔欣然自任問須兵幾何世輔曰當以計

取得精銳五百足矣夏主曰此虜未易輕圖與騎三千命裏種搆甲晝夜疾驅既逼其境遇行者俘以自隨每至其穴乃伏騎

於旁岡阜間諜其三面虜倉卒惶駭野叉者金冠鐵面具畫如鬼物故號野叉未幾野叉持大刀跨馬名赤駝指呼布陣世輔

謂之曰汝徒恃犬羊眾實不勇果勇能與我挑戰乎野叉問世輔曰汝為誰世輔曰因汝不臣其主汝主有請大國命我伐汝

母多言速出戰野叉怒揮刀躍馬而前世輔豫戒一騎我與之交馳從旁過之及烽未接一騎出馬野叉顧視間世輔向隙投

槍手控其背野叉身僵仆遂挾以歸其徒窘迫潰走伏兵乘之眾悉降夏主大悅將妻以女世輔辭以父喪即益兵出二十萬

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嚆訛為陝西招撫使輔之以世輔為延安招撫使鼓行而東世輔所至無不望風迎降獨延安閉門拒守

世輔謂之曰吾之此來止求捕害親者若得其人吾於延安之人何憾焉已而兵馬都監薛昭縱城見世輔曰始告捕者蘇常

柳仲二人耳俄有捕二人以獻者世輔詰之遽服蓋即其仇也因剖心已祭時金人已還宋河南地簽書樞密院事樓炤出朝

廷赦書以示世輔未之信有耿煩者與世輔有舊為言真詔也世輔取赦文觀之因與官屬南望列拜大哭遂說夏人南歸夏人多懷土獨與願從者二十人來見王樞喟訛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喟訛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耶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喟訛不及擒王樞縛之樞才入境即望關遙拜言夏國主感聖恩將遣使入貢既而夏人以鐵鷄子軍來世輔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間得驍勇少壯者萬人乃復擒其父母弟姪者斬於東市率部下二千人南來至行在輔自夏國率所部三千人來歸賜名顯忠字君錫以軍功遷保信寧國節度使淮南北京畿河北選鋒招討金吾將軍加太尉隴西開國公卒年六十九夏國有芝生於後堂國王乾順作靈芝歌俾中書相王仁宗和之丁亥乾順殂謚曰聖文皇帝廟號崇宗子仁孝嗣立宋以其屬金廢封冊 秋八月乙亥樓炤奏以保安軍寇成知環州帝曰陝西沿邊控制夏國最為險要當擇久在軍中者己未帝又諭大臣曰夏人乍臣乍叛尤難保持今日邊防尤不可忽 冬十月甲寅樞密行府準備差遣王晞韓以夏國招撫使王樞至行在樓炤言陝西新復正與夏國為鄰此等留之無益還之可使知恩乃詔閣門引見令臨安府燕窩差行在官館伴秦檜又召樞至都堂諭以講和意并還近所獲夏國之俘百九十人歸之仍命晞韓伴送至境上晞韓與化軍人宣和六年進士樓炤宣撫關陝辟為屬政京秩朝廷欲借兵西夏特角金人至是管押生番人口歸夏道無疏慮宣和宣諭陝西方庭贊詩云誰憐定遠不生還驛騎翩翩出漢關不肯西風回馬首要傳飛檄過千山其風趣如此 冬十月癸酉夏遣使如金告哀十二月金主以胡盧馬為招討使提點夏國市場文獻通考曰繼乾順而立者正史作天祈建炎以朝野雜記作仁孝未知孰是鑑案今諸史均作

十年春三月丙申宋命胡世將與夏人議入貢夏人不應夏五月夏人侵金金詔張瑛往征還奏曰析可求世守麟府以抗夏人我朝有其地遂以與夏夏夷折氏墳隴而戮其屍折氏怨入骨髓而不得報今復守晉寧故激怒夏人欲開邊釁以雪私仇金遂移折氏守青州

得敬亂邦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四
紹興十年春正月丁丑夏遣使如金賀正且癸巳夏遣使如金賀萬壽節自是無歲不然是時夏主仁孝初立改元大慶夏五月金復取河南陝西地己卯金詔冊夏李仁孝為夏國王夏人復侵金金命右監軍撒離合出河中趨陝西 六月金平陝

西 秋九月庚申夏遣使如金謝賻贈戊辰夏遣使如金謝封冊

十一年春正月己未西夏遣使如金請置榷場金主許之 夏四月金慕容洺破新泉寨又攻會州將官朱勇卻之勇在會州嘗與夏人戰擒其驍將由是知名 冬十二月癸巳夏遣使如金賀受尊號

十二年春三月夏國地震逾月不止地裂泉湧出黑沙歲大饑乃立井里以分賑之

十三年春正月己丑朔夏使如金金以皇太子畏不御正殿使詣皇極殿遙賀乙巳夏使賀金萬壽節如正旦儀時夏人始立學校於國中又立小學於禁中夏主親為訓導 冬十二月以明年改元大慶

十五年秋八月時夏人重建大學親釋奠設弟子員賜予有差

十六年春正月庚寅金以邊地與夏國是歲夏尊孔子為文宣帝

十七年是歲夏改元天盛繼按陳氏紀元要畧當在十九年中俟再攷策舉人始立唱名法 鑄天盛元寶錢

十八年春二月壬子金以哥魯葛波古等為權賜夏國使 是歲夏復建內學選名儒主之增修律成賜名曰新律

十九年冬夏使如金賀明年正旦使中道遣還

二十年春正月乙巳金以廢立事報諭西夏金除胡盧馬鎮夏國鞬紐沿邊招討提點兩國市場 秋七月戊戌夏遣使如金賀即位及受尊號

二十一年春正月戊子金主生辰夏遣使賀自是至大定元年無歲不然 秋九月金以修起居注蕭彭哥為夏國生日使

冬十月宋傳檄出師討金

二十二年秋九月丙午金以吏部郎中蕭中立為夏國生日使

二十三年金改元貞元春正月朔金主不視朝詔有司受貢獻 秋九月丁亥金以翰林院待制謀良虎為夏國生日使

二十四年春正月甲寅朔金主不豫不視朝夏使至金者賜館燕 三月夏遣使賀金還都

二十七年夏四月戊戌金以宿直將軍溫登幹鳴為夏賜夏國使 秋九月乙丑金以宿直將軍僕散烏里黑為夏國生日使

二十八年秋九月庚午金以宿直將軍阿魯保為夏國生日使是歲夏始立通濟監鑄錢

二十九年春丙辰朔金遣兵部尚書蕭恭經畫夏國邊界 夏四月南宋歸朝官李宗閔上書有西夏亦與金人為仇而金人亦素畏之金人嘗割大德雲中金蕭河清四軍及八館之地以賂夏人矣丁未之歲伊寶即領萬騎陽為出獵而直犯天德邊

逐夏人悉奪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者臣是時久留雲中人情稔熟因得出入雲中副使李屈移謂臣曰昔年大金賂我四軍八館俾我出軍牽制關中合從以攻南宋及其得志首叛盟約某昔年兩使南朝其禮義文法非他國之比自是觀之則西夏惡金人喜中國可知士子之歲尼堪聞蜀地富饒欲提兵親取令雲中副留守劉思恭條陳書傳所載下蜀故事及圖畫江山形勝銳然欲往夏人聞雲中聚兵以為攻己舉國屯境上以備其來而尼堪亦不敢出兵止遣薩里干等以兵攻饒風今豈若遣辯士諭以盟約俾以重兵出境上為吾聲援 秋九月金以宿直將軍加古捷懶為夏國生日使

三十年冬十二月西夏王仁孝之嗣位也國中多亂其臣任得敬抗禦有功遂以為相封楚王

三十一年秋八月癸亥金以太常博士蕭誼忠為夏國生日使 冬十月宋傳檄遼夏高麗渤海諸國出師共討金人先是於

紹興元年吳玠為鎮西軍節度亦嘗遣人通信夏國四年亦如之至是四川宣撫使吳玠以檄告契丹西夏

三十二年春三月癸亥夏兵二千餘騎至菜園川俘掠又二百餘騎寇馬家嶺 夏四月乙亥夏遣使如金賀即位及進方物

及賀萬春節辛巳金宴夏使貞元殿故事外國使三節人從皆坐廡下賜食金王察其食不精腆曰何以服遠人之心掌食官皆杖六十癸未夏使朝辭乞互市從之 秋八月癸酉夏遣使如金賀尊號 九月庚子金以尚書左司員外郎完顏正臣為

夏國生日使

隆興元年春正月壬辰朔夏遣使如金賀 二月庚寅夏又遣使如金賀萬春節自是以至大定之末歲兩使率以為常 夏

六月甲申金以宿直將軍阿勒根和為橫賜夏國使 秋八月戊子金以宿直將軍僕散習尼列為夏國生日使

二年秋九月乙亥金以宿直將軍烏里雅為夏國生日使

孝宗乾道元年秋八月夏遣使如金賀尊號 九月庚戌以宿直將軍亦虎蒲查為夏國生日使

二年夏四月戊戌金以宿直將軍斜卯摺刺為橫賜夏國使 秋九月辛亥金以翰林院待制移刺照載為夏國生日使

三年秋九月乙亥金以宿直將軍唐括鶻魯為夏國生日使

四年夏五月夏國相任得敬專政欲謀亂是月遣間使至四川宣撫司約發兵攻西蕃虞允文報以蠟書 秋九月金以引進

使高布甫為夏國生日使 冬夏以明年改元乾祐

五年夏五月金以宿直將軍完顏賽也為橫賜夏國使 秋九月甲寅朔金以宿直將軍僕散守中為夏國生日使

六年夏閏五月庚辰朔 夏國相任得敬脇其主李仁孝中分其國請命於金金王不許初仁孝之嗣位也國多內亂任得

六年夏閏五月庚辰朔 夏國相任得敬脇其主李仁孝中分其國請命於金金王不許初仁孝之嗣位也國多內亂任得

敬乃仁孝之外王父抗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得敬嘗遣使至蜀既而知宋不足恃閏五月庚辰脅仁孝上表於金請分西南路及靈州驪龐嶺地與得敬自為國金主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係彼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偏奪非夏主本意況夏國稱藩歲久一旦偏於賊臣朕為四海主寧谷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卻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乖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得敬始有懼心仁孝乃謀誅之秋八月夏任得敬以謀篡伏誅九月庚寅金以戶部郎中夾谷阿里補為夏國生日使冬十一月癸巳夏以誅任得敬使金謝金詔慰諭之

七年秋八月金以近侍局使劉琬為夏國生日使

八年春三月壬午帝謂虞允文曰西夏小邦當時亦白枝梧不及所以馴致丙午之恥夏四月癸亥金以宿直將軍唐括阿忽里為橫賜夏國使秋七月金罷保安蘭安權場金主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命罷之

九月丙子金以右衛將軍粘割斡特刺為夏國生日使戊寅以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封雍國公己丑允文入辭帝諭以進取之方刻日會師河南允文言異時或內外不甚應帝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即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即卿負朕

九年秋九月辛卯朔金以宿直將軍胡什虎為夏國生日使

瀋熙元年秋九月乙未金以宿直將軍崇肅為夏國生日使

二年秋九月金以符寶郎斜卯和尚為夏國生日使

三年春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夏遣使賀金萬春節改用次日秋九月金以宿直將軍完顏覲古速為夏國生日使

四年秋九月癸卯金以兵部郎中石抹忽土為夏國生日使冬十月己巳夏國進百頭帳於金金主詔卻之境上十一月

戊戌有司復奏夏國進御帳使因邊臣懇求進入乃許之

八年春正月壬子金以夏國請互市復綏德軍權場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五

安全廢立

瀋熙五年金大定十八年秋九月辛未金以侍御史完顏蒲魯虎為夏國生日使西夏遣將蒲魯合野攻金麟州至宕遵源有印都部之酋名祿東賀者密與之通使番僧諦刺者約日為應兵與戰祿東賀從中而叛與西夏兵首尾夾擊之師燬戊子麟

州城陷夏人擄金帛子女數萬毀城而去

六年秋九月金以太子左衛率府率裝滿胡刺為夏國生日使

七年秋九月壬戌金以少府少監賽補為夏國生日使

八年春正月壬子金以夏國請復綏德軍權場詔仍許就館市易 秋九月乙丑金以吏部郎中奚胡夫海為夏國生日使

九年秋九月戊寅金以尚輦局使僕散昂速罕為夏國生日使

十年秋九月己巳金以宿直將軍完顏斜里虎為夏國生日使

十一年春二月丙戌金以器物局使回為橫賜夏國使 秋八月癸亥金以侍御史遙里特末哥為夏國生日使

十二年夏四月丙子邊謀言故遼大石林牙假道夏人以伐金

十三年夏四月辛亥詔吳挺結約夏人 秋八月金以宿直將軍李達可為夏國生日使

十四年秋九月己亥金以武器署令斜耶阿土為夏國生日使

十五年秋九月甲午朔金以鷹房使崇鑾為夏國生日使

十六年春正月壬辰朔金主大漸夏國賀正旦使未至遣還癸巳金世宗殂甲辰報哀於夏 三月癸丑夏遣使如金帛 夏

四月夏遣使如金祭 五月壬寅夏遣使賀金即位 六月乙卯金勅有司移夏天壽節於九月一日來賀 秋九月戊辰金

以隆慶宮衛尉把思忠為夏國生日使 冬十二月甲寅夏遣使如金賀正旦

光宗紹熙元年金明昌元年夏四月丙辰金以鷹房使移刺為橫賜夏國使夏兵寇金嵐州又寇石州 秋八月己酉夏

遣使如金賀天壽節金主以喪次不受朝己未以武衛軍副都指揮使烏林答謀為夏國生日使 冬十二月丁未夏遣使之

金賀正旦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金諭夏國使可令館內貿易一日尚書省言故事許貿易三日從之辛酉金皇太后殂丙寅金以左副都

點檢尚等報哀於夏 三月丁巳夏遣使如金帛丁卯夏遣使如金祭 夏五月夏臨金鄰坊州又攻金保安軍 秋八月乙

己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丁巳金以西上閣門使白琬為夏生日使 冬十一月夏人肆牧於鎮戎之境避卒逐之夏人執避

卒而去金邊將阿魯帶率兵詰之夏廂官吳明契信陵都卜祥徐雲立伏兵三千於澗中戊午阿魯帶中流矢死金詔夏索殺

阿魯帶者夏人處以徒刑索之不已乃殺明契等 十二月癸卯夏遣使之金賀正旦

三年秋八月丁卯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九月甲戌金以郊社署令唐括合達為夏國生日使 冬十二月夏遣使之金賀

正旦 四年夏五月丙寅金以尚廐局使石林貞為橫賜夏國使 秋九月甲子朔金主以天壽節御大安殿受夏及親王百官朝賀

戊辰以西上閣門使大碧為夏國生日使癸未夏國主仁孝殂年七十位在位五十五年國人謚為聖德皇帝廟號仁宗陵號壽

陵仁孝重文學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子純祐立改元天慶 冬十一月庚寅夏嗣子李純祐遣使訃告於金十二月甲午朔

夏李純祐遣使奉故主仁孝遺表進金甲辰金以西上閣門使大碧等為夏國勅祭慰問使是歲有亦剌哈走西邊日剌掠以

自資既而亦為西夏所攻走至龜茲國為其國人所殺 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夏遣使如金賀辛己金遣國子祭酒劉璣冊李純祐為夏國王 秋九月壬午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冬十月金以引進使完顏衷為夏國生日使 甯宗慶元元年春正月丁亥朔夏遣使如金賀 秋九月壬子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辛卯金以尚書左司郎中粘剌胡上

為夏國生日使 二年春正月辛己朔夏遣使如金賀 夏五月壬辰金以尚藥局副使粘剌忠為橫賜夏國使 秋九月丁丑朔夏遣使如金

賀天壽節乙己金以國子監丞烏古論達吉不為夏國生日使 三年春正月乙亥朔夏遣使之金賀 秋九月辛丑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乙己金以夏使朝辭詔答許保安蘭州權場 冬

十月丙申金以禮部員外郎蒙括仁本為夏國生日使 四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辛丑夏遣使如金賀 夏五月戊申金以客省使移刺都為夏國生日使 秋九月丙申朔夏

遣使如金賀天壽節 五年春正月癸己朔夏遣使如金賀 夏五月壬寅金以兵部郎中完顏撒里合為夏國生日使庚申金以宿直將軍徒單仲

華為橫賜夏國使 秋九月庚申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六年春正月戊子朔夏遣使之金賀 秋九月甲寅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冬十月丁未金以宿直將軍完顏觀音奴為

夏國生日使 嘉泰元年春正月壬子夏遣使如金賀 三月乙丑夏國遣使如金謝 秋九月戊申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冬十月甲

乙月己酉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西夏卷三十五

二

辰金以刑部員外郎完顏綱為夏國生日使

二年春正月丁未夏遣使之金賀 秋九月壬寅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冬十月壬辰金以宿直將軍統石烈毅為夏國生日使瀛王府司馬獨吉溫為橫賜使

三年春正月辛未夏遣使之金賀 秋九月丙寅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冬十月壬戌金以薊州刺史完顏太為夏國生日使

四年春正月乙丑夏遣使如金賀 秋九月庚申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冬十月甲寅金以提點尚衣局完顏變為夏國生日使

開禧元年春正月己未朔夏遣使之金賀 秋九月甲申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冬十一月蒙古軍聞西夏之警乃回師十二月是歲蒙古奇渥溫鐵木真伐西夏拔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及其橐駝而還

二年春正月癸未朔夏遣使如金賀夏鎮夷郡王安全廢其主純祐而自立純祐殂於廢所年三十謚昭簡皇帝廟號桓宗墓曰莊陵安全崇之孫越王仁友之子純佑兄之子也 秋七月丙申夏鎮夷郡王安全使桓宗母羅氏上表於金言純佑不能自守與大臣定議立安全為王金主賜羅氏詔詢其意 九月辛丑夏人復以羅氏表來金始命遣尚書左司郎中溫迪罕思敬册安全為夏國王 冬十二月是歲蒙古奇渥溫鐵木真稱帝於斡難河號成吉思皇帝西夏改元應天

三年春正月丁丑朔夏遣使如金賀 秋七月乙未金詔覈西夏人口盡贖放還敢有藏匿者以違制論 九月甲戌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是月蒙古伐西夏克鞏羅核城 冬十二月丙午金以符寶即烏古論福齡為夏國生日使

嘉定元年春正月辛未朔夏遣使如金賀 夏五月西夏遣使求援於金先是金泰和六年大發兵侵西北諸虜生蕃也鄰接比號曰驍騎有眾三萬盡數起發侵江南次年罷兵和好如初諸虜還歸因賞不均皆叛非歸又李藻及午逢辰白綸田廣明皆以上書言事杖一百四人挈其家亡之北也相與獻謀又有諸虜輸其力於是元軍益銳恐西夏議其後乃大舉兵攻之至是西夏遣使求援金主不應其臣僚諫曰西夏既亡必來加我不如與西夏首尾夾攻可以進取而退守金主曰敵人相攻中國之福吾何患焉不聽 冬十月辛巳夏遣使賀金天壽節先是金詔移天壽節於十月故至是始行是時夏國有兵復遣使告金

二年春三月蒙古主入河西夏主安全遣其世子率師拒戰敗之獲其副元帥高令公克兀刺海城俘其太傅西壁氏進至克

夷門復敗夏師獲其將嵬名令公薄其中興府引河水灌之隄決水外潰遂撤圍還遣太傅訛答入中興府招諭夏主安全納女請降於蒙古夏自是益衰

秋七月西夏及北方稻麥皆熟

三年是春西夏始為元軍所攻遣使求援金國主新立不能救元軍至興靈而反夏人恨之時金國亦為所擾勢益衰夏人因此遂叛乃改元皇建

秋八月夏侵金葭州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是為蒙古所攻求救於金金主永濟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之遂侵葭州金慶山奴擊敗之而去

九月金納哈買佳曰近見蒙古諸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制楯非圖我而何

四年春正月乙酉朔夏遣使如金賀西域哈刺魯部主阿昔降於蒙古

秋八月夏國主安全殂年四十二諡為敬穆皇帝廟號襄宗墓曰康陵族子大都督府主遵項立改元光定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六

央攻覆亡

嘉定四年冬十一月金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邠涇金陝西安撫使檄同知轉運使燕人韓玉以鳳翔總管判為都統府募軍旬日得萬人藉秦州場買馬官香及鳳翔買馬七百寶雞埋沒官鐵他州郡弓弩數千以給軍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之獲牛馬千餘玉毅然有勤王志因傳檄州郡有云事推其本禍有所基始以賊臣貪吝賂繼緣二帥貪錮威權既止夏臺之師旋致會河之敗又云齋魏以高壘為能堅蒲絳以穿空為得計裏根坐甲盡膏血於生民棄甲復來竭資儲於國計要權力而望形勢連歲月而守妻孥又云命令不至京師奈何盼盼四集之師懸懸半載之上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於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以居人世王侯將相甯有種乎富貴功名當自致日時夏兵五萬方圍平涼又戰於北原夏人疑元軍至是夜解去當路者忌其功或誣玉有異志驛奏玉與夏人通謀金人疑之囚玉鞠死郡學獄中

有白廝波者益強起兵攻河西不數年河西州郡悉為所破又獲夏國公主而去夏人反臣事之

五年春正月夏遣使如金賀正旦

三月金冊李遵項為夏國主夏人旋攻金葭州金延安路兵馬總管完顏奴婢禦之時金人方有蒙古之難夏人乘其兵敗侵掠邊境而通聘如故

冬十二月遵項遣使如金謝封冊

六年夏六月夏破金之保安州及慶陽府

冬十一月戊辰夏人攻金會州金徒單醜兒出兵擊之

十二月夏取金涇州

七年秋七月夏左樞密使萬慶義勇遣二僧齋蠟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以恢復故疆時制置使董居誼初入蜀不之報由是虜

訊中絕 八月丁未夏人侵金金移文責之 冬十一月辛未金詔有司答夏國謀丙子金蘭州譯人程陳僧叛西結夏人為

八年春正月乙亥夏人攻金環州 二月辛卯金環州刺史烏古論延壽及斜卯毛良虎等擊卻之於州境詔進官有差 夏

六月戊子金謀伐夏 秋七月蒙古主駐軍魚兒濼遣三哥拔都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金 九月庚辰金陝西宣撫司

來上第五將城萬戶楊再思擊走夏人之捷壬午以空名宣勅付陝西宣撫司凡夏人入寇有能臨陳立功者五品以下並聽

遷授 冬十月丁亥夏人攻金保安金都統完顏國家奴敗之延安成將又敗之是日捷至丙午夏臨臨洮金陝西宣撫副使完

顏胡失利被執庚戌金詔尚書左丞相僕散端兼都元帥行尚書省於陝西 十一月夏人攻金綏德之克戎寨金人敗之犯

綏平又敗之金賞有功將士及來告捷者甲戌金移刺塔不也以軍萬人破夏人數萬於孰羊寨丙子金臨洮府陀滿胡上門

破夏人八萬於城下 九年夏四月己亥夏人葩俄族都官汪三郎率其蕃戶歸於金以千羊進金詔納之優給其直 五月己巳金來遠鎮獲夏謀

者陳岳等知夏人將圍臨洮鞏州窺長安命陝西行省嚴為之備丙子夏人修來羌城界河橋金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遣兵

焚之俘虜甚眾 秋閏七月甲寅夏人入金安寨堡元帥左監軍烏古論慶壽遣軍敗之己卯夏人入金結耶當川守將擊走

之 九月壬辰蒙古攻金代州蒙古繼格巴圖章率師由西夏趨關下 冬十一月乙酉金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奏提控石

蓋合喜楊幹烈等大敗夏人於定西金命行省視其功賞之 十二月丙寅金皇太子議伐西夏

十年夏四月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為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 五月戊寅陝西行省破夏人於大北谷是日

捷至 秋七月甲辰夏人犯金黃鶴岔守將敗之乙巳夏人圍金羊狼寨帥府發諸鎮兵擊走之 九月戊寅夏人犯綏德之

克戎寨金都統羅世暉逆擊卻之 冬十二月蒙古圍夏口州夏主遵項出奔西涼命其子居守

十一年春二月丙午金人破早郊堡死者五萬人先是安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帥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早郊之敗

夏五月丙子夏人自葭州入鄜延金元帥亦立遣兵敗之馬吉峯是日捷至 秋七月辛未夏人攻龔谷金提控夾谷瑞及其

副趙防擊走之甲午夏人復犯龔谷夾谷瑞大破之 冬十一月戊子金龔谷提控夾谷瑞敗夏人於賢孤堡

十二年春庚戌金元帥右都監承立以綏德保安之境各獲夏人統軍司文移來上其詞雖涉不遜而皆有保境息民之言詔

尚書省議之宰臣言鎮戍靈平等鎮近耗夏人數犯疆場此文正綏我兩宜嚴備禦以破姦計上然其言又曰朕惜生靈惟和

議早成為佳爾。二月乙丑夏人復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人。是時西夏以金兵不應援己折而歸北益懷二心始遣使使至南宋往議夾攻。宋安撫丁燦許之。閏三月戊午夏人破金葭州之通秦砦。金刺史石烈王家奴戰沒。夏四月乙酉夏人據通秦砦提控納合貢住擊敗之。辛卯夏人犯金通秦砦元帥完顏合達出兵安塞堡以壽其業。至隆州夏人逆戰守軍擊之衆潰。進薄城。能陷其西南隅。會日暮還。六月癸巳宋利州路安撫丁燦復以書約夏人伐金。冬十一月癸巳朔金前嵐州使張祐自夏國歸金。

十三年春正月戊午夏人復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人。夏四月癸亥夏大侵金。金元帥石蓋合喜破之。秋八月庚午夏人陷會州。金刺史烏古論世顯降。壬申四川宣撫使安丙遺夏人書定議夾攻金人。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未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燦節制以會夏人。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夏取金會州。甲戌金陝西行省報龜谷敗夏人之捷。丙子金陝西行省遣使如夏議和。九月辛卯夏人遣其樞密院甯子甯率衆二十萬圍金鞏州。且促宋師來會。甲午統制王仕信引兵發宕昌乙未統制賈俊李實引兵發下城。戊戌四川宣撫司命都統張威等分道進兵。張威出天水。程信出長道。陳立出大散關。田胃出子午谷。陳昱出上津。太白晝見。克金來遠鎮。繼又克鹽州。鎮進攻定邊城。金兵往救不利。庚子夏人入定西州。癸卯夏復侵金。乙巳宋程信王仕信引兵與西夏會於金鞏州城下。丁未遣董煇等攻城。不克。宋程信引兵趨秦州。己酉夏人陷西甯州。壬子程信及夏人攻鞏州。又不克。安丙命張威出秦州。及夏人侵金。威謂金人尚強。夏人反覆。未可輕動。丙不聽。威勉行至城下。無功而還。丙長夏人自安遠塔塔退師。金鞏州行元帥府事石蓋合喜報定西州之捷。冬十月丁巳朔程信復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信遂自伏羌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宋程信以宣撫司之命斬王仕信於西和州。張威罷軍職。

十四年春正月壬辰金議禦西夏及征南寧。三月己亥夏因叛人雷趙兇之招入據來羌城。金字木魯合住以重賞誘脅從人為內應。督兵急攻城拔之。冬十月壬戌夏人復侵金龜谷丙寅夏人復以書至四川。趣宋會師伐金。初蒙古主征西夏。太師國王木華黎從駐青家大饗將士。遂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閻之遣塔海監府等宴木華黎於河南。且遣塔哥甘普將兵五萬屬焉。木華黎引兵東行。蒙古將石天應攻葭州。拔之。金將王公佐遁。木華黎攻德破馬蹄。克戎兩寨。夏主遣迷僕帥衆會之。迷僕問木華黎相見之儀。曰汝見汝主。汝主見我。即禮也。迷僕曰未受主命不敢拜。因引衆去。丁卯夏人犯金定西積石之境。冬十一月癸未金陝西東路行省報安塞堡敗夏人之捷。乙未夏人攻金龜谷。是月木華黎進攻延安。迷僕始贊。

馬而拜西夏世將野蒲甘卜率所屬降於蒙古

十五年春二月金貴天安上書有曰請以夏人觀之向日子箭手之在西邊者則博而戰袒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據守臣賊吾軍而擒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吾如此夫以夏人既非前日奈何視宋人猶如前日哉金主不省奏西金提控李師林敗夏人於永水嶺金郭文振奏近得俘者言南北合兵將攻河南陝西金詔樞密備禦秋八月甲申積石州蕃族叛金附於夏夏人攻金德順旋又掠其神林堡九月是時元軍自去年收復陝西至是鳳翔邠涇及南山一帶堡寨皆陷冬十二月己丑金蘭州提控唐括防敗夏人于質孤壘

十六年秋七月壬寅朔夏人攻金積石州羌界寺族多陷沒惟桑通寺僧看通昭通斯沒及答那寺僧奔鞠等拒而不從金詔賞諸僧於轄正將等官而給以廩祿丁己金陰坡族之骨鞠門等叛歸夏金元帥夾谷瑞以兵討之以捷聞冬十一月辛酉金鞏州行元帥府報鞏州破夏人之捷十二月蒙古兵攻夏夏主遵頊傳國於其子德旺遵頊自號上皇德旺改元乾定時蒙古主使史天祥向西夏破賀蘭山還遇敵射傷額出血目為之昏

十七年秋九月先是蒙古主在西城夏國主陰結外援蓄異圖蒙古主密詔字魯討之至是攻銀州克之斬首數萬級獲生口馬駝牛羊數十萬俘監府塔海命都元帥蒙吉不花將兵守其要害而還夏及金平金以夏為北兵所偏將立新主以翰林趙周臣為詔册使既還界上朝議罷其事飛驛卒追回初夏人與金通好不交兵者八十年至貞祐初以小故生釁構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弊至是夏人請和金馮子駿往議季獻甫預行夏使有口辯馮無以折之往復之際至以歲幣為言獻甫曰夏國與本朝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而為兄弟之國使元而輸幣富有據耶曰兄弟且不論宋日曾與吾家二十五萬匹與故具在君獨不知耶金朝必欲修舊好非此列不可獻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之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誠謂使者當以為謹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議以從賜姓之例敝邑雖歲捐五十萬無不可其請以身任之使者詰塞和議乃定夏以兄事金遣其吏部尚書李仲諤修好於金各用本國年號求聘奉國書稱弟

理宗寶慶元年冬十月金以夏國修好詔中外新軍政奏亥遣禮部尚書與敦良大理卿裴滿叙甫侍御史烏古孫宏毅為夏國報成使國書稱兄是月蒙古鐵木真伐夏敗甘肅州西涼府十一月取靈州進次鹽州以西夏納仇人亦臘喝剌昆及不入質子也百守納刺城者夏主之子也城陷不屈而死于惟忠方七歲求從父死蒙古稱異之執以獻其宗王合撒兒王留

養之李恒其後也

二年春正月丁巳朔夏國遣使如金賀正曰蒙古主鐵木真以夏納仇人又不遣質子自將兵伐西夏取黑水等城三月夏主父遵項殂年六十四諡曰英文皇帝號曰神宗夏五月蒙古主避暑於渾垂山取夏甘肅等州蒙古有察罕者父曲也怯律為夏臣其妾方懷察罕不容於嫡母配以掌羊羣者及長武勇過人為蒙古主所知及從攻西夏破肅州師次甘州察罕父曲也怯律居守城中察罕射書招之且求見其弟時弟年十三命登城於高處示之且遣使諭城中使早降其副阿綽等三十六人合謀殺曲也怯律父子併殺使者并力拒守及城破蒙古主欲盡坑之察罕言百姓無辜止罪三十六人秋七月蒙古主取夏西涼府榭羅河羅等縣夏掌國史甯州幹札養守西涼率父老以城降遂踰沙陀至黃河九渡取應里等縣夏國主德旺驚悸而卒年四十六號曰獻宗國人立其弟南平王覲以兵事方殷告於金各停使聘冬十月丁酉夏遣使報哀於金十一月庚申蒙古主進攻夏靈州夏遣鬼名令公以十萬眾來援丙寅蒙古主渡河擊夏師敗之甲戌金遣使之夏國賀正曰丙子夏以兵事方殷報金各停使聘蒙古主駐鹽州還次六盤夏人堅守中興蒙古主遣察罕入城諭以禍福金遣中大夫完顏履信為弔祭夏國使十二月金人聞夏師屢敗召諸臣議兵事西夏改元寶慶

三年春正月蒙古主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兵渡河攻金積石州夏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蒙古鐵木真盡克夏城邑其民穿墾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蒙古主避暑於六盤山仍命阿木魯總兵與賜銀印懷都等與敵大戰於合刺合察兒之地踰月夏國主覲力屈出降遂繫以歸太宗殺之時議屠中興察罕力諫止之馳入安集遺民蒙古太祖因命以夏主遺物盡賜懷都夏立國凡二百餘年抗橫宋遼金元四國倂鄉無常視四國之強弱以為異同至是乃亡元諸將多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藥物兩駝而已是時實金之正大四年元太祖之二十有二年也進士高智耀西人也世仕夏國夏亡隱賀蘭山中元太宗訪求河西故家子弟之賢者得之元史自有傳

八
年
三
月
三
日

三
十
三



聖安本紀

聖安皇帝本紀上

顧炎武撰

聖安皇帝神宗顯皇帝第二子福恭王之長子諱由崧母曰口氏初封德昌王進封世子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河南府恭王薨世子出走懷慶十六年七月嗣封福王十七年三月京師失守四月已巳烈皇帝凶問至南京其時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督師勤王在浦口南京諸大臣聞變倉卒議立君未有所屬而王與潞王以避賊

聖安皇帝本紀上

至淮上大臣意多在潞王總督鳳陽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口口都御史馬士英遺書南京言福王神宗之孫序當立甲申守備南京魏國公徐弘基提督操江誠意伯劉孔昭等南京戶部尚書高弘圖工部尚書程註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掌翰林院事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姜曰廣等南京守備掌南司禮監務太監韓贊周等集朝內兵部右侍郎呂大器署禮兵二部印不肯下筆吏科給事中李沾厲聲言今日有異議者死之時士英握

兵于外與大將靖南伯黃得功總兵官劉澤清劉

良佐高傑等相結諸大將連兵駐江北勢甚張大

臣畏之不敢違于是以福王告廟乙酉弘基等迎

王于江浦丙戌王舟次燕子磯丁亥百官迎見于

龍江關王素衣角帶哭五月戊子溯王乘馬自三

山門外至孝陵從臣請自東門御路入王遜避自

西門入至饗殿口口畢次謁懿文太子陵自朝陽

門入東華門步行謁奉先殿出西華門駐蹕于內

守備府已丑羣臣勸進王辭讓遵景帝故事以福

聖安皇帝本紀上

二

王監國是日口口舉勒根入北京庚寅王行告天禮

升殿百官行四拜禮魏國公徐弘基跪進監國之

寶王受訖再行四拜禮乃退大赦天下其新加練

餉及十二年以後一切雜派並各項錢糧十四年

以前實欠在民者悉免之以張慎言為吏部尚書

壬辰以史可法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高弘

圖為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並入閣辦事馬上

英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

仍總督鳳陽等處地方軍務時朝廷草創大僚無

通曉故事者以學士兼尙書非制也發銀一萬兩遣職方司郎中萬元吉往犒得功等軍以張應元充總兵官鎮守承天等處地方癸巳爲大行皇帝舉哀哭臨甲午以姜曰廣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前禮部尙書王鐸爲東閣大學士並入閣辦事曰廣辭改禮部左侍郎入直以工部侍郎周堪賡爲戶部尙書乙未召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復官遣御史祁彪佳等安撫江南北等處地方可法請分江北爲四鎮以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高傑四入分統之傑駐徐州轄徐州及鳳陽之懷遠五河虹泗州盱眙宿州靈璧蒙城亳州十四州縣經理河北河南開歸等處招討事良佐駐壽州轄鳳陽之鳳陽臨淮定遠壽州霍丘穎州穎上太和廬州之六安州九州縣經理河南陳許等處招討事澤清駐淮安轄十一州縣經理山東等處招討事得功駐廬州轄廬州之合肥巢無爲州滁和二州應天之江浦六合十州縣經理各路援勦事一切軍民皆聽統轄州縣有司皆聽節制營衛原本舊

兵皆聽歸併整理荒蕪田土皆聽開墾山澤有利皆聽開採仍許各于境內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置器之用每鎮額定三萬人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其體統照山海經理鎮各處提督鎮行事所收中原城池卽歸統轄寰宇恢復爵爲上公與開國元勳同准世襲其鳳陽舊有總兵官應罷改副將一員又言操江舊兵單弱請添設九江京口兩鎮以操江總督文臣協理並從之而得功等方各擁兵爭江北諸郡傑圍揚州縱兵大掠且欲渡江而南可法乃奏設督師于揚州節制諸將馬士英以麾下兵至江干上疏勸進丙申召士英入京戎戎羣臣勸進至再三箋王乃許之己亥可法自請督師江北詔以便宜行事各鎮並聽節制撫寧侯朱國弼請裁漕鎮從之召兵部尙書張國維以原官回部佐理戎政召前刑部尙書徐石麒爲都察院右都御史以鄭鴻逵爲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九江等處地方黃蜚以原官鎮守京口等處地

方以韓贊周爲司理監秉筆本監壬寅王卽皇帝
位大赦天下以明年爲弘光元年在京文武各官
普加一級無級可加者進勳階一級并給新銜誥
命在外督撫監司守令並依見任官銜給與誥命
在籍閣臣及六部堂上官年六十以上者存問其
遣配及閒住者並復原官三品以下先行釋罪分
別酌用其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遼東等處
文武官生義不從賊在南者文官察明起用生員
赴禮部報名取印結寄應天府學考試武官指揮
千百戶等赴兵部察驗附在京各衛寄俸弘光元
年糧免十分之一北直隸山西陝西全免五年山
東河南全免三年江北湖廣免十分之五四川免
十分之三以盧九德爲司禮監秉筆太監提督京
營癸卯以馬士英掌兵部事仍入閣辦事以禮部
右侍郎顧錫疇爲禮部尙書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分應天蘇淞爲二巡撫以太常寺少卿左懋第爲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安徵寧池太廣德等
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儲甲辰以忻城伯趙之

龍總督京營戎政以前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田仰
巡撫淮揚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海防進封黃
得功爲靖南侯左良玉爲寧南侯仍各廢一子錦
衣衛千戶世襲封高傑爲興平伯劉澤清爲東平
伯劉良佐爲廣昌伯加馬士英太子太保廢一子
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乙巳以大理寺左寺丞卞
彪佳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地方
總督糧儲提督軍務禁北來逃官不許入京丁未
可法出京督師給銀二十萬兩密諭參將王之綱
等迎母妃于江北郭家寨李自成遣偽制將軍童
學禮等率兵南下至宿遷己酉總督漕運巡撫鳳
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路振飛遣兵擊
敗之擒其僞防禦使武愭張愼言薦前東閣大學
士遣戍吳姓命召之庚戌朝劉孔昭廷許愼言薦
誤國罪臣且定策時有二心聲色俱厲御史王孫
蕃等亦劾孔昭交爭于上前上諭之乃退明日孔
昭具疏論劾愼言乞罷上兩解之弘圖日廣各上
疏乞罷不許以萬元吉爲太僕寺少卿監江北軍

命御史周一敬護送潞王于杭州居住設勇衛營以御馬監太監李國輔監督壬子進魏國公徐弘基南和伯方一元誠意伯劉孔昭撫寧侯朱國弼安遠侯柳祚昌靈壁侯湯國祚東寧伯焦夢熊成安伯郭祚永各官銜二級歲加祿米五十石弘基仍進左柱國賜韓贊周廕弟姪二人盧九德一人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仍賜蟒衣及銀癸丑可法奏先帝已封劉澤清伯爵命加廕一千錦衣衛正千戶世襲甲寅遣督師大學士史可法祭告祖陵

七

七

皇陵寧南侯左良玉祭告顯陵先是賊陷京師定遠總兵官平西伯吳三桂降于口引之入關大敗自成于一千石自成走西安口乃偽稱太子與三桂合軍入京及至則口九王也遂據京師為先帝發喪傳檄河北山東皆下之而道路相傳以為三桂借兵克復又言巡撫遼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黎玉田與三桂合謀德州生員謝陞殺賊所署偽防禦使吳徵文奉香河知縣宗室帥鋤為濟王率士民城守而傳以為前東閣大學士謝陞及前御

史盧世灌於是可法以聞己卯封三桂薊國公世襲命發銀五萬兩漕米十萬石饋之太常寺少卿李沾劾吏部左侍郎呂大器定策時懷二心上曰朕遭時不造痛深君父何心大寶直以宗社攸關勉承重任當日効忠定策諸臣朕已鑒知餘不必深求大器乞罷不許六月庚申以福府千戶常應偽為口軍都督府左都督壬戌上大行皇帝謚曰紹天釋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廟號思宗大行皇后謚曰孝節貞肅淵恭莊毅奉

七

七

天靖聖烈皇后思宗大學士弘圖所擬也以都督同知楊振宗充總兵官鎮守安慶癸亥以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趙光遠為都督同知充總兵官提督四川陝西軍務光遠時鎮守漢中命未至已降于賊甲子工部尙書程註致仕丙寅吏部尙書張慎言致仕士英薦前光祿寺卿阮大鍼可任樞貳子冠帶召見戶科左給事中羅萬象御史詹兆恒王孫蕃陳良弼應天府丞郭維經等交章言大鍼以逆案發配不宜召弘圖請下九卿議與士英不

合各疏求去不許呂大器遂劾士英以入朝爲名橫據國中縱兵劫掠賣官鬻爵諸罪御史黃澍入對廷劾士英司禮監太監何志孔助澍言之上怒士英更爲志孔請得不死先是張獻忠自楚入蜀已陷涪州壬申士英劾從逆諸臣光時亨龔鼎孳陳名夏項煜周鍾等先是周王薨于淮安舟中命于安吉孝豐擇地卜葬丙子劉澤清劾呂大器前巡撫甘肅以私忿殺總兵官柴時華及受賄事大器連疏引疾致仕朝議遣大臣北行使口訪先

九

四鎮皆怒己卯忻城伯趙之龍論先帝廟號思宗爲下謚弘圖疏辨上是之辛巳以徐石麒爲吏部尙書工部左侍郎何應瑞爲工部尙書以巡按淮揚御史王變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贊理軍務巡撫山東壬午以江西按察司副使程世昌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等處地方加謝陞上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禮部尙書黎玉田兵部尙書盧世淮工部右侍郎俱充山陵使王變奏皇太子定王永王俱遇害是日督師標下總兵官于永綬等兵及浙兵闕于鎮江西門焚居民數百家癸未顧錫疇奏奪故少師兼中樞殿大學士溫體仁謚甲甲以邱磊充總兵官鎮守山東大學士高弘圖等奏北使事宜一於天壽山特立園陵厝先帝梓宮并太子二王神櫬一割山海關外地與口一歲幣以十萬爲率一口已僭號執成敵國或稱可漢或稱金國主前代多有之乞下廷臣集議一洪範給銀三萬兩爲山陵及道里諸費秋七月丙戌朔命魯王于台州府居住添設兵部侍

郎二員加張慎言程註太子太保戊子追尊皇考
福恭王曰貞純肅哲聖敬仁毅恭皇帝皇妣曰氏
曰孝誠端惠慈順貞穆皇太后皇祖妣貴妃鄭氏
曰孝寧溫穆莊惠慈憲天裕聖太皇太后皇太
后太皇太后生稱也沒而加之非名也遙上母太
妃鄒氏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謚先妃黃氏曰
孝哲懿莊溫貞仁靖皇后繼妃李氏曰孝義端仁
肅明貞潔皇后追復懿文皇太子廟謚曰興宗孝
康皇帝懿敬皇太子妃常氏曰孝康皇后止建文

聖皇朝本紀一

七

帝謚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親文揚武克純仁一作
篤孝讓皇帝廟號惠宗建文帝后馬氏曰孝愍溫
貞哲睿肅烈襄天弼聖讓皇后追尊恭仁康定景
皇帝謚曰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顯德崇
孝景皇帝廟號代宗貞惠安和景皇后汪氏曰孝
淵肅懿貞惠安和輔天恭聖景皇后庚寅以左懋
第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理河
北聯絡關東軍務馬紹愉爲太僕寺少卿兼兵部
職方司郎中加陳洪範太子太傅往北京癸巳以

巡按四川御史劉之勃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
撫四川龍貴州總督以前屯田道參議范鏞爲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命田仰仍總漕務專
管江北漕額弁催江北各標應給漕米甲午以前
兵部尙書丁啟睿安撫河南賜 李際遇

聖皇朝本紀一

三

劉洪起各總兵官敕乙未依北京更定營制爲五
軍神機三大營各一營至十營以團練總兵官六
人分統之庚子萬壽節癸卯命禮部尙書顧錫疇
祀海甲辰追賜故穎國公傅友德宋國公馮勝謚
乙巳李自成遣兵至保寧府降之庚戌中旨以吏
部右侍郎張有譽爲戶部尙書弘圖封還爭之不
聽辛亥釋高牆罪宗故唐王聿鍵等三百餘人壬
子諭曰朕遭九六之運車書間阻方資郡策旋軫
故都乃文武之交爭致異同之日甚先皇帝神資
獨斷彙納衆流天不降康咎豈在上爾諸臣尙鑒
於前車精白乃心匡復王室若水火不化戈矛轉
輿天下事不堪再壞且視朕爲何如主祖宗成憲
弗尙姑息各宜欽承朕言不再改正閣衙以尙書

兼大學士萬元吉奏有口平西王吳三桂削去濟
蘇州稱奉大清攝政王旨執將南侵執政謂欵使
已行不以為意八月丙辰朔日食戊午罷偏沅巡
撫以前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鶚為兵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四川湖廣雲南貴州
廣西軍務兼理糧餉辛酉加可法少保兼太子太
武英殿大學士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
襲弘圖太子少師進文淵閣大學士曰廣太子少
保進文淵閣大學士士英太子大師進武英殿太
學士鐸太子少保進文淵閣大學士
各廕一子中書舍人以刑部左侍郎
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倉場以前
遼總督丁魁楚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總督河南湖廣軍務巡撫承德襄陽等處地
方兼理糧餉癸亥贈傅友德特進光祿大夫左柱
國麗江王馮勝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寧陵王
功臣廟敕左良玉充提督官開藩武昌甲子張
忠陷成都府蜀王遇害戊辰皇太后自儀鳳門

宮遣靈壁侯湯國祚告於南郊命惠王于廣信
居住壬申以前定夏巡撫樊一禱為兵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川陝等處恢勦軍務
兼理糧餉前 按察司僉事充為事官越其杰
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兼轄賴毫二州
提督軍務傑澤清良佐各疏劾劉宗周激變軍情
動搖聖駕又與得功合疏言羣臣謀危社稷指大
學士姜曰廣會有建安王府鎮國中尉米統額候
考吏部因奏曰廣定策時有異謀并劾前山東按
察司僉事雷縝祚儀制司員外周鑣結黨亂政下
縝祚等獄于是吏科右給事中熊汝霖劾統額誣
詆大臣通政使劉士禎禮科給事中袁彭年劾統
額違制越奏請究問不聽曰廣求去益力癸酉命
修西宮之西花園第一所為皇太后宮丁丑贈吳
三桂父故 總兵官吳襄遼公國母祖氏遼國
夫人戊寅以前總督薊遼軍務為事官王永吉戴
重罪總督山東河北等處軍務庚辰命選淑女辛
巳賜北京死節諸臣工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范

景文等二十二人贈謚祭葬有差建祠雞鳴山賜額旌忠癸未封

鄭芝龍爲南安伯

以前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申紹芳爲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餉江北以前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王應熊改兵部尙書總督川湖雲貴等處專辦蜀寇賜尙方劍一口便宜行事仍給銀三萬兩乙酉以皇太后至京加可法少傅兼太子太傅弘圖日廣各太子太保士英少保兼太子太師鐸太子少保誠意伯劉孔

聖祖實錄本紀二

三

昭等太監韓贊周等各廢陞有差阮大鍼入對稱旨疏陳江防甚悉安遠侯柳祚昌復薦之以爲兵部右侍郎巡閱江務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劾奏不聽自李自成敗走山東諸州縣並殺其僞防禦使牧令復爲明而朝廷矣一官一兵出河北遂安置官屬至濟交以南皆降于 惟濟定州不下是月 將楊方興以兵數千趨濟寧下之九月戊子封皇太后弟千戶鄒存義爲大興伯庚寅以都督僉事張福成充總兵官前往河北山東辛卯

上御經筵壬辰裁各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甲午日廣致仕乙未宗周致仕命黃斌卿移屯九江黃蕪

屯蕪湖采石鄭鴻逵屯鎮江丁酉以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之綱充總兵官挂盪寇將軍印鎮守河南己亥三法司奏定從逆六等條例大逆凌遲處死凡五條凡從賊攻陷京師及爲賊毀宗社易門榜者凡倡率勸進及爲賊草僞詔者凡部院詹事翰林三品以上大臣從賊受僞官爲之親信用事者凡文武封疆大吏如督撫總兵降賊者凡京

聖祖實錄本紀二

三

堂翰林科道部等官爲賊畫策規取地方者以上如本犯不歸歸而又逃者收繫其妻子籍沒其資產斬決不待時凡三條凡四五品京堂及翰林科道官受賊僞命居要地比原職加崇者凡方面分巡分守知府等官降賊者凡文武封疆大吏聞變先逃者絞凡六條凡獻銀獻女獻婢以媚賊求免者凡內外衙門官但受僞命者凡職在巡方遇變而逃者及布按三司分巡分守知府等官遇變逃者凡被賊夾打不能自回仍受僞官者凡受僞官

爲賊疏遠者凡各衙門奉差如管屯管河惟關司
餉等官雖無封疆之責而逃者流凡三條凡內閣
重臣及部院寺三品以上詹事翰林五品以上卽
不從賊偷生潛逃者凡既受僞職後自疏遠先賊
未敗脫身南還者以土斬絞流及遠戍共十一則
如各犯認非自投議減本罪一等如遁歸匿形蓄
謀叵測議于本罪加一等仍收繫其親屬徒凡二
條凡候考候選卽無官守卽未受僞官乃浮沉賊
中賊奔乃還者凡遇賊變偶不逃爲賊協留未受

聖皇皇帝紀上

七

僞官者杖凡一條凡初爲賊所拘未受僞官乘間
先歸者上曰北都淪喪帝后升遐巷戰死紱者遂
無一人且反面事仇甘心降賊爲之指斥先帝規
並海宇人心已喪法紀何存所奏旣已會議允當
並先奪職其絞罪以上三法可行撫按官逮至京
訊之流罪以下撫按官依律卽訊具奏其有身雖
陷賊而能改圖歸正擒殺賊首及以兵馬城池來
歸或爲我內應克建大功或爲我內閣効忠本朝
者仍從優陞賞不用此例辛丑以通政司右參議

王灤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東江等處
備兵援遼恢復金復海蓋贊理軍務兼管糧餉以

牟文綬充總兵官鎮守荊州總理漢土

官兵時荊州未復命文綬自施 衛收集土兵出

夔州以圖之癸卯以後軍都督府都督王允成充

署總兵官鎮守岳州士英請定童生納銀經送學

道收考免府縣二試其銀以充兵部招練軍器之

用從之乙巳給越其杰銀十五萬兩令募兵屯田

追賜國初諸臣陶安等先朝諫死諸臣蔣欽等謚

聖皇皇帝紀二

六

丙午召萬元吉還以右軍都督府左都督杜弘域

提督池太等處軍務丁未上皇考陵名曰熙陵已

酉進封朱國弼爲保國公爵一輩辛亥加李沾都

察院左都御史命法司逮問呂大器以中軍都督

府右都督盧鼎充總兵官武漢團練正紀寧南營

務開納助工事例癸丑命刑部逮問黃澍是月高

傑率兵赴鎮戶科給事中陸朗例出爲福建

特旨留之御史黃耳鼎例出爲江西按察

司副使與朗并疏攻吏部尙書徐石麒冬十月乙

卯朔石麒致仕耳鼎復為御史以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李成棟充總兵官挂鎮徐將軍印鎮守徐州

李世春充總兵官鎮守泗州

賀允昌為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總兵官

鎮守揚州併巡上下江御史為一差故周延儒子

奕封乞免追贖時有舉人汪庶者與廷儒弟舉人

正儀嫺連中旨欲移坐之而不詳其名以為賭也

迷坐賭贖六萬而免奕封所坐六萬之半丙辰以

鄭芝龍充總兵官鎮守福建以黔省援楚副將羅

聯芳為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貴

州已未以逃官前兵部尚書張縉彥載罪總督北

直隸山西河南北軍務便宜行事庚申大學士高

弘圖致仕遣司禮監太監孫元德察催直隸浙江

福建金花歲改段價九庫一應錢糧仍督兩浙漕

糧監課洋稅并一切修練備儲事宜甲子加何騰

蛟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仍巡撫湖

廣全屬地方賜北京死節太監王承恩等九人贈

謚祭葬廕有差丙寅命于杭州選淑女旨下有校

聖朝皇帝本紀上

北

尉人役突入民家搜索女子有投水自盡者巡視

京城御史朱國昌等以聞及選入又不稱旨上怒

命各城推戶舉首隱匿者罪及地方鄰佑各官重

處而或言天下美女及妝飾精妙無過蘇杭於是

訪求之使四出矣壬申中旨以吏部右侍郎張捷

為吏部尚書癸酉改丁魁楚以原官總督兩廣軍

務兼理糧餉巡撫廣東等處地方追復代宗生母

賢妃吳氏上謚曰孝翼溫惠淑慎慈仁匡天錫聖

皇太后惠宗長子文奎曰恭愍皇太子弟允燧為

吳悼王允燧為衡愍王允燧為徐哀王追封惠宗

子文圭為原懷王並附祀孝康陵復江都宜春南

平等四郡主為公主耿璿于禮為駙馬都尉甲戌

以逃官前左春坊左中允衛允文兼兵科給事中

監興平伯軍命鄭鴻逵挂鎮海將軍印乙亥以江

西按察司副使張秉貞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

撫浙江提督軍務丙子命以來年正月上辛合祀

天地於南郊士英請發欵單于各撫按分給所屬

司道府州縣官凡贖鍰自杖以上俱注單貯庫解

聖朝皇帝本紀上

年

部充餉其不充單者以賊論從之丁丑以兵部左侍郎解學龍爲刑部尙書前太僕寺少卿楊維垣爲通政使司通政使命王永吉且駐河上擇險要地方暫料理山東河北戰守事宜俟陳洪範等還日奏請進止戊辰加左良至太子太傅壬午命停今年決囚以 監太監孫呈秀爲山東總監同王濬行事濬至安東不能前有旨令駐淮上賜故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衛景瑗等五人贈謚癸未以前吏科都給事中劉安行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直隸浙江沿海開墾屯田市舶魚鹽等稅兼理海防軍務通政使司右參議劉若金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福建廣東沿海開墾屯田市舶魚鹽橋稅珠池兼理海防軍務授朱統纘行人司行人鑄弘光通寶錢是月漳州賊破雲霄城據之官兵討之賊走大埔十一月戊子西宮成賜名慈禧殿續封鄧文克爲定遠侯辛卯令生員納銀充貢邱磊在安東與劉澤清不協可法奏其有異謀遣右鎮總兵官柏永馥執之下淮安

三

獄自盡癸巳命遼王于台州寧海縣居住乙未夜端門外火時山東及豐沛並入于 分兩道一入宿遷一破海州澤清等以聞請並何樂竊與王變等畫地分守從之丁酉祁彪佳子告庚子以兵科右給事中李永茂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等處地方提督軍務丁未以兵部右侍郎張鳳翔爲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直隸浙江水陸軍務兼理糧餉巡撫蘇淞等處地方以浙江按察司副使盧若騰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江北屯田巡撫鳳陽等處地方以江西按察司副使耿廷籙爲太僕寺少卿調雲南臨安府土官沙定洲兵馬從建昌入川勦賊庚戌以 軍都督府左都督許定國充總兵官挂鎮北將軍印鎮守開封辛亥士英請于金山岡山築城從之壬子復逃官御史蘇京官駐廟灣聯絡海上先是徐州土賊程繼孔擒至京 變逃歸高傑擒斬之加傑太子少傅可法太傅士英太保鐸太傅自五月不雨至于是月十二月乙卯朔日荆王于九江府

居住丁巳進封劉孔昭為誠意侯劉澤清為東平侯孔昭辭許之禁巡按御史不許拿訪庚申賜建文死節諸臣贈諡辛酉以何騰蛟總督四川湖廣雲南貴州廣西等處軍務兼督糧餉專理恢復勅召楊鶯回部癸亥續封徐洪爵為永康侯甲子命程世昌兼督上江漕務丙寅改上孝宗后張氏曰孝成靖肅莊慈哲懿扶天贊聖敬皇后大閱京軍命士英代先是李自成遣兵攻即陽撫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起元分守監軍

高斗樞

王光恩等出戰敗之固守數月不下命左

良玉率兵救之戊辰以樞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已已陳洪範還奏於十月十二日至北京夷官剛林等語甚誇慢懋第抗詞不屈二十九日至河西務遙祭先帝十一月四日至滄州遣騎追執懋第等去國書未投因言閣議主于抗節使臣將命不敢委曲上曰國家艱難之際費十餘萬金錢遣使庭亦欲得常并力滅賊如何閣議止以抗為不辱命我當自強之歎否原不

足恃爾文武臣工當益切痛恥秣馬厲兵乘時恢復以申大仇洪範又密奏聞黃得功劉良佐皆陰與通二人疏辨上曰此中反間不足信命洪範往督師軍前尋給假去楊維垣上疏追論三朝黨局上曰宵人躁競不難矯誣君父以逞其私安知忠孝之道王之宋等已經大赦姑不追究三朝要典民間尚有存者禮部訪求一部送入史館以存列聖慈孝之實又奏逆案多枉命吏部察明分別復職起用有狂僧大悲至京自稱齊王又稱潞

王下錦衣衛訊壬申加士英少師改命王永吉總督防河鎮將癸酉復逃官前左春坊左諭德韓四維官工科右給事中戴英劾之改別衙門用甲戌遣士英視牲乙亥復逃官兵科給事中時敏官開屯浙江大瞿等山丁丑諭吏部自天啟以前詞臣有勞績者察明贈官不得與廕刑部尚書解學龍等奏從賊請臣獄宋企劾等十一人凌遲光時亨等四人斬秋後處決陳名夏等七人絞王孫蕙等十五人充軍宋學顯等十人徙潘同春等八人杖

自絞以下皆聽贖其在 何瑞徵等二十人俟二
三年後定罪翁元益等二十七人存疑及已用張
縉彥等七人奉旨未用姜荃林等三人已故吳家
周等二人俱不在六等之列以上以諸臣擬罪太輕
命三法司再議開納文武職官諸命分防河沈地
王之綱自水城至寧陵許定國自寧陵以西至蘭
陽劉洪起自祥符至汜水李際遇專防河南一府
曹友義防邳州以西張士儀防邳州以東時 祿
王兵自孟津縣渡河李際遇迎降縉彥等並走沈
邱命高傑率兵進屯歸德以備之戊寅上御興定
宮是日傑自徐州進兵已卯加徐起元兵部右侍
郎高斗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辛巳罷南郊改於
明年冬至御史沈宸荃諫不聽壬午以應天府丞
瞿式耜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

馬乾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命
張縉彥以總督兼巡撫歸德開封河南三府督諸
將防河恢勦河北漳關等處地方越其杰巡撫汝
寧南陽貴州三府恢勦河南湖廣等處地方士莛

奏請推酤從之癸未以叅將署川東鎮守事務賈
登聯為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總兵官前往四
川

聖安皇帝本紀下

顧炎武讀

宏光元年春正月乙酉朔大雪免百官朝賀以殿

成加應熊太子太保可法太保兼太子太師進

建極殿大學士士英少師兼太子太師進中極殿

大學士鐸少保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各

賜蟒衣一襲廕一子尙寶寺丞以士英掌文淵閣

印亮首輔辦事可法辭太保許之以吏部左侍郎

蔡奕琛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癸巳命得功良佐率兵進屯穎毫二人受命不行

許定國陰送款于 傑至睢州乙未定國伏兵享

傑於城中殺之明日傑部將攻睢州定國引兵走

考城圍之定國之降於 壬寅命在京諸臣自陳

保國公朱國弼及御史張孫振劾刑部尙書解學

龍賈法庇賊丙午奪學龍職丁未召前都察院左

都御史唐世濟復官壬子加衛允文兵部右侍郎

總督興平標下鎮將兵馬經略開歸防勦軍務是

月 入西安府李自成走襄陽二月甲寅朔命于

嘉興紹興二府選淑女左良王薦太僕寺鄉王驥

可任巡撫丙辰以驥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湖廣提督軍務兼理糧儲命高斗樞回京另用己

未以阮大鍼爲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協理部事仍管巡閱江防事務以工部左侍郎高

倬爲刑部尙書人有上書言廣信建寧衢州之間

有雲霧山爲先朝封禁開之可以助國命太監李

國輔往視之甲子謚皇太子曰獻愍定王曰哀永

王曰悼乙丑命于蘇州製造大婚冠服丁卯禮部

尙書顧錫疇免官廕方孝孺裔孫樹節爲翰林院

五經博士高傑妻邢氏有子元爵尙幼在揚州可

法請以標下 李本身提督軍馬與諸神

將分屯梁宋間上曰興平創立軍府以忠死事身

肉未寒兼有嗣子朕豈忍以其兵馬信地遽授他

人可令其妻邢氏同元爵照舊統轄元爵年幼督

師輔臣代爲料理示朕不忘忠臣至意李本身仍

領前鋒俟有功優敘良佐上書追論傑罪請別委

一人統其衆不許又言本身庸弁耻與爲五朝廷

亦以提督體統尊難之已而邢氏上書請以本身
爲提督允文亦其疏如邢氏言從之命未下先是
四鎮之南來也以揚州富實各思據之傑兵先至
揚州人不納遂圍之得功引兵至天長欲爭揚州
朝廷遣萬元吉諭之得功奉詔可法至揚州爲傑
所要奏許其家屬居揚而得功在廬州山瘡又新
破嘗怏怏不平聞傑死又引兵回揚州士英以問
上曰大臣當先國事而後私仇黃得功若何揚州
使高營兵將棄信東顧狡 躡之而南誰執其咎

皇朝通志

三

朕於諸藩鎮恩禮有加諸藩亦當恪守臣節無得
輕舉以誤國家可法在徐州安插高兵聞之馳還
會上遣太監盧九德高起潛李應昇諭得功得功
奉詔李本身等聞得功向揚州棄信引兵還上命
起潛駐揚州安撫將士乙亥追封皇弟由棨爲穎
王謚曰冲禮部請朝日命待南郊禮成行之丙子
更上先帝廟號曰毅宗封慈煥爲崇王命於福州
府居住時廷論多及先朝舊事欲追罪當日建言
三案之人並及門戶諸人上優容不許而科道交

章引繩批根日益深切羣臣多不自安袁繼成以
總督在九江疏言三朝要典爲先帝所焚之書不
宜存已而左良玉亦上疏論之上曰此朕家事列
聖父子兄弟之間數十年無纖毫間言當日諸臣
妄興誣構卿一細閱亦當倍增悲憤但造禍之臣
物故幾盡與見在廷臣功罪無關朕已悉從寬宥
不必疑猜黃澍之被收也倚良玉不至繼成爲之
請許回籍聽勘御史左光先被收亦奔良玉與呂
大器皆不至御史袁弘勳劾繼成庇護三案繼成

皇朝通志

四

疏辨上曰袁繼成身任封疆自有本等職業賊信
方急當一心料理軍務不得借題尋釁然自是失
職之臣駸駸有挾藩鎮以抗朝廷之意矣兵部職
方司主事彭遇應召對中旨改御史巡按浙江以
家丁數百人行至杭州不戢杭人踴躍門逐之改
巡按淮揚已卯續封張承志惠安伯禮部右侍郎
管紹寧署部印失之士英爲之請盡易南京各衙
門印去南京二字癸未大悲棄市鴻臚寺少卿高
夢箕奏先帝皇太子自北來今往杭州上遣內臣

蹤跡至錢塘江上得之三月甲申朔至京都入傳
言太子至人人色喜又言上未有子且以爲子京
城內外一日中告語幾編太子在興善寺中發勇
衛營兵五百人守之夜五鼓傳上旨移太子至錦
衣衛掌衛事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馮可宗邸舍
乙酉上御武英殿命府部九卿科道官及左春坊
左中允劉正宗右春坊右中允李景廉前詹事府
少詹事方拱乾等審視正宗等皆前東宮講官於
是百官公服獨拱乾有罪便服趨上太子曰方先

聖賢帝本紀下

五

生及問正宗等皆不識又問講書何地講何書習
何字答多不符兵科不給事中戴英進曰先帝十
六年冬御中左門親鞫吳昌時太子侍旁噫之乎
不對羣臣環詰之遂供出姓名王之明爲故駙馬
都尉王昺之姪孫曾侍衛東宮家破南奔遇夢箕
家丁穆虎聲之祚稱太子拱乾則于侍衛日識之
也奏上丙戌下之明中城兵馬司獄以禮部尙書
兼翰林院學士錢謙益掌部事丁亥復故少師兼
中樞殿大學士溫體仁謚戊子命司禮監隨堂內

官監太監禡尙總監兩淮鹽課嚴察兵馬糧餉命

督師大學士應熊兼制雲南貴州湖廣廣西鄜陽

偏沅各督撫應熊劾馬乾將掠不法奪官下督撫

逮訊壬辰命百官會審王之明於午門外河南有

婦人童氏自稱上藩邸時元妃巡按御史陳潛夫

信之具儀從送至京上大怒下童氏歸衣衛獄并

逮潛夫至京訊之以耿廷錄爲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巡撫四川提督軍務兼理糧餉癸巳遙祭諸陵

戊戌以黃斌卿充總兵官挂徵蠻將軍印鎮守廣

聖賢帝本紀下

六

西三法司以王之明獄上上曰此必姦人密謀授

意圖爲不軌非高夢箕一人可辦法司其嚴行究

訊兩月以來往來踪跡及主使之入於是人情益

懼民間流言指馬士英王鐸共謀戕害太子黃得

功上疏言先帝之子卽皇上之子眞僞未辨乞多

方保留若驟處死卽果詐僞天下必以爲眞東宮

矣上乃命養之獄中勿遂加刑俟布告天下愚夫

愚婦皆已明白然後申法而劉良佐上疏並言太

子童氏二事謂上爲羣臣所欺將使天倫絕滅上

曰朕元妃黃氏先朝册封不幸先逝繼妃李氏又已殉難登極之初卽追封后號詔示海內卿爲大臣豈不聞知童氏不知何處妖婦詐冒朕妃厥初爲郡王有何東西二宮據供是邵陵王宮人尙未悉眞僞王之明是駟馬王昂之姪孫避難南來高夢箕家丁穆虎聲令冒認東宮正在嚴究若果眞實朕于夫妻伯姪之間豈無天性况宮殿相從患難者頗多朕於先帝無纖介之嫌因宗社無主不得已從羣臣之請勉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忍

七

加毒害於其血脉至於舉朝文武往非先帝舊臣往不如鄉肯昧本心害其誰子朕夫妻之情又豈羣臣所能欺蔽但太祖之天潢先帝之遺體不可以異姓頑童聲亂宗廟宮闈風化所關豈容妖婦闖入國有大綱法有常刑卿不得妄聽妖祀猥生疑議因命法司先將二案審明情節傳示中外以釋羣疑然而流言日甚已亥上懿安皇后謚曰孝哀慈靖恭惠溫貞借天協聖慈皇后更上皇考謚曰孝皇帝壬寅先帝忌日上於宮中舉哀百官于

太平門外設壇遙祭甲辰封 黃九

鼎爲維中軸己巳以殿工成加可法太師士英太保鐸少保密圖日廣各太子太傅李際遇許定國既降於 盡得河南開封之地引兵南下王之綱走宿州是日 陷歸德府巡按御史凌駟死之丙午罷安慶巡撫以兵部右侍郎朱大典爲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廣昌靖南池院等鎮軍務巡撫應天安慶等處地方總理糧儲兼督上江漕糧丁未命後軍都督府右都督總兵官

八

方國安挂鎮南將軍印駐防池口己酉以光祿寺少卿錢繼登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兩淮鹽法兼理江防軍務贈高傑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左良玉在先帝時已擁兵跋扈及上卽位數上書侵撓朝政聞有太子事具疏言大臣蔽主危害皇儲時良玉且病其子桂平賊將軍印總兵官中軍都督府右都督夢庚性凶狡一時失職諸臣在軍中者又爲春秋與趙鞅之說以贊成之遂舉兵反以奉太子密旨誅姦臣馬士英爲名

王子加李本身太子少保 軍都督府左都督提
督興平標下兵馬夏四月丙辰良玉陷九江府丁
巳追卹三案諸臣劉廷元等二十人並復原官仍
各贈廕有差良玉兵自九江而下所至禁掠乙未
陷東流京師戒嚴以公侯分守長安等門及都城
十三門徵靖南廣昌東平三鎮兵入衛命可法至
江北調度命阮大鍼率兵巡防上江上諭三法司
附逆一案日久不結殊非法紀朕新政之初姑從
寬貸光時亨力阻南遷致先帝蒙難周鍾以詞臣

皇朝通志本紀下

九

降賊乘馬不下梓宮武棟爲賊僞官任事三人卽
便會官處決其餘擬斬者發雲南金齒等衛永遠
充軍擬絞者發廣西地而充軍終身責令地方撫
按官拘解軍罪以下並宥爲民永不敘用周鍾雷
續祚結黨亂政招引外兵圖爲不軌於獄中勦令
自盡此外當日有挾持異議者都與大赦朕爲天
子豈計匹夫夙嫌並案內曾得罪皇祖妣皇考者
俱勿問文武諸臣不許再提往事屢汗奏章違者
治罪是日戮時亨鍾棟於市鍾續祚自盡以光祿

寺卿祁逢吉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總督倉場續封劉允柱爲寧晉伯庚申續封張
國材爲安鄉伯是日良玉陷安慶府初興平所將
皆秦人於四鎮中最彊朝廷以衝地委之自李本
身等引兵還 自大梁以南如入無人之境而提
督之命久不下將士無固志因留揚州不進於是
自歸德分兩道一趨亳州一趨陽山徐州李成
棟奔揚州壬戌封常澄爲襄王命于汀州府居住
是日都督黃斌卿等與良玉兵戰于銅陵之灰河

皇朝通志本紀下

十

敗之明日復戰沉其船三十艘上命發銀幣至軍
中勞諸將是時勤王之兵四集軍勢稍振良玉尋
死于九江然淮南單弱 自此益進而南事不可
爲矣己丑 陷泗州丙寅渡淮丁卯遷淑女於元
纘殿路王在杭州上書請移僻靜一郡戊辰命移
于湖州府賜勅獎勵且命移周魯二王於江西廣
東時河南盡入于 獨劉洪起尙在光黃之間已
巳以洪起爲提督汝寧開封等處援勦總兵官庚
午命王永吉總督防河兼巡撫鳳淮廬三府錢繼

登兼巡撫揚州一府召田仰回部繼發辭命 吉
并撫揚州時上流梗塞王驥未行而言者以湖南
多警命楊鶚仍為巡撫駐常德澧州於是興平兵
盡棄信還擊其家眷至瓜州掠民舟欲渡江有旨
令鄭鴻達扼守京口敢有一兵渡江者以大礮擊
之日有斬獲報捷而 遂長驅南下辛未 圍揚
州甲戌加得功左柱國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
世襲丙子以御史霍達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
撫蘇淞常鎮四府提督軍務兼理糧儲丁丑 陷

揚州屠之督師太

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兼建

極殿大學士史可法不知所在戊寅追封于謙為
臨安伯五月壬午朔以山東布政使司右叅議李
彬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癸未命移惠
王于嘉興府得功率兵進擊夢庚敗之丙戌進封
得功靖國公世襲加大鉞大典太子太保廕一子
錦衣衛千戶諸將各陞廕有差遣司禮監太監王
肇基賈銀幣往勞丁亥封鄭鴻達靖口伯分蘇淞
常鎮為二巡撫以兵部職方司郎中楊文驄為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常鎮二府兼轄沿海揚州
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儲己丑夜 以小舟
自七里江渡庚寅且抵南岸鴻達以水師奔福建
陷鎮江府辛卯夜二鼓上出通濟門幸太平壬
辰未明士英奉皇太后如杭州日加已有百姓數
百人破中城兵馬司獄出王之明稱皇太子奉之
入宮宮中金帛器玩搶奪一空吏部尚書張捷刑
部尚書高倬戶部江西司郎中劉成治山西司主
事吳嘉允中書科中書舍人翼廷祥欽天監博士

陳子階國子監監生吳可基皆死之癸巳上至燕

湖命大典大鉞兼東閣大學士督師以揚州府同
知李繼晟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時無
紙亦不及用寶各以一幅紙書其官銜姓名京城
百姓相聚搜殺士英故所部監兵及其姻黨破人
家劫財物總督京營戎政少保兼太子太保忻城
伯趙之龍捕斬數十人閉城門遣人具啟於
兵自丹陽趨句容乙未夜前隊至郊壇門丙申
豫王至營于郊壇北之龍及諸勳戚文武大臣

皆迎降 執之明廣昌伯劉良佐率兵入援次上
新河降於 己亥 豫王入南京上將幸杭州命
大典國安以所部兵先發都督杜克威扈從得功
率兵斷後未行癸卯良佐率 兵犯駕左柱國太
師靖國公黃得功死之其將田雄等奉上如 營
丙午上至南京九月甲寅上北狩

聖安皇帝本紀下終

聖安皇帝本紀下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
（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
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
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
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
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
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行在陽秋

行在陽秋

二卷

行在陽秋上

隆武丙戌二年冬十月十四日丙戌永明王監國肇

慶以明年為永曆元年

御諱由榔 神宗孫也 皇考桂端王生四子

長由 次由 俱為獻賊所害三由 封安仁

王以病薨四永明即王 上也天資聰明仁厚

皇考自衡徙梧以病薨上居苦次會隆武蒙

塵報至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等

謂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乃迎桂嗣王至肇慶立

行在陽秋上

之以府署為行在頒詔楚滇黔蜀

閣輔蘇觀生自南雄撤兵還廣州閣臣何吾驥自

閩遁歸青山加丁魁楚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瞿

式耜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

魁楚原任兩廣總督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兼

吏部右侍郎賜劬劍進平粵候今以吏部右侍

郎入閣攝尚書事兼戎政式耜原任廣西巡撫

兵部右侍郎今以禮部尚書入閣兼兵部尚書

掌銓事

封李明忠武靖伯鎮南詔

以許德生為潯州推官監明忠軍 明忠江西

人狼兵帥也初奉隆武詔協勦江西八月率潯

州兵六千至肇慶九月至三水聞隆武汀州之

變返肇慶預推戴

原任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呂大器自閩赴行在

仍用原官辦事旋以病致仕

原任兵部尚書守制李永茂赴行在

上隆武帝尊號曰思文皇帝后曰思文皇后

行在陽秋 上

擢原任福建布政吳炳為戶部尚書

督師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何騰蛟等公疏勸進

隆武朝騰蛟進定興候賜劍駐軍長沙楚撫兵

部右侍郎右副都史御堵胤錫受隆武命督雲

貴師會聞汀變騰蛟胤錫公疏達行在

補馬吉翔郭承吳嚴雲從吳繼嗣等為錦衣衛使

吉翔北真入繼嗣泳鹿人崇禎十六年獻賊陷

衡州 皇考皇兄及 上借宮嬪自永州奔粵

西行李蕭然過道州州人不納及羈縻行駕以

素賂及賊入城賴繼嗣夫婦以肩輿衛 上及

國母于難 上失金冊繼嗣亦失所佩州印賊

踞城四十餘日無兵衛繼嗣密約粵西鎮楊國

威引兵復城國威過道州覓得州印繼嗣亦獲

金冊獻之

進武崗伯劉承胤武定候鎮寶慶

以王坤為司禮監秉太監

坤故北闕自閩來奔

十一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行在陽秋 上

進何騰蛟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

得贛州敗報司禮太監王坤請駕移踞梧州大學

士瞿式耜諫止之

唐王自立手廣東改元紹武以蘇觀生為大學士

觀生過三水不赴肇慶而行在諸臣以觀生無

推戴意拒之適唐王與淮王航海而至觀生遂

奉唐王監國

遣兵科給事中彭耀入廣州諭唐王去帝號不從

耀遇害

故大學士陳子壯廣州人移書瞿式耜請與師
東向以靖唐藩式耜以聞 上曰先遣官諭之
俟其拒命討之未晚也蘇觀生既殺耀曰集兵
向肇慶而清兵因得乘間窺湖惠矣兵科給事
中陳邦彥同耀受命入廣州聞耀死乃還

以林佳鼎為總督兵部侍郎勦唐藩

十八日庚申 上即皇帝位于肇慶追尊 皇考

桂端王為興宗皇帝追母王太妃為皇太后立妃

王氏為皇后大赦天下進瞿式耜文淵閣大學士

行在陽秋 上 四

以朱容藩學宗入府事

遣錦衣衛嚴雲從護送三宮居桂林救靖江王防

守

授陳子壯中樞殿大學士兵部尚書節制兩廣江

西福建湖廣軍務賜尚方劍便宜行事

二十日壬戌清李成棟入潮州遂入惠州

遣蕭琦兵部尚書晏日曙工部尚書周光夏都御

史李用楫等為各道御史

補原任少詹兼侍讀朱天麟翰林院學士

二十九日總督林佳鼎捷于三水

唐王遣督師陳 泰歐陽 等軍于三水城而

將犯行在武靖伯李明忠自韶州入援戰于三

水大捷俘斬八百餘級陳泰遁去

十二月初三日總督林佳鼎兵潰于海口監軍夏

四敷赴水死佳鼎不知所在或曰與四敷同赴

水死三水之捷佳鼎有驕色督兵晝夜兼行唐

王兵偽降誘其水師至 海口適東南風大作

唐王兵以火攻之佳鼎等盡登岸列營泥淖深

行在陽秋 上卷四 五

三尺餘人馬盡陷兵大潰李明忠二三十騎奪

路去許德生被獲至廣州繫獄明忠尋降于清

後復返正

特授王化澄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總督粵師周

鼎瀚兵科給事中

化澄原任以御史巡粵加大理卿鼎瀚原任戶

部郎中 上以林佳鼎失事也化澄鼎瀚皆以

內批用翟耜奏內批用人非與朝舉勳 上不

允

進原任兵部尚書李永茂東閣大學知經筵

永茂以守制不入直專知經筵永茂疏薦鄉望

十五人御史劉湘客與焉太監王坤啟視不悅

于十四 悉塗抹其名湘客被黜永茂佛以去

爭之瞿式耜奏大臣論薦固其職司禮輒去取

其間何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坤復疏薦海內

名卿數十人式耜曰司禮抑人固不可薦人更

不可後湘客改官編修充經筵講官

加王化澄兵部尚書

行在陽秋上

六

旨杖御史童琳奪科臣劉蕡等職大學士瞿式耜

疏寢之

琳劾都御周光夏私亂臺規 旨下廷杖式耜

曰新政未布何可杖言官 上從之蕡等以劾

司監王坤落職賴式耜疏救得賜環

中允方以智棄官去

王坤疑劉蕡疏出以智手故以智力求去

十五日清陷廣州

清將佟養甲李成棟遣遊擊龐起龍偽為援兵

求人城內信之遂蜂擁而入內兵登城戰一

晝夜擒斬清遊擊王士選清兵欲退會有內應

遂陷唐王破獲自盡周益諸王俱遇害蘇觀生

目縊死許德生降于北紹武守臣忠惠伯王之

臣大學何吾驕及顧元鏡洪天攬潘曾璋李綺

曹燁耿獻忠毛毓祥等俱降其在籍剃髮降者

為李魯斯王應華梁應材何瑞隆等又葉廷祥

曾道唯陳世傑關捷先等俱降

清徇東莞新會等縣

行在陽秋上

七

二十五日行在得廣州陷報 上乘輿出城駕小

舟如西峽傳幸梧州大學士瞿式耜從駕而西丁

魁楚走岑溪王化澄走潯州

清兵薄廣城且急式耜方典選請視師督戰駐

峽口王坤復趣 上西遊之式耜夜乘小舟留

駕日我兵水陸見至三水可上下搃也爭之不

得請身留肇慶宗人府朱容藩奏日左右所恃

惟式耜一人式耜留守則 上行益孤 上舟

西式耜部署五日疾趨梧 上西行又五日矣

魁楚惑于姦奔蘇鵬從悟入岑溪化澄攜中樞

印走潯州西上護輝者惟式耜一人兵部尚書

李永茂工部尚書晏日曙太僕卿田芳走博白

清以降撫曹燁仍巡撫廣西

燁欽縣人 進士

改廉州知州陸世廉于梧州

授熊兆壁兵主事

兆壁廷弼子也原任容縣知縣旋棄官去

授孫順則辰州分守道

行在梧州

清兵犯湖湘命督師何騰蛟率楚師禦之命大學

士瞿式耜轉粵西餉濟師

駕至梧州

封三國暨武靖侯王維恭華亭侯

以國戚故也

元年刻春正月癸卯朔 駕在梧州

時戶部尚書吳炳翰林學士方以智朱天麟文

選司郎中吳貞疏給事中唐誠張起御史程源

中書舍人吳其雷洪士彰錦衣衛馬吉翔等俱

從

命魯王總理南北直省錢糧軍馬恢復事文武爵

賞俱聽便宜行事

封陳邦傅思恩侯焦璉新興伯

駕發梧州

上自梧州北幸桂林閣部瞿式耜從行 上欲

府江達桂林兵衛參將梧州知府陸世廉惟募

舟夫以進式耜扈駕西行夜昭平 板灘

原任右兼都御史巡撫廣信張家玉起兵東莞兵

行在梧州

部職方司主事陳邦彥起兵復順德縣

丁未日食

山東鄉兵攻莒州

十六日李成棟陷肇慶

駕幸桂林

兵部主事陳邦彥招降日行灘余龍等水師焚

清艘百餘于東莞直抵廣州境李成棟返救故

乘輿得達桂林

劉湘客曰 上于正月幸桂林式耜肅堂陞敕

守禦誕告楚蜀各路征鎮粵西居山川上游清
不能仰面攻明矣兵士雲屯湖南北立需戰粵
南大通滇柳慶出黔左右兩江四十五洞土痕
悍再警國家惠威三百年撫粵悉受銜縻足支
內侵桂城爲明辟都疏請道里之可達行在者
加翟式相太子太保駐梧州
廿三日虜陷高雷廉三州
東筦張家玉聚衆入海

潮惠二州林舉賢陳耀起兵衆至萬人

行在錄上

十

二十九日虜陷梧州

潯州守將李明忠平禦守將李承忠俱以兵降北

承忠或作承志

叛將杜永和犯岑溪平粵公丁魁楚督戰墮水死

魁楚有兵千餘屯岑溪李成棟遣副將杜永和

招之不至永和水陸兼進魁楚與戰于藤江中

矢走死

二月壬申朔潮州賴天肖起兵叛將文貴陳虎余

成隆來戰擊敗斬之

韶州陳順簡信起兵惠州蘇來起兵新會鄉紳黃
奇策起兵

清遣沙遠勉撤奇聖來招撫奇策斬之

進吳炳方以智東閣大學士同入直

以智旋罷去

以原任吏部侍郎王錫袞禮部尙書文安之爲東

閣大學士

以周堪廣郭和賢劉遠生等爲各部尙書以毛壽

登吳德操等爲御史丁時魁禮科給事金堡禮科

行在錄上

都給事中兼職方員外

補萬六吉爲給事中蔡之俊翰林簡討

初八日己卯海師攻福州叛將張應夢出戰海師

遁

鄭彩周崔芝合兵攻漳平不克總兵陳國祚力戰

死之

十一日壬午月掩歲星于東井

孫守法屯兵長安石鰲谷

陳那彥師次高平

邦彥遣馬應瓦以舟次攻順德

鄭彩克漳浦擒斬虜官計國男

海師攻興化叛將張應元逆賊而走

晉劉承胤安國公曹志建承國公焦璉新興侯郝

永忠南安侯盧鼎宜章伯

十五日丙戌駕幸全州敕新興侯守桂林

上幸桂林復謀移蹕大學士瞿式耜力爭弗聽

竟出全陽

廿二日癸巳海師次福清不克

禮在陽秋上

十一

岡城三日叛將陳心裕兵出北門逃走

二十四日乙未林舉賢陳耀政廣州不克陣斬清

將劉朝用周一鳳而去

丙申清陷長沙

知縣王宸縣丞楊日新降

丁酉清陷湘陰

王進才大掠湘陰而遁清兵遂入城縣丞扶雲

鳳迎降

督師何騰蛟師次衡上

騰蛟檄張光壁黃朝宣等搜長沙俱不至朝宣走衡州

是月安國公劉承胤朝行在

詔幸永州

駕至全州楚將劉承胤欲擁入桂林 太后不

允遂幸永州

三月壬寅朔犁虜伯孫守法復寧州

大學士瞿式耜自梧州還桂林

時警報狎至 上念式耜元臣論趣治裝從行

禮在陽秋上

十一

式耜謝曰君以仁臣以義臣奉命守此上得與

此地共存亡于是從官皆行式耜獨守

甲辰李成棟再陷順德敗余龍于黃蓮焚舟數百

馬應房戰死

丁未賴熊攻復建陽

清兵逼梧州陳邦傳棄平樂走

敕大學士瞿式耜留守桂林賜尙方劍節制諸軍

王坤越 上幸楚式耜泣諫不能挽無已請身

留桂故有是命式耜仍疏請 上暫蹕全州以

扼楚粵之中內外兼顧

戊申瀏陽伯董英降于清

自瀏陽出降

壬子清以耿藩伯為廣西巡撫

乙卯清兵滿桂林攻文昌門守將焦璉禦却之

初平樂不守清兵直上至是乘虛數十騎衝文

入昌門城中大驚式耜急呼璉出璉自全州歸

休息未定從數人披弦挺刃與清兵遇清兵上

城樓式耜署在樓下亟滅之璉矢無虛發應弦

行在陽秋上

七

而斃者半餘者走璉短兵接追殺數人且盡清

隊遂不敢近城城中始定是時清兵自東上昭

澤省會逃奔虛無人跡 上在全州念首輔且

馳驛召還而留守堅誓與清兵角拒尤急時清

兵衝陣而式耜出守文昌門調度自如也是時

督師何騰蛟治兵衡湘老將重兵悉屯湖南北

聲援弗及式耜獨毅然誓衆嬰城而守親帥大

將焦璉掩其不給砲矢夾發虜鋒大挫

安國公劉承胤遣兵援桂林

虜陷陽朔遍野薙髮式耜與璉危城孤守疏請

徵承胤兵承胤初從武備入護猶尊朝廷遂司

禮監王坤弄權面叱周鼎瀚為奉庵寺鼻息故

推重式耜發兵數千援桂

雜錄云北來高副將入桂林掠翟留守資裝為

總兵陳邦傅焦璉所殺邦傅遂出兵破貴縣入

潯州明忠走邦傅破興業劉鴻烈圍鬱林焦璉

據桂林破陽朔

戊午張家玉克東莞

行在陽秋上

五

己未周崔芝攻閩安

兵部尚書詹兆恒攻開化叛將李榮逆戰兆恒兵

敗死之

壬戌張家玉克新安

家玉至新安西鄉與陳邦策屯兵白石

癸亥督師何騰蛟破清兵與辰州一作庚申

甲子林質破德化

乙丑林質破建陽叛將蔡應科以兵逆戰質戰敗

被執死之

監軍陳邦彥復清遠不守

夏四月壬申朔清撫耿藩伯兵入梧州

耿至梧州攻取陽朔而西失藤縣北敗于桂林

不敢進前

江西大旱

詔進張家壬兵部尙書提督嶺東軍務聯絡漳湖

兼副都御史

癸酉清陷衡山總兵陳四明降北

乙亥清陷衡山瓊州

行在陽林上

七

叛將閔可義陷之

封錦衣衛郭承吳馬吉翔嚴雲從爲伯革御史毛

壽登等職劉承胤挾上如武崗

從劉承胤請也御史毛壽登駁之曰金吾無天

石功何得援邊鎮例晉五等爵也吉翔等疑疏

出劉湘客手之周鼎瀚遂造蜚語爲董卓催汜

之議激承胤逼 上立下廷杖旨縛壽登湘客

及御史吳德操給事中萬六吉于行在午門外

會諸臣申救得免壽登等俱落職承胤自桂陽

挾 上遷武崗式耜疏請留蹕全陽日聞郊祀

禮成卽圖移駕不知將回桂林耶擲幸武崗辰

沅耶夫 皇上原以恢復兩粵爲心則不徒西

粵未恢未可移駕卽東粵未恢亦當駐全爲得

策故承胤等噉杖壽登等四臣以四臣主還蹕

桂林之議也

乙卯清兵入興安州翠虜伯孫守法驢死

李明忠攻潯州

辛巳叛將孔有德沈知祥耿仲明尙可喜兵犯湖

行在陽林上

七

廣

孔耿尙俱降清封王是稱三王

癸未清兵入衡州殺黃朝宣父子

甲申白虹貫日

清兵陷永州守將盧鼎走道州

督師何騰蛟駐白牙市兵部侍郎副都御史章曠

駐東安

甲申王允成馬進忠走辰沅郝永忠走道州曹志

建走永明

癸巳加濯式耜武英殿大學士少師兼太子太師
臨桂伯

以守桂功也式耜疏辭

岑本高等敗没于浦城

癸巳岑本高王思春江中英江中元張文耀朱

國貞劉國球等同攻浦城有原任監軍吳承吳

徐元毛文俊張裔元約為內應至是本高等四

人敗死國貞被執叛降遂供承吳等謀清皆殺

之

行在賜秋上

六

己亥叛將徐勇破安化送入新化

王光泰克襄陽擒斬虜官

劉承胤兵掠桂林

承胤兵至桂林挾餉不出與焦璉兵主客不和

譚變擊關掠市而去

五月辛丑朔清陷新安縣

高雷廉三州俱降于清

壬辰王光泰等克勛陽擒斬虜官

庚戌揚州地震

甲戌改武備為奉天府以周鼎瀚為東閣大學士
同劉承胤入直

壬午福建江西大水

壬戌鄭彩破長樂縣

癸亥清陷龍陽縣總兵楊國棟戰死

全家被殺

甲子清陷常德

乙丑清兵攻桂林焦璉擊走之翌日又追敗之

清偵兵變積兩城壞梓薄城環攻文昌門式耜

行在賜秋

九

與璉分門嬰守用西洋銃擊中胡騎璉出城戰

擊殺數千人自辰抵午不及餐璉曰楊號奈何

式耜括署中米蒸飯分哺士益樂用命向晡雨

未息收兵明日復出戰清眾棄甲杖而奔式耜

先令路將馬之驥伏于隔江清眾從栗木嶺遁

之驥疾馳渡江運槊提鞭連斃三人復追殺二

十里而還璉久駐桂得桂人心式耜國士遇璉

故得其死力

戊辰清陷和平縣知縣李信死之

晉瞿式耜少師兼太子太師臨桂世伯爵

上賜璽書褒嘉式耜疏辭新命復請苦自劾

是月副將周金湯率壯士二百人夜復永州城

金湯莆田人武進士原任永州都司

復均州

六月

督師何騰蛟朝行在上慰勞之命滇將趙印選

胡一清統兵數千人從騰蛟歸守白牙救諸鎮扼

守寶慶辰永

行在陽秋

三

晉何騰蛟世侯爵駐衡州堵亂錫世伯爵駐長沙

章曠駐常德

十七日李成棟攻陷新安西鄉陳御策戰死于日

石

是月福建張興龍謝志良擁眾入海

廣東英六吉劉良機擁眾入海

海師攻破興國州擒斬程文亥

秋七月

初五日督輔陳子壯率舟師攻廣州不克

初十日兵部尚書張家玉克復轉羅龍州等縣駐

博羅

督輔瞿式耜率宣國公焦璉攻復陽朔平樂

遣司禮監龐天壽催廣西兵援梧州

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章曠卒于永州

松江人崇禎丁丑進士

陳邦傳復梧州

興陵在梧州督輔式耜奏梧州既復宜昭告

陵寢請駕還桂林言甚切至

行在陽秋上

三

八月

給督輔瞿式耜新銜誥命

以嚴起恒為東閣大學士

起恒浙人面潤身高有異相原官戶部管錢法

試侍郎

二十日清陷高明督輔陳子壯監軍麥而炫被執

不屈死之

二十三日 駕發奉天傳幸廣西督輔瞿式耜請

繇古泥道雜容蹕桂林

二十四日清陷奉天劉承胤以兵降清

奉天之陷也守兵先敗遂斫北關棄壘殲而遁

駕三宮無不徒行者中官嫡妹與王皇親母肩

輿出城閣臣吳炳不及出幾被獲踉蹌走慶遠

嚴起恒王化澄吳貞毓馬吉翔出重賞僱二小

舟奉 上宮春西行時乘輿間出不知所之榮

王在辰州督師大學士堵胤錫巡按御史熊

麟等共議擁戴時隆武閣臣熊開元在保靖司

因徵保靖奉開元書以中興元輔相期開元答

行在陽秋上

三

書略曰今日所急在討賊不在立君乘輿所向

未卜萬一或有參差魯唐近轍何可再尋

廿六日清陷博羅

九月

李成棟破清遠陳邦彥被獲殺之

廿五日清陷鄖陽王光泰走竹房

清陷沅州巡撫傅上瑞降于清

後清攜上瑞至江西俞金聲恒起事疑有變殺

之

賜幸沙泥潭

庚申海師破羅源縣又破連江

是月海師掠得山鸞龍門高公島

冬十月戊辰朔 駕幸柳州督師何騰蛟來朝

駕在沙泥潭督師何騰蛟率滇兵來會遂從駕

至柳州大學士嚴起恒亦從萬屯來會

督輔瞿式耜三疏請駕還桂林

時督師何騰蛟嚴起恒及劉湘客咸在桂林南

安侯郝永忠兵驟至疑主客不相安式耜加禮

行在陽秋上

三

撫慰永忠信服為之用宜章伯盧鼎亦至自楚

式耜因疏請躡極言柳州猺獞雜處地瘠民貧

不可久駐慶遠壤鄰黔粵南寧地逼交夷不可

遠幸又言桂林可都云 騰蛟與永忠鼎璉等

俱分防汛會

武崗之變 乘輿南粵紆道入苗變朝官星散

不復存上下綱紀式耜西望而泣散布金錢多

遣壯士間道迎求乘輿適報駕抵柳城乃益增

發將吏裹餼糧備車馬表請 上幸桂林臣躬

掃行宮以待于是 上敦諭相國西陲朕根本

地先生竭力守此待朕駐車使朕不至顛沛與

日國家再造先生功實多

庚午王光泰奔蜀

辛未太白經文

丁丑兵部尚書張家玉兵敗死

癸未清陷永州攻徐州

清帥耿仲明佟代陷永州遂遣將王燦董英等

攻 全州王蔣二鎮失其名禦戰黃沙河失利

行在陽秋

清兵遂渡西河浦督師何騰蛟遣總兵何有奇

援之

清陷全州岳陽伯王允成總兵唐文曜全州道馬

鳴鸞俱降于清

清攻辰州榮王遇害

清遣降鎮田起鳳守兵千人守沅州

甲午清兵入興安白土關

十一月戊戌朔

駕幸象州

官軍捷于全州

土司覃裕春子鳴珂與龍文明搆兵驚移聖駕

次象州式耜再疏迎請與騰蛟起恒等盡調和

主客集永思璉誓於神刻期出師宜章伯盧鼎

與滇鎮趙印選各分路駐全式耜輪餉轉運不

絕全州復大捷獲名馬駱駝而還諸帥連營而

軍亘三百里清眾退出楚

詔幸南寧

駕自象州欲往南寧忽為焦璉亂兵阻道文武

行在陽秋

諸臣皆微服而行馬吉翔左右御舟力挽淺水

聞 上見之揮淚乃命閣臣王化澄吏部尚書

吳貞毓開道護三宮往南寧馬吉翔殿起恒翌

上仍遡十八灘還桂林

十二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己巳駕幸桂林靖江王亨致留守輔臣翟式耜郊

迎

上念式耜功高賞薄慰勞備至進見上殿賜坐

給 贊元經體不治細務以此諸葛武侯裴晉

公先是七月司禮監龐天壽奉敕催兵不語次
在桂林舊司禮主坤被承亂逐復入自武崗至
柳州至象票擬皆金吾吉翔手也式帮勸上
攬大權明賞罰威德並行以服遠近

授原任禮部右侍郎郭之奇東閣大學士

在庚寅年駕幸梧州時

督師何騰蛟出師全州

各營兵不和焦璉走平樂郝永忠駐興安

清帥孔有德等攻銅仁思

行在陽秋上

有德沈知祥耿仲明尚可喜合兵而攻

以劉遠生為刑部右侍郎丁時魁萬六吉等為給

事中是歲錦江伯楊展據嘉定

二年戊子春正月丁酉朔駕在桂林

道大理寺評事朱宿垣賈詔宣諭粵西左右兩江

及雲南上司令各發兵勤王

宿垣所至諭以大義上司無不感激願効復命

遷江西道御史

封趙榮貴定隨侯駐白水

榮貴以保寧來歸故

以詹天顏巡撫順慶潼綿

以總兵皮勛守平溪

屬辰州

乙丑清江西提督金聲桓以南昌內附

聲桓與總兵王得仁以南昌等九郡之地來歸

詔封聲桓豫國公加太子太傅兼吏兵二部尚

書左都御史得仁建武侯其餘大小文武進秩

有差聲桓志存匡復每就故閣臣姜曰廣進士

行在陽秋上

萬翔私相深計二人極力贊成各欲以身殉國

聲桓志遂決會清撫章于天貪虐上下咨怨且

與聲桓有郤時以會宴演劇聲桓曰畢竟衣冠

文物好看于天曰如此便當代為疏請聲桓自

知失言深自引謝翌日于天遂上疏劾聲桓有

反狀而撫吏與督吏兄弟也潛以其事告之聲

桓發飛騎追獲其疏遂與得仁合謀殺于天傳

檄江省州縣其圖反正

督師堵胤錫駐巾家渡袁宗第駐松滋金家場

二月鳳陽地震

清廣東提督李成棟以肇慶內附

成棟遣洪天擢潘曾緯李綺等質奏請 駕幸

端州

清蘇章京線國安遣降將田起鳳攻平溪

總兵吳尙慮率副將三人迎戰三人俱敗死

清攻永寧縣

線國安遣徐爾先等攻永寧寨貴溪王嘗泥總

兵項登章被獲苗兵萬人俱死

行在陽林上

表

初八日崇陽王攻黎平敗于清鎮陳友龍

崇陽王率苗兵十二營攻黎平為清制津鎮陳

友龍所敗諸營俱潰降獨興化土司迎奉國將

軍暉奎入寨以兵于人守之友龍復破寨暉奎

死

十五日鎮江地震

十七日金聲桓率兵攻贛州

十九日清孔有德入全州

二十一日永成伯郝永忠擁兵入桂林

二十二日駕發桂林留守大學士耑式邦次樟木

港激各鎮援桂林

清兵薄嚴關駕復南幸鎮將敗逃過省撞塘呼

號屠燒邑屋殺賊不辜欲以無禮犯式邦式邦

端坐屬事不可動清乘間來窺突騎薄城門式

邦率典兵宿將歃血定盟申約束晝則閉門固

守夜則銜枚襲殺視丁亥春尤加奮勇西省賴

以復全

永忠營被襲疾至關欲撤兵時左右近臣即勸

行在陽林上

表

上移桂林式邦以為不可若以走為上策桂可

危柳益可危彼今日可到桂明日可到南太及

反復千言淚下且沾衣服起恒曰遲至厥明式

備備御用銀三百兩將進而乘輿已發式邦疾

出送駕數千兵遮之不得行式邦署中冠服束

帶箱篋圖書咸被掠聞其主將以令箭護式邦

署者反據其署式邦稜坐署中持令箭逼登舟

或曰無以復主將令乘主將先行而亂之耳滇

營亦自靈川撤城內煙火高樓櫓城外不可停

泊式耜廢一小舟家大啟舟三里樟木港黎民
司寇遠生給事中時魁六吉洲客至先以兵與
閱民被殺掠聞 上命湘客安撫亂亡及勸餉
精出遠生時魁以召將入遇式耜于樟木港遠
生僉謂兵潰倉卒不及瞬息難下手請下朔平
間催焦璉入援檄遠近無內恐式耜然之舟下
三十里至豆豉井式耜入民舍集遠生等立草
檄分路四發明日仍返桂城下俾知留守在也
旋駟陽朔璉兵續上援楚鎮周金湯熊兆佐亦

行在陽林上

入桂城式耜命簡討蔡之俊大理寺評事朱盛
隸先入桂宣式耜令檄按察司僉事邵之燁部

璉兵

見劉湘
客紀事

孫可望請駕南寧許之

詔封李成棟惠國公

遣吏部侍郎兼副都御史吳貞毓賫敕入廣東

勞成棟封成棟惠國公并封佟養甲襄平伯

詔督師何騰蛟入守桂林清破興安

時騰蛟自守嚴關遣將守興安及奉詔守桂林

清遂破興安礮岩關傷軍官萬人興安總兵三
人及副將參游以下四百人俱死

是月辛卯白虹貫日

三月丙辰朔督轉罷式耜入守桂林

時太常卿黃太玄斃于兵式耜棺斂之

乙巳駕幸南寧大學士嚴起恒王化澄同入閣辦

事起恒攝吏部尙書以龐天壽掌司禮監

西粵新書云隨駕止嚴起恒馬吉翔科臣吳其

雷洪士鵬許兆進尹三聘大司馬蕭琦七人

行在陽林上

贈陳子壯東閣大學士忠烈侯諡文忠子祭墓廕

一子中書舍人錦衣衛世襲

贈張家玉少保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尙

書增城侯諡文烈子祭葬追封三代廕其弟家珍

錦衣衛僉事

十三日清兵攻順慶

安南入貢

報李成楫之聘也

十五日大學士嚴起請開選邑城受二十四土

州貢賦從之 邕城屬南寧 時陳邦傳守潯柳

二州不能供億故有是請

二十二日清攻桂林薄北門督師何騰蛟擊走之

騰蛟師攻榕江

初騰蛟自永寧至桂滇鎮胡一清亦統兵至桂

清人尙疑城虛直抵桂北門騰蛟督兵三面出

追殺三十里清人北渡甘崇去督師列營榕江

瞿式耜輸餉百石督師出關與留守相慰勞

二十三日甘州蘭州兵起

行在陽秋上

謹

晉荆江伯張先為壁候

督輔瞿式耜檄諸鎮攻取金州

督輔瞿式耜檄廣西巡撫魯可藻下梧州

可藻銜自署兩廣舊例東撫稱制兼粵西西撫

稱撫式耜曰方今武人多自署撫軍輒自命貽

遠人笑因代疏請改銜

大學士周鼎瀚罷

當武岡之亂言官彈鼎瀚以附承胤入直式耜

司票擬獨不可謂鼎瀚既係大臣應聽自謝免

賜督輔 瞿式耜銀幣金圖書

篆曰精忠貫日

清攻潼州綿州

以朱天麟為大學士晏清為吏部尙書張起為戶

科給事中張鳳翼以兵科掌翰林院張佐辰掌文

選司童雲驥為行人潘駿觀為職方郎中

守制御史顧之俊亦隨駕

陳邦傳自請世守粵西督輔瞿式耜奏止之

丙戌朔皇子生冊為太子頒萬喜詔大赦天

行在陽秋上

謹

下

督輔瞿式耜進八箴

式耜以經筵無講官無由問得失書八箴於扇

進之

十八日荆江侯張先壁克靖州遂克沅州

津沅州道戴國士以沅州來歸先壁題授都御

史巡撫偏沅

召四川巡撫毛芝瑞為吏部左侍郎芝瑞旋卒

初芝瑞留劉承胤謀立武崗芝瑞力折之幾被

皆走廣東病踰年漸劇而所善黃嘉鄉知養利
州以書迎之遂移居萬年城至是行在以吏部
右侍郎召之既拜命遽卒

五月乙丑朔有食之

二十日清陷潼州

二十二日清陷綿州

二十七日督師何騰蛟復全陽

騰蛟奏捷疏歸之留守曰為 皇上以信臣用

臣者式相一人也

行在陽秋

四

陳友龍以奉天來歸

請援江西

五月七日清譚泰兵至石頭日其兵一路從德

州一路從九江一路從進賢並入圍進賢順化

二門十七日聲桓等兵自贛州下越二日入城

先是聲桓命大廳朱弘宇以兵三萬守南昌十

三日戰敗譚泰兵于鉄綿巷七里街在德勝門外泰

兵于二十三日接戰聲桓敗守德勝章江廣順

王德仁守進賢順化澹臺七月清築長圍二十

以後以浮橋柵斷章江

六月甲子朔有流星入于箕尾

督輔瞿式耜勞師全陽

遣刑部侍郎劉遠生入粵東勞師

初成棟表至舉朝歡呼科臣張起靖先遣方正

大臣觀其虛實吏部侍郎吳貞毓拜命行使還

力言成棟忠誠迎駕初無虛偽因請幸廣遠生

秦人久節緘有威名為成棟所重信式耜請充

此選

行在陽秋上

五

督輔堵胤錫兵入常德辰沅

清官程時登余必躍逃

清副將馬進忠以兵來歸屯守蘆溪

進忠故流賊號混十萬

官軍復均州

清官李鳴謙走脫清官之守衡永寶慶柳即者

多遁

是月駕發南寧幸潯州

秋七月

百陳邦傳慶國公留守潯州兼守南寧等郡

駕至潯州適官眷有疾留數日邦傳以扈從新

功擅劄授官始于慶國自劄繼而部劄後則御

劄亦曰欽劄欽劄與吏兵部不相涉其銀則分

散兵需沿途賞賚取足于此

邦傳浙人原任廣西總兵隆武二年挂征蠻將

軍印永曆收元封思恩侯

慶國公陳邦傳請世守粵西故黔國故事閣臣朱

天麟票擬不允其請邦傳恚甚今武康伯胡執恭

行在揚秋上

奏

至天麟舟中傳語云勲公欲將劍印擲公舟令各

營兵聽公發付等語詞甚厲天麟不為動

佟養甲伏誅

成棟遣養甲代祭典陵密令李

成棟養子本姓孫

八月朔駕幸端州即肇慶賜惠國公李成棟建

元勲府第以元胤為左都督

式相而奏駕勿東興陵兩載風塵成棟令地方

官備葺陵殿巍然天壽展謁畢龍舟宜即返離

灘而上成棟備法駕進御用嚴護衛甚威具移

山超海之力非有所宜但事權宜專派令宜一

茲軍功爵賞文武署置決于成棟若歸之朝廷

徒虛拱且楚黔雄師百萬騰蛟翹首威靈駕既

東軍中將帥為皇上樂新復之地成棟亦有

邀駕之嫌號令既遠則人心渙散請上一見東

諸俾瞻口天子音容而為慰勞指屬然後責其

盡意于東刻期出師一切決于外不中擾也武

相先後遣簡討蔡之後給事中蒙正發迎駕

行在揚秋上

奏

上竟由梧入肇式相再疏言前日粵東未復

上宜住桂以視楚今日江廣反正則宜住桂以

出楚事機所在毫釐千里吏部侍郎吳貞毓請

上幸廣城式相乃促遠生入朝遠生見朝後

成棟適自欲還師修行營迓乘輿上命遠生

詣廣勞成棟遠生謂成棟曰今乘輿駐北爵賞

征伐人疑有私不可不嫌成棟然之遂罷修行

宮止遣官迎駕蓋遠生承式相意欲駕返桂林也

召大學士瞿式耜赴行在式耜疏辭

戊戌督輔何騰蛟復衡州永州師次湘潭

庚子復寶慶

張先璧唐姚陳友龍等所復

以袁彭年為都察院左都御史洪天擢為吏部侍郎

即潘曾緯為大理寺正卿李綺為提學副使

從李元胤薦也

補陳世傑翰林學士吳以進驗封司李貞給事中

高賚明御史王應華光祿卿楊邦翰太僕卿唐元

行在陽秋上

三

楫職方司

從元胤薦也世傑等皆廣人

陞曹燁兵部尚書耿獻忠毛毓祥通政使

從洪天擢薦也

大學士嚴起恒王化澄朱天麟吏部尚書晏清東

部侍郎吳貞毓科臣吳其儒洪士彭雷得復尹三

聘許兆進張起等俱赴行在所

副都御史劉湘客禮部侍郎吳璟即吳史科給事中

中可時魁戶科都給事中蒙正發兵科都給事中

金堡禮科都給事中李用楫文選司郎中施召徵

光祿卿陸世廉太僕卿馬光儀司徐世儀等皆

赴行在所

以上入則見兩粵新書事多未核處劉湘客撰

瞿留守傳實未嘗赴行在

九月癸丑朔有火星自東隕有聲

清陷寶慶

陳友龍復陷

冬十月壬午朔惠國公李成棟入朝

行在陽秋上

三

成棟五日一朝時政無巨細上悉委之成棟

亦必請旨後行

督輔何騰蛟檄馬進忠李赤心會師取長沙

南雄知府凌犀渠遇害潮州

二十二日清再陷常德

左都督李元胤署吏部尚書

元胤既殺佟養甲于德慶道上威權愈赫會其

誕日饋送稱觴達于佟抄通政司疏陳乞官日

以干計閣臣稟擬只有着議具奏四文文選雖

掌銓衡之權空名而已廣省非從元亂轉奉成棟劄咨不得擅為除授桂林平樂則瞿守為政廣遠柳州則焦新典為政潯南思泰則陳慶國為政慶國先有降表至廣為成棟所鄙承成棟旨咸思擊之

洪雅兵亂

是冬洪雅鎮湯國聘與團練花漢將熊振生治兵相攻洪雅之境無寧宇

十一月 朔

行在易秋上

聖

李成棟請出師南雄與金聲桓合攻賴州

督輔何騰蛟遣兵復安化醴陵益陽湘鄉攸縣

初二日馬進忠李赤心兵至長沙

清大同鎮姜瓖以大同內

二十六日清吳三桂兵至保寧

永國公曹志建駐永州

十二月 朔

李成棟師次南雄

清援長沙李赤心大掠湘潭而遁

三年己春正月 朔駕在端州

罷大學朱天麟召舊輔黃士俊何吾騶入直

科臣金堡等疏劾陳邦傳邦傳疏請即用堡為

監軍以觀臣十萬鐵騎十一日大學士朱天麟

票擬有金堡從來朕亦未悉之語十二日早朝

科臣丁時魁等率科道十六人進丹墀挂冠而

出 上不得已賜諭帖于李元胤收回原旨天

麟即日放還田里金堡丁時魁等仍舊供職時

魁等又劾天麟結太監王坤求陳邦傳特薦得

行在易秋上

聖

以入閣又令其長子為御史掌河南道次于為

中書弟為行人得旨一門盡黜

十九日清再陷南昌金聲桓敗沒

一作念九日

南昌有湯副總守進賢門獻城王得仁被執死

之姜曰廣自經

二十一日清再陷湘潭督師定興侯何騰蛟破獲

不屈死之馬進忠走靖州

諸帥望風奔潰却地數百里省會震撼老幼

走內外數十萬不復與烟火

清陷衡州

念八日大學士黃士俊何苦騶乞罷許之

嚴起恒王化澄同入閣辦事

詔勅中書張立光崑山張魯傳之子陳邦傳致

金珠祈改敕中一字因去秋駕過潯州邦傳留

守潯州如瞿相例中書寫救遂以世字易居字

科道疏論立光擬罪

袁彭年求入相不得上疏云儻臣舊臣以三千餘

行在陽秋上

望

騎西來今日君臣安在 上特其章示羣臣舉朝

大駭

時肇慶有假山五虎圖謂元亂以賈冒李也元

亂本姓孫又姓賈五虎者為總憲袁彭年為虎

丁時魁為虎尾戶科蒙正發為虎脚兵科

金堡浙人降武初為延平知府疏激 上殺同

卿尹文燁施琬二人人畏之號為虎爪副都劉

湘客陝西布衣來自瞿相又為成棟同鄉號為

虎皮 見南粵新書

二十八日定隨侯趙榮貴戰沒龍安柏峪口 隨一作遠

二月 朔張先壁率水陸兵數萬攻辰州不克

初五日清入撫州次日破建昌

初九日樂安縣殺姚大使

二十五日破蠡縣

陷長沙

破嶺縣

晦日賴熊等廷陽

是月清陷信豐惠國公李成棟歿于陳

行在陽秋上

望

正月成棟踰嶺攻贛州適金聲桓賊不利全師

退去成棟勢單清將高進庫乘機拒戰成棟道

不利退至信豐兵潰不可制成棟親為斷後

馬渡河負鐵甲馬不勝水溺成棟遂卒時中

杜永和代領其眾清兵復追敗之兵部侍郎

調鼎監軍道姚生文為亂兵所殺

三月

初七日行在得督師何騰蛟惠國公李成棟敗

方中湘之報陷也羽檄達行在公卿震駭

政事堂議所以代定興侯者僉曰惟留守公望
尊德鉅足以折制諸將議欲舉大事招討湖廣
北莫留守公宜奏上 上曰俞惟留守式柁作
朕柱石朕悉其才是必能為朕任閩外釋北
憂者于是賜式柁彤弓鐵鉞特遣郎官一員捧
詔詔式柁從此沅湘永寶鄂岳上下三軍之任
行聞者皆得生殺予奪惟命式柁辭不獲乃
期誓衆建元帥旗鼓申號令親出入行間合
環師全禾跳盪捷擊烈日可獻俘獻

行在陽秋

器

初八日兵至湘潭

夏四月初三日清再陷寶慶

初五日太白入月

初八日犂虜伯孫守法敗沒于興安

沒于藥箭寨

十四日故科臣沈迅自焚于萊陽

二十六虜破長山

孫可望據雲南自疏求封秦王不允以安東封之

可望不受

可望遣龔彝之弟鼎獻南金三千兩名馬四匹
求封親王名號金堡以祖制無有阻之廣西南
寧府與滇之廣南府接壤龔彝乘書有不允即
殺出等語陳邦傅大懼即具疏為可望請封秦
王大學士嚴起恒以為不可止封安東王可望
因拒命未幾可望密遣人擊起恒于鄧州之濱
幾殆

五月 朔以兵部侍郎張同儉總督湖廣軍務

授瞿昌文中書舍人

行在陽秋

器

昌文式柁孫也自海至

目師塔亂錫辭朝旋病卒于潯州

亂錫將滇南過宜章圖入粵東因割據者強觸

相凌乃不果行遂以偏師會曹志建于永明孤

軍無援遂為所制兵將瓦解亂錫單騎夜遁走

閒道覲闕至潯陽卒

劉湘客曰亂錫移瞿公書云 上有密敕云東

人握君子掌一朝不戒生劫人舟朕不復有中

土之望唯卿與瞿先生圖之瞿公得書大驚知

斯語非出上意函簿諸臣欲外鎮與東諸侯贊則從中可攬權故詭爲上敕使亂錫聞于諸鎮上方踴東鼓厲征討詎意內外生翼書四年朝事始未致亂錫我輩不力視封疆聽人臯半而啟釁非社稷之福也忠貞營助國公高必正諸勲咸偉其議

六月 朔左都御史袁彭年以憂去

百五月乙亥雨至十六月乙丑大水寒

初七日 朔遣內侍持敕獎南雄守將閔可義

科在陽秋上

吳

杜永和

副將楊大甫與李元胤不協先燒營東下南雄

單弱可義斷指自誓軍心始固

十四日楊展破遂寧旋潰回嘉州

永州再陷興寧侯何一青退守榕江督輔瞿式耜

檄一青出兵屯全州

召廷臣集議于慈寧宮發東餉萬兩

八月 朔

初八日以督輔瞿式耜生日遣官賜金幣

八日姜瓖敗沒于大同

袁韜武大定等誘殺楊展遂據嘉眉

明年春葛佐明倚九溪之險糾衆與袁武相拒

期年始定

是秋清帥尙可喜攻陷潮州

大學士郭之奇禮科都給事中郭朝薦相傳邪

節

冬十月贈何騰蛟中湘王李成棟寧夏王金聲柯

南昌伯設壇祭之

待在揚秋上

聖

大學士王化澄致仕嚴起恒入直

自黃士俊何吾騶去位有疏未拜而先商票擬

落旨不符則與化澄相仇故化澄罷去惟起恒

耐之故得獨相

十一月 朔德化王被獲遇害

鄭芝鵬踞石榴城清兵至隨遁去劉中藻在福

寧勢窮自縊福建盡矢唯延漳汀三郡界連江

西而延平所屬皆處萬山中清兵既去德化王

慈輝踞將軍寨先陷大田繼破龍溪攻順昌將

樂十一月清兵復陷之王被獲兵部尚書羅生等降

十六日清入 州巡撫鄭愛陣歿于燕子窩

副將陳勝彭昌高勝談玉等戰于白虎關俱獲死

十一月

十二日興寧侯何一青率粵兵數萬攻永州不
退入山

曹志建復永州

行在陽秋上

畏

并復桂陽擒清官李亨

潮州守備郝尙文降清

孫可望大掠貴州殺富順王平鼎

是歲封李建捷安肅伯

建捷北直真定人成棟養子從信豐歸守廣州

四年庚春正月駕在端州

清陷南雄屠之閔可義力戰而死杜永和以餘兵

守清遠峽

初六日清陷韶州

寶豐伯羅成耀預遁

賜李元胤復姓為孫

上以成棟死難晉元胤車騎將軍封南陽伯元胤力辭 詔固不許乃勉受車騎印而章疏多不改元銜冬去清以精騎破南雄韶鎮羅成耀棄城走元胤聲其罪與蒼梧棄督師鎮揚大用咸伏誅人咸服其紀律時督廣州杜永和退走海外保瓊州

初七日復以王化澄為大學士

行在陽秋上

兇

初九駕發端州十三日命李元胤留守

上聞韶鎮羅成耀遁去遂戒舟西上

駕至德慶

二月 朔駕至梧州

戎攻劉遠主奏自請行守清遠峽給事中金堡奏留駕爭之不得適大學士瞿式耜疏至言粵東難得易失且詔去肇數百里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亦可待勤王兵至河乃朝聞警而夕登舟疏再上而蹕移德慶向梧州矣

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詹事侍郎劉湘客
詔獄從御史

程源奏也大學士瞿式耜七疏救金堡等時

上至梧州百官請行修臺 上欲以舟為家有

旨命陳邦傳統兵護駕馬吉翔護三宮舟先行

五虎失勢報仇者羣起獨袁彭年以憂去得免

時魁等奉旨逮問于梧州照履衛故事榜掠招

賂以數十萬計盡以充餉拷訊時惟堡大呼

二祖 列宗餘則乞哀殊甚

行在陽秋

三

十五日清攻奉天總督劉祿監軍御史毛養登職

死馬進忠走靖州

二十六日清攻廣州

清陷惠州

惠州總兵黃應杰道臣李士璉知府林宗京等

以惠州降清并執趙王由棧以獻

三月

念四日清破永州鐵柱關次日破龍虎關總兵向

明高姚得仁陣歿永國公曹志建奔灌陽

念八日硃敕發內閣榜袁彭年金堡丁時魁劉湘
各蒙正發等罪于朝堂追贓遣戍以昭法紀

夏四月 朔再行考選

朱士崑考選第一 常州靖江縣人 補吏科給事中以代

丁時魁補童雲驥御史潘駿觀職方主事雲驥

謝恩時伏地不能起殞于御舟

初八日清至黔陽

二十日王光恩駐巫夔開行屯政

清兵至柳州興寧縣巡撫黃順祖總兵林國瑞戰

行在陽秋

三

死其眾二千人被屠

二十四日興國侯李赤心擒永州清官李茂祖余

世忠送行在誅之

茂祖陝西布政署巡撫事世忠乃鎮將也

六月 朔

清入清遠峽

清遠參將鄺文龍東莞總兵張道瀛參將張善

南雄副將覃養志等俱降

秋七月 朔

湖南巡撫 總兵白文明自郴桂出降于孔

有德

八月

十五日御舟泊繫龍舟

在梧州之東

自春至秋王嚴二相隨駕逍遙河上有民謠云

漢宮秋也昭陽愁也起恒字秋治化澄字昭陽

上與太后三宮置酒樓船簫鼓于梧州繫龍

洲之上下起恒手書水殿二字挂小牌于御舟

行在陽秋上

三

前 上飲至中宵不樂而罷以清遠峽及惠莞

間有敗報也

九月清破灌陽知縣李遇昇破獲死

曹志建奔恭城

冬十月 朔日有食之

上不怡嚴起恒疏請修省

大學士瞿式耜遣其孫昌文八載于梧州授昌文

翰林院簡討

十一月

篤幸藤縣陳邦傳自潯江迎駕

初一日清陷廣州屠之

李元胤携重貲入廣州城中人亦嬰城自守男

子上城婦女饋餉清兵環圍城外自八月至十

一月初二日五鼓北門觀音山紫雲梯遂入城

城中驚惶相蹂踐砲銃相擊城門築塞難開百

萬人民盡死于內杜永和自清遠敗後退還端

州尚有兵萬人知不能守遂奔恩平高雷以扼

高雷廉 上與太后三宮移州西上至藤縣遂

行在陽秋上

三

分爲兩陳邦傳自潯州來迎駕諸臣與之合者

皆往石江不入者則入容縣溝赴北流陸州高

化境兵多散敗肆行劫掠戶部尚書吳貞毓失

一妾刑部尚書毛毓祥子身遁聞 上往南寧

向交趾反二十四土州爲援相隨有王化澄嚴

起恒馬吉翔雁天壽等陳邦傳尙據潯江爲殿

後其兵尙萬餘

初三日清孔有德入全州

衛國公胡一清撤守潯江兵

初四日孔有德犯興安

四日有德兵至興安次日辰刻大舉入嚴關開國公趙印選衛國公胡一清寧遠伯王永祚俱以分餉入桂榕江空壁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方馳出小路軍榕江兵未戰而四清發使趣印選印選已出城城中大亂沿道驅掠式耜合戢之不得城中潰兵各鳥獸散一清永祚從城外去式耜衣冠危坐署中適總督張同敞自靈州回過東江不入泗水過江入桂林願

行在陽秋上

壽

與式耜同殉國

初六日孔有德破桂林

劉湘客作初五日用歷異也

清江王及其世子長史李 被獲不屈死

留守大學士瞿式耜兵部侍郎張同敞被執不屈

羈于別室

大學士王化澄戶部尚書董天閔廣西布政朱

俱降于清

桂林平樂全州

東安永寧臨桂靈川興安義

昭平寧灌陽永福恭城陽朔荔浦修仁高州平樂等十七州縣俱陷

閏十一月

十七日留守大學士瞿式耜兵部尚書張同敞死之

劉湘客曰瞿公執去見有德公云事已至此一死足矣夫復何言有德雅重公安于別所防衛嚴而不失禮焉公賦詩與張公廣和邏卒得公與胡一清書知公死心社稷而志未灰也十七

行在陽秋上

壽

日辰刻請公出公笑謂張公曰我二人多活了四十日今日事畢矣張公亦謂曰今日得死所矣遂南面被害十六日之夕十七日之辰雷霆冬發遠近皆曰徵在公也瞿公絕命詩云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主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天香時給事中金堡已為僧有德請葬二公遂瘞北門園

十二月

駕幸南寧入土州朱天麟嚴起恒王化澄馬吉翔

龐天壽等俱從行

擢兵科給事中張起為副都御史巡撫南寧

南陽伯孫元胤被獲于欽州赴廣州

五日之內兩廣連陷駕離梧州為陳邦傅所劫

百官星散元胤身率散卒護蹕憇南寧身至南

海檄舊旅至欽州為土兵王勝常所劫械送廣

州見有德不屈膝有德不遽殺留之以招杜承

和

是冬高李二將率眾數千渡瀘自黎州出掠嘉眉

行在陽秋上

聖

五年辛卯春正月朔駕在南寧尋幸安隆州

二月十五日清陷梧州及蒼梧藤縣

二十五日清陷柳州及象平馬平

三月

端州羅定州降于清

清陷高州

高州提督李明忠兵潰吁口清兵追至電白縣

明忠預道清遂陷高州道臣郭光祖吳人龍知

縣文振義副將王邦友等俱降清

新泰伯鎮守潮州總兵郝尙文潮州道沈時知府
王朝鼎俱降于清

尙文尋內附

夏五月秦王孫可望遣將賀九儀總兵常榮將兵
至南寧護駕并請移蹕雲南

上亟召隨從諸臣議之時閣臣吳貞毓御史王

光廷徐極等勸駕幸欽州依李元胤閣臣朱天

麟力請幸滇言元胤屢敗之餘眾不滿千棲依

海濱其不足恃明矣雲南山川險阻雄師百萬

行在陽秋上

聖

北通川陝南控荆楚亟宜移蹕以堅可望推戴

之心以慰中外臣民之望吳貞毓魏光廷等堅

執不可遂寢其議

秋八月慶國公陳邦傅與其子文水伯陳曾禹遣

將至梧州降于孔有德

潯州總兵李時方有聲副總兵鄧景監軍遣楊兆

文潯州知府何允中俱降于清

陳邦傅殺宣國公焦璉

適與邦傅有兒女戚邦傳說降不屈遂為所誘

殺又寧端伯茅守憲爲邦傅所脇綴印降守憲
尋悔恨遂卒

冬十月撫南昌劉文秀率兵五萬攻保寧不克

文秀自滇入蜀與文韜武大定等相拒數月

十四日靖南侯于大海率兵于荊州降于清

大海初據夔州之巫陽爲孫可望所敗故降

定川侯李占春被執

占春僞降卽爲僧遁去尋復被執

是歲永州諸生鄧光遠不屈死之

行在陽秋

五

孫可望殺大學士楊畏知

畏知故衡滄道也永曆改元擢部院是年入覲

安隆晉大學士還滇可望忌而殺之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
（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
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
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
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
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
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行在陽秋下

六年庭正月

朔駕在安隆州

二月二十五日吳三桂破嘉定州總兵白文選預

遁

清杜繼茂兵入欽州開國公趙印選預遁

杜永和守瓊州降清

三月初八日湖北晝晦大風揚沙至持燭而行

官軍復沅州又復平遂衛藍田縣

清破佛圖關遂陷重慶

行在陽秋

卷一

夏四月二十日清入叙州總兵王俊臣白文選退

守永安

故四川提學任佩弦降于吳三桂

十一日德州雨雹大者如瓜殺三人沉漕舟一

十三日清殺南陽伯孫元胤安肅伯李建捷

元胤聞杜永和之降慟哭三日夜清遂殺之投

尸江中時前鋒將周彩安肅伯李建捷亦成棟

養子與元胤義兄弟也建捷嘗從杜永和先登

廣州敗走蒼梧與元胤同護蹕亦隨海內欽州

作難已登舟出海聞元胤被執遂願與同死

十八日官軍復清州擒斬清總兵楊國勳

念一日孫可望自靖州率眾攻湖南清帥沈永忠

遣張國柱禦戰可望擊敗之

六月荆江侯張先璧朝行在封沅國公

晉馬進忠鄂國公

吳三桂破石泉縣巡撫詹天顏及曹洪等俱被獲

天顏福建人

秋七月庚午朔復寶慶

行在陽秋

二

初四日安西王李定國平東王孫可望復桂林孔

有德陳邦傅曾盛祖秘希孔承先孫龍孫延世董

英袁道先等伏誅

可望自行在出寶沅定國帥偏師輕騎扼有德

于桂林旬日下數十城有德自刎已獲其幼子

置軍中至十三年己亥春殺之

十一日庚辰黃霧四塞

復永州

擒斬清紀國相鄧胤昌姚杰等數十人

八月十六日復夷陵

十八日建極殿大學士朱天麟卒于廣南府予祭

孫可望敗清于靖州

孫可望駐長沙善安縣

博典侯張月降于清

九月清再陷梧州

杜永和張月執提督李朝忠降于清

詔授文日章為攸縣知縣

吳三桂兵至龍安邊堡

冬十月撫南王劉文秀攻保寧不克

文秀自緬州出攻保寧十日吳三桂至文秀撤

圍退

十一月十三日官軍復衡州擒清辰州總兵徐勇

及劉升祚等

十九日清兵至湘潭馬進忠退守寶慶

二十三日清再陷衡州

總兵馬 敗死

十二月朔五日清陷藤縣總兵羅超戰歿再陷

縣

二十九日清兵入平樂縣平彭俊陣歿

是歲封莫宗文安仁伯

七年癸春正月 朔駕在安隆州

二月李定國馬進忠兵入永州

二十八日永州陷李定國走龍虎關

孫可望駐靖州總兵馮壯力駐奉天

清帥耿繼茂破廉州道臣王道光被執死

道光江西庚午舉人初任雲南太和知縣

三月武陵侯楊國棟安仁伯莫宗文攻常德不克

十七日孫可望禦清兵于周家堡敗回寶慶

安西王李安國敗于肇慶退駐柳州

夏四月郝尙文復以潮州內附斬清知府薛信辰

五月封楊時清征定候

六月初四日潮陽再陷

閏月初九日安西王李定國出師廣州攻肇慶

二十六日總兵周金湯攻復遂溪降其守將陳琪

四

秋七月李定國復化州吳川信宜石城定國以施
尙義守化州

初九日李定國離肇慶

十三日李定國遣兵入賀縣樂平

二十一日李定國率兵二萬攻圍廣西賊不克

定國圍七晝夜清兵自奉天至定國解圍

總兵王之邦卜寧張蓋陣歿于陽朔

叛將趙文貴執四川道孫胤乾至保寧獻于清

孫可望駐奉天

行在陽秋

五

李定國兵擒斬清廣西巡撫王荃可

八月初五日石城遂溪陷

化州陷

九月十四日潮州再陷新太候郝尙文父子投井

死潮州道李兆京被獲死

以王立功內應也尙文一作尙久以功歷陞總

兵守潮州清至以城降附戊歲李成棟內附尙

文復正朔詔以爲將軍仍駐潮州李敗復降清

爲潮州總兵尋加銜管水師中疑不肯越省城

癸巳復奉正朔自稱復明將軍挾諸鄉紳入城

盡反清所署官屬願從者仍與原銜不願者拘

留之唯教官以下聽下各邑追印多挾印去空

城以待惟龍溪知縣焦某舉城歸之至是清以

重兵壓之尙文父子投井死一日自縊死

冬十月清師尙可喜陷吳川縣

陳夔典陳其策被殺

十一月二十日清督祖澤遠援鄖陽

十二月十三日清破郴州桂東縣黃蠟潭巡撫朱

行在陽秋

六

俊臣陷陣死總兵羅念等降

是歲官軍擒斬清廣西右江道參議金漢蔥樂平

知府尹明廷廣西副將温如珍降清

八年甲午春正月 朔駕在安隆府以吳貞毓爲

大學士

孫可望駐靖州

二月安西王李定國帥兵入高州張月來歸

夏四月初十日李定國兵至雷廉遣將攻復羅定

新興石城電白陽江陽春等縣

六月李定國遣將攻梧州不克

官軍擒斬清湖廣湖北道右參議劉鼎祚辰州知

府王仕玘

秋七月遣內臣至廈門島册封朱成功為延平王

二十六日平遠再陷

冬十月初三日官軍攻圍廣州

十一月詔改安隆州為府改都康萬承安平龍安

諸州為府

十二月 朔延平王克復漳州

行在陽秋下 七

初六日李定國攻新會縣

十四日清援廣州官軍解圍

十六日李定國攻肇慶不克還廣西

南寧巡撫張起汝

起與孫可望標將賀九儀不和故也

是歲予大學士吳貞毓自盡殺張鏞十餘人

詔曰朕以眇躬續茲危緒上承 祖宗下臨臣

庶闕今八載險阻傳嘗朝夕焦勞罔有攸濟自

武衡肇緒以至邕新播遷不定茲冬瀨湍倉卒

西巡苗截于前虜迫于後賴秦王嚴兵迎扈得

以出險定蹕安隆獲有寧字數月間捷音叠至

西蜀三湘以及八桂洊歸版圖憶昔封拜者纍

纍若若類皆身圖自便任事竟無一人惟秦王

力任安攘毘于一人二年以來漸有成緒朕實

賴之乃有罪臣吳貞毓張鏞張福祿全為國徐

極鄭光元蔡宿趙廣禹周允吉易士佳楊鍾任

斗樞朱東旦李頌蔣乾昌朱議泉李元開胡士

端包藏禍心內外連結盜竄矯勅擅行封賞貽

行在陽秋下 八

禍封疆賴 祖宗之靈奸謀發覺隨命朝廷審

鞫除賜輔臣吳貞毓死外其張鏞張福祿等同

謀不法蒙蔽朝廷無分首從宜加伏誅朕以頻

年患難扈從無幾故馭下之法時從寬厚以至

奸回自用盜出披廷朕德不明深自刻責此後

凡大小臣工各宜洗滌廉法其守以待昇平

附孫可望奏為行在諸奸矯救盜竄擅行節制

大為駭異隨奉 皇上賜書將請奸正法仰見

乾綱獨攬離炤無私首惡吳貞毓張鏞張福祿

也為從者徐極蔡宿等也 皇上立寬重典以

彰國法矣蓋李頌臣弟也勦虜失律法自難寬

方責圖功以贖前罪而敢盜寶行封是臣議罰

諸奸反以為應賞矣且臣所部諸將士此年來

艱難百戰應賞應罰惟臣得以專之故名器宜

重早已具疏付楊畏知奏明即畏知之服上刑

亦以晉中樞旋晉內閣之故原疏具在可復閱

也因憶兩粵並陷時 駕蹕南陵國步既已窮

蹙加之叛爵焚劫于內虜首警弓于外大勢岌

行在陽秋

九

岌卒令駭隊潛跡冥然無恙不謂非賀九義等

遵王朝令星馳入衛之力也又憶瀨湍移蹕時

危同累卵諸奸惡力阻幸黔堅請隨元亂敗死

使果幸防城則誤主之罪寸磔遂足贖乎茲蹕

安龍三年矣纔獲寧宇又起風波豈有一防城

一元亂可以再陷 聖躬乎臣累世力農未明

一命之榮升斗之祿亦非原無位號不能自雄

者也沙定洲以雲南叛臣滅定洲而有之又非

無屯兵難于進攻退守者也總緣孤憤激烈冀

留芳名于萬古耳即秦王之寵命初意豈能覲

此哉故楊畏知之齋奏疏中有云今之奏請為

聯合恢勦之意原非有意以求封爵也臣關西

布已據彈丸以供駐蹕願 皇上臥薪嘗膽毋

忘瀨湍之危如 皇上以安隆僻隅錢糧不敷

欲移幸外地唯聽膚斷自當備辦夫馬錢糧護

送駕行斷不敢阻以蒙要挾之名

前南寧知府顧祖奎卒

祖奎吳江人祝髮為僧卒于肇慶之白雲寺

行在陽秋

十

九年紀春正月 朔駕在安隆府

二月孫可望駐貴州以部將朱養思守南陵

安西王李定國自賓州入南寧

撫南王劉文秀駐川南

三月二十九日昭平陷

屬平樂倪志倫歐光大袁啟祕徐麟俱降清

夏四月二十六日李定國兵敗于新會

標將王成張士祿嶺西道陸士瑞 道李昇東

安知縣羅大經俱降清

五月三日劉文秀馬進忠與武大定等攻常
德不見

冬十月蜀鎮胥登榮降于吳三桂

一作胥發榮明年正月降

十年兩春正月 朔駕在安隆府

夏四月安西王李定國迎 駕入雲南

定國兵至 州詭為清兵戰敗孫可望部將關

有才之兵遂奉詔入安隆州執可望家屬以去

六月得南恩恭俱降清

行在陽秋下

十一

秋七月義寧伯龍翰駐柳州

翰與李定國為應援旋被獲死

十八日延平王攻福州

九月十九日清入辰州

冬十月夔州巡撫鄧希明總兵張元凱降于吳三

桂

希明自獻賊亂後與元凱同屯壘開縣入覲安

隆授官

十一年酉春正月 朔駕駐滇都

進李定國為晉王

秋九月秦王孫可望謀叛移師犯滇晉王李定國

蜀王劉文秀奉命討之師次曲靖府十九日戰于

交水可望奔潰

念一日叛藩孫可望遣賊將張勝聞道襲滇中書

科中書舍人朱斗垣遇賊不屈死之

先是可望謀逆其部將白文選將所屬來歸

上嘉之封文選為鞏昌王遣尙寶司楊楨幹中

書朱斗垣賫敕往曲靖軍中途遇賊兵遂為所

行在陽秋下

十二

害

二十二日晉王李定國班師援滇擊張勝于渾水

塘擒之斬于市

保國公王尙禮卒于滇中

以馬吉翔為大學士李國為司禮監

進撫南王劉文秀為蜀王

是年文秀遣總兵王俊臣姚之貞等統兵三萬

人攻保寧為吳三桂所敗俊臣之貞俱死喪卒

千餘

萬翽彭萬夫李春秀等降于清

翽原任兵部尚書萬夫為某官春秀舉人降于

清偏沅巡撫袁廟守

冬十一月十五日孫可望降于清

可望為定國所敗率家卒數千人請保慶降于

清封可望為義王後隨出獵被射死初可望

部將桑某者降歸定國故可望窮蹙奔降桑某

後為清兵獲械至北京入見桑慷慨自若竟

釋之

行在陽秋

十二月清兵攻雲貴

泗城州土官岑繼祿降清為嚮導引清兵從間

道直抵安隆時晉王李定國守盤江聞報自統

精兵三萬人倍道趨戰我師敗績

十二年戊戌春正月朔駕在滇都

二月原任總兵鄧凱朝行在

凱江西吉安人初同楊延麟劉同升萬元吉龔

棻等奉隆武正朔起兵江西其父某死國事

夏四月官軍克橫州

秋八月十七日延平王克復漳州

授鄧凱為隨扈總兵守大明門

是年冬十月初七日 上遣內臣李崇貴名凱

入朝 上日爾忠義老成可即隨護東宮賜銀

一百兩賜銀鼎盃一隻

冬十二月十五日 駕離滇都傳幸永昌

新津侯譚宏仁壽侯譚毅總兵譚憲譚大圖俱降

于清

文臣方時等同降

行在陽秋

鞏昌王白文選以兵二萬人守貴州七星關敗于

清

曲靖知府蓋世祿降于清

世祿貴州畢節衛選貢生也

十三年己亥春正月朔

初三日清兵入滇都

提督總兵劉之扶許大元總兵王宗臣王有德

副將朱文彩朱文盛提學道徐心箴光祿寺少

卿管雲南分巡洱海道黃復生等俱降于清復

生仍管洱海道心箴署臨沅道

初四日 駕幸永昌

吳兵已入貴州 上在雲南倉卒聞報羣臣束

手無措太僕寺正卿辜延泰仁壽人請駕即日幸

蜀開荒屯練以圖便利 上意未決晉府中書

金公社雲南人極言入蜀不利是時文武臣僚滇

人居多皆思保妻子弗欲遷勸 上寢之吳兵

分道前進一從火洪龍元安龍入一目率諸將

從烏蒙入 上聞警卒起行先生至永昌

沅江知府那燾起兵戰敗登樓自焚父子夫婦

闔門皆殉義死

泰安伯竇民望力戰不克死之

時晉王兵駐磨盤嘴先遣大定營泰安伯竇民

望領步兵三百人前行與吳兵遇民望誓將士

為殊死戰自持寶刀殺吳騎將數十員騎步兵

三十餘人益畏縮欲退是夜民望復謀文勝捷

擊吳軍將行為小子所洩吳知之別遁得免明

日民望復殊戰死三百人且盡尙存一小子奔

吳營降吳詢知民望令鎗砲齎發民望受數百

鎗彈從脅穿透戰如故持刀潰圍走尋 上所

在行三十里血湧仆地死吳遂整兵前進

晉王李國退入交趾

閏月十八日 駕幸騰越州二十日遂行以靳統

武為護駕總兵

其兵即孫可望之眾也念一日統武竄去

二十八日 駕入緬關緬人來迎

二十九日 駕留蠻莫次日遂行

初上在永昌大學士馬吉翔編修貴州塗敷功

吏部左侍郎四川鄧士廉大理寺正卿齊瓌沐

國公天波左衛將軍四川徐鳳翽等二百餘員

及家口二十餘人不俟大軍齊發先入緬界

是月雅州伯高承恩及諸土司據兵守境

二月 朔文武諸臣自騰越齊奔緬境

初四日馬吉翔李國棄太后東宮先奔井梗

初五日鞏昌王白文選遣兵至哩哇城迎駕不值

而去

禮部侍郎潘琪卒

才七日清兵入永昌騰越州

十八日駕幸井梗是晚文武諸臣會于御舟前議

遣總兵鄧凱行人司任國璽使緬馬吉翔止之

吉翔恐二臣先行言其過也

一十八日遣馬雄飛鄔昌琦使緬

緬王請大臣過河相議乃遣二臣惟通事傳說

皆神宗時事所去敕書彼出神宗敕相對

分寸不符疑以為偽出沐國公印相對乃信緬

行在賜秋

二

因神宗二十二年因亂來滇請救本朝不允

遂絕貢

三月

通政司朱蘊金總兵姜承德自縊死總兵潘世榮

降于緬

沐國公天波綏寧伯蒲纓晉王總兵王啟隆等

集于大樹下天波曰緬酋待我日疎可就此處

走護勒撤孟良等處為善吉翔與李定國有約

力阻之十七日陸行者到哩哇對河離城五六

里而營緬酋疑我圖吳國發兵圍之有波傷者

餘各星散晉王總兵潘世榮即降于緬通政朱

蘊金吉翔中軍姜承德各縊死

夏四月馬吉翔舉錦衣衛丁調鼎考功司楊生芳

使緬國

二十六日大理寺卿徐環卒

安隆所總兵周文隆降于清

文龍自田州遣弁赴肇慶納降

光祿寺少卿盧桂生降于吳三桂授大理府知府

行在賜秋

二

時晉王遣應奇說桂生歸正應奇被執送吳三

桂殺之

五月初四日緬王遣官以龍舟迎駕

初五日駕離井梗

初八日緬王羈駕于孟坑城外

地居者梗

緬王接駕見中國男女財帛心利之欲圖害

上遂謀奉駕安置孟坑城外四面皆海人不得

通初七日駕至哇哇城對河結營初八日進者

梗卽前陸行者所札地也構草房十大間 上居依然以竹爲城每日百餘兵守護

初九日緬人進貢 上優賜之

相傳緬婦每日貿易如市諸大臣皆短衣洗足

混入緬婦貿易據地雜坐談笑緬官乃曰天朝

大臣如此規矩安得不亡

行人司在國璽請設嚴衛

十六日儀制司 朱冲卒

江西崇室

行在揚州

以使緬功楊生芳文選司郎中加丁調鼎五級

敕緬監官截止追駕官軍

馬吉翔與緬監官敕一道內云朕已航闕後有

一切官兵都與截殺

六月安德侯狄三品執馮雙禮獻于清授孖城侯

三品雲南建昌總兵雙禮已封郡王

二十一日安南臣武公姿降于清

武公姿官宗國公遣人至雲南獻降表

二十二日延平王舟師克鎮江圍南京旋退人海

總兵甘輝等死之

高承恩爲其弟承裔所殺

部將爭立自相攻擊

清獻馬瑚敘州 伯提督總兵陳希賢等降

郎中郝永思等固守

秋七月清陷成都總兵趙友諤等降御史龐之泳

主事賀奇俱繳印降

清道川南道高鑰普招降原任四川巡撫萬任

八月滇國公沐天波使緬甸入其成

行在揚州

于

緬俗以八月十五日各蠻來貢欲張大聲勢天

波至彼令跪足以緬臣禮見天波不得已從之

歸而泣告于衆曰我故屈者爲保全 皇上計

耳禮部楊在行人任國璽各疏劾天波屈節于

緬夸疏留中

上不豫

以忠足故

九月緬人進稻穀

緬進稻穀給各窘迫者吉翔據爲己物私其所

愛者鄧凱不平子朝內大賜之時有吳承爵者
乃吉翔之旗鼓碎仆凱于地損一足

光澤王儼鐵大學士郭之琦總兵楊祥被獲不屈
死之

時雲南既陷之奇等避入交趾交夸權縛送廣
西被害之奇絕命詩云十載艱虞為主恩居吞
避世兩堪論一聲平地氛塵滿幾登幽山霧雨
翻曉澗哀泉添熱血暮烟衰草送歸魂到頭苦
節今方盡莫向西風灑淚痕成仁取義憶前賢

行在粵秋下

三

異代同心着幾鞭血比蓑弘新化碧魂歸望帝
人爲鵲曾無尺寸酬高厚唯有孤丹昭簡編萬
卷詩書隨一炬千秋霜管俟他年祥蜀人不識
字以忠義自許臨難神色不變望西叩首謝恩
危坐就刑觀者無不流涕

命造曆日

從鄧凱請也

冬十月郝承裔以嘉定叩眉等州叛降于吳三桂
未幾承裔反正至辛丑年被獲死

蜀鎮寧侯王友進遣官降于吳三桂

安南都統使莫敬耀入貢于清
是冬嘉靖州陷殺被

十四年庚子春正月 駕在孟坑城外

德陽王至濟降于清

至濟初奔交趾與太監王應遴同匿高平境內
自安南莫敬耀後勢益孤危故至濟亦降

三月初一日賴國公楊武叛降于吳三桂

三桂令陽武招降貴州布司政朱企昆 岷漢武宗室

行在粵秋下

三

靖侯王國璽兵部侍郎尹三聘編修劉蔭尙寶
等楊楨幹知府范春鰲等六人六人遂繳印降
赴北

大學士方端士降于清

禮部司務王應偉卒

秋七月緬人邀滇國公沐天波再入其城不允

緬使曰此番可冠帶而去天波終不允

八月郝承裔以雅州內附

九月晉王李定國出孟良與白文選入緬關次日

桐泊疏請迎駕不果

定國迎駕疏內言前後三十餘章不知曾到今

與緬王相約何地交遞而諸臣在內只圖安樂

全不關節出險緬官求救一道去了外候久無

消息乃拔營而去

以湖廣道御史鄔昌琦改陞河道掌六科

從馬吉翔所薦也

授烏撒知府王祖望禮部主客司

祖望晉王藩前入能醫中宮有疾用其藥而愈

太常寺博士鄧居詔疏陳時事

居詔疏為停止不急之務仰祈修省等事內侵

吉翔及各員自謀自衛等語蓋指行人任國璽

欲轉江西道而言也吉翔怒奉 旨該衙門知

道旨方下而國璽回道及各陞轉 旨旋下矣

居詔不平即劾國璽國璽亦劾居詔一日 上

召面質不果惟吉翔國泰傳古云鄧某當學好

免杖

碎國寶以給各員

吉祥奏外有大臣三日不舉火者 上不信次

日吉祥國泰復合奏 上怒擲皇帝之寶命掌

庫太監李國用碎之國用叩頭辭不敢又次日

吉祥國碎之以散給各員 上怒曰你們要收

門生特肥朕作人情耳

十五年 辛丑春正月 駕在孟坑城外

二月吳三桂破為乃麻衣

一龐吉兆吉佐等俱被獲

咸陽侯所三昇降于吳三桂

三昇與定國不和獨走戶臘三桂遣官招之遂

率兵七十餘人涉遠而降孟津伯魏勇總兵劉

芝林王有功邵文魁等俱降勇旋病歿

鞏昌王白文選賫奏迎駕

念八日白文選遣緬民賫奏至云不敢速進者

恐為所害必令彼送出為上策璽書答之曰不

五六日離本處止有六七十里已搭浮橋來矣

數日後緬兵斷浮橋而去吉翔國泰挾駕自重

不思出險或欲暗相糾結擁東宮因殺吉祥國

泰奪路而出卽爲吉翔國泰所覺密奏其結盟
投緬旨命錦衣衛搜獲爲首者殺之

夏四月郝承裔被獲死

御前總兵馬寶降于吳三桂

五月朔大學士馬吉翔司禮監李國泰入宮講書
賜之坐

江西道御史任國璽奏爲時事三不可解謂上
年本請開講期年不行今勢如累卵不思出險
尙然如此講書必須科道侍班議軍務則有沐

行在賜秋下

垂

勲臣王皇親等豈翔泰之獨君也言詞切直次
日旨下着任國璽獻出險策國璽泰能主入緬
者心能主乎出緬今日事勢至此乃卸肩于建
言之人乎時王祖望鄧居詔各疏劾翔泰有內
官日爾上千金萬本亦何用其擅權若此禮部
楊在講書賜之坐典璽李崇貴以爲非禮次日
亦賜崇貴坐崇貴辭曰今雖亂世禮不可廢每
講崇貴出外一日東宮問楊在曰哀公何名在
不能對

初五日瑞昌王薨于緬甸州

二十二日緬酋莽猛白弒其兄

先是御前總兵馬寶降于吳三桂卽使爲閒至

緬王僞言矣三桂所以遣之故且曰苟能送帝

出則富貴可立至也緬酋于是令寶至孟坑居

上左右 止以寶爲舊城弗之疑也緬酋既

受三桂命遂決計出獻其親兄知之謂曰不可

因人之危而爲之利不義且彼兵至也天之所

立中土之所戴我不能助而反爲之害是逆天

行在賜秋下

三三

也逆天不祥不如且全之任彼後圖緬酋卽縛
其兄弒之

六月十八日緬酋僞請盟馬吉翔李國泰等從之

緬使來云我王初立怕你們立心不好請去吃

咒水等你衆人走動好去作生意不然日用亦

難云

十九日緬酋殺我文武官僚三十餘人

吉翔國泰聽信緬酋之謀不論大小官員俱攜

去與緬酋盟已刻緬酋以兵三千圍所扎處乃

曰爾等大漢可出來吃咒水一箇不出來卽亂鎗殺死諸臣良久乃出出俱被執而死松滋王已下馬吉翔馬雄飛蒲縵鄧士廉鄧居詔楊在鄔昌琦任國璽王祖望裴廷謨楊士芳學錄潘璜郭璘典簿齊應選總兵王自全安朝位陳謙龔勳吳承爵張宗位錦衣衛大堂任子信張拱極劉相來宗宰劉廣銀宋國柱丁調鼎司禮監李國泰東筆字茂芳楊宗華李崇貴又周某盧某曹某沈某俱失名

字名

手

馮幸黔國公沐天波署緬僧進食

黔國公沐天波靖來將軍魏豹總兵王啟隆等俱

遇害

上與中官將自縊鄧凱勸之曰 太后年老將誰爲依 上乃止緬兵入官搜取財幣貴人宮女及各官妻孥自縊者甚衆 上與太后等二十五人俱聚于一小房經險二時忽通事引守護緬官至乃喝曰不可害皇上與沐國公彼時戶橫遍地緬官請 上移出沐國公房內大小

二百四十餘人恰住一樓母子啼哭聲聞里外閱三日幸有緬僧私進飯食且悲哀不已乃知早去各臣悉被殺時有沐天波王昇魏豹王啟隆各傷緬兵數人而死有皇親家小子名來安年甫十三兵擒之乃曰有銀與你抵腰假作取銀乃拔小刀刺傷緬兵而死

吉王自縊

吉王同妃入宮自縊皇親標下總兵姚文相黃華宇熊惟寶馬某秦某錦衣衛趙明鋒王大維

字名

手

王國相吳承胤朱文魁鄭文遠李旣白凌雲尹襄朱議添千戶吳某百戶嚴某內官陳德遠劉楊二貴人松滋王妃皇親任國璽姜承德妻楊氏俱于十九日自縊死 又起陸諸人先後遇害者通政司朱蘊金姜承德潘世榮而鼎忠范存禮温如珍副總兵高陞李勝武崗用岷王馬九功王皇親標下劉典隆戴某張某陶某內府劉九臯劉衡汪國泰段能忠謝安祚施氏日緬酋旣弑其兄遂以次殺上左右從官

緬酋將天波至城上木板鋸解以示城外上遣人登城遙諭曰事已不可為矣從朕文武各官各已見害城上所居解者即沐上公也朕亦萬無生理可致謝晉王各自為計否則城外當有變矣王及諸將士皆下馬羅拜大呼痛哭聲振天地上遙聞亦哭次日晉王憤恨悲號遂大勦孟坑城外難犬不留而去自是人心無主兵多散去

秋七月緬人貢物

行在陽秋下

无

念一日緬人乃修原所請眾人安住貢米銅器等物念五日又進獻鋪蓋銀布等物甚厚乃曰我王子實無他意因爾各營在外殺害地方遂恨入骨乃眾民所為也

上不豫

冬十一月初八日吳三桂兵至木邦

白文選遣副將馮國恩至木邦偵之中伏被獲國恩遂降于三桂為嚮道

十八日 上召總兵鄧凱入宮

是日午刻召凱入宮諭曰 太后病矣而賊信又急為之奈何白文選朕欲封他為親王馬寶欲封他為郡王

吳三桂兵至錫波白文選奔茶山

二十日三桂發兵追文選于茶山

二十四日吳三桂入緬甸境

初三桂在騰越宋腮兩遣人通緬酋使送駕出降否則加兵緬酋益決計謀逆

十二月 朔吳三桂兵駐舊晚坡

行在陽秋下

三

舊晚坡在緬城之東是日緬相錫真持貝葉緬文降于三桂其文有願送駕出城但祈來兵退扎錫坡猶慮三桂之襲其城也

初三日緬酋內叛來 上及 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公主如舊縣坡緬酋殺華亭侯王維恭

是日未刻二三緬官來見曰此地不便請移別

所爾門兵將近我城我處發兵必由此過恐為驚動言未畢數蠻子將 上連杭子擡去 太后

后等悲聲震天行至二百步乃有轎三乘至

太后等上轎大小男女毫末收帶步行約五里渡河到岸暗黑不識何兵二更到營始知爲吳

三桂矣初四日歸老營初五日曉鄧凱匍匐

上帳前曰今日事至此 皇上當行一烈使老

臣得其死所 上曰固然有太后在且洪某吳

某世受我家恩未必毒及我母子初六日援老

營復轉啞哇欲攻緬城未遂初九日長發還淇

一路大小俱與馬匹進御膳用金碗不用銀碗

上與東宮俱進鮮服鋪蓋內官宮女各官妻

行在陽秋

三

妾均與衣被

吳三桂以車駕還南

施氏曰吳三桂兵亦出境將入緬路遇鞏昌王

白文選是時文選兵尙強因山路窮僻斥堠不

通猝遇無計不敢戰遂降自是三桂無所忌憚

矣緬恐遂令馬寶誘 上曰晉王兵去此未遠

臣欲從閒道奉駕奔其軍 上從之緬使人從

上所至則吳軍矣

十六年上寅春正月十三日駕還滇都

三桂日進膳服等物俱倍前

夏四月 太皇太后王氏不食崩

三桂令人奉 上居滇故都督府等嚴兵防守

入旗兵皆集 上屢欲見三桂三桂不肯見

皇太后不食 日遂崩

原任戶部尙書夔夔死之

夔永州人天啟乙丑進士也具酒殺進謁 上

所守者不許夔厲聲曰此吾君也我爲其臣尹

臣之義南北皆然我祇一見耳何拒我爲守者

行在陽秋

三

往啟三桂三桂許之夔遂入堂上設宴請

出朝禮畢進酒 上稍謝痛哭不能飲夔伏地

痛哭亦不能起再勸 上飲 上勉飲三爵夔

再拜不止遂觸地而死 上撫之慟幾仆

上崩 皇太子遇害

施氏曰從官扶 上進八旗諸將士皆望而呼

萬歲曰此真主也我等雖有主今知其安在不

如奉此以成不世之功事將成滿漢諸大臣皆

割辮而起爲下所洩三桂知之大驚卽令輦

上及皇太子出以弓弦絞于市時太子年十二
臨難大罵曰黠賊我朝何負于汝我父子何仇
于汝乃至此耶是日天大昏黑風霾並作人影
不見 上既遇害三桂使人炙尸揚灰傳賜諸
將前所謀奉 上八旗諸將士共二千餘人皆
殺之令沒其妻子

襍錄曰吳三桂標將有商于吳者問以舊晚坡
之事據云十二月初二日三桂至舊晚坡檄緬
送駕緬亦遣人相聞薄暮緬人送人首十七至

行在陽秋下

三

至三桂營營中訛言駕崩及三鼓譁言駕至矣
隨衆出迎見二艘渡江來一爲 上及 太后

中宮東宮公主一爲遇害諸臣家屬有緬相

及蠻兵二百餘人俱至三桂送 上及宮眷于

公所 上南面坐達旦三桂標下各官相繼入

見或拜或叩首而退少頃三桂進見初甚倨傲

見 上長揖 上問爲誰三桂噤不敢對再問

之遂伏地不能起及問之數至始稱名應詔

上切責良久三桂緘口伏地若死人 上卒曰

今亦已矣朕奔北京人欲還見十二陵死死爾
能任之乎對曰臣能任之 上命之去三桂伏
不能起左右挾之出則色如死灰汗浹背自後
不復敢見

吳三桂以總兵鄧凱隸滿州鑲黃旗不受爲僧去
秋七月吳三桂遣藩下蝦護送 皇后公主至北
京奉 旨命禮部養贍于別室仍撥宮女二人奉
侍

是月二十九日晉王李定國薨于景線

行在陽秋下

三

定國薨後以世子嗣典記斬統武統武奉嗣典
爲晉王有馬斯良者定國之表弟心忌統武遂
勸嗣典降于三桂

附記壬寅隨駕回滇諸人

吳師相炳一子一女同妾子名宏猷南京人

鄔昌琦一子三歲魏豹一子宗阜南京人 姜

承德三子北京人 丁調鼎二子 趙明鑑一

子一僕 黎應祥千戶廣東人 土祖望小子

新兒 鄧居詔家丁鄧玉前府都督康晉生一

子 總兵鄧凱 東昌李君調云緬酋送駕
舊晚坡在庚子十二月而龍馭賓天 皇太子
遇害則辛丑三月十八日也君調時在三桂營
中目擊者此云壬寅未知何據

行在陽秋 下 卷



明史紀事本末上

明史紀事本末

壬寅鞠秋

金匱吳榮



中華民國十年
上海校經山房
成記書局印

明朝紀事本末目錄

卷之一

太祖起兵

卷之二

平定東南

卷之三

太祖平漢

卷之四

太祖平吳

卷之五

方國珍降

卷之六

太祖平閩

卷之七

平定兩廣

卷之八

北伐中原

卷之九

畧定秦晉

卷之十

故元遺兵

卷之十一

太祖平夏

卷之十二

太祖平滇

卷之十三

胡藍之獄

卷之十四

開國規模

卷之十五

削奪諸藩

卷之十六

燕王起兵

卷之十七

建文遜國

卷之十八

壬午殉難

卷之十九

開設貴州

卷之二十

設立三衛

卷之二十一

親征漠北

卷之二十二

安南叛服

卷之二十三

平山東盜

卷之二十四

河漕轉運

卷之二十五

治水江南

卷之二十六

太子監國

卷之二十七

高煦之叛

卷之二十八

仁宣致治

卷之二十九

王振用事

卷之三十

麓川之役

卷之三十一

平浙閩盜

卷之三十二

土木之變

卷之三十三

景帝登極守禦

卷之三十四

河決之患

卷之三十五

南宮復辟

卷之三十六

曹石之變

卷之三十七

汪直用事

卷之三十八

平鄖陽盜

卷之三十九

平藤峽盜

卷之四十

興復哈密

卷之四十一

平固原盜

卷之四十二

弘治君臣

卷之四十三

劉瑾用事

卷之四十四
 寘鑄之叛
 卷之四十五
 平河北盜
 卷之四十六
 平蜀盜
 卷之四十七
 宸濠之叛
 卷之四十八
 平南贛盜
 卷之四十九
 江彬奸佞
 卷之五十
 大禮議
 卷之五十一
 更定祀典
 卷之五十二
 世宗崇道教
 卷之五十三
 誅岑猛
 卷之五十四
 嚴嵩用事

卷之五十五
 沿海倭亂
 卷之五十六
 李福達之獄
 卷之五十七
 大同叛卒
 卷之五十八
 議復河套
 卷之五十九
 庚戌之變
 卷之六十
 俺答封貢
 卷之六十一
 江陵柄政
 卷之六十二
 援朝鮮
 卷之六十三
 平哱拜
 卷之六十四
 平陽應龍
 卷之六十五
 礦稅之弊

目錄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六十六

東林黨議

卷之六十七

李國本

卷之六十八

三案

卷之六十九

平詹安

卷之七十

平徐鴻儒

卷之七十一

魏忠賢亂政

卷之七十二

崇禎治亂

卷之七十三

脩明歷法

卷之七十四

宦寺誤國

卷之七十五

中原羣盜

卷之七十六

鄭芝龍受撫

卷之七十七

張獻忠之亂

卷之七十八

李自成之亂

卷之七十九

甲申之變

卷之八十

甲申殉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一

豐潤谷應泰賡虞編輯
吳縣朱記
校正

太祖起兵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閏三月甲戌朔明太祖起兵濠梁太祖之先故沛人徙江東句容為朱家巷宋季大父再徙淮家泗州父又徙鍾離太平鄉母陳生四子太祖其季也太祖生於元天曆戊辰之九月丁丑其夕赤光燭天里中人競呼朱家火及至無有三日洗兒父出汲有紅羅浮至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障少時嘗苦病父欲度為僧歲甲申泗大疫父母兄及幼弟俱死貧不能殮薰葬之仲與太祖昇至山麓縋絕仲還取縋留太祖守之忽雷雨大作太祖避村寺中比曉往視土墳起成高隴地故屬鄉人劉繼祖繼祖異之歸焉尋仲又死太祖年十七九月入皇覺寺為僧逾月僧乏食太祖西至合肥厯光固汝穎諸州道病輒見兩紫衣人與俱病差遂不見嘗夜陷麻湖中遇群兒呼迎聖駕叱之絕跡崎嶇三載仍還皇覺寺時汝穎兵起騷動濠州定遠人郭子興據濠州元將徹里不花憚不敢進日掠良民遺賞太祖詣伽藍卜問避亂不吉即守故又不吉因祝曰豈欲予倡義耶果大吉帝意遂決以閏三月朔入濠州抵門門者疑為謀執見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與語大悅之取為親兵凡有攻伐命之往輒勝子興故撫宿州馬公女為己女遂妻焉即高后也軍中咸呼為朱公子九月元丞相脫脫既破徐州芝蔴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任帥餘黨奔濠脫脫命賈魯追圍之太祖與子興竭力捍守時子興屈已下彭趙遂為所制彭趙據濠稱王一日執子興於獄太祖曰吾受郭氏深恩可不赴乎遂入子興家明日彭趙聞釋之十三年春元將賈魯死圍解濠軍士亦多折傷太祖雖在甥館每有大志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人濠人徐達湯和等皆歸往焉十四年秋七月狗定遠下滁陽時彭趙御下無道太祖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徐達湯和吳良吳楨花雲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材張赫周銓周德興等二十四人南畧定遠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者孤軍乏食欲來降未決太祖曰此機不可失也乃選騎士費聚等從行至定遠界其營中遣二將出大呼曰來者何為聚恐請益人太祖曰多人無益滋之疑耳直前下馬渡

水而往其帥出見太祖曰郭元帥與足下有舊聞足下軍乏食他敵欲來攻特遣吾相報能相從即與俱往否則移
兵避之帥許納請留物示信太祖解佩囊與之彼以牛脯為獻請諸軍促裝且申密約太祖還留聚俟之越三日聚
還報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太祖即率兵三百人抵營誘執其帥於是營兵焚舊壘悉降得壯士三千人又招降
秦把頭得八百餘人定遠繆大亨以義兵二萬屯橫澗山太祖命花雲夜襲破之亨舉眾降軍聲大振定遠人馮
國用與弟國勝率眾歸附太祖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儒生耶顧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
之都願先拔金陵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救生靈於水火倡仁義於遠邇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難定也太祖大悅俾
兄弟皆居帷幄預機密焉國勝一名勝又名宗異定遠人李善長來謁留幕下掌書記書餽餉其見親信秋七
月太祖將兵進攻滁陽花雲為先鋒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雲提劍躍馬橫衝其陣而過敵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
不可與爭鋒既戰遂克滁陽因駐師焉朱文正李文忠來歸文正太祖孟兄南昌王子先同其母避亂與太祖相
失李文忠太祖姊曹國長公主子公主卒其父攜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聞太祖駐兵滁陽皆來歸太祖喜
甚文忠年十二牽上衣而戲太祖曰外甥見舅如見母也與沈英皆賜姓朱英定遠人父母俱亡太祖見而憐之令
高子育之為子何世隆來降并取鐵佛崗攻三汊河口收全椒大柳諸寨未踰月彭早住趙均用挾子興往泗州遣
人邀太祖守時胎辭勿往未幾二人爭權部曲乘而鬪多創死彭亦中流矢死獨趙均用存并移故部曲狼戾益甚
銜子興必欲殺之太祖憂之使人說曰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使郭公閉壁不相納死矣得濠而踞其上更欲害之
背德不祥且郭公易與耳其別部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悟為少寬太祖又賂其左右子興乃得帥所部歸滁
稱滁陽王時太祖部兵數萬人悉歸之奉其號令居再閱月子興感讒言悉奪太祖兵又欲收李善長置麾下善長
涕泣自訴不肯行自是征討之權太祖皆不得與且日疎遠而事之愈恭有譖太祖戰不肯力者子興信之遠令其
人與太祖俱出戰其人出未十步即被矢反走太祖直前奮擊眾皆披靡徐還了無所傷子興頗內愧又嘗與三百
人出城顧聞鶉鷄聲飛矢墮空中心異之遽還俄而敵兵驟至一無所獲時諸將各有所獻太祖所至禁剽掠有得
即分部下無所獻子興甚不悅馬皇后恐所有遺子興妻張氏張喜由是疑釁漸釋冬十月元丞相脫脫克高郵
分兵圍六合六合遣使求救於滁子興故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太祖曰六合破滁不獨存唇齒也可以小憾而棄
大事乎子興悟問諸將誰可往者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且以禱神勿吉為辭太祖曰事之可否當斷於

心何禱也。於是帥師東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之急，每日暮壘垂陷，詰旦復完。壘與戰，尋以計給之，乃斂兵入舍，備糗糧，遣婦女倚門，執手大罵，元兵錯愕，不敢逼。遂列陣而出，徐引去。還滁州，既而元兵復大攻滁。太祖設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之度澗，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元兵敗走，滁得完。太祖威名日著，子興、二子陰置毒酒中，欲害之。謀泄，及期，太祖即與俱往，中途遽躍馬起，仰天若有所見，因罵二子曰：「吾何負爾！」適空中神人謂爾欲以酒毒我，二子駭汗浹背，自此不敢萌害意。虹縣胡大海來歸，大海長身鐵面，智力過人，太祖一見，語合用，為前鋒。十五年春正月，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太祖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向攻民寨，時得兵三千，號廬州路義兵，今精選三千，勇敢士，推結左衽，衣青衣，佯為彼兵，以四索駝載賞物而馳，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將士，和陽必納之。」因以絳衣兵萬人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為應。絳衣兵即鼓行而前，破之必矣。子興從其計，使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繼祖為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後。天祐至陟陽關，和陽父老以牛酒出迎，會日午，天祐兵從他道，就食，設約再成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據，率眾直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閉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元兵追至千秋壩，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敗之，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將士從之，遂據和陽也。先帖木兒夜遁，再成兵既敗，歸謂天祐等已陷沒，俄報元兵至滁，州遣使招降，子興益恐，召太祖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太祖合滁三門兵於南門，填塞街市，呼使者入，叱令膝行見子興，子興諭之多失辭，眾欲殺之。太祖曰：「殺之彼將謂我怯，故滅其口，是速之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憚不敢進，子興從之。明日元兵果解去，子興急之，太祖率兵往收，敗卒仍規取和陽。太祖率鎮撫徐達、參謀李善長及驍勇數十人先進，始知入祐已破城，據之，乃入撫定城中，子興屬太祖總和陽兵，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掠，城中夫婦不相保。太祖惻然，召諸將謂曰：「諸軍自滁來，多掠人妻女，軍中無紀律，何以安眾？凡所得婦女，悉還之，於是皆相攜而去，人民大悅。太祖既總和陽兵，諸將多子興故部曲，未盡心服，惟湯和聽命，惟謹。李善長委曲調護之，太祖與諸將分關，和陽城諸將焚工未就，太祖作色置坐南，向出子興，檄呼諸將曰：「總兵主帥命也，非我專擅。今登城皆不如約，事何由濟？自今違者軍法從事，諸將恐唯唯，由是皆奉命。時元太子禿堅樞密使解住馬民兵，元帥陳瑄先分屯高望新塘、青山、鷄籠山等處，道梗不通。太祖率諸將擊走之，元兵乘太祖出復攻和陽，李善長督兵擊却之，殺獲甚眾，元兵皆走渡江。」濠州舊帥孫德崖之糧，率所部就食和州。

子興故與德崖隙聞之怒自滁來和德崖聞子興至即欲他往其軍先發德崖後太祖送其軍出城行三十里忽城中走報滁軍與德崖軍鬪德崖為子興所執太祖大驚亟呼耿炳文吳禎策騎欲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忿恨擁太祖行數里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姓者力止之子興聞太祖被留如失左右手急遣徐達往代張姓者復諭其眾歸太祖於是子興亦釋德崖去既而達亦脫歸三月子興卒太祖併統其軍時劉福通等立韓林兒為皇帝號小明王改元龍鳳遣人至和陽招諸將檄興子為元帥張天祐右副元帥太祖左副元帥太祖曰大丈夫甯能受制於人耶不受虹縣人鄧愈來歸愈年十六從父兄起兵父兄戰沒愈代領其眾每戰必挺身破敵軍中服其勇太祖命充管軍總管懷遠人常遇春剛毅多智勇膂力絕人年二十三為羣雄劉聚所得遇春察其多抄掠無遠圖棄之來歸未至假寐田間夢神人披金甲擁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來適太祖騎從至即乞歸附請為先鋒太祖曰爾饑故來歸耳且有故主在吾安得奪之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為也僅得效力於智者雖死猶生太祖曰能相從渡江乎取太平後臣我未晚也太祖駐和陽久謀渡江無舟楫時廖永安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桑世傑張德勝華高等各率眾泊巢湖連結水砦以捍寇會妖黨左君弼據廬州永安等為所扼乃遣使間道納款太祖大喜曰此天意也機不可失即以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迎太祖登舟出湖口至桐城聞已脫臉然未入江蠻子海牙集樓船塞馬腸河口以阻諸兵屯黃墩會巢湖將趙普勝蓄異志永安等密露其機太祖遽聲言歸和陽取舟同攻蠻子海牙寔欲以兵勢授之既歸集商人舟載精銳猛士復至黃墩督兵攻蠻子海牙敵舟高大進退不利永安等小舟往來如飛奮擊大敗之時湖口淺涸會大雨連旬水漲遂縱舟至潯陽橋眾恐舟大不能渡比至纔餘分寸永安等遂得入大江從歸和陽遂定渡江之計六月朔太祖帥諸將渡江永安請所向太祖曰采石大鎮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難為備禦攻之必克迺乘風舉帆舳艫齊發頃刻達牛渚太祖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舟距岸三丈許未能卒登常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守者披靡諸軍從之遂拔采石乘勝徑攻太平元平章完者不花萬戶萬鈞達魯花赤普里罕忽里等棄城遁丙辰克太平路初太祖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為戒飭軍士榜及人城揭之通衢一卒違令立斬之城中庸然太平路總管靳義赴水死太祖曰義士也具棺葬之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見太祖謂李習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令有主矣太祖召安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方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安民救天下之

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太祖曰吾欲取金陵如何對曰金陵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太祖大悅禮安甚厚由是凡機密輒與議焉改太平路為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李善長為帥府都事汪廣洋為帥府令史陶安參幕府事文移用宋龍鳳年號旗幟戰衣皆紅色蓋以火德王故也時太平四面皆元兵蠻子海牙阿魯灰等以巨舟截采石閉姑孰口而義兵元帥陳瑄先與其將康茂才水陸分道寇城下太祖親督兵禦之命徐達鄧愈以奇兵出其後設伏於襄城橋瑄先率眾來攻時有黃雲罩於城臯瑄先驚敗為伏兵所擒太祖釋而用之八月分命徐達等取漂水漂陽句容蕪湖皆下之初陳瑄先被執太祖釋不殺瑄先詐曰生我何為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蓬起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豈不知生爾之故瑄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爾乃為書招其軍明日皆降蠻子海牙阿魯灰等見瑄先敗還駐峪溪口諸軍進克漂水將攻集慶路瑄先之為書也意其眾未必從陽為招詞陰實激之不意其眾遽降自悔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太祖聞其謀召語之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不相強也縱之還諸軍克漂陽瑄先歸收餘眾屯於板橋陰與元福壽合因為書報曰集慶城石環大江左枕崇崗三面據水以山為郭以江為池地勢險阻不利步戰昔王渾王濬造戰船謀之累年而蘇峻王敦皆非陸戰以取勝隋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楊素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並進今還城三面阻水元帥與苗軍聯絡其中建塞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莫若南據漂陽東據鎮江據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下也太祖知其詐以書報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方克成功今吾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咽喉我已扼之捨舟而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形同勢異足下奈何舍全勝之策而為此迂迴之計耶瑄先得書詐不行諸軍進攻集慶瑄先遂與福壽合拒戰於秦淮水上諸軍失利張天祐與郭元帥皆戰死元帥子興之子也瑄先來追襲經葛仙鄉鄉民兵百戶盧德茂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瑄先不虞其圖已與十餘騎先行青衣兵自後攔擊刺殺之瑄先既死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蠻子海牙擁舟師結寨采石圍特角窺太平十一月壬子釋元萬戶納哈出北歸納哈出木華黎裔孫也拔太平獲之待之至厚納哈出居鬱鬱不樂至是太祖語之曰為臣者各為其主况爾有父母妻子乎遂縱之歸十六年春元兵屯采石將士家屬留和州道梗常遇春攻之遇春以奇兵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戰戰則出奇兵擣之縱火焚其連艦大破之蠻

子海牙僅以身免。自是扼江之勢遂衰。三月朔，太祖率諸將取集慶路。水陸並進，攻破陳兆先營，兆先而用之。擇其降兵驍勇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太祖覺其意，是夕令入宿衛，環上而寢。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侍卧榻傍。太祖解甲安寢，達旦疑懼者始安。是月十日，進攻集慶路。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敗元兵於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拔柵競進，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力戰死之。唐寅克集慶路，蠻子海牙遁歸。張士誠、康茂才等帥眾來降。太祖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生民塗炭，吾率眾至此，為民除害耳。汝等各守舊業，無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獲民兵五十餘萬，改集慶路為應天府，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天興、建康翼元帥府，以廖永安為統軍元帥。太祖嘉福壽之忠，為棺衾以禮葬之。

谷應泰曰：明太祖之起兵濠梁也，鼓其朝銳所向披靡。六年之間，北取滁和，南收姑孰，孰公陵一下，天物克基。雖曰神運，蓋亦有人事焉。方其火光燭空，紅羅浮水，雷雨成塗，紫衣視疾，以至如藍立珽之奇，黃雲覆城之瑞，論者嘖嘖莫不謂生而神靈，天之所授也。然予以厚德隆峻，實則命世之器，非夫羣雄艸薊所能闇好而覬覦者。觀其救民塗炭，除暴去苛，縱還婦女，不貪玉帛，納陶安之說，進馮國用之謀，是其仁也。褒嘉斬義，禮矣福壽，赴子與之難，縱堊先之去，是其義也。克太平而延見名士，入金陵而拊慰父老，是其禮也。還軍降定遠，移師救六合，借天語以拒醜毒，環宿衛以定反側，是其智也。擊海牙於黃墩，摩馮春於采石，坐叱元使者，不奉韓林兒，是其勇也。嗟乎濠城之起始於揭竿，乃能規模弘敞，有茲不世出之畧，是則五德既備，百神自呵，而術數之家沾沾以休徵福應為王者受命之符，則但知其得天而不考其順人，良足哂也。雖然，尤有異者，風雲之聚杖策來歸，心膂爪牙，篤生江介。徐達、湯和起於同里，朱文正、李文忠興自戚屬，李善長、馮國用近出定遠，鄧愈、胡大海即在虹縣，常遇春懷遠之雄，廖永安、巢湖之傑，一時功臣如碁布地，皆錯壤豈高祖從龍，多由豐沛蕭王佐命，半屬南陽天生真人，固若類聚而扶掖之者耶。然而帷幄善謀，汗馬著烈，君臣之間相濡魚水，豈盡地脈使然哉。人材良足多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
平定東南

元順帝至正十六年春三月太祖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戰士卒為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置之法李善長救乃免於是命徐達為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爾等當體吾心戒戰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者罰毋赦達等頓首受命丙申進兵攻鎮江丁酉克之苗軍元帥完者圖出走守將段武平章定定戰死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晏然遂分兵下金壇丹陽諸縣克之攻鎮江為江淮府命徐達湯和為統軍元帥鎮守已而復以江淮府為鎮江府 六月乙卯命鄧愈邵成華高華雲龍將兵進攻廣德路克之改為廣興府以鄧愈鎮守 秋七月己卯置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諸將奉太祖為吳國公行丞相總省事以李善長宋思賢為參議以李夢庚陶安等為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都事等官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徐達湯和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親軍以馮國用為總制都指揮使復置左右前後中五翼元帥府及五部都先鋒置提刑按察司以王習古王德為僉事 遣使聘鎮江秦從龍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為校官累遷置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從龍以老避居鎮江太祖兵東下謂徐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入城當為吾訪之徐達等至鎮江得從龍還報太祖喜即命朱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既至太祖親至龍江迎之以入太祖即元故御史臺為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府謁孔子廟分遣儒士告諭鄉邑勸農桑 十二月長鎗賊謝元帥寇廣德鄧愈擊敗之俘其總管武世榮及軍士千餘人尋遣裨將費子賢攻武康安吉皆下之 十七年夏四月命徐達常遇春帥師攻甯國久不下太祖乃親往督師長鎗軍來援我師扼險破走之乃造飛車編竹為重檝數道並進守將楊仲英不能支開門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勿死擒其將朱亮祖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匹亮祖六合人初為元義兵元帥太祖克太平來降尋叛去數與我師戰我軍為所獲者六十餘人諸將勿能當至是徐達等圍亮祖於盩厔常遇春被鎗而還太祖督兵攻破之縛亮祖以見太祖曰今何如對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耳太祖壯而釋之使從征宣城亦下 秋七月命鄧愈胡大海將兵取徽州先下績溪休甯乘勝進攻徽州元守將元帥八爾思不花及萬戶吳納等拒戰我師擊敗之庚辰克徽州路納與阿魯恢李克膺等退守安縣大海引兵追及於白鶴嶺擊敗之納等自殺徽州路為興安府命鄧愈守之 九月青軍元帥張明鑑逐元鎮南王孛羅普化據揚州日屠居民以為食元帥繆大亨攻之明鑑等不能支乃出降得其眾數萬馬二千匹改揚州路為淮海府以取再成張德林守之按籍城中居民僅得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截城西南隅築而守之 元

苗帥楊完者自杭州率眾數萬來攻徽州時徽州新附守禦之器未備胡大海方將兵攻婺源城中守兵甚少苗軍奄至鄧愈乃激厲將士大開四門以待之苗軍疑不敢入大海聞之自婺源兼程而還大呼殺入復與鄧愈奮兵夾戰十一月朔大破苗軍於城下殺其鎮撫呂才擒其部將吳卒董旺呂昇等完者遁去愈遣裨將王弼孫虎攻婺源斬元將帖木兒不華婺源元帥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無知之者太祖呼為先生而不名 九月太祖如鎮江汪同降

十八年春二月以康茂才為營田使茂才蘄州人初結義旅為元捍寇江上有功累遷宣慰使鄧元帥成裕溪米石及太祖兵渡江茂才數戰不勝常遇春設伏殲其精銳殆盡茂才復收潰散聚寨於天甯州太祖命諸將以襄陽砲破其寨茂才奔金陵金陵破茂才復欲奔鎮江追及茂才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甲來附頓首言前日之戰各為其主今屢敗天也生死惟命太祖笑而釋之今統所部兵從征屢有功至是太祖進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使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務在蓄泄得宜太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則非付任之意 李文忠等進取青陽石埭太平旌德諸縣皆下之是月文忠復進兵擊敗元院判阿魯恢兵於萬年街遂破苗獠於昌化獲其婦女輜重其眾文忠恐士卒驕富莫有關志因激怒使盡殺所獲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眾咸奮勵 三月文忠會鄧愈胡大海兵取建德路太祖大喜授文忠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大海等由徽州昱嶺關進攻建德路道出遂安長鎗元帥余子貞以兵來拒擊敗之追至淳安敵望風潰遂安守將洪元帥率眾五千援淳安復戰敗之降其眾千餘丙辰克建德路元守將不華等棄城遁走父老何良輔等率眾降改建德路為嚴州府五月苗帥楊完者率眾屯徽之烏龍嶺文忠愈合兵擊却之癸酉下浦江縣文忠既下浦江聞鄭氏者自宋聚族同居至元旌為義門禁軍士毋侵掠是月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 十一月辛丑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畊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為戶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畊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無事則休之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還為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 初胡大海取蘭谿分兵守要害遂進攻婺州已而婺州堅守不下太祖命

李善長徐達守建康甲子自率常遇春等兵十萬往征之由盩厔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連等咨時務訪治道問
民疾苦聞前學士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太祖悅命參帷帳十二月師至蘭谿先令知州久王
宗顯往婺州偵探宗顯少攻儒業博涉經史避亂寓居嚴州胡大海薦之宗顯至婺近城五里舊識吳世傑家偵知
城中守將各自為心還報太祖喜曰我得婺州命汝作知府元察知政事石抹宜孫守處州聞大軍攻婺州急與參
謀胡深章濂議守備造獅子戰車數百輛以其弟石抹厚孫守婺繼令深等將車師為援自率眾萬餘出縉雲以應
之深至松溪觀望不敢進太祖謂諸將曰婺倚石抹宜孫故未嘗即下聞彼以車戰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
狹車不可行以精兵逼之其勢即破援兵破則城中不勞而下矣翼日命胡德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
深等遁去深之來也晨起見西北有黑氣東南有白氣長亘天頃之白氣為黑氣所蕩深知其不吉恐眾心驚懼謬
曰今日有殺氣戰必勝已而戰敗城中執益孤臺憲將臣畫疆分守意復不相能於是同僉甯安慶夜遣都事李相
繼城請降約開東門納兵太祖計之甲申兵既入守將惶恐失措遂擒帖木烈思石抹厚孫等下令禁侵暴改婺州
路為甯越府分置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筵敷陳治道
以王宗顯知盩越府事命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源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
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無不舉手加額是月發倉賑貧民太祖既撫之盩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
曰克城雖以武而定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州政當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
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喜不自勝蓋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為國家
所利即己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十九年春正月樂平儒士許瑗謁見瑗聰明過人至正初兩舉於鄉皆第一會試不第故浪吳越間每醉輒大言自
負至是謁上於盩越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夫有雄畧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乃能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
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太祖曰今四方紛擾民困塗炭予用英雄有如饑渴方廣攬羣議博收眾策共
成康濟之功瑗曰如此天下不難定也太祖喜即授博士留帷幄未幾以太平為股肱郡命瑗為知府三月甲午
宥獄囚五月辛酉太祖將自盩越還建康召胡大海諭之曰盩越為浙東重地吾以爾才故特命爾守宋伯顏不
花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為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盩越密通爾宜與同僉常遇春

同心協力俟間取之此三人皆勦敵不可忽也遂遣太祖既至建康以無為州逼近肘腋遣兵克之秋九月常遇春進兵攻衢州建奉天旗樹柵圍其六門造呂公車仙人橋長木梯懶龍爪擁至城下高與城齊欲階以登城又以大西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宋伯顏不花悉力捍禦以東麓灌油燒呂公車駕千斤秤鉤懶龍爪用長斧砍木梯築夾城防穴道逼春攻之弗克乃以奇兵出不意突入南門甕城毀其所架砲攻圍甚急院判張斌度不能支遣使約降夜出小西門迎大軍入眾遂潰擒宋伯顏不花遇春還靈越尋改靈越為金華府冬十一月胡大海敗再成進攻處州初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規取處州黃龍四面陡絕再成樹柵其上以遏其衝敵兵來咸禱敗之元處州守將蔡政石林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蔡謀林彬祖屯葛灘鎮撫陳仲直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士卒皆弛怠無鬪志胡深每軍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攻大海即出軍樊嶺與再成合攻之桃花嶺據山嶺最險阨再成間道出其後連拔桃花葛灘二砦遂潰城下士貢宜孫戰敗棄城走建甯七邑皆下以再成統兵鎮之未幾宜孫敗散卒欲復處州攻慶元再成復擊敗之宜孫戰死十二月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胡大海薦四人賢故遣使以書幣徵之時李文忠亦薦諸儒王禕許元黃天錫太祖皆徵用之

二十年春正月命馮國勝為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先是馮國用卒太祖命勝襲兄職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太祖喜甚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基自幼聰明過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元政亂投劾去常建議勸方國珍不用安置紹興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十年後應在金陵我當輔之時杭州猶全盛皆大駭以為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客有說基者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下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因畫江守之此句踐之業也舍此不為欲悠悠安之基曰吾生平忿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為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太祖下金華定括蒼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授非人力也既而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嘉納之太祖一日從容問陶安曰劉基四人之才何如安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太祖深然之未幾以濂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司提舉遣世子受經以溢琛為營田司僉事基留帷幄預機密謀議

二十一年春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劉基怒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不拜太祖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命有在太祖太感悟乃定征伐之計三月丁丑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以朱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

二十二年春二月金華苗帥蔣英劉震等作亂殺參將胡大海初苗帥楊完者為張士誠所殺劉震等從其城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置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遇已厚未忍發李福曰胡參政待我輩甚厚然兵之柄在主將不殺主將則事不成舉大事盍顧私恩乎眾從之以書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以二月七日同舉兵是日蔣英等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於馬前陽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袖出鐵鎚若擊矮子狀因中海海腦仆地英即斷其首提於馬上以示同僉甯安慶院判張斌脇其從已復殺大海子關住執郎中王愷愷罵賊不屈劉震欲全之賊黨吳得真與愷有隙曰無自遺患遂殺愷及其子寅據史章誠亦死之典史李斌懷省印縋城走嚴州告變李文忠急遣何世明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谿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女走降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斌吳得真復來降世明知王愷為得真所害縛至馬前欲殺之斌力請曰殺一得真則降者皆懼後人不復來矣乃釋之大海養子德濟聞難引兵奔赴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鎮撫之民乃定丁亥處州苗帥李祐之賀仁德聞將英等殺胡大海亦作亂院判耿再成方與客飲聞變即上馬收軍不及迎戰罵曰死賊何負爾反耶賊直前刺再成中頸死分省部事孫炎被執賊環守之脇炎降炎不屈大罵賊賊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乃主賜我者吾當服以死遂被害知府王道同及朱文剛皆不屈死文忠復調兵屯縉雲圖之時二郡煽亂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甚會劉基丁母憂回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基發書各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候諸軍同進討時再成子天壁方奉命往處州起發苗軍中途聞變馳至李文忠所得再成舊部曲朱絢等遂集各部將士會同邵榮王祐等往討賊遇賀仁德戰敗之癸酉復處州李祐之自殺賀仁德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伏誅三月陞同僉李文忠為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總制嚴衢信處諸全軍馬

二十三年春二月申將士屯田之令時康茂才屯積充仞他將皆不及特申諭及時開墾

二十四年春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率諸將奉上即吳王位建百官司屬以李善長為左相國徐達為右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昶為左司都事論善長等曰卿等

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威福下移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動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協心圖治苟且因循充位而已 秋七月丁丑克廬州路徐達常遇春攻廬州部將吳復先登控敵降其驍將樓兒張左君弼窮廩棄城走安豐達克其城執君弼母妻送建康君弼部將許榮以舒城降

二十五年春正月徐達遣指揮張彬克長州傅友德克衡州胡海克寶慶路靖州軍民安撫司來降 朱文正遣參政何文輝指揮薛顯討新淦鄧仲謙斬之擢顯江西行省參政時陳友諒既平荆襄南北次第皆下 夏五月命平章常遇春取湖廣湘漢諸郡太祖嘗與徐達常遇春論襄漢形勢謂曰安陸襄陽跨連荆蜀乃南北之嚆嗾英雄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况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陳氏舊卒壤地相鄰易於煽動辟之樹木安陸襄陽為枝沔陽為幹幹若有損枝葉何有今宜增兵守沔陽而出師取安陸襄陽庶幾不失其宜至是遂命遇春將兵往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為湖廣平章政事諭之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駐兵撫輯近聞王保保居汝盛彼之所為如築堤壅水唯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人心之歸正如穿穴其堤使水走下力少而功多愈奉命遂行時元同僉任亮擁眾柵守安陸遇春遣吳復將先鋒自沔倍道徑擣之傅友德奮兵進擊身被九創亮祖大潰遂生擒之乙未克安陸遇春表任亮壯毅可用釋之授指揮僉事遇春兵至襄陽已卯守將葉城遁 秋七月丁巳湯和帥師擊江西劇盜姚本所斬之取永新州戮左丞周安等仍命和回守常州時元思州宣慰使田仁厚遣使獻鎮遠吉州二府婺州等十縣龍泉等三十四州

二十六年春正月禁種林下令曰予自創業江右十有二年軍國之費吾民效順轉輸心甚憫焉曩因民間造酒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今歲農民毋得種林 五月時淮地悉平徐達韓政等進兵攻安豐扼其四門晝夜環攻之於城東龍堤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卒未克安豐元將忻都左君弼皆走追奔四十餘里獲忻都并君弼裨將賁元帥而還竹昌君弼走汴梁既而元將竹真引兵來救復戰敗走之 八月庚申拓建康城初建康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既濶遠而舊內在城因元南臺為宮稍隘太祖乃命劉基下地定作新宮於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巨周圍凡五十餘里盡據山川之勝焉 十二月韓林兒卒于瓜步林兒為劉福通所立都於亳徙安豐自安豐徙汴梁兵敗復走安

豐安豐沒於張士誠乃走入建康諸將欲奉之劉基不可而止至是林兜復自建康至瓜步卒于道太祖始及羣臣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春正月遣指揮戴德率兵取沅州二月命免應天太平鎮江諸郡租賦有差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敝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罹兵革生息未遂予甚念之且如太平應天諸郡乃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稅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傳獻對曰恤民王者之善政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太祖因嘆曰予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得食粗糲頗亦甘之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繫念吾民居于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租賦一年已復免徐宿濠泗襄陽安陸等郡糧稅三年夏六月久不雨太祖減膳素食謂近臣曰予以天旱率宮中素食往時宮中所需蔬菜醢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為之懼其煩擾於民也既而大雨太祖曰天雖雨害稼必多今欲弭天災但當謹於修己誠於愛民乃下令免今年田租相國李善長率諸臣勸太祖即皇帝位不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安臣民之望太祖曰我思功未服於天下德未孚於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徒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有歸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尊大志驕氣盈卒致滅亡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毋庸汲汲也

谷應泰曰語云始事者盛於東南收功者多於西北然秦據咸陽混一區宇漢都關中長轡六合於是談形勝者以為三吳於越勢同叢爾無足貴也乃高皇帝定金陵分兵浙右經營江介之間華路偏隅之地若旦夕不能緩者勢有所不得已也蓋其時士誠國珍窺吾肘腋元人失馭彼且磨牙而爭我有遺利彼將乘之我有棄貨彼將資之顧安得而不汲汲耶方是時完者圖守鎮江楊仲英守盛國張明鑑據維揚八爾思不花駐徽州石抹宜孫守處州其弟厚孫守婺州伯顏不花守衢州以至鄧仲謙拒命於新淦任亮擁眾於安陸十年之內諸將效忠天心佑順柳風沐雨以次削平何其偉與然皆折矢費糧銖積寸累發括之間反者再起蓋戡亂若斯之難也假令半壁垂成虛名別奉惑諸將之議正林兜之位則彼將遙擅太阿予奪愛憎益予聖公必隳大業時無青田沮散厥謀即江左非吾有也若夫命康茂才為營田使而積貲豐盈設民兵萬戶府而農戰復

古規取襄漢諸郡而上游建領屈劉宋四先生而忠益漸廣凡諸良法美意靡不始自江南而王者大一統之業即肇基於此豈若典午之短駟建炎之弩末乎

太祖平漢

元順帝至正十七年冬十月常遇春廖永安吳楨等自銅陵進取池州太祖命李文忠領兵策應永安去城十里而遇春楨等帥舟師抵城下合攻之破其北門入城執天完將洪元帥斬之天完徐壽輝偽號也并擒其副將魏壽天雄等天完平章陳友諒寇池州以戰艦百餘艘來逆戰遇春等復奮擊大敗之友諒逃陽漁家子本姓謝先世賢于陳冒陳姓常為書獄吏意忽忽不樂會徐壽輝悅文俊等起兵慨然往從之初為文俊簿書掾未幾亦領兵為元帥文俊漸專恣友諒積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遂襲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壽輝不能制特友諒方強茲為戰爭之始

十八年夏四月陳友諒陷江西隆興瑞州己遣其黨趙普勝自樞陽寇池州太平守將劉友仁聞之率兵赴援遇賊敗沒池州守將趙忠亦戰死俞通海尋復池州普勝驍將號雙刀趙初結若巢湖已歸友諒趙德勝畧石埭擒友諒將錢清

十九年春三月陳友諒遣趙普勝寇寧國太平縣總制胡惟賢命程允汪炳等擊敗之獲其糧萬餘石普勝復寇青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與戰於柵江口破走之夏四月徐達俞通海趙德勝等擊趙普勝柵江營大破之賊棄舟走獲巨艦艘艘悉酒復池州擒偽帥洪鈞等時太祖經營浙東方憂普勝剽掠聞捷大喜擢徐達同知樞密事諸將陞賞有差秋八月遣徐達攻安慶達率張德勝等自無為登陸夜至浮山岩擊敗普勝部將胡總管兵追至潛山界友諒參政郭泰領兵至沙河迎戰達復大破之斬泰獲輜重無算遂克潛山九月僉院俞廷玉帥兵攻安慶不克沒於陣諸將患之太祖曰普勝雖勇而實謀友諒挾主以令眾用間以離之一夫之力且時普勝有門客通術數嘗為普勝畫策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置書與客故達普勝客懼來歸盡得普勝平日所為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問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有德色友諒深忌之至是憤潛山之敗乃詐以會軍為期自至安慶普勝出迎至鴈汊登舟友諒殺之併其軍冬十二月徐壽輝以友諒破隆興欲徙都之友諒忌

其來不利於己沮之壽輝不聽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佯出迎伏兵城內候壽輝入即閉城伏發盡殺其左右將士幽壽輝江州友諒自稱漢王置官屬

二十年夏四月徐達常遇春拔趙普勝之水寨友諒盛兵來援聲言出安慶過春策其必攻池州伏銳兵九華山待之而以羸弱守城友諒明日果至直造城下銳銳甚城下揚旗鳴鼓伏兵悉起緣山而出循江而下絕其歸路城中出兵夾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人常遇春欲盡殺之謂徐達曰此皆勦敵也不殺將為後患若以上聞必不殺達不從遂以聞太祖諭使者曰亟還諭諸將令戰爭方始不可縱殺以絕人望三千精銳宜釋之為後用及使者返遇春已殺之止存三百人太祖聞之不憚命悉放還閏五月友諒率舟師犯太平圍其城守將花雲率麾下三千人結陣迎戰三日友諒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西隅舟尾高與城平士卒緣之上時城中乏食士憤甚不能戰丙辰城遂陷賊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主必滅爾斬為膾也遂奮躍大呼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五六人復罵曰賊非吾主敵也曷不速降賊怒縛雲舟檣叢射之汪死罵賊不絕口院判王鼎知府許瑗皆抗節不屈死之方雲之與賊戰也執甚急妻部氏生子焯方三歲抱之泣語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兜在若等善撫育之已聞雲就縛部氏即赴水死待兜孫氏收卸瘞之抱兜逃漢軍掠之軍中惡小兜啼孫氏恐被害以簪珥屬漁家鞠之偽漢敗孫氏脫身至漁家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曙登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掉孫氏及兜投之江江中得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啣兜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偕行達太祖所孫氏抱兜拜泣太祖亦泣置兜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陳友諒寇太平時挾壽輝行既得太平亟謀僭偽號乃於采石舟中伴使人白事壽輝前令壯士持鐵槌從後擊之碎其首以暴疾死令軍中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殊無儀節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張定邊為太尉乃率眾還江州友諒既僭大號遣使約張士誠同入寇士誠雖自固不敢應友諒自江州引兵東下建康大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以決死一戰戰不勝即走未晚太祖心非諸將議獨劉基張目不言太祖召基入內問計基曰先斬主降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太祖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天道後舉者勝吾以逸待勞何患不克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舉也太祖意益決或謀先復太平以牽制之太祖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壽輝深固

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彼乃以巨艦乘城為所陷今往攻之猝難拔賊舟師十倍我我頓兵堅城之下進不能取退不及援失所據矣或又觀太祖自將禦之太祖曰亦不可彼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下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急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於是遣胡大海以兵直搗廣信制其後而召指揮康茂才謂之曰吾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命太祖曰汝與友諒雅游今友諒入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今作書遣使貽友諒偽約降為內應招之速來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家有老閨舊嘗事友諒遣使實書必信無疑太祖以其謀語李善長善長曰方憂寇來何為誘致之太祖曰遲則二寇謀合為害益大何以支今先破此賊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茂才遂令閩者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閩者曰見守江東橋問橋何如曰木橋乃與酒食遺還謂曰歸語康公吾至則呼老康為驗閩者諾歸告太祖太祖喜曰賊入吾彀中矣乃命善長亟撤江東橋易以鐵石比且橋成有自友諒軍中逸歸者言友諒問新河口路亟命趙德勝跨新河築虎口城守命常遇春馮勝華高等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石灰山側徐達等陳兵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太祖親總大軍於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港狹僅容三舟入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衝江東橋見橋皆大石非木橋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悟茂才使諜即與其弟號五王者率舟師趨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執其銳時酷暑太祖衣紫耳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揮汗命去蓋眾欲戰太祖曰天將雨諸將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眾未信忽風起西北須臾大雨如注赤幟舉太祖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諒摩其眾來爭戰方合雨止太祖命發鼓鼓大震黃幟舉常遇春等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兵大潰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算生擒七千餘人收得巨艦百餘艘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所乘舟中得茂才書太祖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命諸將追擊友諒至慈湖縱火焚其舟賊眾潰迨至來石復大戰廖永忠率所部大呼陷陣入華雲龍躍馬擒其中堅有王銘者獨馳入其陣賊攢礮刺之傷額戰益力流血淋漓旋迴三匝獨所殺傷過當賊大敗張德勝戰死周顯與賊戰與觀渡橋亦敗之諸軍乘勝追擊賊守太平者無固志辛酉遂復太平初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故為友諒舟師所陷至是常遇春命移築去姑溪二十餘步增築樓堞守禦遂固六月戊寅胡大海取信州大海率兵至靈溪

城中步騎數千出迎戰擊敗之督兵攻城守者不能支眾潰遂克之改信州為廣信府以大海子德濟為同僉守之

七月徐壽輝舊將梁院判于光左丞余椿擊走偽漢將辛同知取饒州以城來降太祖命鄧愈往鎮之饒濱鄱

陽湖友諒數遣舟師來攻愈與光等連營拒之屢殲其眾已而漢將侯邦佐陷浮梁于光單騎來歸時安慶為長

江上流要地先是趙普勝守之頗難攻取友諒既殺普勝用別將守安慶而以普勝部將張志雄帥兵從建康志

雄怨友諒故龍江之戰無鬪志來降因獻取安慶之策我師遂進克安慶太祖命巢湖將僉院趙伯仲守之尋為張

定邊所破伯仲遁還太祖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陷遠道當誅之常遇春諍曰伯仲係渡江勳舊宜曲赦之太

祖曰不依軍法無以警後賜弓弦令自盡而官其弟庸行樞密院事九月徐壽輝舊將歐普祥以袁州來降陳友

諒遣其弟友仁政普祥普祥擊敗之擒友仁友諒懼乃與普祥約和釋友仁歸

二十一年春三月陳友諒遣其將李明道寇廣信據草平鎮過浙東援兵胡德濟遣夏德潤出兵奪其墩戰死賊又

保玉山胡大海部將繆美聞之來援與賊戰於東津橋遂復玉山抵廣信絕明道歸路六月明道圍廣信急而德濟

兵少僅嬰城守遣使求援於父大海大海率師由靈溪進李文忠亦遣兵援之德濟聞援兵至引兵出城與大海夾

擊明道大破之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并士卒千餘人戰馬器械無算大海送明道具二於文忠文忠令漢二招

友諒建昌守將王溥溥漢二兄也遂歸附乃俱送建康太祖釋而用之征江州南昌用為鄉道秋八月太祖決計

伐陳友諒會李明道真言友諒弒徐壽輝後將士離心政令不一驍勇如趙普勝又忌而殺之雖有眾不足恃也太

祖召諸將諭之曰友諒殺生僭號犯我近疆殞我名將觀其所為不滅不已爾等各厲士卒以從庚寅太祖御龍驤

巨艦帥舟師乘風溯流而上鳥數萬夾上艦而飛戊戌抵安慶敵固守不戰乃以陸兵疑之敵兵動遂命廖永忠張

志雄以舟師擊其水寨大破之攻城自旦至暮不技劉基請棄安慶去徑拔江州傾其巢穴太祖從之遂率兵西上

長驅過小孤友諒將丁普郎傳友德率所部歸附友德宿州人後徙碭山勇畧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喜剽掠入蜀

常為軍鋒冠歸明玉珍玉珍不能用率所部走武昌從陳友諒忽忽無所展聞明師攻江州而嘆曰此吾主也以所

部謁見於小孤山上奇之擢為將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壬寅次湖口友諒舟出江偵邏擊敗之乘勝至江州友諒始

知之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卒不能軍挈妻子夜奔武昌癸卯師入江州乘勝追拔蘄州黃州興國黃梅廣濟等處

偽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遣其部將鄭仁傑詣軍門納款且請禁止數事勿散離其所部兵太祖有難

色劉基自後跣所坐胡床太祖悟許之賜書慰諭畧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致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敵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十年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世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笑契合洞見肺腑故嘗推赤心以待之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百人來歸之心哉陳氏諸將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僂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有龍江之役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來降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梁鉉等攻江北功績並著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其早為之計廷瑞得書遣康泰詣九江降廷瑞後改名廷美 漢將餘千夫宏龍泉彭時中吉安曾萬中孫本立等皆遣使納款命趙德勝廖永忠等分兵攻瑞州臨江諸郡鄧愈帥兵襲浮梁友諒參政侯邦佐棄城遁于光進拔樂平敗偽蕭總管擒萬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州悉定十月愈駐兵臨川之平塘時友諒將鄧克明據撫州佯遣使通款無降意愈知其情搥甲夜趨此旦入城克明單騎遁尋被獲諸將旋師攻安慶下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太祖幸南昌胡廷瑞率祝宗康泰等迎謁以鄧愈為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鎮南昌時宗泰降非本意即欲謀叛廷瑞密以言上乃令宗泰帥所部從徐達攻武昌二月太祖幸胡廷瑞等遣建康宗泰行至安兜港遂叛道掠布商船為旗反兵劫南昌知府葉琛迎戰死之鄧愈倉卒以數十騎出走數與賊遇從者多遇害愈甚連跳跨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後得養子所乘馬走還建康徐達兵至湖廣沌口聞變旋師赴之宗至新淦為鄧志明所殺泰走廣信以廷瑞甥特宥之南昌復定太祖聞之喜曰南昌控引荆越西南之藩屏得南昌去陳氏一臂矣非骨肉重臣不可守五月丙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薛顯同參政鄧愈鎮之八陳指揮聚眾結寨南昌之西山趙德勝孫興祖攻破之俘斬三千餘人 冬十二月漢將熊天瑞寇吉安陷之殺守將孫本立友諒使其知院饒鼎臣守吉安鼎臣剽掠有膽畧所至毒害人呼為饒大膽丁亥朱文正遣兵復吉安鼎臣出走 二十三年春二月漢太尉張定邊陷饒州于光走還 夏四月陳友諒忿其疆場日蹙大作舟艦高丈丈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柵下設板房為蔽置艚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艚皆裹以鐵自謂必勝載其家屬百宦空國而來兵號六十萬攻南昌壬戌薄城下諸將分門拒守鄧愈守撫州門趙德勝守宮步少橋步三門薛顯守

章江新城二門牛海龍等守琉璃澹臺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自將精銳二千往來策應丙寅友諒親督兵攻撫州門兵各載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二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豎木柵賊爭柵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復完於是李繼先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程國勝等皆戰死五月丙子友諒復攻新城門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震昭敵兵退百戶徐明被執死之六月辛亥友諒增修攻具欲破柵自水關入文正使壯士以長槊從柵內刺之敵奪槊更進文正乃命煨鐵戟鐵鉤穿柵復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御萬方殺傷其眾友諒分遣饒鼎臣等陷吉安李明道叛守將曹萬中死之劉齊朱叔華被執陷臨江復執趙天麟以三人狗於城下文正等不為動賊復攻官步士步二門趙德勝巡城至官步門賊伏蹶張弩射之中腰箭深六寸拔出拊髀嘆曰吾自壯歲從軍傷矢石者屢矣未有若此之創者命也獨恨不能從主上掃清中原耳遂卒南昌被圍既久內外阻絕文正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又詐遣卒號捨命王者詣友諒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至日城上旗幟一新友諒候至暮見無降意縛降卒至城下殺之張子明取漁舟從水關出越石頭城晝行夜止半月達建康時太祖方親破張士誠將呂珍於安豐解安豐圍命徐達等移師圍廬州而自還建康子明至太祖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戰死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又師久糧乏援兵至可必破也太祖曰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當自取之乃遣子明先還至湖口為友諒兵所執友諒曰若能誘降非但不死且當貴子明陽許之至城下呼曰主上令諸公堅守大軍且至矣友諒怒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時徐達常遇春圍左君弼於廬州太祖遣使命解圍曰為一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七月癸酉太祖自將救洪都達遇春亦自廬州還太祖親督諸將會師孺叢於龍江舟師凡二十萬癸未進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於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嘴以遏友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丙戌友諒圍南昌凡八十有五日聞太祖至解圍東出鄱陽逆戰太祖率諸將由松門入鄱陽湖丁亥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當我師太祖見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為二十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戒諸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鋒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聲大振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炮焚寇州二十餘艘殺溺死者甚眾元帥宋貴陳兆先亦死戰徐達等搏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乘之達撲火更戰太祖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犯太祖舟舟膠於沙漢兵

匪馬桂國勝劍叱之與陳兆先大奮擊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上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信之攻少緩宋青陳兆先俱戰死常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却俞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太祖舟遂脫通海與廖永忠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退去會日暮太祖鳴鉦集諸將申約東吳張士誠乘虛入寇命徐達回守建康已丑太祖復親布陣與友諒戰友諒悉巨舟連鎖為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舟小仰攻多却太祖親麾之不前右師少却立命斬隊長十餘人猶不止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臣以為非火攻不可太祖然之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至脯時東北風起太祖命以七舟束草為人飾以甲冑持兵戰若鬪敵狀令敢死士標之備走舸於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焚水寨數百艘燔燼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魯等皆焚死我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友仁者即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數莫勇善戰至是友諒為之喪氣普魯即新開陳也是日張志雄舟檣折為敵所攬以數舟攬兵鈎刺之志雄窘迫自剄丁普郎余相陳弼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植立舟中不仆持兵若戰狀是時太祖所乘舟檣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太祖知之庚寅夜令諸船盡白其檣曰莫能辨敵益驕辛卯復率眾大戰自辰至巳不解時劉基侍忽躍起大呼太祖亦驚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之曰難星過急更舟太祖如言入他舟坐未定奮所御舟以礮碎矣友諒乘高見舟碎喜其俄太祖麾舟更進皆失色廖永忠俞通海汪興祖趙庸以六舟深入敵聯大艦拒戰蔽之舟若沒有頃六舟旋統漢軍而出勢如游龍諸將見之勇氣百倍呼聲動天地波濤立起日為之晦時漢舟大我師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而通海等還太祖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友諒戰不利欲退保山我師先至罌子口橫截湖面邀友諒不得出乃斂舟自守不敢更戰是日移舟泊紫棚去敵五里許諸將欲退師少休士卒太祖曰兩軍相持先退非計也俞通海以湖水淺請移師扼江上流劉基亦密言當移軍湖口期金木相犯日決勝太祖從之時水路狹隘舟不得並進恐為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於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潞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初友諒戰不利右金吾曰今戰不利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為再舉其左金吾曰今雖不利而我師猶多戮力一戰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捨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前退無所據矣友諒猶豫不能決至是失亡多乃曰右金吾是也左金吾聞之懼來降右金吾見

其降亦率所部來歸友諒。益衰太祖既駐師彭蠡，移書友諒曰：公乘尾大不掉之舟，殞兵敝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強暴，正當親決一死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盡殺所獲我戰士。太祖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其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侄及將士之戰死者。師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諸將統舟師橫截之，又令一軍立柵於岸，控湖口。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與之曰：昨吾舟對泊滌磯，嘗遣使實記事往，不見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丈夫謀天下，何有深仇？夫自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紛並起，邇來中原興問罪之師，挾天子令諸侯，於是淫虐之徒一掃而亡。公之相陰劉亦懼而往，此公腹心人也。部下將自此往矣。江淮英雄，惟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戰亡，弟侄首將又何怒焉？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容，却帝之而待真主，不然農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容太祖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賊詩意氣立壯，分兵克蘄州。興國友諒食盡，掠糧於南昌，朱文正遣人燔其舟，勢益困。時我師水陸結營列柵，江南北岸置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八月壬戌，友諒計窮，冒死突出，繞江下流，欲由禁江遁回。太祖麾諸軍追擊，以火舟火筏衝之，敵舟散走，追奔數十里。自辰至酉，戰不解。至涇江口，涇江之兵復擊之，張鐵冠大笑賀曰：友諒死矣。太祖曰：無妄言。又曰：縛汝水濱，以俟。乃遣人具牲酒往祭，友諒以規生死，且曰：如其生往者，必還，若不還，死決矣。乃往者俱被殺，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諸軍聞之大呼喜躍，益爭奮，擒其太子善兒。明日，平章陳瑄等悉舟師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還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諸將多勸太祖乘勝徑擣武昌，滅漢者不從。初，劉基自青田還建康，上謀用兵，吳漢孰先，或以張士誠近富而弱，宜先基曰：不然，士誠自守寇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滅，張氏囊中物矣。太祖曰：然。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來救，是吾疲於二寇也。遂共計伐陳氏。會士誠遣呂珍攻韓林，兜於安豐，太祖親率諸將援之。基力諫不聽，既解安豐圍，復命諸將移師圍廬州，及友諒急攻南昌，張子明請濟師始解廬州圍，親帥而上。至是，太祖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出建康，空虛順流而下，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割據，惟友諒警悍為羣雄冠，其初起也，父普才戒之曰：若捕魚兒耳，而乃圖大事，友諒曰：相塚者言我家富貴，今其時矣。及貴，迎父父曰：兜不守故業，吾懼及也。至是敗年四十四，稱帝僅四年，友諒

既敗太祖喜謂諸將曰此賊亡天下不足定矣九月壬申班師還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等田餘賜金帛有差太祖經理建康守御軍留徐達等備吳王午復率諸將親征陳理十月至武昌分兵立柵圍其四門又於江中聯舟為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州郡湖北諸郡皆來降十二月甲寅太祖還建康命常遇春率諸將圍之

二十四年春二月乙未太祖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辛亥至武昌督兵攻城城東有高冠山俯城中可瞰也漢兵屯馬太祖問諸將誰能奪此者傅友德請先登一鼓奪之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友德不為沮人服其勇敵將陳同僉者驍捷善禦馳入中軍帳下太祖方坐胡床疾呼曰郭四為我殺賊英持鎗奮臂一呼賊應手殞陸太祖曰尉遲敬德不汝過也解所服紅錦袍賜之漢岳州守將張必先率漕岳兵來援至夜婆山太祖命常遇春乘其眾未集擊敗之擒必先先驍勇善戰人號為潑張城中倚以為重至是縛至城下示之曰汝所恃者潑張今已為我擒尚何恃而不降必先亦呼定邊曰吾已至此事不濟矣凡宜速降為善定邊氣索不能言後數日太祖復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曰理若來降當不失富貴復仁因請曰主上推好生之德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恨矣太祖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必不誤汝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召之入相持哭哭止復仁諭以太祖意詞旨懇切時陳氏將畧無右定邊者定邊亦知不可支癸丑陳理衛尉肉祖率定邊等詣軍門降理至軍門俯伏戰慄不敢仰視太祖見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懼也令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及諒父母比府中儲蓄令理悉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僉以次出門妻子資裝皆俾自隨明師圍武昌凡六閱月而降士卒無敢入城市晏然不知有兵城中民饑困命給米賑之召其父老撫慰民大悅於是漢沔利岳郡縣相繼降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樞密院判楊瑄為參政守之封陳理為歸德侯江西行省以友諒鏤金床進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景七寶溺器何異耶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命毀之夏四月丙申命建忠臣祠於鄱陽湖康郎山祀丁普郎張志雄韓成宋貴陳兆先兆旭昌文貴王勝季信陳弼劉義徐公輔李志高王咬往姜潤石明王德朱鼎王清常德勝王鳳顯丁宇王仁汪澤王理陳冲裴幹王喜仙袁華史德勝常推德曹信達德山鄭興羅世榮等三十五人乙巳命建忠臣祠於南昌府祀趙德勝李繼先劉齊朱叔華許圭朱潛牛海龍張子明張德山徐明夏成萬思誠葉琛趙天麟等十有四人時漢既平熊天瑞向

竊據贛州未下。八月壬辰命常遇春鄧愈率兵討之。愈與遇春合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牛陂諸寨。執偽知州鄧志明送建康。及其兄克明俱伏誅。時李明道匿武寧山被獲。太祖以其反覆亦戮之。遇春兵次吉安。遣人語饒鼎臣曰：「吾今往取贛。可出城一言而去。鼎臣怖不敢出。遣其幼子出見。遇春坐而飲之。曰：『歸語而父可善。』自為計。鼎臣即夜棄城走。安福遇春復吉安。乃引兵趨贛州。已而鼎臣復肆剽掠。王國寶擊斬之。九月乙未。命徐達楊璟等帥師進取江陵。故偽漢知院姜瑋等以城降。改江陵為荊州府。遣唐勝宗分兵取長沙。下沅陵醴陵。傅友德取夷陵。常遇春等圍贛州未下。太祖諭遇春等曰：「熊天瑞困處孤城。猶龍禽所歎。豈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殺傷過多。當以保全生民為心。一則可為國家。二則可為未附者勸。且如漢鄧禹不妄誅殺。子孫昌盛。此可為法。向者鄧陽湖之戰。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為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百姓。苟得地無民。將安用之。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圍之。天瑞子元震竊出。覘軍。遇春從數騎。猝與遇元震來襲。遇春遣壯士揮刀擊之。元震奮鐵槌以拒。且戰且却。遇春曰：「壯士也。止勿追。」十二月徐達克辰州衡州。句容儒士戎簡入見。語及伐陳之事。簡曰：「向敗陳氏於九江。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用力多矣。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無完卵乎。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蹶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關。殺傷實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殘破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敢復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士卒不傷。一者生靈獲全。所得不已多乎。簡大悅服。」

二十五年春正月己巳。熊天瑞被圍日久。力不能支。乃降。其所統南安雄州韶州諸郡皆下。太祖聞遇春克贛。不殺。喜甚。遣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提書至。予甚為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先是天瑞橫斂取民財。太祖悉命罷之。甲戌。常遇春進師南安。遣麾下招諭韶州未下。諸郡於是友諒韶州守將張秉彝南雄守將孫榮祖等各籍兵糧來降。遇春振旅還。

谷應泰曰：「慨自元人失馭。羣雄並發。逐鹿之夫所在。都有太祖崛起。濠梁而同時並興者。則有張士誠。據吳。徐貞一。據浙。明玉珍。據蜀。方國珍。據浙東。然皆閭閻坐大。非有圖天下之志也。獨陳友諒以驍將之姿。有江楚控扼上游地險。而兵強才剽。而銳威實逼處此。以與我爭尺寸土者。非特漢之文伯子陽。唐之世充建德而已。乃太祖之用兵也。先規偽漢。後取偽吳。成算在胸。次第不爽。於是龍江拔柵。大奪戰。躬率陳兵。自天而下。不待

康郎報提湖口移軍而敵在目中氣吞小醜矣雖其間戎才作謀韓成赴江履尾乘危亦煩經畫而太祖屢挫而氣不折友諒小勝而志益驕此明之所以興漢之所以亡也至若友諒者本沔陽漁家刀筆小吏徒有凶殘實無功德干城仗普勝而旋即殺之北面事壽輝而旋即斃之名實交喪忠勇並失誠所謂蠅聲紫色聖王之驅除也而論者以周顛仰天鐵冠大笑劉基之手揮難星雷老之忽然不見王者所至諸神效靈而不知友諒者犯順多黑闇之風歸命少實融之智盜竊空名進退無據抑亦人謀不臧匪特天亡之也然而江夏既平漸可北窺襄鄧荆揚混一便當分下中原從此摧枯拉朽帝業已成宜乎太祖有云此賊平天下不足定也雖然尤有異者友諒初破太平僭稱大號兵來甚銳議者欲降獨劉基以為取威定霸在此一舉豈直周瑜與策孫不降曹實乃隨何絕使漢終覆楚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

太祖平吳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夏五月秦州張士誠起兵陷高郵士誠白駒場亭民為鹽場綱司牙僧與弟士德士信俱以販鹽緣為奸利性輕財好施頗得衆心至是因亂與其黨李伯昇潘原明呂珍等十八人聚兵陷秦州

十四年冬十一月元右丞相脫脫圍高郵張士誠引兵逆戰脫脫奮擊大破之士誠不能支與呂珍潘原明等十八騎突圍出走脫脫遂克高郵

十五年春三月元竄脫脫于雲南尋殺之

十六年春二月張士誠陷平江脫脫既竄士誠亡命復聚衆渡海攻陷平江遂掠松江湖州常州諸郡皆下之九月徐達圍常州初常州奔牛壩人陳保二聚衆以黃帕裹首號黃巾軍湯和等下鎮江保二降至是復叛歸張士誠誘執詹季二將去乙亥太祖遣楊憲通好於士誠書略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吳郡昔陳豨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玉吾深為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隣守圍保境息民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于交構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以太祖比之隗囂不悅拘留憲不遣尋誘我斥堠以舟師攻鎮江徐達等禦之敗其軍于龍潭又寇宜興耿君用以鐵騰柵中禦死宜興入于士誠太祖聞之使諭徐達曰張士誠起於負販請許多端今來寇鎮江是其交已變當速出軍攻其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于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士誠

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眾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善鬪使其勝鋒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趙均用率鐵騎為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既交均用鐵騎橫衝其陣陣亂九六策馬走遇伏馬蹶為先鋒國寶王虎子所獲九六即士德景執者謀士誠陷諸郡九六力為多既被擒士誠氣沮十月華雲龍王弼等復敗士誠弟士信于舊館擒其驍將湯元帥士誠既連敗乃奉書請和願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為犒軍之資太祖復書數其開費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軍叛去助彼來戰徐達被圍于牛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自外來援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兵奔入城達率諸軍困之士誠復遣其將呂珍潛入城督兵固守

十七年春二月丙午命耿炳文等率兵取長興張士誠將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敗之追至城西門打虎走湖州戊申遂克長興擒其守將李福安答失蠻等獲戰船三百餘艘立永興翼元帥命耿炳文統兵守之尋士誠遣其偽左丞潘原明元帥嚴再興來寇炳文擊敗之生擒數百人斬首甚眾原明等遁去部將費聚復追至瑣橋敗之自是士誠不敢犯長興者四年我師圍常州既久敵眾乏食不能支呂珍等復潛遁去三月戊午克常州立長春樞密院以湯和為同僉總管統兵守之夏五月俞通海張德勝等以舟師畧太湖入馬跡山衝賊水寨降張士誠將王貴紐津經洞庭山口呂珍兵猝至諸將倉卒欲退通海曰不可我寡乃身先士卒決戰矢中右目不為動徐令壯士披已胄立船上曰俞將軍珍不敢迫引去命兩淮分院副使張鑑同僉何文正率兵攻泰興張士誠遣兵來救鑑等擊敗之擒其將楊文德等已那遂克泰興六月命常遇春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吳良等率兵取江陰張士誠兵據泰望山以拒我師繼祖等就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翼日已未進攻城西門克之擢良為分院判官督兵守御江陰密邇士誠去姑蘇僅百餘里控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未幾復命其弟吳禎增兵協鎮良等戮力設備軍容甚張每寇至輒破走之秋七月丁丑徐達等下常熟八月徐達常遇春康茂才襲江陰馬馱沙克之元帥費子賢下武康士誠累敗勢日蹙南攻嘉興杭州又為楊完者所破乃請降于元士誠雖降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

十八年春二月命廖永安俞通海孫世傑等討張士誠江陰石牌海寇偽帥繫瑞帥州判朱錠等整兵拒戰世傑奮戈躍馬陷陣死永安等奮擊大敗之擒繫瑞朱錠盡獲其海舟三月鄧愈李文忠胡大海率兵由徽州昱嶺關進

政建德路道出遂安遇長鎗元帥俞子貞擊敗之追至淳安遂安守將洪某率眾五千來援大海復戰敗之軍抵建德元參政不花等不支棄城遁丙申克建德路以文忠為帳前總制親兵指揮使守之文忠大祖姊子也時建德新破城中守禦未備張士誠遣其徒率苗獠水陸奄至城下文忠出奇兵大敗之取所斬俘載巨筏中乘流而下水寇見之亦遁 夏六月張士誠兵寇常州湯和力戰敗之擒其卒三百人士誠復寇常熟永安與戰于福山港大破之追至通州狼山獲其戰艦而還 九月元苗帥左丞楊完者為張士誠所殺先是江淮既亂元兵屢敗議者以為苗兵可用遂自湖廣招至累破張士誠兵屢陞至左丞然苗性貪殘好殺所過抄掠屠戮無遺郡縣苦之士誠為所窘既降欲圖之而達識帖睦爾亦厭完者驕橫不可制乃陰定計用士誠兵圍之完者兵敗自殺丁酉其部將員成蔣英劉震等率所部詣李文忠降完者死士誠益無所憚尋遣兵據杭州嘉興達識無如之何矣 冬十月張士誠兵寇常州湯和等擊敗之俘甲士千餘人舟千艘馬千匹甲戌克宜興徐達邵榮帥師攻宜興久不下太祖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未易猝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張士誠餉道所由若斷其餉道軍食內之破之必矣達乃遣丁德興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破既拔宜興廖永安復帥舟師擊士誠兵于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珍與戰不利遂為所獲不屈士誠囚之太祖欲以所獲將士三千人易永安士誠不從士誠母念士德欲以永安易士德太祖亦不許士德尋謀間殺之楊國興出太湖口與諸將趨湖州攻舊館破張士誠信兵又平宜堰口二十六寨太祖命國興總管元帥沈仁等守之國興勞徠安集民多歸之遂城宜興三月城完士誠水陸來寇國興率諸將擊敗之士誠遁去

十九年春正月庚申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州張士誠將華元帥遁去已而士誠遣呂珍率兵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援之奪堰水灌珍軍珍窮感即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去大海然之都事王愷諫曰賊狡猾難信不如擊之大海曰彼果來吾有以待之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擊之不武遂縱之去 二月張士誠兵寇江陰艘艘蔽江偽將蘇同僉者建牙君山指畫為進攻狀守將吳良下令曰彼眾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有頃敵陣于江塢良命弟積整兵北門當其西北而以十餘騎蹀之擒其卒數人餘黨莫敢前賊分兵欲攻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擊之擒其將士五百人殺溺死者甚眾敵大敗宵遁時賊屢侵常州良及其弟積守禦有方每寇至輒破走之士誠屢敗氣索自是不敢犯境太祖召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車馬珠玉不足旌命諸儒臣為詩

文美之先是士誠北有淮海南據浙西長興江陰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類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溯大江上金焦自是侵軼路絕平章邵榮自臨安進攻湖州戰不利還屯臨安李伯昇來攻設伏山下戒寇至勿動俟山上旗舉齊擊之伯昇果率眾奄至遇覆敗我師乃還三月張士誠寇建德李文忠禦之于東門使別將潛出小北門間道過絕嶺由碧雞塢繞出陣後大破之士誠復遣兵侵嚴州至大浪灘李文忠令部將何世明率精銳西出烏龍嶺至胥口與戰破走之士誠兵據分水嶺世明進擊斬首五百餘級太祖自將取紹興以馮國用守之國用卒于軍士誠復遣兵陷紹興九月張士誠遣兵寇常州吳復督兵出忠節門奮擊大敗之吳良問道殲其援兵于無錫之三山士誠兵狼狽奪氣乃還十二月張士誠忿分水之敗復遣兵據分水新城之三溪何世明擊之斬其將陸元帥花將軍等一千餘人焚其營自是士誠不敢窺建德尋改建德為嚴州府

二十年春三月常遇春攻杭州不克

秋七月張士誠兵侵諸全守將袁寶戰死呂珍徐義自太湖分二路寇長興

取炳文擊破之總官湯全張琪被殺
二十一年秋八月胡大海攻紹興部將張英特勇輕進至城下遇伏死之大海引兵還冬十月張士誠遣其將李伯昇寇長興眾十餘萬水陸並進勢甚銳城中守兵僅七千取炳文禦之諸將陳德華高費聚等三路往援伯昇夜劫營諸將皆潰炳文嬰城固守伯昇悉兵圍之結九寨為樓車下瞰城中運土石填壕隍以火船燒水關攻益急炳文晝夜應敵內外不相聞月餘十一月戊午太祖在九江聞報急遣常遇春將兵往援伯昇聞遇春至棄營遁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

二十二年春二月金華處州苗帥叛張士誠乘間遣其弟士信同僉呂珍率兵十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慶戰二十九日未决走嚴州告急於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且密邇桐廬賊境懼信兵又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議以兵賈虛聲乃揭榜義烏古朴嶺揚言平章邵榮引兵五萬出江左右丞徐達引兵五萬出徽州約會金華尅日抵諸暨賊見榜轉相告呂珍欲退軍五里下營以待決戰時胡德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率兵來援有降卒言賊情具得虛實德濟與再興分門而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一鼓出城金鼓鉦砲震天地賊眾驚亂人馬奔走自相蹂躪德濟督兵追擊之士信大潰走冬十一月池州帥羅友貴據神山寨欲通張士誠抗敵震動常遇春趙德勝擊斬之

二十三年春二月戊寅命移置浙江行省於嚴州時張士誠屢寇諸全李文忠駐金華應援不及于是徙省治於嚴
 留徐司馬守金華三月張士誠呂珍率眾十萬圍劉福通於安豐福通遣人間道求援珍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
 韓林兒走滁州太祖率徐達常遇春等討之珍據城列柵汪元帥攻其中壘拔之會左右軍敗阻于斬不得出遇
 春橫擊三戰三勝珍大敗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敗之珍與君弼皆走遂命達等移師圍廬州元將竹昌忻都乘
 間合安豐夏四月乙丑諸全守將謝再興叛降于張士誠再興遣人往杭州私貿易太祖怒其洩軍中事召再興
 責之命參軍李夢庚往節制其軍遣再興歸聽調再興懼殺知州樂鳳執夢庚以諸全軍馬赴紹興降左丞李文忠
 聞亂遣胡德濟屯兵五指山下以備之九月謝再興以張氏兵犯東陽李文忠自嚴州率銳卒馳一百六十里來援
 壬午遇賊于義烏擊敗之胡深亦自處州來援與文忠議以諸全不守則衢州不支矣乃度地去諸全六十里並五
 指山築新城不旬日城完太祖以胡德濟為行省參政守之未幾士誠將李伯昇大舉入寇圍城下城堅不可拔乃
 引去時太祖伐陳友諒未還張士誠以嘗脇達識帖睦爾封王不報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即姑蘇治宮室置官
 屬元遣使徵其糧不與

二十四年夏四月俞通海汪興祖率兵掠劉家港進逼通州擊敗張士誠兵擒其院判朱瑄等百餘人秋八月張
 士誠使其弟士信面數達識帖睦爾罪失勒令自陳老疾避位督將佐為上言江浙丞相非士信不可逼取符印幽
 達識于嘉興士信自為丞相又脅普化帖睦爾為請于元使為真王普化不從即遣使至紹興欲奪其印普化封其
 印置庫中曰我頭可斷印不可得也仰藥死達識聞之曰大夫且死吾生何為亦仰藥死士誠專有江浙時浙西殷
 富士誠兄弟驕佚無斷政在文吏然士誠尚持重言好士築景賢樓于無賢不肯輿馬居室多厭其心亦往往趨
 馬士誠用兵恃其弟士德及部將史椿為謀士後士德被擒史椿以讒出守淮安數年椿知士誠無成遣使以書來
 約降謀泄士誠殺之于是委政弟士信士信荒淫出師多携檣蒲蹴踞婦女酣宴其命將將或臥不起邀官爵美
 田宅既至軍即失地喪師多不問或復用之士信每事惟與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三人謀三人者皆論佞儉邪惟
 事蒙蔽故其國政日非太祖聞之曰我無一事不經心尚被人欺張九四終歲不出門理事豈有不敗者乎時有民
 謠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輪崑山郭翼上書士誠曰明公仗馬簞下吳越數十城望風
 請服者人皆苦元政守吏貪殘不恤其下也今誠能反其政休勞之乘時進取則霸業可成若遽自宴安湛樂四方

豪傑並起明公欲開城自守其終能乎士誠怒欲殺之冀亡去冬十月張士誠遣其弟丞相士信冠長與耿炳文費聚擊敗之獲其將宋興祖士信憤益兵圍城湯和自常州來援與炳文等合擊大敗之士信走還二十五年春正月張士誠復寇長興耿炳文連破之于城下鎮撫歐大智戰死士誠自是不敢復犯長興炳文守長興十年孤城血戰卒保無虞與湯和守常州吳良守江陰氣勢聯絡俱為東南屏障去二月丙午張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挾我叛將謝再興師馬步舟師二十萬踰浦江圍諸全之新城造廬室建倉庫預置州縣官屬為持久必拔之計分屯精兵數萬於城北隅遇我援師初至胡德濟遣部將繆美敗其前鋒于斗巖之下敵攻西門美趨之再戰皆捷既抵城下德濟戒將士勿輕出但嚴為備來攻則矢石交發禦之遣使求救于李文忠文忠令指揮張斌出浦江為聲援自率朱亮祖等日馳六十里赴救抵龍潭去敵二十里據險為營胡德濟知文忠至潛使報曰賊兵方銳姑緩避之文忠曰以眾則我非彼敵以謀則彼非我敵謝玄八千人破符堅八十萬眾何避焉吾若不戰而退則彼勢甚張雖大軍至難攻矣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乃下令曰賊眾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橋可一戰而擒輜重皆汝等有也詰日軍方食候卒告敵至文忠乘精銳陣于營外張左右翼待之文忠自將中軍既而直營右數里烟燭勃興疑為寇乃分兵守隘扼之會處州參軍胡深遣取天壁援兵適至文忠軍益奮兩軍既交文忠仰天誓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身以後三軍即橫槊拔鞍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迎戰文忠手格數人所向皆靡叛將謝再興及苗軍見之震懼失色大軍乘之敵大潰亂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譟而出呼聲動天地莫不以一當十逐北十餘里溪水盡赤死者以萬數文忠收兵會遣朱亮祖張斌乘勝追殄餘寇燔其營落數十獲為同會韓謙元帥周遇蕭山等六百人軍士三千八百委棄輜重鏗仗如山舉之旬日不盡其偽五太子及李伯昇僅以身免太祖大喜召文忠德濟入京賜名馬御衣擢德濟右丞冬十月戊戌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璉春等規取淮東時士誠所據郡縣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壤北有通泰高郵淮安徐宿濠泗至濟甯與山東相距太祖欲先取通泰諸郡前其射翼然後專事浙西故命達總兵取之乙巳達兵趨泰州濠河通州遇士誠兵擊敗之駐軍海安壩丁未進圍泰州新城擊敗之誠湖北援兵獲其元帥王成已酉士誠淮安李院判來援遇春擊敗之擒萬戶吳聚等時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稱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于江中孤山往來出沒請為之備太祖揣知其情諭徐達等曰寇初註兵范蔡港吾度其詐今猶豫不敢即沂上游為詐益明彼非有決機攻

戰之謀徒欲分我兵勢耳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而大軍勿輕動此寇排徊江上自老之師乘其怠慢必克秦州秦州既克江北瓦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耳閏十月庚辰諸將克秦州擒士誠將嚴再興夏思誠等分兵徇興化降其將李清十一月進攻高郵太祖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乃命馮國勝率所部節制高郵軍而以徐達還軍秦州會士誠犯宜興遣中軍精卒渡江走之破擒士誠兵三千餘宜興圍解十二月士誠遣兵寇安吉守將費子賢擊却之

二十六年春正月張士誠舟師數百艘出馬馱沙湖流侵江陰守將吳良吳禎嚴兵以待太祖親率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敵已遁去追至巫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縱兵夾擊大敗之獲士卒二千人太祖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嘆久之良在江陰十年終始戒嚴夜嘗宿城樓枕戈待旦暇日延經術士講明經史兵法訓教將校嚴守不稍假借敦教化興學校修屯田足軍餉境內帖然太祖有事江漢東藩無擾皆良等為之捍蔽也馮國勝圍高郵張士誠將俞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牆為應勝信之夜遣康泰率兵踰城而入皆為所殺三月徐達自宜興還攻高郵初士誠遣左丞徐義由海道入淮援高郵義屯太倉觀望不敢進徐達遣使請以指揮孫興祖守海安平章常遇春督水軍為高郵聲援從之遣使諭達曰張士誠由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其巢穴也大軍攻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或由射陽湖或出瓠子角或出寶應趨高郵不可不備達得書遂會兵進攻一鼓克之戮其將俞通僉等興祖守海安士誠兵來侵擊敗之擒將士二百餘人進攻通州通州守將拒戰興祖督將士奮擊大破之自是士誠不敢犯海安夏四月徐達移師會常遇春攻淮安徐義舟師集馬漂港夜率兵籠破之義泛海遁去獲戰艦百餘艘進薄城下士誠將梅思祖封府庫籍甲兵出降并獻所部四州太祖嘉其知命保民授都督府副使以華雲龍守之徐達還兵攻興化先是達圖秦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以進太祖覽之見瓠子角為興化要地寇兵所經之路今達以兵絕其隘戊午遂克興化淮地悉平命韓政進取濠州濠自郭子興重後屢為人所竊據最後張士誠將李濟守之太祖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太祖曰濠州吾家鄉今為張士誠竊據是吾有國而無家也即命韓政督顧時等攻之至濠攻其水簾月城又攻其西門城中拒守甚堅政乃督兵以雲梯砲石四面並攻城中不能支庚申守將李濟以城降太祖幸濠增陵墓宴父老太祖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為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

諸公其孰計之。李善對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積儲，恐難猝拔。宜候隙而動。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惟擁兵將為富貴之娛，耳居中用事，黃葉祭三秦，軍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太祖大喜，顧達曰：諸人局于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于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出師。八月辛亥，命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師二十萬伐張士誠。集諸將佐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眾數十萬。今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為，志不在民，不過貪富貴，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既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惟浙西姑蘇未下，故令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壠，毋燬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相輯睦，勿縱左右凌士卒。凡為將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出太祖復御西苑，召達、遇春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搗平江。平江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太祖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驕、潘原明輩皆強梗之徒，相為手足。士誠窮蹙，天驕輩懼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驕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太祖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為吾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知之。但云直搗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如此則墮吾計矣。癸丑，大將軍徐達等率諸將發龍江，而別遣李文忠趨杭州。華雲龍向嘉興，以分其兵。辛酉，師至太湖。己巳，遇士誠將尹義、陳旺逆戰，破擒之。遂次洞庭山。癸酉，進至湖州之毘山，又擊敗士誠將石清江、海擒之。張士信駐軍湖山，望風遁。指揮熊天瑞果叛降。張士誠甲戌，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士誠右丞張天驕分兵三路以拒我師。黃寶當南路，陶子寶當中路，天驕自當北路。唐傑為後繼。達進兵薄之，遇春攻黃寶，王弼攻天驕。達自中路攻陶子寶。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鎗軍扼其歸。遇春進擊寶，敗之。寶走入城，阻橋不得濟。還軍力戰，又敗被擒。天驕子寶不戰退。士誠遣李伯昇來援。申秋，港潛入城。我軍四面圍之。伯昇天驕閉門拒守。士誠又遣呂珍、朱暹等及其五太子率兵六萬來援。屯城東之舊館。築五砦自固。達、遇春等分兵營于東阡鎮。南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士誠壻潘元紹駐兵烏鎮，東為呂珍等聲援。

我師乘夜擊之元紹道遂填塞溝港絕其糧道士誠知事急遣親兵來援達等與戰於阜林敗之九月士誠復遣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規我師欲攻姑嫂橋常遇春過之會天大風雨晦甚過春令勇士乘划舟數百突擊擒志堅得眾二十餘人別將廖永忠詳顯將游軍攻德清克之擒其院判鍾正士誠自徐志堅敗後懼甚遣其右丞徐義至舊館規形勢將還報常遇春扼歸路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張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誠遣赤龍船親兵援之義始得脫與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於平望復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王銘挺戈先登縱火焚赤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自是舊館援絕十月遇春兵攻烏鎮徐義潘元紹皆敗走追至昇山破其平章王晟寨餘軍奔入舊館之東壁同僉戴茂降我師馳據之王晟亦降徐達復攻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出敵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士躍入敵舟大呼奮擊餘舟競進薄之五太子者盛兵來援常遇春小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敵眾大敗五太子朱暹呂珍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薛顯曰今日之戰皆將軍之力吾不如也五太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文餘珍暹士誠所親信驍將皆善戰士誠倚之而珍尤敢戰嘗廓革囊兵宵濟以襲我師每戰輒為敵令其帳下及城中人歌以譟至是皆降士誠為之喪氣徐達以呂珍狗于湖州城下城中大震遂語李伯昇出降伯昇曰張太尉養我厚我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為左右抱持得不死十一日甲申左丞張天驥等以城降伯昇亦降李文忠總水陸師下浙江遣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降其將戴元帥復遣指揮袁洪孫虎克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杭守將五謝再興弟也文忠遣人語之曰爾兄弟以李夢庚小隙歸張氏非爾謀也爾我之戚臣若降可得不死謝五亦降進兵杭州未至士誠平章潘原明懼遣員外郎方彝詣軍門納款文忠曰吾兵遠來勝負未可知而遠約降得無以計緩我乎彝曰天兵如雷霆當者立敗杭雖孤城生齒百萬聞將軍來皆曰王者之師故乞降以求生耳文忠見其誠引入卧内令條陳入城次第遣還明日己丑原明籍土地錢穀甲兵數并執叛將蔣英劉震出降伏謁道左以女樂導文忠叱去之入宿城上秋毫無犯一卒強入民家磔以徇太祖以原明全城歸順民不受鋒鏑仍授平章守舊城聽李文忠命制命懸胡大海像刺蔣英劉震心血祭之庚子李文忠攻紹興守將李思忠降華雲龍攻嘉興守將朱興隆徐達既下湖州會諸將進攻平江至南濤士誠元帥王勝降卒亦進圍吳江參政李福知州楊彝降癸卯達等兵至平江城南鮎魚口擊其將竇義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又擊敗之焚其官竇戰船十餘艘及積聚甚眾遂進兵圍其城達軍封門

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銃其上又設襄陽砲擊之城中之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遲卒獲之于閶門水柵綁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平江城堅不可破天祐阻兵無錫為士誠聲援達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書悉知士誠天祐虛實為攻困之計益備指揮茅成攻婁門中流矢死平章俞通海分兵取太倉州民爭獻牛酒迎道左通海却其獻慰諭遣之約束軍士秋毫無犯民大悅偽帥陳仁等以大舶百餘艘降崑山崇明嘉定望風皆附松江路守將王立中聞之亦降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春二月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太祖手書慰勞之曰古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之輔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自天性況毅有謀用能遏絕亂畧消靡羣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啻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達得書頓首受命檄俞通海兵會攻姑蘇通海至滅渡橋擊敗敵兵提兵桃花塢湯其營中流矢創甚乃遣將以兵會達而身自還建康太祖幸其第視病病革太祖呼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言太祖揮泪出通海遂卒初徐達之圍姑蘇也太祖不欲煩兵但困服之耳至是久不下乃以書遺士誠許以贖融錢做故事士誠不報夏六月己酉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出規城左方見陣嚴整不敢犯轉至盤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嚴陣待之分兵北濠截其後戰良久未決士誠遣兵千餘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為援山塘路狹塞不可進摩令稍卻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應聲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卻遇春率眾乘之遂大敗其軍弱于沙盆之潭可量也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條龍常銀鎧錦衣出入陣中是日皆溺死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為公言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暗鳴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高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阱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于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其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

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持三吳可保天下不足定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兒舞女日夕三飲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遂至今日士誠喟然嘆曰吾亦恨之無及矣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與江左之兵戰于姑孰鏖于鄱陽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先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誓以死拒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為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為萬戶侯况嘗許以賣融錢做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俛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孰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士子復率兵突出胥門鋒其銳遇春禦之兵稍卻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遂鳴鉦收軍遇春乘之復大敗自是士誠不敢復出士信張幟城上踞銀椅與叅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時熊天瑞教城中作嚴礮以擊外兵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折祠廟民居為礮具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伏兵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九月辛巳達督將士破對門常遇春亦破閭門新寨遂率眾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叅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唐傑不支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錢叅政等皆降時士誠軍大潰諸將蟻附登城城破士誠收餘兵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士誠倉皇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若曹何為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予乳媪金抱二幼子出積新齊雲樓下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士雄抱解之復蘇曰九四英雄患無身耳達又令潘元紹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昇之出對門至舟中獲其偽將相李素徐義等并元宗室九人皆送建康所得城中兵民二十餘萬諸將還師取通州士誠守將張右丞降丁亥平章胡廷美帥師取無錫先是士誠表天祐于元授同僉樞密院事守無錫徐達累遣使諭之皆被殺至是廷美矣攻其城州人張翼知事急率父老往見天祐曰吾民為張氏守十二年矣張氏

已就縛固守將為誰生民存亡皆在今夕願熟思之天祐擲其帽于地曰誰不知降也亦降士誠卧舟中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昇至中書省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士誠竟自縊死賜棺葬之誅叛將熊天瑞劉三參軍臺子旗竿之首改平江曰蘇州府太祖乃以書送元宗室神保大王等還元折西吳會皆平諸將振還太祖御戰門降救復諭論功行賞封李善長宣國公徐達信國公常遇春鄂國公餘進爵賜金帛有差諭諸將曰滅漢滅吳皆公等功公等何忝古名將今當北定中原矣各努力明日入謝太祖曰公等遣第置酒為樂乎對曰荷上恩有之太祖曰吾寧不欲宴公等為一日權中原未平非為樂時也公等不見張氏乎終日酣飲宜深戒之

谷應泰曰張士誠本泰州鹽僮至正十三年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弗克而士誠孤軍轉戰北跨淮海與山左相距南據浙西與方國珍接壤中間帶甲數十萬沃野數千里即未能藉其富強削平區宇而官山多鼓鑄之資者海盡魚鹽之利儻更勞心苦志收召豪傑做典午之化龍憑赤鳥以立國則江南雖小可全而王也乃論者以士誠之失在深居高拱上下相蒙驕將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黃蔡三參軍輩又迂濶昧大計以故謀主被讒爪牙受縛而予以太祖有可乘之敝三士誠乃內懷選懦坐失事機此其所以亡也方士誠之竊發也距太祖起兵僅一年耳其時太祖者濠圍初解鄉里募師未敢窺江外一步而士誠不以此時長驅姑孰畧定金陵為百里趨利之謀奮一鼓先登之氣其失一也洎乎友諒僭號約同入寇而江州兵下議者欲降明師單弱勢岌岌矣士誠又不以此時乘夫差之伐齊規卞莊之刺虎而保境苟安喙息旦夕其失二也及乎偽漢屢推鄱陽大戰輔車唇齒可為寒心士誠又不以此時做樂毅之結韓趙孔明之救東吳而肥脣越秦不關河漢其失三也比至江楚悉平藩籬鞏固全軍并力捲甲東來此時強弱之勢已明眾寡之形不敵譬之孤豚咋虎增髮洪爐必無幸矣為士誠者宜以犧牲玉帛待于境上河西三郡獻自膏融新都六城保于汪氏庶無喋血之憂不失通侯之賞而反鼓厲用兵分番四出命尹義陳旺逆戰太湖朱暹五太子結寨東阡又以張天驕當北路黃寶當南路陶子寶當中路卒之桑榆不收噬臍無及齊雲一炬闔室自焚豈太祖滅士誠哉蓋士誠自滅之也然人但知友諒之失在輕戰而士誠之失在自守不知輕戰之弊原于氣驕自守之私叢於志滿急攻晉而竹秦遂困不伐魏而蜀業亦忘過猶不及斯亦魯衛之政與雖其後士誠頗絕粒自經辭無撓屈然隗囂恚憤公孫洞胸遊魂倔強何足數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方國珍降

元順帝至正八年浙東台州黃巖人方國珍起兵劫掠沿海州縣元兵屢討不克

十三年十月時青田劉基為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捕而斬之執政多受國珍金者輒罪基擅作威福

羈管于紹興竟受國珍降國珍雖受元官實擁兵自固不受元調發元亦以四方多故羈縻之不問國珍尋叛據温

台慶元等路

十八年十二月太祖既下婺州遣典載劉辰使方國珍招諭之國珍與其弟謀曰今元運將終群雄並起惟江左號

令巖明所向無敵今又東下婺州恐難與爭鋒况與我為敵者東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

以觀其變

十九年春三月丁巳方國珍遣使因劉辰來奉書獻黃金五十斤白金百斤金織文綺百端願合力攻士誠許之以

次子闢為質太祖曰凡質疑也不疑何質厚賜闢而遣之改闢名為明完國珍復納温台慶元三郡籍願輸金助軍

守土如錢鏐故事事定即以獻

二十一年春三月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獻先是大祖遣博士夏煜陳顯道諭國珍曰福基于至誠禍生

于反覆隗囂公孫述可鑒也國珍惶懼至是遣其檢校燕敬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

穀粟布帛其他珍玩非所好也却之

二十四年九月乙酉方明善攻平陽元帥胡深擊敗之遂下瑞安先是温州土豪周宗道以平陽來附明善率兵攻

之宗道求援于深深擊明善敗之下瑞安進兵温州明善懼與國珍謀歲貢銀二萬兩充軍資太祖許之命深班師

二十五年六月壬子參軍胡海攻樂清下之擒方國珍鎮撫周清等送建康九月元復以方國珍為淮南行省左丞

相分省慶元

二十六年九月元改方國珍為浙江行省左丞相國璋國瑛國珉及國珍子明完俱平章政事初國珍雖以三郡來

獻賚未納土持欲陽假借聲援以拒元及元屢加命國珍益驕橫遂據有瀕海諸郡縣不肯奉正朔時太祖方連兵

張陳不暇往討累遣博士夏煜楊憲往諭之國珍心持兩端太祖聞之笑曰姑置之待我克蘇州後欲奉正朔晚矣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九月甲戌命叅政朱亮祖討方國珍初國珍懷詐反復云俟克杭州即納土及大兵克杭州猶自據如故乃累假貢獻來覘虛實為叛服計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為犄角太祖遺書數其十二過且徵貢糧二十萬石曰克杭有日矣公何負約如故張士誠與公接壤取公振落耳所不敢者以誰在耶吾且暮下姑蘇卷至公境背城一戰亦丈夫矣不然去之入海亦一策也然自古未有老海上者公審思之國珍懼與其弟侄將佐謀郎中張本仁曰江左方圖張氏勝負未可知計不能越境而致于人劉席曰江左多步騎平地用耳李吾海舟何丘楠曰皆非主福也惟智可以決事惟信可以守國惟直可以用兵昔者江淮之間豪傑並起人人莫不欲帝然分鼎足者漢與二吳耳漢人敢戰不怯尚死九江張吳區區如竇中鼠敗可知也江左法嚴而軍威諸將所過秋毫無犯所得府庫遺封識之以奉其主此乃吊伐之心必有天下且業已并漢勢復兼張公經營浙東十餘年矣不能越三郡不以此時早決不可謂智自居錢鏐柳又背焉不可謂信我之不信彼徵師焉不可謂直莫若與也國珍不能用至是命亮祖率馬步舟師討之初台州為國珍弟國瑛竊據已丑亮祖駐師新昌遣部將嚴德攻關嶺山秦平之辛卯至天台守將湯盤以城降進攻台州國瑛以兵拒戰擊敗之嚴德戰死遂至台州國瑛聞亮祖至即欲遁去會國珍入慶元治兵為城守計使人謂國瑛堅守勿去國瑛始約東將士乘城拒守然士卒多懷懼亡去者亮祖等急攻之辛丑國瑛度力不能支以巨艦載妻子乘夜出興善門走黃巖亮祖入城撫定之十月進兵黃巖瑛復遁海上留其黨哈兒魯守黃巖哈兒魯即以城降亮祖分兵下仙居等縣國珍聞之氣沮 癸丑命湯和為征南將軍吳禎為副將軍率常州長興宜興江淮諸軍討方國珍于慶元諭之曰爾等奉辭伐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集乃吾所願也十一月吳禎引舟師乘潮夜入曹娥江夷填通道出其不意抵軍厰會降卒言國珍已遁入海禎勒兵追之湯和兵自紹興渡曹娥江進次餘姚降其知州李樞及上虞縣邑沈煜遂進兵慶元城下攻其西門院判徐善等率父老迎降國珍乘海舟遁和率兵追敗之國珍率餘眾入海和分徇定海慈谿等縣得軍士三千人戰船六十艘馬二百餘足銀六千九百餘錠糧三十五萬四千六百石 朱亮祖自黃巖進兵温州陳于城南七里國珍令其子明完引兵拒戰亮祖擊敗之破其太平寨追至城下餘兵潰奔入城亮祖遣部將湯克明攻西門徐秀攻東門柴虎將游兵策應晡時克其城獲員外郎劉本善國瑛等遁去亮祖撫其民分兵徇瑞安守將同會喻伯通降遂師舟師會吳禎襲明善於樂清之盤嶼島夜三鼓克之大獲其戰艦士馬 國珍既遁入海島已丑

太祖復命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率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下國珍惶惑失措和等復遣人持書招之諭以朝廷威德及陳天命所在國珍不得已遣郎中承廣員外郎陳永之降又遣其子明克明則從子明鞏等納省院及諸銀印銅印二十六銀一萬兩錢二十緡于和丙申朱亮祖兵至黃巖方國珍及其兄弟子明善率家來降于是國珍遣其子明完奉表謝罪太祖始怒其反覆及覽表憐之表出其臣詹鼎所草詞辨而恭太祖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耶賜書曰吾當以投誠為誠不以前過為過辛亥國珍及其弟國珉率部屬謁見湯和于軍門得士馬舟楫數萬計和送國珍等于京師太祖讓之曰公胡反復陰陽勞我戎師耶願實公左右舞小智教公公不能自裁耳乃悉召其臣以丘楠為韶州同知又知草表出鼎手命官之其餘盡徙濠州浙東悉平後太祖即位厚遇國珍賜弟京師宴位功臣次未幾授廣西行省左丞奉朝請一日侍宴坐不能興昇歸太祖官其二子曰令國珍見云國珍以善終

谷應泰曰元至正八年方國珍以黃巖黥赤首弄潢池揭竿倡亂西據括蒼南兼甌越元兵屢討卒不能平以致五年之內太祖起濠城士誠起高郵友諒起蕪黃莫不南面稱雄坐擁劇郡則國珍者雖聖王之驅除亦羣雄之首禍也然而國珍地小力少不足以張國餉匱援絕不足以待敵此惟識畧過人真知天命若陳嬰以兵屬漢高馮異以地歸光武則功垂刑馬名在雲臺豈不善始善終哉而國珍者市井之徒斗筲之器宜其無定見也夫國珍智昏擇木心懷首鼠懼明之侵軼則受撫于元以壯其虛聲懼元之窮追則納款于明以資其外衛其效忠于陳友定也豈非河朔之劉琨西涼之張氏而侍子于明太祖也又豈非下江之王常吳越之錢啟正所謂狡牙搖尾荒忽無常毋論室鼎輿貽羞鬼域就令元兵晚振亦斬鯨鯢蓋首尾衝決無一而可者而彼終恃狡謀依違兩陣則以攝乎大國之間遷延歲月之命耳然究竟友諒凶強士誠給富無不先期殄滅而國珍以彈丸之地乃更支離後亡者非國珍之善守禦而太祖之善用兵也太祖之意以用兵如攻木先其堅者後其節目故先平吳漢後議國珍緩急之勢所不得親也而中間允其納弊者一遣使招諭者再又且推還質子姑置後夫蓋吳漢者門庭之寇赴之宜速而國珍者樊籠之鳥取之如寄母亦米成山谷盡天水于目中豈真兵白頭鬢置隴蜀于度外也卒之六師既加竄奔海島計窮歸命傳送京師語云不為禍始又云無始亂國珍之竊據非分適足為新主資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太祖平閩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盜起海上勢且及汀元汀州判蔡公安募吏士乘城福清人陳友定侯明溪驛卒談軍事公安奇之授黃土寨巡檢從討延平邵武諸山賊平之還清流薄尋為清流令友定一名有定字安國從福清徙居清流少孤病頭瘡傭于富室羅氏常與羣兒樵設隊伍為戲羅奇之將以為婿媼不悅曰頭病郎足婿耶因失鵝而奔于隣隣家夢虎踞門得友定大喜召飲食乞于羅媼竟婿之俾習商販善敗大困然其為人勇沉喜游俠擊斷不問家人有無要以借驅狗急行其志而已眾憚服之爭願為之役

十九年陳友諒遣其將康泰取邵武鄧克明寇汀州友定以總管禦之戰于黃土盡獲其部眾克明逃去遷行省參政二十年二月庚申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寧州來歸先是福建義兵萬戶賚甫丁阿里迷丁據泉州陳友諒兵入杉關攻陷邵武汀州延平諸郡縣羣盜乘勢竊發閩地騷動天祿輩知元勢不振至是見明師下浙東方國珍歸附天命有在遂遣古田縣尹林文廣納款時福清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來降太祖賜書褒嘉之

二十一年鄧克明復寇汀州陳友定逆戰敗之遂開省于汀州遷左丞

二十二年夏元以陳友定守汀州友定兵勢日盛郡縣倉庫悉入其家元行省平章燕只不花擁虛位而已

二十四年陳友定開省延平遷行省平章政事時元大都道絕友定遣貢船多由海道取登萊十達三四元主下詔褒美方國珍來寇擊敗之

二十五年二月陳友定侵處州參軍胡深擊之遁復追敗之己丑遂下浦城四月乙丑參軍胡深進攻建寧之松

溪克之獲陳友定守將張子玉餘眾敗奔崇安深請發廣信撫州建昌三路兵併攻之因取八閩太祖如深言遣廣

信衛指揮朱亮祖由鉛山建昌左丞王溥由杉關會深進兵擊之五月胡深等進兵克浦州遂與友定將賴元帥大

戰于浦城之南敗之六月會朱亮祖克崇安建陽遂進攻建寧大兵次城下亮祖即欲攻之深視氣稜不利謂亮祖

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災未可與戰亮祖曰參軍何得以災為解師已至此庸可緩乎且天道玄遠山澤之氣變態無

時何足徵也迫深進兵深猶執不可會建寧守將阮德柔以兵四萬屯錦江逼深陣後亮祖各深督戰益急深不獲

已遂引兵鼓譟進擊之破其二門德柔盡率精銳扼深軍圍之數重時日已暮深知營壘未安而兵圍不解難以持

久即突圍出。德柔伏兵，忽起深馬蹶，被執。友定頗禮遇之，深為具道朝廷威德，并陳天命所在，且援賈融歸漢故事諭之。友定初無害深意，會元遣使者至，督迫之，遂殺深。先是日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深果敗沒。深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太祖聞報，痛惜之，遣使賜祭，追封縉雲郡伯。

二十六年八月，元以陳友定既敗，胡深命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兼守八閩。友定有勝兵萬人，益發取諸郡縣，遠近瓦解，無敢角而長汀人羅良者，故亦以散資募士為元捕殺漳山寇，提兵解福州圍，為閩將第一。良數從海道潛元，元爵良晉國公，貽友定書曰：足下向為參政國大臣，汀州之復固本職，燕只平章足下僚長也，足下迫之，郡邑之長出自朝命，足下竄之，百司朝廷之役，足下臣妾之足下，所收復郡邑，得其倉庫，入為家資，口言為國，心實身耳。跬步之間，真偽甚明，不審足下將為郭子儀抑為曹孟德？友定大怒，發兵攻漳，良使三十人操弩盡矢，伏險待之。十長石古違良節制，友定兵得渡柳營，江良迎戰，馬岐山敗績，進圍漳。良堅守旬月，死之。友定據漳，使人鑿山道，城守自固。十二月，友定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十月甲子，命中書平章胡廷美為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為副將軍，率師取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諭廷美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為汝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嘗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馭無法，心竊非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眾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制。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為？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理險易，今總大軍征進，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為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于汝。廷美拜命出。十一月壬寅，胡廷美度杉關，畧光澤縣下之。己酉，廷美克邵武。元守將李家茂以城降。丁巳，廷美克建陽。元守將曹復疇亦降。戊午，勅征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率舟師自海道取福州。庚午，湯和克福州。初，友定環福州城外，皆築壘為備，每五十步更築一臺，嚴兵守之。聞我師入杉關，乃留同僉賴正孫副樞謝英輔院判鄧益以眾二萬守福州。友定自率精銳守延平時。湯和偕廖永忠、吳楨等自明州乘東北風，不數日奄至福州。五虎門駐師，南臺遣人入城招諭。為元平章曲出所殺。大兵登岸，將圍城。曲出領眾出南門拒戰，指揮謝得成等擊敗之。眾潰入城，拒守。是夜，參政袁仁密遣人納款。黎明，大兵蟻附登城，遂開南門。和擁兵入，鄧益拒戰于水部門，擊殺之。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曲出搭海木兒抗者。

不花左丞鄧任中丞鐵木列思等皆懷印綬望妻子過去參軍尹克仁赴水死時金樞柏鐵木兒居官聞大軍攻城急曰戰守非吾得為無以報國乃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及兩女縱火焚之遂自刎湯和入省署撫輯軍民獲馬六百餘匹海舟一百五艘糧一十九萬餘石和遣袁仁監買外余善招諭興化漳泉諸路其福寧等州縣之未附者分兵徇之

太祖洪武元年春正月元興化守將葉萬戶黃州通者民李子成等率眾詣湯和降和遣都指揮俞良輔往守之子是甫田等十三縣皆降和進攻延平 胡廷美何文輝等率師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恭政陳子琦集僚佐謀曰聞明兵驍勇自入杉關諸鎮望風瓦解其鋒不可當今吾城中軍士不下萬餘儲蓄尚富可以拒守不可與戰彼攻吾城不克必將自逸吾因而乘之可以得志眾皆曰然由是備禦甚堅廷美等進圍之數挑戰達里麻等固守不出廷美督兵環其四門晝夜急攻之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副將軍何文輝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眾詣文輝降廷美怒二人不詣己欲屠其城文輝曰與公同受命至此為安百姓耳城降欲以私忿殺人可乎乃止壬辰整軍入秋毫無犯執恭政陳子琦送京師獲將士人馬銀糧以萬計命指揮曹子賢領兵守之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連發先遣使招諭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取血置酒中盟諸將慷慨飲之誓以死報元大兵遂至延平隔水而陣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戰不利歸謂諸將敵千里遠聞氣銳慎毋戰戰徒殺吏士耳吾壩山塹壑蓄屏器飽士為持久計困之眾曰善遂乘城守日夜勅吏士擊刁斗被甲偶立不得更番休息守者怨甚會諸將欲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遂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有攜貳心收蕭院判殺之奪守仁兵守仁降士卒多踰城走者圍十日城中軍局火砲聲發明兵疑有內應急擊破之友定知事已迫乃與樞密副使謝英輔參政文殊海牙訣曰公等善為計吾為元死耳坐省堂按劍仰藥飲盡英輔與達魯花赤白哈麻具服北嚮拜自經死文殊海牙賴正孫等開門降庚子大兵入城與友定出俄值大雷雨復獲其子海自將藥來就死并執送京師太祖面詰曰元已亡若為誰守殺我胡將軍又不內使者令何備也友定恚曰已矣母多談安得加我死乎遂併其子棄市 胡廷美等進兵克興化遣建陽降將曹復嚆招諭汀州及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守將陳國珍納款于是泉州漳州潮州郡縣相繼降置延平衛廷美以部將蔡玉守之六月甲子友定故將金子隆馮合保等復率眾寇延平玉擊敗之遣至沙縣青雲寨子隆負險自守會建寧指揮沐英攻鉛山上命英以兵會和丙寅英引兵夾攻破之擒谷保戊辰命

平章李文忠率兵討金子隆等。閏七月李文忠帥師攻清化。益化諸山寨擒金子隆及其餘黨。誅之。聞地。應泰曰：太祖之取閩也，嘗分兵從兩道入。胡廷美何文輝由陸路，湯和廖永忠督海師。而其時為元守封疆者，則福清人陳友定也。友定以布衣談兵，謁州判蔡公安，從攻延邵諸山寨，起家巡檢，歷功擢行省平章。何其偉也。乃其為人勇況，喜游俠，捐軀報仇，不問生產。又且明兵壓境，義無反顧，殺使者，盟諸將，嬰城固守。誓死報元。豈非犖犖尤異者歟？方羣雄割據中原，雲擾之時，友定藉海船之利，乘關門之險，北引東甌，南襟嶺表，練兵積粟，鼎制一方，則無諸之業，閩越王之尊，可坐而致也。又不然，則如徐煜之在江南，錢俶之據吳越，持虛名以奉唐挈土地，以歸宋，列爵侯王，不失富貴，亦數世之利也。乃友定計不出此，始終為元延平，垂破慷慨就死，仰藥復蘇，父子駢戮，亦足愧智士之持兩端，人心之懷二心者矣。雖其間胡深之殺頗有狐疑，劉守仁之降亦多猜刻，定之方畧，要亦未稱盡善。而英輔與哈麻以自經告終，金子隆與馮谷保又血戰致斃，蓋若田橫既死，義士悉從李芾自殺，潭城皆盡，豈非激于忠勇奮不顧者耶？然予獨怪至正之末，猶德祐之末也。內則叛官離次，外則委印棄城，一矢如遺，望風相屬，乃其部落多奔潰，而閩人獨為扼守，京畿多散亡，而閩地獨能死守者，豈漢室將衰，邊庭請附，晉家解組，張駿稱藩，荒裔絕域，固未測中朝之虛實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

平定兩廣

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十月甲子。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瑄左丞周德興張彬率武昌荊州潭岳等衛軍由湖廣取廣西。諭瑄等曰：南方之人皆入版圖，惟淮北山東尚未寧一。兩廣八閩尚未歸附。已命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等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美分道南征，以取八閩。俟八閩既定，就以其師航海取廣東。故命爾等率荆湘之眾，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爾其務靖亂止暴，使遠人畏服。毋替予命。瑄等頓首出。

太祖洪武元年正月乙亥。楊瑄等進兵攻永州。元全州平章阿思蘭遣兵來援，逆擊敗之。進逼永城。守將鄧祖勝出兵南門拒戰。又敗之。獲其將王鑑。祖勝斃。兵入城固守。元兵復自廣西來援，駐東鄉。倚湘水。列七營。軍容甚盛。瑄遣指揮袁子明擊敗之。獲其萬戶丁武等千餘人。二月癸卯。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叅政朱亮祖為副將軍。由海道取廣東。上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以暴亂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

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彼聞八閩
環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懼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如其拒命然後舉兵扼其險要絕其聲
援聞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諸郡可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
取廣西肅清南服在此一舉 癸丑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既克寶慶復為陳友諒將周文貴所陷至
是廷進兵萊蕪蕪賊眾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文貴遁遂復寶慶 壬戌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等帥師會廖
永忠征廣東上諭仲亨等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南取廣西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等率師由韶州
直搗德慶三方進兵為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取廣西先聲既振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縱殺掠
三月楊璟遣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兵取全州士由我師克全州元平章阿思蘭遁去道州莫友遜寧遠州李文
卿藍山縣黎元帥相繼降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取廣東元左丞何真降先是賴海騷動真固保鄉里邑人
王成陳仲玉搆亂真請於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塔自固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
是成僕縛成以出真笑謂曰公奈何養虎自貽患成慙僕亦賞真如數予之使人具湯鑊車上成懼以為將烹己也
真乃縛僕於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鉦督僕妻炊火僕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僕縛主者視此於是人具服以為
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競歸之遂併有循惠二州授惠州路通判尋以真為參政遷右丞嶺表民賴以安或陳
符瑞勸為尉佗計者輒斥絕之初廖永忠駐福州遣人以書諭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真畧曰乃者元君失馭天下土
崩豪傑之士乘時而起分部州郡竊據疆土或假元號令或自擅兵威暴征橫斂蠶食一方生民塗炭可謂極矣今
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江漢既已底定閩越又皆帖服中原之地相繼削平惟兩漢僻在遐方未霽聖化予受命
南征順者撫綏逆者誅殛恐足下未悟輒先走一介之使相告足下其留意焉至是永忠等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
克佐上印章籍所部郡縣戶口甲兵錢穀奉表歸附上嘉其保境息民視漢唐實融李勣等特召乘傳來朝 丙戌
平章楊璟遣兵攻武岡州元守將曾權舉城降 四月朔辛丑廖永忠等帥至東莞何真率官屬迎進次虎頭關
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陸仲亨率兵下英德清遠連江連州肇慶等郡縣辛丑進克德慶路
元守將張鵬程棄城遁按何真東莞人常為淡水場管勾元末嶺南盜蜂起剽掠真鄉真結豪民保障及亂兵據惠
州真率眾復之以功授惠州路通判陞宣慰司都元帥時南海寇邵宗愚陷廣州真又擊走之元立江西分省於廣

東以真為參政又陞右丞遂據有廣東諸州郡至是始降 乙卯廖永忠擒廣州偽參政邵宗愚等誅之時宗愚據
三山寨遣人納降而遷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下令往攻夜二鼓發兵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愚斬於市分捕新會黃
彬河源曹文昌汲州廖仁南海麥康祖等皆誅之何真入朝賜宴并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縠各百疋將校分賜有
差論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
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授真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楊環圍永州久不下命指揮胡海洋等築壘困之復造浮橋於西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至是食盡力窮守將鄧
祖勝仰藥死參政張子賢等猶率眾拒守百戶夏昇縋城詣環降因言祖勝死狀夜三鼓環督兵四面攻之胡海洋
等踰城入子賢復率眾巷戰天明眾潰子賢與元帥鄧思誠等俱就執獲其全城士馬環調衡州衛指揮同知丁玉
守之於是來陽等州皆遣人降 五月己卯征南將軍廖永忠參政朱亮祖等兵至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
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民翊以便宜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永忠兵適至募兵欲迎戰民無應者既而
藤州守吳鏞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沒張翔赴水死亮祖駐兵藤州 甲午
朱亮祖引兵至容州同知明普化及普寧縣達魯花赤閻買等迎降 朱亮祖師次貴州元鬱林州知州張那海迎降
六月甲辰元海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及海南分府元帥陳乾富等俱遣使降 壬戌克靖江路先是周德興克
全州即分兵柵據靖江險要絕其聲援環既克永州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屯於北關參政張彬屯西關朱亮祖亦帥
師自廣東來會屯於東門象鼻山下攻城二旬不克環語諸將校曰彼所恃者西城濠水耳當先取關口關決其堤
岸則破之必矣諸將曰諾明日遣指揮使兵廣引輕兵攻關口關殺守堤兵決堤濠水涸因築土堤近與城接以通
士卒遂克其北門月城又克其北門水隘斬獲百餘人復攻其西門不利相持凡兩閱月攻圍益力也兒吉尼勢窮
感驅兵南門出戰指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彥高楊天壽等環因使彥高陰搆其總制張榮榮麾下裴觀以書
繫矢射環營期以是夜降既二鼓觀縋城出見環備言城中積貯空虛人無鬪志可立取狀環乃給白皮帽百餘俾
歸為讖約四鼓從賓賢門入至期環命諸將率眾徑進也兒吉尼聞變倉卒走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初張彬始攻
城為守者所詬恚曰城破當悉屠之比克城環懼其縱殺下令曰殺人者死彬乃止眾心遂安 戊辰廖永忠進兵
南寧元土浪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平章咬住等遣使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真守其城送咬住等赴京師

七月己巳廣西江左太平府土官黃英行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等遣使齎印章詣平章楊璟降。元平章阿思蘭自全州之敗率餘眾退保象州。廖永忠遣指揮耿天璧等討之。師至賓州境阿思蘭遣其部將李左丞拒戰。天璧擊敗之。阿思蘭窮迫乃遣其子僧保來納款。戊子遂自帥所部詣永忠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丁酉元彬州守將左丞楊以誠詣平章楊璟營降。廣西悉平。楊璟等自靖江振旅還。

二年二月詔改慶遠府為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胡廣行省臣言慶遠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土酋為安撫使。大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祐首來款附。宜錄用以統其民。則蠻情易服。守兵可減。上從之。以天祐為安撫司同知。三月癸亥置廣西行省。初廣西隸湖廣。至是時置行省。九月戊午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還京師。冬十一月丙午遣中書照磨蘭以權貴詔往諭廣西左右兩江溪洞官民曰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遠人。此古先哲王威德並施遐邇咸服者也。睽茲兩廣地邊南徼風俗質樸自唐宋以來黃今二氏代居其間。世亂則保境土世治則修職。貢良由審時知幾。故保世滋大。頃者朕命將南征。八閩克清。兩廣平定。爾等不煩師旅。奉印來歸。嚮慕之誠良足嘉尚。今特遣使往諭。爾其克慎乃心。益懋厥職。宣布朕意。以安居民。

谷應泰曰吳元年太祖命平章楊璟由湖廣取廣西。又命征南將軍廖永忠由閩之海道取廣東。兩路進師。尅期同發。趨之如猛獸驚鳥。迫不及待者。蓋亦乘新勝之威。振發蒙之勢者也。夷考其時。淮北山東曾無經畧。秦晉關陝尚懸度外。止徐達一軍由淮入河。長驅北伐耳。夫咸陽建瓴百二。非止珠崖銅柱之險也。中州沃野千里。不特桂林象郡之饒也。三晉兵馬莫強。又不止尉佗之夷風。番禺之敵俗也。乃太祖不併力中原。而分兵南徼。不急爭陝府。而先事蠻方。緩急之數得毋出於下策乎。而予以為不然也。方其時元人地大力全。雖遣王時未類。虛實合眾。叩關計需。歲月而江南之地。漢吳閩三方並沒。所向無前。粵服先聲。畏之如虎。更若一矢加遺。即可傳檄而定。兵法云避實擊虛。又云攻其瑕則堅者瑕於是。由武岡入者皆長鬣之精騎。從海道入者下樓船以濟師。而又以陸仲亨一軍出贛。踰嶺批吭。搗虛雖淮陰之用兵。出奇岳侯之神算。料敵不過是也。究之楊璟戰功。止全永二州。廖永忠戰績。止三山一賽。而靖江不下。稍煩兩軍合圍。旬月耳。其餘郡縣無不開門納降。望風迎附。兵不血刃。而拱手得之者。則太祖之廟算長也。聞之孔明伐魏。先定南苗。秦國自強。首吞巴蜀。蓋正

向而爭天下者。殊恐人之議其後耳。况乎南方既定。兵力有餘。海王坐收軍資。尤盛因而還師。轉戰掃滅。上游

楊環著唐州之功永忠鼓鑿門之捷與徐達諸軍相為犄角克秦蕩平警之光武悉定江淮然後一意隴蜀宋主先取兩川然後專辦東門所謂事形已濟迎刃而解者也至若元左丞何真者拒自王之謀全歸命之義而太祖嘉其保境息民與實融李勣董爭烈嗚呼不誣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八

北伐中原

元順帝至正十九年明太祖遣千戶王時往方國珍所附海舟至元都偵察元政及察罕帖木兒李思齊軍馬情形時察罕克汴梁平山西秦隴等處遂分兵鎮守關陝荆襄河洛而重兵屯太行日練兵積穀謀恢復山東軍聲大振故遣時往探之

二十一年八月復遣都事汪河使元通好察罕帖木兒時察罕用兵山東招降東平由豐樂安俞寶等其勢頗盛上謂左右曰察罕帖木兒雖假義師圖恢復乃與字羅帖木兒兵爭不解屢格君命此豈忠臣所為乎又聞其好名如田豐碩側亦復待以腹心則昧於知人矣吾今遣人往與通好觀其行事然後議焉

二十三年春正月元平章擴廓帖木兒遣使來通好擴廓察罕甥王保保也察罕養為己子先是察罕駐汴梁太祖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太祖以前所遣使不還不之答察罕尋為叛將田豐王士誠所刺擴廓代領父眾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太祖復遣都事汪河與俱往報禮河至河南擴廓留之拘于陝州踰三年始得還以為吏部侍郎

二十六年夏四月壬戌元徐州守將樞密同知陸聚聞徐達等已克淮安以徐宿二州詣達軍降太祖嘉其識天命命為江淮行省叅政仍守徐州於是邵蕭宿遷睢寧諸縣皆降秋九月上遣書送元宗室神保大王及黑漢等九人於元主

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春正月遣使以書諭元擴廓帖木兒先是使臣汪河為擴廓所拘留太祖以書諭之不報至是復與之書畧曰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左閣下之先以興復為名提兵河北古人朝聘往來不過將道誠意今汪河去而不返是所拘者少所失者大也閣下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刃於潼關李思齊抗衡于秦隴俞寶變于肘腋玉信生寶于近郊閣下自以功成安如泰山坐使羣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為閣

下惜所以數使遣人奉書請聽者是予欲盡一得之愚於閣下閣下何為自矜倘將遣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楨等
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天下如其不然我則命襄陽之師經唐鄧之郊北趨嵩汝以安陸沔陽之兵掠德安向
信息使安豐濠泗之將自陳汝擣汴梁徐邱之軍取濟寧淮安之眾約王信海道舟師會前賈同入山東此時閣下
之境必至土崩瓦解解是又開我南國之兵端為彼後日之戰禍閣下其審思之母貽後悔 命傅友德守徐州二月
丁未元擴廓帖木兒遣驍將左丞李貳來寇兵駐陵子村友德堅壁俟其出掠乃將步騎三千餘溯舟至呂梁捨舟
登陸擊之李貳遣裨將韓乙盛兵迎戰友德躍馬奮槊刺韓乙墜馬敗去友德度李威必益兵來關趨還城開門出
兵陣於城外令士卒皆卧鎗以待聞鼓聲即起擊有頃李貳果率眾至友德令鳴鼓我師奮起衝其前鋒李貳眾大
潰溺死無算遂生擒貳獲其將士二百餘人馬五百匹擢友德江淮行省參知政事 十月甲子太祖命將北取中
原謂信國公徐達等曰自元失其政生民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冀有真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為眾所附
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闢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攘山東則有王宣父子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上
疑下叛關隴則有平忠齊張思道彼此猜忌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故命諸公北伐計將何如
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搗元都而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可提竿而勝也都城既克乘勝長驅餘
皆建瓴而下矣太祖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頓于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非我利也
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
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捲而下諸將皆曰善太祖因顧達曰兵法廟算
勝者得算多也於是命徐達為征北大將軍常遇春為征北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長驅北伐復召諸
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
之體者無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眾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
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纒馮數騎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為
大將顧與小校爭能其非所望切宜戒之若遇大敵遇春領前鋒當與參將馮宗異分左右翼各將精銳擊之右丞
薛顯參政傅友德勇冠諸軍可使獨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
專主中軍策勵諸將道遠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若不御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傅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

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是日太祖親祭上下神祇于北門之七里山祝畢復召將士諭之曰此行非必累地攻城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即還之內寅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趙秦晉之人檄曰自宋祚傾移元主中國此豈人力實乃天授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殺君天曆以弟鳩兄至于弟收兄妻子孫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夫君人者斯民之主朝廷者天下之本禮義者御世之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于天下及其後嗣荒淫失道加以宰相擅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也當此之時天運循環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于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阻兵據險互相吞噬皆非人民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日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伐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伐我讐孽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杖毫之犯爾民其體之十一月壬子克沂州初揚州興化人王宣元末為司農掾治河有功命為招討使從也速復徐州授義兵都元帥宣子信從察罕帖木兒破田豐復令宣與信還鎮沂州至是遣師至淮安以書諭宣父子使降信得書遣使納款太祖遣徐唐臣等至沂州授信江淮平章政事令以兵從大將征討宣父子陰持兩端乃令信密往召募兵而遣人詐犒師以緩我軍達受而遣之使還宣即以兵夜劫徐唐臣欲殺之眾亂唐臣脫身走達軍達即日帥師抵沂州分兵急攻之都督馮宗異令軍士開壩放水宣自度不能支開門降達令宣為書遣鎮撫孫德招降信信不從殺孫鎮撫走山西於是嶧州趙蠻子莒州周麟海州馬驪及沭陽日照鄒嶧諸縣并降信將士皆來降達以宣反覆執而戮之命韓溫守沂州太祖遣使諭達曰聞將軍已下沂州如向益都當遣精銳扼黃河要衝斷其援兵可以必克若益都未下即宜進取濟寧濟南二城既下益都山東勢窮力竭如囊中物矣達命平章韓政畣行梁城諸鎮寨繼又令政分兵扼黃河以斷山東援兵政遣十戶趙實里滕州元守將楊知院遁去達進攻益都路宣慰使普顏不花捍城力戰不能支城陷

還與母訣曰。兒不能兩全忠孝矣。違聞其賢。遣使召之。不往。被執不屈。與總管胡濬。知院張俊俱死之。不花妻阿魯真亦抱其子女投井死。執其平章老保與白知縣等。獲士馬兵糧以萬計。十二月丁未。都督同知汪與祖師至東平。元平章馬德棄城走。與祖遣指揮常守道十戶許東進至東阿。元參政陳壁以所部五萬餘人降。東復以舟師趨安山鎮。元右丞杜天祐左丞蔣興皆降。徐達至濟南。元平章忽林台詹同胞。因帖木兒先驅人民引軍。逾平章達。兒只進巴等以城降。得將士三千八百五十五人。馬四百二十九匹。命指揮陳勝守之。庚戌。汪與祖至濟寧。元守將陳東直棄城遁。甲子。徐達遣參政傅友德取萊陽。丙辰。上復遣使諭達。遇春曰。聞大軍下山東。所過郡縣元之有院官降者甚多。二將軍皆留于軍中。吾慮其難處。或晝遇敵。或夜遇盜。將變生不測。非我之利。蓋此輩初繼于勢力。未必盡得其心。不如遣之使來。處於官屬之間。日相親近。然後用之。方可無患。若濟寧東平諸來歸將士家屬亦遣來將厚待之。

太祖洪武元年二月癸卯。詔湯和還明州。造海舟。漕運北征軍餉。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師往濟南。從大將軍達北征。癸丑。常遇春克東昌。元平章申榮自經死。往平等縣皆降。丙寅。徐達平樂安。初樂安俞勝納款。達禮而遣之。勝歸復叛。達進攻之。師至土河。距樂安五里。命軍士填壘以進。郎中張仲毅出降。勝遁去。達命指揮華雲龍守之。戊子。命中書省給榜撫安山東郡縣。時山東悉平。令所在訪賢才。凡仕元者疑懼不自安。故榜諭之。丙申。上別命征南將軍鄧愈帥襄陽安陸景陵等處兵。北畧地。愈遣別將王成季廷琛攻唐州。克之。進取南陽。擒其將史國新。徐達引兵上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師至陳橋。已亥。左君弼竹昌以汴梁降。先是君弼自唐州走安豐。安豐復走汴梁。元汴梁守將李克彝使守陳州。上遣使諭以書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羣下之言。以至于此。今足下奉異國之命。與予接壤。若欲興師侵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乃足下丘壠之鄉。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亂世。足下以身為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天各一方。以日為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為念。何忍忘情于老母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復得。足下能留意。予是幡然而來。予當棄前非。仍復待以故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上乃歸其母于陳州。君弼感泣。至是大兵下山東。西指汴洛。克彝夜驅軍民遁入河南。君弼與竹昌等率所部兵詣達降。達命都督僉事陳德降汴梁。率步騎自中澗進取河南。彗星出昂北。夏四

月徐達率大軍自虎牢關進至河南塔兒灣元將脫目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列陣于洛水之北我軍既成列常遇春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橫射利過春發一矢斃其前鋒大呼殺入達指揮乘之俘斬無算脫目帖木兒將散卒走陝州達遂進營于河南城北門李克彝復走陝西元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送款軍門戊申河南平達命左丞趙庸守之士子副將軍常遇春率兵至嵩州守將李知院迎降甲寅入其城分兵下未附諸山寨戊子元鞏縣孟夏寨參政李成降庚申元福昌知院張興鈞州守將哈刺魯許州右丞謝李陳州知院楊崇各遣人詣大將軍降辛酉參政傅友德分兵取福昌山寨元右丞潘莽兒降副將軍常遇春下海州留兵守之遂徇下邳縣壬戌都督同知馮宗異克陝州元守將脫目帖木兒復棄城遁以都督同知康茂才守之大軍克裕州執元守將平章郭雲雲勇敢有謀夏時河南諸郡皆下獨雲守裕州累戰不克招之不從後以孤軍敗被執上嘉其忠義釋而用之詔免山東夏稅秋糧中原兵難之後流離失業者多遣使賑恤甲子車駕發京師幸汴梁時言者謂君天下宜居中土汴梁宋故都勸帝往視之且會大將軍謀取元都五月庚午大將軍徐達遣指揮王瑛帥兵往魏州取毛葫蘆山寨甲申登封鞏縣難翎山并天堂山寨復叛徐達遣指揮豐諒率兵討平之指揮任亮克露豹玉山等寨參政傅友德取凌青黑山二寨庚寅車駕至汴梁辛卯常遇春馮宗異至行在謁見徐達尋自河南至上皆慰勞之達等頓首謝既退上復召問達取元都計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遠巡太原觀望不進今潼關又為我有張良弼李思齊失勢西賊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搏其孤城必克無疑上據圖示指曰卿言固是然北土平曠利騎戰不可無備宜選裨將提兵為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秦趨趙轉臨清而北直搗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受命退丁酉以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守河南任亮守嵩州都督同知康茂才兵至河北安邑夏邑皆降七月鄧愈進兵克隨州元守將右丞王誠降壬午新寨麻張等叛愈遣指揮吳復討平之時潼關以東悉平上命諸將還師進取元都上將發汴梁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諭之曰朕與公等率眾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鬪于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朕每念之惕然於中非得已也今中原之民久為羣雄所苦死亡流離徧于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忘故命爾等帥師北征拯民水火昔元祖入主中國子孫忘荒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朕實不忍爾諸將帥克城之日毋擄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

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必罰無赦丙申車駕發汴梁還京師以副將軍馮宗異留守徐
達遂撤都督同知張興祖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祖興指揮高顯等將益州濟寧徐州之師會于東昌元大都紅霧
及黑風起閏七月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北遂自中灣渡河庚子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兵至衛輝元守將平章
龍二棄城走彰德辛丑徐達等師至淇門鎮傅友德獲嘉縣尹胡仲信達命從鎮撫王處仁守衛輝癸卯師至彰德
龍二復出走陳同知等詣軍門降達令左丞楊思祖守之明日龍二部將楊義卿以船八十艘來歸遂下磁州進攻
廣平元平章周昱棄城遁邯鄲尹都文玉率父老降克趙州獲元將侯僉院等己酉進次臨清遣人詣東昌趨都督
同知張興祖以師來會又撤守樂安指揮華雲龍將兵從征庚戌傅友德游騎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以為鄉
道達因遣友德開道通步騎都督副使顧時俊開通舟師時諸將駐臨清久知府方克勤善應甬糧無乏朱亮祖
勒民夫五千濬河克勤不忍勞民泣禱于天天大雨水漲舟遂行癸丑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祖俱以師會臨
清於是大將軍徐達率馬步舟師北發命韓政守東昌并鎮撫臨清達師至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及指揮高顯毛讓
程華等皆會戊午達等師至長蘆元守將左僉院遁去達命指揮費子賢守之分兵徇下青州師至直沽獲其海舟
七艘造浮橋濟師常遇春張興祖各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也達等捍禦海口望風奔潰元
都大震癸亥大將軍徐達等師至河西務大敗元平章俺普達朵兒只進巴擒其知院哈喇孫等三百餘人達進
兵至通州營于河東岸常遇春營于河西岸眾欲速攻之指揮郭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
其不意攻之翼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旁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而出戰
良久英佯敗乘勝來追伏兵起截其軍為二斬首數千級擒其將下顏帖木兒丙寅達率諸將入通州是月二
十七日也元主聞報大懼集后妃太子議避兵北行遲明呂羣臣會議端明殿時元都再遭孛羅擴廓之變民生喪
亂守備多不設元主徘徊嘆息曰今日豈可復作徽欽遂決計北徙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廝等皆勸固守
京城不聽命准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留守是夜三鼓元主及后妃太子開建德門由居庸北走如上都
八月二日庚午徐達等進師取元都至齊化門將士填壕登城而入達登齊化門樓執其監門宗室准王帖木兒不
花及太尉中書左丞相慶童平章送兒必失朴賽不花右丞相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戮之并獲宣府鎮南威順
諸王子六人及玉印二成宗玉璽一封府庫圖籍寶物及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官寺護視號令士卒

無侵暴人民安堵達下令凡元朝大小諸臣皆令送告身于官署民籍中違者有罰元翰林待制黃殷仕欲投井為其僕所守乃給僕曰吾甚愧何從得酒醉而出見可也其僕喜入市取酒殷仕遂投井死左丞丁敬可總管郭元中皆死之學士危素高僧等亦欲赴井一僧止之曰公死亡國史也遂往見達明日順德守將吉右丞胡參政鄭參政皆自西山來降武德衛軍校護前樂安逃將俞勝及南參政張郎中等達遣將赴京獻捷仍命薛顯傳友德曹良臣顧時等將兵偵邏古北諸隘口甲戌徐達遣人詣東昌令韓政分兵守廣平徐達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張興祖狗永平路下之癸未詔大將軍徐達改飛熊衛為大興左衛淮安為大興右衛樂安衛為燕山左衛濟寧衛為燕山右衛青州衛為永清左衛徐州五所為永清右衛留兵三萬人分隸六衛命都督副使孫興祖兼事華雲龍守北平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等率大軍往取山西

二年二月庚辰元丞相也速侵通州時城中守兵僅千人也速萬騎營于白河守將曹良臣謂其部下曰吾兵少不與可戰彼眾雖多然亡國之後屢挫之兵可以計破也乃密遣指揮許勇等于沿河舟中各樹赤幟巨三十餘里鉦鼓之聲相聞也速望之驚遁大將軍達承制遣楊環等遠征唐州先是鄧愈下唐州以宋指揮守之尋唐州兵亂賊將老馬劉及南陽郡縣皆相應事聞故有是命環至南陽攻唐州一鼓破之獲其首惡南陽復平六月元也速復侵通州上命常遇春以所部軍自鳳翔還禦之復命李文忠為偏將軍副遇春自北平往開平道三河經鹿兒嶺過會州敗元將江文清于錦川得士馬以千數次全寧也速復以兵迎戰又敗之也速遁進攻大興州文忠策其必走乃分兵十餘為八屯伏其歸路也速果夜遁遇伏大敗走擒其丞相脫大赤遂帥兵道新開頓進攻開平元主先已北走追奔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平章鼎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萬匹牛五萬頭納北悉平改元都為北平府

谷應泰曰高帝起淮右布衣定鼎金陵削平吳漢奄有荆楚開拓閩越固已志清中原之民氣吞大河之北矣吳元年遂命徐達常遇春大舉六師奉辭伐罪乃不鼓我朝銳直搗幽燕而先取山東撤其屏蔽轉戰河南斷其羽翼再取潼關據其戶樞然後彈丸孤城所向必克猶之酈生說漢首下陳留光武滅新先收宛雖蓋論事者動言高皇之英武而不知平生之謹慎也至若虓虎之臣貌貅之佐莫不汗馬功高風雲氣壯以故塔兒彎之捷河西務之捷通州開平之捷比之垓下合圍悲歌四起昆陽大戰屋瓦皆飛固宜開國承家勒銘鐘鼎者

矣然夷考其時大軍戡定者猶少先聲歸命者更多於凡青徐各郡千里扶携克豫諸司百城分潰東河在平小邑也而降濟南汴梁巖城也而亦降馬德陳東漢人也而遁忽林脫目元種也而亦遁蓋以其時乾綱廢弛羣情鼠散柄臣尾大既誅帝后東宮膺滿擅討愴邪以至開河起大業之愁鼓檝有海山之戲又且列圖素女拱手望夷日肆恣淫坐視瓦裂太祖之興豈非天之所啟乎况乎馮牙北出伐亂救民屢詔軍中勿妄誅戮破都之日市不易肆彼以暴吾以仁彼以昏吾以義克紂都而去殷弊政入咸陽而除秦苛法從知天命之有歸乃在人心之豫附矣若乃會議端明棄同斷脫叔寶全無心肝紀侯大去其國審德量力吾何責焉獨是伯顏入宋妃后皆俘明室破元嬖媼不御忠厚開基又何必天道之好還也

畧定秦晉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九
太祖洪武元年元將李思齊張良弼聞王師下河南即駐兵潼關以拒既而火焚良弼營思齊仍移軍退守葫蘆灘遣其部將張德欽穆薛飛守關五月都督同知馮宗異抵潼關思齊棄輜重走鳳翔良弼奔麟城丙寅宗異遂入潼關引兵西至華州元守將望風奔潰先是宗異下陝州上遣使諭之曰若克潼關勿遽乘勝而西今大將軍方有事北方宜選將守關以遏其援兵爾且率師回汴梁至是五月庚午徐達調僉事郭興將慶陽衛指揮于光威武衛指揮金興旺守之丙子宗異回軍至陝州與徐達俱還河南八月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既定元都受命帥師取山西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平章楊璟俱從大將軍徐達征討九月乙丑副將軍常遇春等下保定留指揮李傑守之丁卯下中山以指揮董勳守之遂帥師趨真定元守將孫平章棄城走十月戊辰大將軍徐達遣廣武衛鎮撫劉聚守河間兼領府事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由河南渡河克武涉下懷慶元平章白鎖住棄城遁兵至太行山碗子成破其關元兵奔潰進取澤州元平章賀宗哲棄城遁破磨盤寨獲參政俞仁毅之進克潞州分兵克雒州以鎮撫陳信守之十一月癸丑徐達克趙州以參隨王成守之右丞薛顯敗元脫帖木兒于石州擴廓帖木兒遣其將韓札兒來攻澤州楊璟張彬往援之遇元兵于韓店大戰失利十二月大將軍徐達率諸軍進取太原擴廓帖木兒敗走擴廓帖木兒者察罕帖木兒甥也先是察罕與羅山人李思齊起兵擊賊元授察罕汝寧達魯花赤察罕死詔擴廓頌父兵封河南王而李思齊亦在節制中思齊自謂父行與他將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

皆欲異軍思齊遂據蓋屋良弼據麻臺擴廓遣關保虎林赤攻麻臺李思齊孔興脫列伯皆與良弼合元數趨擴廓
 出師擴廓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部將完哲高往山東而自與思齊良弼相攻一歲餘元下詔與和解擴廓殺詔
 使拒命遣兵據太原元太子與關保思齊良弼諸軍合夾攻澤復削奪擴廓爵邑令思齊等誅之擴廓退守平陽關
 保據澤潞二州與劉高合戰而明兵已及河南思齊良弼乃自詣擴廓與結好因解兵西歸擴廓與劉高關保戰擒
 之上疏陳罪元赦擴廓帖木兒復其官使出兵禦明命右丞也速趨山東先嘗出潼關李思齊出七盤金商圖復汴
 梁然大將軍已至通入北平順帝夜開建德門北走仍命擴廓率兵出雁門關由保安州經居庸關以攻北平達聞
 之謂諸將曰王保保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督總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汝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
 巢穴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吭擣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遂引
 兵徑進擴廓既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前鋒萬騎突至傅友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十騎衝卻之擴廓軍於城西壓明
 軍而陣指揮郭英憑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劫之遇春然其計與徐達謀曰我騎兵
 雖集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且眾可亂眾亂主將可縛也會擴廓部將斃鼻馬潛遣人約降
 且請為內應達大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為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
 鳴砲伏兵應之遇春等大兵至鼓噪相接軍大潰自相蹂躪擴廓方燃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侍倉卒不知所出
 亟納靴未竟一足踰帳下出得驕馬從十八騎遁去達等勒兵進營城西斃鼻馬以其將校降得兵四萬人馬四
 萬餘足擴廓奔大同遇春率兵追至忻州不及得行人汪河還擴廓走甘肅唐千徐達遣傅友德薛顯將步騎選
 擊賀宗哲于石州敗之以戴復初署霍州丁玉明署忻州將應宗署崞州翁子奇守大石副將軍馮宗異西至猗氏
 擒元右丞賈成甲戌進攻平陽擒元右丞李茂下之參政陸聚率兵攻車子寨及鳳山成山帖山三寨降之復取故
 關山寨承天寨宗異進攻絳州克之擒元右丞田保徐伯昌獲將士五百人陽曲皮皮等十寨頭目各以其眾詣大
 將軍徐達降
 二年春正月詔免北平燕南山東山西河東河南潼關唐鄧光恩等處稅糧甲寅副將軍常遇春帥師攻大同庚
 申兵至大同元守將竹貞棄城走擒知院于陳等八十餘人參政傅友德將兵屯朔州右丞薛顯攻下潞州桃花
 寨大將軍徐達遣參政陸聚分兵守并陘散關聚進攻承天寨克之癸亥遣使賞勅住山西諭諸將曰近者大夫

湯和定浙左平關中。平章楊璟清湖相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有定賞以大將軍等滅元未還故也于是遣諸偏將從大將軍征進楊璟兵出澤路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算以累軍此亦兵家常事且太原得此為犄綴以分其勢今定左副將軍馮宗異居過春之下偏將軍湯和居宗異之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之下協力同心剪除餘寇二月大將軍徐達師次河中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先渡河趨陝西三月乙未元鄜城守將副樞施成詣軍門降徐達仍令成守之庚子徐達師至鹿臺遂入奉元路先是李思齊據鳳翔副將穆欽薛飛等守關中張思道與孔興脫伯列金牌張龍濟民李景春等駐鹿臺以衛奉元至是大兵入關思道等先三日由野口遁去達遣都督僉事郭興將輕騎搗奉元而自率大軍繼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迎降達按兵遣左丞周凱入城撫諭明日整兵入改奉元路為西安府以夏德署府事留取炳文守之兩文在長安修築涇陽洪渠諸堰十萬一千餘丈民便利之大軍西征供億警急炳文輸餉五千石赴鞏昌軍食賴以足達師之至鹿臺也元陝西行省平章哈麻圖奪奉元走盤屋為民兵所殺平章歪頭西臺治書侍御史王武道去復降斬之西臺御史桑哥失里守關家洞達遣攻之勢窮促不屈與妻子俱投崖死左丞拜泰古逃入終南山郎中王可仰藥死檢校阿失不花自經死三原尹朱春與其妻亦俱投崖死時關中饑上聞命戶賜米一石繼又命赴孟津倉戶給米二石民大悅癸卯常遇春馮宗異等帥師發陝西進克鳳翔初李思齊之奔鳳翔也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與抑元使適至不能隱而殺之若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竭力抗我軍不能竟欲何為若足下在秦中兵眾地險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為保守擴廓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勳敵足下此時不能圖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為我有向與足下相為犄角者皆披靡蕩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為是哉朕知足下鳳翔不守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倘中原相從之眾以塞地荒涼一旦變生肘腋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翻然來歸當以漢賈誼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得書有降意其麾下誘之與西八吐蕃思齊感之至是大兵至鳳翔思齊懼遂帥所部奔臨洮參政傅友德克鳳州以指揮張能守之夏四月丙寅大將軍徐達會諸將于鳳翔議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于臨洮欲先由幽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思道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戎北界河湟取之其人足以備戰鬪其土地所

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感之恩齊不西走胡則束手就縛矣臨兆既克則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達乃留御史大夫湯和守營畢輜重令指揮金興旺余思明等守鳳翔遂移師趨隴州克之尋至秦州馬跑泉元守將呂德張義遁去遣都督僉事陳德追獲之以合肥衛千戶王宏將兵五百守隴州張規魯將兵千人守秦州達進師至鞏昌元守將梁子中汪靈真保等出降以都僉督事郭興守之遣馮宗異攻臨兆顧時戴德政蘭州丁丑顧時等克蘭州以指揮韓溫守之馮宗異師至臨兆李思齊窮迫舉城降宗異遣人送徐達營達遣指揮韋正等守之臨兆捷奏至上覽畢即遣使諭徐達曰李思齊既降宜進攻慶陽監夏張思道兄弟多詐若來降當審處之勿墮其計也李思齊入見命為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于京師 己卯徐達師入安定州以降將陳宗聚署州事調青州右衛官軍守之克會州以參隨黎宗文署州事指揮陳壽守之乙酉徐達師入靖寧州遂狗下隆德縣 五月丁酉大將軍徐達師至蕭關下平涼指揮朱明克延安以明守之 辛丑元將張良臣以慶陽降初張思道在慶陽聞王師克臨兆懼走寧夏而使其弟張良臣平章姚暉守慶陽思道至寧夏與金牌張等俱為擴廓帖木兒所執徐達既下平涼即謀取慶陽令湯和遣兵往涇州別遣指揮張煥將騎兵偵邏慶陽遣人招良臣良臣以其兄被執遂以城降良臣驍勇善戰軍中呼為小平章戊申良臣復據慶陽叛初良臣之降也遣其花叅政詣徐達獻軍民數目尋又遣知院李克仁萬八來獻馬數達遣右丞薛顯將騎兵五千人同克仁等赴慶陽比良臣出迎匍伏道左佯為卑下以示歸順薄暮即以兵劫營顯等不意其叛為所衝潰指揮張煥被執顯被傷走還達聞語諸將曰帝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東如前言然良臣之叛祇取滅亡耳當與諸公戮力剪之于是馮宗異傅友德聞良臣叛帥師自臨兆至涇州湯和亦帥所部來會達恐其黨相扇為聲援乃先遣兵抄其出入俞通源將精騎更其西顧時畧其北傅友德畧其東陳德畧其南達率諸將趨慶陽以兵四面圍其城良臣出兵挑戰達麾兵擊敗之六月辛丑達督諸軍攻慶陽張良臣遣竹苛往寧夏求援于王保保獲斬之仍以參隨王敬祖將兵守彭原 秋七月甲午徐達遣降將李茂等將騎兵千人往龍德秦安等處收捕未附頭目杜伯不花羅左丞相等 辛亥王保保部將韓札兒陷原州指揮陳壽死之徐達聞報與馮宗異傅友德議以驛馬關當其衝遣右丞徐禮將兵據之又遣指揮葉石真守彭原調指揮韋正守邠州傅友德薛顯駐靈州扼之宗異復與徐達謀曰今大軍圍慶陽張良臣雖困未能遽下王保保欲為良臣聲援故令札兒攻原州欲以救慶陽請得移軍逼關以扼原州彼無所施矣達然之宗異遂以其軍西臨驛馬關去慶陽三十里

而軍是夜扎兒復攻臨涇州丁千戶退保靈臺縣宗真自驛馬關引兵赴之扎兒走追至邠州又走宜祿遁去宗真
還屯驛馬關八月丙寅慶陽小元帥謀納款為張良臣所囚城中降者夜劫小元帥出詣大將軍營達受之令軍
中無虐降者先是七月己亥常遇春還次柳河川得疾卒上令偏將軍李文忠代領其眾至是詔文忠自北平會
師攻慶陽行至太原會元將脫列伯等攻大同甚急文忠謂左丞趙庸等曰吾與公等受命而來聞外之事有利于
國專之可也今大同被攻甚急若候進止豈不失機眾皆諾遂由代出雁門至馬邑適游騎數十奄至猝遇我師與
戰敗之擒其平章劉帖木兒進至白楊門又擒黠寇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視之前軍
已駐營去敵五十里文忠至遽令遣之復前至五里營于漫地阻水先遣由間道達大同使知之元將脫列伯悉銳
來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閉營不出先以兩營誘敵督令死戰自寅至辰前營報數至文忠不為動良久度其饑
疲乃分軍為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敗之生擒脫列伯降其眾萬餘獲馬疋輜重甚眾縛脫列伯詣軍門文忠解
其縛與之共食遂進兵東勝州至莽哥倉而還先是元主北走屯蓋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
是脫列伯被擒孔興走綏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知事不濟無復南向矣脫列伯至京師上曰彼各為其主耳
釋之賜冠帶衣服癸未徐達克慶陽先是徐達率諸將四面圍其城張良臣出戰東門廟時擊敗之復自西門出
戰馮宗異禦之走還良臣登城呼呂德約降達不聽初良臣之叛也自以其城險而下有井泉可據以守其兵精悍
養子七人皆善戰軍中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鎗又其兄思道與王保保為聲援賀宗哲韓扎兒為羽翼姚暉
葛行為爪牙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明師列營城下困之良臣不得逞數出戰俱不利遣人赴寧夏求援輒被獲內
外音問不通糧餉之絕至煮人汁和泥噉之姚暉熊左丞胡知院知事不濟開門納降達勒兵自北門入良臣父子
俱投井中引出斬之明日誅良臣黨柴知院等二百餘人以都督僉事陳德守之先是賀宗哲攻鳳翔或隧地或突
至夔城凡十五日指揮金興旺周興嬰城固守至是慶陽下宗哲乃引去徐達聞宗哲由六盤山遁遣顧時薛顯傳
友德將萬騎追之宗哲以其眾掠蘭州遣馮宗異率步騎一萬七千道靖寧擊之宗哲由迭烈孫渡河遁去宗異
乃率所部還九月大將軍徐達御史大夫湯和發平涼還京師以右副將軍馮宗異總制軍事十二月王保保
知大將軍南還自甘肅以兵襲蘭州奄至城下守將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悉眾襲我我兵寡難與為敵然彼遠
來未知我眾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于是整兵出戰保保兵少却溫斂兵入城保保進圍之

溫堅守不與戰，應揚衛指揮于光守鞏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卒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呼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但堅守，徐總兵大將軍至矣。」敵怒，批其頰，遂遇害。城中聞光言，守益堅。夜二鼓，保保以兵登城，千戶朱祐醉不能起，巡卒擊卻之。溫慮設方畧，乘夜破其兵，保保圍數月不利。且聞大軍至，遂引去。溫執朱祐數其罪，將殺之。知事朱友文諫曰：「當其時，斬祐以徇，所謂軍法從事也。今賊已退，誅之無及，徒有專殺罪。溫杖而釋之，事聞，陞溫都督僉事，贈恤于光。」

谷應泰曰：初太祖之北伐也，直趨青齊者，正兵也。而西扼潼關者，疑兵也。故以徐中山大軍搗彼胸腹，而以馮宗異孤軍綴彼聲援。原亦嘗命其仰關而攻，躍馬而入也。此時元將之守晉者為擴廓帖木，其守秦者為李思齊。張思道皆庸才耳，擴廓之應詔入援，出雁門，經居庸，其算神矣。而太原根本空國而去，一軍奄至，巢覆穴傾。此晉之所以亡也。李思齊負百二之險，藉建瓴之勢，乃不捲甲出關，以斷河南要路，而反徘徊關內，風鶴驚奔。使宗異拱手而取河西，安驅而入華陽。此秦之所以亡也。假令擴廓留守如孟德之保三城，思齊出關如趙奢之爭閼，則明之重兵深入雲代，既壓其前，韓魏又議其後，安權未去也。速重來安危之機，正未可必也。奈何徐常諸將由豫入晉，自晉達秦，擴廓不戰于北平，而戰于晉陽；思齊不戰于河津，而戰于峭底。譬之腐鼠孤雛，直坐受人縛耳。然又不特此也。思齊以父行，強擴廓以私讐，稱兵大敵在前，而兩虎自鬪，遂使明兵直入河南。迅掃上谷，方始解甲西歸，輸誠結好。慶卡莊之刺講，廉藺之歡鳴，呼晚矣。以予觀之，唐起冀方，混一區宇，秦據雍州，蠶食六國，而元末武臣坐失事機，怯于公戰，正所謂強秦莽莽之間，遠延歲月之命，豈真仗義勤王有深圖遠算之概哉。至于韓札兒之河隍，劉掠張良臣之慶陽，復叛而明師乃能西臨驛馬，東叩大同，出奇無窮，料敵制勝，則晉室之表裏山河秦地之隕區陸海，安得不為新王資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
故元遺兵

太祖洪武三年春正月癸巳，上以王保保為西北邊患，命右丞相國公徐達為征北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為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為左副將軍，湯和為右副將軍，往征沙漠。上問諸將曰：「元主遜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之寇邊。」

者以元主之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上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舍彼而取元主是忘
近而趨遠夫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搗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
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狐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
有一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 二月北平守禦軍雲龍克雲州獲元平章火兒忽答右丞哈
海等大同指揮金朝興克東勝州獲元平章荆麟等大同都督同知汪興祖克武州朔州獲元知院馬廣等 夏四
月大將軍徐達率師出安定初達師至平西王保保退屯車道峴達遣左副將軍鄧愈立柵逼之至是出安定駐沈
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一日數戰王保保發兵千餘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一軍皆驚左丞胡德
濟倉卒不知所出達率親兵擊之斬東南壘趙指揮及將校數人以狗軍中股衆明日整衆出戰諸軍爭奮遂大敗
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間擒元郟王文濟王及國公闊思孝平章韓札兒虎林赤嚴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一千
八百六十五人將校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獲馬萬五千二百八十餘匹駱駝驢騾雜畜稱是保保僅與其妻子
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得流水以渡遂由葷夏奔和林都督郭英追至葷夏不及而還保保至和林元嗣主愛
猷識理達臘復任以事徐達以胡德濟失律械送京師上念其舊勞特赦之仍遣使諭達曰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
建獨不見稷苴之待莊賈乎胡左丞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今歸之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彼常守信州救諸金皆
有功不忍即加誅懼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 五月丁酉左副將軍李文忠左丞趙庸師出野
狐嶺擒元平章祝真進敗元太尉蠻子平章沙不丁朵耳只八刺等於白海之駱駝山遂次開平元平章上都罕等
降 都督孫興祖率燕山右衛指揮平定大興左衛指揮龐禮兵次三不刺川遇元兵力戰皆沒於五郎口海寧衛
指揮副使孫虎率兵至落馬河及元太尉買驢戰死之 癸卯李文忠克應昌文忠率師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獲元
騎問之知四月二十八日庚申君已殂文忠督兵兼程而進遇元兵一戰敗之追至應昌圍其城獲元主孫買的里
八刺并后妃宮人諸王省院達官士卒等宋代玉璽金寶一十五宣和殿玉圖書一玉冊二鎮國玉帶玉斧各一及
駝馬牛羊無算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數十騎遁去文忠率精騎追之至北慶州不及而還道興州降其兵民三
萬七千人至紅羅山又降其民兵萬六千餘人捷聞至京師百官稱賀上命禮部榜示凡經任元者不與又以庚申
君不戰而奔克知天命諡曰順帝上又自為祭文曰生死廢興非一時之偶然乃天地之定數古之聖賢於是四者

一或臨之不為之變何也蓋知天命而不惑者也君之祖宗昔起沙漠蠻弓矢入我中國橫行天下九蒸八蠻盡皆歸之非天命不至此及君之父子正當垂衣守成之時而盜生汝穎華夏騷然號令不行以致失國此人事歟天道歟朕於其時非有三軍六師以威天下乃代君家而為民主亦莫非天命也曩者君主沙漠朕主中國君與群臣乃固執不移致邊警數興今聞君沒於沙漠朕用惻然特遣人致弔奠以牲醴以茅爾靈爾其鑒之 六月李文忠遣人送俘獲元諸王賈的里八刺等及其寶冊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以賈的里八刺獻俘於廟寶冊令百官具朝服進上曰寶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對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人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甚繁家給人足朕之祖先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於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衣於中宮朝見見畢賜中國之服亦令謝恩乙亥賈的里八刺朝見奉天殿其母及妃朝見坤靈宮俱賜以中國服及賜第宅於龍山封賈的里八刺為崇禮侯丁丑頒平定沙漠詔於天下仍遣使賞詔諭安南高麗占城是日百官表賀上諭之曰當元之季君則晏安臣則跋扈國用不經征斂日促天怒人怨盜賊蜂起天下已非元有矣朕取天下於羣雄非取天下於元氏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暇逸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豪傑其得乘隙而起耶遣使詔諭元宗室部落臣民 元宗室四大王遁走獲其三大王脫忽的帖木兒送京師寨自固至是率眾寇武州太原指揮程桂等擊敗之追至龍尾莊四大王遁走獲其三大王脫忽的帖木兒送京師

乙酉左副將軍鄭愈招諭吐蕃元陝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鎮南普詣軍門降鎮西武諸王下納刺亦以吐蕃諸部來降追元豫王至西黃河抵黑松林殺阿撒禿干於是河州以西甘肅烏思藏等部皆來歸征哨極甘肅西北數千里始還九月命指揮韋正守河州正初至河州城邑空虛人骨山積將士見之咸欲棄去正語之曰正受命率公等出鎮邊陲當不避艱險報國恩今既至此無故棄去一旦遂生戎心其誰禦之吾與若等死亡無地妻孥不得相保母軍死於王事乎於是眾感激如命正日夜撫循軍民河州遂為樂土 冬十一月壬辰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等還至龍江軍駕出勞於江上

四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達往北平訓練軍士繕治城池給守邊將士衣 二月甲戌元遼陽守將平章劉益降先是遣斷事黃傳詔諭遼陽諸處官民帥眾歸附益遂以遼東州郡地圖并籍兵馬錢糧之數遣右丞重遵會院楊賢

奉表來降詔置遼東衛指揮使司以益為指揮同知未幾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章共謀殺益張良佐房高復擒彥章殺之保保走納哈出營遼東之眾因推良佐高權衛事至是良佐以聞并遣使貢馬上元所授印章宣敕金牌獻賊殺劉益逆黨仍上其事於中書省曰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門皆為敵境元平章高家奴固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刺張屯駐瀋陽古城開元則有丞相也速之兵金山則有太尉納哈出之眾彼此相依互為聲援今洪保保逃往其營必有構兵之釁乞留斷事吳立鎮撫軍民先將逆黨八丹知院僧兒械送京師詔以良佐署為遼東衛指揮僉事魏國公徐達從北平山後之民三萬五千八百戶散處衛府籍為軍者給衣糧籍為民者給田以耕凡已降而內徙者三萬四千五百六十六戶尋命達自北平往山西操練士馬秋七月遼東衛奏元納哈出據金山為逆患遣黃僑書諭之曰比者元綱解紐紅巾起於汝穎羣盜徧於中原僭名號者繼出小明王稱帝於亳徐真一稱帝於蘄陳友諒稱帝於九江張士誠稱王於姑蘇明玉珍稱帝於西蜀擁兵數萬割據中原垂二十年朕本淮民為羣雄所逼集眾渡江與將軍會於太平比待他倖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為名家特釋北歸今又十七年矣朕見羣雄無成遣兵四出北平中原南定閩粵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為倖誠元君奔亡華夏悉定此天命非人力也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問貢獻姑容就彼順其水草自守一方不然大厦將傾非一木可支覆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傳至金山納哈出拘留不遣置遼東都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為指揮使吳泉馮祥為同知王德為僉事總轄遼東諸衛軍馬上以劉益之變納哈出未附特命雲等鎮之雲等由登萊渡海駐兵金州招降元參政葉廷秀攻走平章高家奴遂進至遼東完城繕兵一方遂安命靖海侯吳禎帥舟師運餉遼東淮安侯華雲龍統兵至雲州諜知元平章僧家奴營於牙頭夜遣精兵襲之突入其營擒僧家奴盡俘其眾獲駝馬四百餘匹進至上都大石岸攻破劉學士寨擊敗驢兒國公於高州武平老粟北奔又遣指揮孫恭等帥兵口北招諭憲王伯都花儲王伯顏不花宗王子蠻伯帖木兒等冬十二月丙戌遣人送伯都不花等至京師上命賜第宅襲衣什器等物仍月給錢米有差

五年春正月乙丑詔賜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交趾弓五十彤弓百庚午命達為征北將軍出中路文忠為左副將軍出東路勝為右副將軍出西路三道並進以清沙漠中路由鴈門趨和林東路由居庸出應昌西路由金蘭趨甘肅三月徐達抵山西境都督藍玉為前鋒敗保保游騎於野馬川丁卯復保保於土刺河

保保通與質宗哲合而拒我師於嶺北時師數發嶺而心輕敵驟與之戰不利死者萬餘人達固壘而救之故微侯
功臣無死者保保亦不敢入塞偏將軍湯和遇別部於斷頭山亦敗馮勝師次蘭州傳友德率驍騎五十為前鋒
直趨西涼遇元大次罕兵擊敗之追至永昌又敗元太尉兒只巴於忽刺罕口大獲其輜重牛馬進至掃林山勝
等師亦至其擊元兵走之友德手射死其平章卜花追斬四百餘人降太尉鎖納兒加平章管等夏六月戊寅元
將上都驢知大軍至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餘戶迎降勝撫輯其民留兵守之進至亦集乃路守將卜顏帖木兒全
城降師至別駕山元岐王兒只班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馬駝牛羊十餘萬友德復引兵至瓜
沙州又敗其兵獲金銀印馬駝牛羊二萬而還李文忠率都督何文輝等兵至口溫敵聞之夜棄營遁獲其牛馬
輜重無算遂進至合刺奔來敵部落驚潰復進至臚胸河文忠下令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以自重乃留輜重臚
胸河令部將韓政等守之士卒人持二十日糧兼程而進至土刺河元太師合刺章蠻子悉眾渡河留其妻子北嚮
而敵騎以待文忠督兵力戰數合敵稍却復進至阿魯渾河敵兵益眾搏戰不已文忠馬中流矢急下馬持短兵
接戰從者劉義直前奮擊以身蔽文忠指揮李榮見事急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敵騎乘之文忠得馬氣益厲據鞍
橫槊壓眾更進於是士卒鼓勇皆殊死戰敵敗走逐北至騁海敵兵益大集文忠乃勒兵據險自固而多張疑兵縱
所獲馬畜於野示以閑暇居三日敵疑有伏不敢逼稍引去文忠亦解而歸迷失道至桑哥兒麻之水渴死者甚
眾文忠患之忽所乘馬跑地長鳴泉水湧出士馬賴以俱濟是役也顧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糧且盡遇元兵士卒
疲乏不能戰時奮勇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擊敵之掠其輜重牛馬還軍復大振曹良臣至阿魯渾河孤軍深
入敗沒驍騎指揮使周顯振武指揮同知常榮神策衛指揮使張耀俱死馬秋七月乙未文忠以所獲故元官屬
子孫及軍士家屬一十八百四十餘人送至京師九月丁巳吳棫遣送遼東元平章高家奴知樞密院高大方同
僉高世舉張海馬遠陽路總管高賦等至京師冬十一月壬申命賞甘肅京衛軍士時馮勝等以匿所獲馬驛牛
羊不賞上曰祭遵為將憂國奉公曹彬平江南所載惟圖書汝等當法古人省躬以補過諸將叩頭謝十二月壬
寅遣使賞書與元幼主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書曰人臣致身於君貴有終始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初立朝
之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事之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君數事且令取其子買的里八剌歸二生宜察之母
教人以儼強絕父子之道爾君宗祀不絕二生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六軍出討旌旗蔽塞於陰山二生身膏草

野固奇男子事也或不能徇國偷生免死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六年春正月壬子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 夏四月華雲龍奏上諸關防守事宜東

自永平薊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關隘有九約去

五百餘里俱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紫荆關及蘆花山嶺尤為要路宜設千戶所禦守從之 六月甲申武朔等

州邊警時大將軍徐達駐師臨清報至遣臨江侯陳德鞏昌侯郭興將兵擊之 秋八月丙子河州土門峽邊警千

戶王才戰死 陳德郭興兵至谷刺海口遇敵騎擊敗之生擒其同僉興都等斬首六百級獲駝馬牛羊千頭餘

眾潰去 冬十月涼州屢有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追至亦集乃之地斬其渠帥也速兒殺獲其眾又招降其

國公吳把都等 十一月壬子徐達等擊元兵於懷柔三角村擒其平章康同僉李文忠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

花 七年春正月曹國公李文忠敗敵於白登得其國公孛羅帖木兒文忠駐代縣遣將各出擒平章陳安禮木厝飛於

三不刺斬其將珍珠驛於順寧陽門 二月癸亥臨江侯陳德獲韃靼兗魯迷失等九十七人於會寧諸處六安侯

王志獲韃靼一百餘人於朔州諸處俱送京師三月丁卯敕大將軍徐達分布六安侯王志南雄侯趙庸駐山西榮

陽侯楊璟汝南侯梅思祖駐北平屯種達與李文忠馮勝還京師 乙亥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

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互往招之郭買的不從着沙火石互夜斬其首以歸事聞上曰買

的罪固當死然為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非大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所獲牛馬給之

夏四月己亥都督僉事藍玉率兵攻興和元將脫因帖木兒棄城走 丙辰命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中山侯

湯和鞏昌侯郭興復鎮北邊戊午都督僉事金朝興等獲元太尉盧伯顏不花平章帖木兒不花等於黑城子等處

河南都指揮使繆道復元參政等官於聖山兒等處而還 秋七月曹國公李文忠督兵攻太寧高州火石崖克之

斬元宗王朵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八月丙辰追擊之於豐州擒其帥十二人部眾百餘人馬駝牛羊萬計魯王敗

走追斬之獲其妃蒙哥及其印并斬其司徒答俊海平章把都知院忽都等 九月丁丑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

還上謂廷臣曰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南來五載能無父母鄉土之情於是厚禮而歸之選老成官者二人送行復遣

其父愛猷識理達臘織文金綺錦衣各一襲辭行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即欲遣歸以爾年幼道里

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以全骨肉之恩又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嗣也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遺書諭元主愛猷識理達臘

八年夏五月詔永嘉侯朱亮祖同穎川侯傅友德率師往北平備邊八月故元王保保卒保保自定西之敗走河

林元嗣主復任以政後從徒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合刺那海之荷庭其妻毛氏亦自縊死上一日宴謂羣臣曰天下誰為男子者皆對無無如常國公所將不過萬人而橫行無留陣上乃拊髀歎曰是遇春耶我得而臣之我竟無以

臣王保保真男子也竟冊其妹為秦王妃冬十二月癸巳元大尉納哈出寇遼東守將馬雲葉旺擊敗之先是上敕遼東都司曰今天寒水結敵必乘時入寇宜堅壁清野以待之慎勿與戰使其進無可退有後慮伏兵險阻扼

其歸路可坐而致也至是果入寇都指揮使馬雲等探知納哈出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張良佐等嚴兵城守敵至堅壁勿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御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取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韋富王

勝等聞寇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刺音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刺音被傷悶絕遂獲之寇勢大阻富等復縱兵出擊納哈出不利慮援兵且至引兵退走以蓋

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作河道歸都指揮葉旺策其將退先引兵趨作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塞十餘里緣河壘水為牆以水林之經宿皆疑汲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奔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

登兩山間戒以聞砲即豎旗馬雲於城中亦立大旗令定遼前衛指揮周鶚及吳立等各嚴兵以候四顧寂若無人已而敵騎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過

永城馬不能前皆陷入莽中遂大潰雲於城中亦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及凍死者甚眾旺等復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

九年春正月擢馬雲葉旺都督僉事命中山侯湯和穎川侯傅友德帥師往延安防邊諭曰自古重邊防邊安則中國無事而四裔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元騎聚散不常若待其入寇而後防之則塞上之民必將受害卿等

至邊上當嚴為之備雖不見敵若常臨敵三月湯和等至延安元伯顏帖木兒遣人請和上聞之召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邊以備之勅諭友德曰無事而請降兵法所戒爾其慎之四月伯顏帖木兒果乘間犯邊傅友德設伏大敗之俘其眾獲馬畜輜重無算元平章兀納歹遂執伯顏帖木兒以降十一月吐番所部川藏邀阻烏思藏使者

掠其輜重命衛國公鄒愈為征西將軍都督沐英為副將軍率兵討之

十年夏四月鄒愈沐英等至西番分兵為三道併力齊入番部川藏覆其巢穴窮追至崑崙山斬首無算俘男女一萬獲馬五千牛羊十三萬十一月都督濮貞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已而高麗龍川鄭白等來降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勿納以破其奸

十一年春正月北平警五月元嗣君爰猷識理達臘殂子脫古思帖木兒立秋八月西番洮州等處寇亂命

西平侯沐英為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等統兵征之首取甘朶降其萬戶乞迷迦平其部落俘獲無算洮州十八族番酋據納鄰七站之地英進兵擊之

十二年春二月戊戌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諸處督理軍務西平侯沐英兵至洮州番寇三副史阿卜商等率眾遁去我軍追擊之獲磧石州叛逃上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納等斬之遂於東隴山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遣使請事宜上曰洮州西番門戶今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也遂命置洮州衛設官領兵守之英進擊西番擒三副使廕子等班師夏六月命都督馬雲率兵征大寧

十三年春三月元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和林為邊患命西平侯沐英總陝西兵討之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

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為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驍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火脫赤等駭惑不知所措皆俯首就擒獲其全部以歸

十四年春正月戊子元平章乃兒不花等寇邊命大將軍徐達左右副將軍湯和傅友德率師討之夏四月達率諸

將出塞友德為前鋒軍至北黃河敵駭遁友德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擒其平章別里不花太史文通等沐英領兵

出古北口獨當一面擣高州嵩州全寧諸部過驢駒河獲知院李宣并其部眾而還

十五年五月上聞士卒海運多弱死者命羣臣議遼東屯田

十八年二月國子監祭酒宋訥獻守邊策大畧謂備邊在足兵足兵在屯田宜選諸將軍智謀勇畧者數人每將以

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之法也上

嘉納之

二十年春正月壬子朔命宋國公馮勝為大將軍頤國公傅友德為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為右副將軍南雄侯趙

瑄

瑄

庸定遠侯王弼為左叅將東川侯胡海武定侯郭英為右叅將率師北征納哈出上諭勝等曰納哈出詭詐未易得其虛實爾等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彼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其不備既克慶州則以全師徑搗金山出納哈出不意必可擒矣既而復遣前所獲乃刺吾北還以書諭納哈出等二月甲申馮勝等兵至通州遣驛騎出松亭關聞敵騎有屯慶州者遣右副將軍藍玉將輕兵出關襲之殺其平章果來擒其子不蘭奚獲人馬而還三月辛未馮勝等率師出松亭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遂駐兵大寧夏六月庚午馮勝留兵五萬守大寧率大軍趨金山辛未上勅諭勝等納哈出去金山未遠以兵促之勢必來降且元主謂我得志無意窮追必順逐水草往來魚海之間掩其無備彼眾可盡獲也丁酉勝等至遼河東獲納哈出屯卒三百人馬四百餘匹遂進師駐金山之西時乃刺吾還至松花河納哈出見之大驚相勞問乃刺吾因諭以朝廷送還之意納哈出喜即遣其左丞劉探馬亦叅政張德裕至軍門獻馬且因以覘我勝遣人送赴京師乃刺吾復備以撫卹之恩語其眾由是部落多有降意時臨江侯陳鏞所部與大將軍異道相失陷敵死之丁未勝等率師踰金山至女直若屯納哈出部將全國公觀童來降初納哈出分兵為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瓦河輜重富厚畜牧蕃息元主數招之不往至是大將軍逼之納哈出計窮乃刺吾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勝遣馬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為納款而更覘兵勢勝即遣藍玉往一瓦河受之使還報納哈出指天噴吐曰天不復與我有此眾矣遂率數百騎詣藍玉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酌酒酌玉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願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座其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茂直前搏之納哈出大驚起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耿忠遂以眾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眾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眾悉降凡四萬餘羊馬駝驢輜重巨百餘里納哈出有二姪不肯降勝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於地亦來降勝以禮諭納哈出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奏帝帝驚潰降眾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罕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樸英將騎兵三千為殿初納哈出之降也餘眾驚潰者皆匿匿及聞大軍還以其降眾俱行甚恨之乃設伏於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後至伏發猝為所乘眾寡不敵英馬蹶被執英絕食不言乘間剖腹而死秋七月丁酉納哈出所部營王失刺八克等來降八月壬子上聞馮勝等在軍中多不律遣使戒諭之癸酉馮勝械常茂至京茂勝之婿也勝每於眾

中卑折之茂不能堪出不遜語勝卿之及納哈出降而眾驚潰勝乃歸答於茂奏之茂至陳所以降納哈出之故上曰如爾言勝亦不得無罪命收其總兵印召勝還令永昌侯藍玉總兵代之九月戊寅納哈出至京封為海西侯詔左副將傅友德編集新附軍士駐兵大寧防寇丁未以永昌侯藍玉為大將軍延平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為左右副將軍都督僉事耿忠孫恪為左右參將率兵討殘元肅清沙漠冬十一月甲午藍玉奏元丞相哈刺章乃兒不花遁入和林乞進兵勦滅許之

二十一年夏四月藍玉率師自大寧進至慶州聞元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間道兼程而進乙卯師至百眼井去捕魚兒海四十餘里哨不見敵玉欲引兵還王弼曰吾等提十萬眾深入沙漠未見敵而班師何以復命玉然之弼復請戒諸軍皆穴地而饗毋令敵望見烟火師遂進丙辰至捕魚兒海南飲馬偵知元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以弼為前鋒直薄其營敵始謂我軍之水草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皆不知元主方欲北行整軍馬皆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蠻子倉卒拒戰擊敗之殺蠻子其眾遂降元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將逃失馬竄草間擒之及追獲吳王朵兒只代王達里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百七十七口得寶璽圖書金銀印章馬駝牛羊車輛各籍數入奏聚其甲兵悉焚之遂班師

二十二年夏五月癸巳置太監福餘朵顏三衛於兀良哈以故元歸附阿禮失里為泰寧衛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為指揮同知海撒奚為福餘衛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為朵顏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畜牧秋七月元也速迭兒弒其主脫古思帖木兒立坤帖木兒其部屬皆奉散元裔日微

二十三年春正月命傅友德為大將軍率列侯趙庸曹興王弼孫怡等赴北平訓練軍馬聽燕王即制出征沙漠勅王弼以山西聽晉王即制三月燕王率傅友德等出古北口哨得乃兒不花等駐牧迤都遂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燕王曰天雨雪彼不慮我至宜乘雪速進癸巳遂抵迤都隔一磧敵不知也乃先遣指揮觀童徑詰其營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則相抱持泣倉卒之頃我師已壓其營眾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馬走觀童諭以燕王至母恐乃兒不花與俱詣軍門降燕王降辭色待之賜之酒慰諭遣還乃兒不花大喜過望於是悉收其部落馬駝牛羊而還報捷

京師上大喜曰肅清沙漠者燕王也

二十四年春三月元遠王阿札失理寇邊命顯國公傳友德率列侯郭英等討之五月至哈者舍利王道友德遽下令班師敵聞信之越二日忽趨師深入六月至黑嶺鴉山等處兆兒河獲人口馬匹駐師金鞍子山七月復征黑嶺寒山至磨鑣子海蘭共山追其渠札都深入黑松林之地野人所居熊皮山追達達兀刺罕掩襲其眾大獲而還八月哈密寇邊命都督宋晟劉直率師討之九月晟等破哈密擒其王子別列怯王桑里失哥知院岳山等殺其國公阿朵只俘眾一千三百人

二十五年夏四月涼國公藍玉率將士追逃寇祁者孫遂進征西番罕東之地五月藍玉兵至罕東遣都督宋晟等狗阿真州土渠合答等遁去尋奉詔移兵討建昌叛帥月魯帖木兒秋七月癸未四川都指揮使瞿能率兵至雙狼寨攻破之擒偽千戶段太平等其眾大潰月魯帖木兒遁去能督兵追捕進攻托落等寨拔之月魯帖木兒復能轉戰而前破水寨關及上區寨進至打冲河三里所與月魯帖木兒遇大戰破走之俘其眾五百餘人弱死者十計獲牛馬無算官軍入德昌知府安德渡打冲河遁去能遂調都指揮同知陶凱分兵入普濟州搜捕之獲駕橋於打冲河遣指揮李華引兵追托落寨餘孽進至水西斬月魯帖木兒把事七人其截路寨土渠長沙納的等皆中兵死能還攻天星卧漂諸寨皆克之先後俘殺千八百餘人月魯帖木兒復遁八柘興州九月罕西番叛入寇命都督宋晟總兵討平之十一月甲午藍玉兵次柘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至月魯帖木兒并其子胥其眾悉降送月魯帖木兒至京師伏誅王奏四川之境地曠山險控扼西番宜增置屯衛順慶府鎮撫巴梁大行諸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通連雲棧宜改為衛漢州灌縣西連松茂碩黎當土番出入之地眉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為要道皆宜置軍衛下羣臣議行之 都督周興師兵討元逆臣也速迭兒興追至徹徹兒山破之 十二月壬申馮勝等奉命率列侯籍太原平陽民為兵伍置衛屯田東勝立五衛大同立五衛衛五千六百二人二十九年春三月寧王權言騎兵巡塞見有脫輻道道上恐敵兵往來有盜邊之舉上曰狡寇多奸此必示弱誘我軍耳於是勅燕王選精卒抵大寧沿河南北規北兵所在隨宜掩擊甲子燕王率諸軍北至徹徹兒山遇元兵與戰擒其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元良哈克城遇兀刺兀海戰敗之三十年春正月命取炳文郭英巡西北備邊 五月己巳勅晉燕代遺軍谷六王勒兵備邊戒勿輕戰俟敵分散驕

急邀截要路擊之

三十一年夏四月命燕王率諸王防邊勅曰北騎南行不冠大寧即冀開平可召西涼都指揮張文傑莊得開平都督宋真宋晟遼東武定侯郭英等皆以兵會遼王以護衛軍悉數北出山西北平亦然令郭英宋真宋晟翼於左莊得張文傑翼於右爾與代遼寧谷五王居其中彼此相護首尾相救兵法示飢而實飽外鈍而內精爾其察之五月戊午勅左軍都督楊文往北平并燕谷寧三府精銳往開平從燕王防邊勅郭英總兵往遼東隨遼王屯開平迤北險要防邊仍聽燕王節制乙亥命燕王總帥諸王防邊勅曰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公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朕之諸子汝獨才智秦晉已薨汝實為長禦外安內非汝而誰爾其總率諸王相機度勢用防邊患莫要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託之意其敬慎之毋怠

谷應泰曰塞下之險東起開鐵北歷喜峰西亘偏頭五灰相距二百里而逆乃欲阻長城而堵之列亭障而蔽之設險守國蓋其難哉若夫高皇之定天下也與漢唐異漢唐之主所稱勝國之孽者燕中原之人耳乾符一御醜類盡殲寶錄攸歸餘亂革面然而漢圍白登唐苦突厥內地既輯邊患乘之強弩之末殊未可以易視也又况順帝北出漁陽旋輿大漠整復故都不失舊物元亡而實未始亡耳於時忽答一軍駐雲州王保保一軍駐沈兒塔納哈出一軍駐金山失刺罕一軍駐西涼引弓之士不下百萬眾也歸附之部落不下數千里也資裝鎧仗尚賴而用也駝馬牛羊尚全而有也假令蹕林祭轟大舉報仇田單一鼓而下齊申胥七日而救楚豈得云情歸之氣沒世不復歟然而太祖之攻之也分兵二道一出西安以搗定西一出居庸以搗沙漠則雲中鴈門之勢斷矣及其再舉也分兵三路徐達出中路李文忠出東路馮勝出西路則盧龍榆關之援又絕矣而且築東勝之險是南仲之城朔方也設屯田之利是充國之守金城也宜乎左丞右帥東底開平都愈沐英西臨弱水雖二師之入大宛張騫之通屬國其長駕遠馭未有若斯之極也厥後應昌之提買的就俘武平之戰惠儲歸命於是犁幕南而無庭過陰山而慟哭元氏舊墟幾乎盡矣至於設伏馬陵揚水疏勒則桑哥兒之跑地橐駝寨之冰城似有神助功亦爛焉若夫燕雲割棄四百餘年石晉以來復還版圖豈景純定限南北更合將衛霍樹績王者無外耶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終

月
日
刻
本
才
卷
十

三
五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豐潤谷應泰廣虞編輯
吳縣朱記榮槐廬校正

太祖平夏

元順帝至正十五年春。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玉珍隨州人。世農家。身長八尺。目重瞳。以信義為鄉黨所服。初聞徐壽輝兵起。集鄉兵屯于青山。結柵自固。未幾降于壽輝。授元帥。謀倪文俊麾下。鎮沔陽。與元將哈林禿戰湖中。飛矢中右目。微眇。十四年。以兵千人。漿斗船五十。溯夔而上。時青巾盜李喜。喜聚兵若蜀元。義兵元帥楊漢。以兵五千禦之。屯平西。右丞相完者都鎮重慶。置酒飲漢。欲殺之。漢覺脫身走順流。下巫峽。遇玉珍。訟之。且言重慶可取。狀玉珍未決。萬戶戴壽曰。攻重慶事。濟據蜀。不濟歸無損也。從之。遂進克其城。完者都遁。父老迎入城。玉珍禁侵掠市肆。晏然降者相繼。

十八年。完者都自果州來攻重慶。屯嘉定之大佛寺。明玉珍使明三禦之。明三黃陂人。驍勇善戰。玉珍弟高之。後復姓名曰萬勝。又密遣猛士夜取陳劫。為斗山寨。擄嘉定。皆下之。惟大佛寺未下。玉珍親濟師。旬日城潰。完者都奔。趙資。平章郎歹革皆死之。稱三忠。道出瀘州。自訪元進士劉楨。喜曰。吾得一孔明也。

二十一年。明玉珍稱隴蜀王。初。玉珍謀討陳友諒。乃整兵守夔關。不與通。復立廟以祀。徐壽輝至。是遂自稱隴蜀王。二十二年春。二月。明玉珍僭稱帝于蜀。國號大夏。改元天統。做周制。設六卿。又翰林院承旨。學士。國子監等官。稅十取其一。開廷試。置雅樂。供郊祀之祭。皆劉楨為也。

二十三年。明玉珍遣萬勝等三道攻雲南。梁王宇羅走金馬山。勝入城據之。宇羅復集眾來攻。勝敗于關灘。引還。二十四年。萬勝攻興元。敗還。鄒興克巴州。

二十五年。九月。夏主明玉珍以萬勝戴壽為左右丞相。遣泰政江儼來通好。命都事孫養浩報之。是年萬勝取興元。二十六年。春。三月。夏主明玉珍卒。年三十六。玉珍頗節儉。好文學。蜀人安之子昇嗣。昇年始十歲。母彭氏同聽政。改元開熙。其都察院張文炳用事。忌萬勝。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彭氏旨殺之。勝夏驍將也。兵無不一當百。勝死。夏以不競。劉楨代為丞相。吳友仁移檄興兵。昇命戴壽討之。友仁曰。不誅昭國必不安。昭若朝誅。吾當夕解。壽乃奏誅昭。友

仁入朝謝罪不問。九月己亥夏主明昇遣使來聘。使者自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險北有劍閣棧道之阻。古人謂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財富利驍實天府之國。太祖笑曰蜀人不足以脩德保民為本而恃山川之險誇其富饒此豈自天而降耶。使者退太祖因語侍臣曰吾平日為事只務務實不尚浮偽此人不能稱述其主之善而但誇其國險固失奉使之職矣。吾常遣使四方戒其謹于言語勿為誇大恐遺笑于人。如蜀使者之謬妄當以為戒也。遣泰知政事蔡哲往報蜀哲挾畫工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太祖覽而嘉之遂為取道伐蜀之張本。太祖洪武元年冬十二月遣使以書諭夏主明昇。

二年秋八月夏主明昇遣使來貢王師平關陝蜀人震恐戴壽謂昇曰大明天子遣將用兵所向無敵以王保保李思齊強盛竟莫能禦况吾蜀乎。倘一旦有警計將安出。吳友仁曰蜀地非中原可比設有緩急據險可守為今之計莫若外假交好以緩敵內修武事以自強昇從其言遣使修貢上賜璽書答之曰朕歷觀古有蜀者如公孫述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必圖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克捷皆諸將用命故能成功遠勞致禮益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冬十月壬戌遣平章楊璟諭明昇奉國入覲昇率于羣議不能決璟將還復以書曉之曰古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無可度焉則為順圖足下自謂瞿塘劍閣一夫負戈萬卒誰何此皆不達時變相謬誤足下自度孰與劉備諸葛孔明然僅僅能自保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過興元王師一至所為足下謀者各自為計足下奉老母安歸乎足下即冲幼當亦痛心老母順逆之圖度之而已昇不能從。

三年夏五月大將軍徐達既出安定走王保保乃遣左副將軍鄧愈招撫土番而自帥所部攻興元以傅友德為前鋒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至畧陽擒故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分遣裨將金興旺等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思忠知院金慶祥迎降留金興旺張龍守之達還軍西安。秋七月蜀將吳友仁寇興元守將金興旺張龍出兵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興旺與戰而中流矢拔矢再戰斬首數百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以眾寡不敵歛兵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雞請援兵友仁圍城決濠填塹擊益急興旺嬰城拒守發巨礮插石敵兵多死傷時徐達在西安得報即帥師還屯益門鎮先遣傅友德領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砦友德令軍中人持十炬燃于山上友仁軍望見大驚棄夜遁。四年春正月丁亥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為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為左副將軍德慶侯廖

永忠為右副將軍。陽侯楊璟都督。會事善昇等。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穎川侯傅友德為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為左副將軍。都督僉事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莫安。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玉珍嘗遣使修好。存事大之禮。憫明昇推弱。不忍加兵。數遣賜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感于羣議。反以兵犯吾興元。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大軍。分道並進。守尾攻之。使彼疲于奔命。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行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皆王全斌之事。可以為戒。卿等慎之。諸將陞辭。上復密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謂地險。吾兵難至。若出其意外。直搗階文門戶。既壞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卿等不勇耳。友德頓首受命。乃命宋國公馮宗異往陝西修城池。衛國公鄧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軍士。二月。江夏侯周德興指揮胡海等。進兵取蜀之隴。伏隘進奪草屋。溫陽關。中山侯湯和率師克歸州。李逢春烽火山寨。分遣南雄侯趙胤。宣寧侯曹良臣。帥兵取秦植容美洞。會周德興合攻茅岡。草屋寨。克之。三月。平章楊璟進次瞿塘。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其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及聞王師臨境。又遣左丞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等。益兵為固守計。壽等于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為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石。木竿銖銃其上。傍橋兩岸復置砲。以拒王師。至是。璟師次夔州大漢口。遣指揮董權率兵出赤甲山。以副夔州指揮李景出白鹽山下。逼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璟與都督僉事王簡出大漢口。進攻瞿塘。扼江之眾。環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穎川侯傅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使人潛覘。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卑弱。于是引兵趨陳倉。選精銳五千為前鋒。攀援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夏四月丙戌。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真率眾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真遁去。遂克階州。進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蜀平章丁世真復集兵據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擊破之。世真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唐寅。上以湯和傅友德等伐蜀三月未得捷報。命永嘉侯朱亮祖為右副將軍。帥師助之。丁酉。傅友德下青州果陽。留指揮潘忠守之。進兵徇江油彰明二縣。下之。癸卯。遂趨綿州。友德選精銳鼓行而前。別遣都督僉事藍玉夜襲其壘。蜀守將向大亨軍驚擾。達旦。友德麾兵乘之。俄大風起。諸軍乘風縱擊。蜀兵大敗。遂克綿州。龍驤衛指揮史鑑死之。大亨走保漢州。友德至漢州。阻水不得渡。乃命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自固。及聞我師造舟進

取乃益震恐。五月己卯，戰艦成。友德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事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大書克階文錦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為之解體。初，蜀人命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等悉眾守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聞友德破階文，壽等乃與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授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州。向大亨悉兵陣于城下。友德選驍騎擊之，既而壽等兵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師遠來，聞向大亨新敗，必洩洩可一戰克也。」乃親帥師迎擊，壽等大敗之。六月壬午，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敗之，獲其卒三千餘人，馬三百匹。友仁走古城。友德乃以濟寧侯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其眾，殺獲二千餘人，并擒宣慰胡孔彰等，獲馬騾五百餘匹。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時湯和兵發歸州，進攻瞿塘關，以江水暴漲，不得進。乃駐師大溪口，欲俟水稍平。上聞之，恐其逗留緩事，而傳友德捷書，適至。乃詔和曰：「傳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階文及青州果陽白水江之地，兵既越險，次于平川，蜀人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敵，疲于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詔至，廖永忠遂帥所部先進，和猶遲疑未決。會得友德木牌于江流，乃進兵。自白鹽山伐木開道，由紙牌坊溪趨夔州。永忠兵先至舊夔州，蜀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等出兵拒戰。戊子，永忠分軍為前後陣，軍既交，出後軍兩翼挾擊之，興等大敗。明日復并兵攻之，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甚眾。辛卯，永忠進兵瞿塘關。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鉄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上，乃密遣壯士數百人，昇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飢渴。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山麓石間，蜀人不覺也。度已至，乃率精銳出黑葉渡，分為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鉄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先破其陸寨，既而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急擊，發火砲，火筒夾攻，大破之。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索。擒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鉄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始至。永忠乃與分導，並進湯和率步騎，永忠率舟騎，約會于重慶。戊戌，蜀平章丁世真陷文州。先是，傳友德文州，留指揮朱顯忠守之。世真合番寇數萬，夾攻顯忠，拒却之。其趙元帥復與世真合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于其陷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為將守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生路乎？」詰旦，世真攻益急，顯忠出東門拒戰，而世真復攻西門。日且暮，顯忠被創，裹瘡決戰，力不支，城破，死之。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于文州東門。初，顯

忠領士卒七百人及城破僅百餘人既而友德調兵來援世直棄城走事聞恤顯忠均諒家夏守金州九龍山寨平章愈思忠率官屬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友德軍門降獻良馬十匹友德遣人送思忠至京上命還其馬賜第居京師世直復率餘黨寇秦州攻圍五十餘日城中食盡括牛畜以食軍友德調兵來援擊走之世直逃竄山巖自以拒敵官軍殺傷者多懼不敢出夜宿梓潼廟中為帳下小校所殺及蜀平小校赴京言狀上曰小校殺本官非義也不賞廖永忠帥舟師自夔州乘勝抵重慶沿江州縣望風奔附次銅鑼峽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懼仁勸明昇奔成都其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怖豈能效力若殿之出戰死傷必多亦終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于鋒鏑明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全城納款永忠以湯和軍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軍至重慶會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明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其右丞劉仁等奉表詣軍門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遣其指揮萬德送明昇等并降表于京師朱亮祖兵亦至秋七月傳友德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等出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以火器衝之象却走壽兵躡籍死者甚眾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亦得家書聞重慶已降而室家皆完乃藉府庫倉廩遣其子詣軍門納款友德許之翼日庚申壽率其屬降友德整眾自東門入得士馬二萬分兵會朱亮祖徇州縣之未附者壬戌崇慶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敗斬之判官王桂華率父老降壽大亨既降至夔峽皆鑿舟自沈死八月上遣使諭湯和等曰為將貴審機而重料敵今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偷旦夕之命乘機而取之此破竹之勢無不克者將軍徘徊不進何也吾付將軍以大任而臨事往往逗撓如此何以總軍政寄國事乎和聞詔遣周德興會傳友德克其城執友仁送京師誅之蜀地悉平明昇至京師廷臣上言宋乾德間孟昶降有叩頭伏罪禮上曰昶者淫日恣昇幼孽自臣下可免其伏地罪封昇為歸義侯居第京師已而投昇于高麗命曹國公李文忠經理四川文忠以成都舊城卑隘增築新城高壘深池規制畧備時傳友德駐兵保寧湯和駐兵重慶各遣人招輯番漢人民及明氏潰亡士卒來歸者因籍其壯丁丙子置成都右中前後四衛分隸之復置保寧守禦千戶所調濠梁等衛官軍守之十二月辛卯賞平蜀將士傳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緞二十表崇陽侯楊璟南雄侯趙庸永嘉侯朱亮祖不與賞上親製平西蜀文紀傳廖二將之功

谷應谷曰。關之名山大川。不封諸侯。王公設險。用守厥國。而周都雒陽。則曰南望三塗。北望嶽鄙。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蓋古者賢明之主。在德不在險也。夫中國之得地險者。宜無過巴蜀。棧道揭其北。瀘水阻其西。表岷峽之天關。帶二江之雙流。勇夫重閉。幾乎斗絕矣。而自古及今。敗亡相繼。俘繫入臣。罕有全者。則蜀之地險。固不足恃也。方夫元運垂終。羗雄並起。明玉珍以隨州布衣。結寨青山。為徐壽輝之外臣。倪文俊之守將。及文俊見殺于友諒。而遂奄有三巴。盜竊名字。比自劉宗下輦。而自玉公孫躍馬。而稱帝。功尤易也。玉珍不以此時。北趨于平。入叩關隴。南下夷陵。先窺漢沔。而但固守夔門。改元稱制。偏隅自割。坐待滅亡。此策之最下者。是則東之自守者。無過士誠。而西之自守。無過玉珍也。方太祖之初。逐廠中原。未遑外討。答書聘通。以待隄。厚禮單辭。以驕李密。而使者乃以張裔之口舌。誇贊叢之形勝。并蛙坐大。斯為過矣。至于元都已沒。秦晉悉平。蜀道一隅。勢如累卵。乃始命鄒顯。莫仁壽等。瞿塘阻水。鉄鎖橫關。丸泥墨守。不已晚乎。若夫太祖之伐蜀也。以湯和等舟師入峽。疾趨重慶。此正兵也。而傅友德一軍。揚言發金牛。潛師取階文者。此奇兵也。夫鄧艾縋入陰平。則綿竹之師。不摧而潰。吳漢襲至廣都。則城市之橋。可燒而斷。宜乎劉仁表詣軍門。明昇面縛。啣壁而彭氏以為縱走成都。不過延命但名也。乃知桓温既入。李勢告亡。金斌濟師。孟昶不祀。此張載勒銘于劍閣。左思致誠于蜀都。玉壘銅梁。險無足據矣。從此再駟效順。叩笏景從。萬誓出于番禺。竹杖來于大夏。版圖之盛。固不必言。獨是功紀傳。廖文皆御製。楊璟以無績而不叙。小校以非義而報賞。勸懲斯在。又非特平蜀之規耳。若夫明昇者。封侯歸義。居第京師。要領克全。母子相保。雖劉禪樂魏。身不生還。而望帝歸魂。炮猶啼血。嗚呼。方西川借號時。其為寄身久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二

太祖平滇

太祖洪武五年春正月癸丑。遣翰林院待制王禕齋。詔諭雲南。雲南古滇池地。南控交趾。北接土番。西擁諸甸。東以曲靖為門戶。與黔錯壤。麗江松潘。烏蠻雲蓋。如大牙然。戰國時楚威王使將軍莊躡。將兵循江上。畧巴蜀黔中。西至滇池。以兵威定屬楚。歸報會秦擊楚。巴黔道塞。遂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漢武帝元狩元年。彩雲見南方。遣使跡之。起于洱河。因貢雲南郡。詔滇王入朝。宣帝遣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蜀漢建興二年。諸葛亮南征。雍閩斬

之封其渠龍祐那為部長賜姓張氏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于是始有姓氏隋開皇中為史萬歲所破唐武德貞觀間張氏弱遜位蒙氏號南詔天寶七年閣羅鳳反敗節度使鮮于仲通西洱河後段氏有其地段氏之先武威郡人改國號大理宋太祖立王全斌下四川請取大理鑿唐之禍以王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不被兵段氏得長世馬元世祖自臨洮過大渡河經山谷二十里至金沙江乘革囊以濟獲段興智滅其國乃以其子忽哥出為雲南王填之仍錄段氏子姓守其土忽哥死封其子松山為梁王至正時把匝剌瓦密爾嗣位明玉珍一攻之不克至是上既平夏乃遣使往諭之

六年冬十二月詔使王禕被殺于雲南禕初至雲南見元梁王君臣諭以奉版圖職方梁王不省館于別室數日又曰予將命達來非為身謀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陳友諒據荆湖張士誠據吳會陳友定據閩關明玉珍據巴蜀天兵下征不四五年悉膏斧鉞惟爾元君北走以死權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當是時先服者賞後至者誅乃今自料勇悍強獷孰與陳張土地甲兵孰與中國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不然皇上遣一將軍將龍驤百萬會戰昆明池爾猶魚遊釜中不亡何待梁君臣相顧駭服頗有降意改館禕厚待之會元太子自立于沙漠遣使脫脫自西番徵糧雲南謀連兵拒我脫脫現知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朝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决匿禕民間脫脫聞之謂梁王曰國家顧覆不能救反欲附他人邪欲躍馬去梁王不得已出禕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禕禕罵曰天命訖汝元我朝寔代之燭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乎我將命使臣豈為爾屈顧梁王曰爾朝殺我大兵夕至矣竟被害瘞地藏寺北禕有王佐才上嘗語曰吾固知浙東有一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後子紳走雲南求遺骸贈翰林學士諡文節

七年秋八月遣元威順王子伯齊詔往諭雲南八年秋九月命湖廣行省參政吳雲使雲南上諭雲南曰今天下混一四方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重傷吾民卿能為朕作陸賈乎雲對曰雲南恃其險遠故阻聲教臣奉陛下威德曉以禍福彼必順附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遠遣雲行時元梁王使其臣鉄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為徐達所獲送京師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橋口鉄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被執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逼雲易服詐為元使更制書以給梁王雲不從鉄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

十四年秋九月壬午命潁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為副將軍師征雲南列侯曹震王弼金朝興都督郭英張銓等皆從上諭之曰雲南自昔為西南彝至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把匝剌瓦爾密等自恃險遠輒害使臣在所必討爾等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眾得其扼塞取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至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雲南之喉喉彼必併力于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使疲于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煩兵而下也師行上餞于龍江旌旗蔽江而上丁未傅友德師至湖廣分遣郭英胡海洋陳桓等帥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率大兵由辰沅趨貴州十二月辛酉傅友德率藍玉沐英等進攻普定克之羅鬼苗蠻犄狝望風降至普安復攻下之乃留兵戍守進兵曲靖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明師下普定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右副將軍沐英謂傅友德曰彼謂我師疲于深入未有虞心若倍道急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上所謂出奇取勝者此也友德是之遂進師丙寅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望之大驚倉皇失措友德即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勢已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為所扼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渡達里麻精銳扼水英別遣數十人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鳴金鼓樹旗幟達里麻急撤眾禦之陣動英乃拔劍誓師濟江以猛而善泗者先之長刀蒙盾破其前軍敵氣索退數里而陣我師畢濟友德麾軍進薄之矢石雨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合英縱鉄騎擣其中堅敵眾披靡遂大敗生擒達里麻橫屍十餘里俘其眾二萬友德撫而縱之使各歸業蠻人見歸者皆喜慰軍聲益振遂平曲靖留兵鎮其地友德分遣藍玉沐英率師趨雲南而自以眾數萬向烏撒為郭英等聲援壬申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達里麻敗棄城走入羅佐山其右丞驢兒自曲靖馳歸謂曰事急矣將奈何于是把匝剌瓦爾密挈妻子與左丞達的驢兒俱入普寧州忽納若焚其龍衣驅妻子俱赴滇池死癸酉藍玉沐英等師至板橋之板橋元右丞觀英保出降明日駐金馬山故梁王闕藍也先帖木兒以金寶來獻諸父老焚香出迎玉等整眾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定其民自九月朔出師迄下雲南僅百餘日藍玉別遣曹震王弼金朝興等率兵二萬分道進取臨安諸路皆下之沐英分兵趨烏撒會友德先是都督郭英等出永寧路多險阻諸將欲深入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非策之上也

遂以兵攻赤水河。去河二十里為營。時久雨。水暴漲。英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令諸將。斬木造筏。夜半濟河。比曉敵始覺。遂大驚潰。生擒阿客指。雲南諸郡邑皆震。至是友德自曲靖帥師。循格孤山而南。直搗烏撒。元右丞實北收兵屯赤水河。拒郭英等。友德大軍至。實卜遁。友德下令城烏撒。版築方具。實卜引諸蠻復大集。友德立據高岡。嚴陣待之。諸將請戰。友德故勿許。士爭奮思致死。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來。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遂進戰。師既陣。芒部土酋帥來援。實卜合勢迎戰。我師趨之。數數十合。渠長多中。墜馬死者。我師益奮。蠻眾大潰。斬首三千級。獲馬六百匹。寔卜率餘眾遁。遂城烏撒。得七里關。以通畢節。又進至可渡河。于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懼。皆望風降附。

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元威楚路平章闊乃馬。夕參政列車不花等。詣曹震營降。壬午。元曲靖宣慰使司。行省樞密院同知。怯列該。傅慰高仁。廉訪司副使。李羅海。千。及中慶武定。徽江三路。嵩明。晉寧。昆陽。安寧。新興。路南。建水。七州。昆明。富良。宜良。南甸。河陽。陽宗。六縣。達魯花赤。劉麻等官。皆詣藍玉沐英營降。丁亥。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命平涼侯費聚。汝南侯梅思祖。署司事。申午。遣使傳諭。傅友德等曰。比得報。知雲南已克。然區區書布。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去雲南尚遠。今必置都司于雲南。以統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使司。及府州縣治之。其烏撒烏蒙。東昌。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速。渠長。留兵守禦。禁民勿挾兵刃。至和。霽。翠。篋。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金朝興兵。畧徵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俱下之。革宣慰司。立臨安府。及各府十四衛。置雲南都指揮使司。以都督謝熊。馮誠。署司事。二月。置雲南布政使司。改中慶路為雲南府。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原明。署司事。以張統等。為參政。參議等官。閏三月。霽翠。至京。賜衣帽。及鈔。遣還藍玉沐英等。進兵攻大理。大理城倚點倉山。西臨洱海。為固。士目段世。聞明師且至。聚眾扼下關以守。下關者。南詔皮羅閣所築。龍尾閣是也。號為險要。玉等至。品甸。遣定遠侯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為犄角勢。自率眾抵下關。造攻具。夜半遣都督胡海洋。由石門。間道渡河。繞出點倉山後。攀木援岸而上。立旗幟。昧爽。大軍抵下關。望之。踴躍謹諫。敵眾驚亂。英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腹。將士隨之。莫敢後。遂斬關而入。山上軍望見。亦攻之。敵背腹受敵。大潰。拔其城。段世就擒。乃分兵取霍慶。麗江。破石門關。下金蓋。于是車里。摩步。和泥。平緬等處。相率降。雲南悉平。三月。藍玉遣兵攻拔三營。萬戶。若。更定雲南所屬府五十二。州六十三。縣五十四。傅友德遣使。以故元威順王之子伯伯。及梁王家屬二百一十八人。送京師。并奏云。雲南自元世祖

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要隘。置宜設衛戍守。其賦稅則故元司徒平章達里麻等言。元末田土多為豪右隱佔。今循元舊制。歲用不足。已督布政司覆諸衛所。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所徵糧。并故官院寺。入官田。與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所入。并給之。上悉可其奏。未幾。置雲南監課司。以益軍費。夏四月。烏撒東川芒部復畔。傅友德移檄沐英。合兵進討。西堡蠻賊寇善定。貴州衛指揮同知顧成擊敗之。六月。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傅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守之。造舟以渡往來。上復遣使以諭安陸侯吳復平涼侯費聚。合征南二將軍。攻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磐石關。索嶺諸蠻。秋七月。沐英自大理還滇池。會傅友德兵進攻烏撒。大敗其眾。斬首三萬級。獲馬牛羊萬計。餘眾去。復遣兵捕擊悉平之。乃以烏撒為桓芒部。二府地近四州。奏隸四川布政司。八月。乙巳。遣使諭傅友德。沐英曰。得報知永昌侯。駐軍建昌。大軍七月二十八日。已擊破烏撒。次第收捕林菁諸蠻。然此地山高道隘。慎勿輕動。人自七星關來者。又曰。芒部烏撒蠻。自夜舉火。擊蒙入靄翠。符至可諭靄翠之民。縛送軍前。其間索嶺非古道。古道又在西北。可以大軍踈之。聞此道以接善定。即芒部。渠長可盡獲將軍。其速圖之。已。復遣使諭曰。雲南土卒既艱食。不宜分屯。止于赤水畢節七星關各置一衛。黑張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衛。如此分守。則雲南道路往無礙矣。靄翠之地。必用十萬眾。乃可定也。凡此者。朕所見大概耳。萬里之外。豈能周知。將軍便宜自處置。九月。傅友德沐英等分兵攻未服諸蠻。以指揮馮誠守雲南。諸蠻見大軍出。謂城守虛弱。遂相煽叛。土官楊首尤傑。點給其下曰。總兵領大軍歸矣。雲南城可圖也。遂糾眾至二十萬。會于城下。合兵二十六營。攻城時。城中乏食。士卒多病。倉猝聞寇至。頗以為憂。誠與指揮謝熊以孤軍嬰城拒守。備樓櫓戰具。多置強弓弩于城上。賊至。輒射之多。應絃而斃。伺賊少怠。出奇兵擊之。賊不能攻。遂圍城為久。因計。時沐英駐師烏撒。聞之。選精騎萬餘來援。至曲靖。先遣人潛入城報知。為賊所得。給之曰。總兵官領大軍二十萬至矣。賊相顧駭愕。拔營夜遁去。至安寧。羅次邵甸。普寧大棋江川等處。據險樹柵。欲圖再舉。英至。與馮誠等合兵。剿捕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餘人。諸部復定。誠國用子也。

十六年春二月。傅友德等遣人送故元雲南右丞觀音保。參政車里不花。及渠長段世等一百六十人至京。各賜其家衣服。以觀音保為金齒指揮使。賜姓名李觀。時傅友德等平蒙化府鄧川州。破佛光岩。過金沙江。攻北勝府。擒其平章高生。復平麗江府平津等州。蠻民降者數十萬戶。二月甲辰。上以雲南平。命耿炳文往諭傅友德。藍玉等班師而

副將軍沐英以數萬眾留鎮之雲南麓州之外有國曰緬東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上復置大理指揮使司命周能為指揮統兵守之五月命六安侯王志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龍督兵往雲南尋甸等處繕城池立屯堡安輯其人民

十七年三月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班師友德平雲南上前後下書數十懸斷萬里外委曲皆中友德奉行不敢失因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瘞戰骨廣屯田遠邇畏悅以是遂大定夏四月壬午論平雲南功進封傅友德穎國公列侯藍玉仇成王弼子孫世及陳桓晉定侯胡海東川侯郭英武定侯張翼霍慶侯將校遞陞有差秋八月壬申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使獻方物上元所授宣慰司印平緬在西南彝稍遠自大理越金齒至其地有城郭宮室其人皆樓居地產象馬官民皆髡髮如僧出入則乘象自前代未嘗通中國元始遣使招諭遂入貢至是大兵下金齒與平緬壤地相接思倫發聞之懼故遣使朝貢冬十月乙酉景川侯曹震奏言四川至建昌驛道所經大渡河往來之人多死于瘴癘臣問諸父老自眉州峨眉至建昌有古驛道平易可行無瘴毒之患而年久蔽塞已令四川軍士乘間暇時間通其道以溫江至建昌各驛馬移置峨眉新驛為便詔從之

十八年春正月東蘭州韋富亂沐英討平之英在滇勿方物定貢額視民數均力役雲南民賴以安分兵剪廣西維摩餘孽通四川報道上喜曰英能如是吾無南顧憂矣冬十二月思倫發反率眾寇景東馮誠擊之失利千戶王昇死之

十九年春二月雲南臻洞西浦擺金擺榜諸蠻叛命傅友德率師討之友德復移兵討平越蠻麻哈楊孟等平之秋九月庚申沐英奏雲南地廣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詔從之

二十年夏五月庚申敕諭沐英等勿遣使往平緬但置金齒楚雄品甸及瀾滄江中諸道固守待之英自楚雄至景東每百里置一營率兵屯種以備蠻寇已復命景川侯曹震選四川精兵駐雲南尋甸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總制雲南諸軍駐定邊姚安畢節曲靖越州諸處立營屯種候征討

二十一年春正月思倫發入寇結若于摩沙勒沐英遣都指揮甯正擊破之斬首一千五百級三月思倫發悉其眾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復寇定邊欲報沙摩之役勢其猖獗沐英選驍騎三萬晝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賊營隔壘而陣遣都督馮誠先出輕騎三百挑之賊以萬人驅象三十餘逆戰雲南前衛指揮張因率騎卒五十餘人為前鋒其渠

師跨巨象直前我軍注天連發天中象左膝及脇象仆地渠長中矢走追射殺之諸軍譟而前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喜曰賊不足平也乃下令軍中置火統神機箭為三行列陣中俟象進則前行統箭俱發不退則次行繼之又退則三行繼之詰旦分軍為三隊命馮誠領其前甯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將士皆鼓勇而進賊悉眾出營結陣以待其渠帥把事招綱等皆棄象披甲皆負戰樓若欄楯懸行向於兩旁置短槊其中以備擊刺陣既交群象突而前我軍擊之矢石俱發聲震山谷象皆股栗走指揮張因千戶張榮祖率騎士乘之直擣其柵透縱火焚其寨烟燭漲天還復以軍邀擊之殺傷甚眾賊黨有昔刺者亦驍勇復率眾殊死戰我左師小却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左師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率眾更進英督戰益急三軍大呼而壓不移時賊眾大敗斬首三千級俘萬餘人。生獲象三十有七餘皆被矢如蝟死渠帥刀斯郎理各中百餘矢斃象背上餘賊潰英帥追襲殺之賊連日不得食死者相枕藉思倫發相去。夏六月東川蠻叛命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沐英陳桓為左右副將軍曹震葉昇為左右參將率馬步諸軍討之八月壬寅沐英遣都督寧正從傅友德討東川九月越州土目阿資叛阿資故囉囉種苦麻部王師南征沐英駐兵其地之湯池山諭降之至是叛傅友德等將兵討之道過平彝以其山勢峭險密通阿資遂遷其山民往居早上村留神策衛千戶劉成等駐兵立柵其上後以為平彝千戶所阿資等復帥眾寇普定燒府治大掠友德進擊之斬渠滿已青。

二十二年春正月阿資退屯普安倚崖壁為砦傅友德以精兵圍之蠻眾皆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擒一千三百餘人阿資遁還越州沐英遣寧正從友德擊阿資于越州大敗之斬其黨火頭弄宗等五十餘人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要分兵追捕之阿資窮蹙降甲午曹震葉昇領兵分討東川叛蠻悉平之冬十一月思倫發遣把事招綱等來言叛逆之謀皆其下刀廝郎等為之以象馬白金入貢願輸貢賦百彝遂平。

二十四年冬十二月沐英以阿資畔服不常請徙越州衛于陸涼鎮之阿資復畔平羗將軍何福督兵討之至越州阿資援絕降福扼險置寧越堡。

二十五年夏六月丁卯西平侯沐英卒于雲南雲南二十郡左右分畫界以大江東北曰金沙西南曰蘭滄俱入海幅員萬里英鎮雲南簡官僚備惠政別設靈興學校治水利墾田一百一萬二千畝軍食贏足恩威並著教化大行

雲南遂為樂土。嘗入朝。賜宴。奉天殿賞黃金綵幣。陞辭。上撫之曰。使吾高枕無南顧憂者爾也。既卒。追封黔寧昭靖王。命其子春襲封西平侯。鎮雲南。

二十八年春正月。阿資復叛。西平侯沐春平羗。將軍何福擒斬之于趙州。

三十年春正月。置雲南按察司。秋九月。平緬諸蠻。刁幹孟叛。逐宣慰使恩倫發奔西京。師命西平侯沐春為征南大將軍。都督何福徐凱為左右副將軍。率雲南四川兵討之。冬十二月乙巳。遣恩倫發還雲南。駐怒江上。命沐春令刁幹孟歸。而主母為不臣。

三十一年春二月。刁幹孟請入貢。夏五月。西平侯沐春進兵擊平緬。先以兵送恩倫發于金齒。使人諭刁幹孟不從。乃遣左軍都督何福。瞿能等將兵五千往討之。福等躡高良公山。直搗南甸。大破之。殺其渠刁名孟。斬獲其眾。遣兵擊景字寨。寨乘高據險。堅守不下。官軍糧械俱盡。賊勢益甚。福使告急于春。春率五百騎往救之。乘夜至怒江。詰旦徑渡。令馳躡寨下。揚塵以警之。賊棄高。望見塵起。散夫不意大軍卒至。驚懼。遂率眾降。春乘勝復擊空峒寨。賊夜潰走。刁幹孟乃遣人乞降。帝以其反復不之許。尋春病卒。何福討擒刁幹孟。恩倫發始得還。平緬悉定。

谷應泰曰。梁王以故元宗室。裂土滇南。國亡君死。偷視蠻陞。此其事非同天水之坐大隴。西子陽之稱尊。白帝也。大義自裁。誓不反顧。則北地劉謙。猶能殉漢。孫公主義。不忘隋。瘞王禕于北寺。斬吳雲于沙塘。死從余闕。生媿危公。計非得已。節斯烈矣。若以大命既去。新主有歸。天子北門。已昏中原。于敵。臣天末。難填滄海。于丸泥。則子嬰。軼道。詎是亡秦。劉禪。長安。無須思蜀。稱臣歸命。納土入朝。頡利。豈留滿上。突利。老死并州。我其臣僕之悲。亦明哲保身之智也。而乃猶豫兩端。徘徊去就。旌旗舳舻。蔽江西上。乃始開閭平章。欲兵曲靖。不知烏撒之師。分出永寧。普定之丘。專攻曲靖。大軍直搗雲南。偏師還赴大理。堂堂陸有聚米之形。將帥成破竹之勢。釜中游魂。久已在太祖握中矣。倉皇聞敗。六宮出走。龍衣焚于寶殿。閭門驅死。滇池。屍輩乃爾。何因倨強如是耶。或亦魯連帝。秦願。蹈東海。田橫入朝。道剗客舍之志。與而太祖之下雲南也。運籌萬里。料敵如神。山川險阨。俱似躬行。進退指揮。不爽尺寸。史稱漢視。止于百敗不折。敵畏唐宗。不過身先諸將。方其雄。矜乎後矣。若夫曲靖之戰。沐英決策。宵露疾驅。兵臨白石。寧我薄人。毋人薄我。此先軫所以克也。張幟展角。潛出敵背。此陳餘所以擒也。臨江結陳。退不能止。此符融所以死也。甲高熊耳之山。馬飲昆池之水。路踰萬里。時纔百日。耿弇功震。

祝阿李靖風行突厥。穎川黔寧何多讓馬。雖其後編發時。聞不煩左顧。而軍若驚。彼同敗。葉遂傳仁貴。咋舌稱神。弟識令公。望塵羅拜。沐氏父子。所以威行萬里也。夫武帝用事西夏。夜郎叩竿。遂成荒服。唐復陷入土蕃。宋乃割于西夏。元極兵威。始分桐葉。而黔寧水鎮。三百年來。不獨貝金象齒。來自殊方。抑且金馬碧雞。入秦侍從。豈非春風所及。鷹眼能慈。洋水之林。鴉音速化。猗與威哉。

胡籃之獄

太祖洪武二年。冬十月。上欲以楊憲為丞相。問劉基。基素與憲厚。以為不可。上恠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不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小獷耳。將債轅而破犁。上曰。吾之相。無踰于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深。又耐繁劇。為之且負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日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六年。秋七月。以胡惟庸為中書左丞相。

八年。夏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初。上既相胡惟庸。基大感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因憂憤增疾。基嘗為上陳甌閩事。蓋甌閩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為醜盜藪。方氏所由亂。基奏于其地。立巡檢司以控扼之。其姦民弗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而大毫復陰持其突。基使子璉上書奏之。而不先白中書省。惟庸故啣基使刑部尚書吳雲劾之。以淡洋路山海。有王氣。欲圖為基地。民勿與。則建立司之策。以害其人。致激變。疏入。上下有司。惟庸請加以重辟。又欲逮基于璉獄。上皆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基知。基乃馳入朝見上。不敢辨。惟引咎自責而已。亦不敢言。歸俄有疾。惟庸覘上念基急。乃陽為好者。以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基飲之。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問以白。上不省也。又三月。寢劇。使使問之。知不能起。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

十三年春正月。左丞相胡惟庸謀不軌。伏誅。自楊憲汪廣洋既敗。惟庸總中書政。專生殺黜陟。以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由是奔競之徒。趨其門下。魏國公徐達深嫉其奸邪。常從容言于上。惟庸啣之。達有閩者福壽。惟庸陰誘致為己用。為福壽所發。惟庸故起家寧國令。時太師李善長秉政。惟庸飽遺善長黃金二百兩。遂得召入為太常卿。累遷中書參政。遂與善長深相結。以兄女妻善長從子祐。貪賄弄權。益無所忌。

一日其定遠舊宅井中。忽出竹筴。出水高數尺。諛者爭言為丞相瑞應。又言其祖父三世塚上夜有光燭。天于是惟庸稍自負有邪謀矣。會惟庸家人為奸利事。道關榜辱關吏。吏奏之。帝怒殺家人。惟庸謝不知。帝又究故。誠意伯死狀。惟庸懼且見發。乃計曰。主上草菅。管勳舊臣。何有我死等耳。寧先發毋為人束手寂寂。而是時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者。常犯法。帝切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賄誘之。二人素驍勇。又見惟庸用事。因與往來。久之益密。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驥取衛士劉遇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曰。吾有用爾也。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壻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以邪謀。惟庸又使指揮林寶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為外應。皆未發。會惟庸子乘馬奔入輓轅中。馬死。惟庸殺輓轅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逆謀益急。而是時本貢使。通私見惟庸。惟庸約其王。令以舟載精兵千人。偽為貢者。及期。會府中力士。掩執帝。度可取。取之。不可。則掠庫物泛海。就日本有成約。正月戊戌。惟庸因詭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臨幸。帝許之。駕出西華門。內使雲奇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駭不能達意。太祖怒其不敬。左右棍捶亂下。雲奇若臂將折。垂斃。猶指賊臣第。弗為痛縮。上悟。乃登城望其第。藏兵複壁間。刀槊林立。即發羽林掩捕。拷掠具狀。磔于市。並其黨御史大夫陳寧。中丞余節等。皆伏誅。僚屬黨與。凡萬五千人。株連甚眾。羣臣請誅李善長。陸仲亨等。上曰。朕初起兵時。李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討。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為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於艸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既長。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膂。吾不忍罪之。其勿問。癸卯。詔罷中書省。陞六部官秩。做古六卿之制。改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聞設立丞相。自秦始制丞相。不旋踵而凶。漢唐宋雖有賢相。然其中多小人。專權亂政。今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事皆朝廷總之。十二月。致仕學士承旨宋濂。以孫慎坐胡惟庸黨。被刑。藉其家械。濂至京。上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延一師。尚始終不忘恭敬。宋先生親教太子。諸王。豈忍殺之。且宋先生家居。寧知朝廷事耶。上意解。濂得發。放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

十四年春二月。有訐浦江鄭氏交通胡惟庸者。時四方仇怨相告。凡指為胡黨。率相收坐重獄。鄭氏素以孝義聞。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爭欲行。其弟鄭澐曰。弟在乃使諸兄罹刑辟耶。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暨弟至。

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辨之。萬一不直。弟伏辜。二人爭入獄。上聞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為非耶。即宥之。擢湜為福建布政司參議。

二十三年夏五月乙卯。太師李善長自縊。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訟冤。畧曰。人情之愛其子。必甚于愛其兄弟之子。善長于胡惟庸姪之親耳。于陛下則子之親也。使善長佐惟庸成事。亦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男尚主。女納妃而已矣。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世絕宮污。不保首領。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人年邁。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感動其中也哉。且善長子事陛下。托骨肉。無纖芥之嫌。凡為此者。必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刑迹。而忽起自謀者。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意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慙慙為陛下明之。猶願陛下作戒于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不報國用。疏解縉代也。命刑部以肅清逆黨。事播告天下。韓國公李善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已。故侯顧時陳德華雲龍王志揚璟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興黃彬薛顯都督毛驤陳萬亮耿忠於琥凡二十人。

二十五年秋八月丙子。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伏誅。

太祖洪武十八年秋八月。命西平侯沐英為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等統兵征西番。玉開平王常遇春婦弟也。長身頰面。有勇畧。從遇春麾下。每戰先登陷陣。所當無前。遇春素稱于上。上亦以遇春故。寵異之。累功至都督僉事。至是同英討西番擒其渠癭脖子。斬獲以千計。獲馬二萬餘匹。羊十餘萬。還封永昌侯。

十四年秋九月。命永昌侯藍玉以征南副將軍。同穎川侯傅友德討雲南。轉戰平之。事見太祖平滇。

二十年春正月。命永昌侯藍玉為右副將軍。同宋國公馮勝襲金山。納哈出降之。併降其眾十餘萬。勝以註誤召還。即軍中拜玉為大將軍。元遺兵

二十一年夏四月。大將軍藍玉襲捕魚兒海。獲元主次子地保奴后妃公主百三十餘人。吳王朵兒只等。將祖官校三十人。男女七萬。馬駝五萬。上大悅。下置書院。玉比之衛青李靖。秋七月戊寅。大將軍藍玉遣人送元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事。上大怒曰。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為哉。元主妃聞之。惶懼自盡。玉還朝。上切責之。成以率德改行。十二月壬戌。封永昌侯藍玉為涼國公。先是擬封玉梁國公。至是改封涼。錫其過于券。

二十三年春正月。西番蠻入復叛。命涼國公藍玉率都指揮瞿能往大渡河邀擊之。玉討平崑川。雜道克散毛洞。擒土目刺慈等萬餘人。置大水田千戶所。進平施南忠建二宣撫司。叛蠻還增歲祿。賜黃金文綺。尋詔遷鄉。

二十四年冬十月。命涼國公藍玉往陝西訓練軍士。

二十五年夏四月。涼國公藍玉捕逃寇祁者孫遂。畧西番罕東之地。玉兵入罕東。遣都督宋晟狗阿真州。眾番皆遠遁。而會蜀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反。建昌使玉移師討之。至則裨將瞿能已大破其眾。月魯帖木兒走柏興。玉以計誘縛其父子。送京師斬之。盡降其餘黨。便宜請增設諸衛。且請籍民為兵。上報設諸衛而不許籍民。遂班師。

二十六年春正月。乙酉。涼國公藍玉謀不軌。伏誅。初。胡惟庸之畔。有稱玉與其謀者。上以其功大。宥不問。後諸老將多沒。乃擢為大將。總兵征伐甚稱。上意嘗措置陝西邊事。至蘭川墜馬微傷。手詔慰勞之。比於中山開平二王。然玉素不學。性復狼狽。見上恃之厚。又自恃功伐。專恣橫暴。畜莊奴數千人。出入乘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民訟之。

御史按問。玉執御史捶而逐之。先自北征還。私其珍寶。駝馬無算。渡喜峰關。吏以夜不即納。王大怒。縱兵毀關而入。上聞之不樂。併詰責其私元主妃。玉慢不省。嘗見上命坐。或侍宴飲。玉動止傲慢。無人臣禮。及總兵在外擅陞降將。校點刺軍士。甚至違詔出師。恣作威福。以脅制其下。至是征西還。意圖陞爵。及命為太傅。玉攘袂大言曰。我固不當為太師也。恒怏怏不樂。居宋穎二公下。間奏事。上不從。玉懼退。語所親曰。上疑我矣。乃謀反。當是時。霍慶侯張翼。晉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壽。東莞伯何榮。都督黃恪。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及諸武臣。嘗為玉部將者。玉乃遣親信召之。晨夜會私宅。謀議集士卒。及諸家奴。伏甲將為變。約東已定。為錦衣衛指揮蔣獻所告。命羣臣訊狀。其實磔于市。夷三族。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論死者。可二萬人。蔓衍過于胡惟庸。三月辛酉。會寧侯張溫。都督蕭用。瀋陽侯察罕。坐藍玉黨伏誅。

九月。詔胡黨藍黨除已捕在官者。外其未發不究。

谷應泰曰。昔者太公賜履。南至穆陵。鬻熊論封。奄有江漢。以故土田圭瓚。勒之景鐘。而彤弓盧矢。銘之太常。用以分王功臣。永保厥世。其盛典也。乃高帝刑馬。締結鎖閣。誓國伍胥。屬鏤。遺介推于綿上。試文種于地下。弓藏鳥盡。良足悲矣。明太祖力戰中原。躬擐甲冑。櫛風沐雨。穎茅土之爪牙。枕戈臥鼓。藉苴林之虓虎。洪武三年。大告武成。論功行賞。公爵者十人。侯爵者三十八人。鐵券丹書。誓諸白水。河帶山礪。爰及苗裔。主非無勞之賜。臣亦非無功之奉也。獨奈何惟庸。復登藏兵。藍玉家奴。哀甲。張教不軌。逼漢祖於柏人。宣武稱兵。追黃鬚于

姑孰遂乃爵除五等。禍及三宗。然而推其始。初胡以傾邪升鼎。耳藍以寵利居成功。不學無術。器小任重。宜其及也。乃論者以光武保全功臣。所封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特進朝請。故君臣之恩。始終不替。鹿鳴天保。若魚水焉。然予考太祖之分封也。至尊貴者無過韓國。食祿四十石。魏國食祿五十石。未嘗裂土自主也。至任用者。出師則本于廟算。還軍則歸之禁旅。亦未嘗得專征伐也。凡此內安外攘。勢若犬牙。強幹弱枝。何難控禦。而所以一人跋扈。遂疑尾大之圖。倉卒啟機。傳會難明之事。株連者四萬。失侯者二十。周內深文。亦云慘矣。夫淮陰陽夏。就令闕通。彭越。張敖。罪無相及。而况皂隸之後。漸乃式微。耐金之舉。以次削除。寧有朝登盟府。夕繫檻車。口血未乾。爰書遂擬。以致善長自縊。景濂道。凶蕭何三木而就。微望之仰藥。而自殺。豈尚功之典。不設于齊侯。而議功之條。不載于周禮耶。雖然。高帝晚年。甘露慶雲。屢書于冊。而醴泉之詐。與貶爵削封。播告于外。而伏甲之謀起。是則胡藍之覺。抑亦鳳德之哀也。至若徐中山之忠志無疵。李岐陽之好學。飭行。湯信公之聽命。唯謹。沐西平之居費不驕。並皆攀龍鱗而有功。履虎尾而不啞。嗚呼。與畢散之徒爭烈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四

開國規模

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李善長徐達等。率羣臣奉太祖即吳王位。以李善長為中書右相國。徐達為中書左相國。太祖退朝。語善長等曰。建國之初。先正綱紀。先禮。元氏主荒。臣專。令儀鑒之。三月。置起居給事中。日侍左右。記言動。諭中書省臣。許山林士伍。上書劾用。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有學識者。辟赴中書。夏四月甲午。太祖退朝。語侍臣孔克仁曰。秦主虐。臣佞。天下叛之。漢高起布衣。寬大善駕馭。遂帝天下。今元政弛極。豪傑蜂起。皆不修法度。以明軍政。因感歎久之。五月。太祖御白虎殿。閱漢書。問宋濂孔克仁。漢治何不三代也。克仁曰。王霸之道。雜太祖曰。咎將誰始。曰。在高祖。太祖曰。然。高祖創業。未遑禮樂。孝文時。當制作。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使漢家終于如是。三代有其時。而能為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為之。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為之者也。二十六年。夏六月。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王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闡明聖賢之學。尤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良規。孔子之

言誠萬世師也。十二月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郊社遂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命有司建園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昊天上帝建方丘于鍾山之陰以夏至祀皇土地祇及建廟社立宮室己巳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太祖見雕琢奇麗者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千古之上茅茨而聖離峻而亡吾節儉是寶民力其毋殫乎禁箋文頌美論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週觀羣下所進箋文多譽少規殊非君臣相成之道其一切禁止太祖吳元年春正月戊戌諭中書省臣曰吾昔在中嘗空腹出戰得粗厲甚甘今未嘗忘之太平應天宣城諸郡吾渡江開創地供億尤勞其免太平租稅六年應天宣城諸郡一年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乃下令設文武二科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三年一開舉夏五月下令曰予本布衣因亂撫定江左十有三年中原之民流離顛頓尚無所歸吾乃積粟控弦其徐宿濠泗壽邳襄陽安陸免徭賦三年六月諭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於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古人用刑本求生人非求殺人故欽恤為用刑之本又諭中書省臣曰法有連坐之條吾以為鞠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其身先王不及笞罰勿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參政楊憲對曰先王用刑時輕時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重治之則犯者益眾太祖曰民之為惡如衣之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夫威以刑戮而不敢犯其術淺矣且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故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無死之道秋七月乙亥太祖御戟門閱雅樂自擊石磬石士朱升辨五音候宮為徵起居注熊鼎曰八音石聲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百獸率舞太祖曰樂以人聲為主八音諧矣鼎曰樂不外求在于君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無不和太祖深然之除郡縣官定賜予道里之費以養廉也九月甲戌朔太廟成癸卯新內三殿成曰奉天華蓋謹身左右樓曰文樓武樓殿之後為宮前曰乾清後曰坤前宮以次序列皆樸素不為飾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太祖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甃地太祖曰敦崇儉樸猶恐習於奢華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侈麗言者慚而退冬十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上左先是承元制尚右至是改之以右相國李

善長為左相國。勅禮官建元右丞余闕。江州總管李黼。御史大夫福壽祠歲時祀之。甲寅。命書省定律令。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上下滋弊。至是臺察已立。按察司將巡歷郡縣。乃命善長楊憲傳獄劉基陶安等詳定論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貪吏則藉手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適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吾與卿面議斟酌之。庶可為久遠之法。已而律令成。太祖親閱。視去煩減重。命頒行之。十一月甲午。圍王成。太祖出視。世子從行。太祖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晨身不離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戶。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居處食用。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苦於饑寒。若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堪命矣。十二月丁未。以先聖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學襲封衍聖公。癸丑。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率文武羣臣勸進。太祖辭固請不許。明日復請。許之。辛酉。善長率羣臣以即位禮儀進。甲子。太祖御新宮。以羣臣推戴之意。祭上帝神祇。

太祖洪武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上祀天地於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詣太廟。追尊四代祖考。丁丑。大宴羣臣於奉天殿。上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君上樂聞忠讜。而臣下循默不言。或臣下抗言直諫。而君上飾非拒諫。比來朕每發言。百官唯訥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可以直言者。自今宜盡忠諫。以匡朕不逮。辛丑。命廷臣兼東宮官。先是中書及都督府議。做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上曰。元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類是與。豈可取法。且吾子年齒未長。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傳。博通古今。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做彼作中書令乎。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上曰。朕以廷臣有德望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江充之事。可為明鑒。朕今立法。令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體。君臣一心。於是以太子善長為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詹事。楊憲傳獄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上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聽斷不明。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

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狃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不可忘也。上欲官外戚。后曰。國家官爵。當用賢能。妾家親屬。未必有可用之才。且聞前世外戚。家多驕淫。不守法度。每致覆敗。陛下加恩妾族。厚其賜予。使得保守足矣。若非才而官之。恃寵致敗。非妾所願也。上遂止。上督罷從容。謂劉基章溢曰。朕起淮右。以有天下。戰陣之際。橫罹鋒鏑者多。常惻然于懷。夫喪亂之民。思治安。猶饑渴之望飲食。若更毆以法令。譬以藥療疾。而加之以鴆。民何賴焉。溢頓首曰。陛下深知民隱。天下蒼生之福也。上與儒臣論學術。陶安對曰。正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諸侯急於利者。多從之。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對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道。夫秦襲戰國之弊。又安得如此。天下府州縣官。來朝陛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而已。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賤人而厚己。有才敏者。或尼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諭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今欲經理以清其源。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其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畝。以定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上謂劉基曰。曩者羣雄角逐。生民塗炭。今天下次第已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民之道。在於寬仁。上曰。不施實惠。而樂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民必當阜民之財。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無以遂其生。基頓首曰。此所謂以仁心行仁政也。二月。勅中書省臣。定郊社宗廟禮以聞。於是李善長傳獄陶安等。引古酌今。擬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大明夜。明皇太歲。從夏至祀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四代各一廟。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祭。及歲除。則合祭於高廟。社稷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從之。定衛所官軍。及將帥將兵之法。自京師及郡縣。皆立衛所。夫率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官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連。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軍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專擅。自是征伐。率以為常。丁未。詔以太牢祀孔子於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詔衣冠悉如唐制。乙丑。命中書議役法。上以立

國之初經營興作。恐役及貧民。乃命書省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項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興作。農隙用之。庚午命選國子監生侍太子讀書。三月丁未命翰林儒臣修女誡。上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于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以預政事。至于嬪嬙。不過備職事。侍中御若寵之太過。則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內嬖惑人。甚于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為所惑者。卿等纂修女誡。及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甲申徐達奏。上所獲山東土地甲兵數。時近臣因進言。山東有銀場。可興舉者。上曰。銀場之弊。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今凋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慙而退。乙酉。蘄州進竹篔簹。命却之。諭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無玩好之飾。今蘄州進竹篔簹。未有命而來獻。天下聞風。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其勿受。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獻。夏四月丁未。命圖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以示子孫。上謂侍臣曰。朕本農家。祖父皆長者。積善餘慶。以及于朕。今圖此者。後世子孫富貴易驕。使觀之。知王業艱難也。丙辰。禁宦官預政典兵。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壞。未嘗不為之。惋歎。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秋七月。帶刀舍人周宗上疏。請府州縣開設學校。上嘉納之。庚寅。賑恤中原貧民。中書省臣慮財匱。上曰。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患無其心。果心注之。何憂不贍。閏七月丁未。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上語中書省臣曰。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先養其廉恥。然後責其成功。洪範曰。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乃厚賜而遣之。免吳江。廣德。太平。寧國。和。滁。水旱災。租。八月。漳州府通判王韓上言。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為心。寬大以為政。昔者周家忠厚。故垂八百年之基。漢室寬大。故開四百年之業。蓋上天生物為心。春夏長養。秋冬收藏。其間雷電霜雪。無時而搏擊。蕭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電霜雪。無時不有。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浙西既平。租賦既廣。科歛之當減。猶可議者。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上嘉納之。時及元政尚嚴厲。故律以為言。上謂宋濂等曰。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長生。卒無所得。使移此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即神仙也。始置六部官。先是中書省。惟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至是乃定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理庶務。御史

中丞劉基致仕。先是上北巡。命基同李善長留守京師。基言於上。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上然之。基素剛嚴。凡僚友有犯。即捕治之。宦者監工匠不肅。啟皇太子捕置法。宿衛舍人喪基于直舍。按治之人皆側足立。中書都事李彬。散法事。覺彬素附善長。善長託基緩其獄。基不允。遣人馳奏。請誅彬。上可其奏。時大旱。善長等方議禱雨。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欲禱雨。可殺人乎。基怒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銜之上。還怨基者。多訴于上前。善長亦言基專恣。語頗切。會基有喪。告歸許之。上幸北京。放元宮人。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旁求隱逸之士。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特命以銅為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惜。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于小至大者也。冬十月甲午。司天監進元所置水晶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鈺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命左右碎之。十一月辛丑。建大本堂。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注魏觀侍太子說書。上問太子。近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所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偏說耳。景帝為太子。時常授博士。殺吳王世子。及為帝。又聽晁錯之說。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為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為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甲辰。以孔希學襲封衍聖公。孔希大為曲阜知縣。皆世襲。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司。尼山洙泗二書院。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十二月己巳。上退朝還宮。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臺觀榭。為游觀之所。誠不忍重傷民力耳。昔商紂瓊宮瑤室。天下怨之。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之費。當時國富民安。爾等常存儆戒。辛未。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時人民仍元俗。喪葬作樂。娛尸。御史高原侃奏禁之。

二年春正月庚子。上御奉天門。召元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上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躓。強急則絕。民急則亂。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于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縱弛。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免中原田租。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眾渡江。十有四年。命將北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懼然饋迎。近平燕都。下晉冀。民久被兵。困征斂。其北平山西。免今年稅糧。河南諸郡。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亦行。

蜀免秦隴新附之民俱如一體以稱朕意。免江南田租。詔曰朕渡江之始。駐兵太。繼克鎮江。下宣城西征北伐。固不底定。朕念創業之初。諸郡供億繁重。嘗深憫之。今天下十定其九。太平應天鎮江。免糧稅一年。甯國廣德無為。滁和亦如之。二月丙寅。詔修元史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史所以勸懲不可廢。乃詔左丞相李善長。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總裁徽。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取元經世大典諸書。資參考。又遺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采訪元統至正事績。壬午。上躬耕藉田於南郊。既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于北郊。以為祭祀衣服。三月戊申。上與詹同論文章。上曰。古人為文章。以明道德。通世務。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誦之。使人忠義感激。近世文士。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夏四月癸巳。淮安甯國鎮江揚州台州各獻瑞麥。一莖五穗。三穗者甚眾。羣臣賀。上曰。朕為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使三光平。寒暑時。為國家之瑞。不以物為瑞也。漢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好功生事。卒使海內空虛。其後神爵甘露之侈。至山崩地震。而漢德於於是乎衰。由此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己而禮部尚書崔亮奏。祥瑞國家休徵。按唐六典。四瑞有大瑞。上瑞。中瑞。下瑞。大瑞。景星慶雲。麟鳳龜龍之類。上瑞。白狼赤兔之類。中瑞。蒼烏朱雁之類。下瑞。岐麥嘉禾芝草連理枝之類。今擬祥瑞合大瑞者。所司表奏。餘瑞。驗實圖進。上曰。卿等所議。但及祥瑞。而不及災異。不知災異。乃上天示戒。所繫尤重。今後四方。或有災異。無論大小。皆令所司。即時飛奏。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體。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密室自裁。未嘗鄙辱之。詹同因取大戴禮賈誼疏以進。六月丁卯。諭國子學官教養人才。國子生習騎射。秋八月己巳。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上曰。朕觀周禮。閹寺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為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為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于酒漿醢醢。司服守祧。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侍臣曰。求善。良于中。消百無二用。為耳目。即且目蔽。用為腹心。即腹心病。敵之道。但當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恐畏法則檢束。監察御史。雖豫請命。府州縣長吏。月朔會民讀法。詔儒臣纂修禮書。九月。上詔問羣臣。建都之地。或言關中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汴梁亦宋舊京。或言北平宮室完備。上以平定之初。民未休息。供給力役。悉資江南。建業長江天塹。足以立國。臨濠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詔以為中都。冬十月辛巳。詔天下郡縣皆立學。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設。名存實亡。兵革以來。人習戰鬪。朕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

道學校為本。令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於是詔府設教授一。訓導三。生員四十人。州設學正一。訓導三。生員三十人。縣設教諭一。訓導三。生員二十人。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三年春二月壬戌。上行後苑。見鵲巢卵翼之勞。喟然而歎。令羣臣親老者許歸養。召浙西蘇州富民至京師。面諭無凌弱。毋貪貧。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母。和睦親族。周恤貧乏。各賜酒食而遣之。戊子。詔天下有司推訪賢才。

三月庚寅。免應天徽州等十三府州。河南山東北平稅糧。丁酉。鄭州知州蘇琦上言三事。一。關輔平涼北平遠右餘孽未平。調兵轉粟。事難卒辦。請議屯田積粟。以示久長。一。選重臣才兼文武。練達邊務者。分鎮要害。懷之以德。其沙漢非要害處。當毀其城郭。徙人民于內地。一。懇田以實中原。自辛卯河南兵起。天下騷然。十年之間。耕桑之地。變為草莽。宜責之守令。召誘流徙未入籍之民。官給牛種。及時耕耨。其守令能增戶開田。從巡歷御史按察司申舉。書奏。命中書省采行之。夏四月。以危素為翰林侍讀學士。已謫素居和州。素居弘文館。一日上御東閣。聞履聲。素索

上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有是謫。素踰年卒。夏五月甲午。置司農司。上以中原兵興以來。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官以領之。於是設司開治所於河南。乙未。嚴宮闈之政。著為令。俾世守之。上以元末宮嬪女謁私通外臣。或番僧入宮。攝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瀆褻亂。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為典。皇后止得治宮中婦事。宮門之外。不得與馬

宮費奏自尚宮。內使監覆之。始支部。違者死。私書出外者。罪如之。宮人疾言其狀。徵藥。羣臣命婦。節慶朔望。朝見中宮。無故不得入。人君無見外命婦。禮天子親王后妃。宮嬪慎選良家子女。進者勿受。己亥。詔設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策律五事

試之。詔曰成周之際。取才子于貢士。賢者在職。民有士君子之行。漢唐宋科舉。但貴詞章。不求德藝。前元設科取士。權家勢要。結納奔競。賢者恥與並進。甘隱山林。自今八月為始。特設科舉。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其中選者。朕將親筆于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非由科舉者。毋得為官。許高麗安南占城諸國。以鄉貢赴試于京師。丁未。詔

行大射禮。令太學生及天下郡縣學生員皆習射。辛亥。詔定服色。禮部奏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國家取法周漢唐宋以為治。尚赤為宜。上從之。六月癸亥。詔嶽鎮海濱。並去前代所封名號。以

山水本名稱其神。禁淫祠。免蘇州通糧。詔蘇松嘉湖杭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耕種。以所種田為世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三年不徵稅。時徙者四千餘戶。秋九月。大明集禮書成。詔刊行之。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為綱。所該之目。吉禮十四。曰祀天。曰祀地。曰宗廟。曰社稷。曰朝日。曰夕月。曰先農。曰大歲。風雷雲雨。師。曰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曰旗纛。曰馬祖。先牧。社馬。步。曰祭厲。曰祀典神祇。曰三皇孔子。嘉禮五日。朝會。白册拜。曰禮冠。曰婚。曰鄉飲酒禮。賓禮二。曰朝貢。曰遣使。軍禮三。曰親征。曰遣將。曰大射。禮二。曰吊賻。曰喪儀。又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曰鍾律。曰雅樂。曰俗樂。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皆備具。通五十卷。冬十月丙辰。御史袁凱言保全功臣之道。從之。勅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與諸將說書。

四年春二月。免太平鎮江甯國田租。命工部遣官往廣東買耕牛。給中原屯種之民。三月。策試進士於奉天殿。始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寢。祀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陳州祀伏羲。殷高宗。孟津祀漢光武。洛陽祀漢明帝。章帝。鄭州祀周世宗。鞏縣祀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榮河祀商湯。在山東者二。東平祀唐堯。曲阜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祀殷中宗。滑縣祀顓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鄖縣祀神農。齊遠祀虞舜。在浙西者二。會稽祀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部祀黃帝。咸陽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漢高帝。文帝。景興。平祀漢武帝。長安祀漢宣帝。三原祀唐高祖。醴泉祀唐太宗。蒲城祀唐憲宗。涇陽祀唐宣宗。閏三月。命吏部定內監等官品秩。自監正令五品以下。至從七品有差。上謂侍臣曰。古之官監。不過司農。皆供使令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吾防之極嚴。犯法者必斥去之。履霜堅冰之意也。夏五月。免江西浙江田租。六月戊申。吏部尚書詹曠。禮部尚書陶凱。作宴享九奏樂章。曰本太初曰仰大明。曰民初生。曰品物亨。曰御六龍。曰泰階平。曰君德成。曰聖道成。曰樂清寧。以上以協律善之。悉屏俗樂。秋八月。免淮揚臨濠秦滁無為田租。上手書問劉基曰。近西蜀平。疆宇恢廣。元以寬失天下。朕救之以猛。然小人但喜寬。遂恣誹謗。今天鳴八載。日中黑子疊見。卿宜條悉以聞。基上言。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上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五年夏六月甲辰。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辭。懸于宮中。定宦官禁令。冬十二月甲戌。勅中書命有司考課。必有學校農桑之績。違者降罰。已而莒州日照知縣馬亮。考滿無課。農興學之效。而長于督進。命黜之。山西汾州考

平遠主簿成樂能恢辦商稅。上曰：恢辦是額外取民也。主簿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為能。州之考非是。命吏部移文記責。命仍祀孟子。初國子監請釋奠，命罷孟子祀。至是，上曰：孟子闢邪說，辨異端，發明先聖之道，其復之。

六年春正月，來朝守令陞辭，諭以慈祥，豈弟毋作偽。甲寅，以舉人張唯王璉等為編修，入文華堂肄業。詔太子贊

善宋濂正字，桂彥長為之師。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定其優劣，賜白金弓矢鞍馬，寵遇甚隆。二月甲午，詔暫罷科

舉，令有司察舉賢才。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求天下賢才，以資任用。今所司多取文詞，及試用之，不能措諸行

事者，甚眾。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甚非所以稱朕意也。其暫罷天下科舉，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

本，文藝次之。夏四月，命吏部訪求天下賢才。修昭鑒祖訓錄成，初上命陶凱等采摭漢唐以來藩王可為觀戒

者，書成賜名昭鑒祖訓錄目十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義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

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上親為之，叙頒賜諸王。秋八月，上嘗從容詔正字，桂彥良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

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時上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頗用重典，上謂彥

良曰：法數行而輒犯，奈何。彥良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也。九月庚戌，詔禁對偶文辭，命

翰林院儒臣擇唐宋名儒箋表，可為法者，羣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令中書省頒為式。冬

十月壬辰，令考究前代糾劾內官法。十二月，令郡縣止存大寺觀一僧道，併居焉。禁女子四十下者為尼。冬

七年春正月，庚午，令六部官毋得輕調。有年老者，就本部陞用。諭吏部曰：古稱任官惟賢才，凡郡縣得一賢守，令如

穎川有貢，霸中亦有魯恭，何憂不治。今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而設官與繁劇同，其量減之。

八年春正月，甲子，詔天下郡縣訪窮民無依者，給衣食屋舍。丁亥，詔天下問里皆立社學，延師儒教子弟。有司以時

程督，上以北方喪亂之後，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往各郡分教，諭曰：資治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

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給廩食衣服而遣之。山陽民父得罪當杖，子請代，上曰：朕為孝子，屈法持

釋之。十二月，陝州人獻天書。

九年夏六月，詔改中書行省為承宣布政使司。秋九月，中書省奏福建參政魏鑑懼莊管死奸吏，上曰：君之馭臣

以禮，臣馭吏以法。吏詐則政蠹，政蠹則民病。朕嘗令吏卒違法，繩之以死，有司多不法，為下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

何。今兩參政能實奸吏於極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特賜靈書勞之。閏九月庚寅。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山西平遙訓導葉居升聞詔。謂人曰。今天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患小。其一事難知而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雖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乃上言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曰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分封太侈。則國祚不固。臣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有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也。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以致亡滅。陛下所以痛懲其弊而橋柱之者也。姑以當今刑法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求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又剛定儒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宥寬全活者眾。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無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唐太宗曰。鸞籠之家。欲歲之疫。非欲害于人。欲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嚴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敘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辱為幸。以屯田不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之士。網羅摭撫。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泊乎居官言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為常。少不願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為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厲。而為善者急。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林矣。未聞寔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若之聲。充斥園邑。朝廷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賊人偽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而乃勞重兵以討之。彼即驚駭潰散。蕪之深山大壑。人迹不能追跡之地。捕之數年。既無其方。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遣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難犬不得甯息。況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于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乃就附籍者。取其數者。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臣恐自茲之後。北都戶口不復得增矣。凡此皆臣所

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救小過。明詔天下。備舉八議之法。嚴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至高帝。至於文景。而後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臣謂天下趨於治也。猶冰堅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求治之道。莫先于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流俗失世。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為急務。至于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不問。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時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守令亦鮮有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首重社學。守令徒具文案。備照刷而已。乃憲司分部按臨。亦且循習故常。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為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為何物。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條舉綱目。至于聽訟。獄獄其一事耳。今專以訟獄為要務。以獲賍多者為稱職。以事績者少為闕算。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為虛文。未節而不暇舉。此風憲未有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而卒不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司徒升於太學。太學正升諸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定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今使天下郡縣生員。升于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閉亦有之。世間奇才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未可拘于常法。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不多。選任名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之。賢者能有幾人乎。凡此皆臣所謂求速太速之過也。書奏連問。庾死獄中。冬十月。上與侍臣論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四裔之禍。曰。未必靈而後風入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由是矣。漢亡於外戚。閹寺。唐亡於藩鎮。戎狄。然制之有道。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私愛。苟犯正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職在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壅蔽。謹威福。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財。歸有司。兵待符調。豈有跋扈之憂。至于御四裔。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常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省。亦係社稷無窮之利也。十二月。諭中書省。凡職官聽選者。早與銓注。勿使費用之絕。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

十年春正月工部承差張致中上言三事其一慎擇監察御史二京師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歛散三北方開墾曠土令農民自實畝數以定稅糧守令不得責里甲虛增額數擢為宛平知縣二月免仕者徭役著為令夏五月有內侍以久侍內庭從容言及政事上即日斥遣還鄉今終身不齒論羣臣曰聞寺之人在左右久其小信小忠足以固結君心及其久也假威竊權勢遂至于不可抑朕立法寺人不許預政事今決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六月詔天下臣民言事得實封直達御前秋八月庚戌改建國丘于南郊先是郊祀一如周禮行之既久風雨不時災異迭見上謂天地猶父母父母異處人情有所未安乃命即園丘舊址為壇而以屋覆之召大祀殿癸丑改建社稷壇于午門之右共為一壇十一月丁亥冬至合祀天地奉天殿是年免河南山西廣東湖廣田租

十一年春三月禁奏事關白中書省

十二年春三月上退朝御便殿召儒臣論治道以國子學官李思迪馬懿獨無言謫之

十三年春正月詔罷中書省陞六部官秩如古六卿之制現湖藍三月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稅糧額初王師圍姑蘇久不下上怒其民附寇且困于富室而更為死守因取諸豪族租簿仍應付有司俾如其數為額蓋以懲一時也至是乃命減其額舊一畝斗七升五升至四斗五升者減之十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止徵三斗五

月詔免天下今年田租還山西軍二萬四千人為民

十四年春三月上以北方自喪亂後經籍殘缺命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秋七月舉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以何德忠金思存等為參政參議諸官

十五年夏四月辛巳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取西成水銀坑斤之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鉄請如元時置鍊冶都提舉司轄之歲可收鉄百餘萬斤上命杖之流海外五月遣使求經明行修之士廣東儒士上治

平策數千言上以其不及用賢責之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泰江夏人有學行故不次擢用上一日錄囚畢命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覆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嘉悉從之

秋九月晉府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十二事曰法天道廣地理順人心養聖德培國脈開經筵精選審刑罰

敦教化馭四裔蒐才俊廣咨訪上嘉納之

十六年夏四月刑部尚書開濟議法乃密上曰竭澤而漁害及鯢鱓焚林而田禍及麋穀巧密之法百姓何堪非朕

所望也。濟強敏綜核。善深文。其能自脫。當獄借死囚脫代。獄吏發之。搥獄吏死。冬十月。下濟獄伏誅。

十七年春三月。戊戌。頒行科成式。凡三年大比鄉試。三場。八月初九日。試四書義三。經義四。四書義主朱子集傳。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日。試論一判語五。詔誥章表內科。十五日。試經史策五。禮部會試。以二月。與鄉試同。其舉人則國子學生。府州縣學生。暨儒士。未仕官之未入流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主生徒。罷官更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俱不許入試。秋七月。丁酉。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監文移往來。冬十月。丁亥。以秀才宋矩等十七人為監察御史。

十八年春正月。上諭戶部農桑衣食之本。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華靡。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庶民衣錦繡。

十九年春三月。上諭戶部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樽節用度。自有餘饒。輕徭抑末。使得盡力農桑。自然家給人足。毋事聚斂傷國體。秋七月。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送京師。八月。上與侍臣論宋太宗改封。庫為內藏庫。上曰。人君以四海為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是。他如漢靈帝。西苑。唐德宗。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宋自乾德間。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藉其數。償于內藏。課賦有餘。則償之。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內藏既盈。乃以牙簽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簽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為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財利之端。及其後世。用于兵革。三司財用耗竭。內藏積而不發。聞有發緡錢幾十萬。佐軍需者。便以為能行其所難。皆由宗太不能善治故也。

二十年春正月。上聞錦衣衛多以非法訊鞫罪囚。命取其刑具悉焚之。所繫囚仍送刑部審理。閏六月。申養老之政于天下。秋七月。有請立武學祀太公。上曰。文武非二塗也。太公從祀帝王廟。罷其舊祀。

二十一年夏四月。庶吉儼縉。上言陛下取天下于羣盜。救生民于塗炭。此帝王之功也。絕女寵。寺人之患。占聲色。遊畋之樂。此帝王之畧也。乃國初至今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云。世不絕賢。又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陛下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良由誠信有間。而用刑太繁也。嘗聞陛下震怒誅鋤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陛下又好

觀道德心經說苑韻府諸書。臣竊謂劉向學不純師。陰氏韻府。寒士叢說。臣願陛下聚儒生。上沂唐虞夏商周紀之
與下及闢關濂洛之傳。令臣執筆而隨其後。若夫配天宜覆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俗樂可肆。官使
非人道所為。痛懲法外之刑。永革余城之役。婦女帷簿不修。方今連繫。大臣過惡當誅。且勿加戮。做古蓋田呂氏令
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率先以旌勸之行。授田均田之制。舉常平義倉之法。古時書院學田興復而廣益之。
此化原所由始也。至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則又何取乎義。夫節婦哉。夫萊威之潔。衣服之舉。儀文
之備。此畏天之末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鈞距之女。此治民之末也。上手持其疏。稱縉奇才。然以其言頗迂不及
行。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上與翰林學士劉三吾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上曰。地
有南北。民無二心。德以化君子。威以制小人。不因乎地也。
二十三年。春正月。削潮州生員陳質。軍籍質父成大。質已死。有司取質補伍。質上書請卒業。上曰。國家得一卒。易得
一才難。朕豈少一持戟之士乎。許之。除其伍。
二十五年。秋七月。命嶺州學正吳從權。山陰教諭張恒。給由至京師。上問民間疾苦。皆對曰。不知也。而非職事。上曰。
宋儒胡瑗為蘇湖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聖賢之道。所以濟世也。民情不知。則所教何事。其竄之極邊。命刑部榜
諭天下學校。九月。詔求通曉歷數。推往來者。爵封侯。山東監生周敬。上疏諫。畧曰。國祚脩短。在德厚薄。非歷數
可定。陛下但當脩德。則國祚自傳萬世。陛下連年征伐。臣民皆以為恥。不得傳國寶。臣聞傳國寶出自楚平王。秦始皇
名之曰御璽。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方今力役繁興。戶口雖多。民
勞者眾。賦歛過厚。倉廩雖實。民貧者多。教化博矣。而民不悅。法度嚴矣。而民不服。豈言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
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
願眾。于是多取軍士。廣積稅糧。征伐之功。無虛日。土木之工。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十
三年。大殺京民。不分臧否。豈無善人君子。偶入註誤之中。方今水旱連年。未臻大稔。未必非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
所致也。疏奏。上頗納其言。北征之意稍息。
二十六年。夏四月。詔戶部諭天下有司。凡遇成饑。先發倉廩貸民。然後奏請著為令。秋七月。戊申。選秀才張宗濬。

等。隨詹事府左春坊官分班直文華殿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才藝諸故事。日以為常。尋以東宮官屬闕。徵浦江鄭王二姓子弟三十以上者。選用九月甲子。以鄭濟為左春坊右庶子。未幾擢鄭沂為禮部尚書。冬十一月。天下學官入觀。上親詢以民間政事。得失。奏州訓導。門克新數對亮直。紹興府教授王俊華。文辭工瞻。上擢克新為左贊善。俊華右贊善。謂之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二十七年。夏四月。庚戌。上謂工部曰。人之常情。飽則忘饑。暖則忘寒。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比年以來。時歲頗豐。預防之計。不可不早。爾工部其論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粟授以種植法。又益種棉花。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秋九月。庚申。寰宇通書成。方隅之目。有八。東距遼東。都司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踰廣東。崖州。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太平。大寧。衛。西北至陝西。甘肅。縱一萬一千五百里。四裔不與焉。

二十八年。夏六月。己丑。諭羣臣。禁刺。罪。罰。之刑。秋七月。有道士獻書。上曰。朕將躋天下生民于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命却之。

二十九年。春三月。壬申。詔文廟從祀。罷楊雄。進董仲舒。從行人司副楊砥言也。

三十年。夏五月。甲寅。大明律告成。刊布中外。上御午門。諭群臣以祥刑之意。諭侍讀張信。侍講戴彝。以論思為職。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諫論。補益世道。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擢用之意。九月。辛亥。命戶部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選年老耆者。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路。又令民每時置一鼓。凡遇農桑時。月晨起。擊鼓。會田所怠惰者。里老督責之。里老不勸督者。罰。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賙給。十一月。上御奉天殿。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上問。制用幾何。對曰。五百貫。上曰。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命切戒之。

三十一年。春正月。上以山東河南多惰于農事。命戶部遣人材分詣各郡縣。督民耕種。具籍所種田地。與收穀粟之數以聞。

月史記事本末

卷十四

十一

谷應泰曰。太祖以淮西布衣。仗劍討亂。十五年之間。遂成帝業。開明堂。禮上帝。功云烈矣。然而身在行間。手不輟書。禮致儒臣。深思治道。慨自宋葉。凌遲生民。無主。西京禮樂。失自周。遺晉代風流。亡于江左。繼之元人。失馭。濁亂乖離。自古禍亂。浸淫。聖學。故廢。未有若是之酷者也。非帝神靈。崛起。智勇。挺興。亦烏能克勸禍亂。率由舊章。

播亂反正。若斯之速者乎。觀其懲官寺之失。而禁內官預政。懲女寵之禍。而戒母后臨朝。懲外戚之亂。而令不封后。家懲藩鎮之變。而制武臣不預兵食。禍本亂階。防維畧盡。至於著律令。定典禮。置百官。立宗廟。設軍衛。建學校。無不損益質文。斟酌美備。考百王之蹟。深明治亂之故。振墜緒于秦灰。永貽謀于周曆。夫沛公老死。行間漢治。盡仍秦弊。光武同符高祖。三公僅參吏治。唐美貞觀。內多漸德。宋推藝祖。外寡經營。求其網羅前哲。範圍後王。概乎未之逮也。觀其官制典禮。律令實訓。女誡卧俾。木鐸相訓。大言炎炎。至文郁郁。義監二代。法備三千。共貫同條。金聲玉振。所以吳札初來。必觀周禮。武王下車。不改商舊。蓋集大成者。難為毀繼。至善者。難為功龍。門作史。不成謗帝之書。陸機悲吳。猶能著辨亡之論。以視秦中父老。誇美三章。宋室子孫。侈功杯酒。方斯盛軌。風云陋矣。而或者謂其殊戮。廣封宗室。猜疑豪傑。遷徙富民。直言廣死獄中。詩過譎成荒傲。賈誼流涕于劍盤。絳侯推心于櫓背。所以七國之釁。實啟養難。黃巾之禍。不無食報。河北降城。竟無男子。青城仗節。獨有侍郎。或亦作法之涼。遂有天道之還乎。蓋下都城陷。盡殲諸王。元季群雄。率起大盜。因而懲。不無吹美。帝性沈鷲。果于屠殺。微類漢高。選美唐宗。或以此耳。觀然隋文不永。謂以急亡。晉武短祚。又以寬政。矯枉之不妨過正。或亦英雄之善識時務。即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觀其開國規模。弘遠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五

削奪諸藩

太祖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建文帝即位。詔改明年為建文元年。帝太祖之孫懿。又太子之子也。生十年而懿文卒。高祖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群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富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憂高皇曰。善。九月庚寅。立為皇太孫。時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一日太孫坐東角門。召侍讀太常卿黃子澄告之曰。諸叔各擁重兵。何以制之。子澄以漢平七國事為對。太孫喜曰。吾獲是謀。無慮矣。初太祖建都金陵。去邊塞六七千里。元裔時出沒塞下。捕殺吏卒。以故命並邊諸王。得專制國中。擁三護衛重兵。遣將徵諸路兵。必關白親王。乃發洪武九年。五星素度。日月相刑。訓導葉屋升。應詔陳言。極論分封太侈。略曰。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據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日月相刑。則月敢抗于日者。臣敢抗于君矣。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國家懲宋元孤立宗室。

不競之弊。秦晉漢齊梁楚吳割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威。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之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待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國也。何不據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搆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遂相擁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太祖怒繫死獄中。後無敢言者。至是太祖崩。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于世。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于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美哀念之。有皇太孫允攸。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俱因其故。勿改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辛卯。皇太孫即皇帝位。葬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疎間也。六月。戶部侍郎卓啟密奏。裁抑宗藩。疏入不報。于是燕周齊湘代岷諸王。頗相煽動。有流言聞于朝。帝患之。謀諸齊秦。秦與黃子澄。首建削奪議。乃以事屬秦子澄。一日罷朝。召子澄曰。先生隱昔東角門之言乎。對曰。不敢忘。子澄退。與齊秦謀之。秦曰。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當先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久。卒難圖。宜先取周。周剪燕手足。即燕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隆。調兵猝至河南。圍之。執周王及其世子妃嬪。送京師。削爵為庶人。遷之雲南。冬十一月。代王居藩。有貪虐狀。方孝儒請以道化道之。帝遣之入蜀。使與蜀王居時。蜀王素以賢聞。故也。十二月。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論時政曰。我高皇帝。上法三代之公。下洗羸秦之陋。封建諸王。凡以護中國。屏四裔。為聖子神孫計。至遠也。夫何地大兵。強易以生亂。今諸藩驕逸。違制不削。則廢法削之。則傷恩。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臣愚謂。今宜師其意。勿思晁錯削奪之策。效祖父偃推恩之令。西北諸王子弟。分封於東南。東南諸王子弟。分封于西北。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矣。臣又願陛下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問不絕。賢如河間。東平者。下詔褒賞不

法如淮南濟北者。始犯則容。再犯則赦。三犯而不改。則告廟削地而廢處之。寧有不服者哉。上嘉之。然不能用。建文元年春二月。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更定官制。夏四月。告岷王梗不法事。削其護衛。誅其導惡指揮宗麟。廢為庶人。又以湘王栢為造鈔及擅殺人。降勅切責。仍遣使以兵迫執之。湘王曰。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決。身高皇帝子。南面為王。豈能辱僕隸乎。求生活乎。遂闔宮自焚死。又以人告齊王榭陰事。詔至京。廢為庶人。拘繫之。幽代王桂于大同。廢為庶人。未幾靖難兵起。

谷應泰曰。聞之周南始化二公分陝及其東。禮晉鄭馬依以故。眾建諸侯。分王子弟。屏藩天室。拱衛京師。勢甚重也。高皇帝大寶既定。剪桐論封。燕王居北平。代王居代郡。寧王居大寧。基布星羅。屹然在社。揣其深謀。不特維城之磐石。抑亦北門之鎖鑰耳。惟是並州警備多蓄重兵。馬邑防秋。得專節制。鄭京城實危。莊公晉曲沃實弒孝侯。大都耦國禍之本也。又況秦晉四府。湘岷六藩。莫不帝制自為。偃蹇坐大。藉神明之胃。挾肺腑之尊。楊水以齟齬而興。周道以親親而弱。變所從來。非無故矣。況乎冲齡御極。主少國疑。強宗亂家。視同報獻。斯時賈生抱哭。即召吳楚之兵。主父設謀。便啓晉陽之甲。將使三家盡分公室。餘地悉入虜廷。正所謂養虎貽患。蓄必潰者也。故論者以建文之失。在于削諸藩。而予則以諸藩者。削亦反。不削亦反。論者又以建文之失。在于削強藩。而予則以不削強藩者。燕王最強最先反。甯王次強。必次反。毋怪齊秦黃子澄等。拊膺晉火。握手闔門。次第除計。安宗社。然而忠則竭矣。算亦稍絀焉。考其時。周王岷王。都被掩捕。齊藩代藩。並皆坐廢。甯邸護衛。見削。湘王闔宮自焚。數月之內。大獄屢興。案驗未明。皆歸不訖。必託蒼天。以報仇生皇家。而勿願者。況又中涓入燕。逮繫官屬。幾于十王。並戕七國。行誅興起。兵端非無口實矣。以予論之。方太祖小祥之時。正諸藩遺子之日。宜于大內置百孫院。因而留之。仍擇名臣傳之禮義。四小侯就學于漢。即長安君入質于秦也。而又分命洪武舊勳。以撫綏為名。開闡通州。分屯河濟。倣亞夫之取。壁立辛毗于軍門。仍賜溫綸。躬行德化。梁王罪狀。咸悉燒除。吳王不臣錫之几杖。則天潢諸嗣。逆節雖萌。反形猶戢。而侯諸子弟。年各冠婚。即以一尺之詔。分裂其地。國小則永無邪心。內割則未遑外事。天下亂絲。可徐理而解也。獨奈何葉居升之奏。被譴于高皇。而方孝孺之謀。不行於嗣主。比齊黃輩。分道徵兵。直出無策。而石頭被詔。激變蘇峻。峻江陵蒙討。逼反桓玄。謀之不臧。誰執其咎。或連燕兵南下。建業合圍。而谷穗獻門。安楹首附。周齊列藩。以次復爵。同恩相保。理固然也。獨是蜀王之賢。無與與

廢之謀起。然評論之外。雖河間之書。集博士而畢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俱靡。何以加焉。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六

燕王起兵

太祖洪武三年夏四月。詔封皇子棟為燕王。太祖第四子也。

十一年冬十二月。定諸王宮城制式。太祖曰。除燕宮殿仍元舊。諸王府營造不得引以為式。

二十三年春二月。命穎國公傅友德為將軍。聽燕王節制。征沙漠。初燕王既之國。太祖欲諸王知軍旅。乃勅秦王晉

王燕王督諸將分道北征。已而秦王晉王師久不出。燕王率友德等北出。至迤都山。擒其將乃九不花。還

二十五年夏四月丙子。皇太子亮皇太孫生。而額顛稍偏。性聰穎。善讀書。然仁柔少斷。太祖每令賦詩。多不喜。一日

令之屬對。大不稱旨。復以命燕王。語乃佳。太祖常有意易儲。劉三吾曰。若然。置秦晉二王于何地。太祖乃止。

二十八年。初諸王封國時。太祖多擇名僧為傳。僧道衍知燕王當嗣大位。自言曰。大王使臣得侍奉。一白帽與大王戴。

蓋白冠。王其文皇也。燕王遂乞道衍得之道。行至燕邸。薦鄆人袁珙相術。燕王使召之。至今使者與飲于酒肆。王服衛

士服。偕衛士九人入肆。沽珙趨拜。燕王前曰。殿下何自輕如此。燕王陽不省曰。吾輩皆護衛校士也。珙不對。乃召入

詳叩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燕王恐人疑。乃佯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

三十一年閏五月。太祖崩。建文皇帝即位。遣詔止諸王入臨。會葬燕王。入將至淮安。齊泰言于帝。令人賫勅使還國。

燕王不悅。秋七月。帝命李景隆。詔周王橚。逮至京。廢為庶人。燕王見周王被執。且齊泰黃子澄用事。遂簡壯士為

護衛。以勾逃軍為名。異人術士多就之。冬十月。發感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

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於獄。十一月。燕齊有告變者。帝

問黃子澄曰。孰當先。子澄曰。燕王久稱病。日事練兵。且多賓異人。術士左右。此其機事已露。不可不急圖之。復召齊

泰問曰。今欲圖燕。燕王素善用兵。北卒又勤。奈何。泰對曰。今北邊有寇警。以邊防為名。遣將戍開平。悉調燕藩護衛兵

出塞。去其羽翼。乃可圖也。從之。乃以工部侍郎張昂為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為都指揮使。俾察燕王動靜。圖之。魏

國公徐輝祖。燕王妃同產兄也。時以燕事密告之。帝大見信用。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謀圖燕。

建文元年春正月。燕王遣長史葛誠入奏事。帝密問燕邸事。誠具實以告。遣誠還燕。使為內應。至則燕王察其色異。

心疑之。二月燕王入觀行皇道入登陸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帝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敏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禍絕本。帝覽奏袖之。其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敬曰。隋文帝楊廣。非父子耶。帝默良久曰。卿休矣。三月燕王還國。帝以都督耿獻堂北平都司事。都御史景清署北平布政司參議。皆使現燕邸事。尋皆召還。又遣官為探訪使。分巡天下。都御史暴昭探訪北平。具以燕邸事密聞于朝。請為之備。北平按察司僉事湯宗上變告按察使司陳瑛受燕金。有具謀建瑛安置廣西。遂勅都督宋忠率兵三萬及燕府護衛精銳俱遣。練忠麾下屯開平。名備邊。仍命都督耿獻堂練兵于山海關。徐凱練兵于臨清。密勅張昂謝貴嚴為之備。又召燕番騎指揮關童等入京師。燕王歸國。即託疾久之。遂稱馬。夏四月。太祖小祥。燕王遣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入臨。或曰不宜偕往。王曰。今朝廷勿疑也。及至京。齊奏請並留之。黃子澄曰。不可疑而備之。殆也。不若遣還世子兄弟。皆魏國公徐輝祖孫輝祖察高煦有異志。密奏曰。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為大患。帝以問輝祖。輝祖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已而燕兵起。高煦戮馬以行。輝祖使人追之不及。初世子入京。燕主大憂。悔暨歸。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已而燕兵起。高煦戮力為多。帝曰。吾悔不用輝祖之言。六月。燕山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燕官校于諒周鐸等陰事。建縣至京。皆傳之。有詔責燕王。王乃佯狂稱疾。走呼市中。奪酒食語多妄亂。或卧土壤。彌日不甦。張昂謝貴入問疾。王感夏圍爐。擡顛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信之。長史葛誠密告昂貴曰。燕王本無恙。公等勿懈。會燕王使其護衛百戶鄧庸詣闕奏事。齊奏請執之。具言王將舉兵。狀齊即發符遣使往。逮燕府官屬。密令謝貴張昂圖燕。使約長史葛誠指揮盧振為內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為燕王舊所信任。密勅之。使執燕王。信受命憂甚。不敢言。母疑問之。信以告母。驚曰。不可。吾故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益憂。未決。亡何勅使趣之。信然曰。何太甚也。乃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徑至門求見。乃召入。拜于床下。燕王佯為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燕王曰。疾非妄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上擒王矣。當就執。如有意勿諱。臣燕王見其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僧道衍至。謀事。適暴風雨。簷瓦墜。燕王心惡之。色不懌。道衍以為祥。王謾罵和尚。安焉得祥。道衍曰。殿下不聞乎。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墜天易。黃屋耳。王喜。有布政司吏李友直密以疏草示燕王。因留匿邸中。燕王出其疏草。示護衛指揮張王朱能等曰。此何為者。遂令王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貴等以在城。七衛並屯。田軍士

國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等門。未幾削爵。及建官屬。詔至。秋七月。謝貴張昂督諸衛士皆甲。圍府第。索所建諸官屬。飛矢入府內。燕王與張玉朱能等謀曰。彼軍士滿城市。吾兵甚寡。奈何。宋能曰。先擒殺謝貴張昂。餘無能為也。燕王曰。是當計取之。今奸臣遣使來。建官屬。依所坐名收之。即令來使召貴昂。付所建者。貴昂必來。則擒之一壯士力耳。壬申。王稱疾。愈。御東殿。官僚入賀。燕王先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昂。不來。復遣官屬內官。以人就建名往。乃至衛士甚眾。及門。門者呵止之。貴昂入。燕王曳杖坐。賜宴行酒。出。瓜數器。曰。適有進新瓜者。與卿等嘗之。燕王自進。片公忽怒。且詈曰。今編戶齊民。兄弟宗族。尚相恤。身為天子親屬。旦夕莫必其命。縣官待我如此。天下何事不可為乎。擲公于地。護衛軍皆怒。前擒貴昂。擗盧振。葛誠等。下殿。王投杖起曰。我何病。迫於若奸臣耳。遂曳貴昂等皆斬之。貴昂諸從人在外者。尚未知見。昂貴移時不出。各稍稍散去。圍王城將士。聞貴昂已被執。亦潰散。北平都指揮彭二。聞變。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千餘人。欲入端禮門。燕王遣健卒龐來興。丁勝。格殺二兵。亦散。燕王乃命張玉等率兵乘夜出。攻奪九門。黎明。已克其八。唯西直門未下。王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曰。汝毋自苦。今朝廷已聽王自制一方矣。汝等亟下。後者誅。眾聞言皆散。乃下令安集軍民三百。城中大定。都指揮使余瑄。既與謝貴合謀。不遂。乃走守居庸關。馬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宋忠自開平。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癸酉。燕王誓師。以誅齊秦。黃子澄為名。去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署官屬。以張玉朱能。丘福為都指揮僉事。擢李友直為布政司參議。拜卒金忠為燕紀善。金忠。浙江鄞縣人。精于卜。燕師將起。召忠卜之。以大吉告。遂署為紀善。命侍帷帳。用其謀策。時布政司參議郭資。按察司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濬。陳恭等。皆降。下令諭將士曰。予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為奸臣謀害。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逆。必舉兵誅討。以清君側之惡。用率爾將士。誅之。罪人既得。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乃上書曰。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為誓計。奸臣齊秦。黃子澄。包藏禍心。搆博桂栢。梗五弟。不數年間。並見削奪。栢尤可憫。闔室自焚。聖仁在上。胡爾忍此。蓋非陛下之心。實奸臣所為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餘年。實畏小心。奉法循分。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慎。為諸王先。而奸臣跋扈。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箠楚刺熱。備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宋忠。謝貴。張昂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喧鞠。于遠邇。圍守臣府。已而護衛人執貴昂。始知奸臣欺詐之謀。竊念臣子孝康皇帝。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譬伐大樹。先剪附枝。親藩既滅。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矣。臣伏觀

祖訓有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書奏詔削燕王屬籍甲戌燕王以郭資守北平出師次通州指揮防勝以城降張玉曰不先定薊州將為後患時都督指揮馬宣嚴兵守薊州燕王命玉帥兵往攻玉使人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率眾出戰敗被執罵不絕口遂死之指揮毛遂以薊州降玉撫定薊州乘夜趨遵化戒將士止殺曰行師以得人心為本因簡勇士以夜四鼓登城開門而入城中始覺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皆以城降甲申燕兵攻懷來時余瑱守居庸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燕王曰居庸險險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瑱若據此是拊我輩也宜急取之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令指揮徐安鍾祥等擊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乃棄關走懷來依宋忠燕王曰宋忠握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諸將皆曰彼眾我寡難以爭鋒擊之未便宜固守以待其至王曰當以智勝難以力取彼眾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狠復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帥馬步軍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王據鞍指揮有喜色先是宋忠給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為燕兵所殺屍積道路欲以激怒將士燕王令其家人張樹旗幟為先鋒眾識旗幟呼其父兄弟相問勞無恙輒喜謂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宋忠帥餘眾倉皇列陣未成王麾師渡河鼓噪而前都指揮孫泰先登頗有斬獲燕王擇善射者射奉中之流血被甲慷慨裹血而戰奮呼陷陣死忠軍大敗奔入城燕兵乘之而忠匿于廁搜獲之并執余瑱皆不屈死都指揮彭聚亦力戰死當時諸將校為燕師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死燕兵既克懷來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關平龍上谷雲中守將往往降附矣丙戌永平指揮陳旭趙彝郭亮以城降旭等遂從燕將徐思分兵克灤河庚寅大甯都指揮卜萬與其部將陳亨劉貞引兵號十萬出松亭關駐沙河進攻遵化燕王聞之援遵化萬等退保松亭關萬有智勇陳亨陰欲輸款于燕其萬不敢發燕王貽萬書盛稱萬而詆亨絀識召所獲大甯卒解縛賞勞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尋道與俱至則同歸卒發其事陳亨劉貞搜得與萬書遂縛萬下獄問于朝籍其家時帝方銳意文治日與方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北兵為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不早禦之恐河北遂失乃以長與侯耿炳文佩大將軍印駙馬都尉李堅為左副將軍都督甯忠為右副將軍帥師北征子澄又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高吳都督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帥師並進擢程濟為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吳傑等各帥偏師步騎號百萬數道並進期直搗北平檄山東河南山西三省合給軍餉帝誡諸將士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祥之極今爾

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有殺叔父名。八月己酉。耿炳文等率兵三十萬至真定。徐凱率兵十萬駐河間。潘忠駐莫州。楊松率先鋒九千人據雄縣。約忠為應。張玉往謁炳文。營還報燕王曰。炳文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無能為潘忠。楊松扼吾南路。宜先擒之。燕王悅。躬擐甲胄。帥師至涿州。壬子。屯於婁桑。今軍士抹馬蓐食。脯時。渡白溝。河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不備飲酒為樂。此可破也。夜半至雄縣。緣城而上。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死。獲馬八千餘匹。燕王度潘忠在鄭州。未知城破必引眾來援。諭諸將曰。吾必生擒潘忠。諸將未喻。遂命譚淵領兵千餘。渡月。據橋。伏水中。領軍士數伏路側。望忠等接戰。即舉砲。既而忠等果至。王進兵逆擊之。路傍砲舉。水中伏兵起。據橋。忠戰敗。趨橋不得。燕兵腹背夾擊。遂生擒忠。餘眾多溺死。燕王問諸將。帥所嚮。眾未有定。王曰。當徑趨真定。被眾新集。我軍乘勝。可一鼓破之。燕王曰。善。即趨真定。耿炳文部將張保來降。保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燕王厚撫。保遣歸。詐言保兵敗。被執。幸守者困。得脫。竊馬歸。又令言雄鄭敗狀。燕兵旦夕且至。諸將請曰。今由間道。不令彼知。蓋掩其不備。奈何。遣保告之。為備。王曰。不然。始不知彼虛實。故欲掩襲之。今知其半營河南。北。則當舍我。至其南岸之眾。必移于北。并力拒戰。一舉可盡。燕使之知雄縣鄭州之敗。以奪其氣。兵法所謂先聲後實也。若徑薄城下。北岸雖勝。南岸之眾乘我戰疲。鼓行渡河。是我以勞師當彼逸方也。王成。燕王率三騎先至真定。東門突入。運其糧車中。擒二人。訊狀。南岸營東北移。牽輕騎數十。繞出城西南。破其二營。炳文出城迎戰。張玉譚淵馬雲朱能等率眾奮擊。燕王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攻。橫貫南陣。炳文大敗。奔還。未能與敵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東。炳文眾尚數萬。復列陣。向能奮勇大呼。術入炳文陣。眾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棄甲降者三千餘人。騎士薛福引藥中李堅墜馬。復之。甯忠顧成及都指揮劉燧皆被執。燕王謂堅至親。送北平。遣燧成先朝舊人。解其繫。與語曰。皇考之靈。以汝授我。因語以故。言已泣下。成亦泣。遂遣人護送北平。令輔世子居守。炳文奔入真定。軍中門塞。不得入。相蹈藉死者甚眾。炳文入關門固守。吳傑帥師來援。兵潰遁還。燕兵攻城三日。不能下。燕王還北平。以擒李堅。功授薛祿指揮。帝聞怒曰。老將也。而摧鋒。奈何。子澄曰。勝敗常事。母足慮。聚天下之兵。得五十萬。四面攻北平。眾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李景隆可。止。用景隆。今破矣。遂遣景隆代炳文。臨行。賜景隆通天犀帶。親餞之。河游。復賜斧鉞。俾專征伐。不用命者。修之。召耿炳文回。九月朔。監御史康郁上言。臣聞人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今諸王親則太祖遺體也。貴則孝康之手足也。尊則陛下之叔父也。乃殘酷監儒。持一己之偏見。廢天下之大

公方周王不軌。進言則曰：六國反叛，漢帝削地，執法則曰：三叔流言，周公見征，遂使周王父子流離播遷。周王既窮，湘王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為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如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舉兵，迄經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夫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陛下不察，至愚以為不待十年，必有噬臍之悔矣。伏願興滅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以罷干戈，以敦親戚，天下不勝幸甚。疏上，帝不能用。

鎮守遼東江陰侯吳高與耿嚳楊文帥師圍永平。李景隆乘傳至德州，收集炳文敗亡將卒，并調各路軍馬五十萬，進營于河間。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李九江，嘗梁監子耳，實謀而驕色厲，而餒未嘗習兵見陣，輒予以五十萬，眾見自坑之也。復聞景隆軍中事，燕王笑曰：兵敗有五敗，景隆皆蹈之。為將政令不修，上下異心一也。北平早寒，卒裘葛不足披，冒霜雪，又士無贏糧，馬無宿草，二也。不量險易，深入趨利，三也。貪而不治，智信不足，氣盈而愎，仁勇無俱，威令不行，三軍易挽，四也。部曲喧嘩，金鼓無節，好說喜佞，專任小人，五也。九江五敗悉備，保無能為，然吾在此，彼不敢至，今往援永平，破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曰：北平兵少，奈何？王曰：城中之眾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吾出非專為永平，直欲誘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決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而誠世子居守曰：景隆來堅守，毋戰也。壬申，燕軍援永平，諸將請守蘆溝橋。王曰：方欲使九江困于堅城之下，奈何拒之？燕師猝至永平，吳高不能軍，退保山海關。燕兵奔之，斬首數千級。燕王曰：高雖怯，行事差密，楊又勇而無謀，去高又不足慮也。乃遣人貽二人書，盛譽高而詆文帝，間之。削高爵，徙廣西，獨命文守遼東，取獻數請攻永平，以動北平不聽。冬十月，燕兵趨大寧，祖太祖諸子燕王善戰，寘王善謀，洪武間，燕王受命巡邊，至大寧，與寘王相得甚歡，大寧領朵顏諸衛多降人，驍勇善戰。燕王既起兵，謀取之，而朝廷亦疑寘王與燕合，削其三護衛。燕王聞喜曰：此天贊我也。取大寧必矣。乃為書貽寘王，而陰率師兼程趨之。諸將曰：劉貞守松亭關，急未易破。李景隆兵方盛，不如還師救北平，以為後圖。燕王曰：今從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將士悉聚松亭關，其家屬在城，皆老弱，居守師至，不日可拔。城破之日，撫綏其家，松亭之眾不降，且潰矣。北平深溝高壘，縱有百萬之眾，未易以窺。吾正欲其頑，兵堅城之下，還兵擊之，如拉朽耳。諸公第從予行，毋憂也。乃自徑道捲旗登山，從後攻度關，至大寧，克其西門，復都指揮房寬，殺下萬于獄。都指揮朱鑑戰死，劉貞陳亨引軍還援，陳亨音聲破負，率其眾降，負單騎負勅印走遼東，浮海歸京師。大寧既拔，燕

王駐師城外。遂單騎入城。會王執手大勸。言北平且破。非吾弟未奏。吾死矣。留王為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情好甚洽。燕王銳兵出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稍得入。城遂今陰結三衛渠長及閭左思歸士皆喜。定約燕王辭去。留王出錢郊外。伏兵起。執留王。諸騎士卒一呼皆集。遂擁留王入闕。與俱西。燕兵既得。朵顏諸衛兵益盛。分遣薛祿下富峪。會川寬河諸處。於是留府妾妃世子皆携其寶貨。隨留王還北平。李景隆聞燕兵攻大甯。帥師進。渡蘆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為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并乘城擲瓦礫。景隆令不嚴。驟退。北平守益堅。景隆遣別將攻通州。又結九營于鄭壩村。親督之以待燕王。號令壘營人各為戰。非受命不得親動。遂攻燒順門。燕府儀賓李讓與燕將梁明等拒守甚力。世子嚴肅部署選勇士。時時夜絕城。砍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唯都督驪能奮勇。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後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能忘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軍至。俱進。於是連夜汲水灌城。天寒冰結。明日不得登。燕王至會州。簡閱將士。立五軍。命都指揮張玉將中軍。宋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軍各置左右副將。以大甯歸附之眾分隸各軍。十一月庚午。李景隆移營向河西。先鋒都督陳暉渡河而東。燕王率兵至孤山。列陣于北。河西河水難渡。是日雪。默禱曰。天若助予。則河冰合。是夜冰果合。遂率師擊敵前哨。都督陳暉兵暉眾跳冰。遁冰乃解。溺死無算。燕王見景隆兵動。以奇兵左右夾攻。遂連破七營。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城中亦出兵。內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北兵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走。乃棄兵糧。晨夜南奔。景隆遂還德州。燕諸將頓首賀王神算。王曰。偶中耳。諸君所言皆萬全策也。都督火真焚敵。以煖燕王。鎧者趨焉。楯人呵之。王曰。止。是皆壯士。景隆師既敗。黃子澄等匿不以聞。帝曰。外間近傳軍不利。果何如。子澄曰。聞交戰數勝。但天寒士卒不堪。今暫回德州。待來春更進。子澄遂遣人密語景隆。隱其敗。勿奏。乙亥。燕王上書自理。以誅齊泰。黃子澄傳檄天下。十二月。加李景隆太子太師。景隆之敗。子澄不以聞。且云屯德州。合各處軍馬。期以明年春大舉。故有是命。燕賜書金幣珍醢。詔募燕王諭諸將。曰。李九江集眾德州。將謀來春大舉。我欲誘之以撤其眾。今帥師征大同。大同告急。景隆勢必來援。南卒脆弱。苦寒之地。疲于奔命。凍餒者必多。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諸將曰。善。遂帥師出紫荆關。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以燕王疏列二人罪也。二人名雖罷退。實籌畫治兵如鼓。薊州鎮撫曾濬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河北指揮張倫等率兩衛官軍。自拔南歸。曰。天死報國。參贊軍務高巍上書。言臣願使燕曉以

禍福。遂至燕。上書燕王曰：太祖升遐，皇上嗣位，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天師，臣以為動干戈，不若和解。若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故願奉明詔置死度外。親見大王昔周公問流言，即避位居東。昔大王能割首計者，送京師解去，護衛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殘賊離口之間，不與周公比隆。誠慮不及此，遂撤遠通，大興甲兵，聚疆守任事者得藉口，以為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誅晁錯。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數月以來，尚不能出區區葭爾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天子義則若親，則骨肉尚在離間，以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因進死于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授甲休兵，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憚有蹉跌，取譏萬世于斯時也。道復臣言，可得乎？書再上，不報。

二年春正月，燕王進兵圍蔚州。指揮王忠、李遠以城降，遂進攻大同。李景隆帥師救大同，出紫荆關，燕王由居庸關入還北平。景隆軍凍餒死者甚眾，墮指者十二三。委棄鎧仗于道，不可勝紀。二月，韃靼率眾助燕。夏四月，胡季景、隆會兵德州。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等進兵真定，以圖燕。帝賜景隆斧鉞，往從中官蕭往，忽風雨舟壞，沈于江。復賜之。景隆自德州進兵北伐，軍過河間，則鋒將至白溝河。郭英等過保定，期于白溝河，合勢同進。燕王率諸將進駐固安。燕王謂上福等曰：李九江等皆匹夫，無能為惟恃其眾耳。其豈眾可恃也？人眾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將帥不專，政令不一，甲兵糧餉適足為吾資耳。爾等但秣馬厲兵以待，張玉請先往駐白溝，以逸待勞。王從之。命率眾先往，既至三日，景隆前鋒都督平安至白溝河。是日，燕王渡五馬河，駐營蘇家橋。其夜大雨，平地水深三尺。燕王坐胡床待旦，忽見兵刃有火光，如星擊燦然上下。金鑊錚錚作聲，弓弦皆鳴。燕王喜曰：此勝兆也。帝慮景隆輕敵，乃遣魏國公徐輝祖帥京軍三萬為殿，星馳會之。已未，李景隆及郭英、吳傑等合軍六十萬，號百萬，次于白溝河。列陣以待。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燕王。曰：平安堅子，從吾出塞，識吾用兵，以故敢為先鋒。今日吾先破之。安驍勇善戰，鋒初交，安奮身率眾而前，都督驪能父子亦奮躍所向披靡，殺傷燕兵甚眾。燕兵遂却。燕有內官狗兒者，亦敢勇，率千戶華聚力戰河北岸。百戶谷允入陣，得級七。王親率兵夾擊，殺數千。人都指揮何清被執時，已暝，戰猶未已。至夜深始各收軍。還是日也，兩軍互相殺傷，安軍哨馬失百餘匹，而已。景隆英傑藏火器地，中人馬遇之輒爛。戰既解，燕王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自上流倉猝渡河而北。燕王既收軍還營，權谷允指揮。

夜秣馬待戰使張玉將中軍未能將左軍陳亨將右軍為先鋒上福將騎兵繼之馬步十餘萬黎明燕軍車渡墮能率其子擣房寬陣平安翼之寬陣披靡擒斬數十人張玉等見寬敗有懼色王曰勝負常事耳彼兵雖眾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即麾精銳數千突入左掖高煦率張玉等軍齊進王先以七騎馳擊之且進且退如是者百餘合殺傷甚眾南軍飛矢如注射王馬凡三被創三易之所射天三服皆盡乃復劍左右奮擊劍鋒折缺不堪擊馬却阻設隄幾為瞿能所及燕王急走登隄佯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上隄而燕王復率眾馳入陣斬其騎數人平安善用劊刀所向無敵北將陳亨徐忠皆被劊已而安斬亨於陣忠兩指被砍未斷自斷而禦之裂衣裹鎗而戰高煦見事急帥精騎數千前與王合高煦接戰彼此相持而王亦疲矣日薄午瞿能復引眾躍而前大呼滅燕斬其騎百餘人越舊侯俞通淵陸涼指揮膝股復引眾赴之會旋風起折大將穉南軍相視而動王乃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殺瞿能父子於陣平安與未能戰亦敗於是列陣大崩奔走之聲如雷通淵與聚等皆死燕兵追至其營來風縱火燔其營壘郭英等潰而西李景隆潰而南委棄器械輜重山積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燕兵追至鞞山月樣橋投溺蹂躪死者復數萬橫尸百餘里景隆單騎走德州其降軍燕王悉慰遣之南師聞者皆解體是戰也魏國公徐輝祖帥軍為殿獨全軍而還壬戌燕王進攻德州五月辛未李景隆自德州奔濟南燕王遂入德州籍吏民收府庫獲糧百餘萬自是兵食益饒哨騎至濟陽縣執教諭王省既而釋之省還陞明倫堂集諸生曰此堂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在遂大哭諸生亦哭以頭觸柱而死先是山東參政鐵鉉方督餉赴景隆軍會景隆師潰東奔次臨邑諸城堡皆望風瓦解鉉與參軍高巍酌酒同盟收集潰亡守濟南相與慷慨流涕以死自誓及景隆奔就鉉燕王令諸將乘勝倍道而進庚辰至濟南景隆眾尚十餘萬倉猝出戰而陣未定燕王帥精騎馳擊之景隆復大敗單騎走於是燕兵列陣圍之鉉督眾悉力捍禦事聞乃陞鉉為山東布政司使召李景隆還以左都督盛庸為大將軍右都督陳暉副之景隆而邊朝帝赦不誅黃子澄痛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宗社勸將士副都御史練子寧執而數之朝以哭請卒不問燕王圍濟南久令人射書城中促降有儒生高賢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請罷兵不報燕王圍濟南已三月不下乃振城外諸溪澗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鉉乃議令軍中詐降迎燕王入約壯士懸鐵板伏城上闌王且入則下鐵板拔橋計定使守陴之卒晝夜哭曰濟南魚矣亡無日矣乃撤守具出居民伏地請曰奸臣不忠使大王冒霜露為社稷憂誰非高皇帝

子。誰非高皇帝臣民。其降也。然東海之民不習兵革。見大軍壓境。不識大王安天下。子元元之意。或謂聚而殲之。請大王退師十里。單騎入城。臣等具靈漿而迎。燕王大喜。時王苦兵間。謂濟南降。即不得金陵。可斷南北。畫中原。自守。亟下令退軍。王乘駿馬徐行。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陴者皆登城。伏堵。間燕王比入門。門中人呼千歲。錢板亟下。傷燕王馬首。王驚。易馬而馳。濟南人挽橋。橋則堅。燕王竟從橋逸。去復合兵圍濟南。鉉令守陴罵燕王大怒。乃以駁擊城。垂破。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燕兵不敢擊。鉉每出不意。募壯士突擊。燕兵破之。燕王憤甚。計無所出。僧道衍進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後舉。於是撤圍還北平。鉉及盛庸等兵乘勢追之。遂復德州。兵勢大振。上即軍中擢鉉為兵部尚書。督理大將軍軍事。封盛庸為應城侯。九月朔。詔大將軍盛庸總平燕諸軍。北伐。副將軍吳傑進兵定州。都督徐凱等屯滄州。宋參軍銳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南來。其留守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堅守者實多。郭布政董書生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聞素稱驍勇。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俟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腹背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于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驚材無足恃。莫若守濟南。率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邊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搗問辛苦。激發忠義。冬十月。燕王聞盛庸兵北向。欲出兵攻滄州。恐南師為備。乃陽下令征遼東。諸將士聞之不樂。至通州。張玉朱能請曰。令密通大敵。而勤師遠征。遼地寒早。士卒不堪。恐非利也。燕王屏左右。語之。故曰。令盛庸駐師德州。吳傑平安守定州。徐凱陶銘築滄州。相角為吾梗。德州城壁堅。且敵眾所聚。定州修築已完。城守亦備。皆難猝下。獨滄州土城。潰圯日久。天寒地凍。雨雪泥淖。築城不易。我乘其未備。急趨攻之。必有土崩之勢。今詳言往征遼東。因其懈怠。偃旗捲甲。由間道直搗城下。破之必矣。玉與能頓首稱善。徐凱諜知北兵征遼東。不為備。遣兵四出伐木。晝夜築城。燕師至天津。過直沽。王語諸將曰。彼所備者。惟青縣長蘆。今埽除寬等。彼無水。彼不為備。由此可徑至滄州城下。乃令軍士循河而南。渡軍士疑曰。征東何南也。王曰。夜有白氣二道。自東北指西南。占曰。利南。乃自直沽一晝夜疾行三百里。遇偵騎盡殺之。比曉。至滄州。凱猶不知。督眾運土築城如故。兵至城下。乃覺。亟命分守城堞。眾皆股栗。不能甲。燕兵四面急攻之。王帥壯士由城東北隅肉薄而登。遂拔其城。先遣兵斷歸路。生擒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前琪。趙許胡原等。斬首

次薄沱河。遣遊騎哨定州。直定多。為疑兵。誤之。謀報盛庸軍夾河為營。平安駐師。單家橋。兵由陳家渡。過河。逆之。相距四十里。辛巳。盛庸軍及燕兵。遇于夾河。燕王以三騎。覘庸陣。庸結陣甚堅。陣旁火車大。銳強弩。齊列。王掠陣過。庸遣騎追。皆射却之。乃以步騎。萬餘。薄庸陣。攻其左。後庸軍擁盾自蔽。夫刀不能入。燕軍預作長轡。約六七尺。橫貫。鑊釘于端。釘末有逆鉤。令勇士。直前擲之。直貫其盾。亟不得出。動則牽連。乘隙急攻之。庸軍棄盾走。燕兵蹂陣而入。南軍奔潰。燕將譚淵。從軍中。望見塵起。遽出兵。逆擊之。莊得帥眾。死戰。淵與其部下。指揮董中峯。皆為得軍所殺。未能張輜。率眾並進。王自以勁騎。繞出南軍背。奮陣前出。與能軍合。庸軍火器不及。發遂却。都指揮莊。得陷陣沒。驍將楚督。被執。不屈死之。張景。旗亦戰死。張景。旗者。常以皂旗。先登。燕軍畏之。呼皂旗。張及死。猶執皂旗不仆。是日戰酣。迫暮。皆斂兵入營。燕王以十餘騎。迫庸營。野宿天明。見四面皆庸兵。左右請亟去。燕王曰。毋恐。日出。乃引馬。鳴角。穿敵營。從容去。諸將相顧。莫敢發一矢。燕王既還營。復嚴陣約戰。謂諸將曰。昨日譚淵。逆擊太早。故不能成功。彼雖少挫。尚銳。必欲絕其生路。安得不致死我。也。今日爾等。嚴陣戰。我以精騎。往來陣間。敵有可乘之隙。即入擊之。兩陣相當。將勇者勝。此光武之所以破王莽也。壬午。復戰。庸軍西南。燕軍東北。燕王臨陣督戰。張奇兵。往來衝擊。自辰至未。兩軍互勝負。屢退屢進。將士皆疲。各坐息少頃。復起戰。相持不決。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兩軍眩目。咫尺不見。人北軍乘風大呼。縱左右翼。橫擊之。鉦鼓之聲。振地。庸軍大敗。棄兵走。燕兵追至薄沱河。踐溺死者不可勝計。降者。燕王悉縱遣之。盛庸走德州。當是時。盛庸恃東昌之捷。輕敵。將士咸携金銀。扣器錦繡衣袍。曰。破北平。張筵痛飲。至是。盡為燕兵所獲。燕王戰罷。還營。塵土滿面。諸將不能識。聞語聲。始趨進見。詔嚴。遂齎泰黃子。溢于外。令有司。指其家。以謝燕人。有司奉行。徒為其文。實使出外募兵也。閏三月。己亥。吳傑等。自真定引軍出。欲與盛庸軍合。未至八十里。聞庸敗。復還真定。燕王語諸將曰。吳傑若嬰城固守。為上策。若軍出即歸。避我不戰。是謂中策。若求戰。則下策也。我料其將出下策。破之必矣。乃令軍士出。取糧。戒勿遠。故令校尉何擔。抱嬰兒。伴作避兵狀。奔入真定。報云。燕軍各散。取出糧。營中無備。傑等信之。乃謀輕師。掩不備。遂出軍薄沱河。距燕軍七十里。燕王聞之大喜。薄暮。趣兵渡河。諸將請俟明日。王曰。不可。夫也。稍緩之。彼退守真定。城堅糧足。攻之難矣。遂進。王先策馬渡河。河水深。虜騎兵由上流。並渡。遏水。令淺。輜重步兵。得由下流。單渡。循河行二十里。與傑軍遇于豪城。會日暮。燕王恐傑軍遁去。親率數十騎。逼敵營。宿以綴之。明日。吳傑等列方陣于西南。以待燕王。謂諸將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能取勝。我

以精兵攻其一隅。隅敗則其餘自潰矣。乃以軍壓其三面。而親帥精銳攻東北隅。大戰。右軍稍却。薛祿馳赴奮擊。出入敵陣。馬蹶為南軍所執。奪敵刀。斬數人。復跳而免。督戰益力。燕王親率驍騎。循滹沱河。繞出陣後。突入大呼奮擊。南軍天下如雨。集王所建旗如蝟毛焉。燕師多被殺傷。平安於陣中。縛高樓上。可數丈。登以望燕軍。燕王以精騎衝之。將及樓。平安墜而走。會大風起。發屋拔樹。燕軍乘之。傑等師大潰。燕王麾兵四向。虜之斬首六萬餘級。追奔至真定城下。又擒其驍將鄧載。陳鵬等。盡獲軍資器械。吳傑平安走入城南。兵降于燕。燕王悉釋之。南還。王遣使送所建旗還北平。諭世子曰。善藏之。使後世勿忘也。燕兵自白溝河至臺城。三捷皆有風助之。癸丑。燕兵畧順德。廣平。河北郡縣多降。夏四月。燕兵次于大名。大名官吏迎燕兵。譁者言。齊泰黃子澄皆竄。遂有司已簿錄其家。王乃上書稱。臣燕王棟大畧言。齊黃子澄皆竄。遂欲加死地。故以兵自防。誠不得已。大軍之至。母自推卸。臣不敢為善。輒用傷悼。比聞齊泰黃子澄皆已竄。遂臣一家喜有更生之慶。而將士皆曰。恐非誠心。姑以餌我。不伐吳傑平安感庸之眾。當悉召還。而今猶集境上。是奸臣雖出。而其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或然也。故不敢遽釋兵。惟陛下斷而行之。毋為奸邪所蔽。書上帝以示方孝孺。及侍中黃觀。孝孺對曰。諸軍大集。燕兵久竄。大名暑雨為沴。不戰自罷。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蘆溝橋。橋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今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日。彼心解而眾離。我謀定而勢合。機不可失也。帝曰。善。命孝孺草詔。赦燕王父子。及諸將士罪。使歸本國。勿預兵政。仍復王爵。永為藩輔。遣大理少卿薛嵩。齎往燕師。又為榜諭數千言。授嵩令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嵩遂齎詔至燕軍。燕王讀之。怒問嵩臨行。上何言。嵩曰。上言殿下且釋甲。謁孝陵。暮即旋師。燕王曰。唯是不可給三尺兒。而指侍衛將士曰。有丈夫者。戰恐不能對。諸將盡譁。請殺嵩。王曰。奸臣不過數人。嵩天子命使。毋妄言。嵩慄流汗。被體燕王乃擢武令各軍連營百餘里。戈甲旗鼓相接。而馳其射中使。嵩觀之。留數日。遣使送之出境。語之曰。歸為老臣謝天子。天子于臣至親。臣又天子之父。臣同產兄。臣為藩王。當貴已極。復何望。天子素愛廣臣。一旦為權奸讒搆。以至於此。臣不得已。為救死計耳。幸蒙詔罷兵。臣一家不勝感戴。但奸臣尚在大軍。未還。臣將士存心孤疑。未肯遽散。望皇上誅權奸。散天下兵。臣父子單騎歸闕下。唯陛下命之。嵩歸至京。方孝孺私就問其事。嵩具以告。且曰。燕王語直而意誠。又言其將士同心。南師難眾。騎惰寡謀。未見可勝。孝孺默然。嵩入見帝。亦備說前意。帝語孝孺曰。誠如嵩言。曲在朝廷。齊黃譏我矣。孝孺之忠曰。此為燕游說也。五月。燕師駐大名。吳傑平安發兵斷北平餉。

道燕王遣指揮武勝復奏書于朝大畧言朝廷許罷兵而威庸等攻北絕糧餉與語旨肯馳帝得書有罷兵意以示方孝孺曰此孝康皇帝同產弟朕叔父也吾他日不見宗廟神靈手孝孺曰陛下果欲罷兵耶即兵一罷散不可復聚彼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威大振計捷書當不遠願陛下母惑甘言上然之縛勝下錦衣獄燕王聞怒曰侯命三月今武勝見執是其志不可回矣彼軍駐德州資糧所給皆道徐沛以輕騎數千邀焚之德州必困若來求戰吾嚴師待之以逸待勞可必勝諸將皆曰善乃遣都指揮李遂等帥輕騎六千詣徐沛令易士卒甲冑與南師同挿柳枝于背為識遂等至齊盛穀亭盡焚軍輿以乘儲積上福薛綠台兵攻濟州塞濠登陴破其城遂遣兵掠抄沙河浦縣南軍不之覺糧船數萬艘糧數百萬悉為所焚軍資器械俱為煨燼河水盡熱漕運軍士散走京師大震德州糧餉遂難李遂率兵還威庸遣將表守以三萬人遠軍遠設伏擊敗之斬首萬餘級秋七月燕兵襲彰德時都督趙清守彰德燕王遣數騎往來城下擾其糧樁清遣兵追之則引而去於是城下之薪折屋而焚既而王令伏兵城傍山麓仍遣數騎至城下誘之清果遣兵出入伏擒殺千餘人南軍據尾尖寨梗餉道險隘難下燕王遣張禮問道夜襲擊下之乃使人招清清對使者言殿下至京城口但以二指許帖召臣臣不敢不至今未敢也王悅其言為之緩攻平安自真定率兵攻北平營于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燕世子督眾固守遣人如燕王軍告急燕軍還次定州聞北平被圍王召劉江問策將安出江慨然請行且曰臣方思之高煦請與江先往江曰此不可廢于奔命徒為敵笑耳俄而曰臣策成矣王喜呼酒送其行江與王約曰臣至北平以砲響為號二次砲響則決圍三次砲響則進城若不聞第三砲則臣戰死矣臣若入城中既聞外間救至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宜令軍士人帶十砲為殿者放砲常不絕聲則遠兵皆謂大軍既來平保兒必駭散矣保兒安小字也王大喜然其計江乃率兵渡滹沱由間道行張旗幟夜多舉火炬至則與安戰果其策大敗之斬獲數千人安還走真定方孝孺門人林嘉猷嘗居北平邸中知高煦高燧弗恭于燕世子中官高儼素奸險儼方曲事高燧高燧與世子協守北平高煦從燕王軍時傾世子而是時河北師老無功德州餉絕孝孺乃言於上曰兵家貴間燕父子兄弟可間而離也世子誠見疑王必北歸王歸而我餉道通事乃可濟上喜之立命孝孺草書遣錦衣衛千戶張安如燕貽世子令歸朝廷許以王燕世子得書不啟封遣人并安等送軍中中官高儼者比書至北平則已先使人馳報燕王曰世子且反王疑之問高煦高煦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世子所遣使以書及張安至燕王啟視遽曰嗟乎幾殺吾子乃囚安等威庸

等檄大同守將房昭以兵入紫金山。昭保定諸縣，駐兵易州。西水寨，寨在萬山中，昭欲據險為持久計。窺北平，燕王在大名聞之，曰：保定股肱郡，保定失即北平危矣，豈可不援？遂下令班師。八月，師北渡滹沱河，至完縣，諸山寨民來附，悉慰遣之。令孟善填保定，謀報吳傑，遣都指揮葉諒以兵萬餘，轉餉房昭軍。燕王曰：昭據西水寨，寨亦糧乏耳，便真定餽餉入，昭得固守未易拔也。率精騎三萬，邀擊破之。又命朱榮等以兵五千圍定州。燕王曰：我圍房昭寨急，真定必來援，然推敗之餘，進必不銳，我姑輕騎往定州，彼聞必速來，來則據險以待，我遠兵合擊，必敗之。援兵敗，寨可不攻下也。時圍燕久，寨軍多南人，天寒衣薄，會夜霜月，燕王令四面皆設火，南軍聞之多淚，下有潛下寨降者。十月，真定援兵果至，燕王自定州還，與圍寨兵合擊，南兵於齊眉山下，令勇士捲旗登山，潛出陣後，張旗幟，寨中望見大駭，與真定兵俱潰，斬首萬餘級，墜崖死者甚眾，獲其將花英、鄭琦、王恭、詹忠等。惟房昭棄諒走免，遂破西水寨，還師北平。十一月，遣駙馬都尉鎮守淮安。

殷尚太祖女，甯國公主，有才智，太祖特眷注之。臨崩，帝與殷侍側，受顧命。太祖謂帝曰：燕王不可忽，顧語殷曰：汝老成忠信，可托幼主，出誓書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者，為朕伐之。言訖崩。至是，燕兵漸逼，諸將多遷懦，觀望，乃召募淮南兵民，合軍士號四十萬，命殷統之。駐淮上，以阨燕師。既而燕王道殷書，以進香金陵為辭，殷答曰：進香皇考有禁，違者為孝，不遵者不孝。劉使者耳，鼻口授教語，詞甚峻。王怒，遣東守將楊文與王雄等引兵圍永平。畧薊州，遵化諸郡縣。燕王遣劉江率眾趨永平，命江曰：爾至永平，敵必遁歸山海，勿追之。但聲言還歸北平，既出，則以夜捲旗囊甲，復入永平城，中楊文聞爾還北平，復來爾，速出擊之，必大獲。江如言，果敗文兵于昌黎，殺數千人，獲將士王雄等。燕王還北平，悉縱遣之，仍令歸諭楊文等。時燕王起兵三年，所得止永平、大甯、保定，旋得旋奪，戰死者甚多。南軍分布頗盛，時時告捷，廷議多謂燕出沒勞苦，軍少不足慮。帝又御內臣甚嚴，皆怨望。遂密謀戴燕王，告以金陵空虛，宜來問疾。進王亦太息曰：頻年用兵，何時可已？政當臨江一決，不復返顧矣。於是踰城不攻，決計趨金陵。十二月，燕師出北平，駐軍蠡縣，復移營汜河。命李遠率輕騎前哨。

四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燕李遠兵至棗城，遇德州裨將葛進，領馬步萬餘為前鋒。乘水渡滹沱河，半渡，遠進擊之。進望見遠兵少，歛退擊馬林間，以步卒來戰。遠佯却，進來追，遠分兵潛出其後，解縱所繫馬前軍，奮擊之。進軍退失馬，遂大敗，斬首四千餘級。進僅以身免。燕將朱能率輕騎千人，哨至衡水，遇都督平安，遣兵復通州，能擊之，斬首七百餘級。生擒部將費崇等。燕王乃以師由館陶渡，見一病卒仆道傍，王命左右以從馬載之。

曰壯士為我也。聞者感泣。進攻東阿。破之。指揮詹瑄被執。吏目鄭華免之。攻汶上都。指揮薛鵬被執。師至沛縣。知縣顏伯璋知勢不敵。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預送其子有為出走。令還告其父母云。子職弗能盡矣。賦詩書公署壁。間夜二鼓。師至東門。指揮王顯以城降。師遂入。伯璋衣冠南向再拜。慟哭曰。臣無以報國。乃自縊。死。子有為不忍去。復還自剄。以從。無何。將士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皆死之。胡先還。收伯璋父子屍。葬之。城南沛縣既破。燕師遂向徐淮。燕王久不見南師出。遣番騎指揮欵台。帥十二騎前覘。至鄒縣。遇南師。轉餉卒三千人。欵台大呼。馳入其陣。曰。燕王大軍至矣。轉餉卒驚潰。擒千戶二人。歸。燕王曰。欵台以十二騎破三千人。真壯士命。左右錄其功。遂進師。徐州守將閉城不出。燕王欲驅兵南進。而士卒多散。取出糧。恐後至者為城中兵所掩。乃伏兵九里山。又先匿百餘騎。演武亭。令數騎往來城下。誘之。城中兵不出。乃慢罵。焚其廬舍。徐發一矢射城上。抵暮。乃去。明日復如之。城中不勝。怒。乃開門。以兵五千出追。所遣騎按轡徐行。既渡河。砲舉。狀發。燕王親率勁騎馳西門。斷其歸路。腹背夾擊之。城中兵大潰。爭渡橋。橋壞。溺死千餘人。斬首數千級。餘皆奔入城。後單騎往來城下。城中兵竟不敢出。乃以師南行。三月。師趨宿州。燕王謂諸將曰。敵綴我當備之。乃留都指揮全銘將游騎百人。哨其後。戒之曰。敵至。見爾孤軍。必追襲。爾列隊徐行。彼疑爾為誘。必不敢進。吾令都指揮莫英先以數騎伏河南。爾渡河如敵來。追即舉砲。敵疑有伏。猶豫未決。爾師畢渡矣。銘往果。過南軍萬餘。徐行臨河。南軍來追。莫英連舉砲。南軍即斂退。銘遂得渡河。與燕王會。宿州乃進兵。蒙城。馮河等處。平安。率馬步兵四萬。躡燕軍。燕王曰。此濱河多林木。彼必疑有伏。肥河地平無樹。彼不疑。可伏兵。遂親率騎二萬。持三日糧。至肥河。按伏。勅諸軍皆束炬相屬於道。戒之曰。俟與敵戰。則舉火一炬。舉餘炬皆應。敵見舉炬太多。必驚潰。按兵數日。敵不至。糧且盡。諸將請還師。燕王曰。彼遠來。銳氣未戰。肯委之而去耶。但一敗。其前鋒。彼自奮氣。姑按甲待之。時迫暮。令番騎指揮欵台。以數騎往哨。去南營四十里。聞其更鼓。還報。南軍旦必至。王喜。命王真。劉江。各將百騎。往迎之。戒以緣路按伏。遇敵。誘入。仗與戰。又令王真。束卓。置囊中。如束帛狀。載馬上。南軍來追。擲於地。使往取。亂之。真等進與安軍。遇相接戰。南軍追至。擲囊。南軍競往取。囊中如束帛。南軍入伏內。伏發。南軍走。燕王率兵至。平安。以三千騎走北岸。燕王以數十騎當之。平安得將火耳灰者。故燕番騎指揮素驍勇。破召入京師。遂隸平安麾下。持矛直犯燕王。相距十步。許燕王令胡騎指揮童信射其馬。蹶。遂獲火耳灰者。其步曲哈三帖木兒亦勇。見火耳灰者。被獲。持稍突陣。亦射擒之。平安易服。以數騎走燕王。率兵追之。南軍大敗。驍將林帖木

兒等被執平安退屯宿州。是日釋火耳灰者。令人宿衛。諸將以為言不聽。燕兵破蕭縣。知縣陳恕死之。燕王以師向臨淮。諭將士曰。我師利在速戰。敵駐宿州。為持久計。若斷其糧餉。彼不攻自潰矣。乃遣譚清帥兵至徐州。擊轉餉。兵大破之。南至淮河。又燒餉。身盛眾。清還南軍圍之。燕王見清旗幟。亟馳往援。鐵鉞來戰。燕軍不利。却王馳入陣。火耳灰者。翼之。殺南軍數十人。南軍披靡。欲南遁。燕王常以騎兵綴之。又遣陳文李遠哨淮河。擊敗守淮兵數千人。夏四月。平安營於小河。燕兵據河北。燕王令陳文扼要處為橋。先渡步卒輜重。騎兵隨之。遂分兵守橋。明日。總兵何福列陣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燕王帥騎兵戰。福麾步兵而前。爭所守橋。福率後軍來援。奮勇破之。俘獲數百人。遂斬陳文于陣。平安轉戰。圍王真數重。真身被十餘創。自刎馬背上。平安遇王于北坂。王急縱為安樂所及。馬蹶不得前。燕番騎指揮王祺躍馬入陣。搃燕王得脫。南軍奪橋而北。勇氣百倍。燕將張武率勇敢士。自林間突出。與王騎合擊。却之。指揮丁良朱彬被執。燕將都指揮韓貴亦戰死。於是南軍駐橋南。北軍駐橋北。相持者數日。南軍糧盡。採蕪而食。燕王曰。南軍飢更一二日。饑相集。未易破也。乃留兵千餘守橋。而潛移諸軍輜重去。南營三十里。夜半渡兵而南。繞出其後。比旦。始覺。時徐輝祖軍至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勝負相當。蔚州衛千戶李斌馬蹶。為南軍所擒。猶力斬數人。乃死。是時南軍再捷。王真陳文李斌皆斃。將敗。沒燕諸將皆懼。說燕王曰。軍深入矣。暑雨連綿。淮土蒸濕。且疾疫。小河之東。平野多牛羊。二麥將熟。若渡河擇地。休息士馬。觀釐而動。可持久也。燕王曰。兵事有進無退。勝形成矣。而復北渡。士不解體乎。公等所見。拘掌耳。下令曰。欲渡河者左。不欲渡河者右。諸將多趨左。王怒曰。公等自為之。未能曰。諸君勉矣。漢高十戰而九不勝。卒有天下。豈可有退心。燕王不解甲數日。南軍相慶。時廷臣有曰。燕且北矣。京師不可無良將。帝因召輝祖。還何福軍聲。遂孤時。南軍所至。掘壘作壘。為營。軍士通夕不得休。釐成而將旦。復行。往往虛敵人力。故臨陣之際。卒先罷困。燕王行營不為壘。但分布隊伍。列陣為門。敵不敢犯。故將士至營。即得休息。自使暇。則射獵。周覽地勢。得禽輒頒將士。每拔破壘。悉所以獲財物。資之人樂為用。至是對壘日久。謀報南師。糧運且至。燕王語諸將曰。敵慮我擾。必分兵護之。乘其兵分勢弱。必不能支。遂遣宋榮劉江等。率輕騎截南軍餉道。又令游騎。擾其樵採。何福乃下令。移營靈壁。就糧。時南軍運糧五萬。平安帥馬步六萬護之。使負糧者居。中。燕王現知之。分壯士萬人。遮援兵。而令高顯伏兵於林間。伺敵戰疲。即出擊。於是窮率師逆戰。以騎兵為兩翼。安引軍突至。殺燕兵千餘。矢下如雨。王麾步軍縱擊。橫貫其陣。斷而為二。南軍遂亂。何福等出壁。與安合擊。殺燕兵。

數千。邛之高煦。窺見南師罷。即率眾自林間突出。王還師掩擊。其後福等大敗。殺傷萬餘人。喪馬三千匹。餘燕師盡獲其糧餉。福等以餘眾入營。塞壘門堅守。是夜福下令。期明日聞砲聲。三即突圍出師。就糧于淮。河庚辰。燕軍攻靈壁營。王躬率諸將先登。軍士蟻附而上。燕兵三聲砲。福兵誤為已砲。急趨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陸淩。盡皆滿燕。王急擊之。遂破其營。指揮宋垣力戰死。何福遁矣。副總兵陳暉。平安。將都督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晟。王貴等。皆被執。參贊軍務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皆免之。平安被俘。見王曰。淝河之戰。公馬不躡。何以遇我。安大言曰。刺殿下。如拉朽耳。王太息曰。高皇帝好養壯士。釋之道。還北平。自是南軍益衰矣。苗子澄。聞之。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吾輩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是月上。用齊奏。黃子澄。謀調遣兵十萬。至濟南。與鐵鉞合。以絕燕兵。後總兵楊文至直沽。遇燕將宋貴。截殺師潰。文被執。竟無一人至濟南者。五月。燕兵至四州。守將周景初。舉城降。燕王謁祖陵。泣曰。橫惟權奸。幾不免矣。幸賴祖定。得今日拜陵下。陵下父老。未見。悉賜牛酒。慰勞遣之。師抵淮。威屬領馬步兵數萬。戰艦數千。列淮之南岸。燕兵列北岸。相對。燕王命臧舟。編後揚旗。鼓譟。指麾若將。渡者。南軍望之。有懼色。潛遣丘福。朱能。狗兒等。將驍勇數百。西行二十里。以小舟潛濟。南軍不之覺也。及漸近。營舉砲。南軍駭愕。福等則奔之。南軍爭而走。庸股粟不能上馬。其下掖之登舟。軍舸脫去。北兵盡獲。其戰艦。遂濟淮。駐南岸。是日攻下盱眙。燕王乃會諸將議所向。或欲先取鳳陽。逼其援兵。乃以兵趨滁。和集舟。渡江。別遣一軍。西擣廬州。出安慶。據長江之險。或欲以淮揚為根本。次取高郵。通泰。以及真揚。遂可渡江。無後顧憂。燕王曰。鳳陽城守固。非盡力攻取。不易下。恐震驚皇陵。淮安高城深池。兵強糧足。若攻之不拔。曠日持久。援兵四集。力屈形見。非我之利。今宜乘勝直趨揚州。指儀真。兩城勢單弱。兵至可招之。而下。既得真揚。則淮安鳳陽。人心自懈。我聚舟渡江。久則必有內變。諸將皆頓首稱善。遂以師趨揚州。遣使吳玉。招諭守將王禮。先是禮聞燕師至。謀舉城降。時監察御史王彬。巡江淮。治揚州。倚任指揮崇剛。練兵繕濬城濠。晝夜不解甲。與兵共守揚州城。禮既有異謀。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燕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禮弟宗者。厚誘力士。母呼其子出。會彬解甲浴盤中。為千戶徐政。張勝所縛。遂出禮于獄。開門降。庚子。燕兵至天長。禮等縛二人以獻。不屈。皆死。燕王遂至揚州。命禮同指揮吳庸等。諭下高郵。通泰。諸城。并集舟以備渡江。燕兵至高郵。指揮王傑降。遂克儀真。立大營于高資。港。儀真既破。北舟往來江上。旗鼓蔽天。京師聞北兵漸近。益危懼。遣侍中許觀。修撰王叔英。募兵廣德。諸郡都御史

練子甯募兵杭州燕王駐師江北朝廷六卿大臣多為自全計未出守城都城空虛帝下詔罪已遣使四出徵勤王
兵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緩之遣人許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當至長江天塹北兵不閑舟楫相與決戰於江
上勝敗未可知帝從之乃以呂太后命遣慶城郡主如燕師議和以割地分南北為請郡主燕王從姊也燕王見郡
主哭郡主亦哭燕王問周齊二王安在郡主言周王召還未復爵齊王仍拘囚燕王益悲不自勝郡主徐申割地議
燕王曰凡所以來為奸臣耳皇考所分吾地且不能保何望割地但得奸臣之後謁孝陵朝天子求復典章之舊免
諸王之罪即還北平祇奉藩輔豈有他望此意蓋奸臣欲緩我師俟遠方兵至耳郡主默然辭歸燕王送之出曰為
我謝天子吾與上至親相愛無他意幸不終為奸臣所惑更為我語諸弟妹吾幾不免賴宗廟神靈得至此相見有
日矣郡主還具言之帝出語方孝孺且問曰令奈何孝孺曰長江可當百萬兵江北船已遣人燒盡北師豈能飛渡
甯波知府王璉永清典史周縉募兵勤王六月癸丑朔燕王命都指揮吳庸集通泰船于高郵瓜州命內官狗兒
狗兒後賜領都指揮華聚為前哨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等逆戰敗之燕王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北騎至王大
名等回領都指揮華聚為前哨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等逆戰敗之燕王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北騎至王大
喜遂起按甲仗鉞撫胸背曰勉之世子多疾於是與殊死戰燕王率精騎直衝庸陣庸軍小欲朝廷大臣多遣使來
燕軍獻渡江及入京城策者帝方遣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往援庸瑄乃降燕時兵部侍郎陳植督師江上麾下謀
迎降全都督首欲叛去植以大義責之遂為所殺全率眾降燕且邀賞燕王立誅之具棺斂植遣官護喪于白石山
乙卯陳瑄具舟至江上來迎燕王乃祭大江之神誓師渡江船艦相銜旌旗蔽空金鼓大震微風輕颺長江不波盛
庸所駐海艘列兵沿江上下二百里皆大驚愕師漸近岸庸等整眾以禦燕王麾諸將鼓噪先登以精騎數百衝庸
軍庸師潰追奔數十里庸單騎遁餘將士皆解甲降諸將請徑薄京城燕王曰鎮江咽喉之地若守城不下往來非
便先下鎮江則彼勢益危矣乃令來降海舟懸黃幟往來江中鎮江城中望見驚曰海舟皆已降吾將何為其守將
童俊遂率眾降帝聞江上海舟暨鎮江皆降甚憂鬱徘徊殿廷間召方孝孺問計孝孺即班中執李景隆請誅之曰
壞陛下事者此賊也郡臣鄒公瑾等十八人即殿前毆景隆幾死請亟加誅不聽孝孺曰城中尚有勁兵二十萬城
高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外居民驅入城城外積木皆令民運入彼無所據其能久駐乎帝從之下令軍民商賈盡
夜撤屋運木盛夏中飢渴勞苦死者相枕藉民憚于運木多自縱火焚其居火連日不息西南城崩役兵民修築未
竟東北復崩民晝夜不得息方孝孺請令諸王分守城門乃命谷王穗安王楹分守都城門道李景隆及兵部尚書

月史已事本末 卷十一 二

如瑋都督王佐往龍潭仍以割地講和為解。觀虛實以待援兵。景如佐至龍潭見燕王伏地叩頭而已。燕王笑曰：勤勞公等至此，有言乎？景隆等惶恐叩頭，稍稍及割地事。燕王曰：公等說客耶？始吾未有過舉，輒加之，大罪削為庶人。云大義滅親，吾今殺死，不暇何用地為？且今割地，何名？皇考裂土分封，豈故有地矣？此又奸臣計也。凡所以來，欲得奸臣耳。公等歸，奏上，但奸臣至，吾即解甲謝罪。闕下謁孝陵，歸奉北藩，永祇臣節。天地神明在上，景隆瑋還報命，帝令景隆再如師，言罪人已竄，遂候執至來獻。景隆趨起，帝令諸王與偕，既至，燕王見諸王相勞苦，諸王具述帝意。燕王曰：諸弟試謂斯言，誠偽？諸王曰：大兄洞見矣。燕王曰：吾來但欲得奸臣耳，不知其他。遂宴諸王，遣歸。帝會羣臣，勸哭或勸帝幸浙，或曰：不若且幸湖。相方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援兵，一不利，車駕幸蜀，收集士馬，以為後舉。齊奔廣德州，黃子澄奔蘇州，逃難且促徵兵。時王叔英在廣德募兵，無應者。子澄欲航海徵兵于外洋，不果。帝太息曰：事出汝輩，而今棄我去乎？長吁不已。癸亥，燕先鋒將劉保華、張瑄至朝陽門外，燕王慮京城元繼四方，或有勤王者，日夜為攻城之計，乃命保華等領先鋒騎兵千餘，至朝陽門，現知無備，還報。燕王大喜，乃整兵而進。先是左都督徐增壽請應燕御史魏公冕等請誅之不聽，至是燕兵進屯全川門，卒乃命左右梓增壽至，責以大義，斬之時，谷王德與李景隆守全川門，燕兵至，遂開門降。魏國公徐輝祖率師迎戰，敗績。王馳千餘騎，衛周齊二王。周王曰：吾死矣。曰：燕王之騎兵也。乃喜入見，拜且哭。燕王亦哭，已並繼至全川門下馬，登樓。燕王具言被讒罹禍，不得已舉兵之由。與周王相勞苦，時朝廷文武俱降，來迎帝左右唯數人，遂盡閉諸后妃宮內，縱火焚之。等三子變服出走，倉皇復棄三子于宮門，被燕軍執。真師中帝遂遜國去。是日如瑋先羣臣叩頭，勸進文臣迎附，知名者吏部右侍郎蹇義、戶部右侍郎夏原吉、兵部侍郎劉德右、侍郎古朴、劉季夔、大理寺少卿薛昂、翰林學士黃倫、侍講王景、修撰胡靖、李貴、編修吳溥、楊榮、楊溥、傅書、黃淮、尚書待詔解縉、給事中全幼孜、胡濙、吏部郎中方賓、禮部員外宋禮、國子助教王達、鄒緝、吳府審理副楊士奇、桐城知縣胡儼、揭榜左班文臣二十九人、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春、禮部尚書陳迪、文學博士方孝孺、副都御史練子甯、禮部侍郎黃觀、大理寺少卿胡閔、寺丞鄒瑾、戶部尚書王欽、侍郎郭任、盧迥、刑部尚書侯泰、侍郎暴昭、工部尚書鄭賜、侍郎黃福、吏部尚書張統、侍郎毛大亨、給事中陳繼之、御史董鏞、曹鳳、詔王度、高翔、魏公冕、謝昇、前御史尹昌隆、宗人府經歷宋徵、卓敬、修撰王叔英、戶部主事巨敬、燕王指以上諸人為奸臣，別其首從，先是出賞格，凡文武官員軍民人等，綁縛奸臣為首者陞官三級為從者陞二級，綁縛官吏為首者陞二級。

為從者陞一級有司奉旨出示自是擒獲得官者甚眾乘機報私讎劫掠財物紛紛雖禁不能止也既而鄭賜王鈺
黃福尹昌隆皆迎駕歸附自陳為奸臣所累乞宥罪令復其官以如瑋李景隆言并宥張統復為吏部尚書餘皆不
宥秦復揭榜于朝堂增徐輝祖葛成周是修鐵鉉姚善甘霖鄭公智葉仲惠王璉黃希范陳彦回劉景程通戴德龔
王良盧原質茅大芳胡子昭韓永葉希賢林嘉猷蔡運盧振牛景先周增等共五十餘人丙寅諸王及文武臣請即
位燕王曰予始遭於難不得已以兵救禍誓除奸惡安宗社庶幾周公之勳不意少主不亮予心自絕於天今繼承
洪業當擇有才者顧予菲薄豈敢負荷諸王及文武大臣皆頓首曰天生聖人為宗社生民主今天下者太祖之天
下生民者太祖之生民天下豈可一日無君殿下為太祖嫡嗣德冠羣倫功在社稷宜正天位使太祖萬世之洪業
永有所托丁卯諸將上表勸進戊辰諸將士表勸進燕王再辭諸王羣臣頓首固請燕王乃命駕將入城學士楊榮
迎駕曰殿下先入城耶先謁孝陵耶燕王悟遂謁孝陵畢入城燕王曰諸王羣臣以為奉宗廟宜莫如予宗廟事重
予不足稱今辭弗獲勉狗眾志諸王得其群臣各宜協心輔子不逮遂詣奉天殿即皇帝位諸王文武羣臣皆上表
稱賀復周王橚齊王禔封爵先是建文中有道士歌于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已而忽不見人莫能
測至是始驗其言云清宮三日諸宮人女官內官多誅死惟得罪于建文者乃得留上詰問宮人內侍以建文帝
所在皆指認后屍應焉乃出尸於煨燼中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於此召翰林侍讀王景問葬禮當何如景對曰當
葬以天子之禮從之復諸殿門舊名革去與宗孝康皇帝廟號仍舊蓋號懿文皇太子遷太后於懿文陵降封吳玉
允熲為封為廣澤王衛王允燁為懷恩王徐王允熙為敷惠王尋復降允熲允燁為庶人允熙改封甌甯王後皆不
死追封都督徐增壽為武陽侯帝念增壽之死痛悼不已故即位首褒封之尋進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中山王之
後一門之公焉下魏國公徐輝祖于獄時武臣無一人不歸附者惟輝祖不屈帝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
推戴意法司追取招供輝祖默然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臣子孫免死而已帝大怒以元勳國舅欲誅又輒中止
徧久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而已錄用建文中所罷斥諸臣馬興張得李諒等有前御史尹昌隆命
為北平按察司知事初燕兵南下昌隆上書言令事勢日去而北來奏章有周公輔成之語不若罷兵息戰許其
入朝被既欲伸大義於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舉位讓之猶不失藩王也若沈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
失據難求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及是按名捕治奸黨昌隆被執將就刑當陞大呼曰臣曾上章勸以位讓陞

下秦續尚存。可覆按也。帝乃命停刑。閱其奏。流涕曰。火燒頭。若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可免酷禍。朕亦無此勞苦也。詔貸其死。得建文中時。羣臣封事。千通。命解縉等閱視。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餘有干犯者。悉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指首未及。對修撰李賁對曰。臣實無之。帝曰。爾以獨無為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危之際。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乎。盡心于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宗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則忠於朕。不必曲自隱蔽也。帝臨朝。詰問建文中變亂官制。顧侍大臣息曰。只如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為此。又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言。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于戒警。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于先王成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輕佻。詭譎之徒。以其私智小見。導嗣君改易祖法。嗣君不明。以為能。而寵任之。狗小人之智謀。至於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豈可不以為戒。時吏部尚書張統懼退。而自經死。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于南郊。以即位。詔天下大赦。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改明年為永樂元年。建文以來。祖宗成法。有更改者。悉復舊制。幽建文帝于中。都廣安宮。後莫知所終。召前北平按察使陳瑛至京。以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初瑛坐交通藩邸。謫廣西。帝即位。首召用之。瑛怨建文諸臣最深。既而瑛奏言。建文之臣。如黃觀。嚴昇。王叔英。周是修。顏伯瑋。皆不順天命。而效死于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無異。宜加追戮。帝曰。朕初舉義。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其後二十九人中。如張統。王純。鄭賜。黃福。尹昌隆等。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其身已死。况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不聽。擢戶部侍郎夏原吉為戶部尚書。初原吉自福建召還。帝欲大用之。忌者或沮之。曰。彼建文用事之臣。豈宜置之高位。上曰。原吉。父皇太祖之臣也。彼忠於太祖。故忠於建文。豈不忠於朕哉。逾月。遂進擢尚書。九月。封賞從征將士。封丘福為淇國公。未能為成國公。張武為成陽侯。鄭亨為武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成侯。陳珪。秦甯侯。孟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王忠。靖安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濟。新城伯。唐雲。新昌伯。孫巖。應城伯。趙彝。忻城伯。陳伯。雲陽伯。張玉。子張輔。信安伯。譚淵。子譚忠。新城伯。已上。並子孫世世承襲。封房寬為思恩侯。子孫世襲指揮。房勝為富昌伯。劉才。廣恩伯。子孫世襲指揮。同知。以曹國公李景隆兵部尚書。如瑄。都督。王佐。陳瑄。有默相事。機功。增景隆祿一十石。封如瑄忠誠伯。王佐順昌伯。陳瑄平江伯。子孫世襲指揮使。以駙馬都尉王甯。惟誣陷。封永春侯。子孫世世承襲。餘將士論功有差。

成祖永樂元年詔以北平布政司為北京設留守及行部官改北平為順天府

谷應泰曰天未厭兵孝康蚤世燕王在北快快非少主臣也然而高帝賓天太孫即位令帝開誠布公杜豐修睦几杖之賜頻及智囊之計不行獄詞燒毀曲庇梁王朝士留意封還錢椒羈縻之道亟行榮章之謀未決也若謂事憂唐火計決徙新季友進酒而叔牙亡玄武喋血而建成敗當其堂堂不避升陞不拜則相如秦筑血犯秦王朱虛行酒追斬呂氏抑數武士力耳齊皇獨不能乎建文柔仁類元帝舉事則學景宣齊黃迂謹類王陵進謀效鼂錯先主已去操乃追擊當陽劉裕辭歸玄乃悔使京口為燕王者將散甲歸兵縛見天子乎抑束手無策闔門自焚也遣張島遣謝貴彼豈能擒燕王者哉速之反而假以名也燕既起兵非帝殺王而王弑帝其傳微天下自比周公上書帝闕欲清君側呼忱日月指誓山河藉令帝囚縛齊黃歸館致燕亦或開門延叔握手迎師王敦既收伯仁安能反臣故孰侯景朝見太極惟有幽帝東堂史稱文帝伏犀日角皇孫落月偏顛天生兩人聚於一宮久無瓦全之理矣而齊黃用兵罪有難追真定之戰炳文所將三十萬鄭瀟村之戰景隆所將五十萬白溝河之戰景隆合兵又三十萬滹沱河之戰盛庸所將猶二十萬合天下之兵握一人之手不知燕王單旅孤城利於戰不利於守利於合不利於分嚮令山東北平堅城深溝繕甲儲粟驍將數十輩各將數萬眾分據險阻出沒敵間進破滎陽彭越燒其糧道南追漢王韓信收其河北燕王雖百戰百勝久且左支右誑甯能縱馬飲之濟水西加矢及聊城之上乎奈何挾萬全之勢搏匹夫之勇驚懸掃葉疾電奔雷執九江於朝堂哭包胥於海外嗚呼晚已獨是建之初昇平繼體海宇晏清而燕王橫貪天位覬顏人上子突入而昭公出奔曲沃威而孝侯遇弑母亦弱肉強食豈為天與人歸宜乎練子寧嘆血地上書成王安在而方孝孺衰經大罵以為不立成王之子弟也當其大內仄飛縉衣宵遁為燕王者急宜降德音下明詔咸與維新計安反側而乃驟賞討奸清宮戮御斬社之怨旁及五宗射鈞之嫌蔓延婦寺國君含詬固如是乎至若司馬之心久暴於路人齊鸞之謀早形於詔議乃猶南向讓三連章勸進者欺天平吾誰欺也幸而即位之後山東首給農器雲南不輕用兵省規旱蝗周詠郡縣勅吏部以板幽隱顧學士以求直言而且權武邊陲尊崇先聖政晚蓋事之美賴斑斑可考焉然以予論之梁皇弑主肺石達冤衛武暴兄宥廷好學蓋曲終奏雅逆取順守亦之常規非哲王之天性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七

建文遜國

建文四年夏六月乙丑帝知金川門失守長吁東西走欲自殺翰林院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鈇跪進曰昔高帝升遐時有遺篋曰臨大難當發謹收藏奉先殿之左羣臣齊言急出之俄而昇一紅篋至四圍俱固以鐵二鎖亦灌鐵帝見而大慟急命舉火焚大內皇后馬氏赴火死程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帝曰數地程濟即為帝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願祝髮隨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披牒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隨亡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勢必究詰有等妻子在任心必繫繫宜各從便御史曾鳳詔曰願即以死報陛下帝度諸臣大慟引去若干人九人從帝至鬼門而一舟艤岸為神樂觀道士王昇見帝叩頭稱萬歲曰臣固知陛下之來也噲普高皇帝見夢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門昇導至觀已薄暮矣俄而楊應能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二人兵部侍郎廖平襄陽人刑部侍郎金佳貴池人編修趙天泰三原人檢討程亨澤州人按察使王良祥符人參政蔡運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定海人監察御史葉希賢松陽人程濟績谿人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節俱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馮淮黃巖人所鎮撫牛景先沅人王資楊應能劉仲俱杞縣人翰林待詔鄭洽浦江人欽天監正王之臣襄陽人大監周恕和州人徐王府賓輔史彬吳江人帝曰今後但以師弟稱不必拘主臣禮也諸臣泣諾廖平曰諸人願隨固也但隨行不必多更不可多就中無室家累並有膂力足捍衛者多不過五人餘俱遙為應援可耳帝曰良是於是環坐於地道士進夜膳約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楊應能葉希賢俱稱比丘程濟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馮淮時稱塞馮先生時稱馮翁時稱馬公時稱馬二子郭節時稱雪後稱雪和尚宋和時稱雲門僧時稱稽山主人時稱棧主趙天泰適衣葛即稱衣葛翁時稱天肖子王之臣家世補鍋欲以作生計號老補鍋牛景先號東湖樵夫亦稱東湖主人帝曰吾今往滇南依西平侯史彬曰大家勢盛耳目衆多况新主意尚未釋能無見告不若往來名勝東西南北皆吾家也臣等中有家給足備旦夕者即駐錫於茲有何不可帝曰良是於是更主七家廖平王良鄭洽郭節王資史彬梁良玉帝曰此可暫不可久况郊壇所奉明且必行何所之衆擬浦江而鄭亦巨族且忠孝可居也夜分帝足脛痛度

不能行微明景先與彬步至中河橋謀所以載者有一艇為吳人急叩之則彬家所遣以偵彬吉凶者也彬與景先
亟迎帝且至彬家諸人聞之且悲且喜同載八人為程葉楊牛馮宋史餘俱散走期以月終更晤取道溧陽八日始
知吳江之黃溪史彬家彬奉帝居所居之西偏曰清遠軒衆出拜帝改題水月觀親筆篆文閱三日諸臣至彬家相
聚五日帝命歸省成祖即位編籍在任諸臣遷去者四百六十三人俱命削籍八月命禮部行文州縣追繳革除詔
勅至是蘇州府遣吳江邑丞輩德至史彬家追奪且曰建文皇帝聞在君家彬曰無之微哂而去次日帝同兩比丘
一道人行餘俱星散時八月十六日也帝附舟至京口過六合陸行至襄陽十月至康平家適有詞其跡遂決意往
滇

成祖永樂元年春正月十三日建文帝至雲南永嘉寺初帝期從亡臣以三月復至康平家至是留永嘉寺頗安適
將以明年游天台而諸臣以帝舊約俱集於襄陽康平家適馮淮自雲南來傳帝命止之令諸臣無煩往來各散去
二年春正月建文帝離雲南由重慶抵襄陽六月入吳八月八日復至史彬家時天將暝彬家已舉火矣帝突至彬及
家人出拜舉酒半酣帝曰我明晨當即去彬云臣掃門而俟久矣即有不肅亦乞見原欲留師數月明晨何遽耶先
是帝命從亡者俱師弟稱故彬等呼為師帝泣曰彼方急圖我昨於西安道中見冠蓋來者瞪目視我此臣我目善
之彼必有以奏也東南通臣屈指先汝我去政為汝計對哭久之且曰此近宮闕不便彬曰亦無害視帝衣履敝其
固留三日命家人製布衣而去帝為兩浙之游杭州計游二十三日天台雁蕩計游三十九日會馬二子稽山主人
金焦亦來石梁間且云諸臣俱約至此然終不見時天氣寒帝返雲南固却諸臣而去
三年春二月建文帝至重慶之大竹善慶里有杜景賢築室與居尋舍之而去嘗聞金陵諸臣慘死事泫然曰我獲
罪於神明矣諸人皆為我也

四年夏四月建文帝至西平候沐晟家留旬日五月結紵白龍山
五年冬十二月建文帝祭死難諸人自為文哭之時朝廷偵帝甚密戶科都給事胡濙訪求張三丰益為帝也帝知
之遂遁跡不出

六年夏六月白龍菴災程濟出山募葺

七年春正月命太監鄭和航海通西南諸國時胡濙鄭和數往來雲貴間踪跡建文帝帝東行三月至善慶里五月

復至襄陽康平家。已徙蜀。帝還滇。

八年春三月。建文帝復至菴。工部尚書嚴震使安南密訪帝。震忽遇帝於雲南道中。相對而泣。帝曰。何以處我。對曰。上從便。臣自有處。夜縊於驛亭中。帝復結菴於白龍山。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夏月。患痢。因有戒心。不能出山。覓麕狼狽殊甚。適史彬程亨郭節訪至。帝相對大慟。隨問曰。汝等携有方物否。各為獻。史彬獨有僮。而所獻豐。且當年職居禁。近知帝所好。帝遍嘗之。曰。不食。此已三年矣。三人相留許久。帝遣之歸。別時痛哭失聲。帝屬之曰。今後勿再來。道路修阻。一難。關津盤詰。二難。况我安居。不必慮也。彬等叩首領命而去。後帝復舍白龍菴他去。

九年春。有司毀菴。夏四月。建文帝至浪穹鶴慶山。其地頗佳。因募建一菴。名大喜。

十年春三月。應能卒。四月。希賢卒。建文帝因納一弟子。名應慧。

十一年。夏五月。建文帝南行。至甸六月還。冬十二月。渡馬嶺。遇寇。適官軍至。僅免。

十二年。夏四月。遣程濟募糧。秋九月。建文帝學易數。

十三年。秋八月。建文帝游衡山。冬十月還菴。

十四年。夏六月。建文帝足疾發。程濟乞約於城西三日。乃返。帝飲獲愈。冬十一月。帝命濟錄述從亡傳。藏之山巖。

中帝自為叙。

十五年。春二月。史彬復至白龍故道。了不見菴。山旁詢一老婦。則曰。官司毀之矣。問僧徒曰。不知所之。至是彬忽與帝遇於鶴慶之大喜菴。深林密樹。不下數里。先是楊應能葉希賢所建者。甫落成而兩人死。即於菴東葬之。十一月。帝避竄東行至衡山。

十六年。春三月。建文帝還至黔。

十七年。夏六月。建文帝始觀佛書。

十八年。夏六月。建文帝命程濟移居菴西偏。冬十月。帝入蜀。程濟從徧游諸勝。登峨眉。有詩云。登高不待東翹首。

但見雲從故國飛。

十九年。秋七月。建文帝入粵游南海諸勝。十一月。帝還菴。

二十年。夏四月。建文帝避竄於菴南。四十里。名涿泉。

二十一年春二月。建文帝入楚。程濟從登章臺山。賦弔古詩。楚歌趙舞今何在。惟見寒鴉繞樹啼。六月。帝遊漢陽。登晴川樓。吟云。江波猶湧憾林。竊欲翻愁。七月。帝留大別山。

二十二年春二月。建文帝東行。冬十月。與史彬相遇於旅店。言及榆木川。稍色喜。史彬問道路起居狀。答曰。近來強飯精爽倍常。即同彬下江南。至彬家。彬具酒餚於所居之重慶堂。帝上座。程濟東列。彬西列。有從叔祖名弘者。嘉興縣史家村人也。直入至堂上。彬不得已。亦與坐。問師何來。彬未答。即起趨出。招彬曰。此建文皇帝也。彬曰。非也。弘曰。吾曾於東宮見之。當吾家籍沒時。非帝。吾無死所矣。帝實活我。恩無以報。彬不得已。實告之。即頓首堂下。涕泣問向來狀。帝曰。賴諸從亡者。給我衣食。周旋險阻之間。二十年來。戰戰兢兢。復大慟。慟已曰。今想可老終矣。弘曰。帝今欲何之。曰。游天台。諸勝。弘曰。吾當具一日之積。隨行。居數日。帝行。戒彬曰。有叔在爾。勿往也。弘從之去。十一月。至甯波渡蓮花洋。

仁宗洪熙元年春正月。建文帝謁大士於潮音洞。五月。自閩粵還山止。程濟從。聞仁宗崩。帝曰。吾心放下矣。今後往來亦少如意也。且悲且喜。

宣宗宣德元年秋八月。建文帝祭從亡諸臣於菴前。

二年春正月。建文帝移居鶴慶之靜室。秋八月。滇寇亂。帝入蜀。程濟從。冬十月。宿水慶寺。題詩云。杖錫來游歲月深。山雲水月傍閑吟。塵心消盡無些子。不受人間物色大。

三年夏五月。建文帝遊神女廟。秋七月。游黃牛磯。冬十月。游漢中。

四年春正月。建文帝至成都。再宿而去。五月。帝還浪穹。六月。至鶴慶山中。

五年夏四月。建文帝欲稍廣其菴。程濟出募。

六年春二月。建文帝往陝西。夏四月。至延安。秋七月。南行入蜀。九月。至夔。阻雪。

七年春正月。建文帝入楚。至公安。夏五月。至武昌。秋八月。下九江。九月。游杭州吳山。冬十一月。游天台。

八年春正月。建文帝在赤城。

九年夏五月。建文帝復至吳。江史彬家。程濟從。時彬已死。帝悲悼久之。慰勞其子倍至。復為會稽之游。八月。還。

十年春三月。建文帝往粵西。

英宗正統元年秋八月建文帝還至滇下居舊日之浪穹

二年夏五月建文帝復游峨眉冬十一月還至浪穹

三年秋七月建文帝欲往粵西不果會有弟子亡去帝恐露跡遂有粵西之行

四年夏四月程濟勸建文帝還滇不聽

五年春三月十三日建文帝謂程濟曰我決意東行子盍為我善得兒之歸妹濟拊几大呼曰大凶今太歲于夫皆

金火必尅之行夏之時其危乎帝好文章能為詩歌嘗賦詩曰宇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

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後至貴州金竺長官

司羅永蒼嘗題詩壁間其一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

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曰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瓢南來瘴

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欵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紫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唯有羣鳥早晚朝出亡蓋三十九

年矣會有同寓僧者竊帝詩自謂建文帝詣思恩知州岑瑛大言曰吾建文皇帝也瑛大駭聞之藩司因繫僧並及

帝輩章以聞詔械入京師程濟從八月至金陵九月至京命御史廷鞠之僧稱年九十餘且死思葬祖父陵旁耳御

史言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歲何得九十歲廉其狀僧實楊應祥鈞州白沙里人奏上僧論死

下錦衣獄從者十二人戍邊而帝適有南歸之思白其實御史密以聞聞吳亮老矣逮事帝乃令探之建文帝見亮

輒曰汝非吳亮耶亮曰非也建文帝曰吾昔御便殿汝尚食食子鵝臠片肉於地汝手執壺據地狗餉之乃云非是

耶亮伏地哭建文帝左趾有黑子摩視之持其踵復哭不能仰視退而自經於是迎建文帝入西內程濟聞之嘆

曰今日方終臣職矣往雲南焚菴散其徒帝既入宮宮中人皆呼為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

谷應泰曰聞之國君死社稷義之正也然而乘機察變忍耻圖存一旅而中興奏五年而天節反則惠王居櫟

仍殺子頽襄王居鄭終誅太叔建文之倉皇出奔或亦有深意焉又况鐵函鎖柙度牒剃刀先皇所遺也龍鱗

帝后妖讖亡周燕啄皇孫天心割漢厥有定數又非智力所移耳乃遜國之期以壬午六月十三日建文獨從

地道餘臣悉出水關痛哭仆地者五十餘人自天從亡者二十二士而廖平之議以為多人必生得失不若逆

為應援於時謹侍左右者三人楊應能葉希賢稱比丘程濟稱道人是也往來道路給辦資糧者六人馮淮郭

節宋和趙。天秦王之臣。牛景先各諱名號。潛相通問是也。其經由之地。則自神樂觀啟行。由松陵而入滇南。西游重慶。東到天台。轉入祥符。僑居西粵。中間結庵於白龍。題詩於羅水。兩入荆楚之鄉。三幸史彬之第。踪跡去來。何歷歷也。特以年逼桑榆。願還骸骨。岑英據之以聞。吳亮辨其非妄。夫不復國而歸國。不作君而作師。雖以考終。亦云慝矣。然以予論之。假令成皇方死沙場。昭帝新居諒闇。此時兵力贖於邊關。內難伏於高照。國勢危疑。人情牽制。必不能長駕遠馭。經營萬里之外者。而滇黔地險。沐氏兵強。因茲遁跡之時。宜申控告之義。非流彘而藉共和。則東遷而依晉鄭。一軍出荆門。即襄鄧可搖。一軍出漢中。即長江可據。狐先河水之功。馮鄧雲臺之業。後挽前推。匪異人任也。奈何枕席有涕泣之痕。行旅多橐餽之奉。而興復大計。闕焉不講。譬猶危葉畏颶。驚禽易落。正所謂亡國之大夫。不足與言事者也。洎乎正統改元。帝易四朝。統踰五紀。內鮮惠懷之亂。外無連管之謀。嗣服相承。天命之矣。而况主君已老。從者凋零。方險阻備嘗之時。正精志消亡之日。魯展喜之已哀。晉銅鞮而既死。崦嵫待盡。尚安望其復振乎。至若從亡諸臣。國爾忘家。捍王於艱。四十餘年。櫛風沐雨。即無包胥之義。復楚王於郢中。亦有子家之忠。哭昭公於野井。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而議者據成祖之實錄。謂建文之自焚。疑一龍之未出。擯衆蛇而不載。夫隱巢之事。不直序於貞觀。燭斧之疑。亦依違於興國。時史所書。非無曲筆矣。而况胡濛訪仙。思恩擢職。以及陵在西山。不封不樹。有目者所共睹。又豈得以傳聞異辭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八

壬午殉難

文皇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啟曰。臣有所託。上曰何為。衍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首肯之。及師次金川門。大內火。建文帝遜去。即召用孝孺。不肯屈。偪之。孝孺哀經號慟闕下。為鎮撫伍雲等執。以獻成祖。待以不死。不屈繫之獄。使其徒廖鏞廖銘說之。叱曰。小子從予幾年所矣。猶不知義之是非。成祖欲草即位詔。皆舉孝孺。乃詔出獄。斬哀入見。悲慟徹殿陛。文皇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伊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降榻勞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過勞苦。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抵數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聲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聲愈厲。文皇大怒。

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耳。復錮之獄。大收其朋友門生。每收一人。輒示孝孺。孝孺不一顧。乃盡殺之。然後出孝孺。磔之聚寶門外。孝孺慷慨就慘。為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充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氏。妻與諸子皆先經死。悉燔削方氏墓。初籍十族。每逮至。輒示孝孺。孝孺執不從。乃及母族林彥清等。妻族鄭元吉等。九族既僇。亦皆不從。乃及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為一族。並坐。然後詔磔於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二人。請戍絕徼死者不可勝計。孝孺季弟方孝友就戮時。孝孺目之。淚下。孝友口占一詩曰。阿凡何必淚潛潛。潛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以為不愧。孝孺之弟。孝孺又有二女。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連袂投橋水死。

兵部尚書鐵鉉被執。至京。陛見。背立。廷中正言不屈。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執其肉。納鉉口中。令啖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罵不絕。文皇乃令舁大鑊。至納油數斛。熬之。投鉉屍。頃刻成煤炭。導其屍。使朝上。轉展向外。終不可得。文皇大怒。令內侍用鐵棒十餘。夾持之。使北面笑曰。爾今亦朝我耶。語未畢。油沸。感。起丈餘。諸內侍手糜爛。棄棒走。屍仍反背如故。文皇大驚。詔命葬之。鉉年三十。有七。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氏。並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康安鞍轡局。究匠。尋皆慘死。妻楊氏。並二女。發教坊司。楊氏病死。二女終不受辱。久之。鉉同官以聞。文皇曰。渠竟不屈耶。乃赦出。皆適士人。

戶部侍郎卓敬被執。責以不迎。乘輿之罪。曰。爾前日裁抑諸王。今復不臣我耶。敬曰。先帝若依敬言。殿下豈得至此。文皇怒。欲殺之。而憐其才。且繫獄。命中人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涕泣不可。文皇感其至誠。猶未忍殺。而姚廣孝力言。養虎貽患。意遂決。敬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自若。經宿。面如生。誅三族。沒其家。圖書數卷而已。文皇雅聞敬名。既死。猶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不負其君者。唯卓敬耳。

禮部尚書陳迪。受建文帝命。督軍儲於外。過家不入。聞變。即赴京。削。文皇登極。召迪。責問。迪抗聲指斥。並收其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磔於市。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勿言。謾罵不已。命割鳳山等鼻舌。食迪唾。益指斥。遂凌遲死。宗戚被戍者一百八十餘人。迪既死。衣帶中得詩云。三受天皇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昭徹區區不二心。又有五噫歌。皆悲烈云。刑部尚書暴昭。被執。抗罵不屈。文皇大怒。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罵聲猶不絕。至斷頸。乃死。

左簽都御史景清。建文中以左都御史改北平參議。往察燕邸。動靜。王嘗宴之。清言論明與。大被稱賞。尋召還。舊任及燕師入。清知帝出亡也。猶思與復。詭自歸附。乃詣見文皇。文皇喜曰。吾故人也。厚遇之。仍其官。清自是恒伏利劍於衣衽中。委蛇侍朝。人疑焉。八月望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靈臺奏文。曲犯帝座。急色赤。及是見清。獨衣緋。疑之。朝畢。出御門。清奮躍而前。將犯駕。文皇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劍。清知志不得遂。乃起植立。嫚罵。挾其齒。且挾且罵。含血直噴御袍。乃命剝其皮。草積之。械擊長安門。碎磔其骨肉。是夕。精英迭見。後駕過長安門。索忽斷。所械皮趨前數步。為犯駕狀。上大驚。乃命燒之。已而上晝。寢夢清仗劍追繞御座。覺曰。清猶為厲耶。命赤其族籍。其鄉轉相扳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有青州教諭劉固者。建文元年。以母老乞歸。清為御史。移書招固。因依清同居京師。金川門陷。固弟國勸兄出降。固曰。固受朝廷厚恩。以老母在。未能即死。矧降耶。後清遇害。連及固。遂與弟國母袁氏同日受刑。於聚寶門外。固子超年十五。有膂力。臨刑仰天一呼。細索俱斷。因奪劊子刀。連殺十餘人。事聞。詔磔之。右副都御史練子寧名安。以字行。被臨安衛指揮劉傑縛至。闕語不遜。文皇大怒。命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四字。文皇益命磔之。宗族棄市者一百五十一人。又九族親家之親。被抄沒戍遠方者。又數百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練氏姻族。未及逮。既官中朝。恒為鄉人所持。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文皇曰。使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耶。兵部尚書齊泰。聞建文帝遜去。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被執。見文皇。不屈死之。從兄弟敬宗。宰皆死。叔時水賜彥等。誦戍兒。甫六歲。給配赦還。太常卿黃子澄。初執李景隆於朝。請誅之。不聽。江淮連敗。拊膺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建文帝密使子澄召兵。不及。責問不屈。族其家。一子走。易姓名。田經。遇赦。家湖廣。吏部尚書張統。遜國後自經死。侍郎毛太燕。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略。統死。太亦死。禮部尚書黃觀。字瀾伯。奉命徵兵。上江諸郡。奮不顧家。且行且募。至安慶。聞金川失守。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報至。云家已被收。夫人並二女。給配象奴。夫人翁氏持釵釧。佯使出市。酒歸。急携二女。同家屬十餘人。投通濟門。淮清橋下死。觀復痛哭。至李陽河。聞建文帝已遜位。知事不可為。乃朝服東向。再拜。自投羅刹磯。湍激處。舟人急鉤之。僅得珠絲絳帽。以獻。命乘駕象觀。帽之。而對於市。籍其家。並連姻黨百餘人。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七

三五

諫戍。

蘇州知府姚善合。鎮常嘉松四郡守。練兵勤王。未及戰。文皇即位。索黃子澄甚急。子澄匿善所。約共航海舉兵。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為麾下許千戶。縛獻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曰。臣各為其主耳。語多不遜。遂磔之。善友黃鉞者。仕為給事中。與善相期許。國鉞以親喪家居。聞善被執。鉞遂閉目三四日。求死。或傳善欵伏已得宥。鉞復瞪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且少俟之。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方孝孺字也。乃稍稍食。已而善就刑。報至。鉞登翠川橋。西向再拜。祀而哭之。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計身。今君與希直同死。吾忍背義。獨生子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家人俱竄。伏有友楊福。日夜泣橋側。未幾。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成禮葬之。

翰林修撰王叔英。奉詔募兵。行至廣德。聞建文帝遜位。大慟。會齊秦來奔。叔英曰。秦二心矣。令執之。秦告之。故乃相抱慟哭。與秦圖後舉。已知事不可為。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衣間。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在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顛。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踪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慙於後世。遂自縊於玄妙觀銀杏樹下。夫人金氏亦自經死。二女俱赴井死。

翰林王良。初聞北平兵起。輒憂憤不食。及渡淮。與妻子訣曰。吾不可復生矣。安能顧若等哉。北師入城。胡靖解縉。吳溥為良鄉人。皆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憤激慷慨。良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在頃刻。若溥去就。固可從容也。隨別去。溥子與弼尚幼。嘆曰。胡叔能仗義。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竟。隔牆聞靖呼曰。外間甚可看。溥顧與弼曰。一豬不忍寧自忍乎。須臾良舍哭聲動。已復鳩死矣。初洪武中。禮部廷試。良最優。太祖以良貌不揚。易靖第一。良次之。至是良死。靖改名廣。降於燕。

浙江按察使王良。聞燕師入京。慟哭誓以必死。會命使召之。良執使者下獄。詰曰。縛出。期僂以狗道中。忽遇眾謀起。而奪使者去。良還坐堂上。悉收諸司印。携歸解舍。嗟嘆久之。妻問故。良曰。吾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笑曰。吾何難。君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命妾饋食。抱其子。獻款於廁。置子池傍。自投水死。良起而殮之。即列新於戶。閉其家。人毋得出。令妾抱幼子。托鄉人之客。於抗者。遂大抱印闔室焚。

兵部郎中譚翼金川陷赴火死。妻郝氏子謹自縊。

御史曾鳳韶請從建文帝出亡。帝麾使去。鳳韶泣曰：「臣頃即以死報陛下。文皇後以原官召不至，尋加侍郎亦不至。乃判血書憤詞於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厲妻李氏子公望曰：『吾死勿易衣殮，遂自殺。』李氏亦自經死。」

衡府紀善周是脩，為人卓犖，有大志。嘗曰：「忠臣不為得失計，故言無不直，貞女不為生死累，故行無不果。乃輯自古今忠節事為觀感錄。當金川失守，宮中自焚，是脩留書別友人，付以後事，具衣冠為贊繫衣帶上，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自經死。初是脩與楊士奇解縉、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約同死，義惟是脩不負其言。後楊士奇為作傳語其子，轅曰：「當時吾亦同死，誰為爾父作傳聞者笑之。」

監察御史魏冕力請建文帝誅徐增壽及宮中火起，或謂冕宜急迎附冕厲聲曰：「使吾改臣節，明君亦不可也。奈何徒自污遂自殺。」陳瑛請追罪，詔誅其族。同邑鄒朴建文初任周府諫，王和謀錮獄上，嘉其忠，召至京，授御史歸省。聞冕死亦不食死。時稱永豐雙列刑科給事中葉福守金川門，兵入死之。

大理寺丞鄒瑾與甥魏冕同殿，徐增壽於朝請誅之，京師陷，自殺，詔誅其族。凡男婦四百四十八人。

大理寺丞劉端約刑部郎中王高同棄官去，跡露被執，召問練安方孝孺何如人，端曰：「忠臣也。」文皇曰：「汝逃忠乎？」端曰：「存身以圖報耳。」命與高俱劓其鼻。文皇笑曰：「作如此面目，還成人否？」端誓曰：「我猶有面目，即死可見皇祖。」文皇怒立捶殺之，戍其家。

駙馬都尉梅殷擁重兵，淮上文皇既即位，迫公主。公主高皇后長女，大長公主也。公主嚙指血作書招殷，中使至殷得書痛哭，詢建文帝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亡與亡，君存與存，吾姑忍俟之。」乃還京見文皇。文皇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文皇啣之，久之殷不能平。時見詞色，文皇嘗夜遣小中官潛入殷第，察之，殷愈怒。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殷招納亡命，私匿番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咒，幾得罪。明年冬，早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曠令人擠殷死，筮橋下。誣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文皇罪深，曠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殺臣。」文皇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璫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公。主牽文皇衣大哭，問駙馬安在，文皇笑曰：「為公主踪跡賊母自苦。」公主謹護二

子乃官其子順昌為中府都督景福為指揮旗手衛簽事時駙馬都尉耿璿炳文子也尚孝康帝長公主與弟都督

璿俱論死

谷府長史劉璟誠意伯劉基仲子也自少靜朴峻厲博通經書究兵畧嘗同兄璉侍父入朝太祖奇之曰阿璉明秀阿璉凝重伯溫有子矣授谷王長史之國宣府建文初燕師起璟隨谷王還朝獻十六策不能用以病辭歸文皇登極璟臥家不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逮擊之臨別姻戚舉餞戒之曰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為魏徵可也璟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死生之分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上語猶稱殿下遂大忤旨下獄一夕辨髮自經死

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聞即位詔至慟哭之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集明倫堂為舊君位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與六生皆死之

參軍斷事高巍洪武十七年旌孝行魏嘗上書燕王曰臣竊自負既為孝子當為忠臣死忠死孝臣願也京城破縊死驛舍又有高不危者同時死義弟宣成南海衛

太常寺少卿盧原質少從方孝孺游後文皇召見不屈死之族其家教授劉政聞孝孺死痛哭不食斃

刑部右侍郎胡子昭坐方黨受僇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弟僉事子義聞子昭死辟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令為僧子義以親道體辭有子二人數賊子義曰吾兄無後天不絕吾姓二子當免於難者奪去莫知所終

右副都御史茅大方聞燕王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文皇登極大方逮至責問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文生同日棄市二孫添生歸生死獄中妻張氏發教坊病死命棄其屍

會都御史司中召見不屈命以鐵帚刷其膚肉至盡而死姻婭同死者八十餘

監察御史鄭公智坐方黨召見不屈死之戍其族大理寺少卿胡閔字松友日夜與齊黃密謀設法防禦又請誅徐增壽遜國後文皇召方孝孺草詔繼召閔及高翔皆哀經至哭聲徹殿陸文皇召閔先入諭令更服閔曰死即死服不可更文皇以族誅恐之閔不屈命力士以瓜落

其齒盡黑罵聲不絕。文皇大怒，縊殺之。以灰蠱水浸脫其皮，剝之實以草。懸武功坊。子傳慶同日論死。傳福方六歲，戍雲南，抄提全家二百七十人。奴年四歲，其母王氏縛就刑。奴自懷中墮地，一卒提入功臣家，付嬖下婢。收之稍長，識大義，髮至寸，即自截去。日以灰汚面，垢二十餘年。功臣不以人畜之。洪熙初，赦諸死事者，苗裔，奴得同女輩行，歸鄱陽貧無所依。鄉人憐之，曰：此忠臣女也。爭饋遺不絕。奴所受免死而已。年五十六終。尚處女也。鄉人謚曰忠貞貞姑。

監察御史高翔在建文時，僂力戎事，激發忠義。文皇聞翔名，召之，翔持喪服入見，大哭語不遜，乃命殺之。沒產誅族。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及揚之，而以其地為漏澤院。刑部尚書侯泰督餉至淮安，聞京師失守，泰行至高郵被執，下錦衣衛。泰不屈死。之妻曾氏配象奴弟敬祖子玘，皆論死，籍其家。

左拾遺戴德彥被執，責問不屈死之。德彥死時，有兄俱從京師，嫂項氏家居，聞變度禍且赤族，令盡室逃，並藏德彥二子於山間，毀戴族，譜獨身留家。及收者至，一無所得。械項氏焚矣，遍體焦爛，竟無一言。戴族遂全。

戶部侍郎郭任不屈死。之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保戍廣西，三女給配。

戶部侍郎盧迥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

表州太守楊任與黃子澄謀求舊君，以圖大舉，事泄被執。至京，磔於市。子禮益坐死，籍產族誅。親戚莊毅行等百餘家皆連戍。

禮部侍郎黃魁不屈死之。

御史連極立金川門下，自馬首數文皇，詞色不屈，命收之，引頸受刃，白氣冲天，尸僵立不仆。

太常少卿廖昇聞茹常使燕軍還，起兵王痛哭與家人訣，自縊死。

監察御史王度奉敕勞軍徐州，比還鳳陽失守，方孝孺與度書誓死社稷，壬午秋坐黨戍，賀縣千戶所以語不遜論死，誅其族。

監察御史董鏞會諸御史中有氣節者於鏞所相誓以死，後被執論死，女發教坊，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

御史林英劾李景隆誤國誦知瑞安賜還同王叔英募兵廣德方屈自經妻宋氏繫獄亦自經死
監察御史丁志方燕兵偏京城謂妻韓氏曰師至城必克吾惟一死報國汝其携幼子潛歸撫之以延丁氏後及兵
入被執不屈死之

晉府長史龍鐔被執不屈死之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贊云捐生固殞弗事二主別父與兄忍慟肝腑盡忠為臣盡
孝為子二端於我歸於一所

宗人府經歷宋徵嘗上疏請削罪宗屬籍數言李景隆失律懷二心被執責問不屈遂磔之誅其族
徽州知府黃希范聞金川門失守素服不治事坐與長史程通善嘗共上防禦策論死籍其家

遼府長史程通上防禦燕兵數千言衛士紀綱者方幸遼王通輒辱之文皇即位綱乘間言通有封事指斥遂械通
論死家人成遠簿錄其家得遺書數百卷而已

賓州知州蔡運有善政遂國後論死百姓憐而思之燕山衛卒儲福建文末携母妻逃去文皇即位錄戍卒入衛福
在錄中挈妻母行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為叛逆之人在舟中日夜泣不輟竟不食而死母韓妻范為營地
奠之范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官有聞其寡者欲委禽焉既而
聞其事曰節孝婦也我何忍犯之皆以壽終

中書舍人何申奉使至四川至峽口聞金川不守慟哭吐血不數日死
北平按察僉事湯宗上言按察使陳瑛密受王府金錢有異謀瑛謫廣西遂國後瑛召還窮治建文諸臣宗論死
盧振當燕兵起時與徐輝祖攻守力為多後逮至京不屈榜振名數其罪殺之誅其族牛景先聞金川失守變姓名
出走已而治齊黃黨逮景先妻妾發教坊司振景先俱不知何許人

監察御史巨敬被執不屈死之誅其族

戶科給事中韓永遜國後柱門不出召入見欲復其官曰吾王蠲耳何以官為不屈死

國子監博士黃彥清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謚建文帝論死並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等繫獄

僉都御史程本立出為江西副使未及行值北師渡江本立悲憤自縊死詔奪其恩典籍其家止敝衣數襲而已
給事中龔泰北兵渡江奉命巡城泰與妻傅氏訣曰國事至此我自必死爾第携幼穉歸否則俱溺井無辱能言

中火起奉馳赴為兵校所執見文皇金川門以非奸籍得釋自投城下死四川都司斷事方法為方孝孺所取士文皇即位諸司皆表賀法不肯署名尋被逮舟過安慶投江死

指揮張安被執道亡隱於樂清以樵為業人莫知其姓氏自山採樵歸聞京師陷卓侍郎被殺呼天號哭曰國既就篡我不願為其民遂棄柴投水死

工部侍郎張安國當燕兵逼京師與妻賈氏曰大事去矣無能為也余職非司馬既不能率師應敵又不能屈膝事人奈何賈氏曰盍隱諸安國曰然乃與其妻乘舟入太湖忽聞人說京師陷皇帝自焚安國大慟與妻曰食人之祿而存身於新主之世耻莫大焉乃鑿其舟以沉

知府葉仲惠以脩高帝實錄指斥燕師為逆黨論死籍其家

刑部主事徐子權聞練子寧死痛哭賦詩有翹首謝京國飛魂返故鄉之句自經死

神策衛經歷周壻建文時言事擢僉都御史遜國後逮至京不屈死妻王氏子蠻兒繫獄

御史謝昇建文時給兵餉有功後不屈死父旺子咬住戍金齒妻韓氏四女發教坊司

松江同知周繼瑜募戰勇入援文皇即位械至京不屈磔於市

徽州知府陳彥回奉命募義勇至京師赴援被擒不屈而死妻屠氏為奴

給事中張彥方改樂平知縣勤王詔下彥方糾義起兵邑響應或阻之彥方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自緩乎遂率所部抵江口遇燕游兵執至樂平梟其首暴屍譙樓時暑月經旬顏面如生無一蠅集父老竊羨縣治之清白堂

後東平吏目鄭華亦不食死

東湖樵夫不知何許人樵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縣庭聽詔

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答曰燒宮自焚樵夫大哭遂投湖中死

谷應泰曰聞之川澤納汗瑾瑜匿瑕王者之大度也以故什方舊怨漢帝首封射鉤小嫌齊侯不問况吠堯者

主未必桀而詈我者節重於許乎若乃文皇之正位金陵也宜發哀痛之言為謝過之舉其能從我游者固且

厚精以寵范陽尊官以禮魏徵矣若或天命雖改執志彌堅亦復還放山林聽其自適達萌之掛冠東都伯况

之杜門廣武狂奴故態何相迫乎而文皇甫入清宮即加羅織始而募懸賞格繼而窮治黨與一士東貞則祖

免並及一人厲標則里落為墟雖温舒之同時五族張儉之禍及萬家不足比也乃若受僇之最慘者方孝孺之黨坐死八百七十人鄒瑾之案誅僇者四百四十人練子寧之獄棄市者一百五十人陳迪之黨杖戍者一百八十人司中之繫姻婭從死者八十餘人胡閔之獄全家抄提者二百十七人董鏞之逮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以及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魏冕王度盧質之徒多者三族少者一族也又若赴義之最烈者鐵鉉之屍還反背景清之死猶犯駕就義之最潔者教授之明倫慟哭樵夫之自投東湖若此之儔則又未易更僕數也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強漢之律不過五宗故步闡之門皆盡機雲之種無遺世謂天道好還而人命至重遂可滅絕至此乎又况孔融覆巢之女郭淮從坐之妻古者但有刑誅從無玷染而或分隸教坊給配象奴潘氏承恩於織室才人下降於廝養此忠臣義士尤所為植髮衝冠椎胸而雪涕者也抑予聞之湯陰之戰血惟嵇紹靖康之禍死僅侍郎而建文諸臣三千同周武之心五百盡田橫之客蹈死如歸奮臂不顧者蓋亦有所致此也方高皇英武在上其養育者率多直節不事委蛇而文皇刑威劫人其搜捕者易於抵觸難於感化雖人心之不附亦相激而使然也至於宋朝忠厚不殺大僚孫皓凶殘恒加燒鋸臣以禮使士不可辱嗚呼成祖之作法涼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九

開設貴州

太祖洪武十五年春正月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命平涼侯費聚汝南侯梅思祖署司事貴州古羅施鬼國自蜀漢彝有火濟者從諸葛亮南征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歷唐宋皆以歸順不失爵土至是遣傅友德等平雲南上遣使諭友德曰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霫翠輩不盡服雖有雲南不能守也霫翠故元宣尉使已而見雲南俱平乃與同知宋欽皆降上仍授霫翠宣慰使欽宣慰同知谷領所部居水西為貴州宣慰使隸四川其思州宣慰使田仁智思南宣慰使田茂安暨鎮遠等府隸湖廣普安鎮寧等州隸雲南已而霫翠請兵討部落隴居上曰中國之兵豈荒服報怨之具耶不許

十八年夏四月思州諸洞蠻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從楚王楨討平之時蠻寇出沒不常王師至輒竄匿退則復出剽掠和等抵其地恐蠻人驚潰乃于諸洞分屯立柵與蠻民雜耕使不復疑久之以計擒其渠魁餘黨悉潰師還留兵鎮之

三十年三月古州洞蠻林寬自號小帥聚眾作亂攻龍里千戶吳得率麾下馳擊之中毒斃命左都督楊文為征蠻將軍都督同知韓觀副之統兵衛江湖兵往征巴林寬為指揮朱俊所縛送京師冬十月兵至沅州伐山開道二百里抵天柱遂涉苗境營小坪而以偏師別由渠陽零溪西南山徑銜枚夜發犄角以進分道夾攻直抵洪州栢里福祿永從諸洞大破之都督顧成亦勒平臻部六洞蟒蠻天柱天堂大坪小坪諸寇班師還京成祖永樂元年春正月設普安安撫司以土目慈長為安撫賜銀印置流官隸四川布政司

三月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奏金筑安撫司諸處土軍宜一概訓練上以蠻人憚拘束止之已而以貴州安寧特賜成銀幣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遠方罷敝中國朕無取焉顧成老成能持重安邊非喜功好事之流以是特嘉獎之

十一年二月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及思州新化黎平石阡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八府以工部侍郎將廷鑽為左布政使初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州諸宣尉使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仍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及霽翠死妻奢香代立宋欽死妻劉氏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燁以都督鎮守其地政尚威嚴欲盡滅諸羅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撻奢香欲激怒諸羅為兵端諸羅果憤怒欲反劉氏聞止之為走想京師上召問令入宮見高皇后復令折簡招奢香至詢故上曰汝誠苦馬都督吾為汝除之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願世世戰諸羅令不敢為亂上曰此汝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有間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願刊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上許之謂高皇后曰吾知馬燁忠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召燁數其罪斬之遣奢香等歸諸羅大感服為除赤水烏撒道立龍場九驛達蜀後安氏即霽翠後也至永樂初思州宣慰使田仁智子琛思南宣慰使田茂子宗鼎各嗣主以爭沙坑故日尋兵上遣行人廷鑽往勸之琛從廷鑽入見上白事自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之又數宗鼎罪狀上曰思南舊歸明玉珍時汝何不取以自屬乃令言耶且罪惡在彼汝何與馬亟歸守爾土靖爾封疆慎勿構釁啓兵端再犯吾磔汝矣琛歸與宗鼎仇殺如故屢禁之不能止至上密遣鎮遠侯顧成率校士數人潛入二境執琛宗鼎去二人既就執城中猶寂無知者忽一日使出揭榜諭諸羅曰朝廷以二克日構殺茶若百姓故特遣使執問狀首心既擒餘一無所問敢諱者族諸羅帖然琛宗鼎至京師俱斬之乃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思州思南苦田氏久矣不可令遺孽復踵為亂其易為府治改思州宣慰司為思州府思南宣慰司為思南府易置諸官

倭遂設貴州布政司立三司等官治貴州宣慰司本司及思州思南鎮遠石阡銅仁黎平六府普安永寧鎮寧安順四州金鎮安撫司及普定新添平越龍里都勻畢節安莊清平平塘安南赤水永寧興隆烏撒威清十五衛普市千戶所皆屬焉改將廷瓚為左布政使以廷瓚曾勸思州事諸孽情也

十四年設貴州提刑按察司戶部刑部各增貴州一司其鄉貢附於雲南

谷應泰曰秦皇開邊桂林象郡旋沒尉氏武帝窮兵越雋牂牁僅附臣屬或取干戈或通璧幣用力若此獲效若彼蓋拓疆域通文教易稱革面書載頑民帝王若斯之難也貴州西接填蜀東連荆粵地齒神州久淪荒服特以其地皆毒霧瘴山蠻峒夷寨無宛馬叩竹動中國愛慕而其君長世樂秦籥保不失禮貽憂邊吏黔遂無日通上國矣洪武初湯信國使之民蠻雜耕兵彘互習豈非天啓荒徼漸染華風朝鮮將開乃來箕子勾吳當治始有姬雍者與乃宋欽妻之秉間奔朝安奢香之間呼赴闕兩女子觀變決機勇於丈夫甚至入見高皇后使高帝竟斬馬都督蒲伏掖門瞻仰天日指陳險阨立誓河山開赤水之道通龍場之驛智溢唐家功高博望彼地有此異人山川豈能再阻蠻方耶永樂中二田復自相攻殺金雞命使特遣解紛翠華臨軒親承戒諭猶復怙終不遜攻殺如故夫亦夜郎特遠于閩負險抑或天誘其衷折入中國閩人侵逼南粵歸漢延陀攻殺救勒入唐廢興有數革置有時乎而顧成以校士數人入執二田繫頸檻車寂無知者比之介子樓蘭斷頭酒後班昭鄠善捕使中宵天子神靈兵威不測斯為至矣此豈一時擒獲虎穴得子實乃二祖英武先聲奪人也二田授首處分郡縣為布政司者一為府者六為州者四為安撫司者一為衛者十五而黔中之省儼然進明堂分符瑞受冠帶祠春秋厠肩內地附麗皇國矣國家無斗粟介士之勞邊臣無亡矢遺鏃之失自古開疆廓宇又未有若斯之易者也然則天馬蒲桃志寶物者不知略地樓船橫海志畧地者不知化俗詩曰日闢國百里伊惟二祖有焉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
設立三衛

成祖永樂元年三月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司徙保定以大寧故地界三衛大寧故兀良哈地也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為山戎秦時為遼西北境漢為奚所據後魏韓康莫奚服屬契丹唐為奚契丹元為大寧路洪武中

元兵遁沙漠。屢侵之。乞降。高皇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而於古會州大寧地。北設北平行都司。領興營等。二十餘衛所。十四年。封皇子權於大寧。為寧王時。宋國公馮勝征納哈出。據大寧塞。列戍控制。遂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卒破降納哈出。二十二年。封兀良哈為三衛。處降人。而以阿北失里等。為三衛指揮使同知。自大寧前抵喜峰。近宣府曰朵顏。自錦義歷廣甯。渡遼河至白雲山。為奉寧。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惟朵顏最強。其貢路入自喜峰口。而市則在遼東。防其變也。後竟叛去。附於元。燕王起兵。從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奄至。甯王猝出不意降。燕王乃移王與其軍內地。盡拔降騎還北平。從戰有功。遂以三衛地畀兀良哈。使仍為三衛。其官都督至指揮千百戶有差。約以為外藩。居則偵探。警則捍衛。歲給牛具種。布帛酒食良厚。此。大寧設三衛之始也。三衛自遼瀋抵宣府幾三千里。大甯既棄。天壽山與異域為隣。而宣府遼東斷左右臂。乃調營州左屯衛於順義。右屯衛於薊州。中屯衛於平谷。前屯衛於香河。後屯衛於三河。衛設左右中前後五所。仍隸大甯都司。復設東勝中前後三所。千戶于懷仁等處守備。然諸部落已列我門庭矣。何三衛復叛。附阿魯台。終明之世。泰寧福餘常與東合。而朵顏常與西合。為中國膏肓之患。則皆三衛為之鄉導也。

二十年秋七月。上親征阿魯台。旋師討兀良哈。大破之。永樂初。福餘衛請鬻馬。令於廣甯開原互市。三衛為本雅夫里所脅。掠我邊卒。上遣使諭之。納馬贖罪。然時附阿魯台。出沒塞下。至是。上北征。旋師召諭諸將曰。阿魯台敢為悖逆。以兀良哈為之羽翼也。當分兵剪之。遂簡步騎數萬。分五道往。而身率鄭亨薛祿等。將大軍邀其西。師次屈裂兒河。兀良哈驅眾數萬。西奔陷澤中。上麾騎兵前擊之。斬級數百。遂自相蹂躪。死無算。上乘高瞭望。見其眾復聚。遂張左右翼。嚴陳夾攻。命史士持神機弩。伏深林。戒冠至。乃發。頃冠騎突而左右師馳之。走林中。中伏驚潰。死傷畧盡。追奔三十餘里。蕩其巢。而還。自是三衛稍創。

宣宗宣德三年。九月。兀良哈犯大甯。上親征。出喜峰口。至寬河。大破之。宣德初。朵顏衛指揮哈刺哈孫等朝貢不至。武進伯朱榮鎮遼東。請掩擊之上。不許。至是。上親歷諸關塞。騎驛石門驛守將奏。兀良哈萬眾盜邊。已入大甯。經會州。將及寬河。諸將請益徵兵。上曰。孽寇無能為也。但謂吾邊無備。故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出喜峰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軍。並進恐緩。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上曰。兵在精不在多。三千足辦擒賊。遂決策親征。簡士三千人。二騎。持十日糧。夜銜枚出喜峰口。騎四十里。昧其至寬河。距

其營二十里。寇望見以為乘障卒。遂悉眾前。上麾鐵騎分兩翼進。夾攻之。上親射其前鋒。殲三人。飛矢雨集。神機鈔會發。寇不能當。大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寇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大驚。皆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斬其渠。駐蹕寬河。分命諸將。窮搜窟穴。忠勇王金忠。故鞬。名王子也。及其甥都督。把台請自效。上許之。或密言。忠往不反矣。上不聽。忠與把台。果大克獲。歸。上飲以金爵。遂輟賜。願謂侍臣。王者宜推誠待人。漢用金日磾。庸不足法耶。遂班師。

五年。徙開平衛於獨石。洪武初。李文忠克元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驛八。東曰涼亭。泥河。賽峰。黃崖。四驛。接大甯。古北口。西曰桓州。威遠。明安。隱甯。四驛。接獨石。永樂間。大甯既棄。而開平勢孤難守。至是。遂城獨石。徙開平衛於此。棄地蓋三百里。自是。盡失龍岡。灤河之險。邊陲斗絕。益騷然矣。

九年。夏四月。瓦剌脫歡攻魯魯台。殺之。因通兀良哈。先是。詔蠲三衛罪。予自新。以泰甯衛印。沒于寇。更給兀良哈。遂駐牧遼東塞。

英宗正統二年。十二月。福餘衛阿魯歹等。以五百騎。掠葭州獨石。守將楊洪。遮擊西涼亭。生擒百戶乞麻里等。奪所掠。命集兀良哈。貢使俸之市。進洪都指揮同知。初。正統元年。福餘衛失印。更給如泰甯例。而脫歡遣使通兀良哈。潛伺。屢論不悅。至是。復諭都指揮安出等。縛首惡以獻。

四年。夏六月。福餘衛都指揮歹都等。數言賞薄。互市失利。非永樂時比。上因使者還。勅曰。文皇帝以爾通阿魯台。戮徵馬三千匹。贖罪。爾免首聽命。朕實爾寬。而妄意無厭。是速敗也。其亟圖改已。而以通瓦剌。罷其部落貢獻。九月。兀良哈犯邊。右叅將楊洪。追擊于白塔兒三岔口。值兀良哈五百騎。擊敗之。射死十二人。擒三人。

六年。冬。十月。左叅將黃直。巡邊至開安山。值兀良哈三百餘騎。擊敗之。福餘衛脫大赤完哈等。假射獵。屢犯邊。至是被擒。磔於市。尋復以遊擊把密雲。扒頭崖塞。射傷戍卒。又掠牛心山。

七年。冬。十月。兀良哈千騎。至禮帽山。犯廣甯前屯等衛。守將曹義。擒其將字台。會三衛來朝。僂示之。

九年。秋七月。兀良哈入寇。命成國公朱勇等。率諸軍二十萬。分道出塞。擊之。朱勇同太監錢僧保。由中路出。喜峰口。興安伯徐亨。同太監曹吉祥。由南路出。劉家口。左都督馬諒。同太監劉永誠。由北路出。界嶺口。都督劉懷同。太監但任。由西北路出。古北口。踰灤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破福餘于全甯。破泰甯。聚顏于虎頭山。出所掠萬計。而都督楊洪。出黑山。俘斬安出部。各論功加秩。三衛從是寢衰。然怨中國益刺骨。因糾七先入寇。為之鄉導矣。

十二年春正月都御史王朔同總兵曹義巡邊抵廣甯兀良哈伏騎林中義擊敗之時互刺也先亦東侵三衛乃遣使劾諭之母為瓦剌誘。

十四年三月福餘奉甯共潛結也先入寇采顏扼險不從也先至不能入大掠二衛人畜去其秋旋與也先合土木北狩命鄒御史鄒來學經略京東并設參將總兵罷采顏三衛互市。

景帝景泰六年采顏諸衛來朝乞耕地及犁種糧詔予糧三十石未幾寇獨石先是既罷三衛互市景泰二年復議予貢然三衛常竄名瓦剌使中窺我遇此使厚不無心望且結婚漠北挾為重稍侵軼盡沒遼河東西三岔河北故地薊遼多事自此始四年兵部尚書于謙言三衛使疊至頗為瓦剌間宜令邊臣嚴備因條上防禦事詔自是使至伴二三人入京餘不得輒入關已而奉甯衛都督僉事單于帖木兒乞大甯廢城及甲盾謙持不可帝重絕三衛

歡遣譯者語大甯城逼近塞不便馳獵又交暑多生疫其甲楯須冠至乃給謀遂沮至是寇邊參將葉盛督兵破走之。

憲宗成化元年春二月李來為三衛請賞不許自景泰末三衛多與李來通貢使浮額隨李來使者走雲中朝廷羈靡不問至是李來為請賞勅諭四方貢使賞有成額三衛曩朝貢從東路喜峰口今采顏都督采羅十等擅易貢道希混賞朝廷照例分別又何誅焉請復開入邊遣都督季鐸往諭至奉甯還兵部以奉使無狀請建治詔貸之十

二月奉甯衛都督都督兀喃帖木兒等請市牛及農具塞下并乞賜蟒上諭蟒衣勿與他聽與民交易采顏衛兀研帖木兒因請職事兵部覆未有成勞例無陞授不許。

二年十月五刺遣使貢馬狹三衛從喜峰口入詔待以三衛禮勅其渠阿失帖木兒無糾采顏妄更貢道。

十四年秋七月三衛部落各請從便道入貢并求開市時太監汪直方與兵部侍郎馬文升爭遼東撫勦異同故三衛乘間挾我也詔邊吏以朝廷恩義諭之孝宗弘治二年兵部尚書馬文升請修邊備先自天順後李來潛通三衛屢入塞中國羈靡不絕誘致之亦不敢大為寇至是文升奏往歲三衛盜漠北馬經大同宣府報敵老營今兩鎮

經年不報疑彼此相通乞于團營選馬步三千赴永平三千赴密雲防禦及會兩鎮巡操從之。

十一年冬采顏入寇先是邊軍燒荒出塞遇寇騎擒殺之邊警遂起馬文升檄守臣分據要害相機勦殺仍請鹽書切責三衛頭目從之。

十七年秋七月。采顏道小。王子入寇大同。上御煇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議出兵。李東陽言采顏通潮河川古北口距京師一日而近宜固根本無遠出師自疲上深然之時采顏部落益蕃屢侵邊而諸部獨花當以完者帖木兒裔種最貴花當次子把兒孫驍勇敢深入結婚小王子為中國患滋甚。

武宗正德四年冬秦甯衛滿鑾率部落二萬餘欲附居塞下避北敵今居故鎮安堡我無旁嚙其後花當部屢挾增貢詔暫增一年不為額花當部堅請不從乃益勾小王子與合謀。

十年夏四月采顏把兒孫自鮎魚關毀垣入馬蘭谷殺參將陳乾命都督桂勇討之巡撫順天都御史王偉謀曰敵知吾兵屯西必東入乃命指揮葉鳳伏山下敵果入伏發敗之把兒孫遣杜禿等來請貢且獻馬贖殺陳乾罪兵部尚書王瓊持議必以把兒孫償乾乃罷兵予貢把兒孫輒謾言呼杜禿而去竟予把兒孫貢班師亡何復入寇參將魏祥全軍沒終正德世不能討世宗嘉靖十一年十二月采顏三衛寇邊先是采顏都督花當長子革列李羅早死其次把兒孫謀奪嫡不得把兒孫尋亦死革列李羅子革蘭台貢馬請嗣兵部令轉譯部落方許貢革蘭台乃寇漁陽諸小關堡率殘破至是巡撫都御史王大用欲厚創采顏城其霧靈山不果會阿堆哈利亦頻入建昌喜峰口恣殺掠革蘭台又請陞秩御史連疏詆大用請以毛伯温代大用既去諸衛益滋邊邊人皆廢耕牧而采顏諸部日益橫。

二十年秋七月華蘭台求增貢衛三百人不許請二百人亦不許時剽掠塞下聲言結小王子入寇會俺答自雲中深入太原邊吏恐謬曰山海關諸邊無敵亦采顏諸衛功也詔補前貢失期者衛二百人。

二十三年采顏侵薊州塞先是薊鎮總兵郤永出塞擊采顏別部李家莊斬四十餘級李家莊突騎居近獨石不通大部慣盜馬狡而善射敵追輒走險亦頗為我捍邊是役藉怨轉與敵合而遼東塞亦以采顏故頻邊警。

二十六年冬十月采顏益結海西諸部出沒遼東西塞無何革蘭台死子影克襲故事三衛以貢時身受職至革蘭台父子始遣人代請而影克剽掠踰于父益誘俺答大入塞。

二十九年九月始置薊遼總督以前州保定遼東三鎮隸焉改孫禮為兵部侍郎總督薊遼未幾以何棟代之初俺答逼都城數言遼陽軍遼陽者俺答所呼采顏也至是始設薊遼總督以兵戍之然采顏部時犯塞咸甯侯仇鸞調知影克實首禍欲發兵擒之何棟曰采顏犬羊也縱有反覆為患尚小若翦除采顏漠北窺隙必且憑為巢穴。

二十九年九月始置薊遼總督以前州保定遼東三鎮隸焉改孫禮為兵部侍郎總督薊遼未幾以何棟代之初俺答逼都城數言遼陽軍遼陽者俺答所呼采顏也至是始設薊遼總督以兵戍之然采顏部時犯塞咸甯侯仇鸞調知影克實首禍欲發兵擒之何棟曰采顏犬羊也縱有反覆為患尚小若翦除采顏漠北窺隙必且憑為巢穴。

是毀藩籬延寇以自近也。上從棟言已而棟設計擒叛人哈舟兒。陳通事傳首九邊。

三十六年三月。土蠻打來孫始收。三衛導入薊州。長林口。踰建昌營。掠河。掠永平諸邑。

三十八年二月。薊州塞警自練。兵議起。鎮兵減十之二。而春防視秋防。又殺什之五。以故最單弱。把都兒辛愛擁數

萬騎。以朵顏影克為鄉導。入寇。總督侍郎王忬所遣偵牒皆被殺。遂薄塞下。忬疏請援兵。大學士嚴嵩謂忬挾寇為

重。欲坐靡金錢。不報。敵騎渡灤水。由潘家口入。大掠薊。忬遣總兵馬芳等。以輕兵八千。夜馳出其後。牽之。遂不敢深

入。三日引去。忬兵尾而擊之。頗有斬獲。詔建忬及總兵歐陽安論死。

六月。改宣大總督楊博于薊。遼博聞命馳至。鎮區畫戰守。以朵顏諸衛。每外通不為我用。乃約諸帥。同時舉烽。揚

旌。自居庸至山海關。彌漫千餘里。旌旗蔽空。駭石震山谷。如是者三。幕北大駭。以為邊兵頓增益。終歲不敢近塞。

二十九年三月。影克復斜把都兒。辛愛等犯一片石。朵顏將佟登禦卻之。

四十年冬十月。影克糾東西數萬騎。潰牆子嶺而入。大掠通州。總督侍郎楊選建論死。

穆宗隆慶元年九月。朵顏董狐狸糾土蠻數萬騎。入界嶺口。援師四集。引還失道。墜崖死者甚眾。董狐狸亦革蘭。台

子也。時影克出義院口。邊軍以火鎗擊之。斃。而子長昂與狐狸頡頏。

二年夏四月。以侍郎譚綸為總督。拜戚繼光大將軍。專理練兵。綸上言。今之策邊防者。皆曰乘障。夫薊昌見卒。不滿

十萬。而老弱且半。散步于二千里之間。畫地而守。彼以十萬眾攻我。一軍欲不破。不可得也。故臣以為禦敵莫如遊

兵。燕趙之士。自邊警以來。銳氣盡矣。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必無成功。此萬二千人者。臣與戚繼光召

可立。至用之。可立效散之。歸農。可使無後憂。而時方虞其有他。是尚疑臣與繼光不可信。安能勝敵。夫我兵素未一

當敵戰而勝。彼不心服。再破之。乃終身創矣。繼光亦上言。邊鎮之卒。壯者役于私門。老弱僅以充伍。有火器而不能

用。棄土著而不能練。弓矢之力。不強于賊。而與賊共之。且不知兵法。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之數。教練之法。實用則不

美。觀美觀則不實用。今皆虛名耳。其嘗無有也。臣又聞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之形也。險易相半。近邊之形也。

山谷仄隘。林薄叢翳。邊外之形也。敵入平原。利于車。在近邊。利于騎。在邊外。利于步。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

習馬耳。未聞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迹浙江。思用浙人。願陛下更予臣浙江殺手三千。鳥銃手三千。

更于西北招募得馬軍五枝。步兵十枝。聽臣統練。方今朝議紛呶。易于改絃。而臣擁重兵。易生嫌。二請設監軍。村道

官一人以督臣使無掣肘之虞。疏上俱報可。綸繼光浚隍增障。邊備甚設。而時儉吝亦奉款。迄隆慶三衛修職。謹邊。鄧稍息。長昂襲職為都督。

神宗萬曆元年。董狐狸索賞喜峰口。啟慶總兵戚繼光猝勒兵青山圍之。狐狸以身免。尋縛首惡獻于款。始改喜峰口守備為參將。彈壓之。

三年二月。總兵戚繼光追逐長昂墜馬。幾獲之。跳而免。馳去。生縛其叔長禿。竊董家口。昂納馬鑽刀盟。乃釋之。已長禿復叛。合董狐狸縱掠。

六年三月。奉甯衛速把亥犯遼東。總兵李成梁直搗劈山大創之。長昂勒賞。阻諸部入貢。遣弟蟒金率精騎窺喜峰口。掠前屯。薄山海一片石。

十一年五月。奉甯衛伯言把都糾眾花大等。大舉攻鎮甯堡。伯言故速把孩子也。先是速把孩子入鎮。彙集李成梁遣裨將李平胡逆之。射速把孩子中脇墜馬。蒼頭李有名斬之。至是報仇。入犯成梁。出兵黑山。佯為北伐。而夜遣李得全馳入鎮甯。為內應。旦日親自搏戰。李甯以刀擊花大傷額。復貫矢中膊。大哭失聲。遁既而伯言復偕長昂董狐狸三萬騎犯廣甯。殺掠吏士一百二十有奇。李平胡跳擊之。會大風揚沙。晝晦。頃之雷雨大作。水深數尺。走出塞。時三衛屬部八十餘種。而昂與董狐狸兵最強。然部落不踰塞。

十二年春。董狐狸犯前屯。錦義備禦祖承訓擊敗之。總兵李成梁追奔太康。大定堡多斬獲。

八月。長昂入下莊。總兵楊四畏副總兵徐從義擊卻之。追至老鴉嶺而還。已復糾哈不憤等數萬騎。以打牲為名。圖盜邊會。上視山陵。昂往來紅螺山。射獵調部落東西馳甚恣也。然亦以犯邊罪賞。頗奢。

十三年夏四月。伯言把都復入塞。遊擊周思孝逐之。走邊河。河深不能猝渡。李成梁追襲之。從丁字泊堡出。布陣為一二字。一字衝鋒。二字繼進。伯言望見兵至。跳騎挑戰。成梁馳之。巡撫李松超二字陣。鼓行而前。大敗之。斬首八百級。得名王杜征字來等十三人。六月。董狐狸率其屬三百餘。叩關請。甚哀。言犯遼東皆東西部落同姓名者。非其罪。願得奉撫賞。長昂以李成梁聲揚穴一夜數徙帳。亦哀請。款及已得。撫則愈驕。

十四年春正月。花大伯言等復糾土蠻犯前屯。李成梁選輕騎出塞。繞其後。而自率兵當之。夾擊。大敗走。九月。伯言把都復入塞。攻鎮甯堡。邊軍禦之。三晝夜不解甲。復大敗去。伯言痛哭曰。阿父怨。終不可報矣。

言把都復入塞。攻鎮甯堡。邊軍禦之。三晝夜不解甲。復大敗去。伯言痛哭曰。阿父怨。終不可報矣。

言把都復入塞。攻鎮甯堡。邊軍禦之。三晝夜不解甲。復大敗去。伯言痛哭曰。阿父怨。終不可報矣。

十八年春正月。長昂部落入貢。奪賞會同館。大譁欲殺禮部尚書于慎行。事張我續論解之。長昂遣弟獐免撥計來調盟。石門遊擊陳愚聞。給執通事張五列等。俸之。長昂同弟蟠金犯董家口。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伯言復入塞。總兵董一元。伏精騎鎮武堡。俟其深入。士卒從中起。循牆而進。搏戰大敗之。伯言中流矢死。哨騎生得伏謀郎打兒罕等七人。郎打兒罕。長昂心膂也。昂願革二年舊賞。請贖。上許。昂至是稍戢。

二十四年冬。十月。福餘衛伯牙兒挾賞羅文峪。拒却之。尋以千騎突青山口。連犯扒頭崖三道嶺。並失利去。二十九年冬。十月。伯牙兒唐唐翠阿不亥叩關求款。命給半賞。十二月。長昂求款。命復采顏諸衛馬市。木市。于甯前。已而獐免撥計修石門。郝掠車廠莊。總兵尤繼先出塞。至紅草溝。擊斬八十有奇。昂與蟠金代叩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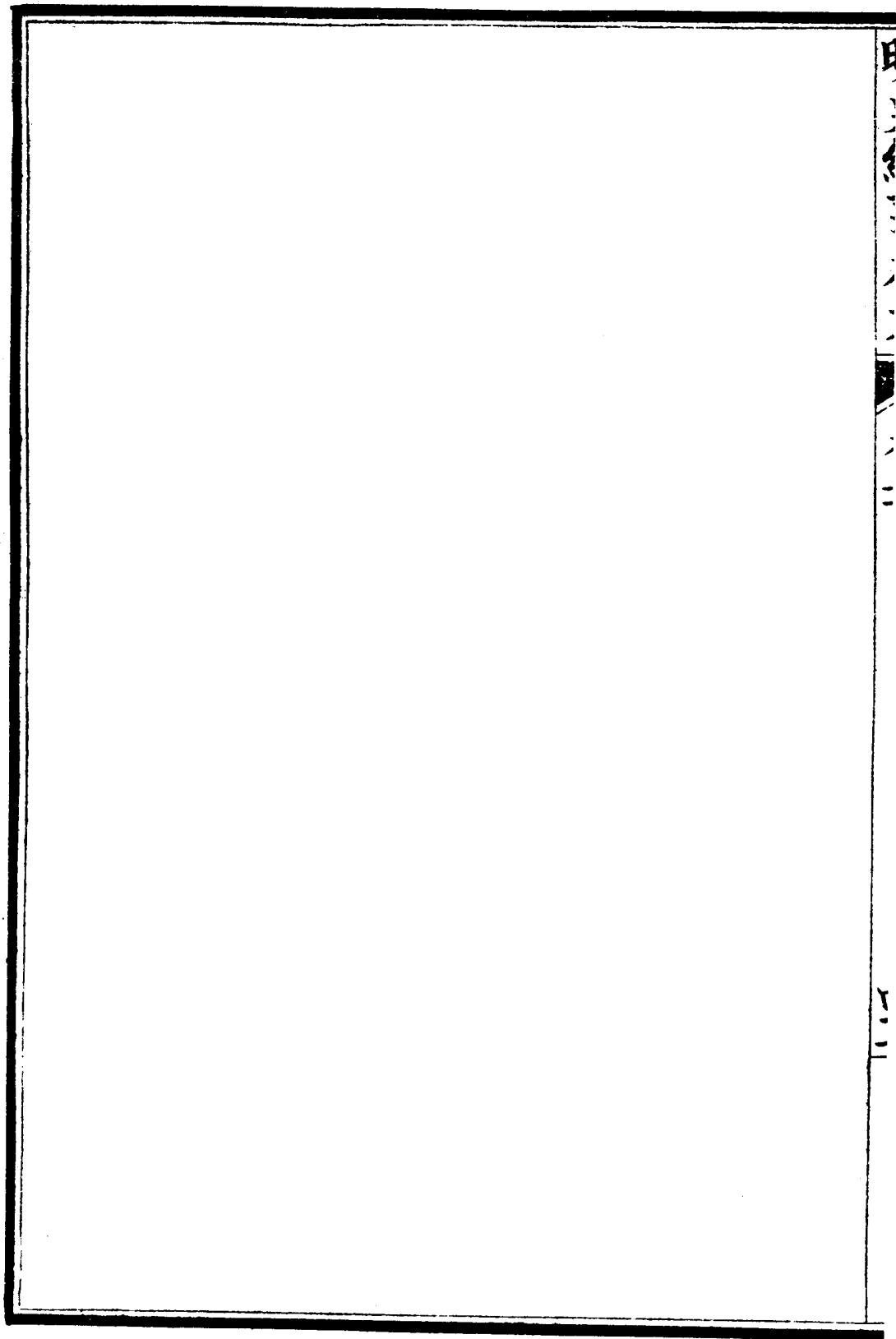
三十四年冬。十一月。撥計挾賞董子谷。長昂蟠金復勾西班牙部不來世等。萬騎犯山海關。總兵姜顯謨擊之。時督稅太監高淮在遼東。聞警倉卒調兵自衛。及長昂退。稱斬獲功未幾。長昂圍獵墜馬死。子賴暈。互踵昂轍。同蟠金糾阿鎮等挾賞擦崖子關。

三十六年冬。十一月。賴暈入建昌河。流口。大掠而去。復糾插漢鬼谷吉等。入寇連山驛。總兵杜松出中左所。長嶺山。夜至哈流。免襲拱免營。大斬獲。然諸部益開。因入大勝堡。總督侍郎王象乾論諸部各聽撫。專勦賴蟠。賴蟠勢孤。乃屬西部。啞拜台吉請款。

四十年十一月。蟠金賴暈。方乘邊軍燒荒。入圍山堡。縱掠曹莊。甯遠參將李應選。死亡官軍九十人。四十一年春。三月。采顏衛頭目脫來。福餘衛頭目火燒。赤各授指揮。僉事賜勅。四月。炒化。宰賽。煖免。等以三萬騎屯玉文谷。陷七臺。殺千總。修鳳等。邊軍。失五百人。采顏滿旦。壁只。亦連。犯掛甲嶺。麻郎谷。

四十三年夏。六月。遼東邊將率兵出獵。曹莊。蟠金乘機入犯。殺掠五十餘人。喪卒二百二十餘人。十二月。杜松擊火落子柳門。敗之。

四十六年夏。四月。滿旦及男温。布台吉等。睥睨石塘間。而馬落。亦報蟠金。聲犯桃林界嶺。鎮戒嚴。未幾。石塘遊擊朱萬良。調援。遼滿旦。母子益恣。以萬騎攻白馬關。及高家堡。頃之。尋盟。蓋自隆慶來。長昂稱梟傑。雄塞上。垂四十年。而土蠻部落。如虎燉。炒化。宰賽。煖免。輩。東西颺動。邊吏疲于奔命。至滿旦。以一婦。踴躍。曹石間。竟不可制。然亦自此漸微弱。不能自立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豐潤谷應泰廢虞編輯
吳縣朱記榮槐廬枝正

親征漠北

成祖永樂元年春二月遣使賫書往諭韃靼可汗鬼力赤賜金綺四并勅太師右丞相馬兒哈伯太傅右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等以遣使往來意各賜文綺二未幾犯遼東塞十月冠永平是時鬼力赤非元種其臣不肯下已而鬼力赤與阿魯台擊瓦剌馬哈木戰大敗馬哈木阿魯台皆遣人入貢閏十一月阿魯台冠灰溝村黃甫川

三年春正月阿魯台部落婦胡兒來歸且告鬼力赤聞兀良哈內附遂相猜防數遣人伺塞下令謹備之

四年春三月書諭鬼力赤可汗不報時諸部不服鬼力赤阿魯台執而殺之遂迎立蒙古族本雅失里以阿魯台為太師始與中國不通瓦剌馬哈木與阿魯台勢不相一遂各相仇殺

六年春三月遣鴻臚寺丞劉帖木兒不花以織金文綺持璽書諭本雅失里不報都督僉事吳允誠子答蘭柴秉誠子別立哥請出塞自效從之允誠初名把都帖木兒秉誠初名倫都兒灰皆降人也

七年夏四月遣都督指揮金塔卜反給事中郭驥以綵帛書諭本雅失里并賜阿魯台馬兒哈伯火赤哈失帖木兒等綵幣竟殺驥五月封瓦剌馬哈木為順寧王秋七月以淇國公丘福為大將軍武城侯王聰為左副將

軍同安侯火真為右副將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為左右參將帥師北征陞辭上密授以方畧且戒之曰毋失機毋輕犯毋為所給一舉未捷俟再舉爾等慎之八月丘福出塞率千餘騎先至臚胸河南遇游兵亂戰敗之福遂乘勝渡河又獲間我者尚書一人福飲之酒問本雅失里今安在尚書詐言本雅失里聞王師來北遁去此未遠可

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馳擒之時諸軍未集諸將皆恐李遠曰將軍輕信諜者孤軍深入進必不利莫若結營自固以待我軍畢至王聰亦力言不可福不聽先馳馬揮士卒行諸將不得已與之偕行大衆奄至圍之李遠王聰率五

百騎突陣聰戰死丘福及火真王忠李遠並被執死全軍皆沒事聞上大怒以書諭皇太子曰比遣丘福北征以其久在兵間必能任事何意福違棄朕言孤軍輕進安平侯等泣諫不從遂皆陷沒若不早舉殄滅之邊患未已今選

將練兵來春朕決意親征 冬十月詔戶部尚書夏原吉議北征糧運上曰近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為難朕欲以所運糧沿途築城壯之量留兵守以候大車之發於是原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大軍行每十日程築一城斟酌船糧以候軍還上然之

八年春正月以皇長孫留守北京命夏原吉兼掌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之丁未車駕發北京親征學士胡廣魚子楊榮諭德金幼孜從三月出塞次凌霄峰登絕頂望漠北萬里蕭條顧廣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也至清水原其地水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西營北二里有泉湧出甚甘冽軍中賴以不困上取親嘗之賜名神應泉四月次長清塞地極北夜望北斗已在南矣師次濶樂海其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凡七河水注其中五月丁卯朔入臚胸河哨馬畧黃峽遇寇騎得箭一矢馬四疋而還甲戌指揮欽台畧玉華峰擒一騎譯之始知寇在兀古兒札河大

兵遂渡飲馬河乙亥以清遠侯王友駐兵河上留金幼孜營中上以輕騎前進人備二十日糧以方廣胡廣隨戊寅至兀古兒札河本雅失里先遁夜倍道追之己卯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失里率眾拒戰上麾前鋒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以七騎渡河遁去六月班師至飛雲壑阿魯台復來戰上率精騎衝陣大呼奮擊阿魯台墮馬復上我師乘之追奔百餘里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阿魯台攜家屬遠遁時勢甚乏水軍士饑渴遂收兵還營己酉車駕發廣漠時殘騎尚出沒尾我上命伏兵河曲佯以數人載輜重誘之上按精兵千餘最後發冠望見大兵渡河食所載物競趨而至伏發倉皇走上率兵扼之奔渡河馬陷入泥淖生擒數十人遂無敢窺我後師次擒狐山上令勒銘曰瀚海為鐔天山為鐔一掃風塵永清沙漠次清流泉又勒銘曰於鑠六師禁暴止侮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會軍士乏食上令以所儲供御糧鈔散給之下令軍中糧鈔多者許借貸還京倍酬其直軍中賴之上在師中每日莫猶未食中官具進膳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先飽七月還次開平宴勞將士上曰朕自出塞冬素食非

乏肉也念士卒艱食朕食肉豈能甘味故置已之車駕還至北京

九年冬十二月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得部署女直吐蕃諸部上以問左右多請許之黃淮獨不可曰此屬分則易制合則難圖矣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

十年秋九月瓦剌順孟王馬哈木滅本雅失里立其族答里巴馬哈木實專政

十一年秋七月上巡北京敕阿魯台無以丘福事懷慮比之漢呼韓邪唐阿史那社爾賜金錦諭意先是阿魯台為

瓦剌攻敗窮寇以其妻孥部落奔竄而南保息塞外於是遣使奉表稱臣貢駝馬上言馬哈木藏本雅失里之罪請討之上曰阿魯台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其貢使封為和寧王賜金帛仍居漠北瓦剌馬哈木怨阿魯台朝貢不至

十二年春二月詔親征瓦剌以安遠侯柳升武安侯鄭亨將中軍宣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為前鋒三月車駕發北京皇太孫從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睿勇智過人今肅清沙漠使躬歷行陣見將士勞苦征伐不易又謂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每日營中閒暇爾等即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夏四月駐蹕興和大閭五軍盡出塞五月師次楊林城上聞武之暇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六月三日甲辰師至撒里怯兒之地前鋒劉江遇敵三峽口擊走之上度其必大至嚴陣以待乙巳獲謀知馬哈木距此百里兼程赴之戊申發蒼崖峽次蘭忽失温答里巴馬哈木太平孛羅埽境以三萬人來戰賴山巔不敢發上遣鐵騎挑之敵奮而下安遠侯升以神器砲斃其騎數百上率鐵騎乘之遂敗却武安侯亨追擊中流矢退宣陽侯懋成山侯通率兵薄其右掖不動豐城侯彬都督青攻其左敵殊死戰都指揮滿都死上遙見率鐵騎馳擊呼聲動天地馬哈木不能支大軍乘之遂大潰走追至上刺河生擒數十人馬哈木乘夜北遁時瓦剌雖大創去然殺傷亦略相當夜二鼓上還帳中遂下令班師壬子師出三峽口餘眾復聚山上數百人據海子諸軍以火銃擊之遁去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遣頭目鎖住等來朝言阿魯台有疾不能至上遣使賜之米百石驢百匹羊百羣別賜其部屬米五千石慰撫甚厚是役也內侍李謙恃勇引皇太孫於九龍口臨戰幾危上大驚急追回大營謙懼罪自經死師次黑山峪頒詔天下已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等迎表至八月上還北京

十三年冬十月瓦剌馬哈木遣使貢馬謝罪瓦剌使者言馬哈木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為己害擬率眾至幹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勅鎮守甯夏甯陽侯陳懋防邊大同開平遼東皆如之

十四年春三月阿魯台遣使奏戰敗瓦剌獻所俘人馬特使宴勞彩幣秋九月瓦剌順寧王馬哈木賢義王太平使臣觀音奴不哈來朝辭還賜鈔為道里費遣使齎書同往諭以順逆福禍之道賜綵幣

十五年秋八月瓦剌順寧王馬哈木死以其子脫歡襲順寧王

十九年冬十月阿魯台叛數寇邊初阿魯台為瓦剌所攻窮寇南竄久之生聚蕃富遂築鷲每朝使至輒擗侮或拘

留苦之時時部落出沒塞下為寇上嘗諭其使還語阿魯台竟不悛至是大舉圍興和都指揮王祥戰死上遂議親征
十二月上命大臣集議戶部尚書夏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嚴敕邊將備禦未奏會上召兵部尚書方寬實言
今糧儲不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
資儲十喪八九灾管間作內外俱疲况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懌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既而刑部尚
書吳中入對與方寬同上益怒寬懼自縊命錦衣官取原吉還至則方啟殿理儲錦衣促之原吉曰姑俟畢此不然
恐有侵盜危吾安之不以累公及至上問親征得失對如初上令同中擊於掖庭獄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言
寬與中原吉皆悞邪誣罔上信之命殺原吉召楊榮問原吉昔所為榮力言其無他怒稍釋置不問
二十年春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議北征餽運輔等議分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繼之前運總督官三人隆平
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祖車運驛運各分官領之領車運者二十六人秦甯侯陳愉都御史王彰等領驛運者二
十五人鎮遠侯顧興祖尚書趙壯等後運總督官二人保定侯孟讓遂安伯陳英等各率騎兵千人步兵五千人護
行凡前後運用驢三十四萬車一十七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輛挽車民夫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運糧凡三
十七萬石並出塞分貽三月丁丑親征阿魯台戊寅車駕發北京辛巳師次鷄鳴山阿魯台聞上親征遂夜遁諸
將請追之上曰彼非有他計辟諸狼貪一得所欲急走追之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不意直抵窟
穴破之未晚四月辛丑師次龍門戌卒言阿魯台倉卒遁去遺馬二十餘匹於洗馬嶺敕宣府指揮王禮盡收入城
五月辛酉師次獨石端午賜隨征文武羣臣宴乙丑師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丁卯大閱諸將戊辰觀士卒
射有一卒三發皆中賜牛羊銀鈔上親製平戎曲俾將士歌之辛未師發隰寧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往來巡遊之
所上望其頽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為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
靡常九有以亡况一亭乎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癸酉次閣安下令軍中樵牧不得出長圍外時營陣大營居中
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右哨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周二十里癸未師
發威遠鎮次行州命戶部以山西河南山東所運糧六萬餘石備于山海六月癸巳師次威遠川開平來報阿魯台
進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遂擊之上曰此詐也彼方慮吾搗巢故為牽制之術疾驅之果遁去七月己未師次煞胡原
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御營備言阿魯台聞大軍發所部日憂懼有散去者其母及妻皆罵曰大明皇

帝何負爾而必欲為逆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於潤灣海與其家屬北走矣上曰獸窮則走然或挾詭謀示弱誤我不可不備前哨繼獲其部曲亦言悉眾夜遁乃召都督朱榮吳成等遣發兵盡收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命旋師簡精兵還擊兀良哈大破之三見設詢降騎言屈裂河東北深谷有賊千餘人令甯陽侯懋以騎兵五千追之懋率精騎伏隘中以羸兵輜重誘之方接戰發伏大潰走斬獲過半八月以班師遣書諭皇太子頒詔天下九月上入居庸關次龍虎臺饗隨征將校京師文武大臣迎見上乘法駕入京城十二月阿魯台殺其王本雅失里自稱可汗

二十一年夏四月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敗之秋七月謀報阿魯台將犯邊上曰去秋親征彼意吾不能復出當亟馳塞外待之命安遠侯柳升遂安伯陳英將中軍武安侯鄭亨成國公朱勇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將左右軍甯陽侯陳懋將前鋒從征阿魯台八月壬子宴大營五軍諸將因大閱癸丑發京師命大學士楊榮掌軍中機務丙寅發宣府次沙嶺賜諸將內廐馬戊辰次萬全九月師次沙城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其妻子來降言今夏阿魯台為瓦剌所敗部屬潰散無所屬今聞大軍復出必疾走遠避豈復萌南向之意上命賜之酒俱授正千戶冬十月師次上莊堡先鋒陳懋知寇在飲馬河北為瓦剌所敗追至酒壘山口遇韃靼王子兀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懋引入見上喜謂羣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甥把罕台為都督其部屬察卜等七人皆為都指揮賜冠帶織金襲衣上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於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唯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患兵甲不用斯朕志也遣書諭皇太子以兀先土干納款之故遂下詔班師發萬全十一月次懷來甲申還京師

二十二年春正月阿魯台寇大同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弑主殘民數為邊患請討之願為前鋒自效上曰卿意甚善但師出須有名文帝嘗言漢過不先姑待之至是大同守將秦阿魯台侵塞遂大閱議北征命安遠侯柳升將中軍遂安伯陳英副之英國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右掖興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伯鄭亨領左哨保定侯孟瑛副之陽武侯薛祿領右哨新甯伯譚忠副之甯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所部指揮同知禿里禿等四月戊申詔命皇太子監國發京師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從庚午師次隱甯忠勇王金忠所部指揮同知禿里禿等獲謀者言阿魯台去秋聞朝廷出兵挾其屬遁及冬大雪文餘人畜多死部曲離散比聞大軍且至復遁往答蘭納

木兒河趨荒漠以避遂命諸將速進以獲謀功陞把里禿為都指揮僉事五月己卯次開平遣中官伯力哥齎敕往諭阿魯台部落曰王師之來止罪阿魯台一人頭目以下輸誠來朝者優與恩賞命柳升率軍士拾道中遺骸為叢塚瘞之上親為文祭焉六月戊午進次玉沙泉上以答蘭納木兒河已近令諸將各嚴兵以俟已未命陳懋金忠率師前進戒之曰兩軍相當彼投戈下馬者皆良民勿殺如其來敵先以神機銃攻之張弓勁弩繼其後遇阿魯台亦生擒以來庚申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到答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野草車轍馬跡亦多湮滅其遁已久上遣張輔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陳懋金忠前行覬賊車駕進駐河上以俟張輔等相繼引兵還奏臣等分索山谷周圍三百餘里一人一騎之迹無睹者癸亥陳懋金忠亦還奏引兵抵白邱山無所遇以糧盡故還張輔奏願假臣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北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甲子召輔等諭旋師時軍士乏食楊榮請供御之贏盡給之令軍中有餘者貸不足入塞官倍償之眾賴以濟上悅秋七月庚辰清水源道旁有石崖數十丈命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刻石紀功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也丁亥次翠微岡上御幄殿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上顧內侍海壽問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其八月中矣上頷之既而諭楊榮曰東宮涉歷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戊子上次雙流灘遣禮部尚書呂震齎書諭皇太子并詔告天下己丑次蒼崖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瞻庚寅次榆木川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立皇太子辛卯上崩

安南叛服

成祖永樂元年閏十一月封黎蒼為安南國王安南古交趾地唐虞時曰南交秦為象郡漢初南越王趙陀據之武帝平南蠻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設刺史建武中任延錫光為守教民耕種制冠履漸立學校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為界建安中吳分立廣州而徙交州治龍編縣唐初改安南都尉府屬嶺南安南之名始此唐亡為南漢劉隱所并未幾國內亂擁立蒙崇丁部領宋乾德初南漢平上表內附黎桓篡丁氏李公溫又篡黎氏公溫死孫日燭嗣淳熙間封為安南國王安南之為國自此始再傳無子一女婿陳日煚王死女主國事日煚得立再傳為日煚僭稱越皇帝累世名皆取日下易一字從火上陽之義亦效日燭而然也元世祖平雲南道人召之入覲不

行大發兵遣其將脫歡等討之。十七戰皆捷。日烜棄城遁入海。以糧運不繼。還日烜歸國。勢復振。日烜卒。子日燁嗣。曰吾祖舊名也。自是為藩臣。貢獻不絕。封安南國王。日燁卒。子日燁立。洪武初。漢陽知府易濟頒詔安南。日燁遣使朝貢。上嘉之。封日燁安南國王。日燁卒。子日燁嗣。荒淫不治。其兄叔明逼死之。自立。上曰叔明王法所必誅。速擇日燁親賢立之。叔明懼。請老傳政弟日燁。日燁卒。弟日燁嗣。而叔明實制國事。與占城構兵十餘年。數侵思明地。叔明卒。日燁為國相。黎季犛所弑。立叔明子日燁。季犛叔明胥也。上曰叔明弑日燁而有其國。今季犛又殺日燁矣。復以禮待。是厚勸亂賊也。遣行人呂讓移書責之。未幾日燁亦為季犛所弑。立其子顯。又弑顯。立其幼子。安在襁褓中。又斃之。因大殺陳氏。自為舜裔。胡公滿之後。國號大虞。紀元天聖。上表竄姓名為胡一元。子蒼。名蒼。稱皇帝。自稱太上皇。至是詐稱陳氏。絕登為陳氏甥。求權署國事。上不虞其詐。許之。

二年夏六月。胡奎遣使奉表歸。思明侵地。八月。老搆軍民宣慰使才緣。遣使護前安南王孫陳天平來朝。奏曰。臣天平前安南王日烜之孫。天明之子。日燁弟也。日燁茶遇天朝。幸先歸順。太祖高皇帝封為安南王。賜之章印。數傳至日燁。賊臣黎季犛當國。擅作威福。日燁稍抑損季犛。弑之。立其子顯。未幾復弑顯。而立安。蒙然幼穉。尚在襁褓。季犛父子乃大殺陳氏宗族。并安弑之。而取其位。更姓名胡一元。子曰胡奎。臣以先被棄斥。越在外方。季犛父子志圖篡奪。臣幸以遠外見遺臣之僚佐。激於忠義。推臣為主。以討賊。復仇方議。招軍而賊兵見逼。倉皇出走。左右散亡。逆黨窮。追遣兵四索。臣竄伏窮荒。採拾自給。饑餓困厄。萬死一生。度勢少息。稍稍開行。艱難跋涉。以達老搆。其時老搆多事不暇。顧臣瞻望朝廷。遠隔萬里。無所控告。屢欲自絕。苟且圖存。延引歲月。忽讀詔書。知皇上入正大統。率由舊章。臣心欣忭。有所依歸。伏念先臣受命太祖高皇帝。世守安南。恭脩職貢。比賊造逆。滔天陳氏宗屬。橫被殲滅。存者惟臣。臣與此賊不共戴天。因叩頭流涕。上憐而納之。安南故臣裴伯者亦來告急。請討黎季犛。願為前驅。效死自比。申包胥。十二月。安南遣賀正旦使者至。上令禮部出陳天平見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裴伯者亦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上聞之。謂侍臣曰。安南胡奎。初云陳氏已絕。彼謂其甥。權理國事。請襲王封。朕固疑之。及下詢其陪臣父老。皆對曰。可乃下詔封之。今聞弑主篡位。暴虐國人。而臣民共為蒙蔽。是一國皆罪人也。

三年春正月。遣御史李琦行人王樞齋勅。往安南問胡奎篡奪陳氏之故。六月。安南胡奎遣使阮景直隨御史李琦。

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仍命行人聶聰齎勅往諭胡奎十二月安南胡奎復遣阮景真隨行人聶聰來貢請迎陳

天平遂勅行人聶聰送陳天平歸國命征南副將軍黃中呂毅大理卿薛嵩以兵五千人護行

四年春三月黃中等護送陳天平至丘温胡奎遣其臣黃晦卿等以廩餼迎候禮甚恭其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

見天平皆拜舞踴躍中問胡奎不至何也則曰安敢不至屬有微疾已約嘉林江矣嘉林江季犛所居也中遣晦卿

還促查且遣騎覘之迎者壺漿相繼於道中信之徑進度隘留難陵二關將至芹山路險峻林木叢密軍行不得

成列會雨潦忽伏發大呼鼓譟動山谷遂殺天平大理卿薛嵩行人聶聰亦遇害中等急整兵擊之橋斷不得前賊

遙拜曰遠人非敢抗王師天平小人也非陳氏親屬敢肆巧偽今幸得殺之以謝交人吾主即上表待罪天師遠臨

小國貧乏不足久淹中等引兵還奏聞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曰曩爾小醜乃敢欺我此而不誅兵則何用能頓首

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臣等請仗天威一舉殄絕之上遂決意興師勅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調兵南伐以蜀兵七

萬五千益之徵黃中呂毅越京以送陳天平失律也秋七月辛卯以成國公朱能為大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

張輔為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為左右參將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參將及清遠伯王友統神機將

軍程寬朱貴游擊將軍毛八丹朱廣王恕等橫海將軍魯麟王玉商鵬鷹揚將軍呂毅朱吳江浩方政驍騎將軍朱榮

金銘吳旺劉劄出等二十五將軍以兩京畿荆湖閩浙廣西兵出廣西憑祥左副將軍左參將統都指揮陳睿盧旺

等以巴蜀建昌雲貴兵出雲南蒙自兵部尚書劉鶴參贊戎務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轉餉是日上幸龍江禱祭

誓眾曰黎賊父子必獲無赦脅從必釋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妻子毋殺降有一

犯者雖功不宥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罪人既得即擇立陳氏子孫賢者撫治一方班師告廟以次定功冬十

月成國公朱能卒於龍州先是上察占天象謂侍臣曰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亡何能卒事聞上震悼輟朝乃以

輔代能輔發馮祥度城壘閣進攻隘留及難陵二關破之傳檄數季犛二十罪諭其境內立陳氏意進度芹路兩旁

皆有伏遣黃中呂毅揀捕之遁進次昌江市造浮橋濟師遣方政王恕哨探直抵富良江而大軍自芹路西折至新

福縣遣驍騎朱榮往約沐晟晟軍自臨安府蒙自縣經野蒲斬水通道攻奪猛烈柵華關隘賊徒悉奔築壘駐兵洮

江北岸造舟徑渡至白鶴遣人來會時賊恃東西都及宣江洮江范江富良江以為固于江北岸緣江樹柵多邦隘

增築土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郡民守之號二百萬又於富良江南岫緣江置樁盡取國中船艦列

於橋內諸江海口俱下桿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於城柵內欲守備以老我師輔等遂自驛橋移營三帶州招市江口造船圖進取驍騎朱榮賊眾於嘉林江沐晟軍亦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於城北之沙灘與晟合勢時賊所立柵皆逼江不可上惟多邦城下沙坦可駐師而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池以陷人馬城上守具嚴備賊兵如蟻時官軍攻具亦完輔乃令軍中日賊所恃者此城大丈夫報國立功在此一舉先登者賞不次於是將士踴躍期夜襲城以燃火吹銅角為號是夜四鼓輔遣都督黃中等啣枚昇攻具過重濠至西城下以雲梯附城指揮蔡福等先登諸軍繼之城上火炬齊鳴銅角競響賊倉皇失措矢石不得發皆走師遂入城賊復巷戰列象為陣輔等督遊擊將軍朱廣等以畫獅蒙馬神機將軍羅文等以神銃翼而前象皆股栗多中銃箭皆退走奔突賊眾潰亂官軍長驅而進殺賊帥梁民獻祭伯樂等追至傘圓山賊死者不可勝數辛酉輔等遂克東都輔與晟駐師撫諭遣左參將李樹向西都西都賊聞之焚宮室倉庫遁入海於是三江路宣江洮江等州縣次第詣軍門降輔等督舟師進逼膠水賊復遁入黃江閩海等處

五年春正月張輔沐晟等襲賊善江柵大破之又追敗賊於萬劫江普賴山斬首三萬又敗賊胡杜於盤灘江兩旬輔等進次魯江賊五百艘逆戰木丸江大敗之殺其將阮子仁黃世岡百餘人三月窮追至膠水縣閩海口地下濕不可駐乃陽為還師至鹹子關令都督柳升守之賊果來躡輔還軍遇於富良江賊舟巨十餘里橫截江中用刻船載木立柵迎拒又以精卒數萬趨陸來戰奮擊大敗之斬獲數萬江水為赤乘勝追至閩海口李聲父子僅以數小舟遁走義安其尚書范見覽等降四月輔率舟師追至海門淫鵲淺時晴久水涸賊棄舟遁我師舟膠不得前俄大雨水漲數尺舟畢渡眾喜曰天贊我也五月丁卯輔與晟等率步騎夾江東西柳升率舟師水陸並進甲戌輔等至茶龍柳升等舟師亦至又敗賊獲船三百艘賊遁走輔等乘勝追之又敗之於奇羅海口賊屢敗因眾遂潰乙卯柳升所領永定衛卒王崇胡等七人誦得黎李聲所在前格之縛送升軍並其子澄於海口山中次日土人武如卿獲黎蒼及偽太子尚將相王侯柱國黎李獵等皆縛獻軍門安南平輔奏安南本中國地陳氏子孫已誅盡無可繼其國中耆老民庶俱請為郡縣如中國制乃置交趾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十七府曰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宣化太原鎮蠻諒山新安義安順化升華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衛十一所三市舶司一改雞陵關為鎮彝關安撫人民三百二十萬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糧儲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十三

萬五千九百船八千七百軍器二千五十三萬九千。勅尚書黃福兼掌布按二司事。又以侍郎張顯宗為左布政使。以都督呂毅掌都司事。勅張輔沐晟劉備交趾有懷才抱德之人。悉心訪求。送京師擢用。九月。張輔沐晟遣都督柳升等齎露布檻送黎季犛黎登等獻俘至京。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群臣偕兵部侍郎方宥請露布至。弒王篡國曆號紀元等語。止問季犛父子曰。此為人臣之道乎。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季犛及子蒼下之獄。赦其子澄孫為等。後季犛釋自獄。成廣西。子蒼澄以善兵器赦用之。冬十月。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十一人。為諒江等府同知。贈故安南國王後陳氏子孫七人官。裴伯耆為交趾按察副使。

六年春三月。交趾總兵張輔沐晟振旅還輔等。上交趾地圖。其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建設軍民大小衙門四百七十二。上嘉勞之。賜輔晟及諸將宴於中軍。都督府旗軍人賜鈔五錠。七月。論平交趾功。進封新城侯張輔英國公。西平侯沐晟黔國公。豐城侯李彬雲南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僉事柳升封安遠伯。戰死都督僉事高士文進封晉平侯。并子孫世襲。親擒黎季犛軍校王紫胡超擢指揮使。為從者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先是交趾平。上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上從之。於是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有差。秋八月。交趾蠻寇簡定反。定陳氏故官。不肯臣黎氏。而輕騎跳歸我。從下安南。為別將頗有功。知上不欲復陳氏。遂逸去。至化州。說群盜鄧悉等下之。悉等推定為主。稱日南王。改元興慶。出攻鹹子關。黎賊餘黨多應之。而陳季擴鄧景異尤猖獗。黃福奏請益兵。遂命黔國公沐晟發雲南貴州四川兵數萬往征之。仍命兵部尚書劉備往贊軍事。十二月。沐晟帥師與交趾賊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兵部尚書劉備都督僉事呂毅交趾布政司參政劉昱等皆死之。勢益熾。攻陷諸郡縣事聞。復命英國公張輔為總兵官。清遠侯王友為副帥。師二十萬往征之。勅曰。晟出師失律。致賊猖獗。今聞鄧悉死而八百媳婦老嫗猶供餽者何人。賊云有象五萬。又云我將帥皆易與宜戒慎。同心協力早滅此賊。

七年夏五月。簡定稱上皇立陳季擴為大越皇帝。改元重光。季擴者蠻人。自云陳氏後也。安南氏不忍。陳王則相率歸季擴。秋八月。鄧景異攻盤灘。守將徐政戰死。張輔兵至交趾。敗賊於鹹子湖。太平海口等處斬首數千。溺死無算。生擒賊黨。監門衛將軍潘坻等二百餘人。獲船四百餘艘。賊首阮世美鄧景異跳身奔季擴。季擴稱故王後。請封輔不聽。進兵至清化。時季擴據地稍遠。而我兵悉窮。追簡定至廣州。分沐晟兵從嘉江南都督朱榮舟師抵牛鼻關。

輔自率騎兵至美良簡定奪馬走吉利深山搜得之並獲其將相陳希葛阮宴等檻送京師惟陳李擴鄧銘景真逃於義安簡定至京伏誅

八年春正月張輔敗賊黨阮師檜於凍潮州斬首五千級生擒偽將軍范友陳原卿等二千人悉坑之築尸為京觀上勞苦張輔久暴師役召輔還輔奏餘賊未平請留黔公沐晟鎮之五月追敗李擴於靈長海口別將江浩至魯江戰不利十二月李擴遣使胡彥臣上表請降上遣方政諭李擴以為交趾右布政使又以其黨陳原樽為參政胡具澄鄧景異鄧銘為都指揮潘季祐為按察副使然李擴寔欲緩師期耳不肯之任而掠如故

九年春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為副將軍會征彝將軍沐晟討交趾陳李擴勅四川廣西江西湖廣雲南貴州六都司安慶等十四衛發兵二萬四千隨征七月張輔至交趾督兵敗賊黨阮朔胡具澄鄧景異等於九真州月常江尋復率舟師追梟賊黎蓋斬之慈廉福安諸州縣皆平

十年秋八月英公張輔破賊於神投海口擒其副將軍鄧汝戲少保潘季祐遁可雷山乞降輔承制以季祐仍按察副使理義安冬十月命鎮守交趾都督韓觀運廣東糧萬石赴交趾給軍食張輔破賊於西心江

十一年冬十二月英公張輔黔公沐晟合兵敗賊於愛子江時輔晟等進兵順州賊黨阮師檜屯愛子江設象伏兵候官軍輔偵知之以戒先驅羣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破其象鼻奔還賊陣自相蹂踐官軍乘之大敗斬賊將阮山生擒偽將軍潘經等十人賊眾死者無算

十二年春正月兵至政和縣羅蒙江皆懸崖側徑英公張輔捨騎步進大索射中鄧景異擒之并獲阮師檜於南靈州李擴遁走老樞都指揮師祐躡之進克老樞三關蠻人潰散棄李擴及其妻妾於南磨生繫以歸八月交趾陳李擴伏誅

十三年夏四月命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加陳洽兵部尚書督軍務輔下交南凡三擒偽王威鎮西南而尚書黃福有威惠交人懷之戢伏莫敢動

十四年夏四月交趾鎮撫衛百戶丁仕驗來朝貢馬謝恩賜鈔幣遣還五月設交趾府州縣儒學及陰陽醫學僧綱道紀等司英國公張輔奏自廣東欽州天津驛經獨尾巷至涌淪佛淘從萬寧縣抵交趾多由水道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比丘溫故路近七驛傳使往來從之尋交趾布政司右參議莫勛三江等府上官杜惟忠等來朝貢馬及金

銀等物特賜宴勞陞勛為右布政使杜惟忠為參議鎮彝衛并交州中左右衛指揮陶弘等各遣人貢馬及方物各賜鈔幣遣還冬十一月召交趾總兵英國公張輔還京命豐城侯李彬代鎮守輔經營交趾前後十年命監察御史黃宗載巡按交趾交趾營房皆覆茅多火宗載令三司募官伐材陶瓦不半年營房皆覆瓦火患遂息

十六年春正月交趾清化府儀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反利初從陳季擴充偽金吾將軍後束身歸降以為巡檢然中懷反側張輔還京至是僭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為相國段奉為都督聚黨范柳范宴等肆出剽掠總兵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擒斬數百人利敗走擒宴彬請就交趾戮宴以徇先是李彬代張輔鎮交趾中官馬騏為監軍定歲貢扇萬柄翠羽萬箇騏墨而殘交人苦之三年間叛者四五起而黎利最劇

十七年冬十二月巡按交趾御史黃宗載上言交趾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得人而郡縣官多兩廣雲南舉貢未歷國學遠授遠方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律意若俟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至任二年以上者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放覈上其廉污能否以憑黜陟疏上報可

十八年夏五月勅豐城侯李彬叛寇黎利潘倭車三農文歷等迄今未獲宜盡心畫方略早滅此賊交趾左參政馮貴右參政侯保討黎利戰死保真定贊皇人由國子生知廣城縣有善政初設交趾郡縣擇人撫治陞交州知府遷參政時黎利擄掠郡縣保率民兵築堡於要害禦之賊來攻保與戰不勝而死貴湖廣武陵人舉進士為給事中陞交趾參政能撫輯流民歸附者眾有土兵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每出陣有功後中官馬騏疾之盡奪其土兵及黎利反眾強貴勦捕獨以贏卒數百遇賊兵眾貴力戰而死保為政廉恕貴有方畧其死也人皆惜之

十九年夏五月豐城侯李彬上言交趾地荒遠不通餽運乞依各都司衛所例分軍屯田以供糧餉度地險易為屯守征調之多寡從之秋九月李彬言黎利奔老撾進兵討捕老撾輒遣頭目覽者即阻我兵勿入境云即發兵大索利送軍門久之竟不獲利上以老撾匿賊持兩端令彬遣頭目至京詰之尋召彬還以榮昌伯陳智代冬十月赦黎利為清化知府遣內官山壽諭利竟不起

二十二年仁宗即位黎利自老撾復還算化州欲求降不出九月掌交趾都司都督方政與黎國欽於義安府養龍州不利昌江衛指揮伍雲死之都指揮陳忠與黎利戰於清化破走之

可工部尚書黃福還京勅兵部尚書陳洽代掌交趾布按司事仍參贊軍務福治交趾視民如子勞輯訓飭每戒郡

邑吏修撫字之政。新造之邦。政令條畫無鉅細。咸盡心焉。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必加調恤。拔其賢者。與共事中。官馬騏。怙恩肆虐。福數裁抑之。騏誣奏。福有異志。文皇知其妄。得寢福居。交趾十八年。上念其久勞於外。召還。交人扶老攜幼送之。皆號泣不忍別。冬十一月。交趾參將保定侯孟英。榮昌伯陳智言。山壽未至。黎利復反。先後破茶龍諒山。茶龍守琴彭諒山。守易先皆堅守。力盡俱死之。命侯山壽至。彼討議確當以聞。

仁宗洪熙元年春二月。以榮昌伯陳智為征彝副將。討黎利。冬十月。總交趾布按二司兵部尚書陳洽奏賊首黎利名雖求降。實則攜貳招聚逆黨。日以滋蔓。望勅總兵早滅此賊。以清邊方。

宣宗宣德元年春三月。總兵陳智方政討黎利。進至茶龍州。敗績。時山壽主招撫。擁兵自衛。陳洽力爭不聽。陳智方政復不相能。洽以上聞。上下璽書切責智等。而以成山侯王通佩征彝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參將。討黎利。仍命洽參贊軍務。安平伯李安掌交趾都司事。削陳智方政官爵。隸中軍。自效。上視朝罷。御文華殿。慶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彝。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力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

使令。吾子孫母侍富強。要戰功後。因黎氏弑主虐民。太宗皇帝有弔伐之師。蓋興滅繼絕。盛心也。而陳氏子孫為季犛殺戮已盡。不得已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皇政念之深。為惻然。昨遣將出師。朕反覆思之。欲知洪武中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為何如。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北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功。費於一丘。臣等以為非是。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交趾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漢

唐以來。雖為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殊崖反。登兵擊之。賈捐之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行仁義。況陛下父母天下。與此豺豕較得失耶。上領之。冬十月。黎利弟黎善據廣威州。擁眾數十萬。分道攻交趾。十一月。參將馬瑛大破賊於清威。與成山侯王通合兵。石室縣進屯孟橋。尚書陳洽以為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勢。通欲渡河而陣。洽反覆言地險惡。宜遠斥堠。持重不從。五鼓。虜兵竟渡。天雨且泥。溢伏驢起衝。盪遂大敗。洽奮

馬突入賊陣。死之。失亡二三萬人。通懼師却。黎利時在義安。聞之。自以精兵來會。圍東關。通敗。後氣大沮。陰許為利請封。而檄清化。迤南歸。黎氏清化。羅通曰。非君命而欲賣城。義不可連。戰敗走之。初都督蔡福守義安。被圍。福不戰。率都指揮朱廣薛聚于瓚。指揮魯青千石李忠降賊。至是。福馳馬清化。城下大呼守城者。宜見幾。全首領羅通大罵而去。賊又逼鎮城。平州知州何忠懷奏。請王師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為賊所得。賊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

酒酌忠曰能從我同享富貴忠唾地罵曰賊奴吾天朝臣豈食汝犬豕食奪杯擲中賊面流血盈頤遂遇害事聞上深悼惜之物旌其門賜諡忠節十二月交趾布按上言尚書黃福舊在交趾民心思之乞今復至以慰民望遂召福於南京赴闕議之以安遠侯柳升為征彝副將軍保定伯梁銘都督崔聚由廣西黔國公沐晟為征南將軍與安伯徐享新孟伯譚忠由雲南二道討交趾尚書李震參贊軍務黃福仍掌布按二司事勅王通守城練兵候升等至同進

二年春正月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諭曰前者論交趾事憲義夏原吉拘牽常見昔徵舒弑陳靈公楚子討之殺徵舒既縣陳申叔時以為不可楚子即復封陳古人服義如此太宗初得黎賊定交趾即欲為陳氏立後今欲承先志使中國之人皆安無事卿等為朕再思士奇榮對曰此盛德事惟陛下斷自聖心上曰朕志已定無復疑者但干戈之際便令訪求恐未暇及俟稍甯靜當令黃福專意求之

二月交趾賊黎利攻交趾城總兵王通出不意猝擊大敗之斬其司空丁禮司徒黎考而下萬餘級利惶懼不能軍諸將請乘勢亟擊通猶豫未決賊得以暇樹柵掘塹修器械四出剽掠未幾勢復張三月命行在刑部侍郎樊敬往廣西副都御史胡璜往廣東總督運糧赴交趾又勅調武昌成都護衛中都留守司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廣東福建江西雲南四川都司福建四川行都司官軍數萬俱從安遠侯柳升黔國公沐晟等征交趾黎利圍溫丘都指揮孫聚拒破之夏四月黎利攻昌江初蔡福教賊造攻具攻東關我兵九千人憤欲焚賊營福報賊賊盡殺之遂攻昌江都指揮李任顧福日夜拒戰凡九閱月城陷任福皆自刎死中官馮智大哭北向再拜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自縊死子輔有惠政民愛戴之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軍民俱立鬪盡無一人降者賊縱火焚民居大殺掠王通

斂兵不出賊致書請和通自甯橋之敗氣大沮喪雖獲城下一勝而志不固且意柳升師雖出未能得至道路多梗黎利既求和不如徇其所請按察司楊時習曰奉命征討乃與賊和棄地旋師何以逃罪通厲聲叱之曰非常之事非常人能之汝何所知遣人同利所遣人進表及方物秋七月黎利攻隘留關鎮遠侯顧興祖擁兵南甯不赴隘留城陷逮興祖下獄九月安遠侯柳升等師至交趾隘留關黎利及諸大小頭目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主其地升等受書不啟封遣人奏聞時賊於官軍所經處悉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抵鎮遠關升勇而寡謀連勝易賊梁銘李慶曰主帥氣甚驕兵累日不得休困疲而少斥候不拒險握重而欲急發卒如敵伏何慶力疾

語升升唯唯前至倒馬坡獨與百騎先馳渡橋既渡而橋遽壞後隊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中鏢死梁銘李慶皆死崔聚率官軍進至昌江遇賊奮力死戰聚宿將然倉卒新喪元帥吏士沮且罵賊驅象乘之官軍大潰聚被執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散竟無降者即中史安主事陳鏞李宗昉等皆死惟主事潘原大脫歸七萬人皆沒王通諜知升敗益大懼決意與和工部尚書黃福為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公向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賊終不忍加害其渠長餽以餼糧乘以肩輿贈金幣出境至龍舟福悉以所贈歸之官時晟兵竟不出冬十月王通與黎利立壇為盟退師遣指揮關忠同黎利所遣人奉表及方物至表曰安南國先臣陳日烜三世嫡孫臣陳嵩惶恐頓首上言向被賊臣黎季犛父子篡國弑戮臣族殆盡臣嵩奔竄老拙以延殘息今二十年近者國人聞臣尚在逼臣還國眾云天兵初平黎賊即有詔旨訪求王子孫立之一時訪求未得乃建郡縣今皆欲臣陳清請命臣仰恃天地生成大恩謹奉表上請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尚書憲義夏原吉皆言不宜墮成功示賊以弱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言兵興以來天下無寧歲今瘡痍未起而復勤之兵臣不忍聞且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叛亂相尋至深履先帝憂今因其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於計大使漢棄珠厓前史榮之安在為示弱乎上曰卿二人言是先帝意朕固知之明日出嵩表示群臣且諭以息兵養民意群臣頓首稱善於是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充正使通政王驥鴻臚卿徐永達為副使詔諭安南言黎利表言前國王遣嗣嵩尚在老樞國人乞封嵩王永泰職貢頭目耆老其以實對即遣使受封朝貢如洪武故事又勅通等即日班師內外鎮守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吏士攜家來歸

三年閏四月王通至京群臣交劾通及梁瑛馬騏山壽等廷鞠王通失律喪師棄地山壽曲護叛賊馬騏激變藩方皆論死詔擊獄籍其家梁瑛等坐罪有差詔褒贈安南死事諸臣蔡福朱廣薛聚于瓚曾貴李忠皆伏誅黎利遣頭目黎公選送還官吏百五十七人戍卒萬五千一百七十人馬千二百匹閉留不遺者無算已而使還利奉表言嵩死陳氏絕上心知其妄然業置之不問先是文皇時用兵交趾待請解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賔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文皇不悅至是言始驗云

憲宗成化十六年安南國王黎灝侵占城先是黎利死子麟立麟死子濬立濬為庶兄琮所弑因自立侵老樞宣慰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八

刁拔雅蘭掌為八百敗歸黎壽城等殺琮而立潘弟灝至是大監汪直用事好邊功議討之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加兵恐遺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甚急時劉大夏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沮事得寢而中官錢能鎮雲南復私與灝通關結諸夷姦究釋騷幾危雲南賴巡撫王恕發其奸亂乃弭

世宗嘉靖元年莫登庸立黎廣僭號統元追諡黎暘為翼翼帝先是黎灝死子暉立暉死子敬立未封而死弟誼立正德間誼母戚阮种用事屠戮宗族逼誼自殺頭目黎廣討平之立灝庶子暘暘多行不義國人惡之諒山都將陳立孫與其子昂昇作亂鄭綬鄭惟鏗攻誅之遂弒暘立諱鄭氏國世臣諱母妻族也諸大臣疾鄭氏與兵攻之綬等亡走清華昂昇猶據諒山莫登庸者本都齊漁人自勇力時時凌波而飛持劍下刺魚得巨魚呼噪為樂詭言莫遂之後以武舉從立孫官參贊有罪自拔歸諱用為宜陽參將將令與昂戰大敗之殺昂封武川伯總水步諸營時鄭氏既去諱倚登庸自強諸大臣皆受其賂方喜登庸起微陋可託因請以兵盡屬之加封太傅仁國公登庸權日盛乃銷九鼎為兵器竊庫藏金寶潛使其弟檄燒宮室人居殺傷吏民若他盜者因言寇急請自為興安王鎮之謀殺諱兄弟夜率兵圍其宮諱易服間行得脫至清華復依鄭綬國中大亂登庸乃立諱弟應初登庸妻諱母應登庸所生也

六年莫登庸醜殺黎應并其母殺之而自立時諱尚據清華義安順化廣南四道其舊臣不服登庸者分據險阻為之聲援登庸立其子方瀛居守偽都自稱太上皇率兵擊諱取清華據之諱走義安又追敗之諱走葵州又棄葵州走老樞

九年秋九月黎諱憤怏死眾復立其子舜號曰世孫有兵三千登庸屢攻之老樞為援不能克遂結國人龍擊登庸大敗之登庸走海陽據上洪下洪荆門南榮太平諸郡孟還國誅大臣為請者悉發兵二十萬起鄭綬將而攻海陽一月固守不下登庸別選兵萬人舟行出大江竟掩國都孟錯愕復走清華登庸掠庫藏取世孫旗蓋張而還呼曰得王矣鄭綬兵大潰久之孟復悉清華兵討登庸相拒不決登庸陰結土帥郭遠鶴使襲孟大敗之擒孟妃淑寶沈於江孟與鄭綬子惟瓊走老樞聚兵八千人保漆馬江登庸以其子方瀛為大王改國大正

十六年夏四月議討安南先是皇子生當頒詔安南大學士夏言請問安南罪下廷議兵部尚書張璠言登庸弒逆

當討戶部侍郎唐胄謂帝王之於荒服以不治治之自安南內難兩廣遠少邊警不必疲中國為黎氏復仇然上意甚銳而安南使者鄭惟憐適至初黎孟居海曲屢馳書總鎮告難俱被邀殺惟憐等十人泛海自占城附廣東商船凡二年方得至京陳禍亂始末乞興師問罪惟憐有志操能文章為書引申胥張良豫讓為比讀者悲之禮兵二部議登庸有大罪十不容不討兵部侍郎潘珍言安南不足置郡縣其叛服無與中國釋門庭之寇遠事瘡島非計宜擇文武重臣佩印而往移檄自定上責珍妄言對狀閣住廉州知府張岳亦上書諫不聽八月雲南巡撫汪文盛奏莫登庸聞發兵進討陰遣知州阮景等行覘至納更山為土舍李孟光所擒并獲偽撰大誥一冊上怒復勅征討先是交人武文淵以其眾來降汪文盛遣指揮趙光祖往撫諭文淵獻進兵地圖及登庸可破狀授冠帶賜四品武服齎金帛冬十月廣東巡按余光疏安南自宋以來可移於李李奪於陳陳篡於黎黎又轉於莫互相為賊天道好還今於安南直宜問其不庭彼若聽服因而授之若必用兵勢難窮追必生他變古人臣出疆苟利社稷可以專之廣東去京八千餘里去安南又四千餘里若往復陳請而行將失機事乞假臣便宜往諭以輕率奪俸十七年夏四月命成宣侯仇鸞為征燕副將軍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軍務討安南雲南巡撫汪文盛傳檄諭以禍福武文淵攻登庸守鎮營破之莫方瀛帥兵攻文淵不克文盛以蒙自縣蓮花灘當交廣水陸衝遣兵據其地以為諸來歸人聲援方瀛懼乃遣其黨范正毅齎公移詣雲南沐朝輔言前國王黎暉被逆臣陳嵩殺害無子登庸同國人推立暉弟諱亡何諱被奸人杜溫鄭綬誘還清華登庸仍推立諱弟慶旄自清華迎諱歸與慶旄俱以病死黎氏無嗣慶旄死與群臣議以登庸父子有功於國召登庸子莫方瀛入付以印章命嗣王國事遂為國人所推其不上表通首者先緣陳昇據諒山為梗後乃守城閉關不納耳黎孟乃亂臣阮塗之子冒稱黎姓非諱子也其所自列如此然事皆誣罔多自飾沐朝輔乃以范正毅等并表疏公移送至京朝廷知登庸父子好偽且雖稱求降而詞不款服又不束身歸罪乃決意討之以驚總兵伯溫參贊未幾巡撫蔡經上言安南水陸路有六憑祥龍州歸順欽州海洋西路皆接安南境用兵須二十萬輕調大衆終非完計上不悅然伯溫師亦罷

十八年冬十月以莫登庸請降命禮部尚書黃綰翰林學士張治往諭登庸歸國黎氏未入境召還諭兵部會議以聞兵部言登庸篡逼罪所必討宜臨以兵如束身聽命然後待以不死上從之仍命成宣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溫帥師往討

十九年夏四月欽州知州林希元上言臣聞莫方瀛請降命大臣查勘夫降者將籍其土地人民以獻也今殺我士卒奪我戰船降者固如是乎臣以為欲得其請宜約之曰必歸我四洞必令黎氏舊臣鄭惟樸武文淵者皆有爵土必奉我正朔能從者降也不然則詐也而後與問罪之師以順討逆何憂不克方瀛之所恃者都齊耳其地濱海淤塗十餘里舟不得泊計以為王城不支即守都齊都齊不支即奔海上耳若以東莞瓊海之師助占城擊其南賊不得奔矣以福建之師航海出支封湖廣之師出欽州與之合都齊無巢穴矣以廣西之師出憑祥雲貴之師出蒙自與之合以攻龍編則根本拔矣如此莫氏可一舉而定也書凡四上而為御史錢應揚所劾言希元所稱秘策者固道路傳聞之語不足聽六月毛伯溫等既至廣西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并檄雲南守臣集兵候師期又檄諸司於臨邊諸郡縣儲積糧餉議分正兵為三哨廣西憑祥州為中哨兵四萬人參政翁萬達副總兵張經督之龍州羅回峒為左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鄭宗石參將李榮督之思明府思明州為右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許路都指揮白注督之分奇兵為二哨歸順州為一哨一萬四千人參政張岳都指揮張輓督之廣東欽州為一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陳嘉謀參將高誼督之又烏雷山等處為海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冷捷都指揮武鸞督之中軍都指揮董廷王率五百人為親兵共兵一十二萬餘人又議雲南兵於蓮花灘分三哨哨各兵二萬一千人中哨以副使倪象賢都指揮王紹監督而督餉則布政使胡宗明左哨以副使鄭騫都指揮方策監督而督餉則右參政朱方右哨以副使張綱都指揮馬立監督而督餉則右參政程日皆黔國公沐朝輔都御史汪文盛經畫既定馳檄安南臣民諭以朝廷典滅繼絕之義討罪止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即以其郡縣授之擒斬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一萬金官顯秩又諭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款聽命亦待以不死而伯溫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大懼遣使詣軍門陳乞願出境降躬聽處分詞頗卑切伯溫等承制許之約以十一月初三日來降守臣於鎮南關內設幕府將台以待時登庸子方瀛已死登庸乃留其孫福海守國與其侄莫文明及諸頭目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入關各跣足尺組繫頸詣壇匍首納款書復詣轅門獻所部土地軍民籍還所侵欽州四洞境土請奉正朔及舊賜印章護守本國以俟更定伯溫等宣諭朝廷威德稱制赦之暫令歸國待命處分二十年春二月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初毛伯溫疏言登庸畏威束身歸罪而黎孟所稱黎氏後譜系不詳莫可為據乞宥納登庸削去故爵量授新秩使撫安南因送莫文明等至京師下廷議僉如伯溫言乃降安南為安南都

統使司以登庸為都統使從二品子孫世及別給印章其所僭擬制度今削除改正海陽山南等一十三路各設宣撫司正佐職官襲替黜陟俱聽登庸總理通遼廣西藩司歲頒正朔令三歲一貢其黎孟仍令守臣體勘果係黎氏子孫授與清華等四府妄則勿予莫文明等諸頭目賜賚有差制下登庸已死伯溫上疏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從之夏六月毛伯溫班師朝廷論功加伯溫太子太保諸將校陞賞有差已而莫福海不能輯眾為黎孟所逐居南海上朝廷亦置不問久之福海子法灑復振卒逐黎氏有其國神宗萬曆九年安南莫茂洽來貢茂洽法灑子也隆慶中法灑為其下黎伯驥所逐死於海陽至是茂洽始得襲

二十四年夏四月黎惟潭來降黎氏自孟死其舊臣鄭簡立孟子寵於西都簡惟憐子也寵死無子簡等共立黎暉四世孫維邦維邦死次子維潭立簡子松輔之攻殺茂洽復據安南莫敬用竄居高平維潭浮海遣使詣督臣歸罪請款因與約以高平居莫氏如黎氏漆馬江故事維潭難之謂高平乃其故土莫氏篡臣不宜以漆馬江為比守臣曰莫氏在先世為篡逆今日國家外臣也便得假息一隅毋遽殄絕國家鎮撫四裔良厚維潭乃聽命至是築壇具儀受其降具如莫登庸故事督臣陳大科上言莫之篡黎其事逆黎之復仇其名正宜許其來歸如祖宗成法詔以維潭為都統使予莫敬用高平令維潭毋得侵害安南復定安南東至海西至老撾南接占城北連思明衡二千八百里縱一千七百里界兩廣雲南三省輶車往來必由廣西憑祥州鎮南關龍州為孔道由雲南臨安則蒙自縣蓮花灘可四五日至東都國中設十三道道不過中國一縣自黎氏以來雖奉貢稱藩然帝其國中如尉佗故事死則加諡稱宗黎暉之弑或曰鄭惟鏗為之鄭宗強亡黎復黎皆鄭也鄭以江華為重莫以都齊為重維潭死子維新立維新死子維祺立補貢

谷應泰曰交趾自漢入為郡縣此與番禺桂林同歸中國非屬夷附庸僅稱職貢比也洪武陳氏奉國稱臣率先入貢太祖許為外藩不利土地及永樂中黎氏弑主盜國稱帝改元非徒得罪本國意實抗衡天朝得敵其眾不得云暴編伍其地不得云貪也既分郡縣編置官僚垂三十年儼然宇下一旦匹夫犯順遽爾割土如王嗟乎是實叛也是獎奸也若曰存亡繼絕則陳乃孤也以義當立黎乃賊也以法當誅若曰勤民畧遠則將立黎利乃定之矣若猶未也不如勿伐王通力屈而請和柳升再入而敗歿然後下詔遣使修好撤藩城下之盟取同新鄭割地之議辱比敬塘矣夫文帝不加兵南越光武罷西域都護所謂量力度德懼啟兵端未有徒敗

車奔師夷將隕形見勢絀忍詭讓詢韓王按劍牛後魯連誓死帝秦而乃君臣相賀自鳴聖德至於旌節符綬狼籍裔土將吏公卿流離草莽戰士污魂哭閨中夜孤臣嘆血碧化千年計其班師之日文武吏士攜家而歸者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為黎賊遮留不遣者尚後萬人死者君其問諸水濱生者不望生入玉門貽笑蠻方損威中國誰秉國成至此極乎漢火方昌呼韓稽顙元成不競乃棄珠厓唐美貞觀組加突厥文昭板蕩始棄維州宣宗四海又安九州鼎盛王通敗因紂桀柳升失在輕浮乃拾捐之為美譚比祖宗於穆滿夫曹公東下子布請迎澶淵戒嚴堯巨勸避自古儒生狃安憚勞撫經誤國二楊太平宰輔黻承明恒若有餘決機危疑必形不足不然迎新主於金川阿跋瑞於末路豈有立身朝堂進退狼狽而願預謀聞外貽謀遠大者哉夷攻其後名為陳後寔為黎竊嘉靖中黎氏中華莫登庸復睥睨之黎又匍匐告哀朝臣又主二楊之說而世宗赫怒竟伸天討兵未出於國門莫已父子自縛泥首軍門削其王號世守吏職不聞其倔強自大勞獎中國也所可異者太祖使沐英取雲南即留英世鎮滇中成祖使張輔取交趾不以輔留鎮彼國二十年後并召還黃福禍發於中官亂成於庸帥勃貂多魚特做漏師短轆牯憤必敗乃公三百年來終淪王化夫亦廟算有遺策而春秋多責備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

平山東盜

成祖永樂十八年三月山東萊蕪縣妖婦唐賽兒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為人馬相戰鬪往來益都諸城安州莒州即墨壽州諸州縣煽誘愚民于是奸人董彥泉等各率眾從之擁眾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柵寨為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擊官軍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二司以聞遣人馳驛招撫之直隸沂州衛亦奏莒州賊董彥泉等聚眾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為號大行劫殺莒州千戶孫茶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上勅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柳升兵至益都圍賊於卸石柵寨賊遣人乞降詐云寨中食盡且無水升以東門舊有汲道即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明柳升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而賽兒等竟遁時賊黨賈鴻等攻安丘知縣張瑛縣丞馬協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復師莒州即墨之眾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聲言屠城於是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

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奮擊敗之賊收餘眾再戰城中人亦鼓噪出擊宿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十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則陷賊矣既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專制擗出之青不為屈是日鼇山衛指揮王貴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眾於諸城盡殺之山東悉平行在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柳升奉命征勦不即就道勦諭以賊憑高無月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圖近攻升賊臨境不設備至賊夜斫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升夾攻忠身先軍士幾破賊壘升忌其成功更不救援至忠力盡而寇賊遂得乘間遁去升遣指揮馬貴等追之所過騷擾升亦不問及備倭都指揮衛青聞賊圍安丘急躬率所部兵晝夜兼行遂敗賊眾後三日升始至反忌青功故行推擊人臣不忠莫此為甚請治其罪上曰朕每命將遣師必丁宜告戒俾圖萬全今升方命失機媚功忌能罪不可宥遂下升於獄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為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姑逮至京詰之七月以段民為山東左參政是時大索唐賽兒甚急盡連山東京尼既又盡連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段民撫定綏輯曲為解釋人情始安初唐賽兒夫死賽兒祭墓回經山麓見石罅露石匣角發之得妖書寶劍遂通曉諸術劍亦神物惟賽兒能用之因削髮為尼以其教施里閭間悉驗細民翕然從之欲衣食財用隨所須以術運致初亦無大志乃妖徒轉盛至數萬官捕之急賽兒遂反殺傷軍兵甚眾三司皆以不蚤發擊獄既而捕得之將伏法怡然不懼裸而縛之臨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體鐵鉏擊足俄皆自解脫竟遁去不知所終三司郡縣將校等官皆以失寇伏誅

谷應泰曰自古盜賊之起也莫不好為妖惑亂陳勝以篝孤張角以斗米而號則天公地公霧則三里五里何其恠也予以為男誠有之女亦宜然史稱瑯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為盜而同時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屯河阻中以是知婦女之輕劑好作亂大抵不少概見也成祖時有蒲台唐賽兒者自號佛母能刻楮為人馬相戰鬪眾益信之於是莒即墨諸奸民遂蠶起而賊黨董彥泉宿鴻等亦掠兵應之幸所據不過數州轉戰不過旬月衛青王貴兩軍急擊旗靡輒亂魚爛而亡矣然則賽兒妖術果安在耶豈王凝之鬼兵相助而大道竟不可信耶抑費長房役使鬼物而遂為羣鬼所殺耶是皆不可知而獨是柳升以通侯之尊授鉞出師騷擾億道遙河上乃更切責衛青忌嫉有功假令大敵在刑將校不和王師可一戰而潰也雖然成祖之用兵也南定金陵北征沙漠地拓三獫威行萬里而賽兒以一愚婦人躑躅其間乃欲結娘子之軍乘

夫人之城譬之薄石擊柱多見其不知量矣然而予以賽兒之亂則黷武之所致也秦風尚首功而小戎亦談車戰河北盛藩鎮而女子亦通劍器壯難之震或亦怒蛙之式乎至於賽兒遁去而燕齊諸尼並天下奉佛婦女建者幾萬人猶之石閔戮羯部多鬚高鼻者并誅表紹斬宦官而不生鬚者亦殺玉石俱焚勢固然也尤可異者賽兒蹤跡杳不可問豈軍中張燕群號冲飛河上孫恩相傳水化妖耶人耶吾弗知之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四

河漕轉運

成祖永樂元年三月藩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原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八里太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城北經衛輝城下入大名濬縣界迤運抵直沽入海南距黃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南京所運糧餉轉致衛河交運則公私交便也上命廷臣議俟民力稍甦行之

四年秋七月命平江伯陳瑄兼督江淮河衛轉運洪武中航海候張赫抽艦侯朱壽俱以海運功封歲運糧七十萬石止給遵左一方永樂初北京軍儲不足以瑄克總兵帥舟師海運歲水百萬石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至是令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仍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是為海陸兼運

八年以舊額漕運二百五十萬石不足給國用特令江浙湖廣三省各布都官自行督運共三百萬石有奇九年春二月己未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開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舊通舟楫洪武中河岸衝決河道淤塞故於陸路置八遞運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二百輛歲久民困其役永樂初屢有言開河便者上重民力未許至是濟寧同知潘叔正言會通河道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寔國家無窮之利也乃命禮等往視禮等極言疏浚之便且言天氣和霽宜及時用工於是遣侍郎金純發山東直隸徐州民丁及應天鎮江等府民丁併力開浚民丁皆給糧犒賞蠲地役及今年田租命宋禮總督之河南河水屢歲為患先是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浚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南民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金純相度開浚併命禮兼督之六月會通河成以汶泗為源汶水出孟陽縣泗水出兗州至濟寧而合置天井關以分其流南流通於淮而新開河

則居其西北流由新開河道東昌入臨清計三百八十五里自濟寧至臨清置十五閘以時啟閉又於臨陽築堤城
 壩遏汶水盡入漕河禮還京上言會通河源於汶泗夏秋霖潦泛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為
 二河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繫乎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引別水
 以益之必有淺濶之患今汶水上流自臨陽縣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
 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只宜及時開濬況沙河至十里口故道具有不必施工河口當濬者僅
 三里河身宜築堰者計百八十丈從之

十年春正月巡按山東御史許堪言去年衛河水溢河岸倒塌命工部尚書宋禮相度措置夏四月尚書宋禮奏自
 衛河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二里內五里舊河有溝渠五里係古路二里係平地今開河泄水以入舊黃河則至海豐
 大沽河入海上命侯秋成為之 九月工部主事蘭芳言中樂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於海河南之民免於昏墊
 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埽用蒲繩泥草不能經久臣愚以為若用水編成大圍若欄圍然置之水中以椿
 木釘之中實以石卻以橫木貫於椿表築堤土則水可以殺即可以固而河患息從之尚書宋禮薦其才擢為工
 部右侍郎 十一月浚鎮江京口新港甘露三港達於江

十三年三月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平底淺船三千艘以從河運歲運三百餘萬石初漕運北京
 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輪輓甚艱故老為瑄言淮南城西有管家湖自河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
 口相值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從之乃鑿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隄亘十里
 以便引舟置四閘曰移風清江福興新莊以時啟閉浚儀真瓜州通潮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塔河
 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肅江南輸稅徐州濟寧臨清德州皆建倉使轉輸
 議以原坐太倉歲糧蘇州並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至
 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自德州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名為支運年凡四次河淺膠舟處瀆河置舍
 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其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行人乃增置淺船三十餘艘海運遂罷凡漕渠
 在齊魯間者宋禮功為多在江淮間者陳瑄功為多

十四年設淮安之清河福興徐州之沽頭金溝山東之谷亭魯橋等閘各置官于是漕運始達通州

宣宗宣德五年三月陳瓊復言支運法軍民均勞甚善但民病舍穡往還不若益耗充軍便帝是其議改為充運法行之既久耗亦納官失初意矣

七年置呂梁漕渠石閘初陳瓊以呂梁上洪地險水急漕舟難行奏令民於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濶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三時其啟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夫工匠協成之

憲宗成化四年初正統間漕米入庾始有鏡至是帝詰鏡米戶部執曝揚之數取米石一其鏡曝之得九斗有六升乃以升為耗巡撫江南刑宥脩復運河壩關先是正統初巡撫周忱經理運道武進奔牛呂城設為壩關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最稱便利迨景泰間壩關漸頽水道淤淺有議從蔡涇孟瀆出江者固迫海洋漕舟多覆溺天順間巡撫崔恭泰請從周忱故道增置五關至是成之

七年龍爪淮充運并改四倉之支運者俱令充各附近水次其瓜淮者於原耗外益以脚水四倉故無耗者准量給耗米又復在軍云尋復定充運改充之額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八百萬供邊境別貯額外米於臨德曰預備米以備漕米之溢補也先是宣德間定耗例二米一他物蓋倣法武時附載土物之意用以資君便民至成化為改充法則悉從本色聽軍易用然多滯不便

世宗嘉靖七年通惠河成糧運從河入省輕齎銀一十一萬詔給軍三之一并令三歲後量減加耗以寬民初弘治中議定折耗銀曰輕齎凡輕齎之銀官給之大抵米以備遠涉及顯加之耗銀以備庸餉鋪墊之用要之正米無缺而止正外諸羨盡歸旗卒官無利焉一時軍卒饒逸漕運於斯為盛亡可漕撫李憲請齎餘貯庫聽來年缺者資償之上可其奏者為令嘉靖初河漕總兵楊宏奏輕齎隨軍人緩急有濟若貯漕庫非法也大學士費宏言衛軍終歲勤勞給京軍幸有羨宜與之詔皆給軍軍驩然久之戶部言輕齎之費倉為甚辟雀鼠之嚙蟻蟲之吮雖禁不可止也上曰禁革下曰扣除不知其已請令運官備列倉費前規聽官給領之而給軍遂革至是通惠河成遂有是命

八年疏治清江浦復舊乃由江入淮之道
神宗萬曆七年復築高堰隆慶中高堰廢淮水壞民田至是議復築之起新莊至越城長一萬八百七十餘丈堰成淮水復由清口會黃河入海而黃浦不復衝決又以通濟關逼近淮河舊址刪損改建於甘羅城北仍改潘河口斜

向西南使黃水不得直射因發折新莊閘又改福興閘於壽州厥適中處所其清江板閘照舊增修又議修復五壩惟信字壩久廢不用智禮二壩加築仍舊重盤船隻仁義二壩與清江閘相鄰恐有衝浸移築天妃閘內復命官脩揚州高寶運河減水閘四座加高閘石九座自是寶應諸河堤岸相接

九年於淮安府城南運河之旁自窩灣楊家澗歷武家墩開新河一道長四十五里曰永濟河因置三閘以避清江浦之險

十一年建清江浦外河石堤長二里磯嘴七座又建西橋石堤長九十八丈以禦淮河之衝又議淮由昭靈祠南黃河出口歷羊山內華山梁山接境山開河置閘以避成港之溜

十二年揚州高寶運道石堤之東傍堤開新河三十餘里以避槐角樓一帶之險曰弘濟河

谷應泰曰堯都冀方九州通貢水陸分道舟車遞興然皆方物筐篚非秬稌粟米負重致遠也秦人輸粟入邊十鍾而致一石蓋難之矣漢興海陵之粟號甲天下而分封列侯天子仰食不過中原三輔唐郡縣天下關中運道龍門險峻舟楫罕入歲值霖潦車牛不給天子至幸百官就食東京奉天告圍蔓青採食糲粟至脫中謹呼宋都汴京運道四達路置先倉號為轉運此劉晏遺規非豐熙創法也元建都北平張萬戶以鹽盜出沒習知海上險易獻書海運成山直沽無異安瀾明初海運猶致百萬文皇遷鼎屢勤宵旰海漕并進水陸互輸漕制漸增海運遂罷安危之勢易明內外之形易判也夫蜀道千年盤費不啟臨海只尺台宿猶遺自燕迄吳徑四千里踰江涉淮天限之已然而平江築堤攷自張吳丹徒王氣鑿由孫氏黃池夫差之故跡弁溝隋帝之遺規假句吳之霸烈為聖王之驅除藉荒王之游幸啟千年之利涉至於渡淮而北昭陽獨山滕薛瀕湖洸沂汶泗魯郊多水齊擅清濟燕誇濁漳直沽至海潞水踰燕古今人力輸漕裁通遠近地形蓄積本盛蓋東南舟楫利盡人功西北高平險因天設莫不支延蔓引自成萬里之形壁合珠連已見百川之赴因而按圖求輻度地施工所以因山壘石計日成城依井求泉終朝覆汲者也稽其道里之畧京口設閘而浙舟入江謂之浙漕高郵築堤而江舟入淮謂之江漕入淮以後謂之出黃初鑿呂梁洪舟河行者五百十餘里繼開董家口避河險者二百七十餘里河行至此謂之入口南陽夏村皆引諸湖既達濟孟而湖漕入濟謂之湖漕而進此皆會通河矣由天井關至臨清三百八十餘里而濟漕入衛謂之出口而會通河盡矣衛水順流直抵天津謂之衛

河衛漕入潞潞水之流謂之白河白漕既入徑抵通州矣若夫江淮以南陳瑄功著齊魯以北宋禮功多潘季馴之鑿開重口朱衡之廬居夏村而天井一闢南北之脊地如建瓴從老人白瑛之請出七十二泉之水南流達徐北流達衛觀其神功此亦秦皇驅石鞭跡猶存大禹鑿山掌形宛在漕河之底績古今之明德也與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

治水江南

成祖永樂元年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時嘉興蘇松諸郡水患頻年屢敕有司督治無功故有是命
六月命侍郎李文郁往佐尚書夏原吉相度水田量免今年租稅秋八月遣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原齋水利
集賜夏原吉使講求疏治之法原吉上言江南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火環以太湖巨綿五
百里納杭州宣歙諸山水注潞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溼塞滙流漲溢傷害田稼極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洩其
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朝沙泥淤積旋旋旋塞自
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
芟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巨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
川浚流宜疏吳淞江南北兩岸安平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
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傍有范家濱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
入海之迹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啟閉每歲水涸時脩圩岸以禦暴流疏上行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
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不張蓋曰百姓暴體日中吾何忍於是水洩農田大利
二年春正月復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蘇松疏通舊河以大理寺少卿袁復副之六月以陝西按察司副使宋性
為布政使右參政從夏原吉蘇松治水九月戊辰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功成還朝
三年夏六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僉都御史俞士吉通政使趙居任大理寺少卿袁復賑濟蘇松嘉湖饑民上曰四
郡之民頓年厄於水患今舊穀已罄新苗未成老穉嗷嗷朕與卿等能獨飽乎其往督郡縣發倉廩賑之所至善加
撫綏一切民間利害有當建革者速以聞
宣宗宣德七年九月蘇州知府况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滂山曰陽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南湖

聯屬廣袤凡三千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為患年久淤塞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溺焉乞仍遣大臣督郡縣吏於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行之

世宗嘉靖元年巡撫李克嗣開吳淞江吳淞自周忱修治後天順中命巡撫崔恭濬大盈浦出吳淞弘治中設水利僉事伍性復濬吳淞中股及顧會趙屯浦又命工部侍郎徐貫復治吳淞自帆歸浦至分莊七十餘里至是克嗣用華上嘉崑四縣民力開吳淞江四十餘丈十餘年無水旱之憂

二十二年巡撫呂光詢路修水利三事一曰廣疏濬以備潞泄蓋三吳澤國西南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昔人於下流疏為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畎引江湖流行於岡隴之外是以潞泄有法而水旱皆不為患今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一曰劉家河然大河諸水源多勢盛三江不足以泄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絕於是高下俱病治之之法先其要害者宜治澱山等處葦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並太石趙屯等浦泄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茆港並鮎魚口等處泄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開七浦益鐵等塘泄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潞者皆有所泄則下流之地治而潞無所憂矣於是乃濬城隍村第巷以溉金壇濬滙港等河以溉武進濬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濬顧浦吳塘以溉嘉定濬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二曰脩圩岸以固橫流蓋蘇松常鎮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秋霖泛漲風濤相薄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齧為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常令蘇吳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鄭重亦云治河以治田為本蓋惟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也三曰復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緩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數年既沮如成陸歲歲脩之即不勝其費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為閘平時隨潮啟閉以禦於泥歲旱則閉而不啟以蓄其流歲澇則啟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蓋謂此也而宋臣鄭僑亦云漢唐遺跡自松江而東至於海又導海而北至於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於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與僑頗合然多湮廢惟常熟縣福山閘尚存正德間巡按御史謝琛議復吳塘等閘而不果即今金壇縣議復莊家閘江陰縣議復桃花閘嘉定縣議於橫滙練塘益鐵各置閘如舊

穆宗隆慶四年。巡撫海瑞委松江府同知黃成樂上海知縣張嶺開浚王渡起至宋家港。共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一丈。濶三十餘丈。今議減半。開河面一十五丈。底濶七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六寸。共用工銀六萬餘兩。是歲大飢。春鍾雲集。不兩月而河工告成。民得仰食焉。

神宗萬曆十五年。以吳中歲遭水患。奏請特設水利副使一員。駐松江。是歲命許應逵蒞任。發帑金十萬。為修治費。及首濬吳淞。後及支幹。開浚未完。而故道反塞。不一年盡為平壤。功未竟。

谷應奉曰。天下之賦。半在江南。而天下之水。半歸吳會。蓋江南之田。資水灌溉。沃特號塗泥。又易露足。偃鼠飲河。酌多孔取。非如雍州土厚。水深冀州神皋。天黨也。考浙西及蘇松諸郡。以杭州宣歙萬山之水。奔騰涌溢。盡入太湖。太湖蓄滯之餘。溢於三江。東流入海。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然則三江無可入之道。則震澤無可定之波也。明矣。而乃吳淞。吳淞。黃浦。白茆。僅見虛名。江海之門。洩瀉既少。震澤汪洋。洋流遂緩矣。加以山水多沙。夏秋暴漲。乘勢飄流。勢緩波平。沙因類聚。瀕湖諸湖。亦相繼堙蕪矣。夫懸師井陘。僅容單騎。則良將為之躊躇。入告君門。路隔九關。則忠臣為之泣血。况於滔天巨浸。洩於一綫之流。倒峽傾江。阻於一坏之土。其魚之歎。能不為之寒心哉。而或者謂。溪不入湖。皆由吳江長橋之築。水清沙滯。勢至壅闕。賴江流剽疾。聚族兼行。今橋梁既立。水勢紆迴。清浮則去。濁重則沈。此猶賈讓治河。必欲盡徙民居。放河北流。以入渤海。而宣房築渠。更播德棣。分為八河。以息民患。誠云上策。其事蓋難言之。大抵嘉湖地據上流。故溪不入湖。則嘉湖代受震澤之水。蘇松勢處下流。故湖不入江。蘇松且代受三江之水。夏原言躬履勘驗。始稱太湖汎溢。宜浚吳淞。然蘇之吳淞。沙泥淤塞。旋疏旋積。松之吳淞。葦葦叢生。漸成陸地。請於嘉定。開劉家港。常熟。開白茆港。而蘇水入海。於松江。更開范家壩。以達大黃浦。而松水亦入海。廣濬分支。共受三江之水。即所謂三江既入。多為尾閭。以殺震澤之怒。即所謂震澤底定。禹貢所書。明易簡。盡原吉所治。委曲詳至。江南水勢大略可觀矣。至宣德七年。况鍾復請脩舉。夏緒起。民昏墊。夫鍾之去。夏僅三十年。乃陂頽。又渭渠需莊。而况金城柳大滄海。田成世紀。奄逝陵谷。推移又有。吕光詢治水三利。海瑞濬築奏功。苟非泥濘山。標視同。推溺何以。獨焉。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六
太子監國

成祖永樂二年四月册立世子為皇太子先是洪武二十八年太祖親册為燕世子時秦晉燕周四世子太祖皆教而試之一日使分閭衛士燕世子還獨後問之對曰寒甚士方食太祖喜使閭章奏擇可施行者報命太祖益愛之後成祖即位議建儲武臣多請立高煦者謂其有扈從功金忠以為不可上猶豫未定遂召解縉預議縉言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蓋指宣宗也上又密以問黃淮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正法復召問尹昌隆昌隆對與淮同上意遂決及文華寶鑑成上召皇太子諭之曰修己治人之道具於此書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汝其勉之皇太子拜受而退上顧侍臣解縉等曰朕皇攷訓戒太子嘗採經傳格言為書名曰儲君昭鑒錄此書稍充廣之益以皇攷聖訓大訓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誠能守此足為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為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侍講學士王達侍皇太子進講乾九四爻舉儲貳為說講畢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於此恐無儲貳之說達不合讒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讒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皇太子曰然則常人得此文亦舉此說耶士奇對曰殿下此問甚善因舉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眾人有眾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太子悅

六年八月詔曰成周營洛肇啟二都有虞勤民尤重巡省朕君臨天下祇率彝典統極之初已陞順天府為北京今四海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首方以時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朕所經過處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接軍民官吏於境內朝見一切供億皆已有備不煩於民諸司無得有所進獻冬十一月命丘福寔義全忠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等兼輔導皇孫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須要義朕嘗試之事輒能裁決斯寔宗社之靈卿等其悉心輔導

七年春正月勅皇太子監國惟文武除拜四裔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不必啟聞仍命吏部尚書兼詹事寮義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輔導監國諭義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留汝四人輔導監國若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汝宜識朕此意敬奉無怠命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扈從賜皇太子聖學心法上一書示胡廣等曰朕因政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於修齊治平者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廣等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遂名曰聖

學心法命司禮監刑行上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君子何以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曰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謹備之不使有過可也朕甚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二月帝發京師三月帝至北京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奉命巡視兩淮啟頴川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從容啟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即發廩賑之勿緩贊善王汝正每於皇太子前論說賦詩之法皇太子問楊士奇曰古人為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風解愠之詩唐虞之君其志尚矣後世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恥百王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則萬世之鑒戒也殿下欲娛意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辭高古其間亦可裨益治道如詩無益之辭不足為也太子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直德秀文章正宗羨其學識純正楊士奇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尤有益學者為君為臣皆不可不知太子即召翰林典籍取閱大喜曰此為治之鑒戒不可無遂命重刻以賜諸皇孫及廷臣

八年冬十月上還南京

十一年上幸北京皇太孫從命尚書憲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及沈馬楊溥等輔導太子監國

十二年三月帝發北京親征瓦剌六月班師駐蹕沙河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等賞表往迎八月帝至北京以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遣使逮尚書憲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沈馬楊溥尚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宥憲義回南京黃淮先至北京下獄次日士奇及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待東宮命法司鞠之尋召士奇至問東宮事士奇叩頭稱太子孝敬誠至凡所稽違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詞連溥等遂相繼下獄有白事者曰殿下知

護人乎太子曰吾不知知為子耳

十三年秋九月直隸益城縣颶風海水泛溢傷民田二百一十五頃有奇太子令蠲田租一千一百七十餘石帝至京師十二月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先是上以蠲書諭太子命翰林院儒臣黃淮楊士奇等採古名臣直言彙錄以便觀覽至是書進上覽而嘉之命刊印以賜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大臣

十五年春三月上巡北京命吏部尚書兼詹事憲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侍讀兼贊善梁潛輔太子監國七月賜皇太子務本之訓

十六年春三月太子并書賜贊善徐善述言覽卿為予改詩甚善但今卿年邁恐輔子為勞似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面諛順顏者比比有之卿無憚勞弼成余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母生犯鱗觸諱之慮余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具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以廣琢磨春煖順時將息以慰余懷書函曰皇太子贊書贊善好古先生好古者善述字也太子視朝之暇手不釋卷被服寬博大類儒者云

夏五月上殺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時太子監國上不時有疾兩京距離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讒搆百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自自保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太子令誦交趾立功數日復念其軍功宥之有譖於上曰上所謫罪人太子曲宥之矣遂連陳千戶殺之以譖冕不諫止并逮下獄皆死

六月上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陛辭上諭曰人言東宮多失當至京師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奏字須大晚至即欲觀也濙至京師日隨朝凡見東宮所行之善退即記之勳臣某者語不謹侍衛提之仍當陛口奏有旨不問既退亟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羣臣皆言不願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媿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居稍久楊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濙權詞謝曰方治冬衣未完耳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故孝謹七事密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皇太子

十八年秋九月己巳北京宮殿垂成欽天監言明年正月朔吉宜御新殿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召太子太孫於京師期十二月終至北京太子赴北京過滁州登瑯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歎歐陽脩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其文鮮知其忠蓋太子為文章尤善脩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脩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常命刊修文以賜群臣且諭之曰脩之賢非止於文卿等當效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十一月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陵傍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之者老進謁有知太祖時事者從容與語賜勞優厚先是原吉自南京先馳奏上復命逆之且曰東宮緩行至是原吉迎見太子於鳳陽道上旨太子以不敢緩諭之且手書付原吉與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備顧問太子過鄆縣見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為食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願中官賜之缺而

召卿老問其疾苦。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民窮如此，亦動念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止。今年秋稅，皇太子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宜速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疆發倉廩，吾見上當自奏也。」十二月，太子及太孫將至北京，原吉先入奏，上問原吉：「東宮來何速？」對曰：「陛下慈注之深，東宮孝思之切，上喜賜鈔二百錠，命諸臣先期分官出候於良鄉。太子至北京，奏前過山東境，內遇民饑，即令布政司發粟賑之。」上曰：「昔范仲淹子猶舉廢舟濟父之故，舊況百姓吾之赤子乎？」十九年，禮部尚書呂震語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案牘，每有事以殿下過失聞上，指其妄言，今宜疏此人。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較耶？』」

二十年春三月，上北征。秋九月，還京師。

二十一年夏五月，常山中護衛總旗王瑜上變言：「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糾合羽林衛指揮彭旭等，舉兵將推趙王高燧為主，而謀不利於上及皇太子。上命急捕，賊既悉得，遂召太子趙王及文武大臣皆至上，御右順門親鞫之。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啟太子。處分太子往往裁抑，宦官黃儼、江保尤見疏斥，儼等日譏之於上。且素厚高燧，常陰為之地，因偽造毀譽之言，傳播於外，謂上注意高燧以給。外廷由是賢等遂起邪心，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密言於賢曰：『觀天象，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三常山左護衛老軍馬怒田子和興州復屯衛老軍高正通州右衛鎮撫陳凱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宮中進毒藥於上，候上晏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仗符寶分兵執府部大臣。豫令高正偽撰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議，以御寶領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高燧為帝。布置已定，正密告其甥瑜，瑜曰：『此舅氏滅族之計，力止不從。瑜遂入告上，覽偽撰遺詔，震怒，立捕楊慶養子，誅之。顧高燧曰：『爾為之，耶？』高燧惴惴不能言。太子為之營解曰：『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為耳。上命文武大臣及三法司鞫治群臣，奏賢等所犯大逆，且有願寔當并賞極典。上曰：『且先籍其家。』王射成以天象誘人，連誅之。賢等更加窮鞫，毋令遽死。遂下錦衣衛嚴治，尋逮其黨悉誅之。八月，帝發京師北征。十一月，還京。

二十二年春三月，上議北征。夏四月，詔太子監國，駕發京師。秋七月，庚寅，上崩於榆木川。大學士楊榮、少監海壽奉遺命，馳討太子。太子傷絕，強拜受。即遣太孫出居庸，赴關平迎梓宮。瀕行，太孫啟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偽。」太子曰：「言良是，但行急，新製不及。」奇曰：「殿下未踐祚，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寶。其東宮小圖書，可假之行。」此出

一時之權歸即納上太子即取付太孫曰有啟事以此封識不久當歸汝汝可留之既行太子顧士奇曰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今即以付之浮議何從興壬子太孫奉大行柩至郊太子及親王以下文武羣臣皆衰服哭迎至大內奉安於仁智殿加斂奉納梓宮八月十五日丁巳皇太子即位赦天下以明年為洪熙元年

谷應泰曰古之教太子者慎選師傅訓之德義過龍樓而問賢入虎闈而齒曹蓋若其交也及乎六師榘伐有事行間則從曰撫軍守曰監國非特重器所寄亦以周知艱大練察治忽為嗣王之要務耳方仁宗之未正青宮也審實仁明天姿愷惻然而如意類上申生無寵非黃淮進賈誦之謀解縉效鄴侯之議則烏鳥向背羽翼無成金玦偏懸憂方大矣幸而皇祖親冊嫡長分定乘危履險克正重輪重耳之艱阻備嘗楚王之朝嬰夕側非特生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者也又若儲君昭鑒傳自高皇聖學心法頒於成祖比之始皇之教以法律元帝之授以韓非貽謀度越抑何偉歟而况金忠寔夏輔導於前黃淮楊士奇糾繩於後則商山茹芝之佐也學識特崇真氏文章獨許歐公則家丞秋實之采也賑穎川之飢而先發後聞恤鄒縣之荒而賜鈔輟食則邠風農事之規也又考成祖巡幸順天親征漠北駕凡五出年垂二紀中間大官大邑雖復啟聞而庶政庶獄咸就詔決名為儲位寔則長君名為監國實則御宇故人以仁宗之歷祚短而予以仁宗之沛澤長也若夫宮闈煊赫國本瀕傾管蔡流言備極譏構一時並集何以為懷又且迎駕緩期而逮捕官屬則高煦贊之偽撰遺詔而陰行廢立則高燧主之蓋以突陣者自命黃須樹功者侈談天策而又加之敬禮之密推曹植輔國之交關兩宮夫是以勢同孤孽危如累卵救過而不暇也自非胡濙密書七事王瑜上變一言則豫教之淑實墮於上聞含沙之吟口交亂四圍非蒙戾園之誅必賜扶蘇之詔而仁宗一載之郵理又烏能覩其盛耶嗟乎安慶復而後良卿倭孟賢敗而後榆川崩天祚人國以有此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七

高煦之叛 釋趙王高燧附

成祖永樂二年立郡王高煦為漢王仁宗同母弟也初文皇起兵時世子居守高煦粗詐多智以材武自負善騎射從征白溝東昌有功江上之戰文皇兵却高煦適引騎兵至文皇撫其背曰吾病矣汝努力世子多疾已而議建儲藩府舊臣淇國公丘福驕馬王孟皆善高煦時時稱二殿下文皇曰居守功高于扈從儲貳分定于嫡長且元子仁

賢又太祖所立。真社稷。王汝等勿復言。至是立世子東宮。封高煦。漢王國雲南。高燧。趙王國彰德。高煦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文皇不悅。太子力解。得暫留京師。又請得天策衛為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請益兩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世民乎。又嘗作詩。有申生徒守死。王祥枉受凍之語。上嘗命太子及漢王高煦。趙王高燧。皇太孫同謁孝陵。太子體肥重。且足疾。兩中使掖之行。恒失足。高煦從後。言曰。前人失跌。後人知警。皇太孫應聲曰。更有後人知警也。高煦回顧色變。太孫即宣字也。東宮性仁厚。篤好經史。有人君之度。高煦不肯竟學。然英武頗類上。長七尺餘。輕超兩腋。若龍鱗者數片。上每北征。令從左右。上嘗與諸大臣微語及儲宮事。大臣亦多謂東宮守成令主。上意頗釋。一日上及后御便殿。東宮妃張氏親執庖饗。上御膳恭謹。上大喜曰。新婦賢。他日吾家事多賴也。自此無易儲意。然高煦時媒孽東宮事。以聞。嘗譖解縉。泄上易儲語。縉坐貶交趾。又譖之。連繫死獄中。十二年三月。上北征。還東宮遣使迎上。遲高煦。日夜謀奪嫡。復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傷黃淮等。於是坐淮等奏表不敬。逮下獄。

十二年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州。時高煦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勅曰。既受蕃封。豈可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留侍去年。在此何以故。欲南還。是時朕欲留爾長子。亦不可得。留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

十四年九月。漢王高煦選各衛壯健藝能軍士。隨侍勅都督僉事歐陽青。悉還原伍。不許稽留。十五年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樂安州。高煦所為不法。上以其長史程棕。紀善周巽等不能匡正。皆斥交趾。為吏。高煦猶不悛。府中有私募軍士三千餘人。不隸籍兵部。縱衛士於京城內外。劫掠支解。無罪人投之。江殺兵馬。指揮徐野驢。及借用乘輿器物。上頗聞之。還南京。以問寔義。義不敢對。固辭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復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早善處置。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上默然。後數日。復得高煦私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凶命。及漆皮為船。教習水戰等事。上大怒。召至。面詰之。械其衣冠。繫之西華門內。皇太子力為營救。乃免。上厲聲曰。吾為爾計。大事不得不割。汝欲養虎自貽害耶。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去北京甚邇。即聞變。朝發夕就擒矣。比至樂安。怨望真謀益熾。太子數以書戒之。竟不悛。

二十二年成祖崩仁宗即位八月己丑召漢王高煦赴京九月甲申漢王高煦至京

仁宗洪熙元年夏四月遣漢王高煦子瞻圻於鳳陽守陵當文皇北征宴駕時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上固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賜賚萬計先是瞻圻憾父叔其母屢發父母惡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規報中朝事又曰廷議曰夕發兵取樂安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議搆至此乎禱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五月辛巳仁宗崩六月太子自南京奔喪高煦謀伏兵邀於路倉卒不果庚戌太子即位改明年宣德元年七月高煦陳奏利國安民四事上顧侍臣曰永樂中皇祖嘗諭皇考及朕謂此叔有異心宜備之然皇考待之極厚如今日所言果出於誠則是舊心已革不可不順從也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

宣宗宣德元年春正月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有言於上曰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瞰朝廷之事特以進獻為名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復書報謝 秋八月北京地震漢王高煦反初高煦既之國樂安反謀未嘗一日忘及仁宗崩帝即位賜高煦視他府特厚高煦日有請及言朝政上曲徇其意索駝與之四十索馬與之百二十索袍服又與之高煦益自肆八月壬戌朔遂反遣枚潛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內應輔暮夜擊青園於朝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及濟南為應又散弓兵旗今真定諸衛所盡奪傍郡縣畜馬立五軍都督府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千戶朱烜後軍諸子瞻望瞻城瞻塔瞻壘各監一軍高煦率中軍世子瞻垣居守指揮章賢章興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偽授王斌朱烜等大帥都督等官御史李濬樂安人魚其家變姓名間道詣京上變言高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關陞濬行在左僉都御史遣中官侯太賜書高煦言昨枚潛來言叔督過朝廷予誠不信皇考至親唯二叔予所賴亦唯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數露中懇且傳播驚疑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畧為之備唯叔鑒之太至樂安高煦陳兵見太傲倨不拜勸南面坐跪太曰我何負朝廷哉靖難之戰非我死力燕之為燕未可知也太宗信讒削我護衛從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又輒云祖宗故事我豈能齟齬無動作汝循營視漢士馬豈不可洗洋天下耶速報上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大懼唯唯歸上問高煦何言太對無所言上曰大二心已而錦衣官從太往者具陳所見上大怒太曰事定必治汝是月丁卯高煦遣百戶陳剛進疏言仁宗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詰勅封贈今上脩理南巡席殿等事為朝廷罪過又斥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為奸佞並索誅之又

書與公侯大臣驕言巧詆汚職乘輿上歎曰高煦果反議遣陽武侯將兵討高煦大學士楊榮力言不可曰皇上獨不見李景隆事乎上默然顧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見煦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知其無能為也且兵貴神速宜卷甲趨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聲奪人之心也若命將出師恐不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立召張輔諭親往輔對曰高煦驚而寡謀外類中惟今所擁非有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擒逆賊獻闕下上曰卿誠足辦賊願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今大索樂安奸謀乙丑勅遣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令指揮尚勛守居庸關令法司盡弛軍旗刑徒從征戊辰命定國公徐永昌彭城伯張昶守皇城安鄉侯張安廣寧伯劉瑞忻城伯張榮建平伯高遠守京師己巳命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璉郭敬李昶督軍餉鄭王瞻埈襄王瞻埈留守北京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京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黃淮黃福李友直協守少師蹇叔火傅楊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楊榮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陽武侯薛祿清平伯吳成爲先鋒辛未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廟社稷山川百神遂親征發京師率大營五軍將士以行東南天鳴聲如萬鼓癸酉駕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敢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盡今敢反者輕朕年少新立眾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鎮事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戊寅護軍安歸正乙丑知賊中虛言賊初約靳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禁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宋焯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眾不從曰南人謀家耳奈我輩何又曰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於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諭眾上仍書諭高煦曰人言王反朕初不信及得王奏知王志在禍生靈危宗社朕與師問罪不得已也王太宗皇帝之子仁宗皇帝之弟朕嗣位以來事以叔父禮不虧何為而反耶朕惟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於伍被自古小人事藩國率困之以身圖富貴而陷其主於不義及事不成則反噬主以圖苟安若此者多矣今六師壓境王能悔過即擒獻倡謀者朕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如初善之善者也王如執迷或出兵拒敵或嬰城固守圖僥倖於萬一當率大軍乘之一戰成擒矣又或麾下以王為奇貨執以來獻王以何面目見朕雖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轉禍為福一反掌間耳其審圖之上英賜神武詞旨明壯六軍氣盛龍旗鉦鼓千里不絕庚辰薛祿馳奏前鋒至樂安

約明日出戰。上令大軍蓐食兼行文。臣請慎重。武臣曰：林莽間或設伏，百里趨利不可。上曰：兵貴神速，我抵城下營，彼阱中虎爪牙安施？大軍至烏合之眾，方洶洶何暇設伏？遂行。夜分至陽信時，慶雲陽信吏人皆入樂安城，無來朝者。辛巳，駐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黯，大軍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炮，大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人股慄，諸將請即攻城。上不許，勅諭高煦不報。已復遣勅諭之曰：前勅諭爾備矣，朕言不再，爾其審圖之。又以勅繫矢射城中，諭黨逆者以禍福。於是城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狼狽失據，密遣人詣御帳陳奏，願寬假。今夕與妻子別，明旦出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取積歲所造兵器，與凡謀議交通文書盡燬之。城中通夕火光燭天。壬午，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固止之曰：甯一戰以死，就擒辱矣。高煦曰：城小給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衣白席藁出。見上頓首自陳。羣臣列奏其罪，請正典刑。上曰：彼固不義，祖訓待親藩自有成法。羣臣復言春秋大義，滅親上却之。以群臣劾章示煦，煦頓首言：臣罪萬死萬死，生殺惟陛下命。上令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罪止，倡謀數人赦。城中協從者遂執王斌等下行，錦衣獄癸未。今祿本鎮撫樂安，改樂安為武定。乙酉，班師。命中官頸擊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械繫王斌、朱熿、盛堅、典仗、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百戶井授等以歸。庚寅，駐蹕獻縣之單橋。戶部尚書陳山迎駕。山見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矣。上召楊榮以山言論之。榮對曰：山言國之大計，遂召蹇義、夏原吉論之。兩人不敵，其議榮言請先遣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奄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傳旨令楊士奇、章詒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勅旨以何為辭？榮厲聲曰：此國家大事，庸可沮乎？令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士奇因往見蹇義、夏原吉。義曰：上意已定，眾意已定，公何能中沮？原吉曰：萬一上從公言，今不行，趙後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誰任其咎？士奇曰：今時勢與永樂中異，永樂中趙擁三護衛，今已去其二，且背孟指揮所為，王實不預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義曰：即如公言，今若何？士奇曰：為今之計，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于團體亦正矣。義原吉曰：公言固當然，上特信楊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與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榮不肯時楊溥亦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上，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即趨入見溥。士奇亦踵其後，而門者止二人不得入。已有旨召蹇、夏、義以士奇言曰：上不懼然亦不復言移兵矣。車駕遂還京。九月，帝還京師，御奉天門。高煦父子家屬皆至京師，命工部築館室於西安門內處。

高煦夫婦男女其飲食衣服之奉悉仍舊無改上出御製東征記以示群臣凡高煦之罪及朝廷不得已用兵之故皆詳書之逆黨王斌朱煊等伏誅同謀伏誅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實口外者七百二十七人獨長史李默免上至京始思楊士奇言不復及彭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護衛且請拘趙王京師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母惑群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全之道乃封群臣言遣附馬都尉廣平侯表容左都御史劉觀齋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實書親諭之尤善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漢庶人高煦鎖繫之內道遇城一日帝往孰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踏地上大怒亟命力士昇銅缸覆之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項負缸起積炭缸上山燃炭逾時大熾銅鎔庶人死諸子皆死

谷應奉曰高煦為文皇第二子強力善騎射燕藩兵起推鋒陷敵從征有功而仁宗之在青宮也性仁柔體肥足乘高煦輕之以為可取而代也於是潛謀奪長飛語傾危私造兵器陰養死士中傷東宮官屬自比天策上將而附馬王賓淇國公上福亦復官有交通陰圖翼戴自非居守功高嫡長分定又且張妃執轡陰教克脩則成師名子如意類吾文皇之意亦未保其克終也然而煦者不過驕驕不臣非有深圖遠策特以成祖喜其猛鷲昭帝曲加友愛於時父兄見驕恃愛肆奸封雲南則志怒不去封青州則託故不行支解無罪借用乘輿逆節所萌有自來矣然而煦之謀非有湘東刻檀之狡也煦之才非有曹植自試之敏也地不過樂安縣非有吳楚七國之強也不過王斌朱瑄照非有賈高伍被之佐也乃以宣宗初御輦其年少陳兵踞坐聲罪朝廷所幸神機內斷親督六師煦不先爭濟南轉躡河北而因守孤臣東身就縛豈非外多誇詐內寔怯懦宣宗料敵真神算也至若陳山迎駕請襲趙藩楊榮布旨贊決大計賴士奇一言克保親親獻還護衛耳昔袁盎勸卬淮南田叔燒梁殺解即令罪狀果明猶當曲全恩紀而况齊王後悔背約城守馬攸德望舉朝共知又安可借金吾片紙使有殺叔父名乎其後道遙城中煦嬰鎖繫檻後未嘗不穿縛虎未嘗不急而忽伸一足勾上踏地以致銅缸燃炭身首為灰彼豈真有閻戩戴吳筑擊秦廷之智哉要不過桀驕不臣適以蔽其軀耳雖然高煦之後真鑄宸濠反者踵起豈則車之鑿不足懼以天誅抑靖難之風若或貽以家法蓋觀于漢庶人之變而歎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八

仁宣致治

成祖永樂二十二年秋七月上北征助於榆木川眾倉卒莫知所措大學士楊榮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如常儀時有議欲借他事查禮書馳討者榮曰大行皇帝在稱敕今稱勅是詐也罪孰當之乃作啟先馳報皇太子遣皇太孫往迎梓官時京兵皆隨征城中空虛浮議藉藉慮趙王兵為變皇太孫辭行啟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偽皇太子然之急未有所與以問大學士楊士奇士奇言上用東宮圖書今暫假之歸即進納太子悟乃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諸位久未定吾今即以付之浮議何由興八月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楊士奇草詔如下西洋寶船雲南取寶石交趾採金珠撒馬兒等處取馬并採辦燒鑄進供諸務悉皆停止出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侍郎楊勉右春坊大學士黃淮洗馬楊溥正字金問于獄復其官以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寺卿金孜幼為戶部侍郎仍兼前職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為禮部右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榮幼孜士奇淮俱掌內制備顧問不預所陞職務洗馬楊溥為翰林院學士正字金問為翰林院脩撰初上嘗諭士奇曰自今朝廷事伏義與汝士奇對曰漢文即位首進宋昌史以為貶臣兩人侍陛下日久雖聖恩不遺不應先及臣等上益重之命減惜薪司賦粟之半初楊士奇入謝新命畢聞惜薪司奏准歲例賦北京山東粟八十萬斤為宮禁香炭之用將復入奏時憲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見士奇顧義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因言詔下才兩日今聞惜薪司傳旨賦粟八十萬斤得無過多雖係歲例然詔書所減除者皆歲例也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宮中叢勝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即命減其半復語義等曰卿三人朕所倚宜盡言匡救不違命吏部汰冗官九月上念山林川澤皆與民共命自居庸以東與天壽山相接禁樵採餘俱弛禁河南黃河溢今右都御史王彰往撫軍民免今年糧稅工部奏修軍器請徵布漆於民命給鈔市之上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產不强其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不究物產概下郡縣徵之小民鳩斂金幣博易輸納而吏胥因以為奸其一切禁止禮部尚書呂震請即吉不從時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震請如太祖做漢制易吉服上未答震退編語群臣今釋服楊士奇謂震曰洪武中有遺詔今未可援以為例且仁孝皇后

崩太宗衰服後仍服素衣冠經月數日今可遽即吉乎明日君臣宜素衣冠黑角帶遂以上聞上亦未答已而視朝上素冠麻初麻經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上數曰張輔知禮六卿乃反不及士奇所執是也。以重辟縣丞田誠為州判官仍佐靈辟縣事誠居官廉能撫字九年考滿父老詣闕留之遂有是命。長沙府民自宮求為內侍上以其游惰不孝發為卒戍邊。以太常寺卿周訥為交趾升華府知府訥永樂中為祠祭司即中請封禪太宗不聽後以方賓薦入太常上曰諛佞之人宜置遠徵不可以玷朝行遂有是命。治水左通政樂福奏蘇松常杭嘉湖六府水災請俟來歲并徵命以鈔布代輸直隸廣宗縣水溢命賑給之。諭兵部尚書李慶以太僕寺馬分給諸衛所及沿邊戍卒牧養上念民力恐廢耕桑也。賜慶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繩愆糾繆圖書。冬十月革戶部及南京戶部行用庫初建行用庫專市民間金銀至是罷革之。賜衍聖公孔彥縉宅初彥縉來朝館於民間上聞之顧近臣曰四裔來朝之使至京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民家何以稱崇儒重道之意命工部賜宅。山東登萊諸郡水患蠲通租蘇州徐州水災免今年稅浙江於潛樂清民飢命發倉賑之。大理寺卿虞謙上言七事曰慎用人用得其人則治道興非其人則治道墮曰興學校教育之道本於師範不在於脩而在得人曰端風憲都察院綱紀之職今俾崇治獄非設官本意曰廣儲蓄國用空乏宜預為備田惜民力畿南之兵困於牧養宜分給無馬郡縣曰通貨財鈔法不行由於出多而入少但多用收之而不輕出則自能流通曰治奸宄畿民多盜賊宜編里甲相覺察犯者坐命議行之。大理寺奏決囚命同大學士審錄召楊士奇等諭以欽恤至意。命翰林院嚴致歲貢生上諭楊士奇曰百姓不蒙福者由守令匪人守令匪人由學校失教自今宜嚴試之五經四書義不在文詞之工拙但取其明理者或人材難得即數百人中得一人亦可蓋取之嚴則不學者不敢萌僥倖之望。十一月有建文諸臣家屬上嘗語廷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遂及寬典。改大理寺卿楊時習交趾按察司復虞謙為大理卿先是謙奏事侍臣有言其當密請不宜於朝中敷奏沽名者又言其屬官楊時習導之密陳而謙不納上乃降謙擢時習為卿至是楊士奇從容言之且曰謙歷三朝得大臣體今犯過極小上曰吾亦悔之顧時習其人若何對曰雖起於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上喜曰吾有以處之遂有是命。召太監馬騏還京騏還未幾矯旨下內閣書勅復往交趾辨金珠內閣復請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騏在交趾荼毒軍民卿等獨不聞乎自騏召還交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然亦不誅騏也。遣監察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進戶部尚書郭資太子太師命致仕慶義夏原吉言其

偏執妨事且多病。上問楊士奇對曰：資強毅能守廉人，不得干以私，但性偏執，甚至沮格恩澤，不得下究。上問其故，對曰：詔書數下，蠲免災傷租稅，不聽開除，必令有司依額徵納，此其過之大者。遂有是命。賜戶部尚書夏原吉繩愆糾繆圖書。上諭夏原吉曰：古者寓兵於農，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於漢之屯田。先帝立屯種法，甚善。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自今天下衛所屯田軍士，毋擅役妨其農務，違者治之。命都察院捕治湖廣副使舒仲成，以楊士奇言罷之。上監國時，仲成爲御史，常奉旨理木植歲課之幣，忤旨，至是因吏部奏仲成他事，命捕治之。士奇上疏曰：向來小臣得罪者眾，陛下即位以來，皆已宥之。今復追理前事，則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時，召衛綰稱疾不起，即位進用綰，前史美之。上覽疏喜，即有旨罷仲成，而降璽書褒士奇。賜鈔幣，面諭之曰：卿盡心如此，朕復何憂。上嘉羣臣能言，謂楊士奇曰：朕嘗處事有過，退朝思之，方自悔，而廷臣已有言者，甚愜朕意。士奇對曰：宋臣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上曰：然書云有言逆于汝心，求諸道，羣臣所言有弗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寔有失，亦未嘗不悔。士奇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聖人。上曰：朕有不善，患未知耳，知之不難於改。十一月，諭吏部慎選師儒。令吏兵二部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於奉天門內西序。上諭震義等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也。昔唐太宗書各刺史於屏間，有善政則各疏於下，皇政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時復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詢察其賢否，而在外諸司官，既久不能不忘，爲臣有善而不忘之，誰肯自勉？有不善而不忘之，誰復自戒？爾吏部兵部具各司官姓名揭諸西序，朕將攷其行事而黜陟焉。罷海子西湖巡視官。上謂震義曰：朕之心苟可推以利民，雖府庫之儲不吝，况山澤之利哉。命戶部被災田土分遣人馳諭各郡縣，停免催徵糧稅。命刑部都察院通政司自今內外官貪贓者，錄其姓名藏於官，以便稽閱。仁宗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上諭奉天殿羣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於上，宜受賀作樂如朝儀，上不從。震固請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黃淮、金幼孜皆言：陛下言是，震曰：四方萬國之人，遠朝新主，皆欲一觀天顏，固聖孝誠至，亦宜勉狗下情。上顧士奇等曰：禮過矣。對曰：誠如聖諭，必欲俯狗輿情，亦不宜備禮。上從之。明日召士奇等諭曰：爲君以受直言爲明，爲臣以能直言爲忠。如昨日朝會從震言，今悔何及。自今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爲慮。各賜鈔文幣。南京龍山產靈芝，禮部尚書呂震請賀不許。建弘文閣於思善門，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上親舉印綬，溥曰：朕命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即有建白封識以進。大祀

天地於南郊頒詔天下罷山場園林湖地坑冷聽民採取悉昭洪武年間例辦納罷給朝覲官擊牧馬初兵部尚書李慶言於上曰民間牧馬蕃衍已散之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太僕苑馬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楊士奇不可慶忿不納士奇奏曰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且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負名此於天下豈實賢賤畜之意乎上許出內批罷之已而不聞明日士奇又言之上曰偶忘之有頃上御思善閣召士奇諭曰內批豈真忘之朕聞呂震李慶等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為眾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示章則陝西按察使陳智言者馬不便命士奇據此草勅止之士奇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上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呂震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二月舞陽清河雖孟民饑命發本縣倉粟賑之大理寺少卿戈謙言事過激呂震等交奏其沽名上頗厭之楊士奇曰主聖臣直從容為上言之且曰謙雖昧於大體蓋亦感恩圖報耳上因免謙朝參而視事如故士奇復進曰四方朝覲之臣或在豈能盡知謙過傳之於遠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此呂震誤朕也朕非惡言重謙言自有過者即可以朕言諭眾人士奇曰此非臣所能諭當以壘書開諭之上遂命士奇書勅引過而待謙如初命百官毋以謙為戒已而召謙為副都御史時有中官採木四川擾民者召謙諭曰爾素清真其為朕窮治之勿懷疑畏三月諭三法司自今誹謗者悉勿治樂亭連城萊蕪蓬萊黃巖民飢命發本縣倉賑之夏四月詔免山東淮安徐州今年夏稅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時有至自南京者言徐淮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催科方急上問義義對亦同上命楊士奇草詔蠲恤士奇言不可不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姑徐之救民如拯溺不啻須臾緩有司應國用不足必持不決因命中官給筆札士奇說西角門草詔上覽畢即遣使齎行顧士奇曰卿今可語部臣朕悉見之矣左右或言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益過厚為天下主可與民較錙銖耶大名府民饑命發長垣倉粟賑之河南鎮汝鈞許四州延津襄城等二十二縣及山東昌邑直隸邢台等縣民饑命所在發倉粟賑之時近臣有進言太平之政者楊士奇進曰流徙未歸瘡痍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民須休養數年庶幾人得其所上嘉納之復諭義義等曰向與卿總總糾謬銀章惟士奇封入五疏餘皆無有豈朝政果無闕生民果皆安乎諸臣頓首謝太常寺卿兼學士楊溥上言犧牲少請遣官市上曰愛人而後可以事神其令有司監市毋擾民五月諭吏部慎選御史以清風紀咨訪可任都御史以聞上曰都御史十二道之表都御史廉御史雖不才亦知畏懼今不才者無復畏懼矣時左都御史劉觀有貪名上崩洪武中上隨文皇入侍太祖

令閱皇城衛卒還奏遲問何後也對曰。且寒甚衛士方食俟食畢乃閱以故遲。太祖曰善。孺子知恤下乎。又令閱奏疏多取言民瘼者。上白太祖曰。兒生長深宮。乃知民間疾苦。嘗聞堯九年水湯七年旱。百姓何所恃對曰。恃聖人有恤民之政耳。太祖大喜。稱善。文皇即位。為皇太子。監國多仁政。既即位。天下益歸心。每邊將陞辭輒戒曰。民力罷矣。毋貪功脫擾塞下。驅之而已。用法尚寬。厚然深惡。職吏每戒法司曰。國家恤民。必自去職。吏始在位。僅十月。而百政具舉云。六月。皇太子即皇帝位。罷浙江布政司參議王和元。陝西按察司僉事韓善為。民和等坐職。遇赦吏部奏擬還職。上曰。士大夫當務廉恥。三人皆貪污。豈可復任方面。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民飢借驛糧千石賑救。秋成償還。上謂夏原吉曰。有司拘文法。飢荒必申報賑濟。民饑死久矣。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責其常。禮。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例。先是仁宗嘗與侍臣論科舉之弊。楊士奇曰。科舉當兼取南北士。仁宗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才大器俱出北方。南人雖有才華。多輕浮。仁宗曰。然則將何如。士奇曰。試卷例。紙其姓名。請于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才皆入彀矣。仁宗曰。然則往年北士無入格者。故怠惰成風。今如是則北方學者亦感奮興起。命與禮部議。聞未上。而仁宗崩。上即位。遂行之。後復定南北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御史何文淵言。太祖令州縣設老人。以年高有德者為之。比年所用多非其才。或出自僕隸。憑藉官府肆虐。聞上命戶部中舊制。違者并有司置之。法。冬十月。思州府通判檀凱九載。致滿其民。詣闕乞留。今予正五品俸。以優之。十一月。工部尚書吳中言。製造御用器物不足。請買於民間。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以儉約率下。命止之。宣宗宣德元年二月。禮部進籍田儀注。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責有實心耳。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侍臣頓首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言及此。蒼生之福也。夏四月。戶部奏青州借官糧賑濟。乞復舊然後給。上曰。民飢無食。當如拯溺救災。即命就便分給。五月。諭三法司審銘鑿。因務在平恕。御左順門。諭廷臣遵守皇祖舊典。上曰。皇太祖肇建國家。皇祖考相承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嗣至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至今存可也。秋七月。命六科給事中。凡內官傳旨。皆須復奏然後行。朵顏衛朝貢不至。遼東總兵武進伯朱榮請掩擊之。上曰。馭募之道。毋令擾遼而已。不許。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高煦。降尚書陳山。請移師彰德。襲趙王楊士奇力止之。詳高煦之叛。冬十月。復李時

勉翰林侍讀先是洪熙中時勉言事過激仁宗怒命武士撲以金瓜斷脇不死繫獄時上面訊釋之復召入翰林
二年二月上御文華殿賜輔臣寔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範銀圖書義曰忠厚寬弘原吉曰含弘貞靖士奇曰
清方貞靖榮曰方正剛直濙曰清和恭靖 上御左順門夏原吉等侍上曰謹愚小人直能變白為黑聽其言若忠
究其心則險汲黯正直奸邪寢謀卿等所宜法也原吉等頓首受命 八月禁有司沮格詔令 九月命浙江按察
使林碩復職碩振舉憲法不稍貸中官裴可立督事浙江以沮格詔令誣之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毋怖但舉
實對碩頓頭其言故立命馳驛復任而降勅切責可立 冬十月上御文華殿儒臣講易觀大象畢上曰古者帝王
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尊君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
時五載一巡狩虞書所載一年徧天下後世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騷騷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况
後世乎予謂治貴實效巡狩之禮攷制度觀民風明黜陟此其大節也誠能體帝王之心選賢任良不患不振若以
後世待衛之眾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時征交趾屢失利上密問英國公張輔輔請益發兵誅之楊士奇
楊榮力言棄交趾使上從之赦交趾罪詳議集

三年二月易皇后胡氏冊妃孫氏為皇后先是上嘗召張輔寔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諭之曰朕年三十未有子今
今幸妃生子母從子貴古亦有之但中宮宜何如處置因舉中宮過失數事榮曰舉此廢之可也上曰廢后有故事
否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為仙妃上問輔原吉士奇何無言士奇對曰臣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今中宮母也羣臣子也
子豈當議廢母上問輔原吉云何二人依回其間曰此大事容臣詳議以聞上問此舉得不貽外議否義曰自古
所有何得議之士奇曰宋仁宗廢郭后孔道輔范仲淹率台諫十數人入諫被黜至今史冊為貶何謂無議既退榮
義語原吉士奇曰上有志久矣非臣下所能止原吉曰但當議處置中宮士奇曰今日所聞中宮過失皆非常廢
之罪議不決明旦上召士奇榮至西角門問議云何榮懷中出一紙列中宮過失二十事進皆誣詆曰即此可廢也
上覽二三事遽灑然變色曰彼曷嘗有此宮廟無神靈乎顧士奇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曰異常之事非國
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來甚悔願陛下慎之上不擇而罷他日又詔問士奇曰皇太后必有主張上曰與爾等語太后
意也一日獨召士奇至文華殿屏左右諭曰若何處置為當士奇因問中宮與貴妃若何上曰甚和睦相親愛但朕
重皇子而中宮祿命不宜子故欲正其母以別之中宮今病踰月矣貴妃日往視慰藉甚勤也士奇曰然則乘今有

疾而導之辭讓則進退以禮而恩眷不衰上領之數日復召士奇曰爾前說其善中官果欣然辭貴妃堅不受太后亦尚未聽辭然中官辭其力士奇曰若此則願陛下待兩宮當均一昔宋仁宗廢郭后而待郭氏恩意加厚上曰然吾不食言其議遂定勅曰皇后胡氏自惟多疾不能承祭養重以無子固懷謙退上表請開朕念夫婦之義拒之不從而陳詞再三乃從所志就閉別宮其稱號服食侍從悉如舊貴妃孫氏皇祖太宗選嬪於朕十有餘年德義之茂冠於後宮實生長子已立為皇太子群臣咸謂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宜正位中宮今允所請冊妃孫氏為皇后上御文華殿諭侍臣曰治民有本末制田里設學校本也不幸而有愚頑者然後刑之然觀肉刑則過於慘侍臣曰古用肉刑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多未必係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於流放竄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當重罪況漢承秦敝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支體刻其肌膚傷殘者多矣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漢文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鉞文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漢唐享國長久有以哉三月召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游萬歲山命乘馬中官導引登山周覽上指御舟曰以操以濟羣卿之力也義等叩首呼萬歲上喜特召士奇榮諭曰天下無事雖不可流於安逸然古人游豫之樂不可廢也復命乘馬游小山中官出酒饌皆珍奇及歸醉出西安門天已暝工部侍郎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民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有司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上諭夏原吉曰民飢流亡豈其得已昔富弼知青州飲食居處醫藥皆為區畫山林河泊之利聽民取之全活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乃遣官往山西河南賑飢禁捕治夏四月吏部尚書義請裁內外冗員從之寧王權奏乞賜南昌土田上曰王者食租衣稅今有歲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五月巡撫大理卿胡濙請增設杭嘉湖管糧布政司官一員上曰糧稅自有常賦朕方裁抑冗濫古語省事不如省官不許六月出左都御史劉觀以通政使願佐為左都御史上罷朝諭朝臣貪污奈何楊士奇對曰貪風始永樂末今更甚上問何如對曰太宗自十五六年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託賄賂公行無忌楊榮曰當是時惟方賓有貪名上即顧榮問今日貪者誰其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御史奉巡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上歎息曰除惡務本願觀去誰代觀者士奇曰通政使願佐廉公有威榮曰佐為京尹能禁防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願佐乃能如是聞數月乃命觀巡開河道而以佐代之尋下觀獄工部尚

書吳中以官木磚瓦私遺太監楊慶作私第其弘壯上登皇城遙望見之詰左右得其實下中獄尋釋之上聞皇
明祖訓諭侍臣遵舊法侍臣對曰誠如聖諭但躬臨當自陛下始上嘉納之 秋七月召寔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
游東苑賜宴于東廡上與義等語良久乃曰此中復有草舍朕致齋之所非敢比茅茨不翦之意然庶幾不忘乎儉
矣卿等可徧觀上臨河舉網取魚今中官賜食 青州民劉中等奏自永樂中歲數流徙畿南東疆縣凡二百餘戶
居二十年已成家業今有司遣還山東乞附籍東疆上謂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土但得民安即已唐宇文融括流民
過期不首者謫遠州縣承風勞擾百姓逃竄爾其申飭有司以此為戒 八月上諭文華殿與侍臣論歷代戶口盛
衰上曰戶口之盛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
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富庶不知儉戒乎漢武末年乃悔輪臺煬帝遂以亡國玄宗卒至播遷
皆足為世大戒 車駕巡邊發京師英國公張輔陽武侯薛稷帥師從駐蹕虹橋諭諸將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逸
但朝夕思念保民故有此行今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獲朕甚憫焉其將士有擾民者殺無赦 九月
庚戌朔駐蹕薊州進州官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為政民有樂不可支之謠爾曹勉之又進者老諭曰今歲
豐稔無他慮善訓厲子孫務禮義廉恥毋安溫飽自棄眾叩頭退
四年春正月上御齋宮召大學士楊溥諭曰朕每念創業難守成不易夙夜惓惓今幸百姓稍安願禍亂生于不虞
邇來羣臣好進諛辭令人厭聞卿宜勉輔朕溥頓首謝巨不敢忘報上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溥又頓首謝曰直言
求之非難受之為難上曰然 二月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獻驕虐二出滁洲來安縣石固山禮部尚書胡濙請上
表賀上曰朕嗣位四年民生未能得所驕虐之祥於德弗類不許 夏四月上御便殿問侍臣漢唐諸君在位孰久
對曰漢之武帝唐之玄宗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縱欲遂致禍
亂武帝猶為彼善於此又曰武帝以田千秋為賢玄宗以李林甫為賢此治亂所由異也 工部尚書吳中言山西
圓果寺為國釐祝之所舊塔損壞乞役民為之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為福不許 五月諭六部都察院
戒濫差擾民巡按御史及按察使不察舉者同罪 命工部尚書吳中申飭郡縣務及時修築陂池隄堰慢令者罪
之 六月裁湖廣採辦竹木先是命侍郎黃宗載往湖湘採官殿大材至是上聞湖廣災諭吳中曰百姓艱難宜恤
比聞工部採辦竹木動以萬計不為國家愛惜力而勞擾如此其斟酌裁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 秋七月戶

部上戶口登耗之數上曰隋文帝戶口煩殖自漢以來皆莫能及議者以當時必有良法享國不永故無傳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財國之大務漢唐初政立法未嘗不善而子孫力役煩興費用無度天下不能不凋弊隋文克勤克儉足致富庶豈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則生齒日煩財賦自無充足廣東海陽縣進白鳥二胡濛請率群臣上表賀不許 謫御史沈潤戍遼東潤受金出死罪事覺上曰御史朝廷耳目受重賂縱死罪是耳目蔽矣時事在救前特命謫戍 九月命戶部申明裁種桑棗舊令自洪武來裁種之令多廢不講上曰古人宅不毛者罰布其申明之務求成效毋具文 冬十月上再幸文淵閣命增直字設飲饌器用大學士楊士奇等上表謝降輿書賜詩褒答 改大學士張瑛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授小內史書上御左順門望見山謂楊士奇曰山為人何如士奇頓首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陛下久其人寡學多欲而昧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近聞於諸司徵求不厭嘗不令混內閣也數日遂有是命山瑛俱東宮舊臣瑛行類山朝士皆多上明決云 十一月奸吏摺左都御史顧佐過謂受命皂隸賂放歸訖通政司以聞上密示楊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訖事誠有非誣蓋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於皂不得遺半歸使備所用而皂亦皆樂得歸耕實官皂兩便此京師臣僚皆然臣亦不免仁宗皇帝知之增朝臣俸蓋為此也上曰朝臣之難如此因怒訖者欲罪之士奇曰此末事不足干聖怒但附佐自治恩與法并行矣士奇退上召佐以狀授之諭之曰此京官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知之佐頓首退召吏示之狀吏惶恐請死佐曰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時又有囚告佐枉法者上怒召楊士奇楊榮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陷佐因命法司窮治之得千戶臧清殺無罪三人當死教之誣告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於市上明決類如此

五年春正月吏部奏選官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設官益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不同也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二十員去古未遠亦可為法侍臣對曰然必君心清則事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政務龐雜小人侍進則冗食者多上嘉納之 二月上御齋宮召大學士楊士奇議寬恤士奇首以蠲災傷田租進因及寬馬畜免新剝蠲米買恤刑獄數工匠清糧運數事謂下民大悅 三月上奉皇太后謁陵命召張輔養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六臣太后曰卿等先朝舊臣勉輔嗣君太后退謂上

曰先帝向在宮時議諸臣優劣輔武臣達大意厚重小心但多思少斷士奇能持正不避忤意每議事先帝數不樂後竟從士奇言 帝還京師道中見耕者以數騎往眎之下馬從容詢稼穡事因取所執耒三推耕者初不知上也中官語之乃驚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既還京因錄其語作耕夫記以示褒義楊士奇等 夏四月江西淮安饑吉水民胡有初山陽民羅振出穀千餘石賑濟命行人齎匱書旌為義民復其家 工部尚書黃福請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以省漕粟下戶兵部議尚書郭資張本皆言屯田便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閑地以五萬頃為率發附近軍民五萬人耕之官給牛器但山東邇年飢旱流徙初復宜遣官行視以示開墾上從之遣郎中趙新等經理而以福總其事已有言軍民各有常業恐分川滋勞擾竟寢不行 五月上以除郡守由資格多不稱任各部院大臣各舉薦擢用之禮部郎中况鍾以楊士奇薦知蘇州御史何文淵以顧佐薦知温州皆有善政而鍾出吏員尤有聲 豹房勇士奏與民分居上曰勇士在京師十年安得今尚無居此必民居寬好欲舍而就民民何罪命杖之荷校示警召六科給事中論曰此曹敢犯法恃中官為之救解也自今中官傳朕言釋有罪人須覆奏 六月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屏左右言張瑛嘗言楊榮畜馬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餽榮榮大負朕士奇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險易遠近及寇情順逆臣等皆不及榮遠甚上歎曰朕初即位榮數短汝非義原吉法去內閣久矣汝願為榮地耶士奇頓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使改過 秋七月諭吏部甄別郡縣守令上曰郡縣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混淆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皆流而忘反吏部以進退為職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璽書申諭 八月日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請率羣臣賀上曰日食天變之大者陰雨不見得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古人云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其止勿賀 上罷朝諭吏部尚書郭璉等曰東漢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為姑臧長姑臧最富饒而奮守甚潔光武知之擢奮武都郡丞夫激濁揚清為治之道光武即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故東漢多循吏卿其甄別以聞 上與學士楊溥論人才溥對曰嚴薦舉精攷課不患不得上曰此恐非探本之論若不素教預養則人才已壞猶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也溥頓首稱善 九月初設巡撫 冬十月車駕巡近郊駐蹕雷家站召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眾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畧此行所

喪不帝王之鑒戒也。廣平大名水災命蠲其租。

六年二月遣江西巡按御史陳祚下錦衣衛獄祚上疏勸上務帝王實學退朝之下命儒臣講說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上覽疏怒曰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天下主乎命緹騎逮至京并其家下錦衣衛禁錮者五年時上方以博綜經史自負祚之措詞若上未嘗學問者故怒不可解勅賜少師震義少傅楊士奇楊榮等御製招隱歌及喜雨詩。今北直隸地方如洪武間山東河南事例民開新闢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秋七月帝幸楊士奇宅時上頗微行夜半從四騎至士奇家比出迎上已入門立庭中士奇悚懼俯伏地下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明早遣太監范弘問車駕幸臨邑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迫今中心惴惴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思澤豈能徧洽幽隱萬一有怨夫冤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嘗殺人捕急遂私約候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旁林叢中作亂捕盜校尉變服如盜入盜屋盜不疑以謀告遂為所獲上歎曰士奇愛我遣弘錫金綺。賜震義楊士奇楊榮等御製郊風圖詩圖元趙孟頫所繪也。九月宛平民以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求免稅甚無謂令亟以還之民十一月勅賜震義楊榮楊士奇御製喜雪歌。太監袁琦假公務擅遣內使事發伏誅。七年二月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論曰憶五年二月共爾齋宮論寬恤事今兩閱歲矣民事不更有可恤者乎對曰誠有之即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聖書已下戶部格而不行。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永樂末年循習之弊往往高煦反以夏原吉為罪首亦指此事上怒稍解曰今必舉此為第一事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卿試言今日更當寬恤者對曰所在官司不能容逃民則相結為非宜令郡縣撫恤不願歸者聽附籍為民亦弭患於未萌又言方面郡守小民安危係焉吏部往往循資格陞受不免賢愚雜進請自今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使薦用犯贓者坐又乞極刑之家有賢子弟勿棄上皆從之士奇請更得一人論此事上曰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於是士奇等議增十數事以進上悅。三月賜大臣御製倚闌操及招隱詩。五月上御使覽觀宋史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於不振何也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以兵定天下其子孫率流於弱致武備不飭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師雖才亦不得展蓋為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六月巡按湖廣御史朱鑑上言洪武間郡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設富民守之遇水旱饑饉以貸貧民今殿倉廢弛贖穀罰金有司皆掩為己有深負朝廷

仁民之意上從其言命遣者從按察使監察御史劾奏 秋七月賜大臣御製祖德詩九章上曰朕與卿等當思祖宗創業之難守成不易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又賜織婦詞一篇上曰朕非好為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也朕作為詩歌使人誦於前又繪圖揭於宮掖咸里今皆知民事之艱是以賦此 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上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故能成帝業奉安以後享祚不久順帝荒淫紀綱蕩然使長守祖宗之法天下豈為我有侍臣頓首曰桀紂之跡殷周之鑒也上曰然 八月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先是上聞內官奉使者多貪縱為民害以太監劉清宣謹命同御史馳往各部盡收所差內官資囊並其人解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聞有內官至不問從來輒奮前揮盃手擊之御史奏丞無狀逮至上月丞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於所惡姑宥之侍臣言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上曰朕既釋之彼當知所改過也 冬十月八百大甸宣慰司刁之雅貢方物且云波勒來侵掠乞發兵討之上曰八百去雲南五千里荒服之地也豈能勞中國為遠人役乎不許

八年春正月天下朝覲官在京賜宴温州知州何文淵等七人於廷以招隱詩賜之 命致仕大學士黃淮與張輔蹇義楊士奇等十人遊西苑賜宴萬歲山之麓淮尋辭歸上宴之於太液池親洒宸翰送之 夏四月畿內河南山東山西早詔賑恤之上作閔旱詩示群臣 八月南海諸國獻麒麟四景星見天門少傅楊士奇等進頌上謙不自居降璽書推功天地宗廟而勵群臣勿恃以驕 十一月命楊士奇楊榮試吏部引進庶官六十八人錄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廖莊胡莊禎宋璉教諭黃純徐惟起訓導晏昇七人 命吏部改進士為庶吉士知縣教諭歷事六科備用 巡撫南直隸工部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令諸縣各設倉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司其籍每歲種時之際量給之秋成還官 明年江南大旱諸郡發濟農米以賑貧民不知饑

九年三月廬陵民陳謙出穀一千二百石賑濟遣行人賚勅旌為義民 上御使殿觀晉史上曰晉武開創之主不為遠圖托付非才惹胡鮮卑雜處內郡不能以時 處國禍方殷戎寇遽至東晉僅能立國而逆臣接跡然猶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為之用也又曰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為本兩晉風俗淫僻教化蕩然豈久安之道 九月上臨朝諭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武今穡事既成朕將親帥六師以行邊塞飭武備於是車馬發居庸關駐蹕宣府洗馬林晚御幄殿楊士奇楊榮侍上曰人君馭世之權孰重榮對曰命德討罪上曰然二者天下公器穡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服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也齊威王烹阿封即墨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二臣頓首稱善 十二月瓦剌

順宣王脫歡使臣昂克等來朝貢請并獻前元玉璽降勅褒諭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使來朝進馬具悉王意所得玉璽朕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在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其毋獻時有僧自陳修寺祝延聖壽上斥之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享國最久其時豈有僧道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世人不悟可歎也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上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無隱士奇等對曰聖論真得古人之精蘊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對曰帝王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上嘉納之

宣德十年春正月上崩皇太子即皇帝位時太子方九歲大學士楊溥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先帝在時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遺音尚在皇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乞早開經筵擇老成識大體者輔之太皇太后皇太后為皇上慎選左右侍從之臣汪養本源輔成德性太皇太后喜時中官王振故青宮舊侍上位命掌司禮監一日太皇太后坐便殿上西面立召三楊及國公輔尚書澂諭曰卿等老臣嗣君冲年幸同心協力共安社稷又召溥前諭曰先帝每念卿忠履形愁歎不謂今日復得見卿溥伏地泣太皇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蓋先是永樂中上巡幸北京太子居守以護故宮倖大臣輒下詔獄陳善解縉等相繼死而溥及黃淮一繫十年仁宗每與后言輒慘然泣下以故太皇太后為言又顧英宗曰此五臣三朝簡任貽皇帝者非五人所言不可行也又召王振至欲賞之死英宗跪請得免詳王振馬踰年太后崩時夏皆先卒而三楊相繼老振漸居中用事仁宣之業衰

谷應泰曰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庶幾三代之風焉然高成肇造享國長久六七十之間倉廩贍足生齒煩殖而兵革數起脫鈔未祀後之哲王但當愉愉煦煦撫摩瘡痍斷雕為樸廢椒為圓是所尚矣語有之承平之主與戡亂異假令永樂以前施仁宣之政則行軍而用御飲洪熙以後用高成之治則無疾而食鳥喙也故余以仁宣之朝專務德化雖曰度量蓋亦有時勢焉乃仁宗之初御也停罷米賈平反寬濫貢賦各隨物產陂池與民同利施經帶於常朝錄外史於西省凡此皆善政也而戈謙直言坐徙馬騏驎皆不誅李時勉廷諍被擊毋亦外示止輩內則瑣規讓善即喜翹君即怒耶此則仁宗之失也方宣宗之即位也法祖重農賑荒懲貪文事則經史在御武備則車駕行邊又且却闕虞之祥禁白鳥之瑞幽圖織婦訓詰同風招隱荷關四

詩雄美凡此皆善政也。而棄交趾於荒外，廢胡后於長門，擊陳祚於狂狷，毋亦稽中之德大醇，小疵克終之規百里九十耶？此則宣宗之失也。雖然，創業固難，守成匪易。仁宣之治，非高成不開，而高成之政，非仁宣不粹也。嘗考仁宗一祀不永，而繼以宣之濟美，則久道化成，宣宗十載未多，而溯於仁之監國，則重熙累洽，故原其初造，則仁危於宣，席其已安，則宣光於仁。劉緒續於元，嘉宋治盛於慶，歷王道無旦夕之效，禮樂必百年而興，嗚呼！此其時哉！然而三楊作相，夏蹇同朝，所稱科楫之才，股肱之用者，止士奇、進封、五疏，屢有獻替耳。其他則都俞之風，過於吁咈，將順之美，踰於匡勳。兵假令齊桓樂善管子勉之，至王孝公奮烈商鞅進之，於帝則仁宣之間，化理鄧隆，又能進賢退不肖，而數世之後，固可蒙業而安也。奈何章帝賓天，太后震怒，論誅王振大臣絀口，坐令勃鞞之禍，伏於多魚石顯之專，萌於病已，而仁宣之業，則幾於熄。朝廷尚為有人哉。

王振用事

宣宗宣德十年春正月甲戌，帝崩於乾清宮。時皇太子方九歲，即皇帝位，詔以明年為正統元年。秋七月，命司禮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台，振矯旨以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為都督僉事，振山西大同人。初，侍上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寵信之，呼為先生，而不名。振遂擅作威福，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閱武，將台在朝陽門外近郊，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殿最之，紀廣者常以衛卒守居庸，往投振門，大見親暱。遂奏廣第一超擢之，宦官專政自此始。太皇太后張氏嘗御使殿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上東立太皇太后，顧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胎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贊成不可行也。」上受命有頃，宣太監王振自俯伏，太皇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頸，英宗跪為之請，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少，豈知此輩福人家國，我聽皇帝暨諸大臣僉振此後不可令干國事也。」

英宗正統元年冬十月，上閱武於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騎，惟附馬都尉井源營弓躍馬三發三中。上大喜，撤上尊賜之，觀者皆曰：「往年王太監閱武，妃廣驥，世今天子自來，願一杯酒耶？」然竟無殊擢。

四年冬十月，福建按察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承故楊溥鄉里僉事，又士奇鄉里也。溥怨謨論池，士奇故坐謨因公殺人，爭議不決，請裁太后，振曰：「二人皆掖鄉，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輕，因對品降調。」太后從之。降謨同知，振言既，自是

漸披朝事

五年春二月命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并直內閣機務先是王振語楊士奇曰朝廷事賴三位老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後當何如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安得為此言吾輩老無能効力當以人事君耳振喜越日即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因尤榮榮曰彼厭吾輩吾輩縱自立彼能容已乎一旦內中片紙命某某入閣則吾輩束手矣今四人竟是我輩人何傷也士奇是其言

六年夏四月大監王振矯旨以工部郎中王佑為工部右侍郎振既弄權佑以諂媚超擢與兵部侍郎徐晞極意逢迎之佑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一日振問曰王侍郎何無鬚對曰老爺所無兒安敢有聞者鄙之五月兵科給事中王永和劾掌錦衣衛事指揮馬順怙寵驕恣固欺不法不報順王振黨也八月召山東提學僉事薛瑄為大理寺左少卿初王振問楊士奇曰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有是召至京朝見不謁振振至閣下問何不

見薛少卿二楊為謝振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至閣下令致己意且言振素問之賢至朝房與瑄言瑄曰厚德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久之振知其意亦復不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振知其為瑄也先揖之且告罪然自是益深銜之十月三殿工成宴百官故事宦者雖寵不得預王庭宴是日上使人視王

先生何為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聞上為感然乃命東華閣中門聽振出入振至問故曰詔命也至門外百官皆望風拜振悅械戶部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瑋於長安門時以京城乏草御用牛馬欲分牧民問言官劾其荼制王振命械之閱十六日得釋以侍郎王佐署部事

七年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初宣宗崩上冲年踐祚事皆白太后然後行委用三楊政歸臺閣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施行何事具以聞或王振自斷不付閣議者必立召振責之太后既崩振益無所憚矣太監王振盜去太祖禁內臣碑洪武中太祖覽前代宦官之失置鐵碑高三尺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門內宣德時尚存至振去之十二月太監王振矯旨以徐晞為兵部尚書時振權日重晞以謫見擢於是府部院諸大臣及百

執事在外方面俱攬金進見每當朝覲日進見者以百金為恒千金者始得醉飽出由是競趨苞苴乃被容接都御史陳鑑王文俱跪門俯首焉振姪千戶山為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尋命侍經筵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直言初張太后既崩王振遂無忌憚作大第於皇城又作智化寺於居東以祝釐自撰碑始再威福時楊榮先

卒楊士奇以子稷故堅臥不出惟楊溥在朝年老勢孤繼登庸者悉皆委靡於是大權悉歸振矣侍講劉球上言十
事勤聖學以正心德親政務以總乾綱別賢否以清正士選禮臣以隆祀典嚴致核以篤吏治慎刑罰以彰憲典罷
營作以蘇民勞定法守以杜下移息兵威以重民命脩武備以防外患疏入下獄初王振憾球阻麓川之師錦衣指
揮彭德清球鄉人也往來王振門用事公卿率趨謁球獨不為禮德清行之會球疏上乃激振曰公知之乎劉侍讀
疏之三章蓋詆公也振怒欲置之死會編修董璘自陳願為太常而球疏有太常不可用道士宜易儒臣語乃逮璘
及球俱下獄振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夕五更順獨攜一校推獄門入球與董璘同臥小校前持
球球知不免大呼曰死訴太祖太宗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倒之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裏以
溝埋衛後隙地董璘從旁匿球血裙尋得釋密歸球家人始知球死子鈺鉞求屍僅得一臂乃以血裙裹焉小校
盧氏人故與耿九疇鄰一日見九疇視其瘡不類平時曰汝得無疾乎校具以實告且曰馬順將舉事密語我曰今
夕有事汝當早來至則使懷刃相隨迫於勢不得不爾比聞劉公忠吾儕小人死有餘罪矣因慟哭死未幾馬順子
亦死死時掉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今爾異日禍踰我我劉球也 太監王振陷大理寺少卿薛瑄下錦衣獄誣死
罪瑄素不為振屈振銜之會有武吏病死其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奪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其大都御史王文
究問已誣服瑄辨其冤屢駁還之王文誣事振譖之嗾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罪廷鞫竟坐瑄死下獄瑄怡然曰辨
冤獲咎死何媿焉在獄讀易以自娛初瑄既論死子淳等三人請一人代死二人戍贖父罪不許將決王振老僕泣
於囊下振問之曰薛少卿不免是以泣曰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因述其平生振大解會侍郎王偉申救之得免死除
名放歸田里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致績至京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南畿巡撫周忱亦在京師謁振
知忱與敬宗同年語之意忱詰敬宗達之敬宗曰為人師表而求謁中官可乎忱乃謂振曰陳祭酒善書法以求書
為名先之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遺金綺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為書之而返其幣竟不往見敬宗為祭酒十
年不遷 秋八月王振枷祭酒李時勉於園子監門尋釋之王振嘗謁監衛時勉無加禮今人廉其事無所得藥倫
堂有古樹故許衡所植也時勉嫌其陰翳妨諸生班列稍命代其旁枝振遂誣以伐官木私家問諸旨令何校肆諸
成均時為三械與司業趙璠掌鑲金鑑同校時勉校特重而數臨鑑請易之時勉不可監生石大用乞以身代號哭
奔走闕下上疏求解者數千人會昌伯孫繼宗言於孫太后太后為上言之始知振所為也命立釋之內使張環

顧忠匿名寫誹謗語錦衣衛鞠之得實詔磔於市仍令內官出觀乃知誹謗許振惡也

九年秋七月駙馬都尉石璟嘗家蘭昌寶太監王振惡之下錦衣獄冬十月下監察御史李儼錦衣獄時儼監收光祿寺祭物值太監王振不說遂得罪戍鐵嶺衛

十年春正月錦衣衛卒王永陰揭王振罪於通達匿其名邏校緝得之詔即磔於市不復奏秋七月霸州知州張需下錦衣獄需善字民順天府丞王釋嘗旌異之有牧馬官擾民需置於法牧馬官以譖太監王振遂被逮筆楚幾死謫戍邊併坐釋私舉下於理

十一年春正月賜司禮太監王振白金寶楮綵幣諸物振姪林為錦衣衛指揮僉事賜振勅曰朕惟旌德報功帝王大典忠臣報國臣子至情爾振性資忠孝度量宏深昔皇曾祖時特用內臣選拔事我皇祖教以詩書玉成令器眷愛既隆勤誠彌篤肆我皇考以爾先帝所重簡朕左右朕自在青宮至登大位幾二十年爾夙夜在側履食弗違保護贊輔克盡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實至特茲勅賞擢爾後官詩云無德不報書曰謹終如始朕朝夕念勞爾其體至

意焉三月降巡撫山西河南兵部侍郎于謙為大理寺左少卿仍巡撫謙梁晉十餘年懼盈滿舉參政豫原貞王來自代時王振方用事謙每入京未嘗持一物交當路又御史有姓名類謙者常忤振振意以為謙嗾言官劾之罷為大理少卿二者民倍道赴闕乞留親藩亦以不可無謙請乃復命巡撫

十三年春二月降大興隆寺寺初名慶壽在禁城西金章宗建太監王振言其敝命役軍民修之費巨萬壯麗甲於京都上臨幸焉

十四年秋七月瓦剌也先大舉入寇王振挾帝親征八月師潰於土木帝北狩護衛將軍樊忠者從帝旁以所持棰捶死振曰吾為天下誅此賊遂突圍殺數十人死之報至廷臣請族誅振振所親馬順及王毛二侍一時被擊死都御史陳鑑奉郟王令旨籍其家並振從子山巒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家當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於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玉盤百面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金銀六十餘庫幣帛珠寶無算

天順元年五月英宗復辟思振諱為忠所殺詔復振官刻木為振形招魂葬之祀智化寺賜額曰旌忠谷應泰曰宣皇晏駕新主幼冲王振以青宮舊侍儼然自負顧命其時三楊猶在位也太后賢明有漢馬氏宋高后風當其責振掖庭呼刃加頸三陽能叩首力爭遂免裔裔土勢如摧枯非直瑾城狐外庭口舌比也乃競底

柳曲爭辨朝堂振陽持平允之名陰得中宮之喜然後知三楊之瑕振固已窺之早矣。匡衡入相不制弘恭胡廣三公難除節。心董祿位志怵禍機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而小人遂得乘其隙也。太后升遐東楊謝世二楊衰老後進孤危以諸賢垂暮之氣當奸人新發之鋒。李時勉祭酒也。頭囊三木劉中敷上卿也。荷械九門石環帝塔也。侍繫請室薛瑄廷尉也。論斬禁獄而侍中劉球竟為振黨竊殺。蒲埋犴狴歸奠血震悲夫。侍中戰死僅返污衣呂社魂歸惟持括帛。雖范滂不祭皋陶終侯見溺死灰未有若斯之慘者也。英宗初立。年僅九齡。至張后崩時年已十六。首果英敏亦當知上官之詐矣。何至呼為先生。使振周公自待。大晏不預懼振慚憤。乃開東華中門令振出入以悅之。此何異哀龍董賢願讓天下僖呼阿父。遂作門生者與夫宵人構禍自古多有。然或驪龍乘睡盜竊龍靈以故武愛韓嫣旋為賜死。文信新垣亦隨誅滅。小人敗露固有時也。亦或受制家奴危同履虎。晉簡文風神憔悴。唐太宗涕下沾袍。猶曰勢已去矣。云如之何。未有奸形屢敗酷政亟門外戚入暴其罪親藩共聞其狀勢。又勢若孤離根非磐據。而白金綺幣。頒賜寵。擅殺制威。槩置不問。土木之變六軍敗績。九廟震驚。青城覆轍。躬自蹈馬。馬鬼播越。應思林甫之奸。回紇稱戈。當悟元載之罪。而乃復辟以來。常懷聖慮。九原可作。發歎拊髀。三徑猶存。空悲盧宅。招魂榆塞。離木浮屠。為振復讎。貽譏後世。何其謬哉。致直瑾忠賢皆蒙主眷而沒。後追思惟振一人。天祐人國假手也。先樊忠殺振而後戰沒功何偉也。勸令英宗不陷賊兇璫不授首天假之年。而滋其毒明社之屋。宜竦今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

麓川之役

英宗正統二年冬十月雲南麓川宣慰司思任叛侵南甸州洪武中麓川思倫發內附授麓川宣慰按思倫所居本麓川地與緬接壤皆在金沙江之南在元為平緬宣慰司思倫不言麓川蓋已據緬為己有。洪武中大兵下雲南改平緬為麓川平緬軍民宣慰司麓川之名始見至二十九年平緬入貢更立宣慰司不相混。一未幾思倫叛黔國公沐英討平之。其後失官改孟養宣慰使以刁氏代之。正統初宣慰使刁賓玉弱不能輯諸夷思倫發次子思任者狡獪踰父兄差發金銀不以時納朝廷稍優容之會緬甸危思任侵有其地。遂欲盡復父所失故地於是擁眾叛於麓川。先是侵孟定騰甸大殺掠雲南總兵黔國公沐晟以聞。至是復侵南甸州土官刁賓罕地命沐晟遣官賫金牌信

符諭還所侵地思任不奉詔

三年冬十二月思任侵掠騰衝南甸畧取孟養地刁賓玉奔永昌死無嗣思任屠騰衝據潞江仍自稱曰法法滇王號也中國遂詔為思任發云事聞上遣刑部主事楊孟往諭之不服

四年春正月命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率師討思任發太監吳誠曹吉祥監軍兵至金齒思任發遣其將緬簡斷江立柵而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刁賓玉嘗遣詣晟晟兒畜之至是晟遣指揮車琳等諭之降思任佯許諾晟信之無渡江意刑部主事楊孟曰不可兵未加稱降此詐也懼有後悔晟不成檄孟督餉金齒賊將緬簡數挑戰政怒造舟六十艘欲渡江晟不可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簡走之破賊柵賊奔景寧寨指揮唐清擊敗之指揮高遠等又追敗之高黎共山下共斬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也遠攻疲甚求援於晟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至夾象石不進政渡江追至空泥知晟不力援已賊伏兵四起出象陣衝擊乃遣其子瑛還曰若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軍賊馬晟聞敗適春暮慮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至楚雄上遣使者責狀仍以四萬五千人助之晟懼罪暴卒思任發犯景東孟定殺大侯知州刁奉漢等破孟賴諸寨降孟連等長官司五月以沐昂為左都督征南將軍右都督吳亮為副將軍馬翔張榮為左右參將進討思任發昂上潞江之捷陞賞有差

五年春二月沐昂討麓川軍抵隴把去賊巢甚近右將軍都督僉事張榮先令都指揮盧鉞擊賊大敗榮奪符驗軍器道昂等不能救師還勅責沐昂等留昂鎮守右都督吳亮左參將馬翔俱逮下理秋七月思任發屯孟羅大掠據者章硬寨沐昂率都指揮方瑛柳英等進克之賊宵遁威遠川土知州刁蓋罕戰威江亦敗之已而思任發遣流目陶孟忙怕等入貢禮部議減其饗賚上曰彼來雖緩我師而朕不逆詐遂賚而不宴賜勅謝之

六年春正月命定西伯將貴為征蠻將軍總兵討麓川思任發以太監曹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侍郎徐晞督軍餉初雲南總兵沐晟等議麓川險遠攻之非十二萬人不可宜徵兵湖廣川貴各委善戰指揮分三道灣甸芒布騰衝刻期並進上下廷議英國公張輔等言分兵勢孤彼或扼險我非萬全計宜擇大臣往雲南專征會思任發遣使謝刑部侍郎何文淵上言麓川之在南陲彈丸耳疆里不過數百人民不滿萬餘宜寬其天討官軍於金齒且耕且守舜德格苗不勞征伐而稽首來至矣大學士楊士奇主其說張輔謂思任發世職六十餘年屢抗

王師釋此不誅恐水邦車里八百緬甸等規視窺覬示弱小彘非策上從之遂命貴驥先赴雲南復以副總兵李安
 參將官聚領川貴兵副總兵劉聚參將再保領南京湖廣兵大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驥薦大僕寺少卿李貴即
 中侯璉楊益主事蔣琳等為參謀陞辭上賜驥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衣以行侍讀劉球上疏言麓州荒遠偏隅
 即叛服不足為中國輕重而脫歡也先併吞諸部侵擾邊境議者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
 得也請罷麓川兵專備西北不報蓋王振專政欲示威荒服也十一月定西北將貴兵部尚書王驥等討麓川大
 破之思任發遁去先是任思發率眾三萬至大侯州欲攻景東威遠兵部郎中侯璉都指揮馬讓盧鉞擊之驥等遂
 進至金齒鎮康守陶孟刁門奉乞降令右參將再保以五千人入據之因其眾破昔刺寨移攻孟通王驥誓師分三
 道進取參將再保自緬甸趨孟定會木邦車里之師驥同蔣貴中路至騰衝內官曹吉祥副總兵劉聚等自下江夾
 象石合攻徑抵上江上江者賊若所在也攻二百不下會天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大破之拔上江寨賊千餘猶迎戰
 官軍奮長戈蹴之賊將刁放夏父子俱沒刁招漢闔家自焚生擒刁門項先後斬五萬級上江平賊散走大兵由夾
 象石下江通高黎貢山道至騰衝留副總兵李安戍之王驥等取道南甸至羅卜思庄令指揮江洪等以八千人抵
 木龍山思任發乘險以二萬人列七營相救副總兵劉聚參將官聚分攻之不下驥貴同奉御監蕭保自中路進左
 右夾攻敗之斬數百餘級乘勝至馬鞏山破其象陣死者十餘萬麓川大震十二月王驥等直搗巢穴山周三十里
 柵堅擊廣其東南依江壁立以三千人探之賊象陣伏泥溝突起敗之賊又自水尾摩尼寨至馬鞍山伺我後令都
 指揮方瑛以六千人攻拔之瑛方政子也而右參將再保從東路合木邦車里大侯之兵先後斬三千三百九十餘
 級於是進攻麓川積薪焚其柵思任發繫妻子間道渡江走緬甸焚溺數萬驥等班師敘平麓川功進封蔣貴定西
 侯王驥靖遠伯以郎中侯璉楊益為侍郎餘陞賞有差
 七年冬十月復命定西侯蔣貴靖遠伯王驥征麓川緬甸先是思任發既敗走緬大軍還復出為寇上謂驥曰卿為
 朕再行遂起兵如前復命驥等往討之
 八年春二月定西侯蔣貴靖遠伯王驥軍至金齒遣諭緬甸送思任發軍前緬人佯諾不遣驥曰緬甸黨賊不可不
 討也乃至騰衝分為五營與蔣貴及都督沐昂分道並進木邦宣慰使統兵萬餘駐於密江許規我軍容驥貴以忠
 義賜牛酒遂感悅効死緬人擁眾大至蔣貴率兵蔽江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思任發復遁去俘其

妻子班師將責起至行伍屢立顯功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征衣糧器械不役一人臨陣身先士卒敵皆披靡必手擊殺數十人不知書然責為大將拱手聽人指揮無傲色故所向成功

九年春二月王驥合木邦等諸部進兵緬甸累捷緬人用大金縷船載思任發至江上覘我復匿之欲以麓川予木邦孟養夏里予緬甸始獻思任發詭以思任子思機發致仇為解驢等乃縱兵搗思機發寨得其妻子及從賊九十餘人象十一事聞上詔驥還京然思機發尚竊據孟養負固不暇

十年冬十二月雲南千戶王政奉勅幣諭緬甸宣慰男卜刺浪馬哈省索思任發未即遣通書晦二日術者曰天兵至矣卜刺浪馬哈省懼以思任發及妻孥部屬三十二人付政思任發不食垂死政遂斬首函獻京師

十三年春三月初思機發復據孟養地為亂屢諭不從復命靖遠伯王驥提督軍務都督官聚為總兵張軌曰禮為左右副總兵方瑛張銳為左右參將辛南京雲南湖廣四川貴州土漢軍十三萬討之以孟養舊宣慰刁孟肩為嚮

道又勅木邦緬甸南甸千崖隴川宣慰使刁孟發等各輸兵餉命戶部右侍郎焦宏督餉雲南十月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造浮梁以渡攻破之乘勝至孟養賊斂眾據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貴州都指揮使洛宣九谿衛指揮使翟亨皆戰死思機發失所在或謂死於亂兵也王師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

麓川千餘里諸部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驥還兵部落復擁思任子思祿為亂攻銀起莽敗之復據孟養地驥等慮師老度賊不可滅乃與思祿約許以上目得部勒諸彝居孟養如故復與立石

金沙江為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亦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詔增驥祿賜鐵券子孫襲伯爵

谷應泰曰麓川地接平緬雖彈丸黑子然固皇輿以內地也洪武初思氏失官刁氏返思據有平緬至正統時刁又衰弱思氏復振賔王走死思任坐大且爭衡上國矣蠻彝自相攻殺趙倉所謂兩鼠鬪穴天子不必問也

天使亟行請護數四而尉陀箕踞初無降意子陽不省乃更治兵徭強如是而討逆之旗不見於金齒問罪之

旅不戰於昆池尚謂國有人乎且宣帝即位已棄交趾新君踐祚又廢麓川雲貴二廣土彝環疆動以百計漢蠻苗峒列處內地耕牧成羣麓川不逞既有徵矣異類襲是跡而動誅戮子弟憂患長老甚者屠掠郡國并吞

諸部再復數年鈎鬻不見於番隅印杖不來於大夏使斷牂牁之北地盡越雋之東矣爾時而欲用兵敗固不測勝亦大創且高帝定雲南思氏竊發沐英以三萬騎破其三十萬眾思然後俯首歸命既而刁氏又叛沐春

疾驅力戰擒斬諸刁納其故主。其論傳友德曰：雲南雖平，尚煩區置翠靄諸地，不盡服從，雖有雲南亦難守也。蓋小懲大戒，柔遠之良規。一勞永逸，王師之勝算。故殷興夏緒，必克鬼方；蜀出中原，先渡瀘水。控遠與綏，邇不同功。討貳與貪，功不同道也。西楊主議，寧德格苗劉球，上書不稱荒服，或亦朝夕濁亂，內憂群小。北敵陸梁，外憂方大，文子不願楚敗，山濤方懼吳亡。大臣之用心，固如是耶？若乃長駕遠馭，則亦公孫弘之罷，胡方淮南安之諫，閩越者也。蔣貴王驥，初下麓川三路，分進斬首三千，思任竄緬，僅以身道再攻平緬，五營並進，焚其援舟，思任父子又竄孟養，然而緬人內懼，傳首京師，勒石金沙，誓臣石爛。此亦勳著，然功高銅柱，豈僅唐蒙夜即相如印笮者乎？然史稱其起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冒躡五等，橫被冕玉，嗟呼！陳湯貪贖曹翰，凶殘武臣之故態，而屯守之說不行，飛輓之煩不給，此則其智遜金城而功比貳師者已。

平浙閩盜

英宗正統七年十二月，麗水盜陳善恭、慶元盜葉宗留、合眾盜福建寶峰場銀冶，命浙江福建有司捕治之。十二年春二月，葉宗留聚眾盜掘少陽坑，數月計所獲微甚，棄去。九月，率眾之雲山，遍掘諸坑，場無所得，還慶元居數日，往政和少亭坑，亦不給掘，用謂其徒曰：以吾之眾，即索金於市，易耳，何至自疲山谷間，常苦不給也。眾從之時已數百人，遂掠政和縣及村落，還慶元，號召得千餘人，遣召龍泉良葛山人葉七為教師，訓練武藝。由浦城劫建陽，所過焚掠從者，益眾，遂掠建寧官民，皆逃匿，分眾截車盤嶺山，恣行旅斷絕。十三年夏四月，福建沙縣鄧茂七反，自稱閩王，命都督劉聚為總兵，陳詒劉德新為左右參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討之。茂七江西建昌人，初名鄧雲，豪傑為眾所推，殺人亡命入閩，至寧化縣，依豪民陳正景，易名茂七，聚眾集會常數百人，遠近商販至皆依之，漸恣橫，頗指殺人。先是御史柳華按閩，檄各郡縣令村落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為什伍，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為長嘗佃人田，例輸粟，主家餽少物，茂七令毋餽，而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訟之不受縛，乃下巡檢追捕之，因殺弓兵數人，聞於上官，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略盡，懼討遂刑白馬，歃血誓眾，舉兵反游兵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萬餘人，自稱閩王，與正景率黨劫上杭，還攻汀州，為推官王得仁所敗，三戰正景被擒，送京師斬之，獨茂七黨盛不可制，至是率其黨據杉關，劫商旅，遂攻先澤縣，大掠順流下，即武官民

悉逃匿。至順昌據之。賊去。邵武官軍始復入城。順昌官民亦入保。邵武時福建參政宋彭交趾人。與中官多故。舊侵漁萬計。賄王振得為左布政使。抵任將責償焉。小民苦為所迫。於是尤溪。爐主蔣福成號集居民貧人無賴者。悉歸之。旬日有眾萬餘。遂襲尤溪。據之。與茂七聲相聞。將劫沙縣。及延平。延平上其事。御史丁宣偕藩臬諸使至延平。遣同知鄧洪等帥兵二千往沙縣勦之。福成遂與茂七合。官軍殲焉。丁宣乃遣使招諭令解散得免。死茂七笑曰。吾豈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據建寧塞二關。傳檄南下。八閩誰敢窺焉。殺貴書使者。據貢川及玉臺館。縮置里圖甲役。遂據沙縣。勢益猖獗。御史張海始至延平。遣都指揮張某率兵四千往勦之。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道隘。賊僅二十餘人。伏左右村店中。俟兵過且盡。都指揮後殿至。賊伏猝起。舉排柵塞道。前驅不可返。從兵不數十人。賊遂搏都指揮。並其從兵皆殲之。前驅兵覺還禦之。無及。賊登山擁眾。喊聲官軍大潰。茂七進攻延平。張海登城諭之。有緋衣賊曰。我曹苦富民魚肉。有司不我直耳。如朝廷宥我。且立散乞免徭。三年都指揮范直等戰於城外。眾潰。真與指揮彭寶等俱死。御史上其事。請兵討賊。上乃召都御史張楷至。面諭以閩賊猖獗。狀令偕都督劉聚。陳榮等往討之。九月。張楷等師至南畿。分遣劉得新率兵由江西道。建昌會邵武。楷率兵由浙入閩。十一月。指揮戴禮擊葉宗留斬之。禮與都督陳榮亦戰死。初。張楷奉命討鄧茂七。至廣信。以葉宗留道使留不敢進。福建遣使促楷師。浙江藩臬諸司請楷便宜移兵擊宗留。江西御史韓雍亦言宗留近在咫尺。門庭之寇。皆國家事。豈可畫疆而計耶。楷不知所從。指揮戴禮願往勦之。楷乃命率兵五百往都督陳榮。謂楷曰。受朝命討賊。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通。大軍密通。二寇逗遛不進。乃遣一步將往朝廷知之。何所逃罪耶。楷然之。遣榮以二千人率禮等往禮先驅。賊遇於黃柏鋪。麾兵擊之。死傷相半。宗留衣緋。率眾前中流矢死。官兵不知為宗留也。賊退奔入山。復擁葉希八為渠魁。劫車盤嶺。悉眾駐。三都欲回浦城。會陳榮兵亦至。併戴禮軍。搜山至玉山。十二都中伏。榮禮皆死。葉希八焚浦城。還龍泉。眾數萬人屯雲和麗水。陶得二陳鑑湖。俱率眾從之。楷聞報方益兵進。而劉得新已率江西兵敗茂七於建陽。道始通。楷聞道遂入閩。會劉得新等取道建寧。十二月。守備處州監察御史朱瑛計擒賊黨。周明松等尸於市。時葉宗留黨周明松等四出剽掠。金華武義崇安鉛山諸縣朝廷慮其與閩寇合。命瑛及中官分守要地。瑛榜諭脅從。示以禍福。降者甚眾。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於慶元。謀報賊首黑面大王。領眾三萬來劫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瑛。不為。動立誅明松等尸於市。賊聞之。遂巡遁去。鄧茂七遣別將陳敬德吳都總等由德化永春安溪冠泉州知府熊尚初逆戰。

於五陵坡兵敗被執不屈死之 以建寧知府張瑛為福建右參政鄧茂七以二千餘人攻建寧瑛率建安典史鄭

烈鄉兵吳保等合都指揮徐信分道乘霧襲斬五百餘拔其寨故有是命 十四年春正月上以閩師久無成功命寧陽侯陳懋為征南將軍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祿為左右副總兵都督范

雄董輿為左右參將尚書全濂總督軍務大監曹吉祥王瑾監軍御史張海丁宣紀功率京營及江西浙江諸處大

軍討之未至茂七等攻延平久餘賊至太平驛副使邵宏譽等率兵與賊戰射死百餘人軍士亡者倍之以捷聞初

賊於近城五里許斷橋為守道阻不通劉得新既敗賊張格乃遣使諭之降其黨黃琴等三十餘人令復業禁諸民

不許復私仇建陽路既通沙縣賊首張絲孫至延平降又引從賊羅汝先等詣楷願殺賊贖罪且云賊敗後皆據險

自衛必欲取之吾為公說令攻城公悉大軍擊之吾為內應可覆也許之賊首劉宗羅海郎七等俱茂七偽將掠財

聚陳山寨黃琴等計擒之詣軍門械送京師楷遂益兵趨延平遇賊攻城擊殺千餘人賊眾稍却茂七等復移兵寇

建寧參政張瑛與賊戰死之於是楷等遣建寧賊遂退保陳山 二月賊復下山攻延平蓋張絲孫羅汝先誘之出

也楷以浙江軍伏後坪南京軍伏後洋江西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軍素為賊所易者出城挑之賊乘洋橋竟進

伏起炮作合擊大破之官軍乘勝進殺擒數十人茂七中流矢死乃斬其首函之馳露布以捷聞而寧陽侯陳懋等

大兵亦繼至楷等至順昌諸處慰撫居民餘賊復擁茂七兄子鄧伯孫聚後洋或散走各分據山岩平江伯陳祿等

分道捕之賊據九龍山楷遣兵二千出山後戒之曰明日賊必空寨攻我若疾入其寨據之比旦賊視營兵少果至

官軍雖眾不能越馮公嶺迫我矣眾從之遂掠處州守臣遣使從溫台告急於杭州御史命都指揮沈麟參議耿定
僉事王定帥兵四千至處州擊之諸守臣復遣使詣省告急御史盛琦黃英先後以聞朝廷命都指揮徐恭為總兵
孫鐘陶瑾為左右參將工部尚書石璞督諸軍討之會沈麟耿定王晟率千戶楊清等擊賊麗水敗沒徐恭率兵二
千馳至處州亦守城不敢出賊攻處州聲言取金華時楷等兵尚未至葉希八分犯江西廣信境永豐知縣鄧顯
死之時賊侵上饒顯奉張楷檄禦却之賊大至或勸其走不聽遂被執不屈罵賊死陳鑑湖破松陽龍泉也金山
岩分劫青田武義義烏東陽自號太平國王改泰定元年麗水縣丞丁孟以老人王世昌等入賊巢諭鑑湖降之進
宣處州府同知世昌等授巡檢鑑湖至京錮錦衣獄有詔鑑湖擬死免其妻子民兵張祐王應參王金禮等亦殺賊
千餘人獲皮甲八百上俱授巡檢責尚書石璞總兵徐恭玩寇五月張楷入浙至衢州僉事陶成往迎之陳危急
狀時處州城中乏食諸將登陴而泣楷分兵水陸並進至蘭溪御史黃英林廷舉來會請速進兵至金華令軍中製
竹笆數百面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鎗乃兼程進至處州界知府陸鍾等來迎至銅山寺駐師賊陽遣人
求撫實現之耳遂給榜示付之去時官兵陣於平地賊眾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回趨馬軍
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百人持鎗者多為竹笆所制蓋鎗人竹障急不得出悉被擒獲賊敗潰斬
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初賊勢甚迫僉事陶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詞懇惻賊
黨環眾悚聽多率其黨降惟陶得二殺使者引餘黨入山中至是千戶沈俊謂其部下多麗水鮑村人父子兄弟陷
賊中者眾有何受等三人自言於陣前見其親屬今欲招撫請以此三人往可得也楷從之令齋榜入山反覆譬曉
詞亦過狗楷至以老母百口與誓陶得二乃先出見楷優賞加資令歸山中同賊首葉希八楊希陶東倫率其黨十
餘人來見楷納其降帖令復業始知前黃柏鋪緋衣中流矢死者即葉宗留也明日受等三人又招得賊首余海
四陳川十餘家等三百餘家出降亦許令復業六月上下璽書諭張楷相機勦撫之宜楷等奏報賊前後聽招撫
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疏既上賊首陶得二等回山復疑懼擁眾如故欲以書招楷入楷亦復書諭之
景帝景泰元年五月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麗水青田諸縣進攻武義武義無城郭副使陶成力禦之賊銳甚麾
下勸稍却以避其鋒成不可帥兵更進戰自辰自申俄而城中火起兵潰成策馬突陣死之成有威惠屢捍海寇有
功至是死民思之不置未幾復得璽書諭楷等將已降賊令所司撫處廣布恩惠戒官吏勿相激擾不聽撫者調兵

勦滅借復遣郡邑成倅等官賞入山再招之陶得二等始聽招盡焚其岩出降餘黨因陶得二降悉解散復業所司
隨在撫諭之楷等乃班師露布以聞楷還京會帝北狩舊經事大臣多陷沒廷議楷無功追論下於理議上以寇平
功贖罪得放歸

二年秋七月鎮守浙江福建侍郎孫原貞以處州盜平奏析麗水青田三縣置雲和宣平景寧三縣福建置永安壽
寧二縣從之

谷應泰曰浙東入閩道險而狹迤邐千里山勢峻嶮灌木翁翳糾紛盤互不逞之徒往往跳穴其間內可以聚
糧糧下可以伏弓弩急可以遠遁走緩可以縱割掠以故浙閩多寇盜好作亂長吏不敢問將兵者難撲滅地
險然也又况括蒼諸坑頗產貢金推埋嗜利者因緣為奸趨之如鶩聚眾益多以故慶元葉宗留以千餘人攻
政和此亂之始也然其由浦城劫建陽則自浙犯閩攻上饒破永豐則自浙犯江而葉希八又焚浦城屯雲和
麗水則自閩還犯浙矣其時閩地鄧茂七反孟化蔣福成反尤溪莫不據地稱王摧鋒陷敵擁眾萬餘轉戰數
郡比之於浙為尤溪焉昔武帝之時東甌閩越治兵相攻遠濶阻深尚煩漢救而使其合兵連橫侵暴吏民咸
陽雖遠可付之度外耶於是中丞張楷銜命督師劉聚陳榮分兵進討既而榮既敗沒賊又滋蔓宗留雖死明
松復來希八未忘鑑胡更作何具淮裔煽亂徐戎並興甲午祠兵魯師欲潰乃始一侯二伯授鉞南征六將兩
璫協謀東伐猶之赤眉敗禹更命馮異盧循推殺還仗宋公雖望桑榆之收亦若潢池之酷矣所幸者閩寇自
閩浙寇自浙地雖旁掠勢不交通取虞取號此成擒耳假令浙寇北下婺州東收廣信閩寇南驅光澤西薄建
昌聯師有犄角之形事成有中之約則八閩既困江浙亦搖而更待朱瑛橫格鉛山中官分守要地不已晚
乎雖其後福成茂七先後並殲希八鑑胡同歸歛附東陵渠帥次第盡矣而獨參政宋彰者輸賂王振青備閩
閩民苦誅求盜所自起五年之間村落為墟赤羽徵兵青銅轉餉土木之妖先萌內地奸闖柄政禍如是乎至
於陶得二屢叛而貸死張楷捷奏而下獄蓋二以楷庇獲全楷以振黨受過刑賞失中亦云成矣若夫孫原貞
條奏浙增雲宣三邑閩置永壽二縣犬牙相錯取險之規也但磴道素多桎杻群盜易於伏莽黃門雜髮蠹乃
不生馬援伐樹寇遂永絕原貞之策乃更不及此耶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二

土木之變

癸亥正統八年夏四月瓦剌太師順盛王脫歡死子也先嗣自脫歡殺阿魯台并吞諸部勢浸強盛至也先益橫屢犯塞北邊境自此多事

十二年春正月巡撫宣大僉都御史羅亨信上言瓦剌也先專候驛端圖入寇宜預于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奏聞兵部尚書鄭廷畏王振不敢主議時參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川七縣之民三丁籍一兵又有勅令軍餘盡撥屯糧量畝起科亨信奏言瓦剌方驕邊民疲甚兼以邊地饑薄若如所言是絕衣食而逼其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詔從之

十四年春二月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詐稱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使回報遂失和好先是也先圖人入首通事輩利其賄告以中國虛實也先求結婚通事私許之朝廷不知也至是貢馬曰此聘禮也答詔無許姻意也

先益媿忿謀寇大同夏六月丙辰夜雷電大震風雨驟至謹身殿火起延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燬自王振擅權災異疊見振畏不警畏恨恣愈甚且諱言天變時浙江紹興山移於平地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遍生奏入不省陝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山移有聲三日不絕移三里不敢詳奏黃河改往東流於海滄沒人家千餘戶

又振宅新起未踰時一火而盡南京宮殿火是夜大雨殿基上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天下秋七月也先圖犯邊其勢甚張侍講徐理語其友劉溥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子南歸皆重遷有難色理怒曰爾不急去不欲作中國婦耶

乃行八日也先大舉入寇兵鋒銳甚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邊報日至乃遣附馬都尉并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太監王振勸上親征命下二日即行事出倉卒舉朝震駭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成國

公朱勇率師以從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鄭廷學士曹鼐張益等扈征吏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群臣伏闕懇留不允十七日命太監金英輔鄭王居守每旦於闕左門西面受郡臣謁見遂偕王振并官軍五十餘萬人至龍虎台駐

營方一鼓眾軍訛相驚亂皆以為不祥明日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風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隨駕諸臣連上章留振怒悉命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伴避誘師深入八月戊申朔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

行鄭廷請回鑾振矯旨令與王佐隨老營焚乘馬蹀躞而前墜地幾殆王佐竟日跪伏草中請還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於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

可輕進振怒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於是并源等報敗踵至會暮復有黑雲如繖罩營雷雨大作王振惡之會前軍西
 宣侯朱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勢決不可行振始有還意明日班師大同總兵郭
 登告學士曹鼐等車駕入應從紫荊關庶保無虞王振不聽振蔚州人因欲邀駕幸其第既又恐損其禾稼行四十
 生復轉而東還至狼山追騎且及十三日庚申遣朱勇等率三萬騎禦之勇無謀進軍鷄兒嶺敵於山兩翼邀阻夾
 攻殺掠殆盡是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曉去懷來僅二十里眾欲入懷來以王振輜重千餘兩未至留待之鄭瑄再
 上章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不報又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瑄曰我為社稷生靈
 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出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敵衝十四日辛酉欲行敵已逼不敢動人馬不飲水
 已二日飢渴之甚掘井深二丈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為七先所據七先分道自土木傍麻谷口入守口都指
 揮郭懋拒戰終夜敵益增時楊洪總兵在宣府或勸洪急以兵衝敵圍駕可突出竟閉城不出十五日壬戌敵遣使
 持書來以和為言遂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北使偕去振急傳令移營踰壘而行迴旋之間行伍已亂南行
 未三四里敵復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逸勢不能止鐵騎蹂躪而入奮長刀以砍大軍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殺眾裸
 袒相蹈藉死敵野塞川官侍虎賁矢被體如蝟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被擁以去英國公張輔尚書鄭瑄王佐
 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皆死從臣得脫者蕭惟禎楊善等數人軍士脫者踰山墜谷連日飢餓僅得達關驛馬
 二十餘萬並衣甲器械輜重盡為七先所得太監喜宣降于七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初師既敗上乃下馬盤膝面
 南坐惟喜宣隨侍有一胡索衣甲不與欲加害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擁出雷家站見七先之弟賽刊王上
 問曰子其七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問其語大驚馳見七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
 子乎七先乃召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二人見大驚曰是也七先喜曰我常告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果有此勝問眾
 何以為計其中一人名乃公大言曰天以仇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七先為那顏那顏者華言大人也
 安用此人在傍推其面曰去因力言兩軍交戰人馬必中刀箭或踐傷壓死今大明皇帝獨不踐壓中刀箭而問那
 顏問我等無驚恐怨怒我等受大明皇帝厚恩賞雖天有怒推而棄之地下而未嘗死之我等何反天那顏若遣
 使告中國迎返天子那顏不有萬世好男子名乎眾皆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於是七先以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令
 護之時惟校尉袁彬侍命彬遣前使臣梁貴持手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城閉不可入鮑之上守臣遣

人送至京。以是夜三更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私告語驚懼。由朝是敗。卒裏創擊。至訊之。皆不知上所在。是日皇太后遣使持重寶文綺。載以八騎。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詣也。先請還警軍。駕不報。谷應泰曰。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裔。及其季也。保境固圉。毋生戎心。是故馬邑之誘。加罪王恢。鄧支之誅。靳封延壽。蓋以勒兵遠畧。輕開邊釁。非細故也。況乃撐犁之帳。甫逼關門。而黃屋之尊。自為鎖鑰。晉武帝深窺姑孰。趙武靈突入咸陽。誰實謀國。而乃身試不測之淵。輕入虎狼之穴哉。若夫英宗踐阼。王振擅權也。先築駮狡馬。啟疆其時。如羅亨信之議。備土城石亨之撥軍屯種。則先事之防也。王直之伏闕。懇留鄭瑄之堅請。回鑾。王佐之草間跪伏。則臨事之救也。而王振威福。自擅從來。日久銳意親征。有進無退。豈真楚國聯師。滅此朝食。驃姚報漢。無以家為者乎。乃從來嘯笑。竊弄者。必須假禦侮以固王恩。而勢焰炙手者。易於倖邊功以邀富貴。此振之所以據鞍顧盼。走死地如驚耳。至於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十室之邑。可以免難。而英宗是時。勸駕之言。易入。斷鞅之議。不行者。毋亦文皇自征。瓦剌狃於易與。而宣宗自將待邊。又所親見者耶。以故追戎濟上。專目魯公。北伐令支。羣推小白。然而天時人事。則有異焉。方其天變見於上。地變見於下。南宮荆棘。北殿塵灰。比於梅福之金鐵。皆飛宗周之三川告亡。此何景也。至龍臺而一軍皆亂。出居庸而連宵風雨。薄大同而僵屍滿路。比於符堅之犬。噪宮門管子之鼙鼓。皆濁此何兆也。建夫井源。敗衄踵至。朱亮全軍覆沒。而振始還屯。左次定議。班師嗚呼。晚矣。蕩陰之血。酷於染衣。平陽之辱。幾於執蓋。徒使師武臣封尸俱死。諸大夫羞舍無從。楚三尸之眾。見懷王以何期。銳司徒之妻。歎吾君之不免。幸而共和行政。叔武入守。適來那顏之怒。不用乃公之謀。則貨匪居秦壁。還入趙矣。不然而皇太后遺賫重寶。錢皇后盡括宮中幣。與地同盡。人與幣俱往。徽欽之禍。復見於茲。雪窖冰天。魂終漠北矣。然予嘗論之。寇準統學術。可以戰。而真宗受盟。王振少方略。不可以戰。而英宗驟舉。是則澶淵之會。以重發而獲功。土木之變。又以輕為而至敗耳。彼王振倡謀。喜盜反噬。雖一死沙場。一膏斧鑕。而罪浮罄竹。報不敵辜。宜乎靖康誅重寶。而賈生之書。必欲縛中行說。而答其背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三

景帝登極守禦
英宗正統十四年。秋八月。上北狩。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諭曰。皇帝幸六軍。親征已命。邸王臨百官。庶務久曠。今

特勅邸王總其事群臣其悉啟王聽令辛未太后詔立皇太子。見深為皇太子時年二歲命邸王輔之詔天下曰邇者寇賊肆虐毒害生靈皇帝懼憂宗社不遑處躬率六師問罪師徒不戒被留王庭神器不可無主茲於皇庶子三人選賢與長立見深為皇太子正位東宮仍命邸王為輔代總國政撫安萬姓布告天下咸使聞知癸酉邸王臨午門言官大臣次第宣讀彈劾王振啟章言振傾危宗社請滅族以安人心若不奉詔群臣死不敢退固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使將闔門眾隨擁入有令旨籍沒振遣指揮馬順往眾曰順振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鑑時太監金英傳旨令百官進眾欲捽歐英英脫身入馬順從旁叱百官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捽順首曰馬順往時助振惡今日至此尚不知懼眾爭毆之或就脫順鞭撻擊躄立斃順眾又索振黨內使毛王二人英捽令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東安門軍士猶爭擊不已逾時執振姪錦衣衛指揮正山反接跪於廷眾唾罵之於是眾競喧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百官既毆殺順益恟懼不自安王亦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攬王衣曰殿下止振罪首不藉無以泄眾憤且羣臣心為社稷耳無他王從之降令旨獎諭百官歸蒞事馬順罪應死勿論眾拜謝出是日事起倉卒賴謙鎮定謙排眾盟王入袍袖為裂既出吏部尚書王直者篤老臣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丙子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陳鑑奉令旨竊振並其黨彭德清等家振第宅數處壯麗極宸居器服珍玩尚方不及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高者七八尺金銀十餘庫馬萬餘匹皆沒官鬻山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暨山弟林等皆從駕死於兵太后命以于謙為兵部尚書二十三日也先擁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上都督郭登閉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等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宣同出見獻蟒龍袍上以賜伯顏帖木兒及也先弟大通漢英王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飢可令刈以入城又曰也先聲言歸我情偽難測且嚴為備從騎叩城下索犒軍資并內官郭敬等金銀共萬餘兩來迎駕既獻復不應初也先來索賂郭登曰此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駕營入城此為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刀因擁上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祿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沮者既淹久寇覺驚擾而去時登練兵整武誓以死守大同將士咸感奮屢出奇挫敵故以孤城得全也先擁上道宣府總兵楊洪閉城門不出事聞達洪繫詔獄上出塞過貓兒莊九子海子歷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馬上始入也先營也先拜稽首侍坐設宴令妻妾出上壽歌舞為樂仍

奉上居伯顏木兒營寨去也先營千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見上亦如也先禮也。先屢欲謀害會夜大雷雨震苑也先所乘馬謀乃沮且加禮馬。袁彬侍左右頗知書性警敏。又有哈銘者先隨侍臣吳良羈留在北至是亦與彬同侍。又有衛沙狐狸者亦隨上至。漠北供薪水勞苦備至。二十九日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幼冲邸王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時議者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王再辭讓眾請遵太后命允之遂擇日行禮。九月戊寅朔上在迤北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使還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幣二百匹賜也先。癸未邸王即皇帝位。尊上為太上皇。詔赦天下。改明年為景泰元年。也先復遣使致書辭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見帝泣言曰冠賊不道勢將長驅深入不可不預為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設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城九門宜用都督孫燧衛穎等給領兵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等分出巡視勿致疏虞。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毋為寇掠。通州壩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寇。今在官者悉詣關支准為月糧之數庶幾兩得帝嘉納之。以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並為副都御史分守居庸紫荆等關以薛瑄為大理寺丞分守北門命侍講徐理楊鼎檢討王詢等行監察御史事分鎮河南山東等處要地撫安軍民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調警調用。起楊洪石亨於詔獄命洪仍守宣府亨總京師軍馬亨有威望方面鉅軀鬚垂至膝先協守萬全坐不救乘輿械繫於獄至是以于謙言赦出之使總京營兵馬贖罪。十月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為名與可汗脫脫不花寇紫荆關京師戒嚴先是太監喜宣故韃靼也土木之敗降於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為彼嚮道奉上皇入寇。七日至大同城下守臣郭登曰賴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也先知有備不攻去九日至廣昌破紫荆關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洵人無固志赦交趾敗績論死成山侯王通為都督陞鴻臚寺卿楊善為副都御史協守京城太監興安問王通計將安出通以挑築京師外城濠為對興安鄙之侍講徐理方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太監金英召徐理問計理曰驗之星象歷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英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理妄言當斬太監金英宣言於眾曰死則君臣同死有以遷都為言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告諭固守之議始決謙聞寇迫關思各處芻粟數萬計恐為敵資急遣使焚之然後奏聞或請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三十四

姑侍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皆據之適齋以盜糧耳獨不見宋牛駝岡事乎眾皆是之 己卯七先長驅至京
 城西北關外命石亨等軍於城北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鏗軍於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城而陣
 以交趾舊將王通為都督與御史楊善守城時眾論戰守不一主將石亨欲盡閉九門堅壁以待賊鋒謙曰不可賊
 張甚矣而我又先弱是愈張也乃率先士卒躬環甲胄出營德勝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百
 倍尚寶司丞夏贈陳四策一謂寇多騎長於野戰短於攻城且堅壁勿戰使之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一謂
 寇深入宜令死士夜襲其營設伏內地以待追者一謂寇即舉國入犯邊無所禦宜分邊兵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
 謂我軍依城為營退有所歸宜以三隊為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殉不斬者同罪使士知畏法詔趨行之喜宣
 嘖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眾莫敢出乃以通政參議王復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朝
 上皇於土城廟也先伯顏帖木兒擐甲持弓矢侍上皇復等見上皇進書勅上皇視漢字書也先視番字勅也先曰
 爾皆小官急令王直胡焚于謙石亨來上皇諭復榮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二人辭歸寇益四出剽掠焚三陵殿
 寢祭器逼宣武門南逾蘆溝橋散掠下邑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莫能支矣大學士陳循等疏請
 勅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又請旨募斬也先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偽作喜宣與太監興安
 書云約誘也先入寇欲乘其孤軍取之書為也先避卒所獲也先頗疑喜宣既而宣府遼東兵至軍大振時諸軍二
 十二萬列城下寇見大軍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謙設伏空屋遣騎誘之遂以萬騎來薄伏發敗之石亨出
 安定門與其從子彪特巨各突入中堅所向披靡敵却而西亨追戰城西復却而南彪率精兵千人誘寇至彰義門
 寇見彪兵火逼之亨率眾乘之寇敗走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眾都督孫鏗禦寇西直門失利諸將
 不相援鏗急叩門求入給事中程信監軍西城言鏗小失利即開門納鏗賊益張人心益危乃閉城趨鏗戰寇逼城
 鏗兵走死地亦附城戰信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噪鎗炮佐鏗毛福壽高禮住援禮中流矢石亨兵亦至
 乃引退於是也先知我有備氣稍沮于謙使謀謀知上皇移駕遠命石亨等夜舉火大砲擊其營死者萬人也先以
 上皇北遁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遁也先出居庸關伯庸帖木兒奉上皇出紫荊關諸將分兵躡其後石亨
 與從子彪復破寇於清風店孫鏗楊洪范廣逐寇至固安又捷奪回人口萬餘時寇騎散掠各郡不過百餘騎驅人
 畜以自衛望之若萬眾然猶殺官軍數百人洪于俊幾為所獲上皇出紫荊關連日雨雪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

以兩脇溫足。一日晨起謂銘曰：汝知乎？汝夜手壓我臂，我俟汝醒乃下手，因言光武與子陵共臥事。銘頓首。上皇夜出帳房，仰觀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上皇使哈銘致意伯顏，妻令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婦人何能為？然官人洗濯我侍巾，脫亦當進一言。伯顏嘗因獵得一雉，並酒一自來獻銘。時設喻慰上皇，勿憂或成疾。時也先聲言欲送上皇還，眾遂主多和。于謙獨排眾議曰：社稷為重，君為輕。遣人申戒各邊將毋墮賊計。命尚書石璘鎮守宣府，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僉都御史王斌城昌平，都御史耶來學提督京師軍務。平江伯陳豫守臨清，副都御史羅通守山西。

景帝景泰元年春正月，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賀節，進冬衣。上謂必能識太上皇帝者，始可行。群臣懼，謝罪事遂寢。大同總兵郭登敗寇於栲栳山，寇入大同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有報云：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掠回。登召諸將問計，或言賊眾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思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即欲自全，得乎？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眾，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二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寇數千，為一時戰功第一。登為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在大同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戰，未曾挫衄。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設為夾地龍飛天網，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人馬死者數十。賊傳以為神。云時也先分調各部，搜邊先謀敗之。於宣府杜忠敗之於偏頭關，王翺敗之於遼東，馬昂敗之於甘州。脩城堡，簡精銳，各邊皆有備。石亨、佩大將軍印巡邊，石彪、楊俊亦間出中國，勢遂振。閏正月，叛人小田兒伏誅。小田兒為也先鄉導，雜使中來，矚虛實于謙授計。侍郎王禕就大同道誅之。二月，叛臣喜靈伏誅。靈懷二心，教也先擾邊，且不欲送上皇還。上皇深惡之，靈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上皇急救之，乃免。彬與上皇謀遣靈傳命入京，令軍士高譽與俱，密書擊靈，解開。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宣府，參將楊俊出與靈飲，城下，磐抱靈大呼，後縱兵遂縛靈送京誅之。也先聞靈誅，與賽刑王等分道入犯。三月，也先賽刑王寇大同，陽和、大同王寇偏頭關。答兒不花王寇亂崇濤，鐵哥不花王寇大同，八里店鐵哥平章寇天城，脫不花王寇野狐嶺，并萬金。夏四月甲戌，戶部尚書金濂等議寇騎犯邊，大軍失利。

遺有馬營獨石龍門鵬等處獨宜令督儲侍郎劉璉提督軍務副都御史羅通及宣府總兵朱謙遊擊楊能會計從運宣府從之。都督楊俊請大舉出塞。大同宣府列營堅守為正兵。獨石偏頭乘間設伏。為奇兵。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出塞逐北。而犁其王庭。可以得兵于謙曰。報仇雪恥臣等職也。願與兵舉事。係社稷安危。即如後所言。萬一我軍出塞。賊以偏師縶我。而別遣部落間道乘虛入寇。是自撤藩籬。非萬全計。臣愚未見其可。上從謙議。大同參將許貴請遣使賙幣以款寇。兵而徐為討伐計。于謙曰。前者固非不遣使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遣而寇騎已至關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遣而不獲。徵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而齧我。何似而可言。和況也。先不恭戴天仇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幣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賈介冑之臣。而委靡怯法。當誅。是時上任謙方專。既疏入。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也先不得挾眾相恫喝。抱空名不義之質。始謀歸太上矣。謙報也。先逼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雁門關。烽火連屬。眾皆恐。請大發兵援之。于謙策也。先大隊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脅我。乃上方畧授石亨使皆堅壁。而今各營秣馬。厲士若將大舉者。仍遣延綏總兵帥騎渡河于保德州。設伏截殺從之。已而賊果不至。于謙以畿輔諸州郡兵力卑甚。乃有宿兵奏遣都指揮陳旺石端王信王竑等分屯涿鹿。真定保定易州諸處。而以右都督楊俊帥馬。久之皆屹然重鎮。五月乙巳。巡撫山西都御史朱鑑奏也。先分道入寇。請令關隘守將晝地救援。寇犯河曲保德岢嵐宜令偏頭關策應。犯靈化靜樂忻州定襄太原清源交城文水宜令山西策應犯五台煩峙崞縣宜令雁門關策應。其石州靈鄉宜令汾州守備分兵設守從之。武清侯石亨奏寇騎六萬圍代州官軍出戰有斬獲。又分營雁門關一路恐侵京師。下廷且議黃花鎮鞞口外衛西北邊境內護陵寢京師宜益兵守備從之。仍令兵部稽在京軍馬數以聞寇騎犯宣府總兵都督朱謙等率兵力戰却之。官軍陣亡者百四十人。都督江福等兵應援不利殺傷百餘人。兵部言通事馬雲馬青先奉使迤北。許也先細樂伎女。又許與中國結婚。皆出自指揮吳良致開邊釁。請實諸法詔下錦衣衛鞞之。立京團營操法。初太宗以北伐。故宿重兵燕中。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精銳。略盡。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然不相統一。每遇調護。號令紛更。兵將不相識。于謙尚言兵冗不練。遇敵輒敗。額四十餘萬。非盡可用者。徒費大家米。於是即諸營選馬步驍悍者十五萬。分為十營。每營各以都督領之。五千人為一小營。營以都指揮領之。團操以備警急。是為團營。而以謙總督列侯石亨楊洪柳溥為總兵。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等監之。餘步騎歸三大營。曰老營。自是兵將相識。

每出征即令原管都督領之故號令歸一洪亨皆老將宿習而亨尤為貪縱謙威令嚴密目視指屈口奏悉合機宜亨等雖為大帥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顧顧首而已 戮左都督楊俊後楊洪子也恃勇桀驁不馴先備獨石馬營等處土木之變棄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入城皆不守既而命為參將帥兵巡哨懷來等處復報調永孟守備官軍於懷來將永孟城西門砌塞于謙劾其方命專權擅作威福詔宥不問俊又以私怒都指揮陶忠杖撻死父洪懼福奏取俊還京隨營操練既至謙併劾其獨石棄城喪師辱國及懷來私仇極死邊將之罪謂非誅俊無以懲戒將來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於是連繫法司議罪斬於市 阿刺遣使貢馬請和邊臣留之懷來以聞是時韃靼政事也先專之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為可汗兵少知院阿刺兵又少君臣鼎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弊則均受及也先欲和恥屈意陰使阿刺等來言於是禮部會議請遣太常少卿許彬錦衣都指揮同知馬政譯來使情偽彬等言也先果欲議和罷兵且奉還上皇奏至帝問尚書學士陳循曰也先可和耶循曰遣而備之上曰然乃降璽書厚賜阿刺數也先挾詐義不可從即阿刺必欲和好待瓦刺諸部落北歸議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戰也 六月吏部尚書王直等言也先遣使請上皇還京蓋上下神祇陰誘其衷使之悔悟伏望皇上許其自新遣使臣前去審察誠偽如果至誠特賜俯納奉迎上皇以歸不復事天臨民陛下但當盡崇奉之禮庶天倫厚而天眷益隆上曰卿言甚當然此大位非我所欲蓋天地祖宗宗室文武羣臣之所為也自大兄蒙塵朕累遣內外官員賫金帛迎請也先挾詐不肯聽若又使人往恐假以送駕為名羈留我使率眾來犯京畿愈加蒼生之患卿等更加詳之勿遺後患上皇駕至大同先是也先入寇聲言選戰馬南歸是日至大同定襄伯郭登奉上皇設計於城月門裏具朝服以候潛令人伏城上俟上皇入即下城開板既及門冠覺之遂擁上皇退去 武清侯石亨言雁門關一帶山口雖已築塞賊猶漫山徑過須斷其半山可行之處京城四面宜築墩臺以便瞻望署都督僉事劉鑑言京師與懷來止隔一山請自懷來築烟墩直至京師土城遇事舉火以報從之 秋七月也先屢以和議不成復俾其知樞密院阿刺為書遣參政完者脫歡等五人至京師請和禮部議尚書胡濙等奏奉迎上皇帝不允次日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寇絕而卿等屢以為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對曰上皇蒙塵理宜迎復乞必遣使勿使有他日悔帝不憚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馬今復作紛紜何眾不知所對於謙從容曰大位已定孰敢他議答使者冀以舒邊患得為備耳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群臣出文華門太監與安傳呀曰孰堪使者有

文天祥富弼乎。眾未答。王直面赤厲聲曰：是何言。臣等惟皇上使誰敢勿行者。安語塞。入復時李實任禮科都給事中。帝命與安傳旨欲遣之。對曰：實不才。然朝廷多事。安敢辭。與安入復命。遂以李實為禮部右侍郎。即充正使。羅綺為大理寺少卿。充副使。馬顯授指揮使。為通事。上御左順門。召實等面諭曰：爾等見脫脫不花。先言立有體上遺書。脫脫不花可汗曰：我國與可汗自祖宗來和好。往來甚厚。往年奸臣咸使臣賞。遂失大義。遮留朕兄。今各邊奏報。可汗尚留塞上。殺掠人民。朕欲命將出師。念彼此人民。上天赤子。可汗殺朕人。朕亦殺可汗人。與自殺何異。朕不敢恃中國之大。人民之眾。輕於戰鬪。恐逆天也。近得阿剌使奏言。已將各路軍馬。約束回營。是有畏天之意。深合朕心。特遣使齎書幣達可汗。其益體朕意。副天心。復降璽書諭也。先及阿剌遣可汗也。先阿剌白金文綺時。閣臣及府部諸臣承上意。止言息兵。講和。不及迎復。上皇意實等遂偕完者脫歡行。以十七日至也。先營地名失八兒兒。既見也。先讀書。羅畢。乃引見上皇。上皇居伯顏帖木兒營。所居種毳帳。服食飲皆糴酪牛車一乘。為移營之具。左右惟校尉袁彬暨哈銘侍實等。見上皇泣。上皇亦泣。上皇曰：朕非為遊畋而出。所以臨此者。王振也。因問太后。皇上皇后俱無恙。又門二三大臣。上皇曰：曾將有衣服否。實等對曰：往使至。皆不得見天顏。故此行。但擬通問。未將有也。實等乃私以所有楨榘常服獻。上皇曰：此亦細故。但與我國大事也。先欲歸我。卿歸報朝廷。善圖之。倘得歸。願為黔首。守祖宗陵墓足矣。言已俱泣下。實等因問上居此。亦思舊所享錦衣玉食否。又問何以寵王振至此。致亡國。上皇曰：朕不能燭姦。然振未敗時。群臣無肯言者。今日皆歸罪於我。日暮實等歸宿也。先嘗酌酒相待也。先伯顏貂裘胡帽。其妻珠緋覆面。垂肩盜酪。孟肉。吏互彈琵琶吹笛。兒按拍歌勸酒也。先曰：南朝我之世仇。今天使皇帝入我國。我不敢慢南朝。若獲我肯留至今日子。又言皇上在此。吾輩無所用之。每遣使南朝。令來迎。竟不至。何也。實等反覆譬曉。欲奉迎上皇意也。先曰：南朝遣汝通問。非奉迎也。若歸。亟遣大臣來實等。遂辭歸。上皇出三書授實。其一上皇太后。其一達於上。其一諭羣臣。伯顏帖木兒約實速來成和好。且指也先幼子曰：此皇朝廷議姻者。實不敢對實。未至京會。脫不花亦遣使皮兒馬黑麻請和。右都御史楊善慨然請行。人皆危善。善曰：上皇在沙漠。此為臣者。致命之秋也。中書舍人趙榮亦請往。乃遣善榮及指揮王息千戶湯盾勸同皮兒馬黑麻往道。遇實寔告以故。善曰：得之矣。即勅書所無。可權以集事也。實既還朝。具述也先情。及上皇起居狀。諸文武大臣合疏言。李實出塞道中行。北騎聞。欲議和。皆舉手加額。及見也先。殊喜。言迎使夕來。大駕朝發。實又具道也先悔過。宜迎復。上曰：也先詐楊善已去。第以迎復。

意書勅付也先使還大臣言也先非詐也臣等詢李實詳矣彼使來和當遣使答今請迎復乃不與偕是輕迎駕重
 講和也不迎駕歸何以和為帝令再議李實言也先約臣迎駕毋出八月五日臣言須得旨不敢擅為期也先言期
 必不可失遂令渠長偕羅綺往大同調遣擾邊人馬臣還過懷來宣府見軍民始敢出郊芻牧誠非空言伏望陛下
 俯從羣請脫有虞詐亦可塞之若過所期更欲使臣亦不敢往帝竟付迎復於勅書而已不遣使曰待楊善歸監軍
 御史畢鑾復言群臣之請切矣陛下必待善歸夫中國所恃者信義也不迎不義失詞非信就令彼詐我備在也翰
 林邢讓亦以為言帝曰上皇脫兄豈有不迎彼情巨測正欲探之情誠而迎又何暮焉楊善既出境也先使所善田
 民者為館伴來迎且有所探飲帳中謂善曰我亦中國人被留於此前者土木之役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
 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太上幸故里止扈從一不為備故潰潰雖然彼幸而勝未見為福今者南征之士悉
 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火炮藥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復穿七札又用言者
 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猴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
 議成方且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其人悉以語也先二十九日至也先營值其出獵八月初二日丁卯與也先相
 見也先問減馬價故善曰往時外使不過三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即稚子亡弗資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豈得
 言薄也先曰然則奈何留我使予我帛時剪裂幅不足者善曰帛有剪裂不足者通事為之也事露而誅矣即所進
 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耶至使臣所從人為奸盜他所或過害中國留之何用也先又問市金事善言此小
 民市易朝廷宜知善因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干天怒反覆辨論數千百言也
 先喜也先問上皇還更臨御否善言天位已定不得再易也先問古堯舜事如何善言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
 弟也先悅服平章昂克問善欲迎復來何操善言若操賄來迎後人以爾貪賄歸上皇今無所操而歸書之史冊後
 世皆稱述也先然其言曰史中好為書也伯顏帖木兒請留使臣遣使欲南朝更請上皇臨御也先曰向令遣大臣
 來迎大臣至矣不可無信引善見上皇明日也先設宴餞上皇於其營善侍也先與妻妾以次起為壽酒中令善坐
 上皇亦曰從太師言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美曰中國有禮罷酒送上皇出明日宴使臣又明日伯
 顏帖木兒設宴餞上皇又明日亦宴使臣又明日癸酉上皇駕行也先與渠帥送車駕可半日許下馬解弓箭戰裙
 以進諸渠帥羅拜哭而去伯顏帖木兒獨送上皇至野狐嶺進酒帳房既畢屏人語哈銘曰我也先順天意敬事皇

帝一年矣。皇帝此來為天下也。歸時還當作皇帝。即我主人有緩急。我可得告。愬眾皆道傍送駕。進牛羊善口。呼皇
帝行矣。伯顏帖木兒再送駕。出野狐嶺。口上皇攬轡慰藉而與之。別伯顏帖木兒大哭歸。仍命渠帥率五百騎送至
京師。既別去。行數里。復有追騎至。上皇失色。既至。乃其平章昂克出獵。得一獐。馳使乃獻受之。乃去。駕入關。丁丑。上
皇至宣府。南城上。遣太常少卿許彬奉迎。工部尚書高穀給事中劉福等言。奉迎上皇禮不宜薄。禮部連日會議未
定。壬午。上皇至宣府。癸未。千戶龔遂榮投書於高穀。所穀袖入傳示文武大臣。王直胡濙謂禮失而求諸野。欲以上
闕。中止給事中葉盛程信于太上。疏言諸大臣持一帖。羣立午門。傍聚觀議論藉藉。乞宣問之。書言上皇之出。以宗
社故。非遊獵也。都人聞上皇且還。無不喜躍迎復。禮宜厚。上亦當避位懇辭。然後復位。否則貽訛。後世上詰諸大臣
已而。知書出穀所。上曰。朕未嘗塞言路。穀大臣胡不告朕為匿名書耶。遂榮怒累穀。乃發憤自白。陳循王文見之。恚
其請治其罪。下錦衣衛獄。然上不深罪也。尋釋之。己卯。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群臣同禮部議迎復儀
法。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百官集會議所。都御史王文忽厲聲曰。孰以為來耶。黠寇不索金帛。必索土地耳。眾素畏
文。相顧莫敢言。給事中葉盛等造禮部問。時胡濙已具儀法送內閣矣。略謂天寶之亂。玄宗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尊
玄宗為太上皇帝。肅宗收復兩京。迎還上皇。至咸陽。備法駕。望顏樓。上皇在宮南樓。肅宗著紫袍。望樓上拜。舞樓下
上皇降樓。撫肅宗。而泣辭黃袍。自為肅宗著之。肅宗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下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餘齡。汝
之孝也。肅宗乃受。今備法駕。安定門外。詔為太簡。帝曰。慮墮狡寇計。故簡其禮。大兄入城。朕知尊親。遂備法駕。候安
定門外。庚辰。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群臣迎。丙戌。百官迎上皇於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上迎拜
上皇。答拜。各述授受意。遂讓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宮。群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命保定伯梁瑤征苗寇。以河間等
降丁從征。先是永樂間。塞北部落來降者多。安置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強悍不可制。方也先入寇。乘機騷動。至
是大發兵征兩廣。湖貴苗寇。兵部尚書于謙奏遣之。其有名號者。厚賞。稿隨軍有功。則官之。已而奏遣其妻子。往自
是肘腋無他患。

二年秋九月也。先遣使求通好。邀我使往報。上從言官議。詔絕之。

三年夏四月。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以兵科都給事中葉盛為山西右參政。協贊軍務。先是楊洪鎮獨石
馬營等八城。已失守。殘寇未復。識者欲奪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

略仍命盛贊其軍務。盛至列利害八條以進。次第行之。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帑金五千萬。買牛犢簡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於官。凡軍中買馬修器。勞功恤孤。諸費皆取之。盛在獨石五年。軍民賴之。邊境得安。時土木北狩。浙閩三楚。貴竹盜賊。遽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獨運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少不中程。律即請旨切責。不貸。片紙行萬里。雷耀霆擊。靡不惴惴。効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上能用人。

谷應泰曰。英宗北狩。戰士兵甲死亡畧盡。邊關守隘。望風奔潰。搖足之間。黃河以北。非國家有矣。幸而還都議。格鐘虞不驚。然而君父叩關。臣子拒敵。彼出有名。我負不義。狐疑既生。上下瓦解。講使亟行。責問無已。長安必不可守。英宗必不能歸。徒使有貞之輩。操星象而笑其後也。嗟乎。南遷不行。然後國存。和議不行。然後君存。兩議俱息。君國皆存。而少保之禍。不得旋踵矣。當夫北兵四合。守禦單寒。虎穴故君。已置度外。圍城新主。亦危孤注身先。矢石義激。三軍家置環寺之薪。人守州兵之哭。傲如石亨。怯如孫鏜。懦如王通。無不斬將奪旗。緣城血戰。追奔逐北。所向披靡。此一役也。軍聲復振。君臣固守。陵闕磐石矣。然而遣使入朝。動請迎駕。懸師割地。輒託回鑾。彼直我曲。彼壯我老。七先者方。且挾此奇貨。羈制中原。以戰不敗。以和可成。輸幣不還。進而割地。割地不歸。誘之稱臣。中原生靈自此無安枕矣。而乃兄終弟及。父子之情。既割社稷為重。君臣之義。亦輕。至則龍衣糗食。敬輸橐。之忱。歸亦別院間宮。不過漢家之老。然則挾天子者。挾一匹夫耳。邀利之心。懈而好義之心。萌郭登之言。決而楊善之說行。英皇至此。生入玉門矣。昔太公置鼎。漢祖分羹。徽欽被執。宋高哀請。一則新豐。鷄犬還老。關庭。一則淚洒冰天。終於輿。蓋相如。碎壁而壁存。賈胡藏珠而珠去。擁空名者。視同虛器。居必爭者。勢難瓦全也。夫昭王沈漢。穆滿難歸。楚懷入秦。項襄不反。彼此得失。危不間髮。故漢高。分羹之語。乃孝子之聲。聲。郭登有君之謝。實忠臣之苦節。英宗不感生還。反疑予敵。謙死東曹。登貶南都。忠臣義士。所以仰天推心。而泣血也。景帝外倚少保。內信興安。狡寇危城。不動聲色。當時朝右。豈乏汪黃。建炎踐祚。亦有宗李。相提而論。景誠英王。而乃戀戀神器。則又未聞乎大道者也。